

爱痕



爱痕

有声制作珍藏纪念版

二〇二三年三月廿七

一见你就笑；一见，你就笑。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爱痕（原名爱在记忆中找你）

有声版由蓝桉制作

字数：108.1万字

开本：185×260 mm 印数：2本

2023年5月16日 第1版 第1次印刷

有声制作珍藏纪念版

蓝桉有声制作珍藏纪念

二〇二三年三月廿七

《爱痕》珍藏纪念版

爱痕

蓝桉有声制作珍藏纪念版

爱痕（原名爱在记忆中找你）

有声版由蓝桉制作

字数：108.1 万字

开本：185×260 mm 印数：2 本

2023 年 5 月 16 日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有声制作珍藏纪念版

目 录

第 001 章	出轨	1
第 002 章	我们认识吗?	3
第 003 章	吻了不该吻的人	5
第 004 章	闯了大祸	7
第 005 章	假婚	9
第 006 章	又遇上了	11
第 007 章	民政局	13
第 008 章	跟真的一样	15
第 009 章	演戏	17
第 010 章	新家	19
第 011 章	撞见他在洗澡	21
第 012 章	见家长	23
第 013 章	未来女主人	25
第 014 章	偷藏私生子	27
第 015 章	婚事不会有变	29
第 016 章	验身	31
第 017 章	验身 2	33
第 018 章	罚跪	35
第 019 章	挑衅	37
第 020 章	不是一路人	39
第 021 章	不想上头条	41
第 022 章	被他听到了	43
第 023 章	继承位之争	45
第 024 章	把床让她	47
第 025 章	演戏	49
第 026 章	得心应手	51
第 027 章	故意刁难	53
第 028 章	偷吃	55
第 029 章	就不能正常一次?	57
第 030 章	没希望了	59
第 031 章	以后萧家你说了算	61
第 032 章	帮你报复回去?	64
第 033 章	到底是不是她	67
第 034 章	脸面丢尽	70
第 035 章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73

第 036 章	无脸见人	77
第 037 章	知道我是谁么?	80
第 038 章	分手快乐	83
第 039 章	让她多逍遥几天	85
第 040 章	找工作	88
第 041 章	直呼萧董大名	92
第 042 章	嫁给他的好处	96
第 043 章	没兴趣	100
第 044 章	上门提亲	103
第 045 章	我要去看姐夫!	107
第 046 章	发怒了	116
第 047 章	离家出走	124
第 048 章	她伤心了	128
第 049 章	两难的决定!	132
第 050 章	挑选婚纱	135
第 051 章	给你两个选择	138
第 052 章	药物中毒	142
第 053 章	他的初恋情人?	154
第 054 章	让他去开家长会?	167
第 055 章	长得真像	179
第 056 章	私奔	191
第 057 章	喝醉了	202
第 058 章	亲子鉴定	213
第 058 章	车祸	224
第 060 章	萧大少爷吃醋了	235
第 061 章	不就是性感了一点	246
第 062 章	接吻都能开小差?	256
第 063 章	没有理由改嫁	267
第 064 章	闹离婚	279
第 065 章	情敌见面	291
第 066 章	少夫人生气了!	303
第 067 章	你要离家出走?	315
第 068 章	散伙晚餐	327
第 069 章	他在浴室, 没空接电话。	338
第 070 章	被下药了?	348
第 071 章	帮帮我	361
第 072 章	残忍报复!	372
第 073 章	挨打了	384

第 074 章	怀孕了	397
第 075 章	该怎么补偿我?	408
第 076 章	看心理医生	418
第 077 章	大少爷遇刺了	428
第 078 章	可疑的护士	438
第 079 章	同一天怀孕!	448
第 080 章	恭喜你当爸爸了	458
第 081 章	他的答复	469
第 082 章	我想离婚	479
第 083 章	给我从萧家滚出去!	489
第 084 章	少夫人翘家了?	499
第 085 章	偷偷做人流	509
第 086 章	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521
第 087 章	流落街头	532
第 088 章	比任何人都要狠毒	542
第 089 章	不期而遇	550
第 090 章	梓恒失踪了!	562
第 091 章	求你放过我	575
第 092 章	遇上危险了!	587
第 093 章	打给他的求救电话。	599
第 094 章	今天就给我把孩子打掉!	612
第 095 章	跟我回家	623
第 096 章	是个儿子	633
第 097 章	我肚子疼	646
第 098 章	姐姐不开心, 你死定了!	657
第 099 章	孩子.....	669
第 100 章	亲子鉴定	680
第 101 章	自残	690
第 102 章	你想怎么处置她	700
第 103 章	她来了!	710
第 104 章	胎检报告	720
第 105 章	老公, 救我.....	730
第 106 章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741
第 107 章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753
第 108 章	给他施加压力	764
第 109 章	让你内疚一辈子	776
第 110 章	又出什么事了?	788
第 111 章	很美好的计谋	799

第 112 章	干着犯法的事	809
第 113 章	被扯了头发	820
第 114 章	又是亲子鉴定	830
第 115 章	到底是谁生的?	841
第 116 章	叫一声妈妈	851
第 117 章	请给我一个解释	861
第 118 章	孩子怎样了?	871
第 119 章	离开他	881
第 120 章	心中的芥蒂	892
第 121 章	好久不见……	904
第 122 章	她的答复	915
第 123 章	因为舍不得你	926
第 124 章	哪都别想去!	936
第 125 章	快要赶不上飞机了	945
第 126 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955
第 127 章	只管做好萧太太。	966
第 128 章	不是亲生的。	977
第 129 章	我是来道歉的	989
第 130 章	触景生情	1000
第 131 章	谁的短信	1010
第 132 章	要生了!	1021
第 133 章	私生子	1030
第 134 章	她怎么回来了?	1042
第 135 章	奇怪的女人	1055
第 136 章	幸福小时光	1067
第 137 章	简宁	1079
第 138 章	因为你长得像她	1091
第 139 章	简舒回来了	1102
第 140 章	隐情	1113
第 141 章	隐情 2	1123
第 142 章	这么晚上哪去了?	1133
第 143 章	代理孕母	1139
第 144 章	孩子爹是谁?	1145
第 145 章	新的计谋	1156
第 146 章	发生意外	1167
第 147 章	到底是不是你推的?	1177
第 148 章	真正的简舒	1186
第 149 章	看到了不该看的	1196

第 150 章	把梓恒还给我.....	1205
第 151 章	割腕自杀.....	1214
第 152 章	简舒醒了.....	1224
第 153 章	我会忘记他.....	1233
第 154 章	不要再来了.....	1243
第 155 章	她的身世.....	1252
第 156 章	晕倒了.....	1261
第 157 章	谈谈我们的婚事.....	1271
第 158 章	被设计了一把.....	1280
第 159 章	给你当聘礼.....	1290
第 160 章	嫁给他.....	1300
第 161 章	你们结婚了?.....	1310
第 162 章	亲生母亲.....	1319
第 163 章	遗嘱.....	1329
第 164 章	第一继承人.....	1338
第 165 章	亲子鉴定.....	1348
第 166 章	家产争夺战.....	1357
第 167 章	不是萧家长孙.....	1367
第 168 章	打醒她.....	1376
第 169 章	股份分配.....	1385
第 170 章	梓恒不见了.....	1394
第 171 章	危险.....	1403
第 172 章	怀孕了?.....	1412
第 173 章	给她一个惊喜.....	1421
第 174 章	大结局（上）.....	1431
第 175 章	大结局（下）.....	1440

第 001 章 出轨

今天是萧老爷子的生日宴，也是沈雨荨第一次见萧家长辈的日子，她下了飞机后，一刻不敢多停地从礼服店里取了礼服后直接赶往帝豪酒店。

到达帝豪时，她抬起腕表看了一眼时间，还好，才十一点钟，离开席还有一点时间。

她一边往酒店里面走一边给萧泽飞发信息，那头的萧泽飞让她先带着礼服到 8 楼的总统套房梳妆打扮。

总统套房，沈雨荨看了一眼门牌上的标示，没错，就是这间了。

她抬手准备敲门时发现门是虚掩着的，如是轻轻地将房门推开，一室的暧昧气息迎面而来，伴随而至的还有一个熟悉而又妖媚的声音：“不知道雨荨知道我俩现在的情形会是什么反应呢？会不会……？”

“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她。”是萧泽飞的声音。

“轻点声……我不提就是了……！”女人责怪地娇嗔着

说罢，便朝着床上走去，女人匍匐前进，直至骑在男人身上，唇红腮圆，丰满而又圆润的嘴唇显得十分性感，魅眼生花，低头吻了上去。

沈雨荨的狐疑地迈了进去，当她看到套房大床上的两人时，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提在手中的礼服应声掉落在地上。

此时纠缠在床上的二人，一个是她交往了两年的男友，一个是她最好的闺蜜……。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沈雨荨是死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两人能躺到一张床上去的。

袋子落地的动静不大不小，却足以上床上的二人听见并一起回过头来。

萧泽飞脸上闪过一丝惊慌，随即扯过被子盖在两人身上，女人不情愿的往右一个侧身，从萧泽飞身上下去了，此时萧泽飞半掩的上身裸露在空气中，结实有力的胸膛，性感的锁骨，线条分明的脖颈，帅气的脸颊，直冲进沈雨荨的视线。。沈雨荨完全懵掉了，就这么直勾勾地瞪着床上的二人。

萧泽飞瞪着门边的沈雨荨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句：“你到这里来做什么？”“雨荨，你来啦？礼服拿到没有？”唐晓从床上下来，就这么赤条条地往她走来，出光一览无余，然后俯身将她脚边的袋子拾起，又从袋子里面将礼服拿了出来在自己身上比试。

直到唐晓将礼服穿在身上后，沈雨荨才盯着她颤声道：“礼服泽飞给我订的。”

“明明是我的尺码，怎么会是给你订的，只不过是让你帮忙带过来罢了。”唐晓风情万种地在她跟前转了一圈。

礼服很美，穿在唐晓的身上既合身又性感，还真就是她的尺码。

沈雨荨转为看向萧泽飞，后者正慢条斯理地往身上套着衣服，感觉到她的目光后嘲弄地瞥了她一眼：“这只是预热，惊喜还在后头。”

这个男人的脸上早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失措，亦看不出有一丝的愧疚。

“雨荨，一会记得去参加宴会哦。”唐晓一边整理身上的礼服一边继续笑得妖娆。

“萧泽飞你混蛋！”沈雨荨终于崩溃地嚷了出来。

就在刚刚，萧泽飞才给她发信息说礼服鞋子都帮她订好了，让她取好礼服到8楼来梳妆打扮，然后穿得美美地去见萧家长辈。

她以为自己跟萧泽飞两年的爱情终于要修成正果了，没想到结果却是这个样子……！

第 002 章 我们认识吗？

沈雨荨转身冲出套房，往来时的方向狂奔而去，此时的她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她甚至宁愿自己从来没来过这里，没有看到刚刚那恶心的一幕。

眼里糊满了泪水，眼前的路也变得模糊一片，加上对这家酒店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她就像一只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

‘砰’的一声，她不知道自己撞在什么东西上，额头一阵疼痛袭来，双腿一软，她再也跑不动了。

就这么抱着眼前这‘株’唯一可以依靠的物体，沈雨荨哭得肝肠寸断。

这一刻，她需要发泄，需要冷静……。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直至头上传来一个低沉邪肆的声音：“抱歉，我对女人过敏，可以放开我了吗？”

突如其来的声音将沈雨荨吓了一跳，她蓦地抬起泪脸，当她发现自己抱的不是墙也不是什么柱子，而是一个高挑帅气的男人时，吓得身体往后一退，跌坐在地上。

由于太过惊恐，她甚至忘了哭泣，就这么定定地注视着眼前这个陌生男子。

男人穿着一身剪裁得宜的深蓝色西服，身材掀长健硕，五官精致立体，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难以言语的贵气，那双深邃的眸子正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对……对不起。”沈雨荨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尴尬得忘了伤痛。

男人却突然俯下身来，拉近与她之间的距离，脸上的笑容被一抹狐疑替代：“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沈雨荨心想我都这样了，你还拿这么老土的方法来调戏，果然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不认识。”她没好气地甩下三个字，转身离开。

望着她快步离去的背影，男人的唇边重新绽放出一抹清浅邪肆的笑意，最好是真的不认识……。沈雨荨躲在酒店的露台上哭了一阵，其间不停地收到唐晓挑衅的信息，还有她和萧泽飞这一年多来各种亲密的相片。

手机‘叮’的一声响，依然是唐晓的信息：亲爱的，你怎么还没入会场啊，泽飞还在等着给你送惊喜呢。

握着电话的双指一点一点地收紧，沈雨荨气得浑身颤抖。

萧泽飞刚刚不是把惊喜送给她了吗？还要送她什么惊喜？他口中的精彩在后头又是什么？在宴会中当众羞辱她一顿吗？

沈雨荨出现在宴会现场的时候，里面已经宾客涌动了，她环视一眼四周，一眼就可以看到灯红酒绿中萧泽飞和唐晓手挽着手的身影。

男的帅女的俏，果然是门当户对的郎才女貌。

反观她自己，洗得发白的牛仔裤，T恤，帆布鞋……。沈雨荨深吸口气，才迈开步伐往会场里面走去。

就是此时，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尖锐嘲讽的声音：“哟，这不是沈小姐吗？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来人正是萧泽飞的母亲王素，萧父的第二任妻子，在与萧泽飞交往这几年沈雨荨就没少被这个女人讽刺过。

第 003 章 吻了不该吻的人

王素从上到下地扫视了一眼沈雨荨，眼里闪过一抹鄙视，随即转身对萧老太爷道：“爸，你还没见过这位沈小姐吧，她就是泽飞处了两年的对象，不过好在泽飞醒悟得早，已经彻底跟她划清界线了。”

沈雨荨顺着王素的目光望去，看到一位年过古稀、面容严肃的老者坐在上座，显然他就是萧泽飞的爷爷，今天的寿星主角了。

再看那对亲密相依的男女，看着萧泽飞眼里对她的漠视，沈雨荨在心底冷笑，这个昨晚还跟她亲密地煲了一个多小时电话的男朋友，此时还真是彻底跟她划清界线了。

真希望这只是一个玩笑，可惜一切美好幻想都抵不过萧泽飞那冰冷的话语：“没错，我已经想通了，妈之前说的对，萧家在榆市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不应该娶这种乱七八糟的女人回来。”萧泽飞漠然地扫了沈雨荨一眼，将身侧的唐晓挽入怀中，道：“这才是我真正的女朋友，唐晓，唐氏家族的二小姐。”

虽然刚刚在露台上已经将所有的情绪都梳理了一遍，可在听到萧泽飞这句话的时候，沈雨荨依然如被人当头打了一棒，只觉得整个脑袋都在嗡嗡作响。

环顾四周，既然没有一张自己认识的脸，就连萧泽飞和唐晓都变了，变得不再是她所认识的样子。

此时此刻她还能怎么办？还能指望谁来帮她一把？

强忍住泪水，灯红酒绿中，她终于看到了一张稍显熟悉的面孔，也是场内唯一熟悉的面孔……。

那是一个男人，面容俊美的男人，刚刚在楼上见过一面的男人！

沈雨荨看着单手抄袋，不知何时出现在入口处的美男子，心脏突突狂跳的同时，开始实施起自己心中的小计谋。

她倏地转过身去，盯着萧泽飞一字一句道：“泽飞，爱上别个男人是我的错，我不该移情别恋，我知道你气我恨我，可是你也不要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啊。”她的手指对准唐晓：“晓，你也是，你这样牺牲自己不是在帮泽飞，而是让他越陷越深，你们都别再装了，感情不是怜悯，也不是靠演技的，已经决定的事情我也不想再回头，因为……我爱的是这个男人……。”

她的手臂划了一个弧度，对准会场入口处的美男。

没错，这就是她趟着陷阱踏入宴会场的目的！

美男原本含着浅笑的眸色微沉，显然很不乐意这种在一瞬间接收全场好奇目光的感觉。

沈雨荨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让全场瞬间肃静。

“他？你爱的人是他？”萧泽飞的妹妹萧漫首先反应过来，哈哈大笑：“沈小姐你没病吧……？”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虽然大家的目光都透着怪异，可沈雨荨不得不继续演下去。语言无法让人信服，她索性心一横，快步朝美男冲上去，一把抱住他的同时将自己的唇凑在他的唇上。一个霸王硬上钩的吻就这么活生生地在众目睽睽下诞生了。

会场响起一阵阵惊呼，萧泽飞的脸色阴霾一片，唐晓笑得一脸诡异……。

而那个被抱住强吻的美男……完全没料到这个女人不但点了自己的名，还强吻上来了。

第 004 章 闯了大祸

沈雨荨将红唇挪到美男的耳际，阴森森地吐出一句：“你敢不帮我，我立刻把你女人过敏的秘密公布出去！”

其实她并不确定这位刚刚才偶遇过的男子是不是真像他自己说的对女人过敏，但眼下也只有她能帮她全身而退，所以……她豁出去了。

下一刻，某人准备将她拉下去的大掌改为撑住她的后脑。

原来此男真的是女人过敏，沈雨荨心底划过一抹庆幸！

长这么大，萧子靳还是头一回被一个陌生女人摆布，心里多少有点憋屈，不过这点憋屈却很快平息了，只因……唇齿间弥漫着的气息居然有那么一点熟悉。

为了探究这份熟悉，他从被动改为主动地加深了这个吻，舌尖一点一点地挤入她的口中，与她唇齿缠绵起来。

沈雨荨怔住了，愣愣地瞪着眼前这张近在咫尺的帅脸，这男人在干什么？演个戏需要这么认真么？

“沈雨荨你这个贱人！”萧泽飞冲上去便要收拾沈雨荨，沈雨荨本能地往萧子靳身后一躲，倔强地吐出一句：“泽飞，你别这样，接受现实吧。”

“你……！”萧泽飞一巴掌甩过去，手腕却在下一刻被萧子靳扣在掌中。

“大哥！”萧泽飞皱眉，瞪着萧子靳。

什么？大哥？沈雨荨大脑又是一声轰响，眼前这位过敏男是萧泽飞的大哥？萧氏未来接班人？

Oh, no! 她居然当着众人的面把萧氏未来接班人给强吻了！

小脸又一次臊热地红了起来，此时的沈雨荨早没了报复萧泽飞的兴致，一心只为想法子逃！

“今天是爷爷生日，差不多就行了。”此话是萧子靳说的，语气严肃而威严。

“哟，你还知道今天是你爷爷的生日啊？”王素又开始聒噪了：“仗着爷爷宠你，便抢起了弟弟的女朋友，萧子靳你还算是个男人么？”

说完转向气得脸色发青的萧老爷子：“爸，你看看子靳办的这是什么事……。”

萧老爷子终于从椅子上站起，一步步往前萧子靳和沈雨荨走过来。

完了，老太爷的表情好可怕！沈雨荨脖子一缩，脸上开始变得惶惶不安起来。

萧老爷子在萧子靳跟前站定，将他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番，咬牙吐出三个字：“萧子靳……。”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除了生气更多的是失望。

萧老爷子发了火，谁也不敢留下来讨没趣，纷纷离席。

等沈雨荨反应过来的时候，会场内只剩下她和萧子靳两个人。

逃命显然已经来不及，她只好歉疚地冲萧子靳鞠躬尽道歉：“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还有，谢谢你的帮忙……。”说完这句，她转身撒腿就往酒店大门口的方跑。

一口气冲到电梯口，回头发现萧子靳并没有追上来时才暗松口气，好险！

“大少，需要把她追回来么？”宴会厅内，林特助问萧子靳。

萧子靳望着沈雨荨逃跑的方向，狭长的双眼微眯，邪肆的笑意在唇边隐隐乍现，道：“暂时不用。”

心说：小丫头，吻了我可是要负责的！

第 005 章 假婚

外面全是记者沈雨荨已经成功逃离酒店，心跳却并未因此而平复下来。

漫无目的地在街头上晃悠了一天，直至天快黑的时候，沈雨荨才搭上了开往出租屋的公车。

为了不让自己那么难受，一整天里她想了无数安慰自己的话语，她和萧泽飞本就是两个世界上的人，萧家的人不喜欢她，看不起她，即便以后嫁进去了也是苦日子不是么？

即便萧家的人不反对她嫁给萧泽飞，可是这个虚伪的男人真是她想嫁的么？她应该庆幸自己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而不是等结婚后才看清。

分了也好，长痛不如短痛。

她抬手摸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加快步伐往家里走去。

沈家出租屋内，今年刚满四岁的小梓恒看到姐姐回来，立马从椅子上滑了下去，飞奔向她：“姐姐，你终于回来了。”

沈雨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努力地对他笑了笑。

何玉娇笑眯眯道：“怎么样？萧家的人是不是对你特满意？”

沈雨荨没有力气跟母亲解释今天的事情，也没脸让她知道自己被萧泽飞抛弃的事，摸了摸小梓恒的小脑袋便进屋休息去了。

因为白天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太累了，原以为自己会伤心得一夜无眠的沈雨荨却一觉睡到大天亮。

若不是有人在大声叫她外加摇晃她的身体，她估计能睡到大下午。

“醒醒，雨荨你快点醒一醒！”身体被人摇晃得更加难受，沈雨荨不耐烦也用手拨了一下对方：“干嘛，别吵我睡觉。”

何玉娇则拿着一沓报纸塞到沈雨荨的手中：“你看看，这些报纸的头条全是你跟萧大公子的吻照……。”

听到吻照，沈雨荨慌忙打开手中的报纸，果然……！

手中的四五份报纸头条上全是她和萧子靳的吻照，而标题内容跟昨天她在网上看到的差不多，OH！一夜间她不但在网上出了名，居然在纸质媒体上也红了一把。

看到这样的消息，最振奋的便是何玉娇了，此时她双手合十，喜上眉梢地说：“萧子靳啊！萧氏新一代继承人，比萧泽飞好上一千一万倍！”

说完她习惯用手指在沈雨荨的脑门上推了一下：“这么好的事情昨晚干嘛不跟我说嘛。”

沈雨荨抓着报纸的手掌一点一点地攥紧，大脑又一次地嗡嗡作响起来。

她很难想象此时的萧子靳看到这些报导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气得想弄死她！

她抓住母亲的双手情急道：“妈，你听我说，我跟这位叫萧子靳的男人根本不认识，我是故意气萧泽飞才说这些话，并且吻了他的。”

“啊？你不认识他？”何玉娇脸上的笑容一垮。

“千真万确，拜托你别再给我添乱了。”

门口突然响起一阵阵敲门声，随之响起的还有嘈杂的人声，隐约可以听见有人说：“沈小姐，请开门跟我们说几句好么？”

“外面都是谁啊？”沈雨荨瞪着门口，心里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

“全是记者，一大早就来了，就等着采访你呢。”何玉娇从衣柜里面拎出一件自认为不错的裙子扔给她：“快去浴室打扮一下，别让人家等太久。”

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敢情她这位伟大的母亲还打算把她扔出去接受媒体采访哪？她又不是什么大明星，被追着采访的也不是什么光彩事。

她光脚往大门口方向走去，就着猫眼看到外面果然都是一些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看来他们不等到她是不会罢休了。

她折回屋内，趁着母亲忙着梳妆打扮的当儿将小梓恒拉到浴室里面，双手握着他的肩膀压低声线道：“梓恒乖，帮姐姐一件事……。”

第 006 章 又遇上了

小梓恒离开后，沈雨荨迅速地洗漱干净，穿戴好衣服，又往背包里面塞了套衣服，然后来到浴室的小窗子跟前，将床单一头绑在下水管道上，另一头扔出窗外。

好在这里是三楼，想从浴室的小窗翻出去也不算太难。

“姐，我把东西给你拿来了。”小梓恒将沈雨荨的证件袋举到她面前。

沈雨荨接过户口本身份证以及自己的银行卡，用手摸了摸小梓恒的小脑袋道：“谢谢，姐姐先出去躲几天，你在家要乖乖的，自己照顾好自己。”

“姐姐说过会给我带巧克力回来的哟。”小梓恒并没忘记刚刚跟姐姐之间的协议。

“一定。”沈雨荨点头，将证件塞入背包。

浴室门口响起何玉娇的呼唤：“雨荨，你准备好了吗？我要开门迎客喽！”话音未落，紧接着是开门锁的声音。

沈雨荨一惊，对小梓恒道：“先在这帮姐姐顶一会。”说完爬上小窗抓住床单翻了出去。

还是头一次翻墙翘家，沈雨荨心里怕极了，手脚也在慢慢地发软。双手紧紧地攥着床单，她几乎是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地往下爬。

好不容易才爬到二楼，沈雨荨感觉自己的双手已经快要废掉了，越来越使不上劲。

偏偏在这个时候，三楼传来小梓恒的尖叫：“姐姐……我顶不住啦！”紧接着是陌生的男声女声：“在那呢，在那……！”

沈雨荨一慌，抬头看到有人头从浴室的小窗子探出来，吓得她原本就无力的双手一松。

“啊——！”惊恐的尖叫划破天际。

“喂，沈小姐你小心点！”

“姐姐——！”

“雨荨——！”

无数个声音从头顶压了下来，身体向下急坠中，沈雨荨闭上双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下不死也残废了……。

就在她以为自己此生就这么完了的，一直停在底楼的一辆黑色商务车迅速往她身下

驶了过来。

‘砰’的一声，沈雨荨的身体砸在车顶上，然后从车顶滚到地面。

疼……。

但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疼。

还没有来得及感受自己的身体，沈雨荨便又被人一把抱起扔进了车厢，紧接着是商务车迅速驶离她家楼下。

急匆匆地跑下楼来的记者们最终扑了个空，气得在原地直跺脚。

被扔上车的沈雨荨趴在座椅上心跳加速，小脸泛白，刚刚那一摔把她给吓坏了，好在不是直接砸在地面，而是砸在了人家的车顶上。

没等她从刚刚的事故中缓过神来，身后突然响起一个恭敬而严肃的声音：“萧总，身份证户口本都有了。”

她愣了一下，这才用颤抖的双手撑起身子，环顾一眼四周，发现这是一辆九座的高档商务车。除了前面正在开车的司机外，最后两排还分别坐着两个男子。

倒数第二排是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男子，手里捧着她的包和证件。

而最后一排……。

沈雨荨愣了一愣，居然是他？萧子靳！

此时的萧子靳也在望着她，唇角微勾、目光邪肆。

“萧……萧大少爷……。”她抱着椅背，努力地保持发软的身体不掉到椅子下方去，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好巧啊……我们居然在这里碰上……。”

第 007 章 民政局

嘴里讨好着，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叫苦连天，她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原本还想着去岳城避避风头。好不容易躲掉了记者却被眼前这个妖孽男逮个正着，还没收了她的证件。

光是看着他那不怀好意的表情，她就知道自己接下来不会好过了。

“不巧。”萧子靳双腿交叠地靠在椅背上，手里随意把玩着一份报纸，一副慵懒而闲适的样子：“我是专程来接你的。”

“接我做什么？”她有些无耐。

“强吻了我，还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你不打算负点责任？”男人挑眉，将手中的报纸扔给她：“报纸都看了么？”

沈雨荨低头扫了一眼报纸杂，点头：“看…….……看过了。”

“那么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都已经想好了……。”沈雨荨讨好地笑道：“我……会自己去跟萧董和记者们解释的。”

“沈小姐要是真能让爷爷和媒体相信，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但前提是他们得信，并且六天后的萧氏继位典礼如期举行。”

“成，我这就给记者打电话。”沈雨荨在身上一阵乱摸地寻找起手机，偏偏在这个时候，一直在流淌着轻音乐的车载收音机突然响起一阵嘹亮的女声：下面我们来播报一则关于萧氏集团大公子和沈雨荨沈小姐的最新消息，刚刚我们有幸采访到沈小姐的母亲何女士本人。根据何女士提供的消息称，萧大公子和沈小姐是从一年前开始交往的，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酒会中，萧大公子对沈小姐一见钟情，并展开了强势的追求……。”

接下来便是何玉娇的声音，喜不自禁地描述着自家女儿和萧大公子相识相爱的浪漫史。

沈雨荨尖叫着扑上前去关收音机，却因为找不着键而随处乱抓乱按，嘴里还在嚷着：“闭嘴！给我闭嘴……！”

声音终于被她关掉了，车厢内瞬间陷入一阵死寂中。

沈雨荨僵在那里，一脸崩溃地垂着头，她甚至没有勇气回头去看一眼萧子靳。

好半晌，她才听到靳子靳的声音幽幽地响起：“如果你觉得这么做就能让我顶着压力乖乖娶你的话，那么你……。”

沈雨荨慌忙摇头加摆手地解释：“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妈她就是神经病，胡说八道的，我……。”

“如愿了。”

“啊……？”

沈雨荨望着他，什么意思？什么如愿了？

萧子靳居然在笑：“你不是把证件都带齐了么？还装什么？”

“我带证件怎么了？我要离开榆市当然要带证件啊。”沈雨荨越发的不解了。

“下车。”带着魅惑的命令。

“好，我下，我马上就下。”沈雨荨巴不得自己可以从这辆车上下去，再这么跟他呆下去，只怕自己要患上男人过敏症了。

然而，当她下了车子，一抬头看到大大的‘民政局’三个字时，她瞬间石化了。

第 008 章 跟真的一样

林助理已经拿着两人的资料率先往里走，沈雨荨气急败坏地追上去：“等等，你要干什么？把我的证件还我。”

林助理没有搭理她，她只好转向仍在车厢内坐着的萧子靳，情急道：“萧总你要做什么？你不会真的……。”

“这不是你想要的么？”

“我要你的头啊！我才不要！我不要跟你结婚……！”她爬入车厢，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萧总，婚姻大事怎能如此草率？您不要那么冲动，一失足成千古恨哪！况且你也不想娶我这么个……穷光蛋的对不对？拜托你了。”

“我对女人没兴趣，娶谁都一样。”

“啊？你是……。”GAY？虽然惊讶，但沈雨荨此时也没心思研究他的性向问题，而是无奈地哭出来了：“可是……可是我不想就这么莫名其妙就把自己嫁了。”

“这是你唯一能补偿我的方法，并且必须补偿。”

“那我们可以假婚的嘛，到时等你拿到继承权再和平分手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来真的？”

“假婚？”萧子靳挑眉，修长的手指轻轻地在下巴处轻抚。

“对，假婚。”沈雨荨见他有所动摇，用袖子一抹脸上的泪水：“咱们可以去办一个假的结婚证糊弄萧董和媒体，这样等你拿到继承权后还能娶自己喜欢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沈雨荨简直要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折服了，这么万全的计谋都想得出来。

林助理在民政局大门口向萧子靳招手示意，萧子靳沉吟几秒，弯腰下了车子。

见他大跨度地往民政局里面走，沈雨荨忙跟上他的步伐追问：“怎么样？这个主意可以么？”

“很好。”

“那我们还进去做什么？”

“办假证。”

半个小时后，沈雨荨手里多了一张结婚证，她看了又看证书上两人的合照、印章、名字。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道：“这假证看起来跟真的一样，他们应该会相信吧？”

萧子靳没有搭理她，手里拿着平板电脑正在操作着什么。

林助理敲门走了进来，冲萧子靳点了一下头：“萧总，可以出去了。”

萧子靳从椅子上站起，见沈雨荨没有动弹，如是冲她命令了一声：“过来。”

“去哪？”沈雨荨虽然迷茫，却一秒都不敢多留地跟着从椅子上站起，并且跟上萧子靳的步伐走出贵宾室。

出了民政局的大门口，沈雨荨立刻被门口的大批记者吓住了，出于本能地步伐一转往回走。刚迈出一步，腰际便被什么东西缠住，下一秒她已经到了萧子靳的臂弯内。

她愣了一下，抬头，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萧子靳如同刀刻般钢毅的下颌线，还有扑鼻而来……属于他的独特气息事。

那天她吻得太匆忙了，丝毫没有发现他的身高是那么的高，身材是那么的健硕，五官是那么的立体，气息是那么的好闻……。

“给我笑啊，愣着做什么！”冷硬的声音在她头顶上方响起。

沈雨荨回过神来，小脸一阵发烫。

真该死，这种时候犯什么花痴啊，而且昨天才分手今天就对前男友的哥哥犯花痴，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第 009 章 演戏

台阶下方的记者们看到两人相拥现身，立马举起收音器争先恐后地问道：“萧先生，请问您和沈小姐刚刚是在办结婚手续么？”

“萧先生，请问您和沈小姐真的已经相爱一年了，并且曾经对她一见钟情么？”

“沈小姐，您和萧家二公子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

“大家请安静一下。”林特助扬声打断大家力行的问题。

场面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台阶上方相拥在一起的二人。

沈雨荨何曾面对过这种场面，她抓着自己衣角的手指紧了又紧，抬头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神态从容，笑容得体，除了似在强忍着什么难受外一切都表现得很好。

果然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只是……他难受是因为她靠得太近么？

想到他的女人过敏症，沈雨荨不自觉地笑了场。

腰上的大掌在她的皮肉上使劲捏了一下以示惩戒，沈雨荨疼得倒吸口气。

耳边是他低沉而磁性的声音：“我和沈小姐确实是一年前在舞会上认识的，当时她和我弟弟萧泽飞正在闹分手，心情很低落。楚楚动人的样子使我对他一见钟情，并且从那一刻开始对她展开追求。现在一年过去了，我们的感情稳定并且决定步入婚姻殿堂，而泽飞也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子。”

这人……说起谎来连草稿都不用打，沈雨荨不禁在心底翻暗自佩服。

萧子靳将刚刚拿到的结婚证打开，举高一线，大伙的相机镜头立马对准证书纷纷拍摄起来。

萧子靳很快将证书收起，道：“我今天站在这里说这些主要是为了消除外界对我们萧家的误会，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本不应该在外界的关注范围之内，希望往后的日子里大家的目光能够多多关注萧氏集团的成长与发展，而不是我们兄弟之前的私事。毕竟我兄弟俩爱过什么人，跟哪个女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均与公司 and 外界无关。”

“好了，今天的采访到此为此。”萧子靳低头冲怀中的人儿微微一笑：“我们走。”

记者们还想继续追问，却被保安们拦住。

林特助慌忙上前打开车门让二人上车，车子迅速驶离民政局大门口。

车上，沈雨荨终于松了口气道：“接下来我们去哪？”

“沈小姐，接下来会由田秘书陪您去置办首饰衣物，明天晚上回萧宅拜见萧董以及用晚餐。”回答她的是林特助。

“啊……？回萧宅吃晚饭？”沈雨荨一惊。

回萧宅吃饭？那岂不是会遇到萧泽飞和唐晓那女人？还有萧宅那一家子的人也是很恐怖的好吧……。

“可以不去么？”她瞬间垮下脸来，小声低咕：“反正又不是真的结婚。”

“你觉得呢？”萧子靳一句话扔过来，附带了一记不去就灭了她的目光。

接触到他的目光，沈雨荨立马缩了缩脖子不吱声了。

第 010 章 新家

果然车子行驶到华贸百货门口的时候，沈雨荨被扔给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了。

在女秘书的陪同下，她不但买了第二天要穿的衣服，还买了首饰，鞋子，当然钱都是女秘书拿着萧子靳的卡刷的。

购物完成后，沈雨荨便被扔在了一套面积极大，装饰极其豪华的复式商品房里。

秘书小姐告诉她这里是萧子靳平日里的住所，让她以后就住这里。

临走时，秘书小姐还将刚刚没刷完的卡留给她，让她自己去楼下超市置办自己需要的物品。

“不限额吗？”她一脸好奇地打量着手中的金卡。

有钱人都喜欢用金卡，而且还总是不限额。

“不限额。”秘书小姐点头，顿了一下又说：“不过萧总这几天自身难保，沈小姐可以考虑限制一下自己。”

“我尽量。”沈雨荨笑盈盈地冲她挥了一下手。

女秘书走后，沈雨荨开始无所事事地参观起这套豪华复式房，虽然没买过房子，但光看这面朝滨江又属市区的地段的高档小区，还有这单层就占地 200 平米不止的面积，她就知道这间房子一定是天价。

房子的格局很好，有超大的露台，有超大的客厅和厨房，二楼还有娱乐室。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整个屋子的色调以及装饰都是死气沉沉的，一看就是单身男人的住所。

看到这么好的房子被萧子靳白白糟蹋，沈雨荨心底衍生出一抹帮他改造一下下的想法。

她拿出手机给萧子靳打了个电话，对方不知道在做什么，声音显得有些庸懒：“什么事？”

“呃……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要在这个大房子里住多久。”她的意思是如果住的久她就改造一下，如果只住一晚那就算了，不理它。

“很久。”

“哈？”

萧子靳连多一句都不愿说地挂上电话。

反正闲着无事，沈雨荨拿着金卡去了小区里面的超市，狠狠地采购了一番，买单的时候一想到萧子靳此时的处境，她却犹豫了。

虽然是在帮萧子靳自己布置房子，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这么刷他的卡实在有点缺德。她将金卡塞回包内，又将一些贵重的物品回归原位。

最后她用自己的钱把露台摆上了花草，又将客厅烟灰色的窗帘换成稍浅的亚麻色，还在屋子四周摆上了精致的小物件。

布置过的屋子果然多了一丝生气，看着也不再那么沉闷了。

晚上，沈雨荨自己在二楼挑了间卧室入住，躺在两米宽的大床上舒服又柔软，累了一天的她四肢大张地往床上一倒便不想起来了。

不愧是风景秀丽的首府花园，连空气都比她那间小出租屋好上千万倍，她闭上眼，满足地深吸口气，心想如果自己也能拥有一套这么舒适的大房子该多好啊。

那样她就可以把小梓恒一起接过来住，省得他小小年纪就要在郊外那种破地方受人指点欺负，被人嘲笑说是来路不明的孩子。

正幻想着，她的手机响了。

第 011 章 撞见他在洗澡

当她拿出手机看到是何玉娇打来的时，立刻从床上坐起，气急败坏地嚷道：“妈，你可算是来电话了，我还以为你……。”

和她的焦急不同，电话那头传来何玉娇兴冲冲的声音：“小丫头片子，要不是我，你和萧子靳能这么快就把证领了？”

“妈——！”沈雨荨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那张结婚证是假的，我跟萧子靳也没有领证。”

“啊？假的？我在电视上明明看到你们一起去了民政局啊。”

“妈！你能不能别做这种不切实际的富豪梦了？得罪了萧子靳我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光是想到萧子靳那张总是不怀好意的脸，沈雨荨就觉得心里发毛。

亏得她现在还有点平息媒体的用处，不然估计早被萧子靳分尸扔在哪片茂密的草丛里了。

“妈我警告你啊，如果你再在记者面前胡说八道，我立刻跳楼给你看。”扔下这句后沈雨荨气呼呼地挂上电话。因为不知道萧子靳夜里会不会回来这里住，沈雨荨一晚上都在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生怕有人闯进来把她怎么样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她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了，又凭着记忆迷迷糊糊地往洗手间的方向摸去。

呼的一声，她推开浴室门一脚迈了进去，一室的热浪和灯光扑面而来，映入她视线的还有一个……全裸男？！

麦芽色的肌肤，修长健硕的身材，沈雨荨的视线从下而上的游走，男人骨节分明的双脚站在有水的瓷砖上，看上去结实修长的小腿，小腿毛发上挂着水珠，，，膝盖，，，大腿……再往上看……沈雨荨原本迷糊的双眼越瞪越大，是错觉么？一定是错觉吧……。

“看够了么？”邪肆的声音响起。

沈雨荨这才慌忙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尖叫声破喉而出：“变态——！你这个变态——！”

“到底是谁变态？”男人悠悠地迈了过来，发上身上都是水珠，一边慢条斯理地用浴巾包裹好自己裸露的身体一边嘲弄道：“难道不是你趁人家洗澡的时候故意闯进来的么？”

“我……我才没有！”沈雨荨转身便要跑出去，却在刚刚抬腿的时候脚下一滑，‘唉

哟’一声直挺挺地往他身上扑去。

‘啪嗒’，她连同他围在腰间的毛巾应声趴倒在他脚下的地板上。

萧子靳皱眉，低头看着地板上这个狼狈不堪的女人，却丝毫没有拉一把的打算。

如此硬碰硬地摔下去，沈雨荨基本已经蒙圈了，随便捞了根柱状的东西便奋力地往上爬。结果爬啊爬，越爬越觉得不对劲。

“啊！”她又是一声惊叫，身体往后一坐瞪住某人，然后才又开始捂眼：“臭不要脸的，你还不给我把衣服穿上！”

“还在装！？”萧子靳终于弯下腰身一把将她从地面上拉起，并将她推到旁边的洗手台上坏笑地睨着她：“知道我对女人过敏还这么想让我上你？”

“我才没有！”沈雨荨挣扎着，一张小脸涨得通红。

这臭男人不是女人过敏么？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戏弄她？

第 012 章 见家长

“没有你为什么趁我洗澡的时候闯进来，还故意扯掉我的浴巾？”萧子靳将她后压了压，炙热的气息拂在她的脸上。

沈雨荨被他调戏得浑身痒痒难耐，只能不停地乞求道：“我没有，你快放我下去，萧子靳你听到没有？”

萧子靳没有放开她，而是一把将她从洗手台上抱起，快步走出浴室往大床的方向迈去。

沈雨荨被他吓坏了，一边挣扎着一边叫嚣：“萧子靳！我们是假婚……不能来真的……。”

‘砰’的一下，萧子靳直接将她扔在大床中央，修长光裸的身体往前一倾，双手撑在她的身体两侧，俯视着她的目光充满讥诮：“招惹我的代价就该是这样，不过今晚暂且先放过你，下次再敢故意勾引我，我会让你……很后悔！”

他的发丝还有滴水，一张帅脸也因为颊边的水珠而显得更加野性，沈雨荨怔怔地盯着他，一动也不敢乱动。

萧子靳说完，用手指捏住她的下巴往旁边一甩，浅笑，随即身体往后一退，转身往衣柜的方向走去。

“明明就是对女人过敏，还说得那么伟大。”嘴贱的沈雨荨不服气地吐出一句。

见他重新转过身来，沈雨荨立马尖叫着拉过被子盖在自己头上。

此时的她又羞赧又委屈，明明是他一声不吭地躲在浴室内洗澡，偏偏说是她在故意勾引他，太不讲道理了！

被子外头被刺激过的男人沉吟片刻后摇摇头，还是算了，先放她一马。

沈雨荨不知道萧子靳睡在哪个房里，只隐约感觉自己好像把他的床给霸了。

一觉睡到第二天的大下午，而且还是被田秘书电话叫醒的，田秘书提醒她一个小时后回萧宅吃晚饭。

“萧宅？我为什么要回萧宅吃晚饭啊？”沈雨荨握着手机翻了个身，小脸埋在被窝内咕哝出一句。

“沈小姐，我会在半个小时后到达御临花园，请您准备一下。”田秘书语气认真，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电话那头响起‘嘟嘟’的声音，沈雨荨扔开手机艰难地撑开眼皮，一室的陌生映入眼帘，她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了这两天来发生的一切。

这床睡得太舒服了，害她差点忘了自己此时的身份。

就在前天，她被萧泽飞狠狠地甩了，然后一冲动招惹上了萧子靳，然后跟萧子靳去办了个假结婚证。

所以，她现在的身份是萧子靳的老婆，而今晚则是她正式进入萧宅拜见萧家长辈的日子。

噢，这么重要的大事她怎么可以这个点还赖在床上？

意识到紧张的沈雨荨慌忙从床上翻身下来，冲进浴室洗漱干净后，又将昨天田秘书为她挑选的裙子和高跟鞋换上。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沈雨荨看着车窗上往下滑落的水珠，想着萧家一个比一个更尖酸的人，心里不勉有些紧张起来。

特别是一想到呆会要跟萧泽飞和唐晓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天没吃过东西的她都觉得反胃。

车子停在萧宅附近的路口，田秘书撑开雨伞来到后座：“沈小姐，请上另一部车。”

此时的沈雨荨就像是一只任人摆布的人偶，也没多问就跟着田秘书下车了，前方停着昨天那辆九座的商务车。

沈雨荨怔了一怔，伸进去脑袋一看，果然看到萧子靳正坐在最后那排的位子上。此时的他一身剪裁合适的深蓝色西装，表情一如即往的疏离冷淡，就连看她的眼神都和之前一样透着诡异的邪肆。

第 013 章 未来女主人

“萧……萧少。”沈雨荨呵呵笑着招呼一声。

“看来昨晚睡得不错。”萧子靳暧昧地扫视她一眼。

“啊？”

没等她理解完萧子靳的话，车厢内的林助理便催促：“沈小姐请上车。”

沈雨荨忙钻进车厢，在昨天她所坐的位置上坐好。

她轻吐出口，每次跟萧子靳见面都像是要打架似的，心跳加速，手足无措……。

“沈小姐，请把这枚戒指戴在右手的无名指上。”林助理将一枚金黄色的金镶玉戒指双手奉送到沈雨荨面前。

右手的无名指上？那就是婚戒喽？

沈雨荨偷偷看了后面的萧子靳一眼，发现他原本空空的左手无名指上不知何时戴上了与她眼前这枚同款的戒指。

戒指虽然看起来做工精良，价格不菲，但款式却一点都不新颖，黄金镶玉石，实在是过时得让人无法理解这位萧大少的眼光。

虽然不喜欢，但她还是乖乖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两分钟后，车子停在萧宅的主屋门口。

有佣人打着大伞从屋里走出来，沈雨荨提着裙摆跳下车子，微微仰起小脸，透过雨幕打量着这间气派宏伟的中式大宅。

虽然跟萧泽飞交往了两年，但她还是头一回进入萧家，这才发现萧宅果然如传说中一样大的惊人，美得惊人！

只是这大大的屋檐下却站着一个人影。

唐晓！她居然真的在萧宅！而且瞧那不怀好意的一张媚脸，像是在特意等着看她笑话似的。

怎么办？如果呆会她当众拆穿她和萧子靳是假婚，那么她和萧子靳不就惨了？

不行，她不能心虚，不能被人看出破绽。

挺胸，抬头，幻想着自己就是萧家未来的女主人……。

可是……好难啊！

突然有一阵暖流从指尖传来，沈雨荨愣了一下，低头才发现自己微微发抖的小手被萧子靳的大掌握住，稍一使劲，她的身体被迫贴近他。

他总是这样，没有过多的言语，没有事先提醒她该注意些什么，就这么生生地将她带到众目睽睽之下。

扫视着眼前这一大家子，个个穿着光鲜亮丽，却又个个都神情各异，有严肃的，有看好戏的，有鄙视的……。

此时的她不仅双手在发抖，就连双腿都开始抖了起来。

旁边的过敏男不帮她圆场，她似乎只能自救了，她张了张嘴：“大……大家好，我叫沈雨荨，我来自……。”

“哟，谁不知道你叫沈雨荨，来自西郊那片贫民窟啊？”尖锐的嘲讽声响起，王素率先开口了：“沈小姐这两天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只怕连路边的乞丐都知道了吧？”

沈雨荨被她说得小脸绯红，一时不知如何接话的她只好求助地用手指在萧子靳的掌心抠了一下。

萧子靳侧头看了她一眼，望着王素道：“小妈，不管雨荨来自哪里，她现在都是我的妻子，希望您能从今天开始尊重她，把她当成萧家的一份子。”

此话一出，沈雨荨清楚地感觉到四面八方有无数利箭般的目光向自己投射过来，其中就有萧泽飞的。

第 014 章 偷藏私生子

也是啊，前天才刚被他甩掉的女人，今天却成为了他的大嫂，换谁都接受不了。

想到此时他心底的郁闷，沈雨荨就觉得心情舒畅多了，也不那么紧张了。

“什么？你居然真的娶了这个女人？子靳你没发烧吧？”王素怪叫。

“我不喜欢拿婚姻大事开玩笑。”萧子靳面色平静。

王素眼尖地发现沈雨荨的无名指上戴着萧家的祖传戒指，立马从椅子上站起冲上来，一把抓起沈雨荨的右手：“子靳，你居然把萧家祖传的戒指戴在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手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雨荨以后就是萧家的女主人。”萧子靳抬手揽住沈雨荨的肩膀：“雨荨是我的第一任妻子，我没有违背萧家的规举不是么？”

王素被他说得哑言。

沈雨荨心虚地将右手往身后藏去，没想到这枚戒指是萧家祖传的，她居然戴上了萧家祖传的戒指！萧家未来女主人，这个名堂光是想想就觉得好高大尚啊，就是不知道以后哪个女孩有这么好的命可以真正拥有这枚戒指呢？

“胡闹！”场面经过片刻的安静后，萧老爷子终于发话了。依然是那一脸慑人的威严，还有那和萧子靳如出一辙的犀利眸光。

沈雨荨不自觉地又开始紧张了。

“爷爷，我没有胡闹。”萧子靳道：“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这么做的，而且不是你说的么，希望我能在接手萧氏集团之前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处理好。”

“哥……”萧泽飞起身走过来，扫了沈雨荨一眼情急道：“你别被这个女人骗了，她妈就是个爱慕虚荣的骗子，她自己也一样，我已经看透她了，所以才会选择跟她分手的。你要是娶了她，以后肯定要后悔。”

“对呀，子靳，这种穷人家的女儿不适合嫁入萧家，就算她现在是真心爱你的，往后指不定哪天就被别的男人带跑了。”王素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沈雨荨往背后藏去的右手，明里是在为萧子靳着想，暗地里却是在故意嘲讽他的亲生母亲。

萧子靳的亲生母亲，也就是萧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也是穷人家的女儿，生下萧子靳和萧琴后跟别的男人跑了，所以萧先生才会在后来娶了王素。

萧子靳的脸色变了，眸色寒光乍现：“谢谢小妈的关心，不过我相信雨荨不会这么做的。”

“真的不会么？”唐晓悠悠地走了过来，加入到‘劝阻’的行列。那鄙疑的目光扫从头到脚地将沈雨荨扫了一遍，嗤笑道：“大哥，我看不用等以后，现在她就已经把绿帽子扣在您的头上了。你还不知道吧？雨荨她在跟泽飞交往之前就跟男人乱搞过，还生下过一个儿子。”

此话一出，客厅内瞬间一片哗然。

沈雨荨无语地在心底翻起白眼，这女人为了陷害她连这种谎都说得出来！

不仅是客厅里的所有人，就连萧子靳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由得转过头来望着沈雨荨，那目光和大伙一样充斥着质疑。

“晓晓，你说什么？沈雨荨还藏有私生子？”王素无比兴奋地追问，终于有机会可以从沈雨荨的手上把戒指拔下来了。

“不是，唐晓她撒谎！”沈雨荨忙对气绿了脸的萧老爷子道：“爷爷，你别听她胡说，我绝对没有跟男人乱搞也没有生过孩子，我……。”

唐晓打断她：“我没有撒谎，那孩子就藏在西郊，一直是她妈妈在带。”

“那是我的弟弟。”

“你还想用这招来欺瞒别人吗？我已经鉴定过了，那就是你儿子！自己看看吧！”唐晓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份文件，并且将文件准确地甩在沈雨荨的脸上。

秉着好奇的心思，沈雨荨拾起掉落在地面上的文件翻开第一页，当她看到页首上的‘亲子鉴定’几个字时，马上便翻开下一页。

鉴定人为沈雨荨、沈梓恒。

鉴定结果为母子关系。

第 015 章 婚事不会有变

看到这个结果时，沈雨荨差点就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萧泽飞怀疑梓恒是她跟别个男人生的，并且这两年来一直瞒着他，前天在宴会上对她的当众羞辱就是对她的报复么？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还真是可笑极了！

沈雨荨笑了，倾身拉近与唐晓之间的距离打量她：“唐小姐，你确定没有在捡头发的时候把我和我妈的头发弄混了么？就算是弄混了，以你对我的了解也因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呀，我在你面前一直都白的就像白纸一张，哪像你藏了那么多心眼？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污蔑我的清白？”

“我污蔑你？”唐晓反唇相讥：“你爸已经死了十年了，你妈今年也已经五十岁了，就算是不小心怀了别人的野种也早就打掉了，还自己生下来？别忘了你妈是个好赌成性，重男轻女，吃完上餐下餐都找不着柴米的穷光蛋，在这种情况下会把肚子里的野种生下来？可能么？傻子才会相信！”

“你……！”沈雨荨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扑上去便要撕唐晓的嘴巴，却被萧子靳一把拉住。

她打不过这对贱男女，只能用手指住唐晓嚷道：“唐晓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动不动就野种野种的叫，你他妈才是野种！”

“我说错了么？梓恒的父亲是谁？你倒是说来听听？”

“你……！”

“说不出来了吧？”唐晓得意地一笑：“明明就是，还死不承认！”

沈雨荨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方面也是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梓恒确实是个父不详的孩子，一直以来也经历了不少的流言蜚语，面对唐晓如此的咄咄逼人，她一时还真找不出应对的法子了。

沈雨荨转向萧泽飞，希望他可以相信自己，毕竟这是个那么低纸级的误会。

她说不过唐晓，只好转向萧子靳一脸心急道：“萧……不是，子靳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生过儿子，梓恒是我的弟弟，唐晓她是为了……从我手里抢走泽飞才故意栽赃说是我儿子的，我发誓……。”

她说着举起三根手指，随即又转向萧老爷子：“爷爷，我发誓我真的没有。”

“到底是不是你生的，把那孩子带过来验一下不就知道了么？”王素昨天就听唐晓说过沈雨荨藏私生子这事了，所以才会故意提出这个建议的。

“爸，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她又转向萧老爷子。

萧老爷子轻吸口气，冷硬地吐出一句：“马上去办！”

“爷爷……。”萧子靳刚要开口说话，便被萧老爷子暴怒地喝止：“你给我闭嘴！”

吼完后他并不解气，一拍桌子蓦地从沙发上站起，手指对准大门口的方向：“立刻给我滚去外面跪着，跪到鉴定结果出来！萧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沈雨荨见萧子靳又要因为自己遭殃了，咬了咬唇，壮着胆说：“爷爷，我可以把梓恒带过来鉴定，但能不能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让子靳跪，这样才公平……。”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么？”王素打断她。

萧子靳倒是没有太在乎受不受罚，迎着萧老爷子震怒的目光，一本正经道：“爷爷，我可以在外面跪到鉴定结果出来，但我跟雨荨的婚事不会有任何改变，请您谅解。”

“你——！”萧老爷子气结。

萧子靳冲他低了低头，脚步一转迈步往门口走去。

第 016 章 验身

外面天已经渐渐黑了，雨势也在渐渐加大，滴滴答答地落在汉白玉地板上。萧子靳修长的双腿一屈，毫不拖泥带水地跪了下去。

雨水顺着他的头顶淌下，瞬间湿了一身，而他只是闭了一下双眼，再睁开时目光平静如水。

沈雨荨何曾见过这种电视剧里才有的画面，难道有钱人家都喜欢这么惩罚晚辈么？别说跪几天，只需跪一晚他膝盖不废也该感冒了。

“我现在就叫我妈把梓恒送过来。”沈雨荨从包包里面掏出手机拨号。

验就验，反正她身正不怕影子歪。

电话很快便接通了，何玉娇显然还在做着她的豪门梦，心情大好地问道：“怎么了？乖女儿？”

沈雨荨背过身去，压低声线道：“妈，你让楼上刘叔叔帮忙把梓恒送到萧宅来，立刻马上！”

“为什么要立刻把梓恒送去萧家？”何玉娇不解。

“唐晓那贱女人硬说梓恒是我生的私生子，萧家的人要求我把梓恒叫过来当着众人的面验个清楚……。”

“啊？”何玉娇愕然，本能地打断她：“那不行！”

沈雨荨不解：“为什么不行？”

“因为……。”何玉娇结结巴巴道：“因为……我和梓恒不在榆市。”

“你说什么？你们不在榆市？那你们在哪？”

何玉娇想了想，才道：“还不是因为家里记者太多，我带梓恒到外婆家躲避些时日，打算下个月再回去。”

“可是我现在急着要梓恒为我证明清白。”沈雨荨偷偷看了一眼跪在雨幕中的萧子靳，萧子靳还在为了她受罚呢。

何玉娇想了想，声线一亮：“这有多难？你让萧家的人带你去医院一验身不就什么都清楚了，你一个老处女还怕他们验啊？”

“处……我处你的头啊，不是早就被你破机器给……。”沈雨荨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身后的萧家人，没敢把后面的话说完。

其实她想说的是，她的第一次早就被当初身为妇产科医生的何玉娇用一台破机器给毁了。

何玉娇却一脸得意地笑了起来：“笑话，我能让我宝贝女儿的清白之身背上不洁之身的黑锅吗？你就放心去吧。”

她还盼着女儿嫁入豪门带她脱贫至富呢，怎么可能那么随意就把她的清白之身给糟蹋了，当时就把处女膜给她修复回去了。

何玉娇有多爱慕虚荣沈雨荨怎会不懂，所以听母亲这么一说，她立马就放心了。

她挂上电话转过身去，听得半清半楚的唐晓立马挑衅道：“怎么？不敢来了？”

“这两天家里记者太多，我妈带着我弟弟回老家去了。”

“呵！那就是心虚不敢来嘛！”

沈雨荨没好气地瞟了她一眼，对萧老爷子道：“爷爷，我弟弟虽然不在榆市，不过我妈说得对，我有没有生过孩子到医院一验就清楚了，不一定非要梓恒到场。”

“这个办法好。”担心哥哥被雨淋坏的萧琴点头：“这样又准又快出结果，而且马上就可以去医院验。”

萧琴说完转身冲一旁的清姐和小安道：“清姐你去联系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加班，小安你打电话让司机准备出车。”

清姐和小安点头离去。

萧琴又走回萧老爷子身侧，安抚道：“爷爷，你放心，我和小妈一定会监督好这件事情的，如果沈小姐真是那样的人，我们萧家绝不接受！”

萧老爷子失望地闭上双眼，缓慢地挥了挥手掌，示意她们赶紧去。

第017章 验身2

西郊的沈家出租屋内，小梓恒睁着一双乌黑的大眼望着餐桌对面的何玉娇：“妈妈，你为什么要骗姐姐说我们回外婆家了呀？”

“因为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姐姐她……。”何玉娇突然收住话尾，这人小鬼大的人精，不能让他知道太多，如是不耐烦地一挥手：“不为什么，赶紧吃你的饭。”

“可是姐姐说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不可以说谎。”小梓恒握着筷子一脸认真道。

“这个嘛……。”何玉娇讨好地用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宝贝你就别问那么多了，等着姐姐带你飞黄腾达吧。”

“什么是飞黄腾达啊？”

“唔……就是姐姐马上就要成富婆了，等姐姐成了富婆就可以带你住大房子，天天带你去吃好吃的。”

“耶！我要住大房子，我要吃好吃的！”小梓恒欢呼一声。

“所以啊，你千万别给姐姐打电话告诉我们在榆市哦。”

“好，我不告诉她。”

“梓恒真乖！”何玉娇满意地笑了。沈雨荨虽然秉着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心情在做检查，可当她真正躺在检测床上时，心里勉不了还是会紧张。

王素和唐晓这种刻薄有心机的女人，谁知道会不会又在哪个环节上摆她一道，或者提前跟医生打招呼呢？

“把腿张开一点。”医生手里拿着仪器，表情严肃。

沈雨荨将架在架子上的两条腿张了张，屈辱伴随着下体的胀痛之感袭上心间，直达身体的每一粒细胞。又羞又疼的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然而，怪谁呢？如果那天不是因为她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吻错了人，又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屈辱发生？

经过一系列的检后，医生终于把结果呈现在大伙面前。

唐晓和王素迫不及待地将检查报告抽了过去，下一刻，她们的脸色一点点地变了。

沈雨荨虽然和她们一样急着想知道结果，不过光是看到她们此时的表情，就可以大概地猜到结果了。

果然，王素将检测报告狠狠地甩在医生的身上骂道：“这怎么可能？她明明生过孩子怎么可能处女膜完整？”

唐晓也急了：“没错，这绝对不可能的！”

萧琴从地上捡起被王素扔在地上的检查报告浏览起来，随即暗松口气。

而躺在小床上的沈雨荨看到王素这一脸的怒火，也终于暗暗地松了口气！

还好，母亲没有骗她，她的处女膜仍在。

想到刚刚在萧家发生的一切，此时她仍是心有愤懑，她从小床上坐起，无比挑衅地扫了门边的唐晓一眼。

唐晓没料到会是这种结果，瞪着她一脸愤怒道：“沈雨荨，别以为这样就可以隐瞒自己生子的事实了，你等着，我一定会重新找到证据的。”

“找去呗，需不需要我给你拨几根头发？”沈雨荨故意抓起自己的长发在她跟前扬了扬。

唐晓气坏了，转身也走了出去。

第 018 章 罚跪

萧老爷子迅速地浏览了一遍检测报告，手一扬，将报告扔进一旁的垃圾桶。

王素轻暗吸口气，陪着笑脸道：“爸，你也别怪我和晓晓多事，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子靳好的嘛。”

唐晓不死心，咬了咬唇道：“爷爷，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把那个孩子弄过来……。”

“够了！”萧老爷子一脸厌烦地打断她，冷声喝斥道：“你还嫌家里不够乱是吗？”

虽然身家背景不错，但被萧老爷子这么一喝唐晓还是害怕地噤若寒蝉起来，也不敢再提鉴定的事情了。

王素自然也不敢再提，找了个借口便回房去了。

萧琴走到落地窗前看向楼下，萧子靳已经在雨水中跪了整整两个小时，她折身回到萧老爷跟前道：“爷爷，让子靳进屋来吧，再这么下去要感冒的。”

萧老爷子幽幽地闭上双眼，失望地吐出一句：“让他跪，太让我失望了！”

“可是……。”

“好了，你出去吧。”萧老爷子沉声命令，萧琴只好乖乖退出他的书房。萧宅的人倒是没有怎么为难沈雨荨，而是将她安排在萧子靳的卧室休息。这个时候的她没心思睡觉，也没心思参观这间装饰豪华的大卧室。

她掀开窗帘一角偷偷往楼下望去，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萧子靳的身影。

原以为验身报告拿回来后他就可以勉受这种罪罚了，没想到萧老爷子脾气那么倔，丝毫不懂得心疼他的孙子。

门口传来佣人们的交谈：“大少爷还在跪呢，真挺得住。”

“不跪怎么办？这种关键时刻不顺着老爷子，继承权就会像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也是，换我也跪。”

“……”

佣人们的声音渐渐远去，沈雨荨在卧室内踱了两圈步子，然后走到门后拉开房门迈了出去。

萧家人口众多，屋子也大，她凭着刚才上楼的记忆摸索着走到一楼。大门旁边斜放着一把黑色的大伞，她环视一眼四周，这个点大家都上楼休息了，客厅里面静悄悄的。

她拿着大伞迈出主屋大门，迟疑着来到萧子靳跟前。

大伞挡去浇在萧子靳身上的雨水，男人眉眼微掀，并未抬头看她的脸，语气平静：“你出来做什么？”

“萧氏的继承权真的那么重要吗？”她不解地俯视着他。

是她太不了解有钱人家的思想了吗？反正都是一家人，不是他继承就是萧泽飞继承，有什么所谓？

如果她的母亲有一百万，她毫不考虑都会把一百万留给小梓恒。

萧子靳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一如即往地对她采取漠视的态度。

沈雨荨也不指望他会回答自己，她蹲下身去，近距离地打量起他来，发现他的双目泛红一片。

这是被雨水冰冷的缘故吗？还是……他在哭？

这个冷酷无情、霸道淡漠的男人……他怎么可能会哭，沈雨荨很快便抹杀掉自己的想法。

第 019 章 挑衅

“都是我的错，要不我陪你一起受罚吧。”沈雨荨说着裙摆一提，在他旁边跪了下去。

也许萧老爷子看在他俩这么有诚心的份上会网开一面呢，她想。

萧子靳转过头来，发红的双眼望向她。

沈雨荨不自觉地往旁边挪了一挪，歉疚道：“抱歉，我忘了自己应该离你远一点。”

他以为萧子靳会冲她发火，或者冷酷地叫她滚，没想到他并没有，而是注视着她幽幽地问出一句：“被人污蔑的感觉怎么样？”

“什么？”沈雨荨感觉自己又开始跟不上他的思维了。

“被人污蔑的感觉是不是特难受？特无助？”

“是……啊。”沈雨荨傻傻地点了一下头。

他问的应该是她刚刚被大伙污蔑生子的事情吧？只是他怎么会关心她难不难受？无不无助？不像他的性格啊！

有钱人家的少爷真难捉摸，好在他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转回头去，同时霸道地吐出两个字：“回去。”

原本泛红的眸子，渐渐地被一丝平淡替代，沈雨荨知道这是他发怒的征兆。她不敢多招惹他，起身抹了一把膝盖上的雨水往屋里走去。

她才跪了不到五分钟膝盖就生疼生疼的了，真不知道萧子靳刚刚那好几个小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沈雨荨双手提着裙摆，轻手轻脚地往二楼卧室走去。

她重新回到萧子靳的卧室，关上门板转身时，被屋里的赫然出现的人影吓了一跳。

她用手拍了拍差点被吓破了的的心脏，没好气地嘲讽道：“唐小姐，你好像走错地了吧？这里可不是萧泽飞的卧室。”

唐晓身上穿着一套性感的睡裙，雪白的脖子上隐隐可见几粒暧昧的暗红，她幽幽地迈了过来，注视着她：“刚把泽飞伺候睡着了，怕你刚来不习惯，反正睡不着又闲着无事便过来看看你了。”

“托你的福，我现在好得很。”沈雨荨回她一个微笑。

“是吗？嫁了一个性取向不明，还对女人过敏的男人，你真觉得很好么？”

沈雨荨心里闪过一抹诧异，哪尼？萧子靳果真不仅对女人过敏还是个 GAY？

这还真是一个重磅性的新闻呢！

“你说什么？”她本能地问。

“别告诉我你还不知道这事。”唐晓笑得更加张扬了：“亲爱的，你以为你嫁给了萧子靳就真的可以成为萧家未来的女主人了么？不说萧子靳性取向的问题，就他对女人过敏这事就足以抹杀掉你所有美梦了。你觉得萧家会让一个生不出儿子的女人成为萧家女主人么？萧家祖传的戒指你能戴几天？”

她的目光下移，落在她右手无名指上。

灯光下，金镶玉戒指泛着耀眼的光彩，夺目极了。

“所以呢？”沈雨荨冷笑：“我应该把戒指给你么？”

“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唐晓耸了耸肩膀：“你没看出来么？爷爷已经对萧子靳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六天后萧氏继承典礼的准备工作也已经暂停了。”

六天后的继承典礼，那可是萧子靳最在乎的事情，他这两天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包括跟她假婚和跪在门口也都是为了萧氏的继承权。

看来她这次是真的把萧子靳害惨了！

第 020 章 不是一路人

“沈雨荨，你可以把自己生子的事情蒙混过去，但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压我一头了。萧子靳他给不了你爱情也给不了你荣华富贵，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装得多幸福了，咱们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姐妹，在姐妹面前有什么好装的？”

好姐妹……。

沈雨荨突然被这个三个字刺痛了一下心头，她抬眸睨着满脸得意之色的唐晓：“既然是好姐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怎么对你了？”唐晓表现出一脸无辜。

“抢我男人。”

“笑话，如果萧泽飞他真心爱你，谁能从你手中抢走？”

也是啊，如果萧泽飞真心爱她，再来十个唐晓也未必能将他抢走。爱情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她不能只顾着怪唐晓一人。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唐晓？为什么不是别的女人？

她鼻子一酸，喉处似被什么堵住般难受，注视着唐晓的目光满满都是伤心失望：“一直以来不管是任何事情，任何东西我都让着你，帮着你。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姐妹对待，所以才会毫无防备地将泽飞带给你认识，可是你呢？你居然从一年前就开始背着我跟他交往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这么无耻？”

“好姐妹？”唐晓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如果不是因为我家里有钱，你会在万千女孩子挑中我当姐妹么？会什么事情都让着我帮着我么？事事不如我的你，不过就是走了个狗屎运交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居然还在我失恋难过的时候带到我面前显摆？这不是存心让我难受么？好姐妹？咱们从来就不是一路人，更不是什么好姐妹，你充其量不过是我的小奴隶小跟班一名，别臭不要脸地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如果说之前沈雨荨对唐晓的行为还有不理解和抱着一丝期待她悔悟的心理，那么此时彻底地消失了。

原来这份被她看得无比珍贵的友谊，在唐晓的心里不过是如此低微，她也总算可以理解唐晓这几日来的行为了。夜里，沈雨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脑海中一会闪过唐晓刚刚的话，一会闪过自己这两年来跟萧泽飞之间的点点滴滴，好不容易把这对男女放下了，又被窗外的雨声吵得心烦意乱。

毕竟萧子靳还在楼下跪着呢，也不知道老爷子什么时候才会让他进来。

“沈雨荨！你真是个害人精！”她将小脸埋入枕头，拳头一下一下地打在自己的脑袋上，恨不得一拳将自己打死。

烟灰色的被褥间隐隐可闻到属于男性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是萧子靳身上特有的，虽然跟他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但毕竟在他的臂弯里呆过，沈雨荨一下就感觉出来了。

她深吸口气，闻着这份独特的男性气息，心里的烦躁居然在一点一点地平息下来。

不过一想到刚刚唐晓的话，萧子靳是个GAY，心里好不容易才平静下去的情素一下又沸腾起来了。

不知道这张床除了萧子靳之外有没有别的男人睡过呢？这里是萧家老宅，他应该不敢把伴侣带回家吧？就算要带也应该带去御临花园的复式房里，那里宽敞明亮，多自由自在……。

想到这里，沈雨荨稍稍放下心来，重新将脸蛋埋进被窝内……。

第 021 章 不想上头条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沈雨荨醒来时已经是早上七点半，没有人来叫她起床，也没有人过来指导一下她萧宅的家规和生活习惯。她只好进浴室梳洗干净，然后换上昨晚那条价格不低但已经皱成一团的裙子。

楼下，王素的目光像扫描机一样，一下就捕捉到沈雨荨往下走的身影，并以一贯来的嘲讽语气开口了：“哟，这萧家大少奶奶当得……架子不小啊，居然要全家等你一人吃早餐。”

什么？他们在等她吃早餐？

沈雨荨扫了一眼客厅里的众人，有萧老爷子、王素、萧泽飞、萧漫、唐晓……。

除了萧子靳外，所有人都在场，都在用严厉的目光看着她。

她张了张嘴，一脸歉疚道：“对不起，我不知道萧宅几点开早饭……。”

“就算不知道几点开早饭也不能睡到现在才起床吧？”萧漫双手环胸地瞅着她：“大哥晕倒送医院了，作为妻子的你却在家里呼呼大睡？这才新婚呢，你就对我大哥这么冷漠，若是再过个三年两年呢？”

“什么？子靳他晕倒了？我不知道啊。”沈雨荨讶异地看着大伙，没人告诉她萧子靳晕倒了，难怪昨晚她睡醒的时候没有看见萧子靳跪在楼下呢，原来是晕倒了。

“大家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萧漫又是一声冷笑。

“够了，先吃早饭，吃完早饭把子靳叫回来开家庭会议。”萧老爷子起身带头往餐厅的方向走去。

他最后那句话看着像是对沈雨荨说的，沈雨荨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最终她只好随大队来到餐厅，找了个空位坐了下去。

跟这么一帮人同桌吃饭她真心咽不下去，随便吃了几口便起离席了，离席时她踌躇着开口：“那个……爷爷……我去医院看看子靳，请问他在哪家医院？”

“我也吃饱了，我和你一起过去。”萧泽飞从餐椅上站起。

唐晓一听萧泽飞要送沈雨荨，手中的三明治一顿，但她并没有失态，而是微笑着叮嘱了一句：“开车小心。”

一路上，坐在后座的沈雨荨都没有开口说话，前座的萧泽飞不时地在后视镜中偷看她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沈雨荨感觉到他似是有话要说，幸好医院离萧宅不算远，十五分钟就到了。所以在车子刚到医院大门口，她便立刻拉开车门下车。

“雨荨，等一下。”萧泽飞试图叫住她。

沈雨荨返身望着他：“噢，对不起，我忘了跟你说声谢谢了。”

“我有话跟你说。”此处不能停车，萧泽飞只能唤她。

“抱歉，我无话可说。”沈雨荨转身扬长而去。

沈雨荨来到门诊大楼，摁了萧子靳所在的五楼，电梯内人满为患，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到达五楼，她侧着身体挤了出去。

出了电梯房，她左右看了一眼，正要往右边的走廊迈去时手腕突然被人抓住，她被吓了一跳，转身看到是萧泽飞时本能地一甩手掌恼火道：“萧泽飞你在干什么？今天舆论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了你又想害我上头条了是吧？”

第 022 章 被他听到了

刚刚在来的路上她刻意用手机查看了各门户网站上的新闻，虽然仍然有不少关于萧家继承问题猜测的报导，但至少不像前两天那么疯狂，也不只关注萧家未来继承人的私生活了。

萧泽飞被她甩开后，往她跟前一站凝视着她：“沈雨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沈梓恒到底是不是你生的？”

这臭男人真是没完没了了！

沈雨荨气得恨不得一巴掌将他打醒，让他看看自己有多无知多可笑。

他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梓恒是她生的，那么他和唐晓就会继续中伤她打压她？如果不是她生的呢？他不会是想回头把她捡回去吧？

她沈雨荨可不是垃圾，任他扔来扔去！

“是我生的。”她说。

“你……！”萧泽飞当场就是一巴掌甩在她的脸上：“贱人！贱成这样居然还有脸来祸害我大哥？”

沈雨荨被她打了一巴掌，身体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不过她很快便稳住身体，小手捂着被他打痛的左脸，脸上依然僵硬地撑出冷漠的笑意：“如果你真那么关心你大哥，昨晚他被爷爷在雨中罚跪一夜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去跟爷爷说明情况，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你跟唐晓那个女人苟且后搞出来的乱子？”

萧泽飞脸色变了变，似是被说中了心事。

如果他愿意将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一五一十地告诉萧老爷子，那么萧子靳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麻烦，他会在五天后顺理成章地成为萧氏集团的掌门人。

说到底，萧泽飞王素唐晓这些人都是一伙的，为了得到萧氏继承权不惜伤害无辜躺枪的萧子靳。

昨晚看到沈雨荨的验身结果时，萧泽飞还在想自己是不是受了唐晓的迷惑误会她的，所以才会跟出来问个究竟，没想到她居然承认了！

一个他不想要贱女人，他怎么能允许她这么容易就嫁入萧家，还一转身成为了他的大嫂？

“我看你能这样欺骗爷爷和大哥到什么时候！”萧泽飞扔下这么一句话后，转身朝电梯的方向扬长而去。

萧泽飞走了，沈雨荨强忍着的泪水终于溢出眼眶，滑过被他打红的脸颊，脸上更加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不想让过往的人群看到自己狼狈的一面，她背转身子站走廊护栏边上，一边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一边吸了吸鼻子，努力地往脸上堆了一抹灿烂的笑容后，才转身继续前往萧子靳的病房。

转身的那一刻，她的步伐突地一停，愣愣地瞪着两米开外的萧子靳，心里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

天啊，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有没有听到她刚刚跟萧泽飞之间的谈话。

看他的表情好像听到了，怎么办……。

此时的萧子靳面色苍白，身姿虽然修长但不似往日那么挺拔，身边还跟着随时打算扶他一把的林助理。这一切都很符合生病中的状态，只是那眼神……生病了居然也那么勾人。

第 023 章 继承位之争

沈雨荨抬手抹了抹仍然有些泪湿的小脸，不自在道：“我……我刚刚是故意报复萧泽飞才这么说的，太少……梓恒不是我生的，真的……。”

“我不在乎。”萧子靳无所谓地耸耸肩。

是啊，不跪都已经跪了，她和他又不是真的结婚，他根本没有必要在乎她曾经是不是被富商包养过，是不是生过孩子。

反正等到继位典礼结束后，她和他就各走各的道，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了。回到老宅，萧家的人已经全部到齐了，个个临危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到萧子靳进来，王素装出一副关怀的样子迎上来道：“子靳，你的身体怎么样？烧退了么？能开家庭会么？”

“能。”萧子靳向沈雨荨招了一下手，沈雨荨慌忙跟上去，在萧子靳的带领下来到萧家长孙的专属位置上坐下。

“既然没什么事，那就现在开始开会。”萧老爷子面色难看地扫了众人一眼，开门见山地斥责道：“这几天因为萧家内部丑闻的关系，有合作商强行退出与萧氏的合作项目，也有不少合作商趁火打劫，要求抬高收益。萧氏内部的小股东们也在跃跃欲试地搞小动作，弄得人心不稳，股价连连下挫。”

萧老爷子顿了一下，接着说：“康氏在西郊的那块地最近被刘氏盯上了，而且出的价格也比我们高出许多。康氏原本就已经有些动摇，碰巧这几天萧氏出了事情，他自然毫不犹豫就改投刘氏的怀抱了。另外，公司高层这几天因为继承人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项目平息纷争。”

萧老爷子从沙发上站起，对萧子靳和萧泽飞道：“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谁有能力把合同签回来，谁就有资格成为萧氏集团的新一代继承人，好了，散会。”

客厅内一阵哗然，谁也没有料到萧老爷子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一直以来萧子靳是公认的也是萧老爷子默认的继承人，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变动，最高兴的莫过于王素这一伙了。

沈雨荨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握着水杯的手指指节泛白……。

唐晓俯在萧泽飞耳边问：“康氏的董事长是康立年么？还是别的康氏？”

“没错。”萧泽飞点头。

“这块地对萧氏真的那么重要么？”

“当然。”

唐晓又往他的耳边靠了靠，道：“你还没看出来么？爷爷是在给你制造机会，如果我能把康氏这块地重新夺回来，那么你就是萧氏的大功臣，大家拥护你上位也就理所当然了。”

萧泽飞心里闪过一抹诧异和欣喜，却又故意板起面庞：“你跟康少有交情？什么交情？深到什么程度？”

唐晓笑着在他的手臂上捶了一下，娇嗔道：“讨厌，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

萧泽飞和唐晓就坐在沈雨荨的对面，虽然听不清楚他们在聊些什么内容，但他们的动作和表情对沈雨荨来说都是刺目至极的，她微微别开视线，故意忽略两人的打情骂俏。

“嗯……其实谁当继承人都一样，最重要的是把公司管理好。”王素起身打起了圆场，在她看来，萧子靳已经失宠，而萧泽飞继承萧氏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第 024 章 把床让给她

睡客厅里的人散了，沈雨荨也只好往二楼的卧室走去。

她往卧室内挪了挪，看到萧子靳正躺在昨晚她睡过的大床上，此时的他双眸紧闭，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看起来像在发烧，也不知道睡着了没有。

虽然很担心他会突然跳起来掐死自己，但乘着歉疚，她还是小心翼翼地走上去问了一句：“大少，你还好么？”

“死不了。”萧子靳依旧双目紧闭地吐出一句。

沈雨荨张了张嘴，迟疑着问：“那个……康氏是什么鬼啊？”

她只想知道自己究竟闯了多大的祸，会给他带去多大的麻烦，是不是一点继承萧氏的希望都没有了。

见萧子靳重新闭上眼，沈雨荨折身走到桌旁倒了杯水递给他：“大少，多喝点白开水烧会退得快一些。”

“不喝。”

“烧退了才有战斗力拿下康氏项目嘛。”她讨好地微笑。

萧子靳没有理会她，也不再开口说话。

他不喝，沈雨荨只好自己喝了，她不死心地又问：“大少，你还没告诉我呢，康氏究竟是什么公司？里面的领头人很难搞么？”

原以为萧子靳会发怒把她轰出去，没想到他居然没有发火，而是淡淡地说：“一个爆发户企业，除了钱多地多没有别的优势，康氏的新任领导人叫康文豪，一个冲动易怒的败家仔。”

沈雨荨差点被刚喝进去的白开水呛死，她一边咳一边拍着胸口，好半晌才愕然地问出一句：“康文豪？就是榆市这些年新起的大财子？靠卖地发家的那个康氏？”

“你认识？”萧子靳被她不文雅的喷水动作弄得皱眉。

“他……。”沈雨荨住了嘴，望着他道：“我说了你不要骂我。”

“说。”

“他跟唐晓好过。”说完这句，沈雨荨甚至不敢去看萧子靳的眼睛，头垂得更低了。

半晌才重新抬起头来望着萧子靳：“我是不是直接把你往火坑里推了？”

“你说呢？”萧子靳深吸口气，已经懒得再说她了。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

“算了，你出去吧，我想睡会。”萧子靳无奈地下了逐客令。

他怕这个女人再不滚，他会直接把她拽到床上做了！夜里沈雨荨洗完澡，站在离大床两米远的距离道：“我今晚睡哪？”

此时萧子靳正靠在床头用笔记本处理工作，一边用双手敲打着键盘一边面色平淡道：“除了床，随便你睡哪。”

除了床？沈雨荨环视一眼四周，除了床她还能睡哪？地板？沙发？露台……？

“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还算是个男人么？偶像剧里演的……不都是男主角体贴地把床让给女主角，自己睡到沙发上去的么？”凭什么让她睡沙发地板？她表示不服。

“抱歉，没看过偶像剧。”萧子靳用手抵着嘴巴轻咳起来。

他的烧是退了，不过感冒却并未好，甚至已经开始咳嗽起来。

见他脸色苍白，又咳得那么辛苦，沈雨荨决定还是算了，看在他是病人的份上把床让给他睡。

她走过去，俯身要从床头上拿枕头时，萧子靳一脸嫌恶地往旁边一避，睨着她：“你想干嘛？”

“再罗嗦我强奸你！”沈雨荨恶狠狠地冲他做了个吃人的动作，抱着枕头走到沙发上躺了下去。

第 025 章 演戏

虽然现在刚入秋，天气不算太凉，但躺在沙发上还是有点凉，沈雨荨如是从沙发上坐起，光脚走到衣柜前将大型推拉门整个拉开。

诺大的衣柜摆满着属于萧子靳的各种衣服，却连一条毛毯和被子都没有，沈雨荨找了一圈，最终只能勉为其难地从里面拿出一件长款风衣。

以萧子靳的身高，长款风衣足够她当小被子盖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一个讨厌的声音：“我不喜欢我的衣服上面有女人的味道。”

沈雨荨没好气地翻起白眼，转身瞪着他：“萧子靳，虽然我欠了你的，但也请你别那么过份好吧？床不让我睡，衣服不让我盖，你到底想让我怎样？直接去告诉爷爷咱俩是假婚，你不让我睡觉么？”

说完，她拉过大衣倒头就睡，不再搭理他。

事实证明，沈雨荨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初秋的天气虽然不冷但夜间还是很凉的，光靠一件风衣根本不够御寒。

不到半夜，她就因为太冷而将自己缩成一团。

床上的萧子靳合上电脑，掀开被子下床，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到沙发注视着她。

这个女人长得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唐晓那么娇艳，但却有着一种属于她自己的独特之美，纯净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那天在酒店内他就觉得她有种熟悉感，只是那时他并未深想，直到在宴会中被她强吻后，他才觉得自己对她的熟悉不仅仅是外表，还有她的味道……。

那个如梦如幻的夜晚，与他一起缠绵悱恻的女人会是她么？

他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将她从沙发上抱起，转身往大床的方向迈去。第二天一早，沈雨荨是被一个闹铃的声音吵醒的，她睡意朦胧地伸出手臂一通乱抓，却半天都没有抓到手间，反倒是抓到一个柔软又温暖的东西。

咦？这是什么？怎么感觉像是个人呢？

下一刻，她的手腕被一股蛮力扣住，疼痛使她忍不住地低呼一声：“疼……。”

萧子靳感觉有人在自己的胸口处乱摸，并且有一路往下之势，他蓦地睁开双眼，看到怀中的她时，立马抓住她撩人的小手从自己身边拉开。

吃了疼的沈雨荨也终于看见了他，脸上同样有着惊愕的表情，她腾地从床上坐起，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后又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双臂一副防色狼的样子瞪着他：“萧子靳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萧子靳悠悠地跟着坐起，一脸嘲弄地打量着她：“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每次都玩这种恶人先告状的游戏你不腻么？”

沈雨荨看了看沙发上的风衣，又看了看自己此时所处的位置，脸上露出一抹尴尬：“抱歉……可能是昨晚太冷了，一时没忍住。”

她可以理解萧子靳的心情，毕竟他喜欢的是男人，莫名其妙就跟一个女人睡到一张床上去了，心里肯定别扭极了。

“咦？”她突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四肢并用地爬到萧子靳的面前，打量着他的脖子：“你不过敏啦？”

“我很痒——。”萧子靳咬牙吐出二字。

沈雨荨忙往后退了一些距离。

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紧接着是唐晓的声音传来：“大哥，大嫂，你们起床了么。”

虽然一听就是不情愿的，但能听到唐晓那个女人叫自己大嫂，沈雨荨还是觉得解气极了。她故意沉着嗓子用口齿不清的声音道：“还没呢，晓晓，你进来一下。”

在门锁吧嗒一声开启的当儿，沈雨荨突然一把将萧子靳压在床上，装出一副恶狠狠的语气威胁道：“你要是敢反抗，我立马把你GAY的秘密抖出去。”

萧子靳皱眉，他什么时候又多了一重GAY的身份？

第 026 章 得心应手

不过她都那么奔放地把他压倒了，他有什么理由不配合？正好他也想弄清楚自己的女人过敏症严重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抱着她睡了一夜却一点症状都没有。

顺便……再尝尝她的味道！

想到这里，他一个翻身反客为主地将她压倒在床上，红唇照着她的唇瓣吻了下去。

沈雨荨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双目圆瞪地盯着他。

他想干嘛？她不过是想抱着他在被窝里躺一会做做样子，他居然吻了她？

“做戏就要做全套，不然难以让人信服。”萧子靳松开她的唇邪肆一笑，说完这句后马上又吻了下去。

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不排斥她的吻！

而沈雨荨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觉得他气息和他的被子一样诱人，有种让人心安的感觉。

唐晓推开房门一迈进来，便看到床上吻在一起的二人，她的大脑一空，又惊诧又难堪地立在那里。

她实在不明白，外界明明都在传言萧子靳是个对女人过敏，喜欢男人的人。而且萧泽飞也向她确定过萧子靳对女人过敏的事情，怎么这会……？

原本想进来看个热闹，看看一个GAY和一个有正常需求的女人是怎么度过这漫漫长夜的，不想却在进门后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她的脸色开始一阵红一阵白地变换起来，不想让自己难堪，她只好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感觉到唐晓已经离去后，沈雨荨立马一把将压在自己身上的萧子靳推开，脸色绯红，故意气喘不定地瞪着他：“你……你……。”

‘你’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为，沈雨荨抓狂地从床上坐起，瞪着他：“萧子靳，你敢趁机吃我豆腐？”

“不是你威胁我配合的么？”萧子靳面色无辜：“再说了我是个对女人过敏的GAY。”

沈雨荨想到自己刚刚确实威胁过她，虽然他的理解错误把戏演过了，但也实属无辜，而且效果也是蛮好的，她甚至可以想象到唐晓此时该是什么样的表情。

想到刚刚的吻，想到萧子靳在她口腔内敏捷地翻腾的舌，沈雨荨用手指抚摸了一下

自己的唇，脸色更加泛红起来了。

她怎么能跟一个才认识不到一周的 GAY 接吻？而且还吻得那么深入缠绵。

见她小脸红得如同能滴出血来，萧子靳嘲弄地吐出一句：“怎么？跟萧泽飞没这样吻过？”

“当然有！”

某人脸色微变：“那还害臊什么？”

“你真是中国好演员。”沈雨荨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

“咱们彼此彼此。”萧子靳回讽了一句。

萧子靳没有说错，她扮演起萧家大少奶奶来也很得心应手！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息，萧子靳的腿虽然好了些，但依然火辣辣得疼。感冒也没有全好，甚至比之前更咳了。

他一边听着林助理报告关于康氏项目的新方案，一边快步往康氏大楼的方向走去，步伐沉稳。

虽然已经有过预约，但前台小姐还是礼貌地让萧子靳一行在大厅等候。

第 027 章 故意刁难

林助理有些愤懑地对萧子靳道：“萧总，我想那个康文豪一定是故意的。”

“没关系，我等得起。”萧子靳迈步走到大堂一侧的沙发上坐下，沈雨荨忙走到离他最远的位置上落座。

前台小姐端来咖啡，礼貌地放在每一个人面前后退了下去。

萧子靳埋头看文件，林助理候在一旁偶尔注释，沈雨荨无事可干，如是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

‘噗’的一声，刚入口的咖啡从她口中喷出，撒在前方的地板和她自己的裤子上。

正在看文件的二人抬起头来，看到她身上的狼藉时林助理一脸无语，萧子靳也拧了眉。

“抱歉，咖啡太烫了。”沈雨荨慌忙从桌面上抽了纸巾擦拭自己的裤子和地板，心里暗暗被自己这丢人的行为笨哭。

偏偏这个时候还隐约可以听见前台小姐们嘲笑的热议：“她就是萧大少爷新娶的妻子啊，一看就是没教养的女子。”

“对啊，也不知道萧大少爷喜欢她什么。”

此时的沈雨荨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惜这里是公司大堂，大理石地板连条地缝都没有，更别提地洞了。

她偷偷抬眸望向对面的萧子靳，却刚好撞上他看着自己的目光，那目光……居然没有嫌弃？

不但没有嫌弃，还放下文件走过来体贴地问她：“没事吧？”

“没……没事。”沈雨荨干笑着说：“我去洗手间清洗一下。”说完便逃之夭夭地跑掉了。

明知道萧子靳这么做是在为了维持他五好男人，以及与她闪婚的形象，但心里还是有些被他暖到了。沈雨荨一边寻找洗手间一边懊悔地用拳头砸了砸自己的脑袋，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不闯祸啊……！

此时此刻，康文豪正被唐晓逼进角落，笑笑地打量着她胸前美好的曲线：“干嘛？这么久不见，一见面就想引诱我？”

“你说呢？”唐晓用她那纤纤玉指勾住他的下巴：“我要是对你有兴趣，当年就不

会跟你分手了。”

“那你来做什么？来炫耀你成功嫁入萧家？”康文豪不爽。

“当然不是，我来，是想问问你昨晚吹得爽不爽？”唐晓丰满的胸口继续往他身上蹭去：“怎么样？是不是爽翻了？”

康文豪脸色微变，泛出一抹紧张：“你怎么知道我昨晚……？”

“我听人说的，春雨酒吧没错吧？”唐晓打断他，继续用调戏的语气道：“你呀，怎么做事还是那么不小心，你说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叫巡捕上门来，你会怎么样？拘留是肯定的，康氏陷入丑闻也是必然的。”

康文豪被她的行为弄得心慌难耐，又不知道她究竟想做什么，只好开门见山道：“唐晓你有话就直说吧，到底什么意思？”

唐晓果然直说了：“很简单，我想要西郊那块地。”

“你说什么？”康文豪微愣。

“我希望萧氏跟康氏能继续合作把西郊的项目做起来，不过负责人得由萧子靳改为萧泽飞，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就以萧泽飞为代表把合同签订下来。”唐晓说。

对付康文豪这个人，唐晓有的是办法。

第 028 章 偷吃

当初她跟康文豪只交往了几个月便分了，就是因为发现他有玩禁品的习惯，并且一直玩到现在，昨晚她特意打听到康文豪去了他平时常去的 KTV，结果发现还真的又玩上了。

这一招果然很有效果，瞧康文豪此时的表情就知道他昨晚玩得有多大了。

“你这个……！”康文豪气愤地指住她。

“坏女人，是吧？”唐晓邪肆地一笑：“谁让你这个坏男人就喜欢我这个坏女人呢？”

从高中到现在，康文豪对她的喜欢可从来没有变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求她。

现在她一转身投入萧泽飞的怀抱，他已经很郁闷了，居然还要他把西郊那块地当嫁妆？这女人可真狠！

康少，你就帮我这一回嘛，拜托了。”唐晓改用纤臂搂住他的脖子，语气也改为撒娇：“虽然我们做不成恋人，但我还是很喜欢你这个朋友的，我不想真的用伤害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事成，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真的？”

“当然，条件随你开。”

“那好，我要你……。”康文豪一把抱住她，低头便要吻她的唇。

然而还没碰到她的唇，洗手台的门突然被人从外头推开了，里面贴在一起的二人被吓了一跳，同时扭过头去。

当看到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扶着门板的沈雨荨时，唐晓的脸色瞬间一变，瞪住她：“这是康少的私人洗手间，你闯进来做什么？”

沈雨荨没料到自己会撞见这样一幕，自然也是惊讶万分的，不过她很快便恢复过来了，故意扬了扬手中的手机：“这么精彩的场面，当然是过来偷拍了。”

“你……！”

“啊，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沈雨荨担心里面的两人会对自己不利，摔门逃跑。

唐晓气急败坏地要追上去，却被康文豪重新搂入怀中，后者吻着她的脸颊一脸暧昧道：“亲爱的，没看到那是实木门吗？她躲在外面能拍到什么？别听她吓唬你。”

“可是……。”毕竟是做了坏事被当场抓包，唐晓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开始

变得有些心不在焉起来。唐晓走后，秘书小姐走进来道：“康总，萧子靳一干人还在楼下等着，是否现在叫他们上来？”

“不见，直接叫他回去吧。”康文豪尚未从唐晓带给他的坏情绪中解脱出来，不耐烦地冲她挥了一下手。

“好的。”秘书小姐转身刚走了几步，康文豪突然叫住她：“等一下。”

“有事么？康总？”

“让他再等等，就说我突然有个紧急会议要开。”康文豪转动着身下的皮椅，脸上闪过一抹得意之色，之前是康氏巴结着萧氏希望能跟他们一起合作这个项目，最近萧氏摊上事情了，他才有机会劝动爷爷把项目转给刘氏的。

现在是萧氏求着他了，他怎能不利用好这个机会狠狠地打压一下萧子靳的焰气？

光是想着萧子靳那吃瘪的样子，他的好心情就又回来了。

第 029 章 就不能正常一次？

楼下，自从撞见唐晓跟康文豪在洗手间内偷吃后，沈雨荨的一颗心就在‘怦怦’跳个不停，神情也变得有些恍惚起来。

明明前些天才撞到唐晓跟萧泽飞滚床，今天又……。

萧泽飞此时就在康氏，他难道不知道唐晓此时正在跟唐文豪苟且？还是说为了得到萧氏集团的继承权他甘愿戴这顶绿帽子？

是她太落伍了么？跟不上现代人的思想潮流？

从沈雨荨去找洗手间回来就变得有些不正常，不停地喝水，不停地皱眉头，萧子靳终于忍不住问道：“你又怎么了？”

他这位小妻子就不能正常一次么？哪怕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沈雨荨咬着唇，随即起身绕到他身侧坐下，半个身体贴着他的身体对他耳语了一句。

萧子靳眸色微变，垂眸望着她。

沈雨荨垮着脸说：“我们是不是彻底没有机会了？”

萧子靳注视了她片刻，随即倏地一笑：“你的智商就只有这么点么？”

“什么意思啊？”沈雨荨不懂。

萧子靳没有回答她，摇了摇头重新看起了文件。

抓到唐晓跟康文豪偷情，他这位小妻子首先不是抓证据报仇雪恨，而是心神不宁地担心起合同签不签得成，这到底该说她蠢呢？还是善良？

当然，他宁愿是后者。

前台小姐走过来，一脸歉疚地对萧子靳道：“萧总很抱歉，我们康总刚好有一个紧急会议要开，所以还得再等一下。”

“紧急会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沈雨荨率先问道，从刚刚到现在，她们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好吧？

“这个……暂时还不好说呢。”前台小姐道。

沈雨荨原本还想多问些什么的，但一想到自己之前向萧子靳保证过不乱说话的，只好忍住了，只是扭头望向萧子靳。

萧子靳倒是一脸平静的样子，丝毫看不出有着急迹象。

“大哥大嫂还不明白么？”大堂里面突然传来一个夹杂着嘲弄的声音，沙发上的众人往声音处望了过去，只见唐晓挽着萧泽飞的手缓缓地 from 里面走来，走到她们跟前才站定，笑笑道：“康总并不想见你们，因为新项目的事情我和泽飞已经谈妥了，明天上午九点准时过来签合同。”

沈雨荨望着眼前的唐晓，此时的她居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挽着萧泽飞，好像刚刚在洗手间里跟康文豪缠绵的人并非她本来一样。

这女人……真是没救了！

倒是沈雨荨自己不自在地结巴起来：“什么……谈妥了？”

居然这么容易就谈妥了！

“是呀，大哥，你可以不用上去了。”萧泽飞对萧子靳倒是挺恭敬的，毕竟萧子靳这些年来一直压他一头，是大哥也是上司。

沈雨荨问萧子靳：“也就是说，你连谈的机会都没有了？”

“不是还没有签合同么。”萧子靳仍然一脸平和的样子。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能装得如此平静，沈雨荨感觉自己不得不服。

第 030 章 没希望了

“康少让我们明天九点过来签。”萧泽飞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拿到继承权了么？拽什么拽。”沈雨荨瞪着她离去的背影小声咕哝了一句，随即转向萧子靳，小脸也跟着垮了下来：“大少爷，我们真的要这么继续等下去么？”

“连这点挫折都承受不住，怎么当萧宅女主人？”萧子靳轻轻地说了句，沈雨荨便立马闭嘴了。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前台小姐才终于再次走过来，一脸愧疚地告诉他们康总有急事出门了，让他们改天再来。

前台小姐说完，连她自己都觉得心虚地扫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垂着眸一声不吭，并没有发怒的迹像后才稍稍松了口气。

萧子靳没有发怒，也没有开口说些什么，平静得让人看不透他心里的想法。

相对于他的平静，沈雨荨却怒了，直指前台小姐：“你们……你们明显是在故意整人！”

“对不起，这是康总的意思。”

“康总了不起么？就可以这么戏弄别人么？你进去告诉他，如果他还是这样不尊重人，我……我就……。”就怎么样？一时间她还真想不出来。

就在她还在绞尽脑汁搜索吵架词汇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萧子靳礼貌的声音：“康董，您终于来了。”

沈雨荨头皮一麻，倏地转过身去，这才发现萧子靳跟前不知何时多了个年约七十多岁的老爷子。

老爷子是被几位年轻男女簇拥着的，一看就是挺有来头的人物。刚刚萧子靳叫他什么？康总？那么他就是康文豪的爷爷，康氏的最高领导人了？

糟了……。

想到自己刚刚的口不择言，沈雨荨第无数次地想要从萧子靳身边消失。

“这位小姐似乎对我家文豪意见很大？”康董打量着眼前耸拉着脑袋的沈雨荨，语气明显有着不悦。

被点名了……那么这次合同就真正没有指望了，沈雨荨掩面悲泣。

萧子靳扫了她一眼，拉过她冲康总道浅笑道：“很抱歉康董，这位是我的太太沈雨荨，年轻不懂事，希望康董大人有大量别跟她一般见识。”

沈雨荨忙不迭地道歉：“对不起，康董，我错了……。”

“沈雨荨？”康董低喃着这个名字，重新打量起差点将头颅埋到胸口处的沈雨荨，突然用讶然中带着惊喜的语气惊呼出声：“你是小沈？”

“呃……。”沈雨荨抬起脸来，也开始打量起眼前的康董：“我是姓沈，康董您认识我？”

真是抱歉，人家能叫出她的名字，而她居然一点都不记得自己有见过眼前这位老人家了。

“我是康爷爷啊，你救过的那个康爷爷。”

“我救过的康爷爷？”沈雨荨更加纳闷了。

“大朋山还记得么？”康董越说越惊喜，说着又转向一旁的秘书小姐：“这位就是之前跟你们提到过的小沈，我的救命恩人。那天如果不是她，我早就死在大朋山上了。”

经他这么一说，沈雨荨终于想起来了，一年前她和朋友去大朋山爬山时，刚好巧遇了正在爬山、并且突发了心脏病的康董。当时她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对他实施了抢救，还亲自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救治去了。

只是……。

她打量着这位满面笑容的老人家，他居然是萧子靳口中的康董？康氏的负责人？

第 031 章 以后萧家你说了算

“怎么？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萧董故意摆出一脸的失望。

“呵呵……对不起，我是医生嘛，每天都要经手很多病人，所以不可能记得住每一位患者。”

“你这是做好事不留名啊。”能找回救命恩人，康董兴奋极了：“还记得么？当时我还跟你说想让你当我孙媳妇来着，结果被你一口给拒绝了，来来来……今天正式跟你介绍一下我家文豪，我家文豪长得一表人才，性格知书达礼……。”

“康董，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家夫人。”萧子靳上前一步，揽住沈雨荨的肩膀将她带入臂弯内，态度礼貌道：“雨荨现在是我的妻子，我俩前几天刚结婚，并且暂时没有离婚的打算。”

他说着低头宠溺地看了沈雨荨一眼，沈雨荨忙配合地点了点头：“谢谢康爷爷的厚爱，可惜我已经结婚了。”

“噢，对，刚刚萧总已经说过了。”康董抱歉地笑了笑，随即一个劲地摇起了头：“可惜了，太可惜了，居然晚了一步。”

“康爷爷，康少一定能找到好女孩当妻子的。”

“天底下还有比你好的姑娘么？”康董一脸惋惜又感激道：“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感激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报答你的，结果一直找不着。”

沈雨荨看着他一脸懊悔的样子，又看了一眼萧子靳，突然笑盈盈道：“如果康爷爷想报答我，那么眼下就有一个好机会啊。”

“什么机会？”

“就是……。”沈雨荨嘿嘿笑着用手比划了一下：“合同……和萧氏的新项目合同。”

“西郊那块地是吧？”康董沉吟地想了片刻，点头：“成啊，反正我原本就很有意向跟萧氏合作的。”

说着他转向萧子靳，含笑道：“萧总，其实我让你等那么久而久也是为了试探一下你对这个项目的重视程度。看在你等了我一上午，也看在小沈曾经对我的恩情上，这合同我签了。”

“谢谢康董。”萧子靳礼貌地冲他点了一下头。

“既然康爷爷这么有意向，可以现在就把合同签了么？”

“瞧你这丫头急的，合同我们早就谈好了。”康董笑着打趣了一句，转向冲秘书小姐道：“去把合同给我拿过来。”

沈雨荨一脸兴奋道：“谢谢康爷爷！爷爷您一定长命百岁。”说完她又转向萧子靳，抱着他又是跳又是叫：“老公！太好了！我终于不用成为你的罪人了，终于可以自由了！”

康董爽朗地笑了起来，指着蹦蹦跳跳的沈雨荨对萧子靳道：“瞧，还是那个活泼好动的野丫头，娶了她萧总这下不会无聊了。”

沈雨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呆在萧子靳身侧不敢乱动了。

萧子靳用一只手挽着她，唇角绽出一丝笑意。萧宅。

沈雨荨手里拿着签有萧子靳名字的合同，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床上蹦蹦跳跳手舞足蹈。

“太好了！合同终于到手了！”她兴奋地将合同放到嘴边亲了一下：“唔啊！真香！”

“你还真是老少通吃，连7、80岁的老头子都搞得定。”萧子靳倚靠在门边凉凉地说了一句。

沈雨荨得意地一挺胸脯：“那当然，谁让我是超级无敌美少女呢？”

她往萧子靳这边蹦过来了些，一脸不解道：“我就不明白了，女人是一种多么可爱的生物啊？你怎么就不喜欢呢？偏偏要喜欢男的。”

“谁说我喜欢男的？”萧子靳皱眉，对女人过敏就一定是喜欢男的吗？

“唉呀，你不用不好意思啦，我从来没有看低过同性恋。”

萧子靳懒得跟她讨论这个话题，扫了一眼她的双腿：“下来吧，再蹦我的床就要塌了。”

“塌了就买新的呀，反正以后萧家的一切都是你说了算。”沈雨荨笑眯眯道。

另一个房间内，知道萧子靳签下合同的唐晓气得几欲抓狂，她一手抓着电话一手拨弄着因激动甩在颊边的发丝，压仰着声线低吼：“康文豪！你这辈子真是没救了！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电话那头的康文豪见她那么生气，心里又怕又虚，极力地讨好：“晓，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是一心想把合同给你的，可谁能料到那个沈雨荨会是我爷爷的救命恩人呢？我爷爷他这些年一直对沈雨荨那女人心存感激，当场就把合同给签了，我……。”

“行了！”唐晓不耐烦地打断他：“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事到底还有没有得补救？”

“合同是我爷爷签的，爷爷他老人家又一直属意萧子靳，如今再加上沈雨荨的关系，

恐怕……。”康文豪忙改口半乞求半威胁道：“晓，我已经尽全力在帮你了，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我要是进去了，你也别想嫁入萧家了，别忘了咱们可是‘好朋友’。”

他还刻意把‘好朋友’二字拉长了尾音。

“你……。”唐晓气结。

正想跟他争执几句，卧室的门锁突然被人扭开，王素和萧泽飞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

唐晓忙挂断电话，一脸心虚地唤了声：“妈，泽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素盯着她开门见山道：“我刚刚听到沈雨荨那女人在卧室里欢呼雀跃地说以后萧家就是她们说了算，难道合同有变？”

上午听到唐晓说合同已经敲定时，王素高兴坏了，还忍不住在一干牌友圈里得瑟暗示萧泽飞将会是萧氏集团的新任继承人。结果这刚回来，就听到沈雨荨在卧室里开怀大笑，还说出那种话来。

唐晓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萧泽飞，发现他的脸色上同样有着疑惑。她沉默半晌，才用愧疚的声音道：“伯母，泽飞……对不起，康文豪说萧子靳越过他找了康董，且沈雨荨又曾经救过康董的命，当场就把合同给……签了。”

说完这话她便垂下头去，不敢看对面两人的表情。

第 032 章 帮你报复回去？

“什么——！”王素怪叫一声。

“对不起。”

“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王素气得甩手给了她一巴掌：“如果不是你逞强说可以搞定康氏，我和泽飞会什么准备都没做吗？我去找康夫人谈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输得这么惨啊？没用的东西！这下泽飞被你害惨了！”

为了动摇萧子靳的继承权，她当初买通记者大肆宣扬他抢弟弟女朋友的事，又在萧老爷子面前扇风点火了许久，好不容易燃易才替自己的儿子争取来这么个机会，结果全让这个女人给毁了。

她怎么可能不火大？不想掐死她？

“对不起……。”唐晓含泪向萧泽飞投去求救的目光。

萧泽飞虽然失望，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能怎么办？他如是安抚母亲道：“算了，妈，你也别怪唐晓了，爷爷原本就没有打算让我继承萧氏。”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你娶了沈雨荨那个贱人呢！”王素说了一句气话，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卧室内只剩下萧泽飞和唐晓二人，唐晓含着泪走过来，牵着萧泽飞的手掌道：“泽飞，真的对不起，我没想到沈雨荨她曾经救过康董的命，要是知道的话……。”

“行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萧泽飞打断她，心烦气燥地甩开她转身走了出去。

今早出门时还满心欢喜的唐晓，此时却落得如此下场，心里自然是又气又恨又无奈，偏偏这个时候因为房门没关的缘故，沈雨荨开怀的声音还能隐隐还能传入她的耳中。

只要一想到沈雨荨此时此刻那得意的嘴脸，她就恨得牙痒。晚餐桌上的气氛显得格外压抑，萧子靳随意地吃了几口便起身告辞了，萧子靳一走，沈雨荨自然就更加呆不下去了，也匆匆扔下碗筷闪人。

在上楼的当儿，沈雨荨扯了扯萧子靳的衣角小声道：“不是拿到合同了么？干嘛还闪那么快啊？”

“你吃得下？”萧子靳冲她扬眉。

呃……面对王素那一家子，还真有点吃不下。

“那怎么办？晚上请我吃宵夜？”沈雨荨厚着脸皮微笑。

“好。”萧子靳点头。

“谢谢老公！”沈雨荨欢快地笑了。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地往楼上走去的背影，萧泽飞和唐晓同时被深深地刺激到了，一个醋意横飞，一个恨之入骨。

“泽飞，机会我已经给你了，是你自己不争气，下次就别再怪我偏心子靳了。”主位上响起萧老爷子严肃的声音。

萧泽飞收拾了一下情绪，低头愧疚道：“对不起爷爷，是我自己不争气。”

王素小声低咕了一句：“这案子本来就是子靳负责的，他当然胜算大一点了。”说完她呵呵笑了起来：“不过没关系啦，只要公司发展得好，谁当第一把手都一样，泽飞……确实也太嫩了点。”

她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了萧子靳还把萧老爷子惹毛了，不然等萧子靳一当家，她们娘儿几个在这个家就真没有立足之地了。

整个晚餐唐晓更是食不知料，如同嚼蜡，她扫了大伙一眼从椅子上站起：“爷爷，伯母，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说完，她转身步伐沉重地往楼上走去。

经过沈雨荨卧室时，刚好碰到沈雨荨从屋里走出来。

沈雨荨被她吓了一跳，扫视了她一眼嘲弄道：“怎么？又想说点什么刺激我的话？”

“小人得志。”唐晓鄙夷地冷哼一声。

“谁是小人大家心里有数，为了一份合同出卖……。”

“你给我闭嘴！”唐晓气急败坏地打断她：“我警告你，我跟康文豪早就分手了，你别想污蔑我。”

“你都能污蔑我偷藏私生子，我为什么不能……不，我这还不算污蔑呢。”她扬了扬手中的电话：“精彩内容可都在里面了，劝你最好别再惹我，否则别怪我把这些好东西传到萧氏集团的论坛上去。”

“你吓唬我？”唐晓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冷笑，虽然不怎么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沈雨荨能把她和康文豪在一起的场面录下来，但毕竟是做贼心虚，而且当时沈雨荨推门进去的时候手里正拿着手机，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些害怕的。

“是不是吓唬你……你大可以试一下。”沈雨荨挑眉。

唐晓咬了咬唇，迈步扬长而去。夜里，沈雨荨很自觉地抱着萧子靳的大衣走到沙发上躺下，此时萧子靳正在浴室内洗澡，‘哗哗’的水声从里面传出来时自带了一种暧昧的气息。

脑海中不自觉地袭上前几晚在御临花园发生的那一幕：氤氲的浴室内，萧子靳光着身体站在水流下，身材修长，肤色性感……。

还真是挺帅！

沈雨荨慌忙扯过风衣盖过头顶，仿佛怕被人窥探到自己那好色的小心灵般，一边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头颅一边逼迫自己赶紧把那幅让人脸红心跳的画面忘掉。

她怎么能对一个 GAY 产生这种不该有的想法呢？怎么可以！

偏偏，此时的她不但忘不了，还被浴室内传出的水流声扰得更加心头悸动。

“你在做什么？”头顶上方突然响起一个揶揄的声音。

沈雨荨被吓了一跳，忙停止掉捶打自己的动作，同时将头上的风衣扯了下来。

眼前的萧子靳身上穿着松松垮垮的浴袍，露出一大片性感的胸肌，墨色的发梢尚有水珠在往下滴落。正一手拿着毛巾擦头发一边用嘲弄的目光打量她。

真是要命！大晚上的能不能别穿这么风骚啊……沈雨荨在心底崩溃地想。

“如果真觉得那么难受，为何不把窗户关上？”萧子靳又说。

“嗯？”

“这里的门窗隔音效果一直很好。”

伴随着一声女子的娇喘尖叫，沈雨荨的脸瞬间泛红一片，也终于明白萧子靳话里的意思了。

说真的，如果不是萧子靳提醒，她还真没听见隔壁房里传来的动静呢。

旁边就是萧泽飞和唐晓的卧室，这一声声的浪叫自然就是唐晓了，家里又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住，何必搞那么大动静？难不成是故意叫给她听的？

看着她由害羞转为愤怒的小脸，萧子靳腰身一弯，一手撑着沙发椅背一手捏住她的下颌，气息拂在她的脸上：“看在你帮我拿下合同的份上，我不介意陪你滚一场报复回去，你可以叫得比她更大声，需要么？”

“我才不要！”沈雨荨的脸庞更热了，叫嚣着拉过风衣重新盖在头上。

浑蛋！明明对女人没兴趣还老是调戏她玩，难不成他是双性向的吗？男女通吃？可就算他是男女通吃，她又不是他真正的妻子……。

第 033 章 到底是不是她

卧室内一片寂静，过了片刻，不远处大床的方向再度传来萧子靳的声音：“你确定要继续睡在沙发上吗？”

语气充满着嘲弄。

沈雨荨拉下风衣，这才发现他不知何时已经将落地窗户关好了，人也已经到了床上。

“当然。”她扬着脸说得很是坚定：“男女授授不亲。”

“嗯，晚上偷偷摸上来的不算。”萧子靳点头。

“我……今晚肯定不会！”沈雨荨羞赧地嗔道，转个身背对着他。同时在心里暗暗提醒自己，今晚就算是冷死也不要再干那么丢人的事情了。

萧子靳没有再戏弄她，抄过桌面上的杂志看了起来。

夜里，萧子靳像昨晚那样合上杂志，然后轻手轻脚地来到沙发旁边，弯腰将她从沙发上抱起放在大床的另一边。

虽然已经验证过自己不会对这个女人过敏，但他还是不习惯跟女人躺在同一张床上，躺在床沿，却迟迟都睡不着。偏偏这个时候，熟睡中的沈雨荨还很不客气地往他这边滚了过来，手臂很自然地环在他的腰上。

萧子靳的身体本能地一紧，低头看着睡得一脸祥和的她，看着她水嫩诱人的唇，还有她因为翻滚而春光半泄的胸口……这丫头，已经完全将她睡前贞节烈士的那一面抛在九霄云外了。

这一刻，萧子靳还真希望自己是只对男人有兴趣的 GAY！

他低头，在她的唇上轻轻地吻了一记：“连这点防范意识都没有，居然还能活这么久。”

真是奇际！

第二天早上，沈雨荨发现自己居然又在某人的床上醒来时，懊悔得只想给自己一巴掌。

怎么又跑到他的床上来了，而且还是以这么暧昧的姿式赖在他的怀里。沈雨荨闭上眼睛想了半天，居然一点都想不起来自己昨晚是怎么爬到人家床上来的了。

她偷偷看了萧子靳那张近在咫尺的帅脸一眼，发现他尚在熟睡，如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压在他身上的手和腿挪了下来，又悄然往床下爬，打算趁他睡醒之前溜回沙发上去。

当她好不容易爬到地面时，一回头发现萧子靳不知何时已经醒了，她急忙趴下身子在羊绒地毯上翻找，一边找一边咕哝着：“我的耳环呢？怎么找不到了？大少，你看到我的耳环没有？”

“没看到。”萧子靳浅笑：“一只耳环而已，我给你买新的。”

沈雨荨呵呵浅笑：“不用了，谢谢……反正我也不是很喜欢戴耳环。”

“也是，不然怎么会连个耳洞都没有。”

沈雨荨翻找耳环的动作一僵，小脸瞬间一阵发热发烫起来，被人拆穿谎言的难堪令她又想找地洞了。

她甚至可以想象到此时萧子靳的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都怪她自己，为何不说找戒指呢？

眼看着他就要从床上下来了，沈雨荨立马羞赧地从地面上爬起，转身往卧室门口的方向逃去。

身后，萧子靳脸上的笑容在放大……。

沈雨荨冲出卧室时刚好一头撞在某人的身上，她愣了一下，身体本能地往后一退。挽在她腰际的大掌却突然收紧，迫使他更加贴紧了他。

“这么着急上哪去？”萧泽飞盯着她问。

“瞧这脸红脖子粗的，不会是跟大少爷吵架了吧？”随后跟出来的唐晓赋在萧泽飞的身上，一边打量着眼前的沈雨荨一边有意无意地拉了拉上衣的领口，几粒暧昧的暗红若隐若现。

看着她脖子上的印记，沈雨荨便想到昨晚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娇喘声，心里不禁有些涩涩的难受。分不清是因为唐晓的故意恶心自己，还是因为萧泽飞跟唐晓的感情。

“她只是脸红了，并没有脖子粗。”身后突然响起萧子靳的声音，紧接着，沈雨荨便到了他的臂弯内。

萧子靳打量着门口的二人，浅笑道：“雨荨脸皮薄，即便是结了婚也总觉得床弟之欢属于羞耻之事，你们就别取笑她了。老婆，这里是萧家老宅，不是咱们那套小公寓，把衣服换了才能下楼。”

他这一声‘老婆’，居然深深地在萧泽飞的心头刺痛了一下，眼睁睁地看着沈雨荨被萧子靳牵回卧室，关上房门。

唐晓抬眸看了萧泽飞一眼，挽过他的手臂：“走吧，我们先下楼去。”

门内，沈雨荨望着已经收起浅笑的萧子靳，感激道：“谢谢你……。”

她真的很感激他能及时出手相助，不然还不知道会被那两人羞辱成什么样呢。

“记住了，你不欠他们的，所以没有必要每次见了他们都一副做错事的样子？”萧子靳一边解着睡袍的带子，一边平静道：“别忘了你是萧家未来的女主人，拿出一点女主人的气场来，因为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也是我，明白了么？”

他一个迈步靠了过来，将她抵在墙上。

“明白了。”沈雨荨连忙点头，并试着用双手去推他的身体。

萧子靳用手指捏住她的下巴稍稍往上一抬，声音魅惑：“别怕，一切有我呢。”

别怕，有我呢……多么蛊惑人心的话语啊，沈雨荨很没出息地又一次被他暖到了。萧氏总经理办公事内，林特助将一份文件放到萧子靳跟前的桌面上，道：“萧总，关于四年前在帝豪酒店的那晚，因为时间过去太久，酒店里面的监控早就更新过了，所以并没有调取到相关的监控。不过倒是在酒店对面的一家商铺调取到那晚的监控，视频我已经发到您的手机上了。”

萧子靳看着文件上模糊的影像截图，皱眉：“就这个吗？”

“是的。”林助理愧疚地低了低头：“因为隔着一条马路，而且又是晚上，所以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是一个女人。”

萧子靳从抽屉里面拿出手机，调出林助理发给他的视频，虽然视频已经经过高清处理，但仍然看不太清楚里面的人物特征。只能隐隐约约看出两个女人从出租车上下来，然后背对着摄相机一起往帝豪酒店走去。

其中一名女子剪着短发，体形和身高倒是跟沈雨荨挺相似的，

反复将视频看了几遍后，萧子靳抬头望着林助理问：“你觉得像么？”

林助理摇头：“不太像。”他紧接着又说：“而且我已经查过酒店的登记信息了，那天晚上并没有沈雨荨或者她身边人的登记入住信息。”

萧子靳沉吟片刻，将眼前这堆无用的文件甩在办公桌一侧。

“算了，先全心全意准备继承典礼吧，这件事情放在典礼结束后继续查。”

“好的。”林助理点头退了出去。

林助理走后，萧子靳重新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上面定格的视频画面，心里不禁自问：沈雨荨，到底是不是她呢？

第 034 章 脸面丢尽

今天是萧氏新任继承人实行继承典礼的日子。

作为新任继承人的太太，沈雨荨早早便被田秘书带到榆市最有名的礼服公司挑选礼服和饰品外加做造型。

经过两个小时的折腾后，沈雨荨看着镜中那个陌生的女人差一点没认出来就是她自己。高挑的身材，雪白的肌肤，粉绿色的及膝小礼服尽显可爱却又不失贵气，特别是腰间簇拥着的那几朵玫瑰花朵，让人一眼就能喜欢上。

只一眼，她便打从心底地佩服起田秘书的眼光。

相比起那些拽地长礼服，她确实比较倾心于这种清纯可爱型的。

“田秘书，你的眼光真好。”她由衷地赞道。

田秘书一脸平静道：“裙子的款式是萧总亲自挑选的，少夫人要谢的话应该谢他。”

萧子靳亲自挑选的？沈雨荨微讶，他还会操心她今天的衣着么？

今天是他大好的日子，作为他名义上的太太，她理应穿得漂漂亮亮的，只是他为什么不给她挑一件女明星们常穿的拽地长礼服呢？那样看起来多妩媚多高贵。

“这套首饰是纯铂金和高纯度钻石打造的，也是萧总亲自为少夫人您挑选的。”田秘书从保险柜里捧出一只诺大的丝绒盒子，放在桌面上打开，沈雨荨瞬间被里面的钻石闪了一下双眼。

好亮的钻石！有项链，手链，戒指，还有一对夹式的吊坠耳环

夹式吊坠耳环……果然是萧子靳亲手挑选的，想到那天早上趴在地上找耳环被他调侃的情景，沈雨荨就忍不住小脸发热。

“这套首饰价值几千万，少夫人别戴着它到处跑，也别弄丢了。”田秘书一边替她戴上首饰一边叮嘱。

价值几千万……反正她跟萧子靳的合作关系到今天就结束了，而且已经订好了回岳城跟母亲和小梓恒会合的机票，如果戴着它开溜，那她这辈子不就发达了？

沈雨荨忍不住又开始意淫了，意淫到后面，她突然抬头问田秘书：“田秘书，是不是等宴会结束，我就自由了？”

田秘书替她整理项链的动作微顿，掀眸扫了她一眼：“这个你得问萧总。”

好吧，一会她问问萧子靳去。继承典礼是在萧氏大楼里面举办的，沈雨荨到达会场

的时候，宴会上已是格外热闹，各种身份人士已到场，大堂宫廷长桌上美食佳肴，各种甜品、各色美酒。宴会四周花团锦簇，果然如田秘书所说是一场盛大的宴会。

作为集团新任继承人，萧子靳今天穿着一套深蓝色的燕尾礼服，墨色的发丝往后梳着，给人的感觉帅气而又稳重。他此时正陪在萧老爷子身侧游刃有余的与宾客客套谈笑，而萧子靳的身侧是强颜欢笑的王素和萧泽飞。

沈雨荨入场后，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挪到她身上，并且开始议论纷纷起来。至于议论的内容，不用想也能猜到是跟一周前的八卦新闻有关了。

萧子靳也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她，客气地向宾客道歉后离开，直直走往她走来。

耳边是宾客们或好奇或不怀好意的议论声，眼前是直直地向自己走来的高贵男子，沈雨荨的心一下悬到了嗓子眼，紧张得手足无措起来。

下一刻，她那无处安放的手掌被人握住，紧接着便到了萧子靳的臂弯内，耳边是他温柔宠溺的声音：“愣着做什么，过来跟我一块认识客人。”

沈雨荨被动地跟着他来到萧老爷子身侧，她礼貌地唤了声：“爷爷。”

萧老爷子笑盈盈地将跟前的中年男子引荐道：“雨荨啊，这位是榆市的刘副主管。”说完又对刘副主管道：“这位是我的长孙媳妇，叫沈雨荨。”

“刘副主管好。”沈雨荨忙低头道。

“你好。”刘副主管打量了她一眼，笑笑道：“长得挺水灵的，一看就是个好女孩。”

“谢谢刘副主管。”沈雨荨被夸得心里美了一下。

萧泽飞身侧的唐晓捏紧了手中的酒杯，在心底暗暗冷哼了一句。

刘副主管接着又问了一句：“沈小姐娘家在哪？也是榆市么？”

沈雨荨脸色微囧，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虽然她从小就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自卑，但眼下场所不同，她代表的可是萧氏新任继承人的脸面。她不怕丢脸，却怕丢了萧子靳的脸。

“雨荨是榆市本地人，一直住在西郊的草塘村。”代为回答的是唐晓，面带微笑一脸无害的样子。

果然，她此话一说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突然有些尴尬起来。

唐晓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引起了更多人对沈雨荨的热议，冲走进来的一对中老年夫妇摇手迎上去：“爸，妈，你们来了。”

说完，她一手挽着唐爸，一手挽着唐妈往这边走来。

唐家二老沈雨荨不是第一次见了，只是今天的二人显得额外贵气，特别是唐夫人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雍容华贵的气息。有这样的亲家，王素心里多少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笑盈盈道：“感谢亲家赏脸，孩子们的婚事进行得太过仓促，之前都没有好好见一面吃顿饭呢。”

唐夫人回笑道：“不急，等萧氏的大事件忙完后，咱们两家再慢慢谈孩子们的婚事。”

“嗯，也是，子靳继承萧氏这事更要紧些。”王素点头。

唐夫人跟萧家的人打过招呼后，目光一下落在沈雨荨的身上，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诧异道：“雨荨，你怎么会在这里？今天不用上班么？”

沈雨荨又是一囧，她已经尽量往萧子靳身后躲了居然还被揪了出来。她只好呵呵干笑道：“我……。”

唐晓打断她：“妈，你最近都不看报纸的么？雨荨上周就已经跟萧大少爷结婚了。”

“啊……不是吧！萧大少爷娶了雨荨？”唐夫人低呼。

“没错，雨荨现在是我的妻子。”萧子靳耐着性子微笑，同时将沈雨荨往臂弯内搂了搂。

现场好不容易才在萧老爷子的引导下岔开了话题和关注点，沈雨荨暗松口气，看着人群中打扮高贵典雅，与宾客谈笑风声的唐晓，再一看自己这副什么都不懂，木纳寡言的样子，心里隐隐升起一抹歉意。

她抬头望着萧子靳问出一句：“大少，我是不是让你丢尽脸面了？”

萧子靳低头看向她，唇角微勾：“隐国皇室的几任继承人都娶了灰姑娘当妻子，你有发现他们因此而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声誉么？那几位王妃能得到众人拥戴靠的是什么？”

“嗯？不知道。”沈雨荨摇头。

“靠的是自信和努力打造自身的人格魅力。”萧子靳说。

沈雨荨歪着脑袋想了想，好像是挺有道理的。

第 035 章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此时台上响起主持人高亢的声音：“下面有请我们萧氏新任董事长上台跟大家说几句，大家鼓掌欢迎……。”

会场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往萧子靳身上望了过来。

男主角萧子靳没有因为成为众人的焦点而有丝毫怯场和紧张，一脸从容地迈开步往台上走去，沈雨荨在他身后打气：“老公，加油！”

萧子靳唇角微勾，平静的脸上露出一抹浅不可见的笑意。

站在聚光灯下，萧子靳环视一眼众宾客，没有手稿，也没有酝酿，声音磁性而从容地演讲起来。

台下的众宾客将舞台围成了一个半圆，男人们的目光布满着欣赏和羡慕，女人们则是一脸迷恋，有几位年轻女孩甚至控制不住情绪地尖叫出声。

沈雨荨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男人，不自觉地随众人一起鼓掌，一起用流露出欣赏的目光。

如此优秀的男人……宴会之前还在庆幸自己终于可以自由的她，此时突然有些黯然伤感起来。

虽然跟萧子靳认识的时间不长，虽然是假婚，可她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看到了萧子靳吸引人的那一面。冷酷却不失儒雅，野心却不显卑鄙，最主要的是……虽然她闯了不少祸，可他却依然在每一次她陷入难堪的时候将她从里面解救出来。

这样的男人，有哪个女人会不慢慢爱上？

爱上他？沈雨荨猛地打了个激灵，被自己的这种想法吓了一跳。

她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爱上他？而且还是在跟萧泽飞刚分手的情况下，她的心里明明还是很在乎萧泽飞的，明明那天晚上听到他跟唐晓滚床时心里还是会难受的。

嗯，她对萧子靳顶多也就是有点好感，绝对跟爱扯不上关系的。

况且萧子靳还是个对女人过敏的 GAY，她怎么可能爱上他？不可能的！

短暂的至词过后，萧子靳又回到人群中，继续接受着宾客们的祝贺和讨好。

沈雨荨将钻石首饰和萧子靳的金卡用袋子装好，站在角宴一角留意着萧子靳的行为，眼看着前往岳城的飞机就要赶不上了，萧子靳却一直忙得脱不了身，偏偏这些东西还那么贵重，她的心里又急又无耐。

萧子靳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俯身问田秘书：“少夫人又怎么了？”

“萧总，少夫人她……。”田秘书俯身在萧子靳耳边低语了一句，后者眉稍微挑，嘲弄地扫了沈雨荨一眼。

好不容易才等到萧子靳身侧无人，沈雨荨忙走上去道：“大少爷，我有话要跟你说。”

“有话晚点再说。”萧子靳从她跟前越过，快步往休息室的方向走。

沈雨荨愣了一下，忙追上去，一边跟上他的步伐一边道：“大少爷，我真的有事情要跟你说，那个……我想把这些东西交回给你。如果你现在没空接手的话，那我把它们交给田秘书了，或者放在公寓里了啊……喂……！”

‘砰’的一声，是休息室门板被人从里面关上的声音，沈雨荨被无情地关在门外。

片刻之后，林助理探出头来冲她一脸严肃道：“少夫人，萧总现在有点累，请你别打扰他。”

沈雨荨忙递上手里的东西：“那你帮我……。”

又是‘砰’的一声，房门重新被关上。

不能亲手把东西交还给萧子靳，又见不着田秘书的人影，沈雨荨只好下决心冒着被打劫的危险将东西带回御临公寓。

她回到宴会现场，正踌躇着该怎么跟萧老爷子道别早，唐晓突然在几位名媛的簇拥下往她走来。

她能有什么好事？看到她们沈雨荨本能地就想转身逃避，脑海中突然涌起刚刚萧子靳才说过的话，想要别人看得起自己，必然要靠自信和努力培养自身的人格魅力……。

想到这，沈雨荨挺了挺胸膛，冲走过来的各位名媛露出自信的微笑。

“这位是我的嫂子，也是我的好朋友沈雨荨。”虽然刚刚萧子靳已经当众介绍过沈雨荨了，可唐晓还是微笑着介绍了一遍。说完又对沈雨荨道：“嫂子，这几位朋友说想认识你，这位是刘氏千金刘沁，这位是梁氏的千金梁蓉蓉，这位是……。”

唐晓将身边的美女全部介绍了一遍，沈雨荨笑笑地冲众大伙点头：“你们好，谢谢大家能抽空来参加子靳的继承典礼。”

“萧大少爷的继承典礼我们自然是要参加的。”名媛A说。

“是呀，毕竟我们跟萧大少爷虽然算不上很熟，但也曾认识嘛。”名媛B说。

“来，萧少夫人，恭喜你成为萧氏的女主人，我敬你一杯。”名媛C走上来，笑盈盈地冲沈雨荨扬起酒杯。

沈雨荨忙从路过的侍者手中端了杯果汁，含笑道：“谢谢，我不会喝酒……。”

“萧少夫人这样可不行啊。”名媛C打断她，脸上依旧是善意的笑：“身为萧氏的女主人以后多的是这种场合，怎么能不喝酒呢？再说了，咱们姐妹几个这么有诚意，少夫人却拿果汁来敷衍我们，不会是看不起我们么？”

“不，我没这个意思。”沈雨荨连忙摇头。

“那就拿出您少夫人的气魄和诚意来。”沈雨荨手里的果汁被人抽掉，被换上了一杯红酒。

“来，我敬你，祝你和萧少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对方主动用自己的杯子在沈雨荨的酒杯上碰了一下，并率先仰头将里面的酒液喝尽。

早生贵子……。

听到这句话的沈雨荨小脸不自觉地一热，她正愁着怎么跟萧子靳告别呢，哪门子的早生贵子。

眼看着对方已经把杯里的酒喝光了，她不得不端起酒杯试着喝了一口。红色的液体划过喉咙，带着浓浓的苦涩，虽然不似白酒那样刺喉，可沈雨荨还是感觉自己像是喝了一口中药。

偏偏对面的女子还冲她扬了扬手中空掉的酒杯，示意她也要见底才算。

从未进入过这种场合，也没有应付过这种场面的沈雨荨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把红酒当成中药般喝了进去。

“到我了，我也要敬萧氏女主人。”名媛A端着酒杯走了上来，唐晓作势地替沈雨荨挡了一下便了事，名媛A见沈雨荨打算推辞，故意小嘴一翘道：“少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嘛，小沁的敬的酒就喝，我敬的却不喝？”

如是，沈雨荨又喝了第二杯……。

结果就是……等萧子靳在休息室内稍作休息完，重新出现在宴会现场的时候，远远便看到一堆男女围成一个圈似是在观看着什么，而人群中间似乎是一个女人。

透过层层人墙，萧子靳隐约可以看出被围在人群中的女人正是他那位闯祸精小妻子。

眉头一拧，他加快了脚下步伐。

靠近后，他才发现围观的人群都在笑，而他的小妻子正一手拿着酒杯，一手随便乱舞着，红扑扑的小脸泛着开怀的笑意，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

“嘘……。”她将食指放在唇上‘嘘’了一下，脚下歪了一歪，身体摇摇晃晃地冲人群露出神秘的一笑：“我告诉你们哦……萧子靳他其实是个……对女人过敏的GAY……”

哈哈……每次我一靠近他……他就浑身难受地起红疹……笑死我了……。”

第 036 章 无脸见人

名媛 B 一脸惊奇：“啊？萧大少爷是个对女人过敏的 GAY？那你们晚上……。”

躲在人群最后面的唐晓唇角微勾，笑了，原来传言都是真的，原来他们的亲吻全是在演戏。

原本在二楼贵宾室陪贵宾聊天的萧老爷子，此时也被王素请出来大厅‘看戏’，从二楼护栏内往下望去，一眼就看到沈雨荨丢人现眼地发酒疯的场景。脸色渐渐地阴沉，随即恼怒地吐出一句：“真是丢人！”

“爸，您别生气，雨荨本来就是没受过多少教养的女子，我这就让晓晓把她弄回家去。”王素说着转身往楼下走去。

“唔……。”沈雨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全场的焦点，一边摇头一边用手在眼前拨了一下，笑得越发神秘：“其实我们晚上……虽然同睡一间房，不过……。”

“雨荨，原来你在这。”萧子靳适时地挤入人群，一手揽住她摇摇晃晃的身体，另一只手拿掉她手中的酒杯，也成功地制止了她要出口的话语。

“咦……你怎么会在这里？”沈雨荨抬脸望着他的双目放光，双手捧住他的帅脸：“老公……你是我老公对吗？”

“当然。”萧子靳紧了紧搂在她腰上的手臂，眸底浅笑嫣然：“不然还会有谁？”

“萧少，听说你对女人过敏？不会是真的吧？”某男一脸好奇，却没敢说出 GAY 这个词，笑嘻嘻道：“难怪每次带你去国色天香都推辞呢。”

“谁说的？”萧子靳挑眉。

“你太太刚刚说的啊，她说你一有女人靠近就起红疹。”

“你吗？”萧子靳低头望着怀中已是醉眼迷离的沈雨荨，眼里的笑意更浓。

“唔……是的……是我。”沈雨荨迷迷糊糊地点头，随即又歪起脑袋：“我可没说谎……。”

“有没有说谎，试一试就知道咯。”萧子靳眼底的笑意染上一抹暧昧，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起怀中女子的下颌，低头，对准她的唇吻了下去。

此时的沈雨荨虽然醉得不清不楚，可还是因为他突如其来的吻瞪大双眼怔怔地瞪着他，大脑有了那么一刻的回魂。他这是做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吻她？而且还吻得那么认真？

感觉到他的舌尖正在灵巧地撬开自己的牙关，在自己的口腔里面翻腾戏弄，她本能地挣扎了一下，却被他抱得更紧，吻得更深。

他的吻还是那么的诱人，他的气息也还是那么的让人陶醉，沈雨荨没坚持多久便彻底被他征服了，闭上双眼，开始回应着他的热吻。

就这么众目睽睽下，两人吻得忘我。

萧子靳今晚本就是主角，这下更是把主角的地位发扬光大，就连四周的服务生一时都忘了忙活，和众宾客一起欣赏起这对亲热拥吻的人儿。

直到感觉沈雨荨快要窒息瘫倒在自己身上了，萧子靳才终于松开她。

得到自由的沈雨荨早已无脸面对众人，小脸往萧子靳的怀里一埋，羞得不敢见人。

“老婆，拿自己的老公讨大伙欢心，真的好么？”萧子靳扯了扯颈间的领花，又将白色衬衫上面的两颗扣子解开，冲大伙微笑道：“什么过敏、红疹、GAY，都不过是我家夫人为了逗大伙开心的一个玩笑话罢了，大家见笑了。”

众宾客陷入一阵沉默，不过大伙的目光都没有离开萧子靳半敞着的胸口，那性感健硕的胸肌一片光滑，半点红疹的影子都看不见。

那几位名媛面面相视着，却没有人敢再吱声。

有人笑着圆场：“少夫人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拿萧大少开玩笑。”

萧子靳浅笑：“被我惯坏了。”

连喝了五六杯酒的沈雨荨此时正是后劲高潮，也顾不上别人了，靠在萧子靳的怀里昏昏欲睡起来。

萧子靳低头扫了一眼怀中的女人，抬头冲大伙道：“抱歉各位，我家夫人快要睡着了，我先失陪，改天再好好宴请大伙。”

说完，他一把将昏睡中的沈雨荨打横抱起，往宴会厅门口的方向迈去。四周宾客自觉地往两边靠，目送两人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宴会厅门口。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成何体统……。”王素责备了一句。

“又不是偷人，夫妻之间亲吻一下怎么了？你应该赞赏子靳的应变能力。”萧老爷子扫了她一眼，转向一旁的萧泽飞道：“泽飞，这一点你应该向你哥哥学习。”

“是的，爷爷。”萧泽飞扫了一眼萧子靳和沈雨荨离开的方向，心里极其的不是滋味。

他和沈雨荨交往了两年，都从没有这么热烈地吻过呢，而且还是当着众人的面。记

忆中偶有的几次亲吻，都是在沈雨荨各种笑场，各种反抗之下结束的。时间久了，他自然就认定沈雨荨是属于那种情商不够，不懂风情的女人，然后跟妩媚性感的唐晓勾搭上。

偏偏就是这么不懂风情的一个人，却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一个只认识了一周的男人吻得如此忘我，他的心里怎么可能不添堵？从公司到萧宅的路途虽然不算远，但在车上摇来晃去了一路，沈雨荨还是觉得难受极了，整个胃部都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滚着往外涌。

终于，在田秘书将她扶下车子时，她抱着车门‘哇’的一声全部吐了出来。

看着她浑身狼狈的样子，萧子靳眉头微拧，明明不会喝酒还把自己搞成这样，此时些刻，他实在是装好男人装不下去了，只想立刻将她拎起来扔进水池里洗个干净。

萧子靳唤来佣人，让她们扶沈雨荨回房洗澡换衣服。

两位佣人走过来，其中一位伸手去拿她怀里的包，沈雨荨将包包往回一抢生气道：“不要……抢我的包……里面的钻石可值钱了……。”

佣人们只好改为扶她的手臂，扶着她往屋里走去。

“你们别拉我……我还要喝……我很自信……我能喝得赢她们……。”沈雨荨抗议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在屋里。

田秘书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歉疚道：“抱歉，萧总，我没有看好少夫人。”

“你先回去吧。”萧子靳冲她说了句，迈步也往屋里走去。

在洗澡的过程中，沈雨荨嘴里依然嚷嚷着要喝，要喝赢那几个女人。

佣人们好不容易才帮她穿好衣服，扶到床上，她还没有睡上两秒，立马又从床上跳了起来，愤愤地嚷道：“名媛了不起吗……？老娘还是萧家女主人呢……唔……不对……。”她的声音萎了下来：“我马上就不是女主人了……我是小跟班……唐晓说我只是她的小跟班……不……我才不是什么小跟班呢……。”

两位女佣为难地相视一眼，又齐齐地看向倚在门边看热闹的萧子靳。

第 037 章 知道我是谁么？

萧子靳冲她们做了个离开的手势，待她们走后，迈步走到沈雨荨跟前凝视她：“刚不是假惺惺地要跟我道别么？现在不想走了？”

沈雨荨睁了睁眼，打量着他：“你是谁啊？”

“我是你男人。”

“你撒谎，我才没男人！”沈雨荨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萧泽飞你这个混蛋……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为什么抛弃我……我对你那么好，那么爱你……。”

萧子靳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一点都不喜欢从自家小妻子嘴里听到别个男人的名字，特别是在这种酒后吐真言的时候！

床上的沈雨荨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的不悦，继续呜呜地哭着：“唐晓有什么好的……？她不过是比我有钱比我高比我漂亮罢了……！”

萧子靳忍不住提醒了一句：“小姐，正常男人都会选择比你更有钱比你漂亮比你高的女人，别哭了行么？”

“可是我比她……比她……。”沈雨荨‘比’了半天，却找不出一个自己比唐晓优秀的形容词来。

“你比她有眼光，嫁了个好老公。”萧子靳代答。

“好老公……？”

“没错，不但嫁了个好老公，还成为了萧家女主人，这难道不是你比她强一千倍的地方么？”

“可我不想要什么女主人……我只想要我心爱的男人……。”

“你心爱的男人？”某人的脸色很不好。

“对……心爱的男人……。”沈雨荨突然从床上爬起，一把捧住萧子靳的帅脸，站在床上的她足足比萧子靳高出一个头，此时气势相反地改为俯视他。带泪的双眼泛出伤心的神情：“泽飞……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梓恒他真的不是我生的……唐晓她撒谎……她根本不是真心爱你的，可我是真心的啊……。”

被人当成另一个男人，萧子靳多少会觉得有些挫败的感觉，他不悦将抬手想要将她推开，她却突然像只受了惊的小猫死死地抱紧了他，甚至还主动吻住了他的唇，嘴里依旧喃喃着：“泽飞……你不要离开我……。”

刚刚沐浴过的她，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怡人的沐浴浮清香，红唇吻在他的唇上柔软又火热，十只纤细的小手插在他的墨发中，颤抖着抱紧他，生怕他走掉般。

萧子靳并不喜欢这种被人当成别个男人强吻的感觉，他刚想不客气地将她的身体从自己身上推下去，抬起的手掌却在一瞬间顿住，脑海中的气恼和理智一下被她那勾人的气息给诱惑住了。

手掌一转，改为搂紧她的腰身，由被动改为主动地将她压在床上，唇舌变成了主动，深深地吻入她的口腔。

这次的沈雨荨没有像往常一样脸红，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第一本能就是抗拒他的吻，而是热情地回应着他……。

当两人身上的衣服都被退去一半时，萧子靳稍稍从情欲中回神，用一只手捏下她的下巴，凝视着她问：“知道我是谁么？”

沈雨荨粗喘着睁开迷离的双眼，笑得一脸花痴：“这么帅的男人……除了泽飞还有谁？不……不对……还有萧大少爷……可惜他是个GAY……疼……。”

沈雨荨突然感觉下巴处一阵剧疼，耳边是萧子靳冷戾的声音：“看清楚一点，我是萧子靳。”

“萧……子靳……？”

“对，你的老公，笔直的老公。”

“什么叫笔直的老公？”沈雨荨含泪的眸子泛出一抹好奇。

“试一下就明白了。”萧子靳说着作势要进行下一步动作，沈雨荨意识到他要做什么，急忙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可恨，这个女人吵着嚷着要跟萧泽飞做，却不愿意让他碰？

“因为……你又不是我真正的老公。”沈雨荨说得一脸认真。

萧子靳挑眉，循循诱惑：“那么你想让我当你真正的老公么？”

“嗯？”沈雨荨想了想，摇头：“不想……。”

“为什么？”某人的声线再度不悦。

“因为我不爱你啊……。”沈雨荨说得很诚实。

萧子靳点了一下头，从她身上抽身离开，站在床沿上一边整理着身上半褪的衬衫一边注视着她冷笑：“沈雨荨，你最好能这么贞洁一辈子。”

床上的沈雨荨醉得不清不白的，才没有心思去衡量他话里的意思，甚至还不怕死地

冲他招了一下手，傻笑道：“泽飞……别走……我们继续……。”

萧子靳咬咬牙，转身走了出去。第二天醒来时，沈雨荨还是头一回发现自己是独自一人睡的。自从她进入萧家后，每天晚上虽然她都是睡在沙发上的，可第二天总会从床上醒来，而且身边躺着萧子靳。

她环视一眼四周，并没有看到萧子靳的身影，床的另一侧也没有人被人睡过的痕迹。难道他去睡沙发了？可沙发上也不像是被人睡过的呀。

沈雨荨用手抓了抓脑袋，然后开始回想昨晚的事情。

她记得很清楚，昨晚她打算把东西交还给萧子靳并跟他正式告别，可萧子靳并不给她开口说话的机会，接着是唐晓便带着一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给她灌酒，然后她醉了，然后……。

“啊——！”沈雨荨尖叫一声从床上蹦起。

她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

昨天她在宴会厅里喝醉了，当众公布了萧子靳是个对女人过敏的GAY，至于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因为她当时睡着了，并不知晓。而下一段记忆便是女佣帮她洗澡，她抱着萧子靳一顿强吻，还缠着他做那种事情……。

天啊！强吻，还缠着萧子靳做那种事！

光是想到这一点，沈雨荨就恨不得找个尖一点的墙角把自己撞死得了。

对一个并不喜欢女人的男人强吻，难怪人家会被她吓跑呢！

还有……昨晚她在宴会厅里做出那么丢脸的事，萧家的人一定气坏了吧？不知道萧老爷子现在会不会恨不得杀了她呢？

怎么办？她接下来该怎么面对萧子靳和萧家的其他人？

为了不与萧家的人多碰面，沈雨荨故意在卧室里面磨蹭着不下楼，大约二十分钟后，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她被吓得立马钻进被窝里面装晕。

第 038 章 分手快乐

进来的是王素和唐晓，两人进来看到床上的沈雨荨时，唐晓首先用讥诮的语气开口：“大嫂，昨天那么大的日子，大哥怎么还睡书房去了？你俩不会是吵架了吧？还是……。”

她故意暧昧地收住话尾，沈雨荨心里明白，这女人心里肯定又想拿萧子靳性取向问题说事了。

萧子靳睡书房去了？她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难道是因为……她的强吻吗？把他吓到书房去了？

她缩在被子里面不吱声，偶尔故意爆出几声咳嗽。

然而来人并不关心她的身体，也仿佛没有听到她的咳嗽般，王素面庞一板，以萧家女主人的口吻责备道：“沈雨荨，不要以为当了萧家的大少奶奶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不管不顾萧家和子靳的名声，你知道昨天晚上你在宴会场内都做了些什么么？”

长辈都已经教训上了，沈雨荨没理由再赖在床上，不得不从被窝里面坐起低垂着头道歉：“小妈，对不起，我昨天喝醉了。”

“喝醉了？你当昨晚的宴会厅是酒吧啊？随便你怎么喝怎么耍酒疯？就算你不是子靳的妻子，也不能做得这么失礼吧？”王素加大了音量责备。

一旁的唐晓添了一句：“对啊，大嫂，爷爷都被你气坏了。”

她居然还有脸在这里扇风点火？沈雨荨愤愤地瞪着这个虚伪的女人。

昨晚明明就是她故意找一帮女人来给她灌酒，害她出丑的，可恶！

不过她没敢瞪太久，依旧低眉顺眼地道着歉。

王素原来就是上来挫挫她的锐气，扬扬自己身为萧家女主人的威风，省得她戴上萧宅祖传的戒指后得意忘形。眼下见她如些卑微的样子，不禁在心底冷笑，就凭她这怂样也能成为萧家未来女主人？还真是笑掉大牙了。

“下次再敢干出如此丢脸掉格的事情来，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王素扔下这么一句，转身走了出去。

唐晓看了一眼床上的沈雨荨，唇角邪恶地微勾，也跟了出去，留下沈雨荨独自一人在卧室内将她咒了个稀巴烂。

沈雨荨就这么磨蹭到8点多才下楼，这个时候萧家的人都去公司上班了，王素和唐晓也各有自己的节目离开了萧宅。

她随便找了点东西垫肚子后前往御临花园，并在去的路上用手机订了一张飞往岳城的机票。

昨晚的机票不小心被她自己给错过了，好在现在是旅游淡季机票便宜，不然她肯定又要心疼死。

今天飞往岳城最早的班机是在两个小时后，时间有点紧，她回到御临花园后，将昨晚就包好的钻石首饰、金卡、连带着无名指上的萧家祖传戒指一起压在卧室抽屉的最下方，并用纸条给萧子靳留了几句道别的话后匆匆赶往机场。

赶到机场的时候，刚好到了检票入仓的时间，她甚至没有来得及给母亲打个电话便直接登机了。

找好坐位，她先是给萧子靳发了一条告别的短信，然后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何玉娇此正守在电视机前看萧氏继承典礼的重播，一听她说要回岳城立马从沙发上跳起：“你说什么？你离开萧氏集团，登机回岳城？”

“对啊，回去休息几天，顺便接你和梓恒回榆市。”沈雨荨扣好安全带：“服务员催我关手机，不跟你多说了。”

“不是……。”何玉娇刚要说自己和小梓恒并没有在岳城，电话便被挂断了，拨回去时显示关机。

第 039 章 让她多逍遥几天

她愣了愣，不得不改为将电话拨回沈雨荨的外婆家，提前串口风。

两个小时的飞机，沈雨荨在位子上睡了一觉便到岳城了。

令她没想到的是，母亲和弟弟已经回榆市去了，何老太太心虚地往厨房里面一钻，给她下面条去了。

好在这个地方的人不爱看新闻，左邻右里也没有对她投来异常的目光，沈雨荨躺在床上轻嘘口气，反正她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就当是回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避避风头好了。

这些日子一直活在水深火热中，也是时候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了。

只是……。

一闭上眼脑海中就出现萧子靳那张帅气……不，讨厌的脸是怎么回事？

沈雨荨地从床上坐起，小脸埋在被子内，双手一下一下地捶打在脑袋上，心说：沈雨荨你真是没救了，好不容易摆脱了那个男人那个家，居然在这种时候想起他来？

难道是最近每天晚上都跟萧子靳同房间睡，并且每天晚上都‘不小心’摸到他床上有关吗？这么快就习惯了有他的夜晚吗？明明她跟萧泽飞才是相恋了两年，并且真心相爱过的呀！昨天刚进行完继承典礼，今天的萧子靳自然会很忙，早上不到七点钟就离开萧宅到公司去了。

在公司开了一天的会议后，晚上又有一个好友聚会，参会的都是一些平日里交往比较密切的朋友。

为了不影响明天的工作，萧子靳不敢喝多，随便应付了一通便起身告辞退场。

一位打扮妖娆的女子见他要走，从椅子上站起，一只手执酒杯晃到他跟前，另一只手大胆地环上他的脖子，脸上的笑容迷离而性感：“这才几点啊，萧少怎么能这么扫兴……。”

萧子靳试着推了推她的身体，脸上保持着得体的微笑：“今日不同往昔，有妻室了嘛。”

“哟，说得你好像很怕你老婆一样。”女人继续在他怀里娇笑着，也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醉。

她的半个身体已经粘在萧子靳的身上，香味扑鼻，身段柔软，萧子靳却难受地攥紧了垂在身侧的手指。

包房内有人起哄：“萧少，我看你那位小妻子蛮天真可爱的，不像是个会限制老公的人啊。”

“就是就是，多实诚多爽快啊，要不是她我们还真信了传言萧少是个对女人过敏的男人呢。”另一位男子跟着起哄：“什么时候带她出来一起搓一顿，那丫头一看就是玩得起的人，不像某些人那么造作。”

男人说这话时，故意用目光瞟了装醉挂在萧子靳身上的女人。

“好，有机会一定带她出来。”萧子靳浅笑着说完，又低头对怀中的女人道：“佳佳，你这么抱着我，万一让我太太知道会误解我俩的。”

“萧少现在开口闭口太太，那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好好玩了？”知道萧子靳对女人过敏的传言是假，叫做宋佳佳的女人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接近他的机会，甚至不惜用自己丰满的胸部在他的身上一通乱蹭。

昨天她可是亲眼见到那位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的萧少夫人了，那女人论身材论长相都不见得多优秀，她不相信萧子靳的眼光会那么差，会真心喜欢上一个没有任何优势的女人。

“那就不要玩了。”萧子靳又是一抹得体的浅笑，稍稍使劲将她从自己身上拽了下去，拒绝得毫不留情。

宋佳佳再也没有理由继续缠着他，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地看着他走出包间。

而萧子靳一走出包房，立刻闭了闭眼，轻吐口气地。

他对着电梯反光镜掀开胸前一片衬衫，麦色的肌肤上早已泛起粒粒红疹，痒得他眉头紧蹙。

原以为自己对女人过敏这个秘密被沈雨荨那丫头这么一折腾已经消失了，没想到……。

“萧董，您下来了。”林助理看到萧子靳从电梯内走出来，立刻迎上去问候道。

萧子靳不动声色地理了理自己身上的衬衫，可眼尖的林助理还是发现了衬衫内的端倪，脸上浮上一抹诧异。他又何偿不是以为萧子靳的过敏症已经好了？看来萧总只对少夫人不过敏。

感觉到他脸上的笑意，萧子靳抓起座椅上的小抱枕砸在他身上：“还不赶快给我开车？”

“是……。”林助理立刻启动车子，随即从后视镜中望向他道：“那么萧总是回老宅还是回御临花园？噢，我忘了告诉您，听老宅的佣人说少夫人一早就回御临花园去了。”

“这还用问么？”萧子靳冲他挑眉。

林助理了然地笑了一下，往御临花园的方向开去。

回到御临花园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可屋子里面却黑乎乎的没有一丝光线。

萧子靳抬手在灯钮上摁了一下，一室的亮光瞬间倾泄开来，照亮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入眼的是重新被布置过一遍的屋子，这么多天来萧子靳就当天晚上回来住过一晚，其它时间都是住在老宅的，而她在早上又走得早，几乎没有留意到屋子的改变。眼尖的林助理也发现了屋子的改变，忍不住赞道：“萧总终于开窍了，这样布置看着多温暖多时尚。”

萧子靳收起眼底的亮色，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从茶几下方拎起一份文件甩在桌面上：“你可以走了。”

林助理拿起文件时眼尖地看到茶几上方留有一方字条，他疑惑地拿起来看了一眼，随即将她交给萧子靳。

字条只有了了几句：萧少，恭喜您顺利当上萧氏继承人，祝您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展鸿图。首饰和金卡放在卧室第二个抽屉，请查收。另，分手快乐！闯祸精沈雨荨留！

萧子靳放下纸条，眸色渐冷。

林助理的神情也跟着凝重起来，小心翼翼道：“萧总，需要立刻把少夫人找回来么？”

“不用。”萧子靳修长的手指一蜷，将纸条揉成一团扔入旁边的垃圾桶，自信满满地添了一句：“她会主动回来找我的。”

看在她帮他拿下继承权的份上，就让她在外面多逍遥几天好了。在外婆家吃喝玩乐了三天，沈雨荨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为何榆市那边除了她妈三天两头打个电话来轰炸她，骂她浪费了这么好的男人外，为何如此的风平浪静？丝毫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起动静呢？

萧子靳把她当成合作伙伴，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不理睬她很正常，可萧家呢？如果萧家知道她跟萧子靳是假婚，应该能掀起挺大波澜才对的呀。

不过奇怪归奇怪，能撤退得这么顺利，这么风平浪静，沈雨荨还是蛮高兴的。

接下来在外婆家又住了一个星期，跟医院请的假期终于过完了，她也该回去上班了。

第 040 章 找工作

下午是何老太太送她去机场的，老太太拉着她的手一个劲地叮嘱她，下次回来记得带上梓恒。

沈雨荨看着老太太一脸期许的样子，故意小嘴一翘道：“外婆，你别光顾着挂念梓恒，也要多挂念挂念我嘛。”

“你都这么大人了还有什么好挂念的。”何老太太道：“梓恒还小，又是个身世可怜的孩子，你这个做……做姐姐的人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别让他跟着你妈妈和一堆赌友瞎混，知道了么？”

“外婆，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梓恒的。”沈雨荨用手拍了拍她的肩：“你要是不放心，跟我一起去榆市生活？我养你。”

“得了吧，养好你自己就不错了。”

沈雨荨小嘴一翘：“你快回去吧，陈叔叔还在外面等着你呢。”

“嗯，我看着你进去后再走。”老太太一脸坚决道。

沈雨荨有些动容地牵了牵唇角，为了不让老太太在此处呆太久，她提早往安检口走去，入了安检后回头，发现老太太仍旧站在原地，如上冲她摇了一下手掌，然后转身往候机楼走去。

相比于母亲对她从小到大的散养式，世界上对她最好的就是外婆了，每次从岳城离开时她的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回到榆市，沈雨荨原本不想回西郊去听母亲教训的，可心里又挺挂念梓恒的，只好硬着头皮回去了。

每次姐姐回来，最高兴的就是小梓恒了。

“想姐姐了没有？”沈雨荨抱着他小小的身体问。

小梓恒点点头：“想，不过我更想我的巧克力。”

“臭小子，居然到现在还记着这事啊。”沈雨荨从背包里面拿出一盒巧克力在他面前扬了扬：“看看，这是什么？”

“耶！是巧克力！谢谢姐姐！”小梓恒欢呼着从她手里捧过巧克力，转身爬到沙发上吃了起来。

看着他吃得精精有味的样子，沈雨荨欣慰地笑了，从桌面上抽了张纸巾替他擦拭起

弄脏的嘴角。

一直倚在门边瞪着她的何玉娇终于发话了，语气满满都是责备：“这么好的姻缘都能让你给浪费掉，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妈——。”这句话沈雨荨的耳朵都已经快听出茧来了，愁不胜烦道：“你到底要我讲多少遍，我跟萧子靳是假婚，现在假婚的期限到了，所以一拍两散，这辈子井水不犯河水了。”

“就算是假婚，你可以努力争取假戏真做的嘛，为什么就不能主动一点去联系那个萧子靳？”

“何必呢？人家根本看不起咱们家。”

“是因为梓恒么？”

“不是，跟梓恒没有关系。”沈雨荨不耐烦地说完，随即脸色微缓，打量着身侧的小梓恒道：“不过……妈，唐晓虽然恶毒，不过她那天扔给我的问题我一直挺想不明白的。”

“什么问题？”何玉娇没好气地随口应了一下。

沈雨荨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小梓恒，道：“当初你为什么要把梓恒生下来？毕竟咱们家条件不好，而且梓恒又是个……父不详的孩子。”

何玉娇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目光闪烁出一抹不易察觉的慌张，道：“俗话说养儿防老，还不是因为你没出息，如果你能有出息一点我至于那么含辛苦茹苦，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给自己弄个拖油瓶挂着么？”

这个理由……，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还真是符合她这位母亲大人的逻辑啊！回到榆市的第二天，沈雨荨便回到医院上班去了。

受了母亲的影响，她大学的时候也选择了医护专业，毕业后也一直在从事这份职业。

她所就职的是一家私人医院，工资虽然不是很高，但福利还是蛮不错的，她一直以来也挺珍惜这份工作。

可是却在今天，她所在科室的主任居然找到了她，态度坚决地要求她从医院离职。

“离职？为什么呀？”沈雨荨不解，她明明没做错什么啊，这二十天假也是主任亲自批准给她放的，怎么一回来就要求她辞职了呢？

“张主任，你明知道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怎么可以说辞退我就辞退我？就算你要辞退我也该给个合适的理由吧？”她耐着性子道。

张主任扫视了她一眼，语气嘲弄道：“你现在是萧氏集团的女主人，又是整个榆市

的红人，我们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这个理由够么？”

“我……。”沈雨荨哑言，如果是因为前段时间天天上头条的事情，那她还真是无话可说。

她吞了吞口水，语气改为讨好道：“张主任，我现在不知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件事情，但请你相信我，我还是很珍惜这份工作的，并且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请您不要辞退我，拜托了。”

“哟，十天前还是风风光光的萧家大少奶奶，怎么今天却在这里低声下气地求别人给你工作了？这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沈小姐只怕又要上头条了。”门口响起一个嘲弄的声音，紧接着是唐晓的身影晃了进来。

看到她的身影，沈雨荨瞬间头皮一麻，也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医院炒鱿鱼了。

原来刚刚张主任口中所有的理由都只是借口，真正的理由是唐晓，是这个女人在从中作梗！

她所供职的这家医院，本身就是唐晓当初为她引荐的，虽然是靠着她自己的努力考进来，并且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勤奋好学最终拿到了留院转正职医生。可这年代原本就是这样，再好的学识和技能也不及领导一句话。

唐晓存心要让她失业的话，那么她就算是说再多、能力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无需多言，她转身默默也走了出去。

可唐晓却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她，踩着高跟鞋追了出来：“等一下！”

沈雨荨停住脚步，回身注视着唐晓：“唐小姐，你觉得这样就能打倒我了么？工作而已，像我这样有经验有资格证的人上哪找不着工作？”

“那可不一定，这年头人才济济的，哪有那么容易找工作？而且还是福利这么好的工作。”唐晓双手环胸地站在她跟前，得意地挑眉：“当然，如果你能承诺我一件事情的话，我可以让你继续留在这家医院工作。”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唐晓又是一笑：“把工作丢了，你妈和你那个私生子谁来养？估计……！”

“你他妈才是私生子！”沈雨荨气愤地打断她：“我警告过你，别再私生子私生子的叫，否则我立刻把你跟康文豪偷情的事情公布出去。”

她的威胁果然起了那么一点效果，唐晓缓和了一下表情笑了笑：“你别那么动怒嘛，我说的是实情。至于你那位弟弟……既然你现在跟萧家没有关系了，我也就不想再调查

下去了，随便你自己怎么说吧。”

沈雨荨不吱声，唐晓便接着说：“怎么样？要不要答应我的条件？”

“说来听听。”沈雨荨睨着她。

“为了防止你继续纠缠泽飞，我会让医院领导把你调到江城的分院去，你以后就在江城上班，顺便把你妈和弟弟一起带过去，永远都不可以回榆市，更不可以跟泽飞见面。”

原来是担心她把萧泽飞抢回来，这果然是一个好计策呢。

不过说真的，就萧泽飞那个男人……俗话说的话，出轨的男人就像是百元大钞掉进尿坑里，不捡浪费，捡又恶心。当然，以她的性格就算萧泽飞现在回来倒追她，她都不会要的。

唐晓扫了一眼她空空的右手无名指，嘲讽道：“我一早就知道萧子靳不喜欢女人，他跟你假婚是为了夺取萧氏继承位的，现在他把推荐位夺到手了，自然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你也别指望他会帮你什么。更别幻想着从我手里把泽飞抢回去，如果你想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过好，那就听我的，乖乖搬到江城去吧。”

说得也是啊，这么一想萧子靳那家伙确实挺没良心的，这么久了连个感谢的电话都没有。

沈雨荨故作哀伤地轻叹口气，望着唐晓一字一句道：“还真是件让人纠结的事情，怎么办呢？我已经决定要到别家医院找工作，并把萧泽飞抢回来了。”

“你……！”唐晓没料到她会这么说，顿时气结。

“我突然觉得跟你当仇人比当闺密更刺激好玩一点，不如咱们继续当仇人继续斗到底吧。”沈雨荨冲她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又冲她挥了一下手：“再见咯，我要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了。”

第 041 章 直呼萧董大名

王素一听唐晓说萧子靳跟唐晓是假婚，立马双目发亮道：“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唐晓一脸自信道：“今天我在安康医院见到她去上班了，无名指上也早没了那枚萧家祖传的戒指。”

“你说什么？雨荨跟萧子靳是假婚？”原本正在玩手机的萧泽飞也终于有了兴致，眼底有着一闪而过的窃喜。

唐晓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故意皱起眉头没好气道：“萧泽飞，你那么兴奋是因为沈雨荨还单身吗？”

萧泽飞摇头：“当然不是，我兴奋的是大哥这次惨了。”

王素想了想，求证地问：“这次不会有错了吧？”

“绝对不会。”

“太好了。”王素一击手掌，双眼微眯咬牙切齿道：“萧子靳！你居然敢用假婚来夺取继承权？看老头子这下怎么收拾你。”

晚餐时，萧宅门口突然响起一阵由远而近的车声，紧接着是萧子靳迈了进来。他扫视一眼沙发上表情严肃的萧老爷子和王素等人，唇角微微牵出一丝浅笑：“怎么了？这么着急把我召我来？”

萧老爷子不怒自威地睨着他，也不拐弯抹角了：“听说你跟雨荨是假婚？”

萧子靳眉头微拧，心下明白肯定又是唐晓和王素她们扇的风了，不过他并未慌张地笑了笑：“怎么会？我们是真婚。”

“那雨荨现在在哪？她为什么大半个月都不回萧宅一次？”

“爷爷，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她回岳城外婆家了。不过我放心，她昨天已经回榆市了，并且很快就会回来看您老人家的。”

萧子靳说得那么一本正经，以至于老爷子都挑不出一丝破绽来。

眼见萧老爷子问不出什么东西来，王素忙对萧子靳道：“可为什么外面都在传你俩是假婚？”

“外面传的事情多了。”萧子靳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爷爷您可别听风就是雨，我不是老早就把结婚证给您看过了吗？”

萧老爷子哼了哼声：“你说的最好是真话，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自然是真话。”萧子靳从沙发上站起：“我先上楼换套衣服。”

萧子靳走了，留下一干人在客厅里面面相视。

王素有些着急道：“爸，这么问是肯定问不出什么的，结婚证也有可能是假……。”

“你放心，这事我比你严谨。”萧老爷子将手中的拐杖重重地往地面上一击：“到底是真婚还是假婚我自会弄个清楚。”

老爷子都已经这么说了，王素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悻悻然地闭了嘴。话虽然说得挺满，但其实沈雨荨心里清楚，这个季节找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想要找一份福利好的工作就更难了。

母亲和小梓恒的生活费不能断，她自己市区的房子也还要交租金，如果不赶紧找到工作的话，一家三口下个月就要睡街边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她自己看着可以，对方对她的条件也挺满意的用人单位，并让她下午到医院去面试。

中午在咖啡厅里恶补了一下应聘技巧和应聘过程中最有可能接触到的专业知识，下午满怀期望地去了。

面试官是一位面相严肃的中年妇女，妇女用精锐的目光扫了她一眼，一边翻看她的简历一边开口问：“结婚了么？”

“没。”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就是前些日子天天登头条的女子，沈雨荨在来之前还特意做过乔装的，不但把一头长发剪成了俏皮齐的耳西瓜头，还往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

“近视几度？”面试官开始在电脑操作着什么。

“很低的，不戴眼镜完全没问题。”沈雨荨呵呵笑道，做医生这一行虽然没有严格的视力要求，但大多数用人单位都喜欢眼睛亮一点的。

面试官突然停住在键盘上操作着的双手，掀起眼睑睨着她：“到底结婚了没有？”

“没有呀。”沈雨荨摇头，同时疑惑地望着对面的面试官，她的表情怎么这么生气？

“这位小姐，如果连最基本的诚信问题都没有，以后怎么做医生？怎么救死扶伤？”面试官将简介甩回她面前的桌面上，语气冷硬：“你还是另谋高就吧。”

沈雨荨愣了一愣，看了看眼前的简历，又看了看对面明显已经生气的面试官，一时间不明白自己哪里不诚信了。为了搞清楚情况，她小心翼翼地问道：“请问……我到底哪里不诚信了？我简历上的工作经历都是真的，年龄也是真的……。”

“你认为我查不到你的婚状况是么？”面试官不耐烦地打断她，一把将电话显示屏

转了过来：“上面明明标注着你已经结婚了。”

她伸着脖子往前靠了些，然后一眼便看到上面的信息栏上显她的婚姻状况是已婚，而配偶的名字叫做‘萧子靳’！

沈雨荨一瞬间傻住了！

她已经结婚了？配偶是萧子靳？这没搞错吧？

她和萧子靳明明是假结婚，办的也是假结婚证，怎么会……。

呆愣了好半晌，她才结结巴巴地问道：“那个……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您这个讯息是从哪里查到的？”

网上还能查到对方婚否么？到底准不准确的！

“在哪里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讯息是真的。”面试官显然是个不爱好八卦的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萧子靳和沈雨荨这两个名字在前段时间有多红火，她收拾了一下桌面冷硬地下了逐客令：“你走吧，我还要对下一位进行面试。”

沈雨荨就这么被逐出了面试官的办公室，呆呆地行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她觉得整个大脑都是乱轰轰的。

怎么会这样呢？她和萧子靳怎么会是夫妻？这不可能啊！

难道是因为……萧子靳当初根本就是骗她的，那张结婚证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假证？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男人也太可恶了！太坏了！

难怪她走了，他这么多天连个电话都没有呢，原来是吃准了她迟早有一天会主动回来找他的！

沈雨荨越想越生气，脚下的步伐也跟着快了起来，走出医院后，直接打了辆出租车往萧氏赶去。

除了上回的继承典礼，她还是头一回到萧氏大楼，不过以她在萧氏的知名度想要进入大楼里面一点都不难。前台小姐甚至还很礼貌地跟她打起了招呼：“少夫人，请问您……。”

“请别叫我少夫人！”她不耐烦地打断对方，昂首阔步地往里面走去。

众人看着她走进去的背影，心想这少夫人出身不高，姿态摆得还挺高，新上任就敢这么能给人摆脸色了。

沈雨荨转了一圈也没找到电梯，如是转回前台冲刚刚那位美女道：“麻烦带我去见萧子靳。”

敢直呼萧董的大名，这女人不简单！

前台小姐恭敬地低了低头：“对不起，萧董正在开会，要不我先带少夫人到贵宾室休息一下？”

“老娘没心情休息，快点给我带路。”沈雨荨已经快要被气炸了，根本顾不了礼貌不礼貌。

前台小姐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给董办秘书打了个电话，得到允许后才带着她往楼上走去。

沈雨荨随前台小姐上到顶楼后，是田秘书接待的她，一边领着她往贵宾室的方向走一边重复刚刚前台小姐的推词，萧董正在开会，让她稍等。

沈雨荨又气又急，却又拿她没办法。

前往贵宾室的路上刚好需要经过会议室，沈雨荨隐约听见林助理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料想到萧子靳肯定是在里面开会。她才不管里面正在召开着什么会议，也不管是什么人在开会，一把便将会议室的磨砂玻璃门推开。

‘砰’的一声，会议室内的众人齐刷刷地往门口望了过来。

沈雨荨没料到里面有这么多人在开会，里面除了有萧氏的高层，还有四五位看起来表情严肃的外国人。此时投影仪正在墙壁上播放着，而林助理则站在台上进行讲解。

尽管里面人不少，可沈雨荨还是一眼就看到萧子靳坐在会议桌的主席位上。人才济济中，他仍是最耀眼的那一位，只是此时的表情实在有点……不太好！

接触到他冷酷的视线，沈雨荨本能地瑟缩了一下身体，不过她很快就缓过神来，也醒悟到自己此番前来的目的。

面庞微扬，她愤愤地冲最里面的萧子靳扔过去一句：“萧子靳，你给我出来！”

萧子靳倒是没有太大的惊讶，仿佛已经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般。他甚至没有乱掉方寸，而是礼貌地冲在会的人员点了一下头，又用歉疚的语气道：“抱歉各位，我太太这几天生理期情绪有些不稳定，请允许我先失陪一下。”

说完，他又冲大伙点了一下头，才迈步往会议室门口走来。身后是几位老外的窃窃私语：萧总真是个贴心的好男人……。

第 042 章 嫁给他的好处

沈雨荨见萧子靳走出来，正要冲他发火，萧子靳抬起修长的食指放在唇上冲她‘嘘’了一声，指了指前面不远处的董事长办公室道，随即率先往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沈雨荨怔了怔，转身追在他身后骂道：“萧子靳你个臭不要脸的，你还会嫌丢人么？你给我站住！”

萧子靳转身，用一只手臂挽过她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下将她带入办公室。

一进入办公室，沈雨荨便立刻挣脱他：“你给我松开！”

萧子靳走回办公桌前拿起杯子喝了口水，转身倚靠在桌沿笑笑地打量着她：“终于回来了？”

“终于？”沈雨荨被他这个措词气得几欲吐血，冲上去指住他愤愤道：“萧子靳你告诉我！结婚证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某人故意装傻。

“为什么刚刚我去应聘的时候人家查出来我已婚？而且配偶还是你的名字？当初我们明明说好是假婚的，你也说过是进去办假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这个大骗子！”沈雨荨气得扑上去用双手捶打他的胸口。

萧子靳闷哼一声，抬手抓住她两只使坏的小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你见过去民政局办假证的么？”

简简单单的一句，即让沈雨荨如同被人当头打了一棒，怔在了当场。

是啊，她当初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办假证原本就属于犯法的事，就算要办也不可能跑民政局去办啊。

难怪萧子靳总嘲笑她智商低，还真是低得让人无语啊！

不过……。

她重新愤愤地注视着：“那你为什么当初要告诉我是进去办假证？你这明摆着是在骗婚！我可以去告你的！”

沈雨荨恨得想立刻杀了他，后者却毫无愧色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不顺着你的意思走，你会乖乖配合我演戏么？我能坐上今天的位置么？”

“为了得到你的继承权，就不惜牺牲别个女孩子的终身幸福么？”

“别忘了当初是你先惹上我的。”萧子靳用一只手捏起她的下巴，低头在她的唇上

亲了一下：“你不但惹了我，还在我的继承典礼上发酒疯，向所有来宾公布我的小隐私，如果我刚结婚老婆就跑路了，不就刚好印证了我是那类人么？”

沈雨荨心里划过一抹心虚，好吧，她承认那天当众公布他是个对女人过敏的GAY挺不应该的，不过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拿她的终身幸福来替他遮羞伪装啊！

“再说了，难道嫁给我就不幸福了么？”萧子靳又说。

“幸福你个球啊！十个同妻九个抑郁，还有一个自杀死了，我才不要做同妻中的一员！”

萧子靳脸色微凛，注视着她的目光也阴沉了不少：“我说了我不是同。”

“别人都是这么说的。”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那我是不是也该信一下沈梓恒是你生的？”

“我……。”

“好了，我说了不是就不是。”萧子靳顿了顿，唇边染出一抹坏笑：“据说同妻都是没有X生活的，为了证明我的清白，大不了从今天起我每天晚上陪你在床上滚一场。”

“你个臭不要脸的！”沈雨荨又是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上，气急败坏道：“就算你不是同，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我要离婚！”

“嫁给我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好？”

“你不是对萧泽飞念念不忘么？成为萧家的女主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想泡他泡他，想甩他甩他，一个心情不爽还可以把他的零花钱断了，让他连开房的钱都没有。”萧子靳笑了笑：“这好处还不够么？”

这么一听，好处是挺多的。

沈雨荨稍稍安静下来，抬起泪眸望着他：“是不是还可以阻止他娶小三进门？”

“当然。”萧子靳的脸色变了变，有些不爽地吐出二字。

沈雨荨吸了吸鼻子，沉默片刻才重新抬头盯着他问：“我知道当初是我不好，是我招惹了你，可是你已经得到继承权了，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

“你以为爷爷是那么好骗的么？咱们能想到的事情他会想不到？”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他早就去民政局查过我俩的婚姻状况了，而且最近开始怀疑咱俩是假婚，

对咱俩都盯得挺紧。”萧子靳长臂往她腰上一圈，将她圈入怀中，在她耳边暧昧吹气：“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你能治好我的女人过敏症……。”

沈雨荨讶然，以为自己听错了。

萧子靳却笑了：“所以这辈子咱们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你刚刚才说我可以追求萧泽飞的！你又骗我？”沈雨荨蓦地从他怀里退了出来，愤愤地瞪着他。

萧子靳用手抵在唇上轻咳一声，脸上有着被抓包的尴尬。

沈雨荨道：“为了保住你的董事长一职，我可以暂时不离婚，但是我有条件！”

“你说。”

沈雨荨环视一眼四周，随即从他的办公桌上拿了几张A4纸和一只签字笔走到茶几旁坐下，开始奋笔疾书起来。

萧子靳笑了笑，转身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开始处理起工作。

半个小时后，沈雨荨将写得满满当当的三张A4纸递到他前面，道：“这就是我的条件。”

萧子靳从她手中抽过写满字的A4纸迅速地浏览了一下，拿起签字笔在A4纸最末端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将A4纸递还给她。

沈雨荨打量着上面龙飞凤舞的签名，微讶地望着他：“你没有异议？”

这么好说话，不像是他萧大少爷的风格啊！

萧子靳身体往椅背上靠去，一边转动着手中的签字笔一边睨着她笑笑道：“第一条，婚后咱们各过各的生活，互不干涉和过问对方的工作、交友、恋爱等事宜，这一点我支持。第二条，婚后俩人可以同房但绝不同床，不可以调戏和偷看对方，这一条我也很同意，毕竟趁人不备闯入浴室偷看别人洗澡，半夜偷偷爬到别人床上去这种事情你比我更喜欢干。第三条……。”

“行了别念了！”沈雨荨慌忙打断他，小脸已是一片绯红。

她闯入浴室和半夜爬上他的床，这些都只是意外罢了，瞧他那一脸邪恶的样子，好像她是故意的。

她改口问道：“还有，这假婚总得有个期限吧？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要等你正式坐稳董事长的位子？”

“到我腻了你为止。”萧子靳说一本正经。

“腻了我……？”沈雨荨翻起白眼，随即在心底偷偷一笑，这有多难？她这辈子就没有被人真心喜欢过！

她眼底悄悄闪过的坏笑不偏不倚地被萧子靳抓个正着，小丫头不知道又在想什么歪主意了，希望不要太过份就好。

“气消了么？”萧子靳打量了她一眼：“气消的话今晚陪我回老宅吃饭去，爷爷已经念叨你好几天了。”

“我下午还要去找工作。”沈雨荨本能地拒绝。

她才不想再见到那对男女，更不想面对萧家那一家子人。

“找工作也不用找到晚上。”萧子靳垂眸扫了一眼她手中的婚后协议：“看来我得在协议里面加几条，做萧家的女主人要有女主人的样子，特别是在遵守萧家的家规上。”

萧子靳从皮椅内站起，重新走到她面前，似是变戏法般手里突然多了枚戒指，正是那枚代表着萧家女主人身份的金镶玉圈戒。

他一手捏着戒指，一手执起她的右手，小心翼翼地将戒指套入她的无名指内：“记住了，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摘掉它。”

她明明是过来找萧子靳算帐的，怎么被他三言两语一哄骗又上当了又被这枚戒指套住了呢？

沈雨荨气愤又无奈地叹了口气。虽然各种不甘愿，可下午沈雨荨还是被萧子靳逮回萧家老宅。

“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么？”下车时，萧子靳在她耳边问了一句。

沈雨荨投给他一抹假笑，双手往他臂弯内一插，和他一起往里走的时候，心里不禁暗忖：这讨厌的男人，干嘛偏偏不对她过敏了？不然就可以有理由离他远一点了。

看到两人亲密地走进来，首先面露惊讶的便是唐晓了，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分了手的两人会重新走到一起。

萧泽飞和王素几乎在同一时间将目光从萧子靳和沈雨荨身上移到唐晓身上，眼神里面分明是在说：你不是说他们假婚吗？不是说沈雨荨无名指上早就没有那枚戒指了吗？

唐晓也没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心虚地低下头去。

第 043 章 没兴趣

“爷爷，好久不见。”沈雨荨笑盈盈地冲老爷子打了声招呼，随即走到他跟前，将手中的袋子递到他跟前道：“我听子靳说爷爷最近老犯偏头疼病，所以在岳城乡下采了些专治偏头疼的草药回来，纯天然无副作用的噢。”

其实这些草药是外婆采好让她带给楼上刘太太的，因为刘太太总犯头疾，平日里对沈雨荨一家又挺照顾的，何玉娇几年前给她带了这种草药，这几年一直在吃，效果挺好的。

耳边传来一声冷‘嗤’，紧接着是王素嘲讽的声音：“雨荨啊，你爷爷这么金贵的身体哪能什么草药都乱吃？再说这些年来给爷爷送草药的人不计其数，爷爷哪敢吃过一次？”

“不，住我楼上的刘太太说效果很好的，我每年都会给她带一些回来，而且这种草药属于补药类，对身体没伤害的。”沈雨荨说的一脸认真。

一旁的萧琴抢在王素跟前微笑道：“小妈您忘了么，大嫂她本身就是医生，对药物比较有研究，哪能跟那些客户或者下属送来的草药相比？既然大嫂说有效，那就试一剂看看呗，也省得爷爷老头疼得睡不着觉。”

“小琴说得对，就试一试吧。”老爷子招来黄姐，让她把药拿下去，随即从沙发上站起：“好了，开饭吧。”

沈雨荨退回萧子靳身侧，抬头发现他正看着自己，不解地问道：“看着我干嘛？”

“这就是你向我了解爷爷的目的么？”

“是啊……怎么了？”沈雨荨以为他担心草药，忙添了一句：“你别误会，这些草药真的是我从岳城带过来的，是专治偏头疼的。”

萧子靳没再说什么，揽过她的肩膀往餐厅走去。

吃完饭后，萧子靳和萧泽飞正在楼下陪着老爷子说话，沈雨荨无事可干，如是上楼准备回房休息。

她刚拧开门把，唐晓便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一把扣住她的手臂往回一扯迫使她面对自己。

沈雨荨被她这么一扯，身体撞在墙上，虽然不是很疼但她还是火大了，抬眸瞪着她：“唐小姐，我现在可是你大嫂，给我注意点礼貌。”

“大嫂？”唐晓不屑地冷哼一声，回瞪着她：“我正想问你呢，你跟萧子靳不是假

婚么？不是已经分手了么？干嘛还跑来这里？”

“假婚？谁说我们是假婚了？是结婚证假了？还是我跟他的感情假了？”

唐晓咬了咬牙：“是不是假婚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一会说我有私生子，一会说我假婚，既然你那么会意淫，那你就当我是假婚好了。”沈雨荨故意倾身，在她耳边坏笑道：“老实告诉你吧，我回来其实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萧泽飞从你手中抢回来，所以你最好小心点噢。”

“你——！”唐晓气结，随即扫视了她一眼笑了：“就凭你？还不够资格呢，我会让你看看泽飞到底有多爱我。”

“没兴趣。”沈雨荨转身入屋，甩上门板。

她靠在门后苦涩地吸了口气，心想他们不会又要叫给她听了吧？

为了不让那个女人得逞，她走过去将所有的门窗都锁死，觉得不会透音后才走以衣柜前寻找睡衣洗澡。

上回她在这里穿的那套睡衣原封不动地放在柜子第二格，萧子靳那家伙果然是料准了她还会再回来的，所以没把她的衣服清出去。

自从答应萧子靳继续假婚后，沈雨荨越来越觉得自己和萧子靳之间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萧子靳那家伙就是排在最后的那只黄雀，将她拿捏得稳稳的！

继续假婚对她有什么好处？难道她真的那么在乎萧泽飞跟唐晓会不会结婚？真的会以萧家女主人的身份去阻止唐晓入门？然后再趁机把萧泽飞抢回来？

没有唐晓那么卑鄙的心机，她真能办得出来这种事情么？

沈雨荨洗完澡出来，又从衣柜里面拎出萧子靳的大衣往沙发上一趴，开始用手机浏览求职网页。

没过多久，萧子靳进来了，看到她趴在沙发上写写画画的并没有打扰她，直接进了浴室洗澡。

等他洗完出来，发现她已经趴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只手压着小本子，另一只手握笔，仍然保持着写字的姿势。

萧子靳放轻脚步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在她手里抽出签字笔和小本子，并随意扫视了一眼本子上记录的内容。

上面列着六七家正在招聘医护人员的医院，其中有一家叫恩泰的医院被她用签字笔额外用粗线条注明过，显然是最有意向的一家。

“恩泰……。”萧子靳笑了笑，将笔和小本子往桌面上一扔，弯腰正要把她抱到床上去睡时，沈雨荨却在这个时候转了个身，双眼微微睁开。

萧子靳迅速地缩回手，装出一副在茶几下方找东西的模样。

第 044 章 上门提亲

看到他，沈雨荨睡意朦胧地问：“你怎么还不睡啊？”

“马上就睡。”萧子靳抬头打量着她：“又不是没有一起睡过，何必装纯情躺沙发上？”

“你少在这里诱惑我。”沈雨荨冷哼一声。

“反正你现在不上，半夜也还是会摸上去的。”

“那就等我自己摸吧。”沈雨荨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同时在心底暗暗发誓，今晚就算冷死在沙发上也不摸。

为了控制自己睡着后的行为，她甚至还偷偷将风衣的两只长衣袖系在沙发两边，心想着这样自己就不会离开沙发了吧？

找了一天的工作，她确实是困极了，很快便重新睡熟过去。

当第二天她发现自己居然又是在床上醒过来，并且很舒适地将双腿架在萧子靳的身上时，她已经彻底被自己打败了，也根本没脸直视萧子靳邪肆的目光，羞赧的小脸一低，往浴室里面钻了进去。

好在萧子靳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并没有嘲笑和讽刺她，而是兀自洗漱干净，换好衣服和她一起下楼。

早餐桌上，老爷子扫环视了一眼大伙，将目光停在萧子靳和萧泽飞的身上，道：“现在公司稳定下来了，也该好好处理一下你们几个的婚事了，既然你们都选定择对方，那么婚事就这么定了，接下来也该好好把婚礼办一办了。”

老爷子又对萧泽飞和唐晓道：“泽飞，你和晓晓什么时候去把结婚证领回来？”

唐晓一听领结婚证，立马欣喜道：“爷爷放心吧，我们……。”

“大哥和大嫂刚领完，我觉得我们还是等过一两个月为好。”萧泽飞打断她道。

唐晓愣了一愣，扭头讶然地盯着他。

他刚刚在说什么？她每天都盼着能早点跟他去领证，他却要把领证的日子推后？

本能地，她将怀疑的目光转到沈雨荨的身上，沈雨荨接触到她的目光，立马低头吃起了早餐。

“刚领完为什么不能领？把结婚证领回来了，还能跟你大哥大嫂一起办婚礼，人多热闹，喜上加喜，多好的事。”萧老爷子说。

王素在一旁点头称是。

沈雨荨却在心底翻起白眼，居然还要办婚礼？而且是跟萧泽飞和唐晓一起办？

求您别闹了……。

为了杜绝这种事情发生，一向不怎么发言的她突然开口道：“爷爷，我和子靳都商量好了，我们要旅行结婚，呵呵……也就是省去婚礼，直接度蜜月。”说话的同时，她还不忘记用腿在萧子靳的腿上蹭了一下。

萧子靳侧头扫了她一眼，浅笑：“是啊，爷爷，我们决定旅行结婚了。”

“旅行结婚也不是不可以。”萧老爷子点点头，说：“趁我现在还管得动公司，给你们一个月假，去玩吧。”

“不用了，一个星期足够了。”沈雨荨忙说。

一个月？要她跟萧子靳在外面玩一个月？光是想想就觉得好无聊好可怕！

萧子靳却笑了笑，一脸宠溺道：“亲爱的，不用跟爷爷这么客气的，这可是爷爷头一次给我放长假。”

谁客气了？

沈雨荨在心里翻白眼……。

老爷子点了点头，又说：“还有，你俩结婚结得匆忙，都没有好好拜访过亲家那边，旅行之前先把这事办一下。”

“不用了爷爷，我家就我妈和弟弟在，我妈她不讲究这些的。”

“她讲不讲究是她的事，我们萧家有我们萧家的规举。”王素撇了撇嘴：“省得外界觉得我们萧家摆高姿态看不起人，对自己的亲家无礼，连个聘礼都不给。”

老爷子点头。

萧子靳侧头看了沈雨荨一眼，含笑道：“爷爷，一会我会带着礼品和聘金去一趟城西沈家。”

王素紧接着又说：“下聘哪能女婿自己单独上门去？当然要有长辈领头了。子靳，这事小妈比你懂，礼品和聘金这些事情交给我去打点就行了。”

既然长辈们都这么说了，萧子靳和沈雨荨自然也没有强烈拒绝的道理，两人相视一眼低头吃起了早餐。

餐后，唐晓告诉王素今天周末小梓恒不用上学，让她多留意一下那个孩子。

王素瞧了她一眼：“这个我知道。”

如果不是为了上门去看看那个孩子，她还懒得管萧子靳的事呢，更不想去城西那种穷地方，省得脏了自己的腿。

“像她妈那种品行的超高龄妇女怎么可能生得出沈梓恒那么可爱的孩子？一看就不可能。”唐晓压了压声线道：“妈，我说再多也没有人会信我，如果有机会，你可以亲自从沈梓恒头上取点头发回来，跟沈雨荨一验就什么都清楚了。”

“对啊。”王素将耳环扣在耳珠子上，笑得一脸奸诈：“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唐晓得意地笑了笑。

王素脸上的笑容一收，转身对她道：“唐晓，你也别光顾着找沈雨荨的麻烦，多花点心思在自己的肚子上，别再让萧子靳和沈雨荨抢先生下萧家的长曾孙了。”

“妈，这事我心里有数，我会努力的。”唐晓低头说了句。吃完早餐回到卧室，沈雨荨立刻给何玉娇打了个电话，让她把家里收拾一下买点水果。

何玉娇一听萧家要去下聘，美得跟什么似的，连声道：“放心，放心，我一定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绝不给你丢脸。”

挂上电话后，何玉娇便开始收拾屋子。

一旁被迫帮忙擦桌子的小梓恒擦了几下，便伸手去摘桌面上的葡萄，却被何玉娇一把拍掉：“跟你说了水果是给你姐夫买的，等他走了你再吃。”

“可是人家现在想吃一个嘛。”小梓恒嘟了嘟小嘴，随即好奇地问道：“妈妈，姐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好说话么？他会不会像以前那个姐夫一样不喜欢梓恒啊？”

“你姐夫啊……。”何玉娇想了想，美滋滋道：“你这个姐夫比上个姐夫好多了，又英俊又多金，对你姐姐又好，不过肯定不喜欢你。”何玉娇说到后面撇了撇嘴。

一听她这话，小梓恒立马垮下小脸，伤心地唉叹道：“梓恒是个没人爱的小孩。”

“谁说你没人爱了，妈妈和姐姐还有外婆都很爱你的呀。”何玉娇说完催促了一句：“现在就到楼上刘叔叔家玩去，姐夫他们没走你不可以下来知道么？”

“知道啦。”刚刚何玉娇已经叮嘱过他很多遍了。但其实他是一点都不想走的，因为他好看看又英俊又多金的姐夫究竟长什么样子。

小梓恒就这么磨蹭着磨蹭着，一不小心就磨蹭到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此时何玉娇正要拉开门轰小梓恒到楼上去，结果被敲门声吓了一跳，外面同时还伴随着沈雨荨的声音：“妈，你在吗？我要进来喽。”

紧接着便是钥匙开锁的声音。

上楼已经来不及，何玉娇慌忙将小梓恒拽回屋内，赶在大门被人推开之前将他小小的身体往沙发下面一塞。

几乎在同一时间，沈雨荨领着王素和萧子靳还有唐晓迈了进来。

第 045 章 我要去看姐夫！

何玉娇暗吐口气，脸上立马像变色龙一样堆出灿烂的笑容迎上去：“唉哟……原来是亲家母和女婿来了，欢迎欢迎……。”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挚，她还冲大伙鞠了个 90 度的躬。

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道：“妈，用不着这样，这是子靳。”她牵过萧子靳的手冲她介绍道。

萧子靳儒雅地冲何玉娇点了一下头，又唤了一声‘妈’，直接把何玉娇唤得心花怒放，满口夸赞：“果然是一表人材，文质彬彬，我喜欢！”

“谢谢妈的夸赞。”萧子靳冲沈雨荨扬了扬眉，那表情仿佛在说：看吧，你妈对我的评价多高，你还不稀罕嫁？

沈雨荨故意忽略掉他的挑衅，继续介绍道：“这位是子靳的小妈。”

“亲爱母好。”何玉娇亲热地又是一鞠躬。

王素扫了一眼菜场大妈形象的何玉娇，敷衍地冲她笑了一下，便开始用目光扫视起屋内试图寻找小梓恒的下落。

“这位是唐晓，泽飞的女朋友，妈你认识的。”沈雨荨故意不称她为萧泽飞的老婆，而是称为女朋友。这一点分明就是故意的，唐晓怎么可能听不出来，不过她并没有发火，而是礼貌地一笑：“伯母好，我和泽飞很快就会结婚的，希望到时您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噢，好，好，一定去。”何玉娇大方应允，她现在有了萧子靳这个金龟婿，早就对萧泽飞那劈腿男没兴趣了，他爱娶谁娶谁去。

何玉娇将大伙迎进屋内，王素和唐晓各占据着一张单人沙发，眼看萧子靳牵着沈雨荨要在长沙发上落坐，何玉娇忙将他拽到旁边的小胶凳上坐下，笑呵呵道：“子靳你坐这里，我好久没跟雨荨见面了，让我们娘俩好好叙叙旧。”说完拽着沈雨荨在长沙发上坐下。

小梓恒就被她塞在长沙发下面，他担心萧子靳发现端倪。

王素又环视了一眼四周，仍然没有看到小梓恒的身影，读懂她心思的唐晓微笑道：“咦，伯母，怎么没见着梓恒？”

“梓恒啊，他上学去了。”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何玉娇顺溜地答道，一边给大伙倒茶一边招呼大家吃水果。

“上学？今天不是周末么？”问这话的是沈雨荨，她刚也想问梓恒上哪去了呢。

“呃……上补习班去了。”何玉娇在心底暗骂自己一句，居然连今天是周末都能忘。

“这么小就上补习班？能学什么啊？”唐晓压根就不信。

“嗨，就瞎学呗，说白了就是花钱请保姆，省得他一天到晚在家里倒蛋。”何玉娇说。

沈雨荨无语：“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梓恒他还小不用上补习班。”

“他不是跟刘叔叔家的小孙子有伴么，吵着嚷着要去。”懒得应该沈雨荨，何玉娇如是冲她道：“雨荨，子靳今天头一回上我们家，带他去你卧室看看呗。”

“我卧室有什么好看的，人家子靳没兴趣。”沈雨荨摇头。

“我有兴趣。”萧子靳道。

沈雨荨被他噎得哑言，扭头盯着笑得一脸无害的萧子靳，最终只好在何玉娇的催促下带他入卧室参观去了。

这间小二居室的屋子是租来的，装修和光线都不是那么的好，沈雨荨站在门边用下颌指了一记自己的小卧室：“哪，这就是我的卧室，还不及你家半个浴室大，一眼就能参观完了。”

萧子靳随手将房门关上，环视一眼屋子，面积虽小，但收拾得很干净整洁，墙上贴满着她从小到大的相片和一些明星海报。桌面上摆放着一些精致的小物件，和他御临花园里的风格差不多，一看就是出自同一人的手。

萧子靳往照片墙上走过去，开始扫视起上面的相片，上面有她从小到大的相片，亦有她二十岁左右的。

二十岁左右，正是四年前那位女孩的大约年龄。

萧子靳被她推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不过他眼明手快地抱住她的身体旋转一圈，险险地栽在床上。

“喂！放开我……！”沈雨荨捶打着他压在自己身上的身体，臭男人，难道他不知道他很沉么？

萧子靳用一只手捉住她使坏的小手，俯视着她绯红一片的小脸，看着她，想着刚刚墙上看到的那些她的成长相片，突然很想再尝一遍她的气息。

可他最终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冲她吐出一句：“一会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沈雨荨好奇地问道。

“一会就知道了。”萧子靳说。

而坐在沙发上的三个女人则虚伪地交谈着，何玉娇手里捏着不算厚的聘金红包，脸上的笑容滞了滞，明显的不满意。

萧家那么有钱，她还以为会用箱子扛两箱现金过来下聘呢，没想到居然只有这么点……。

“这里面是九万九千九百块，虽然我们萧家家产多，但聘礼也不是随便给的，对什么人给什么数额。如果是去唐家下聘，我会给九百九十九万，毕竟人家唐家在榆市的身份地位不低，但雨荨嘛……。”王素鄙夷地笑了笑：“说真的，她的身价连九千九百块都不值，中碍于萧家的情面，我不得不多给一些。”

女儿被人如此贱踏，何玉娇心里自然不爽极了，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王素见她不爽，继续嘲讽道：“怎么？我说错了么？”

“没说错。”何玉娇假笑。

“那我怎么看你不高兴呢？”

“哪有，我怎么可能不高兴。”何玉娇笑得更加灿烂起来：“雨荨现在是萧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等于掌控了整个萧氏集团的财政大权，以后我想要金山银山她还不得给我乖乖孝敬上来？又怎么会在乎这区区一点聘金呢？”

一句话，直接将王素堵得怒火攻心。

她怎么也没料到何玉娇的野心那么大，居然现在就开始打起萧氏财产的主意了。

为了平缓王素的怒火，唐晓急忙转移话题道：“伯母，梓恒应该快回来了吧？”

她都还没看到那小屁孩呢，总不能白来这一趟吧？

“噢，梓恒啊？他没那么早回来。”何玉娇笑笑地问：“我看你们好像挺关心我家梓恒的，真是有心了，说起来我家梓恒也真是命苦，当初我生他的时候因为年龄太高难产，缺痒把他憋得整个小身板都是紫色的，差点没救活过来。”

“是么？像你这种高龄产妇应该是剖腹吧？伤口恢复得怎么样？”

何玉娇用脚后跟踢了踢小梓恒使坏的小手以示警告：“不，我是顺产，作为妇产科医生我比一般产妇有经验，虽然难产但总算是把他给顺下来了。”

听到何玉娇这样描述自己，小梓恒的兴致立马被挑起来了，恨不得出来问个究竟他当初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不过经过何玉娇的警告，他小嘴一翘，不高兴地往里面挪了挪身体。

“阿嚏……。”沙发下方突然响起一个压抑的动静。

由于沙发底下灰尘太多，小梓恒一时没控制住地打了个喷嚏。

沙发上的三个女人同时愣了一下，王素警觉地问：“什么声音？”说话的同时，目光像扫描机一样扫射过客厅的每一个角落。

“难道屋里还有别人？”唐晓故意问。

小梓恒捂住嘴巴偷笑，居然觉得蛮好玩的，像躲猫猫一样。

“估计是我家养的猫吧。”何玉娇脸上撑着笑，心里却开始慌了起来，同时在心底将小梓恒责备了一顿，没事打什么喷嚏！

她已经看出来了，王素和唐晓这趟来根本就是心怀不怀好意的，所以坚决不能让她们见到梓恒。

“是么？沈太太自己都快要养不活了，还有养猫的习惯啊？那肯定是只很可爱的猫。”王素从沙发上站起，开始满屋子找猫：“我最喜欢猫了，让我看看你家猫。”说着还‘喵喵’地叫了起来。

何玉娇生怕她找到沙发下面去，一时却又找不着理由阻止，正当她急得团团转时，沙发下方传来‘喵’的一声叫。

声音细幼，像极了真正的猫叫。

王素和唐晓同时转过头来，目光落在沙发下方。

何玉娇头皮一麻，继续撑着笑容道：“我家猫喜欢到处钻，正在跟你们躲猫猫呢。”

“小猫真可爱。”王素笑着走到长沙发前，正要跪下身去看沙发底下时，萧子靳的声音适时响起：“小妈，我们回去吧。”

王素弯腰的动作一顿，微笑道：“这么快？我还想看看雨荨家的猫呢。”

“猫？”沈雨荨狐疑。

看到沈雨荨的表情，何玉娇的冷汗下来了，王素和唐晓却更加确定沙发下面有问题。

萧子靳却说：“雨荨家的猫是我送给她的，跟小漫那只一模一样，没什么好看的。”

沈雨荨完全摸不着头脑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客厅内神色怪异的三人，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何玉娇却松了口气，不过很快又悬起了一颗心，萧子靳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他已经知道梓恒……。

王素和唐晓再没有理由在人家家里找猫，悻悻然地说了声：“那么沈太太我们就先回去了，改天有空再聊。”

“有空聊，你们慢走。”何玉娇撑着笑容送大伙出门，直到将大门重新关上后，她才终于大松口气。

沙发下的小梓恒早就闷坏了，探出小脑袋问：“妈妈，我可以出来了么？”

何玉娇冲过去，一把将他从沙发下方抱了出来，握着他的肩膀一通摇晃：“叫你别出声你拉我裤脚干吗？打什么喷嚏？妈妈差点被你害死了知道么？”

“妈妈，人家憋不住了嘛。”小梓恒一脸歉疚地咕哝道。

“好了好了，下次注意点。”何玉娇道。

小梓恒立马露出笑容，欢快地往窗台上跑去：“我要去看姐夫！”

到了楼下，萧子靳跟王素打了声招呼后拉着沈雨荨上了自己的车子，王素和唐晓也上了另一辆车子。

车子启动时，萧子靳抬头，目光透过车窗往三楼的窗台上望去，一眼就看到趴在窗台上偷看自己的小梓恒。

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的，和照片中一样可爱，他不动声色地冲他笑了一下，小梓恒显得很惊喜，冲他摇了一下手。转眼，小梓恒被人从窗台上抱了下去。

“你在看什么？”沈雨荨扣好安全带，发现他正仰着头在看天窗外头，如是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萧子靳启动车子。

路上，萧子靳很直白地问了句：“妈为什么不敢让你弟弟出来见人？”

“什么？”沈雨荨狐疑地盯着他好看的侧脸：“梓恒在家么？”

“不然你以为她们真的是在找小猫？”

“噢……。”沈雨荨说：“我正想问你呢，你为什么说送了只猫给我？明明没有好吧？”

说完，她突然意识到什么，难道小梓恒在家？连她都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小梓恒被我妈藏起来了是吧？”沈雨荨突然笑了起来：“这也不奇怪啦，我妈这人好面子，总怕别人问起梓恒的亲生父亲是谁，对梓恒也总是藏着掖着的。”

萧子靳扭头看了她一眼，发现她丝毫不像在说谎。

沉吟片刻，他又问了一句：“那梓恒的父亲是谁？”

“这个嘛，只有我妈自己心里清楚，她不说我也不好意思总追问。不过我听她说，那男人发现她怀孕后就把她抛弃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沈雨荨无奈地摇摇头：“我妈也可怜可恨，都年过半百了还摊上这档子事。”

萧子靳笑了笑，终究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在车子停在灯区时，他从小柜子里面拿出手机，给林助理发了条短信：去查一下何玉娇的过去，特别是她怀孕生子那一段。

电话那头的林助理很快回了一句：萧总也怀疑孩子是少夫人生的？

萧子靳：你只管去查。

另一辆车上，唐晓愤愤地说：“我看那小家伙就藏在家里，只不过是不敢让他出来见人罢了。”

“我也听清楚了，那声喷嚏就是小孩子打出来的，还有那声有模有样的猫叫，肯定也是小孩子学的。”王素恼火道：“差一点就把他揪出来了，都怪那个萧子靳。”

“不过妈，你说大哥他为什么要帮她们母女俩啊？难道他已经知道孩子是沈雨荨生的了？”唐晓想了想：“可是如果他知道了，怎么可能会一声不吭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太奇怪了，萧子靳那句话分明是在帮沈雨荨母女开脱的。

王素想了想，道：“你不是说他俩假婚么？既然是假婚他就不必在乎沈雨荨那贱人生没生过孩子了，他要的只是萧氏的继承权罢了。”

这样的话，倒也说得通，反正萧子靳要的不是沈雨荨这个人，而是萧氏继承权罢了。

唐晓点了点头：“说得有道理。”

她说完，很快又添了句：“妈，你只管放心，我一定会重新找到机会揭穿那个贱女人的真面目的。”

王素头疼地点了点头，闭上双眼靠在椅背上。

萧子靳将车子停在帝豪酒店门的，沈雨荨打量着车窗外头，不解地问道：“你带我来酒店做什么？”

萧子靳解开安全带，倾身在她脸上吹气：“来酒店还能做什么？当然是来开房……。”

“开房？大白天的谁要跟你开房了？不要脸！”沈雨荨一听到‘开房’二字，立马拉紧胸前的衬衫，身体往后一抽警惕地瞪着他。

看着他脸上的暧昧，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刚刚在她家与他缠绵的场景，小脸立马就绯红一片。

“……开房吃饭。”萧子靳说完后半句便率先下了车子，留下沈雨荨在车内风中凌乱。

原来他说的开房是……开房吃饭啊？

真是的，吃饭就说吃饭嘛，说什么开房！她用手拍了拍自己热乎乎的脸庞，才跟着下了车子。

萧子靳订的是西餐，从大门口走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抬起长臂揽过沈雨荨的肩膀，将她挽入怀中。

沈雨荨低头看了一眼他环在自己肩上的手，正想提醒他有点越举了，耳边却响起萧子靳的冷淡命令：“别乱动。”

疑惑间，沈雨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左手侧躲在一棵绿植后面、正在工作着的单反相机，终于明白萧子靳为什么会带她来上酒店，而且还如此亲密地抱着她了。

为了让场面看起来更加亲密，她主动搂上萧子靳的腰身，笑得一脸甜蜜。

直到进入包房后，沈雨荨开将手臂从他腰上收了回来，并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手掌提醒道：“可以了。”

萧子靳没有将手臂从她肩上收回，而是一旋身将她抵在门后，俯视着她浅笑：“我还是头一次感觉到，把女人搂在怀中走路的感觉也不错。”

“你的意思是……以前你都是搂着男人走的？”

萧子靳脸色一沉，盯着她恼火道：“沈雨荨，我再说一次我虽然对女人过敏但也从未喜欢过男人！”

“是你自己刚说的那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嘛。”沈雨荨说得一脸无辜。

萧子靳压紧她的身体，指腹撩过她水润的唇瓣：“需要我再证明一次么？”

“不用，还是吃饭吧，我饿了。”沈雨荨头一低，从他怀里挣出，直接往西餐桌的方向走去。

因为西餐有点小贵的原因，沈雨荨平日里很少去吃，偶尔吃一次也都是唐晓拉她来的。现在想想，难怪唐晓要嘲讽她是她的小跟班呢，每次她们一起逛完街，或者运动完，都会因为吃饭这个事情意见不统。

她喜欢吃便宜的快餐类食品，而唐晓吃惯了高档餐厅，每次都会以吃不下快餐为由将她拽进高档餐厅去，然后抢着付钱。她自己每次倒成了蹭吃蹭喝的人了，这不是小跟

班是什么？

“你以前到过这家酒店么？”对面突然响起一个寻问的声音。

沈雨荨抬头，发现萧子靳正定定地望着她，如是放下手中刀叉点头：“到过啊。”

萧子靳心头一动，紧接着问道：“什么时候？”

“就爷爷生日那天啊，你忘啦？”

崩紧的神经瞬间一松，萧子靳轻吸口气，原来她说的是那次。

“除了那次呢？”他又问。

“没过来了。”沈雨荨笑了笑：“这么高档的地方，吃一餐都抵我半个月工资了，我怎么可能来？”

“住宿呢？”萧子靳继续问，惊觉到自己追问得太紧，他如是笑了笑道：“我前些日子听这里的经理说你看起来很眼熟，好像四五年前跟一位朋友在这家店住宿过一晚。”

“四五年前？那他肯定是认错了。”沈雨荨脸上的神情未变，想也不想地摇头：“这里房费那么高，就算是有朋友过来我也是带她们到连锁酒店开房的……。”

说到这里，沈雨荨似是意识到什么，双目圆瞪地望着他：“那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萧子靳你不会是怀疑我跟男人在这家店里私混过吧？”

“没有么？”

“当然没有！我发誓！”沈雨荨有些急了：“你别跟着别人瞎听这些传闻，唐晓那女人是故意中伤我才放出这种风声的。”

萧子靳瞧着她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如果一个人要说谎，怎么可能说得那么自然而又理所当然，即便是一级演员也未必做得到。

那么监控中那个与她身形相似的背影，真的与她无关？

“或许他真的看错了。”他轻轻地吐出一句。

“绝对看错了。”沈雨荨低头咬了一口牛扒，口齿不清道：“不跟你说了，我要赶紧吃完，下午还有一场面试。”

看着她这副不雅的吃相，萧子靳眉头微皱：“谁教你吃牛扒用筷子的？”

沈雨荨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筷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自创的。”说完举起一只手掌：“我知道很不雅，我保证在公开场合不这么做，力争做个文雅娴淑的萧太太。”

她又吃了一口，从椅子上站起：“我吃饱了，先去面试了。”

“恩泰医院？”

“咦？你怎么知道？”

“我昨晚在你的笔记本上看到的。”

“噢。”沈雨荨点点头，冲他比划了一下手势：“那你继续高贵优雅地吃你的西餐，再见。”

“等等。”萧子靳叫住转身欲走的她。

第046章 发怒了

“又怎么了？”沈雨荨无语地转过身来望着他。

萧子靳从优雅地从沙发上站起，从桌面上抄过一方餐巾，迈到她跟前站定后，一手挑起她的下巴一手用餐巾轻柔地替她拭去嘴角的油渍，语气宠溺：“你可以不高贵优雅地吃，但至少把嘴巴擦干净了再走。”

沈雨荨望着他泛着宠溺的帅脸，心头一暖。可恶，又在故意勾引她了！

为了不让自己融化在他故意编织的温柔网内，她冲他挥了一下手掌，转身走了出去。恩泰虽然是私人投资，但其规模在榆市来说是却是数一数二的大医院，沈雨荨早就听说恩泰的用人要求极高。而她从小就是这么个不到南墙心不死的性格，好不容易逢到恩泰招人，明知道自己机会渺茫，她还是想去试一把。

反正被这么大的医院拒收一点都不丢人，万一走了个狗屎运、或者面试官不小心打了个盹，让她通过了呢？

在填资料的时候，她看了看左边的应聘者，国内知名名牌大学毕业。再看看右边的应聘者，国内知名医院任职过……。

再看看她自己……不管是毕业的学校还是之前就职的医院都跟人家差远了。

然而人生如戏，总有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就如同上回萧子靳拿下继承位一般……。

当面试官当场宣称她通过笔试以及各项考核，并让她下个月准时来医院上班时，沈雨荨以为自己听错了，结结巴巴了好半晌才吐出一句：“您……说什么？我……下个月可以来上班了？”

“没错。”对方礼貌地点了一下头：“沈小姐不管是专业知识还是各项技能都很优秀，正是我们医院所需要的人才。”

“可是……。”她刚刚在进行诊疗测试时，明明因为紧张而搞错了顺序啊。她当时一测试完，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因为心里难过，所以后面的各项测试都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也根本没有别人完成得好。

“沈小姐，有什么问题么？”面试官含笑问道。

沈雨荨恍过神来，忙摇头：“呃……没什么问题。”

同时心里暗骂自己一句：沈雨荨，你是不是不想要工作了？

既然人家说通过了那就是通过了，那么好的事情她应该欢呼雀跃地离开啊，怎么还

留在这里发傻？等着人家反悔么？

从医院里面走出去后，沈雨荨实在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从包包里面抹出手机打算给何玉娇打个电话，号码拨到一半时转念一想。她那位虚荣好强的母亲肯定会数落她一顿，当了萧家少奶奶还跑去找工作。

将号码一删，她改为拨通萧子靳的号码。

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倒，除了母亲大人，眼下萧子靳居然成了她人生中第二重要的人，有了好消息居然会立刻想到他。不再是萧泽飞，也不再是唐晓！

电话接通的时候，萧子靳正在办公室里跟林助理谈事。

看到来电号码，萧子靳就猜到沈雨荨找自己是因为什么事情了，这个从不给他打电话的女人，居然学会给他打电话了，看来这事办得挺值。

“有事么？”他冲林助理做了个稍等的手势。

电话那头传来沈雨荨惊喜不已的声音：“大少爷！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被恩泰医院录取啦！恩泰噢，你知道这家医院有多难进么？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居然被我进去了，看到没？你老婆我厉害吧！”

萧子靳浅笑：“我萧子靳的老婆怎能不厉害？”

“臭美！”沈雨荨隔着电话冲他吐了下舌头，随即又说“晚上有空么？请你吃饭！”

“好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先挂电话喽！”

电话那头传来已经挂断的茫音，萧子靳将手机从耳边拿下后看了一眼屏幕，唇边绽出一抹笑意。

对面的林特助打量着他难得一见的笑容，笑呵呵道：“萧总，您发现没有，自从您娶了少夫人后变得爱笑了。”

唇畔笑意一敛，萧子靳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睨着他：“你可以继续说了。”

林助理笑笑道：“我正打算告诉萧总您，恩泰那边已经打好招呼，没想到少夫人先我一步报喜了。”

“还有别的事么？”萧子靳继续保持严肃。

“有。”林助理也跟着严肃了下来，将手中的信封袋递到他面前道：“关于何玉娇怀孕生子这事倒是一点都不难查，当初她是在永安医院妇产科任职时怀上孩子的，因为何玉娇本身年龄太大，孩子又来路不明，惹来不少的诽议，一时间成为了医院的热门人

物。医院为了树立好形象，不得不将她解聘，何玉娇也是从那一刻失去了工作，在家待产然后带小孩，至今没有再出去工作过。”

当初何玉娇虽然被辞退了，不过跟同事们还常有联系，部门有什么活动也还会叫上她。”林助理指了指桌面上的资料：““这是我从她一位老同事那里拍回来的相片，全是何玉娇怀孕期间拍摄的。”

萧子靳伸手拿起桌面上的信封，又从里面抽出几张相片。

相片确实是何玉娇跟同事们一起聚餐时拍的，从小腹不太明显到大腹便便都有。

林助理又说：“这位经常和她粘在一起拍照的妇女也是她们科室的，现在仍在永安医院供职，如果萧总您不放心，可以亲自找她来问一问。”

萧子靳将相片翻来覆去地看了三遍后，放回桌面上。

心里……莫名晴朗了不少。

“这么说，梓恒真的是何玉娇生的。”他低喃一声，倏地笑了一下。

林助理点头，跟着松了口气：“明摆着就是何玉娇生的。”

“很好。”萧子靳道。

“确实很好。”林助理跟了一句。

萧子靳抬头瞪了他一眼，林助理忙敛起嘴边的笑容讨好道：“萧总，我是为您高兴。”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是，反正萧总和沈小姐只是假婚，沈小姐有没有生过孩子跟萧总一点关系都没有。”林助理笑着说，拿起桌面上的信封：“我先出去工作了。”

看着他轻快地走出去的背影，萧子靳将身体往椅背上一靠，手指习惯性地揉了揉眉心，却怎么也揉不去眉宇间那丝喜悦。

从什么时候起，他居然也在乎起这个事情来了？

他对那个女人宽容，是因为觉得当年亏欠了她，并且希望从她手里找他的东西……。其实萧老爷子一直以来的计划是让萧子靳娶一个门当户对、有商业头脑的女人为妻，这样才可以在婚后帮助萧子靳管理好萧氏。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萧子靳一声不吭地娶了沈雨荨，而沈雨荨又是那个学医出身的女子，想要她在萧氏谋职几乎是不可能了。

再加上王素在旁边一怂恿，萧老爷子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让她去医院上班了。

王素巴不得萧子靳娶个像沈雨荨这么没用的妻子，没能力成为他的左右膀，也没有家底去为他巩固地位。所以在萧子靳一提出让沈雨荨去医院上班时，她几乎是立马在旁

边说起了好话。

况且让沈雨荨出去上班，有事可做就不会天天粘着萧子靳，小两口相处的机会少了，怀孕的机会自己也就降低了。

她可不希望沈雨荨抢在唐晓之前怀孕生子，不然她的宝贝儿子就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而萧老爷子最后的态度，最开心的莫过于沈雨荨了。

今天是她第一天上班的日子，为了给新领导一个好印象她早早便起床了，吃过早餐，换了套素雅整洁的衣服便出门了。

下楼的时候刚好碰到从卧室里面走出来的唐晓和萧泽飞，她笑着停下脚步，心情大好地跟她打起了招呼：“蜜月回来了？玩的开心么？”

“当然开心了。”唐晓回她一个虚假的微笑。

萧泽飞看着她这副外出的装扮，忍不住问出一句：“你要出门？”

“对啊，上班。”沈雨荨似是想起什么般，转向唐晓道：“噢，晓晓，我还没有向你道谢呢。”

“谢我什么？”唐晓脸色不太好。

“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在恩泰那样的大医院上班啊，恩泰的福利各方面都比之前那家医院好多了，如果不是你，我现在都还在那个小医院里蹲着呢。”她说完灿然一笑，转身往楼下走去，并亲昵地挽住正在门边等候她的萧子靳柔声说：“老公，我们走。”

看着她得意地离去的背景，唐晓心里自己是气极了，她侧头扫了旁边的萧泽飞一眼，发现他的目光仍然定定地停在沈雨荨身上时，小脸一板气结道：“看什么看？没看过别人秀恩爱么？”

萧泽飞回瞪了她一眼，同样的没好气：“有病！”

“你……。”唐晓瞪着他，心里更加生气了。

自从沈雨荨嫁给萧子靳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目光总追随着沈雨荨的身影跑，情绪也变得越来越阴晴不定起来。

她心里很清楚，这是他开始后悔抛弃沈雨荨的征兆！

看来她要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不然萧泽飞这个摇摆不定的男人迟早要被沈雨荨抢回去。萧子靳将车子停在恩泰医院门口，沈雨荨冲他摇了一下手掌：“谢谢，晚上见。”

“晚上见。”萧子靳在车锁上摁了一下。

沈雨荨推开车门时，扭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自己，如是冲他笑了笑才从车厢内钻了出去。

看着他的车子迅速地驶入车流，她抬手拍了拍自己躁热的小脸，心想自己刚刚到底在想什么？难不成还想跟他来个道别吻？她和他还没有亲密到这种程度吧？

沈雨荨，你真是没救了，照这么下去肯定会爱上他的。

爱上他？想到自己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爱上了一个注定不适合自己的男人，那肯定会比被萧泽飞抛弃还要痛苦的。所以，就算是为了以后自己不那么痛苦，她也不能这么没定力啊！

沈雨荨所在的部门人员众多，大多数都是有着资深技术、比她年长的医生，不过与她同龄的男女也有不少。

为了不让大伙认出她是萧家大少奶奶，她在入职前还将自己好好地改造了一番，年纪大的也许不会去关注这些八卦杂志，但年轻人一般都比较关注，特别是对萧子靳抱着好奇心的年轻女孩们。

好在沈雨荨脸皮够厚，遇到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时，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当初上报的那位萧太太，只是不小心同名同姓同脸罢了。而同事们居然信了，因为沈雨荨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如果是萧家的少奶奶怎么会跑来这里当一位小医生？

“沈医生，你真的不是萧董的妻子么？”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名叫小元的女孩问道。

沈雨荨无奈地叹了口气，用筷子指了指自己：“你看我像是坐拥几百亿资产的富太太么？”

“不像。”小元摇摇头。

“那不就是了。”沈雨荨低头吃起了盘子里的饭菜。

半天下来，她觉得自己已经快要练成说谎专家了。虽然萧老爷子允许小两口住在御临花园，不过规定好了每隔一天就要回老宅聚餐一回。

只是聚餐不用在老宅住，沈雨荨已经很满足了，自然不会有任何意见。

周末晚餐的时候，王素突然提出让萧泽飞和萧子靳一起办婚礼，不然大的没办，小的办不好看。

老爷子早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上回被沈雨荨和萧子靳一起以旅行结婚推过去了，这回他直接将问题抛给沈雨荨，问道：“雨荨你觉得呢？”

王素也在望着她，说：“雨荨，整个萧家都觉得这是最体面的做法，你不会又要反对吧？”

儿子的想法她已经从唐晓那里了解到了，她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宝贝儿子摆脱沈雨荨这人，可不能再让他陷进去了。

让他们各自把婚礼办了，也许还能让他们各自死心，毕竟不管是萧泽飞还是沈雨荨，只要一方还不肯放弃对方迟早都会出乱子。

沈雨荨还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没想到王素又旧事重提，而且还直接给了她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如果她坚持不办，那么就是不顾萧家的颜面，不把萧家放在眼里了？

这个时候似乎连萧子靳都救不了她了。

最终，她只能强颜欢笑：“我都听爷爷和小妈的安排。”

“真的？”王素笑盈盈地赞道：“看看，雨荨就是识大体，那么我就从明天开始着手操办婚礼的事宜了。”

“辛苦小妈了。”

萧子靳侧头看了沈雨荨一眼，可以看得出来她是很不乐意的。

唐晓关切道：“妈，还有半个月就是婚礼了，您一个人忙得过来么？”

“不还有雨荨么？俗话说长嫂如母，又是萧家未来的女主人，雨荨也是时候该学着点操办这种豪门宴席了。”

沈雨荨握着筷子的手指不自觉地捏紧，胸口似被什么东西压抑般，难受得连呼吸都泛着涩。

还真是讽刺呢，萧泽飞和唐晓不但要办婚礼了，还要她亲手替他们操办，而她却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还有比这更侮辱人的事情么？

看来唐晓并不打算放过她了，刚刚才利用爱琴海之行刺激完她，马上又用婚礼来打击她。这个女人，不把她折磨疯就不死心么？

“大嫂，你不会不乐意吧？”唐晓道：“如果你没空的话也没关系，我帮妈一起操办也行。”

沈雨荨轻暗吸口气，抬头努力地绽出一抹微笑：“怎么会？小妈说得对，这是我的职责。”

“大嫂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放心了。”唐晓微微一笑。

萧泽飞从椅子上站起：“我吃饱了。”说完转身离开餐厅上楼。

唐晓随后跟了上去，双手环胸地靠在门后望着坐在沙发上抽闷烟的萧泽飞，语带嘲

讽道：“怎么？心疼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太过份了！”萧泽飞将烟头往烟灰缸内一摞，瞪着她。

“呵，还真是心疼了。”唐晓忍着暴怒，继续用嘲讽的语气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你是想让她再骗你一次么？”

“就算她当初骗了我，现在也已经报复回去了，至于像现在一样死咬着她不放么？”

“什么叫我死咬着她不放？”唐晓终于忍无可忍地冲到他跟前，恼怒地俯视着他：“明明就是她先骗了你，然后联合萧子靳抢走继承权，你居然还心疼她？萧泽飞，拜托你认清一点形势好不好？现在沈雨荨已经嫁给萧子靳了，而你马上就是我的丈夫了。只有我能帮你夺回属于你的东西，我是在帮你，而不是在摇尾乞怜地等待你给我带来好生活。我常常的唐家大小姐嫁什么人嫁不着，嫁给你我没有高攀，而是低就。”

如果不是为了从沈雨荨手中抢走萧泽飞，她当初大概也不会去勾引他这位区区的二公子。

她的话虽然很有道理，可萧泽飞还是觉得郁闷极了，他小声地吐出一句：“我从未想过要跟大哥争萧氏。”

“你不是没想过，而是不敢想，因为你知道自己各方面都不如萧子靳。可是现在不同了，我可以帮你也愿意帮你，你大可以放手一搏，我就不信萧子靳他真那么利害连一丝弱点都没有。”

萧泽飞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地抽着烟。萧子靳跟萧老爷子在书房里面讨论完工作，回房时发现沈雨荨并没有在里面，以为她只是在花园里散步去了。随口问了一个佣人才知道她已经先回御临花园去了。

他心想沈雨荨肯定是受了刺激心情不好，所以才没有等他一起回去的。

又在老宅处理了一些紧急工作，萧子靳才开车回到御临花园。

一楼有灯却是静悄悄的，看来她已经上楼休息去了。

他上了楼，来到右手边的客房门口，用手在门板上敲了敲没有得到回应，如是加大了力度，仍然没有回应。

里面明明有动静，看来这小妮子是生气了。

他扬声问了句：“沈雨荨，你是要我自己拿钥匙开门吗？”

门板‘呼’的一声被人拉开，沈雨荨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看到她时，萧子靳不自觉地愣了一下，眼前的她满面泪痕，一手扶着门板，一手抱着薯片桶，嘴角甚至还有零食的残渣。他侧了下脑袋，目光透过她的身体看到屋内的茶

几上摆满着开封过的零食。

看来这个女人又在糟蹋零食了。

“没吃饱？”萧子靳扫视着她，明知故问。

晚餐因为谈到婚礼的事情，她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这会早该饿了，只是这么多零食吃下去不怕被撑坏？

“就算没吃饱也不要总吃这种油炸的垃圾食品。”萧子靳将手中的外带盒递给她：“这是各种口味的有寿司，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口味所以就每样都买了一点。”

“谢谢。”沈雨荨不客气地抄过他手中的外卖盒，转身走向沙发上坐下，拆开袋子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萧子靳站在门边看了她一会，悠悠地走到她对面坐下：“又在为了他们两个生气？”

沈雨荨不吭声，只是狠狠地咬了一口点心，点心吞下之时泪珠从眼底滚落下来。那委屈的样子，让人看了又好笑又同情。

萧子靳向来缺乏安慰女生的经验，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沉吟半晌才状似认真地说出一句：“如果真那么不想要婚礼，我可以去跟爷爷说。”

听到这句话，沈雨荨立马抬起小脸盯着他愤愤道：“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说？”

“刚刚？”

“没错！”沈雨荨嘴里还塞着点心，两个脸颊被鼓的像包子，口齿不清地控诉：“我是很生他们两个的气，但我更气的是你这位虚伪的萧大少爷，你明知道我们是假婚不可以举办婚礼，却一声不吭地任由他们把婚期定下来，而且还要跟那两个人一起举办婚礼。”

第 047 章 离家出走

萧子靳目色微敛，语气变得有些无奈：“我知道你不想跟他们一起举办婚礼，我有责任替你把这件事情挡掉，但你也应该替我着想一下，我刚刚才为你争取到去医院上班和搬到这里住的权利，如果我再逆着爷爷的意思把婚礼的事情推了，你觉得爷爷会怎么想我？萧家的人会怎么看我？”

沈雨荨语滞，他说的确实有那么一点道理。

他才刚刚上任董事长一职就事事与爷爷对抗，那么难保会惹恼爷爷，然后威胁到他在萧家的地位。

可是……。

更多的泪水从沈雨荨的眼里滑落下来：“可我不想举办婚礼，咱们明明是假婚，之前就已经让很多人误会了，如果再办一场婚礼，我这辈子还能再嫁人么？”

“你担心的是以后嫁人？”萧子靳脸色微沉，心底莫名有些不满。

“难道我不应该担心么？”沈雨荨蓦地从沙发上站起，瞪着他：“萧子靳你就是个大骗子！”

“我骗你什么了？”萧子靳跟着从沙发上站起，绕到她跟前俯视着她：“难道不是你先招惹我的么？”

“是，是我先招惹你的，可是咱们明明说好了等你拿到公司继承权就一拍两散的，你明明已经拿到继承权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度蜜月还要办婚礼？”沈雨荨说到激动处便开始动起了手，一边用拳头捶打着他的胸口一边痛哭着控诉。

萧子靳被她推打得身体往后退了一步，却并未阻止她的行为，而是任由着她发泄。

半晌，他才又说了一句：“那么你想怎么样？”

“我想离开！现在就走！走得远远的……！”

“走？你觉得你现在还走得了么？”

“为什么不能走？你要绑架我吗？还是想继续哄骗我？”沈雨荨愤怒地继续用拳头打他：“你个大骗子，说什么当萧泽飞的家长，可以泡他甩他，可是阻止他娶唐晓进门。可事实呢？我这个家长当的根本连一点点权利都没有，我不但要同意他娶唐晓进门，还要亲手给他们操办婚礼，还要把自己搭进去供他们侮辱伤害。什么狗屁女主人！我再也不想当什么女主人了，我要回家继续当我的穷光蛋……！”

“够了。”萧子靳终于抬手控制住她捶打在自己胸口上的粉拳，语气没有太大的怒

火却也没有多少感情：“你真那么想泡他？那么想阻止他娶唐晓进门？”

“这还用说吗？”沈雨荨双目通红。

“一点都不想留在我身边？”

留在他身边？沈雨荨心里闪过一抹怔然，他在说什么？

是留在他身边做一辈子的假夫妻吗？不，她才不要这样。

虽然跟着他吃好喝好住好，还能受万人尊敬羡慕，大把女人都会欣然答应，可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她更宁愿像以前那样普普通通地当一个工薪族，谈一场恋爱，生一两个孩子，建一个小家。

萧家这种贵族式的生活并不适合她，也吸引不了她好吗？

看着她时而皱眉时而嫌弃的表情，萧子靳心中已经了然。

他点了点头，抓着她的手掌一松，一个字都没有说地转身走了出去。

诺大的卧室内突然变得空寂下来，沈雨荨怔怔地站在原地，一时有些缓不过神来。

萧子靳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都没有表态，什么都没有做就这么走出去了。

也就是说明天一觉醒来，她还是要以萧家大少奶奶的身份去为萧泽飞和唐晓办婚礼，然后穿上婚纱在那两人嘲笑的目光里做个配角。甚至不用到那一刻，她就已经可以想象唐晓脸上的表情会是怎样一种优越了。

想到这里，沈雨荨就双腿一屈，挫败地坐回沙发上。因为吃得太饱，沈雨荨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每次发泄完，她都会难受得想把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

好不容易睡着的时候已是凌晨三点多，然后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起床，她看着茶几上的那一片狼籍，想起昨天跟萧子靳的争执，心里不禁有些烦躁。

茶几上摆放着的外带食盒是萧子靳给他带来的，里面还剩下些点心，昨晚她吃得太狼吞虎咽，甚至没有留意到这些点都全是她喜欢的味道，也是她喜欢的那家连锁LOGO。

看来萧子靳也并非完全不关心她的，至少能留意到她晚餐并没有怎么吃。

沈雨荨想到这里，随即甩了甩头。

她不能因为这点蝇头小利就把他所有的罪恶忘在脑后了，如果他真的在乎她，又怎么会默认王素的安排让她亲手给萧泽飞和唐晓操办婚礼？怎么会同意跟萧泽飞在同一

天举行婚礼。

今天是周末，沈雨荨进浴室梳洗干净，换好衣服打算回城西母亲家，下楼之前她特地放轻了脚步，凝神倾另左手边主卧的动静。听了一阵发现没有动静后，猜测萧子靳八成是出门了。

萧子靳原本就是个有强迫症的工作狂，平日里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睡懒觉上，哪怕是周末也基本不休息。

走了也好，她自己一个人在家也能自在些。

由于昨晚吃多了，她在厨房里随便找了点清淡的东西垫肚子，然后便出门了。

回到城西固然少不了被母亲各种追问在萧家的生活以及跟萧子靳的感情，沈雨荨最烦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不是为了回来看看小梓恒她还真不想回来。

结果不光何玉娇追着她问，就连小梓恒都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满脸期待也问：“姐姐，妈妈说你很快就可以带我去吃好吃的，去住大房子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去呀？”

“住大房子啊？”沈雨荨为难地扭过头去，望向母亲的时候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何玉娇不以为然：“你瞪什么瞪？嫁了好老公难道不该带着我和梓恒享福么？”

“妈，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跟萧子靳是假婚，你怎么……。”

“行了行了，什么假婚真婚的，法律上已经认定你们是夫妻就行了，至于感情嘛，养条狗都能养出感情呢更何况是人。”何玉娇斜睨着她，眼眸微眯：“沈雨荨你不会是自己享了福就不想管我和梓恒了吧？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当白眼狼抛下我们，我会闹到萧家去，让你当不成萧家媳妇。”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沈雨荨没好气地翻了她一眼，牵过小梓恒的小手柔声道：“走，姐姐带你去吃好吃的去。”

“真的吗？我要去吃哈根达斯！”小梓恒欣喜道。

“吃什么哈根达斯，又远又贵天又快下雨了。”何玉娇没好气地扔来一句。

小梓恒小嘴一翘，两眼巴巴地望着沈雨荨。

沈雨荨蹲下身子，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没关系，姐姐找到新工作了，很快就可以发工资了。”

“太好了。”小梓恒转向何玉娇：“妈妈，姐姐马上就发工资了耶！”

何玉娇突然抓信沈雨荨的手腕，两眼放光地问：“不对啊，就算是假婚，萧子靳那么有钱应该不会亏待你才对的呀，说，是不是给了你什么金卡银卡藏起来不给我分享？”

“哪有，萧子靳就算再有钱，那些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怎么可能随便给别人用嘛。”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沈雨荨牵了小梓恒往门口走去。

其实，金卡、购物卡、美容卡……各种卡田秘书都给过她了，只是她自己不习惯花别人的钱，所以一直将这些卡收藏在抽屉里，连一次都没有用过。

第 048 章 她伤心了

她当然不敢把这些东西交给这位虚荣好赌的母亲，不然再丰厚的卡都不够她刷啊。

西郊这片是有钱人口中的贫民窟，住的都是些社会底层的人，自然也不会有哈根达斯这种高端的甜品店了。

想要吃哈根达斯还得搭公交到市区去，虽然有点麻烦，但为了满足小梓恒的愿望，沈雨荨还是带着他踏上了开往市区的公交。

一路上小梓恒都是兴致勃勃的，沈雨荨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的既然是昨晚和萧子靳的争执。

虽然明知道萧子靳很忙，可是一天没有见到他，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习惯的。

“姐姐，我要吃这个。”小梓恒指着厨柜内的一个巧克力球说。

沈雨荨轻吸口气，收拾了一下情绪微笑道：“好，再给你买一个草莓味的。”

看着小梓恒满脸高兴的样子，她的心情不禁也跟着明朗起来。

小梓恒吃了一口冰淇淋球，突然抬头盯着沈雨荨问道：“姐姐，姐夫为什么不跟你一起回去看我呀？”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沈雨荨想了想，用最简单的借口答道：“因为姐夫工作很忙，没空回去啊。”

“那我可以去看姐夫么？”小梓恒又问。

“嗯……这个嘛，以后有机会的话姐姐会带你去见他的，赶紧吃你的冰淇淋吧。”沈雨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有些强颜欢笑。

带梓恒去见萧子靳？这有点不现实啊。

萧子靳那么喜欢安静又那么沉默寡言的人，应该不会喜欢小孩子的吧，特别是别人家的小孩。

吃完哈根达斯后，沈雨荨又带着小梓恒在附近的商场上买了两套冬装的衣服，买完走出商场时才发现外面昏暗一片，还刮起了大风，看起来好像要下雨的样子。

“姐姐，怎么办？要下雨了。”小梓恒说

“没关系，我们坐公车回家不会淋雨。”

“可是公交车好多人，我们能挤上去么？”小梓恒望着外头人群涌动的公交车站台。

沈雨荨也跟着扫了一眼站台，这个时间正是大伙下班或者逛完街回家的点，这里又是繁华商圈，公交车确实有点难挤，不过难挤也没办法啊，总不能不回家吧，况且天就快要下雨了。

沈雨荨叮嘱小梓恒拉紧自己的手后，牵着他往站台上走去，站在路边等了好长时间才来了一辆通往西郊的公交，大概是因为人多，公交车居然连站都不入便直接从站前驶了过去。

眼看着公车要过站，沈雨荨情急地拉着小梓恒追上去，一边挥手让司机停车。

可惜司机并没有停车的意思，‘呼’的一下便驶远了。

没办法，她只好停下来等下一班。

结果下一班同样没有靠站，直接就从站前驶过去了。

沈雨荨被气坏了，一边追一边冲着车尾巴骂道：“可恶！居然不停站，我要告你……！”

骂到最后，连她自己都泄气了，毕竟她可以看得出来连车门边上都挤满了人，司机压根就没法靠站。

而就在她最狼狈不堪的当儿，那辆熟悉的宾利车子却以无比尊贵的姿态从她身侧驶过，甚至连减速的意思都没有。

林助理在倒视镜中看了一眼气得直跺脚的沈雨荨，试探性地问：“萧董，您确定不送少夫人回去？”

“确定。”萧子靳将目光从后视镜中收回，表情淡漠。

“这个点的公车很难等，而且快下雨了。”林助理试图说服萧子靳停车。

一开始林助理和大家一样认为沈雨荨是那种为了嫁入萧家不择手段的人，后来相处久了才发现她其实还蛮单纯可爱的，然后就开始喜欢上这位虽然不怎么聪明但个性随和的少夫人了。

明明昨天两人还好好的，怎么萧董今天却像变了个人，一整天情绪都不太稳定也就罢了，居然还不管少夫人的死活？

嗯，看样子八成是吵架了！

敢跟萧董吵架的人，似乎也就只有少夫人了。

他偷偷在后视镜中看了萧子靳一眼，却接触到他警告的目光，如是脖子一缩不敢再多嘴了。一连等了好几辆公车都没能挤上去，眼看着大雨就要倾盆而下，沈雨荨终于开

始着急起来。

正当她打算回到商场找点东西吃，顺便避掉这场雨时，突然‘吱’的一声，一辆熟悉的商务车子停在她跟小梓恒跟前。

沈雨荨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随着车窗缓缓降落，一个礼貌的声音响起：“少夫人，您好。”

这声少夫人使得沈雨荨蓦地抬起头来，透过敞开的车窗，她看到司机王叔正在冲自己微笑，而他开的正是一开始她和萧子靳常坐的那轿九座商务车。她本能地伸长脖子往车厢后方看了一眼，并没有看到萧子靳的身影。

王叔已经从驾驶室内绕了出来，为她拉开车门：“少夫人，正好路过这里看到了您，快下雨了，我送您回去吧。”

刚刚是林助理给他打电话叫他出车的，据说是萧子靳的意思，还交待说只管送人别的什么都不用多说多问。

沈雨荨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被风刮得小脸通红的梓恒，一咬牙拉着小梓恒钻入车厢。

果然，车子刚一启动，大雨便倾盆而下。

小梓恒正一脸好奇地左右欣赏这辆名贵的车子，沈雨荨将他拉回座位上坐好，有些歉疚地问前座的司机：“王叔，会不会耽误您的时间？”

王叔微笑摇头：“不会，今天是周天比较有空。”

“噢。”沈雨荨稍稍放下心来。沈雨荨在西郊过完周末，周一直接去了医院上班。

自从那晚跟萧子靳咬过一架后，两人便没有再联系过，而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闹了别扭后越长时间不联系就越是难以跨出和好的那一步，然后关系渐渐地疏远。

沈雨荨有些愤愤地想，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就这么过它半年一年的，等萧老爷子不再只盯着两人的婚姻看时，离婚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届时怕是连萧老爷子都只能认命了。

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份上了，自然也没理由再跑人家家里去住，所以下了班后，沈雨荨自然而然便决定回西郊。

走出医院大门，沈雨荨和小元摇手道别，看着小元和她的男朋友搂搂抱抱卿卿我我地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她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淡却，最终化为无奈的一声叹息。

想当初她也曾这么简单地幸福过的，她下班一走出医院大门就可以看到萧泽飞挂着微笑冲自己招手，然后一起去逛街吃东西，最后送她回家。

她转身时，意外地发现萧子靳的车子不知何时停在了自己的身侧。

讶然闪过她的眼底，脚步也在一瞬间顿住，她望着他，心里居然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第 049 章 两难的决定！

不过是三天没见，她居然有种很久没见过他的感觉。

萧子靳也在看着她，语气平淡地命令了一句：“上车。”

沈雨荨左右扫视了一眼，没有看到熟人后才迅速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然后瞪着他一脸不满道：“请你以后别这么招摇地把上千万的车子停在医院门口，如果你要停也行，麻烦装作不认识我，因为我不想成为医院的新闻人物。”

她好不容易才让医院的同事相信她不是萧家少奶奶的，如果让人看到她上了这么贵的车了，肯定不会再相信她的谎言。

她以为萧子靳会生气，没想到他只是点了一下头，语气依旧平淡：“我会注意的。”

他如此好说话的样子倒是把沈雨荨搞提有些不好意思了，她缓和了一下表情，盯着他问：“你找我有事么？”

“你是不是忘了之前的约定？”

他的一句话，又将她心底的火气挑起，盯着他恼怒道：“萧大总裁，你怎么还在想协议的事情？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说好什么？”

“说好……。”沈雨荨顿了顿，像那天晚上一样用控诉的语气嚷嚷道：“那天晚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举办什么婚礼，也不想帮萧泽飞和唐晓操办婚礼，我做不到！”

今天是回老宅聚餐的日子，可她实在不想回去面对那一家子人，更不想和王素去讨论什么婚礼流程，她真的不想去啊！

在她的强烈抗议下，萧子靳将车子停在路边看着她闹。

而沈雨荨闹腾了一阵，被他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止住口中的控诉。

电话响了许多声，萧子靳才从小柜子内拿了出来，听了一阵后说道：“我们马上就到。”

挂上电话后，萧子靳重新启动车子，十分钟后，车子停在一家气派高端的婚庆公司前，沈雨荨扫了一眼外头后恼火地问他：“你带我到这里来做什么？”

他以为他会接她去萧宅吃饭，没想到却在这里停了车，车窗外头大大的‘婚庆’二字如针尖般刺痛了她的双眼。

萧子靳，你够霸道！

她狠狠地攥紧两只拳头，瞪着他的目光仿佛能喷出火来。

萧子靳并未因为她的怒火而有所表示，而是慢条斯里地解开安全带，然后下车绕，从小柜子里面拿出一份文件和一支签字笔递到她面前，道：“把这份文件签了，你的愿望就能成真了。”

沈雨荨讶然，垂眸打量着他手中的文件，一时间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签了这份文件她的愿望就能成真了？他指的是什么愿望？离开萧家？还是取消婚礼？

她伸手将文件接了过去，翻了翻，好像是关于什么项目合作的东西，她大致地看了下并没有看懂里面的意思，如是抬头盯着他问：“什么意思？”

萧子靳身体靠在椅背上，修长的手指搭在方向盘上，神情看起来与之前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萧氏跟唐氏集团的合作项目，也是唐氏最近的救命稻草，想要把项目合同取消，需要夫妻俩共同的签名。只要你敢签，我就陪你签，签完之后唐氏最多撑不过半年就会需布倒闭，而唐晓也将失去她嫁入萧家的筹码。”

关于商业上的事情，沈雨荨一向是云里雾里的，也根本理不清楚萧子靳话里的意思。不过她倒是听懂了里面的重点，只要她把这份合同签了，唐氏将会倒闭，唐晓轻则失去她千金小姐的荣耀，重则背上一笔巨债。而王素又是那么虚荣的人，自然不会让一个对萧泽飞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女子进门，就如同当初反对她和萧泽飞在一起那样反对唐晓。

“唐氏真的那么脆弱吗？”心里怔忡了半晌，她才一脸怀疑地问。

“如果唐氏没有陷入危机，唐晓也不会那么千方百计地嫁给泽飞，说到底他们这段婚姻除了爱情外就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唐晓从她手里把萧泽飞抢走，一方面也是为了唐氏么？

其实说真的，如果唐晓单纯的只是为了唐氏才背叛她这个好朋友，她的心里至少还能舒服点。可明明不是这样的，萧泽飞和唐晓一年前就勾搭在一起了，唐晓发给她的照片可以做证。他们彼此相爱，然后联合起来报复她……。

真的签了这份文件就可以让他们结不成婚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她终于有机会报复唐晓那个恶女人了！

车厢内的光线一暗，有人敲车窗，是唐晓……。

沈雨荨抬头望着窗外的唐晓，后者也在望着她，习惯性地用高傲的微笑和语气说：“大嫂，怎么还不进去，我等着你帮我挑礼服呢。”

“我马上就来。”沈雨荨盯着她，双目微微的红。

“大嫂的眼睛怎么这么红？不会是这几天都没睡好吧？”唐晓笑得一脸无害：“也是……毕竟婚礼是一生一次的事情，肯定会有些紧张的。”

“给我滚！”沈雨荨控制不住地冲她吼了一声。

唐晓被她突如其来的怒吼吓了一跳，倒是没料到她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不过心里却得意极了。沈雨荨越反常就证明心里越难受，而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别那么大火气嘛，那我先进去等你喽。”唐晓冲沈雨荨翩然一笑，转身朝大楼里面走去。

从嫁入沈家来，沈雨荨就一直在遭受着唐晓各种各样的打压与嘲讽，明明她才是萧家的长媳，萧家未来的女主人，凭什么要被她欺负？凭什么？

唐晓，既然你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了！

沈雨荨一把抓起放在膝盖上的签字笔，将文件翻到最后一页的签名处刷刷地划了起来。

一旁正在随手翻阅杂志的萧子靳斜眸扫了她一眼，没有吱声，也没有阻止。

然而，沈雨荨却在签到一半的时候笔尖再也挪动不了丝毫了，握着笔竿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攥紧。

她这一签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唐家从此破产，严重点甚至会闹得家破人亡，万一真的出了人命，那么她就成了罪人了。就算法律不会惩罚她，她自己也会一辈子良心难安的啊。

没错，唐晓从未把她当成好朋友过，可她却是真心把她当成好朋友的，这几年来从未有过怀疑。

还有旁边这个男人呢？刚上任就擅自撤掉了跟唐家的合作项目，他又该如何跟集团的人交待，如何跟萧老爷子交待？

她报复了唐晓，心里爽了，他却要因此惹怒众生，甚至有可能威胁到董事长的职位，这样的后果真是她想要的么……？

“怎么？签不下去？”萧子靳合上杂志，瞧着她淡淡道：“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签字，二是乖乖进去帮唐晓挑礼服。”

她可以不选么？为什么要给她出这么两难的选择啊！

第 050 章 挑选婚纱

颤抖的双手最终因为一声崩溃的痛哭从签名栏上滑了下去，泪水也在同一时间涌了下来。

纵使唐晓再可恶，再无耻，可这个字她却怎么也签不下去，因为她天生就不是那么狠得下心来的人。

而她的心软，成功地感染了萧子靳。

看她抖动着肩膀哭得惨兮兮的样子，他突然手臂一伸将她揽入怀中，温热的唇刷过她布满泪水的面庞停在她的唇上，辗转地吻了进去。

她嘴巴微张着，压抑的哭声从两人的唇齿间溢出，就连习惯性的挣扎都没有了，任由他吻着自己。

良久，她才呜咽着说出一句：“萧子靳！我恨你……我恨你……！”

为什么要给她这么两难的选择？为什么？

“恨我也没用，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萧子靳将额头抵在她的额上，相较于她的痛苦，他的心田却比刚刚明朗了许多。

刚刚在她拿起笔在签字栏上签字时，他没有任何惊讶，毕竟换成是任何一个人站在她的立场都会毫不犹豫地签字的。而她的突然停笔，却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她果然就是调查报告中的那个沈雨荨，大大咧咧却又单纯善良，是他见过的女人中极少数的。

林助理总是取笑他自从遇上沈雨荨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和这样特别的女子在一起，他怎么可能不改变？

控制不住地……他抱紧了她，再一次吻去她脸上的泪，吻住她的唇，直至她终于不再往外淌泪的时候，他才松开她，凝视着她问：“你真的决定了？”

“我还有别的选择么？”沈雨荨抬手用袖子抹了一下湿嗒嗒的小脸，心情已经平静了些许。

“你应该知道，一旦他们两个的婚礼办成，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将泽飞从唐晓的手中抢回来了。”这一点他不得不提醒。

“我知道。”

“知道就好。”萧子靳一手挑起她的下巴，一手抽过面纸温柔地替她擦拭掉脸上的

泪痕：“既然决定了，那就努力藏好自己的情绪，别让有心人士笑话。”

虽然沈雨荨此时的心里乱糟糟的，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还是可以预料到的，无非就是继续忍受萧泽飞和唐晓各种各样的伤害和侮辱，而想要避免对方的伤害，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微笑面对。

只是……微笑面对，她真的可以做到吗？

她深吸口气，收拾好情绪后推开车门下车，然后迈步往大楼里面走去。

萧子靳看着她昂首挺胸的背影，摇摇头，浅浅地笑了。

不愧是他萧子靳的妻子，沈雨荨的表现他很满意，也很喜欢。

毕竟是那么肝肠寸断地哭过一场，即便是将情绪收拾得再好，泛红的眼圈却还是将她出卖了。

正兴致勃勃地坐在沙发上的萧泽飞看到两人进来，起身礼貌地唤了声：“大哥大嫂，你们来了。”然后，他将目光定格在沈雨荨发红的眼睛上，心头一抽，既有些心疼起来。

他知道沈雨荨肯定是刚刚哭过了，而哭泣的原因……他猜想一定是因为他和唐晓。

“大嫂，你来得正好。”唐晓在服务生的陪同下从更衣室里走出来，在沈雨荨跟前扭动了一下身子道：“你觉得这件怎么样？会不会有点太大众化了？”

沈雨荨迈步走过去，绕着她打量一番后微笑：“不会，你长得那么漂亮，自然是穿什么都好看的。”

“大嫂你还是那么会哄人开心。”唐晓又转向萧泽飞：“老公，你觉得呢？”

萧泽飞有些敷衍地扫视了一眼，点头：“好看。”

“可是我觉得不够高档，不衬我的气质。”唐晓不甚满意地撇了撇嘴，在镜子前扭动了一下身体：“不过倒是挺适合大嫂你的，不如我去换下来让你试试好不好？”

“好。”沈雨荨点头。

唐晓果然走进更衣室里去把婚纱换下来让沈雨荨去试，沈雨荨没有拒绝，拿着婚纱便进了更衣室。

反正是假婚，穿什么样子的婚纱都无所谓，既然唐晓那么想让她穿，那她就穿呗。

婚纱虽然没有多特别，但也算是公司内的高端款式，不然也不会拿来给唐晓试穿。

沈雨荨还是头一次穿婚纱，洁白的纱裙裹着她高挑的身体，虽然没有唐晓那么性感妩媚，却有着属于她自己的独特气质，清纯亮丽，别有一番滋味。

她在服务员的陪同下走出更衣室，正在一旁挑婚纱的唐晓转过身来，双眼放亮地夸赞道：“真好看，这套婚纱果然比较适合大嫂你呢，不如你就要这件吧。”

沈雨荨自己倒是无所谓，不过她挑选婚纱之前总得问问萧子靳的意思吧，毕竟他是新郎。

她如是转过身，面对着萧子靳问道：“好看么？”

萧子靳双腿交叠地坐在沙发上，深邃的目光在她身上流转了一遍，点头：“好看。”

沈雨荨正想说既然好看她就要这套算了，反正她也没兴趣试别的款。

萧子靳却赶在她开口之前说道：“不过你的婚纱我早就已经订制好了，应该会比这款好看。”说完，他将手中的杂志放回桌面，冲一旁的服务员道：“麻烦去看一下梁经理为什么还没有过来。”

他已经提前把婚纱订制好了？不仅是沈雨荨感到惊讶，一旁的唐晓和萧泽飞也微微的讶然。

服务员刚要去找梁经理，梁经理便跟几位服务员推着婚纱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一边赶来一边歉疚道：“不好意思萧董，让您久等了，刚刚保险柜的密码器出了点问题，差一点就没把礼服取出来。”

隔着几十米远，大伙便被架子上的婚纱耀花了双眼，沈雨荨头皮一麻，这未勉也太奢华了吧……。

梁经理走到沈雨荨面前，冲她欠了下身：“萧太太您好，我现在就帮您把婚纱换上看看效果。”

沈雨荨看了看婚纱，上面的钻石好闪，钻片也好闪，不会是真钻吧？不然为什么要把它收藏在保险柜里？她尴尬地往后退开一步，摇头：“不，这看起来太夸张了，我还是喜欢我身上这款简单点的。”

身后的唐晓没好气地咬了咬牙，心下暗想这么漂亮的婚纱她这辈子都没见过呢，她个穷光蛋居然说不要？装什么纯情。

她随即又将嗔怪的目光转向萧泽飞，那目光分明是在责怪他为什么不给她也订一件这么奢华的婚纱，而萧泽飞只是撇开视线，装作看不到她的责怪。

服务员热情地说：“萧太太，这可是我们公司最顶级设计师VIVI林女士设计的作品，VIVI林女士是三年才出一款作品的，如果不是萧董的面子够大，VIVI林女士肯定不会接这个单子，并且把压箱底的作品拿出来送给萧董。”

沈雨荨不认识什么VIVI林，可唐晓却认识，知道她是这家婚庆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当年在巴黎红遍时尚圈的金牌设计室。

第 051 章 给你两个选择

难怪这件婚纱一眼看上去就那么与众不同呢，原来是出自 VIVI 林女士之手，心里的忌妒之火不禁开始燃烧起来，凉凉地说了句：“据我所知 VIVI 林女士也就七八年前有点实力，后来在巴黎混不下去了才回来自己创业开公司的吧……？”

梁经理脸色变了变，随即笑了笑：“不管怎么说，这款婚纱还是很奢华很漂亮的嘛，特别是上面的钻石，每一颗都是价值几万以上的，整套婚纱的造价达到上千万呢。”

上千万的婚纱，沈雨荨只觉得浑身痒，这么贵重的婚纱穿在她身上？她还怕被人打劫扒光了呢！

唐晓也被梁经理报出的这个数惊讶到了，不过她惊讶过后便是不服气：“太奢华就显得有点俗气了，这可不符合我大嫂的气质。”

梁经理被她堵的说不出话来，只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沈雨荨和萧子靳。

萧子靳从沙发上站起，迈步走到衣架前，用手掂了掂纱裙道：“是有点俗，不过豪门婚礼举办的向来都不是纯粹的婚礼，也是一场商业活动，身为萧家未来的女主人如果穿得太素了，会让人觉得萧氏已经走向没落了，连一件像样点的婚纱都拿不出手。所以……。”萧子靳抬手，温热的手掌抚过沈雨荨的后脑：“亲爱的，我知道你不喜欢，但也只能委屈你了。”

梁经理忙不迭地点头：“对对对，而且这些钻石点缀得恰到好处，一点都不显俗气。”

沈雨荨望着萧子靳含笑的眼眸，再看唐晓咬牙切齿的样子，点头：“好，我去试穿一下。”

说完，她在梁经理的陪同下转身走进更衣室。

更衣室外的唐晓脸色有些不太好地走到萧泽飞的身侧坐下，一时间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原本还想利用试礼服的当儿打压一下沈雨荨，没想到萧子靳却藏

有一手，不但拿到了 VIVI 林的作品，而且还是造价上千万的一件婚纱。

当沈雨荨穿着婚纱从更衣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众人的目光才算是真正的放亮起来。

这件层层叠叠轻纱弥漫，缀满软缎织就的玫瑰和钻石拼镶的婚纱，这件于世独一无二的婚纱穿在沈雨荨的身上丝毫不显俗气，反而体现出极至的美丽漂亮。甚至还依着她的个性而彰显出了小鸟依人的可爱之处。

看着镜中的自己，沈雨荨一时间也有些恍惚起来。

每个女人都是喜欢婚纱的，不论她长得美或丑，也不管她是否过了穿婚纱的时节，

她的心里一定都在期待着能拥有一件美仑美奂的婚纱。而沈雨荨就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位，她也曾无数次地想象自己为了最爱之人穿上婚纱的曼妙与美丽，一定有着被幸福晕红的脸庞，被爱陶醉了如星子般的眼眸……。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穿上婚纱的情景会是这样，拥有着最美的婚纱，却失去了心爱的人。

她转过身，往沙发的方向迈了几步，萧子靳从沙发上站起。

沈雨荨却稍稍侧转身体，目光定定地注视着萧泽飞。

迎了个空的萧子靳眸色微敛，淡然地瞧着她。

唐晓并不比萧子靳好多少，眼里甚至能喷出火来，她倒是想看看沈雨荨到底想干什么！

萧泽飞一颗心悬在了嗓子眼，日光灯下……圣洁美丽的女孩从光影处朝他信步走来，与他缠绵对视。如此刺激的视觉感官实在让人有些把持不住，他不由自主地从沙发上站起，差一点就要伸手将她挽入怀中。

抬起的手掌却因沈雨荨的往后退开的一小步定在半空，她不着痕迹地拒绝了他，却又对他笑颜如花、语意缠绵：“好看么？”

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他点了一下头：“好看。”

“谢谢。”沈雨荨又是微微的一笑：“谢谢你让我有机会穿上它。”

萧泽飞的心里瞬间抽痛，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从自己跟前翩然转身，投入了萧子靳的怀抱。

“也要谢谢你，老公。”沈雨荨踮着脚，纤细的双手环在萧子靳的脖子上，带着鼻音的哽咽：“婚纱很漂亮，我很喜欢。”

萧子靳抬起的手掌在半空中僵了一下后，落在她的腰上：“喜欢就好。”

他的眼底染了笑，只因为沈雨荨当众的喊出的这一声老公。

他还以为萧雨荨要穿着他给她订制的婚纱跟萧泽飞私奔呢，看来是他想多了，这个小女人大概不用有这样的勇气。

沈雨荨重新站到镜子前，重新沈视着镜中美丽的自己，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既然她狠不下心来阻止唐晓入门，那么就让她从今天、从穿上婚纱的这一刻起与萧泽飞做一个正式的告别吧！

从今天起，她不会再对他抱有期望，更不会再因他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她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的！婚礼的时间有些赶，好在萧子靳把一切都打点好了，沈雨荨一边上班

一边兼顾自己的婚礼丝毫不觉得累。

而操办婚礼这事……毕竟萧家人手够多，也不用事事让她操劳，除了偶尔会被王素和唐晓刁难，操办婚礼这活她做得还是挺轻松的。

今天连着帮主任做了两台手术，下班的时候沈雨荨已经累得不想动了，就连小元约她去逛街都懒得去。

小元眉眼含笑地挽着她的手臂，脸上浮现出一抹娇羞：“雨荨，你不是说你妈妈以前是做妇产医生的么？能不能请她帮我看看我的一些症状是否正常。”

沈雨荨讶然地打量着她，目光挪到她的腹部：“你怀孕啦？”

小元慌忙用手指在唇上嘘了一下，左右环视一眼后压低声音：“你别嚷嚷嘛，我还不想让别人知道，毕竟……我还没结婚嘛。”

“哦，未婚先孕是吧？”沈雨荨一脸暧昧地用手肘在她的手臂上撞了一下：“小丫头挺时髦的呀，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结婚……。”小元突然变得有些伤感起来，唉叹一声：“小陈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说怕养不起我，所以要先立业再成家。”

多么俗气的借口啊！

在沈雨荨看来，一切以事业为借口拖延婚期的人，都不是真心爱对方的人，更何况人家姑娘还怀孕了呢。

沈雨荨突然想起前些日子总在楼下等着小元下班的那个男孩子，原来所有的柔情背后都有它冷酷的一面，她不能直接在小元面前说那个男孩子的坏话，只好改口问道：“你男朋友他是学什么的？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他是学设计出身的，自然是想找设计工作了，只是现在快到年底了工作本来就不好找，他又总是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就一直这么耗着了。”

难怪总那么有空来接她下班呢，沈雨荨心想。

她想了想，道：“设计是吧？我帮你问问。”

她帮忙问？小元无奈地摇了摇头，虽然不抱任何希望，但还是感激道：“谢谢啊。”

“对了，这是我妈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她。”沈雨荨从桌面上撕了张白纸，把母亲的电话号码写在上面递给她。

“好，非常感谢。”小元感激地将号码接过去放入包内。下班后，沈雨荨难得地跑去商场买了一堆食材回家亲手做起了晚餐，而且做的大多都是萧子靳喜欢吃的菜式。

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沈雨荨从小就要做饭养活自己，所以这么多年来她的厨艺虽然算不上很好，但也不会差到哪去。

做好一桌饭菜，她看了看时间，按理说萧子靳应该回来了。

果然，没过多久萧子靳就进家门来了。

看到她在厨房里面做饭，萧子靳自然也觉得新奇，平日里她可都是在公司食堂里面吃过晚餐才回来的。

“食堂今天不提供晚餐么？”他双手环胸地倚靠在厨房门棱上打量她。

“今晚突然心血来潮地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沈雨荨扫了他一眼：“你还没吃吧？”

她可是向田秘书打听过的，工作狂萧子靳今天没有应酬，不然她也不会想要做饭。

“没有。”萧子靳摇头，他听田秘书报告说沈雨荨打听他今晚的行程时，就猜到她应该是有什么事情，不然她不会过问他的行踪，所以才会临时推掉好友聚餐邀请赶回来。

原来是心血来潮地想要亲手做晚餐了，这个想法是好的，只是……。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很好奇她又有了什么新想法。

不会是又改变主义，不想举办婚礼了吧？他双眸微眯，最好不是这个原因。

第 052 章 药物中毒

“好了，可以吃饭了。”沈雨荨将饭菜摆弄好，又绕到对面将椅子从餐桌下方拉了出来，讨好地对他道：“萧董大人请坐！”

萧子靳看了她一眼，不客气地走过去落座。

沈雨荨又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请萧董品尝。”

萧子靳扫了一眼桌面上的菜式，都是他喜欢的，并从就近的盘子上夹了一小块牛肉放入口中。

“怎么样？味道还行么？”沈雨荨迫不及待地问。

“还行。”萧子靳点头，对于他这种尝遍了天下美食的大少爷来说，她的手艺真的就只能算是还行。

不过沈雨荨已经很高兴了，绕回他对面的位置上坐下后低头开始吃了起来。

吃了一阵，沈雨荨抬起小脸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就这么偷瞄了几眼后，后者终于开口了，不咸不淡地吐出一句：“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沈雨荨微讶，同时小脸泛出一丝薄红：“你怎么知道我有事要跟你说？”

萧子靳抬眸瞧着他，揶揄了一句：“若非有事相求，你会甘愿给我做这么一桌子好吃的？”

“我……只要你吃得下，我当然愿意做。”她说。

“我吃得下。”

“啊？”沈雨荨无语，她事情都还没有说呢，就先把晚餐的任何揽下来了？这不划算啊！

“怎么？不愿意了？”

“愿意，当然愿意。”沈雨荨忙不迭地点头：“只要你以后不应酬不加班，我都可以在家里给你做晚餐。”

“谢谢，那我不客气了。”

讨厌，就不能客气一下下么？

这年头哪个女人会喜欢做饭啊，一头扎在厨房里面蓬头垢面，满手大蒜味……。

“说吧，什么事。”萧子靳终于又将问题绕了回来。

沈雨荨见他情绪还算不错，才终于呵呵一笑，道：“是这样的，我一位女同事怀孕了，不过她的男朋友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一直拖着不结婚，我同事现在是又着急又无奈。”

萧子靳吃了一口饭，掀眸看了她一眼：“找工作跟结婚有冲突么？”

“没有，所以我觉得那男人对我同事一定不是真爱。”沈雨荨说着说着便是一脸的愤慨：“现在的男人怎么都这样，太不靠谱了。”

“你是在骂我么？”萧子靳停止了吃饭的动作，望着她。

“不是。”沈雨荨慌忙摇头：“我是在求你，请求你帮忙安排一份好工作，毕竟你认识的人多，路子也多嘛。”

“闲事管得倒是挺宽。”

“拜托你了，我同事很可怜的，没结婚，怀了孕也不敢让别人知道。”沈雨荨双手合实，笑得一脸讨好。

原来这就是她今晚给他做菜的原因，萧子靳不着痕迹地笑了一下，还以为她又要对假婚这种事情发表什么想法呢，只要不是因为萧泽飞和唐晓的事就他都可以接受。

不就是找份工作么，分分钟的事，只要她高兴就好。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太随意，而是用认真的语气道：“记住了，你欠我一回。”

“好……我一定会牢记的。”沈雨荨兴高彩烈地点头：“我一会就让她把简历给你发一份，你看着安排就好。”

“发给田秘书就行了。”萧子靳重新拿起筷子，低头吃起了碗里的饭菜。

沈雨荨没料到他会那么轻易就答应自己，高兴得连着给他夹了好几筷子好吃的，嘴巴像抹了蜜：“萧董大人工作辛苦了，多点点肉补补身体。”

萧子靳瞧了她一眼，状似无意地问出一句：“你呢？最近心情好点了没有？”

自从那天试完婚纱回来，她的情绪一直就挺低落的，今天好不容易才见到她脸上出现笑容，既是因为一对不相关的外人。

说起来，他还要感激那对小男女啊。

他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沈雨荨脸上的笑容有了那么一瞬间的石化，她当然明白他问的是什么。

沉默片刻，她才重新展露笑容：“挺好的。”

“不恨我了？”

“你想得美，我会一直恨你恨到我们离婚那天。”沈雨荨扬起小脸宣告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她的态度倒是没有让萧子靳着急，反而觉得有些好笑，他相信时间可以抹去一切，总有一天她会对他恨不起来的。

吃完饭后，沈雨荨一边在厨房里面刷碗一边用勉提向小元报告这个好消息，小元先是用怀疑的态度问：“你什么朋友这么有能耐，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沈雨荨扫了一眼正坐在沙发上操作笔记本电脑的萧子靳，压低声线道：“我一位许久没联系的朋友，最近才刚联系上，反正你别问那么多了，只管让小陈把简历发过来就行。”

“希望大么？”

“百分之八十是有的。”

“真的！？”小元欣喜地叫了一声。

“当然。”沈雨荨不自觉地扬起得意的笑容。

“太好了，事成之后我一定要亲自请你朋友吃饭并且当面感谢他。”

“呃……。”沈雨荨又看了萧子靳一眼，有些为难道：“我这位朋友……他很忙的，而且脾气有点不太好，不喜欢人多，特别是女人多的地方。”

“这样啊。”小元有些微的失望，想了想后说：“那好吧，到时我再想个办法好好感谢他，我先让他准备简历了。”

“好，拜拜。”沈雨荨甩干手上的水珠摁了结束键。

她将最后的一个碗洗干净，正要转身时身后突然响起一个不怎么愉悦的声音：“我在你眼里就那么带不出手么？”

沈雨荨被吓了一跳，转身发现萧子靳不知何时站到了厨房门口，此时正单手抄袋斜斜地靠在门边，而且一双注视着她的眸子明显有着不高兴的味道。

他随即又添了句：“还有，我脾气不好？这又是从何处体现出来的？”

沈雨荨原本想说你萧大少爷高兴的时候沉默寡言，不高兴的时候冷若冰霜，哪一点脾气好了？不过碍于此时有求于他，她只能呵呵干笑道：“这不过是拒绝小元的一个借口啦，你别放在心上，再说了，你肯定也不想跟她们两口中吃饭的对不对？”

吃不吃是一回事，但她带不帶他去又是一回事好吧？

“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医院没人知道我跟萧家的关系，如果我把你带出去了，

不就等于在公开我俩的关系么？那我之前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

她说的确实有道理，但萧子靳的心里却仍然有些微的郁闷。

“怎么感觉我俩在通奸呢？”他道。

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没好气道：“萧董大人，请问我们现在这样子比通奸高尚到哪里去？”

为了得到萧氏继承权，为了萧氏的名声，他们硬生生地凑在一起欺瞒众人，她真不觉得这种行为比通奸高尚多少。

沈雨荨擦干双手，拿起手机从他跟前迈出去的时候，腰上突然一紧，被他圈入臂弯内。下一刻，她已经被他抵在门棱上，而他的气息伴随着他的身体霸气地压了上来。

沈雨荨脸庞一红，抬眸瞪着他：“你……你又想干什么？干协议以外的事情吗？”

“反正都已经不高尚了，不在乎再低级一点。”萧子靳说完，红唇落在她的唇瓣上。

沈雨荨以为他又要长长地吻自己一把才肯松手的，甚至做好了妥协的准备，没想到萧子靳只是象征性地在她的唇上咬了一记，用警告的语气道：“下次再说我坏话，我会直接杀到你医院去。”

说完，他将环在她腰上的手臂一松，后退一步。

沈雨荨看着他潇洒离去的背影，尴尬不已……。萧子靳果然说话算话，第二天便帮小陈安排了工作。

第二天下午小元告诉沈雨荨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沈雨荨甚至有些怀疑，萧子靳居然这么快就把工作给安排好了？

她当下给萧子靳打了个电话核实情况，电话那头的萧子靳听着她心情大好的感激，不咸不淡地说了句：“你想太多了，我没那么多的美国时间去管你这点闲事，是田秘书安排的。”

“噢，是呢，我忘了你是一句命令，任何事情都有人帮你搞定的。”沈雨荨收起满心的欢喜，故作失落：“原本还想为你做顿好吃的表示感激的，看来我应该感激的是田秘书。”

一听她要给自己做好吃的，萧子靳立刻改口：“萧太太你错了，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你再怎么感激田秘书她也不会替你安排这些事情的。”

他顿了一顿后，又说：“不过晚餐就算了，我这几天都没空享受。”

沈雨荨撇了撇嘴：“那就算了。”

“工作这么闲？”

“现在是下班时间好么？”

“我去接你。”

“别，我自己会坐车回老宅。”今天是回老宅吃饭的日子，她可没忘记。

“我已经快到了，你下来吧。”萧子靳说完不给她继续拒绝的机会便挂上电话。

沈雨荨对着手机‘喂’了几声，小声嘀咕了一句：“每次都这么霸道。”

虽然很不想让萧子靳到她的医院门口来，可人家都已经快到了，她只好收拾东西下班。

为了不让小元看到萧子靳那辆霸气的车子，她还故意磨蹭到小元走了之后才下楼，然后像做贼一样站在路边左右张望地寻找那辆熟悉的宾利车子。

医院门口来往的车子不少，却独独没有萧子靳的座驾，难道他刚刚说的马上到是哄人的？

沈雨荨从包包里面拿出手机准备拨打萧子靳的号码，身后突然响起一阵车声，是萧子靳习惯性的连接三声。她讶然地转过身去，看到一辆银白色的大众车子，车子是陌生的，可她透过车挡风玻璃看到的男人却是熟悉的。

既然是萧子靳？他什么时候换了车？而且还把车子换得这么低调。

她往前迈了几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像看大猩猩一样打量起驾驶座上的男人：“怎么？豪车开久了心血来潮地想要体验一把平民的生活？”

萧子靳凉凉地扫了她一眼，双手不甚熟练地转动着方向盘：“这不是你要求的么？”

沈雨荨微讶，她要求的？

她不过是要他别开着他那部霸气的宾利车子到这里来显摆，没让他换部这么便宜的车开啊。

看着这辆与他身份极其不符的车子，沈雨荨心里突然一暖。

这个冷酷霸道的男人，很多时候还是很体贴人的。

“其实……你可以让王叔来接我的。”她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要是不接你回去，小妈她们又会有借口做文章了。”萧子靳瞧了她一眼说。

沈雨荨无语，他的意思是他换车不是为了迁就她，而是为了堵小妈她们的口舌？唉，能不能别每次她才感动完，他总是以这么幻灭的方式来将她打回原点，让她再也感动不

起来？

在萧宅吃过晚饭，萧老爷子因为身体不适回房休息去了，王素让萧子靳和沈雨荨今晚留下来商讨婚礼宾客名单的事宜。

王素把一份长长的花名册递到二人面前，道：“这份名单爷爷已经看过了，觉得没问题，你们两个也看一下，顺便把你们自己想要请的亲朋好友列进去，列好了我明天好让人写请柬。”

萧子靳扫了一眼名单说：“我明天让田秘书把名单列给你。”

“好。”王素点了点头，转沈向雨荨：“雨荨，我们萧家对你们沈家毕竟还不了解，所以你那边的名单的事情就只能麻烦你了，当然了，如果你担心影响到子靳的面子，一个不请也是可以的。”

沈雨荨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无所谓道：“那就不请了。”

她倒不是嫌弃母亲和梓恒丢了她的脸，而是觉得确实没有必要请，毕竟她和萧子靳的婚礼只是一场戏，不是真正的婚礼。

“为什么不请？”萧子靳却说：“如果婚礼上别人问起我的岳父母，我该如何回答？说怕他们丢了萧家的脸所以没请么？这个理由就算我说得出口，萧家说得出口？”

萧子靳是直视王素说出这句话的，后者被她看得一阵心虚，呵呵干笑道：“呃……说得也是，那还是请吧。”

沈雨荨却用手指在萧子靳的腰上捅了一记，暗指他多事，换来的却是萧子靳一把将她使坏的小手裹入掌心，亲昵地放在腿上。

一旁的唐晓也在这个时候开口说：“我觉一定要请，姐姐结婚弟弟哪有不出席的道理，梓恒是一定要来的，做母亲的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女人又想玩什么花样？沈雨荨瞧着她，心想这么久过去了，她还是不肯放过梓恒么？

果然，经她这么一提点，王素立马点头：“对对对，晓晓说得有道理，别人请不请没关系，母亲和弟弟是一定要来送嫁的。”

“明天我会一起把名单列出来的。”萧子靳抓紧了沈雨荨的手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先上楼了。”

“暂时没什么事了，不过明天要去帝豪酒店试餐，雨荨记得早点过去。”王素说。

“我会准时到那边的。”沈雨荨点头。

看着他们二人走上楼后，萧泽飞立马盯着唐晓用责备的语气道：“好好的你干嘛又

提梓恒？还没闹够吗？”

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沈梓恒是沈雨荨的私生子，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萧泽飞早就已经厌烦了这个游戏，也实在没心思再去追究真相了。

唐晓抬眸扫了他一眼，凉凉地说道：“你不是开始怀疑我在故意中伤她了么？不把真相揪出来我怎么让你信服？”

萧泽飞不耐烦道：“梓恒是不是雨荨生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能不能请你别再揪着这事不放了？”

“泽飞，你没事吧？”说这话的是王素，她侧头扫视着身旁的萧泽飞：“你居然在护着那个贱女人？你忘了她欺骗你的事了么？就算你能忘得了她欺骗你的事情，那也不该忘了她伙同萧子靳抢走萧氏的事情吧？”

“爷爷本来就没有打算让我继承萧氏的，小心这些话让爷爷听了又不高兴。”萧泽飞扔下这句，起身快步往楼上走去。

客厅内只剩下唐晓和王素两个人，王素将视线从楼梯上收回，拍了拍唐晓的手背安抚道：“晓，你别搭理他，我猜他肯定是看不得沈雨荨好过才会变得这么神经质的。”

唐晓笑了笑，萧泽飞的心里在想什么她比王素心里清楚。回到楼上，沈雨荨便立刻嗔备地瞪着萧子靳道：“你怎么又这样，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替我决定所有的事情？”

萧子靳扫了她一眼，一边解衬衣上的钮扣一边说：“刚刚我不是说过了么，就算我俩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也要为萧家着想一下吧。”

“可我们明明是假婚啊，怎么让我妈和我弟弟出席婚礼？况且我妈原本就挺当真的，这要是让她出席了婚礼，以后她可能就赖上你这个女胥了，到时你别嫌她烦就好。”

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她心里清楚，老早就在跃跃欲试地从萧子靳身上捞点什么好处了，这样的母亲连她这位亲生女儿都受不了，更何况是萧子靳？

萧子靳倒是一脸无所谓地耸耸肩膀：“没关系，让她赖好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嫌弃她们么？”

“我为什么要嫌弃？”

“因为她们不能像唐晓的父母那样给你长脸啊。”

“你觉得我的脸面那么容易丢么？”某人不以为然。

“你还挺自傲。”沈雨荨无语地飞了他一眼。

萧子靳冲她招了一下手：“过来帮我解一下扣子。”

沈雨荨看着他解了足有半分钟都没有把最上面的扣子解开，犹豫了一下后才迈步走过去，抬手帮他解起了那粒顽固的扣子。

解了半天没解开，她有些无语地咕哝：“真受不了你们这些有钱人，好好的扣子不用非得弄这么高端复杂的扣子，费时费力。”

萧子靳好笑地说：“萧太太，你真的很不适合当妻子。”

“有种你休了我。”沈雨荨用力一扯，总算把那枚五角星形状的扣子扯下来了。好在衣服的质量好，并未因为她的简单粗暴而受损。

扣子解开了，他那健硕的胸肌展露出来，为了不让自己对他的好身材流口水，沈雨荨别开脸作势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萧子靳了解她的心思，清浅一笑，迈步进了浴室。

沈雨荨不喜欢回老宅，一方面原因是回了老宅后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她和萧子靳根本无法分房睡，只能一起睡在他的卧室。

转眼又到了这种又暧昧又尴尬的场景，光是浴室里面传来的水流声就足以让她心猿意马了。偏偏萧子靳还不好好穿衣服，只在腰上围了条浴巾便出来了。

沈雨荨将双手往眼睛上一蒙，大声抗议：“别想勾引我，快把衣服穿好！”

“如果心思纯正，又怎会经不住别人的勾引。”头顶上空响起萧子靳嘲弄的声音，同时扑向她的还有他身上浓浓的、刚刚沐浴完的清爽气息，沈雨荨感觉自己已经开始控制不住地脸红心跳起来了。

他说得对，她果然是心思不够纯正啊！

她越是逃避，萧子靳就越是想要戏弄她，大掌将她捂在脸上的两只小手生生地拽了下去，坏笑：“沈雨荨，你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有多可爱么？让人想一口吃了你。”

说着，他作势要低下头去吻她。

“别闹！”沈雨荨抬手抵住他的唇，心慌意乱地干笑道：“冷静，冷静，别忘了咱们是假婚……。”

“假戏也可以真做的嘛。”萧子靳挑眉，将她抵在自己唇上的小手拿了下去，低头……。

就在他的唇要沾上她的时，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急促而慌乱的叫嚣声：“不好了，老爷子不好了……。”

是黄姐的声音，卧室内的两人愣了一愣，贴在一起的身体也在一瞬间松开。

“黄姐说的是爷爷么？”沈雨荨还在疑惑中，萧子靳已经随手掀了件睡袍一边往身上套一边跑出去了。

在黄姐的呼喊下，原本渐渐安静的宅子瞬间变得热闹起来，脚步声和寻问声乱成了一团。沈雨荨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的时候，大伙已经赶往一楼去了。

她快步往门口走了两步，突然想起什么地折回屋内，又从柜子里面抱着一个诺大的药箱后才急匆匆地往卧室门口赶去。

当她迈出卧室的时候，刚好碰到一身性感睡衣的唐晓从屋里走出来，两人差点撞到一块。沈雨荨本能地往旁边一避，正要侧身下楼，却被唐晓挡住了去路。

“大嫂，你抱着药箱干什么？这里又不是医院，想讨好爷爷也不用这么卖力吧。”唐晓说话的当儿，身体‘一不小心’地撞在药箱上，力道有点大，药箱‘砰’的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药瓶和工具滚了出来。

沈雨荨低头看了一眼滚了满地的药器具，气得甩手就给了唐晓一巴掌，恼怒地骂道：“唐小姐，人命关天，玩心机也请挑个合适的时间好么？”

唐晓被她一句话堵得又气又急，她说什么？说她玩心机？说她不顾人命？

没错，她就是在玩心机，沈雨荨那么想去老爷子面前抢功劳，她就偏不让她得逞。可她刚刚也只是一时起意，从没想过要罔顾人命好吧？这话要是让老爷子听去了她肯定得吃不了兜着走，而沈雨荨这个臭女人居然想反将她一计？将罔顾老爷子性命的罪恶扣在她身上？

“你给我说清楚，谁罔顾人命了？”唐晓不依不饶。

沈雨荨却懒得搭理她，也没心思搭理她，蹲在地上快速也收拾滚落一地的器具。

就在这个时候，一双修长白皙的双手出现在她的跟前，帮她一起收拾地上的东西。

沈雨荨抬头看了一眼来人，发现居然是萧泽飞，她没有过多的去惊讶他为什么还没有下去，只是拜托地说了句：“你先下去看爷爷，麻烦你帮我把药箱拿到爷爷房里去。”

“你赶紧去吧。”萧泽飞说。

沈雨荨飞奔下楼，萧泽飞将东西收拾好，抱着药箱起身时愤愤地瞪了唐晓一眼，也大跨步地下楼了。

萧老爷子因为年纪大了不方便住在楼上，一直住在一楼，沈雨荨赶到他卧室的时候萧老爷子正趴在萧子靳的腿上吐得天昏地暗，身体也在微微颤抖着，显然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爷爷怎么了？”她走进去：“量过血压了么？还有……。”

“爷爷是吃了你那些草药才变成这样的。”萧子靳打断她的寻问，目光阴郁地瞧着她。

“草药？”沈雨荨怔了一怔，吃草药怎么会吃出问题来？刘太太每次吃都没事的呀。

一旁的黄姐说：“老太爷这几天都犯头疼，疼得受不了，如是提出试一下少夫人上回您带回来的草药，没想到才吃了一回老太爷就不行了，觉和头昏眼花，腹痛难忍。”

“天啊，这药不会是有毒吧？”王素怪叫一声，怪罪的目光扫向沈雨荨。

“不会的，这草药没问题。”沈雨荨转身吩咐一位小女佣去泡碗盐水过来，又问黄姐：“爷爷是什么时候吃的？吃了几回？”

“就今天早上吃了一碗，刚刚吃了一碗，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萧子靳情急道：“救护车为什么还不来？”

“我去看看。”萧泽飞放下药箱转身走了出去。

小女佣把盐水送来了，沈雨荨接过盐水，另一只手和萧子靳一起将虚脱的老爷子扶起，一脸歉疚道：“对不起爷爷，您先把这碗盐水喝了，然后咱们再上医院好么？”

“行不行的？”萧子靳皱眉表示怀疑。

沈雨荨抬头看了他一眼，点头：“我不确定爷爷是不是因为药的缘故犯病，但盐水是催吐的，不管怎么样先把胃里的东西吐完再说吧。”

她知道萧子靳和萧家所有人一样都在怪罪她，可她也不是故意的，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萧老爷子喝了半碗盐水，果然狠吐了一番，他一脸虚脱地靠在萧子靳的身上，一只手捂着腹部。

“爷爷您是胃里疼么？”沈雨荨关切地问道。

萧老爷子没有搭理她，只是虚弱地摇着头哼哼：“你呀……差一点就要了我的老命。”

沈雨荨心虚地低下头去。

救护车终于来了，萧老爷子也被送上了救护车，沈雨荨正想和萧子靳一起送老爷子去医院，却被萧曼一巴掌甩了回来，愤愤地骂道：“你还有脸去？爷爷都差一点被你害死了！”

救护车呼啸而去，瞬间驶出萧宅大门。

沈雨荨被打得小脸火辣辣的疼，可眼下她就算是心里有委屈也不敢说出来了，毕竟连老爷子都认定是因为她的药他才发病的。

萧子靳和萧泽飞陪老爷子去医院了，萧宅瞬间成了女人的天下，而这些女人又个个都是恨不得将自己剥皮剔骨的人。看着她们仿佛要吃人的目光，沈雨荨暗暗地吸了口气，没有理会她们，而是冲一旁的黄姐道：“黄姐，爷爷的药渣和药碗都还在么？拿来给我看一下。”

黄姐摇了摇头：“碗当时就洗了，药渣也早就倒掉了。”

“怎么？你怀疑药有问题？电视剧看多了吧？以为这样就能弄点什么借口来混淆视听？”说话的是萧曼，好不容易得了借口可以修理她一直看不顺眼的沈雨荨，自然不会放过沈雨荨。

沈雨荨冷冷地扫了她一眼，面无表情地开口：“萧家的二小姐是么？刚刚你打我一巴掌我是看在爷爷生病不想把事情闹大的份上才不跟你计较的，并非我畏惧你害怕你。如果你还想好好留在萧家当你的二小姐，那就请认清自己的身份，态度好一点，如果做不到那就赶紧找个男人嫁出去。”

“你——！”萧曼气得一张小脸通红，愤愤地用手指住她：“沈雨荨，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当然知道我是谁，我是萧家长媳，你萧漫的大嫂。”沈雨荨冷然一笑。

面对着这样一帮人，她当然不能像以前那么软弱，更不能在她们面前哭哭啼啼。她能做的只有像现在这样，用她萧大少奶奶的架子去震慑她们，因为也只有这样她才能保护好自己。

毕竟在这个家里除了萧老爷子也就萧子靳的地位最高了，只要萧子靳在位一天，这帮女人也就只敢在口头上欺负她几句，她早就看透了。

萧漫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自己的女儿被一个外人这么欺负，王素自然也气得够呛。

一旁的唐晓则笑得极诡异，沈雨荨跟萧家的人斗得越热她就越开心，最好能把她斗出萧家。

见萧漫说不出话来后，她终于开口道：“雨荨，虽然你是我们的大嫂，你的身份比我们高，可这样说小漫实在有点太过份了，毕竟小漫也是因为关心爷爷的身体嘛。”

沈雨荨瞅着这个虚伪的女人，那天她真应该狠狠心在文件上签字，让唐家在榆市消失的！

王素也趁机开口道：“沈雨荨，你想说爷爷的药可能有问题是么？玩恶人先告状是么？如果爷爷的药真的有问题那也跟你这位萧大少奶奶脱不了干系吧？”

她看着沈雨荨脸色微变，表情好笑道：“现在这个家里谁最看不得爷爷好的？不应

该是你么？爷爷不在了，你萧家未来女主人的位置就坐稳了，轻轻松松就可以将我们娘儿几个赶出萧家，甚至都不用像刚刚那样劝小漫嫁出去。”

“就是，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才会给爷爷乱吃药的！”萧漫愤怒地控诉道。

在这种情况下，沈雨荨自然是百口莫辩，也不屑于去跟她们辩，而是凉凉地扔下一句：“到底是谁没安好心，你们自己心里清楚，想把罪恶往我头上扣？没那么容易！”

说完，她转身往楼上走去。出了这样子的事，沈雨荨自然是睡不着了，为了弄清楚那药的副作用，她还特地打电话给远在岳城的外婆，把她老人家从睡梦中吵醒。

直到听见外婆一再的保证村里很多人吃，并且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症状后她才稍稍放下心来。

如果不是她草药的问题，那就是老爷子吃错了别的东西？可是她明明记得晚餐的时候老爷子吃得很少很清淡，根本不应该吃错东西啊。

其实她一开始想要找回药渣和药碗并非在怀疑谁给老爷子下毒，而是出于职业的本能，一有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便是先化验。

不过后来经王素她们这么一闹，她还真有些怀疑萧老爷子的病是人为的，而下手的人并非想要萧老爷子的命，其真正目标是她，因为草药是她给老爷子带回来的。

王素说得对，如果萧老爷子突然倒下了，对王素娘儿几个是很不利的，甚至几乎没有再翻盘的机会，所以她们不可能去伤害老爷子的命，只是让老爷子出点状况，然后顺理成章地把责任推到她身上来。

毫无睡意的她从床上坐起，轻手轻脚地出了卧室，屋内已经重新恢复了宁静。

沈雨荨来到厨房看了看，果然连垃圾都清理干净了，根本没有留下半点煎药的痕迹。

无从查起，那就是无从对证，连申冤的机会都没有。

重新回到卧室，沈雨荨才终于控制不住地仰天长啸一声以示发泄，同时趁早就荨子靳结束合约的想法更加强烈起来。她这才刚进门呢，宅子里面就上演起金枝欲孽的桥段了，真不明白这些豪门女人的一辈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不知道萧老爷子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萧子靳现在是不是恨不得掐死她。

虽然明知道会惹来萧子靳的厌烦，可担心老爷子病情的她还是鼓起勇气拨通萧子靳的电话。

第 053 章 他的初恋情人？

电话通了，却迟迟没有接通，他果然在生她的气吗？

沈雨荨有些泄气地叹了口气，正想将手机从耳朵上拿下来，电话那头终于传来萧子靳略显疲惫的声音：“什么事？”

他的突然出声，倒让沈雨荨一时哑言，张嘴结舌道：“我……我就是想问一下爷爷现在怎么样了？”

“刚洗过胃，正在打点滴。”他的声音仍是淡淡的。

“那就是没事了。”沈雨荨暗松口气，太好了，萧老爷子没事！

她原本还想再问上几句的，又怕他不高兴，只好改口问了句：“需要我过去帮忙照顾爷爷么？”

“不用了。”

“哦。”

直到挂上电话，沈雨荨才真正地松了口气，这才发现原来跟萧子靳讲电话也是一种心灵折磨，不开心的萧子靳……真的很不好相处。第二天一早，沈雨荨打算亲自到厨房去给萧老爷子做点清淡的早餐，走进厨房时刚好碰到王素从里面走出来，看到她没好气地问了一句：“你跑这里来做什么？”

沈雨荨耐着性子说：“我一会要去医院上班，顺便给爷爷带点粥过去。”

“你给爷爷带早餐？只怕爷爷看到你会气得吞不下去吧？”王素凉凉地说：“我劝你就别忙着献殷勤了，要真心为爷爷好，离他老人家远一点才是真的。”

她说的话虽然难听，不过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时候的萧老爷子估计并不想看到她。

既然如此，她还是别去招惹他老人家了。

沈雨荨回到卧室换了套衣服便出门上班去了，相较于满脸喜色的小元，她却显得有些兴致缺缺。

发现她的情绪不太对劲后，小元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干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沈雨荨强颜欢笑地摇摇头，随即离开办公室，趁着医院交班的当儿来到萧老爷子所在的科室。

她刚来医院不久，跟其他科室的同事并不熟，所以当她说出想要查看萧老爷子的病

情时，同事很不客气地拒绝了她的。

沈雨荨有些情急道：“她是我一位朋友的亲戚，我朋友托我过来打听一下的，你只需要告诉我老人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就行了。”

“对不起，没有经过病患或者病患直系亲属的允许，我们是不能随便对外人透露病人情况的。”护士小姐态度强硬地转身离开。

沈雨荨没办法，只好转身离开护士台，却在转身那一刻看到萧子靳不知何时站到了自己的身后。

脸上划过一抹尴尬，她微垂下头：“我只是想打听一下爷爷的病情。”

“既然那么想知道爷爷的病情，为何不到病床去看他。”萧子靳道。

“我……我怕自己会影响到爷爷的情绪。”

“放心吧，爷爷不是那么没肚量的人。”萧子靳说完转身，朝前方的VIP病房走去，沈雨荨呆怔了一下，忙迈开步伐跟了上去。

萧老爷子的病房很是热闹，因为萧家所有的人到齐了，反倒是沈雨荨成了特例没有在里面。

萧老爷子气色已经转好，此时正靠在椅子上吃着早餐，看到他没事，沈雨荨总算是真正放心下来了。

病房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关心着萧老爷子的身体，沈雨荨站在人群后面连招呼都打不上，站在病尾的萧漫突然一脸愤愤道：“真不明白大嫂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居然拿这么可怕的草药给爷爷吃，幸好爷爷命大没事。”

“可不是么，亏她还是医生呢。”王素在旁边附和着说了一句。

病床上的萧老爷子扫了大伙一眼，语气显得有些不耐烦：“好了，医生虽然说是食物中毒，却也没说是草药的问题，不能一味地怪罪雨荨。”

“可爷爷明明就是吃过她给的药才出现这些症状的呀。”萧漫昨晚被沈雨荨甩了一个下马威，心里正窝火着呢，恨不得萧老爷子立刻将沈雨荨赶出萧家。她咬着唇，忍不住又说了一句：“我看她分明就是知道那种破草药有毒，所以才会拿来给爷爷吃的，医生不都擅长用这一招来达到目的么？”

人群外头的沈雨荨听不下去了，也不想张牙舞爪地反驳她们，只是脚步一转，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走出病房，她的眼眶终于热了，泪雾染上她的眼眸。

她实在不明白这些女人为什么可以那么卑鄙，把她说得那么恶毒，明明她什么都没

有做过啊。

她转身走出病房的时候，萧泽飞就已经感觉出来她的情绪不太好了，这会果然看到她眼里含泪。她看起来那么委屈，却又一句话都不说地独自承受着，这样的女子总是招人心疼的。

明知道不合适，他还是忍不住开口安抚：“她们只是被爷爷的病吓着了，说话难勉过激，希望你别太往心里去。”

沈雨荨抬眸看着他，心里居然有些微失望，为什么站在她面前、对她说这句话的不是萧子靳而是萧泽飞？

她都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跟这个男人有任何瓜葛了，他最近却总是在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出现，他到底想怎样？

“我先下去工作了。”她吸了吸鼻子，转身快步往电梯的方向走去。在医院躺了一天，萧老爷子除了身体还有些虚外并没有别的不适，习惯了住在家里的他连多一分钟都不想在医院里面多呆，不顾大伙的劝阻执意出院了。

萧老爷子身体不舒服，沈雨荨自然也不可能回御临花园住，下了班后，她一边下楼一边拨打萧子靳的号码。

她心想，如果萧子靳不让她回老宅的话，她也就没必要回去惹人心烦了。

电话尚未接通，沈雨荨却看到了那辆熟悉的大众车子停在昨天停的那个位置上，心里闪过一抹微讶，她顺手将正在拨号的手机挂断。

她讶然的是萧子靳居然又开了这辆车，他不是气她，恨她么？为什么还要开着这辆不符合他身份的车子过来接她下班？

她拉开车门坐了进去，望着驾驶座上的他有些歉疚道：“对不起，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萧子靳淡淡地吐出这两个字，调转车头往萧家老宅的方向驶去。

他的脸色看起来仍然不太好，沈雨荨自然也不敢多招惹他，乖乖地坐在座椅上，别过脸，目光定定地注视着窗外飞逝而过的街景。

一路无言，车子停在萧宅大门口的时候，萧子靳才扭头冲她吐出二字：“下车。”

沈雨荨回过神来，这才发现老宅已经到了，忙解开安全带下车。

屋内和往常一样聚集着萧家的每一个人，看到坐在主位上的萧老爷子，沈雨荨本能地心慌了一下，随即低头问候了一声：“爷爷，您身体好些了么？”

萧老爷子‘嗯’了一声，道：“已经没事了。”

“雨荨你还好意思问呢，爷爷的命都差点搭在你那些草药上了。”王素没好气地责备道：“以后可不许再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家里带了，怪吓人的。”

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沈雨荨也搞不清楚，但草药是她带回来的却是事实，所以此时她除了乖顺地点头称是外，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

萧老爷子扫了王素一眼，语气严肃：“上午不是说过了么，雨荨不是故意的，不需要如此反复怪罪。”

沈雨荨知道萧老爷子这是在息事宁人，但还是感激道：“谢谢爷爷，以后我会注意的了。”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萧子靳突然对黄姐道：“黄姐，药煎好了么？”

“煎好了。”黄姐点头：“我现在就去端上来。”

黄姐走后，王素狐疑地扫视着萧子靳问：“子靳，你让黄姐煎什么药？”

“爷爷莫名其妙地病了一场，总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如果真是雨荨的药有问题，那么她是需要负起全部责任的。如果跟药没有关系，我们大家也不能冤枉了她对爷爷的一片孝心不是么？”

“这……。”

“我刚刚问了黄姐，黄姐说那些草药还没有来得及扔，如是让黄姐照着昨天煎药的方式重新煎了一副。”萧子靳接过黄姐递上来的、那碗黑乎乎的中药。

大伙不明白他要做什么，客厅内顿时鸦雀无声。

沈雨荨和大伙一样望着他，心下暗暗猜测着他到底要做什么，不会是要她把这碗药喝了吧？

不要！中药那苦，她才不要喝，才不要……！

她正想摇手抗议，萧子靳却将脸一扬，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不一会儿，一大碗中药便被他喝光。

沈雨荨愣愣地盯着他，他居然亲自把中药喝下去了！他难道不怕死么？

其实现在连她自己都不敢百分百保证萧老爷子的病不是她的药造成的，万一呢？萧子靳一口气喝了这么大一碗不是很危险？

“你怎么自己喝啊？”她控制不住地鼻腔一酸，眼眶也跟着热了起来。

就算要喝也应该是她喝的，怎么能让他这种金贵之躯去试药呢？

萧子靳，你不是一向都很霸道很自私的吗？不是连一张床都不可让给她睡的吗？怎

么这下那么具有奉献精神了？

“你是我的妻子，犯了错自然应该由我来承担，难道……。”他将碗递回黄姐手中，凝视着她低笑：“这药真的有问题？是你故意拿来陷害爷爷用的？”

“不，当然不是！”沈雨荨慌忙摆手：“我和爷爷无怨无仇，都还没有来得及感激他老人家让我入萧家的门呢，怎么可能会陷害他？绝对没有的事。”

“既然没有，那就不必担心我是不是自己喝了。”萧子靳又是一笑，转身朝着怔忡的大伙道：“大家都别愣着了，准备开饭吧。”

萧老爷子看着萧子靳和沈雨荨二人，突然笑了：“难得看到你俩这么伉俪情深的样子，喝碗药算什么？放心吧，死不了人的。”

沈雨荨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抬头偷偷扫了旁边的萧子靳一眼，突然觉得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恨了。

她甚至调皮地走上去，挽住他的手臂笑嘻嘻道：“我扶着你，省得你一会犯病了栽倒在地上。”

萧子靳斜眼扫了她一眼，那目光分明在说：我有说过要原谅你吗？

沈雨荨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之前一直故意在她面前秀恩爱的萧泽飞，此时反过来被她秀了一脸。

看着沈雨荨和萧子靳亲密相依的情景，萧泽飞的双眼又开始如同被什么东西扎了一般了，因为从他们两人身上，他看不到半点作秀的痕迹。

倒是一旁的唐晓不屑地冷哼一声，说了一句：“装的可真像。”事实证明，沈雨荨带回来的草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萧子靳喝下那一大碗药后，一晚上连一丝的不适都没有出现过。

那些忙着借机打压沈雨荨的人，最终只能含恨闭嘴。

唐晓偷偷打量着在原地来回踱着步子，将沈雨荨诅咒了上百遍的王素，小心翼翼地问道：“妈，那些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爷爷喝了会中毒？”

王素倏也刹住脚步，转身恼火地瞪着她：“你什么意思？难道我应该知道吗？”

唐晓见她发火，忙道：“妈，你别误会，咱们是同一条战线上的嘛，我只是……。”

她收住话尾，不敢将后面的话说出来，王素接口说：“只是什么？只是觉得药应该是被我下毒了是么？”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看你分明就是这个意思。”王素冷笑了一下，缓和了一下情绪转口道：“不过就算是我下的又怎么样？你说的对，咱俩是同一条战线上的。”

“对的，所以我们之间就不需要隐瞒了。”唐晓迟疑着继续开口：“只是……您怎么敢对爷爷下手啊？您就不怕被发现么？”

其实当时萧漫一提到沈雨荨故意毒害老爷子这句话时，她就已经猜到是王素干的了，沈雨荨毕竟没那么大的胆量去干这种事情。

当然了，王素愿意出手帮她铲除掉沈雨荨，她是一万个欢喜的。

王素沉默了一下，才冷笑着开口：“老头子那么偏心萧子靳，我恨不得他早点归西，不过我们现在还需要他做主把董事长的位子转给泽飞，还需要他在萧家庇护我们娘儿几个，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我只不过是在他的药里下了点相克的药物，让他病一场，也让沈雨荨找点麻烦。结果却失败了，都是萧子靳那家伙闹的。”

如果不是萧子靳今晚的行为，沈雨荨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了。

那个女人每次都这么好运气，这次居然也让她逃脱了。

“萧子靳确实不是块好对付的料。”唐晓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可惜泽飞一点都成不事，如果他有萧子靳一半的魄力和头脑，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了。”

唐晓说完这话才惊觉自己有点说多了，抬头，果然看到王素正一脸不悦地看着自己。

她忙改口道：“妈，我的意思是……。”

“既然那么嫌弃我家泽飞不好，那为什么还要嫁进来？”王素毫不客气地打断她。

唐晓被她训斥得只能耸拉住脑袋，语气歉疚：“对不起，我没有嫌弃泽飞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他能配合我们在助我们跟萧子靳和沈雨荨做斗争。”

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没好气地想，萧泽飞本来就没有萧子靳一半的能耐嘛，还死不承认。夜里，沈雨荨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萧子靳喝掉那碗中药的情景，心里的小感动以及小担心也一直延升到现在。

她索性从沙发上坐起，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来到走廊尽头的书房门口，然后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一下，没有听到动静后又用手轻轻地将门板打开一条缝。

从这里望进去，刚好看到的是办公桌，而办公桌后面的男人……。

沈雨荨心里咯噔一跳，慌忙推开房门冲进去，站在他的身侧手足无措：“大少爷……你还好吧？你……。”

萧子靳此时手里拿着文件，双眼紧闭，一动不动地靠在椅背上。如果是以往，沈雨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他困得睡着了，不会往多处想，可是今天不一样，刚刚他可是喝

过一整碗中药的。

偏偏这个时候的萧子靳任凭她怎么喊就是没有醒过来，沈雨荨慌了，改用双手摇晃他的手臂，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在她又是摇晃又是呼唤下，萧子靳终于幽幽地‘醒’过来了，眉头微皱地瞧着她。

沈雨荨怔了一怔，打量着他：“你没事吧？”

“我有事。”

“什么事？是不是和爷爷一样头晕腹痛想吐？要不要叫救护车？还是……。”

“不，我手臂疼。”萧子靳打断她的语无论次。

手臂疼？沈雨荨怔了一下，顺着他的目光往下望去，发现自己正死死地用手指掐住他的小臂，力大道得连指节都泛白了。

她慌忙松开双手，不好意思地干笑：“对不起……。”

都是刚刚太过紧张了，只想快点把她弄醒所以才会没有控制好力度的。

见他脸色正常，身体也不像是有事的样子，沈雨荨才终于暗松口气，嘴里嘀咕了一句：“吓死我了，还以为你……。”

她撇了撇嘴，没有把后面的话说下去。

“以为我死了？”萧子靳替她说完。

“可不是么，有床不睡睡在椅子上，怪吓人的。”

“怎么？怕我死了后成了寡妇？”

“不，我是怕自己成了杀人犯。”沈雨荨故意说。

萧子靳睨着她，还真实诚呢。

沈雨荨垂下头去，默了许久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直到萧子靳开始不耐烦了才重新抬起小脸望着他，迟疑着说：“大少爷，既然我的草药没事，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去彻查一下爷爷突然犯病的原因？”

萧子靳挑眉：“彻查什么？”

“比如……有人下毒？”沈雨荨说完这句，感觉到萧子靳的脸色在骤变，忙摇着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宫斗剧看多了，随便乱猜的。”

萧子靳沉下去的目光重新归于平淡，淡淡地命令：“以后少看偶像剧宫斗剧。”

他说完放下文件用手掌控了挫脸庞，从椅子上站起，沈雨荨追问：“你要去哪？回房睡觉么？”

“不然呢？让你继续独守空闺？然后继续失眠？”

他语气带着邪肆的嘲弄，沈雨荨无语地翻了他一眼，她失眠不是他想的那样好吧？而是因为……担心他的身体。

呃……这个理由也不太理想啦。

萧子靳已经走出去了，她急忙跟了出去，跟在他身后往卧室的方向走。心里不禁纳闷，为什么萧子靳不怀疑爷爷的病？他那么精明的一个人应该不会想不到这点的啊。

当然了，到底有没有被人下毒这事她自己也不清楚，所以不可能多劝萧子靳去彻查。

经过萧泽飞卧室门口的时候，隐约可以听到里面传来吵架的声音，沈雨荨本能地停下脚步，隔着门板，她似乎听到萧泽飞在怒吼，而唐晓毫不示弱地反驳着。

他们两个居然还会吵架？不是一直都挺恩爱的么？

也是啊，像唐晓那种大小姐的个性，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住太久？

当初她能忍受她那么久，还是因为她的大度包容不与她斤斤计较，结果自己的包容换来的却是……。

“有那么好听？”前方突然响起一个嘲弄的声音。

沈雨荨回神，抬头发现萧子靳正站在卧室门口冲自己挑眉。

她脸色一窘，迈步走进卧室。

天地良心，她刚刚真的没有因为听到萧泽飞和唐晓吵架而很小人地暗自窃喜，只是太意外了，所以才会有些惆怅，才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不过看萧子靳的表情，怎么那么不耻呢？

算了，随便他怎么想吧，反正是他说她进门之后可以随便泡萧泽飞的。

至于他脸上那抹不悦的表情，她权当没看见好了。工作闲暇之余，沈雨荨拿出日历数了数，还有七天就是婚礼了。

不知怎么的，越到那天她的心里居然越发有些紧张起来，这种感觉一开始是没有的，因为她始终都是抱着演戏的态度在准备这场婚礼。

慢慢地怎么会有紧张的感觉呢？她摇摇头，暗暗安抚自己，没什么好紧张的，不就是走个过场么？一晃眼就过去了。

“沈医生，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在VIP六床，主任让你过去看看。”身后响起一位护士小姐的声音。

“噢，好。”沈雨荨将台历放回角落，起身往病房区走去。

沈雨荨走进病房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位妇女正在将一位年轻女子从轮椅上扶下来，她立刻走上去，扶住年轻女子的另一边手臂叮嘱：“小心点。”

年轻女子腿上缠着纱布，显然是受了腿伤。

她用手擦了一记额头上的冷汗，抬脸冲沈雨荨投来一记感激的笑容：“谢谢你。”

“不用客气，护士呢？怎么没有护士陪你一起上来？”她环视一眼四周，没有看到医护人员的踪影。

“护士小姐帮我交费去了。”年轻女子仍是彬彬有礼的样子：“没关系，我自己可以的。”

沈雨荨看着她，发现这位美女不但长得漂亮，气质和修养看起来也挺高的，这样的女子着实不多见呢。

她拿起对方的病历本看了一眼，名字也取得挺好听的，很符合她的气质，叫梁温柔。

沈雨荨例行替她检查过身体，对病床上的她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

此时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一位怀抱大束玫瑰花和果篮的年轻女孩走了进来，女孩一边将东西交给妇女一边用礼貌而疏离的语气道：“梁小姐，这是萧先生托我给您送过来的花和果篮，萧先生让我转告您，医院的费用他已经帮您预存好了，还有，萧先生今天有一整天的会议，晚点才能过来看您。”

正在填写病历的沈雨荨在听到‘萧’这个姓氏时，笔尖突然在纸上停了一停，随即在心里哑然失笑，自己大概是最近被那姓萧的兄弟俩折磨得神经质了，才会在听到这个姓的时候都起反应。

梁温柔浅笑道：“谢谢你，麻烦你替我转告萧先生，我自己有钱，而且一个人在这里挺好的，他只管安心工作不用管我的。”

“好的。”年轻女子又说：“萧先生还说，梁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和问题可以直接打他私人电话，他会第一时间赶过来的。”

“好，我知道了。”

一旁的沈雨荨心想，这位萧先生还真体贴，肯定很爱这位温柔美丽的梁小姐吧。下午做完两台手术，沈雨荨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下班时间了，她从抽屉里面拿出手机给萧子靳发了条短信：看在你帮我洗清陷害爷爷的罪名的份上，今晚给你做好吃的，赏脸不？

大约等了十分钟，萧子靳的短信才姗姗来迟：“谢了，今晚有事。”

一腔热情瞬间被一盆冷水浇熄，沈雨荨撇撇嘴，暗哼了一句：“不吃拉倒，我还不想做呢。”

嘴上挺硬，心里却有些微微的失望起来，其实她还是挺想给他做饭的，不，应该是挺喜欢看着他吃她做的饭菜……。

她收拾了包包准备下班，一位护士小姐却在这个时候情急地走过来：“元医生，急诊那边送来了一帮出车祸的伤员人手不够，主任让你过去搭把手。”

小元和沈雨荨相视一眼，正欲走出去，沈雨荨拉住他道：“你身子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可是……。”

“没事，我反正不急着回家。”沈雨荨用手在她的手背上安抚地拍了拍，快步往急诊室去了。

急诊科那边一片狼籍，一堆伤员，看着确实挺触目惊心的，据说是小客车侧翻了，不过好在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沈雨荨在急诊科里面忙完，又陪同伤员们回到住院大楼，一切安排妥当后已经是八点多了。

“沈医生，一起去吃宵夜怎么样？”同部门一位叫小文的女医生追上来问。

晚餐没吃的沈雨荨早就饿透了，她想也不想地点头：“好啊，我们去小吃街吃麻辣烫？”

“行，正合我意。”小文笑盈盈道。

沈雨荨正要加快步伐回办公室换衣服，前面突然横出的一抹身影令她本能地住了足。

萧子靳？他怎么会在这里？

不会是过来接她下班的吧？可他为什么不给她打电话而是直接跑楼上来了？想给她个惊喜？

“沈医生，你怎么了？”小文见她突然不走了，回头打量着她问。

沈雨荨很想张嘴叫住萧子靳，却又碍于小文在场，只好干干地忍住了，她冲小文笑了笑，拿出手机准备给萧子靳打电话。而就在她拨号的当儿，萧子靳已经走到了VIP六床的病房门口，正是那位温柔美丽的梁小姐的病房！

沈雨荨脸上的笑容僵在脸上，拨号的动作也跟着停止，眼睁睁地看着萧子靳抬手在

门板上敲了敲，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萧子靳和那位梁小姐认识？而且还去了她的病房？

她突然想起上午梁小姐入院时，那位抱着鲜花和果篮进入病房后说的那些话，原来她口中那个体贴周到的萧先生是萧子靳？而萧子靳发信息跟她说今晚有事指的是这事？

沈雨荨突然觉得心里抽抽的疼，说不清是失落还是伤感，总之就是难受，特别难受！

这个时候她甚至已经忘了自己跟萧子靳的约定，忘了自己跟他是假婚，整个思绪都被那位温柔善良的梁小姐占满了。

“沈医生，你怎么还不去换衣服？”小文换完衣服走出来，发现沈雨荨还站在走廊上。

沈雨荨敷衍地应了声，迈步往更衣室走去。

换好衣服，从办公室走向电梯刚好需要经过梁小姐的病房，隔着门板，沈雨荨甚至可以听以梁小姐那爽朗的笑声，显然，此时的她很高兴，因为有萧子靳的陪伴。

沈雨荨苦涩地想，看来萧子靳是GAY的传闻，真的一点都不真实，她也终于可以彻底地相信他不喜欢男人了。

只是为什么……发现他原来并不是GAY的真相后，自己会如此的难过呢？不应该高兴才对的吗？

还有，那男人不是对女人过敏吗？怎么对那位梁小姐却不过敏，而且关系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吃麻辣烫的时候，小文打量着沈雨荨说：“你这一晚上都心不在焉的，不会是身体不舒服吧？”

她一晚上都心不在焉吗？沈雨荨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有这么明显？

沈雨荨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居然会为萧子靳这位假老公伤神，这是一个多么不好的征兆，她一定要趁早遏制才行！

回家的路上，沈雨荨一直在想着该怎么阻止自己越陷越深，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离他远一点，可是眼下她似乎根本没机会离开啊。

萧子靳当初怎么说来着？除非他腻了，才会放她走？

萧子靳你个王八蛋，一边藏着喜欢的女人，一边绑着她、随时随处招惹调戏她，害她一颗芳心乱了方寸，太可恶了！

沈雨荨越想越生气，最终恨恨地想：不就是赋了我么，多难的事啊！沈雨荨知道萧子靳喜欢安静，不喜欢有人在自己身边转来转去。

如是，在萧子靳忙着陪他心上人的当儿，她把母亲和小梓恒从城西接到御临花园的家里。

何玉娇从进屋开始就在打量着这个格局大气、装饰豪华复式大房子，一边打量一边惊呼连连：“太漂亮了，这房子实在是太漂亮了……。”

站在楼下的沈雨荨冲她说：“妈，你只管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就行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这是不限额的金卡你拿去随便刷。”

“不限额的金卡？”何玉娇一听她这话，立马两眼放光地从楼上跑了下来，接过她手中的金卡：“真的可以随便刷随便买？”

沈雨荨大方地点头：“没错，总之把你平日里最招人烦的本质都体现出来……也就是本色出演就行了。”

“你在说什么哪？我平日里哪里招人烦了？”何玉娇白了她一眼，捂着金卡欢喜地走开了。

小梓恒眨巴着一双大眼，一脸不解地问道：“姐姐……。”

“还有你。”沈雨荨转身蹲在小梓恒跟前，笑盈盈道：“这里房子大得很，你可以随便捣蛋，随便折腾，最好是让姐夫一看到你就头疼的那种。”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让姐夫看到我就头疼？”

“因为……。”沈雨荨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样子，随口敷衍道：“因为姐夫他喜欢活泌好动的小孩，比较可爱嘛。”

“噢。”小梓恒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将母亲和弟弟安顿好后，沈雨荨便去上班了。

结果一整个上午，萧子靳的手机都在收到购物消费的信息，少则几百，多则几万，把他烦得忍无可忍。

梁温柔见他不时在看手机，笑着打趣道：“大总裁现在升职了，业务都变得繁忙起来了。”

萧子靳将手机静音，放回口袋，朝她笑了一下：“垃圾短信，不重要的。”

“对了，你这次回国打算呆多久？”他问，眉眼中都是温和。

“本来打算呆一个月就走的，不过看这情况一个月是走不成了。”梁温柔用下巴指

了一记自己缠满纱布的腿，随即望着他：“正好我们好久没见了，可以多聚一下，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打扰你。”

“怎么会？”萧子靳说话间，手机又在口袋里震动了好几下。

第 054 章 让他去开家长会？

现在是午餐时间，沈雨荨在食堂吃完饭回到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消防梯门口，她意外地见到萧子靳。

沈雨荨扫视了他一眼，展颜一笑，笑得有些虚假：“好巧，萧董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看个朋友。”萧子靳环视一眼四周：“你在6楼工作？我正想去找你。”

“对呀，我在6楼工作。”沈雨荨笑得咬牙切齿。

这两天他往这里跑得那么勤快，居然不知道她在六楼工作？果然眼里只有心上人啊！

“你找我做什么？”她忍着掉头就走的冲动，瞅着他问。

“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下你今天买什么东西买了这么多。”萧子靳将她拉入消防梯后，将显示着好几十条消费信息的手机递到她面前，沈雨荨扫了一眼屏幕，又用手指拨了一下，心头狂晕，没想到她那位见钱眼开的母亲大人居然这么迅速就刷了萧子靳的金卡，而且刷得这么毫不手软。

光是某某珠宝店就消费了十来万元，还有什么女装、包包、鞋子……。

天啊！

虽然有些无语，不过沈雨荨却连神情都没有变换一下地将手机递回给他，一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你不是看到了么，就买这些东西。”

“是你买的？”萧子靳又追问了一句。

他倒不是心疼这几十万块钱，而是有些不敢置信这些钱是沈雨荨刷的，因为之前她曾经表示过不会用他的钱，也执意要将卡还给他，最后还是他自己把卡留在抽屉里的。

一向节俭的她却在一个上午买了好几十万的东西？这不像她的风格。

沈雨荨往前一步，小手理了理他衬衫的扣子，笑得一脸暧昧：“怎么？有问题？还是心疼了？是你说随便我花的，反正你现在掌握了萧家的财政大权，我也就不跟你装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我只是在怀疑是不是卡被别人盗刷了，既然是你刷的那就没事了。”萧子靳回给她一抹暧昧的笑意，食指勾起她的下巴，拇指在她的唇上抚过：“夫人高兴就好。”

沈雨荨在心底翻起白眼，真是败家玩意！

她这是在招他嫌弃耶，他居然如此大方地说只要她高兴就好？如果不是隔壁还躺着他的心上人，她此时估计会感动得扑进他怀里。

“我记得夫人好像还欠我一顿晚餐，不知今晚可以兑现么？”萧子靳依旧在笑，指尖也依旧轻柔地在她的唇上缠绵。

开口闭口夫人，他说得顺溜，沈雨荨却觉得刺耳极了。

她有些烦躁地将他修长的手指从自己下巴处拿了下来，脸上洋溢着嘲弄的笑意：“今晚这么有空？不用陪你那位朋友啊？”

萧子靳目色微敛，意识到她肯定是知道梁温柔了。

也是啊，她是这里的医生，又刚好在六楼工作，了解这里的每一位病人也很正常。

他帅气的脸上没有惊慌，反而笑了：“吃什么醋啊，她只是我的一位老同学。”

“谁吃醋了。”沈雨荨活像是被人触了痛处，忙不迭地扬高音量掩饰：“你又不是我老公，你爱陪谁陪谁，我干嘛要吃醋？”

“这样啊——。”萧子靳拉长尾音，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说得也对。”

雨荨心里很憋屈。

“对了，她昨天刚回国就出了车祸，在榆市也没什么亲人，你是这里的医生记得多多关照她。”

“我会的。”她继续强撑笑容。

“为表感谢，晚上我请你吃饭。”

她是你的谁啊？还要你表达感谢地请吃饭？

沈雨荨在心里不爽地说了句，双手却像蛇一般盘上他的脖子，笑得一脸风情：“不用那么破费啦，还是回家我做给你吃吧。”

萧子靳被她反常的举动弄得心中一片狐疑，今天的她吃错药了？

“好，那就晚上见。”萧子靳再次用手指挑起她的下巴，低头在她的唇上吻了一记。

从消防梯走出来后，沈雨荨突然有种上班时间躲在暗处与人偷情的感觉，最无语的是她居然还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她不自觉地抬起食指在自己的唇上抚了一下，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属于他的气息。

“沈医生您好。”一个女子的声音瞬间幻灭了所有不该有的幻想。

她愣了一下，发现自己正驻足在梁温柔的病房门口，而刚刚叫住自己的人正是梁温柔，萧子靳口中的老同学！

心里暗骂一句：沈雨荨，你又差一点被萧子靳那个家伙给迷失方向了。

调整好脸上的情绪，她才推开虚掩的门迈了进去，礼貌地问病床上的梁温柔：“梁小姐请问有什么事么？”

知道她和萧子靳的关系后，沈雨荨重新打量起她，发现她无论是长相或者谈吐都是挺优秀的，最主要的是她不会导致萧子靳过敏。总之就是，她的心里对这位优秀的女子有那么一些些的羡慕忌妒恨……。

梁温柔靠在床头上，气色还算不错，笑容也极美地冲她笑了一下，道：“刚刚我好像看到你跟子靳在聊天，你们认识？”

子靳，叫得好亲热……。

看来是刚刚在走廊上说话的时候被她看到了，而她们梁小姐又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不知道萧子靳结婚也很正常。

沈雨荨笑了笑，随口扯了个谎：“嗯，我们认识。”

“噢，好奇怪哦，子靳居然开始交女性朋友了。”

“什么意思？奇怪？”

“对啊，子靳一向不喜欢跟女性交朋友的，这么多年跟他站得到一块说话的女性朋友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刚刚看到沈医生跟子靳在一起时觉得挺奇怪的。”

她指的是萧子靳对女人过敏的事情吧？她一定很想知道萧子靳为什么不会对她这敏，就像她也很想知道萧子靳为什么不会对这位梁小姐过敏一样。

“我们……其实接触得并不算多。”沈雨荨改口说：“对了，刚刚他还跟我提到梁小姐来着，让我好好关照您，我也已经答应他了。所以往后有什么需要记得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子靳这人怎么还是那么喜欢瞎操心。”梁温柔摇头失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总把我当小孩，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样，真是的。”

“呵呵，他只是关心你。”

“他那人就是这样，你不用别理他的。”梁温柔娇嗔了一句，随即用下巴指了指自己的左腿：“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么，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康复出院了。”

看着她笑盈盈的脸，沈雨荨突然有些疑惑，既然她跟萧子靳的关系那么好，那么在萧子靳结婚的宴请名单里难道没有她么？

难道是因为担心这位梁小姐误会，所以索性不告诉她？

从梁温柔的话语中，她几乎可以断定他们以前在同一间学校念书，而且关系不错。

她暗吸口气，对梁温柔道：“梁小姐还有什么事么？若没有的话我就先去忙了。”

“没，没事，我刚刚也就是好奇地问一下，谢谢沈医生，不打扰沈医生了。”

瞧瞧，嘴巴多甜！

沈雨荨扯动唇角笑了笑，转身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下午七点，萧子靳开门进入屋子，便闻到一阵饭菜的香味，他随手将公文包放在鞋柜上，换了双舒适的拖鞋便往厨房里面走。

沈雨荨看到他进来，轻快地招呼了一声：“回来了？”

“做这么多菜？”萧子靳站到她身后，看她用锅铲翻滚食物的娴熟样儿，居然觉得挺赏心悦目的，毕竟在他的印象里，他这位小妻子除了闯祸就是犯二，要么就是跟他顶嘴，很少看到她温顺的一面。

“对啊，犒劳你这位大忙人的嘛。”沈雨荨扭头扫了他一眼：“你要不要先上去换套衣服再下来吃饭？”

“好啊。”萧子靳转身走出厨房，往二楼的方向走去。

他一边往楼上走，一边用双手衬衫上的扣子，没有留意到二楼正潜伏着一只小顽皮。在他脚步即将迈上二楼时，上面突然窜出一个小屁孩将他吓了好大一跳。

小屁孩手里举着水枪，一边冲他扫射嘴里还一边‘突突突’地配起了音，突如其来的攻击给了萧子靳一个措手不及，他本能地抬起手臂躲闪从上喷射而来的水线，脸色铁青地低咒一声：“该死的，哪来的怪物！”

没错，对他来说，能在他屋里出现的生命体都是怪物，因为这个屋子、特别是二楼除了他和沈雨荨从来没有第三个人上来过。

这莫名其妙就蹦出来、还射了他一身水的小东西究竟是个什么鬼？偏偏这个时候水枪里的水一直往他脸上扫，扫得他连睁眼的机会都没有。

“噢噢……姐夫死啦……姐夫死在我的机关枪下啦……我赢啦……耶耶……！”小梓恒似是感觉不到他的怒火，仍旧欢快地用水枪扫射他。

萧子靳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努力地睁开双眼，瞪着小梓恒的双目盛燃烧着怒火。

沈雨荨从厨房内探出头来，笑盈盈道：“老公，刚刚忘了告诉你，梓恒他从今天起会跟我一起住在御临花园。”

什么？萧子靳眉头拧紧？

这小破孩子要搬来这里跟他一起住？坚决不行！

“哈哈……姐夫变成落烫鸡啦……。”欢快的笑闹声中，新一轮的水线朝他的帅脸射了过来。萧子靳终于控制不住地火大了，几个跨步迈了上去，一把将扛枪扫射的小梓恒从地面上拎了起来，咬牙低吼：“小兔崽子，你再射我把你扔出去！”

小梓恒被他像拎小鸡一样高高拎起，响得哇啦哇啦乱叫起来：“姐姐……姐姐救命啊，姐夫他要把我扔出去……你骗人，姐夫一点都不好玩……！”

“怎么了怎么了？”活像变了个人的何玉娇从二楼一间卧室跑了出来，看到小梓恒被萧子靳高高拎起，再一看萧子靳浑身湿透的样子就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了，没好气地责备道：“梓恒你干嘛哟，怎么可以拿水枪射你姐夫呢？看把你姐夫的衣服弄得……。”

她将小梓恒从萧子靳的手中救了下来，满脸讨好地微笑道：“是女婿回来了啊，抱歉哈，梓恒他太调皮太不懂事了，您大人有大量……。”

萧子靳扫了一眼和上回完全两种形象的何玉娇一眼，眼前的何玉娇不但重新做了发型，穿了一身天价衣服，从上到下到处都在闪耀着金银珠宝的光芒，耀得人眼花。

萧子靳终于意识到他今天上午流失掉的那几十万都去哪了，原来……。

他忍无可忍地冲楼下若无其事的摆放餐具的沈雨荨吼了一句：“沈雨荨！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回来就被射了一身水，不但他湿了身，地板上楼梯上也全是水，还有屋里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人又是怎么回事？他表示很不爽！而让他最不爽的是，他如此狼狈，属于罪魁祸首的沈雨荨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连半点上来阻止小屁孩的打算都没有。

沈雨荨终于磨蹭着走了上来，先是冲小梓恒道：“梓恒，快跟姐夫道歉。”

小梓恒嚅动了一下嘴唇，有些不高兴，明明就是姐姐说姐夫喜欢打水仗的嘛，现在又要他道歉。

不过看到姐夫那么生气的样子，他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乖乖地道了歉：“姐夫，对不起啦，我错了。”

何玉娇继续讨好着说：“女婿啊，都怪我没有管好梓恒，我把他带到楼上去好好管教。”说着便拽着小梓恒入屋去了。

楼梯上只剩下萧子靳和沈雨荨，看着他满身湿淋淋的样子，还是头一次看他如此狼狈呢，和平日里那个意气风发的萧董事长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沈雨荨忍住笑，抬眸望向他的时候刚好与他杀人的目光对视。

该死的女人，居然还敢笑？

萧子靳越发的火大起来，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掐晕她。

“呃……你要不要先上去换套干净的衣服？”沈雨荨小心翼翼地说：“小心感冒了。”

“不用。”萧子靳冷漠地吐出二字，一心等待她的解释。

沈雨荨一边躲闪着他杀人的目光，一边说道：“梓恒他……从小就是这么调皮的，你应该学着适应……。”

“我为什么要学着适应？”该死的，又不是他的弟弟！

“因为梓恒以后就要住在这里了呀。”

“我有说过他可以住在这里么？”

“我是他的姐姐，他不住这里住哪里？”

“从哪来回哪去。”萧子靳冷漠地说。

“可是西郊的房子到期了，房东不肯再租给我妈，而我又是我妈和我弟在榆市唯一的亲人，当然要跟着我啊。”沈雨荨不怕死道：“反正这里房间那么多，就让她们住着嘛。”

“沈雨荨，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人多，我喜欢安静。”

“我也跟你说了，我不可能扔下她们不管，如果你真那么小气，直接把我也赶出去。”

“你……！”萧子靳气结咬牙

沈雨荨看着他被他气得咬牙切齿的样子，心下美美地想：生气了吧，生气了就对了，就不信这么下去你不崩溃，不放我走……。

心里美得很，表面上却是一脸愤慨：“萧大少爷，既然你娶了我就应该接受我的家人不是么？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我的弟弟就是你的弟弟，你有责任和义务照顾他们。就像我也有责任照顾好你的家人一样，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你大可以跟我解除婚姻关系，只要你签字，我立马带着我妈和梓恒搬出这里。”

她一口气把这些说完，然后看着萧子靳哑口无言的样子，心中暗自得意：小样儿，跟我玩？

萧子靳确实是无话可说了，因为沈雨荨的要求也并不算过份，他也确实有责任照顾她的家人。

他攥紧在身体两侧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松开，又一点一点地攥紧，天知道他有多么不乐意自己的这片清静之地突然多出了两个人？而且还是一个虚荣好赌的女人和一个聒躁的小屁孩。

“怎么样？是离婚还是接受？全听你的。”沈雨荨问。

萧子靳恨恨地瞪了她一眼，脚步一转往楼上走去。

这都不离婚？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

她还以为这下肯定能把萧子靳气到吐血，然后一把将她们母子三人扔出御临花园呢。

看来这段婚姻对萧子靳真的很重要，不，应该说董事长的位置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重要的宁愿忍受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搔扰也不愿意跟她离婚。

想到今天梁小姐那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话语，再看萧子靳如今的态度，沈雨荨就觉得很心塞。萧子靳回房洗了个澡，换了套干净的衣服，重新走到楼下的时候，那母子三人正坐在餐桌旁有说有笑，嫣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看到他下来，何玉娇很是自来熟冲他热情招手：“来，女婿，大家都在等你吃饭呢，快坐下，别客气……。”

萧子靳有些崩跚地说了一句：“这里是我家。”

“噢，对，是你家，那就更不用客气了。”何玉娇还体贴地要给他盛饭。

“不用，我自己来。”萧子靳拿起饭碗给自己盛了一碗饭，正要拿起筷子吃饭的时候，发现坐在对面的小梓恒正眨巴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自己。

头一回，他用正眼打量了这个绯闻缠身的孩子。

上次在城西见到他的时候，是隔着三层楼和一道防护网，而刚刚……由于眼睛都被水珠迷糊了，又只顾着发火，他几乎没有认真看他。

这会仔细一看，发现这孩子淘气归淘气，长得还是蛮可爱蛮漂亮的。

细皮嫩肉、五官精致，一双大眼乌黑灵动，格外的好看。

“姐夫，你还在生梓恒的气么？”小梓恒手里扶着桌面上的饭碗，只露出半张小脸庞，望着他的目光显得有些可怜兮兮的：“是姐姐说姐夫喜欢玩水枪，梓恒才跟姐夫玩水枪的，如果姐夫不喜欢，下次梓恒不玩就是了。”

这孩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礼貌了？还有，是沈雨荨说他喜欢玩水枪的？

冷烈的目光一转，落在旁边的沈雨荨身上。

此时，沈雨荨正冲着小梓恒横眉竖眼，那眼神分明在说：再胡说八道把你卖了。

感觉到萧子靳正在看着自己，她才慌忙收回视线，低头默默地吃起了碗里的饭菜。吃完饭，何玉娇到楼下棋牌室里过手瘾去了，沈雨荨在厨房里面刷碗，萧子靳坐在沙发上用电脑收发文件。

而大闲人小梓恒则趴在茶几上看着萧子靳，从萧子靳在沙发上坐下后，他就跟到茶

几旁边的地毯上坐下。

萧子靳收发完一封邮件，抬头发现他在看着自己，刚开始还不当回事，再度抬脸时发现他仍在盯着自己瞧，如是扬眉冲他道：“小东西，你要是无聊可以进房间看电视。”

“姐夫比电视好看。”小梓恒笑盈盈道：“还有，姐夫，我不叫小东西，我叫沈梓恒。”

“……”萧子靳摇摇头，心想这孩子长得挺可爱，可惜智商有那么一点问题。

沈雨荨洗完碗走出来，看到小梓恒趴在茶几上，如是冲他唤了声：“梓恒，明天要上学，早点回屋睡觉。”

“不嘛，我要在这里陪姐夫玩电脑。”小梓恒摇头，说得一脸认真。

“玩电脑有什么好看的，快去睡觉。”

“等一下再睡嘛。”小梓恒嘟起小嘴说。

沈雨荨没办法，只好不管他，自己回房洗澡去了。

洗完澡，沈雨荨到楼下找水喝，看到楼下的二人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个坐在沙发上操作笔记本电话，一个背对着她趴在茶几上。

她还是头一回看到小梓恒如此安静的一面，不吵不闹不捣蛋，怎么看都不像他啊！

沈雨荨站在吧台前倒了杯白开水准备上楼，身后突然传来萧子靳不是特别愉悦的声音：“你弟弟睡着了，赶紧把他从我跟前弄走。”

这语气……看起来很嫌弃嘛。

不过挺好的，这正是她想要的效果。

她扭头扫了他一眼，不客气地纠正：“刚才不是说过了么，我弟就是你弟，你有责任抚养他，照顾他，包括抱他上楼睡觉。”

见他一脸的不爽，沈雨荨挑眉：“怎么？人家梓恒在这里陪了你一晚上，你力气大，不应该把他抱到床上去？”

萧子靳想，好男不跟女斗，其实抱个孩子上楼睡觉也确实不算个事。

他合上电脑，走到对面小梓恒身后，弯腰小心翼翼地将他从地上抱起。

睡梦被人干扰，小梓恒挣扎了一下，嘴里咕哝了一句：“我要留在这里陪姐夫……。”

听到他的话，萧子靳的心里不由自主地软了一下，看着他粉嫩的小脸，微皱的小眉头，动作也不自觉地放柔。

这孩子今天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与他见面，却对他有着这么浓厚的依赖感，这一点还是挺奇怪的。

一旁的沈雨荨偷偷看着萧子靳，同样觉得狐疑，据她所知萧子靳并不喜欢小孩，平日里看到再可爱的小孩都不会多看一眼。可是眼前的他……为何她会从他的神情和动作中看到柔和的痕迹？是传闻有差池？

她以为萧子靳会被她烦得甩手上楼的，没想到他真的放下电脑抱了小梓恒上楼，而且动作看起来还是那么的温柔。

沈雨荨觉得，自己对这个男人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了！下午萧子靳的手机响了，是梁温柔打过来的。

他看了一眼屏幕，点了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梁温柔含笑的声音：“子靳，你下午有空么？”

萧子靳看了一眼桌角的日程安排表，道：“怎么了？”

“噢，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在医院里面呆着无聊，想找你聊聊天。”

“聊天？不会吧？”萧子靳笑得一脸怀疑：“温柔，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好吧，不逗你了。”梁温柔收起玩笑的语气说：“是这样的，朱子聪不知从哪打听到我住院的事，非要到医院来看我，呵呵……你知道的，他对我一直没有死心过，所以我想……。”

她没有把话说下去，萧子靳笑着替她说完：“所以你想让我去当个电灯泡？”

“不能算是电灯泡吧，毕竟我对他没有那方面的意思，两个人嘛肯定会显得尴尬，有你在就不一样了。嗯，听说你俩也好长时间没见了，就当是老同学之间聚一下吧。”梁温柔说得很真诚，真诚中又带了些许可怜，萧子靳自然找不到拒绝的借口。

他又看了一眼日程表，其实下午他还是有些事情要做的，但梁温柔的请求他又不忍拒绝，只好点头道：“好，我会过去的。”

“真的？”梁温柔显得很高兴：“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喽，记得一定要来。”

“好。”萧子靳温柔一笑，随即挂上电话。

他刚把手机从耳朵上拿了下来，手机紧接着又响了，他一边整理手边的文件夹，一边柔声问道：“亲爱的温柔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幽幽地传来一句调侃：“萧董接电话从来都不看号码的么？”

萧子靳怔了一下，随即笑了：“是你啊？”

“怎么？很失望？”那一声‘亲爱的温柔小姐’，听在沈雨荨的心里别提有多心塞了，口气自然就变得不太友善。

“倒也没有。”萧子靳问：“找我有事？”

“有。”

“什么事？”

“梓恒今天下午开家长会，记得别迟到。”沈雨荨道。

“开什么玩笑！”萧子靳一听这话立马激动地放下手中的文件，道：“你弟弟的家长会……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头上吧？”

“为什么轮不到你头上？”沈雨荨那边显然也在忙着，一边说话的同时一边还在跟同事交待工作，语气也显得比较急切：“你到底要我重复多少遍，梓恒现在也是你的弟弟。”

“我下午很忙。”

呵，很忙，沈雨荨在电话那头撇了撇嘴，她之前也以为他就是传说中的工作狂，可这几天陪伴起梁小姐来不是挺有空的么。

“你是老板，自己给自己批个假，赶紧去，地址我一会发你手机上。”沈雨荨说完这句便将电话挂断，完全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萧子靳手里握着电话，心塞是想要杀人。

林助理刚好从外面走进来，看到他这一脸阴郁的表情，小心翼翼地问道：“萧总，发生什么事了？”

萧子靳抬眸瞅着他，半晌才以极度憋屈的语气吐出一句：“你说我怎么会娶了这样一个女人回家？”

呵呵，原来又是因为少夫人的事情，林助理在心底偷笑，他就知道，能把萧子靳气到抓狂的人除了少夫人也没谁了，就是不知道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呢？

柄着好奇的心理，他不怕死地问出一句：“其实我觉得少夫人蛮可爱蛮好相处的呀，萧总这次又怎么惹毛她了？”

“被惹毛的人是我。”又是一个瞪眼飞了过来。

“呃……对不起，我说错了，萧总这次又怎么被她惹毛了？”

萧子靳的手机响，一条附着某幼儿园地址的信息展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

他脸上的表情又是一沉，将手机递给他：“这就是你口中蛮好相处蛮可爱的女人？”

她让我去开家长会。”

“家长会？”林助理讶然：“她弟弟？”

“是。”

林助理张了张嘴，讶然的表情一点一点地被笑意替代，最终控制不住地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家长会？她让萧总您去给她弟弟开家长会？跟一堆家长挤在小板凳上听老师在台上演讲？哈哈……那画面简直不敢直视啊。”

“地址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记得别迟到。”悠悠然的声音响起，终于遏止了他收不住的笑声。

林助理身体瑟缩了一下，张嘴结舌：“什么？我……我去？”

“难道我去？”某人的目光泛出危险的光茫。

“不是……。”林助理开始慌了：“萧总，我连那孩子叫什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况且那孩子也不认识我，怎么可能会承认我是他的家长，一个搞不好会被学校当成人贩子扔进巡捕局里的。”下午，银白色的大众车子停在城西某幼儿园门口，驾驶座上的萧子靳将墨镜从鼻梁上拿了下来，看着园门口不断地往里面走去的家长，这些家长中以中老年妇女居多，年轻人较少。

萧子靳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房此时又有千万匹草泥马在奔腾而过。

不怪林助理笑得那么夸张，此时就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接下来会产生的画面。

家长会？他这辈子的处女秀居然给了那个跟他没有一丁点关系的小屁孩，想想就觉得心塞。

直到家长们都进得差不多了，校门口也越来越安静，他才不甘不愿地推开车门下了车子。

萧子靳照着箭头指示来到小班教室门口时，一直守在教室门口、表情难过的沈梓恒瞬间笑开了花，飞奔着向他跑来的同时，欢快地喊了声：“姐夫……你终于来了！”

“唉哟……！”萧子靳身子往旁边一闪，小梓恒扑了个空，一头栽倒在他身后的草地上。

吃了痛的小梓呜哇一声便哭了起来，一边灰头土脸地从草地上爬起一边流泪控诉：“姐夫是坏人……。”

萧子靳原想说‘小东西离我远一点，我跟你没那么熟’，可看他摔得那么实在，哭得那么伤心，胸腔的火气消了些，心也软了一下。

不过还是头一次带孩子的他也实在没经验，更不知道该怎么哄哭哭啼啼的小梓恒，

在职场上叱咤风云多年的他，在一个小孩面前却显得有些木。

倒是不远处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清洁阿姨看不过眼地走了过来，冲着萧子靳就是这通狠批：“你这家长怎么当的？孩子都摔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抱他一下，是充话费送的啊？”

清洁阿姨一边用袖子帮小梓恒擦去脸上的草屑，一边安抚他别哭，同时还不忘责备地横了旁边的萧子靳一眼。

萧子靳很是憋屈地想，这孩子明明是娶媳妇送的，哪是充话费送的。

当然了，他没把这话说出去，因为在清洁阿姨的批评下他脸上已是满满的尴尬，怎么有种他在虐待儿童的感觉呢？

第 055 章 长得真像

让他觉得更尴尬的是，小梓恒居然没有因此而气恨他，谢过清洁阿姨后，用手背在眼睛上抹了一把，走过来牵住萧子靳的大掌说：“姐夫，我们进去吧。”

说话的时候甚至还带着哭腔，小模样看着实在可怜。

萧子靳低头看着她问：“你姐姐没空，妈妈也没空么？为什么她不来？”

“因为我想要姐夫来给我开家长会……。”小梓恒仰起小脸，望着他的目光开始又有了笑意。

早上他跟姐姐提出想要姐夫来为他开家长会的时候，原本还以为又要挨来姐姐一个爆栗的，没想到姐姐只是沉吟了片刻便点头答应了。

刚刚所有小朋友的家长来了，就他的家长还没有到，他还以为姐姐是骗他的呢，所以在看到姐夫的身影时才会那么高兴。

当然了，这些萧子靳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压根不明白沈梓恒为什么对他那么有好感，难不成是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天生对有钱人感兴趣？

他轻吸口气，在小梓恒跟前蹲下，手掌在他的小脑袋上抚了一下道：“记住了，姐夫脾气不好，以后离姐夫远一点。”

小梓恒望着他，似懂非懂地点头‘哦’了一声。

萧子靳站起身子，主动牵过他的小手道：“走，我们进去。”结果和预想中的一样，人高马大的萧子靳窝在儿童椅上，四周围绕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家长，一眼望过去，萧子靳大有鹤立鸡群的架式。

该死的，脖子上又开始痒了。

早知道会有这么多的女人参加，他是打死都不会来的。

萧子靳很烦躁，而讲台上的班主任也很烦躁，叫了半天沈梓恒的家长都没人理。她低头看了一眼签名本，明明有签到的，只是那字龙飞凤舞的看不清究竟叫什么。

“沈梓恒的家长！沈梓恒的家长在吗？”班主任扬高音量又叫了一声，台下家长区开始左看右看议论纷纷，大妈们开始不耐烦，少妇们借着躁动的机会冲人群中的萧子靳偷瞄起来。

班里什么时候多了位这么帅的家长？怎么以前没见过呢？

因为沈梓恒私生子的身份，在班上也算是个名人了，他的家庭成员大家都了解，

除了母亲和姐姐就没有别人了，而每次家长会都是姐姐来的，放眼望去并没有看到姐姐的身影，班主任继续发问：“沈梓恒家长的名字是谁代签的？萧……什么？”

萧子靳这才后知后觉地回过神来，一直在脖子上抚摸着的手掌一顿，随即扬高：“是我，我姓萧。”

班主任一早就关注到了萧子靳，也和大伙一样好奇他是谁的家长呢，这会听他这么一说，立刻又和大伙一起打量起他来。

“您是沈梓恒的家长？”班主任表示怀疑，但语气明显好了许多。

“对，抱歉，刚刚没听清。”萧子靳冲她笑了一下，笑得迷人至极。

其实刚刚他不是没听见，只是一时没有意识到沈梓恒就是那位他娶媳妇送的弟弟，他甚至都不知道沈梓恒的名字到底是哪几个字。

“呃……请问您是沈梓恒的什么亲人？”

“我是他的姐夫。”

“姐夫……？”四周突然响起一阵议论纷纷的声音，萧子靳也不知道是谁说的，不过却能清楚地听见：“谁信啊？”

“对啊……谁信啊，这男的长得蛮好看的，梓恒那孩子浓眉大眼的样子，倒像是他亲生的。”

“我早就说了，像何女士那么大的年纪怎么可能生出梓恒这么小又这么机灵的儿子，我看八成是她闺女生的，为了闺女的名声才硬说梓恒是她自己生的。”

“你的意思是……这男的是沈雨荨的情夫？梓恒的父亲？”

“你看不像么？”

“像！越看越像！”

“这男的看起来挺有钱的，长得又帅，难怪早早就把沈雨荨那丫头抛弃了呢。”

“现在的有钱人都花心，才不管你怀没怀孕呢，玩腻了就抛弃……。”

“嘘……小声点。”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隐隐约约全传入了萧子靳的耳中。

而凭着这些只字片语，他大至可以理出这么一个爱情故事：他曾经和沈雨荨好上了，沈雨荨怀孕后他狠心将她们母子俩抛弃，后来他的岳母大人为了保护沈雨荨的名声，谎称梓恒是她自己生的……。

不错，这帮平日里没事干专攻韩城偶像剧的大妈已经快要达到可以当编剧的水评了。

如果不是当初他调查过何玉娇，他还真觉得这个爱情故事有点意思，当然，男主角不可能是他而已。

班主任显然也被他惊讶到了，好半晌才缓过神来，求证似的又问了一句：“萧先生是沈梓恒的姐夫？”

“有问题么？”萧子靳显得有些不耐烦，如果班主任再不管管这帮八卦附体的家长们，只怕他就要被传颂成十恶不赦、人人喊打的恶人了。

“呃……当然没问题。”班主任尴尬地笑了笑，好不容易才将话题带回正轨：“是这样的，梓恒他最近总是很调皮很好动，班上很多小朋友都在投诉他，我会尽量教育他，但也需要你们家长配合，希望你们能够放下工作，多抽点时间跟他好好沟通……。”

“那孩子确实挺讨厌的。”萧子靳想起昨天自己一进门就被弄成落汤鸡的场景，至今仍是一脸愤愤。

班主任被他打断了话语，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下一句了。

萧子靳却在班主任无语的时候，迟疑了一下后添了一句：“不过淘气的孩子聪明，挺好的。”

“这倒是的。”班主任脸上重新展露微笑，也不管其他家长高不高兴道：“梓恒虽然淘气，但在我们班上……乃至整个幼儿园都是最聪明的一个，大伙私底下还称呼他为小神童呢。”

“谢谢，回去之后我会好好教训他的，哦不，好好教育……。”

“嗯，有了您的配合，相信梓恒一定会变得更好的。”

“切，明明就是个身份不明的私生子。”一些不甘受冷落的家长不屑地冷哼出声，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所有人都听到。

台下这么多人，到底是哪位讲的这句话谁也不知道，即便是知道了，班主任也不方便直接指责对方。此时的班主任坐在台上有些尴尬，又有些无耐，以前她也常听到这种声音，但沈雨荨从不往心里去，别人议论着议论着也就消停了。

可眼下不一样啊，这位帅哥还是头一回来参加梓恒的家长会，不知道他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她观察了一下台下的萧子靳，还好，帅哥脸上除了一如既往的平静外，并没有发火的痕迹。

说生气，萧子靳还真觉得自己犯不着跟这帮八卦堆里成长的人生气，不生气吧，又

有那么一点不愉悦，最终只是淡淡地吐出一句：“我似乎有点明白沈梓恒为什么喜欢动手动脚、还老遭人投诉了，什么样的家长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家长在自我感觉良好地嘲笑别人是私生子的时候，小孩难勉会跟着学，换成是任何一个孩子也不喜欢被人取笑自己是私生子，不是么？”

由于他这话说得很平静，又没有点名道姓地指定谁，家长们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再多说一句。

班主任见气氛不对，忙笑着圆场：“萧先生您别介意，大家刚刚是在开玩笑呢。”

“我也在和大家开玩笑。”萧子靳微微一笑：“毕竟以后要相处的机会还很多，我总要学着适应大伙的思想，学会开玩笑嘛。”

此时，大伙不但觉得萧子靳有钱有貌了，看他那气场那语调是挺利害的一个人。

除了一些心胸不开阔的家长觉得憋屈外，大多数还是对他挺有好感的。

特别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对他流露出欣赏目光的少妇，此时对他的迷恋更深了。

家长会开完后，萧子靳跟在人群后面走出教室，家长们都到小游乐场找自己的孩子去了，萧子靳抬手看了一眼时间，这才想起自己已经错过了跟梁湿柔的约定。

他有些烦躁地扫了一眼往自己跑过来的小梓恒，后者却满脸堆笑地冲过来，拉住他的大掌问：“姐夫，老师表扬我了吗？”

“她说你好动淘气，总被小朋友投诉。”萧子靳迈开步伐便往学校门口走去。

身高体长的他迈的步子顶小梓恒的两步，小梓恒在后面跟得很吃力，连说话都有些气喘吁吁的：“姐夫……是他们先嘲笑我，我才淘气的……。”

萧子靳脚步一停，小梓恒便一头撞了上来，撞得他原本就发红的鼻子又是一疼，委屈得差点掉了泪。

萧子靳一点都不同情他，而是一脸蔑视地俯视着他：“你姐姐没有教过你么？聪明的人哪怕是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会屑于跟别人动手。”

“什么……？”

“算了，以你姐的智商教不了你这些道理。”萧子靳重新迈开步伐往前走。

萧子靳径直往停车场走去，一边走一边给沈雨荨打电话，结果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反倒是接到了林助理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林助理强忍着笑意问他家长会开完了没有，公司有客户在等他签合同。

萧子靳看了看脚边的小不点，半晌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我马上回公司。”

联系不上沈雨荨，他只好把小梓恒暂时先带回公司。

回到公司的时候，客户已经久等在公司了，萧子靳将小梓恒扔给田秘书后便直接进了会客室。

签好合同后，林助理亲自送客户到楼下，萧子靳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结果他一回到办公室，就看到小梓恒躲在他的沙发上睡着了，田秘书压低声线恭敬地对他说：“萧董，这孩子不肯跟我到别处玩，非要在这里等您回来。”

萧子靳有些头疼地看着熟睡的小梓恒，这烦人的小家伙，最终冲田秘书甩了一下手掌示意她可以出去了。

送客户下楼的林助理回来时，一脸惊奇地对萧子靳道：“萧董，我刚刚上来的时候听到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您带了个孩子回公司，还说那孩子跟你长得很像，一看就是您的私生子……咳……对不起，我只是实际汇报。”

感觉到萧子靳的脸色有变，林助理适时地撇清关系。

刚刚在幼儿园已经被议论孩子跟他长的像，是他的私生子了，回到公司又被人这么议论，萧子靳直觉得烦不胜烦：“哪个眼拙的说孩子跟我长得像？把他给我揪出来。”

“呃……。”公司里面人多口杂，这就难办了。

“我看起来那么像会玩弄女性的人么？”萧子靳反问他。

“不像。”林助理慌忙摇头讨好：“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萧总您年纪也不小了，一直没有娶妻生子，突然牵了个孩子进公司难勉引起众人的猜疑，您别太往心里去。”

“重点是他们可以没脑子，但也没眼睛么？”萧子靳说着蓦地从皮椅上站起，径直走向沙发将熟睡中的小梓恒拎了起来，一手托起他的小脸恼火道：“你看看他，哪一点像我？哪一点像？”

小梓恒睡得正熟，突然被人这么拎起后满脸的茫然，那样子就像一只刚被吵醒的小猫，可爱得让人想抱住他亲上一口。

可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尤物，萧子靳却对他没有半点好感，这一刻甚至恨不得一把将他扔到外太空去。

林助理打量着小梓恒，他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个孩子，脸上的惊奇也在一点一点地加深。

他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淘气捣蛋，又小又黑的小豆芽，毕竟这才符合沈家的条件嘛。

可是眼前这个孩子，真的是一直在沈家成长的孩子么？那雪白的肌肤、漂亮的五官、还有那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都深深地震撼了他。当然，最震撼他的是，就这么看着看着，他居然也觉得这孩子跟萧董有些相像了。

不，他这是被楼下的那些议论带歪思想了，居然也有了这种看法。

他慌忙摇了摇头，外加用手指揉了揉眼睛，可是没有任何改变，小萌娃还是那么萌萌地可爱着，和萧董相似着……。

“你脸上那千变万化的表情是什么意思？”萧子靳不悦地瞪着他。

林助理这才缓过神来，摇头道：“没，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孩子长得太漂亮了，跟何女士长得一点都不像，难怪别人要议论他不是何女士亲生的呢。”

“我问的是，跟我长得像么？”萧子靳咬了咬牙，将小梓恒的脸蛋扬高了一些。

“像……不，不像，一点都不像。”

“到底像不像？”

“不像！”

萧子靳这才满意地将小梓恒放回沙发上，转身走回到自己的位置。

“叔叔好。”小梓恒后知后觉地从睡意中清醒过来，冲林助理微微一笑：“叔叔和我姐夫一样长得很好看。”

“小家伙嘴巴真甜。”林助理被夸得满面笑容，伸手去牵他的小手：“走，叔叔带你到隔壁吃东西去。”

原本以为小家伙会很高兴的，没想到他将小手往身后一背，摇头：“不，我要在这里等姐夫下班。”

“你姐夫他很忙的。”

“我会乖乖的，不吵他。”小梓恒说得一脸认真。

“那……好吧。”林助理站直身体，转身笑盈盈地对萧子靳道：“萧董，这孩子明明昨天才搬进御临花园的，和您倒是亲近得很，看来你俩挺有缘噢。”

孽缘，萧子靳在心里暗想。下了班时，萧子靳给梁温柔打了道歉电话，电话那头的梁温柔倒是懂事的很，一点脾气都没有地微笑着：“我早就预料到你这个大忙人是不会来了，所以把跟许聪见面的时间往后推到晚上了。”

“谢谢理解，今天确实事情有点多。”萧子靳看了一眼身侧的沈梓恒说。

“没事。”

“你跟许聪约的是几点？我现在过去。”

“还不知道呢，他说得空就过来。”

萧子靳载着小梓恒来到恩泰医院时，沈雨荨刚好从主任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她看到脸色极差的萧子靳，她就知道这家伙今天肯定被气得不轻了。

小梓恒欢快地跟沈雨荨打了招呼，还一脸兴致勃勃道：“姐，姐夫刚刚带我去吃了蛋糕噢，可好吃了。”

“那你有没有谢谢姐夫啊？”沈雨荨用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全然无视萧子靳的黑脸。

“谢过啦。”

“乖，自己到那边玩去吧。”沈雨荨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露台。

萧子靳双手环胸，一脸恼怒地瞅着她：“家长会我帮你开了，还要我帮你带孩子，沈小姐，你觉得我一天到晚很闲是吧？”

“萧先生，瞧你那一脸委屈样，让你带下孩子很过份么？”

“不过份么？你妈不是专职带孩子的？”

“我妈一天到晚跑得没影，手机关机，我又一天到晚上班，我只能找你了。”

“我不用上班？”萧子靳很火大。

“萧先生，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说的是一位白领母亲因为没人帮她带孩子，公司又不让她把孩子带到工作场地去，她没办法只好用一根长绳子将两岁的孩子拴在公司楼下的一棵大树下。公司的制度没有问题，但其实可以更人性化一点，比如公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花一份薪水请个保育员，在公司一角建个小型的游乐场，让一些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父母可以选择把孩子放在公司，因为只有这样员工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全心全力地为公司争夺效益。而萧氏财大气粗，条件优良，如果你有心为员工着想，为她们解除带孩子的烦恼，我想他们肯定会更用心为你工作的。”

其实这个提议沈雨荨一直有向工作单位提出，只不过每次都被无情地驳回罢了。

她倒不是要萧氏帮她带孩子，只是今天才被领导强硬地驳回了他的提议，所以这才会用赌气的语气跟萧子靳说这些。

一直以来她也并不是没人帮忙带梓恒，只是她那位母亲大人每天都居无定所地游走在各个赌场中，有时甚至一消失就是好几天，即便是带着梓恒也是带到赌场去的。她吵过闹过，但母亲生性如此，她也实在是拿她没办法了。

萧子靳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建议，自然觉得滑稽至极，道：“没有条件带孩子就没有资格生孩子，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如果年龄到了呢？就像田秘书那种一毕业就进入萧氏，一直兢兢业业地熬到现在三十岁，职位是升起来了，表面看着很风光，但你以为她不想生孩子吗？她当然想，只是怀孕生子带孩子这么长的一个过程肯定会很影响工作，到时一个弄不好你就把她给开了。”

“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让我帮你带孩子是吗？”萧子靳冷冽地扯了扯唇角：“其实带孩子有多难？你用不着在这里跟我长篇大论，只要你开口，要多少个保姆我都可以给你请。”

他话里有着嘲讽的气息，沈雨荨想起刚刚主任对她和几位同事说的话，也是这样一个语气：沈医生，你别以为在大会上被院长点名表扬了一把自己就是这个医院的大红人、医院缺了你不可了，医院帮你们带孩子？你们的孩子是有多金贵，亏你们想得出来，还不快点给我回去工作？”

她垂着头，眼睛有些涩涩的难受。

就在这个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一个柔和的女声：“子靳，你来啦？”

萧子靳回过头去，看到梁温柔正双手操控着轮椅缓缓地往这边行来，脸上泛着和煦的笑容。

“沈医生也在呢。”梁温柔又转向沈雨荨。

萧子靳看了沈雨荨一眼，刚好看到她用手指擦了一下双眼才转过头来，对梁温柔微笑道：“萧先生正在向我了解梁小姐的病情，你们聊吧，我先去工作了。”

她虽然含着笑，但眼眶却有点红。

直到她转向离开后，萧子靳才重新转向梁温柔，对她牵出一抹微笑：“你怎么出来了？”

“病房里面太闷了，出来走走。”她看了一眼沈雨荨离开的方向，道：“沈医生说我的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暂时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萧子靳推过她的轮椅：“既然出来了，我送你到楼下走走。”

“好啊。”梁温柔点头。因为今天事情多，沈雨荨忙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她领着已经在露台上看手机看得不耐烦的小梓恒准备回家，在等小梓恒看完最后几分钟视频的当儿，她站在护栏上朝楼下望去。

她原本是想看看萧子靳和梁温柔什么时候才回来的，没想到却看到唐晓和梁温柔站

在楼下摇手道别的场景。

唐晓和梁温柔？她们两个怎么会认识？

没等她想明白，一位护士小姐走过来告诉她梁小姐有事情找她。

她只好叮嘱小梓恒让他再等等，然后往梁温柔的病房走去。

她进去的时候，梁温柔还是那一脸礼貌的笑容，很有涵养地对她微笑：“沈医生，不好意思打扰你下班了。”

“没关系，有什么事你说吧。”沈雨荨打量了她一眼：“梁小姐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我的腿挺好的。”梁温柔脸上的笑容缓了缓，道：“我刚刚和子靳还有许聪一起在对面的咖啡厅吃饭来着。”

“哦。”

“我听许聪说子靳结婚了，是这样的么？”

沈雨荨微讶，重新打量着她，她果然不知道萧子靳已经结婚的事情，萧子靳也没有告诉她，为什么没有告诉她？

还有，这位梁小姐为什么要问她这个问题？

她突然想起刚刚看到这位梁小姐和唐晓见面的情景，什么许聪说的，分明就是唐晓告诉她的吧？

“抱歉……萧先生的私事我不方便谈论的。”沈雨荨抱歉地说道。

梁温柔点了点头，随即又说：“我以为沈医生应该知道呢，毕竟你们是旧识，我听说那个女孩家里挺穷的，长得也很一般，而且还是自己死活赖在子靳身上的，真没想到这年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这个表里不一的女人，终于露出真面目的，沈雨荨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撕了她的嘴，不过这里是医院，而她是医生，她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这份工作如果因为打架丢掉就太可惜了。

所以，她只能继续保持着脸上的笑容说：“这种事情梁小姐怎么不亲自去问萧先生呢？”

“子靳他向来好面子，他自己不跟我说八成是怕在我面前丢脸，我哪里好意思去说破他啊。”梁温柔无奈地叹了口气：“子靳这人向来立场坚定，怎么会被那样一个女人缠得妥协呢？看来那个女人的手段一定很高明，而且够贱。”

“我想应该是的吧。”沈雨荨咬了咬唇，含笑说：“听说他们四天后就要举办婚礼

了，梁小姐跟萧先生关系这么好，应该会去参加的吧？”

梁温柔脸色变了变，道：“子靳觉得这是一件丢脸的事，应该也不会好意思请我。”

“噢，那就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了见一见那个贱女人的真面目，说真的，我都挺想见的呢。”

“算了吧，这种女人见了只会污了自己的眼。”梁温柔不屑道。

沈雨荨微笑：“梁小姐看起来挺关心萧先生的，萧先生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会很感动。”

“沈医生错了。”梁温柔笑着摇摇头：“我和子靳大学四年，又一起在国外留学几年，关系早到了比亲人还亲的地步，彼此关心也是正常的，谈不上感动不感动。”

关系亲到了比亲人还亲的地步？这是什么地步？一起睡过？所以萧子靳对她才不会过敏？

沈雨荨慌忙在心底打消了这个念想，他跟这位梁小姐有没有睡过关她什么事？一定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自乱阵脚！

“如果不是这几天看他总是不开心，我也不会去想了解他的私生活。”她又说。

萧子靳不开心？是因为她的缘故么？

明明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心里却有些微的失落起来。

为了不被这个女人影响太多的情绪，她强行扯出一抹微笑道：“梁小姐还有什么事么？如果没有的话我要下班回家了。”

“我啊？我本来就没什么事啊，只是想跟沈医生聊聊天。”

“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沈雨荨冲她点了一下头，转身走出她的病房。沈雨荨领着小梓恒回到御临花园时，萧子靳还没有回来。何玉娇过足了豪宅的瘾后，也跑回城西去了，毕竟那里熟悉的赌友多，比较适合她生活。

她像往常一样带梓恒洗过澡，然后睡觉。

时间有点晚了，可梓恒却没有半点睡意，依旧沉浸在姐夫陪了他一下午的兴奋中。

沈雨荨看着他开心的样子，心里不禁有些苦涩，心想一定是因为梓恒从小没有父爱，所以才会对萧子靳格外亲热的。只可惜萧子靳那家伙和当初的萧泽飞一样，并不喜欢他。

虽然不忍，但她还是伸手抚摸着梓恒的小脑袋道：“梓恒，姐夫不是你真正的姐夫，所以你不需要对他太亲热的。”

“为什么不是真正的姐夫？”沈梓恒不解地问道。

“因为……。”沈雨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自己跟萧子靳之间的关系，只好随口敷衍道：“不为什么，反正你听姐姐的就对了，很晚了，赶紧睡觉吧。”

“我想等姐夫回来再睡。”

“沈梓恒，姐姐刚刚说什么来着？”沈雨荨脸色一板，小梓恒立马闭嘴了，同时还闭上了双眼。

好不容易把沈梓恒哄睡着了，沈雨荨也终于可以睡觉了。

躺在床上久久睡不着的她，脑海中不时地闪现出刚刚梁温柔跟她说过的那些话，没想到那个表面温和的女人说起话来比唐晓还要刻薄，真不明白萧子靳喜欢她什么。

第二天醒来时，屋外静悄悄的，沈雨荨扫了一眼隔壁主卧的方向，也不知道萧子靳昨晚回来了没有，不会是在医院陪他的梁小姐过夜去了吧？

她摇摇头，下楼做早餐去了。

早餐做到一半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外头传来小梓恒的声音：“……为什么姐姐说姐夫不是梓恒真正的姐夫呢？”

沈雨荨原本以为梓恒在自言自语，没想到片刻之后响起萧子靳的声音：“因为你姐姐她还想改嫁。”

“为什么啊？妈妈明明说姐夫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啊？”

“梓恒。”沈雨荨适时地出现在客厅内，道：“还上不上学了？赶紧过来吃早餐。”

沈梓恒呶了呶小嘴，往餐厅走了过来。

萧子靳看着沈雨荨脸色不太好的样子，以为她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幽幽地走了过来道：“关于请保姆的事情……。”

“萧少爷。”沈雨荨打断他：“最近你那么忙，心情又那么不好，这事就不劳你操心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你确定？”萧子靳挑眉。

“确定。”沈雨荨给小梓恒盛了碗粥，催促他赶紧吃。

吃完早餐后，小梓恒说：“我要姐夫送我去上学。”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姐夫他很忙。”沈雨荨拉着梓恒便出门了。

不用自己送去学校，萧子靳第一本能反应是高兴的，只是……为什么接下来心里却

有点空空的呢？是因为沈雨荨今天对他的态度？还是才一天时间就已经习惯了有沈梓恒这个烦人的小家伙？

第 056 章 私奔

田秘书在向萧子靳报告完今天的工作日程后，发现萧子靳正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瞧。

脸蛋一红，干练的田秘书既然也结巴起来：“萧董……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能混到董办秘书这一职位，田秘书靠的不单单是工作能力，智商情商也是缺一不可，特别是在对待上司的私人感情上，她一向把握得很好。若不是萧子靳那样盯着她瞧，她也不会突然脸红结巴。

“田秘书。”萧子靳沉吟片刻，突然问出一句：“你今天多少岁了？”

田秘书又是一愣，答道：“刚满三十周岁。”

“三十岁……不打算生个孩子？”

“萧董……。”田秘书一听他这话立马就慌了，情急道：“萧董请您别解雇我，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生孩子，我会专心工作的，真的……。”

“你有生孩子的权利，没有人会解雇你。”

“那……萧董您为什么这样问？”田秘书依然悬着一颗心，就连旁边的林助理也替她捏了一把汗。

“没什么，就是随口问问。”萧子靳冲她甩了一下手，示意她可以出去了。

田秘书走后，林助理摆出一脸惶恐的样子说：“萧董您随口问问就这么吓人，要正经问起来，田秘书不得被你吓晕过去。”

见萧子靳不吭声，林助理迟疑着又问：“萧董，到底怎么了？是不是田秘书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没有。”萧子靳摇头，又是一番沉默后才抬头对他道：“你去调查一下，公司有多少员工是家里没有人带小孩的。”

“什么？”林助理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在想，有没有必要在公司建一个小型的游乐场，然后找专人帮有需要的员工看管小孩。”

“萧董……。”林助理又是一翻讶然过后，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可以好奇地问一下，这是谁的主意么？”

“还能有谁？”

“少夫人？”

“没错，这个女人的脾气现在是越来越大了，要求我帮她带孩子也就算了，居然还敢给我摆脸色。”萧子靳说得很是心塞，当然了，他建游乐场不是为了讨沈雨荨欢心，而是觉得她说得挺有道理的。

萧氏有这样的条件和场所，理应为底下的员工分担一点难处，这也不失为一种收腹人心的好计策，省得外界总觉得资本家都是冷血无情的。

林助理想来想去，都觉得这是件极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她跟沈雨荨接触的时间不多，可他看得出来沈雨荨不是那么无理取闹的人啊。

“萧董，您确定少夫人是因为孩子的事情在给您摆脸色么？”

“不然呢？”

“嗯，比如……因为别的女人？”

“什么？”萧子靳拧眉，这怎么可能？

“呵呵……”林助理笑了笑，说：“萧董您别怪我多嘴哈，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萧董这几天跟梁小姐走得有点近，碰巧这梁小姐又是在恩泰医院治疗，少夫人多半是误会您俩的关系了。”

萧子靳想了想自己这几天跟梁温柔确实走得有点勤快，而且沈雨荨都是看在眼里的。

再一想她这几天的反常行为，还真是有点可疑。

不过前几天沈雨荨一口咬定她和他是假婚，她是绝对不会因为梁小姐吃醋的，想来那只是她吃醋时说的气话？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萧子靳突然笑了一下，一早上的坏心情也突然烟消云散了。今天是回老宅吃饭的日子，沈雨荨打电话叮嘱何玉娇一定要去学校接梓恒放学才放心。

下班时间到了，她收拾好东西准备下楼，小护士告诉她梁温柔腿不舒服，要她过去帮忙看看。

想到那个女人肯定没安好心，她如是把这个‘重任’交到交接班医生的手里，自己按时下班去了。

每次回老宅的日子萧子靳都会到医院门口接她下班，这次也不例外，远远就能看到那辆大众车子停在路边。

她扭头看了看小元，这丫头正翘首期盼着她的男朋友过来接她呢，不过她那位男朋

友也有好几天没过来了。

“自己一个人路上要小心。”沈雨荨叮嘱了她一句，又目送她走入人群后，才迈步往大众车子走去。

沈雨荨上了车子，拉好安全带，目光有意无意地扫了他一眼后状似随意地问了一句：“都到楼下了，怎么不上去看看你那位老同学？”

不用心听，还真听不出她话语中浓浓的醋味呢。

萧子靳不动声色地掀了掀唇角，说：“今天有点忙，不去了。”

“怎么可以因为忙就不去，人家会伤心的。”

“如果我去了，某人就会伤心了。”

沈雨荨语滞，愤愤地睨了他一眼后别开脸不再看他。心下暗暗后悔，刚刚情绪有点没控制好。

车厢内陷入一阵沉默，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直到车子停在某处灯区时，萧子靳才终于再度开口：“梁温柔是我大学同学，可能是因为兴趣相投的缘故，我俩的关系一直挺要好的。后来又在国外一起留学几年，不过毕业后我回国了，她则继续留在隐国。这几年见得少，这次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又出了车祸，作为好朋友，我不可能对她不管不顾。”

沈雨荨微讶，他这是在跟她解释么？向来心高气傲的他居然也会向别人解释？

从昨天被梁温柔当面侮辱过后，沈雨荨的心里就像堵了一团棉花，各种心塞各种难受。

如今听到萧子靳的解释，总算是好受一点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反正跟我没关系。”这话她倒像是在说给自己听的，也是在提醒自己……自己跟萧子靳的假婚关系。

萧子靳果然没再说什么。

然而他不说了，沈雨荨又开始失望了，其实她还是很愿意听他讲他过去的事情的，特别是感情上的事情。晚餐桌上，王素看了看萧子靳和沈雨荨，试探性地问道：“子靳，听说你把雨荨的弟弟和母亲接到御临花园住？”

萧子靳抬眸看了她一眼，点头：“是的。”

“大哥，我记得当初你说想要过安静的生活，所以执意搬出去住的，怎么这会不要安静了？”萧漫拿着筷子笑盈盈道。

“就是嘛，既然这样还不如搬回老宅来住呢，这样一家人还能互相照应着过。”

王素和萧漫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好不容易等她们说完了，萧子靳才说：“既然娶了雨荨为妻，照顾沈家老小就是我的责任，没什么好争议的。”

沈雨荨没料到他会这么说，偷偷扫了他一眼后，对大伙道：“我妈和我弟弟只是在御临花园暂住几天，很快就会搬走的。”

她让母亲和弟弟搬来御临花园本来就是为了气气萧子靳，让他同意离婚的，不过现在他气是气了，离婚的事情却只字未提，真让人糟心！

萧老爷子终于也发话了：“子靳说得对，照顾沈家老小是他的责任，如果嫌吵，可以给沈家另外买一处房产，这都不是问题。”

“不用了，谢谢爷爷的关心，我妈她们在城西住得挺好的。”沈雨荨摇头道。

“算了吧，反正都搬来了，就这么住着吧，省是别人说我们萧家小气。”王素不屑地撇撇嘴说。

沈雨荨也懒得再跟她虚伪了，低头兀自吃着碗里的饭。

饭后沈雨荨被叫到二楼起居室挑选婚礼当天的首饰，面对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她看得有些眼晕。

唐晓抬眸扫了她一眼，嘲弄地一笑道：“怎么？看不上眼？不会是大少爷连首饰也私自帮你订好了吧？”

“唐小姐您不知道么？礼服和首饰是一套式的。”沈雨荨随手拿起一条钻石项链在脖子上摆弄了一下：“不过这些也挺好看的，你自己慢慢挑吧。”

唐晓伸手她接住她甩回来的钻石项链，心里有些气结，这些她看着每一样都想要的首饰，沈雨荨居然不屑于要？看来她这位假妻子当得挺如鱼得水呢，什么好东西都不缺。

沈雨荨其实并不清楚那套婚纱有没有配首饰，她只是不想再跟唐晓一起挑选婚礼上的东西罢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时，唐晓突然说了一句：“听说大少爷的一位老同学回国了，最近两人还走得挺近，这不会是真的吧？”

沈雨荨膝盖一屈坐了回去，目光冷冷地瞅着她：“唐小姐你不累么？”

“什么？”

“一会说萧子靳跟林助理，一会又说他跟什么好同学，你不累么？”

唐晓失笑：“男女通吃的大少爷自己都不觉得累，我有什么好累的。”

沈雨荨倾身，压低声线：“我很好奇，你跟梁温柔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不会是要用梁温柔顶替我担任婚礼的新娘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会感谢她们一辈子！

唐晓似是被踩到什么把柄般，眼里闪过一丝慌乱，道：“什么梁温柔？我不认识。”

“别装了，那个梁温柔连说话的口气都和你一样恶毒狂妄。”沈雨荨又是一笑：“不过你最好能回去告诉她，萧子靳最讨厌心机重的女人，如果她有心跟我争男人，先把心思放纯净一点。”

既然心思已经败露，唐晓也不想再装下去了，况且在沈雨荨面前她从来就不显懦弱，哪怕是干了坏事被她抓包。

之前她还曾忌惮过沈雨荨的手机里到底有没有她跟康文豪在洗手台上缠绵的视频，现在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她在想如果沈雨荨手上真有她出轨的证据也一早就放出来了。既然一直没放，那她就安心了。

她淡然一笑，说：“这几天萧子靳对梁温柔的关怀和呵护你已经看到了，这还用我多说么？”

沈雨荨心脏紧了一下，没错，她看到了，她知道了他们是多年的同窗好友。

虽然她掩饰是很好，可唐晓还是看出了她眼底一隐隐乍现的悲伤。她随手将手中的宝石项链扔回丝绒托盘内，起身凉凉地扔下一句：“我看你还是别清高了，这些可都是值钱的东西，趁着现在还能拿赶紧拿点吧，等到哪天被萧子靳踢出萧家大门的时候想拿都没机会了。”

唐晓走了，起居室里只剩下沈雨荨和桌面上的一堆珠宝，沈雨荨的大脑就这么嗡嗡作响着……。

空寂的屋子仿佛也在嘲笑她，她除了这些珠宝，萧家的任何东西都别想得到，特别是萧家的男人！

从不曾想，她好不容易才在萧泽飞给她挖的巨坑逃脱，一转身又掉入了萧子靳的那一坑，这样重蹈覆辙、一遍一遍地伤害自己有意思么？

在起居室里呆坐了半晌，她才幽幽地从沙发上站起，当然，她没有带走桌上的首饰，因为她觉得这些东西就和萧家的男人一样不可能属于她，永远都不可能。

大概是在沙发上呆坐得久了，她的腿有些麻，迈出起居室的时候身体一歪差点跌倒在地。

下一刻，她看到一双修长的男性之手扶住了她，伴随而来的还有隐隐熟悉的男性气息以及浓浓的酒味。

这双手虽然有挺长时间没有仔细看过了，但她还是可以一眼就认得出来，那是属于

萧泽飞的。

虽然比萧子靳的手少了一些魔性之感，但同样修长漂亮，骨节分明……。

“谢谢……。”因为厌恶，她没有抬头看来人一眼。

没错，此时她对这个男人除了厌恶就是反感，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她扭动了一下手臂想要挣脱萧泽飞的手掌，却怎么挣也挣不掉，耳边反而响起萧泽飞带着些许醉意的声音：“雨荨……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挑选婚礼用的首饰，可以放开我了么？”沈雨荨很恼火，终于抬头目视着他。

晚餐的时候萧泽飞没在，想来是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去了。这会他喝醉了，一张脸庞泛着薄红，发丝微乱，衬衣的扣子随意地敞开着，看起来有些狼狈。

沈雨荨故意说自己回来挑结婚用的首饰，本就是为了恶心他，让他赶紧从自己跟前滚远的。没想到他不但没有走，甚至还拉紧了她的手臂，用另一只手指住起居室里面的珠宝：“就这些东西吗？”

“萧泽飞，如果不想被唐晓看到，那就请你立刻松手。”沈雨荨仍在挣扎，甚至搬出唐晓来吓唬他。

萧泽飞显然是醉得不清，一把拽着她走进起居室，又从桌面上抓了一把珠宝在她面前晾了晾：“沈雨荨……你就那么喜欢这些东西么？你想要多少直接跟我说，我都给你，只要你不嫁给我大哥……你要多少我都给你行么……？”

沈雨荨微讶，没想到他会突然对他说出这种话来，她随即笑了：“当初我不需要你当上继承人、不需要你的钱、不需要你的金银珠宝时，你劈腿了，你上了我的闺密，现在你才来跟我说这些是不是太迟了点？”

她抬手从他掌中接过那一把首饰，笑得越发悲凄：“萧泽飞，一个聪明的女人在选男人的时候，会图对方的钱，图对方的权，也会图对方的房子车子。只有傻女人才会图对方对自己好，因为对方一旦对自己不好的时候，女人将会一无所有。而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傻女人，最终失去了一切，所谓吃一见长一智，从今天往后的我不会那么傻了。我要么不嫁，要嫁就嫁给像萧子靳那样有钱有权的男人，所以，请你松手。”

“不……你不是这种人。”萧泽飞摇头：“你向来视钱财如身外之物，你根本不喜欢钱和权，你嫁给大哥纯粹就是为了报复我的对不对？”

“对，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沈雨荨大方地承认：“我要让你清楚地知道，离开了你萧泽飞我会过得更好！”

“你别傻了，你知道我大哥的过去么？你知道他喜欢的是哪种女人么？”

萧子靳的过去，指的是梁温柔么？

她摇头苦笑：“我不在乎。”

“你会后悔的。”萧泽飞扣紧了她的手臂：“等那个女人回来了，大哥就把毫不留情地把你赶出去，你会再经历一遍被抛弃的事情，这次你可以选择嫁给大哥来报复我，到时你还能嫁给谁来报复大哥？”

是啊，到时她如果被萧子靳抛弃了，她还能嫁给谁？又有谁能像这次萧子靳一样保她脸面，保她安然？

她和萧子靳本来就是假婚，当初的协议就是婚后他和她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就算萧子靳和别的女人好了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算了，往后的事情还是放在往后再说吧，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永远都不会后悔的。”沈雨荨扭动了一下手臂：“放手。”

“雨荨——！”萧泽飞无奈地低喊一声，沈雨荨只觉得身体往前一倾，就这么被他实实在在地揽入怀中，小脸贴着他微微敞开的胸膛。

他的气息伴随着浓浓的酒香扑鼻而来，他的双手改为揽住她的腰身。

他喝醉了，而喝醉的男人向来很可怕。

她开始挣扎，因为害怕惊动了别人不敢大声嚷嚷，只好压低声线警告：“萧泽飞……你给我放手，这里可是萧家大宅。”

萧泽飞却并未放手，紧紧地扣着好怕腰身在她耳边道：“雨荨……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的，我不该受唐晓的迷惑抛弃你……我不想结婚。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好不好？走得远远的……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他的话语成功地让沈雨荨怔住了，也成功地使她停止掉所有的挣扎。

他在说什么？他不想跟唐晓结婚了？他要带她离开这里？也就是私奔？

这种狗血剧里才会有的桥段不该发生在她的身上啊，更不应该发生在之前还对自己冷酷无情的萧泽飞身上。

耳边依旧是他近似呢喃的哀求：“我不在乎你的出身，也不在乎你是不是生过儿子……我通通都不想在乎了，我只想咱们两个可以和之前那样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可以么？”

所谓酒后吐真言，他今天说的全部都是真话吗？

如果他早一点悔悟，早一点跟她说这些，她一定会感动得马上原谅他，然后和他一

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可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大后天就是他们四人的婚礼，她还有退路么？

沈雨荨闭上眼，这一刻居然觉得心中满满的苦涩。

她嫁给萧子靳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在萧泽飞和唐晓面前扬眉吐气么？不就是为了让萧泽飞后悔死么？此时此刻她如愿了，她可以感受到萧泽飞心中的恼悔，可心里却没有预想中的开心和庆幸，反而有着浓浓的悲凄感。

甚至……她那颗原本死绝的心，因为他渐渐地有了些许生气，仿佛随时都有可能重新鲜活起来一般。

萧子靳有他自己喜欢的女人，迟早是要从她身边消失的，如果她可以放下过去，赶在婚礼之前和萧泽飞远走高飞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只是……。

沈雨荨愣了一愣，她在想什么啊？居然在想着跟这个曾经背叛过自己的男人私奔？

当真是人穷志短么？她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她的自尊呢？脸面呢？

当初萧泽飞和唐晓赤身裸体地地纠缠在床上，并对她冷言冷语地侮辱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这才过去多久……她居然就被他这三言两语给打动了？想跟他复合了？

萧泽飞，你当真以为婚姻是儿戏么？

她使劲地用手推了推他的胸膛，他却纠缠着要她答应与他一起离开。

就在两人纠缠不休的当儿，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冷烈刺骨的声音：“亲热够了么？”

萧子靳！是他……！

沈雨荨只觉得头皮一麻，全身寒毛根根竖起，她使劲全身的力气在萧泽飞的胸口上推了一把。大概是受了萧子靳的影响，这次萧泽飞没有坚持困住她，在她的蛮力推动下，身体往后退了一退跌坐在沙发上。

沈雨荨转身，看着萧子靳面如冰霜地迈进来，小脸也跟着泛红起来。

她看了一眼萧泽飞，后者不知道是因为醉了还是真的胆子那么大，居然冲萧子靳扬起笑容说：“大哥，我和雨荨才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决定一起去私奔了，你不会阻止我们吧？”

沈雨荨头皮又是一麻，这个臭男人……他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她又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原本就冷得像冰的眸子果然又沉冰了一度，那目光正直直地往她望了过来。

沈雨荨垂下眼睑，回避着他杀人般的视线。

耳边响起他的咬牙切齿的寻问：“是么？”

这是在问她么？还是在问萧泽飞？不管问谁，她的答案似乎都只能是一个，她抬头正想说‘不是’。萧子靳却在这个时候一个跨步迈了上来，大掌扣住她的手腕将她拽入臂弯。

他的手掌改为扣住她的肩膀，力道之大疼得她眼泪花都快出来了。

萧子靳在带她离开前，不忘冷冷地冲斜躺在沙发上的萧泽飞扔去一句：“如果你再胡闹，我不敢保证你俩躲在这里偷情的事情会不会让爷爷和唐晓知道，自己看着办。”

偷情……好刺耳的形容词，沈雨荨后怕地想。

下一刻，她被萧子靳粗鲁地带回了卧室，甩在沙发上。眼前的光线一暗，伴随着一股强烈的压迫感，萧子靳的身体往她施压过来，双手抵在她身体两侧的沙发上，帅脸与她的距离仅有十厘米的距离。

他嘴里呼出的气息就如同他此刻的目光一样冷的让她心慌，还有他冷硬的话语：“想要私奔是么？”

沈雨荨张了张嘴，却吐不出一个字来，最终只是摇了摇头。

很显然，她的摇头并没有让萧子靳相信她是清白的，因为他的话语仍然极其冷漠：“你把我们萧家当什么？城西那片贫民窟里的一小户人家么？任你糟蹋践踏、任你胡作非为？高兴了就嫁进来，不高兴了就跟着小叔子私奔？你是嫌我们萧家闹的笑话还不够么？”

他开口闭口就是萧家，他的心里眼里只有萧家，他生气是因为萧家，将她拽回来也是为了萧家……。

沈雨荨突然泛出泪来，但凡他有一句是因为他自己，因为他在乎她、不舍得放她跟萧泽飞私奔，所以才发了那么大的火。她的心里也会好受许多的啊，可是……他没有，他在乎的不是她的去留，而是萧家的名声。

“你放心吧，我不会跟他私奔的。”她用手背擦了擦染着泪痕的双眼，倔强地别开脸。

萧子靳抬手一把将她的小脸扳了回来，迫使她继续与他对视：“这里是萧宅，大伙都还没睡呢，你就敢跟自己的小叔子躲在起居室里偷情？你自己不要脸也该顾及一下我的脸面吧？”

只要一想到刚刚她和萧泽飞紧紧相拥在一起的身影，他就气得抓狂。

沈雨荨可以解释的，也确实应该解释，可她却在张口的时候生生地将解释的话语咽了回去。倔强地迎视着他：“那么你呢？萧大少爷，你有顾及过我的感受和脸面么？你

三天两头地跑去医院跟旧情人私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妻子就在同一层楼里上班？”

她又何尝不是……只要一想到梁温柔侮辱自己的那些话，还有唐晓的风言风语，就恨得想抓狂？

“我说了，我跟她只是朋友。”萧子靳皱眉，显然很不喜欢回应她这个问题。

“朋友用得着每天亲自跑过去虚寒问暖？咱们萧大少爷不是工作狂么？怎么遇到旧情人的时候工作就变得那么不重要了？”说到梁温柔这个问题，沈雨荨的底气总算起了些，也敢公然跟他叫唤了。

凭什么他可以在外面跟旧情人相会，她就不可以跟前男人亲密一下？当初协议明明说的是双方都有各自的私人空间，可没说只有他萧大少爷有！

“我再说一次，我跟梁温柔只是朋友关系。”

“没有关系你为什么不敢告诉她你已经结婚了？为什么不敢给她派请柬？你分明就是怕她知道你已婚的身份，怕失去她。”沈雨荨一直最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现在终于问出来了。

萧子靳双目微眯：“难道不是你要求我对你的身份保密的么？”

“我……。”沈雨荨语滞，这确实是她说的，只是……他不告诉梁温柔他结婚的消息真的是这个原因吗？她才不信！

虽然不信，但语气明显有所缓和，她咬了咬唇说：“如果我说我跟萧泽飞什么事情也没有，是他强行把我扣在起居室里的，你会相信么？”

“是他强留你的？你没有腿么不会走么？还是没有嘴不会喊？我看你俩亲密地抱在一起的时候你明明就很享受的。”

“我没有！”沈雨荨无奈地辩解。

关于她跟萧泽飞抱在一起的事情，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才能让萧子靳相信自己，毕竟眼见为实。

最终，她只好泄气地转移话题道：“算了，我不想跟你争执这些无聊的问题，咱们之前协议过彼此不会干涉对方的私生活，我已经做到不过问你和梁温柔的事情了，希望你也能做到不干涉我的事情。”

协议，她居然把协议的事实搬出来了。

萧子靳一时间既然有些哑言，但他很快便严肃地开口道：“我可以不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我必须要为萧家的名誉着想，天下间的男人你都可以选，但必须给我低调一点，

还有，萧家的男人你别想再打主意。”

说完，他松开她撑在她下巴处的手掌，往后一步站直身体。

他给了她绝对的自由，只要不要太高调就好？

沈雨荨苦涩地笑了，她才不要这样的自由，她要的是和他好好的，只是这样的心思她怎能让他知道？她的自尊再也经不起男人们一遍又一遍的踩踏了。

他看着萧子靳走出卧室，下楼，然后是车子驶远的声音。

他走了，把她一个人丢在萧家这个虎狼遍地的大宅里。

第 057 章 喝醉了

萧子靳开着车子驶出大宅，一时不知该往哪里去，他将车子停在路边拿起手机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才重新启动车子上路。

二十分钟后，车子停在某间酒吧门口。

边上的男子冲他吹了声口哨，打量着这辆银白色的大众车子笑盈盈道：“不是吧，半年不见萧大少爷品味改变了？对这种车子感兴趣？”

“我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宋少确定要把时间都浪费在研究车子上吗？”萧子靳沉着脸，心情很不爽。

“干嘛？拉着张脸给谁看呢？谁惹你了？”宋洋这才发现他的情绪不太对劲，虽然他早就习惯了拉长着脸的萧子靳，但今晚格外的不同啊。

“没有。”萧子靳锁好车门。

宋洋是萧子靳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萧家和宋家关系也一直交好，不过宋洋这两年一直在外地管理分公司，所以两人见面的时间少了些。

宋洋回榆城有多日了，也约了萧子靳好几次，好不容易才在今晚约出来，自然不敢太招惹他。耸耸肩膀，和他一起往酒吧的包厢里面走去。

新来的女经理亲热地问他们要不要点几位陪酒小姐，宋洋瞥了萧子靳一眼，笑得极其暧昧地冲女经理甩了一下手：“不用，消受不起。”

女经理不放弃地微笑：“二位一看就是有钱人，怎么会消受不起？说笑哪？”

“我有他就够了。”宋洋往萧子靳身边靠了靠，长臂亲昵地揽上他的肩膀，并且一脸娇柔地将头颅靠在他的肩窝上。

女经理一脸恍悟地‘噢’了一声，点了点头后，又问：“那……需要我给二位准备一间房么，我们这里有情趣套房……。”

“给我滚！”萧子靳忍无可忍地暴出一句，女经理被吓了一跳，立马转身溜得没影。

宋洋仍然保持着那个暧昧的姿式，咯咯地笑了起来。

“说你呢！”萧子靳又量一声暴吼。

宋洋慌忙往旁边一撤，斜睨着他：“干嘛呢？像吃了炸药一样。”

天知道现在的萧子靳有多厌烦别人误会他的性取向问题，结果这个死男人还故意给他拉误会。

以往他都是随便别人怎么传的，因为这样确实能替他挡去不少讨厌的女人，而他也乐得清闲。可自从跟沈雨荨结婚，他就开始变得厌倦了，大概是不喜欢沈雨荨质疑他性取向的那种眼神吧。

正因为他的无所谓，宋洋才敢拿他的性取向开玩笑，结果这回碰了钉子，宋洋表示很心塞。

他打量着只顾喝闷酒的萧子靳，担心再度触雷，如是用小心翼翼的语气问道：“我听说你最近跟梁温柔走得挺近的，是她把你惹毛了？不对啊，梁温柔应该没那本事惹毛你，难道是你那位被迫而娶的小妻子把你惹毛了？”

萧子靳突然顿住倒酒的动作，抬眸睨着他：“谁告诉你我跟梁温柔走得挺近？”

“我……听说的啊。”宋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笑着摆手：“唉……这男人嘛，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不是很正常的么？况且你那位小妻子又不是你的真爱，你还受她管束？”

“我和梁温柔只是朋友。”

“嗯，亲密的好朋友。”

“我再再说一遍，我跟梁温柔只是朋友。”萧子靳捏紧手中的杯子，仿佛下一刻就要将它捏碎。

这句话，他今天不止在沈雨荨面前解释了多次，也在好友面前解释了几次，解释得他有些厌烦了。

宋洋见他如此较真，终于彻底地收住了玩笑的心情，也不敢再多嘴逗他了。

他重新往杯里倒了杯酒：“算了算了，今天你最大，我只管陪喝就是，来，干杯……。”沈雨荨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被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吵醒了，她倏地睁开双眼，就着昏暗的壁灯看到萧子靳正跪坐在门边，一手撑着墙一手扶着即将倒下的大花瓶。

他回来了？而且还带了一身的酒气？

这兄弟俩今晚是怎么了，一个个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哪还有一点即将成为新郎官的喜悦和幸福痕迹？

“你没事吧？”她坐起身体，看着门边的他问出一句。

刚刚才吵过架，她的语气显得不是那么温柔，但却是真的关怀。

萧子靳将花瓶扶回原位，双手搭在门棱上强撑起摇摇欲坠的身体。看他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的样子，沈雨荨最终还是忍不住地下床走过去，双手扶住他的臂弯往屋内走。

萧子靳迈了几步，驻足，迷离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眼前的她一身棉质的睡衣，发丝凌乱，小脸素白……不造作，不性感，但很诱人。

最主要的是，她是她，他很想用一个吻将她吻醒的女人。

见他停下，沈雨荨抬头望向他时，刚好迎上了他炙人的目光，心跳似是漏了一拍，她怔了一怔后本能地低下头去回避。

下一刻，他的身体朝她压了下来，将身体所有的力量都压在她身上。她被迫往后退了一步，险险地扶住他：“大少爷，你……唔……。”

他用他惯常的动将，用一只手撑住她的小脸，清凉的唇落在她的唇上，不给她缓神的机会，舌尖直驱而入地强占了她的口腔。

她回避，他纠缠，乐此不疲，丝毫不像是一个喝醉了、失去自主能力的人。

其实她很想狠狠地推开他，质问他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喜欢她却又要抱她亲她，还要纵容她刷他金卡，带他去给小梓恒开家长会。

以他的性格和身份，他完全可以挂掉她的电话，让她有多远滚多远的，而不是跑去大老远的城西给梓恒开家长会。

她还想问问他， he 现在是清醒的么？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可是……唇齿间全是他的气息和威士忌的香气，那诱人的味道，既让她跟着一起沉醉了，所有的疑惑也都随之东流了。

每次他生气的时候都会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吻她，这次也不例外，只是他生气，难道她就不气吗？凭什么让他这样亲吻啃咬？

也不知道吻了多久，沈雨荨越想越气，身体也越来越顶不住他压在自己身上的重量，如是奋力将他往大床的方向一推。

‘砰’的一声，萧子靳的身体重重地倒在床上，一动不动的。

他……睡着了。

前一刻还在对她各种攻占掠夺，这一刻居然睡着了，他到底有没有心在跟她接吻的！看着他歪在床上熟睡的样子，那双刚刚才吻过她的唇，此时也是艳红水润，性感至极。

沈雨荨微喘着粗气，抬手摸了一下被他吻痛的红唇，心里抑郁至极。

站在原地看了他许久，沈雨荨的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唉叹着走进浴室，从里面打了盆热水出来帮他擦拭身体。

他的身体结实健硕，肌肤紧实，虽然不是头一次看他的身体，可衬衫钮扣一粒粒地

解开的时候，沈雨荨还是不自觉地脸红心跳起来。为了避免自己被他的外表吸引，她加快了擦拭的动作。

也许是因为动作的加大，萧子靳被扰得皱了一下眉，抬手一把抓住她在自己身上游走的小手，双目迷离地睁开，视线落在她的脸上。

沈雨荨怔了一怔，慌忙停住所有的动作，一动不动地迎视着他。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萧子靳狐疑地问完，冲她笑了一下后重新闭上双眼睡熟过去。

他什么意思？居然不知道她是谁？那他刚才还吻得那么带劲？

沈雨荨满心失落地盯着他，直到他再度睡熟后才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手掌从他的掌心抽回，端着水盆进浴室，不再管他了。第二天醒来，沈雨荨从沙发上坐起，萧子靳从床上起身，两人对视一眼，脸上的表情都是淡淡的，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各自洗漱换衣服去了。

萧子靳收拾好自己，到书房拿公文包去了。

沈雨荨换好衣服随后出了卧室，当她迈出卧室时，萧泽飞刚好从隔壁房间迈了出来。

意外撞见的二人同时愣了一下，萧泽飞摸了摸宿醉后有些凌乱的头发，用歉疚的语气对她说：“雨荨，昨晚我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

“是的。”沈雨荨点头：“不过没关系，我没有放在心上。”

“对不起。”萧泽飞垂着眸道歉，沈雨荨正想说没关系，她并不在意时，没想到他却后面添了句：“不过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我的话，并且在后天之前给我一个答复。”

“萧泽飞你有病吧？”

“雨荨，你还有两天时间可以考虑，不用现在急着答复我。”

“怎么？昨晚没有幽会够，今天还要再续前缘么？”嘲讽的声音从书房的方向传来，沈雨荨心下一慌，倒是没料到萧子靳居然还在二楼。

她心下一虚，没有理会二人，转身快步往楼下走去。

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方向，萧子靳危险的目光一收，落在萧泽飞的身上：“泽飞，看来我昨晚的警告你并没有放在心上。”

“大哥……。”萧泽飞嗫嚅着招呼一声，虽然对这位大哥有些惧怕，但他还是状着胆子说：“我知道你并不是真心喜欢雨荨的，可我跟她却是真心相爱，我知道跟你说这些话很不合适，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知道不合适就不要说出来。”萧子靳冷声说。

“可我不想这辈子就这么错过雨荨了，大哥，继承权你已经拿到了，我也不打算跟你争董事长的位置，我只想要回雨荨。你明明不喜欢她，难道就不能把她让回给我么？”

“谁说我不喜欢她了？”

萧泽飞哑言，倒是没料到他会扔来这么一句。

萧子靳往前一步，恼火地睥睨着他：“泽飞，难怪爷爷总是不放心把公司交给你，你已经二十七岁了，却连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你不管不顾萧家的脸面，不在乎沈雨荨会不会受伤害，只一味地依照自己的心思行事，拿婚姻当儿戏，拿感情当儿戏，拿萧氏的前途当儿戏。萧家现在好不容易才摆脱丑闻，步入平静，你却又要在婚礼上逃脱？你这么说不说萧家不答应，唐家也不会答应。你要真是个男人，就把自己捅的篓子自己负责起来。”

萧子靳说完这些话，迈步往楼梯的方向走去，在经过萧泽飞跟前时脚步一顿，侧头睨着他：“你可以放马过来跟我争董事长一职，可以在婚礼上逃单，但沈雨荨现在是我的妻子，不管我爱不爱她你都别想再打她的主意。”

萧子靳大跨步地走了，留下一脸挫败的萧泽飞。沈雨荨早上查完房回来，就听到办公室里的女孩们在热烈讨论萧子靳又来看望梁温柔的八卦。

自从梁温柔住进这里的VIP病房，萧子靳又经常往医院里面跑后，这两人就成了办公室里每天都会讨论的新闻人物。

今天也不例外，小文一脸同情道：“看来没有哪个有钱人是不花心的，这萧大少爷前两个月才刚结婚呢，这就藏了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儿了。”

“可不是么？就是不知道那位走了狗屎运的萧大少奶奶知道后会有什么感想。”一位女护士唉叹一声：“之前我还挺羡慕那个女人的，现在反倒觉得她挺可怜的，嫁了个这么有钱的老公，想管管不动，只能在家里受小三气了。”

沈雨荨握着笔杆的手指紧了紧，好不容易才重新将笔尖对准病历本的空白处，却怎么也写不出字来。

“沈医生，你怎么不说话啊？”小文疑惑地问道。

沈雨荨抬头冲她强颜欢笑了一下，道：“我也不认识那什么萧大少爷，不知道该说什么啊。”

“我们也不认识啊，但榆市谁不知道萧氏有个年轻有为，帅气迷人的萧子靳啊。”小文双手合实，一脸陶醉：“他是我心目中的男神，下辈子我一定要嫁给他。”

“臭美吧你，除非你也能走萧少夫人那样的狗屎运了。”女孩们打趣道。

小文横了她们一眼：“我才不要做萧少夫人那样的受气包，我要做梁温柔那样的幸运女神，能得到男神全部的爱。”

沈雨荨听不下去了，起身拿起水杯往开水房走去。

她其实并不想喝水，杯子里的水也早就装满了，可是她又实在不想留在办公室内听同事们讨论萧子靳跟梁温柔的事情。

没错，她就是那个被萧子靳放在家里，上不得台面的受气包，而梁温柔才是萧子靳的真女神，他们彼此怀念，他们一天不见都不行，他们……。

沈雨荨抓狂地用手扒了扒头上的发丝，心想自己怎么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不能装出一副大大方方的态度祝福他们吗？

明明昨晚才跟萧子靳说好的，她和他彼此不限制对方私生活的啊。

她闭上眼，深吸口气，直到觉得自己的情绪稳定了才重新走回办公室。

还好，那帮八卦的女同事都各忙各的，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了。梁温柔很高兴，因为萧子靳一大早就过来看他了。

这次回国虽然倒霉出了车祸，却也因祸得福，可以因为腿伤激发萧子靳对她的关怀和呵护。

在回国之前，她是没有什么自信重新站到萧子靳面前的，毕竟这么多年来萧子靳都没有爱上她，又怎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爱上？

上个月无意识间接到萧子靳结婚的消息时，她伤心之余特地调查了沈雨荨的资料，而沈雨荨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的条件都实在太平庸了，这无疑是在给她增加回国的自信。

每天跟这样一个女人生活，她甚至可以想象到萧子靳的生活该有多无趣多无奈，这大概也是因为这次萧子靳对她格外好的缘故吧？

很好，没有比较，萧大少爷就永远看不到她的优秀！

当年她输给了那个叫简舒的女人，虽然心痛，但她输得心服口服，毕竟简舒是那么的美丽和优秀。可是眼下这个沈雨荨，她要是再输，那就是天底下最可笑的笑话了。

“苹果削好了。”萧子靳的声音温柔地响起。

梁温柔愣了一下，慌忙将迷恋的目光从他脸上收回，微笑：“谢谢。”

她接过萧子靳递上来的苹果，问了一句：“你要吃么？给你先咬一口。”

“我不吃，你吃吧。”

“好吧。”梁温柔将苹果放入口中轻咬了一小口。

她用另一只手拿起手机，往一位护士小姐的手机上发了条短信。

然后用手拢了拢头发，指节缠在发丝上拉了一下，她‘唉哟’一声叫了出来。

“怎么了？”萧子靳关切地问。

“项链卡在头发上了，疼……。”

“别乱拽，我帮你。”萧子靳从椅子上站起，俯身，两只手臂分别从她的耳际绕至脖子后方，帮她清理起缠在项链上的发丝。

他的身体、他的气息就这么强烈地包裹上来，梁温柔一瞬间就心跳漏跳了一拍，她闭上眼，手臂抬起，想抱抱他，却又迟迟不敢落在他的后背，最终只好放弃，默默地享受起这难得的美好时刻。

门外的沈雨荨透过小玻璃窗一眼就看到病床上的场景，萧子靳倾身抱着梁温柔，而梁温柔一脸陶醉地靠在他的肩上，特别是从她这个角度看过去，那分明就是一对热恋中的男女正在动情拥抱。

举起的拳头僵在半空，愣是敲不响门板，大脑也在这一瞬间嗡嗡作响起来。

小护士告诉她梁温柔找她时，她知道这个女人不会安好心，但作为主治医生她除了硬着头皮上还能怎么办？却没想到，梁温柔要给她看的是这个场景！

是进去还是退缩？她一时间既然有些两难起来。

梁温柔叫她来的目的是什么？使她伤心？使她难过？然后自动退出萧子靳的生活？

只要萧子靳一句话，她可以退出，甚至巴不得今天就可以跟他一拍两散，可就算要退出也不该是被这个女人用这种方式逼退的不是么？

沈雨荨挺了挺胸脯，抱紧怀中的病历牌，又将脸上的表情调整到最理想，才抬手在门板上敲了一下，然后推门迈了进去。

她进去的时候，萧子靳刚好帮梁温柔把缠在项链上的发丝理顺，从她身上退开一步后转身。当他看到沈雨荨时，倒是没有惊慌或者惊讶，只是在眼底闪过一丝无奈。

沈雨荨没有看他一眼，而是径直走到梁温柔的床前注视着她，脸上的微笑还算得体：“梁小姐，您找我？”

梁温柔一脸迷茫地摇头：“没有啊。”

演戏的功夫还挺到家，沈雨荨在心底冷笑一声，道：“那就是我弄错了，抱歉，打扰了。”她说完转身，迈步往病房门口走去。

却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手腕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扣住，她愣了一下，抬头望向萧子靳的时候目光明显有着愤怒：“萧先生，请自重。”

“我找你。”萧子靳不慌不忙，凝视着她。

沈雨荨惊讶：“你找我？”

可信息明明是梁温柔给小护士发的呀，而且刚刚梁温柔已经否认了，摆明了就是叫她过来看戏后又不敢在萧子靳面前承认自己耍了心机。

“对，我正想去找你。”萧子靳将扣在她手腕上的手掌往上一提，改为揽住她的肩膀，将她往臂弯里面带了带。

刚刚还在跟梁温柔热情相拥的他，这会却像没事人一样亲密地搂着她的肩膀？

“找我做什么？”她的语气不算太好。

“自然是正式引荐你俩认识了。”

此话一出，不仅沈雨荨讶然了，就连梁温柔都讶然不已，两个女人相视一眼，却谁都没有开口。

萧子靳的声音继续悦耳地响起：“这位是梁温柔，之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她是我的大学同学，在学校里面算是关系比较好的。她最近才从隐国回来，又很不幸运地出了车祸，说到这个……。”萧子靳低头冲她微微一笑：“这些天还得谢谢你的悉心照料，毕竟温柔在榆市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挺可怜的。”

沈雨荨的大脑有些转不过弯来，她弄不明白萧子靳为什么突然要介绍她俩认识，更听不明白他的感谢是嘲讽还是真心。

别说她不明白，就连梁温柔都不明白。

只不过她比沈雨荨更年长更成熟也更聪明些，情绪也控制是比较到位，很快便笑盈盈道：“是啊，这些天还真得谢谢沈医生的照料。”

沈雨荨看了她一眼，又看了萧子靳一眼，心想这两人到底在唱什么双簧？

萧子靳紧了紧搂在沈雨荨肩上的手掌，对梁温柔说：“温柔，很抱歉，因为雨荨不想成为同事中的特殊一员，不想公开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些日子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她其实就是我的妻子，沈雨荨。”

他的话再次像个小型炸弹一样在两个女人的脑海中炸开了，谁也没料到他会突然当着两人的面把这个秘密说开，梁温柔的脸色更是一阵青一阵白起来。

刚刚还自我感觉良好的她，这会却……。

她感觉自己刚刚甩给沈雨荨的那一记耳光没有落在沈雨荨的脸上，反而狠狠地抽向了自己，抽得她无地自容。

“对了，我和雨荨后天的婚礼，温柔你方便去么？”萧子靳低头对沈雨荨道：“不管温柔能不能去，请柬还是要发的，毕竟她是我最好的同学，你那里不是有空白请柬么？回头记得给温柔发一张。”

沈雨荨整个大脑都处在当机中，只呆呆地答了一声：“好。”

梁温柔脸色变换了一阵后，终于慢慢地恢复正常：“谢谢，不过很抱歉，我的腿不方便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

慢慢地……沈雨荨终于意识到萧子靳这么做的原因了，一定是昨晚两人吵架的时候，她质问他为什么对梁温柔隐瞒两人结婚的事情。她倒是没想到萧子靳会突然来这么一出，直接就把她介绍给梁温柔认识了。

看到梁温柔脸上的强颜欢笑，她的心里虽然有那么一点点解气，却也有伤感。

她并不认为萧子靳对梁温柔介绍她这位妻子，是因为萧子靳对她的在乎，而是……他在乎的永远都只有萧家和萧氏，为了萧家他可以放下身段娶她，又怎会放不下身段去跟眼前这位老同学介绍她？

不管怎么说，萧子靳这一行为算是为她出了口恶气，保住了颜面，她应该感激他的。

从梁温柔的病房内出来后，沈雨荨本能地想要从萧子靳的臂弯内挣脱出来，后者却紧了紧搭在她肩上的手掌，语气平淡：“满意了么？”

沈雨荨身体微僵，萧子靳果然是因为她昨晚的控诉才不得不这么做的。

她点了一下头：“满意了。”

“那就好。”萧子靳松开她，昨走前面无表情地扔给她一句：“我希望你也能做到跟泽飞保持距离。”

“我会的。”

萧子靳走了，沈雨荨走回办公室。

中午休息时，她从包包里面抽出一张备用请柬，迟疑了片刻才写上梁温柔的名字，然后往VIP病房走去。

她走进的时候，梁温柔正靠在病床上呆呆地注视着窗外，完全没有了往日里的神采和礼貌，只淡淡地扫了她一眼便重新将目光挪回窗外。

看到这个曾经优越感极强的女人，这会却失魂落魄地呆坐在那里，沈雨荨对她的恨意瞬间消减了不少，手中的请柬反而有些给不出手了。

“请柬放桌上就行了。”梁温柔终于淡淡地吐出一句，依然没有回头面对她。

沈雨荨点点头，将请柬放下后转身便要离开，身后却再度响起梁温柔的声音：“沈雨荨，你以为你赢了么？”

沈雨荨脚步一停，转身面对着她，而梁温柔也终于转过头来与她对视，唇角牵出一抹嘲讽的笑意：“子靳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他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人我也很清楚，他一定是迫于无奈才这么做的，他根本不可以对你有感情，因为……你跟他喜欢过的那些女人比起来实在是太差了！”

她的话，无疑又是对沈雨荨的又一次打击，她知道自己不会是萧子靳喜欢的类型，也知道萧子靳对她不是真心的，何必要重复提醒打击她呢？

“梁小姐，不管我和萧子靳有没有真感情都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如果你喜欢他，大可以放马去追，能追到他也算是你的本事，我不会有任何意义的。”沈雨荨顿了顿，接着道：“既然你觉得萧子靳不可能喜欢我，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针对我了，毕竟咱俩本来就无仇无怨，甚至可以说完全不认识。”

“我只希望你能有点自知知明，萧子靳不是你能爱得起的男人。”

“我会的，谢谢提醒。”沈雨荨冲她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出去。萧子靳回到御临花园，扫视一眼屋子，里面安静整洁得有些让人一时间有些不习惯。

他环视一眼四周，确定小梓恒没在之后，心里居然泛起点点失落。

失落了一下又觉得有些可笑，他向来不喜欢小孩，却在一天内喜欢上了那个淘气中带着可爱的孩子，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楼上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他转过头去，看到沈雨荨正从楼上缓缓地走下来。沈雨荨也看到了他，脚步一停，对她说：“小妈打电话过来，让我们今晚回去老宅住，明天有一场婚礼的彩排。”

萧子靳却问：“梓恒呢？”

沈雨荨没料到他会突然问起梓恒，微讶后，说道：“我让他搬回城西去住了。”

萧子靳原本想说让他继续住在这里的，可终究拉不下脸去说这种有讨好她的嫌疑的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去。

在老宅吃饭的时候，萧老爷子突然抬头望着沈雨荨问：“雨荨，在公司建游乐场是你想的主意？”

沈雨荨愣了一下，侧头看了一眼萧子靳，后者正慢条斯里地吃着碗里的饭菜。

当时她也是因为被领导侮辱了几句，心里有气才跟萧子靳说出那些话的，算是一种

情绪的发泄吧。而且当时萧子靳也明确地表示了公司不是慈善机构，甚至连说话的口吻都跟她的领导差不多。

当时她听到他的话后心里确实有些失望，但转头也就忘了，因为她心里明白企业确实不是慈善机构。

没想到萧子靳居然会把这事放在心上，还跟爷爷说了。

萧老爷子向来喜怒无常，此时就这么目光定定地望着她，也不知道是喜还是怒。

第 058 章 亲子鉴定

她干干地笑了一下，有些结巴：“呃……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开玩笑的……。”

“难怪能说出那么不经大脑的话来呢，原来是开玩笑的。”王素昨晚就听萧漫说过萧子靳的这个提议了，当时就觉得有些可笑，没想到是沈雨荨想出来的，既然是沈雨荨想出来的意义那她打压起来就更加不客气了：“这要是真把游乐场建起来了，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把孩子往公司里面领，那萧氏大楼不就成了真正的游乐场了？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员工们还怎么静心工作？”

“妈，谁家小孩宁愿不上学跑公司来蹭玩的？”说这话的是萧泽飞，既然是萧泽飞！

大伙都微讶了，齐刷刷地往他望了过去，特别是唐晓和王素脸上的表情分明是在说：萧泽飞你没病吧？居然帮着沈雨荨说话？

萧泽飞被大伙看得有些尴尬，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现在的家长都比较宝贝自家小孩，但凡是有长辈帮带的都不会舍得把孩子扔公司去给保育员带。至于那些想把孩子放公司的员工，公司可以对她们进行审核，只接收那些真正有需要帮助的家庭。”

“怎么审？审什么东西？一份付出一份收获，又不是说他们付出了公司又不给发工资。”王素不悦道。

“现在是人性化社会嘛。”萧泽飞说得有些无力，他知道自己已经惹母亲的不高兴了。

萧老爷子目光一扫落在王素身上，语带责备：“泽飞难得有思想那么全面的时候，你不支持也就算了，还口口声声地打压她，难怪他总是事事不如子靳。”

不如子靳……这话萧泽飞虽然经常听，也听习惯了，可今天再听到的时候却觉得刺耳极了。

他抬眸扫了对面的沈雨荨一眼，他在乎的，其实是萧老爷子当着沈雨荨的面说这句话。

他看向沈雨荨的时候，沈雨荨也刚好抬眸看向他，两个人的目光就这么不期而遇地撞到一块。

经过昨晚萧泽飞醉酒事件后，沈雨荨并不意外萧泽飞会帮自己说话。萧泽飞这个人能出轨到唐晓身上去，就不可能是一个专情的男子，远永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她现在算是看透了。

她担心的是萧子靳会多想，会觉得她跟萧泽飞之间有什么。

所以，当她的目光一触到萧泽飞的目光便立马垂下头去，避开这尴尬的对视。

她想，萧泽飞不会是真的在等她的的答复吧？最好没有！

吃完晚餐后，大家一起坐在沙发上讨论后天的婚礼，讨论完后，萧老爷子又将萧子靳和萧泽飞叫到书房。

沈雨荨无事可做，开始整理起衣柜，秋天已经过去了，她打算将两人的秋衣全部装进箱子里面给冬衣腾地方。

萧子靳回房时，刚好看到她在整理箱子，眸色一沉，几个跨步便迈了上来，一把扣住她的手臂将她从地上拽了起来怒吼：“你在做什么？”

沈雨荨被他吓了一跳，瞧着他：“你吓死我了。”

“你想干什么？”萧子靳用另一只手指住地面上的大箱子：“你要跟泽飞离开萧家？你真敢？”

沈雨荨无语地冲他翻起白眼，私奔？他想到哪去了？

“我哪敢。”

“那你收拾行礼做什么？”萧子靳沉着脸问。

“没看到么？我在整理衣柜。”怕他不信，沈雨荨还将大箱子里面他的衣服抖了出来：“看到没有，里面也有你的衣服，我总不可能带着你的衣服去私奔吧？”

萧子靳垂眸看了一眼她手中属于他的白衬衫，总算是相信了。

死死地扣在她手臂上的大掌一松，他后退一步，心中不禁自嘲，他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那么怕她会真的答应萧泽飞与他一起离开萧家？

他那么在乎这个，真的是跟萧氏的名誉有关吗？真的只是为了萧氏吗？

沈雨荨看着他如死灰般的脸，迟疑着说：“我说过我不会再跟泽飞有什么关系的，你用不着担心我会临阵逃跑。”

萧子靳冷漠的目光一扫，落在她的脸上：“是么？我看你们刚刚吃饭的时候眉来眼去的配合得挺好，我还以为你已经决定跟他走了呢。”

“谁眉来眼去了？”

“没有最好。”萧子靳手掌一扬，捏住她的下颚往上抬起，两人对视的距离也在这一瞬间拉近：“沈雨荨，我可不想后天一觉起来新娘子不见了，所以你最好给我乖乖的。”

好霸道的口吻，不过这也正符合他的性格不是么？

沈雨荨虽然被他说得有些心塞，但却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胡乱也点了一下头。而此时此刻，隔壁卧室也不太平静。

自从晚餐时萧泽飞帮沈雨荨说了好话，还跟她眉来眼去之后，唐晓的心里就窝了一把火。这会终于等到萧泽飞从老爷子那里回来，心里的火气正一骨脑儿地冲他发泄出去。

说到激动处，甚至还扑上去用指甲将他又抓又挠的，嘴里嚷嚷着：“萧泽飞！你给我说话啊！你为什么要护着她？为什么……。”

她动作一停，抬眸瞪着他愤愤道：“你想反悔了是不是？你想跟她复合？”

萧泽飞只是沉默着，任由她抓挠质问，仿佛一个没有生气的木偶。

“你说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心虚了吗？”唐晓握紧的拳头砸在他的胸口，力道有点大，萧泽飞终于忍无可忍地一把将她的双手从自己身上拽了下去，恼怒道：“够了！”

“你……。”唐晓愣了一下，后退一步瞪着他，眼底泛出泪来：“你是在吼我么？”

“没错，吼的就是你。”萧泽飞来了火气，也不把她的眼泪放在眼里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跟个泼妇有什么两样？同样是女人，你看人家雨荨……。”萧泽飞手指一挥指住隔壁卧室的方向，却又咬咬牙，将后面的话语咽了回去。

“萧泽飞你疯了，我才是你老婆啊，你居然为了那个女人吼我？”唐晓更生气了，指着自已：“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不如她是吧？我哪里不如她了？有种你给我说清楚啊！”

萧泽飞被她推得往后退了一步，他咬了咬牙，最终还是以不怕死的姿态道：“以前我看你哪里都比她好，可是自从你进入萧家后，我慢慢就觉得你哪里都不如她。”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如她的地方多了，你没有她善良，没有她单纯，你一天到晚没事干就知道算计她，巴不得她被爷爷赶出家门。可是她呢？她明明知道你有多么的恶劣却从来不在爷爷面前多嘴说你一句，你一点都不觉得惭愧么？说真的，我都替你感到脸红！”

“你……。”唐晓气得浑身颤抖，手指对准他的鼻子：“萧泽飞！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么？”

“为了我？为了我需要一会在雨荨面前说我哥是GAY，一会又在她面前造谣他跟梁温柔有关系么？我看你就是见不得她过得比你好，想对她赶尽杀绝！”

萧泽飞会后悔，也正是因为最近跟唐晓住在一起后，慢慢地发现了她那些恶劣的本质。

虽然他在一年前就开始跟唐晓暧昧了，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的缘故一直只看到她的

表面，却看不进她的内心。

他渐渐地有些明白他那位凡事谨慎进行的大哥为什么要娶一个才见过一次面的女人了，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萧子靳的目光都是犀利独到的。比如公司想要开发的项目，只要是他看中的就没有不赚钱的。

而他看沈雨荨的眼光就像是看公司新项目，只一眼就能将它看透，然后全力投资。

这么多年来萧子靳能看上眼的女人有几个？而能被 he 看上的女人，必属精品。偏偏他却将这个精品般的女人抛弃了，选了唐晓这么个心机深沉，心思狠毒的女人，如此，他怎么可能不后悔？

因为生气，唐晓的胸脯正在重重地起伏着，沉默半晌，她睨着他才重新开口：“那你想怎样？这婚是结还是不结了？”

“如果可以，我还真不想结。”萧泽飞幽幽地吐出一句实话。

只是……萧老爷子刚刚对他说过的话滑过脑海，老爷子似乎已经感觉到他有悔婚之意，并用严肃的语气命令他，如果明天他敢在婚礼上逃单，他将不再是萧家的子孙。

不做萧家的子孙，也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一切，那他就更没有资本把沈雨荨从大哥的手中抢回来了。

“萧泽飞！”唐晓终于被他气得说不出话了，泪珠从眼底滚了出来。不管大伙愿不愿意，婚礼的日子还是如期到来了。

天才刚蒙蒙亮，沈雨荨便被王姐叫醒了，醒来的时候她甚至有些迷迷糊糊的搞不清状况，直到王姐告诉她化妆师已经在等她时，她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今天是她结婚的日子。

“大少夫人，您快点儿，省得时间不够。”王姐在名外喊。

沈雨荨随口应了一声，却又一扭头继续睡她的大头觉。

直到……。

头顶上方响起一个不悦的声音：“对婚礼，你就是这样态度么？”

是萧子靳的声音！

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沈雨荨立刻张开双眼，睡意也随之去了一半。

转身，萧子靳那张放大的帅脸赫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将她实实在在地吓了一跳。

正纳闷两人怎么会躺到一块去了，沈雨荨突然想起昨晚自己洗完澡后因为太累，倒在床上便睡着了，而那个时候萧子靳正在书房里处理公事。

不过两人也不是没有一起躺过，纳闷归纳闷，她也没有矫情到像以前那样小脸泛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她慌忙将搭在萧子靳身上的双腿收了回来，有些讷讷道：“我只是觉得不用那么早起。”

“是不想起还是不想早起？”萧子靳不客气地质问。

沈雨荨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自从看到她跟萧泽飞在一起的场景后，这个男人就一直觉得她是因为萧泽飞不想举办婚礼。

她已经不想再解释了，因为解释了也没用。

她望着他，有些郁闷道：“萧大少爷，虽然是假婚，但好歹也是你的婚礼，一大早的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么？”

“好听的？”萧子靳嘲弄地欣起唇角：“什么才是好听的？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那还是算了。”沈雨荨翻身下床，却在下一刻被萧子靳一把拉回大床中内，他强健有力的身体覆了上来。

他低头，在她的唇是吻了一下：“打扮的漂亮点。”

那语气，听不出是嘲讽还是期待。打扮的漂亮点？沈雨荨看着镜中那个浓妆艳抹的自己，还真是够漂亮的，漂亮得都不像她了。

不过这样也好，萧家的大型婚礼免不了上个电视什么的，浓妆成这样就不会被人认出来她是谁了，特别是她那帮好不容易才被哄骗过去的同事。

婚礼要九点才开始，现在才六点，难道自己要在化妆间里坐足三个小时么？沈雨荨有些郁闷地想。

她在镜子前转了转身体，发现这件婚纱虽然华丽但还是挺轻便的，她完全可以拉起裙摆到起居室那边去喝喝茶透透气。

沈雨荨小心翼翼地拉开房门，然后趁着无人的时候迈了出去，在经过楼梯口时她隐约可以听到楼下传来王素气急败坏的声音：“到底怎么回事啊？泽飞那小兔崽子到底跑哪去了？”

王姐安抚说：“夫人，二少爷他不是经常玩到天亮才回来么，估计一会就到家了。”

“这能跟平常比么？今天可是他大喜的日子呢。”

“妈，你说泽飞他会不会是不回来了？”唐晓的声音显得有些自责：“都怪我，前晚不应该跟他吵的。”

“胡说什么？他不回来还能去哪？总不可能真想跟萧家脱离关系吧？”王素说着又冲别的仆人命令了一声：“你们赶紧给我出去找，什么酒吧 KTV 一间都不能放过。”

萧泽飞一夜未归？跑哪去了？

沈雨荨摇摇头，算了，不管他，省得萧子靳一会又不高兴了，误认为她对萧泽飞有情。

就在她迈步继续往起居室走时，王素正在打电话的声音终于松了口气：“泽飞，你在哪呢？怎么还不回来……还在酒吧哪……赶紧回来……再不回来爷爷可要生气了。”

找到萧泽飞了，唐晓松了口气，也终于有心情去妆扮自己了。

虽然那次是一起去挑婚纱的，不过唐晓挑了什么样子的婚纱沈雨荨并不清楚，直到今天，当她看到唐晓身上华丽的婚纱时，着实被惊讶到了。

整这么奢华的一件婚纱，这女人是决定跟她杠上了么？

瞧那足有二十米长的拖尾，腰际那耀眼的蓝宝石，还有胸口以及拖尾上那一粒粒圆润的珍珠，一看就是价值不菲啊。

就是……她不嫌夸张了？

虽然她自己的婚纱也是价值高昂的，但萧子靳显然是依照她的个性叫人设计的，华丽但不显夸张，穿在她身上裙摆刚刚好遮住鞋底，所以她刚刚才能穿着婚纱到处走动。

她脸上的惊讶落入唐晓的眼中，唐晓笑了笑，脸上尽显得意：“不就是顶极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华丽婚纱么，泽飞一样有能力为我买回来，知道这是出自谁手的作品么？”

她掀着裙摆扭动了一下身体，在镜中扫了她一眼：“算了，反正我说了你也不认识，像你这种穿了一辈子地摊货的人怎么会认识意国的顶级服装设计师？”

沈雨荨笑了笑，言不由衷地夸了句：“很漂亮，很适合你。”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她可不想因为一些小事跟这个女人起冲突，就让她得瑟去吧。

楼下隐隐约约传来王素虚伪热情的声音：“哟……亲家母你怎么来得这么早？这离婚礼开始还早哪……。”

王素敢用这种口气说这种话的亲家，自然不会唐家，沈雨荨心想一定是母亲和弟弟过来了。

唐晓一边往整理着耳朵上的宝石耳环，一边在镜中扫了沈雨荨一眼嘲弄道：“呵，你还真敢把她们都叫来。”

“子不嫌母丑，我为什么不敢？”沈雨荨不以为然地撇撇嘴。

反正大家都知道她出自寒门了，连萧子靳都没有拒绝她的母亲前来参加她的婚礼，她又有什么理由拒绝？

她双手将裙摆往上一拽，迈步往楼下走去。

母亲的欢笑声越见清晰：“今天是我女儿大婚的日子，我当然得早点过来啊。”

“呀，这位就是雨荨的弟弟吧？长得可真俊啊。”王素这会根本没多少心思跟何玉娇抬杠子，一双目光从小梓恒进来时就死死地钉在他的身上，这小屁孩子，终于让她给见着了！

长得比想象中好啊，瞧那肉嘟嘟粉嫩嫩的小脸，还真是跟沈雨荨像极了。

她借着说话的当儿，伸手还想去抚摸他的小脸庞，小梓恒却在她伸手时转身往楼梯的方向迈了一步，看着从二楼下来的沈雨荨，惊喜地爆出一抹惊呼：“哇！姐姐今天好漂亮啊！”

王素的双手僵在半空，咬咬牙忍了。

“妈，梓恒，你们来了。”沈雨荨摸了摸小梓恒的发顶，笑盈盈的。

小梓恒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裙子，小手在沈雨荨的婚纱上摸来摸去，何玉娇往前一步将他从沈雨荨身侧拎开说：“小心别弄脏了姐姐的婚纱。”嘴里这么责任着，双手却不自觉地往婚纱上的钻石上摸去，笑咪咪地压低声线问：“这些钻石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会记得给我留两颗。”

“妈……。”沈雨荨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没错，她不嫌弃自己的母亲，但却不得不担心她虚荣成性的性格会在萧家闹了笑话，让萧子靳失了脸面。

所以在她们来之前，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叮嘱母亲到了萧家后要克制住自己，没想到这才刚到呢本性就开始暴露了。

何玉娇想起她的叮嘱，讪讪地收回手。

而她的行为却已经实实在在地落入了萧家人的眼中，惹来了无数双不耻的目光。

“姐夫！”小梓恒欢喜的声音打破客厅内诡异的气氛，沈雨荨回过头去，看到一身白色礼服的萧子靳正从二楼拾阶而下。

今天的他，同样很帅。

沈雨荨还是第一次看他穿白色的西服，发现不管是白色还是深色，穿在他身上都是同样的好看。

小梓恒已经有几日没见到萧子靳了，这会见到他兴奋得跟见到亲爹似的，甚至比刚刚看到沈雨荨下来的时候还要热情地冲上去，小小的身体粘在萧子靳修长的双腿上，抱着他，仰起小脸：“姐夫，我好想你啊……”。

萧子靳低头看着脚下的小梓恒，唇角牵出一抹笑意：“好久不见，小东西。”

“姐夫，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不叫小东西叫沈梓恒啦！”

“梓恒是么？可以放开我了么？”萧子靳不习惯被一个小孩抱着。

“不行，除非姐夫抱我一下，抱很高。”

萧子靳皱眉，但还是乖乖地抱了他，不，不是抱，而是用一只手扣住她的手臂一把将他从地面上拎了起来，又往半空一抛，然后接住他的身体放回地面。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不超过三秒，但小梓恒还是开心的咯咯笑了起来。

沈雨荨有些无语地想，她把小梓恒带来御临花园明明就是为了刺激萧子靳，来讨他嫌的，这破孩子至于表现得那么可爱吗？

“呵，还真是亲热呢，看来大哥很有做人后爸的潜质嘛。”唐晓拖着那几十米的裙摆艰难地从楼上走了下来，语气中尽显嘲讽。

沈雨荨无语，这个女人真是没完了，居然又提这事。

何玉娇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天王素亲自打电话给她，跟她道歉说之前误会沈雨荨了，希望她大人有大量可以不计前嫌原谅她，给个面子萧家，带梓恒一起出席今天的婚礼，不然萧家的面子上过不去。

总之说了一堆好话，让她为了雨荨为了萧子靳为了萧家一定要带上家人前来参加婚礼。

如果不是王素的这个电话，她是打死都不敢带梓恒到萧家来的，省得给沈雨荨带来麻烦。

她扫视着一脸坏笑的唐晓，心下暗叫不好，心想自己不会是上当了吧？

何玉娇不由得望向王素，后者脸色一板，瞪向唐晓责备道：“晓晓，雨荨不是解释过了么？梓恒是她的弟弟，而且当初也已经验过身了，你怎么又旧事重提？”

“妈，我不是跟你说了么，这年头处女膜是可以造假的。”唐晓走到王素身侧，转身望着沈雨荨身侧的小梓恒说：“你看这孩子跟雨荨长得多像，却一点都不像沈太太，哪有孩子不像妈妈只像姐姐的？”

“谁说没有了？像姐姐不是很正常么？”何玉娇气结地瞪着唐晓：“唐晓你有病吧？干嘛这么死咬着我家雨荨不放？你要的男人雨荨已经拱手让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沈太太，既然我嫁入了萧家，就有责任守护萧家的名誉，怎能让一个藏有私生子的女人来祸害萧家的人？而且这个人还是萧家未来男主人呢。”她状似关怀地看了萧子靳一眼。

心下暗暗发誓，今天一定要把沈雨荨藏有私生子的事情揪出来，不然萧泽飞总是觉得她是故意在欺负沈雨荨，还觉得她事事不如沈雨荨。

想起萧泽飞吵架时说的那些话，她就恨不得立刻撕开沈雨荨的真面目，让萧泽飞睁大眼睛看看清楚她到底有多无辜！

“不用了。”说话的是萧子靳，他显然也已经厌倦了这个话题，语色平淡道：“我和雨荨之间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劳唐小姐操心。”

在他看来，小梓恒就是长了张大众脸，觉得是什么就像什么，之前还有人说小梓恒长得像他呢！

“大哥，你一定不想一直这么被雨荨欺骗下去吧？正好，我也不想让大伙觉得我是在冤枉她，故意刁难她。”唐晓笑了一下，信心十足：“正好这会雨荨和梓恒都在，当着大伙的面验个清楚，如果梓恒不是雨荨生的，那么我愿意公开对雨荨道歉，正好也可以消了大伙以及外界人员对这件事情的猜测怀疑，这样不是挺好的么？”

场面静了一下，王素点头：“晓晓这话倒是说得有理，是不是雨荨生的一验就清楚了，只要验清楚了，以后也就不会再有人议论这事了，挺好的。”

沈雨荨倒不担心验什么亲子鉴定，她气愤的是唐晓总抓着这件事情不放，更气愤萧家如此的不相信她，对她验了一遍又一遍。

她抬头望向一旁的萧子靳，萧子靳也在望着她，那目光分明在说：怕了么？

她挺了挺胸脯，她才不怕。

这个时候，一直心急如焚的何玉娇终于忍不住地跳出来：“那不行！”

“怎么不行？”她越是紧张，唐晓就笑得越是自信：“心虚了？”

“不……这不是验不验的问题，我只是觉得你们萧家太欺负人了，你们这是在侮辱我家雨荨的人格你知道么？”

“你怎么不说我们这是在还雨荨一个清白呢？”唐晓咄咄逼人：“现在外面都在传梓恒是雨荨的私生子，既然你们坚持孩子不是雨荨生的，只要我们把它验清楚了，谣言便会不攻自破，这不是很好？”

“怎么了？这么大的日子又在吵什么？”威严的声音从屋子里面传来，一身西装打扮的萧老爷子脸上泛着不悦。

唐晓冲萧漫使了个眼色，萧漫立刻起身迎向老爷子，挽着他的手臂道：“爷爷，你来得正好，大嫂二嫂又在因为私生子的事情吵起来了，二嫂为了证明她从来没有冤枉过大嫂，想要从大嫂和孩子身上取点发样，但是大嫂死活不同意，您觉得呢？”

萧子靳看了看脸色极差的沈雨荨，又看了看她身边的小梓恒，最终将目光停在梓恒的小脸蛋上细细地打量起来。

为了转移话题，何玉娇笑着拉了拉小梓恒的衣服催促道：“梓恒，这是你姐夫的爷爷，快叫爷爷好。”

小梓恒也在看着萧老爷子，听何玉娇这么一说后乖乖地唤了声：“爷爷好。”

萧老爷将小梓恒仔仔细细又重复地打量了一番后，抬头环视一眼大伙：“这孩子蛮可爱的，你们别吓着他。”

“爷爷，那你说怎么办嘛。”萧漫又摇晃了一个他的手臂：“这眼看婚礼就要开始了。”

萧老爷子沉吟片刻，问沈雨荨：“若是身正就不必怕影子斜，你为什么不同意？”

沈雨荨张了张嘴，道：“爷爷，我……我没有不同意。”

“那就姐弟俩一人剪点头发送到医院去，多简单的事啊。”

“不行，萧老爷，刚刚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验不验的问题，是对雨荨的人格侮辱问题。”何玉娇一把将梓恒护在怀中，急得脸色涨红，却又故意大言不惭地嚷嚷道：“没错，我们沈家是穷，但穷就可以成为你们一次交羞辱我女儿的理由么？”

她嚷完了又转向唐晓，打算用耍泌耍赖的招式糊弄过去，如是用手指住她恼怒道：“姓唐你，不就是忌妒我女儿能嫁给萧大少爷、压你一头么？我女儿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清清白白的，哪像你这个烂女人，你唐大小姐被多少个男人上过你自己心里有数，要验也是验你而不是验我的女儿！”

“你……。”唐晓气得小脸一通煞白。

“够了！”萧老爷子沉声命令：“都给我闭嘴。”

何玉娇和唐晓互瞪一眼，悻悻然地闭了嘴，

一旁的王素担心萧老爷子心软，忙道：“爸，我觉得这么一直吵下去也不是办法，既然雨荨坚称孩子不是她生的，那验一下也算是还她清白了。如果真是她生的，我想子靳第一个不答应。咱们子靳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能那么轻易就给人家当后爹？”她说着转向萧子靳，顿了一下后接着说：“这事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子靳，要不就让他决定到底要不要做吧。”

让萧子靳做决定？大伙的目光齐刷刷地挪到他的身上。

第 058 章 车祸

萧子靳动了动唇角，看了一眼沈雨荨和小梓恒，却并未表态。

“子靳，你赶紧做个决定吧。”王素催促着。

她相信，但凡是个男人都不会容忍自己的妻子藏有私生子，特别是萧子靳这种向来对任何事情任何东西都要求极高的人，更不可能容忍得了。

沈雨荨望着他，一直平静的眼底多了一份期盼。萧家的人不相信她她可以忍，可她的心里隐隐还是希望萧子靳可以相信她的。

和萧子靳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说长不长，却也有两个月了，以他的精明聪慧，不应该和大伙一样怀疑她的才对的！

如果连萧子靳都同意让她去验的话，那么她会伤心，失望，甚至难过……。

“那就验吧。”沉吟半晌后，萧子靳吐出这么一句。

而就这短短的几个字，却像刀子一样在沈雨荨的心上剜了一下，生生的疼了起来。

萧家的其他人人都松了口气，脸上泛出计划得逞的笑意，唐晓甚至迫不及待地拖着大裙子去柜子内找剪刀。然后把剪刀交给萧漫，低声催促道：“快去，别又错过机会了。”

萧漫自然积极的很，拿了剪刀便往沈雨荨面前走了过来，笑得一脸虚伪：“大嫂，抱歉了，借点头发一用。”

“不行！我说了不行就不行！你给我滚开！”何玉娇急得抓狂，甚至用手去推萧漫。

萧漫被她推得脚步趑趄了一下，有些恼火：“沈太太，你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心虚的。”

“我心虚个屁啊，我才不心虚……。”

“验或者带着你的女儿滚出萧家，沈太太你只能选一个。”王素不客气道。

带着女儿滚出萧家？何玉娇瞬间慌了，她好不容易才让女儿嫁进来的豪门，哪能说滚就滚？

沈雨荨眨巴了一下双眼，努力地眨去眼底的泪雾后，才抬头盯着萧子靳，语气满满都是失望：“萧子靳，我说过很多遍了，梓恒不是我生的，你一定要怀疑我是么？那好……。”

她抬手迅速地从梳好的发型上扯下一缕发丝，另一只手迅速地从萧漫手上拿过剪刀。

‘咔嚓’一声，发丝被剪落下来，她一场手将剪下的发丝甩在萧子靳的胸前：“拿去！”

萧子靳闭了一下眼，发丝从他胸前落在地面，表情一如即往的平静。

他的冷漠，让沈雨荨心寒，身上的婚纱也在一瞬间成了她此时最大的讽刺。

萧漫已经迅速地将掉在地上的发丝捡起，用事先准备好的密封小塑料袋装好后，又转向小梓恒，冲他笑盈盈诱哄了一句：“小朋友，借点头发用用好不好？”

小梓恒完全听不懂大人们在争论些什么，他看了看脸色各异的各位，又看了看何玉娇。

何玉娇已经急得六神无主，验和不验都是死路一条，她到底该怎么办？

沈雨荨迈步走过去，从剪刀从小梓恒脑后剪了一小簇头发交给萧漫后，一手拉过小梓恒一手拉过魂不守舍的何玉娇道：“我们走！”

“走哪去啊？”何玉娇情急地问。

“还能去哪？滚出萧家！”

“雨荨……。”何玉娇并不甘心就这么滚了，还在想法子糊弄过去呢。

可沈雨荨觉得在这里多呆一刻都是侮辱，所以她不得不走。

“等一下。”萧子靳出声，手掌因为扣住她的手腕。

沈雨荨回头，漠然地盯着他一字一句道：“萧子靳，本小姐不陪你玩了！”

“你说不玩就不玩么？”萧子靳霸道地将她拉近自己，使她的身体与他紧密相贴，道：“婚姻可不是儿戏。”

沈雨荨气得用眼睛瞪他，用手肘顶他，可却丝毫挣脱不了他的控制。

婚礼在即，萧子靳又怎么会允许她离开？

就在两人暗自搏斗得正欢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坐在沙发上的王素随手抓起话筒喂了一声，随即脸色一点一点地改变，由震惊变为惊恐，出口的话也是结结巴巴的：“你说什么……泽飞……泽飞他出了车祸……生命垂危……？”

听到她的话，客厅里的所有人都震惊了，萧子靳和沈雨荨也是一愣，停止了拉扯的动作。

“泽飞……。”王素‘哇’的一嗓子喊出来后，身体往沙发上一歪晕死过去。

“妈……！”萧漫双手一抖，密封塑料袋掉落在地上，这个时候她也管不了那么多

了，扑上去抱住王素的身体摇晃着：“妈，你怎么了？二哥怎么了？”

大家都没有听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王素刚刚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可以听得出来，萧泽飞出了严重的车祸，生命垂危。

萧家的人都被吓傻了，倒是萧子靳反应要快一些，几个快步迈到话机旁边拾起跌落在地的话筒放在耳边：“喂，你好，我是萧泽飞的哥哥……。”

沈雨荨冲上去给王素做急救，萧老爷子也被吓瘫在沙发上。

萧泽飞是死是活，最不上心的就是何玉娇了，自从萧漫从沈雨荨和小梓恒头上剪走发样后，她的目光就一直死死地盯着萧漫手中的兼密封袋。萧泽飞出事的消息传回来后，客厅里面乱成一团，塑料袋在地上被人踢过来踢过去。

她扫了一眼慌成一团的萧家人，猫下身子挤过人群，手掌伸向地上被人踢来踢去的密封袋，然而伸出去的手却被人一把摁住。她讶然地抬起头颅，看到唐晓正一脸冷意地盯着她：“怎么？想趁乱把头发拿走？”

何玉娇气结，没好气道：“唐小姐你老公都要死了，你还有心思在这里跟我抢这个？就不怕萧家的人骂你无情无意啊？”

说完，何玉娇一把将头发拽了回去。

唐晓虽然气结，却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萧泽飞生死不明的当儿跟何玉娇抢起头发来，不然萧家人真的会骂她无情无义的。况且她现在穿着庞大的婚纱，也根本抢不过何玉娇。

萧泽飞的生死固然重要，但她也实在不想错过这种扳倒沈雨荨的机会，然而，此时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何玉娇将发样拿走。原本大好的日子变成晦气的日子，新郎官生死不明，萧家只能紧急中止了婚礼的所有进展。

萧子靳在接完电话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匆匆出门了。

沈雨荨留在宅子里面救治王素，何玉娇暗松口气，带着小梓恒跑了。

王素只是受惊过度昏倒了，在沈雨荨专业的救治下很快便醒过来了，醒过来后的她一把抓住萧漫的双手大哭起来：“泽飞呢？泽飞他怎么样了？你们怎么没有出去把他接回来啊……泽飞……。”

萧漫抹了一把眼里的泪水，无力地安抚道：“妈，你别担心，大哥已经赶过去了，二哥他会没事的。”

“可是刚刚那人说你哥他生命垂危……泽飞……如果泽飞死了我也不活了……。”王素哭得肝肠寸断，萧泽飞是稳固她在萧家地位的保护神，是她的精神支柱，如果萧泽飞死了，那么她就真的活不下去年。

她突然一把抓住沈雨荨的双手，含泪冲她道：“雨荨，你不是医生吗？你赶紧去救救泽飞啊，泽飞他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不是我的执意反对，他也不会跟你分手，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他吧……。”

沈雨荨两个手腕被她握得生疼，也是头一次被她这么握着，浑身都觉得不自在起来。

王素的话无疑是让唐晓恼火的，她这个准新娘都还在这呢，她这位做母亲的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怎么到头来个个都被沈雨荨收服了？个个都把她当女神一样供着？

好好的婚礼没有了，萧泽飞生死不明，扳倒沈雨荨的机会又错失去而。此时的她只觉得心灰意冷，转身，一边拉扯掉身上的首饰一边往卧室里面走去。

婚礼取消，沈雨荨原因应该感到高兴的，可是萧家发生的事情又实在令她高兴不起来。

虽然很恨萧泽飞，可她并不希望他像现在这样被车祸害得生死不明，毕竟他还罪不至此。

她握着手机的犹豫半晌，才迟疑着拨通萧子靳的电话，刚刚萧漫已经打过电话给他了，得到的回复是萧泽飞正在急救室里面抢救，暂未脱离生命危险。

电话被人接通了，萧子靳的声音传来，疲惫中带着嘶哑：“喂……。”

“需要我过去帮忙么？”沈雨荨问了一句。

她可以想象到萧子靳此时应该是很心痛的，毕竟那是他的亲弟弟。

“不用，谁都不用过来，照顾好家里就行。”

“好，我知道了。”沈雨荨正要挂上电话，萧子靳的声音再度响起：“你是不是想听泽飞的情况？你放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目前应该还活着。”

沈雨荨张了张嘴，一时间既不知该怎么回应他这句话。

没错，她是挺想知道萧泽飞的身体情况，可他的话听起来怎么那么怪呢？就好像她有多爱萧泽飞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她甚至连解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好默默地挂上电话。

萧琴萧漫和唐晓都赶去医院了，家里确实需要她的照顾，所以她并没有去医院，也不太合适过去。

萧泽飞这一昏迷就是三天三夜，小命是暂时保住了，但随时都有可能危险。而他治疗的医院刚好是沈雨荨所在的医院，也是榆市较好的医院。

沈雨荨跟医院请的三天假期过完了，不得不回到工作岗位上。

萧子靳也回到公司处理公务，这场万众瞩目的婚礼就这么夭折了。

萧泽飞醒来时，是在一个星期后的中午，沈雨荨赶过去的时候，唐晓正扶着一脸憔悴的王素坐在病房门口的沙发上，萧子靳则安静地站在另一边。

“泽飞怎么样了？”她环视一眼大伙，最终望向萧子靳。

“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萧子靳说。

沈雨荨点点头，站在他身侧和大伙一起等待医生出来。

不一会儿，一位女护士从加护病房里面走出来，扫了一眼众家属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有谁叫雨荨的？”

众人愣了一下，目光扫向沈雨荨。

沈雨荨自己也是一愣，道：“我是，怎么了？”

小护士浅笑道：“是这样的，病人自从醒来后就一直在叫着您的名字，还说想见您。”

沈雨荨头皮一麻，萧泽飞要见她？还一直叫着她的名字？他第一个想见的人不应该是唐晓么？怎么会……。

她偷偷看了旁边的萧子靳一眼，果然看到他的脸色有些不太好。还有唐晓，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她那杀人的目光正在射向自己。

“怎么了？”护士小姐打量着她：“有什么问题么？”

“呃……抱歉，我……。”沈雨荨想说自己不太方便也不太适合进去见她，王素却在这个时候蓦地坐直身体，瞪着她恼怒道：“不就是进去见一面，有那么难么？就算泽飞以前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那也已经过去了。他现在好不容易才从鬼门关里绕回来，你却连见都不肯见他一面？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哪？”

沈雨荨知道王素心疼儿子，被她这么一通骂也没跟她计较，而是再度望向萧子靳，显然是在过问他的意见。

萧泽飞那么想见她，王素又骂得那么难听，萧子靳又有什么理由不让沈雨荨进去？

他闭了闭眼，语气阴郁地吐出一句：“去吧，泽飞还在等着你。”

沈雨荨张了张嘴，想跟他解释一下，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最终什么话也没说地跟着护士小姐换防护服去了。

萧泽飞是酒后驾驶酿成的车祸，头部和内脏均受到重创，能捡回这条小命实属天意。

沈雨荨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无菌病房上，头上包裹着厚厚的纱布，面色发白，表情痛苦，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那股子意气风发。

看到他如此惨状，即便是心里有再多的仇恨也在一瞬间消失了。只是眼下彼此身份尴尬，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与他相处，所以从进来开始就一直手足无措地站在病床前。

直到萧泽飞艰难地唤出她的名字，并且试图挪动身体时，她才忙道出声：“你身上有伤，别乱动。”

听到她的声音，萧泽飞终于笑了，笑着又唤了一句：“雨荨……。”

“你现在还不方便说太多话，还是闭上眼睛好好休息吧。”

“不……。”萧泽飞苦涩地一笑：“我怕……自己现在不问，后面就没有机会问了。”

“你在说些什么呢，你会好起来的。”

“好不起来也没关系。”萧泽飞生无可恋地苦笑了一下。

他这句话吓坏了沈雨荨，为了制止他继续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沈雨荨故意板着脸道：“你再说这种话，我就走了。”

“别……。”萧泽飞艰难地冲她抬起手掌，想牵她的手，却又隔得太远。

沈雨荨看了一眼他的手掌，没有牵上去，就这么无情地站在离他一米远的距离。

“雨荨……你考虑好了么？”萧泽飞问了这么一句。

沈雨荨没料到他昏迷了这么久，居然还记得这件事情，而且还在这种时候问她。如果她像之前那样强硬地骂他一句神经病，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而激动得影响治疗呢？

可是总不能骗他说她考虑好了，会跟他一起离开萧家吧？这样善意的谎言说出去后会招来什么样的麻烦还不知道呢。不用多想，唐晓第一个就不会饶了她。

“我还在考虑，这件事情还是等你病好了再说吧。”她最终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好……我等你……。”萧泽飞点点头，片刻之后又添了一句：“我会对你好的，一定……。”

对她好？这种话萧泽飞不是没有说过，可最终还不是失信了。

他的话，她再也不会信了！

从病房出去时，王素情急地问：“泽飞他怎么样了？”

沈雨荨没有看她，反而迅速地看了另一边的萧子靳一眼，不管怎么她还是不希望萧

子靳误会她的。随即才对王素道：“泽飞他还好，只要醒过来了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慢慢就会恢复过来的。”

王素心里虽然松了口气，却哭得比之前更悲恸了，大概也真是被吓坏了。

唐晓几个迈步迈了上来，瞪着沈雨荨恼火道：“泽飞为什么要见你？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沈雨荨早就猜到唐晓会有这种反应，如果她告诉唐晓萧泽飞这个时候还想着带她走的事情，唐晓一定会气得抓狂，而她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只是……真到了可以报仇雪恨的当儿，她却说不出口了，因为她不想闹出太大的误会。

“他只是觉得身上疼，希望我能帮他治一治，不过我已经告诉他医院已经把最好的药都给他上了，应该很快就会好的。”这个理由还算理想吧？她看到唐晓稍稍缓和下来的表情就知道还算理想了。

沈雨荨是医生，萧泽飞向她救助也不是没可能，可是那天晚上吵架时萧泽飞口口声声说沈雨荨好的话却无法从唐晓的脑海中抹去。所以她也只是稍稍放心了一点，却并没有完全对沈雨荨失去戒心。

她好不容易才抢来的男人，绝对不能就这么轻易把他拱手人了，特别是让回给沈雨荨！萧泽飞这一出事，萧家果然没有了继续追究沈雨荨有没有私生子的心思，何玉娇也总算是松了口气。

为了不拖累沈雨荨，何玉娇提出要带梓恒回岳城居住，沈雨荨自然是不答应的，因为她压根不放心把梓恒交给母亲抚养。一天到晚以赌为乐的母亲，带出来的孩子能有什么出息？即便是为了梓恒的前程她也不能答应啊。

争执到最后，沈雨荨无奈地叹了口气：“妈，你要带梓恒回岳城总得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吧？”

“我……。”何玉娇有些吱吱唔唔的：“我只是觉得反正我在榆市也没工作，还不如回岳城去。”

“你别装了，你不是一直说都不喜欢岳城那个小地方么？”说白了，就是岳城那个地方赌博的地方少，她活得不过瘾。

“现在不是想法变了么。”何玉娇有些烦躁道：“唉呀，其实我把梓恒带走了，唐晓就不会这样一直揪着你不放了，也算是给你解决掉一些麻烦了。”

“我从来就没有怕过唐晓。”沈雨荨说。

那天她虽然失望萧子靳对自己的不信任，但心里其实还是挺愿意验个明白的，只是后来出了萧泽飞的件事情，亲子鉴定这事就变得不了了之了。

沈雨荨语重心长道：“妈，梓恒现在大了，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忽视他的成长了。你得教他读书写字，教他做人，如果你愣是做不到的话，那就继续让梓恒留在我身边，我来抽时间教他。”

“让他住到御临花园去？”何玉娇忙摇头：“不，不用……。”

“为什么不？”

“因为……。”何玉娇突然一脸暧昧地笑了起来，目光落在她平坦的小腹上：“你们小两口都结婚几个月了，肚子里面还没有消息，如果梓恒留在这里的话，只会妨碍你们造人，所以还是算了。”

“妈，你说什么呢？”沈雨荨脸蛋热了一下。

造人？她和萧子靳？她还真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自从婚礼那天萧子靳点头要求她验亲子鉴定后，两人原本就有些敏感的关系就变得更加敏感了，况且最近萧子靳一人忙两人的工作忙得很，她又一直在上班，两人连见面的机会都少。

见她一点都不上紧，何玉娇倒是急了：“你不会现在还在跟萧子靳分房睡吧？”

“是啊。”

“沈雨荨你没病吧？”何玉娇一脸的恨铁不成钢：“虽然婚礼没有办成，但你和萧子靳是合法夫妻，你当真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哪？不生个一儿半女的，萧子靳会继续留你在萧家？”

“妈……。”

“你别跟我说什么假婚不假婚的，有了结婚证那就是真婚，况且像萧子靳那么优秀的男人你上哪找去？好不容易嫁了个好男人你扮什么矜持哪？赶紧给我想方设法绊稳他才是真的。”

沈雨荨无语：“你的意思是让我主动勾引他生孩子？”

“对啊，孩子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纽带，只要你俩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想就算萧子靳到时爱上了别的女人也不会轻易跟你离婚，就算他想离萧老爷子都未必会同意。”

“妈，你别说了，本人天生不懂讨男人欢心，这事还真做不出来。”沈雨荨冲她挥了一下手，转身便要入屋。

何玉娇一把将她扯了回来：“雨荨，我跟你说正经的。”

“我也说正经的，妈，我要有这能耐就不会被萧泽飞抛弃了。”沈雨荨无奈地说。

“不懂就要学啊。”何玉娇想了想，双眼微眯：“看来只能我亲自出马了。”

看到母亲这两眼泛光的样子，沈雨荨头皮一麻，忙道：“妈，你想干什么？告诉你别乱来啊。”

“放心，我能乱什么来。”何玉娇收敛了一下眼底的光渍，笑了笑：“我还怕吓跑了我那位好女婿呢。”

沈雨荨摇了摇头，不再搭理她了。沈雨荨早上查房时，视线从病历本中抬起，落在梁温柔的脸上：“梁小姐，恭喜您今天可以出院了。”

梁温柔淡淡地瞅了她一眼：“我知道，子靳说过会来接我出院的，我在等他。”

“恐怕有点难。”沈雨荨说：“二少出了车祸，大少工作忙碌了许多，忙得连二少爷都没空去看望，大概也不会来接您了。”

沈雨荨说的是事实，也认定了萧子靳是不会来的。

可是萧子靳却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束鲜艳的百合。

沈雨荨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梁温柔，脸上突然像被人打了一巴掌般有些躁热起来，她头颅微微一低，转身走了出去。

萧子靳看了一眼她走出去的背影，没有叫住她，也没有开口说些什么。只是将手中的花束递给梁温柔道：“恭喜你终于可以出院了。”

“谢谢。”梁温柔接过花束。

“温柔，雨荨这人生性敏感，希望你以后别在她面前说一些影响她情绪的话。”萧子靳道，语气温和中带了一点严肃。

梁温柔心中微讶，同时又觉得有些难堪，难道萧子靳已经知道她跟沈雨荨说过的那些话了么？是沈雨荨告诉他的？

萧子靳向来不喜欢心机太深的女子，这一点她心里清楚。大学时校花美女为了追求他使了一些不入流的手段，结果被他收拾得够惨，不得不从学校退学。而她能跟萧子靳做这么多年的好朋友，靠的就是她心底的纯净，还有她对他的爱慕隐藏得够好。

如今萧子靳突然对她说出这种话来，是不是就代表着他在他的心里，跟当年的校花美女没什么两样了？

没有讨到他的欢心，却换来了他的厌恶。

这么多年来的小心翼翼全化成了泡影，梁温柔突然觉得心痛难忍，泪水滑出眼眶。

她哭了，双手捂住脸庞，泪珠从指缝间滚出。

萧子靳没有慌，表情仍是静静的，片刻之后才往前迈了一步，温热的大掌抚过她的头顶：“温柔，别这样。”

梁温柔哭了一阵，终于止住了泪水，抬头望着他哽咽道：“对不起……子靳，我……。”

“不用说了。”

梁温柔摇了摇头，继续说：“当初你和简舒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敢有过非分之想，因为我知道你们是真心相爱的，我也知道简舒她比我优秀了一千倍。那些日子我虽然心里难过，却从未想过要去破坏你们。可是这次不一样，沈雨荨她那么普通那么平凡的一个女人，却嫁给了你。我真的觉得我比她优秀多了，可我等了你好多年等来的却是这种结果，我不甘心哪……。”

“我和雨荨……。”萧子靳涩笑了一下：“莫名其妙就走到一块去了，大概是缘分吧。”

“你说你讨厌有心机的女人，可是沈雨荨她分明就是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地走入你的生活的。”

“不，沈雨荨她没有那么高的智商。”

“你根本不爱她的对不对？”梁温柔用手摸了一把眼里的泪水：“你娶她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是为了萧家的名声，为了萧家，你甘愿放弃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委屈了一点？”

萧子靳沉默了，片刻才又说：“温柔，你应该知道的，除了简舒，我娶哪个女人都一样。”

“那为什么不是我？”她最痛心的就是这一点，也是最扼腕的。

“我刚刚不是说了么，我和沈雨荨莫名其妙就在一起了。”

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沈雨荨，他娶她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沈雨荨，如果不是沈雨荨她就可以嫁给萧子靳了！

好不容易才止住的泪水重新又夺眶而出，她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回国，后悔自己当初那么好面子，一心等着萧子靳追求她。

自从简舒不在后，萧子靳身边就没有哪个女人，况且萧子靳又那么排斥女人，她自信地以为自己一定可以等到萧子靳的。没想到却在中途杀出一个沈雨荨，这个该死的女人！

沈雨荨从另一个病房出来时，感觉不远处似有一道强烈的视线正在怒视着自己，她疑惑地转过头去，发现原来是梁温柔。

此时的梁温柔手里抱着刚刚萧子靳送给她的鲜花，身侧站着王叔。

没错，是王叔，而非萧子靳。

她似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梁温柔要用那么仇恨的目光望着自己了，原来萧子靳并没有亲自陪她出院。

她迅速地调回视线，匆匆往别的病房走去。

沈雨荨走到萧泽飞的病房，发现萧子靳在里面，原来他没有送梁温柔回家是为了到这边来看萧泽飞。

第 060 章 萧大少爷吃醋了

萧子靳是今早才从加护病房里面转出来的，终于可以探视了，病房里面围满了萧家的人，王素正坐在床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掌虚寒问暖。

病床上的萧泽飞经过多日的治疗脸色好了不少，也精神了许多，此时正有些不耐烦地赶人：“行了，你们都回去吧，别在这里吵我休息了。”

“你看你是想赶我们回去，好有机会跟雨荨单独相处吧？”站在床尾的唐晓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从醒来到现在，萧泽飞连正眼都没有瞧过她一眼，她心里正窝着火呢。

王素一听她这话，立马跳起来斥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你是存心想气死泽飞是吧？”

唐晓被她这么一斥，咬了咬唇不说话了。

自己莫名成了导火索，站在门边的沈雨荨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进去才好。萧子靳瞥眼瞧见了她，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却故意吐出一句：“愣着做什么？”

沈雨荨看了他一眼，微微垂下脑袋，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她甚至不敢去看唐晓的脸，站在床边公事化地问了句：“那个……二少爷，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么？”

萧泽飞看着她，脸上的不耐烦一点一点地淡去，说了句：“感觉还好，就是头疼……。”

“因为伤口还在复原中，疼是难勉的。”沈雨荨走过去，伸手在他的额头上摸了一下：“没有发烧就好，记得配合护士量体温，等伤口结痂了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她的手掌微凉，搭在他的额头上居然有种很舒服的感觉，萧泽飞望着她，目光有些痴迷。

都说工作中的男人很迷人，其实工作中的女人也很迷人，虽然沈雨荨只是公事化的检查，但在旁人看来却比往日里的形象要高端许多。就连王素对她说话的语气都好了不少：“雨荨啊，泽飞大脑受了那么重的伤，对以后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这个还不好说，要等过几天再做一次系统检查才知道。”沈雨荨看了看萧泽飞，道：“不过二少现在表现得那么好，往后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

“哦……那我就放心了。”王素点头。

“那……我就先回去工作了，如果没什么事你们都回去吧，留一个人在这里守着就

行。”沈雨荨说完，冲大伙点了一下头后转身走了出去。

沈雨荨离开后，唐晓率先开口说：“妈，小漫，你们回去吧，我在这里陪着泽飞。”

王素虽然有些不忍心放儿子在这里，心底却又希望小两口可以留在这里好好培养感情，如是点头同意了。

萧靳对萧泽飞说：“我先回公司了，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

原本热闹的病房很快便安静下来，唐晓从床尾绕了过来，站在床前看着萧泽飞，后者却直接闭上双眼，丝毫没有要理会她的意思。

他的态度，直接将原本就心情不爽的唐晓刺激到了，她咬了咬唇，不高兴道：“泽飞……你什么意思？现在是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是吧？”

刚刚沈雨荨不过是摸了一把他的额头，他就仿佛要倒贴上去般，对她却是这种态度，太可气了。

“知道就好。”萧泽飞冷冷地吐出一句。

“你……！”唐晓气结，往前一步瞧着他：“萧泽飞你别太过份了，现在我才是你的妻子……。”

萧泽飞嗤笑一声：“你不但是我的妻子，还是别人的情人。”

“什么意思……？”

“你说呢？”萧泽飞睁开双眼，盯着她的目光和他的表情一样冷漠和厌弃：“你和康文豪之间的事情，不应该问我吧？”

唐文豪？唐晓倒吸一口冷气，怎么也没想到萧泽飞会突然提起这个人。

事实上她跟唐文豪已经很少联系了，除了上回为了合同的事情跟他在洗手间里逢场作戏了一下外，最近都没有再见过他，萧泽飞怎么会突然提起他呢？

她突然想起那次在洗手间内，沈雨荨突然闯进来的场景，只有她知道她跟康文豪之间的事情，除了她还会有谁？

她气极地暗吸口气，表面上佯装平静：“是沈雨荨告诉你的是么？泽飞，你明知道沈雨荨她嫁入萧家的目的就是拆散我俩，报复我俩，你为什么还要相信她说的话？”

“够了，不要每次都把雨荨想得那么坏，跟她没有关系！”萧泽飞怒视着她。

“除了她还会有谁？还有谁会一心想着陷害我？”

“我说了，跟雨荨没有关系，再说了……这是重点么？”

“我没有，康文豪以前是追过我，可我从来没有跟他在一起过，现在也早就没有联系了，泽飞请你相信我……。”

唐晓情急地解释着，萧泽飞却失望地重新闭上双眼，再也不愿意多看她一眼。

闭上眼，脑海中又想起车祸那晚康文豪对他所说的那些话，当初唐晓跟他说她跟康文豪只是普通朋友时，他信了，也从未深究过她的过去。

直到那天康文豪趁着醉意堵住他的去路，当众嘲笑他娶了个他不要的女人，就连唐晓身上有什么样的特征都说得清清楚楚，使他在朋友面前丢尽了脸面。

如果不是因为康文豪，他也不会出车祸。

当然了，现在看来这场车祸也算是因祸得福的，因为他终于可以暂时把跟唐晓的婚礼拖过去，而且不用被老爷子轰出家门。沈雨荨来到上回跟萧子靳见面的消防梯，看到萧子靳时脚步不自觉地一顿，然后才迈了过去。

萧子靳也在看着她，脸色不是太好。

“你找我？”沈雨荨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样子看起来倒是平静。

萧子靳点头，双手环胸地靠在楼梯护栏上，没有想象中的恼火，倒像是无奈地轻吸口后说了句：“你是泽飞的主治医生？”

“嗯。”沈雨荨点了一下头，随即添了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医院安排的。”

按理说以萧家人的身份地位，医院应该会给他安排一个水平一流的高级医师才对，怎么轮也轮不到她这位年轻的新人身上的。

“能不能给他换一个主治医生？”萧子靳又问。

沈雨荨讶然，他找自己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我会跟主任提一下的。”她说。

“算了。”萧子靳却突然改口：“还是我去跟领导提吧。”

萧泽飞的主治医生为什么会是沈雨荨，大概只有萧泽飞最清楚了，虽然这个事情让人很恼火，但碍于萧泽飞现在还是个病人，他不能直接跟他对着干。

沈雨荨点头，如果萧子靳愿意以家属的身份去跟领导提那就最好了，说真的她还不怎么敢去呢。

“还有事么？”沈雨荨问。

“有。”萧子靳松开环在胸前的双手，往前一步俯视着她：“离泽飞远一点。”

离萧泽飞远一点，这似乎是他这些日子来说过好几次的话了，她当然也想离萧泽飞远一点，越远越好！

只是……。

“我是医生，他是我的病人，就像当初的梁温柔一样，我想避都避不开。”

“你还在跟我计较梁温柔？”萧子靳双目微眯，有些火了。

“我只是就事论事。”

“你的意思是……你和泽飞一定要继续这么下去？每天以治病为由眉来眼去、动手动脚？”虽然明知道她刚刚是在例行检查，可是看到她跟萧泽飞肢体接触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刺眼至极。

想到这个，他的语气也变得尖锐起来：“你应该知道泽飞现在跟唐晓在闹别扭，但凡你多给他一丁点的温柔都将会成为他与你复合的希望，或者说……这其实也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希望回到他身边？”

“萧子靳，我不想跟你吵架。”沈雨荨转身便走，却被萧子靳一把抓了回去：“你敢说，你不想跟泽飞复合？”

“不想，我不想跟他复合……。”沈雨荨突然激动地摇头，语气也变得激烈起来：“萧子靳你有完没完啊？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我不想跟萧泽飞复合，更不想和你继续当什么假夫妻，萧家的男人我一个都没兴趣，你有种就放我走！”

“你说什么……。”

“我求你了，放过彼此吧，你就当我是唐晓口中的那种烂女人，就当梓恒是我生的，只要你愿意跟我离婚，我不在乎你怎么想我。”她累了，真的是累了。

和萧子靳在一起的日子，彼此间除了猜忌就是怀疑，从来没有过过几天平静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要什么时候才到头？

“你还在为亲子鉴定的事情生气？”

“难道不应该么？”沈雨荨即刻堵了句。

萧子靳沉默了，目光直视着她。

沈雨荨咬了咬唇，继续控诉道：“既然你那么不相信我，那为什么还要留我在身边？为什么不放我走？”

这些天来因为萧泽飞车祸的事情，她不敢奢求他给自己一个解释，所以一直将这份伤心压抑在心里，现在既然他提到了，她也就不跟他客气了。

萧子靳看着她因生气而涨红的小脸，明白她大概是真的气坏了，语气缓和了一些说：“你为什么不认为我是因为相信你，想为你洗清冤屈所以才同意的做亲子鉴定？”

这话……听在耳中怎么完全像变了回事似的？沈雨荨恼火地想，这个男人不愧是大集团的接班人，死的能说成活的，那么可恶的事情居然能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她冷笑一声，说：“清者自清，我不需要你为我洗清什么冤屈。”

“就算你生气，那也是一码归一码。”萧子靳说：“你不能拿泽飞来报复我。”

“萧子靳，你忘了么，当初是我说我可以随便泡他甩他的，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沈雨荨忍不住将当初跟他协议过的事情搬了出来。

萧子靳果然被她一句话堵得哑言了，她也终于可以摆脱他回去工作了。

可就在她迈出消防梯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个巴掌往她脸上狠狠地扇了过来，她甚至没来得及看清来人便被人扇到一边，身体撞在墙壁上，疼得她眉头紧皱。

“你这个贱女人！你以为这样就能将泽飞从我身上抢走么？你想得太天真了！”唐晓一边骂着一边继续往她扑了过去，扬手便要再次对她动手。

萧子靳几个跨步上前，一把将沈雨荨从墙边拽了过来，险险地避开唐晓的巴掌。

“住手！”萧子靳皱眉，瞪着激动不已的唐晓：“唐小姐，这里是医院。”

唐晓见他护着沈雨荨，改将矛头对准他气呼呼地嚷道：“大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老婆去勾引小叔子？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觉得别扭不觉得丢人吗？”

沈雨荨被唐晓打得有点懵，一时间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她却能人速地意识倒这里是医院，而自己是医生，如果再这么闹下去的话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医院的新闻人物。

当然，现在想走也不可能，唐晓根本不会那么轻易放她走。

眼下她除了祈求围观的人不要太多外，只能将身体一点一点地往萧子靳身后躲去。

好在他人高马大的，可以将她的小身板挡了个严实。

“发生什么事了？”萧子靳拧着眉问唐晓。

虽然他自己也很在意沈雨荨与萧泽飞之间的暧昧，但却很不喜欢唐晓用这样的词语去形容沈雨荨的行为，毕竟说勾引的话有点太过了。

“她为了报复我，从我手中抢走泽飞，居然在泽飞面前造谣我跟康文豪偷情，太可恶了！”唐晓气得脸色通红，瞪着躲在萧子靳身后的沈雨荨骂道：“贱女人，有种你别躲，你给我站出来啊！”

萧子靳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沈雨荨，并未言语。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在医院的声誉，沈雨荨并没有从萧子靳的身后出来，而是嘲弄地吐出一句：“唐小姐，你和康文豪之间只是谣传么？当然了，这不关我的事，因为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会出轨的男人就像是掉进厕坑里的大钞，不捡浪费捡了恶心，我不想恶心一辈子。所以，别太往你男人脸上贴金了，我这辈子就算是嫁不出去也不会再嫁给他的。”

她的话，让萧子靳的心里柔软了一下。

但他并未表态，只听她继续说：“还有，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从来没有在萧泽飞面前提过康文豪这个人，也没有在他面前提过你的任何过去。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我平生最不耻的就是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去离间别人，因为我不像你。最后，我祝你俩百年好合，也希望你们琴瑟和鸣，省得萧泽飞有事没事就跑来搔扰我。”

她的话让唐晓的脸青一阵红一阵，既有气愤也有怀疑，她才不相信沈雨荨有那么善良。

她恼怒地瞪她：“除了你没有人知道我跟康文豪认识，你说不是你谁信啊？”

“信不信由你。”沈雨荨不以为然地冷笑，顺便提醒了一句：“你应该去问萧泽飞或者康文豪，而不是跑来质问我。”

“好。”唐晓咬牙切齿地点了点头：“最好不是你，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唐小姐。”没等沈雨荨说话，萧子靳率先开口了：“我不管你和雨荨之前是什么关系，但现在雨荨是你的嫂子，请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客气点，毕竟你不尊重她就等于不尊重我。”

唐晓哑言，喉处似被堵了颗鸡蛋般难受。

是呵，她差点忘了，沈雨荨现在可不是她一个人了，她还是萧子靳名义上的老婆，是萧家的大少奶奶，比她的身份还要高！

她憋屈，却又不甘心地质吐出一句：“大哥，你不是一向最注重萧家的名声么？她这是在败坏你和萧家的名声啊。”

“雨荨说她跟泽飞是清白的那就是清白的，没有证据别乱给她套罪名。”他说得一脸严肃，唐晓彻底放弃扇动他收拾沈雨荨了，阴郁地瞪了沈雨荨一眼后转身扬长而去。

沈雨荨倒是没有料到萧子靳会帮自己说话，她还以为他会在唐晓的扇动下越发怀疑她跟萧泽飞之间的关系，然后越发的火大。

他这么一护着她，倒让她尴尬起来了。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打狗也要看主人面，唐晓那么气焰嚣张地在她面前撒泼，分明是没把萧子靳放在眼里的，身为萧家未来的男人主，又是萧氏的继承人，萧子靳的心里自然会不爽。

这不，他一出声，唐晓就安分了许多，不然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程度呢。

“疼么？”在她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成为医院的名人时，头顶上方突然响起一个还算温和的声音，紧接着是一只大掌托在她的下巴处，将她的小脸微微扬起。

她一抬眸，视线就撞入萧子靳那深邃的眼底中，她不自觉地吐出两个字：“不疼。”

其实挺疼的，刚刚只顾着瞎想她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直到萧子靳这么一问后，她才惊觉刚刚被唐晓打过的那半张脸此时正火辣辣地疼。

明明脸都已经红肿了，还逞强说不疼，萧子靳实在不懂她逞这能有什么意思，靠在他怀里哭一下会死吗？

不过这倒是她的本性，倔强中带着坚强，无论任何事情都如此。

这里是医院，她的地盘，萧子靳如是说：“进去弄点药水擦一下，不然明天要转紫色了。”他说。

大概是因为他刚刚帮过自己，此时的沈雨荨显得格外乖巧，点头说了声‘好’便要转身回办公室。

“等一下。”萧子靳抓住她的手腕。

沈雨荨回身，瞧着他：“还有什么事么？”

“下午我来接你。”他说。

沈雨荨脸上泛出一抹狐疑，道：“今天不是回萧宅的日子。”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

“不是回萧宅的日子就不可以来接你下班么？”萧子靳挑眉。

“可我要回城西。”

“没关系。”

沈雨荨脸上的狐疑更深了，虽然弄不懂萧子靳又在搞什么鬼，但他都已经这么说了，她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下午，萧泽飞果然准时到医院来了。

沈雨荨是在进入萧泽飞病房的时候见到他的，至于她为什么会进入萧泽飞的病房，

那是领导的命令，让她到萧泽飞的病房去一趟。

她担心萧子靳多想，在对萧泽飞做例行检查的时候格外注意了方式，像用手掌探他额头试体温的动作是打死都不敢做了，况且还有唐晓在现场。

在帮萧泽飞检查的时候，萧泽飞突然发现她红肿的左脸，讶然地问：“雨荨，你的脸怎么了？”

沈雨荨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心想这臭男人是在故意给她拉仇恨的吧？唐晓就在旁边看着呢。

“不小心撞的。”她随口敷衍了一句。

快速地帮他检查完，又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她才点头准备离开他的病房。

在转身时她抬眸看了萧子靳一眼，不过她并没有说什么。反倒是萧子靳突然长臂一伸轻轻地环在她的腰上。虽然力道很轻，但沈雨荨还是被迫贴在了他的身上。

她红肿的脸庞微微一热，即便是演了那么多次，在外人面前秀恩爱她还是会觉得不习惯。

“五点二十五分，可以走了么？”萧子靳低头看着她，语气温柔。

“再等我五分钟。”沈雨荨压着声线说。

“那一会楼下见。”

“嗯，好。”

萧子靳挽在她腰上的大掌抬起，动作亲昵地抚过她的后脑：“去吧。”

沈雨荨红着脸走掉了，当然，在离开的时候她没有遗漏掉萧泽飞那泛着失落的目光。她突然有些恍悟，萧子靳果然是在演戏，只是这次不是演给爷爷的眼线看，而是演给萧泽飞和唐晓看。

他在帮她摆脱萧泽飞的纠缠和唐晓的误会，这……应该算是件善事吧？车子开出医院后，渐渐地没入车流。

沈雨荨看了一眼窗外，指着不远处的地铁站道：“你把我放前面就行了。”

萧子靳侧头扫了她一眼：“为什么要把你放前面？”

“戏不是都演完了么？难道你要送我回城西？”沈雨荨不解，城西离市区本来就有点远，现在又是下班高峰期，他把她送回城西再到回市区的话至少要两个多小时吧？比得上走个长途了。

“送你回去。”

“不那么麻烦了，地铁很方便的，而且……。”

“正好岳母大人叫我今晚过去吃饭。”萧子靳打断她的话。

“什么？”沈雨荨讶然，母亲叫他回去吃饭？

她突然想起之前何玉娇说要帮她 and 萧子靳搞好关系的事情，不会是想利用这种一起回城西吃饭的招式让他俩培养感情吧？而这位萧大少爷居然答应了？

“你为什么要答应她？”沈雨荨有些无奈：“你完全可以不去的。”

“反正都已经答应了。”萧子靳说得一脸无所谓。

岳母大人叫他回去吃饭，以他的性格自然是一口拒绝的，因为他实在很烦感何玉娇那种类型的人。可正当他准备挂上电话的时候，一个软糯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姐夫，梓恒好想你，你什么时候才会过来看梓恒啊……。”

那语气要多可怜有多可怜，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小梓恒那张肉嘟嘟的小脸焉成茄子状的模样。

明知道有可能是何玉娇教他这么说的，但他还是不自觉地吐出一句：“晚上可以么？”

“耶！太好了！”那可怜兮兮的声音瞬间变得欢快无比，甚至还能听得出来他在床上蹦蹦跳跳动静，跳完了又说了一句：“姐夫你一定要来哦，我和妈妈会给你做很多很多好吃的。”

“好，一定。”他说。

沈雨荨偷偷打量着正一本正经地操控着方向盘的萧子靳，看着他唇角隐约浮现出的弧度，心中不禁纳闷，他到底在偷偷高兴些什么？

回城西吃饭对他来说不应该是一件很烦很讨厌的事情吗？因为他一直很讨厌看到她的母亲和弟弟，怎么这会不但没有一点烦躁甚至看上去还挺乐呵的？

今天一定有什么好事发生，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好事呢？跟工作有关？还是跟女人有关？

沈雨荨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无语，这个时候她居然又想到那个梁温柔了。两人一起回到城西的家里楼下，沈雨荨刚下车，小梓恒便飞奔着从一楼防盗让边冲了出来。

沈雨荨宠爱地一笑，张开双臂迎接，小梓恒却很不客气地从她身边错了过去，一把抱住萧子靳的双腿：“姐夫！我等你好久了，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沈雨荨脸上的笑容一收，有些尴尬地回过身去。

萧子靳也有些尴尬，不过更多的是不自在，手指在小梓恒的肩膀上推了推。

“臭小子，你忘了谁才是你的亲人了？”沈雨荨用脚在梓恒的小屁屁上小踢了一下，强烈表达自己的不满。

以往她每次回来小梓恒都会欢快地跑来要抱抱的，而她每次也都很不吝啬地抱他亲他，把他逗得咯咯笑。可刚刚……真是白费了她的一番热情，小家伙居然已经移情别恋了。

她很不爽快地扫了皱着眉头的萧子靳，说：“你还敢拉着脸呢，长那么妖孽，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什么逻辑，萧子靳无语地横了她一眼。

小梓恒松开萧子靳的双腿，改为拉住他的手掌一边往那又窄又暗的楼梯上拉一边兴冲冲道：“姐夫你快上来，妈妈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

萧子靳被他牵着，虽然不习惯但也只能跟着他往楼内走了。

萧子靳第一天在岳母家吃饭，岳母大人自然要热情款待，两人入屋的时候何玉娇已经将餐桌摆了满满一桌子，各式各样的菜色都有。

“大少第一次到我们家，千万别客气啊。”何玉娇挽住萧子靳的手臂将他往餐桌边带，笑得跟朵花儿似的。

“妈……。”沈雨荨冲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松手，何玉娇这才反应过来萧子靳不喜欢女性靠自己太近，只好双手一松改为对小梓恒道：“梓恒，快拉姐夫过去吃饭。”

“姐夫过来吃饭。”梓恒接过何玉娇的工作拉着萧子靳走到餐桌旁坐下，自己也爬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还有模有样地帮他夹起了菜。只是那只刚开始学拿筷子的小嫩手很不给力，夹半天也夹不起一块东西。

“梓恒，你自己吃就好了，姐夫自己有手。”沈雨荨翻起白眼道。

还给姐夫夹菜呢，自己能好好吃完一碗饭就不错了。也不知道这一老一小哪来的那么大热情，不就是姐夫么？再说了，这小笨蛋就算要表达热情，就不能夹点牛肉片什么的，夹什么肉丸子啊。

萧子靳拿起筷子，将那粒小梓恒夹了半天没夹起来的肉丸子轻轻松松夹起，放到小梓恒的碗中，又给自己也夹了一粒道：“谢谢，我自己来就好。”

“哇，姐夫好厉害！一下子就夹起来了。”小梓恒很不要脸地拍起了马屁，漂亮的小脸上甚至还浮现出崇拜的神情。

沈雨荨再度无语：“梓恒，除了你没有人夹不起来的好吗？”说完她还伸长筷子夹

了一粒肉丸子。

何玉娇用筷子一把将她夹起的丸子打了下去，没好气道：“诶，你这人怎么那么酸啊，梓恒等他姐夫都等一天了，就不能让他崇拜一下？”

被教训后的沈雨荨飞快地扫了萧子靳一眼，看到他眼底嘲弄的笑意后，有些不甘却又只好悻悻地闭了嘴。

她只是不喜欢自己的家人对他太过热情罢了，没想到何玉娇这样，连小梓恒也是这样，感觉好丢人呢。

何玉娇甚至还拿出了一支洋酒，给三个大人各倒了一杯后，端起酒杯笑盈盈道：“来来来，萧大少爷第一次上我们家吃饭，我们一起敬大少一杯，感谢大少光临寒舍。”

沈雨荨忙道：“妈，大少爷一会要开车，还是别喝了。”

“开车？开什么车？”何玉娇道：“房间我都给你们打扫干净了，床褥被套也换新了，你们一会累了就早点休息。”

“妈，你瞎准备什么，萧大少爷一会要回去的。”沈雨荨有些无奈，以为这样就能促进她和萧子靳的感情？这么下三烂的招数亏她想得出来。

“回去干嘛啊？这里又不是没地方睡，再说都已经这么晚了。”何玉娇转向萧子靳，故意问：“女婿，你不会是嫌弃我们家小不想留宿吧？”

萧子靳看了沈雨荨一眼，浅笑：“怎么会。”

第 061 章 不就是性感了一点

“那就行了呀，明天一早直接从这里去公司不是挺方便的么。”何玉娇再次扬起酒杯：“就这么说定了，今晚住这，来，干杯。”

萧子靳端起酒杯跟何玉娇碰了一下：“谢谢岳母大人款待。”然后仰头半酒杯里的酒喝尽。

“感谢就不用了，不过如果你要想敬我一杯的话，我还是敢受的。”何玉娇又给两人倒了一杯。

何玉娇在江湖是混了这么久，酒量还是有一点的，不过在商场上混了数年之久的萧子靳也不差。沈雨荨看着两人有来有往地喝着，心想何玉娇想干倒萧子靳的话实在有些不容易。

她幽幽地端起酒杯轻啜一口，立刻被杯子里的烈酒呛了一下，重重地咳了起来。

“你还好吧？”萧子靳见她咳得那么带劲，抬手在她的后背拍了拍。

坐在对面的何玉娇心情暗喜：“小俩口也不是完全没感情的嘛，只要她暗中再推一把，想要怀上孩子有多难？”

沈雨荨好不容易咳停了，何玉娇却并不打算放过她道：“雨荨，你也应该敬大少一杯，感谢他这些日子来对你的照顾。”

沈雨荨抬脸望着何玉娇，表情有些愤愤。

她这位母亲大人不会是想把她也一起弄倒吧？明知道她不会喝酒还叫她喝，到底是不是亲妈啊！

“雨荨不会喝酒就算了，夫妻之间不用客气。”萧子靳替她说了句托词。

何玉娇却说：“身为大总裁的老婆不会喝酒哪行？必须要从这一刻起慢慢练起来啊。”

“反正我不喝。”沈雨荨刚刚被呛了一下，这会鼻腔内还是辣的呢。

何玉娇拗不过她，只能恨不成钢地横了她一眼后改为继续找理由劝萧子靳喝酒。又喝了几杯后，萧子靳终于也将手掌往杯口上一挡开口制止道：“不能再喝了，我明天还要上班。”

“明天还远着呢，睡一觉就好了……。”

“不，明天有重要的合约要谈。”

见母亲不打算放弃，沈雨荨不得不开口道：“妈……如果你不想大少爷被爷爷剥去董事长的职务，那就赶紧把你的酒收起来。”

何玉娇一听这么严重，立马就放弃劝酒了，虽然生孩子很重要，但萧氏的继承权更重要啊！

晚餐后，何玉娇切了些水果放在萧子靳面前让他吃，萧子靳看了一眼旁边对自己傻笑的小梓恒，用牙签扎了一块递给他。

“谢谢姐夫。”小梓恒高兴地接过苹果。

萧子靳倾身在沈雨荨的耳边低语：“你弟弟是不是这里有点……缺陷。”他说话的时候还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你才智商有缺陷。”沈雨荨怒了，瞪着他：“人家只是太崇拜你了好吧？”

萧子靳笑了笑，不说话了。

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沈雨荨猜到肯定是何玉娇那帮赌友过来了，何玉娇脸色也突然变得不太好，迈步走过去拉开大门语气不善道：“不是跟你们说过了么，今天我女婿因来吃饭，你们赶紧回去吧，改天再来。”

“哟……。”王太太酸酸地开口：“攀上有钱的亲家就看不上我们这些老邻居了是吧？不带这么势力的。”

“就是，咱们可是特地来看看雨荨她老公的。”刘太太也说。

“雨荨她老公有什么好看的？快给我走。”

“雨荨也算是我们看着出嫁的，怎么就没什么好看了？”姚太太也说，并且带头从何玉娇身边挤了进来。

何玉娇想挡都挡不住，只能郁闷地跟了进来。

几位太太看到沙发上的萧子靳时，脸上立马泛出欣赏的光茫，笑盈盈道：“呀，这位就是萧大少爷吧？看着比电视上还要帅啊！”

“就是，瞧这身高，这长相，不去当模特真是浪费了。”

“什么话，人家萧大少爷这么有钱怎么可能去当模特。”

“……”

看着大伙一句又一句的奉承，沈雨荨只觉得有些头疼，她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的帅脸上居然没有不耐烦，甚至还是挂着微笑的。她心想这男的真能装，简直跟笑面虎似的。

好不容易等大伙奉承完了，萧子靳才微笑着冲大伙点了一下头：“各位好。”

“好，好……。”姚太太自来熟地找了张椅子坐下，笑得脸都起褶子地继续夸赞：“萧大少爷不但长得好，修养也好，不像那个二少爷见到我们连招呼都不打……。”

“咳咳……。”何玉娇干咳两声以示提醒。

姚太太愣了一下，定眼一看果然发现萧子靳和沈雨荨的脸色都变了些，忙改口打起哈哈：“呵呵……抱歉，我不是故意要提那个萧二少的……抱歉……。”

道歉完，她继续改口：“对了，萧大少爷现在是萧氏集团的董事长，那应该也掌管着公司的招聘事宜吧？我儿子最近刚辞了职，不知道萧大少能不能行个方便，让我儿子为萧氏出一份力。”

原来这才是这帮太太们上门来的目的！

何玉娇哼了一声，说：“你儿子一没文凭二没技术，能做什么？”

“但我儿子有身高啊，做个保安总没问题吧？”姚太太不服气道。

另外两位太太见话题打开了，也忙着附和道：“对啊，萧大少爷现在是雨荨的丈夫，也算是我们的亲人了，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长相好身材好……。”

“等一下。”一直沉默着的沈雨荨突然开口打断她，笑咪咪道：“刘太太，长相和身材太好的萧氏不收。”

“啊……？”刘太太求证地望向萧子靳。

萧子靳看了沈雨荨一眼，冲大伙浅笑：“抱歉各位，我还有点工作要忙，你们有什么请求跟雨荨说就行了。”

说完，他从沙发上站起往卧室里面走去。

客厅里面静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沈雨荨的脸上。

萧子靳居然把这些事情交给了她，可见对她的重视，何玉娇在一干牌友面前赚足了虚荣心，美得跟什么似的。沈雨荨却感觉头皮都麻了，萧子靳这是要坑死她么？居然把这帮太太团扔给了她。

如果她不答应她们的要求，以后岂不是要被这帮长舌妇骂死，如果答应了……谁知道萧氏缺什么样的员工啊。

没办法，她只好冲进卧室将跟屁虫小梓恒从里面牵了出来，以下楼走走为理由逃掉了。

小梓恒被沈雨荨拉着下楼，嘴里不高兴地嘟囔着：“姐姐，我要在家跟姐夫玩啦，

我不要下楼走走……。”

“没看到么，姐夫他要工作没空跟你玩。”沈雨荨用手指节在他的小脑袋上敲了一下：“臭没良心的，现在有了姐夫就不要姐姐了是吧？”

“人家只是担心又要很久才能见到姐夫嘛。”小梓恒摸着被她敲疼的小脑袋说得一脸无辜。

沈雨荨突然心软了一下，在他面前蹲下，注视着他问：“你就那么喜欢姐夫？”

“嗯。”小梓恒点头。

“为什么？姐夫对你又不好。”沈雨荨不解。

“姐夫没有对我不好啦，姐夫还带我去吃盒子蛋糕了。”

沈雨荨有些无语，他还记挂着萧子靳带他吃蛋糕的事情呢？人家萧大少爷明明连被他抱一下都觉得烦，也许给他买蛋糕也就是顺手的事，他居然还记得这么牢，而且还把它当成是萧子靳对他好的表现。

小孩子果然都是很傻很天真的。沈雨荨在外面晃了一圈，回到家时那帮太太们果然都各自归家了，只见何玉娇一边收拾屋子一边暗哼：“平日里忙着怀疑我家雨荨在萧家的地位，说我家雨荨不得宠的么？现在知道错了吧，想找工作？偏不帮你们。”

沈雨荨无语地翻了她一眼：“妈，你无不无聊啊，一天到晚又要一起玩又要互相嘲笑对方。”

“是她们先嘲笑你的。”何玉娇愤愤道：“当初一听到你跟萧泽飞分手的事，这帮浑蛋只差没放起鞭炮来了。”

沈雨荨撇撇嘴，带着小梓恒进屋洗澡去了。

夜里，小梓恒缠着萧子靳在阳台上陪他玩跳棋，沈雨荨准备洗澡，翻遍了整个衣柜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睡衣，如是扬声冲何玉娇道：“妈，我的睡衣呢？是不是你帮我收起来了？”

“我把它们都扔掉了。”何玉娇手里提着一只粉色的塑料袋走进来，反手关上房门。

“你说什么？你把我的睡衣扔掉了？”

“对，我看都旧了，就全扔了。”

“什么啊，不是有一套是前几个月买的吗？”

“那套啊，被梓恒给弄破了，也扔了。”何玉娇将手中的粉色袋子递给她：“哪，我给你买了套新的，赶紧洗澡去吧。”

“再怎么样你也给我留一套啊，真是败家！”沈雨荨一边咕哝着一边打开袋子，将里面的睡衣拿了出来，因为手没有拿稳，一条小小的像丝带样的东西掉到地上。她愣了一下，随即尖叫一声：“这是什么鬼！”

何玉娇忙扭头看了一眼门板的方向，冲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不就是性感一点么，那么大惊小怪做什么？”说着还弯腰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拾了起来。

“这哪是性感一点啊？这根本就不是人穿的好吧？”沈雨荨拎过她手中的丝带，哦，不，这应该叫做丁字裤，比几根丝多不了多少布料的小裤裤。还有手中的丝质吊带睡衣，那比纸还薄，估计连屁屁都遮不住的也叫睡衣？

这样的睡衣，跟不穿有什么区别？她抬头盯着何玉娇：“妈，你确定这是买给我穿的么？”

“废话，难不成我穿？”

“还是你穿吧。”她将睡衣和小裤裤一骨脑儿地塞到母亲的怀里。

“你说什么哪？”何玉娇将睡衣在她面前晾了晾：“这多性感多好看啊，你穿上它萧子靳定会兴奋得一夜睡不着的，别看这点小布料，可花费了我不少钱呢，赶紧给我带上它洗澡去！”

“我不！要穿你自己穿！”沈雨荨坚持。

“沈雨荨！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啊？”何玉娇火了，抬手在她的脑袋上拍了一记：“你忘了唐晓是怎么欺负你的了？你忘了她现在是萧家的媳妇了？你现在还是萧家未来的女主人呢，她都敢这么欺负到你头上来，如果到时让她先怀孕生下萧家的小长孙，你拿什么去跟她抗衡？等着她上位后把你轰出家门么？”

沈雨荨哑言，虽然她说得很有道理，可要她穿这种衣服勾引萧子靳她还是做不到啦，光是想到那样的场景她就觉得丢脸死了。

“赶紧给我洗澡去！”何玉娇重新将睡衣塞进沈雨荨的怀中，语带警告：“为了今夜我可是准备好久了，你可别浪费了我一番心血！”

何玉娇说完不理睬她的抗议，转身往卧室门口走去，她拉开门时被站在门口的萧子靳吓了一跳。

萧子靳的手高抬着，正准备敲门。

“呵呵……子靳，你想休息了吗？那早点睡吧。”何玉娇笑呵呵地说完，转身冲沈雨荨使了个眼色后，才走了出去。

萧子靳迈入屋子，目光在沈雨荨身上，后者急忙将双手往身后一背，一脸尴尬也望着他。

原本萧子靳还没有留意到她手上有东西的，她这么往后一背无疑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也成功地吸引了萧子靳的好奇。

“背后藏了什么东西？”萧子靳打量着她问。

沈雨荨摇头，呵呵干笑一声：“没……没什么，呃……你不是要休息了么？赶紧到床上去睡吧。”

她越是紧张得小脸泛红，萧子靳就越是想一探究竟她身后究竟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往前迈了一步，沈雨荨便往后退开一步，直到退无可退地将身体抵在墙上。

“拿出来给我看看是什么宝贝。”萧子靳邪肆地引诱着，那模样分明在说：你已经退无可退了，还是乖乖把它交出来吧！

“真的没什么，就是……一件内衣，很普通的内衣。”

“内衣？那一定是不普通的。”萧子靳点头。

还猜得挺准，沈雨荨脸蛋又是一热，刚想弯腰从他身侧溜出去，那条只用几根丝带连接住的小裤裤却很不甘寂寞地从她的手中掉到地上。

沈雨荨低头看了一眼脚边的小裤裤，瞬间整张脸都如同着了火般，滚热起来！

她知道萧子靳也看到了，所以，这一夜她连抬头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小裤裤就这么风飘地躺在脚下，她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弯腰去将它拾起来。

就在她纠结着该怎么收场时，萧子靳先她一步弯腰将小裤裤从地上捡起，用手指勾着看了看后，将它举高一线到她面前：“挺可爱的，为什么要藏起来？”

他的嘴角吟着笑意，笑得很是暧昧。

这样的款式确实与她的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不怪她尴尬，就连他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沈雨荨迅速地将小裤裤从他的手中夺了回来，抬眸扫了他一眼，脸已经红的仿佛能滴出血来了。

“给我看看另一件。”萧子靳你伸出长臂将她一直背在身后的睡衣夺了过来，此时沈雨荨有了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也不再刻意跟他抢夺了。

反正都已经被他看到了，他要怎么想她就想吧，要笑就笑吧，就算是把她当成那种为了金钱地位故意勾引男人的女人也没事，反正母亲给她买这套睡衣的初衷就是勾引他上床，怀上他的孩子，以此来稳住她在萧家的地位。

其实说真的，她现在连一点生孩子的想法都没有，特别是跟萧子靳生，毕竟她和他又不是真正的夫妻。

“很好看，你可以穿上它试试。”萧子靳唇角一弯，弧度更加晰起来，只是语气中分明有着嘲弄的气息。

试试？试什么？试着勾引他么？他果然把她想成那种女人了。

沈雨荨垂着头，解释得有些无力：“大少爷你别误会，是我妈硬塞给我的，我没打算穿它。”

“误会什么？”萧子靳挑眉。

“装什么傻呢？你那么精明怎么可能想不到？”沈雨荨无语地嘀咕一句。

萧子靳一手拿着那件性感的睡衣，一手挑起她的下颌，低笑：“说真的，我还真挺想看看你穿上它的样子，一定很……美。”

‘美’字拉得这么后，一定是在故意嘲笑她。

沈雨荨咬着唇不说话，萧子靳将睡衣搭在她的手上：“去换上给我看看。”

换你的头啦，沈雨荨无语，酸酸地说：“如果你喜欢那就送给你吧，到时再找个比我性感的女人穿上它给你欣赏。”

说完，她转身从衣柜里面拿了一套棉质的衣服往浴室走去。

结果，那套何玉娇精心准备的性感睡衣还是被沈雨荨扔在角落，她从浴室出来时，萧子靳正靠坐在床上操控着笔记本电脑。怎么办呢？这里房间那么小，别说沙发了，连张板凳都没有，难道要跟他挤在一张小床上睡？

“那个……你还不休息啊？”她试图用聊天的方式来缓和这尴尬的气氛。

萧子靳扭过头来，扫视一眼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体，幽幽地吐出一句：“我在等你勾引。”

听到他这句话，沈雨荨立马慌了，忙不迭地摇手加摇头：“对不起，大少爷……我真的没想勾引你，都是我妈啦，她一心希望我们感情好起来所以才会想出这种烂招来的……。”

“协议里面没有说你不能穿情趣睡衣……。”

言下之意：你尽情地过来勾引我吧，我很好勾引的，赶紧来……。

沈雨荨却焦急地打断他，兀自解释着：“我知道我知道……协议里面没有说我可以随便勾引你，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沈雨荨……。”萧子靳合上电话，正了正身子从上到下地扫视了她一眼，有那么一点咬牙切齿：“你是女人么？”

“我……是啊，”沈雨荨不自觉地用双手摸了一下自己隆起的胸口，随即小脸垮了下来：“我知道我身材不好没有资格穿那种睡衣，你就别再嘲讽我了。”

萧子靳点点头，牙齿咬得更响了。

又笨又迟钝的女人，他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她居然还在这里傻得像根木头。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女人，无趣！”萧子靳掀长的身体往被窝里面一滑，不再搭理她。

沈雨荨呆呆地站在原地，却怎么也弄不懂他为什么这么说。

无趣？是在说她么？第二天早晨，何玉娇一看到沈雨荨从卧室里面走出来，便一把将她拉到自己的卧室，将她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番后追问道：“怎么样？那睡衣你穿了没？”

“穿了。”沈雨荨有些烦躁地敷衍了一句，转身想要摆脱她的盘问。何玉娇却将她拉了回来没好气道：“你先别急着走啊，后来怎么样？萧子靳他碰你了没？”

沈雨荨扫视了一眼何玉娇两眼放光的模样，实在不忍告诉她自己昨晚不但没勾引上萧子靳，还被他批评了一番。

何玉娇兴冲冲地添了句：“怎么样？一定碰了对不对，如果那样都不碰你的话那我还真得怀疑他是个GAY了。”

嗯，确实是的。

如果她说萧子靳没碰她，那还真说不过去，除非他是个弯的了。

只是……要她说谎骗母亲说昨晚跟萧子靳做了，她也确实是说不上口啊。

她的沉默已经很好地给了何玉娇‘答案’，何玉娇兴奋地一拍手掌：“太好了，但愿一举得男。”

什么嘛，沉默并不代表着默认好吧，沈雨荨无奈地摇摇头，她这位母亲已经开始走火入魔了，没救了。

何玉娇从卧室走出去的时候，刚好看到萧子靳穿戴整齐地从小卧走出来。双眼泛笑，何玉娇热情地迎上去：“女婿，昨晚睡得好么？”

“很好，谢谢妈。”萧子靳整理了一下袖口说。

“睡得好就行，来，快过来吃早餐。”何玉娇拉着他往餐厅走去，同时扬声冲屋内喊了声：“雨荨，快过来吃早餐，上班要迟到了。”

沈雨荨实在没脸面对萧子靳和母亲大人，她应了声，磨磨蹭蹭地往餐桌上走去。

果然，她一靠近便看到她那位二货母亲一边给萧子靳夹吃的一边笑盈盈道：“来，多吃点东西补充一下元气，昨晚一定累坏了吧？”

“妈——！”沈雨荨气急败坏地唤了声。

何玉娇瞟了她一眼，笑得更加欢乐了：“瞧这丫头，还不好意思呢。”

餐桌上的二人相视一眼，萧子靳脸上没有多少表情，沈雨荨则有种找个地洞钻进去的强烈想法，实在是太丢脸了！

她偷着又看了萧子靳一眼，心想他肯定还在生气，像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看得出来何玉娇是故意在设计他的？而她好像听谁说过来着，萧大少一向最讨厌对他耍心机的人了。

她胡乱地吃了几口便从餐桌上站起，对小梓恒道：“梓恒，快点吃，姐姐送你去学校。”

小梓恒捧着碗，两眼巴巴地望着萧子靳说了一句：“我可不可以要姐夫送我去学校？”

萧子靳抬眸望向他，小梓恒立马冲他萌萌地一笑：“姐夫最好了。”

“为什么要姐夫送？”萧子靳问。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姐夫啊，我们张老师也说姐夫长得很帅又很有才华噢。”小梓恒很单纯地将学校老师和家长们对萧子靳的欣赏说了出来。

“那个……不行的。”何玉娇呵呵笑着说：“姐夫和姐姐要赶回去上班，没时间了，妈妈送你去学校。”

虽然她看得出来萧子靳有怀疑小梓恒身份的迹象，但能够尽量减少他们两人独处的机会还是要尽量减少，省得他大少爷一个拗不住家人的怂恿又同意去验DNA了。

小梓恒‘哦’了一声，满脸都是失望。

沈雨荨看着小梓恒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又看了看脸色平静的萧子靳，如果萧子靳心情好的话她倒是可以请他送一下的，毕竟幼儿园就在回市区的路口，并不耽误他上班的时间，可是……。

一想到他可能还在为昨晚的事情生气，她就没勇气开这个口了。

就在她走到小梓恒身边坐下准备安抚他几句的时候，萧子靳突然出声了：“没关系，反正顺路。”

沈雨荨没料到他会答应小梓恒的要求，微讶之后便是质疑，他不是不喜欢梓恒么？为什么那么好还答应他的小请求？

不会是为了去见那什么张老师吧？想到这个，沈雨荨的心情便有些沉沉的。

不过，看到小梓恒脸上笑开了花的样子，她还是蛮感激他的。

萧子靳视线落在她的脸上：“赶紧准备出门。”

“噢。”沈雨荨点头，起身回房去了。

她换好衣服，回身发现何玉娇神经兮兮地走进来，以为她又要玩什么花招了，正想把她推出去何玉娇却问：“雨荨，萧大少爷有没有再提要验你和梓恒的DNA？”

“没有啊，怎么了？”沈雨荨不解地问。

这么些日子来萧家人的心全系在萧泽飞身上，谁也没有再提私生子的事情了，萧子靳更是一句都没有再提过。

她突然想起昨天上午萧子靳随口说出的话，他说他同意验DNA不是因为怀疑她，而且为了帮她洗清冤屈，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不证明他并没有怀疑过自己，她也终于可以消消气了。

何玉娇又问：“那他有再怀疑你么？”

“应该没有吧。”沈雨荨扫视了她一眼：“妈，你很担心这个？”

“呵呵，也不是很担心，就是不希望他用怀疑的眼光看你。”何玉娇稍稍放下心来：“行吧，没有怀疑就好了，你好好怀孕安胎吧。”

“说什么哪。”沈雨荨无语横了她一眼，迈步往卧室外头走去。

两人一起将小梓恒送到幼儿园门口后，小梓恒还是希望萧子靳能送他到教室里面，看着一大一小两个往里走的背影，沈雨荨无奈地摇了摇头，她家这位宝贝弟弟彻底被萧大少爷勾引了！

不过……这么远远地看过去，她居然觉得那一大一小两个背影看起来蛮和谐的，看着就像父子一样。

第 062 章 接吻都能开小差？

沈雨荨被自己突然的错觉吓了一跳，忙收回目光不敢再胡思乱想了。

都怪她那位世俗的母亲大人，一天到晚在她耳边念叨着怀孕生子的事情，害她刚刚居然有了种想为萧子靳生个像梓恒那么可爱的孩子的想法。

萧子靳回到车上时，一眼就看到她晕染着一层薄红的小脸，挑眉问道：“车上很热？”

“不，不是。”沈雨荨摇头，现在是冬天怎么会热？她侧头打量着他，吐出一句：“张老师漂亮么？”

萧子靳微讶，扭头看着她：“挺漂亮的啊，你没见过么？”

“切……。”沈雨荨撇撇嘴，转过脸去。

其实也就有一点点漂亮吧，哪里挺漂亮了，甚至都没有梁温柔漂亮呢。车子停在医院门口时，沈雨荨看了一眼时间扭头对萧子靳道：“时间有些来不及了，不过还是要开慢一点。”

她想说反正你是老板，不用被扣工资，可即将出口的话却被她吞了进去，她担心萧子靳又会觉得她是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萧子靳点了一下头，瞧着她：“晚上回萧宅吃饭，我来接你。”

“好。”沈雨荨点头。

“还有，泽飞的主治医生我已经帮他换掉了，你没事别在他面前瞎晃。”

“谁在他面前瞎晃了。”沈雨荨无语地低咕一声，随即抬眸望着他：“还有么？”

“把梓恒的学校换到御临幼儿园来。”

“为什么？”沈雨荨讶然。

让小梓恒转学？她还从未想过呢，毕竟市区这边的学费比在西郊那边贵了一倍不止。

萧子靳凉凉地瞅了她一眼：“御临幼儿园的老师比较漂亮！”

沈雨荨无语，意识到他这么说大概是跟她刚刚问张老师漂不漂亮有关后，才笑了笑说：“我知道御临花园对面那家幼儿园有不少男老师，要不送那里去？”

“你敢？”

“我哪敢。”沈雨荨正了正身体，语气正经了不少：“不过我觉得梓恒现在只是幼儿园，在哪上都无所谓，我毕竟是要上班的，请保姆又各种不放心，让他留在城西上的

话我妈多少可以照顾一点。况且……以后我俩要是分开了，我还得再帮他转学，这样对他不好。”

“我已经把我们旁边那套房子买下来了，以后你妈和你弟弟就住在那里。”

“啊？”沈雨荨再度震惊，他居然把旁边那套房子也买下来了？而且还要给她母亲和弟弟住？

“这样你以后就不用总往城西跑了，我也不用这么累。”萧子靳说：“况且，当初爷爷说得对，既然你已经是我们的萧家的媳妇，就没理由再让你妈她们继续住在那种地方，不然萧家面子上过不去。”

“至于转学的事情，我想三五年内是用不着的，这个你可以不必担心。”

噢，原来是这样！

既然他这么说的话，那她也就接受恩惠接受得心安理得一点了。

不对，他刚刚说什么来着？三五年内用不着转学？意思就是三五年内他都不打算放过她？

“三五年？”沈雨荨无奈地瞅着他：“那么长的时间里你就不担心我会爱上你，缠上你，最后撵都撵不走？”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萧子靳若有所思地想了想：“不过没办法，等我坐稳这个位置至少得三五年，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喂！萧子靳你要不要脸啊！”沈雨荨气急败坏地指住他：“我说笑的哪，你真以为我会爱上你？我又不是受虐狂会爱上你这么个又霸道又冷酷的大男人。”

萧子靳双眼微眯，危险的光芒隐隐乍现：“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爱上你、缠上你，因为这辈子都不可能！”

“是吗？那么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主见、听话、又不冷酷的？”

“没错。”沈雨荨随口应了一声。

事实上谁会喜欢没有主见的男人啊，她当然不会了，不过是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她才这么说的。

萧子靳点点头：“好，我知道了。”

他知道什么了？连她都不知道好吧。

车锁‘嗒’的一声响，她知道是他在赶人了，如是推开车门下车。

身后响起他不咸不淡的声音：“生气归生气，别忘了我刚刚跟你说的话。”

沈雨荨掀起唇角笑了一下，不理他，加快了往医院里面迈去的步伐。不用做萧泽飞的主治医生，沈雨荨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多了，连心情都变得大好起来。

当然，心情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她和萧子靳的关系总算是缓和了一些了，原本以为他会对昨晚她试图勾引他的事情生气的，还好没有。不但没有生气，还要把梓恒接到市区来住。

虽然他的理由是为了萧家的名声，但她还是挺感激的。

前往手术室的时候，她意外地在走廊上遇见了唐晓，唐晓打量着看起来心情不错的她，唇角掀起一抹嘲讽：“心情不错嘛，是不是又跟我老公暗通款曲了？”

沈雨荨脸色一沉，不悦道：“唐小姐，我接下来有一场很重要的手术，不想被你影响了心情，所以也不打算跟你吵。”

“那么你说，你为什么不敢再担泽飞的主治医生？难道不是因为心里有鬼么？”

“不是因为心里有鬼，是因为心里有人了。”沈雨荨有手指了指自己心脏的位置：“唐小姐你听清楚了没？我心里已经有了别的男人，再也容不下你那位爱玩出轨的老公了。”

沈雨荨说完，从她身侧迈过快步往手术室的方向走去。

唐晓笑了笑，转身冲走廊转角处的萧泽飞扔去一句：“听到没有，她的心里早就没你了，你却对她旧情复燃。”

萧泽飞坐在轮椅上看着沈雨荨远去的背影，脸色极其难看。

唐晓往他跟前迈了几步，俯视着他：“用你的脚指头想想也应该知道，萧子靳不管哪一方面都比你优秀，她现在活得风声水起的，有什么理由会放弃萧子靳跟你重归于好？”

“给我闭嘴！”萧泽飞恼怒地冲她吼了一声。

唐晓嗤笑一声：“怎么？我说得不对？”

“雨荨她不是那么容易变心的，我比你了解她。”萧泽飞说完，从轮椅上站起快步往走廊的另一边走去。

唐晓愣了一下，忙跟上去：“泽飞你干什么？医生说你最好不要乱走动，赶紧坐回轮椅上去……。”

“你不要跟着我！”萧泽飞转身冲她吼了一声，直接把她吓退在原地。其实今天只是个很小的手术，沈雨荨刚刚那么说只是为了找个理由摆脱唐晓罢了。

手术不用一个小时就做好了，将病人安顿好后，她一回到办公室便听到萧泽飞不见的消息。

萧泽飞不见了？这是个什么情况？她拉过一个正在帮忙找人的小护士问道：“怎么回事？萧先生怎么会不见了？”

小护士摇头：“我也不知道啊，突然就跑没影了。”说完便转身继续找人去了。

沈雨荨想了想，虽然她跟萧泽飞之间的关系尴尬，但他现在正处在伤口恢复期，就这么乱跑的话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而且这个时候的他也不适合乱跑，应该平和地躺在床上休息才行。

她最终决定还是去帮忙找一找的好，省得出了事故。

医院那么大，想找个人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沈雨荨虽然在这里上班有几个月了，但对这里的楼层结构并不是很了解。

在找人的过程中，她居然好死不死地又跟唐晓撞了个正着。

看着火冒三丈的唐晓，沈雨荨本能地想要转身绕道走。唐晓却在这个时候快步冲了上来，扬手便往她脸上扫了过来，口中骂道：“都是你害的！”

沈雨荨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她又要对自己动手了，她迅速地往旁边一躲，适时地躲开她的巴掌。她顿时也火了，瞪着她没好气道：“唐小姐你有病啊？动不动就打人？现在是我俩打架算账的时候吗？萧泽飞的死活还管不管了？”

唐晓气呼呼道：“如果不是你，泽飞怎么会跑不见？”

“既然是因为我跑不见的，那我更应该去把他找回来啊，你不帮忙就到一边凉快去，别妨碍大伙找人！”沈雨荨撇下她，转身继续找人去了。

唐晓瞪着她迅速离去的背影，气得浑身颤抖。

眼下她最着急的不是萧泽飞不见了，而是萧泽飞居然为因为沈雨荨玩消失，着急早已经被气愤替代，自然也没心思去找人了。

沈雨荨刚从唐晓面前走开，口袋里面的手机突然响起两声‘嘀嘀’的声响，她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看到是萧泽飞发来的时候立马点开讯息。下一刻，被手机屏幕闪现出的相片吓了一跳。

那是一只正在割腕自杀的动图，血水正源着伤口往下滴落。

沈雨荨被吓坏了，怎么也没想到萧泽飞会有轻生的念头，她颤抖着双手发过去一条信息问他在哪。

还好，萧泽飞很快便回了她信息，告诉她自己所在的位置。

当她跑到萧泽飞所在的楼层露台，看到他完好如初地站在护栏边上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轻吐口气后大跨步地迈了过去，一把将他藏在身后的左手拉了出来。

他的手腕完好，丝毫没有割过腕的痕迹，她又抓起他的右手看了一眼，同样没有伤口。

“你……。”她气结地甩开他的手，抬眸瞪着他。

他居然敢戏弄她？害她以为那图片上的手是他自己的，害她紧张得心都快跳出喉咙了。

看到她生气，萧泽飞却满意地笑了：“明明还是很关心我的，却非要装出一副不再爱我的样子，有意思么？”

“萧泽飞——！”沈雨荨气愤又无奈地唤了声，语气几欲哀求：“你到底想怎样啊？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你才会明白，咱俩已经男婚女嫁，再也没有可能了，求求你别再这么幼稚这么纠缠好不好？”

她刚刚才在唐晓面前说自己跟萧泽飞是清白的，这会却被萧泽飞骗到这里，要是让唐晓看到肯定又会以为她在偷偷跟萧泽飞约会，又会狠狠地骂她打她一顿了。

摊上这样的事情，当真是无奈啊！

“我承认当初我是受了唐晓的蛊惑才跟你分手的，现在我已经后悔了，我想和你重新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你也根本不爱我大哥，明明不爱为什么要勉强在一起？你忘了当初我们是怎么相爱的了么？你不是那么容易移情别恋的人，你一定没忘的对不对？”

“不对，你说的都不对，我已经忘了，全忘了。”沈雨荨一步步地往后退着：“萧泽飞，当初爱上你是我的错，我不该爱你不该跟你在一起的，我向你道歉还不行么？求你放过我……。”

沈雨荨急得快哭了，萧泽飞却觉得她是因为伤心而哭，心里一疼，往前一步将她揽入怀中：“好了，你别说了，我都懂。”

“你懂个屁啊！”沈雨荨气得粗话都出来了，一把将他推开。

萧泽飞原本身体就不好，被她这么一推疼得眉头皱了一下，一只手扶着心口道：“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之前要答应我考虑跟我走，为什么要在乎我是不是割腕了？”

“我是医生，关心每一个病人是我的责任。”沈雨荨发现他脸上的难受，担心他病情恶化，不得不尽力压抑下怒火，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跟他说：“泽飞，之前因为你才刚醒，我担心影响到你的情绪波动所以才答应考虑的，其实这并不是我的真心话，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复合。真的，别再偏激了，好好养病好好跟唐晓在一起吧，你这么一闹家里人肯定又要担心了。”

为了尽快摆脱他，她说完这句后立刻掉头准备往回走，却在回身的时候被眼前赫然出现的两个人影吓了一大跳。

居然是萧子靳和唐晓？他们两个是什么时候上来的？她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完了，她跟萧子靳的感情好不容易才缓和了一些，又被他看到了这样一幕。

也怪她自己笨，明知道萧泽飞失踪的消息肯定会传来萧子靳的耳中，明知道他一定会到医院来，她还傻傻地上了萧泽飞的当。

看着萧子靳那面无表情的样子，她就知道他肯定是生气了。

还有唐晓，她眼里那杀人的目光，一定也是针对她的。

萧泽飞刚开始还是有些畏惧的，但畏惧过后立刻鼓起勇气说：“大哥，唐晓，既然大家都在场了，不如咱们今天就把话挑明白了说吧。”

“你想说什么？”萧子靳漠然地问了一啼。

“大哥你何必装傻？”萧泽飞一本正经道：“我和雨荨是真心相爱的，之前跟她分手是因为受了唐晓的蛊惑，相信梓恒是她藏起来的私生子。现在我已经知道错了，我要弥补自己之前所犯下的错误，所以……希望你能成全我和雨荨，让我们重新在一起。”

唐晓气得鼻子都歪了，恨不得立刻杀了沈雨荨。

沈雨荨知道自己解释再多也没用，垂着头不说话。

这段时间来跟萧子靳之间总是状况不断，这会又出了个缠人的萧泽飞，她真的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了。如果萧子靳这会点头成全了她和萧泽飞，她肯定会伤心，但更多的是解脱，终于可以从萧家解脱出来了。

她当然不会和萧泽飞在一起，永远都不会，她会选择离开，离萧家的这两个男人远远的。

沉默许久，萧子靳终于开口了，凝视着他道：“泽飞，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问过雨荨和唐晓同意么？”

“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只是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罢了。”萧泽飞说。

“真心话可以说，但做的话是不是要多替别人考虑一下？”

“我怎么没有替别人考虑？我知道你跟雨荨没有感情，我跟唐晓也没有感情了，既然没有感情为什么不能和平分手？”

“萧泽飞……你说的这是人话么？”唐晓气得眼圈都红了，愤愤地瞪着他，当初如果不是萧泽飞定力不够上了她的床，又怎会有今天这样的姻缘？

“我说的是实话。”萧泽飞道：“我已经厌倦了谎言和欺骗了，我要跟你离婚。”

“离婚？你休想！”唐晓不服气道。

“我一定要……。”

“够了！”萧子靳打断萧泽飞即将出口的话，冷眼瞧着他：“就算唐晓同意，那也得先问过我和雨荨同不同意。”

“大哥，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的，你已经有萧氏了不能再霸占着雨荨不放。”

“很好，如果雨荨同意我现在就放你走，但我警告你，如果荨不同意，你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别再纠缠她。”萧子靳咬牙说道。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沈雨荨的身上，萧泽飞更是欣喜得重新绕到沈雨荨跟前，双手抓着她的肩膀道：“雨荨，大哥已经同意成全我们了，我保证我以后会对你好的，咱们重新在一起吧。”

沈雨荨看着他，轻轻地笑了一下。随即目光越过他的肩窝扫向萧子靳，与他目光相迎。

“快说啊，你同不同意跟大哥离婚？”萧泽飞迫不及待地催促道。

难得萧子靳松口，他可不想就这么错过机会了。

沉默半晌，沈雨荨终于开口了：“如果萧大少爷同意，我就同意……。”

“真的，太好了！”萧泽飞没等她说完便欣喜地打断她，一旁的唐晓气得差点吐血。

沈雨荨却接着说：“……但我不会跟你重新在一起，我会离你们远远的，这辈子都不再与你们萧家的男人见面！”

说完，她一把挣开萧泽飞的双手转身便走。

“雨荨……。”萧泽飞急忙追上去想要拉住她。

“别跟着我！”沈雨荨突然停下，回身瞪着他的同时手臂一挥指住护栏外头：“再碰我一下，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她的冷烈、她的怒火成功地地震住了萧泽飞，也成功地使他停住脚步。

她重新转身，没有再看谁一眼地迈步往里面走去，经过萧子靳身边的时候，她的手腕被人抓住，她无声地挣扎，却被他握得更紧。

“放开我……。”她气出了眼泪。

“我不是不要你，只是想成全你。”萧子靳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既然你不想跟

泽飞复合，那就好好跟我过，咱们还和昨晚一样和平共处。

他不知道她的泪水为何而流，但他隐约可以感觉到，她哭是因为他的放弃。

但愿她不想回到萧泽飞身边不是因为唐晓的缘故，而是她真的已经不爱了。

沈雨荨含泪望着他，他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不是因为不要她才放弃的？真的可以像昨晚那样？

昨晚……昨晚她和萧子靳之真实是难得地和平共处，在城西那个小小的屋子里，他们中间没有萧泽飞，没有梁温柔和唐晓，不用猜忌和怀疑。既然是她和母亲设计了他，他也没有生气。

这样的日子确实是挺让人向往的，只是……在回到众人跟前后，他们还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吗？

“我可以选择不么？”她问。

“不可以。”萧子靳毫不吝啬地展现了他的霸道。

他牵过她的手掌，抬头冲脸色难看的萧泽飞道：“你也看到了，这是雨荨自己的选择，所以别再怪我这个做大哥的不成全你。”

“大哥，我……。”

“好了，什么都不必说了，赶紧回病房休息去吧。”萧子靳拉着沈雨荨离开露台，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沈雨荨被他拉着走，脚步有些跟不上地一绊一绊的。

萧子靳感觉到她的不适应，主动轻慢了脚步。

直到将她拉到地下车库的车上后，他才终于松开她。

沈雨荨扫了一眼车窗外，有些情急：“你带我到这里来做什么？我还要上班。”

“放心，我会帮你请假的。”萧子靳倾身，用一只手掌撑住她的脸庞往这边一扳，蓦地吻住她的唇。

这突如其来的吻将沈雨荨吓了一跳，她不自在地偏了一下小脸，此时此地此景实在不适合与人接吻，况且她身上还穿着工作服呢。可是一如往昔般，萧子靳根本就不给她挣脱的机会，舌尖轻巧又霸道地探入她的口中，强势地掠夺起来。

这是他发火的征兆，萧大少爷又发火了？

明明该发火的是她，该伤心的也是她啊。

虽然是假夫妻，可这么随意就把她推给萧泽飞了，她还是很难过的，毕竟她的心里早就偷偷藏了他。

有一种爱是无法启齿的，因为成功的希望太少，她也一直在努力地控制自己，只可惜越是控制自己对他的依赖和喜欢就越是强烈。

他惩罚性地用牙齿在她的唇上咬了一下，她疼得倒吸口气，愤愤地将他推开：“你属狗的么？”

“我属什么你不知道么？”萧子靳欣赏着她艳红水润的唇，不舍地重新低头吻了一下。

“你咬得我疼。”她说得有些委屈，那份委屈是从刚刚就有的。

“疼了才能找记性。”萧子靳终于松开她，身体往后一抽睨着她：“我的态度全在刚刚那一吻中了，现在该轮到你解释了。”

他的态度全在刚刚那一吻中？他的什么态度？

刚刚她只顾着胡思乱想并没有太留意这个吻，也没有读懂他的意思。

“什么态度？”她问。

“接吻都可以开小差，难怪把情趣睡衣扔在床角也不懂得穿上它，你真的是女人么？”

沈雨荨无语，敢情他昨晚说她不是女人指的是她把情趣睡衣扔床尾啊？害她还以为他是在为她有心引诱他而发火呢。

想到那套性感得等同于没穿的睡衣，她就觉得脸在火辣辣地烧。

为了避开这个尴尬的话题，她如是改口问：“你要我解释什么？”

“你说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沈雨荨低下头去，故意装傻，其实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萧子靳指的是她跟萧泽飞在一起的事情。

“是真的不知道么？那我就说直白点好了，你和泽飞为什么会跑到那么隐蔽的露台去？”他的手掌再度伸向她，托起她的小脸迫使她抬头与自己对视：“你忘了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话？还是故意在挑衅我的耐心？”

“我没有。”沈雨荨摇头：“我是被他骗上去的。”

“骗？”

“是啊。”担心他不相信自己，沈雨荨慌忙拿出手机将刚刚萧泽飞发给他的动图点出来给他看，并在一旁解释道：“当时我一看这图，以为是在割腕，吓得赶紧往楼上跑去一时间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说到后面，她的声音变得有些嗫嚅，她知道萧子靳一定会说她笨，而她确实也是挺笨的。

萧子靳掀起眼睑扫了她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地在她的手机上操作了几下。

“你在做什么？”她伸着脖子问。

不会是要把她的手机系统卸了吧？那她以后还怎么用？

她看到萧子靳将萧泽飞的微信从她的软件上删除，又点开通讯录将他的电话号码拉黑，然后才将手机递还给她：“这样子就清静了。”

见她翘着张小嘴，萧子靳眉头一挑：“怎么？舍不得？”

“不是。”她忙摇了一下头。

这样挺好的，把萧泽飞的通讯方式都删了，就是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让已经接近疯狂的萧泽飞死心呢？

她抱着手机，有些郁郁地叹了口气：“真没想到萧泽飞是这种人，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他了呢？”

“他是我弟弟，我不想在背后说他坏话。”萧子靳说，意思很明显，他并不想聊这个话题。

可是沈雨荨却略表担心地问：“对啊，他是你的弟弟，性格应该极其相似才对，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也这样呢？”

“你指的是什么？”

“出轨，又回过头来纠缠。”

“你放心，我这个人有自己的原则，出轨了就绝不再吃回头草。”

沈雨荨抬头瞪住他，目光既然也有了杀人的光芒，这个臭男人，想让他说点好话就那么难么？

萧子靳仿佛没有看到她的不满，抬手在门锁上摁了一下：“我还有事，你赶紧回去上班吧。”

这么毒舌的男人，沈雨荨也不想再与他多呆下去，推开车门便下了车子。

“等一下。”萧子靳叫住她。

沈雨荨俯下身来，隔着车窗扔给他一句：“离萧泽飞远一点，我知道啦，罗嗦！”说完，她转身快步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萧子靳冲着她的背影摇摇头，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凝重起来。

虽然萧泽飞变成现在这样很欠抽，可毕竟是他的亲弟弟，他心里还是挺担心的。只希望他能尽快醒悟过来，尽快回复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上去。王素一听说萧泽飞要离婚，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怒目圆瞪：“你说什么？泽飞要跟你离婚？”

唐晓点头，又气又急地摸了一把眼里的泪水：“他说他要跟沈雨荨复合。”

“还要跟那个女人复合？那个女人有什么好的？”王素恼火地叫嚣着，她好不容易才让儿子摆脱沈雨荨，娶了个门当户对的千金，这婚礼还没办呢就要离婚了？

顿了一下，她将矛头指向唐晓：“还有，你就任由她离吗？你当初不是挺有手段留住他的吗？”

“妈……我也不想的啊。”唐晓故意哭得更伤心了：“我那点手段哪里比得上沈雨荨那个女子啊，她比我会装，比我了解泽飞比我会讨他开心，表面上跟大哥恩恩爱爱的，私底下却跟泽飞牵扯不清，还故意在泽飞面前造谣我跟别的男人有一腿。泽飞又是那种摇摆不定的人，被她这么一勾引立马就上钩了。”

她的话，果然让王素气得差点砸了手中的茶杯，几乎是从牙缝里面挤出一句：“这个贱女人——！”

“妈，泽飞现在已经被她勾引得走火入魔了，你一定要好好劝劝他啊。”唐晓说：“如果不是她在泽飞面前造谣我，泽飞不会这么恨我，更不会跑出去喝酒出了车祸，还差点丢了性命。”

“沈雨荨她这是要毁了我儿子么？”王素恨恨地说：“你都会说泽飞他性格摇摆不定了，就算我今天能劝住他，难保他明天不再次被沈雨荨那个贱人勾引。”

“我想只要你和爷爷不同意离婚，泽飞是不敢真跟我离的。”唐晓眼下也只能依靠萧家的长辈来劝阻萧泽飞了，因为她跟萧泽飞之间已经剑拔弩张到了连多说一句都能吵起来的境地。

“我当然不会同意你们离婚，萧泽飞他想要娶沈雨荨那个烂女人？没门！”王素恼火地吼出这句话的时候，萧子靳和沈雨荨刚好从门口迈了进来。

第 063 章 没有理由改嫁

客厅内的二人微愣了一下，唐晓低下头去用纸巾擦眼睛，王素在扫视一眼两人后，目光落在沈雨荨身上恼火道：“你还有脸回来？”

沈雨荨把她儿子害得连命都没了，她当然不会再像以往一样故意给她装笑脸。

沈雨荨看到唐晓还有她那哭哭啼啼的样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看王素那么火大的样子，这女人刚刚应该把她说得挺恶劣。

萧子靳倒是显得很平静，揽着沈雨荨往里走了几步后问道：“小妈你怎么了？怎么那么生气？”

“你说呢？”王素见他揽着沈雨荨，气得更加火冒三丈：“萧子靳，你把这个祸害娶回来也就算了，就不能让她离我家泽飞远一点吗？你自己甘心戴绿帽，给人当后爹是你的事情，既然把她娶回来了就应该好好调教，好好管束。别让她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一边跟你故作恩爱一边又跟泽飞暗通款曲，你想害死我家泽飞么？他可是你的亲弟弟啊！”

王素这一通控诉下来，沈雨荨只觉得有些晕，这么多罪状她甚至都不知道唐晓是怎么编出来套在她头上的。

不过眼下说再多无益，王素不会相信她。

她抬头望向萧子靳，轻声说：“既然爷爷不在家，我们还是走吧。”

“你跑什么？今天必须在这里把话说清楚！”王素冷着声音道。

“小妈，别对雨荨这么凶。”萧子靳皱眉，道：“她没你想象的那么坏，也没有想害死泽飞，是泽飞一直放不下过去。”

“呵，你的意思是……是我家泽飞缠着她不放了？如果她检点一点，不随意勾引泽飞给他希望，他会想到跟唐晓离婚么？”

萧泽飞居然真的想离婚？沈雨荨微讶过后是无奈，这真不是个好结果。

她以为萧泽飞只是随口嚷嚷了事的，没想到真有这种想法，如果他跟唐晓离了婚那不是要将她纠缠的更紧？光是想到那样的光景她就觉得有些微微的恐惧。

萧子靳又说：“雨荨她现在是我的妻子，她没有理由去勾引泽飞，也没有理由改嫁给泽飞。”

“你……什么意思？”王素脸色一白。

“小妈，我没什么意思，只是在阐述一些事实。”

他没什么意思？可听在王素耳中意思可多了，他是在告诉她，他比她的儿子优秀比她儿子有权势，所以沈雨荨没理由会放弃他改嫁给她的儿子么？

呵！口气还真不小！

“小妈，还有唐晓，以后还得劳烦你们多劝着点泽飞，多管束着点他。让他早点醒悟过来，也让他明白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再纠缠就会显得很没意义，而且还伤人伤己。”

唐晓愤愤道：“明明是沈雨荨她自己答应会跟泽飞走的，也是她在泽飞面前造谣我跟别个男人的事情，她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拆散我和泽飞么？”

“我没有！”沈雨荨终于开口了，盯着唐晓道：“我说了我从来没有在萧泽飞面前说过你跟别个男人的事，唐晓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才够啊？你以为我像你一样么，什么谎言都编得出来。”

况且她跟康文豪之间还是事实呢，就算她跟萧泽飞说了也不过份吧？就当是报她造谣自己藏私生子一仇了。

“说多少遍我都不信，你就是巴不得我跟泽飞离婚！”唐晓道。

“自己拴不住自己的男人却跑来怨别人，这句话不是当初你跟我说的么？现在我把它送还给你！”沈雨荨咬了咬牙道：“我再说一遍，我现在对萧泽飞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能留住他就留，留不住别怨到我头上来。”

沈雨荨说完，转身便往大门口走去。

萧子靳自然也没有多留，转身之时对王素最后说了一句：“小妈，泽飞和雨荨是怎么分手的你应该心里有数，雨荨从来都只有挨欺的份，没有害人的心。您一把岁数别因为某些人几句扇动的话就乱了方寸，失了分辩能力，把大伙搞得不得安宁。”

“我尊敬你是长辈，也看在你是父亲合法妻子又是泽飞亲生母亲的份上不想追究过去、更不想与你新生分歧，所以也希望你能够对雨荨好点，毕竟家和才能万事兴。”说完，他转身跟了出去。

客厅内宿静了一阵，唐晓偷偷看了一眼脸色刷白的王素，小心翼翼地问道：“妈，大哥他什么意思啊？什么过去？”

王素稍稍回过神来，脸色从刷白变为铁青地冲她吼了一句：“你问那么多做什么？好好管好伺候好自己的男人就行了。”

唐晓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一吼吓了一跳，立马变得委屈起来：“妈，你怎么也这么说。”

“难道不是么？沈雨荨已经口口声声说她对泽飞没兴趣了，泽飞却像个傻子一样巴

望着她，这难道不是你这位做妻子的责任？”

“就算沈雨荨对他没兴趣，她为了报复我和泽飞也会故意想法子拆散我们的啊。”唐晓心塞地说。

王素深深地吸了口气，缓和了一下语气对她说：“唐晓，不是我说你，你知道泽飞为什么喜欢沈雨荨，就连分手了也还要追回她吗？因为沈雨荨活泼开朗、性格温顺但不懦弱，她和泽飞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跟泽飞吵过架，甚至还总是把泽飞逗得心情极好。”

如果不是沈雨荨的出身那么低，王素还是挺喜欢她的，只是后来一心想要拆散她和泽飞，又听唐晓说她藏了私生子后才对她越来越恶劣。

见唐晓的脸色极其难看，王素接着语气心长道：“男人和女人一样是需要哄的，不能每次一有什么事情就只顾着吵架，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越吵越伤，越吵感情越远。如果每次吵架之前你能让他一步，脾气放低一点哄哄他，他至于对你变心么？”

唐晓家里虽然算不是特别富有，但也算是从小娇生惯养出来的千金小姐，从小都是别人哄着她的，就连以前跟沈雨荨做好朋友的时候也是沈雨荨在哄着她，何曾去哄过别人？

虽然萧家财大气粗，地位远比唐家高，可她实在做不到像个女佣一样哄着萧二少爷，她还想要人哄呢！原本是回家吃晚餐的，结果晚餐没吃成还挨了一顿侮辱，沈雨荨只觉得心里郁闷至极。

萧子靳将车子停在路口，侧头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正靠着椅背静静地注视着车窗外头。他捏了捏握着方向盘的双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来缓和车厢内的气氛。

感觉到车子停下，沈雨荨终于动了动身体，轻声道：“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为什么这么说？”

“从来只有挨欺的份。”这话是他刚刚说的。

“难道你想做唐晓那样的人？”

“当然不是。”沈雨荨无奈地吸了口气，道：“那天在康氏大楼我确实看到她跟康文豪在一起亲吻了，可我发誓除了你之外真的没有再跟第二个人说过了，更不可能跑去跟萧泽飞说。那时我就在想，反正我这辈子不可能再跟萧泽飞在一起了，他爱娶谁娶谁，我无所谓。”

她抬眸盯着萧子靳，道：“我是不是很傻？我当时就应该把她这件事情抖出去的，就像她侮辱我藏有私生子一样当众揭穿她。狠狠地报复回来，才是正常人该有的思维吧。”

“没错，正常人都会是这种思维。”萧子靳点头。

“看来我果然很笨。”她挫败地垂下头去，如果她能聪明一点，强势一点，又怎会落得今天这种被唐晓指着骂的境地？唐晓她连进萧家大门的机会都别想有了。

“知道泽飞为什么一直纠缠着你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太笨了。”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在夸你呢。”萧子靳伸手在好怕后脑上拍了拍。

把沈雨荨跟唐晓那个胸大无脑的女人比起来，是个男人都会选择沈雨荨的，也难怪萧泽飞会这么快就回心转意地求复合。

“我这两天不是被打就是被骂，你就不能好好安慰我几句么？”沈雨荨没好气也瞅了他一眼。

“你想要我拿什么安慰你？”

“用你那能说会道的嘴啊。”

“我试试。”萧子靳倾身，长臂绕过她的肩膀将她往自己面前一带，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当儿吻住她的唇。

沈雨荨皮瞬间石化，瞪着他突然放大的帅脸，还真是用嘴……！

她抬手在他的胸口处推了一记，含糊不清道：“不是这样……。”

“那是哪样？”萧子靳稍稍松开她，眼底带笑：“动作不对还是场合不对？还是不够热烈？”

沈雨荨无语，没等她开口红唇便再度被他吻住，微凉的舌尖滑入她的口腔，未尽的话语也在一瞬间淹没，果然比刚刚热烈了许多。

沈雨荨一时忘了挣扎，不，应该是不想挣扎，就这么顺从着自己的心意回抱着他，望着他深邃眼眸中的丝丝情欲。仿佛他这一吻，真的可以抚平她这几天受到的伤害，此刻她只想紧紧地抱着他，不管其它，不想未来。

她的唇异常水润香甜，之前好几次吻她的时候萧子靳就感觉到了，所以才会这么一次次控制不住地吻她。他不是没有吻过别的女人，可却从来没有过这种如中毒般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她和别的女人真的不一样吧。

接吻是心灵甜蜜的陶醉，亦是感情的最佳催化剂，他和她都觉得总是这样不妥，却

又总是无法抗拒彼此的吸引力。

炙热的缠绵，沈雨荨被吻得全身发麻，大脑晕乎乎的。

萧子靳似是感觉到了她的难受，用舌尖在她的唇上舔了一记，才终于恋恋不舍地结束了这个吻。

沈雨荨微微喘息着，红唇娇润，双目迷离，暮色中显得格外性感。

萧子靳慌忙退开身体，他怕自己再不从这份动人的情欲中脱离出来，会在车上即刻要了她。

“怎么样？感觉心情平衡点了么？”他的声音有些暗哑。

沈雨荨呆呆地望着他，又傻傻地答了一句：“好多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地方吃饭了？”

“嗯……我刚好也饿了。”沈雨荨其实并不饿，这只是随口胡应的一句。

“想吃什么？”

“嗯？吃……。”她想了想：“吃晚饭。”

萧子靳停住准备启动车子的动作，扫了她一眼后，倾身近距离地盯着她有些茫然的脸：“看你这神情，还沉浸刚刚那个吻中？还是没有吻过隐？”

“不，不是！”沈雨荨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呵呵干笑道：“别闹了，赶紧吃饭去，我要吃麻辣烫……嗯，就吃麻辣烫。”

“麻辣烫？”萧子靳皱眉，怎么听起来那么低端呢？

“怎么？你不喜欢吃？”

“没吃过。”

“那就试一下啊，我知道哪里有一间味道可好了，我和小元经常去吃，不过就是有点远。”小元最近怀疑了，害她也好些日子没吃过了。

“能稍稍吃得干净一点么？”萧子靳一脸的嫌弃：“我听新闻上说那东西的汤底加了上入上瘾的东西，难怪你那么上瘾。”

“大少爷，想要干净除了自己煮，不然就哪都别吃了。你以为五星级酒店的東西就干净么？新闻上也说他们的厨房比垃圾场好不了多少，你还不是一天到晚的吃。”沈雨荨撇撇嘴，扔给他一个字：“装。”

“反正我不吃。”萧子靳坚持。

“你不吃我找别人吃去。”沈雨荨作势要推门下车。

萧子靳忙将她拉了回来，沉默了片刻，才有些憋屈道：“吃就吃吧，不过只此一次。”

“哟，好委屈哦。”沈雨荨表面上嘲弄着，心底下却偷偷笑开了花，原来这们大少爷也有迁就别人的时候啊，而且那不甘不愿的样子还蛮可爱的。

接受到他含恨瞪过来的目光，她立马讨好地笑了起来：“好啦，仅此一次，以后咱们什么酒店餐馆通通都不吃，我天天给你在家做，干净又卫生。”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爱做饭的人。”萧子靳瞅了她一眼。

“你没听说过么？女人爱不爱做饭取决于她对这个男人的态度以及男人对她的态度。”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对我的态度和我对你的态度都很理想？”

“暂时还好吧，只要你不弄个老同学出来气我，我对你的态度都是很理想的。”沈雨荨笑盈盈道。

虽然她不知道梁温柔的事情算不算过去了，但以这几天他的表现来看，还是蛮不错的，特别是在她受到伤害时他一次又一次地拥护她的态度，是她最为感动的。

她偷偷看着他帅气的侧脸，唇角不自觉地泛出笑意，心里被萧泽飞制造出来的不愉快也暂时抛到脑后去了。到达小吃店里，老板娘因为跟沈雨荨是旧识，对她的态度格外热情。

对她热情完后，打量了一眼萧子靳笑眯眯道：“这是你男朋友吗？长得蛮帅的。”

“嗯，是有点帅。”沈雨荨拉着萧子靳在角落的位置上坐下，还好现在时间有那么一点点晚了，店里的人不多，也没有人认出两人就是之前没少上报的萧家人。

老板娘生性三八，跟过来一边打量着萧子靳一边笑盈盈地问：“你男朋友做什么的？工资高吧？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呃……这个嘛。”她看了一眼萧子靳，见他表情有那么一点不痛快，就知道他肯定是对老板娘的好奇心开始厌烦了。如是笑了笑，随口敷衍道：“他是做管理的，工资还行，我们目前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哇，这么好啊，难怪之前我说给你介绍男朋友时老是被你拒绝呢，原来是藏了个这么优秀的男朋友，真好！”

萧子靳抬眸瞧着沈雨荨，那目光分明在说：呵，吃麻辣烫都能吃出姻缘来，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沈雨荨知道萧子靳在这方面肚量极小，忙转移话题道：“大娘，可以去给我们弄点

吃的么？我饿了。”

“行，我这就去给你们做，平时你喜欢点的那些成么？”大娘说。

“成。”

终于把话唠老板娘盼走了，沈雨荨松了口气，抬头发现萧子靳正在盯着自己瞧，嘴角一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抱歉，她以前没这么唠叨的，都怪你长得太帅了。”

这么说他应该会高兴吧？唔，果然脸色稍稍缓和了一点。

很快，老板娘便将做好的两大碗麻辣烫端了上来，沈雨荨拿起筷子吃了一块丸子，点头赞道：“唔……味道就是比别家的好。”

老板娘看到萧子靳皱着眉迟迟不肯动筷子，猜到他在想什么，忙连声保证道：“帅哥，你放心，别看我店小，东西可都是正规渠道进货，并且至少清洗三遍以上，卫生又安全，绝对不会像某些老板那么无良的。”

有了老板娘的连声保证，萧子靳总算拿起筷子试吃了一口，这些被沈雨荨夸上天的麻辣烫实在不对他的口味。

不过看到沈雨荨那兴致勃勃的样子，再想到她刚刚在萧宅所受的气，又实在不忍心拂她的兴致，只好勉为其难地吃了起来。

“好吃吗？”沈雨荨一脸期待地问。

“好吃。”萧子靳点头，趁着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几粒肉丸子扔进脚边的垃圾桶。

吃完买单，便宜得萧子靳不敢相信，沈雨荨取笑他大少爷的生活过久了，不知外面的世事。

回到御临花园，萧子靳进书房忙工作前，交给沈雨荨一个大门密码，让她到隔壁房子去看看，顺便看看有什么需要重新布置的。

沈雨荨去了，发现屋子的格局跟萧子靳住的那间基本一致，毕竟是有钱人的房子，装修和家电都是比较贵的，基本可以直接入住。

她边看屋子边给母亲打电话，让她明天过来打扫一下卫生后直接搬进来。

电话那头的何玉娇一听萧子靳给她买了房子，而且还是沿江路的豪华大复式，喜得跟什么似的，连声答应明天一定带刘太太她们一起过来打扫卫生。

“妈，刘太太她们就算了，你自己来随便打扫一下就行，屋子住的时间不长本来就挺干净。”

“让她们去参观一下我的新房有什么不好？”何玉娇得意洋洋道。

沈雨萧无语，无处不在地显摆，还真是她的个性啊！

何玉娇美完了，沉吟了片刻后问道：“不过……怎么不是别墅啊？我女婿他那么有钱应该出手就是别墅才对的啊，这也太小气了……。”

沈雨萧受不了地翻起白眼，直接挂断电话。

因为晚上基本没有吃什么东西，萧子靳此时早已经是饥肠辘辘，看了一眼时间，才十点钟，漫漫长夜估计有点难熬。

他刚想起身去冰箱找点东西填饱肚子睡觉，诺大的双拉门冰箱却是空空如也，连颗鸡蛋都没有。

他关上冰箱门转身，意外地闻到厨房里面有食物的香味飘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吃，但他还是狐疑地迈了进去。

厨房内，沈雨萧正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筷子搅动着锅里的鸡蛋面，刚刚那香味原来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幻觉。

听到脚步声，沈雨萧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忙完了？”

“你在做什么？”萧子靳迈了进去，看着锅里的面条问。

“不是看到了么？在做面条。”

“我的意思是，你怎么会想到做面条？”

“不为什么，闲着无聊。”沈雨萧用下巴指了一记外头的餐桌：“马上好了，快去坐好。”

“确定有我份？”萧子靳看着锅里并不多的面条：“才这么点。”

这面条看起来色香味齐全，居然引得他直流口水，换成是平日里他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面条，此时看着就像是美味佳肴，看来他真的是饿坏了。

沈雨萧将一大碗面条端到他面前的时候，萧子靳看了看面条，又看了看她：“你不吃？”

“我晚餐吃太饱了，要减肥。”

“都已经是一把骨头了，还减？”

“这年头不是流行骨感美么。”沈雨萧扫了他一眼：“我提醒你一句啊，你最好少吃点宵夜，不然长成胖子我可就不要你了。”

“担心我长胖还给我做面条？”

“这不……今晚你没吃饱么？”沈雨荨道撇了撇嘴，他偷偷扔掉食物的动作虽然做得很隐蔽，可她还是发觉到了，不然也不会在刚刚抽空的时候到楼下超市去买了鸡蛋和面条上来。

萧子靳笑了笑，她也知道他没吃饱呢。

“放心，我没有吃宵夜的习惯。”他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了碗里的面条。

沈雨荨看着他，心想像他这么忙的大忙人，想要长胖应该是挺难的吧。

其实不管他长成什么样子，就算是缺胳膊断腿，以他的身价都是万千女人想要追随的对象，外表对他来说只是锦上添花罢了。何玉娇一大早就带着她那帮牌友过来帮忙打扫卫生了，打扫卫生之前还不忘到萧子靳和沈雨荨的家里突击检查一下。

当她看到沈雨荨居然还在跟萧子靳分房睡后，气得一把将她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恼怒地问道：“沈雨荨你怎么回事？干嘛不上萧子靳那屋睡去？”

沈雨荨被她这么一拽之下醒过来了，正睁着一双迷蒙的双眼扫视着她问：“妈，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房子看过了么？”

“我在问你话呢，少给我打马虎眼。”

“唉……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我跟萧子靳是假婚，没理由我自己臭不要脸地跑到人家床上去睡啊。”

“那天晚上你们不是都已经那啥了么？难道睡在一起不是理所当然？”何玉娇大概是真的被气坏了，说得有些激动：“你一个快三十的老女人了，还装什么18岁清纯美少女啊？”

“妈，我今年才25岁好吧？”沈雨荨忍不住纠正。

“25很小么？已经是晚婚了好不好？”

“行了行了，你要是没事做给我做早餐去，我要换衣服了。”沈雨荨一把将骂骂咧咧的何玉娇推出门口。

沈雨荨无语地发现，母亲大人在她面前骂骂咧咧的，在萧子靳面前却像换了套嘴脸，女婿长女婿短的围着他转，末了还笑眯眯地问道：“今晚回城西吃饭吧，我还给你做好吃的。”

“好。”萧子靳接过她非要抢过去舀粥的碗，含笑点头。

“不，还是别去了，晚上我们在外面吃。”

“外面有什么好吃的？浪费钱又不卫生。”何玉娇瞪了沈雨荨一眼，以此来警告她没事别多嘴。

出门的时候，沈雨荨有些无奈地望着萧子靳道：“你干嘛要答应我妈去城西吃饭嘛，就不怕她再灌你酒？”

“我乐意让她灌。”萧子靳说。

“你没事吧？”

“我很好。”萧子靳扫了她一眼：“怎么？你不想回去？”

“我当然得回去，我只是担心我妈她……。”沈雨荨打量着他，有些没好气道：“萧子靳，你不是故意的吧？”

“故意什么？”某人装傻。

“你明知道我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敢往城西跑，你巴不得我被迫勾引你，看我出丑是不是？”她终于悟明白这一点了，而看萧子靳脸上的那一抹坏笑就知道她猜的没错，这个臭男人就是故意的。

“你……可恶！”她愤愤地冲他吐出一句。

萧子靳耸了耸肩膀：“我可没有这么说，不过……。”他突然朝她看了一眼，语气变得嘲弄：“我那位岳母大人也枉费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大半辈子，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当真让人挺失望的。”

沈雨荨气得很想扑上去掐死他，瞧他那什么表情，说的什么话，好像就巴着她穿上那套情趣睡衣出洋相似的。

“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今天是打死都不回去了。”沈雨荨扔给他这么一句，别过脸去不再搭理他。

萧子靳早就料到她会是这种反应了，笑了笑没说话。虽然不甘不愿，但唐晓还是提着保温盒来到了萧泽飞的病房。

结果萧泽飞一看到是她，立马便冷漠地将脸别了过去，仍然一副不想搭理她的样子。

唐晓看着背对着自己的身影，咬了咬唇后，脸上绽出一抹温柔的浅笑：“泽飞，我亲手给你做了点鸡汤，你赶紧趁热喝了吧。”

如果不是唐家需要萧家的支持，她才不会这么低声下气地作贱自己，早就甩手离开了。

早知道萧泽飞是这么三心二意的人，她当初就不把心思放在他身上了，还不如嫁给萧子靳，都怪那些讨厌的传言，说萧子靳是个对女人过敏的GAY，害她白白错过了机会。

看沈雨荨拿下萧子靳的手段也不怎么入流嘛，她就不信当初如果她使点手段，萧子靳不乖乖跳到她的碗里来。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萧子靳已经娶了沈雨荨，而她也已经嫁给了萧泽飞，没理由兄弟两还玩换妻游戏啊，不然就真要成为全城的笑柄了。

想到这里，她脸上的笑容又放大了许多，声音也越发的温柔起来：“泽飞，都这么多天过去了，咱们能不能不吵架了？”

她走过去，坐在他的床边，柔软的小手搭在他的手臂上轻轻摇晃了一下：“别这样嘛，算我错了好不好？我不该跟你吵架的，我道歉还不成么？”

萧泽飞突然转过身来，冷冷地盯着她：“你还是不肯承认你跟康文豪有一腿？”

“我没有……。”

“没有他怎么会知道你屁股上有胎记？”

“……”唐晓哑言。

萧泽飞笑了：“说不出话来了吧？说不出话来就给我滚！”

“我承认我跟康文豪交往过，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过去你不也交过好几位女朋友？可过去的不都已经过去了么？有必要一直揪着它不放手么？现在我爱的是你，也已经嫁给你了，只要以后我对你一心一意的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还要介意那么多？”唐晓越说越激动，来的时候明明告诫过自己无论萧泽飞说什么都不能跟他犟的，结果说着说着还是激动起来了。

她有些无奈，却又是真的气不过。

“我只要一想到你跟康文豪的那些事我就恶心，就不想再看到你成么？”萧泽飞也激动了。

唐晓气结，咬了咬牙道：“我看你不是因为想到我跟康文豪的事情就不想看到我，是你自己先变心才找的这么个烂借口吧？当初你也说只要一想到沈雨荨给别的男人生过孩子就觉得恶心，现在怎么不恶心了？”

“因为她生孩子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造谣的！”

“你——！”

两人大大眼瞪小眼地互相干瞪着，半晌后，唐晓才点了点头：“好，就当是我造谣的吧，那么现在呢？现在的沈雨荨天天和你的亲哥哥睡在一张床上，都被你的亲哥哥玩烂了，你怎么就不觉得恶心？还一天到晚眼巴巴地想要跟她复合？”

“你给我闭嘴！”萧泽飞抓起手边的枕头砸向她：“不许你再侮辱雨荨！不许你再伤害她！”

唐晓迅速地往旁边一偏，枕头砸在地上，她更加火大了：“恼羞成怒了？我说的是

事实，沈雨荨她现在不但人是萧子靳的了，连心都是他的。你知道那天她怎么说的么，她说萧子靳比你优秀比你有权有势，她没有理由跟萧子靳离婚跟你复合，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就算不能跟她复合我也不会跟你过下去，你给我滚！滚得远远的！”萧泽飞被她刺激到了，激动得顾不得自己还在打着点滴，扑腾着从床上滚到地上。由于动作过于急切，是实实在在地从床上栽倒在地，震得他原本就不太舒服的胸腔一阵痛楚袭来。

见他缩在地上颤抖，唐晓有点被吓到了，怔了一怔后慌忙跑到床头摁铃呼叫医护人员过来。

萧泽飞的主治医生正在手术室里面手术，护士小姐接到呼叫后立刻转身向沈雨荨报告。

沈雨荨愣了一下，问道：“萧先生他怎么了？”

第 064 章 闹离婚

萧泽飞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不应该有什么不舒服才对，她担心这又是萧泽飞为了纠缠她而使的小计谋。

直到听见护士小姐说呼叫是萧太太拨过来的，并且挺急的后，才起身匆匆往病房那边赶过去。

她赶到病房的时候，萧泽飞仍然蜷缩在地上颤抖着，额头上满是冷汗，并不像是装的，而唐晓则手足无措地站在他的身侧不知该如何是好。

“发生什么事了？”沈雨荨情急地问，她蹲了下去，摸了摸萧泽飞的额头：“二少爷，你哪里不舒服？是胸腔里面疼么？如果是的话我得帮你转个科室。”

唐晓看着沈雨荨那紧张的样子，气得咬牙切齿。

而沈雨荨见萧泽飞说不出话来，只好转向唐晓：“二少爷他怎么了？”

“因为你从床上摔下来了！你现在满意了吧？”唐晓愤愤地嚷了一句。

几位随同沈雨荨一起来的医护人员狐疑地相视一眼，显然是被唐晓的话疑惑到了，不过此时不是好奇的时候，大伙七手八脚地把萧泽飞送到急救室去了。

在做检查的时候，萧泽飞却不知发了什么疯般突然一把将沈雨荨推倒在地上，嘴里吼了一句：“给我滚！不用你管我……你回到他的身边去吧，不要你管我……！”

沈雨荨一屁股坐在地上有点疼，不过她很快便从地上爬起，一边和医护人员一起压住他的身体一边情急道：“二少爷，你不要这样，你这样伤口会复发的……。”

“复发就复发，反正你也不是真心想管我的，既然你那么讨厌我那就离我远一点好了，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怎么不是真心想管你了？我是医生，我有责任帮助你，请你配合一点好吗？”

萧泽飞血红的双目瞪着她，都这个时候了她还在想着跟他撇清关系，他生气了，双手使尽全力地将她从自己身边推开：“去你的医生……！”

“啊……！”沈雨荨身体被他推得往旁边一歪，额头撞在架放仪器的桌子上，疼得她立马呻吟出声。

“沈医生，你还好吧？”一位小护士见她额头流血了，忙走过去扶她。

沈雨荨摇摇头，示意她去帮忙制住萧泽飞，她用手摸了一把自己的额头，居然流血了，难怪这么疼。

萧泽飞看到她流血立马停止了挣扎，随即扑腾着向她冲过去，抱住她歉疚道：“雨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弄伤你的，你打我吧，骂我吧……。”

沈雨荨任由他抱着，无奈地吸了口气，说：“二少爷，我不想打你也不想骂你，我只想求你配合一点治疗好吗？如果你真的觉得歉疚，那就乖乖回到床上躺好，求你了……。”

“好，我配合，只要你不生我的气就好。”萧泽飞点点头，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回到床上躺好。双目却一直注视着沈雨荨，并用手指着她的伤口对医护人员说：“你们先帮雨荨把血止一止。”

“我没事，不用管我。”沈雨荨摇说了句，她只想赶紧把萧泽飞的病看好，然后离开这里。

拉下来的萧泽飞果然配合，没有再闹腾一下，经过检查后也没有发现他的身体有什么大问题，沈雨荨舒了口气，让护士们把他送回病房后自己往洗手间走去。

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她看着镜中狼狈的自己，虽然伤口不是很大，但额头上被她刚刚那一抹糊得满是血。她苦涩地叹了口气，开始用水清洗额头上的血渍。

当她替自己处理好伤口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远远便听到有人在议论她跟萧泽飞的事情。

小元见她进来，拉着她走到一旁打量着她：“听说你受伤了？严重么？”

“一点点，用两块创可贴就贴住了。”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伤口。

“还有啊，你知道同事们都在议论什么么？”小元扫视了她一眼，接着说：“大家都在传你跟萧先生好上了，萧先生因为你跟他的太太吵得不可开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沈雨荨无奈地笑了一下，在唐晓说出那句话，还有萧泽飞做出那些动作来的时候，她就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会有不少八卦要在医院里面诞生了，只是没想到会诞生得那么快。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元，只轻轻地摇了一下头道：“谣言止于智者，随便她们怎么传吧。”

“这么说她们说的都是假的？你和那位萧先生并没有走得很近？”小元笑着松了口气：“没有就好，我就说你不是这种人的嘛。”

沈雨荨冲她笑了笑，转身走向办公室。

办公室内的议论声不断，她甚至听到有人说：“我听说她能进恩泰医院也是靠走后门进来的，我估计这个后门就是萧先生替她开的。”

“是么？难怪她这么容易就进来了呢。”

“内科那个田医生不是跟她一批进来的么，我听她说当时沈医生的考核在应聘者中其实算是差的，但教官最终却录取了她。”

“啊……有靠山真好，我也想要！”一位女孩说。

每个企业、每个部门都总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人和事情发生，当初在另一家医院的时候沈雨荨也遇到过，而那几个扎堆议论的人，就是平日里跟她不怎么对调的人。

虽然有别的同事在暗暗提醒她们闭嘴了，但她们却仿佛没听到般，分明是故意说给沈雨荨听的。

直到沈雨荨轻咳了一声，冲着她们笑盈盈道：“大家既然知道我有后台，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说我坏话？是觉得恩泰的福利不够好想换医院了么？”

那几位女人终于噤声了，甚至有些心虚起来。

她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只图一时口舌之瘾把人得罪了，万一人家真的一怒之下想点什么法子把她们都解聘了怎么办？

见她们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沈雨荨又是一笑：“大家放心吧，我没有什么后台，也没有能耐让医院把你们解聘，但我还是希望咱们能给彼此一点尊重，毕竟同事一场嘛。”

说完，她转身走向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坐她旁边的一位姓钟的男性医生笑嘻嘻地冲她竖起了大拇指：“沈医生果然霸气。”

沈雨荨横了他一眼，低头开始工作。下午，萧子靳打量着沈雨荨额头上的伤口，沈雨荨不自觉地往旁边偏了一下，又将刘海往伤口上拨了一点，小声咕哝了一句：“能不能别看了？看得我心慌。”

“到底是心慌还是心虚？”萧子靳拧着眉问。

“你……什么意思嘛。”沈雨荨瞧着他，心想他不会知道今天医院发生的事了吧？

说起来他会知道也不奇怪，毕竟萧泽飞是他的亲弟弟，在医院有点什么风吹草动都会有人向他报告的。

“伤口是怎么弄的？”萧子靳确实接到萧泽飞发疯的消息，但并没有人告诉他沈雨荨受伤的事。

“就是……不小心撞了一下。”

“因为泽飞的缘故？”

“嗯……。”沈雨荨点头，小心翼翼道：“他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发起了疯，还从床上摔下来了，我是在帮他……的时候不小心撞伤的。”

她没敢说是萧泽飞推的，因为不想引起兄弟俩更多的嫌隙。

萧子靳伸出手，修长的手指挑起她的下颌细细地又打她打量了一番，道：“你这张脸……一会被打一会被撞，再不好好保护就该毁容了。到时别没等我吃胖，你就先毁容，然后被我扫地出门了。”

沈雨荨无语：“就算是毁容也是因为嫁给你，被你们萧家的人弄的，你还要将我扫地出门？”

“本人向来对美女感兴趣。”

“你又来了。”

“什么？”

“在别人遇到伤心事的时候不知道安慰人。”

“你指的是用我这张能说会道的嘴么？”萧子靳倾身，作势要吻她的嘴。

沈雨荨脸庞一热，抬手在他的帅脸上推了一下：“干什么哪，又想歪了。”

“我没想歪。”

“你不是说你只对美女有兴趣么？”她的手依旧抵在他的脸上。

萧子靳看着她，随即笑了：“你不就是想要我夸你漂亮么？我不能为了吻你一下就昧着良心说谎。”说完，他居然真的从她跟前抽身离去，启动引擎，留她在副驾驶座上独自郁闷。沈雨荨跟同事们说的那几句话，虽然当时震住了她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办公室内对她的议论不断，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就连其它楼层的科室都已经知道她跟萧泽飞的事情了。

大伙议论的版本并不复杂：萧二少爷住院了，沈医生以职位之便对他进行勾引，成了破坏萧二少爷婚姻感情的第三者。

虽然‘第三者’这个称谓很让人反感，可这种事情越解释只会越混乱，还不如随她们去了。

她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谣言会自动消失的。

在回萧宅的路上，萧子靳发现她的脸色不太好，不冷不淡地吐出一句：“怎么？紧张？”

“我干嘛紧张？”沈雨荨不解。

“今天是泽飞出院的日子，你一会会见到他。”

“我知道，我才不紧张。”沈雨荨从来不得面对萧泽飞的时候会紧张，只是觉得有些厌烦罢了。

萧子靳不太相信地又扫了她一眼：“那你为什么绷着张脸？”

从上车到现在快要到达萧宅门口，她一直都没有怎么开口说话，这不太符合她的个性啊。

沈雨荨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有些无奈地轻吸口气，道：“我没有绷着脸啦，只是有点烦躁。”说完她自己紧接着又添了一句：“跟萧泽飞没关系，是工作上的事。”

“工作怎么了？说来听听？也许我能替你排忧解难一下。”

“也不是什么大事，那天萧泽飞从床上摔下来的时候，我同事警觉到我跟他之间有点问题了。这些日子一直在传我是破坏他和唐晓婚姻的第三者，还说我的工作萧泽飞帮忙走后门弄进去的，那个时候我跟萧泽飞正处在水火不融的关系中，他怎么可能帮我走后门找工作，这帮女人却说得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真是搞笑。”

萧子靳迅速地扫了她一眼，不说话了。

“你说这帮人的联想能力怎么就那么强呢？还传到别的科室去了，搞得我现在上哪都受人指点。”说到这个，沈雨荨就烦不胜烦。

她气得不想说下去，车厢内陷入了一片沉静里。

在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某人帮她排忧解难后，沈雨荨终于抬眸望着他：“不是要我排忧解难么？赶紧给我说话啊。”

车子停在灯区，萧子靳习惯性地用手摸了摸鼻子，表情明显有些尴尬：“这个嘛……确实有点无聊，女人之间的战争一向是我的弱势，让我想想。”

“帮不了我就直说，找那么多理由。”沈雨荨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其实她也没指望他能帮得了自己，况且安慰的话说再多对她来说也无用，谣言还是会疯涨。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她拿起看了一眼便在接听键上划了一下。

小梓恒欢快的声音传来：“姐姐，我已经在新房子里面住着啦，房子好漂亮我好喜欢！”

听到小梓恒的声音，沈雨荨的表情终于软了下来，笑盈盈道：“梓恒喜欢就好，不过姐姐可要警告你，屋子里面的东西很贵的哦，你可不能像在家那样乱淘气，不然姐夫会生气哒。”

她说着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后者也刚好看向她，表情似在说：我有那么小气么？

“不会的，我会乖乖的。”小梓恒笑嘻嘻地说完，又问：“姐姐，你和姐夫什么时候才回来啊？我都想你们了。”

“是想我还是想姐夫啊？”

“想姐夫多一点。”

“沈梓恒，姐姐不开心了。”

电话那头的沈梓恒咯咯地笑了起来，用讨好的声音说：“姐姐你别不高兴啦，姐姐姐夫我都想，我等你们回来哟。”

“别等了，早点睡！”

“明天是周末，我不用上学，所以我一定要等。”小梓恒说。

既然是周末，那就随他高兴吧，沈雨荨如是挂上电话。

她挂完电话后，突然一脸不解地问萧子靳道：“你说梓恒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呢？才刚认识多久啊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样子，特不理解他这一点。”

“因为我长得帅？”萧子靳答得煞有其事的样子。

“你少来，以前也没见他喜欢过萧泽飞。”她没好气地扫了他一眼：“而且萧泽飞对他的态度可比你好多了，至少不会那么排斥他。”

其实那些太太团们都说萧泽飞高傲、目中无人，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大少爷的脾气，对梓恒也谈不上热情，不过比起萧子靳整天对小梓恒冷着张脸，还总是一脸厌烦的态度好多了。

明明萧子靳对梓恒的态度差到极至，梓恒却对他一往情深……。

萧子靳显然并不喜欢自己被拿去跟萧泽飞相比，脸上涌起一抹不爽快：“你明知道我不喜欢小孩，却故意拿个孩子来挑战我的耐心是吧。”

“大少爷，我这是在调教，不是挑战。”

“调教？”萧子靳脸上的不快更浓了一些。

“没错，不趁早把你调教好，难保你以后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后也这种态度，很伤人家的心的。”

“我的儿子……。”萧子靳轻喃了一句，有些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前提得有才行。”

“迟早会有的嘛，时间问题而已。”

“大概什么时间？”

“这个……你问我做什么？”沈雨荨感觉到他的故意，立马申明道：“反正我是不会给你生孩子的。”

这个问题再聊下去可就尴尬了，沈雨荨故意伸了伸懒腰，看着车窗外头转移话题：“到了！”

萧子靳将车子停在主屋门口，两人一起下了车子。萧泽飞看着老爷子表情严肃的样子，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身体，嗫嚅着唤了一句：“爷爷……我……。”

“哥，你干什么哪？”萧漫用手肘在萧泽飞的手臂上撞了一下，压着声线道：“刚出院就提离婚，你晦不晦气？是不是想把爷爷和妈都气死？”

萧泽飞横了她一眼：“没有什么好晦气的，总比一辈子跟个不爱的人苦苦纠缠着好。”

“泽飞，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么？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王素急了，没想到萧泽飞居然把离婚的事情拿到老爷子面前提，这不就代表着他已经死心了么？

唐晓虽然有预感，但听到萧泽飞这么说时仍然伤心极了，也失望极了，仇恨的目光死死地锁在沈雨荨的身上。

那目光太过强烈，沈雨荨一下就感觉到了，不过她并没有抬头看她，也没有说话，而是从盘子里面夹了一块牛肉放在萧子靳的碗里，柔声道：“你刚刚不是说饿了么？多吃点。”

萧子靳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随即侧头冲她浅笑了一下：“谢谢。”

两人的互动没有太招摇，却足以让所有人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感情。沈雨荨的意思很明了，不管萧泽飞和唐晓闹成什么地步，都跟她没有关系，更不是她故意怂恿萧泽飞这么做的。

然而她的行为，却深深地刺激到了萧泽飞，唐晓那天说的话也不自觉地再次浮上脑海，沈雨荨她真的……把心交给了他亲大哥了么？就因为他的亲大哥比他优秀比他有权势？

“爸，你快说说泽飞，恐怕只有你的话他才会听了。”王素改为向萧老爷子求助。

萧老爷子正在慢条斯里地吃着碗里的饭菜，听到她这么说，目光从碗里抬起落在萧泽飞的身上，片刻才吐出一句：“当初你把唐晓领到我生日宴上的时候，口口声声说你不爱雨荨了，爱的是唐晓，怎么？这么快就又爱唐晓爱雨荨了？”

“爷爷，我那是被唐晓骗了。”萧泽飞虽然有些恐惧，但还是壮着胆子说。

“她骗你什么了？”萧老爷子仍是一脸的严肃。

“她故意在我面前中伤雨荨，还编造出了雨荨藏私生子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受她挑拨跟雨荨分手的。”

唐晓不服气了：“我没有编谎言，也没有挑拨，当初明明是你背着雨荨偷偷跟我在一起的。”

“行了，吃饭呢，吵什么。”王素没有责备了一句。

萧老爷子扫了两人一眼，目光落在萧泽飞的脸上：“就算唐晓真的编了瞎话骗了你，就算雨荨她有什么不好，这么容易就放弃掉的感情是真爱吗？我看你也未必就爱雨荨。就算现在让你娶了雨荨，估计用不了两个月你还得找理由跟她分。”

“爷爷，不是你说的那样……。”

“怎么不是？你呀，就是被你妈给惯坏了，心里眼里只有自己，只要自己高兴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萧老爷子吃了一口菜，才又说：“不过我看你跟唐晓闹成这样想过下去也难，还不如分了。”

“真的？谢谢爷爷。”萧泽飞欣喜不已。

王素和唐晓相视一眼，同时有些慌了。

唐晓没料到老爷子那么轻易就同意萧泽飞跟她离婚，一时间急得哭了出来，声音也变得委屈巴巴：“爷爷，我不想跟泽飞离婚……我还是很爱他的……。”

“爷爷，你别听她的，她爱的根本不是我，她爱的明明就是康文豪。”萧泽飞生怕爷爷改变主意，急忙辩驳道。

“好了，你们俩都别争了。”老爷子终于毫无食欲地放下手中的筷子，瞅着二人责备：“你看看子靳跟雨荨婚后相处得多和谐，哪像你们两个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当初还是你俩自己说要在一起的。”

王素一听儿子挨训，立马讨好地开口道：“唉哟，爸，泽飞不是年轻不懂事嘛，哪能跟子靳比。”

“子靳和雨荨当初还是没有一点感情的呢，真当我老糊涂了连这点端倪都看得出来？”说这话的时候，萧老爷子的目光扫向萧子靳：“我当初想到的是子靳和雨荨熬不过几个月就得离，没想到他俩没离却是你俩闹起了离婚。”

萧子靳歉疚地低了低头：“对不起爷爷，当初我不应该骗您的。”

“算了，骗不骗我倒是无所谓，你俩能过好才是最要紧的。”

老爷子的话让沈雨荨都松了口气，她没想到老爷子居然看出了她跟萧子靳是没有感

情的，而且还同意了两人结婚。

她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萧子靳在桌子下方握了一下她的手掌，似是在安抚她别过于担心。

有他在，她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

她在心里甜蜜地笑了。

萧泽飞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那么爷爷……我们什么时候上唐家退婚？”

“臭小子，你给我闭嘴！”萧老爷子突然火了，手掌在餐桌面狠拍了一记。

大场的人都被他吓了一跳，惶惶地望着他，萧泽飞更是被吓得差点掉了手中的筷子。

萧老爷子的手指一挥，指住唐晓对萧泽飞斥责道：“你居然还要上唐家退婚？你把唐家把唐晓置于何地？当初是你执意要娶唐晓进门的，如今你就这么生生地把人姑娘退回去，你让她这辈子还怎么做人？怎么嫁人？”

萧泽飞噤着不敢说话了。

被说中了痛楚的唐晓嘤嘤地哭了起来。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我再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培养感情，如果三个月后你俩还是这样闹我建议你们还是分了好，省得拖垮了彼此一辈子。”

老爷子说完这句，便起身甩手离去。夜里，萧子靳和沈雨荨给老爷子送餐的时候，迟疑着问道：“爷爷，你真的同意让他俩离婚？”

萧老爷子睁了睁眼，扫了两人一眼：“我就是不想同意，所以才会想出这种办法来拖一拖他们，只希望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个都能有所成长，互相对对方负起责任来吧。”

原来是为了拖时间，萧子靳笑了一下：“还是爷爷聪明。”

萧老爷子长叹了口气，语气惆怅道：“以前就是你一直不找女朋友，泽飞老是不懂事让我忧心，后来好不容易盼到你俩都结婚了，原本还以为婚事定了我也该安心了，没想到结果却是这样。”

“对不起，爷爷，是我一直让你操心了。”

萧老爷子摇了摇头，随即扫视了一眼二人微笑起来：“你要真觉得对不起爷爷，那就赶紧给爷爷生个小重孙，这样我就真的可以安享晚年了。”

连萧老爷子都开始催生孩子了，沈雨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老爷子的话，羞赧地低下头去。

萧子靳倒是显得很淡定，抓过她的小手冲老爷子微笑：“爷爷您放心吧，我们正在努力。”

说谎不脸红的人，沈雨荨心里暗暗地想，脸庞变得更热了……。

“爷爷您晚餐没怎么吃，快吃点宵夜吧。”沈雨荨急着转移话题，如是抬头将桌上的鸡汤往老爷子面前挪过去些。

“好，谢谢。”

老爷子吃了几口，突然想到什么般抬眸对沈雨荨道：“雨荨啊，子靳因为父母的关系，性格偶尔会显得有些孤僻，脾气也比较冲，你平日里一定要多担待些好么？”

沈雨荨还是头一次从某个人的口中听到关于萧子靳父母的事情，她微讶地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见他原本温和的脸色变了变，立马便猜到父母在他心中应该是个禁提的角色了。

因为当初嫁得急，她从来没有去真正了解过萧子靳，更没有去了解过他的过去和父母。她只知道萧子靳的父母离婚了，父亲后来娶了王素，其余的一概不知。

“爷爷您放心，我会的。”此时她除了乖巧地答应，似乎也不适合再说别的了。

老爷子满意地点了点头，低头继续喝起了碗里的鸡汤。

“对了，爷爷，您的头痛病最近有犯么？”萧子靳显然也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关切地问老爷子。

“唔，说到这个……。”老爷子放下碗，一边用纸巾擦拭嘴角一边对沈雨荨道：“雨荨啊，我正打算叫你帮我再带点那种草药来呢，上次虽然才喝了一天，不过效果真挺好的，连着两个星期都没有再犯过头痛，最近才又犯了。”

沈雨荨讶然，以为自己听错了：“爷爷，您说的是上回我给您带的那种草药么？您还要喝？不怕像上回那样中毒了么？”

“不，上回只是个意外而已。”萧老爷子和萧子靳相视了一眼，大家都有着心照不宣的意味。

只有沈雨荨傻傻地问：“对了，上回一直也没有查出个突然发病的原因来，万一真的跟草药有关怎么办？”

“上回子靳不是试过了么，草药没有问题，是我自己的这身老骨头有问题。”

“既然爷爷说想再试一下，那下次回岳城就给爷爷带一点吧。”萧子靳说。

沈雨荨忙不迭地点头：“不用我回去，我让我外婆晒干了往这边寄些过来就行了，如果草药真对爷爷的头痛有效果，我外婆她肯定也会很高兴的。”

“哦，那这样会不会太辛苦你外婆了？”

“不会，我外婆身体硬朗得很，一天到晚没事干就到野外去采草药，偶尔还拿到街上去卖呢。”

“那就替我谢谢她了。”

沈雨荨微微一笑，端过桌上的汤碗：“那爷爷您早点休息吧，我们先回房了。”

“嗯，早点回房休息吧。”两人一起从爷爷的卧室出来时，看到王素和萧漫正在一楼客厅里看电话，如是礼貌地与她打了声招呼才往楼上走。

王素瞧着二人上楼的背影，撇了撇嘴嘲讽道：“一天到晚就知道跑去讨好老爷子，难怪老爷子总夸他们呢。”

“妈，人家讨好的有效果啊，看爷爷那偏心的劲儿，全偏到大哥身上去了。”萧漫压着声线说。

两人的对话不疑有他地传入了楼梯上二人的耳中，沈雨荨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突然有些心疼起他来，心想这三十年来，他空间是怎么忍过来的？如果她有这样的后妈，早就甩下她离家出走了。

萧子靳似是感觉到她心疼的目光，抬手揽住她的细腰含笑说：“走吧，我们回御临花园。”

“这么晚了我们还回去？”沈雨荨讶然。

萧子靳点头，随即低头打量着她：“你是不是忘了你弟弟还在等你回去？”

“没忘啊。”梓恒等的不是她，是他萧大少爷。

“那你怎么这种表情？还说我对他冷漠。”萧子靳有些无语。

沈雨荨张了张嘴，居然有些哑言起来。

她不是忘了梓恒还在等她们回去，而是早就习惯了，以前她加夜班的时候梓恒也总是在家里等她回家，结果都是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正因为习惯了，所以她才不会觉得梓恒的等待需要放在心上。

是她这位做姐姐的太过无情了一点么？连一向厌烦梓恒的萧子靳都想着要回去赴约，她却……。

沈雨荨甩了甩头，突然觉得有些对不起梓恒。

回到御临花园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一走出电梯便看到小梓恒坐在萧子靳的家门口睡着了，两人愣了一下后相视一眼，沈雨荨加快步伐迈了过去。

梓恒身上穿着睡衣，大冷天的就这么靠坐在地板上……。

沈雨荨趴在隔壁门板上听了一下，果然听到里面传来麻将翻滚的声，她顿时气得想踹门。

小梓恒今年才刚满三岁，长得又这么水灵可爱，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睡着。就算不担心他被冻坏也该担心一下他会不会被不法份子抱走吧？沈雨荨气得抬手在隔壁门板上猛拍了几下。

第 065 章 情敌见面

门内传来何玉娇拖拖拉拉的声音：“谁啊……等一下马上就来……。”

萧子靳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盖在小梓恒，抬头对沈雨荨说：“动静小点，别吵醒他。”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放心把梓恒交给我妈带了吧？她简直就是……。”沈雨荨咬了咬唇，气得泪水都快出来了。

萧子靳已经一把将小梓恒从地上抱起，梓恒被折腾得动了眼皮，看到萧子靳后迷迷糊糊地笑了：“姐夫……你终于回来了……。”说完这句，小家伙马上又睡了过去。

隔壁大门终于开了，何玉娇的身影探了出来，笑盈盈道：“你们两个回来啦？来，雨荨，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新认识的几位朋友。”

何玉娇说完才发现小梓恒睡着了，脸上浮出惊讶：“咦？梓恒睡着了？什么时候睡着的？”

“妈，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多久了？”沈雨荨盯着她气呼呼道。

“也……没多久啊，是梓恒他非要在这里等你们回来，我怎么劝都劝不听。”何玉娇见沈雨荨生气了，脸上的笑容淡去，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就算是梓恒要等的，你就不能给他多添件衣服，把门打开着好他？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他被坏人拐跑吗？”

“这里治安那么好哪会有什么坏人？又不是城西那边。”

“你……。”沈雨荨没好气扔给她一句：“我真怀疑梓恒是不是你亲生的，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说什么哪？”何玉娇也生气了，不，应该说情急了：“不是我亲生的难道是我捡来的？我吃饱撑的抢这么个累赘回来？”

“是你亲生的怎么不见你爱护过他？”沈雨荨道：“我让你住到这边来就是希望你远离那帮太太团，好好带梓恒的，结果你倒来，搬来第一天就把麻将台买回来了，还把外人往家里引，你到底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的啊……。”

原本躲在门后偷着看热闹的几们妇女听到沈雨荨这么说，故意干咳几声后从屋内走了出来，扫了沈雨荨一眼后，一边大摇大摆地往电梯走一边凉凉地扔出一句：“沈太太啊，看来你这位女儿挺目中无人啊，嫁了个有钱老公就是不一样，算了，我看我们这帮外人还是走吧，不玩了……。”

“诶，你们别走啊……。”何玉娇居然还试图去留客，直接被沈雨荨拽了回来。

何玉娇气结道：“沈雨荨你怎么回事啊？非得让大家都以为你是个泼妇才甘心吗？”

“我警告你，以后不许把人带回家里来打牌，否则我让子靳把房子收回来，让你回城西住去。”沈雨荨严肃地警告道，她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她，反正那帮太太团心里想什么都影响不到她。

她气愤的是母亲这么的不上进，明明搬来之前她已经跟她说好了，到了这边后不可以一天到晚顾着赌博，当时母亲也答应得好好的，结果这才第一天呢，就已经开始呼朋引伴了。

“哟，死丫头你长能耐了是吧？”何玉娇气呼呼道：“别忘了你能有今天是谁帮你争取来的，如果不是我你能嫁入萧家，能有这么好的房子住吗？你这是要过河拆桥是吧？沈雨荨我警告你……。”

‘砰’的一声，沈雨荨转身进屋，将房门甩上，何玉娇骂骂咧咧的声音连同她的人一起被隔绝在外头。

世界终于清静了……。

沈雨荨闭上眼，深吸口气，努力地压下心底的火气。

像刚刚这样的场景她跟何玉娇之间发生过无数次了，她也知道就算自己把话说得再难听，何玉娇第二天还是会照常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绝对不会有有什么好的转变。

可她还是控制不住地去说她，去跟她吵，因为她太心疼梓恒了。

她重新睁开双眼的时候，发现萧子靳正在看着她，她歉疚地吸了口气道：“抱歉，我实在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当初住进这里来的时候，萧子靳就曾提醒过来，这栋楼里住的人非富即贵，对休息环境要求比较高。意思就是让她别带人回来，别大声喧哗，而刚刚她就何玉娇那一吵一嚷下来，估计楼上楼下都被惊动到了。

萧子靳倒是没有责备她，而是用下巴指了一记睡在沙发上的小榜恒：“你打算让他睡哪？”

“让他跟我睡吧。”沈雨荨用手摸了摸脸庞，又吸了吸鼻子：“麻烦你帮我抱到二楼去。”

萧子靳没再说什么，抱起梓恒往二楼她的卧室走去。

沈雨荨跟在身后进了卧室，在萧子靳把小梓恒放到床上后，她轻轻地将被子盖在梓恒的身上，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希望不会感冒。”

“他是男孩子，哪有那么脆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刚刚差点被气哭的原因，萧子靳对梓恒居然耐心了不少，甚至连注视着他的目光都比以往柔和了些许。

两人一起坐在小梓恒的床边看着他，睡梦中的梓恒却不知道自己在等了一晚上的姐姐和姐夫正在旁边陪着自己，睡得很是香甜。

“突然觉得家里多了个小孩也没什么不好。”萧子靳突然说。

喜欢安静、讨厌小孩的萧子靳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沈雨荨讶然，随即鼻腔一酸，注视着他的目光泛满感动：“大少爷，你真是个好男人，我代替梓恒感谢你一辈子。”

萧子靳淡淡地瞧了她一眼：“你想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考虑生一个。”

脸上的感动一沉，沈雨荨无语了。

“大少爷，你还是继续讨厌小孩下去吧。”她凉凉地送给他一句。

“你什么意思？”萧子靳不满。

“意思是你要生自己生，别拉上我，本小姐不奉陪。”沈雨荨从床上站起，转身的时候一张小脸已经泛出了薄红。原本以为假婚，每天跟他扮演好夫妻就行了，没想到最近大家都在催她生孩子。

何玉娇和萧老爷子催也就算了，居然连萧子靳都提出了生孩子的事情，这未免有点太不符合他的个性了。

他不会是为了遵从萧老爷子的要求吧？还是为了巩固他的董事长一职？

之前唐晓就说得很清楚了，萧家那么家大业大，生不出儿子是没有资格一直当萧氏掌权人的，连唐晓都懂的道理萧子靳没有道理不懂吧？

“萧子靳我告诉你……。”她返过身去，却是不小心一头撞进他的怀里。

萧子靳顺手扶住她的小腰，俯视着他：“你要告诉我什么？”

沈雨荨稍稍往后退了一下身体，羞赧地说：“扮演假夫妻可以，演多久我都可以演下去，但演孩子他妈这个角色我真没法演，且代价太大了。”

她才不要莫名其妙去给他生孩子，就算孩子生下来她也不会舍得送给他。

“沈雨荨，你就没有想过假戏真做？”

“没有……。”

“为什么？心里还装着别的男人？”

“不是……。”沈雨荨摆了一下手：“我只是觉得咱俩不合适不可能有未来的，我

没敢爱上你，你也肯定不会爱上我，我可不想到时候落得跟萧泽飞和唐晓现在这样的下场，一天到晚闹离婚闹得不可开交。”

“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

“想要我对你有信心？”沈雨荨凝视着他，一本正经道：“你现在扪心自问一下，你爱我么？我要实话。”

萧子靳沉默了，久久地注视着她，却久久给不出一个她想要的答案来。

如果此时他点头说爱，那么她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投入他的怀抱，一心一意地待他，为他生儿育女。

可是他沉默了，她却失望了……。

好半晌，她才收起心底的失落强颜欢笑道：“再说了……生孩子可不像结婚，结了可以离，孩子生下来后又不可能把他掐死，这辈子就在那了。所以，我觉得没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咱们还是先别想那一步。”她顿了顿，接着说：“反正董事长一职你已经拿到了，儿子嘛，迟早都会有的对吧。”

萧子靳沉吟了片刻，点头：“有点道理。”

“嗯。”她点了一下头，推着他往外走：“很晚了，快回房洗澡睡觉吧。”

萧子靳被他推了出去，房门合上，她脸上的强装出来的笑容也终于淡了下去。

她突然有些后悔自己刚刚为什么要质问萧子靳爱不爱她的问题，她真不该问的，如果不问，她的心里至少还能有点点和她一生一世的希望，现在希望全部落空了，她的心也跟着空了。

这些日子来她和萧子靳虽然有过别扭，却大多数都是他在迁就她，让着她的，就连她在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都是他在帮她解决。总的来说，萧子靳对她真的很好，好得不像他那冷酷的个性。

也正因为他对她好，才会给了她一丝萧子靳心里有她的错觉，也给了她与他过一辈子的希望。

明知道自己不该、也没有资格去奢望他的爱，她还是很不要脸地去想了……。不问还好，一问知真相，夜里反倒心绪混乱得失了眠。

沈雨荨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凌晨，好不容易才睡着过去，第二天又早早被楼下传来的欢笑声吵醒。

她转身看了一眼床的另一侧，梓恒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床了，看来那欢笑声果然是他发出的。

她从床上坐起，一边扭动着脖子一边往浴室里面走去，洗漱干净后才下楼。

楼下萧子靳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此时正坐在沙发上看早间新闻，而兴奋过度的小梓恒正像只猴子一样在他身旁上窜下跳，偶尔还没话找话地逗他说上几句。

“雨荨醒来啦？”正在厨房里面做早餐的何玉娇看到沈雨荨从楼上走下来，笑盈盈地扫了声招呼。

沈雨荨看了她一眼，心下有些无奈。

和往常的每次一样，两人刚刚争吵完了，一觉醒来后何玉娇必定又会像无事人一样跟她打招呼，做顿好吃的讨好一下她。也正是因为何玉娇有着这种性格，她才会每次都吵不出效果来，每次吵完后何玉娇又是我行我素。

“各位，快来吃早餐吧。”何玉娇欢呼一声。

“吃早餐喽！”小梓恒欢呼一声，拉着萧子靳往餐厅走去，爬到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后，指中桌子中央的一碗鸡汤道：“妈妈，我要喝鸡汤。”

“那是鸡汁汤，给你姐姐喝的。”何玉娇给他撕了一只大鸡腿：“哪，你吃鸡腿就好了。”

沈雨荨扫了一眼那碗所谓的鸡汁，不解：“为什么要给我喝鸡汁？”

这里最老的不是她，最小的不是她，怎么轮也轮不到她吧？难不成是为了昨晚的事情？用一碗鸡汁讨好她？

“女人要生孩子之前，首当要紧的当然是将身体补起来，看你那瘦不拉几的身材，就算让你怀上了也未必怀得稳。”何玉娇将鸡汁汤往她面前一放：“快把它喝了。”

沈雨荨原本是端了白粥在吃的，听到她这话差点没喷了嘴里的粥，真是的……又来了！

“妈……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要怀孕了？哪只眼睛看到我有计划怀孕了？”

“结了婚不怀孕做什么？继续这么瞎玩下去？赶紧给我喝了。”

“我不喝。”

“喝了鸡烫比较好怀孕，听话。”

“我不……。”

一直沉默着没有开口的萧子靳突然伸手摀住沈雨荨欲将鸡汤推开的动作，对何玉娇浅笑：“妈，想要雨荨怀孕靠鸡汤是不行的，得靠我。”

就这么暧昧至极的话语，他居然就这么顺溜地出口了？而且还是当着老人小孩的面，

沈雨荨侧头看着萧子靳，心说：大少爷，脸呢？

萧子靳仿佛感觉到她的目光般，冲她笑了一下：“不过把身体养胖一点也是应该的，赶紧把鸡汤喝了吧。”

“啊……呵呵，是啊是啊。”何玉娇后知后觉地干笑几声：“还得靠大少爷努力，那就请大少爷多多努力了，毕竟你俩也老大不小了嘛。”

“妈，你在胡说些什么？”沈雨荨无语道。

瞧这话说的，好像是她非要巴着萧子靳生孩子一样，当然，她知道这是何玉娇最真的想法，但她真的不想做得这么卑微啊。

“我又说错什么了？”何玉娇一脸无辜地看向萧子靳：“子靳，你觉得我说错了么？”

“妈说的没错。”萧子靳依旧保持着浅淡的微笑。

沈雨荨看着他，突然发现这个男人真的很能装，不管在谁面前、不管心里有多不痛快，脸上都能保持着像现在这样优雅得体的微笑。

难怪老爷子那么喜欢他，康董那么看重他，就连城西那帮太太团都夸他懂事有礼。也难怪他能在生意场上混得那么如鱼得水，这都是需要像他这样的耐心和涵养的啊！

不高兴的同时，她的心里对他更多的是崇拜和羡慕，同时也在心里暗暗决定，自己以后也要做这么优雅的人。

咳……想远了，她怎能一直在想他的好却不想他的坏，这是想深深迷恋上他的节奏吗？

因为前两天就答应过要带梓恒去游乐场玩的，吃完早餐后，沈雨荨便带着小梓恒到楼上换衣服。

换衣服的时候，小梓恒望着沈雨荨道：“姐姐，我可以和姐夫一起去吗？”

“姐夫他要赚钱养家，很忙的。”沈雨荨扫了他一眼，没好意思直接跟他说萧子靳讨厌小孩，更不可能带他去游乐场玩。

不过萧子靳确实也忙，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基本上是没有节假日之分的，总是有一堆的事情等着他处理。

小梓恒虽然很想和姐夫一起去玩，但听到姐姐说姐夫忙后，也不敢再提这事了。

姐弟俩一起下楼的时候，小梓恒礼貌地冲萧子靳挥了一下手：“姐夫，我和姐姐先出门喽。”

萧子靳正在用笔记本电脑处理一封紧急邮件，听到他的话后抬起头来，打量着姐弟

俩问出一句：“去哪？”

“去游乐场啊。”梓恒说。

“游乐场？”萧子靳从沙发上站起：“我送你们过去。”

沈雨荨看着他西装革履的打扮，疑惑地问道：“你不是要去公司么？”

“我不着急。”萧子靳将本子塞进公文包内，走到玄关处穿鞋。

小梓恒牵着萧子靳的手开开心心地出门了，沈雨荨锁了门跟在两人身后走入电梯，看着梓恒开心的样子，心情也跟着明朗了不少。

沈雨荨原本打算带梓恒去贸业里面的游乐场玩玩，顺便在那边吃点东西做午餐的，可是萧子靳却没有将她们送到贸业大楼，而是直接来到了公司。

她扫视了一眼公司外头，道：“你不是说要送我们去游乐场么？干嘛将我们载来这里。”

“先下车。”萧子靳率先下了车子。

沈雨荨迟疑了两秒，也跟着下了车子。

然后，三个人就这么众目睽睽下往附楼的方向走去。

虽然是周末，但是因为大楼里面有值班人员，一楼的保安和前台清洁人员自然也不能少，大伙看到萧子靳带着那位绯闻儿子现身，瞬间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自从上回他带小梓恒来过一次公司后，大家就一直在议论他有私生子的事情，那些没见着孩子的人也正盼着机会一睹孩子的容颜，看是不是真的跟萧董长得很像。

今天终于见到了，而且萧董还是跟原配夫人一起带着孩子现身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原本已经忍让至不得不接受萧董私生子的地步了么？

唉……豪门夫人真难当。

一步入电梯，沈雨荨就有些心慌慌地问：“我怎么觉得大家看我们的眼神那么诡异呢？”

“有么？我怎么不觉得？”萧子靳故意挑眉，他不是不觉得，而是不在乎。

反正别人不管怎么传，只要爷爷知道梓恒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影响到他。

沈雨荨正想追问萧子靳带她跟梓恒到公司来做什么，电梯突然停在六楼，并且‘叮’的一声打开了。

映入眼脸的，是一个占地面积足有上千平米的游乐场，游乐场很新明显是刚建好的，

色彩斑斓的很是引人注目。

“哇——好漂亮——！”小梓恒已经兴奋地冲了过去。

服务员立刻走上去帮他鞋子脱下来，换上专用的袜子又进行了双手消毒后，才将门打开，并且含笑叮嘱了一句：“小朋友，小心点噢。”

几位服务员看到萧子靳和沈雨荨走进来，立马礼貌地打起了招呼：“萧董，少夫人早上了。”

萧子靳冲她们点了一下头以示回应。

沈雨荨也跟着冲大伙点头：“早上好……。”

“这就是公司新建的游乐场吗？怎么这么快？而且建得这么大？”这么一看上去，既然比贸业那家游乐场还要大上一倍不止。

里面有好几个小孩在玩，玩得不亦乐乎。

萧子靳带她走到高脚椅上坐下，说：“这种室内游乐场并不复杂，一周时间就能全部建好了。”

看着孩子们在里面嬉笑玩耍，沈雨荨心里满满都是感动，她没想到萧子靳不但同意了她的提意，还这么快就付诸行动了。

“谢谢你啊。”她有些动容地说。

“谢什么？又不是给你建的。”

“但是我提意的呀，自己的提意能被采纳也是一件很值的高兴的事情嘛。”

萧子靳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沈雨荨看着爬上爬下的梓恒又问：“你怎么会想到带梓恒到这里来玩呢？”

“带他来试玩一下。”

“什么啊？原来你不是真心要带他来玩，而是拿他来做试验的。”沈雨荨小嘴一翘，不高兴了。

萧子靳不以为意道：“借用一下而已，那么小气做什么？”

“你……坏人！”沈雨荨用手在他的肩膀上捶打起来，萧子靳往旁边躲了一阵，随即用一只手抓住她的两只手腕，道：“好了，你在这里看着你弟弟，我回办公室处理工作去。”

“哦。”

“中午一起吃饭。”

“好。”

萧子靳起身离开游乐场，几位服务员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下暗想：谁说萧董和少夫人的感情不好来着，这不是挺好的么？中午是在公司附楼的西餐厅里面吃饭的，萧子靳扫视着满脸高兴的小梓恒，问了一句：“好玩么？”

“好玩！”小梓恒点头：“比别的地方好玩。”

沈雨荨从餐牌中抬眸看了一眼萧子靳，道：“怎么样？试验效果还满意么？”

“我又不拿它盈利。”萧子靳耸耸肩，一副并不关心游乐场受不受欢迎的态度。

也是，他只不过是给人方便，又不指着游乐场赚钱，自然不会很关心游乐场的游乐效果了。

“姐姐，下次还带我来好吗？”小梓恒问。

沈雨荨伸手在他的脑袋上摸了一下，微笑道：“以后你想来就可以来。”

“真的吗？”

“真的。”

“假的。”

沈雨荨和萧子靳几乎异口同声，随即相视起来。

不等沈雨荨开口，萧子靳率先压低声线，用不是那么客气的语气道：“我还工不工作了？”

“这里不是有服务员么？又不用你守着。”

“你明知道你这个弟弟爱我如痴如狂。”

“什么如痴如狂？能不那么夸张么？”沈雨荨不屑地低咕一声，其实她知道萧子靳是什么意思，梓恒那么粘他，肯定不会甘愿一直在这里玩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他办公室去搔扰他了。

这一点确实是个问题，她看了看垮着脸的小梓恒，笑着摸了一下他的小脑袋转移话题：“来，梓恒你快看自己想吃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点吗？”

“嗯，姐夫请客。”

“姐夫，姐姐说的对吗？”小梓恒求证地问萧子靳。

萧子靳看了沈雨荨一眼，点头：“对。”请吃饭这种小事他倒是乐意的。

“那我要吃千层芝士，还要吃这个冰淇淋球。”

“可以，不过吃完要跟姐姐回去午休了噢。”

“那姐夫会回去吗？”

沈雨荨抬头看了看萧子靳：“应该不回吧？”

“我下午约了朋友打高尔夫。”萧子靳主动作答。

“噢。”沈雨荨点了点头。

萧子靳端起咖啡杯子喝了一口，原本看向窗外的视线调回沈雨荨的身上，问了一句：“你想去么？”

沈雨荨讶然地抬起头来，他居然愿意带她一起去打高尔夫球？这还是他头一回主动提出要带她出席他的私人活动呢，不像他的性格啊。

以前不管是什么活动或者饭局，他从来没有叫过她一起去，当然了，她也并不想去凑那个热闹，毕竟他的朋友都是上流社会人士，跟她的身份格格不入，她还怕自己去了会丢了他的脸呢。

她呵呵干笑道：“高尔夫听起来那么高端……还是算了，如果是打羽毛球我还可以跟你去一下，并且把你打趴下来。”

“没打过？”

“连球杆都没摸过。”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

“还是算了，看起来挺难的。”

“萧太太你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身为萧氏未来的女主人，你不但要学会打高尔夫、保龄球、跳舞、品茶、喝酒……当然了，喝酒可以勉强，但其该学的还是要慢慢学起来。”萧子靳说得很认真。

沈雨荨却觉得很惶恐：“这么多……。”

“没错，你也不想以后跟我出门的时候像上回宴会时那样被人欺负，然后丢脸吧？”

想到上次宴会的事情，沈雨荨就至今仍然觉得羞愤不已，那帮所谓的名媛就恨不得看她出丑。

虽然出丑很尴尬，但是要学这么多东西还是有点痛苦，她呵呵干笑道：“那可不可

以请你……以后出门的时候尽量不要捎上我，就让我躲在你的身后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妻子吧。”

“如果你甘心这样的话，那我无所谓。”

“真的？”

“真的。”萧子靳坏坏地笑了一下：“不过我可提醒你啊，我的圈子里可是美女如云，个个都在眼巴巴地等着我俩离婚的，你要是愿意给她们制造机会，我当然不会反对。”

“什么啊！”沈雨荨无语了。

“我想想，今天的高尔夫就有好几个美女会一起去。”萧子靳倾身，凝视着她微笑：“你说如果她们小身段往我怀里一歪，要我教她们打球，我是教还是不教？”

“不教！”

“那会显得很没绅士风度。”

“那还是教我吧。”为了阻止他和那些心有所图的女人有肢体触，她豁出去了。

她虽然没摸过球杆，但偶像剧也看过男主角都是怎么教女主角打高尔夫的，身体都几乎贴到一块去了。所谓的摩擦起电，万一他跟哪个女人擦出爱的火花来，那她岂不是要伤心死？

不对……。

看着萧子靳脸上那得逞的坏笑，她就意识到自己表现得有点太过积极了，她应该甩给他一句：那你就教她们呗。

而不是像刚刚那样张口就说不教，还要自己亲自上场。

萧大少爷原本就挺骄傲的一个人，她这么做不就显得自己有点卑微了？

想到这里，她忙不迭地解释了一句：“那个……你别误会啊，我只是担心你犯女人过敏症，没别的意思。”

反正打死都不能在他面前承认她对他有好感，她在担心他被别的女人勾引走，她在吃醋……。

“老婆有心了。”萧子靳微笑着抬手在她的发顶上拍了拍，像爱抚一只小狗一样。

“姐夫，我也要学高尔夫，可以带我一起去么？”一旁的小梓恒满脸期盼地问道。

萧子靳瞧着他：“你太小了，多吃几年饭再说。”

“可是人家想去嘛。”

萧子靳倾身盯着他：“可是人家不想带你去。”

沈雨荨没好气地用手在他的手背上拍了一下：“干什么哪？你想把他弄哭么？”

说完，她转向小梓恒冲他微笑道：“梓恒，刚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吃完这些东西就回家睡午觉的。”

小梓恒翘起小嘴不说话了。

“高尔夫是大人打的，不欢迎小孩子，就算你去了人家也不让你进去，懂么？”沈雨荨又说。

“噢，那好吧，我还是不去了。”小梓恒总算想通了，低头继续吃起了他的小蛋糕。

沈雨荨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高尔夫的更衣室里遇见梁温柔，狭路相逢的两人都愣了一下，很显然，梁温柔也没想到萧子靳会带着他这位见不得台面的妻子出来。

她从上到下地将换上运动服的沈雨荨，这样不出彩的容貌和身材，真不明白萧子靳为什么会带得出手。

不过也正因为沈雨荨的不优秀，才让她心里的妒火更旺，心更痛，因为越是这样越能代表萧子靳对沈雨荨的真心。

若沈雨荨只是一个长相漂亮，身材火辣的女人也就算了，萧子靳玩一段时间自然就会腻味，然后一脚把她给蹬了。

“这谁啊？你认识？”更衣室里突然走出来另一位女子，见梁温柔死盯着沈雨荨瞧，也跟着扫视了沈雨荨一眼后问道。

沈雨荨回神，转过身去对着镜子绑头发。

第 066 章 少夫人生气了！

梁温柔也跟着回神，说了句：“没看出来么？她是萧子靳的老婆。”

“啊，她就是萧子靳的老婆，本人比照片上看起来还要……。”女子收住话尾，呵呵干笑道：“和照片看起来不太像。”

“我们走吧。”梁温柔携同年轻女子一起离开更衣室。

两人转身走出去时，沈雨荨依稀还能听见那女子用压低的声音道：“要是萧子靳的母亲在世，看到自己的儿子娶了这样一个老婆，肯定会活活气死。”

“嘘……。”梁温柔用手肘在她腰上撞了一下。

沈雨荨从镜子内瞪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心下有些愤愤，不就是想说她比照片中长得丑么？

好吧，她承认那女人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可谁知道她脸上是不是动过刀子。本来这年头的名媛们平日里除了比钱多就是比美，砸钱整个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沈雨荨愤愤不平地打量着镜子内的自己，自己虽然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肤白玉嫩，五官也没有什么缺陷，明明就很正常的……自然美好吧。

嗯，就是自然美！

她对着镜子冲自己打气：“加油！绝对不能被别人三言两语就打倒。”等她磨磨蹭蹭地走出去的时候，萧子靳已经等在对面的休息室内了。

远远就看到刚才那位美女正腻在萧子靳的身侧说说笑笑，而萧子靳明显并不喜欢与她靠得太近，身体一直往另一旁斜着。

她终于相信萧子靳午餐时说的那些话了，真就有这么些美女喜欢对他投怀送抱的，哪怕是明知道他已经结婚。

沈雨荨有些无语地想，那女的大概也和梁温柔一样太不把她这位正室当对手了，所以才会贸然出手的吧。

再看坐在萧子靳对面的梁温柔，那美丽的面庞分明有着看好戏的神采，仿佛就等着看原本跟别人撕逼的场面。

沈雨荨用手推了一下唇角，成功地绽放出一抹得体的笑容，然后才迈步往三人走去，然后一屁股挤在女子和萧子靳的中间坐下，同时搂上萧子靳的手臂：“老公，不是说打球么？怎么还不去？”

“人还没有到齐。”萧子靳指着脸色不太好的美女介绍：“这是凌菲菲，凌氏集团的二千金，也是我和温柔的大学同学。”

说完又对凌菲菲说：“这位是我的太太，沈雨荨。”

沈雨荨看了一眼凌菲菲，笑盈盈道：“刚刚我们已经在更衣室里见过啦，凌小姐长得真漂亮。”

凌菲菲下颌一抬，那表情似是在说：本小姐就是漂亮！

从她的表情中，沈雨荨感觉得到她一定是跟梁温柔同鼻孔出气的，还有可能是为梁温柔报复来的，得当心才行！

“沈医生，好久不见。”梁温柔倒是笑得很得体，也很安分，坐得离萧子靳远远的。

沈雨荨笑着回了她一句：“好久不见，梁小姐的腿没事了吧？”

“已经没事了，谢谢沈医生当初的关照和关爱。”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

她在想，如果梁温柔不提过去，不再离间她和萧子靳的关系，她完全可以做到忘掉过去，与她和平共处。

就是不知道这位梁小姐是真的已经改邪归正了，还是一时的装模作样。

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走来二男二女，其中一名男的远远就冲着这边吹了声口哨，笑咪咪地用惊喜的语气道：“呀，今天有新人到场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中间这位美女一定是萧大少爷新娶的太太，叫什么荨来着……。”

“雨荨。”萧子靳替他答完。

沈雨荨有些不自在地松开挽在萧子靳臂弯内的双手，笑着招呼：“你好。”

不等萧子靳介绍，男子便率先自我介绍道：“雨荨小姐好，我叫宋洋，风流倜傥又温柔热情，以后跟子靳吵架了可以来找我。”

“找你做什么？”沈雨荨傻傻地问，第一眼感觉，她还是蛮喜欢这个风趣的男人的。

“找我出轨……啊，不，诉苦啊。”

“咳……。”萧子靳不悦地警告他可以闭嘴了。

宋洋果然不敢再继续调戏，转而主动帮沈雨荨介绍与他一道前来的男女：“这位是我朋友姚纤纤女士，这位是许聪，这位是杨羨羨女士，子靳有没有告诉你？今天到场的除了纤纤外全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

许聪从来到时，目光就不时地往梁温柔身上看，就连跟沈雨荨打招呼都是草草地招呼了一声，叫姚纤纤的女子大概是因为宋洋刚刚的玩笑话显得有些尴尬，倒是叫杨羨羨的女子挺热情的，将沈雨荨从沙发上拉起后呼呼啦啦地说了一堆初见之感动的話。

沈雨萧看着她，心想，终于在萧子靳身边找到一位眼神清澈，不含任何杂念的女人了。

真是难得啊！

在进入球场时，沈雨荨俯在萧子靳耳边低声道：“你怎么没告诉我今天是你的同学聚会啊？还有，干嘛不告诉我梁温柔也在？”

“怎么？这有区别？”萧子靳低头看了她一眼。

“当然有区别了，你明知道我和梁温柔……。”

“怕什么，你现在不是挺占上风的么？”

“话是这么说啦，可还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嘛。”

她原本也没想在众人面前秀恩爱，如果不是刚刚那女人先得罪了她，她也不会抱着萧子靳的手臂喊老公，因为她知道梁温柔听了肯定会觉得刺耳。

“没关系，放开点玩就好了。”萧子拍了拍她的肩膀，拉着她加快了步伐跟上人群。

他知道沈雨荨不会打高尔夫，也没兴趣，正是因为梁温柔在场他才带她来的。

当然，这点小心思以沈雨荨那颗猪脑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来，小媳妇，给你！”宋洋从工具箱里面抽出一只球杆扔向沈雨荨，沈雨荨急忙接住。心想，能不能别叫我小媳妇啊，多难听。

她抬头看了一眼萧子靳，发现他果然也并不喜欢这种称呼，拧着眉纠正：“叫嫂子。”

“嫂子？好吧，以后就叫嫂子。”宋洋搂着他的新女友打球去了。

许聪正在给梁温柔挑球杆，那样子细心的很。

沈雨荨俯在萧子靳的耳边小声问：“那位叫许聪的，是不是喜欢梁小姐啊？”

“嗯，从大学到现在追了好多年了。”

“哇塞，这么久，梁小姐真是铁石心肠啊。”

“铁石心肠的人不止她一个。”

“还有谁？”

“你老公。”萧子靳将她的身体扳了过去，从后面环住她：“所以你要好好感谢上苍，让你走了这么一个狗屎运。”

“那……。”

“好了，这里是打球的地方，不是看别人八卦的。”萧子靳保持着从后面环住她的姿势，将她手中的球杆拿好：“球杆要这样拿……身体往前倾一点……。”

他的身体贴在她的后背，整个气息包围着她，温热的大掌包裹着她的双手，沈雨荨瞬间有种自己正在演偶像剧的感觉。

这种当女主角的感觉真好，要是能把它录下来就好了，留着以后放在电脑上慢慢回味。

教了一阵，萧子靳无奈地叹了口气：“你还真是连球杆都没有摸过。”

“你说什么？”她稍稍回过神来。

“我教你拿球杆，你在胡思乱想什么？”萧子靳低头凝视着她：“还在想着别人的八卦？”

“没，没有。”开什么玩笑，这么幸福美好的时刻她哪有心思想别人的八卦，明明是在想自己的好事。

“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帮你们捡球就好了。”沈雨荨实在没信心能反这么小的一个球打进那么远的一个小洞里。

她觉得高尔夫真的是最没有意思的一种球，也不知道这些富豪们为什么喜欢玩这个。

“工作人员捡球速度比你快多了。”萧子靳说。

凌菲菲笑着地冲他们喊了声：“子靳，学高尔夫也是需要天赋的，你就别为难嫂子了，过来跟我们一起打局嘛。”

沈雨荨有点尴尬，又有些不好意思道：“你去跟他们打吧，我自己练练就好了。”

“要不我给你找个工作人员教一下？”

“好。”只要不连累他，怎样都行。

萧子靳过去跟他们开局去了，很快便来了位临时教练教沈雨荨打球，沈雨荨刚开始学得有些认真，但慢慢就开始变得敷衍了。最后她索性把教练打发掉，坐在草地上看起了那边的萧子靳。

第一次看萧子靳打球，她发现他连打球的动作者是那么优雅，除了偶尔那对梁温柔露出的笑容有点扎眼外一切都很吸引她的目光，她甚至忍不住拿出手机偷偷拍下了他打

球的身影。

“干嘛？在偷拍自己的老公啊？”伴随着一个打趣的声音，杨羨羨俯身坐在她的身侧，同时还给她递了一瓶水。

沈雨荨忙收好手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做随便拍拍，谢谢你的水。”

“不是我的，是送的。”杨羨羨拧开瓶盖喝了一口矿泉水：“怎么不学了？”

“对这个没什么兴趣。”

“那你怎么还肯来？是为了来看住萧少的？”杨羨羨说的一脸暧昧。

“不是啦。”沈雨荨答得有些心虚，事实上明明就是的。

杨羨羨却解然地笑了一下，说：“温柔虽然对萧少一直没死心过，不过她人挺好的，你不用太担心她会对于靳做出些什么。”

沈雨荨在心里苦笑，看来梁温柔的表面功夫确实做的很到位，就连杨羨羨都替她说话了。

不过她也没有拆穿她，而是转移话题：“杨小姐是在榆市生活么？”

“不是，我是从外地过来出差的，正好下周有场同学会要开，就暂时留在榆市了。”

“同学会？是大学的么？”沈雨荨疑惑地问

“对呀，萧少没有跟你说么？”

“没呢。”萧子靳从来不跟她说这些的，今天和同学约着打球原本也没说，要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刚好说起，他也不会提出要带她前来。

萧子靳大概是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必要向她报备吧，想到这个，沈雨荨的心里便有些微微的失落起来。

感觉到自己似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杨羨羨突然有些尴尬起来：“那个……萧少他就是这种性格，一般有什么事情都不说出来的，呵呵……性格有那么一点孤僻。”

沈雨荨想起那天晚上萧老爷子也跟她说过萧子靳的性格有些孤僻，是因父母离婚所造成的。

想来父母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确实很大，就是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沈雨荨突然有些好奇起来。球散场时，萧子靳正在跟梁温柔说话，沈雨荨走过去给萧子靳递了瓶水，微笑道：“打完了？”

“我看看，偷拍了我多少相片？”萧子靳伸手将她拿在掌心里的手机抽了过去。

沈雨荨急忙去抢：“没有啦，我才没有偷拍。”

萧子靳却直接划开手机，点入相册，发现里视频和相片至少有数百张全，而上面的人物全是他。

偷拍被抓包，沈雨荨羞赧地用手捂着脸叫器：“不是我拍的，不是我……。”

“是手机自己拍的。”萧子靳将手机扔回给她。

“哟，一打完球就在这里秀恩爱，你俩累不累啊。”凌菲菲在一旁借打趣的语气说。

“真正秀恩爱的应该是那样。”萧子靳抄起一根球杆砸向不远处吻得天昏地暗的宋洋和他的新女友，刚好砸在他们脚下。

大伙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沈雨荨立刻羞红了脸，这……也太放得开了吧？

“靠，砸我做什么？”宋洋气愤地扭过头来瞪着萧子靳：“你现在跟你老婆感情不是挺好的么，还忌妒我？”

“又不是偷人，秀一下也没什么不对吧？”杨羨羨微笑着扫了萧子靳和沈雨荨一眼：“况且你俩都已经结婚了。”

大家说说笑笑间，沈雨荨却明显可以感觉到梁温柔笑得很牵强。

好在这场球打得‘有惊无险’，梁温柔并没有做出什么不该做的行为来，凌菲菲也就口头上过了把嘴瘾，因为萧子靳在场也不敢太过火。

回去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沈雨荨偷偷看了萧子靳好几次，每次都是欲言又止。

终于，她的欲言又止挑起了萧子靳的好奇心，他将车子停在灯区后扭头扫视着她：“你想说什么？”

沈雨荨愣了一下，有种被抓包的尴尬，用手摸了摸脸庞：“我……有吗？有想说话吗？”

“有。”萧子靳点头：“有什么事情就说，别吞吞吐吐的。”

“那我说了，你会回答我么？”

“视情况而定。”

“哦，其实……我一直想问问你，关于你爸妈的事情。”

果然，他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几乎是想也不想地扔给她一句：“这个没什么好问的。”

“看，我就知道我不能说。”沈雨荨撇撇嘴，随即厚着脸皮道：“其实我就是想了解一点你的过去和你的父母，毕竟……你的父母目前来说也算是我的父母嘛，我有必要

关心一下过去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你不是一直觉得咱俩只是假婚么？”萧子靳冷笑。

“假婚也是婚嘛，法律上他们还是我的公公婆婆。”

“算了，反正人都已经不在，没有再认识他们的必要。”萧子靳说得有些冷漠，重新启动车子。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沈雨荨就算再好奇也不敢再问下去，万一把他惹毛了就不好了。第二天沈雨荨被安排临时加班，早上她起来的时候萧子靳已经出门了，据说是到外地出差两天。

御临花园周边的交通很方便，对面就有地铁口，她搭乘地铁去到医院，上到自己所在楼层的时意外地遇到梁温柔。

看样子她是回来取药的，手里提着药袋子，而那表情那架式又有点像是在特意等她。

看到她时，沈雨荨不自觉地停了一下脚步，她很想掉头离开，可梁温柔已经看到她了，她只能硬着头皮上前去冲她微笑：“梁小姐，好巧。”

“不巧，我是专门上来找你的。”梁温柔的语气和她的表情一样不太好。

“找我有事么？”沈雨荨心里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情敌找上门来能有什么好事？不会是要当众跟她大撕一场吧？

梁温柔和唐晓不一样，毕竟年纪大些心智也成熟些，应该不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情来的才对，她在心里暗暗安慰了自己一番。

果然，梁温柔挑眉：“你确定要在这里说话么？”

“到这边来吧。”沈雨荨往走廊尽头的露台走去，走到露台后转身，盯着她：“有事就直说吧，我还要上班。”

顿了顿她又添了句：“如果梁小姐是想说跟萧子靳有关的事，我觉得还是算了，没有什么可说的。”

说这话的时候，沈雨荨在心底苦笑，她和梁温柔之间除了萧子靳还有什么可说的？

梁温柔也跟着笑了，笑得一脸嘲讽：“沈小姐昨天在我面前狠狠地炫耀了一下午，得意够了，也虚荣够了，却不让别人说一下？”

沈雨荨无语了，原来她是为了昨天下午打球的事情来找她的！

她咬了咬唇，道：“子靳不是说了么，要像宋洋和姚纤纤那样才算炫耀，所以我不觉得我有在故意。”

正是因为担心刺激到她，所以在萧子靳要教她打球的时候她才主动要求找教练，可没想到自己还是招来了这位梁大小姐的恨。

不过换位想想，自己心爱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即便他们只是对视一眼，牵一下手，自己肯定也会觉得眼睛如被针扎般难受，当初她看萧泽飞和唐晓不就是这样么？

正因为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她能理解她，所以一直不想与她太敌对。

梁温柔冷笑：“以前你可是从来不跟着子靳出席活动的，明明不会打高尔夫却还是跟着他去了球场，难道不是在故意找机会向我炫耀么？”

“子靳并没有告诉我你也在，也没有告诉我是跟一帮同学打球。”天地良心，萧子靳说到打球的时候，她真的以为是跟客户或者一些酒肉朋友去的，不然她打死都不会去。

不过，眼下这场面怎么感觉像是她破坏了萧子靳和梁温柔的好事，自己只是个小三，在接受正室的批判呢？就算梁小姐她失恋挺值得同情的，但也不该是这样的啊。

唉，气场这东西真的是与生俱来，她这种小人物是怎么装都装不像的。

“梁小姐，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去工作了。”惹不起，她躲还不行么？

她转身要走，梁温柔却迅速地往她面前迈了过去，挡住她的去路，脸上的表情也越发的愤怒鄙薄起来：“沈雨荨，你以为这样就能刺激到我了么？就能让我伤心难过了么？你能一直这样得意到最后么？”

鄙视的目光将沈雨荨从上到下地扫视一圈：“也不拿面镜子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居然有脸在我面前得瑟？要背景没背景，要长相没长相，要智商没智商，要能耐没能耐……连找份工作都要靠子靳帮忙，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撞死算了，还有脸去祸害子靳，有脸在我面前显摆？”

这种侮辱的话沈雨荨听多了，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不过梁温柔刚刚说的那些话语中有一句引起了她的注意。

梁温柔她说什么？她的工作是萧子靳帮忙找的？

大伙最近不是议论得挺有味道，说她是靠着萧泽飞进恩泰的么？怎么到了梁大小姐嘴里又成了是萧子靳安排的？

“谁说我的工作子靳安排的？”她呆愣过后，不自觉地问出一句。

梁温柔看她的表情就猜到她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心里不由得揪痛了一下，没想到萧子靳把这个女人保护得这么好。

她继续冷笑：“不然你以为是谁？靠你自己就能进入人才济济的恩泰？还能一上来就当主治医师？”

“你错了，子靳他并没有帮我安排工作。”沈雨荨愤怒地低吼了一句，似是在冲梁温柔吼，又似在冲自己吼，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个不安好心的女人离间自己跟萧子靳的感情。

可心里却隐隐觉得有开始沉重起来，真的是萧子靳帮她安排的吗？

她突然想起自己求职那天跟萧子靳一起在帝豪酒店吃午餐时，她确实跟萧子靳提过下午要去恩泰医院求职。而就是那一场求职，明明是要求最严格的医院，对她来说却是这么多的求职经历来最顺利的一次。

前些日子办公室的同事还议论她当初测验的成绩根本不算很好，最后却将其他求职者挤下去了。

她的测试结果确实不算理想，这一点她自己知道，并且当时就纳闷过医院为何放弃那些优秀的应聘者改录取了她。原来并非因为她看起来顺眼？而是萧子靳在后面帮忙？

原来最近医院内那些关于她的传言都不是传言？而是真的，只不过幕后推手不是萧泽飞而是萧子靳。

她确实就是个靠走后门上位的女人，她进入恩泰靠的根本不是实力。

“你就继续自欺欺人下去吧，反正自己有几斤几两重自己心里清楚。”梁温柔扔下这么一句，转身率先扬长而去，留了沈雨荨独自一人在露台上发呆发愣。

从毕业以来，沈雨荨的工作能力刚开始虽然算不上特别出彩，但凭着她这些年来兢兢业业认真好学，工作也算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上家医院时甚至还被评选过优秀医生的称号。

所以梁温柔说她背景不好，容貌不好她都可以忍受下来，但说她工作能力不好她还是有些不服气的。

现在看来……难怪梁温柔要这么说她呢，原来她早就知道她的工作是萧子靳帮忙安排的了。

为什么是萧子靳安排的……为什么是他……？

沈雨荨有些崩溃地蹲下身去，双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脑袋，试图控制自己不去想最近医院里面对她的议论和嘲讽。

之前她还可以在议论者面前很骄傲地抬头挺胸，宣称自己没有走后门，可现在呢？她还敢这么说么？这明显就是在自己扇自己耳光啊！

也不知道在露台里面蹲了多久，直到包包里面的手机响，领导问她为什么没有来医院，她才幽幽地从地上站起，抹了一把泛着泪雾的双眼，迈步往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她用手机拨打了萧子靳的号码，号码显示已关机，显然已经登机。

直到中午休息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是萧子靳给她打回来的，开口就问：“打我电话号了？”

“是。”

“有事？”

“谢谢你安排我进恩泰入职。”冷冷地吐出这句，沈雨荨便挂上电话。

电话那头的萧子靳刚要进入会议室，听她这么说后本能地停住脚步，然后拿下被挂断的电话看了一眼。

“怎么了？萧董。”林助理见他脸色突然变得凝重，关切地问。

萧子靳握着电话的手指紧了紧，幽幽地吐出一句：“雨荨她在感谢我帮她找到工作。”

“少夫人她知道了？怎么回事？”林助理也是一愣。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萧子靳沉吟了一下，道：“你打个电话问一下黄院长情况，另外，叫田秘书过去看看她。”

“怎么？萧董您是怕她想不开？”林助理打趣地笑了。

“她的性格不会想不开。”萧子靳无奈地摇了摇头，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些什么。

以沈雨荨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当然不会想不开，况且她还有梓恒要照顾，找工作这事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至于会想不开。沈雨荨稍稍调整好情绪回到大办公室时，身后并不意外地响起一个隐隐约约的嘲讽：“有后台就是好，想迟到就迟早，想早退就早退。”

“对呀，迟到了足足 40 分钟。”另一个声音说。

沈雨荨好不容易才调整过来的心情渐渐地又开始难受起来了，除了难受还有难堪、羞愧……这些她从未在同事们面前有过的情素。

这一刻，她甚至连反驳她们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低头闷声写自己的日志。

小元听不下去了，却又不好出言阻止她们，只好走到沈雨荨身侧拍着她的肩膀安慰：“雨荨，你不要放在心上，在哪都会遇到这种嫉妒心强的人的。她们是在嫉妒你工作出色，在大会上得到院长的表扬。”

表扬，是呵，上次她还在大会上被院长点名表扬了，这也是萧子靳的关系吧？

沈雨荨苦涩地吸了口气，扭头对小元道：“没关系，我本来就是走后门进来的。”

“啊……。”小元惊呼。

“嗯，就是走后门的，不然凭我的能力怎么可能进入恩泰？”她这话是在嘲讽自己。

小元将声音压得更低些：“真的跟萧泽飞有关？”

“不，跟他无关，但跟别人有关。”

“噢，跟他没关就好。”小元轻嘘了口气，笑了笑说：“其实也没什么，我敢保证医院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靠人际关系进来的，但进来了不代表就能在这里干下去啊，如果工作能力不够医院还是不敢留的，毕竟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出了错关系到人命。”

“沈医生，外面有人找。”大办公室外头响起一个声音。

沈雨荨从椅子上站起，吸了吸鼻子。

“别太难过了，加油！”小元替她打气。

沈雨荨走出办公室，远远就看见田秘书站在走廊转角的地方，她来做什么？

虽然心中狐疑，但碍于礼貌她还是迈步往田秘书走去。

干练的田秘书也不绕弯子，出口便问：“少夫人您还好么？”

“在这里麻烦不要叫我少夫人，谢谢。”沈雨荨语气有些冷淡，因为田秘书是萧子靳的人。

“那……沈医生您还好么？”田秘书脾气极好地改了口。

“你为什么这么问？”

“萧董他有点担心您。”

“担心我什么？”

“嗯……应该是担心您会想不开吧。”田秘书说得有些尴尬。

沈雨荨却笑了：“我还能因此去死吗？”

田秘书沉吟片刻，才又说：“沈医生，萧董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是出于善意的，希望您能理解和原谅他。萧董这几天在外地有一场重要的合约要谈，希望您能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别让这点小事分了萧董的心，白跑这一趟。”

沈雨荨瞧着眼前这位田秘书，她这是什么意思？特地跑过来警告她别小题大作影响到萧董？是萧子靳让她来的？

呵，这么快就赶过来了，除了萧子靳还会有谁？

她咬了咬唇，淡淡地吐出一句：“田秘书尽管放心，我不会影响到他的。”

田秘书点点头：“既然沈医生没事，那我就放心了，沈医生再见。”

第 067 章 你要离家出走？

沈雨荨将辞职报告交到张主任手里时，张主任讶然地打量了她许久，才不可置信地问：“你要辞职？”

“是的。”沈雨荨点头

“就因为外面那些传言？”张主任又问。

“张主任，我是认真的，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沈雨荨，早知道你的心理素质这么差，我当初就不会把你接收到这个部门来了。”张主任平日里虽然毒舌，对手底下的员工苛刻，但心不坏，况且沈雨荨这段时间来的工作表现她都是看在眼里的，比其他同龄员工要努力和细心许多。这么好的手下，她自然也不希望就这么走掉了。

“对不起，主任……。”

“沈雨荨，你就算是看不清现实事态也该看过电视剧吧？哪个职场环境没有这么些明争暗斗？哪个企业没有这样那样的人际往来？哪个人背后不说人，又有哪个人背后无人说？你以为你换一家医院里面的人就会个个都喜欢你了么？难道到时候你也要夹着尾巴走人？”

张主任说得很严肃，沈雨荨却心乱如麻，如果是传闻，她确实可以做到一笑置之，就像最近这段时间来这样。可问题是这不是传闻啊，她真的就是被萧子靳在暗中安排进来的，她现在连面对同事的脸面都没有。

难道她要在同事鄙视的眼光中工作一辈子么？这样的工作环境她实在没有勇气呆下去。

“说到走后门这事，你看医院现在被提拔上来的有几个不是有后台的？除非那人真的是人才，工作能力一流，人品一流，没有领导敢不提拔他了。”说到这里，张主任突然沉默了一下，随即才用一种豁出去的语气说：“就如我，当年还不是靠着人际关系进来，然后努力学习拼命提升自己才混到现在这个位置上的。”

沈雨荨微讶，没想到张主任为了留她居然把自己给卖了。

她突然有些感动，可又不想因为张主任的极力挽留就放弃了自己好不容易才做出的决定。下午从客户公司出来，萧子靳一上车便问：“她怎么样了？”

林助理启动车子，道：“下午提交了辞职申请，我让黄院长打回去了。”

“用什么理由？”萧子靳有些疲惫地靠在椅背上，手指在眉心上轻轻地捏揉着。

“违约金，少夫人一听要给医院支付上十来万的违约金后立马便算了。”

萧子靳突然笑了，手指从眉心上拿了下来：“这个小财奴，我还以为她会坚持走人呢。”

林助理也跟着笑了：“萧董英明！”

车子正在经过一个步行街口，步行街里面人来人往，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当地特色的东西卖。林助理将车子停在路边，笑笑地问道：“旁边就是一家卖本地特色饰品的店，萧董要不要进去给少夫人挑几件？”

“你让我去给她买礼物？”萧子靳眉心一拧，表示很不可思议。

“萧董，面子又不能当饭吃，但少夫人不高兴，您回家可就真没饭吃了。”他当然知道萧子靳脸上那一抹惊讶是什么意思，以萧子靳这样的身份地位，何曾主动去买过一件礼物去讨好别人？

当然，简舒小姐例外。

“可我哪知道她喜欢什么？”萧子靳正在找理由说服自己不买。

“萧董您没听说过么？如果少夫人心里有你，不管你送什么她都会觉得是最好的，都会很开心。况且以少夫人的个性，你要是给她买一堆价格太昂贵的金银珠宝，她反而没兴趣了。”

唉，他家萧董真的是太久没有谈过恋爱了，一点都不懂得讨女孩子欢心。

最终，萧子靳还是找不过林助理的劝说磨磨蹭蹭地下了车子，往旁边的饰品店走去。沈雨荨下班回到家，隔着门板便听到小梓恒嘻嘻哈哈的笑声，不想影响到梓恒的心情，她稍稍收起心里的坏情绪才开门迈了进去。

“梓恒，姐姐回来了。”她说得有那么一点有气无力。

“姐姐，你看姐夫给我买礼物了。”小梓恒一看到她回来，便立刻兴冲冲地迎了上来，手里还举着一部看起来材质不错的小型望远镜：“姐姐你看，这是姐夫给我买的望远镜，可以看好远好远呢。我们刚刚还看到姐姐从地铁站走出来了，看得清清楚楚噢。”

沈雨荨目光往客厅里面一扫，落在萧子靳的身上。

萧子靳帅脸往窗外微微一偏，心里仿佛在说：我没偷窥，我没偷窥……。

“姐姐，好看吗？”小梓恒兴奋地问道。

“好看。”沈雨荨含笑用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直接往楼上走去。

“等一下。”萧子靳突然叫住她。

“有事么？萧董。”沈雨荨冷冷地望着他。

“我也给你买了小礼物。”萧子靳笑得有些讨好。

“什么礼物。”沈雨荨迈开步伐往他走来。

见她回头，萧子靳从茶几底下拿出一只小木盒递给她继续微笑：“礼轻情义重。”

那是一个看起来挺精致的盒子，如果换成是以往看到萧子靳给自己买礼物，沈雨荨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可是今天……。

她打开盒子，将里面的茶色水晶手链拿了出来，对着灯光照看了一下后，抬眸瞧着他：“这么幼稚的东西你买来给我？谢了。”说完，她转手将水晶手链扔进梓恒的怀里：“梓恒，给你拿去当弹珠玩吧，噢，连弹珠都不如，那还是扔了吧。”

说完，她转身扬长而去，就连多一眼都没看萧子靳瞬间变得难看的脸色。

“怎么了怎么了？你俩吵架了？”何玉娇从厨房里面一出来就看到这番场景，立马紧张地走上来问。

萧子靳看了她一眼，脸色依旧不太好。

何玉娇从小梓恒手里拿起那条被沈雨荨甩掉的水晶手链，上下翻看了一下后‘啧啧’声说：“女婿啊，不是我说你，你那么家大业大的，给雨荨送这么条不值两百块的手链，换我也甩回给你。”

萧子靳抬眸看着她，何玉娇继续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你说你就算不给她买钻石买宝石，给她买个金子做的也成啊？一条金手链才值几个钱？对你来说连九牛一毛都不到。”

萧子靳很心塞，他想起林助理的话：如果少夫人心里有你，不管你送什么东西给她她都会觉得是最好的，都会很开心。

结果……沈雨荨只看了一眼便扔掉了，那是不是代表着在她的心里，他和这条水晶手链一样无足轻重？

最好这只是她气头上的表现！

萧子靳幽幽地跟上二楼，沈雨荨正背对着门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听到有人进来也不理。

萧子靳在门边驻足了几秒，才迈步往里走迈去，站在床前注视着她的背影。

“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给女人买礼物。”

“你怎么进来的？”沈雨荨冷冷地问。

“我有钥匙。”萧子靳往前一步坐在床沿，用手指推了推她的手臂：“如果你不喜欢水晶，我带你去珠宝点买一条金的或者钻的。”

岳母大人是这么说的，女孩子都喜欢贵重的首饰。

沈雨荨腾地从床上翻身坐起，瞪着他：“萧子靳你别把我想得那么世俗成么？”

“你不世俗那为什么扔掉我的礼物？”他不依不饶，第一次拉下脸送女人礼物却被这么践踏，他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

“不想要就扔了，不可以么？”

萧子靳望着她一脸愤慨的小脸，拧眉：“还在生我的气？”

“是。”

“我当初看你找工作那么辛苦所以好心帮你一把，做错了么？”萧子靳同样不满。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你还会接受我的帮忙么？”

“所以啊……。”沈雨荨气呼呼地在她的身上推打了一下：“你明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靠自己的实力得到一份工作，然后脚踏实地地做好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被人明里暗里地嘲讽我靠后台上位，这样的工作就算再好，福利再高我也不想要你不知道？”

“我知道，所以我不敢告诉你，也不让黄院长告诉任何人。”

“难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么？”

“如果不是你跟泽飞牵扯不清，这风也透不出来。”

“你……！”沈雨荨气得哑言，她激动地从床上跳到地面，转身便走。

“你要去哪？”萧子靳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我跟你无话可说。”沈雨荨被他强行拽了回来，瞪着他的双目不知何时已经泛出了泪花，说完使尽全力地挣脱他的手掌，转身快步往卧室门口走去，直接将躲在门外偷听的何玉娇撞翻在地。

沈雨荨愣了一下，低头看了她一眼后加快了下楼的步伐。

“雨荨……。”何玉娇迅速地从地上爬起，冲卧室内萧子靳投去一记白眼后转身快步追了下去。

“雨荨你上哪去？等等我……。”何玉娇追到楼下的时候沈雨荨已经跑出去了。

小梓恒正趴在阳台上打弄他的望远镜，听到动静后转过身来：“妈妈，姐姐怎么了？”

“你姐被你姐夫欺负了。”何玉娇扔下一句，跑了出去。

小梓恒愣愣地站在露台上，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直到萧子靳从楼上走下来后，他才望着他用软糯的声音批评道：“姐夫，老师说男孩子要保护好女孩子，更不可以欺负女孩子的哟。”

萧子靳无语地横了他一眼，径直走到吧台倒了杯白开水喝。

“姐夫，你要再欺负姐姐的话，我可是会不理你的哦。”小梓恒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萧子靳终于往他迈了过来，伸出手掌掐住他的下颌微微往上抬起，咬牙说：“小屁孩子你懂什么？是你姐姐把我欺负了。”

“可是跑掉的是姐姐啊，姐夫你为什么不去把姐姐追回来？”

“她自己有脚自己会回来。”

“姐夫，你这样是不对的哟，女孩子是需要哄的。”

“怎么哄？”

“唉……姐夫你好笨哪。”小梓恒摇了摇头，一脸鄙夷地将他的手掌从下巴处拿了下来，‘咚咚咚’跑上楼去，又‘咚咚咚’跑了下来，重新站到他面前的时候手里多了两块大白兔奶糖，并且很深明大义地递给他：“哪，就剩下这两颗了，你拿去用吧。”

“用这个讨你姐姐开心？”

“对呀，每次甜甜生气不理我的时候我就给她大白兔糖，然后她就笑了。”

萧子靳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手中的大白兔糖，脸上微讶：“你就是用这一招讨到女朋友的？”

小梓恒点头纠正：“不是女朋友，是女同学。”女朋友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也没听过。

虽然觉得很无语，可萧子靳还是鬼使神差地伸出手将梓恒手里的大白兔糖接了过去，这一刻，他觉得自己的智商回到了三岁前，跟小梓恒在同一个档次上了。

嗯……原来智商是会传染的，看来真得离这小屁孩远一点。何玉娇好不容易才在小区大门口追到沈雨荨，一手抓住她的手腕一手插着腰气喘吁吁道：“沈雨荨你有病吧？你跑什么啊？哎……累死我了……。”

沈雨荨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盯着她：“放开我。”

“放开你你上哪去啊？离家出走？并且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我……。”沈雨荨哑言，她也不知道自己要上哪去，是不是要离家出走，总之她就是很想跑，并且不想停。

“你赶紧给我回去，梓恒还在家呢，一天到晚只会说我不关心他，你看看你自己还不是把他自己扔家里了？”

“萧子靳不是还在家么？”

“你都把他气成这样了，还指望他帮你带梓恒？”

“我气他？明明就是他气我好吧？”沈雨荨不服。

何玉娇冷嗤一声，扫了她一眼：“我看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萧子靳那么用心地帮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你不但不感激还恩将仇报地跟他闹起情绪来，有你这样不讲理的么？”

刚刚她趴在门外偷听，已经大致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没想到就连自己的母亲也护着他，沈雨荨转身要走，何玉娇重新将她拽了回来恼火道：“沈雨荨你不可以这么不懂事的明白么？萧子靳是什么人啊？萧氏的董事长，万人拥护的萧氏领导人。肯花心思帮你找工作，买礼物讨你欢心已经很难得了，你居然还好意思跟他闹情绪？小心再闹他，把他的耐心闹没了一脚把你蹬了。”

沈雨荨不满地控诉：“你就知道关心你的豪门梦！”

“什么我的豪门梦？这不也是你的豪门梦、梓恒的豪门梦吗？要是没有萧子靳，你上哪住那么好的房子，梓恒上哪念这么好的学校？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梓恒着想一下吧？难不成你想让梓恒一辈子呆在城西那个贫民区里被人指着嘲笑是私生子？”

何玉娇用手比划着指了一下身后的御临花园：“你看看这里，住的全是有钱有权有素质的人，还有新学校的那些家长们明知道梓恒没有爸爸的孩子但也不会去嘲笑他，这么好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在榆市还能找到第二个么？”

没错，自从梓恒换了新学校后，明显比以前要开心许多，住在这里的人素质也确实比城西那边的人高出许多。可这一切都是靠别个男人施舍的，沈雨荨总觉得心里有些别扭。

“赶紧给我回去跟萧子靳道歉！”何玉娇拉了她便要往回走。

沈雨荨扭动手腕挣扎：“我不去！”

她怎么可以为了得到这种富裕的生活就毫无尊严地跑去跟萧子靳道歉？

“你怎么回事？还要继续跑是么？”何玉娇火了。

“我……我去跑步还不行吗？”沈雨荨甩掉她的手，转身往对面的滨江路跑去。

要她回去道歉？没门，明明就是他先欺骗了她，先多管闲事，害她被同事嘲笑了那么久的。

御临花园对面就是滨江路的步行栈道，是早晨和下午休闲的好去处，沈雨荨无处可去，却又不想回家，就这样沿着栈道一直往前跑着。何玉娇回到家时，看到萧子靳和小梓恒站在露台上，脸上笑容一绽笑盈盈地走过去，又用讨好的语气道：“子靳啊，你别生气，雨荨她就是这一点不好，自尊心太强了。不过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她了，相信她很快就会回来向你道歉的。”

萧子靳拿起望远镜看了一眼远处的滨江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刚好可以看到沈雨荨往前奔跑的身影。

“她的情绪怎么样？”他淡淡地问。

“呵呵……她在你面前哪敢有什么情绪，她说要去跑步，等她跑两圈回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何玉娇笑着往厨房走：“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

萧子靳放下望远镜，往楼上走去，下来的时候已经换了身运动服。

“姐夫你要去哪？”小梓恒问。

“跑步。”

“我也要去。”

沈雨荨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又跑了多远，虽然很累，却并没有停下的意思，脑子里面乱糟糟的全是这些日子同事们对她的嘲笑，还有主任甩给她的违约合同，那上十万的违约金让她连辞职的能力都没有了。

现在是要怎么办？硬着头皮呆在那个满是嘲讽声的医院里工作么？直到合同期满？

想到还有那么长的时间要熬，她就觉得烦躁极了。

当然，萧子靳能让她进去恩泰医院，自然也有能力让她从那里出来，只是……难道她要去求他帮忙？她怎么拉得下这个脸！

“姐姐……姐姐……。”后面有熟悉的声音传来。

沈雨荨愣了一下，随即甩了甩头，梓恒怎么可能在这里，肯定是听错了。

“姐姐……等等我们……。”梓恒的声音继续响起，沈雨荨终于回过神来，当她看到百米外那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正在往自己跑来时立刻怔了一怔，心想他们怎么来了？

“姐姐，你别跑那么快嘛，我和姐夫都快要累死了……。”

“你怎么跑出来了？”沈雨荨往回走了几步，打量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小梓恒，至于旁边那个一身运动装、帅得没天理的男人她选择无视。

“我是陪姐夫来给姐夫送大白兔奶糖的。”

“什么大白兔奶糖？”

萧子靳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那两颗大白兔奶糖递到沈雨荨跟前，说：“听说大白兔奶糖很容易讨女孩子欢心。”

“谁说的？”

“呸，他说的。”萧子靳用下巴指了一记小梓恒。

“幼稚！”沈雨荨转身便走。

“姐姐，你就原谅姐夫嘛……。”小梓恒追在沈雨荨身后，拉着她的手腕摇晃起来。

沈雨荨反手牵过他的小手，没好气道：“他不是你姐夫。”

“沈雨荨，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你最好给我见好就收！”萧子靳气结地冲着沈雨荨的背影喊出一句。

沈雨荨没有搭理他，牵着梓恒继续往前走。

隐隐约约中，她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子娇柔的声音：“帅哥，你在跑步么？”

“没错。”

“那……她们是你什么人啊？”女子又问。

秉着好奇，沈雨荨回过身去，果然看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跟萧子靳搭讪，女子这会正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她和梓恒。

“不认识。”萧子靳淡淡地吐出一句，目光却锁在沈雨荨身上。

年轻女子笑着松了口气，继续搭讪：“正好我也一个人，我们一起跑怎么样？有个伴就不会那么无聊了。”

沈雨荨原本以为萧子靳会像以往一样嫌弃地躲掉对方的搭讪，没想到这次他却想也不想地点头：“好了，我正有此意。”

“真的？那太好了。”

“哦，对了美女，送你两颗糖。”萧子靳将掌心里的两颗糖送到美女面前。

美女惊喜地欢呼一声：“噢，谢谢，我最喜欢吃牛奶糖了。”说话间立刻剥开其中的一块放入口中：“好甜。”

“喜欢就好，走吧，一起跑步。”两人相视一眼，一起往相反的方向跑去。

如是，萧大少爷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一个女人勾走了……。

这边的沈雨荨看着两人有说有笑地远去的背影，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太可气了！太可恨了！

一点道歉的诚意和耐心都没有，还当着她的面跟一个刚认识的陌生女子亲亲我我？

“那是我让姐夫送给姐姐的牛奶糖，姐夫怎么可以随便送给别人嘛。”一旁的小梓恒也是一脸泄气的样子，微仰小脸看着沈雨荨：“姐姐，姐夫陪漂亮阿姨去了。”

“他不是你姐夫！”沈雨荨咬牙切齿地重申了一句，牵过他的小手：“走，我们回去。”结果萧子靳这一跑，居然跑到夜里十一点钟都没有到家。

何玉娇在屋子里面踱来踱去地焦急着，偶尔停下来冲着沈雨荨扔去一句：“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像萧子靳那么有钱又帅气的男人大把女人喜欢，肯定是没有多少耐心哄女人开心的，你非要用自己的个性去挑战他的耐性，现在好了，就这么轻易被一个过路女人勾走了，这会还不知道在哪个酒店里快活呢。”

“妈，你说够了没有？我明天还要上班。”沈雨荨从被子里面探出头来，不耐烦地扔给她一句。

她的心里已经够烦了，何玉娇还念了她一晚上，连觉都不让她睡。

“死丫头你还怪嫌我烦？”何玉娇气呼呼道：“我让你给萧子靳打个电话道歉，叫他回家，你听到没有？”

“我说了我不打！”沈雨荨坚持。

若萧子靳此时真的跟那位美女在酒店里快活，那她打过去岂不是很尴尬？看那女子那么主动的样子，下一步肯定是投怀送抱。

不对，这不是她不肯打这个电话的原因，她才不在乎他跟谁在一起斯混呢，一点都不关心！

“妈，你再逼我……我真的离家出走了！”她恶狠狠地威胁。

“哟？臭丫头你还敢威胁我是吧？”何玉娇火大道。

沈雨荨重新拉过被子盖在头上，坚持不再搭理她。

何玉娇拿她没办法，又骂了一阵后便觉无趣了，只好转身走了出去。

听到母亲的脚步声走远，沈雨荨才终于将脑袋从被子里面探了出来，毫无睡意的她，就这么呆呆地注视着天花板上的水晶灯，良久……。跑完步后，萧子靳确实去了酒店，

不过不是跟那位陌生女子去的，而是跟他宋洋。

事实上跟那女子跑了没多远的路，他就因为受不了对方身上的香水味和聒噪的嘴巴而拦了辆出租车走掉了，他还记得当时那女子因为他的突然离开而傻在原地、最后跳着脚追上来要电话的情形。

总之就是个不讨喜的女人，他连多一分钟都不想和她呆下去。

心情郁郁的他，原想找宋洋出来喝点小酒解解闷，结果宋洋这不靠谱的家伙还带了他的新女伴过来，让他烦不胜烦。

“一刻不抱女人你会死啊？”他一见面便没好气地扔给宋洋一句。

宋洋一手搂着姚纤纤柔软的身体，一手给萧子靳倒酒，笑得一脸暧昧：“不会死，但会觉得空虚寂寞得心肝疼。”

“我看你是女人的口水吃多了，离不开女人了。”

“那也总比你一刻都抱不了女人好。”宋洋很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

萧子靳瞪了他一眼，拉开椅子坐了下去。

“来，先干一杯。”宋洋举起酒杯：“然后再好好说说你那位小妻子又把你怎样了。”

萧子靳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阴郁着一张帅脸不吭声。

宋洋如是又笑了，搂了搂怀里的姚纤纤道：“我家纤纤可是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有什么问题说出来，让她替你分晰分晰。”

萧子靳抬眸扫视了一眼对面的姚纤纤，后者冲他礼貌地笑了一下：“萧少有什么难题只管说，我尽力分晰就是了。”

萧子靳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不吱声，好半晌才抬眸盯着姚纤纤吐出一句：“如果一个女人她自尊心极强，又老是爱对男人使性子是什么个变态心理？”

“那是因为她心里有你啊。”

“那如果她又老是故意和我疏远关系呢？”

“这个我知道，叫做欲擒故纵，女人最爱玩的游戏。”宋洋抢答。

“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不信任你，毕竟已经是夫妻了，她没必要玩欲擒故纵这一招。”

“不信任我？”萧子靳不满：“我那么好的人品，她居然不信任我？”

‘噗’宋洋差点喷了口中的酒，指着萧子靳调笑道：“萧董的自恋程度已经快要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姚纤纤也笑：“也许是萧少平日里的表现给不了沈小姐安全感，所以才会导致她对萧少的不信任吧。”

萧子靳很不爽快地想，他平日里明明对她照顾有加，忍让有度，她到底还想怎样？

早上，沈雨荨吃过早餐在卧室里面换衣服准备出门，小梓恒从卧室外头探进来半颗小脑袋道：“姐姐，姐夫问你用不用送你去上班？”

“告诉他不用，就说他昨夜陪美女姐姐太辛苦。”沈雨荨凉凉地说了一句。

“哦。”小梓恒转身‘咚咚咚’往楼下跑去，对正在玄关处穿鞋的萧子靳道：“姐夫，姐姐说你昨夜陪美女姐姐很辛苦，不用你送了。”

萧子靳沉吟了两秒，道：“那你去帮我问问她，醋好吃吗？要不要给她再来一瓶？”

“哦。”小梓恒又‘咚咚咚’地往楼上跑去，趴在门边道：“姐姐，姐夫问你醋好不好吃，要不要给你再来一瓶。咦？姐姐你为什么要吃醋啊？醋那么酸不怕掉牙齿么……？”

沈雨荨咬了咬牙：“你去告诉他，最好今晚也别回来了。”

梓恒跑到楼下：“姐夫，姐姐说你今晚也不用回来了。”

“姐姐，姐夫说他错了，下午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姐夫，姐姐说她哪都不想跟你去。”

“姐姐，姐夫说他要带你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姐夫，姐姐说她下午有约了。”

“姐姐……。”

“姐夫……。”

“姐姐，姐夫……我好累啊……。”上上下下地跑了不下三十遍的梓恒趴在楼梯上，再也跑不动了。

萧子靳上前将小梓恒从楼梯上一把高高地举起，浅笑：“走，姐夫送你去学校。”

“真的吗？姐夫送我去学校？”小梓恒立马又来了精神。

萧子靳点头：“没错。”

“太好了！”小梓恒兴奋地冲着楼上嚷了一句：“姐姐，姐夫送我去学校喽——！”

听到楼下的关门声，沈雨荨才幽幽地从卧室里面走出来，下楼，然后走到露台上往下望去。

远远地……萧子靳牵着小梓恒的小手往不远处的幼儿园方向走，小梓恒蹦蹦跳跳的背影显得开心极了。

沈雨荨心里不自觉地柔软了一下，呆呆地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不过她很快便醒过神来了，轻吸口气后转身走回屋内。

第 068 章 散伙晚餐

沈雨荨下午并没有约，下了班便赶回家去接小梓恒放学了。

梓恒显得很高兴，开口闭口都是姐夫姐夫短的，还说姐夫答应周末再带他去公司的游乐场玩。

沈雨荨放下包，换好鞋，径直走到茶几下方找了一圈，没有找到那条紫色的水晶手链，如是扭头问正在喝水的梓恒：“宝贝，姐夫送姐姐的手链你扔哪了？”

“姐夫送到手链？是有很多紫色珠珠的那条吗？”

“对。”沈雨荨发觉到梓恒的脸色耸拉着，立马警惕起来：“你不会是真的拿去当弹珠玩了吧？”

“是姐姐说给我玩的。”梓恒嗫嚅着。

“姐姐骗你的……。”

“姐姐说过，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不应该说谎的。”

“……”沈雨荨哑言。

没错，这话是她说的，她咬了咬牙，强忍住掐晕他的冲动一字一句地问道：“那你告诉我，珠子都还在么？”

这是萧子靳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送她礼物，而且还是在出差地特地给她带来的，她怎么可能不要？哪怕是石头做的她也喜欢啊。昨晚那随手一扔都是故意扔给萧子靳看的，没想到梓恒居然真的拿它去当弹珠玩了。

“还……在。”小梓恒小跑着上楼，然后捧着一个小盒子下来，正是那个装水晶的小木盒子。

沈雨荨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顿时就晕了，盒子里面珠子是有，但只有十来粒的样子。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多被梓恒弄不见了。

“沈梓恒！我要跟你断绝关系！”沈雨荨崩溃地叫嚣一声，抓过梓恒的两个小肩膀摇晃着：“说，你是在哪玩的？都把它们掉哪去了？”

小梓恒被她摇晃得头晕晕起来，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姐……姐姐，我头晕……珠子……珠子在……。”

沈雨荨停住摇晃他的动作，恶狠狠地盯着他，心里却快哭了：“你给我说啊！”

小梓恒指了指客厅四周，委屈巴巴的：“我就在这里玩的，我也不知道它们都跑哪

去了。”

“赶紧给我找——！”沈雨荨松开他，并率先趴在绒毛地毯上一点一点地、仔仔细细地找了起来，找了片刻，她终于茶几底下看到了一粒紫色的小珠子。如同发现了新大陆般，惊喜地将它捡起放在盒子内。

找了大半个钟才找回来五粒，不过她并没有放弃，将沙发桌子全部挪开位置仔仔细细地找。

此时她的电话响了，她随手抄过电话放在耳边‘喂’了一声，电话那头传来萧泽飞的声音：“雨荨……。”

“有事么？”她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天后，萧泽飞又开始联系她了。

“我找你有点事，可以出来一下么？”

“什么事？”

“你来了就知道了。”

“有什么事在电话里头说吧。”沈雨荨毫不客气地拒绝。

萧泽飞道：“雨荨，我就在你家旁边的咖啡厅门口，难道你要我上去找你么？”

“你……你怎么那么烦啊？”

“如果不想我上去，那就你下来吧。”萧泽飞的语气听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

沈雨荨想了想，为了避逸他上来，她最终还是决定下去一趟。

她把梓恒托付给隔壁的何玉娇便下楼了，出了小区，往旁边走了大概五十米后果然看到萧泽飞的车子停在路边。

从后视镜中看到她过来，萧泽飞缓缓地降下车窗，冲她微笑：“谢谢你能出来。”

“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沈雨荨有些冷漠道。

萧泽飞扫了一眼四周，笑笑道：“难道你要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不怕大哥一会看到会吃醋？”

“萧泽飞，你到底想怎样？”

“为了避免麻烦，还是上车说吧。”萧泽飞甚至已经倾身替她推开车门了。

为了赶紧打发他走，沈雨荨只好弯腰钻了进去，不过她在上车之后不忘提醒他一句：“仅此一次，下次不准到这里来找我了听到没有？”

“那可未必做得到。”萧泽飞坏坏地一笑：“不过要我答应你也可以，今晚请我吃

饭。”

说话的同时，他启动车子，将车子往路中间一拐驶入车流。

沈雨荨扫了一眼外头，有些气急败坏道：“萧泽飞你要带我去哪里？有话不能在这里说吗？”

“当然是请我吃饭啊。”萧泽飞笑得有些邪肆：“或者我请你吃也行。”

“我不想请你吃饭，也不想让你请我吃饭，麻烦停车。”沈雨荨气急地说完，见萧泽飞丝毫没有要停车的意思，于是用握着手机的拳头捶打他，一边嚷嚷道：“你给我停车听到没有？再不停我要叫人了。”

“别乱动，你的手机弄疼我了。”她的手机砸在萧泽飞的肩膀上，萧泽飞吃了疼，一把将她掌心里的手机抢了过去扔进车门的小储物格内。

手机被抢，沈雨荨更加火大了，不顾危险地抓住他的手臂：“你快把手机还给我。”

萧泽飞将车子停在灯区后，有些无奈地对她说道：“雨荨，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激动，我真的只是简单的和你一起吃顿饭，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我说了我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今天是我们认识三年的纪念日。”萧泽飞突然说了一句。

沈雨荨愣了一愣，今天是她和萧泽飞认识三年的纪念日？真的么？

对，她和萧泽飞确实是在冬季认识的，不过是不是今天她倒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而就在她发愣的当儿，她的手机突然响起一阵‘嘀嘀’的信息声，萧泽飞扫了一眼手机屏幕，是萧子靳给她发的短信。他几乎是想也不想地抓起手机，划开屏幕锁将上面的信息删除。

“你想干嘛……。”沈雨荨扑上去抢自己的手机。

萧泽飞却将手机往高处一扬，态度霸道：“今晚除了我不可以跟任何人联系。”

“萧泽飞你有病吧？”

后面响起一阵阵催促的车鸣，萧泽飞启动车子，手里仍然紧紧地抓着沈雨荨的手机。

沈雨荨见他态度蛮横坚持，不得不改为劝阻的语气道：“萧泽飞算我求你了，赶紧醒醒吧，咱们都已经各自结婚了，还过什么三周年纪念日？有意思么？”

“就当是散伙晚餐，可以么？”萧泽飞将车子停在路边，注视着她：“分手了……一起吃个散伙晚餐总是可以的吧？”

“吃完之后呢？”

“吃完之后？”萧泽飞苦涩地笑了一下：“当然是各过各的了。”

“真的？”沈雨荨狐疑地打量他，明显的对他不信任：“吃完散伙餐咱们就算是正式散伙，以后各过各的，互不搔扰对方？”

萧泽飞迟疑了一下，点头：“没错。”

“说到做到？”

“嗯。”

“好，那今晚咱们就当是散伙前的最后一餐，谁反悔谁是小狗。”

“没问题。”萧泽飞开怀地笑了：“你想吃什么？”

“随便。”

“那我们去吃江岸海鲜？”

“可以。”吃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对她来说不管吃什么肯定都是如同嚼蜡的。

在萧泽飞重新启动车子的时候，沈雨荨的手机又响了，萧泽飞抢在沈雨荨扑过来抢手机之前一把抓起手机将萧子靳的电话挂断，然后关机，最后放回储物盒里，侧头瞧了她一眼道：“我说了，今晚咱俩的时间是属于彼此的，谁的电话都不能接。”

“我接个电话又不影响咱俩吃饭，你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啊？”沈雨荨有些烦躁地说。

萧泽飞倒是说得一本正经又有些伤感：“虽然是散伙饭，虽然你很不想去，但对于我来说今晚却是格外珍贵的，并且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有和你单独吃饭了，所以……请你原谅我霸道这一次好么？”

他说得那么动容，倒让沈雨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想了想还是算了，反正是最后一餐，吃完赶紧撤吧。

萧泽飞见她终于妥协了，嘴角弯出一抹清浅的弧度。

今天在公司会议室内，会后老爷子突然问萧子靳道：“子靳啊，今天是你妈妈的祭日，你不打算组织兄弟姐妹们去祭拜一下她么？”

萧子靳道：“今年不搞那么隆重了，我带雨荨去看看她就好。”

老爷子也没有为难他，只点了点头说：“也成，你自己看着办吧。”萧子靳忙完手里最后的一点紧急工作，给沈雨荨发了一条短信：你在哪里？我去接你。

没有得到回应，改为给她打电话，结果才响了几声便被挂断关机了。

他好脾气地想，这个时候沈雨荨肯定还在气头上，所以在将车子驶入御临小区前，他去给母亲买雏菊的时候还破天荒地顺便给她买了一束鲜艳的香槟玫瑰。

他将雏菊放入后尾箱，拿着玫瑰花上楼了。

摁开密码锁进入屋子时，一眼就看到小梓恒正趴在客厅角落的地板上寻找着什么，听到开门声，小梓恒扭过头来欢快地唤了声：“姐夫回来了！”

萧子靳打量着他：“你在做什么？”

“我在找珠珠。”小梓恒道，姐姐说了，不把珠珠全部找出来周末不给上游乐场。

“子靳回来啦——！”何玉娇听到声音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热情地给他端茶倒水。

萧子靳没有要她递过来的白开水，环视一眼屋子问：“雨荨呢？”

“她啊？不知道啊。”何玉娇转而问仍然趴在地上捡珠子的小梓恒问道：“梓恒，你姐姐呢？刚刚不是还在的吗？”

“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姐姐就走了。”小梓恒如实说道，他说得无心，萧子靳却听得眉头本能地一拧：“什么时候走的？”

“就刚刚啊。”

刚刚？萧子靳的眉头拧得更紧了，刚刚从公司回来的时候，他在御临花园附近看到萧泽飞的车子，正好是从御临花园的方向驶走的。

他一边转身往外走一边拨打沈雨荨的电话，身后是何玉娇狐疑的声音：“子靳你要出去吗？不在家吃饭了？”

“姐夫，回来帮我捡珠子嘛……。”小梓恒也说。

萧子靳却已经一脚迈入了电梯，手里的电话传来对方已关机的提示音，依然是关机……。

刚刚在车上打的时候还是可以打通的，只是被她强行挂断然后关机，一直到现在还是关机。难道她现在真的跟萧泽飞在一起？而且还是萧泽飞到御临花园来接的她？

想到俩人极有可能在一起，他就气恼得一把将手机扔在旁边的座位上。萧子靳将车子停在餐厅门口，沈雨荨扫视着外面的海鲜楼，发觉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过来了。

之前跟萧泽飞在一起的时候，萧泽飞心情好的时候都会带她到这里来吃海鲜，然后坐在餐厅的露台上看江景吹风，那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你以前一直很喜欢到这家海鲜餐厅吃饭，因为味道很好，环境也很好。”旁边响

起萧泽飞的声音。

沈雨荨不语，目光仍然注视着眼前的海鲜楼。

“这么长的时间里，你有再来过么？”萧泽飞扭头望着她：“大哥他会带你来么？”

这是一幢建在滨江下游的海鲜楼，楼体复古，环境优美，里面的消费价格并不高，主要针对的是普通人群。像萧家这种豪门贵族几乎是不可能来的，萧子靳就更不可能到这种地方来了。

事实上她跟萧子靳单独在外面吃饭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偶尔吃一次也都是就近选择比较方便点的西餐厅就餐，她甚至不知道萧子靳他到底喜不喜欢吃海鲜。

“我们下车吧。”她推开车门下车，率先往海鲜楼里面走去。

萧泽飞正要下手，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后在接听键上划了一下，同时从车窗上探出头去冲沈雨荨的背影喊了声：“雨荨，在老位子等我，我停好车就进去。”

交待完，他才将手机放在耳边‘喂’了一声：“哪位？”

电话那头的萧子靳在他喊出‘雨荨’这个名字时，心脏已经揪紧，语气也冷了下来：“你和雨荨在一起？”

“大哥？”萧泽飞心虚了一下，声音诿了一来：“是……是的……。”

“让她听电话。”

“她已经进去了。”他看了一眼已经走进酒楼的沈雨荨。

“你们在哪？”

“大哥，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位子都已经订好了，等吃完饭我马上送她回去。”

“萧泽飞你他妈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么？！”萧子靳控制不住地爆了粗口。

萧泽飞声音瑟缩了一下：“我知道，今天是我跟雨荨认识三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我们才一起来吃饭的。大哥，你别那么小气嘛，我和雨荨只是出来吃吃饭，又不干什么。”

三周年纪念日？一起吃纪念餐？萧子靳此时气得想杀人！

他咬了咬牙，吐出一句：“泽飞，如果你不是我的亲弟弟，我会狠狠地收拾你一顿。”

扔下这句，萧子靳便挂了电话。

电话那头已经无声了，萧泽飞这才放下手机，重重地嘘了口气后才推开车门下车。

他当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是萧子靳生母的祭日，可是潜意识里，他觉得沈雨荨迟早还是会回到他身边来的，所以他并不希望沈雨荨去参加这个祭日，正如他不想让沈

雨荨继续留在萧子靳身边一样。

以前每次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坐在顶楼靠江边的位置的，因为那里视线最佳，而今天萧泽飞订了特意同一个位置也是有目的性的。

当他走到楼上，远远看到沈雨荨坐在位子上发呆时，他就知道她的心里其实还是有感触的。没错，他和她之间有过真感情，有过美好的回忆，所以他不相信她会那么容易就忘掉，毕竟她不是那么薄情的人。

“雨荨，在想什么？”他走到她对面的位置坐下，微笑。

“我在想，时过境迁，人的感情就像这滨江之水缓缓东流，就连来到这里的的感觉都变了。”她抬眸，望着他：“人的感情真的不能勉强，不喜欢这个地方就是不喜欢了，哪怕它装饰得比之前还要好。”

“别那么悲观嘛。”萧泽飞笑了一下：“它的菜式味道没变，相信你一会尝过了还会重新喜欢上这里的。”

沈雨荨不说话了，沉默片刻才对他说：“可以把手机还给我么？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告诉她今晚不回去吃了。”

“手机放车上了，连我的也一起放车上。”萧泽飞摊了一下双手：“不是说好了么，今晚咱们的时间只属于彼此。”

沈雨荨无语，瞪着他的目光又恼火又无奈。

为了转移话题，萧泽飞改口道：“我点了以前我们经常点的菜式，你觉得可以么？如果想吃别的还可以再加。”说话的同时，他将眼前的餐牌推到她跟前。

“不用了。”跟他在一起，沈雨荨哪有什么心情吃东西，一边面要担心萧子靳知道她跟萧泽飞在一起吃饭，一边还要担心唐晓突然杀上门来。

她觉得自己跟萧泽飞出来吃这餐饭本身就是个错误，当然是越早结束越好了。

菜式很快就上来了，有各种各样的海产品。沈雨荨向来喜欢吃海鲜，今天坐在这里却如同嚼蜡。

萧泽飞体贴地把剥好的大虾放到沈雨荨的碗里，微笑道：“你最喜欢吃的大虾，多吃点。”

沈雨荨看着碗里的大虾，又抬头看他：“果然是结婚了就变得成熟了，学会照顾女性了。”

以前他可是从来不主动帮她剥虾的，因为嫌弄脏自己的手。

“跟结婚没有关系，不过不经历一点挫折人就不会成长，我现在总算相信这句话了。”

萧泽飞说，他顿了顿，接着开口：“雨荨，请你相信我，我和唐晓之间真的已经没有感情了……。”

“还是不提这个吧。”沈雨荨适时地打断他，勉强笑了笑：“不是说今天这顿是散伙饭么，既然是散伙饭那就聊些以后咱们各自安好的日子。”

她端起桌上的果汁杯子，道：“来吧，先预祝一下我们分手快乐，也祝我们往后的日子能够过得幸福美满。”

萧泽飞望着她，却迟迟没有端起手边的果汁。

分手快乐？他并不觉得自己真的能做到分手快乐，往后的日子能够幸福美满。

“怎么了？”沈雨荨打量着他。

“雨荨，以后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么？”他问。

“当然啊，我们不但是朋友，还是亲戚，是叔嫂关系，这是永远不变的关系。”

“永远不变？”

“没错。”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大哥他心里有没有你，愿不愿意跟你永远不变下去？”萧泽飞语气有些讽刺。

这句话也实实地将沈雨荨问倒了，是啊，她怎么知道萧子靳愿不愿意跟她一直走下去？

那天逼问萧子靳有没有一点爱她的情景闪过她的脑海，当时萧子靳沉默了许久，到最后也没有告诉她，他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爱她。

这样的萧子靳，她怎敢期待他与自己一直走下去？

“我一直都知道大哥娶你是为了拿到公司继承权，而你嫁给他是为了报复我和唐晓，如果不是知道你们两个没有感情，我也不会厚着脸皮去请表跟你复合，请求你给我一个重新爱你的机会，雨荨……。”

“萧泽飞，如果你硬要说这种话，我看这顿饭也没有吃下去的必要了。”沈雨荨打断他，从椅子上站起。

萧泽飞见她生气，立马起身拉住她的手腕，讨好地说道：“别……别走，我不说就是了。”

沈雨荨转身盯着他，一本正经道：“萧泽飞我再说一遍，我和萧子靳好不好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但当初你决定抛弃我的时候我对你已经彻底死心了，所以这辈子就算萧

子靳把我赶出萧家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请你好好跟唐晓过吧，别再伤害我也别再伤害那个一心为你的唐晓了。”

“我知道，知道了……我再也不说了，你先坐下。”萧泽飞将她拉回椅子上，给她夹了一块贝子肉：“来，吃东西，这么多美味的东西别浪费了。”

沈雨荨看着他一脸殷勤地讨好的表情，又气又无奈地叹了口气，耐着性子低头开始吃了起来。

萧夫人的墓地坐落在城北一处老墓园内，墓园依山而建，坐北朝南，与滔滔滨江遥遥相望，是一个风水极好、又风景秀丽的地方。

从墓园大门进去后，顺着一条长长的阶梯拾级而上，两边长满着青草，在夕阳的微风中摇曳生姿。

梁温柔拢了拢身上的黑色风衣，又紧了紧怀中的金黄色大菊，往上又走了些许，终于看到了某座墓碑前静坐着的黑衣男子。

她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就这么远远地、久久地凝视着，仿佛担心自己会突然惊扰了他。

直到天色渐渐有些暗了，她才重新迈开步伐走近他，将手中的菊花放在墓碑前，又虔诚地对着墓碑鞠了一个躬。墓碑上女人的相片年轻漂亮，巧笑嫣然，一看就是个温和慈祥的女人。

“你怎么来了？”萧子靳轻轻地问了声。

梁温柔转身，走过去，在他身侧的石椅上坐下：“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来。”

“还知道我是一个人？”

“不，我不知道。”梁温柔摇头，苦笑：“我以为你会带沈雨荨一起来，所以我不敢来得太早，我怕被你们看见，怕引起沈雨荨的误会。没想到天这么暗了你还在这里，而且是一个人。”

萧子靳笑了笑，没说话。

以前的每年他都会来，然后在这里呆呆地坐上许久，仿佛这样就能陪伴到孤独地躺在地下的母亲。

“我是不是有点太自作多情了？”梁温柔自嘲地笑笑：“我甚至连伯母的面都没有见过一次，只知道她是你心中最亲最重要的人，可即便是你最新近的人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有什么资格跑过来？”

“没有人怪你。”萧子靳笑说。

夜幕下，他的笑容有些微凉，不达眼底的笑。

梁温柔打量了一下他有些苍白的面容，小手覆在他的手背上，果然有些凉意，如是关切地问：“子靳，你在这里坐了多久了？这么凉的天你会感冒的。”

萧子靳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从五点到七点，也就两个小时而已。

他笑：“我还没那么脆弱。”

“我知道你思念伯母心切，但也要照顾好自己，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的……。”她突然想到般，问：“对了，雨荨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

雨荨……。

这个名字钻入萧子靳的耳内，却刺疼了他的心脏。

他的好太太正在陪前男友过三周年纪念日，哪有心思管他？又哪会到这种晦气的地方来？

“她有事，没空来。”他说，也不知道是为了保全她的面子还是为了保全他自己的面子。

“有什么事情比伯母的祭日重要？”

萧子靳显然很不想聊到这个话题，倏然从石椅上站起道：“走吧。”

梁温柔知道自己把他弄不高兴了，忙跟着从椅子上站起，对他道：“子靳，对不起，我没有要抨击雨荨的意思，我只是……心疼你。”

心疼……？

萧子靳自嘲地一笑，他的太太都不心疼他，别个女人却心疼起他来了，还真是讽刺啊。

“子靳……。”梁温柔刚要说什么，身体突然往前一倾被带入一个宽阔的怀抱，她愣了一下，头脑也跟着一片空白起来。

萧子靳居然抱了她，像熊抱一个亲密的恋人般抱了她，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啊……。

“谢谢，不过我很好，你也不用心疼我。”没等她从感动中缓过神来，萧子靳便已经松开了她，并率先往墓园大门口方向走去。

走了几步，发现她没有跟上后转过身来，垂眸看了一眼她脚下的高跟鞋，又往回了两步拉过她的小手：“走吧，天黑了小心摔倒。”

他的细心，总是那么的让人心动。

梁温柔被他牵着，一前一后地走在石阶上，夜风中两个人都显得有些沉默。

萧子靳是习惯性的沉默，梁温柔却是感动的沉默，向来喜欢和萧子靳说话的她这会居然变得格外沉默起来。

微冷的夜风拂在脸上，有些刺骨，却又格外温暖，那温度像是从指尖传来的。梁温柔突然有种希望这一刻永远定格的感觉，希望这条路永远都没有尽头……。

然而梦想终归只是梦想，现实却是……。

“你有车么？天气冷快上车吧。”无情的声音硬生生地将她从美好的幻想中拖回现实，这才发现两人不知何时已经走到墓园的停车场了。

心里涌起一抹浓浓的失落感，她有些魂不守舍地笑了一下说：“你忘了吗？我刚从国外回来。”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打车啊。”梁温柔用下巴指了一记停放在不远处的出租车。

萧子靳随着她的视线望过去，然后迈开步伐走向出租车，给出租司机付了回程的车费后将他打发走了。

这么遥远的又这么偏僻的地方，既然遇上了，他自然不能让梁温柔独自一人坐出租车回去。

在回程的路上，萧子靳突然问了一句：“温柔，你吃饭了么，一起去吃晚饭吧。”

他甚至没有等她回答，就已经把意图说出来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说出一起去吃晚饭，梁温柔不管吃没吃都会陪他一块去的。

现在的他需要有个人陪自己吃顿晚餐，说说话。

沈雨荨都跟前男友过三周年纪念日子去了，他那么早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屋子做什么？找难受么？

梁温柔自然是惊喜极了，本能地摇头：“还没呢，你想吃什么？”

“随便吃点就行。”萧子靳说的有些心不在焉。

第 069 章 他在浴室，没空接电话。

跟萧泽飞一起吃完海鲜，原本以为可以回家了，却又被他强烈要求着看起了江景，好不容易才熬到他满意了，时针已经指向了十点钟。

“雨荨，你干什么？”萧泽飞见她伸手要拦出租车，立刻走上去问道。

“晚餐吃了，江景看了，难道你还想让我陪你上个床？”沈雨荨有些恼火道。

“当然不是，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你手机还在我车上。”

沈雨荨几近崩溃，为了拿回手机不得不折身回到他的车子旁边，并且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把手机给我。”她冲他伸出手。

萧泽飞这次终于不再为难，将手机还给了她。

拿回手机后沈雨荨第一个便是开机，然后查看来电，发现一连串全是母亲打来的号码，稍早的时候有萧子靳给她打电话的记录。萧子靳给她打过电话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呢？

没等她从疑惑中回过神来，电话便响起来了，是何玉娇打来的。

刚刚打了不下三十个电话的母亲大人，此时一定会大发雷霆，沈雨荨接电话的时候刻意将手机拿远了许多，但仍然可以听到何玉娇在电话那头的河东狮吼：“沈雨荨你可算接电话了！这一晚上你死哪去了？不跟我说一声也就算了还全程关机！你想死是不是？你知道子靳他在找你么？就算你不把我放在眼里也该把他放在眼里吧？你……。”

“妈，你骂够了没有？我手机没电了。”沈雨荨说这话的时候没好气地横了萧泽飞一眼。

“没电你不知道借别人的手机打回来么？没电话就可以一晚上玩消失了？死丫头你到底跑哪去了啊……？”

沈雨荨没有耐心等她骂下去，打断她问道：“子靳他找我做什么？”

她和萧子靳明明还在闹别扭中，他干嘛还找她？沈雨荨有些愤愤地想。

“我哪知道，回来没找到你人就立马出门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何玉娇说。

萧子靳还特地跑回家去找她了？到底是什么事？她突然想起今天早上小梓恒给她传话时说过，萧子靳下午想带她去见一个重要的人，当时她在气头上让梓恒回去拒绝了，后来萧子靳有没有再当真她也不知道。

他应该不会是特地回家接她去见什么重要人物吧？所以才会在找不到她后急匆匆地走了？

电话那头的何玉娇骂了一通后，命令道：“你现在赶紧给萧子靳打个电话，看看他是不是找你有什么急事。”

沈雨荨握着手机，心里却有些犹豫起来。

这个时候她在意的居然还是面子问题，毕竟早上才闹过别扭，现在要她打电话给他？她实在有些打不出手。

一旁的萧泽飞看了看她，有些心虚地沉默着。

好一番思想斗争后，沈雨荨决定还是算了，先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吵架归吵架，别耽误了事情才好。萧子靳的手机响时，他人正在上洗手间。

梁温柔听到手机响，本能地扫了一眼对面位子上的手机，而当她看到屏幕上闪烁着号码时，心里瞬间闪过一抹邪恶。

虽然萧子靳的手要没有存这个号码，也没有备注名字，但作为情敌关系，她怎能不抹清对方的点点滴滴？沈雨荨的号码她早就记在脑子里了。

她扭头看了一眼洗手间的方向，然后拿起手机划开接听键。

“喂……。”温柔礼貌的声音。

电话那头的沈雨荨明显愣了一下，道：“你是梁小姐？”

“噢，原来是雨荨啊。”梁温柔仍然是礼貌的声音，道：“子靳他现在在浴室，没空接电话，你有什么事么？”

沈雨荨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接电话的会是梁温柔，她这么大晚上的他们两个在干嘛？萧子靳在浴室干嘛？

如果不是梁温柔手里拿着萧子靳的电话，她会以为梁温柔又在玩什么把戏，可是眼下……。

“你们……现在在哪？怎么会在一起？”

“我们在帝豪酒店。”

“在帝豪酒店做什么？”沈雨荨傻傻地问。

“如果我说我们只是单纯地吃个饭你信么？”梁温柔笑的一脸暧昧。

“我……信啊。”

“信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梁温柔说：“子靳今晚肯定会回去的，你放心吧，早点休息。”

“你还没告诉我呢，你怎么会跟子靳在一起？”沈雨荨不死心地追问了一句。

梁温柔笑了笑，道：“说了你不要生气，今天我和子靳一起去墓园看望了他的母亲，然后一起吃晚餐，然后……。”她适时地收住话尾，留足了想象的空间给他。

一起去墓园看望了萧子靳的母亲？沈雨荨又开始发起了愣来，她实在想不通透，萧子靳为什么要带梁温柔去看望他的母亲，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带她去的。

“子靳快出来了，要不你一会再打给他？”梁温柔说了句，电话那头却已经传来了茫音。

她将手机从耳边拿了下来，嘲弄地笑了笑后，将手机放回原位。

刚好在这个时候，萧子靳洗完手出来了。

“走吧。”他用一只手拿起沙发上的风衣，另一只手抄过桌上的手机。

“好。”梁温柔乖巧地点了一下头，起身和他一起往酒店门口走去。

这里是帝豪酒店的西餐厅，这么晚了也该打烊了。自从打过电话后，沈雨荨就一直处在呆滞的状态中，脑海中反反复复回响着的……是刚刚梁温柔跟她说过的那些话。

萧子靳带梁温柔去见他的母亲，带她去吃晚餐，现在又……。

她不敢想，也不愿想，纤细的手指插在发丝间紧紧地揪着自己的发根，仿佛这样就能阻止自己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般。

旁边的萧泽飞早就从她断断续续的通话中听出了个大概，此时不但没有心疼她，反而有了种痛快的感觉，侧头瞧了她一眼说：“我大哥跟梁温柔在一起吧？”

沈雨荨没有搭理他，咬着唇看窗外。

“我大哥这个人一向很挑，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很挑，一般的女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萧泽飞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忙改口道：“雨荨你别误会，我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嗯……。”

“不用解释，我懂。”她轻轻地打断他吱唔的话尾。

跟萧子靳相处了那么久，她早就看出了萧子靳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所以从来不敢奢望他能爱上自己，更不敢给自己太多的希望。

可即便如此，她刚刚听到梁温柔的声音时还是心痛极了，仿佛自己的男人被她抢走了。

萧泽飞突然将车子停在路边，伸出手掌抚过她的发丝柔声道：“我不知道你在大哥眼里算什么，但在我心里却是很美好的，正因如此，我才会那么迫切地想要和你重新在一起，你明白么？”

沈雨荨摇头，抬眸盯着他黯然一笑：“泽飞，曾经你也觉得我肮脏不堪，下贱不已，然后背着我跟唐晓好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你也不用再虚伪地跟我说我有多好，谢谢你的晚餐。”她推门下车。

终于，这一次萧泽飞没有再为难她，只是探出头来冲着她的背影说：“雨荨，你不要太伤心了，为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伤心不值得。”

他记得，这句话是沈雨荨曾经甩给他的。

沈雨荨也不想伤心，但感情这种东西又哪是那么容易控制的？

她回家时，家里果然一片漆黑空旷，小梓恒大概是也在隔壁睡下了。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走回卧室洗了个澡，想睡觉却丝毫找不到睡意，脑子里面乱七八糟的，只好起床到楼下倒了杯水喝。

靠在吧台上，她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快十二点了，也不知道他们俩个现在……。

沈雨荨忙摇晃了一下脑袋，真是的……又来了！

转身准备上楼，大门口却在这个时候响起了开门声，她以为是何玉娇过来教训她了，没想到进来的却是萧子靳。

两人的脚步同时一停，互相凝视着对方。

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目光也不温柔，如同电光火石般在半空中交汇纠缠，却又各自隐忍着心底想要爆发的情绪。

表面上，两人都是平静的。

沉默着凝视了良久，还是萧子靳率先开口了，语气嘲讽：“三周年纪念日过得开心么？”

沈雨荨愣了一愣，显然没料到他会突然问出这么一句，他居然知道三周年？知道她跟萧泽飞在一起？到底是谁告诉他的？

如果是以往，她肯定会急得冲上去对他好一番解释，然后一番发誓和保证自己对萧泽飞绝无二心，可是今天……。

她渐渐地平静掉心底的惊讶，反唇相讥：“那么你呢？跟梁温柔在帝豪酒店过得开心么？”

这次换成萧子靳惊讶了，不过他毕竟是职场老姜，很轻易就能做到喜怒无形，惊讶的神情也不过是在他眼底闪现了半秒便消失了。

看他的神情，果然和梁温柔一起去了帝豪酒店的，梁温柔没有骗她！

沈雨荨心里越发的揪疼难受起来，转身便快步往楼上走去。

萧子靳几个跨步迈了过来，挡住她上楼的脚步，俯视着她：“事情还没有解决清楚，你却要急着走？是心虚了么？”

“解决？”沈雨荨冷笑，毫不畏惧地迎视着他：“我俩之间有必要解决这种私事么？”

“沈雨荨，只要我们还是夫妻，就有必要解决。”

“要解决是么？”沈雨荨点点头：“好，我的事情我能解释清楚，你呢？你能解释得清么？你要怎么跟我解释你带着梁温柔去见母亲，然后去帝豪酒店开房的事情？”

“我和她只是不小心在墓园碰见了，然后一起吃了个饭。”萧子靳皱着眉说。

什么开房？怎么到了她嘴里就变得那么难听呢？去酒店就一定要开房吗？

“在墓园不小心碰见的？呵，还真巧，我看你根本连半点想要解决事情的心都没有，既然如此我看咱们还是算了吧。”沈雨荨咬了咬牙：“反正咱们本来就是假婚，也协议好了不会过问彼此的私事，咱们依照协议行事就好了。”

“你也不打算解释自己跟萧泽飞的事情了是么？”

“不了，我解释过太多太多了，累了，一点都不想再解释……！”她说完，甩开他的手掌快步往楼上跑去。

‘怦’的一声关门声，沈雨荨的身影彻底地消失在他面前。颓废的感觉瞬间从他的头顶倾泄下来，发火，已经无法让他的情绪得到成功的释放，索幸什么都不做，幽幽地走以沙发上坐了下去。

这两日过的还真是水深火热，他不明白自己，明明跟沈雨荨没那么深的感情，为何却有那么多的矛盾和误会前赴后继地发生着？

他一直以为只有彼此相爱、彼此在乎才会因为一个第三者激发出矛盾和误会的。

而他不明白，楼上的沈雨荨却很自以为是地明白。

她觉得萧子靳在乎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无非就是为了保住他与萧家的颜面外，不是因为爱她、在乎她。

而她对他，却是真正的在乎，是那种连她自己都没有勇气去承认的在乎。

所以在她看来，解释与否真的已经不重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她就这么呆呆地躺在床上，逼迫自己将大脑一点一点地放空……。第二天醒来时，萧子靳已经出门上班去了。

沈雨荨不无例外地挨了何玉娇的一顿骂，末了还让她务必要上门去跟萧子靳道歉。

沈雨荨心里正难受着，没有心情搭理她，连早餐都懒得吃便出门了。

中午的时候，沈雨荨听说有人找自己，以为是梁温柔找自己炫耀来了，有些烦不胜烦地冲着小护士道：“麻烦告诉她说我没空。”

“沈医生……。”一个熟悉的女声传来。

沈雨荨愣了一下，回头，果然看到萧琴正站在走廊上看着自己，她忙起身走了出去，有些歉疚道：“不好意思，我以为是梁小姐来了……。”

“没关系。”萧琴笑了一下，扫视了她一眼：“有空一起吃个午餐么？”

沈雨荨看着眼前这位大姑子，萧子靳同父同母的亲妹妹，她嫁入萧家挺长时间了，因为萧琴大多数时间都在别的城市管理分公司，在萧家的时间不多，两人见面的时间也不算多。平日里见了面也顶多是点头之交的交情，还从来没有一起独处过呢，不知道她此番前来找她是为了什么呢？

看她的表情，应该不会是什么坏事吧？

萧琴和萧漫同为萧家的千金，但萧琴明显比萧漫多了一份素养和气质，萧漫一看就是被王素给影响坏了，性格嚣张跋扈，高傲得不可一世。

“吃饭是没问题，不过我时间不多。”沈雨荨道。

医护人员中午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时间，一般都是去食堂吃完饭就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毕竟随时都有可能病人送达。

萧琴点头：“放心，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

沈雨荨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带着萧琴来到医院对面的一家咖啡厅里，点好餐后，沈雨荨终于有些忐忑地问出一句：“萧琴，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大嫂，你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么？”萧琴突然问出一句。

沈雨荨怔了一怔，摇头。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萧泽飞说昨天是与她认识三周年的日子，然后强拉着她去吃了顿散伙饭，萧琴不会是为这事来的吧？难道这件事情又在萧家穿帮了？

不，应该不会的，不然唐晓早就杀上门来了。

“昨天是我妈妈离开这个世界的第十五个周年忌日。”随着萧琴的回答，沈雨荨再度怔忡了。

萧琴妈妈的忌日，那不就是萧子靳亲生母亲的忌日？那个萧子靳最亲近最重要的人？

“以往每年大哥都会组织我们兄妹四人，还有小妈一起去看望妈妈的，可是今年大哥说不想搞得那么隆重，只带你一个人去见妈妈就行。”

沈雨荨心里的惊愕在一点一点地加深，半晌才幽幽地吐出几个字：“为什么？”

萧子靳为什么只带她一个人去？为什么不告诉她昨天是他母亲的忌日？为什么后来又和梁温柔一块去了？为什么……？

一大堆的为什么，直把她的大脑和心脏塞得紧紧的，紧得连她连呼吸都觉得似要缺痒。

昨天早上萧子靳说要带她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母亲，萧家曾经的正宫夫人？

可他为什么不直说啊？如果直说的话，她就算是被萧泽飞纠缠一辈子也不会上他的当跟他去吃什么散伙饭的。现在想来，萧泽飞那家伙一定是故意的，他明知道昨天是萧子靳生母的忌日，却跑来御临花园找她，还控制了她的手机。

她怎么可以这么笨，这么轻易就上了别人的当！

“因为哥哥说你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想用正式一点的方式介绍你给妈妈认识。”萧琴的每说出一句话，一个字都像针般扎入沈雨荨的心脏，疼痛不已。

这一刻，她甚至已经无力去追究萧子靳为什么要跟梁温柔去商帝豪酒店开房，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真感情了。此时的她，心里除了深深的自责便是歉疚，还有后悔……。

当初萧子靳对她闭口不谈母亲的时候，她伤心，觉得萧子靳心里半点都没有她。昨天好不容易萧子靳要带她去见自己的母亲了，她却跑去跟萧泽飞过什么三周年纪念日，难怪昨晚萧子靳会那么火大。

“对不起……昨天……。”她有些难以启齿昨晚的事。

萧琴却说：“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因为我不是我哥哥。”

沈雨荨沉默了，是啊，就算要说对不起也应该跟萧子靳说的，可是昨晚她的态度却那么恶劣。

“沈小姐，你知道么，你的性格还有你的做事方法真的很不讨喜。”萧琴双手环胸，

身后往后微微靠向椅背，睥睨着她：“因为你是哥哥做主娶回来的女人，所以我一直尽量学着尊重你，接受你，可是我发现，有时候你真的很不懂事，真的很难让人真心喜欢上你。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愿意接受你，甚至还要把你介绍给妈妈认识，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说出劝他离开你的这种话，但我想请求你对他好一点，至少不要让向来骄傲自信的他栽在一个女人身上，你懂么？”

想起哥哥一上午心不在焉、就连开会都难得地走神的样子，萧琴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很想狠狠地将沈雨荨骂醒。

因为现在是萧子靳刚接手公司的关键时刻，她也实在不想看到自己的哥哥再重蹈一次当年简小姐的覆辙。

她的责备，既让沈雨荨无力反驳。

这么看来，自己确实是很不懂事很不讨喜，也难怪向来对她还算尊敬的萧琴也用这种方式跟她说话了。

“至于梁温柔那个人……。”萧琴又说：“我知道她一直对我哥有好感，但我哥是个对感情比较死心眼的人，一旦认准了一个人就不会轻易改变。如果他对梁温柔有感情，当初也轮不到你嫁入萧家了。你可以吃醋，可以使性子，但有时候看事情真相的时候不光靠眼睛，还得用心去看，别让有心人利用了你的无知。”

沈雨荨心想她是在指昨天萧子靳和梁温柔之间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吗？可是电话明明是梁温柔接的啊，萧子靳也默认了他们昨晚就是在帝豪酒店过的。

“抱歉，如果觉得我说话难听，那也是因为我关心我哥，不是真心想为难你。”萧琴说完，从沙发上站起：“好了，你自己慢慢吃吧，我还要赶回公司去处理事情。”

“萧琴……。”沈雨荨叫住她。

萧琴回身，沈雨荨感激地冲她笑了笑：“谢谢你。”

萧琴摇了一下头，转身往咖啡厅门口走去。

沈雨荨独自在沙发上坐了很久，脑子里面乱哄哄的，她觉得自己应该去跟萧子靳道个歉，顺便把昨晚的事情解决一下，可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她的道歉呢？毕竟昨晚她那么强硬地拒绝了。田秘书走进萧子靳的办公室，轻咳一声，道：“萧董，梁小姐过来了。”

萧子靳正站在落地窗看外面的夕阳，掀长的身体被一抹暖阳团团包裹着，仿佛被镀上了一抹金色的光晕。他稍稍转过身来，精美的五官被光影剪裁得越发立体好看。

站在门边的梁温柔心里小小地颤动了一下，既有些失神起来。

田秘书有些欲言又止，最终放弃了开口说话。

萧子靳看了他一眼，说：“你先出去忙。”

“那……。”田秘书小心翼翼地问：“那少夫人的小礼服还要送过来么？”

“不用了。”

“噢。”田秘书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一身美丽长礼服的梁温柔听到他这么说，心里暗暗地欣喜了一下，脸上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田秘书走出去后，梁温柔迈步走了进来，站在萧子靳身侧对他微笑。

夕阳中的萧子靳那么好看迷人，夕阳中的她……难道就一点都不美么？为何他看自己的眼神却没有丝毫的改变？是她今天挑选的礼服不够漂亮性感？还是他对她真的就那么没感觉？

梁温柔知道萧子靳不喜欢那些浓妆艳抹，袒胸露背的庸俗美女，所以在他面前一直走的都是高贵典雅的女神路线，就连今天挑选的礼服走的都不是性感路线，而是精致典雅的风格。

“大家都会带家属，你却不带沈小姐去？会不会有点太另类了？”她望着他，含笑说：“人家杨羨羡的老公今天特地从外地赶过来陪她参加同学会呢，而且……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女伴帮你挡着，会有不少同学缠着你攀关系，你肯定会很累的。”

萧子靳无所谓地笑了笑：“没关系，顶不住的时候大不了早点退场。”

“怎么了？不会是跟沈小姐吵架了吧？”她试探性地问。

“没有，别瞎猜。”

“也是，你是大总裁大少爷，谁敢跟你吵架。”梁温柔打趣地笑了起来，随即扫了一眼他的办公桌：“工作忙完了么？如果忙完了咱们就早点过去吧，省得大伙觉得你有钱有势耍大牌。”

“好。”萧子靳走回休息室，从衣帽架上拿下一件风衣穿在身上，梁温柔主动走上去，一边帮他整理身上的风衣一边笑盈盈道：“我还以为你至少要忙到七点钟才有空。”

此时，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萧子靳随口应了声：“进来。”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探进来半颗脑袋。

梁温柔捏着萧子靳衣领的双手一顿，看着外头只露着半张脸的沈雨荨，心里暗咒一声。

她的突然停顿也让萧子靳意识到了什么，顺着她的目光往门口望去，看到沈雨荨的那一刻也微微惊讶了。

沈雨荨怎么会突然跑这里来？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惊讶过后便是皱眉，因为以他此时跟梁温柔之间的动作，必然又将引起沈雨荨的误会。

而令他二度感到惊讶的是，沈雨荨居然没有吃醋，没有生气，甚至连脸色都没有改变丝毫，仍然扑闪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他，笑得有些讨好：“萧董，我可以进去么？”

如此反常，她这又是闹的哪一出？

“进来做什么？”萧子靳脸色不太友善。

“进去……负荆请罪。”

负荆请罪？这更不符合她那好强的个性了。

不过，他倒想看看她又要做什么，如是转身对梁温柔道：“温柔，你先到会客室等我一会。”

“好，你们慢慢聊。”梁温柔冲两人笑了笑，迈步往会客室的方向走去。

梁温柔走了，沈雨荨才终于从外面走了进来，萧子靳以为她会立马变脸，没想到她仍然没变，这样的她反倒让他心里像悬了块石头，随时都有可能落下的感觉。

沈雨荨走到萧子靳面前，望着他的目光不怒反而透着柔和，两眼巴巴地望着他：“大少爷，我可以抱你一下么？”

萧子靳眼底闪过一抹不解，没等他答应，沈雨荨便双手绕过他的脖子熊抱了上去。

他的身高很高，她抱的有些吃力。

而就在她强行抱上来的那一刻，萧子靳的身体不自觉地悸动了一下，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失掉方寸，而是在她抱了足有半分钟后淡淡地问道：“可以放开了么？”

“对不起……。”

对不起？某人眉心一挑，怀疑自己听错了。

第 070 章 被下药了？

昨晚她可不是这个态度的，一夜之间转性了？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昨天下午我回到家不久，萧泽飞便跑到小区门口叫我下去，还威胁说如果我不下去他就要上来了。我没办法只好下去了，见了面之后他又说昨天是我们相识三周年的日子，要请我吃晚饭，还说是最后一顿散伙饭，吃完以后再也不会纠缠我了。我听到他这么说便答应了，上了车后，他抢走了我的手机，声称最后一次晚餐不想受到任何人的打扰。我不知道昨天是你母亲的忌日是，也不知道你回去找我，更不知道你要带我去见你的母亲。如果知道的话，我打死也不会跟萧泽飞去吃什么散伙饭的。大少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

她的声音软软地在他的耳际响起，听得出来，那是真正的愧疚。

萧子靳就这么被她抱着，听着她的话，心里憋了一天的气终于顺畅了些许。

半晌，他才幽幽地吐出二字：“真的？”

“真的，我发誓如果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沈雨荨忙举起三根手指，接着又咕哝道：“你都不知道我昨晚吃饭的时候有多痛苦，一边要担心你知道后误会，一边还要担心唐晓知道后撕了我。”

“你的意思是，你比我委屈？”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极其不愿意跟萧泽飞去吃那顿晚餐的。”沈雨荨扫视着他脸上的表情，心里有些暗暗发虚，也不知道他究竟原谅她了没有。

明明只是片刻的沉默，她却仿佛等待了千年，好不容易才等到萧子靳重新开口，说出的话却依旧是冷冰冰的：“还有什么话要说么？我要出门了。”

“没，没有了……。”她摇头，随即问了一句：“你要去哪？”

“同学会。”

“哦。”

“跟温柔一起去。”萧子靳添了一句，几乎是咬牙说的。

“好。”她难得懂事地点头，懂事的让萧子靳想掐死她。

她居然不问他昨晚跟梁温柔的事情？也不问他刚刚跟梁温柔在办公室里做什么，不问他为什么要跟梁温柔一起去开同学会？

就算是知道自己错了，她需要做到如此大度么？还是她的心里压根就不在乎他跟梁温柔之间是不是有问题？

“真的没话要说了？”他不死心地问。

“有，不过怕你生气。”

“你说。”她不说他才要生气了。

“那个……你下次还会再带我去看你的母亲吗？哦，也就是我名义上的婆婆。”她其实还是很在乎这一点的。

他最在乎的人，她当然想认识一下，潜意识里，其实就是想往他心里再迈一步。

萧子靳轻吸口气，闭了闭双眼：“再说吧。”

“哦。”她有些失望地点了点头。

萧子靳的电话响了，他有些烦躁地拿出手机接通：“别催了，马上到。”

“大家都到了，而且都带了家属，你记得要带嫂子过来哦。”宋洋很欠揍的声音传了过来，清清楚楚地落入两人的耳中。

萧子靳看了沈雨荨一眼，一声不吭地挂断电话。

他挂掉电话重新望向沈雨荨的时候，接触到她眼里略带期盼的光茫，心下嘲弄地一笑，看她的样子分明就是很想跟他一起去的，却偏要这么努力地忍着。

“你想去？”

“想……。”她鼓起勇气问：“你会带我去么？”

“去到那里可能要接受很多异样的目光，还有一些不好的议论。”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

“今天吃错什么药了？”萧子靳突然用双手捧起她的小脸，近距离去沈视着她：“这不像你的性格。”

“以后我会改，把性格改好一点。”只要你别放弃我，只要你还是那个愿意带我去见自己母亲的那个萧子靳，她在心里暗暗地补充了一句。

她低垂着头，却半晌等不到萧子靳的回应，她最终只好抬起小脸，小嘴微张。其实她想说，算了，不去就不去吧。

微张的小嘴却突然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他的气息强烈地袭卷而来……。

没错，在这个她无比心塞压抑的情况下，他突然吻住了她的唇，缠住了她的舌，以

他惯有的强势之姿。

沈雨荨怔了一怔，呆呆地望着他骤然放大的帅脸，他这是怎么了？不帶她去同学会却又吻了她？那么他到底是原谅了她没有嘛？

她想问问清楚，萧子靳却一手扶住她的腰一手撑住她的后脑，不给她往后退离的机会。甚至在她耳边低咬威胁：“说，昨晚跟泽飞接过散伙吻了没有？”

散伙吻……。

他自创的新词汇么？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感觉到咬在耳珠子上的力道加大，她忙道：“没有……。”

“牵了散伙手没有？”

“也没有，除了吃饭什么都没有做。”不想他继续创作新词，她连忙自觉招认。

“为什么不问我跟温柔的事？”他的手掌在她的腰上摩梭着，明明是很温柔的动作，很温柔的话语，沈雨荨却感觉到后背阵阵发凉，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大脑有些浑浊缺痒，嘴里不自主地吐出一句：“因为……我相信你们啊。”

萧琴说的对，如果萧子靳喜欢梁温柔，当初哪有她嫁入萧家的份，这么多年来他们两个早在一起了。

“真心的么？”他继续用肢体和轻吻诱惑着她本就不太清晰的思路。

她轻轻地‘嗯’了一声，身体开始在他的怀中颤栗。

这该死的男人，折磨起人来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她以为萧子靳这下该满意，并且放开她了，没想到他却以更加热烈的姿式吻住她的唇，与她唇舌交缠起来。腰际的大掌也不在磨人地游走，而是稍稍用力一收，让她的身体更加贴近他的。

沈雨荨仅剩的最后一丝理智终于也被他折磨掉了，剩下的只有身体和心里的本能，本能地抱紧他、回应他、与他一起用心演义起这场亲密的拥吻。

门外，梁温柔隔着门缝看着办公室里面拥吻在一起的两人，心里如在滴血……。

她暗暗地吸了口气，转身，迈步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田秘书微笑问她：“梁小姐，您不等萧董了么？”

梁温柔强行挤出一抹优雅的笑容，摇头：“既然萧太太来了，那我不等了。”

“那梁小姐慢走。”田秘书目送她的身影离去后，转身看了一眼虚掩着门板的总裁

办公室，然后默默地走向自己的位子。

办公室内的二人终于松开彼此的时候，最后的一抹夕阳已经落尽，天色开始转暗。

沈雨荨轻喘着，双颊飞红，唇瓣水润诱人。

萧子靳看着她，很有再度吻上去的冲动，后者似是看懂了他的心思，道：“你还没告诉我呢，到底要不要带我去同学会。”

她的一句话果然让萧子靳出了戏，也打消了继续吻她的念头，脸色阴了下来：“我已经把你的礼服退掉了。”

他的不悦，分明是在怨她道歉来得太晚，如果昨晚她肯好好解释一番，那么他今天也不会心情沉重了一天，更不会将她的小礼服退掉。

“没关系，我有准备。”

“什么准备？”

“什么都准备好了。”沈雨荨往后退开一步，手指在大衣的带子上拉了一下，将大衣从身上褪了下去。湖绿色的及膝小礼服便赫然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正是当初萧子靳继承典礼上他给她订制的那件小礼服，只是今天她把礼服的小披肩也穿上了。

这年礼服本来就是依着她的性格订制的，清纯的小家碧玉款式，可当礼服亦可当平常的裙子穿，只是因为太过贵重，平日里沈雨荨从未拿出来穿过。

“你看我还化了妆的。”沈雨荨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唇瓣时突然想起来般：“啊，我的口红都被你吃掉了。”

萧子靳看着她果然有些被晕花掉的唇彩，用舌尖舔了舔自己的薄唇，淡淡地命令道：“下次不是必要不准往嘴上涂东西。”

“为什么？”

“方便食用。”

沈雨荨的脸……又红了。

萧子靳俯视着她身上的小礼服和脸上的淡妆，幽幽地吐出一句：“敢情刚刚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委婉都是装的？”

“没有啦。”沈雨荨辩解道：“那头打球的时候我就听杨羨羨说今天你们要开同学会，并且要带家属了。我刚刚只是想着如果你肯原谅我，并且情绪还算稳定的话，我便开口请你带我一起去同学会。如果你态度恶劣，把我赶出公司的话，我穿着大衣也不至于太丢人。”

“如果你的悟性能一直这么高该多好。”他道。

他指的是她穿着礼服过来么？还是指她看待他和梁温柔这件事情？

不管怎么样，能得到他的原谅以及夸奖她都是很高兴的。

“走吧，该出门了。”萧子靳说话间，看到她花掉的嘴唇，如是问道：“唇彩带了么？”

“带了。”沈雨荨从包包里面摸出唇彩，又拿出手机当镜子。

萧子靳却伸手将她的唇彩拿了过去，一手托起她的下巴，将唇彩贴在她的唇上轻轻地涂抹起来。

他拧着眉，涂得小心又谨慎。

沈雨荨忍不住取笑：“第一次啊？”

“第一次很好笑么？”他捏紧她的下巴：“别乱动。”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可以难倒你的事情。”而且是一件这么小、这么简单的事情。

“别把我想的太高大上，否则你一辈子都只会活在自卑中。”萧子靳瞧了她一眼，收起唇彩：“好了，走吧。”

沈雨荨拿出手机照了一下，还不错，第一次就能涂得如此均匀适中。同学会是在某高级花园酒店内举办的，全班七十多个人除了实在到不了的十来位，别的都到齐了。

就如同梁温柔说的，很多同学也想趁此机会跟萧子靳打好关系，所以能来的尽量都来了。

而在他们那这年龄段，多数同学都已经成家，就算没成家的也都有男女朋友了，所以，只是一个简单的同学会却办得无比庞大。

如预想中的一样，沈雨荨一入会场会遭受了无数神色各异的目光和议论，大家都知道萧子靳闪婚了，却很少有人真正见过沈雨荨。所以能在同学会上一睹萧太太的风彩也算是好事一桩，至少解了心底存了良久的好奇了。

沈雨荨听到最多的议论便是：不过如此嘛，没有想象中的优秀。

沈雨荨脸上有些火辣辣的，心想自己果然走到哪都是给萧子靳丢人的。

“萧少，我还以为你不会带沈小姐来的呢，好意外啊……。”凌菲菲扭动着身体走了过来，故意用手搂住萧子靳另一边的手臂，笑盈盈地冲摄影师扫呼道：“来，过来给我们拍照合照。”

摄影师过来了，凌菲菲笑得很欢，沈雨荨笑得很僵。

围观的众人心里暗暗羡慕，敢这样搂着萧子靳拍照的人只怕只有她凌菲菲了。

人群中一位暗恋萧子靳一整个大学生涯的女生一脸期待地问了一句：“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萧少合照一张？”

“有什么好照的，不照。”她身侧的男伴不太高兴地将她拉出人群。

萧子靳浅笑道：“我又不是明星，一会大家拍大合照就好。”

“萧少的人气可比明星高多了，是我们班上的大人物对不对？”凌菲菲谄媚地讨好，大伙点着头附和。

萧子靳的光芒，当初在整个学校都是最亮眼的那一个，今天整个宴会自然也都是最亮眼的那一个，班上其他的富二代或者后来发了财的人心里自然有些不舒服，却又实在无力改变事实。

姚纤纤抬眸扫了一眼宋洋，嘲弄地浅笑：“咱们宋少也只有遇到萧子靳的时候，气焰才能收敛了一点。”

宋洋回了她一眼，以不屑又傲气的语气说：“你懂什么，这是我在让着他。”

“装。”姚纤纤撇了撇嘴，迈入往人群走去，却被宋洋拉回怀中：“你就别去凑这个热闹了，给我留点面子嘛……。”

“松手，我要上洗手间。”

“……”

在萧子靳被同学们围着套近乎的时候，沈雨荨偷了个空从萧子靳的身边溜了出来，她看到杨羨羨和梁温柔正在泳池边聊天，杨羨羨冲她招了一下手。她出于礼貌地走了过去，招呼一声。

杨羨羨笑着打趣了一句：“怎么样，被众星捧月的感觉很爽吧？”

沈雨荨回了她一个微笑：“我是在给萧少做陪衬的。”

“一个人都不认识，沈小姐不觉得无聊么？”梁温柔端着果汁，一如即往地笑的优雅无比。

沈雨荨终于将目光对上了她，同样笑得优雅：“为了子靳，不无聊也要来的嘛。”

“对了，听说这家酒店新开了一个养颜项目，晚点我们打算上去体验一下，雨荨你要跟我们一块去么？”杨羨羨突然问。

“我看沈小姐这肤质，平日里应该不养颜的吧？”凌菲菲的声音从后来传了过来，走到杨羨羨身侧坐下道：“羨羨你叫她去不是在为难她么？”

“女人们都去，总不能雨荨一个人不去吧？”杨羨羨转向沈雨荨：“对了，你之前见过的那位姚纤纤也会去。”

“沈小姐难不成要留在二楼陪男人们打牌唱K喝酒？那多没意思啊。”凌菲菲说。

在大伙你一句我一句中，沈雨荨最终只好答应下来：“没关系，我随大队走。”

说真的，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养颜她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如果不去的话会不会被人说她借着萧子靳的势力耍大牌不合群？唉，豪门夫人果然不好做。

她今天那么积极地想要跟萧子靳一起参加同学会，为的就是打压梁温柔的气焰，让梁温柔清楚地明白一下她的小计谋对她和萧子靳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什么帝豪酒店开房，她现在已经不相信这个谎言了！

虽然同学们多半对沈雨荨抱着忌妒的态度，背后议论的话也不怎么好听，但碍于她现在是萧子靳的正牌老婆，大家表面上对她还是蛮恭敬蛮讨好的。总之有挺长的时间里，她都是被迫与萧子靳分开的。

有了上回继承典礼的教训，她今天坚决滴酒不沾，不管别人怎么闹她哄她劝她就是不喝酒。

凌菲菲不死心地来了句：“沈小姐，我们大家都喝了，你总不能一杯都不喝吧？”

沈雨荨瞧着她，心想这个女人肯定没安好心，肯定是想看她在现场出丑，她得小心点才行。可是一口都不喝的话又确实有些说不过去，就在她不知该如何是好时，手中的酒杯突然被人抽走。

“抱歉各位，雨荨她确实不会喝酒。”耳边响起了萧子靳的声音，紧接着是他的身影站到了沈雨荨的身侧，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她的肩膀上：“我替她喝就好。”

说完，他微微仰起帅脸，将杯里的红酒如数喝尽。

他的声音，他的气息……成功地让沈雨荨心底的无助和不安散去，心也跟着安定了。

和萧子靳相处那么久，她不喜欢他的霸道，不习惯他的冷酷，却总是深深地迷恋着此时此刻的他……这个在她狼狈时给她帮助的时刻。

有人在起哄：“萧少这么护着老婆可不行，迟早有一在要成为妻管严的。”

“你懂什么？人家这是爱老婆的表现，你应该好好向人家学习。”另一老同学说。

凌菲菲道：“萧少既然要代替老婆喝，当然不能只喝一杯的对不对？至少得三杯以上！”

“对，罚三杯！”

“喝洋的！”

众人瞎起哄起来，凌菲菲转身冲托着洋酒的侍者招手，侍者立马端着洋酒走了过来。

沈雨荨看着那金黄色的洋酒，有些担忧地抬头望向萧子靳：“洋酒很烈的。”

“没关系。”萧子靳没有迟疑地端起酒杯，连着喝掉三杯。

围观的人群拍掌欢呼：“萧少果然好酒量！”

“酒我可是喝了。”萧子靳环视一眼众人，笑容优雅：“你们这几位……可不许再欺负我太太了。”

“哟，萧少还真是爱妻如狂啊。”有人说。

被人围在中间打趣，沈雨荨本该觉得尴尬难堪的，心里却甜得如同抹了蜜般。萧子靳对她的维护，她全都感动在心里，也欣慰在心里。

萧子靳很快又被同学们包围了，沈雨荨也再度被迫与他暂时分离。

穿了一晚上的高跟鞋她实在有些累了，如是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着休息吃东西。

花园内灯光璀璨，大伙的兴致依旧高昂，沈雨荨透过人群看到萧子靳和宋洋正在说话，宋洋明显已经醉了，动作有些不受控制，萧子靳也已经有了一丝醉意。

跟两人一起说话的还有梁温柔，她坐在萧子靳的对面，一个晚上都保持着她的淑女形象。

令沈雨荨感到奇怪的是，今天的梁温柔出奇的安静，就连最喜欢的挖苦她这种事都没有做了。

倒是那个凌菲菲今晚格外的粘萧子靳，一直在找机会靠近他。

“萧少，来了这么久我都还没有跟你喝一杯呢。”这不，凌菲菲不知从哪里变出两杯酒来，直接晃到萧子靳身侧，旋身优雅地坐在他椅子的扶手上，笑得一脸风情。

萧子靳本能地将身体往旁边侧了一下，礼貌拒绝：“不，再喝就要醉了。”

“萧少叱咤商场那么久，酒量应该早就练出来了吧？怎么可能醉？”凌菲菲故意垮着小脸：“萧少这是不把我这位老同学放在眼里么？人家会伤心的。”

说话间，她还不忘用自己的身体去蹭他的手臂。

坐在对面的梁温柔开口了：“菲菲，人家萧少说不喝就不喝了，你这么缠着人家小心人家萧少不高兴。”

“萧少不会那么小气吧？”她小嘴一翘，借着酒劲撒起了娇：“人家就是想跟萧少

喝一杯嘛。”

另一边不知何时趴在桌面上休息的宋洋不耐烦了，一拨手臂：“喝醉酒的女人比男人讨厌多了，萧子靳你能不能给个痛快把酒喝了，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也好让我们安静一会……。”

萧子靳抬眸看了一眼凌菲菲，凌菲菲泛红的小脸立马笑出了一朵大花交，没脸没皮地将手中的杯子递到他面前晃了晃。

萧子靳也想快点把这个缠人的女人打发走，如是接过杯子仰头将里面的酒喝尽。

冰凉的酒夜滑过喉咙，他皱了一下眉，感觉自己也快要醉了。

沈雨荨实在看不惯凌菲菲那故意借酒粘人的样子，从椅子上站起，走到萧子靳身边依着他坐了下去关切地问道：“你一晚上都没吃什么东西，要不要吃点？”

“我不饿。”萧子靳说了。

接下来，萧子靳被拉到二楼的棋牌室里打牌去了，沈雨荨陪着他坐了两圈，在杨羨羨的招呼下去了三楼体验什么新式养颜套餐。

所谓的新式养颜套餐确实比外面那些小美容院的产品和技术舒服了许多，在一片薰衣草的精油芬芳中，沈雨荨居然有些昏昏欲睡起来。

现在已经十点多了，也难怪她会觉得困。

二楼的棋牌室内，大概是喝了太多酒的缘故，萧子靳越来越觉得浑身燥热得难受，他抬手示意服务生把包间的门窗都打开。夜晚的冷风顺着落地窗贯穿而入，吹在身上凉嗖嗖的，却丝毫无法吹去他体内的燥热。

一盘打完，他终于有些顶不住地对大伙道：“你们玩吧，我有点累了。”

“这才几点就累了？再来两圈嘛。”对座的老同学笑说。

“今晚的酒后劲太烈，再打我就要输光了。”他仍然笑着，从椅子上站起的时候身体明显晃了一下。

他冲坐在沙发上聊天的几位老同学道：“你们谁过来顶上，我就先回去了。”

“萧少这么早就回去了？不再玩一下？一会大伙还要去吃宵夜呢。”有同学挽留。

“不了，明天还要上班。”萧子靳努力地稳了稳不太舒适的身体，转身往棋牌室门口走去。

萧子靳走出棋牌室，旋梯下方是室内外相连的宴会现场，不过现在已经没几个人在了，男人忙着打牌，唱歌，女的不做养颜的也都唱歌或者吃宵夜去了。

沈雨荨跟他说过在三楼做养颜，这个时间应该没那么快。

萧子靳在沙发上坐了一下，越发觉得身体如被火烧，想洗澡，想休息……总之就是各种难受。

他起身打算走出酒店时，刚好碰见从楼上下来的凌菲菲，凌菲菲看到他后脸上露出娇柔的一笑，柔软的身体腻了上来，搂住他的脖子：“萧少，你的脸好红……不会是喝醉了吧？我陪你到楼上休息好不好？”

柔软的身体贴在身上，萧子靳体内瞬间滑过一丝悸动，向来厌烦凌菲菲这种女人的萧子靳此时居然没有推开她，甚至有些被她迷惑了的感觉。

“楼上房间多了，走，我扶你上去休息一会。”

“不用了，我等雨荨。”萧子靳虽然难受，但理智还是有的。

“雨荨她正在做养颜，至少要两个小时后呢，咱们可以到楼上先休息一下，把酒劲缓一缓啊。”她的小手像蛇一般抚上他的胸口，声音极具挑逗地说：“你看你明明就醉得连走路都不稳了，万一摔倒了怎么办？”

“菲菲！你干嘛呢？”一个严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凌菲菲急忙将手指从萧子靳的胸口处收了回来，转身盯着不知何时从电梯内走出来的梁温柔，秀气的小脸板，没好气道：“你那么大声干嘛？吓死人了。”

梁温柔迈步走了上来，扬手就是一巴掌甩在凌菲菲的脸上：“我说你怎么那么热情劝萧少喝酒呢，原来是安的这种心思？你真是太不要脸了！”

“我不要脸？你就要脸了吗？”凌菲菲被她打了一巴掌，身体反倒往萧子靳的身上靠了过去，用一只手掌捂住疼痛的脸颊：“梁温柔你暗恋萧少的事情班上谁不知道？你以为装出一另乖巧温顺的模样大家就看不出来你暗恋萧少了么？”

“至少我没有下贱到用这种手段去勾引萧少。”

“你……！”

萧子靳不耐烦地将凌菲菲从自己怀里推了出去：“给我滚开！”

也许是用的力道过大，他的脚步晃了一晃差点摔倒，梁温柔忙走上去扶住他的手臂关切道：“萧少，你怎么样？我扶你到沙发上坐一下好不好？”

“不用。”萧子靳道：“麻烦你帮我到三楼叫雨荨下来。”

“萧少你要回去了么？可雨荨还在楼上做疗程没那么快。”梁温柔想了想：“要不我扶你到车上去等他吧。”

萧子靳犹豫了一下，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梁温柔将他扶到车子后排，想了想，试着说道：“这里那么，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等雨荨出来再让羨羨送一下就好了。”

萧子靳没有吱声，扯了扯胸口气的衬衣扣子，燥热却丝毫不减。

“子靳，我送你回去好吗？”梁温柔半个身子探入车厢内，声音几近温柔。

夜幕中，萧子靳看不太清她的脸，只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缠绵，还有一只微凉的小手搭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地摇晃着。那只柔若无骨的小手似能通电般，瞬间让他血夜沸腾起来。

他反手一把抓住那只有意无意的小手用力一拉，梁温柔的身体便实实在在地趴在他的身上。

梁温柔呆了一下，随即慌忙从他的身上爬起，一边往车厢外面退一边道：“子靳，我是温柔，你快松开我。”

萧子靳愣了一下，果然松开了她。

梁温柔看着双目迷离的他，此时的他还是有一丝丝理智的，她怎能让他觉得她是故意往他身上凑的人？否则之前所做的一切就都功亏一篑了。

“子靳，把你的车钥匙给我，我送你回家。”她说，并且从他风衣的口袋里掏出车钥匙。

“你先躺着休息一下。”她又用手掌在他的手背上拍了拍，退出车厢拉开驾驶室的车门坐了进去。

启动车子，她在倒视镜中看了一眼后座难受不已的萧子靳，手机刚好在这个时候响起信息声，她拿起手机点开收信箱，里面是凌菲菲发来的微信：亲爱哒，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我会尽量稳住沈雨荨那个贱人。我给萧子靳下的药不像一般的春药，一般人很难自己察觉出来，况且还是在喝了那么多酒的情况下。万一萧子靳事后怀疑起来，你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就行了，反正我下周就回江城，不怕他恨我。

梁温柔又看了一眼萧子靳，鼻腔一酸，迅速地回了几个字：谢谢，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倾尽所能。

发完这条信息后，她启动车子往御临花园的方向驶去。

她原本是打算在酒店的客房部找间套房把事情办掉的，可刚刚凌菲菲在试探萧子靳的时候，萧子靳明显对此有抵触，并且态度冷硬。她只好送他回家了，正好可以趁着送他回家的这段时间让他酒劲和药效来得更猛烈些，也让他的意识更模糊一点。

沈雨荨是被杨羨羨推醒的，她幽幽地睁开双眼，一时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环视一眼四周。

“可以了，感觉怎么样？舒服么？”杨羨羨笑盈盈地问。

沈雨荨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感觉蛮清爽的，至于舒不舒服有些感觉不出来。她看了一眼旁边的小床问：“纤纤呢？她做完了？”

“做好了，宋洋喝醉了，她给送回去了。”

“噢。”她从床上下来，道：“我去棋牌室看看。”

“你找萧少么？他喝醉了温柔送他回去了。”

沈雨荨脚步一滞，梁温柔送萧子靳回去了？而且还是在萧子靳醉酒的情况下？

杨羨羨不了解梁温柔的为人，她可是了解的很，喝醉的男人是最好勾引的，她这趟送萧子靳回家能安好心？不行，她不能让梁温柔有这个机会！

“我先回去了。”她快步往楼下走去。

杨羨羨快步跟上：“我送你回去。”

“那麻烦你了。”沈雨荨感激道。

两人一起往楼下走时，凌菲突然从二楼的KTV室走出来，看到二人后脸上绽出一抹微笑：“做好了？做好了就过来一起唱歌吧。”

沈雨荨冲她礼貌地笑了笑：“不了，太晚了，你们玩吧。”

“玩一下嘛，人多热闹。”凌菲菲说着走上来，一人一边地搂住两人的手臂将她们往K房拉。

沈雨荨心里挂念着醉酒的萧子靳和不安好心的梁温柔，连应该凌菲菲的耐心都没有了，强行将自己的手臂从她手中抽了出来道：“很抱歉，我真的要回去了。”

她的语气是强硬的，杨羨羨见她确实是不想唱了，如是对凌菲菲道：“雨荨想回去你就让人家回嘛，我送她一下，很快就回来。”

杨羨羨的老公还在屋里打牌，自然是要回来的。

“不用送啦，这一来一回又是半个小时。”凌菲菲无法留住沈雨荨，只好留住杨羨羨，说道：“外面大把多出租车，方便又快捷。”

“出租车不安全。”

“有什么不安全的，沈小姐长的就是一脸安全样，放心吧。”凌菲菲一手拉着杨羨

姜往包房走，一手冲沈雨荨挥了一下手：“沈小姐再见，路上小心。”

沈雨荨走出酒店，这个时候酒店外头本应该有不少出租车在等客的，偏偏不知道为什么她却连一辆都看不到。

站在马路边，她焦躁得有些像热锅上的蚂蚁。

第 071 章 帮帮我

好不容易才等到一辆出租车钻进去，她报上地址后长吐口气，然后拿出手机给何玉娇打电话，电话那头不无例外地传来麻将翻滚的声音。

“妈，你到隔壁去看一下子靳回来了没有。”

“子靳？你不是跟他一起开同学会么？”

“他先回去了。”沈雨荨没心思跟她解释太多，催促道：“你快过去看一下他到底回去了没有。”

“呃……那个……。”

“妈，你别告诉我你又把梓恒一个人锁在屋里睡觉！”沈雨荨一听她那口气便知道肯定是这样了，立马生气地叫嚣起来。

而何玉娇一听她生气，便心虚地怂了，连声说：“好好好……我马上回去，马上……。”

“妈！你太过份了！”

“我知道，知道……我这不是准备回去了么。”何玉娇为了讨好她，改口问道：“对了，你回来了没有？要不要给你俩做点宵夜？”

“你再不回去，你的豪门美梦就要破灭了！”沈雨荨没好气道。

“什么？什么意思？”何玉娇一听她的豪门梦要碎了，立马变的紧张起来。

“萧子靳跟他的女同学一起回去了。”

“什么——？”何玉娇这下真的紧张起来了，也不再敷衍她，推了手中的牌便往外走，嘴里愤愤地骂道：“居然敢公然带女同学回家住？他这也太不把我女儿放在眼里了吧？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骂完后，又将矛头直指沈雨荨：“都是你，一点都不懂事，叫你学着温柔一点你偏要天天跟他抬杠，现在好了吧？人家宁愿带女同学回家也不要你了……。”

“妈，你现在在哪？”沈雨荨打断她。

“我在……尚沿路的欢乐棋牌屋……。”说到后面，何玉娇的声音已近嗫嚅了，因为尚沿路离御临花园有好几路远。

把梓恒一个人锁在家里自己跑去几公里外的地方打牌，她知道沈雨荨知道后肯定又要发一顿火了。

沈雨荨确实很想发火，只是太生气了反而发泄不出怒火来了，她一声未吱，只是冷硬地挂上电话。车子停在御临花园楼下时，梁温柔艰难地将萧子靳扶出车厢，扶着他往楼上走去。

趁着上楼的机会，她将自己姣好的身材贴在萧子靳摇摇欲坠的身体上，隔着衣服，她都能感觉到萧子靳的身体滚烫如火。她知道，萧子靳的酒劲必定是达到顶峰了。

她的刻意，使得萧子靳越发难受，在迈出电梯的那一刻，再也控制不住地一把将她推倒在墙上，低头吻住她的唇。

梁温柔等这一刻等得太久，她踮起脚尖主动将纤细的双臂挂在他的脖子上。

“萧……开门。”梁温柔离开他的唇，在他耳边低喃。

此时的萧子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更没有意识去开门。

梁温柔看着密码器上的数字，手指在上面摁了一串数字，那是简舒的生日。门居然‘嘀’的一声开了。

她的心里划过一抹惊讶和欣慰，萧子靳果然是不够爱沈雨荨的，他的心还在简舒身上，就连门上的密码都还用着她的生日。呵，只要他没有爱上沈雨荨就好，她就还是有机会的。

她主动引诱着萧子靳进入屋子，然后来到沙发上。

她的手机响了，是有人发微信的声音，她伸手要拿手机看看是不是凌菲菲那边有什么情况，身体却被萧子靳压在沙发上。

心头一软，她此时也管不了手机不手机了，只想快点把事情都处理完。

她今天特地挑了件好很脱的礼服，这件可保守可性感的礼服确实是她费了一番心思的，没想到此时真的帮到她了。

她以为这次自己一定可以切切实实地得到萧子靳的，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怀上他的孩子，然后轻轻松松将沈雨荨踩下去。

然后就在这一刻，在她差一点点就要得到萧子靳的时刻，门口响起了一阵开门声，紧接着是沈雨荨的身影迈了进来。

透过萧子靳的肩窝，她可以看到沈雨荨傻在门边的身影。

沈雨荨也确实是傻住了，呆住了，明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真正碰到这个场面的时候，她还是震惊得无法接受。

刚刚在路上时，她甚至很天真地想，梁温柔也许只是出于好心送萧子靳回家，或者再加点什么小心思，留在他家照顾他，陪伴他，以此来得到与他单独相处的机会。

像现在这样两人衣衫不整地缠绵在沙发上的场景，她还真没有想到，或许也是因为不敢想。

她手掌抚着门棱，身体阵阵发抖起来。

沙发上的两人似是没有发觉到她的到来般，依旧忘我。

当然，梁温柔是清醒的，也早在她推门的那一刻就看到她了，可是萧子靳因为药效的关系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动静，整副身心依然还在梁温柔的身上。

“梓恒他没事，睡得好好的呢，雨荨你别生气了啊。”何玉娇的声音从隔壁传来，紧接着是她的身影晃了过来，当她看到沙发上的两条人影时，立马像见了鬼一样惊叫一声：“妈呀！这什么情况啊——！”

她的声音本来就辣，嗓门又大，瞬间把沙发上的两人惊得回过神来，就连被酒劲和药效冲昏了头的萧子靳都被她这一声吼吓得意识回拢了不少。

“哪来的狐狸精……居然敢勾引我女婿？你活得不耐烦了……！”回过神来的何玉娇倏地冲入厨房，抓起站边的扫把便往梁温柔身上挥去。

梁温柔被吓坏了，连滚带爬地从沙发上跌到地面，又从地面爬起在到里抱头鼠窜起来。

萧子靳整个人有点懵，甚至有些搞不清楚眼下是什么状况，他仿佛听不到梁温柔的求救般，目光直勾勾地注视着仍然傻站在原地的沈雨荨。虽然醉得很深，可心里却隐隐开始有些明白自己刚刚都干了什么浑蛋事了。

他张了张嘴，喉咙却干燥得说不出话来。

“子靳，救我……！”梁温柔被何玉娇揪着头发打，痛得她哇哇大叫起来。

“贱女人，你还有脸喊？敢勾引别人老公，我今天就把你这张脸毁掉，看你以后还怎么勾引人……。”何玉娇恶狠狠地威胁着。

梁温柔哪曾遇到过这种事，遇到这么泼的女人，吓得连声尖叫。

萧子靳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梁温柔的求救声传在他的耳中勿远勿近，如梦如幻，身体的燥热和难受终于令他支撑不住地身体一沉，趴在沙发上不动了。

梁温柔见萧子靳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睡着，急得只好改为向沈雨荨求救：“沈雨荨！这是哪来的疯婆子啊！赶紧给我弄开……！”

“敢骂我疯婆子？你个臭不要脸的婊子！”何玉娇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愤斥：“下次敢抢我女儿的老公，我打断你的狗腿！”

“妈……！”沈雨荨无力地喊了声：“放她走。”

“什么？你要放她走？”何玉娇仍然骑在梁温柔的身上，指住她的鼻头对沈雨荨道：“她勾引你老公诶，你居然这么容易就放她走了？”

“不然怎么样？你要杀了她然后再把自己弄进局里去么？”沈雨荨终于转过身来，正眼对上梁温柔的双眼，冷冷地吐出一句：“梁小姐，如果你还想要脸。请穿好你的衣服赶紧从这里滚出去。”

“听到没有！从我们家滚出去！”何玉娇从她身上站起来，居高临下地冲她吼了一声。

梁温柔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人家的千金小姐，但从小也是养尊处优着过来的，不管是身边的同学还是朋友也都是捧着她的，何曾受过这等屈辱？

纵然在这种时候，她也不愿把自己最狼狈的一面留给这个她恨不得杀死的女人，她幽幽地从地板上站起，一边整理自己完全敞开的礼服和被何玉娇揪乱的头发，一边瞧着沈雨荨，目光一点一点地清冷，不怕死地吐出一句：“还是沈小姐聪明，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刚刚你也看到了，是子靳他主动抱着我吻着我和我在沙发上缠绵许久的……。”

“你这个贱女人！居然还嘴硬……看我不打死你！”何玉娇被她这么一刺激，又要冲上去收拾她，被沈雨荨拉住手腕。

“雨荨……。”

沈雨荨没有理会跃跃欲试的母亲大人，目光仍然注视着梁温柔：“如果这么想能让你心里的好受点的话，那你就只管这么想吧。”

梁温柔愤愤地拨了一把头上的发丝，拎过掉在地面上的包包后扬长而去。

迈出大门的时候，她的泪水瞬间从眼眶中滑落下来，明明一切都进行得挺顺利的，结果却是这种结果……。

站在电梯内，她看着反光镜上自己狼狈不堪的样子，还有脸上火辣辣地疼的指甲印，心里又气又恨。

她的手机响了，是凌菲菲打来的，电话一通凌菲菲便情急道：“温柔，你刚刚看到我信息没有？沈雨荨她意识到你的计划，已经火速赶回家了。”

梁温柔终于控制不住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直接把凌菲菲吓坏了，情急道：“温柔你怎么了？沈雨荨撞到你俩的事了？她打你了？”

“菲菲，你快点过来接我回去。”梁温柔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凌菲菲道：“我已经在御临花园门口了，你能自己出来么，赶紧出来吧。”

远远地，凌菲菲就看到梁温柔一副被狠狠地强暴了的模样从小区里面走出来，若真是被强暴了还是好事，可偏偏她这是被人暴打成这样的，脖子上和脸甲上的指甲印显得有些触目惊心。

“沈雨荨她真的对你动手了？”凌菲菲打量着她，一脸歉疚道：“对不起，温柔，我没有留住沈雨荨，我应该把她强行留住的。我以为你们会在车上……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梁温柔摇头，伸手抱住她，委屈和羞耻的泪水继续往外涌着。

凌菲菲抱住她，拍着她的肩膀柔声安抚道：“好了好了，不哭了，这个男人咱们不要了好不好？其实许聪也挺好的，工作好长相也不差，最主要的是他喜欢了你这么多年，她比萧子靳更懂得珍惜你。”

此时的梁温柔哪有思想别的男人，刚刚在楼上受到的屈辱只怕短时间内是不可能从她心里抹去的了。

“她以为这样她就赢了吗？”半晌，她才哽咽着吐出一句，泪湿的脸上泛出仇恨的光芒。

凌菲菲心疼地叹了口气：“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何必呢？”

梁温柔确实没有心死，也不会心死，因为在她看来萧子靳并不爱沈雨荨，可却可以和她结婚并且在一起生活。为什么她就不行呢？同样得不到萧子靳爱情的她为什么就不行？

明明她比沈雨荨更优秀，比她跟萧子靳认识的时间长！梁温柔走后，沈雨荨在原地又呆站了足有十分钟，而何玉娇在她旁边一边收拾被她弄乱的屋子一边骂骂咧咧地骂了梁温柔一通，末了又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沈雨荨。斥责她不懂事不温柔不可爱，不懂得拉拢男人的心。

直到她骂够了，沈雨荨才幽幽地吐出一句：“帮我把他扶到楼上去睡吧。”

说完，她迈步往趴在沙发上熟睡的萧子靳跟前，抓着他的手臂使劲拉了拉，萧子靳动弹了一下，转个身，身体在微微瑟缩着。

他的大衣已经褪去，衬衫的扣子也不知是被他自己还是梁温柔解开了好几粒，泛着薄红的肌肤展露出来。

看着他那性感的胸肌，沈雨荨脑海中好不容易才压下去的画面重新涌了上来，满满的全是他压着梁温柔疯狂索取的画面。

原本想替他拉好胸口的衬衫不让着凉，手指触及到他肌肤的时候才惊觉他的身体滚烫。

她被吓了一跳，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同样烫得吓人，再看他明显在难受地蜷缩发抖的身体，惊叫一声：“妈，子靳他可能是酒精过敏，烧得好利害。”

何玉娇走了过来，看了看萧子靳的反应，又摸了摸他的额头说：“这哪是酒精过敏，分明是被人设计了。”

“你怎么知道？”沈雨荨抬眸望着她。

“我给人下过。”何玉娇正在掀萧子靳的衣服，不自觉地吐出了这么一句，说完才惊觉自己失言了。抬头，果然看到沈雨荨正一脸惊愕地盯着她。

“呃……那个……我的意思是我看过别人被设计的样子，呵呵……。”

“妈，你老实说，你到底干过多少坏事？”沈雨荨扫视着她这位前科累累的母亲，她还以为她平日里只是赌赌钱，干点不入流的小勾档，比如谁家不想要孩子冒险去帮人家打个胎，或者帮人家接个生，卖个孩子之类的。

没想到还干过这种事情，这也太不地道了。

“唉哟，现在不是批判我的时候，赶紧把子靳扶上去吧。”

何玉娇越是逃避话题，沈雨荨就越是揪着她不放，顺着话题逼问道：“你说，梓恒是不是你用这种手段怀上的？”

“不是，绝对不是……！”何玉娇情急地摇手：“你可别胡说八道，要传出去老娘的名声就全完了？”

“请问何女士，你还有名声么？”沈雨荨冷哼一声。

她用手摸了摸萧子靳的额头，又问何玉娇：“那这样子靳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这种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么？”

萧子靳看起来挺难受的，那么高的温柔不会烧坏大脑吧？要是把他这天才大脑烧坏了以后他岂不是要成为废人一个？公司和萧家肯定都不会再容得下他了吧？

她就知道那个梁温柔不是省油的灯，那么积极地送萧子靳回家？原来安的是这种心思！

“方法当然有啊，就是不知道你帮不帮他解。”

“什么方法？”

“废话，他现在这样子，你说还能用什么方法？”

“那还是算了。”沈雨荨小脸一热。

“难道你想让他就这么烧一晚上，抖一晚上？就不怕他半夜被欲火焚身？”

“那应该还有别的方法嘛，我问问同事。”她羞赧道，真是惭愧，作为医生她居然丝毫不知道该怎么帮萧子靳解。难道真的只有那种方式才能解药吗？她才不信。

“不用问了，你要是不想帮他，那我打电话把梁温柔叫回来好了。”何玉娇作势要起身打电话。

沈雨荨忙将她抓了回来，没好气道：“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我没胡闹，萧子靳这样真的会被欲火憋死，不信你等着瞧好了。”

沈雨荨还真就不信，她跟何玉娇一起使劲全力地将萧子靳扶到二楼他的卧室，然后从浴室里面打了盆凉水帮他擦拭，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帮他降下体内的温度。

大概是冷水太冰，萧子靳被冻得激灵一下，既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

沈雨荨被他吓了一跳，手里的毛巾僵在半空：“你……喝醉了？我在帮你擦身。”

她实在没好意思告诉他，他被设计了，以他的个性知道自己被一个女人设计自尊心应该挺受创的吧？

萧子靳轻轻地‘嗯’了一声，难受地闭了闭眼，喉结滚动了一下后冲她吐出一句：“扶我去洗个澡。”

“哦，好。”沈雨荨先是跑进浴室将浴缸里的水打开，出来的时候看到萧子靳已经撑着床沿起身，忙冲过去扶住他的手臂道：“你小心一点。”

她的身体贴了上来，虽是无意，却如同火源一般瞬间点燃他的身体。他的手臂一抬，一把环住她准备退开的身体，迫使她重新贴近他。紧接着是他的帅脸往她肩窝处理了下去，啃吻她的脖子。

沈雨荨低哼一声，想起他刚刚压在梁温柔身上亲吻的场景，心里便不自觉地涌地一抹抵触，一把将他从自己身上推开：“放开我！”

在如此危险的时候，沈雨荨明白自己再不走很容易就会被他吃干抹净。如是脚步一转，往卧室门口冲去。

只是……。

该死的，谁把卧室的门反锁了！

她使劲地拉了拉门板，居然打不开？想来一定是刚刚何玉娇走的时候故意把门给反锁了。

母亲心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让她怀上萧子靳的孩子，今晚这么好的机会她这么可能放过？刚刚真是太大意了！

“妈，你给我把门打开！”她气急败坏地喊了一声。

趴在门外偷听动静的何玉娇笑得一脸奸诈，心想：就不给你开门！

沈雨荨又冲外喊了几声，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后急得差一点就要踹门了，可就在这个时候……。

‘砰’的一声响，似是浴室里面传来的，沈雨荨扭头一看，发现萧子靳不知何时已经离开大床进了浴室。她心头一慌，忙冲进浴室。

浴室内，萧子靳光着身子滑倒在地上，一手抱着浴缸的边沿，一手撑着瓷砖地板，姿势好不狼狈。

沈雨荨本能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心下暗暗叫苦：这可怎么办才好……。

“你确定不帮我一下么？”萧子靳双眼迷离地望着她。

虽然此时的他如柴狼般危险，但看到他摔成这样，沈雨荨的心里终究还是不忍，似乎是在自我安慰又像是在提醒他般说了一句：“不就是男人的身体么，我在医院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

说完这句，她才左顾右盼地走上前去，将他从地面上扶起，扶入已经放满着水的浴缸里。

水是热的，泡上身上更加难受，萧子靳受不了地低吼了一声：“该死的！给我放冷水！”

沈雨荨将他欲开冷水的手掌拉了回来，道：“洗冷水你会感冒的。”

“你给我放手！”他在怒吼，如一头正在受刑的狮子。

沈雨荨坚决不放，她知道他很难受，但这种天气怎么可以让他洗冷水澡？炙热的体温和冰冷的凉水，他就不怕自己被炸了么？

两个人就这么在浴室中争执扭打起来，水花四溅，沈雨荨身上尚来不及换掉的小礼服瞬间便被湿透了，玲珑的身段若隐若现，这对萧子靳来说无疑是一种更大的折磨。

他用最后的一点理智努力控制自己不去强迫她，她却用这么撩人的方式引他犯规。

‘咚’的一声，沈雨荨一头栽入浴缸内，她被吓了一跳，张嘴便被呛了一口水，情急地从水底下爬起趴在他身上大口大口地咳了起来。

“不想让我洗冷水，那就帮我……”他搂着她，在她耳边低语，语气中有着淡淡的请求。

沈雨荨愣住了，他在求她……。

此时她的身体是紧贴着他的，他胀得有多难受，她能感觉得到，如果此时不帮他，会不会显得她有点太无情了？

她其实也早就有些心痒痒的了，只是她毕竟没有喝醉，她还是清醒的。那天晚上她问萧子靳有没有一点爱自己时萧子靳的沉默，她和萧子靳的假婚，这些都是她的顾虑。

她不能就这么把自己交给一个对自己好却并不爱自己的男人，她不能这么做……。

“唔……。”唇上突如其来的柔软触感让她回过神来，她被萧子靳深深地吻住了！

“放开我……。”她挣扎着，抗拒着，因为她早就见识过萧子靳的吻技了，每次到最后自己都是抵抗不住地与他一起沉沦的。她怕自己这次依然会像往常一样毫无定力，怕自己会被他带入沟里。

她觉得自己应该趁早从他怀里解脱出去，可是萧子靳却不给她逃离的机会。

大概是她呜咽的声音让萧子靳理智有所回拢，但此时此刻，薄弱的理智已经阻止不了他。仅仅停顿了几秒，他便重新吻住她的唇。

她知道自己这次肯定是没救了。

沈雨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床上的，就在萧子靳彻底将她拥有的时候，沈雨荨突然尖叫一声，大脑一片空白过后，紧接着便是一幅幅模糊而又可怕的画面闪过。

那是一个奇怪的景象，一个遥远漆黑的夜晚，她仿佛也像现在这样被一个男人压在身下疯狂索取过，也曾这样刺骨地疼过……。

一样的场面，一样的感受，一样的疼……。

沈雨荨开始尖叫，挣扎。

对她来说，这不是欢爱，而是一场噩梦，一场潜在她心底许久许久的噩梦，一场她永远都不愿再忆起的噩梦。

至于这个噩梦因何而来，她不清楚，这个时候也没心思去想更多。

她只想快点摆脱这个噩梦，快点让自己解脱出来。

也不知道这样的时刻经历了多久，渐渐地她叫累了，挣扎累了，如同一具没有生气的娃娃。唯一看得出生气的，便是她眼角不停地往下滴落的泪水。第二天，萧子靳醒来的时候，天才刚蒙蒙亮。

满床的凌乱和光裸的身体使他微微皱眉，关于昨晚的记忆一点一点地回拢，下一刻，他本能地扭头看向床的另一侧，没有看到沈雨荨的身影。

他从床上坐起，环视一眼四周，最终却在房间的角落里看到了她。

此时的她裹着毛毯，双手抱膝、小脸埋在双膝间，身体紧紧地蜷缩在角落里。

想到自己昨晚在她身上的无度索取，萧子靳心里闪过一抹愧疚和心疼，下床往她走了过去。

“雨荨……。”他想要将她抱到床上去睡，手掌刚挨上她的手臂，便被她吼了声：“别碰我……。”

他愣了一愣，喉结滚动了一下，一时间居然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对不起，昨晚我……。”他强行用手捧起她的小脸，随即怔住了……。

此时的她双目红肿，一张小脸满满都是泪水，眼里除了伤心更多的是恐惧。她在恐惧？恐惧他吗？害怕他再像昨晚那样待她？

她这是哭了多久？一夜么？

“雨荨……。”他动容地将她搂入怀中，抱着她：“对不起，我吓到你了吗？弄伤你了吗？真的很对不起……。”

沈雨荨被他搂在怀中，泪水流得更急了，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昨晚萧子靳每要她一下，她的脑海中就会闪现出那种可怕的画面。

“让我看看你的身体受伤了没有？”萧子靳把她从角落里面抱了出来，放在床上，然后开始细细地检查她的身体。如果是以往，沈雨荨被他这样看肯定会觉得难堪极了，可今天的她却一声都没有吭，自始至终都处在呆滞状态中。

她的身上残忍着无数他昨晚留下的吻痕，下面有红肿的迹象，萧子靳走回浴室打了盆温水出来，又从柜子里找出药箱。一点一点地、温柔地帮她抹干净身体，在红肿部位抹了些药膏。

而她没有反抗，也没有拒绝，任由着他在她身上折腾。

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后，萧子靳温热的手掌抚上她的额头，柔声道：“你乖乖睡一觉，睡一觉就好了。”

沈雨荨没有理会他，轻轻地闭上双眼。

她居然真的睡着了。沈雨荨这一觉睡得很长很长，噩梦不断，中间还发了烧。

惊醒，再睡，再惊醒……。

吓得萧子靳只差没把她送进医院去了，后来还是何玉娇比较挺得住，连药都不给她吃，只是一个劲地灌她喝水。

何玉娇看着满脸担忧自责的萧子靳，一挥手掌说：“唉哟，你也别总是愁着一张脸

了，女孩子第一次做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事儿多，等她缓过神来就没事了。”

她还以为上回在城西的时候他们已经做过了呢，昨天萧子靳才告诉她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真是害她白高兴了那么久，还天天盼着沈雨荨怀孕呢。

不过还好，这次他俩是真真实实地做过了，她又开始有盼头了。

等沈雨荨真正清醒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了。

她从床上坐起，大概是睡得太久，浑身像散了架般酸软。

她环视一眼四周，发现自己居然是从萧子靳的床上醒来的，舒展筋骨的动作一停，脸色也在一瞬间红一阵白一阵起来。

虽然昏睡了两天，但那天晚上被萧子靳折腾了大半夜的场景她还是记得的。她不太记得萧子靳一共要了她几次，只记得过程很长很长，长得她几乎要昏死过去。

她突然抓住自己的发丝尖叫一声，头皮发麻，脸色发烫！

她居然跟萧子靳做了那种事情，这下好了，不但有了夫妻之名还有了夫妻之实，以后要是离了婚，她就是实实在在的离婚女人了。

她不怪萧子靳，因为她知道那天晚上他也是受害者，是在药物的催化下才要了她的。她怪自己当时没能抵得他的诱惑，最终接受了他的索取，都怪她自己啊！

可是怎么办？事情已经发生了，想回旋都已经没有余地了！

她突然想到什么般，从床上翻身下床，连衣服都没换便往楼下跑去。

萧子靳上班，小梓恒上学，何玉娇正在厨房里给她弄早餐，甚至连她匆匆出门了都没有察觉到。

沈雨荨重新回到卧到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片事后药，虽然已经过去两天了，但这种药是72小时有效的，只要现在服下去她还是安全的。

她将药丸从药盒里面抠了出来，另一只手端起水杓，正要往嘴里塞药片的时候，何玉娇突然推门走了进来，一边笑盈盈道：“雨荨，你醒了没有？两天没吃东西了，赶紧起来吃点东西吧？”

沈雨荨动作一停，看着她走进来。

第 072 章 残忍报复！

何玉娇发现她醒来了，正在吃药，疑惑地问：“你在吃什么？”

她将鸡汤放在床头桌上时，发现桌面上的事后药后，脸色一凛，转身盯着她。

沈雨荨没有搭理她，继续往嘴里塞药的动作。

何玉娇却情急地扑上去，一把将她手里的药丸抢了下来，气急败坏道：“沈雨荨你在做什么？”

“这是避孕药，快把药还给我。”

“你居然要吃避孕药？你想气死我吗？”何玉娇气呼呼地瞪着她：“我好不容易才盼到你俩同房，你居然要吃避孕药？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脑子的？”

沈雨荨不耐烦道：“妈，不是我想气死你，是你想害死我！”

要不是她把她反锁在屋里，她至于会被萧子靳吃干抹净么？说起来，这事最大责任的还是她这位盼孙心切的母亲大人。

“我怎么害死你了？”

“你到底要我跟你多少遍？我跟萧子靳不是真正的夫妻，我不能让自己怀孕，给自己找麻烦。”

“怎么不是真正的夫妻了？有名有实了还不算是真正的夫妻，那到底要怎么样才算？”

“……”沈雨荨居然被她说的哑言了。

何玉娇又是那一脸的恨铁不成钢：“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脑子啊？那天晚上那个小贱人想着法子勾引萧子靳上床为的是是什么？不就是怀上萧子靳的种将你踩下去么？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还要吃避孕药？”

虽然知道何玉娇说的很有理，但沈雨荨不想怀孕的心却是雷打不动的，她也懒得跟何玉娇多说了，上前便要抢她手中的药丸：“快把药还给我！”

“想要我还给你？没门！”何玉娇转身便走。

沈雨荨追上去，一直追到隔壁屋子仍不放弃。

“妈，我真的不想怀孕，你快把药给我！”

“你必须给我怀！”何玉娇嘴一张，将手中的药丸扔入自己口中嚼了几下便吞了进

去，末了还张开嘴冲她‘啊’了一声，表示想要回药丸已经是百分百不可能了。

沈雨荨见她吃了自己的药，愣了一下后火了：“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吃药吗？大不了我再下去买一盒！”

沈雨荨转身便要出门，何玉娇急了，一把拉住她的手臂将她揪了回来：“不准去。”

“我要去！”

“雨荨算我求你了。”硬的不行来软的，何玉娇扑通一声跪在她脚下，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为了让你嫁入豪门我容易吗？你却这么不懂的珍惜，你想气死我吗？你这个不孝女……。”

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不耐烦道：“妈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不吃。”

何玉娇见这招也不行，如是又换了一招，从茶几上拎了把水果刀便往楼上冲去：“那我现在就去死给你看！”怕沈雨荨不信，她还回头补了一句：“今天不死我叫你做妈！”

沈雨荨并不相信何玉娇真的舍得死，当真出门买药去了，不过在等电梯的时候，她居然收到何玉娇发给她的自拍图片，居然真的是血！

吓掉了她手中的手机，赶紧转身冲回屋子，跑到二楼卧室，一边找人一边没好气地喊道：“妈，你能别闹了么……？”

‘砰’的一声，卧室门被人关上，然后是反锁的声音。

沈雨荨心里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忙冲上去扭动着门把手叫嚷道：“妈，你做什么？快点放我出去！”

又来这一招，又把她反锁在屋里！

“不是要下楼去买药么？我看你还怎么买。”何玉娇站在门口一边用纸巾擦拭手上的血渍一边得意洋洋道。

为了把沈雨荨骗到二楼，流点血不算什么。

今天一过就是72小时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在72小时之前有机会到楼下去买药吃。

“妈，你疯了！快放我出去！”

“我看疯的是你，给我呆在屋里好好反省！”何玉娇扔下这么一句后，撇下她往楼下扬长而去。刚到公司不久，萧子靳便接到何玉娇的电话，告诉他沈雨荨醒过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萧子靳总算是松了口气，道：“我回去看看她。”

她这昏睡的两天里，不高发烧还总是噩梦不断，他明白一定是自己对她太过粗暴才

会让她连睡着了都是噩梦连连的，严重的话，可能还会留下后遗症、欢爱恐惧症。

“别。”何玉娇忙阻止他道：“雨荨现在情绪不太好，你最好还是别刺激他，嗯……要不这样，你先回老宅住两天，等她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后再回御临花园来。”

萧子靳沉默了片刻，道：“我可以打个电话给她么？”

“也不要打。”何玉娇说着将手机递到门缝里，卧室里面隐约传来沈雨荨激动的叫嚷声：“听到没有，这孩子太可怕了，不就是上个床么，瞧把她给激动的，还嚷嚷着要自杀。唉……不过女人第一次是要反应强烈一点的，特别是像我家雨荨那么纯洁如水的孩子……。”

何玉娇逮着机会便不停地给萧子靳灌输沈雨荨这是第一次的思想，心中美美地得意，表面上却是一副女儿受到伤害的样子，给他施加压力，接着又说：“子靳你安心工作吧，有我陪着她她不会有事的。”

又是一番沉默后，萧子靳才吐出一句：“替我好好照顾她。”

“当然，这个我比你上心，放心吧啊。”何玉娇美滋滋地挂了电话。

其实萧子靳还是挺想给沈雨荨打个电话的，又担心真的刺激到她，想想还是照何玉娇说的做，等她心情平静一点再去面对她为好？

拿在掌心的手机，号友输了又删，删了又输，就这么来来回回好几次后，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翻起屏幕看了一眼，看到是梁温柔的电话后心里闪过一抹失望。

潜意识里，他希望电话是沈雨荨打来的，哪怕是狠狠地骂他一顿出气也好，毕竟那天晚上是他强迫了她，还因为做的时间太长把她弄伤了。

可惜不是，不是她打来的。

幽幽地暗吸口气后，他才接通电话：“温柔，有事么？”

梁温柔的心里其实是很慌的，因为她弄不清楚萧子靳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又到底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她送他回家，被他压在沙发上索吻的事情。

一方面她是希望他记得的，毕竟亲吻代表着男女关系的一个重要升华，哪怕是在酒后，那也算是吻过了，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又怕他觉得她是恶意接近，然后憎恨于她。

心神不宁地过了两天，此时听到萧子靳这般温和地唤她名字，心底无疑是多了一粒定心丸，看来是前者。

萧子靳没有责怪她，怀疑她，憎恨她……。

“子靳，明在羨羨和菲菲她们都要离开榆市了，今晚想再聚一次，宋洋和许聪他们都会来，你有空来么？”梁温柔问。

萧子靳看了看桌面上排得满满的日程表，沉吟片刻后，点头：“好。”

“你真的会来？”梁温柔显然没有料到他会答应，高兴得一时忘了控制自己的情绪。

正好，她也想他了，想见见他，顺便试试看他经过那晚后对她的态度，有没有一点点的转变。

“晚上见。”萧子靳浅笑。

“好，晚上见。”梁温柔美滋滋地挂上电话，脑海中已经开始衡量起自己穿哪件衣服、哪双鞋子更适合了。被何玉娇在卧室里面关了一天，沈雨荨已经基本处于死心状态了，因为她知道不管她怎么闹她那位盼孙心切的母亲大人都不会放她出去的。

不，应该说她那位盼入豪门心切的母亲大人，她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荣华富贵么？

吃药没希望，沈雨荨开始捧着日历算自己的安全期，掐指一算，还好，自己刚来完例假没几天，这几天应该还处在安全期才对。

看到这里，她焦躁了一整天的心终于渐渐地平静了些许。

在何玉娇给她送饭的时候，她甚至还用很不屑的语气道：“妈，你就别折腾了，我这几天是安全期。”

“什么？安全期？”何玉娇脸色一沉。

“没错，把你的小心思都收起来吧。”

何玉娇不屑地撇撇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期，也就是说女人的安全期不一定安全，反正只要有一线希望她都不会错过的。

“可以把手机还给我了么？”沈雨荨向她要自己的手机。

何玉娇摇头：“暂时不能给你，你放心，医院我已经让萧子靳帮你请过假了。”

“萧子靳？”沈雨荨心脏一抽，不自觉地问了句：“他现在人呢？”

从她醒来至今，已经整整一天了，她还没有见过他的人影。想到他，不自觉就能想到那天晚上被他压在身下的情景，然后脸蛋也跟着热了起来。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第一次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是在萧子靳不清不醒的情况下发生的，不知道他醒来后是什么感觉呢？是不是像她一样后悔，难过？

毕竟他并不爱她，为了避免以后不必要的麻烦也从未想过要跟她做这种事情。

“他还能去哪？自然是上班啊。”何玉娇看着她，担心她多想，如是又添了一句：“他早上说要回来看你来着，是我不让他回来的。”

“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比如让她吃药之类的事情。

“有，让我好好照顾你。”何玉娇嘻嘻一笑：“总之你放心吧，他心里有挂念着你的，”

挂念……沈雨荨苦涩地笑了一下，但愿他挂念的真的是她吧。萧子靳去到餐厅的时候，除了凌菲菲外大伙都到了，宋洋难得地没有带他的女朋友现身，正和杨羨羨抬杠抬的火热。

直到萧子靳到场后，两人才停了下来，杨羨羨转身对萧子靳道：“萧少，你来评评理，我和校花比谁漂亮？”

“校花？”萧子靳浅笑了一下，目光扫向她身侧的梁温柔：“你们不是一直将温柔喻为校花么？”

“对啊。”杨羨羨伸手抱住梁温柔的双肩，冲他眨巴了一下双眼：“我俩谁漂亮。”

“这还用比较么？”萧子靳表显得很无辜。

宋洋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指着翘起小嘴的杨羨羨：“你问萧少那就真的是问错人了，他俩什么关系啊？萧少能睁眼说瞎话撒下温柔夸你漂亮？”

梁温柔抬眸看向萧子靳，从萧子靳进来她就一直不敢拿正眼与他对视，心虚和羞赧让她看起来格外的娇柔诱人。

萧子靳也在看着她，似在笑，却又笑意不达眼底。

两人之间那泛着暧昧的对视终于让一旁的许聪感到烦躁起来，控制不住地说了句：“行了，宋洋你别总是拿他们两个说笑，萧少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

“我没说错啊，萧少跟温柔本来就关系好，这又不影响他跟小媳妇的夫妻感情。”

“就是就是说笑的嘛，干嘛那么认真。”杨羨羨也附和着说。

“还是会受影响的。”萧子靳悠悠地说了一句：“雨荨她对这种事情比较敏感，所以以后这种玩笑大家还是少开一点好。”

室内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显得有些尴尬。

而就在这个时候，包房的门突然被打开，一脸气愤、双目通红的凌菲菲闯了进来。

“菲菲，你怎么才来啊？大家就等你了。”杨羨羨没发觉到她的异常，首当开口。

凌菲菲在门边站了一秒，没有搭理杨羨羨，而是在扫视一眼包房后直接走向萧子靳，在他面前站定后指着他气呼呼道：“萧子靳你太狠毒了！你还是人吗？”

大伙愣了一下，这才发现她的异常。

向来精致的妆容变了，连最基本的口红都没有擦，发型也没有做，衣服更是随意得很，整个装束与她平日里的装扮差太远了。

大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时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只能将目光来来回回地在凌菲菲和萧子靳的脸上扫视。

只有梁温柔在短暂的惊诧后渐渐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凌菲菲和萧子靳向来没有什么纠葛，会对萧子靳吼出这种话来，除了那晚的事情外还会有什么事？

这事已经平静了两天，她和凌菲菲都以为已经过去了，凌菲菲怎么会在今天对萧子靳吼出这种话来？

再看萧子靳，手里端着水杯一口一口地轻啜着，表情一如即往的平静，甚至没有因为凌菲菲的怒火而皱一下眉。

“发生什么事了？”最后还是宋洋率先开口，打量了一眼蓬头垢面的凌菲菲，又看了一眼萧子靳，惊叫一声：“子靳，你把人家菲菲强暴了？”

瞧着凌菲菲那模样，还真像是刚被人强暴过一样。

“宋洋你能不能别添乱啊？”杨羨羨冲宋洋吼了一声后，起身走上去揽住凌菲菲的肩膀关切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菲菲。”

“你问他！”凌菲菲手指依旧对准着萧子靳的脸，气得眼泪嗒嗒的：“就算我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他也不该拿我的家人出气啊？他怎么可以这么做？萧子靳你他妈就是个无耻王八蛋！表面上一副优雅高贵的样子，心底比谁都龌龊！你……！”

‘当’的一声脆响，萧子靳手中的玻璃杯在对面的墙壁上开了花。

众人又是一惊，就连凌菲菲都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着了，一脸惶惶地盯着他，毕竟是自己先做了亏心事。

“凌小姐，你真的要在这里跟我论龌龊、论无耻么？”萧子靳终于开口了，他依旧坐在沙发上，双腿交叠地靠在沙发背上睥睨着她。即使他是坐着的，气势仍然比站着的凌菲菲高出一截。

梁温柔大脑一空，可以确定萧子靳已经知道自己被下药的事情了，并且在她们都以为已经没事的时候展开了报复。

不知道萧子靳有没有怀疑到她身上来呢？因为那天晚上在酒店门口故意跟凌菲菲

上演了一场撕逼大战，按理说萧子靳是不会怀疑到她的，可她的心里还是担心极了。

她深吸口气，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颤抖：“子靳，你对菲菲的家人做了什么？”

她不能表现得跟凌菲菲太过亲密，因为怕萧子靳怀疑自己，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凌菲菲难过。

萧子靳冰冷的目光一扫，落在她脸上，直接将她吓得心脏一抽。

“我不过是将凌家小公司里的投资撤了而已，连她家人的面都没有见过。”

“你知道这笔投资对我们公司有多重要吗？你就这么一声不吭地撤了，你让我们怎么办？等着倒闭吗？你知道我父亲因为这事已经气得心脏病复发住进医院了吗？你知道……。”

“我不知道。”萧子靳漠然地打断她，冷笑：“我只知道当初是你求着我投资的，是我帮助凌家度过难关，但凌小姐却对我恩将仇报，试图用卑鄙下流的手段破坏我的婚姻。至于你父亲，教导出这样的女儿迟早有一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不值得同情。”

“你——！”凌菲菲气结。

“我理亏了么？”萧子靳反问。

凌菲菲被他堵的哑言，声音一软，改为哀求：“萧少，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求你别撤资好不好？你要怎么报复我都可以，求你给我父亲一条生路。他年经大了，经不住这样的打击啊，而且……你撤了资自己也要损失一笔违约金，不划算啊。”

“用一笔违约金从此跟凌大小姐划清戒线，值的。”萧子靳终于从沙发上站起，冲大伙扔下一句：“好了，今天聚餐结束，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说完，他不理会凌菲菲的哀求，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转身走出包房。

想到自己那天晚上，想到今天才清醒过来的沈雨荨，萧子靳就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过份。

唇角一挑，笑得极其冷烈。

“子靳。”走出酒店大门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梁温柔的呼唤。

萧子靳脚步一停，转身面对她的时候，唇边的笑容瞬间敛了下去。

“子靳……那天晚上……。”梁温柔张了张嘴，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她今晚是精心打扮过的，发型和衣服都是迎合着萧子靳的口味搭配，她期盼着自己能跟萧子靳发生点什么。眼下看来这个梦想有落空的迹象，可她却并不死心。

“温柔，刚刚在包房里不方便向你道歉。”萧子靳歉疚地冲她点了一下头：“真对

不起，那天晚上我控制不住自己冒犯到你了。”

他这是……丝毫没有怀疑到她的痕迹么？梁温柔暗暗地松了口气，语气也变得不那么紧张了：“没事的，我没有怪你。”

“我……伤害到你了么？”萧子靳问得有些迟疑，那天晚上的记忆断断续续的，有点模糊，他甚至有些记不住自己跟梁温柔究竟在沙发上滚了多久。

梁温柔娇羞地摇头，媚眼如丝地望着他：“我已经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女生了，不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的。”

“那就好。”萧子靳对她微笑了一下：“那我先走了。”

梁温柔见他居然要走，忙拉住他的手腕：“子靳……。”

“还有事么？”萧子靳低头扫了一眼她握着自己的小手。

“嗯……是这样的，菲菲她虽然做了过份的事情，但她说的对，她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她父亲没有关系，你能不能……。”她说得有些迟疑，她跟凌菲菲关系一直不错，凌菲菲又是为了她才得罪萧子靳的，她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一人做事一人当？”萧子靳挑眉：“那我应该找个男人把她上了，还是喂她一顿春药，再给她指派一个男人？”

“……”梁温柔哑言。

萧子靳随即笑了一笑：“温柔，你那天才打了她一巴掌的，你忘了？”

“我……。”

“看到她家破产，她的父亲住院，你担心了？”

“子靳……。”

“你俩一直都是感情深厚的好姐妹，担心也是应该的。”

萧子靳的笑容变得好诱人，梁温柔心里一慌，刚刚才放松下来的心脏再度因他的话语而高高悬起。

萧子靳……他到底知不知道她和凌菲菲是同谋？

看他的样子像是知道的，可是如果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对她笑得这么温和？不像报复凌菲菲那样报复她？

难道……是为了让她亲眼看着凌菲菲家破人亡，然后一辈子活在自责内疚中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不，一定不是这样的，萧子靳肯定只是怀疑，但并不确定跟她有关系，所以才没有对她进行报复。况且她和萧子靳关系那么好，萧子靳一定不会这样对她的。

“子靳，我……。”她试图解释些什么，萧子靳却抬手在她的肩上拍了拍，仍然是那一脸温和的微笑：“好了，回去看看菲菲，好好安慰她，我真的要走了。”

说话间，他还抬手看了一眼腕表，一会还有重要的客户要见。

看着萧子靳的车子驶入车流，梁温柔有些崩溃地蹲下身去，久久不愿相信萧子靳会这样对她。

蹲在外面发了一阵呆后，梁温柔突然跑入酒店，冲入包房，抓住凌菲菲的肩膀便是一通摇晃责备：“都怪你，都怪你出的什么馊主意，我真的是要被你害惨了。”

“我也被害惨了。”凌菲菲一把将她推开，嚷道：“我怎么知道萧子靳他做起事情来那么绝情？我要是知道给我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惹他啊，可你跟他关系那么好，你明知道他是什么性格为什么也不提醒我？”

“我哪里跟他关系好了？你们都说我跟他关系好，可事实上呢……。”她说不下去了，在这之前她也以为自己跟萧子靳的关系挺好的，如果关系好，萧子靳又怎么会这样对她？

“你们两个到底对萧子靳做了什么？”杨羨羨终于忍不住地问。

没有人回答她，宋洋凉凉地来了句：“我看八成是触到萧子靳的底线了，不然他不会干出砸杯子这种事情来。”

这是他的底线了吗？梁温柔苦涩地笑了。

他的底线，就是不想和她发生关系！萧子靳听从何玉娇的安排，在萧宅住了两天。

萧泽飞见他连续两天都自己一个人回来，心下暗暗盘算着两口子肯定是闹翻了，想到这个结果，他的心里居然很无耻地明朗起来。

萧老爷子也意识到了这点，如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打量着萧子靳问：“子靳，你跟雨荨是不是吵架了？”

萧子靳抬头，否认：“没有呢。”

一旁的唐晓凉凉地吐出一句：“你俩可别吵，省得某人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放心吧，雨荨跟泽飞前几天才正式吃了散伙餐，以后更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唐晓表示意外：“真的？”

“问泽飞自己更清楚。”萧子靳看了一眼萧泽飞说。

“泽飞，你又跑去纠缠自己的嫂子了？”萧老爷子瞧着萧泽飞，脸上明显有着不悦。

萧泽飞张了张嘴，摇头，有些不甘不愿地说：“大哥不是说了么，那是散伙饭。”

他其实一点都不想在萧子靳面前承认那是一顿散伙饭的，可是在萧老爷子面前，他还不肯随便造次。

吃完饭，萧子靳像往常一样跟老爷子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才回到书房处理今天未处理完的工作。

然而，人坐在书房里，心却始终静不下来。他索性从皮椅内站起，下楼，准备出门。

“哥，你这么晚还出去？”萧琴刚好从楼下走上楼，打量着他问。

“嗯，回御临花园。”

“嫂子她在闹脾气么？”

“没有。”萧子靳扫了她一眼：“你找过她？”

“是的。”萧琴点头。

难怪她那天会突然跑去公司跟他道歉呢，还知道那天是他母亲的忌日，原来是萧琴跟她说的。

萧子靳回到御临花园时，沈雨荨还在隔壁被何玉娇软禁中，已经被软禁两天了。

屋子里面黑乎乎静悄悄的，站在门边的萧子靳还真有点不习惯。

这么多年来迎接他的都是一室死静和黑暗，沈雨荨才搬来多久，他居然就已经变得不习惯了。

随手将车钥匙丢在鞋柜上，他迈步走进屋子，上楼，径直回到自己的卧室。

沈雨荨被何玉娇软禁后，这两天就没人到过这间卧室了，凌乱的床铺残留着那晚疯狂过后的痕迹，满满都是暧昧的气息。

萧子靳环视一眼屋子，目光被床头桌上的药盒吸引，他迈开步走过去将药盒拿起，那是一盒已经被开封过的事后避孕药，仅有的一粒药丸已经被抠掉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生孩子，也从未打算过，可不知为何，在看到这盒被服用过的药后他的心里却极其的不是滋味。

大概是因为……别的女人都在拼了命地想要生下他的孩子，而沈雨荨明明有机会却不懂得珍惜吧，难道在她的心里，他的份量就是这么的低吗？连他的种都不想留？

自尊心明显受到重创的他使劲将药盒一捏，转身往楼下走去。

小梓恒意外地发现隔壁露台有灯光，脸上一喜，立马兴冲冲地跑进来嚷嚷道：“姐姐，姐夫回来了，姐夫回来了……。”

二楼的沈雨荨听到小梓恒的叫嚷，脸上不禁一热，居然有种想逃避的感觉。

潜意识里，她是很怕又挺想见到萧子靳的，想是因为已经有好几天没见到了心里着实有点想，怕……是因为害羞？大概是的吧。

她从床上翻身下床，走到门后趴在上面听了一下，还好没有萧子靳的声音。

不知道他会不会过来这边呢？最好还是不要过来了……。

“姐夫，我好想你噢！”楼下，小梓恒的声音传来。

沈雨荨头皮一麻，看来今天是躲不掉了。

“姐姐呢？”萧子靳问。

“姐姐在楼上睡觉。”

“啊，是女婿回来了，吃饭了么？”何玉娇一如即往的热情，咚咚地跑上来开门。

“雨荨她好点了么？”

“好了好了，全好了。”何玉娇用钥匙打卧室的门，笑得一脸暧昧，打开门的时候，还冲着屋里唤了两声：“雨荨，子靳回来了，别躲在屋里不出门了啊！”

沈雨荨无语，明明就是她把她锁在这个卧室整整两天的，还真有脸说！

房门重新被合上，不过这次是萧子靳随手关上的。

卧室内的灯光有些暗，沈雨荨坐在沙发上看着萧子靳走进来，看着他在随手关上门后脚步停在了门后。一双深邃的眸子泛着炙热的光芒，直接将她注视是小脸一阵发烫起来。

注视了良久，他才迈步走过来，俯视着她轻轻地问出一句：“你还好吗？”

“怎么可能好？”沈雨荨说的有些委屈。

被关了两天，她都快要霉在这里了，怎么可能好。

“哪里不好？”他倾身，近距离地再度打量起她：“心里还是身体？”

沈雨荨小脸一热，别开视线语气愤愤道：“我妈把我关在这里两天了，你连看都不过来看我一眼。”

“是妈不让我来的，怕我刺激到你的情绪。”萧子靳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我应该早点回来。”

“知道就好。”沈雨荨眼里泛出泪花来，说不清是因为那晚还是因为这两日被关在这里的委屈。

“抱歉，我错了。”他伸手掀了掀她的臂，道：“给我看看身体好了没有？还疼么？”

那天晚上他被药物折磨得失去理智，丝毫不知道怜香惜玉地将她折腾个透，现在想想都替她觉得疼。

说话间，他居然真的动手去掀她的衣服，沈雨荨被吓得往沙发内一缩，气急败坏地用手拍打他的手掌：“你干什么？另碰我！”

萧子靳被她强烈的反应吓了一跳，看来她还是没有从那天晚上的惊吓中缓过神来，伸出的手僵在半空，随即一把将她从沙发内抱入怀中，拥着她歉疚道：“放心，我现在是清醒的，不会再强迫你……。”

他的拥抱和安慰，果然让她平静下来。

她倏地睁大双眼怔怔地望着对面的窗外，怎么回事？她以前都没有这么抵触男人的啊？为什么会在那一晚之后变得对他敏感抵触起来？

是因为那天晚上他要她耍得太疯狂了，给她心里留下阴影了吗？

还是……自己打从心底的就是不信任他。

第 073 章 挨打了

或许是感觉到她心底的不安，萧子靳突然松开她，注视着她道：“我们是夫妻，迟早都是要经历这些事情的，你能明白我的话么？”

“不分离了么？”

“不分了。”

“协议也不管了？”

“不管了。”萧子靳笑了笑：“感觉你用着挺顺手的，就这么过吧。”

“萧子靳！”

“我想，你用我这个老公应该也用的挺顺手吧？”

“我都快被你折腾死了，还顺手？”沈雨荨泛着泪说，她流泪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感动，因为他终于开口给她承诺未来了。

虽然这个承诺是来自他心底的歉疚，也许未非真心，可终究也是承诺过了不是么？

他没有像有的男人那样上完一个女人后拍拍屁股走人，这一点她还是比较欣赏的。

“对不起，我以后轻点。”

“万一哪次你又愚蠢地被人下药了怎么办？”

“那……我去找小姐。”

“你敢！？”沈雨荨眉毛一横。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我听你的。”萧子靳笑笑地用手指在她的鼻头上刮了一下。

“我可以请求你以后聪明点，别再被人下药了么？”这才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处置办法啊。

萧子靳点头：“好，我以后会聪明一点。”

“谢谢。”

“你谢的我很无地自容啊。”

“就是要让你无地自容。”沈雨荨推开他，正要转身的时候被他拉了回来，注视着她道：“我是不是还没有感谢你？”

“感谢什么？”

“感谢你赶回来救了我，感谢你没有让我被欲火烧死。”他说的很是认真。

唯一让他心中不爽快的就是她为什么要在事后吃避孕药，为什么那么排斥怀上他的孩子。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沈雨荨可以原谅她，至于其它……他也不敢要求太多了。

沈雨荨有些不爽快地撇了撇嘴：“谁知道我回来之前你跟梁温柔已经在沙发上滚了多久了。”

萧子靳神色一吟，半晌才吐出一句：“下次再也不会了。”

“算了，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已经过去了。”她的大方，反倒让他感到有些无地自容，独自在卧室内呆了片刻，才迈步跟下楼去。

何玉娇看到沈雨荨从二楼下来，将她拉到露台上小声警告道：“你可别再胡乱吃什么药了啊？万一那晚中了，你现在吃药就等于是杀人，杀你自己的亲生骨肉懂么？”

“妈，你放一百个心吧，我不会怀孕的。”沈雨荨厌烦不已。

“你这死孩子，怎么一点都不争气。”何玉娇抬手在她的脑袋上拍了一记：“就算之前怀不上就不能再怀一次？”

“你觉得可能么？”沈雨荨横了她一眼，转身走了出去。

“姐夫，妈妈说我很快就要当舅舅了，是真的吗？”沈雨荨刚走进去，便听到小梓恒问出这么一个欠抽的问题。

她无语了，真不知道何玉娇跟小孩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这话无疑是在刺萧子靳的痛处，想起刚刚在床头桌上看到的药盒，他抬眸看了沈雨荨一眼，后者转开脸庞故意顾左盼右装无视。他的手掌抚过小梓恒的脑袋笑笑道：“你知道舅舅是什么吗？”

“知道啊？姐姐和姐夫生的宝宝得叫我做舅舅。”小梓恒一本正经地答道。

“那你想当舅舅吗？”

“想，我喜欢小宝宝！”

“咳……。”沈雨荨尴尬地打断他，道：“梓恒，你该去睡觉了。”

“不嘛，人家好久都没有跟姐夫玩过了，我要跟姐夫一起玩。”小梓恒抱住萧子靳的手臂不高兴道。

“可是明天你还要上学。”

“姐夫也要去睡觉了，咱们明天再玩 OK？”

“OK，那好吧。”小梓恒虽然不太乐意，但他向来很听萧子靳的话，生怕萧子靳不喜欢他般。

“真乖。”萧子靳将他从沙发上抱起，入楼上走去。

将小梓恒抱到楼上后，萧子靳才折身回到楼下，下楼时发现沈雨荨正在盯着自己瞧，挑眉问道：“怎么？不认识我了？”

“确实有点不认识了。”

“什么意思？”

“因为你越来越像个奶爸了。”沈雨荨笑笑道：“早跟你说过了，小孩是一种很可爱的生物，只要你用心接触就一定会喜欢上的。”

“你是把梓恒当成宠物了吧？”萧子靳有些好笑道。

何玉娇来回打量着二人，然后一手一个地将他们推出门去，笑眯眯道：“你俩要谈情说笑到自己家去，别在我面前谈。”

在关上大门之前，她还不望伸出脖子冲两人道：“噢，对了，梓恒还等着当舅舅呢，看在他给你们当宠物逗你们开心的份上，赶紧圆了他这个美梦。”

又来了！

沈雨荨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冲何玉娇横眉竖眼道：“你以为生孩子是买礼物吗？赶紧哄梓恒睡觉去。”

何玉娇笑呵呵地关上大门回屋了。

沈雨荨不好意思看萧子靳的脸，转身也入了屋子。

每天被母亲催着生孩子，她不知道萧子靳是何感想，反正她自己是觉得挺烦的，她生怕萧子靳和她一样烦透了。

以萧子靳的智商，怎么会看不出来何玉娇的最终目的？可是他却一直都没有拆穿她或者表现出任何的不耐烦，这一点倒是令她感到挺意外的。

两人一起入了屋子，一起上楼，萧子靳的卧室在左，沈雨荨的卧室在右。

上到二楼时，萧子靳突然伸出手掌扣住沈雨荨的手腕，道：“走错了。”

重新步入这个屋子，沈雨荨原本就挺尴尬的，被他这么说更加尴尬起来了，脸上也早已浮现出了一抹薄红，她故意装傻：“什么走错了？”

萧子靳稍一使劲，将她的身体拉了过来，凝视着她浅笑：“之前你说我们是假夫妻，所以要分房睡，现在我们已经是真夫妻了难道还要分吗？什么道理？”

“什么真夫妻？”沈雨荨的心像住了只不乖小兔子般怦怦直跳。

“有名有实，还不叫真夫妻吗？”

“那……是意外。”

“意外？”

“难道不是么？名和实都是意外。”

萧子靳沉吟着想了想，还真是……名和实都是意外。当初意外地跟她去领了结婚证，前几天又意外地将她变成了他实实在在的女人。

不过意外并不代表着这些关系都是假的，特别是肌肤之亲这种事，所以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道：“意外也好，巧合也罢，总之咱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再坚持分房就显得矫情了。”

沈雨荨被迫带入他的卧室。

她倒不是想矫情，而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啦，毕竟她还是头一次跟一个男的滚床，每每想到都会觉得羞赧不已。

“你洗过澡了么？”萧子靳问她。

“洗过了。”

“那就先到床上躺着。”萧子靳扫了一眼她手足无措的样子，迈步走过来，像爱抚小狗一样摸了摸她的发顶：“别像个害羞的小媳妇一样。”

沈雨荨立刻转身上床，钻入被窝。

怎么有种今天就是两人洞房花烛夜的感觉呢？那种心脏怦怦直跳的感觉，真的是太羞臊了。

特别是听到浴室里面传来的水流声后，心跳就变得更加急促起来了。

不久之后，浴室的门被人打开，萧子靳穿着雪白的睡袍走了出来。而在他迈出来的前一刻，沈雨荨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他装睡了。

没错，回避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睡。

萧子靳只扫了一眼她的背影就知道她在装睡了，不过他并没有拆穿她，而是回到浴室吹干头发，然后掀开被子坐了上去，习惯性地拿起床头桌上的财经杂志翻看起来。

感觉到她的身体正在往床沿那边靠，他才终于忍不住地提醒了一句：“小心掉下去。”

听到他的声音，沈雨荨本能地睁开双眼，他居然知道她没睡着……。

“躺过来。”萧子靳终于合上杂志，转身冲她招手。

见她缩着身体，只露出半张惶惶不安的脸盯着自己瞧，萧子靳突然觉得有些好笑，道：“放心吧，今晚肯定不会再碰你。”

那晚做完之后她的反应他至今天印象深刻，这会就算想要她也不敢啊，做爱这种事情不能强来，只能让她慢慢适应他的接触，然后彻底地接受他。

不过有一点他觉得纳闷，眉头微拧，他低头看了她一眼问道：“你以前是不是被男人欺负过？嗯……我指的是身体上的。”

“什么意思？”沈雨荨不懂他为什么这么问。

“感觉你的反应有点吓人。”萧子靳想起她瑟在墙角哭得两只眼睛红肿不堪的样子，随即摇头失笑：“可能是被我吓到了。”

沈雨荨想了想，道：“我没有被人欺负过啊。”其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啦，那天晚上的萧子靳真的有那么吓人么？她居然被吓成了那个样子，确实是太反常了。

“抱歉，是我的错。”他伸手将她从床的那边抱了过来，揽入怀中。

“你已经道过歉了。”她将小脸小入他的胸口，心想能不能别提那个事了，很丢人哪！

“看来我们平时接触的还太少，得让你慢慢习惯才行。”说着，他抱紧了她。

沈雨荨在心里暗哼一声：想把她拐到自己床上就直说，还找那么好的借口。沈雨荨走出电梯时，发现萧泽飞站在自己办公室不远处的走廊上似在等人。看到他，她本能地转身，往消防梯上一躲。

他怎么会跑这里来？是来复查的么？还是特意过来堵她的？

上回不是已经吃过散伙饭了么？难道又是在故意胡弄她的？这几天应该是萧泽飞回来复查身体的时间，希望他只是简单地回来复查身体。

为了不与他碰面，沈雨荨决定从五楼绕到另一边的消防梯上去。

在经过心血管科加护病房时，沈雨荨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她本能地停下脚步，伸长脖子往加护病房的休息区望去，这一望，刚好与凌菲菲的视线撞上。

沈雨荨没料到会是她，对于这个人她是避之不及的，不敢多问，甚至连多一秒都不想停留便转身便往消防梯走去。

凌菲菲却在这个时候从休息室里追了出来，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愤怒道：“沈雨荨你给我站住！”

她的力道有点大，沈雨荨差点被她掀倒在地，也生气了：“凌小姐你想干什么？别每次一见到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好不好？”

“你居然还有脸说我？我倒想问问你想干什么！”凌菲菲激动地抓住她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嘴里一边骂道：“现在你高兴了吧？医生说我爸可能熬不过这一次了，你高兴了……？”

沈雨荨挣脱她的控制，气急道：“你父亲不在我的科室。”

她和凌菲菲之间哪有那么大的仇恨，大到跟她父亲生死有关？所以她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医闹，并且这种事情在医院里面是时有发生。

凌菲菲心里戾气大，手上的力气也大，再加上沈雨荨碍于职务的原因根本不敢还手，只能躲避。

凌菲菲的声音尖锐不已：“你装什么傻啊？如果不是你在一旁扇动，萧子靳他会对凌家下那么毒的狠手吗？会连我父亲的性命都不顾吗？”

怎么又跟萧子靳有关了？已经被欺负的抱头蹲在地上沈雨荨抬起头来，盯着她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萧少对你家人做了什么？”

“他害我公司破产，害我父亲生病，你别告诉我这些你都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

“你还装！”凌菲菲指住她。

沈雨荨没好气地从地上站起，盯着她一脸严肃道：“我没有必要装，我想萧子靳他对付凌家肯定有他的理由，如果你不招惹他，他又怎会对你凌家下手？”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但她已经从凌菲菲刚刚那些话语中就可以猜出个大概来了，这位凌小姐一定是因为之前下药的事惹毛了萧子靳，而萧子靳又不是那么好惹的人。

只是……把人家的公司弄垮，父亲弄病，这未免有点过了。

“你……你和萧子靳一样就是巴不得我爸死是吧？你们怎么那么恶毒……！”听她这么一说，凌菲菲更加生气了，扑上去便要揪她的脸。沈雨荨忙将脸埋回双膝内，气急败坏地尖叫：“凌菲菲！这里是医院！你别乱来……啊……。”

沈雨荨只觉得头皮一阵揪疼，疼的她眼泪都快出来了，要不是因为自己是这里的医护人员，她估计早就还手了。偏偏现在不能还手，又跑不掉……。

而凌菲菲显然是气疯了，开始口不择言：“我就打你了，你不是很厉害么？有种叫萧子靳再使手段报复我啊，我等着……！”

沈雨荨被她揪得急了，一把抓住她的手掌用指甲抠：“你再不停手我真叫了！”

“你叫……叫萧子靳来给你收尸好了，叫啊……！”凌菲菲丝毫不在乎楼梯上上下下已经聚集了围观的人群，对沈雨荨又是抓又是挠的，动作疯狂得无人敢上前制止。

“你干什么！”人群外头终于传来了一个怒斥的声音，紧接着是萧泽飞的身影从楼上冲了下来，将疯狂的凌菲菲从沈雨荨身上拖开甩在地上，然后将沈雨荨护入怀中。

“雨荨，你怎么样了？没事吧？”萧泽飞恼怒地瞪了凌菲菲一眼后，将沈雨荨从地上拉起，揽入怀中。

刚刚如果不是听到沈雨荨的惊叫声，他还不知道大伙都在看什么热闹呢，没想到居然是沈雨荨正在被人欺负中。他有点后悔没有早点随人群过来看看，没有早点将她从凌菲菲的手底下解救出来。

沈雨荨有些蒙，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就连萧泽飞都跑来参一脚。

凌菲菲虽然对她又是揪又是打的，不过都是一些小伤，并没有伤及大碍，也没有让她失去理智。

之前同事们对她跟萧泽飞的非议都还没有平息，她怎能又用这种暧昧的姿式跟他相处？她一声不吭，暗暗使劲从他的臂弯里挣了出来，道：“谢谢，我没事。”

说完，她用手拨了一把蓬乱的头发，迅速地往楼上跑去。

“雨荨……。”萧泽飞追上去，却被沈雨荨一把关在女厕外面。

靠在女厕的门后，沈雨荨终于松了口气，这场灾难来得莫名其妙，她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脖子上火辣辣地疼着，抬手一摸，粘粘乎乎的居然是血痕，难怪这么疼呢。

她走到镜子前看着镜子如同疯子一般的自己，头发乱成一团鸡窝，衣衫不整，脖子上有好几道长长的指甲印。她站在镜子前将自己打理好，才小心翼翼地拉开一条门缝往外望去，没有看到萧泽飞的身影后才将门整个打开，迈了出去。

回到办公室，便有保安过来对她说医院已经把凌菲菲在了安全室，让她过去配合调查。

沈雨荨愣了愣，他们居然把凌菲菲抓起来了？

想到她大声控诉萧子靳害她公司倒闭，父亲重病，还有她哭到红肿的双眼……沈雨荨叹了口气，对保安道：“算了，只是一起简单的医闹，我也没怎么被伤到，还是把她

放了吧。”

保安微讶，随即笑着说了句：“沈医生还真善良。”

保安走后，沈雨荨扫了一眼冲自己投注目视的同事们，默默地走回自己的位子上坐下。身后有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问了一句：“沈医生，听说是萧先生救了你。”

沈雨荨回身冲她微笑：“是的，不过除了顺手救了我好像也没干什么了不是么？”

“呵呵……我还看到他追着你上楼。”

“然后呢？看到我们在一起了？接吻了？上床了？”心里本就郁闷的沈雨荨突然从椅子上站起，瞧着她：“程医生，你这样处处针对一个对你不存在伤害和威胁的同事有意思么？不累么？”

还是头一回被沈雨荨点名回击，程医生脸色变得有些难堪。

“就是嘛，咱们同事一场，何必呢。”小元在旁边凉凉地添了句。

被沈雨荨说那是因为自己挑起的，程医生不好说什么，可是小元……。她冷笑一声，将目光落在小元身上：“噢，小元，我忘了告诉你，昨晚我看到你家小陈跟一个女的一起去看电影，关系看起来挺亲密的。”

果然，小元的脸色立马变了。

沈雨荨看了程医生一眼，发现小元的异常后忙安抚她说：“别听她胡说，明显是故意气你的。”

“我有没有胡说小元你自己回去观察一下自己的男人就行了，我可是好心提醒你。”程医生拿起病历卡出去了。

她的一席话，成功地小让元陷入了不安的情绪中。

“别伤心，对宝宝不好。”沈雨荨偷偷附在她耳边提醒了一句。

沈雨荨见过小陈几回，相貌平平但还算谦和有礼，看起来就不像是个会出轨的男人。小元为了多拿几个月工资隐藏自己怀孕的事实，现在肚子慢慢长大，看得出来她瞒的很辛苦。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男朋友还出轨的话，那就太不是人了。

原本以为只有像萧子靳那样有钱又帅气的男人才会在外面惹来那么多的莺莺燕燕，没像到像小陈那么平凡的男人也能出轨，看来男人出不出轨，跟帅不帅气有没有钱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萧泽飞一进入公司便直奔萧子靳的办公室，也不管他是不是正在听几位下属汇报工作，直接冲到他面前气呼呼道：“大哥，如果你不能好好保护雨荨，那就让我来保护她好了，你知道她……。”

“等一下。”萧子靳打断他，脸色不太好地冲两位下属说：“你们先回去把方案完善一下，一个小时后再上来。”

“好的，萧董。”两位下属收起心里的八卦，转身离开时冲萧泽飞欠了一下身：“萧总好。”

萧泽飞干干地应了声，没等他们走远便迫不及待地再度开口：“大哥……。”

“萧泽飞！”萧子靳再度打断他，目色沉冷地盯着他：“你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一次又一次地挑战我的耐心，你赢了，因为我不想跟你计较，不想兄弟反目，也因为雨荨她不受你骚扰。但是能不能请你在下属在场的时候不要说出刚刚那种越举的话来？雨荨是你的大嫂，你在下属面前说出那样的话合适么？”

“大哥，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在管我说话合不合适？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知道雨荨在医院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吗？”萧泽飞表现出一脸的不可思议。

萧子靳眸色微动，但他并没有被他的焦急情绪感染，语气仍然淡淡的：“有什么事情雨荨自己会跟我说。”

“你明知道雨荨的性格是报喜不报忧的，有什么坏事都喜欢藏在自己心里。”萧泽飞被他这副不急不缓的样子惹生气了，气急败坏道：“都是你身边那些莺莺燕燕惹的，害雨荨在医院里面挨打还不敢还手，要不是我碰巧看到雨荨可能就被你那个追求者打死了。”

“哪个追求者？”萧子靳终于眉心跳动了一下。

“你不是说雨荨会告诉你的吗？你就等她告诉你好了！”萧泽飞气呼呼地在办公室内踱了一圈步子，回头盯着他：“我就知道你根本不关心她，不在乎她，连她在医院里面被小三打了都不知道，甚至还有心思在这里工作，工作就真的那么重要吗？比雨荨的生命安全还重要？”

他的指责令萧子靳觉得有些难堪，但却并未改变他的态度。

“那也轮不到你来关心。”萧子靳冲他冷硬地吐出一句：“出去工作！”

萧泽飞气得张了张嘴，恼怒道：“你这待她，迟早有一天会失去她的！”

说完，他气哼哼地走了出去。

他闹心的是，他明明很想关心沈雨荨的，沈雨荨却躲在厕所里面久久不肯出来。

而她心系的萧子靳，却是一副如此冷漠的反应。沈雨荨忙了一上午，期间还私下了解了一下凌菲菲父亲的状况，确实是前两天心脏病发作住院的，因为年纪大病情重，一直都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她倒没有圣母到会因此而感到自责或者难过，毕竟是凌菲菲自己先惹上了萧子靳，而她……顶多也就是对老人家有些同情罢了。

从病房出来时，她看了一眼腕表已经是午餐时间了，如是走回办公室去喊小元吃饭。

小元吱吱唔唔着说有事出去，不和她一块吃了。

沈雨荨也没勉强，刚走出办公室手机便响了，她扫了一眼屏幕后唇角微掀，压低声线道：“大忙人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电话那头的萧子靳顿了一下，才道：“大忙人现在有空了，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

“没有啊……。”

“确定没有？”

“唔……。”沈雨荨犹豫了，听他这语气不会是已经知道她在医院被打的事了吧？看吧，走后门就是都不好，自己在医院里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被他掌握的清清楚楚。

“是有一点点小事，不过不太要紧还是晚上回去再说吧。”她如实说道。

并非是她有意隐瞒，而是潜意识里就觉得这件事情本就不太要紧，用不着立马打电话跟他诉苦。

“下来吧。”

“什么意思？你在我们医院？”

“请你吃饭。”萧子靳说：“在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听到他在附近，而且还要和她一起吃午餐，沈雨荨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小惊喜，挂了电话便往对面的咖啡厅走去。

为了不被人看见，萧子靳还特意订了间包房，所以见到沈雨荨的第一句话，他使用郁闷的语气道：“怎么感觉像在偷情呢？”

“偷情不好么？你肯定没偷过。”沈雨荨笑眯眯地走到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像他这种人，想要什么情没有，用不着去偷吧。

“能开玩笑，证明今天被打得还不严重。”萧子靳伸手捏起她的下巴左看右看：“还好，脸是干净的，不过脖子被抓烂了。”

“瞧你这语气，好像嫌我伤得不够似的。”沈雨荨无语地抬手去拉他的手掌，萧子靳却扳紧她的脸颊，看着脖子上的那几道伤痕问：“上过药了么？”

“一点点不用上。”

“一点点也能感染细菌引发破伤风，你是医生应该比我懂才对。”萧子靳说话间，像变戏法似的从旁边拿了一瓶伤药，拧开盖子开始用棉签帮她擦试起来。

他居然还带了药过来，还真是细心呢。

沈雨荨注视着他认真的表情，虽然药膏擦在伤处有些炙人的疼，不过看到他这么温柔认真的样子，她的心里还是觉得如同有暖流在滑过，舒服极了。

难怪那么多女人前赴后继地往他怀里栽呢，这个男人霸道归霸道，冷漠归冷漠，温柔起来也是很可怕的，是个女人恐怕都抵挡不住。

“那个……你怎么知道我被打了？”

“泽飞告诉我的。”萧子靳说。

萧泽飞说他不关心沈雨荨，而事实上今早萧泽飞刚从他办公室里走出去，他就已经至电张院长了解情况了，知道沈雨荨没有大碍并照常上班后便放心了，并且拖到中午才过来看她。

一听到萧泽飞的名字，沈雨荨忙道：“我跟他连话都没有说一句，不，他救了我我跟他说了声谢谢，多一句都没有了，真的……。”

看着她紧张的样子，萧子靳心想难道自己真有那么苛责吗？瞧把她吓得……。

“我知道。”萧子靳拧紧药瓶，道：“以后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不用跟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你。”他瞧了她一眼。

这话不是那天她在办公室内跟他说过的么，他居然还给她了？不过能从他嘴里听到这句话，沈雨荨心里高兴极了。

“如果以后我们可以做到相信对方，那将会减少很多矛盾对不对？”她含笑道。

萧子靳点头：“没错。”

“不是还要上班么，快吃饭吧。”萧子靳指了指她跟前的牛柳饭。

沈雨荨低头吃了两口，抬头看着他：“你好像没有问我被谁打的。”

“我知道，这事我会处理。”萧子靳低头慢条斯里地吃着碟子里的午餐，显然并不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而他脸上的平静，却让沈雨荨感觉到了一丝不安，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理她？”

“你有想法？”萧子靳抬头：“你说，我可以照你说的做。”

“真的？”

“不要怀疑我说的话。”

“如果要我说，我觉得这事还是算了吧。”

“嗯？”萧子靳以为自己听错了。

沈雨荨想了想，才迟疑着说：“我觉得凌菲菲挺可怜的，公司要完了，父亲也病重了。”

“你同情她？”

“不应该么？她给你下药这件事情却实挺恶劣的，不值得原谅，不过好在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我想既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那就算了嘛，毕竟同学一场闹翻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难怪你总是挨打，心太善了。”萧子靳抬手在她的脑门上拍了一记：“你没听说过么？人善被人欺，本来战斗力就薄弱，还总是表现得那么善良，真搞不懂你是这二十几年是怎么活下来的。”

沈雨荨抬眸瞪了他一眼，没好气道：“你还好意思说，在认识你之前我从何曾被人欺负过，认识你之后，三天两头的挨打，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谁让你当初宴会厅内有那么多男人不吻，非要吻我？”

“那不是因为在场的我只见过你么。”沈雨荨不想提过去的丢脸事，改口道：“我跟你讲认真的呢，凌菲菲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真的不打算收手么？”

当初怎么就吻了他呢？这个问题她也自责自问过很多很多次，这大概就是缘份吧！

“萧太太……。”萧子靳突然放下刀叉，盯着她的目光也变得认真起来：“既然你也知道认识我之后容易拉仇恨挨打，而我又不可能时刻站在你身边保护你，所以要做我的女人，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自保。善良可以，但是善良太过就会变得懦弱，然后遭人欺负。”

他顿了一下，又说：“凌菲菲值得你可怜么？唐晓值得你一路忍让么？她们为什么敢上来就打你？”

“你不是一直在忍让萧泽飞。”沈雨荨小声低咕。

“不一样，泽飞是我的亲弟弟，我答应过父亲会照顾好他。”

沈雨荨还是头一次从他嘴里听到关于‘父亲’这个词，也头一次知道萧子靳对萧泽

飞的忍让不是因为不敢得罪他，而是因为答应过父亲会照顾好他。

萧子靳一直在照顾萧泽飞，萧泽飞却一直在挑衅他的底线，看来在这个不懂事的弟弟面前，他也是挺无奈的。

第 074 章 怀孕了

“我知道我不该同情凌菲菲，我只是有点同情她的父亲现在还躺在加护病房里。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的父亲躺在那里，我肯定也会急得失去理智，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来的。”沈雨荨看着陷入沉默的他，幽幽地问了一句：“你到底对她们家做了什么？”

“没什么，只是将之前准备好的一笔投资撤掉而已。”

“就这样？”一笔投资就足以将人家搞得家破人亡？她显得有些不相信。

“嗯，去年凌家就出现危机了，当初凌菲菲托梁温柔来向来求助我才决定帮她的，结果却遭受到恩将仇报，我只能将资金抽回来了。”

“然后她父亲就被刺激得心脏病复发了？”

“是。”

沈雨荨扫视着他，有些不愉快地嘲弄道：“看来梁温柔在你心中地位确实很高嘛，她一出马你就帮。”

“不是才刚说过要相信彼此的么？”萧子靳挑眉：“这么快就忘了。”

沈雨荨哑言，这话确实是刚刚她说的，还真有点打脸的感觉。

“那现在怎么办？任由着凌家走向破产么？”

“你不会是想劝我重新把资金投入进去，让凌家那小公司起死回生吧？”萧子靳睨着她，那目光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呃……不是……。”沈雨荨摇头，心想还是算了，看萧子靳的表情就没打算收手放过凌家的样子，自己也不能逼他做违心心的事。

不过此时看着他，再想想平日里的他，她突然有点点心惊肉跳的感觉。

这个男人……当真有点可怕啊，当初她突然冲上去吻他的时候，幸好他没有对她下狠手，不然她这条小命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下午，萧子靳和沈雨荨一回到萧家大宅，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王素便立马扫虚伪地笑了，语气嘲弄：“你们两个可算是一起回来了，还以为你们要分了呢。”

沈雨荨不想与她得罪，尽量维持礼貌：“小妈，我前几天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才没有回来的。”

“生病了还跑去跟泽飞吃饭？你说你怎么就那么不注意身体呢？”

沈雨荨愣了一愣，没想到这事连萧家都知道了，那唐晓是不是也知道了？

她抬眸有些担忧地看了萧子靳一眼，后者给了她一记安抚的眼神，对王素道：“小妈，不是说过了么，那是散伙饭。”

“吃了散伙饭为什么还要跟泽飞在医院里面搂搂抱抱的？”二楼突然响起一个尖锐的嘲讽，唐晓快步往楼下走来，瞪着沈雨荨：“为了找机会跟泽飞相处什么借口都编得出来，一边跟泽飞纠缠不清，一边跟大哥假装恩爱，沈雨荨你不觉得恶心么？”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跟雨荨是无意间碰上的，我们也没有搂搂抱抱，你到底有完没完啊？”萧泽飞从楼上追了下来，满脸气急败坏。

这两口子又在因为她吵架了，沈雨荨无奈地想。

她就知道每次跟萧泽飞见面都必定会闹出乱子来的，所以早上的时候她才会一看到他的身影就绕道走，可惜没有绕开。

“我都听医院的人说了，她们还会骗我吗？”唐晓不依不饶道：“萧泽飞你还是男人吗？敢做不敢当！你……！”

“不可理喻！我要跟你离婚！”萧泽飞气得在原地跳着脚大吼。

“你想跟我离婚娶她是吗？我告诉你没门！”

“好了！”王素终于忍无可忍地从沙发上站起：“谁再吵一句谁就给我滚出这个家门！”

吵得正热闹的两人立马住了嘴，客厅里面安静了几秒，萧泽飞便再度愤怒地开口了：“滚就滚！我现在就滚出去，两年后直接起诉离婚！”

扔下这句，他转身便往楼上走。

“萧泽飞！你想搬出去比较好纠缠沈雨荨是吧？你给我站住……！”唐晓追上去拉住他的手臂，萧泽飞大概是气急了，使劲全力地一甩手臂将她推倒在一侧。唐晓被他甩得身体撞在沙发上，‘啊’的一声痛呼出声，抱着沙发扶手缓缓地跌坐在地上。

因为痛苦，她的小脸皱成一团，手掌捂着小腹的部位。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怎么还动起手来了？”王素气得大吼。

萧泽飞看着唐晓坐在地上呻吟，不便没有上前扶她一把，反而指住她厌烦道：“你就装吧！继续装……！”

刚刚他的力道虽然大了些，但唐晓是撞在沙发上的不应该疼成这样才对，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唐晓是在博同情。不说他，除了沈雨荨，客厅内的其他人也都觉得唐晓是在装的。

沈雨荨虽然不想管这闲事，但她看得出来唐晓是真的很痛苦，她迈步走上去，蹲在

唐晓面前打量着她：“你还好吧？哪里不舒服？”

“不用你假好心！”唐晓抬手使劲推了她一把，直接将她推坐在地上。

沈雨荨没有与她计较，扫视了她一眼，最终将目光落在她的小腹上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她的一句话，直接将在场的人都怔住了，就连唐晓自己都惊得目瞪口呆，一时望了痛苦。

王素呆怔了一阵后，回神，激动地冲上来情急道：“怀孕？晓晓你怀孕了？怀孕了怎么不早说啊？”

“我……我不知道啊。”唐晓有些茫然地说道，紧接着又是一声呻吟：“我肚子好疼……。”

“肚子疼？天啊，不会是刚刚那一撞把肚子给撞坏了吧？”王素刚惊喜完立马又急了，抓住沈雨荨的手臂催促道：“快，雨荨你不是医生么？快帮晓晓看一下是不是撞到肚子了，快点救救她……。”

“得去医院。”沈雨荨自然也跟着急了，抬头对被吓傻了的萧泽飞道：“快打急救电话。”

萧泽飞急急忙忙的一时找不着电话，最后还是萧子靳抢先拨打了急救电话。

沈雨荨将萧泽飞把唐晓抱到沙发上躺下，又让她把脚垫高，抓着她的手安抚道：“别紧张，放轻松……。”

“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唐晓崩溃地吼道。

她好不容易才盼到自己怀孕的，如果孩子就这么没了，她会恨不得掐死自己！

“如果不想失去这个孩子，那就放轻松。”沈雨荨的语气严肃起来：“紧张的情绪很容易影响血液循环，对胎儿不利，听话，先试着深吸口气再慢慢放松，孩子不会有事的，放宽心。”

难得地，唐晓居然听从了她的话，深吸口气，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

救护车很快就赶到了，唐晓被抬上救护车，王素恨铁不成钢地瞪了萧泽飞一眼道：“还不快点跟着去看看？万一孩子没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萧泽飞张了张嘴，其实他很想说他并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一旦有了孩子他跟唐晓就更难分了，便又怕王素骂。

王素似是感觉到了他心里在想什么，将他拉了回来：“算了，还是让雨荨陪着一起去吧，雨荨比较有经验。”

说完又冲沈雨荨道：“雨荨你赶紧去，让医生千万保住孩子，还有，黄姐你也一起去。”

沈雨荨虽然比较有经验，不过对王素来说却是格外信不过的人物，毕竟唐晓肚子里怀的很有可能是萧家长孩，她担心沈雨荨会因为嫉妒而伤害唐晓肚子里的孩子，所以才叫黄姐一起去的。

沈雨荨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人命关天的事情也容不得她拒绝，在救护车门关上之前和黄姐一起钻了进去。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唐晓的嘴里仍然嚷嚷着：“沈雨荨你来做什么？你想趁机害死我的孩子是不是？你自己怀不上就想害我也怀不上……你怕我跟你抢女主人的位置……。”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着争和抢，唐小姐你真是没救了。”沈雨荨摁住她激动的身体，道：“你再这样乱动，孩子就真的保不住了，你就真的没机会跟我争了，所以就算是为了以后有筹码跟我争，你现在也要好好冷静下来。”

她的话果然起了作用，唐晓乖乖躺在小床上不敢再乱动了。

在急救室外等待的当儿，萧泽飞也赶过来了，看了一眼急救室道：“唐晓怎么样了？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沈雨荨望着他，语气控制不住地有些嘲讽起来：“那你是想她怀孕还是不想？”

萧泽飞的心思全写在脸上了，他根本不希望唐晓怀孕，果然，他只是张了张嘴道：“我……。”

“萧泽飞你还是个男人么？”沈雨荨火了：“就算你跟唐晓已经没有感情了，可当初是你自己选择跟她在一起，选择跟她结婚的，如果真那么不想让她怀孕，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她上床？为了一时的生理需求？上完就走？你把女人当什么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那你为什么那么担心唐晓会怀孕？你就一点都不关心这个孩子能不能保得住吗？”沈雨荨摇头：“真没想到你是如此冷漠的一个人，幸好当初我没有嫁给你。”

“雨荨……。”萧泽飞心里瞬间抽痛，沈雨荨的这句话明显打击到他了，什么叫幸好当初没有嫁给他？她就那么不想嫁给他吗？

“如果你还算个男人，那就好好对待自己的老婆孩子，别一遍又一遍地扮演负心男的角色让人看不起。”沈雨荨又说。

“我没有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一时没准备好。”怕沈雨荨觉得他太渣，没好意思说自己其实并非不想要孩子，只是不希望怀孕的是唐晓，省得到时候

想离婚会更麻烦。

黄姐见二少爷被沈雨荨骂得怂在那里，忍不住开口打圆场：“大少夫人，您就别再责怪二少爷了，二少爷没有当过爸爸，第一次肯定会有些紧张和不知所措的嘛。”

沈雨荨看了萧泽飞一眼，不说话了。

十分钟后，唐晓被医护人员从急救室里面推了出来，结果是沈雨荨担心自己刺激到唐晓不敢上前，黄姐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人不该上前，萧泽飞还沉寂在复杂的情绪中没有上前。

唐晓躺在病床上，小脸泛白，眼角含泪地注视着萧泽飞。

医护人员扫了一眼傻站在门边的三人，不解地问了句：“你们谁是家属？”

“呃……我们都是。”黄姐呵呵笑道。

“谁是孩子的爸爸？”医护人员又问。

黄姐在萧泽飞的手肘上推了一记，后者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往前站了一步道：“我是。”

“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积极呢？”医生没好气地埋怨了一句，才道：“恭喜你，孩子暂时是保住了，不过孕妇现在身体很虚弱，必须注意休息，注意情绪，好好照顾，一个照顾不好孩子很有容易就会出事流产的，听明白了么？”

萧泽飞几乎是机械性地点了一下头：“明白了。”

“孕妇需要留院观察几天，你们谁去办理一下住院。”护士小姐现场开好单据，把单据理所当然地递到萧泽飞的手中。

萧泽飞拿着单子离开了，沈雨荨和黄姐陪着唐晓转到病房。

将唐晓安顿好，又叮嘱了一番后，医护人员才转身离开。

黄姐忙着到楼下买住院用品去了，病房内只剩下沈雨荨和唐晓两个人，沈雨荨站在床尾，看着病床上脸色发白却掩饰不住得意的唐晓，笑了一笑道：“恭喜你啊，终于怀上了。”

最近王素一直在想着各种法子给唐晓助孕，就盼着她能为萧家生个小长孙，现在可算是如愿了。

唐晓虚弱地牵动了一下唇角，笑了：“是啊，终于赶在你之前怀上了。”

沈雨荨无语。

唐晓接着又冷笑说：“沈雨荨你还是走吧，别想用语言来刺激我，让我激动流产，

我不会上当的。”

“你还真是……。”沈雨荨摇头苦笑：“我陪着你折腾了一晚上，到现在连饭都没吃，你不感激我一句也就算了，还拿这种态度跟我说话，还真是死性不改。”

如果刚刚不是她的提醒，谁能想到唐晓会是怀孕了？并且撞到了孩子，估计孩子早没了。

她不指望唐晓会感激她，但至少也该对她说话客气一点吧？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不生气，我现在心情很愉悦。”孩子保住了，唐晓的心里确实是愉悦的，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发现萧泽飞已经交费回来了，沈雨荨如是说道：“那你继续保持心情愉悦吧，我先回去了。”反正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了，还得讨人嫌，还不如回家吃饭休息去。

萧泽飞看到沈雨荨要走，顺口说了一句：“雨荨，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你留在这里陪着唐晓就好。”

“我车就在楼下，很快的。”

“萧泽飞！”病床上的唐晓突然暴吼了一声：“你看不到吗？你老婆还在这里保胎打针呢！”

“对啊，唐晓现在需要你的陪伴。”沈雨荨严厉地瞪了萧泽飞一眼，转而对唐晓浅笑道：“不是才刚说完会保持心情愉悦的么，怎么这么经受不住刺激？”

唐晓哑言，深吸口气地调整情绪。

“我先回去了。”沈雨荨冲二位摇了下手，转身离开唐晓的病房。

沈雨荨离开后，唐晓瞅着萧泽飞冷冷地吐出一句：“怎么不追出去？你追啊。”

萧泽飞没好气地睨了她一眼：“唐小姐，你最好别没事找事，到时气流产了可别怪我！”

“你……！”唐晓气结：“这可是你的孩子！”

“是，是我的孩子，我求求你好好照顾我的孩子成么？”萧泽飞有些不耐烦道，若不是担心沈雨荨认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他才懒得在这里跟她抬杠。

见他有妥协的意味，唐晓这才满足地笑了笑，娇柔地吐出一句：“想要我照顾好你的儿子，那你得先把我照顾好，医生可是说了，只有我高兴了儿子才会高兴，才会发育成长。”

萧泽飞不语，心塞得很。

“我要你过来陪我说话。”唐晓冲他招手。

萧泽飞不情不愿地走了过去，唐晓拉住她的手掌继续撒娇：“我要你在儿子面前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惹我生气，再也不跟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来往了。”

“你说谁是乱七八糟的女人？”萧泽飞忍不住瞪她：“雨荨她救了你，你不但不懂得感激还在背后骂她？你有没有一点良心啊？”

“萧泽飞你怎么又在护着她啊？”

“我是在教你怎么做人。”萧泽飞扫了一眼她的肚子：“我怕以后咱们的儿子也跟你一样刁蛮任性不讲理！”

说到儿子，唐晓突然笑了，也不生气了。

“放心吧，以后咱们的儿子一定会很懂事很厉害的，比萧子靳厉害一千倍！”她满怀期待道。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不过她有预感，这一胎肯定是男孩，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她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是觉得自己的运气应该不会那么背吧。沈雨荨从医院出来后直接回了御临花园，一进门便被母亲拉到一侧追问：“听说唐晓那小贱蹄子怀孕了？真的假的？”

“妈，你怎么消息这么快？”

“子靳告诉我的。”何玉娇指了指客厅的方向，沈雨荨顺着她的手指看了一眼，看到萧子靳正在跟小梓恒玩积木。她看过去的时候，萧子靳也刚好看了过来，冲她笑了一下：“回来了？”

“嗯。”沈雨荨迈步走了进去。

“唐晓怎么样了？”

“挺好的，孩子保住了，心情也舒畅了。”沈雨荨在小梓恒身侧坐下，摸了摸他的头顶，小梓恒乖乖地唤了一声‘姐姐’便低头继续玩他的积木。

何玉娇在一旁凉凉地说了一句：“万一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那就是萧家的小长孙，当然心情舒畅了，以后你就等着被她骑到头上欺负吧。”

“妈，你就不能盼点好的？”沈雨荨无语。

“我倒只是想盼点好的呀，可唐晓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都敢骑到你头上撒野了，到时生了儿子还不得登天？我看她……。”

“好了好了，你赶紧回去睡吧，不早了……。”沈雨荨起身一边将她往门口推一边不耐烦道。

“喂，我在给你们做宵夜……。”

“我们不吃宵夜。”

“沈雨荨你就是个大傻妞，一辈子都学不精，你就等着被唐晓那贱人虐死吧……。”
‘砰’的一声，何玉娇喋喋不休的教诲声连同她的人一起被关在门外，世界终于清静了！

沈雨荨靠在门上轻吐了口气，抬头才发现萧子靳正在看着她。

小脸一热，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妈她……有点变态，你不用理她。”

“我觉得她的反应才是正常人的反应。”萧子靳说。

“什么意思？我不正常？”

“不太正常。”萧子靳从沙发上站起，顺便将小梓恒从沙发上站起，笑笑道：“梓恒，你也该回房睡觉了。”

“哦，那我回去了，姐夫姐姐晚安。”小梓恒乖巧地迈步往外走，沈雨荨抓住他的小身板：“你去哪呢？不在这边睡了？”

“妈妈说我不可以睡在这边。”

“为什么？”

“妈妈说我在这里会打扰到姐姐和姐夫生小宝宝的。”小梓恒说的一脸认真。

沈雨荨俏脸一热，嗔道：“小家伙还在想着当舅舅的事哪？”

“姐姐，我是认真的。”小梓恒仍是那一脸的认真，扫视了沈雨荨一眼：“你也要认真点，不可以欺骗小朋友知道么？”

“小兔崽子，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姐夫答应了。”

萧子靳走了上来，对小梓恒微笑：“放心吧，这是迟早的事，姐夫绝不食言。”

“好吧，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临走时，小梓恒不记返过头来催促了一句：“要快点噢。”

“赶紧睡你的觉吧。”沈雨荨看着他走进隔壁后才终于关上房门，有点无耐地叹了口气。

怎么现在谁都在催她生宝宝，就连小梓恒这个小屁孩子都不放过她。

她一抬头，发现萧子靳正似笑非笑地望着她，故意小脸一板：“都是你，明知道梓恒的性格很喜欢较真，还胡乱答应他。”

“难道你不想生一个么？”萧子靳走了上来，手指挑起她的下巴打量着她：“告诉我，今天在医院里面听到唐晓怀孕的消息心里是什么滋味？”

他与她离得有点近，好闻的气息拂在她的脸上，身上习惯性地穿着他的大裕袍，配上他此时耐人寻味的表情还真是野性十足。

她吞了吞口水，强忍住扑上去吃他一口的冲动，如实说道：“大松了一口气。”

“嗯？大松了一口气？”萧子靳讶然：“为什么？”

“因为唐晓怀孕了，萧泽飞应该就不会再有心思纠缠我了。”沈雨荨打量着他反问：“怎么？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

萧子靳想了想，点头：“确实是一件好事，不过我发现我之前教你的很多东西你都忘掉了。”

“什么？”

“你就不担心唐晓生下的是男孩，然后威胁到你在萧家的地位？这些你妈妈都能想到的东西你真的一点都想不到？”

“……”

“看来一个人天生笨的时候，谁教都教不聪明。”萧子靳无奈地摇了一下头：“萧太太，迟早有一天，我会被你拖累的。”

“我……那我应该怎么办？看到唐晓撞坏肚子的时候不要上去帮她？不陪她去医院？或者找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往她卧室门口放张小板凳摔她个一尸两命？沈雨荨头皮发麻地用手抓了抓自己的长发：“唉哟，这豪门媳妇太难当了，我真心学不会啊……。”

要她见死不救，或者主动去害人，她真的做不出来啊。

她没有萧子靳那样的铁血手腕，二话不说就把凌家催毁了，也没有唐晓那样缜密的心机，更没有王素那样的刻薄。

“你不用学会这些。”萧子靳笑笑地安抚道：“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一定要有，当然了，防人也是一门高学问，你慢慢学吧。”

“好，我知道了。”沈雨荨微仰小脸，望着他的双目泛着委屈：“做你的女人好难啊，就不可以做一个平平凡凡、轻轻松松的萧太太吗？”

“已经迟了。”萧子靳摇头幽幽地吐出一句，低头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在她耳边道吹气：“在你当初决定吻上我的那一刻，就已经注视要走上这条不归路了。”

沈雨荨被她挑逗得身体不由自主地悸动了一下，耳根也跟着红了。

她当然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只不过是说说的罢了。

她早该知道豪门生活就是这样的，争宠争财产，总是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争，特别是像萧家这么有钱的人家，怎么可能做一个平凡的萧太太？

能搬到这里、不用跟大伙一起住在老宅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实在不敢要求更多。

耳朵处痒痒的感觉令她身体加加悸动起来，连声音都变得酥哑了：“你干什么？”

“实现对梓恒的承诺啊。”他说，抬手将她揽入怀中。

沈雨荨的身体被迫与他紧密接触，她将脑袋稍稍往后仰了一下，盯着他：“你是不是也很想要孩子？”

“也不是很想要。”

“但必须要是么？一定要生下儿子才能保住你现在的位置是么？”她的表情认真了不少，语气也变得凝重起来。

唐晓那么急着要孩子，不就是为了以后得到萧家当家的位置么？可惜就是萧泽飞他自己不争气，每天衣食无忧的并不是那么的在乎自己能不能得到董事长的职务。

或者对他来说，董事长一职反而是压力，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萧子靳注视着她，摇头：“也不是，如果公司在我的领导下可以做到业绩蒸蒸日上，股东们没有理由让我下台。”

“那就好。”沈雨荨松了口气。

她就怕自己会因此而耽误了他，让他丢掉了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位置。

“那为什么小妈那么着急让唐晓怀孕？”她有些不懂了。

“如果哪天我犯下了大错，或者哪天挂掉了，泽飞不管有没有生儿子董事长的位子都是他的。若我一生平安，三十年后退休，他的儿子是萧家长孙的话理所当然由他继承，不过那都是下一代的事情了，咱们不用管那么远。”

“那如果下一代也像你们这样争起来怎么办？”

“放心，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走上我的路子的，我会给他自立门户。”萧子靳说的一脸自信。

沈雨荨稍稍放下心来，笑咪咪道：“我也觉得，不一定非要继承萧氏才能活下去的嘛，也许以后咱们的儿子特出息，当个官什么的，估计还看不上这个什么破董事长的位置呢。”

“嗯，咱们儿子最出息。”某人点头。

沈雨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用词有点暧昧，小脸一红，吐了吐舌头，随即故意转移话题：“那你为什么要争得那么辛苦？为了得到这个位置不惜娶了我这个一无是处的女人？”

她问得有些随意，萧子靳却因为她的话脸色渐渐地沉寂下来，目光也开始变得敛艳……。

“怎么了？”沈雨荨看着他的脸上的变化，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不会是生气了吧？怎么可以这么小气。

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位置下了不少功夫嘛，难道她说错了吗？敢做不敢认？算什么男子汉嘛！

萧子靳轻吸口气，道：“没什么。”

感觉自己似是把他说不高兴了，沈雨荨如是讨好地微笑道：“对不起啦，我错了，我知道你肯定有你争夺的理由，傻子才不争呢，而且……唔……。”

沈雨荨后面的好话被他实实在在地堵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唇舌占据了她的整个口腔，灵活地翻滚逗弄地来。

他吻得有点突，沈雨荨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这原本就是他最常用的方式，总喜欢在她不经意的時候突然对她发起攻势，给她一个措手不及又无法拒绝。

沈雨荨瞪大双眼盯着眼前这张放大的帅脸，发现他微瞇的双眼有别样的情绪在若隐若现着，那情绪……是难过么？是痛楚么？怎么可能？

不喜欢她用探究的目光看自己，萧子靳抬起手掌覆在她的脸上，强迫她闭上双眼，舌尖也变得更加热情如火起来。直接将她吻得失去探究的意识，大脑一片空白，身体软软地靠在他的怀里。

她明明很想看懂他的心思的，可是该死的，她又被他吻得失去自我了，每次都是这么没定力……。

沈雨荨的心绪一会空白，一会模糊，直到他突然松开她的唇，一把将她打横抱起后，突然腾空的感觉才使她真正清醒过来。

她低呼一声，慌忙用双手抱住他的脖子，脸色刷白道：“你干什么？快放我下来，我要掉下去了……。”

“掉不下去。”萧子靳紧了紧抱在她手上的双手，快步往楼上走去。

第 075 章 该怎么补偿我？

“我害怕……。”她还是头一次被一个男人这样抱着走，那种失重的感觉确实有点吓人，不过能靠在他怀里，搂着他脖子，这感觉还是蛮好的！

此时此刻，还真有种当公主的感觉。

“怕什么？”萧子靳将她放在大床上，双手撑在她身体的两侧凝视着她：“是怕摔下来还是怕我会把你吃了？”

沈雨荨微微睁眼，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被他抱到他的卧室里面来了。

她羞赧地别过脸去，背对着他：“我怕你把我吃了。”

“不怕，这次我一定会小口小口地吃的。”萧子靳将她的身体扳了回来，另一只手开始解她身上的衣服。

还小口小口地吃，怎么说的好像吃蛋糕一样。

“可以不吃么？”她用手捂脸。

“不吃会饿坏的。”

“我还没洗澡。”

“一会我帮你洗。”萧子靳已经将她胸前的扣子全部解开，俯身吻上去的当儿，沈雨荨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身体，尖叫一声：“不要！放开我——！”

萧子靳被她吓了一跳，抬头盯着她突然间变得刷白的脸色，还有眼底那突然浮现的惶恐，这些都不像是装的。

“你没事吧？”他打量着她：“对异性过敏的人是我，你怎么也……。”

“我……我想我应该是对男人过敏。”沈雨荨心脏砰砰地跳动着，从他身下挤了出去，快步冲入洗手间。

反手关上门后，她走到镜子前站定，注视着镜中衣衫不整脸色发白的自己，幽幽地吐了口气。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刚刚萧子靳吻上她胸口的时候，她的脑海中会突然闪现出一幕奇怪的场面？

她记得这幕奇怪的场景那天晚上也曾出现过，她之前还以为是因为萧子靳对她的攻势太过强烈，把她吓着了，所以才会有种噩梦的感觉。没想到刚刚又出现了，同样是在萧子靳试图与她发生肌肤之亲时。

难道自己真的患上了对男人的过敏症吗？不，应该说恐惧症，这分明是恐惧症啊！

男人恐惧症？那她以后不是要成为怪物了？像萧子靳一样遭人议论……。

这么一看，她跟萧子靳还真是绝配呢，一对怪胎。

泡在浴缸里反思了许久，沈雨荨突然听到门口有敲门声，还有萧子靳关切的问候：“雨荨，你没事吧？”

沈雨荨甩了甩头，扬声回应道：“我没事。”

“真的没事？”伴随着‘嗒’一声门锁转动的声响，萧子靳迈了进来。

他居然进来了……！

沈雨荨本能地将身体往水底下沉了沉，一脸羞臊地盯着他：“你进来干什么，赶紧出去睡你的觉。”

“你不出来我不放心。”萧子靳不但没有退出去，还浴缸的方向走来，在她跟前蹲下，手掌掬起一丝温水撒在她脸上：“又不是没看过，有什么好藏的？”

“上次情况特殊嘛，今天不一样，你赶紧睡你的觉去。”她用手推他。

萧子靳从地上站起，不过起身的时候还顺便将她的身体从水里捞了出来，吓得沈雨荨尖叫连连又慌慌张张地从衣架子上扯过浴巾捂在自己胸前：“萧子靳你这个臭流氓，你这是在非礼知道么？”

“是，我在非礼我老婆。”萧子靳将她抵在洗手台上，垂眸扫了一眼她若隐若现的身体，笑得一脸暧昧：“要不要去告我？”

“变态！”她才没那么傻上他的当让他取笑。

“那用不用我给你非礼回去？”

“不要！”

“那你想怎样？”

“我要你转过身去，不，出去，我要穿衣服。”

“还是别穿了。”萧子靳像刚刚那样一把将她打横抱起往浴室外面走去。

浴巾从身上滑落，第一次与他如些坦诚相见，沈雨荨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真是太丢人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就因为之前已经看过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看了么？难道以后都要这样了？想到这里，她就觉得脸蛋更加火辣辣地烧。

萧子靳将她抱出浴室，直接将她塞入大床的被窝里，用被子将她裹紧后俯视着她一

本正经道：“你治好了我的女人过敏症，我一定也能治好你的男人恐惧症，咱们慢慢来。”

“谁男人过恐惧症了？人家正常得很。”沈雨荨拉紧身上的被子，不服气地辩驳。

“那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老公碰？”

“人家……只是不习惯嘛。”

“所以啊，得慢慢习惯随时随地有老公的感觉。”萧子靳脱掉身上的浴袍，掀开被子躺了进去，手臂一捞将她揽入怀中。

两具炙热的身体突然靠在一起，两个人都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感觉到他身体的异样，沈雨荨再度羞得无地自容。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她将小脸往他怀里一埋，无论他怎么抚摸她，就是不动了。

她发现自己对那种事情抵触归抵触，但对萧子靳还是挺依赖的，甚至挺喜欢他像现在这样抱着她，轻轻地抚摸她的感觉。

就让她感动的是，萧子靳明明忍的很难受，却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欲火没有冒犯她，换成一般人都未必可以做到的啊！在萧子靳的怀里一夜睡到大天亮，沈雨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是主动抱着他的。

难怪那么舒服呢，原来是天然的大暖炉。

她小心翼翼地动了一下身体，正想趁着他醒来之前从他怀里溜出去时，萧子靳却在这个时候醒过来了。

起床的动作一僵，脸上划过一抹尴尬，随即快速地拾起地面上的浴巾裹在身上，冲进衣帽间开始穿衣服。

她穿好衣服出来的时候，刚好看到萧子靳掀开被子下床，精壮修长的身体就这么赤条条地展现在她面前。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她背过身去。

“早啊，我害臊的小媳妇？”萧子靳笑笑地招呼一声。

“谁害臊了？”某人小声低咕：“不是说过了么，我每天在医院里面都会看到不少男性的身体，身材比你好的又不是没有。”

她最后那半句话是瞎掰的，说实话，她还真没有见过比萧子靳身材好的人。

一楼健身房里的各式健身器材也不是摆设用的，萧子靳有良好的健身习惯，又有那么高的身高，身材自然是棒棒的。

不过她的话却让萧子靳正在往身上穿睡袍的动作一停，抬头盯着她，幽幽地吐出一句：“你再说一遍？”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危险，沈雨荨张了张嘴，立马改为讨好：“呃……好吧，我承认他们的身材都没你好。”

萧子靳将腰间的带子系了个结，往她迈了过来，随即习惯性地用手指捏起她的下巴，湛黑的双目泛着危险的气息：“你每天都在看男人的身体？还研究了他们的身材？”

沈雨荨无语，原来他问的是这个……。

瞧他的表情好像挺在意的，怎么办？他不会一怒之下逼她把工作辞了吧？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哪个意思？”

“我……。”

“萧太太，为了咱们的夫妻感情和谐，我强烈要求你把工作辞了。”

果然！他果然要因为这个逼她辞职了，唉，都怪自己嘴贱，明知道他吃起醋来也是很可怕的，偏偏还拿这事刺激他。

为了保住工作，她抬手替他理了理胸口处的衣服，一边陪着笑脸道：“大少爷我跟你开玩笑的呢，其实我很少看男人的裸体的，更不可能去研究他们的身材了，我刚刚那么说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的，真的……。”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萧子靳显然还沉寂在自己的思绪里，并且开始有了后悔的意味：“你做手术的时候难道不脱病人衣服？难道你的病人中没有男性？那万一病人刚好伤在私处呢？你不是……。”

他咬了咬牙，没有说下去。

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他居然还较真了。

“那个……大少爷你听我说。”她一本正经地解释道：“每次有病人送进来的时候，医护人员心里眼里只有伤情，没有色情，不管他伤在哪里，紧急时刻医护人员都不会有心思去研究病人的身材的。至于你说的伤在私处，反正那话儿每个男人都一样的，不就那么回事么，没什么好看的。”

发现他的脸色又往下沉了一度，沈雨荨惊觉自己又说错话了，忙不迭地改口道：“我的意思是……。”

“够了，不用再解释了。”萧子靳打断她，一脸严肃道：“我给你两个选择。”

“什……什么？”千万不要让她辞职啊！

“第一，辞职，第二，换科室。”

还真是……要她辞。

沈雨荨表现得很无奈：“大少爷，辞职是不可能，换科室也不可能，我专业学的就是外科，总不能把我转去内科吧？不是我的强项啊。”

“妇科。”萧子靳说。

内科和外科有区别么？还不是一样有男病人？

“大少爷，您能别闹么？”沈雨荨无语：“医院不像公司，可以随便转部门的，得对患者负责。我要真转去妇科了，不明摆着是在坑患者么？”

“那就换去检测科、收银……只要没有男病人脱衣服的都行。”

“不行啦，我喜欢我的工作和职务，你不能这样干涉我。”沈雨荨怕他不高兴，忙举起三根手指：“我发誓，以后有男病人进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尽理不看他的身体，除了你谁都不看，这样总成了吧？”

虽然还是不尽人意，但似乎也只能这样了，萧子靳终于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末了还不忘提醒了一句：“记得说到做到。”

“一定。”沈雨荨松了口气。

唉，爱吃醋的男人真难伺候！沈雨荨担心自己会刺激到唐晓，没敢去招惹她，况且萧泽飞在那里她也确实不方便去。

可是作为大嫂不去关心一下有点说不过去，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趁着萧泽飞不在的时候去一趟了。

因为不想让萧泽飞跟沈雨荨有见面的机会，唐晓执意转院到人民医院，沈雨荨过去的时候刚好王素在，雍容贵气的脸蛋笑成了一朵花。

看到沈雨荨进来，脸上的笑容才微微一收，用带着警惕的目光扫视她：“雨荨，你怎么来了？不用上班么？”

“中午休息时间，反正不远，便过来看一下了。”沈雨荨当然知道她脸上的那一抹警惕是什么意思，还真是小人之心啊，以为她会带点毒药过来把她的宝贝小孙子毒掉么？

早猜以她们会有这种反应了，所以沈雨荨连水果都没有带来，想着反正带来了也会被偷偷扔出去的。

“唐晓她身体状况怎么样？医生怎么说？”她看了一眼病床上背对着自己的唐晓含笑问道。

“挺好的，你放心吧。”王素答。

“那就好。”沈雨荨点头，作为大嫂的礼节做到了，她也不想在这里讨人嫌，正想开口告辞，王素突然笑咪咪道：“雨荨啊，你看晓晓都怀孕了，你也是时候该给子靳怀一个了。对了，最近有在备孕没有？如果有的话，记得多回老宅让黄姐给你做点好的补补身体。”

沈雨荨看着王素，笑了笑：“还没呢，我和子靳都不打算那么早要孩子。”

“噢……。”王素眼底有着一闪而过的窃喜，表面上却仍在劝慰说：“你俩年纪也不小了是时候生一个了，反正生完可以请保姆，不用你俩自己带。”

“小妈，我会计划好这事的。”沈雨荨乖巧地点头。

她怎么可能听不出来王素是在故意试探？如果她说自己正在备孕，估计王素脸上的表情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从唐晓的病房出来后，沈雨荨幽幽地吐了口气，经过收费处时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愣了一下，本能地唤了声：“小元！”

刚交完费走出来的小元被她吓了一跳，望向她的目光分明有着不知所措，随即转身往另一边走去。

“小元，你干嘛不理我啊？”沈雨荨快步追上去，拉住她的手臂打量她时才发现她满脸憔悴，双目红肿，明显是哭了一天的模样。

“发生什么事了？”她关切地问道，小元昨晚晚班，这个时候应该在家睡觉才对的，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她，而且还哭得那么凄惨，她垂眸扫了一眼她微微隆起的肚子：“是不是孩子出什么问题了？”

“不，没有。”小元摇头，强行挤出一抹微笑问她：“你怎么会在这里？不是要上班么？”

“我到这里来看个朋友。”沈雨荨趁她不备，将她手中一直往身后藏的单子拿了过来：“给我看看。”

自己一个人上医院，还那么憔悴，这个样子的小元怎么可能没问题？所以她必须要知道她的情况啊。

而当她看到单子上显示的人流几个字时，立马瞪大双眼，抬头盯着她惊道：“你要把孩子打掉？”

见自己瞒不下去了，小元终于哭了出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沈雨荨忙将她扶到旁边的休息椅上坐下，搂着她的肩膀柔声安抚：“别哭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说，也许我能帮你呢？”

小元哭了一阵，才呜咽着说：“程惠没有撒谎，小陈真的出轨了……。”

“啊？居然是真的？”

“对，就是他们公司的女同事，最近小陈总是趁我夜班的时候不沾家，如果不是程惠提醒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小元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哭得两眼泪汪汪。

“你怎么知道他跟她女同事好上了？”

“昨晚我跟踪他的时候发现他跟那个女的一起去市场买菜，然后回了那个女人的家里，我故意打电话给他问他在哪，他还骗我说在家里玩游戏。”小元抱住沈雨荨，哭得更加伤心了：“雨荨，男人为什么都这样？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对不起，是我的错。”沈雨荨歉疚地搂着她：“我不该把他介绍进萧氏的，如果他没有进入萧氏就不会遇到那个女同事了，真的很对不起。”

小元摇摇头，哭得说不出话来。

“可是孩子都四个月了，你就这么打掉的话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沈雨荨道。

四个月的孩子胎芽都生长完了，成人型了吧，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小生命啊。

“我没办法啊……。”

“你有当面问过小陈么？他怎么说？有没有可能是误会？”

“我早上直接去萧氏堵他们了，一天始小陈不承认，后来才被我逼着承认了，说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两个月了。”

“那他是什么态度？有没有承诺会离开那个女的？”

“没有……。”小元摇头：“这才是让我最心寒的地方啊，他还嫌我在萧氏门口闹腾丢人现眼，最后撇下我直接上班去了。萧氏我进不去，也找不到他人，一气之下就跑到医院来了。”

真没看出来小陈居然还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沈雨荨无奈地叹了口气。

她想了想，对小元道：“你也先别冲动，我带你进萧氏去找小陈好好谈谈，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然后我们再作下一步打算好么？”

“可是萧氏守卫那么森严……。”

“放心吧，我有办法。”沈雨荨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将她从椅子上拉起：“走，我陪你过去。”二十分钟后，沈雨荨将小元交给正在萧氏门口等候的设计组组长，小元有些心慌慌的，一步三回头地跟着组长进大楼去了。

沈雨荨则在她进去之后，才迈步往顶楼专用电梯走去，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萧子靳

的办公室。

她进去的时候，萧子靳刚吃好饭，手里端着咖啡杯子站在落地窗前，看到她进来，淡淡地吐出一句：“你还挺会给我找事。”

“就知道你肯定又会不高兴。”沈雨荨撇撇嘴：“一点助人为乐的美好精神都没有，怎么当一个可亲可敬的老板？”

“萧氏底下员工千千万，如果每一位员工的夫妻感情都插要手去管的话，那我直接开个金牌调节公司，光顾调节就够了，还管什么萧氏？”

“好嘛，我知道你忙，你辛苦，可这不是我同事么。”沈雨荨走进去，将他拉到沙发上坐下，一边有模有样地帮他摁起肩膀一边道：“小元她真的很可怜，都怀孕四个多月了遇到这种事情换谁都会崩溃的。”

是，她的同事很可怜，所以她这位知心姐姐直接一条信息过来，让他安排那小两口见面，而且还不能把事情闹得太张扬。上回帮找工作，这回帮调节感情，摊上这么好管闲事的老婆，他这位老公就不可怜么？

“唉，你男人怎么就那么不靠谱呢？不是出轨就是……。”

“等等，注意你的说话方式。”萧子靳打断她。

“好吧，我指的是某些男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女人洁身自爱的话，男人怎么会出轨？”

“也是。”沈雨荨无奈地叹了口气，想了想道：“要不你直接把那女员工炒掉算了，然后再警告一下小陈，如果不自爱就把他也炒掉，这样他们就不会天天粘在一起了。”

“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她笑盈盈地问。

萧子靳伸手将她从自己身后拉到跟前，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手指捏住她的下巴：“你怎么那么笨呢？”

她怎么笨了？这个方法明明就很完美的好吧？

不过为了讨他欢心，她很不要脸地讨好道：“如果我不笨，怎能衬托出你的聪明？”

萧子靳摇头：“就算我是公司的老板，也不能在员工没有明显错误的时候把人家炒掉，就算他俩搞在一起了，但没有造成公司负面影响没有给公司的工作环境造成干扰，公司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

“除非什么？”她将双手搂在他的脖子后面，满脸期待。

“你让你那位同事去闹他们。”萧子靳不以为然道：“不过这么做有意义么？就算

他们两个为了保住工作分手了，小陈也只会迁怒于你同事，以后加倍伤害她。淫猫永远忘不了偷腥，他今天可以偷同事，以后还有可能偷别人，勉强拉回来的婚姻不可能幸福。”

“那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就这么分了？然后把孩子打掉？”

“这个问题就留给他们自己考虑吧，咱们真不方便插手。”

“可是那孩子好可怜。”

“那也总比出生后没爹疼好。”萧子靳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脸色明显起了变化，目色也变得幽深黯淡：“你根本无法理解，那种感觉……究竟有多难受。”

沈雨荨感觉到他的伤感，知道他肯定是想到自己的身世了。虽然没有人跟她说过萧子靳的亲生父母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但隐隐还是可以猜得出来肯定不太好。萧泽飞跟萧子靳年纪相差不多，萧琴又是在萧泽飞后面出生的，很显然，萧父是在跟萧母存在婚姻关系时，出轨生下萧泽飞和萧漫的。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换成哪一位当子女的心里都会伤心，都会难过……。

为了安抚他突然受伤的心灵，沈雨荨故意说道：“谁说我不能理解的，我爸也很早就离开我了呀，我也是个没有父爱的孩子。”

“不一样。”萧子靳摇了摇头：“你的父亲不是不爱你，而是没有能力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爱你。”

沈雨荨哑言了……。

他说的对，如果她的父亲在世却又一天到晚泡在外面的小家里过，估计她也会很伤心很难过的。

看来这个话题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她想了想，再度转移话题：“我刚刚去人民医院看了唐晓，她现在蛮好的，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你可以不去看他。”萧子靳说。

沈雨荨摇头：“不，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没有人情味，没有当大嫂的肚量，也不想让别人觉得你对我这个妻子调教无方。”

她的回答让萧子靳甚至满意，眼底的一扫而光，笑了：“看来你被我调教的挺好的。”

“哪里，你一直在教我做坏人好吧？”

“人不坏就无法生存。”

“歪理。”

“今天的事情打算怎么谢我？”萧子靳语调一缓，极具诱惑性地问了一句，手掌悄无声息地从她毛衫下摆伸了进去，轻轻地在她的腰际摩挲。

沈雨荨很认真地相敢想，道：“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来点有新意的。”

“那……。”沈雨荨继续绞着脑汁想：“给你买件衣服？或者……唔……你干什么……。”

她被他挑逗得轻吟一声，终于佯装不了镇定了。

此时两人的动作要多暧昧有多暧昧，她坐在他的腿上，双手环着他的脖子。而他一手搂着她，一手在她的衣服内游走……。

“为夫很忙的，今天为了你破例管了一把别人的闲事，又破例在这里陪你浪费了那么多的工作时间，你不该好好补偿一下我吗？”他问。

什么嘛，她也是请了假才能过来的好吧。

“那……那我还是不打扰你了，咱们晚上见。”她羞郝地将他停在自己胸口处的手掌拉了下去，从他怀里站起，可惜没等她迈出步伐身体便被他重新捉了回去，下一刻，被他翻身压在沙发上。

“你这是要赖账么？”他冲她挑眉，开始对她上下其手。

沈雨荨又羞又臊，难不成他要在这里办了了她？这里可是办公室啊，多么不雅观的行为！

不行，坚决不能让这种事情污了他这间高雅洁净的办公室，坚决不能……。

“还是不要了，晚上回家再说……。”她娇嗔着挣扎。

“等不及了。”

“萧子靳你是公司领导，得有点领导的榜样。”

他将她的毛衣往上推去，双目被情欲染得满满的：“公司领导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放心，这里是我的私人办公室，不会有人看见……。”

他的话尾还在口中，办公室门口便响起一阵敲门声。

第 076 章 看心理医生

那敲门声响的有点惊悚，沈雨荨又是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跟男人亲热，吓得她一下从沙发上坐起。仿佛偷情被抓般，手忙脚乱地整理起头发和身上的毛衣。

门锁‘嗒’的一声开启，林助理迈了进来：“萧总，那位元小姐已经……。”

当她看到沙发上脸色不太好的萧子靳和忙着整理衣物的沈雨荨时，立马收住了话尾，一边歉疚地往外退一边频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当我没到……。”

办公室的门板被重新关上，沈雨荨整理头发的双手僵在半空，随即崩溃地垂了下去，冲着门口的方向低鸣：“喂……你别走啊，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明明就是他想象的那样。”萧子靳阴郁地说了一句。

沈雨荨无语地横了他一眼：“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这个臭男人，当场被人抓包，不但没有一点羞臊的感觉，甚至还表现出一脸的不痛快，她真想问一句：萧董你还要脸不？

对了，刚刚林助理说元小姐怎么着来着？她拎起放在沙发上的包包对依旧处在欲求不满中的萧子靳道：“我先去看看小元，咱们晚上见。”

“说好了，晚上……。”

“好，晚上给你做很多好吃的。”沈雨荨故意曲解他的意思，转身迅速地离开他的办公室，留他一个人在原地独自郁闷。沈雨荨赶到萧氏一楼时，小元已经离开了。

沈雨荨只好给她打电话，电话响了半天才被人接通，她迫不及待地问：“你在哪呢？吓人。”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小元笑了笑：“雨荨，谢谢你啊，我们已经谈清楚了。”

她的笑明显是牵强的，沈雨荨捏了把汗道：“谈清楚了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说？”

“他态度挺好的，我决定原谅他了，雨荨，我现在有点累，先回家休息了。”小元说完又冲她道了声谢后，直接将电话挂断了。

沈雨荨僵在原地，再拨时小元的电话已经提示关机。

总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如果真的是谈清楚了，小元为什么要关机呢？难道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想跟别人多说话？

想想也对，换成是她遇到这种事情也会想自己找个地方静一静的，想通了，她也就不再打小元的电话了，匆匆赶回医院上班去了。

让她没想到的是，临近下班之前，她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面的声音显得有点急切，让她赶紧到人民医院妇产科去一趁，说她的朋友在那边出了点事。

沈雨荨蒙了一下，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诈骗电话，看了一眼号码又确实是小元打来了。

想到下午小元的异常，她急忙收拾东西下班，匆匆往人民医院赶去。

她赶到的时候，小元还在急救室里面急救，医生说她在人流的时候出了点事情，造成了大量出血并且休克。而小元手机里面最后一个通话记录便是她的，所以才会打电话让她过来。

护士小姐简单介绍了一下小元的病情，便直接递给她一叠交费单子让她去交费。

沈雨荨一看数额……根本不是她所能承担的起的呀。

有困难找巡捕……哦，不，应该是有困难找萧少。

经过一番犹豫后，她只能拨通萧子靳的号码，电话那头传来萧子靳轻快的声音：“下班了？想约我去菜市场？”

“不是……。”沈雨荨有些难以启齿道：“抱歉，我今晚没空……。”

“加班？”某人的声音透着失望。

“不是，是这样的，小元她估计是中午的时候跟小陈谈崩了，自己跑到人民医院做人流，手术不太成功这会还在急救中……。”

虽然有点失望，但听到她这么说萧子靳也只好认了，语气平淡：“那你陪朋友吧。”

“你先别挂电话。”沈雨荨忙说了句。

“还有事？”

“那个，可不可以先借我两万块钱？”沈雨荨有些尴尬地说了一句。

“没有。”毫不拖泥带水的拒绝。

“喂，你怎么这样啊。”他居然拒绝？身家如此丰富的他居然拒绝借她两万块？这老公……不要也罢！

萧子靳嘲弄地一笑：“你不是一向很自尊自强，号称要自己养活自己的么？怎么突然拉下脸来跟我借钱？”

“不是说了么，我同事急着要救命。”沈雨荨有些无奈道：“好吧，我错了，我不应该拒绝你的钱，我以后一定会大把大把地花，绝不手软。”

等不及他回应，她如是改为讨好：“老公……拜托你了，赶紧给我划两万块钱过来，

我真的急用。”

电话那头的萧子靳略一沉吟，才道：“把卡号发过来。”

“好，我马上发给你，谢谢老公，老公果然是我坚强的后盾，谢了……。”沈雨荨说完便匆匆挂掉电话，又匆匆给他发了个帐号过去，然后拿着单据往收银处走。

她站在队伍后面，目光紧紧地盯着手机屏幕看，不一会儿，手机便响起了入账的信息提示音。看到这条信息，她终于松了口气，趁着排队的机会给萧子靳发了条信息：收到了，老公V5！

她真是太感激了，太感动了，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左一句老公右一句老公叫得有多欢腾，当然也不会知道电话那头的萧子靳心里有多痛快。

两万块就能买来这么多句老公，萧子靳个人觉得很值。小元从鬼门关里绕了一圈，终于控制住病情，被送出了急救室。

沈雨荨看着她已经完全平掉的小腹，还有那惨白无血色的脸庞，又心疼又惋惜，最终在她幽幽地睁开双的时候忍不住骂道：“你说你就算要做人流，至少也该找个亲戚朋友陪你呀，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跑来医院？”

小元惨烈地笑了一下，冲她抬了抬小手，沈雨荨忙抓住她的手掌握在掌心。

“对不起啊，最终还是给你添麻烦了。”

“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说这种话。”沈雨荨抹了一把不小心溢出的泪水：“你知道么，我差一点被你吓死了。”

“就是因为不想让真正关心我的人担心，所以才不敢告诉任何人的。”小元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出事，还好有你，谢谢……。”

“好了，别再谢了。”沈雨荨吸了吸鼻子，打量着她：“怎么回事嘛？不是说谈清楚了吗？为什么还要冲动地把孩子打掉？”

小元苦涩地笑了，泪水从眼角滑落，半晌才开口说：“我们是谈清楚了，他说他爱的是那个女孩，因为那个女孩从来不会嫌弃他懒，不会约束他打游戏，他们学一样的专业，干一样的工作，有共同的语言，他觉得他找到了世界上最适合他的伴侣……。”

小元说不下去了，哭得更加伤心起来。

沈雨荨双手捏紧，气得咬牙切齿：“太过份了！”

哭了一阵，小元才难过地重新开口：“你说怎么会有那么不负责任的男人啊？我约束他管他不都是为了未来能有个安康的小家么？”

“那孩子呢？他让你打掉？”

“他说随我喜欢，生下来给他也行，打掉也行。”

“他就不能为了孩子回到你身边来么？”沈雨荨愤愤地想了一下，道：“小元你别伤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小陈回到你身边来的。”

大不了她再厚着脸皮去求萧子靳，让萧子靳出马一定可以让那个女人离开小陈的。

能勾引别人老公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好女人，给她升个职换个工作，她就不信那个女人会宁愿放弃掉自己的前程也要跟着小陈这种一无是处的负心男人。

小元却摇了摇头，说：“算了，孩子都没了，这个男人我也不想要了。”

“小元……。”

小元又是一声苦笑：“雨荨，我不是一时想不开才打掉这个孩子的，昨晚我已经想了一夜了，与其利用孩子逼迫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过一辈子，还不如洒脱点放心。趁着孩子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之时让彼此解脱，这对孩子和对我都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勉强是得不到幸福的。”

不知为何，沈雨荨听到小元的这些话，心里居然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她突然想到自己跟萧子靳，两个不同世界，不同爱好，不同工作的人走在一起，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也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这个问题一旦入了心，就很难再从心底抹去了。

从医院出来后，一直到回到家，她仍然没有从这种未知的恐慌中回过神来，就连萧子靳跟她说话都没听见。

萧子靳原本坐在沙发上操作笔记本电脑，跟她打过招呼后没有等到回应，如是重新抬头打量她：“怎么跟丢了魂似的？你那位同事不太好？”

“遇上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好？”沈雨荨直接走到餐桌旁倒了杯水喝：“孩子打掉了，身体也弄垮了，这全都是那个负心男造的孽，最可恨的是那臭男人连看都没有来医院看她一眼。”

世事百态，什么人什么事萧子靳没听说过？眼下的他倒是显得很平静，只说：“那能怪谁呢？还不是怪你同事自己眼光不好。”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这么冷漠啊？”

“冷漠？不是才借了她两万块么？比她男朋友有情义多了好吧？”萧子靳合上电脑走了过来，俯视着她说：“我看你也别太难过了，你同事不是小孩子了，她有自己的想法和抉择。倒是你自己，前有虎后有狼的，多花点心思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我为什么会前有虎后有狼，还不都是你害的。”

“是，我的错，所以你千万别出点什么小差错，不然我会自责的。”

沈雨荨没有心翼跟他开玩笑，盯着他的目光尽显惆怅：“你知道小陈跟小元分手的理由是什么么？”

“什么？”

“除了嫌弃我同事在生活中约束他，他还说他跟那位女孩学的专业一样，工作一样，有共同语言。”

“嗯，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吗？”沈雨荨直接崩溃了，急得要哭了：“萧子靳，你是故意在提醒我别对你太认真的么？”

萧子靳微愣，这才想恍悟过来，原来她的失魂落魄是因为这个……。

“咱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工作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凑在一起，你觉得会有未来吗？会不会有一天也步上了小陈和小元的路子？”她眼里的担心，深深地刺激到了他。

萧子靳却笑了：“你担心自己会走上小元的路子？”

沈雨荨点头，她已经担心一路了。

“别担心。”萧子靳抬起手掌抚过她的发丝：“还是还有一句话说的是两人的性格互补么？你应该多往好的方向想。”

萧子靳想了想：“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学。”

“什么方法？”沈雨荨几乎是本能地问道。

这一刻她突然很迫切地想要知道怎么拿住他的心，不步小元的后尘。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首先得抓住他身，在床上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就没有出轨的理由了。”

“萧子靳！”沈雨荨嗔怪地一拳砸在他的胸口处：“你在跟你说认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萧子靳反问。

好吧……他的表情他的语气确实很认真啦，不过这话听着就像是在开玩笑。

“走吧。”

“去哪？”

“你已经管了一天别人的闲事，也该管管自己的老公了。”萧子靳拥着她往楼上走。沈雨荨依然沉寂在自己的伤感中，在他怀里挣扎了一下：“放开我……。”

“中午你答应过我的。”

“我答应了你什么？”沈雨荨红着脸装傻。

“你说呢？”萧子靳将她推入浴室，用暧昧至极的目光打量她：“你是想自己洗还是我帮你洗。”

“谢谢，我自己洗就好。”沈雨荨甩手合上门板，将他关在浴室外头。

站在门后，想起被上回被他强行从水里捞起来的情景，她的脸便立马热了起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她反手将浴室门锁反锁，这才放心去洗澡。

为了逃避与他缠绵，沈雨荨故意在浴室里面磨磨蹭蹭起来。

她和萧子靳已经抱过，吻过，做过，也没什么好保留的了。但并非想装什么贞洁烈女，而是害怕那种噩梦一般的感觉，很慑人，像鬼片里的恐惧镜头闪过脑海时，她会控制不住自己尖叫出来。

所以，在没有了解自己究竟是得了什么病症前，她实在不想吓唬到别人。

她好不容易才从浴室里面磨蹭出去时，萧子靳果然躺在床上睡着了，习惯性地用一只手臂弯屈着枕在脑袋下方，看起来睡的很浅。

她轻手轻脚地从床尾绕到大床的另一边，然后掀开被子躺了进去，为了不惊扰到他，她连转身都不敢了。

躺在他的身侧，看着他安祥的睡颜，再连想到他健硕的身材，毫无睡意的她居然开始有些躁热不安起来。她摇摇头，暗暗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不能那么好色，因为她根本惹不起。

虽然已经在尽力控制自己不打扰到他了，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后，她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小心翼翼地往他身边靠了过去，又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臂，偷偷地将手臂环在他的腰上。

他的腰身很健硕，抱在臂弯里很舒服，还有他的气息好好闻，他的怀抱好温暖……。

沈雨荨趴在他的怀里深吸口气，陶醉地闭上双眼。

不对……。

沈雨荨感觉到腰上有温热的东西一直缓慢地游走至胸口的位置，她愣了一下，抬手往自己的胸口覆了上去，果然是一只正在使坏的大掌！

她蓦地从萧子靳的怀里抬起脸来，就着夜色瞪着他，小脸滚烫：“你……你醒了？”

“被人非礼醒了。”萧子靳答得很是慵懒。

“那个……我其实就是想在你身侧取取暖，没别的意思。”

“我知道，不过我有义务让你更暖。”他同样担心她会被自己吓到失控，动作不敢太大，循循善诱着一点一点地攻唤醒她的身体。

而沈雨荨的身体比他预想的敏感多了，稍微一逗弄就热血沸腾起来，甚至还不自觉地开始迎合他。

这一发现令他高兴，也给了彼此极大的信心。

可就在萧子靳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将她的身体唤醒，要真正占有她的时候，她却像之前的第一次一样，身体一个瑟缩，尖叫破喉而出，然后开始挣扎叫嚷起来：“放开我……放开我……！”

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萧子靳还是像上回一样被她吓了一跳，忙从她身上退了出来，将她抱入怀中柔声安抚：“别怕，是我，别怕……。”

在他的耐心安抚下，沈雨荨渐渐地平静下来，然后在他怀中渐渐地闭上双眼……。清晨，沈雨荨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明明就是很正常的，为何会那么害怕做那种事情呢。

昨晚躺在萧子靳的怀里一夜没睡，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却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难道真的是因为那天晚上萧子靳把她折腾得太猛，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做爱恐惧症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这辈子岂不是要完了？哪个男人会要一个不能在床上用的妻子？

上午，她坐在某家医院的心理医生办公室内，对面坐着一位年纪半百，眼神不太严肃的男医生。

男医生将她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圈后，笑笑道：“小姐，你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

“那她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沈雨荨问。

医生想了想，说：“一般来说女人在经历过被强暴或者被感情伤害后，容易产生这种对男人的抵抗心里。”

“感情伤害？”还真有！

“有是吧？那就对了。”医生一击手掌：“你现在肯定还很爱他，没法从他带给你的阴影中走出来。”

“不是，我早就不爱他了。”

“不爱他？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别的男性？嘴上说不爱，其实心里还是挂念着的。也就是说，换成是你前男友要跟你上床，你必然就不会有抵触的情绪了。”

“不可能。”

“或者你可以去试验一下。”

“你说什么？”沈雨荨从椅子上站起，恼火道：“你让我背着老公去跟前男人上床？”

“这……这不是为了治好你的心里障碍么？”医生说的有些小心翼翼：“诶，美女，你先坐下嘛，别那么激动。”

沈雨荨愤愤地坐了回去，盯着他一本正经道：“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我跟我前男友从来没有上过床，也早就不爱他了，现在连见到他的面我都想绕着走，你觉得我会是深陷在他那里么？”

“你跟你前男友没上过床？”

“没有！”

“那就奇怪了。”医生想了想，又问：“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美女以前是不是曾经被陌生男人强……不，性侵过？”

他想问的是强暴过吧？沈雨荨好不容易才压下去的火气腾地又上来了，再度从椅子上蹦起：“你才被人强暴过！”

医生的脸色变了。

“我看你根本就是庸医，什么都不懂的庸医！”沈雨荨扔给他这么一句后，气呼呼地往办公室门口走去，留下一脸懵状的医生。

他不过是在过行工作需要了解病人的情况，这反应也太大了吧？沈雨荨气呼呼地走出医院后，脚步一顿转身瞪着医院大门，心想小医院果然不靠谱，一点水评都没有，以后再也不来了！

在心里将这家医院臭骂一通后，她才转身往回走。

今天不用上班，她独自行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回想着刚刚医生的话，情绪也在一点一点地平复下来。

虽然医生问的问题都比较露骨，不过好像也不是故意调戏她玩的，而是在进行必要的医学判断，她刚刚怎么就反应那么强烈，还发了那么大的火呢？这不像她平日里的处事风格啊。

强暴，这词确实不好听，还有……他居然让她去跟前男友试着上床？这话确实太缺水准太过份了！

她怎么可能为了治好自己的做爱恐惧症就跑去跟萧泽飞上床？就算唐晓和萧子靳不杀了她，她自己也会杀了自己啊！

她甩了甩头，还是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了。

想起自己还要去医院看望小元，沈雨荨如是走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坐了上去。

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人流的事，小元没有告诉亲戚朋友，沈雨荨只好帮她请了一个临时护工陪床。经过一夜的休养，小元的身体恢复了不少，精神也比昨天好多了。

一看到沈雨荨便说：“雨荨，不是跟你说过了么？不用过来看我，我有护工阿姨陪着呢。”

“没关系，反正今天我休息。”沈雨荨走到她床边坐下，打量着她：“怎么样？肚子还疼么？”

“好多了，医生说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小元突然想起钱的事情，忙道：“对了，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没事啦，反正我又不急用，等你病好了再说。”

“嗯，谢谢你。”

“不用谢，你人没事就好。”沈雨荨笑了笑，钱是萧子靳的，反正他多的是，也不会急着要这两万块钱。

在医院里陪了小元半天，下午沈雨荨没事干泡图书馆，翻阅的都是关于心理和生理外加两性的书籍。这些以往她从不翻阅的书，今天却看得格外认真，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丝丝与自己的症状有关的知识。

不过很可惜，看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

五点多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是萧子靳打来的，问她在什么地方。

听到她说在图书馆时，萧子靳明显觉得不敢相信，毕竟这年头喜欢泡图书馆的人太少了。

“不然你觉得我该在哪里？”她道。

“我以为你会去医院照顾你的同事。”

“她有护士照顾，恢复得挺好的。”沈雨荨看了一眼腕表上的时间：“我在你公司附近的那家新华书店，你直接在大门口等我就行。”

十分钟后，沈雨荨上了萧子靳的车子，萧子靳扫视了她一眼：“家里的书不够你看？”

“家里的书要么就是商业方面的，要么就是名著，不适合我。”沈雨荨说。

“那你喜欢看什么书？给我看看。”萧子靳伸手将她放在膝盖上的袋子拿了过去，并将她买来的两本书抽了出来，沈雨荨抢夺已经来不及，只得羞愧掩面……。

“婚姻与两性，心理学……。”萧子靳扭头看向她：“原来你对这个有兴趣？”

“呵呵……这不是没事干随便看看的么？”沈雨荨从他手里将书拿了回来。里面毕竟有涉及到一些床第之事，让萧子靳看到实在尴尬。

萧子靳看了看她，并未说什么地启动车子往萧宅的方向驶去。唐晓在医院里面躺了三天便出院了，她回老宅的时候刚好萧子靳和沈雨荨也在萧宅过夜。

早餐桌上，王素各种补汤营养餐地捧到唐晓面前，笑得春风得意：“多吃点，身体补好了宝宝才能长得快。”

“谢谢妈。”被众星捧月的唐晓精神和脸色都极好，也难得地露出了小女人的娇态。

萧漫笑盈盈道：“妈，这么多你让二嫂怎么吃得完嘛，不如分一碗给大嫂吃，让大嫂也补补身体赶紧怀一个。”

“不，不用，我身体蛮好的。”沈雨荨喝何玉娇供应上来的各种补品已经喝腻了，忙摇手道。

王素也笑着说：“雨荨要是想吃下次可以让黄姐多做一份，反正也是顺便的事。”

“真不用了……。”

“大嫂，你就别推辞了，那么瘦的身体想怀孕肯定是很困难的，得多补补。”萧漫笑得有些嘲弄：“你看二嫂都赶在你前面了。”

“不着急。”萧子靳替她解围说：“我和你大嫂都还想多玩两年再计划这事。”

“还要再玩两年？”主位上的老爷子终于抬起头来，扫视着二位：“你们都多大了，再过两年就是高龄产妇了。”

沈雨荨无语，萧子靳这忙帮了等于没帮啊！

第 077 章 大少爷遇刺了

沈雨荨无语，萧子靳这忙帮了等于没帮啊！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爷爷，我们会顺其自然的。”

“这个嘛……。”王素一听这话，忙又说道：“生孩子固然重要，不过怀孕这事还是要靠缘份的，如果不想生非要勉强的话，怀上了也不一定高兴，所以你们两个要好好计划计划。”

“我会的。”沈雨荨点头。

“来，把这碗汤也喝了。”王素转而对唐晓道：“吃完早餐赶紧到床上躺着去，医生说出了院还是得多休息。”

“唔，好好休息，好好养身体。”萧老爷子扫了一眼自始至终一声不吭的萧泽飞：“给泽飞养个大胖小子，省得你俩一天到晚闹啊闹的。”

“听到没有，爷爷都让你多吃点了。”王素笑盈盈道。

有了老爷子的这句话，她就更得意了，毕竟把老爷子哄高兴了才是眼下最为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在一个劲地劝唐晓多吃的时候，只有沈雨荨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还是少吃点补品吧，怀孕初期不宜大补。”

餐桌上静了一下，大伙的目光往她望了过来。

就知道会是这种成交，所以沈雨荨才一直忍着没说的，不过看唐晓一碗一碗的喝她又实在看不下去了。

此时的她有些尴尬，笑了笑：“胎儿在前三个月还不稳定，也不会吸收，吃的太补反而容易给子宫和胚胎造成压力，一般都是满三个月之后才开始补的。”

她说的很诚恳，但听在王素等人的耳中却是极其的刺耳。

王素呵呵一笑，道：“雨荨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还没听说过怀孕了不能补的呢，当年我怀泽飞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吃，也没见什么压力不压力啊。你可别自己怀不上就乱给晓晓出主意啊，晓晓怀的可是萧家的宝贝孙子。”

沈雨荨无语，就知道自己的好心会被当成是故意想害死唐晓孩子的坏心肠，以后再也不多嘴了。

“我看你这人说话就是难听。”萧老爷子目光往王素身上一扫：“雨荨是医生，她

懂的还会比你少么？就算她说错了也不能说人家是因为怀不上就乱出主意吧？”

“爷爷，你每次就知道护着大嫂。”唐晓仗着自己怀孕撒起了娇。

“我是帮理不帮亲。”萧老爷子语气明显软了下来：“好了好了，你现在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就别为这点小事心情不好，影响了胎儿的发育了，快吃早餐吧。”

唐晓小嘴一掀，满意地笑了。

她知道萧老爷子心软，对她和沈雨荨都一样，只不过之前她太过闹腾了闹得他老人家心烦才会便宜了沈雨荨的。现在她怀孕了，刚好可以把老爷子的心扳回来。

从萧宅出来，车厢内显得有些安静。

萧子靳目视前方，双手稳稳地操控着方向盘，冷不丁地吐出一句：“要不咱们也怀一个？”

沈雨荨愣了一愣，扭头讶然地望着他：“怎么突然说这个？”

萧子靳也转过头来，打量着她：“怎么？你刚刚不是在想这个？”

“不是，我在想梓恒报班的事情。”她没有撒谎，她刚刚一直在想梓恒报兴趣班的事情，因为昨天老师跟她说了学校准备给孩子们开展培训班的事情，她还没想好要让梓恒学点什么好呢。

她的回答无疑是给萧子靳浇了一盆凉水，失望……。

他还以为她的一路沉默是因为早餐时被那帮人刺激的心情不好呢，换作任何一个正常女人也会被刺激到，然后暗暗发誓自己也要怀一个扬眉吐气的。

“你说我到底应该让梓恒学跆拳道呢？还是学点外语或者音乐什么的好一点？”沈雨荨显然并没有感觉到萧子靳的不爽，一本正经地问道。

萧子靳沉吟片刻，酸酸地吐出一句：“难道你的心里就只有梓恒么？”

除此之外，她就一点都没有将老爷子的话和唐晓的刻意炫耀放在心上？“废话，梓恒是我的亲弟弟，我心里当然得有他了。”沈雨荨显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那么你就不想生一个属于我俩的孩子？然后像唐晓那样母凭子贵，被整个宅子的人众星捧月？”萧子靳想起那天在桌面上看到的事后药，突然就觉得很心塞。

“不是你自己说着急，不需要利用孩子来巩固地位的么？”

“我不急你也不急？”

“我……不急啊。”沈雨荨见他脸色不是那么好看，语气变得有些小心翼翼：“再说了，就算我怀上了也不可能像唐晓那样被众星捧月吧？她们不恨我入骨就不错了，还

捧？”

她说的没错，但这不是重点好吧。

萧子靳心塞的是她为什么就那么不稀罕怀上他的孩子，这可是别的女人求都求不到的恩泽呢！

他这位小妻子的脑壳里装的是浆糊么？

跟她说多气多，他索性不说话了。

发生了那么大的巨变，沈雨荨以为小元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从痛苦中走出来，没想到才短短的两周，她便已经又恢复成了之前那个乐观开朗，努力工作的女孩了。

沈雨荨打量着她，半晌才忍不住问出一句：“你没事吧？”

小元从餐盘中抬起头来，望着她：“我没事啊，你看我哪一点像是有事的？”

“真的……已经走出来了？”她真担心小元是装出来的。

当初她被萧泽飞背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感觉整个天都是灰色的，每次见到萧泽飞和唐晓都伤心不已。更何况是谈了五年，即将谈婚论嫁还怀了孕的小元？

“真的。”小元用纸巾擦了擦嘴巴，无奈地笑了一下道：“这些日子我已经想通了，既然小陈是那么朝三暮四的人，早分总比晚分的好。我应该感谢那个女孩将他从我身边抢走，不然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嫁了，然后耽误了自己的一生。虽然孩子走得有点可怜，但总比一出生就要成当一个单亲孩子、跟着我受苦受累好。”

听着他的话，想到自己跟萧泽飞之间，似乎也是这样的，她应该感激唐晓将萧泽飞从自己身边抢走，不然她现在就无法跟萧子靳在一起了。

她幽幽地叹了口气，道：“你能想通就好。”

“我已经想得很通了，我还年轻，还有机会去争取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不应该把自己放在一棵树上吊死。”小元微笑着：“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重获新生的我，也是真实的我，真的。”

“嗯，我相信你。”沈雨荨吃了一口饭，随即抬头问她：“那你恨他们两个么？”

“懒得恨了。”小元无所谓地耸耸肩：“反正从现在起，小陈再也不存在我的生命里，他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了。”

“嗯，就该是这样的。”沈雨荨点头。

就该是这样的，她对萧泽飞和唐晓也该是这样的，也该收起仇恨用一种平常心去对待他们了。

“而且我听说他们已经双双被萧氏解雇，最近正忙着四处找工作，安逸的生活结束了，以小陈的性子撑不了几天就会将懒惰的本性暴露出来，没有几个女孩受得了他。”

沈雨荨愣了一愣，讶然道：“你说什么？萧氏把他们解雇了？”

“是啊，我说是刚刚听说不久的。”

“为什么？”

“据说是被抓到上班时间躲在茶水间谈恋爱。”

“这么疯狂？”

“这不是还在爱情新鲜期么？疯狂一点是正常的。”小元嘲弄地笑笑。

各从在鬼门关里绕过一回后，沈雨荨发现小元一夜间比之前成熟了许多，连说话的口吻都变得成熟了。

看来人真的可以在磨难中成长起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一样。

夜里沈雨荨问萧子靳这事，萧子靳抬眸扫了她一眼，道：“不是你让我把他们两个炒掉的么？”

沈雨荨愣了一愣，居然是因为她？

“可你当初不是拒绝我了么？”她记得他说公司不好管这种私事来着。

“没办法，被你传染上了爱多管闲事的毛病。”

沈雨荨笑了：“那你是用什么理由把他们炒掉的？”

“不太清楚，放权让他们组长去处理的。”萧子靳随手翻阅着手中的文件。

“你居然不知道？也太冷血无情了！”

“那你到底想怎样？”萧子靳抬头盯着她：“把他们重新招回公司来？”

“当然不是，这种人就应该给他们一点教训。”

沈雨荨满脸的痛快，萧子靳却显的有些不耐烦了，索性文件夹一盖，一把将她拽到自己的腿上坐下，手掌托起她的下巴没好气道：“你到底让不让我工作，不让我工作就陪我滚一场。”

说完，他将她的身体往上一托，将她放倒在办公桌面上。

沈雨荨被他吓得低呼一声，忙挣扎着反抗：“好嘛，我不吵你了，我去睡觉……。”

“晚了，我已经没心思工作了。”他将她的睡衣掀了上去，手掌覆上那凝脂般的胸

口，嘴巴也在同一时间实实在在地吻住她抗议的小嘴，舌尖在她的口中翻滚缠绵。

“唔……。”沈雨荨小脸往旁边一偏，盯着他：“我们也可以聊天的嘛。”

“聊什么？聊别人的八卦么？没兴趣。”萧子靳用手将她的脸扳了回来，重新吻了下去。

沈雨荨被他吻得迷迷糊糊的，很快便失去了抵抗能力，就连抵在他胸口处的双手都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微凉的空气袭上她裸露的肌肤，即让她开始轻轻地颤栗起来。

原以为萧子靳会在此时此地办了了她，没想到他却在最后关头犹豫了，含满着欲火的目光定定地注视着她，随即从她身上退开，将她的睡衣拉了回去后，又将她从桌面上抱了下来，平静地吐出一句：“快去睡觉。”

沈雨荨张了张嘴，一时间即有些哑言。

他是在害怕她会恐惧么？紧要关头他居然还能顾及到她的恐惧症？看着他明显已经起了反应的身体，沈雨荨突然有些感动起来。

她很想抱抱他，眼他说声对不起，可最终却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那你也早点睡。”

她转身离开他的书房，直奔卧室，然后将自己埋入被窝内，双手狠狠地在枕头上砸了几下。此时此刻，她真恨自己为什么会得到那样的病症。

这一夜，萧子靳是睡在书房里的。

是刻意还是太累了不小心睡着的，沈雨荨并不清楚，也不敢多问，只是默默地煮起了早餐。好在萧子靳的情绪还好，像往常一样跟小梓恒有说有笑的，甚至还在小梓恒的要求下答应送他去学校。

自从梓恒搬到御临花园来后，小梓恒凭着自己会卖萌以及不要脸的技能，渐渐地收服了萧子靳的心。不但让向来讨厌孩子的萧子靳渐渐地接受了他，还越来越喜欢上了他。

除了偶尔会在被吵得不耐烦的时候将他扔回隔壁，大多时候萧子靳都还能容忍小梓恒赖在这边瞎折腾的。

早餐后，沈雨荨和萧子靳一起送小梓恒去幼儿园，小梓恒一手牵着萧子靳，一手牵着沈雨荨，蹦蹦跳跳好不开心。

在途经一个老年健身中心的时候，一位有点认识小梓恒的奶奶笑眯眯地问：“小朋友，上回不是骗我说你没有爸爸么？这不是你爸爸妈妈？”

小梓恒脸上的笑容垮了下来，不太高兴地解释道：“他们是我的姐姐和姐夫，不是爸爸妈妈。”

“啊……噢……对不起，是奶奶老眼昏花了。”老太太一脸歉疚。

沈雨荨觉得尴尬极了，她偷偷抬眸看了一眼萧子靳，发现他的脸上居然没有任何的不悦和尴尬，心想此男脸皮挺厚。

小梓恒落落大方地一摇头，笑眯眯说：“没事，奶奶以后记得戴眼镜出门就行了。”

“唉哟，这孩子真大方真可爱，好，以后奶奶戴眼镜出门。”老奶奶笑得合不拢嘴，转而又对沈雨荨说：“你弟弟真可爱，长得也是水灵水灵的。”

“奶奶，女孩子才叫水灵水灵的，男孩子应该叫帅，帅呆了。”小梓恒纠正说。

老太太笑得更欢了，沈雨荨忙将他从老人家面前拉走，有些无语道：“你这不要脸的性格到底从哪源生来的？”

“我怎么了？”小梓恒不解地抬头望向萧子靳：“姐夫，我说错什么了？”

“没有。”萧子靳摇头。

“看，姐夫都说我没有说错话。”小梓恒冲沈雨荨扮了个鬼脸：“姐姐是坏人，下次不要姐姐送了。”

沈雨荨故意小脸一板：“你说什么？你个没良心的看看清楚，谁才是你真正的亲人！”

“对不起，我错了，姐姐才是我的真姐姐，姐夫是假的姐夫。”小梓恒撇撇嘴，忍不住加了一句：“但是人家真的很喜欢姐夫啦！”说完，怕挨爆栗的他立马咯咯笑着往前面的幼儿园大门跑去。

看着小梓恒进了教室后，沈雨荨才转身和萧子靳一起往回走。

经过健身中心时，沈雨荨突然抬头望着他好奇地问：“人家说你是梓恒的父亲，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不尴尬啊？”

这不像是他的性格啊，以他平日里的反应，肯定会习惯性地眉头拧紧的。

没想到萧子靳只是浅浅地看了她一眼，吐出三个字：“习惯了。”

“习惯？”沈雨荨讶然。

“嗯。”在被无数的人说过梓恒跟他长得很像，一看就是他的私生子后？他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沈雨荨捂着嘴巴‘吃吃’地笑了起来，萧子靳没好气地瞅了她一眼：“很好笑么？”

“唔……有点好笑。”

手臂一伸，萧子靳挽过她的肩膀：“赶紧上班去，小心迟到了又被人说有后台撑腰。”

“呵，你还好意思说！”沈雨荨用手在他的胸口上砸了一下：“说到这个，我还没

跟你算帐呢。”

“不是已经冷战过好几天了么？”

“冷战难受的是我不是你。”

“谁说我不难受？”萧子靳笑了笑，半认真道：“我和你一样浑身难受。”

“骗人！”她才不相信。

两人抬杠间，已经回到车库，仍然是那辆低调的大众款车子。

萧子靳拉开车门让她上车后，自己才绕到另一边坐进了驾驶室，像往常一样将她送到医院大门口。

下车时，沈雨荨突然转向冲他笑了一下：“对了，我还没感谢你呢，谢谢你帮我处理小元的事情。”

“仅此一次，下次别再管别人的闲事了，特别是拉着我一起管。”

“冷漠。”沈雨荨脸上的笑容一收，撇撇嘴推门下车。

“等一下。”萧子靳唤住她。

“什么事？”

“冷漠。”某人回给她这两个字。

沈雨荨会过意来，笑了一下后倾身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笑盈盈道：“小心点开车，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萧子靳抬手扳住她的后脑，将她扳了回来，低头在她的唇上深深地吻了一下，然后松开，含情脉脉地瞧着她：“这才是告别吻。”

沈雨荨羞赧地从他身上退开，迅速地下车跑走了。下午，小元笑盈盈地将手机屏幕递到沈雨荨面前道：“今天有两部新电影上映，你想看哪部？我请你。”

“你怎么还有心情研究电影啊？”

“是小陈发信息告诉我的。”

“小陈给你发信息？”沈雨荨讶然。

“嗯，莫名其妙的，被我直接拉黑了。”小元催促了一句：“要不要去嘛。”

沈雨荨扫了一眼她的手机屏幕，两部电影确实都挺合她口味的，不过……她今早好像答应要给萧子靳做饭吃来看。虽然他那个大忙人未必有空，但万一有空跑回去了没饭吃怎么办？

“我……晚上没空啊。”

“怎么？要跟你那位神秘男朋友约会？”小元收了手机笑得一脸暧昧。

虽然沈雨荨每次萧子靳来接她下班的时候都让小元先走，她自己才上车，但这么久了小元多少蛛丝马迹还是能发现到的嘛。

沈雨荨想了想，点头承认：“唔，算是吧。”

“呀，还真是。”小元立马来了兴趣：“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长得帅么？什么时候带来给我见一下？”

一连串的问题直接将沈雨荨问住了，干干地笑了两声：“长得还成吧，现在还不稳定，等稳定的时候再带给你看好了。”

“不稳定也可以看的嘛，你看我跟小陈这么不稳定之前都带给你看了。”小元搂住她的手臂摇晃着：“给我看一下嘛，你不给我看下次我偷偷看，肯定能看到的，车牌我都记住了。”

“哼，原来你早就偷看到了。”

“呵呵，只是看到车，没看到人嘛。”

两人打情骂俏中，办公室门口突然传来小护士的声音：“沈医生，急诊那边送过来一位病人，需要你马上过去处理一下。”

沈雨荨和小元相视一眼，小元率先对小护士道：“沈医生要下班了，不是还有很多医生吗？”

“可是患者指定要沈医生做手术。”小护士说。

“可能是以前的病人。”沈雨荨从椅子上站起，拍了拍小元的肩膀：“电影只能你自己去看了，我先过去看看。”

“好，你去吧。”干这行就是这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遇到病人来的时候连一刻都拖不得。

沈雨荨赶到手术室的时候，刚好看到手术台上躺着一位掀长的男性身体，医护人员正在脱他身上被血水染红的白衬衫。蜜色的肌肤展露出来，沈雨荨几乎是一眼就看到他胸口处的那粒血痣。

她心里咯噔跳了一下，因为这个人的身材、肤色、还有心口上的那粒血痣都是跟萧子靳一模一样的！

不，不会是他的，他一个大总裁不是呆在安保措施严密的萧氏大楼，就是在秘书助理们的陪同下出行谈生意，怎么可能会满身是血地被送入医院来？

可如果不是他，又为什么要点名让她来给他做手术？

沈雨荨快步往男人走过去，又将他沾着血水的脸扳了过来。当她看清男人的长相时，心里又是一抽，果然是萧子靳，果然是他！

他怎么了？怎么会伤得那么重？怎么会……。

“沈医生，你愣着做什么？”有人唤了一声。

沈雨荨这才回过神来，俯身，双手捧着萧子靳的脸庞颤声道：“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一定要挺住，我会帮你把伤治好的，一定要挺住知道么？”

她吓得泪水滑出眼眶，手术床上的萧子靳动了动眼睑，却并没有睁开双眼看她一眼。

“沈医生，你还好么？”有人疑惑地问。

沈雨荨眨了眨双眼，又努力地稳定了一下情绪，才点头。

“如果不行还是让我来吧。”另一位医生说。

“我可以的。”沈雨荨将眼底最后的一丝泪雾隐去，深吸口气，让自己紧张的心情回归到最平静的状态。

萧子靳受的是刀伤，眼角有一条约四五公分长、深至见骨的伤口，腰侧那一刀长了好几倍，有十几公分的长度，只差一点就要深入内腑了。

整个手术过程中，沈雨荨表现得出奇平静，也没有因为紧张而手抖。

直到将萧子靳送入加护病房后，她才终于崩溃地哭了出来，也管不了旁边小护士的异常目光了，双手捧着他的脸，对准那毫无血色的唇便吻了下去。深深的一吻，渗着她担心的泪水，苦涩的味道……。

她就这么守在他的身侧，看着他在病床上沉睡，看着桌旁的机器在滴滴地运转着。

其实像萧子靳这样的外伤并不至命的，作为医生她心里应该最清楚，可她还是担心极了，担心他再也无法醒过来。

在等待萧子靳醒来的过程中，她在病房门口看到了林助理，林助理歉疚地告诉她说萧子靳是在一楼大堂受到员工的袭击才受伤的。

“员工袭击？”沈雨荨怔怔地问：“怎么会这样？公司不是有安保人员吗？”

“那人是事先准备好的，迎面就给了萧董好几刀，我和安保人员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萧总便受伤了。”林助理又自责又歉疚，低着头：“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萧总。”

“萧氏怎么会有这么疯狂的员工？”沈雨荨不可置信地摇着头，这太危险了，难怪一些有钱人都喜欢前拥后簇地带保镖出门呢。

“哦，就是那位叫陈宽的员工，前两周因为跟女同事在上班时间偷偷谈恋爱被公司解雇了。”

“陈宽？”小元的男朋友！

“是的，估计是最近找工作找的不顺利，女朋友又跑了，所以才会一气之下跑回来报复萧董。”

“是他自己不自爱，凭什么怪萧少？”沈雨荨气得咬牙，这么说来萧子靳今天会被伤成这样她才是罪魁祸首。如果当初不是她求着萧子靳把陈宽招入萧氏，后来又让萧子靳把他炒掉，萧子靳又怎么会招来陈宽那个神经男的仇恨？

她回头扫了一眼显示屏上仍然处于昏迷状况的萧子靳，心里渐渐地也染上一抹愧疚。

“我也不知道。”林助理说：“就听那陈宽嘴里嚷嚷着说是萧董害他没了婆，没了儿子，总之就是一急红了眼的疯狂模样，幸好当时被我和几个保全制止了。”

林助理不懂是怎么回事，沈雨荨却是明白的，无非就是陈宽和那个女人一起失业了，然后矛盾出来了，当初对彼此的美好感觉也在这段失业的日子里荡然无存。最后女人跑了，陈宽后悔抛弃小元了……。

只是，这些罪孽明明就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怎么可以怪在曾经帮助过他的萧子靳身上？还把他伤得那么深？

第 078 章 可疑的护士

萧子靳遇袭，最高兴的莫过于王素了，表面上关心不已，心里却巴不得他就这么死去，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萧泽飞。

好一番关切的话语说完后，她终于忍不住问道：“子靳他到底伤得怎么样？要不要紧？”

沈雨荨摇头：“没有伤到内脏和大脑，应该不会有事的。”

“噢……。”王素心里划过一丝失落，脸上却依旧撑着笑：“那就好，那就好……。”

好在萧子靳确实没有至命的伤，在加护病房里面躺了大半夜便醒过来了，醒来时，眼角的疼痛使他本能地皱了一下眉头，随即幽幽地睁开双眼。首先映入他视线的便是沈雨荨那泛着担忧的脸，还有她暗松口气的神情：“你终于醒过来了？”

萧子靳注视着她问：“是你给我缝针的么？”

什么毛病，醒来第一句话居然是这句？谁缝的有那么重要吗？

“你怎么不庆幸一下自己终于保住小命了呢？”她忍着泪意说。

“我会保不住小命？”萧子靳倒是自信得很。

“你不知道自己流了多少血吗？肠子都快出来了。”沈雨荨没好气道。

“我肠子都快出来了，你还有闲情吻我？”萧子靳挑眉。

沈雨荨小脸一红，想起自己在急救室里面对他落下的那一吻，原来他知道，她还以为他当时昏迷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呢。

“我那不是给你一个鼓励之吻么。”她小声低咕了一句：“我这一吻估计又要落人口舌了，你居然还好意思取笑我。”

“鼓励之吻？那上次你有没有给过泽飞？”萧子靳突然警惕起来。

“没有，上次泽飞不是我接手的。”

“如果是人接手的呢？你难道也要给他一个鼓励之吻再给他做手术？”

“当然不是了。”沈雨荨没好气地用手指在他的胸口上戳了一下，道：“萧子靳你这个人很奇怪耶，你的伤口一点都不疼吗？也不难受吗？醒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感慨苍天有眼留你一条小命，不是寻问自己的伤情，居然吃起醋来。”

萧子靳答得一脸认真：“我不疼。”

“真的不疼？”沈雨荨语气严肃了不少：“严肃点告诉我现在感觉怎么样？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我把你转到普通病房去。”

“嗯，不疼，赶紧把我身上这些乱七八糟的管子拿掉。”萧子靳低头扫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各种仪器管子道。

“暂时还不能拿，还得再观察一下，明天早上如果没有问题再帮你转病房。”沈雨荨见他脸上明显有着不耐烦，如是将自己的手掌覆在他的手背上：“你再委屈一下，我在这里陪着你。”

萧子靳虽然很不喜欢这个地方，但碍于现在是半夜不方便转病房，只能勉强同意了。

他反手将她的小手裹入掌心，闭上双眼：“记住了，不准走。”

沈雨荨无语，还以为他会感动地眼圈发红，然后让她回去休息呢，这大少爷……还真是够自私的！

“我不喜欢一个人。”他添了一句。

沈雨荨再度无语，说的他好像没有自己一个人住过似的。

不过说真的，她还是愿意留在这里陪他的，毕竟一个人睡在这里确实有点可怜。

她注视着他安静的脸庞，半晌才小心翼翼道：“那个……你怎么不骂我啊？”

“骂你什么？”

“骂我多管闲事给你招来横祸了呀。”关于这点，她可是很自责的。

“如果骂你能让我身上的伤突然好起来的话，我还真想骂你一顿。”他睁开双眼望着她。她的善良他喜欢，但太善良了也不好，毕竟人心难测，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知恩图报的。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找这种麻烦的。”沈雨荨歉疚道：“我真没想到小陈会是那么偏激的人，早知道当初就不会叫你把他安排进公司去了。”

“知道错就好。”萧子靳拍了拍床沿的地方：“趴下睡觉，别吵我。”

“……”

沈雨荨撇撇嘴，好吧，其实她早就困了，趴着睡一觉也好。

她趴在床沿上闭上双眼，感觉发间有东西在轻柔穿梭，是萧子靳的手指，一下一下状似无意地抚弄着她的发丝。她知道他睡醒了很无聊，但也不能干这么无聊的事吧……。

明明无聊却又赶她睡觉，她可以理解为他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良心的，担心她累所以才赶她睡觉的么？

嗯，也许是的。

抱着这个美好的愿望，沈雨荨渐渐地趴在他的身侧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沈雨荨感觉自己的半个身体都要麻木了。

睁眼的时候因为陌生的环境使她有些懵，不过很快便缓过神来了，本能地抬眸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睡得正好，一手只手仍然搭在她的脑袋上。

她又看了一眼机器，各项体征都还算正常，体温也正常，她终于放心来了。

她不知道他昨晚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醒来。为了不吵醒他，沈雨荨小心翼翼地将他的手掌从自己头上拿了下来，从椅子上站起，艰难地扭动了一下麻木的身体，才转身走了出去。

病房外，萧老爷子和王素还有萧琴已经在焦急等候，看到她，萧琴立马走上去问道：“大嫂，大哥他怎么样了？听说已经醒过来了是吗？”

沈雨荨扫视一眼大伙，又跟老爷子和王素招呼一声后，才含笑道：“大家放心吧，子靳昨夜就已经醒过来了，恢复的挺好，一会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

“真的？那就太好了！”萧琴大松了口气道。

除了王素脸上笑的有些虚假，别人都明显的松了口气，萧老爷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辛苦你了，雨荨。”

“不辛苦，这是我要职工作。”沈雨荨浅笑道。

王素瞧了二位一眼，故意脸色微凌道：“雨荨，我可听说这次子靳遇袭是你造成的，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呢？你以为萧氏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小公司吗？什么人都往里带。幸好子靳没事，这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负责的起么？”

虽然知道王素是故意在挑拨自己跟萧老爷子的关系，但她说的话却是很在理的，沈雨荨被教训得一声都不敢反驳，乖乖地低了低头：“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下次不会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

“怎么回事？怎么又跟雨荨扯上关系了呢？”老爷子果然严厉了不少。

王素瞟了沈雨荨一眼，说：“我听小漫说那个刺伤子靳的变态是雨荨的朋友，也是雨荨引荐进去萧氏工作的。”

老爷子看着沈雨荨，目光明显也是有着责备的。

沈雨荨忙又道歉：“对不起，爷爷，我错了，我不知道林宽会是那么偏激的人。”

老爷子摇摇头，唉叹一声不说话了。

王素对萧老爷子察言观色了一阵，才又接着说：“我说雨荨你一个学医的，哪懂得什么经商之事啊，不懂就别尽给子靳出各主不靠谱的主意了。像什么建游乐场，介绍朋友进萧氏这种事情，是你该提的吗？”

沈雨荨被她训的不敢吭声，最后还是萧琴开口说：“妈，既然大哥没事那就算了，也别再责怪大嫂了，毕竟大嫂也不是故意的嘛。”

“对，子靳没事就行了。”萧老爷子也说了一句。

“爸，我这不是心疼子靳么，万一他出点什么事这么大一个萧氏谁来管啊，泽飞肯定是管不了的，您年纪又那么大了。”

沈雨荨心下觉得好笑，王素这话说的倒是好听，好像真的是在为萧子靳着想一样，其实她心里在想什么她岂会不知道？萧子靳被转到普通病房，沈雨荨在给他做例行检查，手指摸了摸他的脸庞，又摁了摁他的胸腹。她检查的很认真，萧子靳却凉凉地吐出一句：“你就是这么给人看病的么？”

沈雨荨看了他一眼：“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

“嗯。”

“哪里不舒服？我看看。”

“这里不舒服。”萧子靳指了指自己心脏的部位。

“别闹。”

“我没闹，确实不舒服。”

“不舒服也得给我忍着。”沈雨荨将被子盖在他身上，语带警告道：“我现在可是上班时间，你最好给我表现的乖一点。”

“怎样才算乖一点？”萧子靳问。

“比如……别用这种坏笑的目光看我，一看就是有故事的。”

“好，我尽量。”

沈雨荨用手捏了捏他的下鄂，微笑：“一会过来给你换药。”

“亲一下再走。”萧子靳拉住她的手。

沈雨荨低头看了一眼他拉住自己的手掌，无耐，只好俯身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是他教她的那种告别吻，深吻……。

萧子靳满意地笑了，睨着她说：“第一次觉得生病也蛮快乐的。”

“所以你才死活赖到我的科室来的是么？还点名要我当你的主治医生。”

“感受一下像当初泽飞当你病人的感受，不可以么？”

“原来是在吃醋啊。”沈雨荨笑的一脸暧昧：“好吧，我会心力为你提供服务的。”

沈雨荨笑盈盈地转身走了出去，身后，躺在病床上的萧子靳不禁也跟着笑了。

沈雨荨一回到办公室，便看到小元一脸歉疚的表情看着她。

“怎么了？干嘛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沈雨荨打量着她问道。

小元拉住她的手腕道：“雨荨，我听说小陈把萧氏的董事长给刺伤了，而且还伤得挺严重，就住在我们的医院里。说起来这事也赖我，你说我要不要去跟萧董道个歉什么的？”

“不用。”沈雨荨想也没想地摇头。

“为什么？”小元讶然。

“呃……。”沈雨荨感觉自己反应得有点太快，忙笑呵呵道：“我听说萧董不喜欢见生人，特别是女人，所以……。”

“噢，我知道，我也听说过萧董对女人过敏，可是他现在因我而受伤，我总不能装不知道吧？”小元显的有些为难。

沈雨荨心想，像萧子靳那样的大忙人根本就想不到去责怪小元或者谁的，也根本不屑于去见谁，他傲娇地不喜欢任何人带着目的性地去接近他。所以，为了不触怒到他，她还是建议道：“这事已经过去，小陈也已经刑拘了，你就安心上你的班吧。”

她拍了拍小元的肩膀，转身准备往办公室内走去。

预料之中，沈雨荨果然在办公室内听到了自己趁着萧氏大总裁昏迷的时候偷亲了人家的段子，大家纷纷猜测她已经放弃萧二少改投萧大少爷的怀抱了。

有人说：“难怪萧大少爷指明要她给自己做手术呢，原来你是早就有一腿了。”

“可不是么，萧二少的老婆那么凶悍，在萧二爷身边能捞到什么好果子吃，只能改投萧大少爷的怀抱了。”女同事突然改口说：“说起来，那位萧大少爷的老婆也真如传说中的就是个摆设，跟萧大少爷是没有半点感情的，结婚后也没再见她露过面了，这样温顺的人怎么可能斗得过外面那些无耻的小三？”

“老公不爱她，不受她管束，她也只能在家里当摆设了呗，你看连萧大少病了她都没有到医院来。”另一位女同事唉叹一声：“所以说，嫁入豪门的女人大多都可怜，除了有唐小姐那样的身家背景了。”

“说的也是。”沈雨荨附和着点了下头。

几位女同事扭过头来，看到她时立马散了回去，只有程惠笑盈盈道：“沈医生，听说昨晚你为了鼓励萧大少爷主动吻了他是吧？你真是个负责的好医生。”

沈雨荨点头：“嗯，一时慌乱。”

“那为什么萧大少爷点名要你给他做手术？”

“因为是旧识呗，之前帮萧二少治疗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他。”

“原来如此，难怪你对他那么上心，还一直腻在人家的病房里不肯出来。”程惠笑笑地转身忙去了。

沈雨荨无奈地叹了口气，她在医院的形象真是越来越糟糕了。不过还好，她跟萧子靳之间怎么传都没问题，至少不用再跟萧泽飞绑在一起传绯闻，然后招来唐晓的仇恨。

沈雨荨要去给萧子靳换药时，小元拉住她的衣角道：“你还敢到萧大少爷的病房去啊？”

“怕什么，你看我是那种会对绯闻妥协的人么？”沈雨荨冲她笑了一笑，转身往萧子靳病房的方向走去，小元发现，她的心情居然还挺好。萧子靳的伤情稳定了，沈雨荨的心情自然好。

她走进病房的时候萧子靳正在试图从床上起来，她忙放下推车走过去，扶住他的手臂道：“你先别乱动，伤口还没有愈合呢。”

“你想做什么？”她问：“上洗手间么？”

“嗯。”

“我帮你就好了。”沈雨荨很自然地从床底下抽出一只尿盆。

萧子靳扫了一眼尿盆，皱眉：“拿走。”

“萧大少爷，你以为你现在还是那个高高在上、优雅高贵的大总裁么，还不要呢。”沈雨荨一边脱他的裤子一边瞅了她一眼说道：“你现在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半死不活的虫子，不失禁尿床上已经算你很文雅了。”

萧子靳无语，瞧着她一脸认真又严肃的样子，居然有些无法反驳。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对她涌起了那么一丝丝的敬畏，乖乖受她摆弄。

“你这一套动作做得驾轻就熟嘛，也不脸红心跳了。”萧子靳看着她，语气有些酸酸的：“看来平时果然干过不少。”

平时在家，他只要露个上身她都会小脸泛红地不知所措，这会扒他裤子却连眼皮都

不眨一下。

“尿个尿哪那么多话说。”沈雨荨抬眸看了他一眼：“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平日里这种事情可不归我管。”

“不想管？那麻烦给我找个漂亮点的护士小姐过来。”

“不怕欲火焚身把伤口都炸裂了？万一再裂我可就没办法帮你缝了。”沈雨荨酸酸地扫了他一眼。

“我以为你不会吃醋呢。”萧子靳笑得很坏。

沈雨荨无语，帮他把衣服整理好，扔给他一句：“一会上药的时候别喊疼。”

伤口已经有结痂的迹象了，不过眼角上方横着这么一条丑陋的疤痕实在有点影响美观，沈雨荨用手扳着他的脸看了又看，最终得出一句结论：“恭喜你，毁容了。”

萧子靳瞧着她，脸上表情不是那么的痛快。

沈雨荨见他没反应，低头看望向他：“怎么了？很伤心？”

“你好像很高兴？”萧子靳看着她一点都不为自己惋惜难过的样子，脸色更加郁闷起来。

沈雨荨摇头：“没有啊。”

“你的表情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我是你亲老公么？”明明已经是有名有实了，难不成她还在想着什么协议假婚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也太冷漠了。

沈雨荨一边给他上药，一边随口说：“只要伤口没事就好，毁不毁容都没关系，反正你又不靠脸吃饭。再说了，毁了容就不用招来那么多莺莺燕燕了，多好，不是亲老公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些。”

“为了你的一己私心，居然放任我毁容？”萧子靳突然抬手捏住他的下巴，一脸严肃地质问：“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没有好好给我处理伤口？”

“别闹，我在上药。”沈雨荨扭动了一下脑袋，试图挣脱他，却没有成功，小脸一板：“萧子靳你有完没完？等下弄疼了你别怪我。”

“你得给我一个交待。”

“什么交待嘛。”沈雨荨无语：“我还能真给你故意弄整容？再说了，以你那风骚的劲儿，还有你那雄厚的家财，整张脸被毁了也会有大把女人要吧？”

“我风骚？”这词实在是太不雅观了。

“难道不是么？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每次对女人优雅微笑的时候都是一种致命的勾

引么？”

“那我以后不笑？”

“不笑更勾人。”特别是他酷酷地不说话的时候。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正确。”他很好奇。

沈雨荨看着他，居然也很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来，好像不管他怎么做，他的光环都是那么抢眼的，都是那么吸引人视线的。

他的脸、他的身材、他的智商还有他的身家……真的不是笑或者不笑，毁容与否就能掩盖起来的。

他眼角的伤虽然会有点难看，但基本不影响他的美貌，用发丝遮一遮基本就看不见了。

“怎么不说话了？”萧子靳见她沉默，如是问道。

“不知道说什么好。”沈雨荨叹了口气，道：“你放心吧，疤痕肯定会留的，不过不会太影响你的容貌，如果在意的话等伤好后还可以去美容医院修饰一下。”

“你不是说了么，我靠智商吃饭又不靠脸吃饭。”萧子靳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沈雨荨点头：“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别人听到毁容必定会心情糟透的，他居然那么不在乎，唉，长得帅就是任性！

“来，小心侧躺过去。”沈雨荨小心翼翼地扶着他的身体，让他侧躺着，然后开始帮他腰侧的伤口上药。

药水沾上伤口疼得他皱眉，不过他并没有吭声，而是咬牙忍着。

沈雨荨看了一眼他拧成一团的眉头，坏笑道：“舒服就叫出来啊，别憋着。”

萧子靳睁开眼睛扫了她一眼，幽幽地吐出一句：“这仇我记下了。”

“我好害怕哦。”沈雨荨帮他处理好伤口，又扶他躺好后，敛去唇角的坏笑一本正经地叮嘱道：“你好好躺着休息，我先忙去了。”

她转身要走，萧子靳突然抓住她的手掌，将她拉了回来：“不在这里陪我？”

“不合适。”沈雨荨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我在这里呆了那么久，估计外面又是一片议论了。”

“议论什么？”

“议论我勾引不成萧二少，改为勾引萧大少呗。”沈雨荨顿了顿，皱眉：“不过她

们说的好像也没错，我本来就是被萧二少甩了之后攀上萧大少的。”

“所以您也不委屈啊。”

“嗯，不委屈。”沈雨荨点头：“反正我早就已经是这幢楼里的红人了。”

她扭动了一下手掌对他道：“我真要走了，快放手。”

“亲一下再走。”萧子靳耍赖。

沈雨荨为难地扫了一眼门口的方向，转身，俯身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压低声线：“可以了么？上班偷情是要被解雇的。”

“不怕，您有后台。”萧子靳抬手扣住她即将离开的脑袋，往前一扳，迫使她再度吻在他的唇上。并且由被动改为主动地吻入她的口中，一边控制着不让她挣脱一边热情地吻了起来。

能不提她有后台这种话么？沈雨荨无语地想。

他吻得有些热烈，仿佛许久没有与吻过般，沈雨荨挣扎了几下便被他彻底地收服了，也管不了同事们的议论，热情地回应了他的吻。

不过她理智还是有的，吻了一阵后强行离开他的唇，双眼含情地注视着他，微微喘息：“好了，我真的要走了。”

“中午记得过来喂我吃饭。”他同样在喘息着。

“……”

“你要是敢不来我就告诉外面的人，说你不管自己老公的死活。”他毫不客气地威胁。

“好吧……我会来的。”沈雨荨妥协了。

唉，突然觉得让他留在自己的科室根本就是自己的灾难，她应该请假一周，下周再来医院上班的。因为萧子靳不喜欢身边有外人在，所以他的病房除了身边的人外，不让任何人进入，就连打针换点滴都要沈雨荨亲自操劳。

中午沈雨荨从黄姐手中接过午餐，前往萧子靳病房时，发现病房的门是虚掩着的，她并没有多想，抬手在门板上敲了一下后推门迈了进去。

病房内，一位小护士站在萧子靳的病床前，手里正在摆弄着他的吊瓶，听到开门声后被吓了一跳，本能地转过身来。

她过大的反应同样也将沈雨荨吓了一跳，两人面面相视着，小护士的脸上明显有着惶恐的神情，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垂在身旁。

“小彤？你怎么会在这里？”沈雨荨打量着她问。

这位护士小姐跟程惠比较交好，平日里没少在背后帮着大伙议论她，说白了就是跟程惠是一伙的。沈雨荨对她自然没有什么好感，语气也显得不是那么好。

“我……。”小彤涨红着一张小脸，吱吱唔唔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攥成拳头的两只小手也在悄悄往后背去。

病床上的萧子靳被惊忧醒了，睁眼看到沈雨荨站在门边，再看一眼床边的小护士，皱眉问道：“怎么了？”

小护士瞥了沈雨荨一眼，略一犹豫后，转身冲萧子靳欠了一下身道：“萧少，我喜欢您，为了能多看您一眼所以才偷偷跑进您的病房来的，真的很对不起，打扰到您休息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么鲁莽，求您不要投诉我……。”

一口气说完这句后，小彤转身风一般地冲了出去，速度快得沈雨荨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病房内瞬间安静下来，留下萧子靳和沈雨荨在大眼瞪小眼。

半晌，沈雨荨才指了指门口的方向问：“她没有怎么你吧？”

萧子靳低头看了自己一眼，很不要脸道：“衣服还穿着呢，应该没有。”

可是，就算她喜欢萧子靳，想偷偷看他，也不至于会反应这么强烈吧？那样子就好像做了什么坏事被抓包一般，吓得脸都涨红了。

瞧她那样子，不会是趁着萧子靳睡着的时候偷摸或者偷亲了他一把吧？

她迈步往床边走去，看了看他头顶上方的针水，再一想到刚刚小彤好像摆弄过，反正针水剩的不多，索性把针水从萧子靳的手背上拔了下来。

第 079 章 同一天怀孕！

萧子靳笑笑道：“怎么？怕我被下药？”

之前她可是号称不能浪费，连一滴药水都不让他剩的，这会却那么大方。

“是啊，万一再被人再下一次春药，我可不管你了。”沈雨荨道瞟了一眼他腰上的伤口：“就算我肯管你，你也未必能折腾起来。”

“这么看低我？要不要试下？”萧子靳作势要去搂她的腰，沈雨荨忙不迭地往旁边一闪：“别闹，赶紧吃粥。”

喂他吃粥的时候，沈雨荨想了想说：“要不还是给你请个护工吧，或者让黄姐过来守着你，省得又有人偷跑进来。”

想想刚刚小彤的样子实在可疑，她也实在不放心把他一个人扔在病房里。

“不用，有外人在不方便。”萧子靳拒绝。

“有什么不方便的？”

“比如调戏主治医生。”他邪肆地抬手在她的腰上摸了一下：“像这样，想摸就摸摸亲就亲，方便的很。”

“萧子靳你能正经一点么？”

“我没有不正经。”

“要不还是算了，我请一周假留在这里陪你。”

“不，我喜欢看你穿工作服工作的样子。”特别是皱着眉头，一本正经地替他上药的样子，他最喜欢看了。

沈雨荨看了他一眼，微微地笑了，她还以为只有她喜欢看他认真工作的样子呢，原来他也有这种爱好。王素一听小彤说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立马恼火了，甩给她一句：“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还想升职？我看你这辈子也别想了。”

小彤歉疚地道：“对不起，我没想到沈医生会突然闯进来。”

“你自己笨，不知道提前找人帮你看着的。”王素责备了一句，转而道：“下次一定要小心点，再不行别说升职了，连工作都别想保住。”

小彤一听这话，忙道：“别，夫人，我真的不行……。”

“什么不行？”王素冷声质问。

“我……今天我在病房内被沈医生抓个正着，我想她一定是在怀疑什么，还把萧少的药瓶提早撤了。”小彤欲哭无泪，又小心翼翼道：“夫人，如果被他们知道了，不但我会有危险，您也会有不是么？所以……还是算了吧。”

王素想了想，确实有道理。

万一被抓到了，萧子靳第一个怀疑到的肯定是她，毕竟以目前来看只有她最有可能对他毒手。而那个之前刺伤他的小陈已经被抓了，根本没有条件回来搞报复。

原本她只是打算在萧子靳的针水里面加点能让他伤口恶化的药物，让他的伤口一点一点地恶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医院里。那样她就不用一天到晚想着怎么从他手里把萧氏抢回来，也不用担心他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地找她报他母亲那一仇了。

这些年来表面上看她在萧家过的风顺水，事实上却没有一天睡过好觉的，没有一天不担心萧子靳找她报仇。

王素挂上电话，转身下楼时看到唐晓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捧着零食狂吃，立马气得冲上去，一把将她手中的零食夺了过去扔进垃圾桶斥责道：“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怀孕了就要好好照顾自己，多吃点健康营养的东西，别吃这种垃圾食品！”

唐晓被她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满脸惊恐地望着她。

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天一直把她捧在手心里，美得跟什么似的婆婆居然大发脾气？还扔了她的零食？

好半晌，她才颤声问道：“妈……你怎么了？”

王素仍是满脸的恼火和恨铁不成钢，道：“你还不明白吗？你肚子里怀的可是萧家的长孙，是泽飞唯一能打败萧子靳夺回继承权的筹码，你一天到晚尽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能发育好吗？万一流产了怎么办？”

“妈……不会的。”

“你说不会就不会吗？当初就因为你的粗心大意差一点把孩子弄没了，现在还知道谨慎？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的盼你怀孕，好不容易怀上了结果你却一点都不上心。”王素气呼呼地用手往脸上扇着风：“泽飞不争气，你也不争气，一点斗智都没有，万一让沈雨荨那贱人抢先生下萧家的长孙，我看你这辈子还拿什么跟她争！”

唐晓虽然被她骂的窝火，但表面上却不得不乖顺地应道：“妈，我下次不吃就是了，您消消气。”

王素恨恨地瞪了她一眼，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喝起了茶水。

刚刚小彤的失败让她又失望又恼怒，刚好又看到唐晓乱吃零食，很自然地就把怒火发泄到她身上去了。

这会发泄完了，王素也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声音也缓和了不少，改为语重心长道：“晓晓，不是妈要吼你，实在是妈太担心你跟泽飞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处境了。你别看萧子靳表面上挺关照家人的，其实心底还不知道在打着什么歪主意呢，万一以后他跟沈雨荨当了家，你跟泽飞还有小漫就完了。”

“妈，我知道，我一直都在努力为泽飞争取萧氏的机会。”

王素这才点点头，叹了口气道：“你能这么想就好，泽飞他现在还意识不到危险，也没有看透萧子靳的真面目，所以没有一点上进心，所以还需要你来帮他，两人一起同心协力打败萧子靳。”

“我会的。”唐晓点头。

王素想了想，又说：“还有，既然现在有了孩子，那就跟泽飞好好过，别再一天到晚的跟他杠了。”

“妈，是他老是要跟我杠。”唐晓不服气道。

“你怀孕后他明显收敛了不少，你趁此机会好好跟他修复一下感情，多多包容理解他，等孩子出生后他自然就收心了。”

“好。”唐晓随口应道。

她又何偿不想跟萧泽飞好好过，只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都控制不住自己跟他吵了起来，到了最后都是不欢而散。

不过王素说的没错，自从她怀孕后萧泽飞明显收敛了不少，也不像以往那样一不高兴就跟她吵起来了。只要他肯让着她，她就愿意为了他改变自己，和他一起迎接孩子的到来。

至少在目前看来，重新夺回萧泽飞的心还是有希望的。在医院里躺了五天，萧子靳便不愿意再躺下去了，执意要回家休养，连老爷子的劝阻都不听。

王素也在一旁劝慰他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公司的事情有萧泽飞帮他顶着。难得萧子靳倒下了，正是萧泽飞表现的时候，她自然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长久一点。

萧子靳又怎会不知道她的心思，怎会让她如愿以偿？所以，哪怕是身体再不好，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工作真正落到萧泽飞的手里，更不会让他有机会顶替自己。

沈雨荨虽然不懂商场上的事，但也知道萧子靳对董事长一职的重视程度，她知道萧子靳心系公司，可他的伤实在不适合出院和操劳啊。

经过五天的治疗，他的伤倒是结痂了，沈雨荨帮他上完药后，用双手捧住他的帅脸，注视着他道：“你知道我工作这么多年，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么？”

“刚入恩泰的时候？”萧子靳记得那一个星期她的心情都是又激动又兴奋，因为恩泰是她的梦想。

沈雨荨摇头：“不是，是最近这一个星期”

“嗯？”

“刚入恩泰的时候虽然开心，但也仅仅是开心而已，可是最近这一周不同。”

“有什么不同？”

“最近这一周让我感觉到了上班的乐趣和上班的幸福，因为在工作累了的时候，觉得无聊的时候都可以过来看你一眼，然后觉得幸福极了，感觉就像是有人陪着我工作一样。”沈雨荨笑了笑：“我不太会形容地种感觉，反正感觉很好就是了。”

萧子靳回视着她，微微一笑：“说了那么多，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留下来再陪我一天好不好？”她翘起小嘴，难得地撒起了娇。

只一瞬间，萧子靳的心就软了，他故意逗她：“说白了就是不让我出院是么？”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啦，我真的还想享受一天有你陪在身边工作的日子，这是真心话。”沈雨荨说的一脸认真。

没错，她希望他能留下来养养身体，顺便再陪她一天。

她没有说谎，有他陪伴的这一周里，是她所有工作时光中最快乐的一周，也是最难忘的一周。虽然他总是找各种机会刁难她，戏弄她，甚至故意纠缠她，但她还是觉得这种感觉幸福极了。

萧子靳想了想，冲她笑了一下：“那要看你能不能留住我了。”

“你想怎样？”沈雨荨看到他眼底的坏笑，小脸一红，故意装傻。

“你觉的呢？”某人不依不饶。

沈雨荨知道自己肯定是拗不过他了，只好乖乖将自己的唇送了上去，吻在他的唇上，随即望着他问：“这样可以了么？”

“一天的陪伴就换来这么一个蜻蜓点水之吻？”

好吧，沈雨荨只好重新吻了下去，深深地吻了起来。

还是头一次主动吻他，沈雨荨羞得一张小脸通红，嘴唇也有些微微的颤抖。不过第一次主动吻他的感觉，还是蛮特别的，至少她觉得这应该算是一种享受。

她幽幽地闭上眼，吻得更加用心、用情。

萧子靳满意地笑了，抬手搂住她的脖子主动加深了这个吻……。

吻了许久，两人才松开彼此，沈雨荨意识到自己投入得太过了，有些不自在地问：“可以了么？”

萧子靳点头：“勉强合格。”

在沈雨荨的挽留下，萧子靳在医院里面多住了一天，直到第六天拆了伤口的线才回到御临花园休养。

沈雨荨将萧子靳在卧室内安顿好，便走到一楼帮何玉娇做晚餐。

“妈，你给子靳做什么晚餐？”她一边打开小锅的盖子一边问道。

“给他炖了点塘虱烫，对伤口恢复有好处。”何玉娇将勺子放在灶台上，转身扫视了她一眼，一脸暧昧地微笑道：“你最近这一周都比较忙，我没敢问你，你的例假来了没有？”

“干嘛好好的问我例假？”沈雨荨瞟了他一眼，低头摘起手边的青菜。

“当然得问啊，你跟萧子靳同房有一个月了吧？”

“不是跟你说了么，我那时候刚好是安全期。”

“那你的例假到底是来了还是没来？”何玉娇追问道。

“还没，不过我一直是推后一周至十天的。”沈雨荨将她的身体转了过去，没好气道：“别问了，赶紧做你的晚餐。”

何玉娇被她转了过去，立马又转了回来一脸认真道：“我告诉你啊，所谓的安全期并不可靠，你最近千万别吃什么药物，万一真怀上了你会害了它。还有，时刻留意自己的例假，别怀上了都不知道。”

“我知道了，好了，别再说了。”这个话题太让人羞赧了，她实在不想再说下去。

虽然她不想说这个话题，但何玉娇的话却入了她的心。

没错，她每个月的例假都会推迟一周至十天左右，而今天她只是推迟的第三天，根本不用担心的。可心里隐隐却有些焦虑起来，万一真像何玉娇说的那样中招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还太早测纸测不出来，医院也检查不出来，难道接下来她要在这种煎熬的日子里盼星星盼月亮般盼例假到来？

“干嘛那么心不在焉的？”萧子靳在第三次被她用勺子戳疼嘴巴后，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沈雨荨回神，忙摇了摇头：“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嗯……刚刚在想工作中的事情。”沈雨荨随口胡编了一句。

萧子靳也没有继续逼问她，只是拿过她手中的碗和勺子：“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他不过是想继续享受一把被她当残疾人伺候的感觉，不想刚好遇上她走神，享受不成成了受罪，被她戳得嘴巴都疼了。

沈雨荨也没拒绝，任由着他将碗和勺拿了过去自己吃了起来。

看着他低头吃粥的样子，沈雨荨心里突然怦怦地跳动起来，万一真怀上了她该怎么办？萧子靳又会怎么办？她之前居然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沈雨荨果然过得无比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等待着例假的到来。

这辈子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了等例假而坐立不安，每一次感觉要来，跑到厕所一看发现原来是空欢喜一场后，心里便会被失落占据的满满当当的。

算了下日子，现在已经是推迟第八天了，她轻吸口气在心里暗暗安抚自己：还好，只要不超过十天就还在她往日的正常范围内。

然后，越到最后一天她那失魂落魄的症状就越严重，就连萧子靳都看出她心里肯定藏有心事了。

萧子靳稍稍撑起身子，就着夜色打量她，发现她果然是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窗外的，如是用手在她的眼前晃了晃道：“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中邪了？”

沈雨荨回神，返过身来：“没事，中午睡多了现在有点睡不着而已。”

“真没事？”萧子靳搂着她的身体，帅脸在她脸颊上厮磨着：“不会是生理期到了吧？”

据说女人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是变态的，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是生理期了。

“嗯，快了。”沈雨荨随口应了声。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趁着生理期还没到，好好亲热一番？”萧子靳手掌从她睡衣的下摆抚了进去，唇在她的脖子上吻了吻。

沈雨荨正愁着自己会不会是真的怀孕了，没有心思跟他瞎闹，如是用手在他的手臂上推了推：“别闹，小心弄疼伤口。”

“我能忍。”

“但是我担心啊。”沈雨荨望着他，一脸认真：“你现在还不能太过操劳，容易扯裂伤口。”

“那就换你操劳？”

“太过刺激也不好。”沈雨荨将他游走在自己胸口处的手掌抓了下去，道：“总之，未满一个月你都别想这事，乖乖睡你的觉。”

被她强烈拒绝，萧子靳只好悻悻然地收起一腔热情。心想以她现在的状态，就算是满一个月也未必能想这事。又熬了两天，例假依然没有来，沈雨荨也彻底慌掉了。

早上，萧子靳明显可以感觉到她的魂不附体，打量着她说：“你这梦游般的状态怎么去上班？别忘了你的工作是救死扶伤的。”

沈雨荨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艰难地撑起一抹笑意：“没有吧？可能是昨晚下雨太吵了没睡好。”

“既然没睡好，那就请假一天在家休息。”

“开什么玩笑，你看你受了那么重的伤都每天坚持工作，我怎么可能请假在家休息？”

自从出院后，萧子靳美其名是在家里休息，其实每天工作的时间也不低于十个小时，而且属于怎么劝都劝不听的那种，简直就是玩命的工作。

知道他忙，沈雨荨也不敢劝得太频繁，只能任由着他折磨自己了。

萧子靳想了想，道：“要不……咱们今天一起在家休息？”

沈雨荨看着他，此时的他并不像是在开玩笑，注视着她的目光反而深邃认真，他这是在关心她吗？为了她能在家休息一天甚至愿意放下手边堆积如山的工作？

沈雨荨突然有些感动起来，不过她还是摇头：“今天有一台重要的手术要做，真的不能请假。”她抬手捧住他的帅脸，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你自己在家好好的，中午记得睡午觉，别太累了。”

萧子靳没有回答她，而是笑笑地倾身在她的唇上吻了一记，以此来作为回应。

“那我先走了。”沈雨荨回吻了他一下，才从他怀里退了出来转身出门。

她关上大门时，何玉娇从隔壁伸出半个头来，提醒了一句：“雨荨，记得去药店买张测纸测一下看是不是怀孕了。”

沈雨荨没好气地剜了他一眼，提醒她中午别忘了给萧子靳做饭后迈步扬长而去。

身后，何玉娇不高兴地小声嘀咕：“让你去验个孕咋就那么难呢……。”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就算何玉娇不说，沈雨荨自己也会去验一个了。她在医院附近的药店里买了一根试纸，然后鬼鬼祟祟地躲在洗手间里验了起来。

在看着孕纸渐渐变色的过程中，她的一颗心几乎悬到了嗓子眼，生怕上面的两条杠子同时变色。

然而，苍天不开眼，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当她看到试纸上面红艳艳的两条杠时，吓得差点一头栽倒在洗手间的地板上，大脑一片空白。

她靠在洗手间的隔板上，好半晌才慢慢地缓过神来，她怀疑自己看错了，将试纸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然而，她并没有看错，那两条红杠依然清晰地展现在她的面前。

她用手捂着砰砰跳的胸口深吸口气，好不容易才让自己从震惊和崩溃中解脱出来，走出洗手间。

这下她想不请假都不行了，毕竟以她现在连走路都无力的状态确实不适合上手术室。

跟张主任请过假，她独自来到医院楼下的花园找了个位子坐下，然后开始胡思乱想。

她在想，当初就不应该让何玉娇从她手中把药抢走的，也不应该相信什么安全期的，现在好了，真如她那位母亲大人说的那样，什么生理安全期根本就一点都不可靠。而且她还是怀孕体质，一招即中！

怎么办？她到底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母亲和萧子靳呢？她能想到何玉娇听到这个消息后肯定要飞起来的，可她不知道也不敢去想萧子靳知道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啊。

萧子靳可是明确说过不急着要孩子的，说白了……大概就是不想跟她生孩子吧。

虽然偶尔萧子靳会跟她提生一个孩子这种话，可每次都是在老爷子的施压下说的，不是他真正的本意。

万一萧子靳不想要这个孩子，那她岂不是要伤心死了？那种伤心和失望肯定会比她自己偷偷把孩子打掉来得强烈的！

可是，如果不告诉他就偷着把孩子打掉了，会不会显得她太无情太过份了一点？毕竟这也是萧子靳的亲生骨肉呢。

柄着尊重他的想法，沈雨荨拿出手机开始拨号，只是号码拨到一半的时候手指突然顿住了，就这么跟他说的话多难为情啊。算了，还是发条作息过去吧，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她想来想去，最终在发信框内打上简短的一句：老公，我怀孕了。

信息打完，拇指停在发送键上又开始犹豫了。

想了想，她只是用试纸验了一下，又没有在医院里面抽血检查过，谁知道是不是真的怀上了，毕竟试纸也不是百分百准确的。

万一并非真正怀上了，那岂不是乌龙一场？

抱着查个究竟再告诉萧子靳的想法，她起身往前面妇产科的方向走去。

发在妇产科跟她的科室是隔着几幢楼的，彼此这间互不相识，也没有人会好奇她的身份。在妇产科里面开了单验过血，照过B超后，又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后，结果终于出来了。

在抽血的时候，她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希望试纸真的出错了，她并没有真正怀孕。

可是当她拿到检测报告，上面显示着她已经怀孕好几周的结果时，心底的那一抹期望彻底地被磨灭掉了。

她怀孕了，真的怀上了！

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她真不应该抱着希望再验一次的……。

算了，即来之则安之吧，先给萧子靳发个信息，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沈雨荨一边重新编辑短信，一边往医生的办公室走去，因为医生办公室里面有人，她只能在门口稍作等候。

而就在她等候的当儿，办公室里面突然飘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谢谢医生，孩子我肯定是要的。”

这个声音……沈雨荨被吓了一跳，虽然已经有一个月之久没有听见过了，但她还是一下就听出了是梁温柔的声音。

梁温柔在医生办公室里面？而且还怀孕了？

正在编辑短信的拇指再次中断，她愕然地抬头望向医生办公室里面，果真是梁温柔！

里面的梁温柔穿着一套宽松的织针长衫，平底鞋，没有化妆没有盘发，和平日里高雅艳丽的她完全是两个类型，那装扮看着就是孕妇的样子。她脸上含着礼貌的笑容，问医生：“医生，请问宝宝现在好么？我回去后需要注意点什么？”

医生说：“因为宝宝才六周，所以看得出来好坏，回去后注意饮食，多休息，保持心情舒畅就行了。还有，记得两周后回来复查，那个时候才能看得出来胚胎有没有发育。”

怀孕六周……。

沈雨荨拿起手中的检查报告看了一眼，怀孕五周半……。

她和梁温柔怀孕的时间居然几乎一至？怎么会这么巧！还有，一个月不见，梁温柔怎么会突然怀孕了呢？

沈雨荨突然想起那天晚上回到家，看到萧子靳和梁温柔拥吻翻滚在沙发上的情景，

大脑突然狠狠地被炸了一下，炸的她双腿一软，差点跌倒在地上。

第 080 章 恭喜你当爸爸了

办公室内继续传来梁温柔和医生的交谈声，梁温柔用略带担忧的声音问：“我跟我老公同房那天晚上，我老公喝了很多酒，在这种情况下怀上的宝宝会不会不健康呢？”

“一般来说备孕期间男性是不可以喝酒的，不过喝了也不代表着宝宝一定会有后遗症，如果你担心的话，以后记得勤一点到医生来做孕检。”

“好，我会的。”

沈雨荨听梁温柔的话，基本上可以认定她怀的就是萧子靳的孩子了。

她太过震惊，也太难过了，手中的检查报告被她捏成一团。

这一刻，她真想冲进去指着梁温柔的鼻子大骂：那是你老公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然而她却什么都做不了，什么也无力去做，就这么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脸色刷白，浑身颤抖……。

直到梁温柔从医生办公室里走出来，并且驻足停在她跟前后，她才稍稍缓过神来。

梁温柔看着她，脸上泛着诧异的神情，两人就这么对视了好半晌后，还是梁温柔率先开的口：“沈医生，好久不见，你不是在 5 号楼上班么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时候她居然还能保持得住笑容，沈雨荨不得不佩服她的脸皮厚度。

她没有回答她，目光落在她手中的病历本上，冷笑问道：“我过来送个病人，那么你呢？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梁温柔将手中的病历本往身后藏了藏，笑笑道：“我来检查身体。”

“是么？检查结果怎么样？”

“嗯……结果不太好，怀孕了。”她将手中的病历本拿了出来，翻开里面的 B 超单举到她面前：“已经六周了。”

B 超单扬到她面前时，沈雨荨明显可以感觉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得意。

是啊，她怎么可能不得意？为了得到萧子靳她煞费苦心，连下药这么下流的手段都使得出来，如今奸计得逞了，她必然会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萧子靳，告诉萧家的。

她强忍住痛楚，盯着她继续保持着冷静：“我记得梁小姐连男朋友都没有的，怎么会突然就怀孕了？”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倒霉，一下子就中招了，那天子靳喝的那么醉，我还担心

孩子会有问题呢。”

“你说孩子是萧子靳的？”

“不然呢？”梁温柔扫视着她：“你刚不是说了吗？我连男朋友都没有，除了萧子靳还会有谁？总不能是我自孕吧？”

“那天晚上你和萧子靳做了吗？”沈雨荨渐渐地觉得连呼吸都是困难的。

梁温柔笑了：“你说呢，我跟萧子靳从十点半开始离开帝豪酒店，一直到十一点半你才回来，你觉得我们做了没有？”

沈雨荨捂着自己的脑袋，感觉里面涨的就要裂开了，她一直以为萧子靳和梁温柔并没有做成的，梁温柔却怀孕了，怎么会这样？

“你……无耻！”她咬牙切齿地扔给梁温柔几个字。

梁温柔却并未生气，而是盯着她说：“沈医生，我确实无耻，不过就算我不无耻，还是会有千千万万个无耻女人这么做的。你还不明白么？萧子靳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属于你，他的心不属于你，人也不会属于你。”

见沈雨荨气得说不出话来，梁温柔顿了一下道：“沈医生现在有空吧？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我跟你这种无话可说。”沈雨荨盯着她，恨不得冲上去将她那张得意的笑脸撕下来解恨，“你以为这样就能将子靳抢走么？你太天真了！”

“如果萧子靳的老婆换成是简舒，那我确实是太天真了，不过是你沈雨荨的话，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简舒……？”沈雨荨不自觉地呢喃，这对她来说是个全然陌生的名字。

梁温柔笑了：“看来你果然还不知道简舒这个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想知道么？过来，我告诉你。”梁温柔说完，转身率先往走廊尽头的露台走去。

沈雨荨迟疑了几秒，才迈步跟了上去。

明知道梁温柔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极有可能会再次对自己下套，她还是跟上去了。只因为……她想了解关于萧子靳的过去，这个至今天对她来说，依然只知道名字和家庭住址的男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梁温柔走到露台后，突然转向盯着她微笑：“沈小姐，我一直很好奇，你家那个大门密码你用着不别扭吗？”

大门密码？什么意思？

沈雨荨看着她，梁温柔又是嘲弄地一笑：“看来你用着挺顺手，也丝毫不在乎那是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日号码。”

“别一个女人的生日号码？”

“没错，900610，一位名叫简舒的女子的生日，萧子靳经年不换的密码。”

900610……这个大门密码还隐着这样的秘密吗？沈雨荨心脏又是一抽，她从来都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去研究过这串密码有什么含义，因为从未往那方面想过。

她甚至不知道，萧子靳的心里原来还藏着一个叫简舒的女人！

“简家，榆市曾经盛极一时的豪门大家族，简舒正是简家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千金小姐，论样貌、论人品、论学识……别说是你了，连我都得被她甩几条大街。正是因为她当年的突然失踪，萧子靳才会在深受打击后对女人失去信心，开始排斥和抗拒女人，甚至对女人过敏。”

原来萧子靳对女人过敏是因为那位叫简舒的女人，沈雨荨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这一点，萧子靳也从来没有向她提到过简舒这个人。

“因为简小姐太过优秀，所以在萧子靳跟她好的那几年，我虽然暗恋萧子靳但却不敢对他有非分之想。输给一个如此优秀的人我输的心服口服，可是输给你……我不服，如是我回国了，我想跟你狠狠地争一把。”

梁温柔顿了顿，鄙夷的目光将她从上到下地扫了一眼，接着说：“其实说白了，你现在并不比我胜多少，萧子靳的心里除了简舒装不下任何女人，包括你我。如今你有一纸结婚证，我有萧子靳亲生骨肉，结婚证随时可以改为离婚证，但孩子的血缘关系却是一辈子都无法改变的。所以，谁的筹码要多一点不用我说你自己心里都应该有数。”

梁温柔说完了，定定地看着她的反应。

见她不语，才又继续说：“如果我是你，我会主动放手，省的到时被萧子靳抛弃的时候显得太难看。”

今天所受的打击和震惊太多，此时的沈雨荨虽然痛心，却反倒平静了不少。

好半晌，她才抬眸盯着梁温柔问出一句：“我只想知道，那个叫简舒的女人现在哪去了？”

这思维……也太慢了吧？

梁温柔无语地翻起白眼，道：“失踪了，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但也有可能突然哪天就回来了。”

沈雨荨点点头，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梁温柔冷笑：“你不会还想打败她夺得萧子靳的心吧？不说她以后会不会回来，就算她这辈子都不回来了，她在萧子靳心里的地位也是无人可以代替的。说白了，简舒就是一颗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万一她哪天出现了，不管是萧子靳的心还是人，凭咱俩的份量就是用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地得到他？”沈雨荨望着她不解，明知道这是一个火坑还要争着往里跳，这不像是她梁大小姐会做的蠢事啊。

梁温柔却说：“嫁给萧子靳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哪怕是一天我也满足了。”

从她的神情里，沈雨荨看到了苦涩和痴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极度可恨的女人，在爱情面前也不过是可怜人一个。

沈雨荨突然觉得有些悲哀，不知道是为她还是为自己。

她一直以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是梁温柔，这个萧子靳一直看得极重的老同学，没想到在梁温柔后面还有一个叫简舒的女人，而且还是萧子靳毕生最爱！

一直以来，她有信心赢掉梁温柔，可是简舒这个大 BOSS，她实在是没有信心啊！

“你真的是太天真了。”沈雨荨嘲弄地扔给梁温柔一句。

梁温柔却只是笑了一笑：“不管怎样，我都会努力争取一把的，抱歉了。”

凭什么？就凭她肚子里的孩子么？

沈雨荨在心里苦笑，孩子她肚子里也有，只是……她真的要拿自己的肚子去跟梁温柔争一个一辈子都不可能爱上自己的男人么？有意义么？从医院离开后，沈雨荨独自一人沿着滨江边往前走，凉风习习，吹在脸上却如同割肉般的疼。她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方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是泪流满面。

她为什么会那么伤心？是因为梁温柔怀上了萧子靳的孩子，还是因为突然蹦出来的那个叫做简舒的女人？

其实她不该只相信梁温柔的片面之词的，可是大门的密码又确实确实是简舒的。

为了求证梁温柔说的话，刚刚她还上网搜索了一下简舒这个人。因为简舒是学舞蹈的，又是大家族的千金小姐，在榆市还算有点名气的，所以上网一搜就能搜到她的简历。

在网上，她不但目睹了简小姐的美貌，还看见了她那丰富又优秀的简历，还看到了她的生日，正是梁温柔口中的那一串号码、也就是萧子靳一直在用的大门密码。

梁温柔没有骗她，简小姐长得很漂亮，也很有才华，口碑也特别的好，完全没有别的千金小姐那种傲气和娇贵。

其实说起来，能让萧子靳喜欢上的女人必定不会差才对，也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只是……这些日子来萧子靳对她宠溺和缠绵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装出来的吗？

一个人要装着对一个人好哪有那么容易？她真的不愿意相信这些全是假的啊！

一天之内受到双重打击，而且还打击得那么重……如果不是生性坚强，还有梓恒那个牵挂，沈雨荨估计会往江边一跳了之。

不能回家，又无法去医院，她如是找了张椅子坐下，就这么静静地注视着波光粼粼的江面，任泪水不住地往下滑落。

期间她的电话响了，是何玉娇打来的，一脸暧昧又期待地问：“怎么样？测了没有？”

沈雨荨捂住话筒，吸了吸鼻子后才将手机放在耳边答道：“测过了。”

“怎么样？”

“没怀。”

电话那头的何玉娇沉默了，开始在那头兀自低咕着不应该不可能这些话，随即又质问了一句：“臭丫头，你没有骗我吧？”

“我骗你做什么？”沈雨荨有些情急道：“我正在工作，先不跟你说了。”

说完这句她便迅速地挂上电话，因为她怕自己再不挂就会哭出来了。

她现在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更不知道这个孩子该不该留。如果被何玉娇知道她怀孕了，肯定会逼她把孩子生下来的，甚至有可能故技重施地将她软禁起来。

母亲的自私她已经见识过了，也怕了。

在没有遇到梁温柔之前，她想的是给萧子靳发个信息告诉他自已情怀孕了，如果萧子靳想要这个孩子，她会留下他，然后和萧子靳一起期待孩子的降生。如果萧子靳不想要，她会趁孩子尚未发育前拿掉他。

可是现在……她还能这么想吗？

梁温柔怀上了萧子靳的孩子这已经对她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了，再加上简舒，她实在没有梁温柔那样的勇气去留下这个孩子，利用这个孩子去捆绑萧子靳的人。下午，沈雨荨回到御临花园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站在大门前，她第一次犹豫着将手指放在密码器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摁了下去。

每摁一个数字就像有一枚绣花针扎在她的心上，生生地疼着。

900610……密码锁‘滋’的一声开启，这串数字，第一次成了她心中的魔咒，令她痛苦。

她站在门边，紧咬下唇盯着密码器呆望了许久，随即手指一抬，将上面的密码置换成一个新的密码。仿佛这么做就能抹掉那个叫简舒的女人在萧子靳心里的地位，就能让她彻底消失在她和萧子靳之间。

自欺欺人换不来萧子靳的心，她懂，却无法理智地让那串密码继续存在……。

她推门走了进去，何玉娇听到开门声后从隔壁走了出来，一边跟着她入屋一边扬着手中的试纸说：“雨荨，我给你买了支质量最好的试笔，你再去测一次。”

沈雨荨扫了一眼静悄悄的屋子，没有人影，何玉娇又说：“子靳他公司临时有个重要会议，不听我的劝阻，非要亲自跑过去。”

他的伤还不太好，实在不应该就这么跑去公司的。可她现在心里乱糟糟的，根本管不了他的伤了，只想赶紧找个被窝将自己埋起来。

何玉娇见她不搭理自己径真往楼上走，追上去催促道：“我让你再去验一下，你听到没有？”

沈雨荨忍无可忍地火了，一把抓过她手中的试笔扔在地上嚷道：“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烦不烦啊？”

何玉娇没料到她会发那么大的火，实实在在地被她吓了一跳，看了一眼被她砸在地面上的试笔道：“你在发什么神经？我让你验个孕怎么就惹到你了？”

“你一天到晚除了逼我怀孕还能干点什么？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想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出卖自己的尊严，更不想为了钱逼迫自己怀上那个男人的孩子！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啊？”

“那个男人？你怎么说话的呢？萧子靳是哪个男人？他难道不是你的丈夫么？他对你不好么？”

“我不想跟你重复这个话题，总之从今天起你别再跟我说怀孕的事，我是不会怀的！”沈雨荨扔下这句后转身上楼。

沈雨荨连晚餐都没吃便将自己蜷缩在被窝里，经过一天的消化，她的心里依然无法真正消化今天所发生的事。先是她自己怀孕，然后是看到梁温柔怀上萧子靳的孩子，最后是简舒……。

每一件事情对她的冲击都是诺大的，都是难以接受的。

她下意识地抬起手掌轻轻覆在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上，别人怀孕都是欢天喜地的，只有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一天之内崩塌了。

也不知道在床上躺了多久，夜深了，静谧的一楼传来敲门声。

沈雨荨知道是萧子靳回来了，因为大门密码被她更改过所以进不来。

她从被窝里钻了出来，用手抓了抓头上凌乱的发丝，然后下楼，将大门打开。

门外，西装革履的萧子靳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扬高正在做敲门状。看到她后手掌一收，扫视着她：“你把大门的密码换了？”

“是啊，这个密码用的时间太长了，怕不安全。”沈雨荨望着他，语气平静：“可以么？”

萧子靳略一诧异，随即点头：“当然可以。”

他扫视了她一眼，又问：“这么早睡觉？”

“嗯，你呢？怎么伤口不舒服还跑去公司忙到这么晚？”沈雨荨问的有些心不在焉。

“没办法，今天有重要的会议要开。”萧子靳伸手托起她的下巴，打量起她毫无血色的小脸：“怎么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沈雨荨稍稍侧了一下脸颊，挣开他的手掌面色一如即往的平静：“我先回房睡觉了，你也早点睡吧。”

她就这么转身往屋里走去，萧子靳愣在原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这态度和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跟他缠绵缱绻的，还一再地叮嘱他不要操劳，记的吃饭。才短短的一天她就变了，变得如此冷漠，甚至都不抱怨他今天带伤跑去公司上班了。

怎么回事？她的态度实在是太可疑了。

萧子靳扭头扫了一眼门上已经被置换过密码的密码器，心里隐隐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心想她不会是已经知道简舒的存在了吧？

想到这个可能，萧子靳立马迈步往楼上走去。

沈雨荨并没有固执地跑回自己之前住过的客房去睡，因为不想将心里不好的情绪表现得太明显，听到脚步声进来时，她眼皮一瞟故意装睡。

萧子靳走到她身后坐下，轻声问了句：“睡着了么？”

背对着他的沈雨荨没有答话，一副已经睡死了的样子。

萧子靳又唤了她一声，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后只好幽幽地叹了口气，起身往浴室里面走去。

渐渐地，浴室里面传来莲蓬头的水流声，然后是开门声，再然后……萧子靳的身体从她身后靠了上来，带着怡人的沐浴乳清香。

他动作很轻，从后面将她的身体搂入怀中，一语不发地抱着她入睡。

感觉着他炙人的体温，还有属于他的独特气息，沈雨荨闭上眼，强行将眼里的泪水逼回眼眶。

她没有哭出来，因为怕他多疑，因为她还没有想好要怎么面对他。第二天早晨，萧子靳看着沈雨荨从楼上走下来，他很想跟她说说简舒的事情，到嘴边的话最终却不得不咽了回去。

他并不确定沈雨荨是不是已经知道简舒，更不知道她这几天的心情不好是不是因为简舒，不管是不是，在她没有开口寻问之前他如果主动跟她提简舒这个人，难勉会让她觉得反感。所以他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主动跟她提，一直在想该怎么提。

眼下的沈雨荨虽然态度有点怪，脸色不太好，对他也不似往日那般多话活泼，但看起来又不像是在生他的气。照常早早起床给他做营养早餐，叮嘱他别太操劳，中午要记得吃饭……。

无法从沈雨荨身上研究出答案，萧子靳只好将目标转向小梓恒，将正趴在地上玩的正高兴的小梓恒拎了起来，望着他一本正经道：“梓恒，告诉我，你姐姐她这几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姐姐不高兴吗？”小梓恒问。

“你没看出来？”

小梓恒歪着小脑袋想了想：“我知道了，是妈妈老逼她生个宝宝让我当舅舅，然后姐姐就跟她吵起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啊。”

萧子靳想了想，如果真是这个理由的话，那还是蛮靠谱的。

他知道何玉娇一直在催沈雨荨怀孕，而沈雨荨又一直没有怀孕的计划，母女俩没少为这个话题争执过。

若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他也总算是可以松口气了，至少可以代表着沈雨荨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因为简舒的事情跟他玩冷暴力。下班时，沈雨荨走出医院大门口便看到那辆熟悉的宾利商务车，今天是回老宅聚餐的日子她当然没有忘记，她以为萧子靳会因为受伤而取消，没想到还是来了。

车是王叔开的，萧子靳坐在后面，沈雨荨坐进去的时候发现萧子靳正在用深邃的目光看着自己。

她疑惑地望了他一眼，问：“怎么了？”同时还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

萧子靳没有吭声，只是轻叹了口气，手掌抓住她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有事？”沈雨荨看了一眼被他抓住的小手，今天的他也有点反常，不会是……。

她忙用力甩了一下脑袋，心想他应该不会那么快知道的……。

车厢内陷入一阵沉没，良久，萧子靳才突然说出一句：“雨荨，孩子我们可以慢慢要，不着急。”

沈雨荨心头咯噔一跳，讶然地望着他，他为什么这样说？他知道她怀孕了吗？还是并不知道她怀孕只是提醒她别那么急着怀？

“嗯……。”她呆呆地应了声。

“所以你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也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他又说。

沈雨荨点头，只是点头，因为除了点头她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

车子停在萧宅的主屋门口，沈雨荨刚打开车门便听到屋内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她不禁有些苦涩，唐晓怀孕的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大家还是那么开心。反观她自己，怀孕了却只有慌乱和不知所措，甚至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萧子靳显然也听到里面的说笑声了，他像往常一样揽过她的肩膀往屋里走去。

两人同时迈入屋子，却又同时将脚步定在门边……。

因为他们也是同一时间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梁温柔，而梁温柔的身侧几乎坐满着萧家所有的人，有人脸色古怪，有人笑容满面。

两人迈进去时，客厅内聊得正欢的人瞬间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地转到他们身上。

看到梁温柔在场，萧子靳会感到莫名其妙，沈雨荨却是心中了然的，看来梁温柔已经开始施实她嫁入萧家的计划了，她居然真有这个脸！

这一刻，她甚至在梁温柔那温婉的笑容看到了挑衅的意味，那一眼，仿佛是在正式与她宣战。

“唉呀，子靳和雨荨回来了。”王素首先从沙发上站起，走向萧子靳笑咪咪道：“子靳啊，恭喜你当爸爸了，咱们家真是双喜临门啊，泽飞刚刚喜当爹，你紧跟其后就来了。”

没错，在整个客厅内笑的最欢的居然是王素和唐晓等人。

萧子靳被她说得更加莫名其妙起来，出于本能的，他转身望向眼前的沈雨荨：“什

么意思？你怀孕了？”

沈雨荨也在望着他，发现他脸上除了惊讶没有任何的欣喜和雀跃，他果然是不希望她为他怀孕生子的。

“不是我，是梁小姐。”她冲他黯然一笑，手指微抬，指住梁温柔所在的方向。

萧子靳脸上的惊讶瞬间变成震惊，愕然的目光顺着她的手指望向沙发上的梁温柔，看了她一阵，又看了看沈雨荨。

“梁小姐已经怀孕六周了，恭喜你啊，要当爸爸了。”沈雨荨注视着他又说了一句，她的脸上是含着笑意的，心里却如同在滴血。

可她还是忍着痛楚，转向梁温柔：“也要恭喜你，梁小姐，要当妈妈了。”

“沈医生……我……。”梁温柔满脸歉疚地从沙发上站起：“你也知道的，我跟子靳那次只是意外，我不想影响你和子靳的婚姻，我会尽快把孩子打掉的。”

“那就把孩子打掉啊。”沈雨荨呛了她一句：“从昨天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到今天，你有的是时间打掉孩子，你为什么不去反而跑来萧家耀武扬威？”

她的态度很不客气，直接将梁温柔说‘哭’了，泪水涟涟的样子显的楚楚可怜。

“我今天去了，可是……。”

“沈雨荨你还说呢！”王素突然开口了，用近乎指责的语气对沈雨荨道：“今天要不是我陪晓晓去产检的时候碰到梁小姐，梁小姐就已经把孩子打掉了，我还奇怪她为什么执意要打掉孩子，原来是你在逼她！”

说着，她又往前一步：“你怎么那么冷血呢？梁小姐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萧家的种，很有可能是我们萧长下一代的继承人，你居然想逼她打掉孩子？你自己怀不上还不让别人怀？你这安的什么坏心啊！你……！”

“够了！”一直处在震惊与沉默中的萧子靳终于出声了，冷酷的两个字直接将王素震慑的闭了嘴。

场面安静了两秒，王素才缓和下声音道：“子靳，我这也是在为你着想啊，你可是我们萧氏的掌门人，怎么可以迟迟没有孩子嘛。”

萧子靳没有搭理她，而是往客厅内迈了几步，漠然地俯视着梁温柔：“温柔，你没开玩笑吧？你怀孕了？孩子是我的？”

梁温柔接过唐晓递过去的纸巾，拭了拭眼里的泪水，随即才抬眸委屈巴巴地盯着他说：“子靳，难道在你心里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明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单身，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交男朋友。”

“可是那天晚上……。”萧子靳看了沈雨荨一眼，声音有所缓和：“那天晚上我碰你了吗？我不记得我有碰过你。”

“萧子靳，那天晚上是什么情况你就算是不记得也该想象得到啊，如果不是我拒绝，你在车上就把我……。”梁温柔脸色一红，羞赧地扫了大伙一眼后，压低声音：“你醉成那样，你不记得我不怪你，但孩子是不是你的以后自然就知道了。”

“对对，这种事情还能说谎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孩子是不是萧家的到时一验不就清楚了？”王素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在一旁道：“若到时发现孩子不是萧家的，萧家自然不会接受。”

萧子靳只觉得头疼，又疼又胀，偏偏这一刻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自己那天晚上到底对梁温柔进行到那一步。

他只隐约记得那天晚上在车上、电梯、楼道里都与她有亲密接触，后来到了沙发上……。

他摇摇头，实在是有些不记得了。

场面沉默中，角落里面突然响起一个嘲讽的声音：“现在的女人怎么都那么无耻，就知道利用孩子来绑住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居然还有脸闹到人家家里来。”

说这话的是萧泽飞，最近刚刚因为孩子被唐晓困在身边的萧泽飞。

梁温柔的脸色白了白，并未吭声。

唐晓却气得跳脚：“萧泽飞你什么意思？你是在含沙射影地骂我吗？”

“二嫂，你气什么？二哥说的是外面那些女人，你跟我哥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关系，不一样。”萧漫瞟了梁温柔一眼说。

听她这么一说，唐晓心里终于好受了许多。就是嘛，她可是萧家明正言顺的媳妇，就算是用孩子绑住自己的老公有什么不对的？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萧老爷子也终于开口了，盯着萧子靳问：“子靳，你打算怎么办？”

萧子靳张了张嘴，一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才好。

“我一直还觉得你挺成熟挺检点的，居然也搞出这种事情来。”老爷子的语气中明显带着失望和责备，轻吸口气：“你这是在走你爸的老路，也是在让沈雨荨走你妈的老路啊。算了，你自己搞出来的乱子，自己好好收拾吧。”

第 081 章 他的答复

萧子靳垂眸沉默片刻，才重新注视着梁温柔一本正经道：“温柔，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有数，就算我有冒犯了你，那也是因为中了你的计上了你的当。如果孩子是我的，我希望你能趁它还没有成形之前趁早打掉他。”

梁温柔没想到萧子靳会那么狠心，眼里再度涌出泪来。

为了与她断绝关联，他居然舍得杀死自己的亲生孩子？这绝对是在她意料之外的。

“把孩子打掉？这怎么行？”王素情急道：“梁小姐怀的可是我们萧家的孩子，是我好不容易才将她从妇产医院带回家来的，怎么可以放任她把孩子打掉？”

“不打掉也可以。”萧子靳仍是那一脸的冷漠：“孩子生下来后我会承担一切的抚养费，你可以选择把孩子交给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带在身边。我不会因为孩子跟雨荨离婚，更不会因为这个孩子娶你，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

萧子靳的冷酷，大家可是见识过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对自己昔日关系最好的同学还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冷酷成这样。

梁温柔已经哭成了泪人。

萧泽飞冷笑着说了一句：“大哥，你这是要让雨荨当后妈么？”

萧子靳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不说话，目光定定地停留在梁温柔的身上，似是要等她现场给个答复。

王素扫了二人一眼，改为对萧老爷子开口：“爸，你看看子靳说的这是什么话，人家梁小姐已经很难过了，孩子不怀也已经怀上了，哪有不生下来的道理。”

萧老爷子横了她一眼：“这事子靳自己会处理，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王素缩了缩脖子，硬着头皮又说：“我是子靳的小妈，当然有义务照顾他的子嗣啊。”她说完又转向梁温柔，拍着她的肩说：“孩子，你可别那么傻，女人打胎可是很伤身体的，况且头胎打了往后想怀就没那么容易了，就算怀上了也有可能习惯性流产。总之，做人流对女人的身体危害特别大，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啊。”

“小妈，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大哥的孩子。”萧琴笑了笑说。

“怎么？我说的不对么？难道你不想你大哥的孩子留下？”王素反问道。

“我……。”萧琴略一迟疑，才道：“当然想。”

“那不就是了，我们都希望子靳能早点有后，最好还是个像他一样聪明睿智的男孩。”

王素又问梁温柔：“梁小姐，子靳还在等着你给他一个答复呢，赶紧决定要不要留这个孩子吧。”

梁温柔望着萧子靳，沉默半晌才含泪说道：“子靳，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想生下来，我不想未来成为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拿孩子威胁你跟沈医生离婚的，我也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这个孩子。”

萧子靳点头：“既然你执意要生下来，我会负责养这个孩子，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别再试图挑拨我和雨荨之间的感情。”

“这样对雨荨太不公平了。”萧泽飞说完，紧接着疑惑道：“雨荨哪里去了？”

众人这才发现一直站在门边的沈雨荨不知何时走掉了，萧子靳听到萧泽飞的话后也转过身去，果然没有看到沈雨荨的身影。

他眉头一皱，快步走了出去，扫视一眼主屋外头依然没有看到沈雨荨的身影后开始慌了，直接迈向刚刚停在主屋门口的车子。

他走了两步后脚步一停，折身回到客厅，盯着泪水盈盈的梁温柔道：“梁小姐，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赶紧回家偷着乐去吧。”

说完，他从柜台上抄过车钥匙，转身走了出去。

萧子靳走后，客厅内安静了许久，萧老爷子扫了一眼大伙，起身摇着头往屋里走去。

王素挽着梁温柔的手臂笑呵呵道：“你别理子靳，他就是这个臭脾气，对谁都一样。”

“谢谢伯母。”梁温柔乖巧地点了一下头。

“谢什么啊，行了，折腾了一下午你也累了吧，先到楼上去休息一下。”王素抬头冲黄姐道：“黄姐你去给梁小姐收拾一间客房出来。”

“妈，你开什么玩笑？你要让这个女人住在家里？”萧泽飞第一个跳起来反对，被唐晓在手臂上拍了一记：“这是大哥的事情你这个当弟弟的管那么多做什么？跟你有关系么？”

“那也跟你们没关系吧？”

“怎么跟我没关系，我可是这孩子的奶奶。”王素伸手摸了摸梁温柔的小腹：“当奶奶的有义务照顾孙子。”

将梁温柔安排走后，王素和唐晓也上了二楼，萧漫有些急匆匆地走进来，打量着卧室内的二人道：“妈，二嫂，你们两个在搞什么啊？干嘛对那个贱女人那么热情？”

王素跟唐晓相视一眼，笑盈盈道：“像沈雨荨那女人，就得利用贱人来对付她。”

“你们对付她干嘛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

“不对付她怎么让萧子靳自乱阵脚？”唐晓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臂：“小漫啊，你还小，还太单纯了。”

“可是那个梁温柔怀孕了，万一你自己没生出儿子，让她生出个儿子来怎么办？”萧漫不无担心道：“看个梁温柔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看你们还是小心点好，别反过来让她给坑了。”

“她敢？”王素嗤笑出声：“她现在需要我帮她，巴结我都还来不及呢，再说我们又不跟她抢老公，她对付我们干嘛？”

“对，让她先得瑟着，等把沈雨荨处理了，再对付她。”唐晓眼眸微眯，绽出危险的光芒来。

萧漫耸耸肩：“我看二嫂你就是恨沈雨荨入骨，拉着我妈公报私仇，小心把沈雨荨逼出萧家后，我二哥又屁颠屁颠地粘着她去了。”

“现在我有法宝了，你哥他不敢。”唐晓抬手抚上自己的小腹，说的一脸认真。

“那万一大哥他真的娶了梁温柔呢？难道你们以为梁温柔就会反过来帮助二哥夺取萧氏董事长的职位？妈，二嫂她脑门发热一心想要对付沈雨荨，难道你也想不通这个道理么？”

王素想了想，有些烦躁地一挥手掌：“算了算了，咱不想那么远。我现在就想利用她让萧子靳自乱阵脚，顾不上工作，让你二哥有机会出头。至于梁温柔，应该不难对付。”

萧漫不说话了。另一个房间，萧琴看着卧室内的梁温柔，随即将手中的一套睡衣放在床上，道：“这套睡衣我还没有穿过，你先拿去穿吧。”

“谢谢你，小琴。”梁温柔冲她感激地笑了笑。

“算起来咱们也有好几年不见了，没想到再次见面会是在这种场面。”萧琴走以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打量着她：“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你说呢？我该怎么办才好？”梁温柔反过来问她，苦涩道：“我不想打掉这个孩子，可是子靳他又……。”

说话间，她的眼眶又开始红了，不是装的，而是真正的难过，萧子靳的态度着实把她伤害到了。

“你也别怪我哥，我哥他平生最恨的就是别人设计他，也不会随意妥协。而且他跟大嫂的感情不错，肯定不会因为孩子就跟她离婚的。”

“那么你呢？小琴……你会帮我的对么？”梁温柔眼里泛着期盼，以前虽然她跟萧

琴的接触不多，但关系一直还算融洽，看得出来萧琴对她也是蛮有好感的。

她当然知道王素她们不会真正为了她和萧子靳着想，更不会真心希望她生下萧家的孩子，所以她只能把希望寄放在萧琴身上，毕竟在这个家里除了老爷子外，只有萧琴是真正为萧子靳好的。

“我？”萧琴摇头：“我不会帮你，但我一直希望大哥能赶在二哥之前生下继承人。”

意思很明显，她不会帮她得到萧子靳，但她会帮助她生下这个孩子。

能得到她这样的承诺，梁温柔已经满足了。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我也希望自己能为子靳生下一个儿子。”

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萧琴看了一眼门口，起身对她道：“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有什么需要可以找黄姐。”

“好，谢谢。”梁温柔含笑点头。

萧琴拉开房门，唐晓微微愣了一下，随即冲她微笑了一下：“小琴，你在啊？”

“是啊，给梁小姐送套睡衣。”

“噢，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梁小姐的。”

“她肚子里怀着大哥的孩子，我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萧琴扫视了她一眼：“二嫂怎么也过来了？”

“我来给梁小姐分享一点孕期经验。”唐晓说。

“那你们慢慢分享吧，我先出去了。”萧琴迈步走了出去，唐晓看她走远后才反手关上门板，笑笑地打量着沙发上的梁温柔揶揄道：“梁小姐你真行啊，一下就把自己晋级为萧子靳儿子的母亲了。”

“哪里，还是要感谢你当初告诉我许多关于萧子靳跟沈雨荨之间的真相。”梁温柔感激道。

“其实我当初也就是单纯的想让沈雨荨添点堵，才告诉你她跟萧子靳假婚的，没想到你一直没有放弃萧子靳，还怀上了他的孩子。”唐晓又是一笑，笑的一脸温和：“你放心，只要能把沈雨荨挤出萧家报仇雪恨，我一定会力挺你到底，帮你到底的。”

梁温柔看着她，心下暗暗衡量着她这话究竟有几成真心。

“你就那么恨沈雨荨？”她问。

“当然了，你都不知道我这半年来过的有多压抑，一直被她压在头上喘不过气来，现在好不容易才逮到机会报复她，你觉得我会手软么？”唐晓走过来挽住她的手臂，安

抚道：“至于萧子靳，你不用担心他对你不好，刚开始他跟沈雨荨也是水火不融的，这不，才短短几个月就感情好成那样了。到时等你把孩子生出来后，他肯定也会对你好的。”

“我会耐心地等他改变对我的态度的。”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加油，总有一天萧子靳会是你的！”唐晓冲她暧昧地一笑，拍了拍她的手背。

“谢谢。”

“对了，这是我最近在看的育儿方面的书籍，你在家没事干的时候可以看看，对你很有帮助的。”唐晓将手中的几本育儿书籍递到她面前，满脸关切：“这个孩子对你太重要了，一定要保护好他啊。”

唐晓接过她递过来的书籍，随手翻了翻后，抬头感激道：“我正打算去买几本这种书回来看呢，真的很感谢你。”

“谢什么，以后咱俩很有可能会成为妯娌关系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唐晓道：“你先看这几本，看完我那边还有，都是我在书店里面精挑细选回来的。”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你先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唐晓从沙发上站起，转身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渐渐地改变，变得不怀好意……。沈雨荨离开萧宅后，顺着萧宅的私人道路一直往前走，暮色降临，视线已经不太好了，她的脚步却迈的飞快，仿佛在逃离什么东西一般拼命地往外逃着……

不，应该说她就是在逃离，逃离这个让她感觉窒息的地方，逃离那些丑恶的人和事。

这一刻，她甚至顾及不了自己正怀着身孕，这个她本就不想要的孩子，如果就这么跑掉了也算是好事一桩吧。

身后有车声传来，那车声越靠越近，紧接着是喇叭声响起。

她能猜到是萧子靳，可是她并没有停下，反而加快步伐地跑了起来。

看到她加快步伐往前跑，萧子靳眉头皱了一下，加快速度追上去，隔着车窗喊她的名字，让她停下。

沈雨荨自然是跑不过车子的，她摸了一把眼里的泪水，脚步一转往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跑去。

那是一条通往山边的路，因为这里是富人区，贵人们出入都是以车代步的，平日里极少有人走这种小路。沈雨荨为了甩掉萧子靳，想也不想地跑进去了。

车子进不去，萧子靳只好将车子停在路边，下车，然后朝着她的方向追过去。

感觉到他追上来后，沈雨荨跑的更快了，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和他焦急的呼喊：“雨荨，那条路危险……！”

这条路杂草丛生的，沈雨荨当然知道危险，可是这个时候她为了甩开他根本顾不上危不危险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甩开他，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

“雨荨……！”萧子靳大概是因为跑的太快了，不小心扯动了腹部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疼得他不得不停下脚步，冷汗从额头上冒了下来。

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他故意将呻吟声放大。

沈雨荨听到他痛苦的呻吟声果然回过头来，就着暮色看到他一手捂着腹部的伤处，一手撑在路边的一棵树杆旁边，表情痛苦……。

他的伤情沈雨荨最为清楚，才十多天的恢复时间根本不足已让他的伤口复原，这个时候他不适合劳累，更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他刚刚一口气跑了那么远，肯定已经扯到伤口了。

沈雨荨心软了，按原路折了回来，走近了，萧子靳才发现她的一张小脸已经快要被雨水淹没了。

“你就不能让我自己好好安静一会么？”她盯着他含泪控诉。

萧子靳强忍着疼痛，道：“可以，但你得先听我解释过才行，等我解释完，我会给你时间安静，随便你要多久。”

“你不用解释，事情的来胧去脉我都清清楚楚。”

“那就给我时间，让我请求你的原谅。”萧子靳改口说。

“我不是不原谅，大少爷，我只是觉得我们是时候该放彼此了，请你放我自由，可以么？”她眼里的泪水流的更急了：“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不是在说气话，真的不是。”

萧子靳皱眉：“沈雨荨，你明知道我不爱梁温柔，那天晚上也是中了她的计才会与她亲热的。”

“我知道你不爱她，可你也不爱我不是么？”沈雨荨凄凉地笑了：“你的心早就被别人占去了，萧子靳，我真的不想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付出一生，去当人家后妈，我真的没那么宽的心去接受……。”

萧子靳愣了愣，她果然已经知道简舒的存在了？

“雨荨，关于那个密码……。”

“我不想听什么密码。”沈雨荨打断他，摇着头说：“爱一个人是你的权利，也是

你的自由，况且是一个自己深爱过的女人。我不想听你撒谎安慰我说自己已经不爱她了，那个密码只是一时用顺了手所以才一直保留的。我理解你，支持你，也欣赏你的专情，真的……。”

她知道萧子靳是爱着那个女人的，曾经，萧子靳那么爱她，甚至因为她的离开而对女人产生了抗拒以及过敏的症状，如此情深的感情怎么可能说忘就忘？

她想起当初萧子靳面色平淡地跟她说过，他对女人没兴趣，娶谁都一样。

面对她‘上了我就要娶我’的观念，他宁愿忍着体内的浴火也不愿意占有她的身体，如果不是那天晚上被人下药，他大概到现在也不会狠得下心来碰她。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离婚？”萧子靳问她。

“离婚不是因为不原谅，而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我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要我的丈夫心里住着别的女人，外面还有一个为他怀着身孕的老同学。大少爷，当初你说你对女人没兴趣，娶谁都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娶一个深爱你十年，不在乎你心里藏着别个女人，又怀着你孩子的梁小姐？她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用心、也最用心的女人啊！”

“那么你呢？”萧子靳深邃的目光紧紧地锁在她的脸上：“除此之外，在你心里我就再无是处，再也没有一丁点值得你用情用心的地方了是吗？梁温柔能做、愿意做的事情你一件都不想去么？”

“萧少，你怎么能拿我跟她比？她爱了你十年，而我跟你认识的时间一共才半年。”

“你的意思是，半年的时间根本不足以让你爱上我，为我用心？”

沈雨荨望着他，更多的泪水涌了下来。

她想告诉他，他是这些年来她遇到的男人中对她最好，最有耐心的人。她怎么可能不爱他？可是她从小就是个感情的洁癖者，真的无法忍受自己心爱的男人心里爱的不是自己，甚至还跟别的女人生孩子啊。

她点头，轻轻地吐出一个字：“是。”

然后转身，快步往来时的方向走去，萧子靳急忙追了上来，却在扑上去的时候扑了个空，身体狠狠地栽在地面上。

地面是泥土做的，栽在地上本不应该疼，但他左腹的伤口却疼得他冷汗直冒。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忍着疼从地上撑起身体，直到身体再度栽回地面。

沈雨荨隐约听到身后有闷哼声，这才想起刚刚萧子靳就有些不适了，她慌忙扭过头去看了一眼，当她看到夜幕下萧子靳半匍匐在地上的掀长身体时。心里闪过一抹疑虑，心想着这不会是他的苦肉计吧。

不过她并没有犹豫太久便冲了回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他真的扯动旧伤口那就麻烦了！

“你没事吧？”她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弯腰去扶他的身体。

萧子靳手臂一伸，一把将她揽入怀中，身上所有的力量都到了她身上。

“我有事，所以请你别闹了好么？”他在她耳边低喃，冷汗滴落在她的颈间。

她终于意识到萧子靳不是装的了，后悔自责已经来不及，她赶紧将他扶稳颤声道：“你先忍一忍，我送你去医院。”

在扶着他艰难地往回走的时候，沈雨荨才崩溃地发现自己刚刚居然跑了那么远，怎么走也走不出去般。她昨天没有跟萧子靳摊牌，就是因为看在他身上有伤，不想影响到他的伤口。

没想到今天会在萧宅见到梁温柔，更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控制不住情绪地跑出来，还害萧子靳旧伤复发。

也不知道他的伤口复发成什么情况，沈雨荨越想越担心，眼泪也再度流了下来，担心的眼泪……。

好不容易才走出小路，她将萧子靳扶到车后座，然后拉开驾驶室的车门坐了进去。

因为刚刚走的太急，萧子靳连车钥匙都没有拔。

只是，对于只有驾照却没有驾驶经验的沈雨荨来说，此时无疑是一种诺大的挑战。

她扭头看了一眼后座的萧子靳，后者也在看着她，然后指了指手刹的位置，提醒她戴好安全带后，艰难地说了解句：“别慌，慢慢来。”

再慢他的伤就更严重了，沈雨荨心里想着，一脚油门将车子驶入车流。

因为平日里从未自己开过车，对路况不太熟悉，一路上还得萧子靳替她指路。好不容易才将车子开到医院大门口，沈雨荨自己也早已经是一身冷汗。

将萧子靳送到急救大楼的急救室门口时，萧子靳突然拉住她的手腕要求道：“我要你帮我做手术。”

这个时候他居然还有心思提这种要求？

“不行，医院有规定不是谁想进手术室谁就可以进的，况且我还得消毒换衣服，来不及了。”沈雨荨一脸严肃道。

“那你在外面等我。”萧子靳又说。

沈雨荨想起那晚他强行将她留在加护病房的情景，他说过他不喜欢自己一个人。

“好，我会在这里等你出来。”她点头，将他的手掌从自己手上拿了下去放在床边。

她看得出来，萧子靳很疼很难受，可是他却硬撑着一直没有再呻吟，就连最后被送入急救室的那一刻都没有。

萧子靳被送进去急救室后，沈雨荨瞬间崩溃地坐在旁边的休息椅上，因为担心，手指紧紧地揪在一起，眼泪也一直往下滑落着。

此时她已经顾不上其它了，唯有在心里一遍遍地祈求萧子靳不要有事……。

半个小时后，萧家的人赶过来了。

王素和萧琴萧泽飞，还有梁温柔都来了。沈雨荨从椅子上站起，哑声唤了声：“小妈。”

“到底怎么回事？我哥为什么会突然旧伤复发入院呢？”萧琴首先扑上来，抓住沈雨荨的双臂摇晃着：“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你明知道他的伤还没好还跟他闹腾什么啊？就不能等他伤好了再闹吗？”

沈雨荨被她推揉着，心如刀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王素也加入了责备的行列道：“就是啊，子靳就算是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情，你也不能不把他的性命放在眼里吧？我看你这个女人就是心太狠了，为了报复他可以不择手段！”

沈雨荨终于抬起眸眼，盯着她：“到底是谁不择手段？难道不是小妈你么？你明知道子靳他有伤在身还把梁小姐带回家来，你就不能等子靳伤好了再带回来么？”

王素被她说得哑口无言。

不过，身为长辈的她又怎么甘心这样被一个晚辈指责？她恼羞成怒地反驳道：“我今天刚好在医院遇到梁小姐了，为了劝她保住孩子把她带回萧家有什么不对？你当然希望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她把孩子打掉了，这样就没有人跟你抢少奶奶的位置了是么？你不但容不下子靳的孩子还不管不顾子靳身上的伤。”

王素往前一步，一把拽过她的手臂将她往外推：“像你这么蛇蝎心肠的人还留在这里做什么？等着看子靳死吗？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沈雨荨被她推出去好几米，差点摔倒在地上，幸好萧泽飞眼明手快地冲上去扶住她的身体。

王素一看到萧泽飞居然跑去扶她，更加生气了，用手指住萧泽飞斥责道：“泽飞，立马给我松开她！”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说雨荨，没看她眼睛都已经哭肿了吗？她比谁都要关心大

哥的身体。”

“她这分明就是装的，装出来给我们大伙看的！”王素强行将沈雨荨从萧泽飞的怀里拽了出来，恼怒道：“勾引完了大少又想来勾引我儿子，你给我离泽飞远一点！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

“妈……。”

“你给我闭嘴！”王素瞪了不悦的萧泽飞一眼。

“我看你们分明就是故意在为难雨荨！”萧泽飞拉过沈雨荨便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王素气结地冲着萧泽飞的背影嚷了几声，一位路过的护士小姐提醒她保持安静后，她才恨恨地停止了叫嚷，转向冲萧琴和梁温柔道：“你们看看，这就是她沈大小姐的作风，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子靳和泽飞之间摇摆不定。”

梁温柔看了一眼沈雨荨离去的方向，笑了笑不说话。

第 082 章 我想离婚

沈雨荨被萧泽飞拉着往楼下走，一直到走出医院，她才停下脚步对他说：“等一下。”

萧泽飞正在气头上，扭头发现她不走了，扫视着她问：“怎么？你还想回去继续接受她们蛮不讲理的指责和谩骂？”

沈雨荨情绪低落地点了一下头：“不会。”

“那你为什么要停下？”

“因为我不想又多了一层与二少爷纠缠不清的罪名。”沈雨荨盯着她一本正经道：“谢谢你，现在已经没事了，你回去看看大少爷的情况吧。”

“可是你……。”萧泽飞不放心地扫视她：“你怎么办？打算上哪去？”

“放心吧，你不是总说我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么？没心没肺的人不会想不开的。”她勉强冲他挤出一抹微笑，然后转身离开。

看着她的背影渐渐地没入人群，萧泽飞才无耐地叹了口气，转身往医院里面走去。

萧泽飞走向医院，萧子靳刚好被医护人员从急救室里面推出来，王素几乎是跟萧琴同一时间围上去追问医生萧子靳的情况。

医生看了看众人，道：“病人伤口有严重撕裂的痕迹，不过我们已经重新进行缝合了，等麻药过来才会醒来。还有，接下来的日子千万不能让病人再进行剧烈运动，不能让伤口感染细菌。”

“也就是说，他现在没事了是吧？”王素追问道。

医生点头：“只要按医嘱好好修养，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噢……。”王素干干地应了声，心里染过一抹失望，没想到又是白开心一场。

萧子靳被转入病房，王素没耐心守在医院里，叫了萧泽飞回家睡觉去了。

病房内只留下萧琴和梁温柔守着，萧琴正在用温毛巾擦洗病房里面的生活用品，看到梁温柔一直站在病床前注视着萧子靳，如是提醒了一句：“梁小姐，你有孕在身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我留在这里就行了。”

梁温柔笑了一下：“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这样静静地陪着子靳，就让我多陪一下吧，等到子靳醒过来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既然知道他不想见到你，那就更应该回避，难道你想让他因为情绪激动而影响伤口？”对于梁温柔这个人，在看透她的本质后萧琴实在对她喜欢不起来，不过她现在怀

有萧子靳的骨肉，所以不得不接纳她。

“好，我会走的。”梁温柔点头应允。

一个小时后，萧子靳终于醒过来了。

他转醒后迅速地睁开双眼，当他看到守候在身侧的不是沈雨荨而是梁温柔的时候，果然眉头一皱，表情冷了下来。

“子靳，你醒了。”梁温柔担忧地望着他：“你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我们大家都快要被你吓死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雨荨呢？”萧子靳淡冷地瞧着她：“孕妇不是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的吗？”

“我担心你啊。”梁温柔柔声道：“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所以我答应过小琴等你醒过来就走。至于雨荨，她早在你还在急救室的时候就回去了。”

萧子靳心里滑过一丝失望，不禁苦涩，他还以为沈雨荨会如约在急救室等他出来……。

“大哥，大嫂是被小妈赶走的，她明天肯定会来看你。”萧琴看了梁温柔一眼后对萧子靳说道。

她的话果然让萧子靳脸上的表情缓和些许，萧子靳沉默片刻，对梁温柔道：“你回去吧，在孩子出鉴定结果之前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谢谢。”

梁温柔没有抗议，而是一如既往的温顺，点头含泪道：“好，我都听你的。”梁温柔离开后，萧琴犹豫了一下，才走到萧子靳跟前道：“大哥，梁小姐怀的可是你的孩子，至少在孩子出生前不该对她太冷漠。”

萧子靳却说：“你帮我联系一下医院，把我转到雨荨的手下去。”

“大哥，你这又是何苦呢？”

“不然呢？就这么跟她离婚么？”

“梁小姐现在已经怀上你的孩子了，沈雨荨又愿意离婚，你就不能为了孩子委屈求全一下么？”萧琴无奈地摇头：“大哥，你忘了自己好不容易才拿下继承权的吗？你忘了当初你在妈妈墓前发过的誓吗？你承诺过你会成为萧氏的新任掌门人，为她报仇雪恨的。现在你把萧氏拿下了，可是如果唐晓生下儿子，她的儿子以后就会找你报仇雪恨，让你和你的后代们在萧家无从立足。”

“你别忘了，王素和唐晓都不是什么善类，她们生出来的后代也绝对不会是善茬的。”萧琴语气一缓，改为哀求：“大哥，先不要跟沈雨荨纠缠好么？如果梁温柔怀的是儿子

就把她娶回萧家，让她和孩子一起帮助你巩固在萧氏的地位。”

萧子靳看着眼前的萧琴，眼里满是失望。

半晌他才幽幽地吐出一句：“萧琴，我以为在这个家里你是唯一理解和了解我的人，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

“当初我为了得到萧氏可以放弃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仓促结婚，那是因为当时觉得娶谁都一样。但是你应该知道，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受人算计，就算我跟沈雨荨离婚了，也不会娶梁温柔的。”他冷戾地一笑：“孩子……哪个女人不能生，不肯生？如果她觉得这样就能让我屈服在她的计谋中，那就太天真了。”

“大哥，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

“这不是斗气，这是我的原则。”

萧琴被他说的无话可回，只能叹息着垂下头去。

萧子靳又说：“你去告诉沈雨荨，如果明天我在医院见不到她，那么我会出院去找她，找到为止。”沈雨荨一回到家，便看到何玉娇正在心急如焚地在客厅里面踱来踱去，手里正拿着手机在拨号。

看到她进来，立马扔下手机冲过来，抓住她的肩膀情急道：“怎么回事？刚刚王素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快从这里搬出去，还说萧子靳马上要当爸爸了，而你马上就要跟萧子靳离婚了。什么意思啊？是你怀孕了么？怀孕了为什么还要离婚？”

沈雨荨抬眸看着她，实在不忍心告诉她梁温柔怀孕的事情。

何玉娇打量着她红肿的双眼，心头一抽，追问道：“发生什么事了？你倒是说啊！”

沈雨荨忍了一晚上的泪终于再度流了下来，哽咽着说道：“是梁温柔怀孕了。”

“你说什么？”何玉娇震惊地瞪着她，张嘴结舌道：“梁温柔……怀孕了？”

沈雨荨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他们两个最近一直有来往吗？”

“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沈雨荨眨巴了一下双眼，转身往屋里走去。

何玉娇在原地呆怔了好半晌，才突然暴出一句杀猪般的声音：“那个贱女人！我现在就去要杀了她，让她一尸两命！”

沈雨荨见她气呼呼地往门外冲，有些不耐烦地叫住她：“妈，你能不能有点实质性的帮助啊，冲动能解决得了问题吗？”

何玉娇脚步一停，折身冲回她面前：“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奸计得逞，乖乖认输么？”

沈雨荨沉默了半晌，才抬眸盯着她一本正经道：“我想离婚。”

她知道何玉娇不会同意，可是她不能因为母亲的不同意就放弃自己的想法。

果然，何玉娇反应强烈地尖叫一声：“离婚？绝对不行！”

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坚决，她气急败坏地用手指住沈雨荨的鼻头：“沈雨荨我警告你，如果你敢离婚我就死给你看，我带着梓恒一起死给你看！我说到做到！”

“妈，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那么偏激啊？你除了以死相逼还会什么？”沈雨荨也火大了，冲她吼了回去：“你有顾虑过我的感受么？有想过我在萧家过的开不开心么？为了过上富足的生活宁愿把我推给一个不爱我的男人，你就不担心我会因此而痛苦一辈子吗？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啊？”

何玉娇被她吼的哑言，随即气愤：“沈雨荨，从小到大我对你不好吗？我供你吃穿供你读书，要不是我你能有今天吗？”

“那么现在呢？是我该回报你的时候了么？我每个月的工资交给你还不够，还要我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幸福去给你争取更多的财富，到底要多少你才肯满足？”

“什么叫出卖身体出卖幸福？你现在不幸福么？萧子靳他对你不好么？就算梁温柔给他生了儿子，只要他不提离婚，只要她愿意跟你一直过下去，你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嘛。”何玉娇声音有所缓和，抓着她的手臂道：“豪门夫人当了那么久，你怎么还是一点斗志都没有？如果你跟萧子靳离婚了，不就正好便宜了那个姓梁的贱人么？你甘心输给她？”

沈雨荨苦涩地笑了，何玉娇只知道梁温柔怀孕了，却不知道简舒才是最至命的人物。当然了，她觉得自己没必要跟母亲说这事，因为她不用想也能猜到母亲会是什么态度。母亲一定会说那不过是一个过去式的、不知是死是活的女人，就算她在萧子靳的心里住一辈子又有什么所谓，只要萧子靳对她自己好就行了。

“妈，求你放过我这一次……求你了……。”沈雨荨含着泪道：“萧子靳他爱的不是我，我没有争的动力和意义，也不想争，真的不想……。”

她连求她这种话都说出来了，而且还是这般泪流满面地求她，何玉娇哪还敢说什么，悻悻然地闭嘴了。

沈雨荨也终于得到自由，转身快步往楼上跑去，将自己锁在卧室内。

因为担心萧子靳真的出院，萧琴一大早就去查了沈雨荨的上班情况，发现她今天刚好休假，不得已，她只好决定去御临花园找沈雨荨。

她叮嘱过黄姐好好照顾萧子靳后，走出病房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她意外地在走廊上见到梁温柔，脚步一停打量着她：“梁小姐你怎么过来了？”

“我担心子靳的伤，所以就过来了。”梁温柔苦涩道：“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进去的，只要隔着门板远远地看子靳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

萧琴没有说什么，点了一下头后准备从她身侧走过去，梁温柔却突然叫住她：“小琴，你上哪去？”

“我出去一下。”萧琴答。

“你不会是真的打算是叫沈雨荨过来跟子靳见面吧？”

“是啊，昨晚我哥的话你也听见了，我哥的性子你也是知道的，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说到做到。”他说他会出院，那么他就一定会出，哪怕是伤口再不好。

“小琴，你当真一点都不愿意帮我么？”梁温柔走了上来，近乎埋怨地盯着她：“哪怕我怀上了子靳的孩子，你也不肯帮我一次？”

“帮？你要我怎么帮？”萧琴无奈道：“不去找沈雨荨吗？你觉的是我哥的命重要还是你肚子里的孩子重要？如果我哥没了，你光有肚子有什么用？”

“子靳他只是吓吓你的，不会真的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来。”

“万一是真的呢？”

“你忘了当初简舒消失的情景了吗？子靳比现在难受一万倍，痛苦一万倍，后来不也挺过来了？”梁温柔突然上前抓住她的手臂，语带乞求道：“小琴，我已经有你哥的骨肉了，只要你能帮我一把，我相信子靳很快就会忘掉沈雨荨，好好跟我在一起的。毕竟他对沈雨荨的感情并没有深到没她不行的地步，拜托你了，别去找她，让子靳从这一刻起与她疏远，慢慢忘记吧……。”

萧琴看着她，沉吟半晌后将手臂从她的掌心内挣了出来，道：“我不管你跟沈雨荨怎么争，但最好等我哥病好了再争，现在首要任务是把我哥的伤养好，我也拜托你了，拜托你离开医院，让我哥好好养身体。”

“小琴……。”

“梁小姐再见。”萧琴僵硬地冲她笑了笑，转身快步往电梯的方向走去。萧琴到达御临花园，是何玉娇给她开的门。

何玉娇倚在门边凉凉地说：“你来做什么，是来看热高的么？我家闺女被你们萧家欺负的茶饭不思，就差没割腕自尽了。”

萧琴看了一眼楼上道：“我可以上去看看她么？”

“看什么？来叫她滚蛋么？”何玉娇没好气道。

萧琴没有说什么，迈步往楼上走去。

她进入沈雨荨的卧室时，沈雨荨正坐在卧室一角用手机搜索引擎了解人流的讯自，看到萧琴进来，她立马摁了手机锁屏键从角落里面站起，看着她：“萧琴，你怎么来了？”

“你不接我电话，我只好亲自过来了。”萧琴打量着她：“真不管我哥的死活了？”

“我听同事说他没有生命危险，慢慢就能恢复好。”

“没错，不过医生说那是在静养的情况下。”萧琴望着她：“可是我哥他昨晚说了，如果今天你不去医院看他，他就自己出院来看你。你应该知道我哥的个性，他说到做到的。”

“如果他不想活了，那就让他来吧。”沈雨荨幽幽地吐出一句。

萧琴看着她，有些失望：“看来你对我哥彻底心冷了。”

“换成是你，你不心冷么？”沈雨荨苦涩地笑了笑：“萧子靳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东西来的，再说梁温柔很快就会给他生孩子，他没必要再绑着我不放，毕竟我对于他或者对于整个萧家来说都是没有丝毫用处的。”

“我哥他心里是有你的，昨天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算梁温柔为他生下孩子，他也不想跟你离婚。”

“不，他心里只有简舒。”

“简舒？”萧琴微讶。

沈雨荨扫视着她：“你不可能不认识她的。”

“嗯……简舒，那是过去的人了。”萧琴显然没料到她会突然提到这个人，所以一时有些无所适从，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聊这个人物。

沈雨荨苦涩地牵了牵唇角：“没错，她在你们任何一个人心里都属于过去的人了，可在萧子靳的心里却一直没有过去，一直存在着。”

“大嫂，给我哥一点时间，他一定会忘记简小姐的。”

沈雨荨却注视着她说：“不如你跟我说说简小姐这个人吧。”

“简小姐……。”萧琴有些为难：“还是让我哥自己跟你说吧。”

“我想听你说，因为我相信你不会撒谎骗我。”沈雨荨坚持：“只要你告诉我，我就跟你去医院见萧子靳。”

“你真的那么想知道？”

“当然。”

“好，那我就简单说说吧，简舒是简家的千金，这个你应该知道了吧。”

“知道。”沈雨荨点头，梁温柔已经告诉过她了。

“简家跟萧家虽然都属于榆市的大家族，但两家的关系从祖上三代就一直不好，我哥和简舒是一场意外中认识的。嗯……简舒的哥哥简宁跟我哥一直不对盘，高中的时候还狠狠地打过一架，当时是简舒救了我哥，然后他们就认识了。简舒是一个长相和人品都没得挑的女孩，而且很有才华，跟我哥也很合得来，后来很顺其自然就走到一块去了。不过两人的交往得到了两家的强烈反对，简家为了让简舒跟我哥分手甚至要把她送出国去。碰巧在那个时候简家发生了一些巨变，家族内斗，简家产业被简舒的叔叔占领，然后简舒就一夜间消失了，至今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我哥不知道简舒究竟是死了，还是跟着简宁出国了，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没有她的音讯，简舒的消失对他打击特别大，使他整整消沉了大半年才缓过神来。”

“所以他开始对女人失望，开始抗拒女人了是吗？”沈雨荨喃喃地接了一句。

萧琴点头：“是的。”

“果然是很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

“可是我哥现在娶了你，证明他是有心忘记过去的。”

“他娶我……。”沈雨荨笑了笑，萧子靳为什么娶她，萧琴会不知道么？

她从沙发上站起，道：“走吧，我跟你去医院。”

萧琴讶然地望着她，同时又有些怀疑，她真的愿意跟她去医院了？

似是感觉到她的怀疑，沈雨荨苦笑：“你的故事打动了我，你说的对，就算我要离婚也应该等他养好身体再说。”

“谢谢。”萧琴感激。

在去往医院的路上，萧琴侧头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正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如是打破沉寂说：“大嫂，你什么时也为我哥怀一个？”

沈雨荨愣了一下，手掌不自觉地抚上自己平坦的小腹，摇头：“不可能了。”

“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梁温柔？”

“梁温柔说的对，结婚证随时可以变成离婚证，但血缘关系却是割不断的，她这一辈子都会跟萧子靳剪不断理还乱。”沈雨荨说，这是她所顾忌的。这一个晚上她都在想，

如果自己跟萧子靳勉强过下去的话，那梁温柔和她的儿子必定会成为她心中的一根刺，拔不去，却一碰就疼。

一个梁温柔已经让她崩溃了，梁温柔的后面还有一个简舒……。

沈雨荨到达医院的时候，一位护士小姐正在给萧子靳打点滴，不知道什么原因拿着针管不知所措。看到沈雨荨进来，小护士似是见到救兵般：“沈医生，您来了。”

沈雨荨看了一眼病床上脸色发黑的萧子靳一眼，又看了看护士小姐手上的针管问道：“怎么了？”

小护士委屈又无辜道：“我都还没有开始扎针呢，萧先生就各种喊疼。”

沈雨荨无语地扫向萧子靳，道：“你怎么跟小孩子似的？”一个大男人的居然打针喊疼？这分明是故意找茬吧？

“你这个骗子！”萧子靳漠然地盯了她片刻，吐出一句。

沈雨荨当然知道他指的是昨晚她提前离开医院的事，她垂眸沉默了几秒，才迈步入进去，在洗手间洗了手擦干后，从护士小姐手中接过针管：“让我来吧。”

小护士立马如同得了特赦令一般，转身有多远闪多远了。

沈雨荨将针管挂好，找好血管，一手拿着蘸有消毒液的棉签，一手托住他的大掌。正要把针头扎入他的血管时，握在掌中的大掌突然反手抓住她用力一拉，她就这么猝不及防地跌入她的怀中。

她跌的姿势有点狼狈，手里的针头也不小心戳中了他的手臂，而刚刚还在因为打针喊疼的他居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吻住她的唇。

沈雨荨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本能地开始挣扎，嘴里含糊地央求：“萧子靳……你不要这样……这里可是医院！”

萧子靳才懒得管这里是不是医院，不但没有放开她，还直接将手臂绕上她的肩膀，大掌控着她的后脑吻的更加热切，吻的说不出话来。

沈雨荨一边担心自己的挣扎会压到他的伤口，一边要顾忌病房外头随时有人闯进来，心里又急又无奈。偏偏萧子靳的性格又是别人越反抗他越不放手，想要他松手，她唯有顺从……。

她甚至要怀疑他的伤到底是不是像医生说的那么严重，如果是旧伤撕裂怎会有如此大的力气来强吻她？

挣扎不脱，沈雨荨只好改为顺从，任由着萧子靳揽着她，吻着她，直到他自己满足为止。

“可以打针了么？”得到自由后，沈雨荨微喘着问他。

萧子靳看着她，目光深邃：“可以不离婚么？”

“先养好身体再说吧。”沈雨荨转身拿了支新的针管，开始替他打针。

以前只知道他冷酷霸道，高贵优雅，还真没有发现他还有这么小孩子气的一面，居然还拿打针这种事情胡闹。

针头扎入血管，沈雨荨抬头扫了他一眼：“很疼？”

“不疼，很舒服。”萧子靳摇头。

“那你刚刚还有脸跟护士小姐闹？”

“不闹你怎么会亲手帮我打针？”萧子靳注视着她：“明明很关心我，为什么非要装出一副不爱我的样子跟我闹离婚？”

“萧子靳，你知道你这一招很损么？当初萧泽飞就对我用过同样的招数。”沈雨荨将他的手放在床沿上，盯着他：“于情于理我都不应该不顾你的死活的，就像我当初看到萧泽飞割腕的图片后吓的慌了神一样。”

她的话，成功地让萧子靳唇角的笑容退了下去，她居然把他和萧泽飞放在一起比较。

不过说起来，她跟萧泽飞认识的时间要长，相爱的时间也要长，或许在她心里他还比不上萧泽飞在她心里的份量呢。

“既然如此，那你现在可以走了。”萧子靳冷硬地吐出一句。

沈雨荨瞧着他：“我走了你不会再伤害自己？”

“不会。”

“那我真走了。”沈雨荨转身作势要走。

“沈雨荨，你居然真走？”身后突然传来萧子靳暴躁的怒吼，沈雨荨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她就知道萧子靳不会那么容易放她走的。

“那你到底想怎样？”

“你想跟我离婚？好啊，先把你的债还清再说。”萧子靳咬牙道。

“什么债？”沈雨荨心里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她什么时候欠过债了？不会是……。

果然，萧子靳一脸严肃地睨着她说：“这半年来你花掉的那些我可以不算，不过你弟弟的学位费十几万，还有你母亲用我的卡刷掉的两百多万总要还吧？毕竟他们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沈雨荨讶然，小梓恒的学位费要这么贵吗？还有她那位母亲大人居然刷了他两百多万？她以前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当初梓恒的学位是萧子靳搞的，她还以为就是报个名交个学费的事，居然要十几万？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这辈子也不可能还得清这些钱啊！

听到这个对她来说算是天文数字的数目，她立马就焉了。

可恶的男人，居然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跟她算账？这明摆着是故意为难她的啊！

平日里因为萧家少奶奶身份的缘故，她穿的衣服鞋子，用的包都是大品牌公司的，而这些钱肯定不是她这个小虾米负担的起，所以几乎全部都是萧子靳消费，光是她个人就是不小的一笔了。

现在想来，真是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她真不该拿的！

第 083 章 给我从萧家滚出去！

“是不是只要把债还清了，你就会放我自由？”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还得清，她还是默默地问道。

“没错。”萧子靳说，他并不认为沈雨荨真的能还得起这个债。而如今想要稳住她，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沈雨荨点点头：“我明白了。”

“在没有离婚之前，你还是我的妻子，还是要尽妻子的义务。”

“那么现在是什么意思？我们又回到当初协议结婚的时光么？没有感情也要勉强在一起，互不干涩彼此的生活？”沈雨荨苦涩地笑着，没想到绕了一大圈，她还是走不出他的魔爪，是不是一定要简小姐回来他才会对她放手？

只是谁知道那位传说中的简小姐什么时候回来呢？或许等她回来，她早就已经离不开他了！

“不……我们可以干涉对方的生活，随便干涉。”萧子靳说。

沈雨荨气结：“萧子靳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啊？你连儿子都有了，还非要把我绑在身边，你就不问问我想不想当这个后妈吗？”

“只要男人爱你，当后妈有什么关系？”萧子靳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自私，也没有把她的怒火放在心上：“你放心……那个孩子我会处理好，绝对不会让他成为我俩之间的婚姻绊脚石。”

他还是那句话，既然梁温柔非要把孩子生下来，那就生吧，他会负责孩子的抚养费，或者把孩子带回萧家抚养。他认为多养一个孩子并不影响他宠爱自己的妻子，他也绝对不会步父亲的后尘的。

“呵……。”沈雨荨无奈地一笑：“只要男人爱我，问题是我的男人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爱我，他的心里还装着自己的初恋情人……。”

“雨荨。”萧子靳冲她招了一下手，命令她过来。

沈雨荨不搭理他，仍然站在离他有一米远的距离含恨地望着他。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给他一点时间？沈雨荨并不认为给他一点时间他就能忘了那位简小姐，毕竟这么多年了他都没有忘记过。

爱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忘记？特别是那样刻骨铭心的初恋。

“你何必为难自己？”她说：“何必要苦苦留住我这么一个敏感，又不够宽宏大量的女人？明明有那么多不需要你去忘记过去的女人愿意跟你携手一生，为什么不试着接受她们？”

“不知道，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爱上你了吧？”萧子靳答得很理所当然。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爱上，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同样是在医院以工作之便照顾萧子靳，沈雨荨的心里却没有了那一次的那种幸福感。

上次萧子靳在她所在的科室住院时，她说过，那是那职业生涯中最幸福的一小段日子，那种幸福的感觉至今天想起来仍然美好极了。然而短短的半个月过去，一切都变的不一樣了。

给萧子靳处理伤口时，她变得沉默寡言，陪他吃饭也是匆匆吃完了事。

不仅是她，萧子靳也感觉到两人之间的相处氛围变得压抑不堪，完全没有了往日里的那种融洽和轻松感。

上午沈雨荨替他换药的时候，随口说道：“B超结果送来了，伤口里面恢复得不是很好，还要再住几天才能出院。还有，下次别再拿自己的伤口开玩笑，真的很危险。”

“我的伤口能不能恢复好，全靠你的表现。”萧子靳道。

沈雨荨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有些没好气道：“你不是用两百多万的债务把我套住了吗？我还能怎么表现？”

萧子靳自嘲地想，套住了她的身套不住她的心。

沈雨荨收拾好药品离开病房，中午再进来的时候萧子靳睡着了。

他习惯性地仰躺着，帅脸微微侧向窗的那一侧，透窗而入的光线照亮了他脸上的轮廓，使得他眼角那一条疤痕显得更加清晰起来。

他眼角的伤痕恢复得不错，但依然留下了一公分长的疤痕，目测这条疤痕将会一直留在他脸上了。

疤痕虽丑，却丝毫影响不了他的美貌与气质，也难怪他当初会半点都不在意了。

鬼使神差般……沈雨荨抬起的手指，用指腹小心翼翼地覆在疤痕上，有些失神地轻轻抚触起来。

直到他突然睁开双眼，她才被吓的瞬间缩回手指，被抓包后的尴尬闪过眼底，她立马找借口解释：“我在帮你看伤口还有没有复原的机会。”

“做医生就是这一点好，可以随时随地又理所当然地搔扰病人。”萧子靳嘲弄地吐出一句。

“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好么？谁有心情搔扰你？”

“不然你在干什么？研究我的伤能不能完全复原，再把它列入你衡量离婚与否的条件里？”

“别把我说的那么肤浅好么？”沈雨荨走到床尾帮他把床摇起：“该吃饭了。”

调好了床，她又走回床头桌前倒了杯白开水递给他，道：“先喝点水。”

萧子靳一动不动，只是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手中的杯子。

沈雨荨只好将杯子就在他的唇上，另一只手揽住他的脖子，终于，他愿意开口喝水了。

虽然感觉全变了，可他还是那么幼稚地事事依赖于她，想尽一切办法地刁难她折腾她，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感觉到她的心还是暖的，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冰冷。

而这一招也确实很好用，因为沈雨荨就是那么心软的人，表面上乔装的再好，遇上他耍赖的时候还是会妥协。

吃饭的时候，沈雨荨道：“听说爷爷感冒了，我下午回去看看他，用不用帮你带点什么东西过来？”

“爷爷严重么？”

“还好，就是发烧了不肯吃药和打针。”沈雨荨扫了他一眼：“我突然发现你们萧家的人都很执拗，特别是在吃药打针这种事情上。”

萧子靳沉吟了几秒，突然抬手在她脑后抚摸了一下，道：“老人家年纪大了不好伺候，替我好好安抚他。”

沈雨荨抬眸扫了他一眼：“我会的。”下午沈雨荨顺便从医院给老爷子带了感冒药回去，看到她回来，老爷子显得有些惊讶。

“我以为你不会再回这个家了。”老爷子冲她说了这么一句。

沈雨荨有些无奈地笑了笑：“不管我和大少爷是什么样的结局，爷爷病了还是要回来看看的，毕竟这半年多来爷爷对我一直挺包容的。”

“爷爷，您年纪大了感冒不吃药可不行的，这是我在医院刚给您带回来的药，赶紧吃了吧。”她把白开水和药片一起送到萧老爷子的面前。

萧老爷子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接了药片和水吞了进去后，将杯子递还给她问：“子

靳怎么样了？”

“挺好的。”跟个小孩似的能吃能睡能闹。

“嗯，那就好。”老爷子想了想，注视着她说：“雨荨啊，子靳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先不要跟他提离婚的事情，等他病好了你们三个再好好谈，看下这事该怎么处理。”

沈雨荨听了老爷子的话突然有些心寒，她听的出来老爷子也是希望萧子靳跟她离婚，然后娶梁温柔的。

其实不光是老爷子，萧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她把萧太太的位置让给梁温柔，这就是在商场上摸爬打滚惯了的豪门贵人，心里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情感，换成是谁都会选择梁温柔的。

不说梁温柔的出身比她好，就凭她肚子里怀着萧子靳的骨肉，萧家的人都会偏向她的。她应该一早就明白的才对，心里却还是觉得丝丝入冷，那感觉一直冷到了周身。

她乖巧地点头：“好。”

“嗯，你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姑娘。”老爷子满意地夸赞道。

沈雨荨想，他后面应该还有一句：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更好的男人的。

从萧老爷子的房里出来，沈雨荨直接上了二楼卧室，打算洗个澡再回医院去给萧子靳陪夜。

可是当她进入卧室的时候才发现卧室已经变了样，里面多了许多不属于她的女性用品，她环顾一眼四周，走到衣柜前将柜门拉开，发现连她的衣服也被换成了陌生的衣服。

她有了那么一瞬间的错觉，心想是不是萧子靳为了讨好她，把她之前用过的东西全部清掉了，给她全部换新。

然而，她的小小梦想很快便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幻灭了，是梁温柔的声音，清脆中带着娇柔：“沈医生，你是回来拿东西的么？”

她转过身去，看着梁温柔从卧室门口走进来，身上依旧夸张地穿着棉质的孕妇装，脸上保持着优雅礼貌的微笑。

“你的衣服我都把她打包好了，在衣柜最下面那一格。”梁温柔用下巴指了一记她脚边。

沈雨荨顺着她的视线低头看下衣柜最下面，果然发现了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她之前放在卧室内的日用品和衣服。

“嗯，很抱歉，客房的朝向不好，对宝宝的发育也不太好，所以小妈就让我搬到子靳的房里来住了。”梁温柔说的一脸无奈且无害：“小妈说你和子靳很少回来睡，所

以……。”

“所以你就把我的东西清掉了是么？”沈雨荨愤火地盯着她：“梁小姐，我跟萧子靳都还没离婚呢，你猴急什么？”

“真是抱歉，我也是听说你在跟子靳闹离婚，所以才……。”

“所以你觉得我跟他一定会离是么？”

“难道不是？”梁温柔反问：“你跟他提离婚只是提着玩的？不是真想离？”

沈雨荨哑言，随即才道：“离不离是我的事，跟你无关。”

“怎么会跟我无关呢？”梁温柔小手抚上平坦的小腹：“我和子靳的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萧家还等着给孩子办理出生证以后出生后上户口呢。”

沈雨荨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地站在原地，心里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般钝痛着。

见她不吱声，梁温柔接着道：“现在整个萧家都在等着你跟子靳离婚，你不会还想厚着脸皮留在萧家看着我和子靳的孩子出生吧？你不觉得难受么？还是你认为自己真的可以将我的孩子纳入名下，当我孩子的后妈？”

梁温柔转身走到床头桌前，从抽屉里面拿出一张银联卡递给她：“我听说子靳让你还完两百多万的旧债就会跟你签字离婚，这里有五百万，你把他的债还了，剩下的你留着，就当是给你和你妈还有弟弟的安置费吧。”

沈雨荨垂眸看着她手中的银联卡，她居然要给她五百万？看来这个女人还挺有钱的。

“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是在给我和儿子买幸福，这个钱我出的很有价值，如果你觉得不够还可以再给你加。”

是啊，幸福是无价的，对她来说能如愿嫁给萧子靳，别说是五百万了，就算是五个亿也是值得的。

不说萧子靳是她爱了十年的男人，就是萧家的产业，也够她享福几十辈子了。

这个交易确实很值！

她嘲弄地一笑：“用五百万就想从我手里买走萧太太的地位，当然有价值了。”

梁温柔脸上的表情一凝，道：“你居然嫌少？”

“不应该么？萧氏那么大的家产，我要多少个五百万没有？”

“你……！”梁温柔没料到她会如此的狮子大开口，恼火道：“沈雨荨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就你这货色别说五百万，就是一百万我都觉得多了。我好心提醒你一句，等到哪天若恼了萧家，直接将你扫地出门的时候，别说五百万了，连五万

你都别想拿到。”

沈雨荨冷笑：“你可以不跟我这种货色交易，等着萧家直接将我扫地出门还能省一大笔。”

梁温柔被她气得咬牙切齿，沈雨荨扫了她一眼，继续冷笑：“我看你还是别气的好，小心气流产了就再没资格跟我在这一谈交易了，毕竟萧子靳不会蠢到再让你设计一次。”

“你到底想要多少？”梁温柔强忍着怒火咬牙问道。

“五百万怎么够安顿我一家三口，连在市区买个房子都不够，至少得翻倍吧？”

“你要一千万？”

“这是最少的。”

“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你可以选择不给。”沈雨荨将衣柜的门甩上，转身往卧室门口走去。

“等等！”梁温柔叫住她。

沈雨荨转过身去，瞧着她：“怎么？这么快就考虑好了？”

“是不是我给了你一千万之后，你就一定会跟子靳离婚？”

“没错。”沈雨荨想了想：“不过萧子靳肯不肯签字还得看你们的本事。”

“只要你肯签，我们就有办法让子靳签。”

“那就最好了。”沈雨荨耸耸肩。

梁温柔将卡扔进她怀中，冷硬道：“这里面是五百万，另外五百万我会想办法凑，一周之内给你打进去。”

沈雨荨接住银联卡，微笑：“好，我等着。”

“密码是简舒的生日。”梁温柔又说。

简舒的生日……。

沈雨荨在心里苦笑，这位可恨的梁小姐，连银行卡的密码都要设成这串让她痛心的密码，还真是居心叵测啊！

她将银联卡塞入随身的包包里，环视了一眼卧室后，才转身往门口走去。

这间卧室虽然住的时间不多，却承载着不少她跟萧子靳之间的美好回忆，只是从今天起，这里的女主人将易主成为梁温柔，跟她再无关系了。

她拖起沉重的步伐，加快了下楼的脚步。小元打量着餐桌对面的沈雨荨，不解地问道：“雨荨，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有心事似的，发生什么事了？”

虽然一直在刻意伪装，可还是被小元看出来，沈雨荨笑了笑：“没有啊。”

“没有你一直不吃饭，还把饭团拨成一粒粒的。”小元指了指她面前的餐盘，顿了顿道：“雨荨，虽然我这人要钱没钱，要后台没后台，可只要是你的麻烦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所以你不妨说出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呢？”

最后这句话是当初沈雨荨对她说的，她现在说回给她。

“真的没事。”沈雨荨摇头，不是不信任，而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自己与萧子靳之间的事情。

“这样吧，晚上我们一起逛街买新衣服去，最近冬装清货很多好折扣可以挑。”小元两眼放光道。

看着她笑容满面的样子，沈雨荨终于忍不住地问了句：“小元，你就这样把小陈的事情忘在脑后了么？真的一点都不疼不难过了？”

当时闹分手做人流的时候，她明明伤心的两只双眼肿成核桃，好几天都茶饭不思的。可这才两个月不到，她就已经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每天乐呵呵地上班下班，看电影逛街。

“真的不难过了。”小元扫视着她：“上回你不是问过我了么？怎么？你也遇到和我同样的情况了？是不是你那位神秘男朋友劈腿了？”

沈雨荨不答话，低头继续用筷子拨着餐盘里面的饭。

沉默代表着默认，小元低呼一声：“被我猜对了？”

“小声点。”沈雨荨冲她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小元压低声线，愕然地追问：“他爱上了别人？劈腿了？天啊，雨荨我告诉你，这种男人坚决不能要，不管是什么原因劈腿都不行！”

沈雨荨望着她，有些茫然的。

“我告诉你，当一个男人心里没有你的时候，你继续委屈求全地跟他过下去的话，到头来只会害了你自己，所以你千万不要那么傻，咱们现在还年轻，趁早退出，有的是机会重新找一个好男人爱自己。”小元指了指自己：“你看看我，和小陈在一起的时候要么为婚礼愁，要么为生计愁，一年到头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现在你也看到了，单身的日子过的多潇洒快活，没有生活压力，没有经济压力，万千好男人随便我追。”

没错，现在的小元是比以前快乐了许多，又恢复了少女该有的美好笑容。

再反观一下自己这半年来跟萧子靳相处的日子，除了自己跟萧子靳之间的矛盾，跟萧家的人也是一天到晚水火不融，一天到晚活的小心翼翼，压抑难受，实在是太累了。

或者她真该向小元学习的，勇敢地为自己活一把！

“包括那个被你打掉的孩子，你也不想念了么？”她不自觉地问出一句。

小元愣了愣，随即摇头：“我觉的为一个心里并不爱自己的男人生孩子，那不仅是对孩子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所以如果给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打掉他。”

沈雨荨心里微微一颤，手掌不自觉地抚上自己平坦的小腹。

孩子她是一定要打掉的，只是为何在听到小元的话后，她反而更难受了呢？是因为对孩子的不舍吗？

不，她肚子里的那个还不能称之为孩子，顶多也就算的上是一个胚胎罢了，一个才刚刚开始发芽的种子，她应该趁早将它拿掉，不然等它成了型，她就再也狠不下心来了。

人家小元都四个多月了都狠得下心来拿掉它，她又有什么好狠不下心来的？

现在拿掉它，总比它出生后随时都要面临着成为单亲孩子好。沈雨荨翻看着萧子靳的住院记录，有些无奈道：“萧少，你已经在医院里住了十天了，确定还要继续住下去么？”

一般这种伤住六天左右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的，他倒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公寓了，一住就不肯走。

虽然这VIP套房设施齐全，面积也不少，但总归是医院，哪有家里住着舒坦。

正在操作着笔记本电脑的萧子靳头也不抬道：“你觉得伤口还是疼，有必要多住几天，省得像上回一样旧伤复发。”

“只要你不像上回那样剧烈运动就不会。”

“谁知道你会不会脑门一热又跟我闹起来？”

“……”

萧子靳终于从笔记本中抬起头来，看着她：“除非你向我保证不会再刺激我。”

沈雨荨有些无奈，逃避终究是解决不了办法的啊！

偏偏这个男人幼稚地以为这样就能改变她离婚的决心，宁愿呆在这种地方工作也不愿意回到那个有大书房的家里去。

沈雨荨的手机突然响了，她拿出来看了一眼后接通，里面立刻传来何玉娇的声音：“雨荨，你赶紧回家来一趟。”

听到母亲的声音有些急，沈雨荨立马问道：“怎么了？”

“家里来了几条疯狗，你赶紧过来，赶紧……。”

何玉娇说完便急匆匆地挂上电话，沈雨荨愣了几秒，抬头对萧子靳道：“一会黄姐会给你送晚餐过来，你自己吃。”

“你不陪我吃？”

“不陪了。”

“也不陪我在这里住？”

“我得回去陪陪我妈跟梓恒。”沈雨荨说完，转身离开他的病房。

沈雨荨匆匆赶回御临花园的时候，一出电梯便听到屋里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期间夹带着王素的声音。

她脚步顿了一下，才推门迈了进去。

客厅内一片狼籍，中间放着好几个大包，王素跟何玉娇正站在大包两边指着鼻子对骂，而屋子里面还站着几位陌生人。

“姐姐……我害怕……。”沈梓恒看到沈雨荨进来，从桌子下面钻出来扑进她的怀里。

沈雨荨忙将他抱进怀里，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又用袖子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安抚道：“不怕，姐姐在这里。”

安抚完梓恒，她才抬头冲吵得不可开交的二人问出一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嘴里虽是这么问着，其实心里已经能预感到王素这一趟来的目的了。

果然，一听到她的声音王素立马将矛头指住她，满脸恼怒道：“沈雨荨你个不要脸的贱货，已经拿钱了，为什么还不带着你妈和你这位私生子从萧家的房子里面滚出去？你是想钱财和房子全都要么？”

“这房子是大少爷买给我的，凭什么让我从这里滚出去？”何玉娇不服。

“这房子明明就是我们萧家的，借你住一下就成了你的了吗？等子靳跟你那这贱女儿离了婚，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凭什么还占着我们萧家的房子？”

“谁说我女儿要跟萧少离婚了？他们感情好的很！”

“呵……你女儿连分手费都拿了，还敢不离吗？”王素瞪着沈雨荨：“钱温柔已经如数打到卡里了，你想毁约？”

“什么分手费？”何玉娇转向沈雨荨问，很显然，她并不知道分手费一事。

沈雨荨沉默，王素如是代答：“是她自己亲口跟温柔要的一千万分手费，温柔已经给她了，这是离婚协议，马上签完从这里滚出去！”王素不知从什么地方变出来一份离婚协议甩在沈雨荨的身上。

离婚协议掉在地上，沈雨荨垂眸看了一眼却并没弯腰去捡。何玉娇忙将离婚协议从地上捡起，迅速地翻了翻后瞪着王素说：“你要我家雨荨净身出户？”

“什么净身出户？不是已经给了她一千万了吗？你拿放大镜看看自己这小贱蹄子全身上下有哪一点值一千万？居然还有脸开这么大的口！”

“雨荨，你真收了她一千万？”何玉娇改为抓住沈雨荨的手臂质问。

沈雨荨又是一番沉默后，才点头：“收了。”

“你怎么那么傻？才一千万你就答应离婚了？一千万还买不下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呢！”何玉娇又急又气地命令道：“赶紧把一千万退给她，别说一千万，就算是一个亿咱也不能签这离婚书！”

何玉娇将离婚协议书甩回王素身上：“拿回去吧！”

“你……！”王素气结：“一千万你还嫌少？还想要一个亿？你女儿是金子做的么？就算是金子也不值一个亿吧？”

“我女儿不是金子做的，但萧少喜欢啊。”

“喜欢？”王素冷笑：“连老爷子都想让他们两个离婚，光萧少喜欢有屁用吗？再说了，萧少他真的喜欢你吧？沈雨荨你不会也天真地以为子靳喜欢你吧？他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帮他夺得萧氏董事长的位置，利用你来挡掉老爷子的催婚，他一直在等他的初恋回来，等哪天他的初恋回来了，你在他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也只有你这种毫无尊严、又贪慕虚荣的穷女人才会甘愿受他利用了。居然还天真地指望子靳会爱上你，真是可笑！”

王素重新将离婚协议甩在她身上：“我要是你就乖乖把离婚协议书签了，拿着这一千万过富裕生活去，省得到时候被萧家扫地出门时连一毛钱都拿不到。”

“你……你才应该给我拿着一千万滚回去……滚！”何玉娇从地上拾起那份被扔来扔去的离婚协议书便要撕掉，沈雨荨却先一把摁住她的手背，将离婚协议书从她手中拿了下来。

第 084 章 少夫人翘家了？

何玉娇愣了一愣，回头瞧着她：“你干什么？”

沈雨荨没有理会她，而是抬眸盯着王素一本正经道：“离婚协议我会离自交给萧子靳，现在你可以滚了么？”

“雨荨，你在说什么啊？你怎么可以答应她签离婚协议？”何玉娇急了，气急败坏道。

沈雨荨依旧目视着王素，后者微微惊讶后，继续以趾高气昂的态度说：“这里是我们的萧家的房子，该滚的是你们！”

说完，她转身冲一直守在一旁的几位男女下令道：“把他们的东西给我搬出去，马上搬。”

几位男女得了命令，立刻将地上那几个大包往门口拖去，何玉娇气急败坏地冲上去阻止：“你们干什么？给我停下。”嚷完又转身冲王素嚷道：“萧子靳都没有开口叫我们滚呢，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滚？你不过是萧家男人包的一个二奶罢了，神气什么？还真以为自己是萧家女主人啊？”

王素的脸色瞬间被气的发绿，咬牙切齿道：“我就是有权利让你们滚，还不快滚，还有，把她手上的戒指给我摘下来！”她手指一挥，指住沈雨荨的右手。

这枚她老早就想从沈雨荨手上摘下来的戒指，今天终于可以如愿了！

其中一个男的冲上来要抓沈雨荨的手，沈雨荨往后退了一步，愤怒地冲他吼了一声：“你敢！”

男人果然不太敢，停在原地。

沈雨荨如是再度转向王素：“你猴急什么？戒指是萧子靳给我戴上的，自然应该交还给萧子靳，就算是交给你，你有资格戴上它么？”

“你……！”

“王女士，不要仗着自己是长辈就随便欺负人，我让着你，不是因为我怕你，而是不想跟你一般见识。”沈雨荨实在不明白王素为什么要这么恨自己，逼走了她，她就能得到这枚戒指吗？分明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如果她有心反抗，王素根本拿她没有办法。

毕竟不是只有梁温柔才怀有身孕，她同样有，她不但怀了萧子靳的孩子，还是萧子靳的元配妻子，萧子靳又没有跟她离婚的打算。她完全可以学梁温柔将肚子里的孩子亮

出来让大伙傻眼，利用孩子来稳住自己在萧家的地位。只要她肯争，梁温柔王素这干并不是她的对手。

只是，这样的婚姻这样的人生她争取来了又何意义？继续跟梁温柔争夺一个并不爱自己的男人一辈子么？

所以，她宁愿就这么被王素侮辱着，也不愿意将肚子里的孩子亮出来。

她甚至愿意就这么彻底地从这片豪华的小区退出去，任这些人得意去吧。

当她带着母亲和小梓恒回到城西那套并不宽敞的出租屋时，何玉娇气得差点没将这个不教女掐死，小梓恒也是委屈小嘴翘得老高，不解地望着沈雨荨问：“姐姐，我们以后再也不能跟姐夫一起住在大房子里了吗？”

沈雨荨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安抚道：“没关系，姐姐明天就去找一套面积大一点的房子给你住，比这里大的好不好？”

“那姐夫会跟我们一起住么？”

沈雨荨看着他一脸伤心的样子，想到他平日里跟萧子靳相处的情形，虽然不忍，但还是摇了摇头说：“不会了，因为姐夫他很忙，要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工作。”

“不，明明就是刚刚那个恶婆婆不让姐夫跟我们一起住的。”虽然不懂什么离婚不离婚的，但小梓恒刚刚却目睹了王素将她们的东西打包扔出门外的整个过程。

沈雨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现在的处境，只是再度用手抚了抚他的小脑袋，不再吭声了。

何玉娇愤愤地瞪着沈雨荨，没好气道：“萧家那么大的产业，一千万就把你打发了，你居然也愿意。”

沈雨荨知道母亲心里有多憋屈，望着她轻吸口气语重心长道：“妈，梁温柔是不会把孩子打掉的，她一心想把萧子靳从我身边抢走，还拉拢了整个萧家作为她的后盾，你觉得我现在不走还能等到什么时候？况且萧家的人都这么轰赶我们了，如果我们还死赖在御临花园，不就完全成了王素口中毫无尊严的人了么？”

“王素那贱人算什么？只要萧子靳不轰我们就行了，那个女人她自己当年就是个破坏别人感情的无耻小三？还有脸说别人？”王素怒腾腾道：“我们应该直接去找萧子靳，让他出面作主。”

“别去。”沈雨荨忙道：“萧子靳的身体刚刚恢复，不能再让他受刺激，等他再休养几天再说吧。”

“等他再休养几天，一切都已经成定局了。”

沈雨荨心想，如果一切真能成定局也没什么不好。之前萧子靳一直赖着不肯出院，后来他想出院，却是沈雨荨强留了他好几天。

所以今天……也就是萧子靳出院的日子，他身上的伤已经基本恢复好了，沈雨荨也终于放心让他出院了。

在沈雨荨为他办理出院手续时，萧子靳看着她说：“今天我出院。”

沈雨荨抬头看了他一眼：“我知道，手续马上就办好了。”

“礼物呢？”他不太高兴，连一枝鲜花都没有。

“在老宅的卧室放着，忘记带过来了。”

“是什么东西？”他的表情缓和下来。

“你回去看了就知道了。”沈雨荨将纸和笔递到他面前：“来，在这里签个名就可以出院了。”

萧子靳接过笔刷刷几下签好名字，将笔和纸往旁边的桌面一放，一只手圈住她的腰身：“出院吻总要有一个吧？”

沈雨荨被他扣在怀中，身体本能地往后仰了些，盯着他道：“赶紧出去吧，司机在门口等着。”

“一个吻耽误不了多少时间。”萧子靳低头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记，随即吻过她的鼻梁，最终停在她的唇上，深深地吻了起来。

沈雨荨本想拒绝的，抬起的拳头却僵在半空，最终落了下去。不再拒绝，反而任他吮吻索取。

也许这将是她和他今生最后的一次拥吻，她应该珍惜才对的……。

尽管她和他不会再有未来，尽管这段婚姻短暂，可毕竟曾经在一起生活过，爱过。不，应该说她曾爱过他。

每一段感情都应该有个美好的回忆，她和萧泽飞已经闹成仇人般了，和萧子靳……不该再那样。

“我要先去趟公司，晚上再回老宅。”他在她耳边亲吻低喃：“礼物我先放着。”

“好。”她点头。

“谢谢你这段时间来的照顾。”萧子靳注视着她水润的唇瓣，忍不住又贴下去吻了一下。

“萧子靳，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么？”

“为什么是再问？”

“因为我之前问过了。”

“好，你问。”

“你爱我么？”她注视着他，眼底泛着满满的期盼。

萧子靳却像上回那样沉默了，他的沉默，无疑是在抹杀沈雨荨心里最后的那一点希望。

她懂了，也死心了。

在问出这个问题之前她还在想，如果萧子靳告诉她，他爱她，他心里早就没有那位简小姐了。那么她会很愿意跟他分享她已经怀孕的事实，很愿意与他一起解决梁温柔的事情，哪怕要她接纳那个孩子，成为孩子的后妈……。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回答你，因为我自己也还不知道。”萧子靳抬手在她的脑后揉了揉：“时间会给你答案的。”

时间会给她答案，多么模糊的回答！

她点头，微笑：“我明白了。”萧子靳出院后直接去了公司，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才回萧家。

将车子交给仆人后，他直接进屋去看了萧老爷子，老爷子号称要休息了挥手让他也早点休息。

他一边解衬衣上面的扣子一边上楼往自己的卧室走去，卧室里面没有人，不过他很快便听到浴室里面传来水声。脚步一转，他迈步往浴室走去，抬手在门板上敲了一下后，没等回应便推门走了进去。

自从上次在浴室里面看到沈雨荨洗澡，并将她从水里捞出来后，萧子靳就有点迷恋上这种搞突击的行为了。看她恼羞成怒，看她惊慌失措，然后一张小脸涨得通红地骂他流氓……这比什么出院礼物吸引人多了。

浴室里面水气氤氲，气氛暧昧，然后水雾那一头的女人却完美得有些陌生，并非他所熟悉的那具躯体。

几乎在一瞬间，他的脸色沉了下来，愕然地盯着莲蓬头下一丝不挂的女人，出口的话也是冷若冰霜：“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记得自己明明跟她说过，孩子鉴定结果出来之前别在他跟前现身，这是他的卧室，而她居然在他的浴室里面一丝不挂地洗澡？

梁温柔的反应看似被他吓了一跳，却又忘了去拿条大毛巾将自己的身体遮一下，就

这么怔怔地站在莲蓬头下，水流撒在她的肩头，顺着丰满的胸部往下滑落，性感得让人喷血。

中间隔着层层水雾，将她曼妙的身影晕染得越发诱人。

萧子靳入前万了几步，一手将莲蓬头的水关掉，另一只手扯过衣架上的大裕袍甩在她身上。

这么欲仙欲醉的场面，他居然不动心动情，而是无声地命令她把衣服穿上。

将衣服甩给她后，萧子靳便转身走出浴室，扫视一眼卧室四周才发现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了。

沈雨荨刻意摆放的小物件没有了，她日用品都全部换了样式，看来应该是梁温柔的。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床头桌上摆放的那只文件袋上，如果不是因为梁温柔意外出现，他大概也不会去留意这么一份文件。可是……心里不好的预感让驱使他迈步走上去，将文件袋从桌面上拿了起来。

文件袋里面除了一份已经签好名的离婚协议书，一张银行卡，还有那枚一直戴在沈雨荨右手无名指上的金镶玉戒指。

眉头一拧，他迅速地将其中的一张纸条打开，上面只有简短的几行字：卡里面有三百万，足够还你了，密码是简小姐的生意，咱们好聚好散吧，祝你幸福。

原来这就是她所谓的出院礼物，一个赤裸的梁温柔，一份离婚协议书，还真是一份厚实的大礼啊！

修长的手指收紧，指甲几乎要将手中的文件袋戳出洞来。

脸色，也在一点一点地被死灰色替代，肺部仿佛要气炸了……。

身后响起梁温柔小心翼翼的声音：“那个是沈雨荨自己送回来的，她说她愿意跟你离婚，还从我们手里拿走了一千万的分手费。”

萧子靳在原地僵站了片刻，转身看着她，眼前的梁温柔虽然把裕袍穿上了，但丰满雪白的胸部却在宽大的领口中呼之欲出。

当然，这个时候的萧子靳是看不到这些的，他的目光直接忽略了她的胸停在她的脸上：“她主动的？”

“是，她一开始不同意的，后来听说可以得到一千万后立马同意了，并且已经把钱拿走了。”

所以她才能那么爽快地还他三百万？萧子靳深吸口气，心脏揪痛不已。

他还以为自己用这笔钱就能把她难住，让她放弃跟他离婚的念头呢，没想到一转身就能甩给他三百万，这一招还真是可以啊！

“是你给她钱的？”他咬牙问道。

“我……我只给了她一半，另一半是小妈给的，沈小姐嫌五百万太少，非要我给她一千万才肯放手，我没那么多我小妈只好帮我付了。”梁温柔歉疚地下头去：“至于我……是爷爷和小妈让我住在这里的，他们说方便照顾我和孩子，子靳，对不起……我应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的。”

萧子靳没有吭声，修长的手指松开又捏紧，捏紧又松开，似在强忍着强烈的怒火……。

这样的他，梁温柔自然是畏惧的，可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她也只能忍着了。

“子靳，你还好吧……？”她提忧地靠过去，伸手要扶他的手臂。

“滚……！”萧子靳一把将她的小手甩开，紧拉着似一头发疯的狮子般将桌头桌上的物品全部扫到地面上，屋里开始当当作响起来，吓得梁温柔赶紧往一旁躲去。

萧子靳并不解恨，又转身冲到茶几统领上面的东西全部砸了个稀巴烂，还有梳妆台，吧台……所有能砸的东西都被他砸了。

叮叮当当动静很快引来别人的注意，因为担心萧子靳的身体，所以一直在留意着这边动静的萧琴最先赶过来。看到满地的狼籍后担忧道：“大哥你在做什么啊？小心你身上的伤口！”

然后是王素还有萧漫唐晓她们走进来，大家都被萧子靳疯狂的举动怔了一怔，不过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王素只是愣了一下后便故作诗关切地开口安抚道：“子靳，你这是做什么啊，家里好几个孕妇，你是想吓坏她们吗？”

萧子靳嗜血的冷眸一扫，瞪住门边的人群：“是谁的主意？是谁让梁温柔住到宅子来的？是谁把雨荨逼走的？到底是谁？！”

“是雨荨她自己要跟你离婚的。”王素说。

“不可能！”

“大哥，大嫂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萧漫说：“大嫂一向有主见有担当，如果不是她自己想离婚，谁能逼她？只要她想，她大可以找你出面作主让她留在你身边，而不是选择拿着一千万走人。”

“就是啊，雨荨是什么性格你自己应该最清楚。”王素点头附和道。

“够了！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萧子靳手臂一挥指住大伙，随即交冰冷的目光对上王素，冷漠道：“你想故技重施、将当年对付我妈的那一招来对付雨荨是么？你以为你

能成功？你做梦！”

王素的脸色变了一变，随即张嘴就开始委屈开嚎：“萧子靳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当年你妈的走跟我没关，你到底要咬着这件事情恨我多少年啊？”

“恨到你死为止！”萧子靳咬牙。

“既然如此，那你直接将我娘儿几个赶出去好了，反正现在萧家你说了算。”王素呜呜地哭着：“我一心为了你着想，为了你能有个接班人冒着被你气恨的危险将梁小姐接回家来照顾，为了你们的孩子能够名正言顺地出生不惜去找沈雨荨讨价还价，还白送了她一千万。恶人好人我都做了，可你倒好，不感激我也就罢了，还恩将仇报地跟我大吵大闹，你现在就是长大了翅膀硬了不把我这个小妈放在眼里了是吧？你个死没良心的……。”

王素越哭越悲恸，恨不得让宅子里所有的人都听见般。

萧漫走上去挽住她的手臂安抚道：“妈，你别哭了，大哥他只是在气头上，又不是真的要恨你一辈子。”

“就算是在气头上也不能这么说话啊，我可是你的长辈啊！”王素含泪盯着萧子靳控诉。

“够了，你不要再演了！”萧子靳子厌烦地一挥手臂，转身面对角落里一直不敢吱声的梁温柔，冷硬道：“我说过，在孩子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如果孩子是我的，我会给你另外安排宅子和保姆，现在请你立刻从我房里滚出去。”

梁温柔心里一沉，求助的目光投向萧琴，后者将视线往旁边一撇装作没看见，她不得不向王素求救。

王素吸了吸鼻子说：“子靳，是老爷子批准梁小姐住在萧家养胎的，你不能赶她走啊。”

萧子靳咬咬牙，盯着梁温柔冷声道：“水岸别墅可以么？面积比这里大，风景比这里美，最适合养胎了。”

“子靳，你别这样怀疑我和孩子好么？你明知道我没有别个男人的……。你这样怀疑我厌恶我……我真的很难过。”梁温柔泪流满面地盯着他。

王素忙故意安抚道：“梁小姐你别伤心，对孩子不好。”说完又对改为对萧子靳说：“子靳，你难道不知道孕妇不可以伤心，不可以劳累的么？你看看泽飞这么野的人都为唐晓肚子里的孩子改变了。你年纪比他长，比他成熟，难道就不能为自己的亲生骨肉收敛一点臭脾气么？非要把梁小姐所到流产才甘心么？”

梁温柔走上去拉住萧子靳的手臂，脸上的泪水流得更急了：“子靳，对不起……就

算当初是我的错，可是现在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可不可以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要再厌弃我了？求你了……。”

萧子靳垂眸，盯着她满是泪水的小脸，脸上的厌弃却不减：“别想拿孩子来威胁我，会生孩子的不止你一个！”说完，他不耐烦地扭动手臂将她入旁边一推。

他的动作不重，可梁温柔的身体还是一下撞到旁边的墙上，她痛呼一声，身体缓缓地往地面上滑了下去。

“梁小姐，你没事吧……。”王素情急地扑上去扶她。

“肚子疼……。”梁温柔皱着一张小脸呻吟。

“天啊，这可怎么办？不会是伤到孩子了吧？”王素继续咋呼着。

萧子靳垂眸看着她，心里虽然怀疑她是装出来的，可那天唐晓被撞得差一点流产的场面却不自觉地浮上脑海……。

“子靳，你怎么这么狠心啊？”王素抬头瞪着他：“刚才提醒你孕妇不能受气，不能太折腾，你居然还推她？你想害死她娘俩吗？”

萧琴和王素一起扶着梁温柔，却又不敢太用力扶她，如是抬头对呆愣的萧子靳道：“大哥，不管怎么样，先把梁小姐送去医院吧。”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她是真的伤到肚子了呢？

萧子靳最终还是上前，一把将她从地上抱起往楼下走去。

“你跟你一起去。”萧琴慌忙跟了下去。

卧室内瞬间只剩下王素她们几个，王素用纸由抹了抹眼睛不屑道：“这梁小姐也是个贱蹄子，不是省油的灯。”

“妈，你怎么知道她不是真的撞到肚子了？”唐晓道：“孕妇有时候是很容易伤到肚子的，上回我也没撞的多狠就差一点流产了。”

“是么？那得让叮嘱医生给她好好治一下。”王素点着头说。

“要我看，撞没了最好。”萧漫不屑。

王素没好气地扫了她一眼：“你懂什么，现在还不是时候。”

“对，萧子靳跟沈雨荨还没有正式离婚呢。”唐晓也说。萧子靳载着梁温柔，以飞快的速度驶出萧家老宅，往附近的医院赶去。

离萧宅最近的医院正是恩泰，也是医疗水平较高的，萧子靳本没有理由绕开恩泰将梁温柔送到别的医院去治疗，可为了不让梁温柔和沈雨荨碰上，他略一犹豫后还是决定

绕行。

感觉到他的意图后，梁温柔微微撑起身体痛苦地说了一句：“子靳，我之前一直是在恩泰医院做的产检，麻烦你送我去恩泰……。”

萧子靳在后视镜中看了她一眼，车速放缓，变了车道。

将梁温柔送到医院后，医生给梁温柔做了详细的检查，语带责备道：“之前不是提醒过你了么？怀孕初期是流产高发期，要格外留意脚下，怎么还那么不小心滑倒了。”

梁温柔含情脉脉地看了萧子靳一眼，歉疚道：“我下次会小心的。”

“医生，孩子没什么事吧？”萧琴问。

“看了上没什么大碍。”医生问梁温柔：“肚子还疼么？”

“还有一点，不过好多了。”

“没关系，可能是精神太紧张的缘故，放轻松就好。”医生说：“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你还是留院察看一下，如果明天肚子不疼了再回去。”

“好。”梁温柔乖巧地点头。

梁温柔被转到病房里面休息，躺在床上，看着病床前的萧子靳，虽然他的脸色不太好，对她也是一句话都没有，可梁温柔还是觉得心里暖暖的。至少是萧子靳亲自送她到医院来的，至少他还在她的床前。

萧琴往前迈了一步，注视着梁温柔道：“医生说宝宝不会有事，时间也不早了，梁小姐你闭上眼睛休息吧。”

梁温柔并没有闭眼休息，目光定定地看着站在萧琴后面的萧子靳，语带期盼：“子靳……我一个人害怕，可不可以留在这里陪我？”

她已经表现的楚楚可怜了，可是萧子靳还是残忍又冷漠地拒绝道：“萧琴会在这里陪你，我还有事。”

“这么晚了你还要工作吗？”梁温柔有些迫切地问道。

她知道他不会留下来陪她的，可就算他是真的有事，她也希望是工作上的事情，而不是跑去找沈雨荨！

“你的身体刚恢复好，不要太累了。”她关切地添了一句。

萧琴也说：“大哥，有什么事情明天再去处理吧，你先回家好好睡一觉，我会在这里陪着梁小姐的。”她同样担心萧子靳会大半夜的跑去找沈雨荨，不过她担心的理由和梁温柔不一样，她只担心萧子靳的旧伤又会复发。

不过以萧子靳的性格，他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人能劝的住，他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梁温柔的病房。

出了医院后，他直接驱车回到御临花园。

打开门，迎接他的是一室的黑暗，诺大的屋子静悄悄的。

换成是以往，就算沈雨荨没在家里迎接他，至少还会有个小梓恒在，小家伙也总会以各种烦人的姿式纠缠着他，磨灭着他的耐心。像今晚这样的冷清，还真是好久没有面临过了。

一室的亮光撒落下来，放眼望去，四周已经没有了属于沈雨荨的生活用品，她曾经留在这里的痕迹被清理的干干净净。

就连卧室里的床铺都换成了新的，衣柜里面人是他的衣服，他甚至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从这里搬走的，又搬到哪里去了。

在屋子里面绕了一圈后，他在沙发上坐下，拿出手机拨通林助理的号码。电话那头的林助理刚要睡觉，疑惑地问道：“萧董，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萧子靳想了想，说：“你找人帮我查探一下，沈雨荨一家三搬到哪去了？”

“啊？少夫人她翘家了？萧董您又惹着她了？”

“嗯。”

“惹的严重么？”

“挺严重的。”

“啊……怎么个严重法？萧董您出轨了？”

“算是吧。”萧子靳难得地对他说了那么多关于自己的私事，甚至还问了句：“还有救么？”

“出轨这种事确实有点麻烦，您忘了上回那位元小姐么？发现陈宽出轨后转身就把孩子打掉分手了。要不是她做的那么决烈，那陈宽也不会把你伤的那么重。”陈助理摇头叹息：“唉，都说在爱情里面女人的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萧董您这是没事找虐啊。”

感觉自己有点说多了，陈助理忙正色道：“萧董您放心，我这就安排人去查。”

“尽快。”萧子靳吐出二字，将手机从耳边拿了下来。

陈助理说的对，他确实是在没事找虐……。

第 085 章 偷偷做人流

沈雨荨刚搬回城西，刘太太她们便呼呼啦啦地来了，之前被何玉娇狠狠地炫耀过的太太团们好不容易逮到了报复的机会，自然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

“真没想到萧子靳是个那么无情的人啊，才短短半年就把咱们家雨荨给轰出来了，唉，有钱人靠不住啊。”刘太太好一通摇头晃脑地‘惋惜’着。

何玉娇底气明显比以往削减不少，但还是死要面子道：“刚不是说了么，小两口吵架而已，萧子靳很快就会过来把雨荨接回家去的。”

“我看未必吧？东西都搬回来了。”另一位太太道。

“唉，住惯了豪宅也不知道能不能再住得惯这边的贫民区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咱们雨荨要身家没身家，长得也不是多么漂亮，还是老老实实地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嫁掉好，别去碰那些豪门贵公子了，咱们高攀不起啊。”

“你放心吧，我们只是在这里暂住一晚，马上就要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了。”何玉娇横了她一眼，转身开始收拾东西。

“妈，可以走了么？”沈雨荨从卧室里面走出来。

“可以了。”何玉娇转身扫了众太太一眼，唉叹道：“住惯了豪宅，这种地方确实是住不惯了，好在雨荨已经把房子找好了，我们这就搬到市区去。”

“还另外找了房子？不回萧家了？”刘太太故意讶然地问。

“暂时不回，等萧子靳来求我们再回。”何玉娇一昂脸。

“呵呵……口气还挺大的。”

沈雨荨看着众太太，落落大方地笑了笑：“各位太太，没什么好奇怪的，我跟萧子靳确实是离婚了。”

“啊，居然是真的？”

“萧家给了雨荨一千万。”何玉娇忙着添了一句，以此来挽回一点面子。

“一千万！好多啊，够你们娘三花一辈子了。”刘太太惊呼。

“对呀，难怪不住这边了呢。”

“一千万……就算是被扫地出门也值了……！”

“妈，梓恒我们走吧。”沈雨荨拎起门边的大背包背上后，一手拉着梓恒，一手拖

着大皮箱往门口走去。

何玉娇冲大伙挥手：“再见了各位，以后有空到市区玩哦。”

“都被扫地出门了，还那么神气。”刘太太在她身后嘲弄的冷哼。

这句话自然落入了已经走到二楼的沈雨荨跟何玉娇耳中，何玉娇不服气地反击了一句：“被扫地出门了也比你家女儿连人家门都进不去的好。”

“妈……！”沈雨荨无奈道：“你明知道她们是故意嘲笑你的，为什么还要往心里去？”

“你还好意思说。”受了气的何玉娇立马将矛头对准她，气愤填膺道：“如果不是因为你，我至于被这帮人嘲笑么？”

“好了，妈，算我对不起你了行不行？”被念了一晚上的沈雨荨实在有些不耐烦了。

昨天临时被王素赶出来，她是没办法才回来城西住的，不然也不会回来接受众太太的嘲笑。不过好在经过她昨晚的努力，已经在网上找好房子，刚刚一大早也托小元去看过了。那房子虽然租金有点小贵，不过跟梓恒的学校离的近，去因泰医院上班也还算方便。

虽然决定跟萧子靳离婚，不过她并未打算拖家带口地躲到外地去，毕竟如果萧子靳有心要找她她就算是躲到天涯海角都能被找到。况且她现在不能失业，梓恒也不能总是换学校。

将何玉娇和梓恒送到新房子后，沈雨荨便赶去医院上班了。

在等电梯的时候，沈雨荨意外地看到萧琴提着保温盒从外面走进来。

萧琴也看到了她，两人都愣了一下后，沈雨荨本能地问道：“小琴你怎么到医院来了？是不是大少他……。”她原想问是不是萧子靳又旧病复发的，却没敢将后面的话问下去。

“不是……。”萧琴看着她，语气有些迟疑：“不是大哥，是……梁小姐，她有点动了胎气，正在医院里面保胎。”

原来是梁温柔，保胎……。

沈雨荨笑了笑，笑的有些僵硬：“没事就好。”

萧琴不知该怎么跟她交流，沈雨荨却用下颌指了一记电梯门：“到了，快去吧。”

“好。”萧琴点头，迈步走了出去。

一整个上午，沈雨荨的脑海中都是梁温柔正在三楼妇产科保胎的讯息，每每停下手

中的活儿，心里都如同被什么东西抽着疼。

明明已经决定放下了，却还是会在意那个孩子的存在，在意得茶饭不思。

她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自己跟萧子靳离婚后两人就再没有关系，他跟谁生孩子都跟她没有关系，也影响不到她了。可刚提醒完，心里的痛楚却又似在故意提醒她，让她控制不住地难受。

下午下班时，她一走到电梯房便看到萧子靳站在一角，深邃冷烈的目光直接锁在她身上。

那目光太过寒冷，冷得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

不过她还是故作冷静地往前一步，迎着他的冷冽的目光道：“妇产科在三楼，你是不是走错了？”

“我以为你不敢再到医院来上班了。”萧子靳冷笑。

“咱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把话说开了就好，用不着躲躲藏藏的不是么？”

“那么请问现在咱俩有把话说开么？明明是你趁着我住院的时间私自离开的。”

“那么你想怎样？”

“离婚？我不同意。”

“萧子靳，梁温柔还在三楼为你保胎生子，你觉得你说这话合适么？”沈雨荨扫了一眼身旁边正在忙着下班的同事，道：“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我先走了。”

她说完便转身迈入刚好停在六楼的电梯，萧子靳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她走，迈步跟了进去。

电梯里面人不少，两人被人群隔开至两侧，幸好他没有在电梯里面对她怎么样，沈雨荨暗暗地吐了口气。

电梯停在一楼后，沈雨荨率先迈了出去，萧子靳紧跟其后一把扣住她的手臂道：“我还没有把话说完。”

沈雨荨回身，正要说什么时眼角余光刚好瞥见梁温柔在萧琴的陪同下从另一边走过来。

“子靳……。”梁温柔唤了一声，迈步走上来含笑道：“你过来了。”

说完，她又转向沈雨荨，礼貌地招呼一声：“沈医生，你下班了？”

“是的。”沈雨荨耐着性子回了她一抹礼貌的微笑：“听说梁小姐动了胎气，现在没事了吧？”

“谢谢关心，已经没事了，正要出院呢。”

“没事就好。”沈雨荨转身要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臂上的大掌，抬头盯着脸色发黑的萧子靳道：“赶紧送梁小姐回家吧，万一再动了胎气可不好了。”

“子靳，我们走吧。”梁温柔微笑说：“别再妨碍沈医生下班了。”

那语气……仿佛她梁大小姐是萧子靳的妻子，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而她不过是一个外人。

也是啊，萧子靳和梁温柔还有梁温柔肚子里的宝宝，不正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三口么？也难怪她要用这种语气跟她说话了。

萧子靳依旧凝视着沈雨荨，好半晌才终于松开她的手臂，并在松开的时候冷冷地甩给她一句：“一会去找你。”

说完，他转身率先往医院大门口的停车场走去。

梁温柔看了沈雨荨一眼，迈步跟了出去。晚上，萧子靳果然来了。

沈雨荨虽然一再地叮嘱母亲和梓恒不要给任何人开门，但萧子靳还是很顺利地进了她的新家大门。

沈雨荨愤愤地横了母亲一眼，注视着萧子靳：“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她今天早上才搬来的，他一下就找上门来了，这速度也太快了。瞧着母亲那迫不及待地给他开门的劲儿，不会是她打电话告诉萧子靳的吧？

感觉到沈雨荨的怀疑，何玉娇忙道：“瞪我做什么？又不是我告诉萧少的。”

“是我让人查到的。”萧子靳环视一眼屋子，冷笑：“不错嘛，房子看起来挺好。”

“是不错，还得感谢你们萧家给的那一千万，不然哪敢住这么好的房子。”沈雨荨走到餐桌旁给他倒了杯白开水，态度还算平和地递给他：“既然来了，那就坐会吧。”

萧子靳没有接她递上来的水杯，而是凝视着她问：“你真的收了她们一千万分手费？”

“是。”

“她们逼你收的？”

“不是。”沈雨荨抬眸盯着他：“如果不是我自己愿意，谁能逼我？”

“为了一千万你就把离婚协议书签了？”萧子靳气得差点掀桌，担心把动静搞得太大，如是改为用双手握住她的肩膀俯视她：“你为了一千万放弃一千万的身家？沈雨荨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他的手掌扣在她的肩上，力道之大几乎要将她的肩膀捏碎，那喷火的目光也仿佛要将立刻将她焚烧至死。

何玉娇见两人剑拔弩张的，忙开口打起了圆场：“子靳，你先别那么激动，有话好好说，进房间说去。”

说着便将两人一骨脑儿地推入卧室，然后将房门关上，心想着要是二人能够在卧室里面发生点什么就好了，她还等着萧子靳接她们回萧家，狠狠地在王素面前出一口恶气呢。

她的想法很美好，卧室内的二人却依旧大眼瞪着小眼，最终还是沈雨荨开口说道：“一千亿确实很多，不过如果要用这笔钱来葬送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还是不划算。况且一千万对我来说足够了，有了这一千万我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最主要的是……我可以把欠你的债还清，可以尽快跟你离婚，然后找一个真心相爱，没有私生子的男人结婚生子，拥有一段简单干净的婚姻。”

她的话，无疑是字字伤人的。

“你的意思是，跟我的婚姻就不干净是么？”他咬牙问道。

“难道不是么？”

“你明知道我是被梁温柔设计的。”

“那又怎样？她怀了你的孩子是事实。”沈雨荨一本正经地盯着他：“好，那么你告诉我，如果我跟别个男人怀孕了，你会接受我和我的孩子么？”

萧子靳哑言了，他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是她怀上了别个男人的孩子，他会接受她么？不会，他会气得恨不得掐死她！

沈雨荨苦涩地一笑：“萧子靳，就因为你有一千亿的身家，你就可以要求我无条件地接纳你吗？哪怕你心里藏着别的女人，你和别的女人生孩子？你未勉太自私了。”

萧子靳摇头：“不，我不是在要求你，而是在挽留你，用心地拘留你。”

“既然如此，那我拒绝，用心地拒绝。”沈雨荨几乎想也不想道。

萧子靳没料到她会拒绝得那么干脆利落，终于心死了，冲她点点头：“很好，既然我那么不值得人留恋，那就拿着你的一千万好好找个干净的男人过日子去吧！”

萧子靳扔下这句，转身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门外，小梓恒一看到他从卧室里面走出来，立马冲上来抱住他的一只长腿，哭得稀里哗啦道：“姐夫，请你不要跟我姐姐离婚，我不想你们离婚啊……呜呜呜……。”

萧子靳愣了一下，低头看着眼泪鼻涕不停地往自己裤腿上蹭的小梓恒，又转头扫了一眼从卧室内走出来的沈雨荨，漠然道：“是你姐姐要离婚的。”

小梓恒抬头望向何玉娇，何玉娇冲他使了个眼色，小家伙便立马转移阵地，改为抱着沈雨荨的腿呜呜大哭：“姐姐，你不要跟我姐夫离婚，我不想你们离婚啊……呜呜呜呜……。”

沈雨荨垂眸看着小梓恒，语气同样冷淡：“是你姐夫要离的。”

小梓恒如是又折回去抱萧子靳的长腿：“姐夫……。”

萧子靳盯着沈雨荨嘲讽：“在孩子面前敢做不敢承认？”

“姐姐……。”小梓恒折回沈雨荨的腿下。

“如果不是你突然蹦出个儿子来，我会跟你离婚吗？”

“姐夫……。”梓恒已经快演不下去了，小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垮着脸问何玉娇：“妈妈，梓恒好累了，到底该抱谁的腿才正确嘛。”

何玉娇转身装横作样地擦桌子去了。

“抱谁的腿都没用，赶紧给我回屋睡觉去。”沈雨荨将他从萧子靳的脚边拎了起来，牵着他回屋。

小梓恒委屈巴巴地想，妈妈明明说过抱了姐夫的腿求他不要跟姐姐离婚，姐夫就会留在这里的吗？原来是骗人的！

眼看着萧子靳要从家里走出去，小梓恒这次真的哭起来了：“姐夫，你不要走嘛，我想和姐夫住在一起，我还想要姐夫送我去上学……。”

“你姐夫他要当爸爸了，不管你姐了。”何玉娇故意冲着萧子靳的背影说了一句。

“姐夫要当爸爸了？那我是不是要当舅舅了？”小梓恒突然有些小开心地问道，因为他记得妈妈说过，姐夫和姐姐的孩子得管他舅舅！

看着他眼睫毛上挂满着泪珠，却又笑的傻乎乎的样子，沈雨荨突然有些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牵着他回房去了。

萧子靳也终于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何玉娇看到萧子靳就这么走了，忍不住冲上去，冲着他的背影咒骂了一句：“萧子靳你敢这样伤害我的女儿，你就等着后悔吧？你一定会后悔的！”

萧子靳回头，盯着她说了一句：“如果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那就好好劝劝你的女儿，告诉她天底下好男人未必就比我好。”

说完，他摁开电梯迈了进去。小梓恒望着沈雨荨，不解地问道：“姐姐，什么是离婚啊？是不是离了婚姐夫就不跟我们做一家人了？”

正沉寂在自己思绪中的沈雨荨听到他这么问回过神来，苦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梓恒，你忘了么？以前没有姐夫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不，跟姐夫一起住比较开心。”小梓恒嘟起小嘴道。

沈雨荨想了想，道：“那姐姐尽快给人你另外找一个姐夫好不好？”

“不好，我就要这个姐夫，我喜欢这个姐夫。”小梓恒几乎是想也不想地拒绝。

沈雨荨苦笑，她也喜欢啊，可是光她喜欢有什么用？萧家的人驱赶她，萧子靳心里没有她，她和他注定是有缘无分了。

“沈雨荨，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何玉娇突然推门走了进来，盯着她恼怒道：“人家萧子靳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要故作高傲地与他僵持到什么时候？”

“妈……。”沈雨荨脸上的表情沉了下来：“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不想再重复讨论这个问题。”

“你看人家梓恒都不希望你跟萧子靳离婚。”

“梓恒只是个孩子。”

“沈雨荨，你能不能别这么愚蠢啊，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回萧家，你不回去那几个贱女人面前扬眉吐气？你忘了王素将咱们轰出御临花园时的情景吗？”

“她能轰我一次，就能轰我两次，妈，到底是面子重要还是我的后半生幸福重要啊？不是已经拿了他们家一千万了吗？你还想怎样？”沈雨荨生气道。

“那好，把那一千万拿给我保管。”

“不行！”

“不行？”何玉娇皱眉：“为什么不行？”

“这笔钱暂时不能动！”沈雨荨说得有些心虚。

她知道何玉娇一直想从她手里将一千万拿去，可她却不能给她，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打算真的要这笔钱。

如果真要了，那跟出卖婚姻出卖肉体有什么区别？她才不要做那么无下限的人。

她接受梁温柔的这一千万不是为了要过好下半生，而是为了可以尽快跟萧子靳离婚，有了这一千万，她不但可以把欠萧子靳的债还上，还能让萧子靳觉得她和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为了钱什么都肯做，包括出卖自己的婚姻！

就让萧子靳觉得她是那种贪财的女人吧，厌恶她也好，鄙视她也好，只要能给她自由就行！

“你想一个人独吞这笔钱？沈雨荨我发现你这臭丫头挺自私的啊！”何玉娇上来便要拿她放在床头桌上的包，沈雨荨怀忙将包夺了回来，气呼呼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你能保管好它吗？真给了你估计不用一个月就输光了！”

“我不赌！”

“你每次都说你不赌，每次一转身就牌桌上去了，你不但敢赌自己的钱，还敢把萧子靳的卡套现去赌，你知道你已经输掉他好几百万了吗？你怎么还有脸跟我抢这些钱？你……”

‘啪’的一声，沈雨荨的脸上实实在在地受了何玉娇一巴掌。

沈雨荨被她打的一愣，恨恨地瞪着她，床上的小梓恒也被吓的瑟缩起来。

何玉娇气呼呼道：“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弄进萧家去，你现在说离婚就离婚，那么大的产业不要非要拿这点小零头，还好意思跟我在这一里吼？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有什么用？当初还不如把你扔出去算了！”

沈雨荨的泪珠滚了下来，她当然知道何玉娇一直以来都把她当成嫁入豪门赚取财富的棋子，可就算如此，现在她跟萧子靳离了婚，母亲自然是气急了。

可她不是真正的棋子啊！她是个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怎么能为了满足她的豪门梦就任由她摆布？甚至不顾萧那些人家的侮辱排斥？

也许是因为心里憋着气太难受，沈雨荨只觉得胃部一阵翻江倒海地难受起来……。

她慌忙捂住嘴巴，快步往洗手间的方向冲去，隔着房间都能听见她大声干呕的声音。

何玉娇愣在当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妈妈，你不要打姐姐，你看你都把姐姐打吐了。”小梓恒垮着脸小心翼翼道。

何玉娇如梦初醒般，快步冲过去，站在洗手间门口打量着里面正抱着马桶吐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沈雨荨，情急又欣喜道：“你是不是怀孕了？”

沈雨荨愣了一下，慌忙摇头。

“不是？那你为什么会反胃？”何玉娇瞧着她的目光布满怀疑。

沈雨荨想了想，才没好气道：“换你给我扇那么重的一巴掌试试，你不晕？”

她故意用愤恨的目光瞪着何玉娇，迎视着她满是怀疑的目光，心里却是无比的慌乱。

不能让她这位虚荣的母亲知道她怀孕的事实，一定不能让她知道，否则这婚就离不

成了。

这几天忙着照顾萧子靳和处理萧家的事情，她一直没有好好研究过人流的事情，如今终于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她也终于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了。

只是，想到孩子还没有发育起来就要面临被杀死的危险，她眼中忍不住滚下泪来，抱着马桶压抑地哭着。

何玉娇见她哭得那么伤心，也不敢再质问她了，胡乱安慰说：“行了行了，别哭了，赶紧回房睡觉吧。”

“妈……我心里比你难受啊！”

“怪谁呢？还不是怪你自己一点斗智都没有，放着那么好的男人不要非要把他推给梁温柔那个贱人！”何玉娇从架子上抽了条毛巾扔给她擦脸：“哭有个屁用，别哭了。”

说完，她率先转身走了出去。熟悉的车子从宅子外头缓缓地驶了进来，一直站在门边的梁温柔唇角微微一翘，迈步迎了上去。

“你回来了。”她看着萧子靳从驾驶室内下来，表情乖巧。

萧子靳看了她一眼，一言不发地往屋里走去。

客厅内，老爷子正在喝休，萧子靳开门见山道：“爷爷，你叫我回来有什么事？”

“我不叫你回来，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不踏入这个家了？”老爷子抬眸瞧着他，目色严肃。

萧子靳走到他对面坐下，不吱声。

大家执意要让梁温柔住在老宅，他不可能直接将她驱赶出去，他只能自己出去了。

“我听说雨荨已经拿了钱，把离婚协议书签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梁小姐去把结婚证办一下？”老爷子说。

萧子靳讶然地抬头看了跟进来的梁温柔一眼，道：“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跟梁小姐结婚。”

“孩子都有了，你不结婚想做什么？”

“就是啊。”王素在一旁附和道：“难不成你想让外界嘲笑你的儿子是私生子？再说孩子还在等着你们的结婚证办准生证呢，还有……。”

“小妈！”萧子靳冷声打断她，面无表情道：“以后我的事情你别插手。”

“我……。”王素被他堵的哑言，撇撇嘴不说话了。

老爷子厉声道：“你小妈说的对，难道你想让别人嘲笑你的儿子是私生子吗？祸是你自己闯出来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当初你跟梁小姐上床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既然雨荨都已经答应离婚了，那这事就一点都不难办了，赶紧挑个时间跟梁小姐把结婚证办了，让孩子名正言顺地出生。”

萧子靳脸色难看地沉默片刻，道：“我说过，这个孩子未必就是我的，等鉴定结果出来确实是我的我才会认，就算孩子是我的，我也不会跟梁小姐结婚。”

“萧子靳……你敢？”老爷子怒了。

“对呀，泽飞那么想跟唐晓离婚，为了孩子都只能忍了。”王素说。

“唐晓是泽飞名媒正娶的妻子，不一样。”

老爷子将杯子往茶几上重重一放：“有什么不一样？只要是咱们萧家的骨肉，那就是一样！”

在直在察言观色的梁温柔忙开口安抚道：“爷爷，您别生气，小心气坏了身体。”她看向萧子靳：“子靳不相信我没关系，我可以等到检测结果出来，一切还是等结果出来再说吧。我也别要求子靳娶我，爱我，每天陪着我，只要他能在我怀孕期间偶尔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就行了。”后面的话已是带着哭腔说出来的了，好不懂事委屈。

萧子靳瞧着她，淡淡地吐出一句：“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

“瞧瞧人家梁小姐多懂事。”王素说了一句。

“懂事？”萧子靳冷嗤一声：“我以前也一直觉得她挺懂事。”

他从沙发上站起，没有再看梁温柔一眼，对老爷子道：“爷爷，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连一餐饭都不吃就走？”

“没胃口，吃不下。”

“臭小子！”

在萧老爷子恼火的责骂声下，萧子靳离开了萧宅。小元愕然地将沈雨荨从上到下地打量了好几圈，最终将目光定在她的小腹上，震惊道：“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想做人流？”

小元感觉自己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震惊的一个重磅大新闻，因为在她眼里沈雨荨一直都是保守纯洁的女子，绝对不会像她那么傻，沈她未婚怀孕的。

“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沈雨荨冲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不是看你刚刚人流过，有点经验，所以才来问你的。”

“呃……那个……。”小元依旧死盯着她的小腹：“你确定要打掉这个孩子？而且还是偷偷的打？”

“是，你赶紧帮我找一家好点的医院，千万别像你上回那样大出血了。”

“我记的你当初可是一个劲地劝我三思的，怎么到了你自己身上也那么冲动了？你男人对你不好？不肯跟你结婚？出轨了？还是……你赶紧跟我说说，我来替你分晰一下看这个孩子要不要留，还有……。”

“外面有女人为他怀孕了。”沈雨荨打断她的絮絮叨叨的话语，直接把她惊得又是一愣。

“什……什么？”小元张嘴结舌：“他不但出轨了，那个女人还怀孕了？”

沈雨荨点头，盯着她：“而且那个女人不肯打掉他的孩子，他们家也同意让那个女人把孩子生下来了，你觉的呢？我还要不要留？”

“当然不要了！”小元一拍桌子：“百分百不留！”

“那就是了。”沈雨荨苦涩地笑了，连小元都觉得她不该留！

“现在的男人怎么都这样啊？不出轨会死吗？”小元抓住她的手臂：“你放心，我会帮你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把孩子拿掉，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现在，没了渣男没了孩子又是一条好汉，你一定也可以的。”

沈雨荨点点头，垂着眼眸不敢让她看到自己眼底不小心涌出的泪雾。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像小元这样轻松快乐，但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不是么？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小元那样敢爱敢恨，为了自己的终生幸福可以变的理性又果断。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陪你。”

“我不想再拖了，刚好明后天休息，那就明天去吧。”沈雨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生生地疼着，就仿佛自己正在给自己的亲生骨肉定下一个死刑期限，有什么事情是比这种事情更残忍的？

“好，那就明天吧，刚好可以休息两天大后天上上班。”小元说着又唉叹起来，道：“别人生孩子结婚都是开开心心的，就咱俩还要研究着上哪家医院做人流，你说咱们怎么就那么命苦呢？”

“大概是上辈子造的孽太多吧。”沈雨荨和她一起幽幽地吸了口气。

如果这个孩子打掉了，她就彻底地失去了跟梁温柔抢夺萧家长媳之位的筹码，不过没关系，那个位置太过金贵了，她也实在是无福享受。王素说的对，像她这种毫无优点

的女人，就应该找个普通人家的男人嫁掉，过一辈子的平淡小日子。

平淡小日子……这倒是她从小就想要的生活，如果不是萧子靳往她心里插上一脚，她连犹豫都不会犹豫一下。坐在妇产科的手术室门口等手术的过程中，小元发现沈雨荨抓着衣角的双手一停地在颤抖，以为她害怕手术，如是抓住她的手掌安慰道：“真的没什么好怕的，医生会给你打麻药，睡一觉就过去了，当然了，术后会有一点疼，不过休息一天基本就能好了。”

睡一觉就过去了……。

一觉醒来孩子就会化成一滩血水从她体内流出去，再也不会成长，不会发育，更不会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刚刚医生一再向她确认是不是要把孩子打掉的时候，告诉过她孩子在里面长的很好，开始长胚芽了，打掉挺可惜的。

也在那一刻，她差一点就放弃了打掉孩子的念头，好在她咬牙把字签上了，才得以被安排手术。

可是……越到手术时间的临近，她的心里就越是不安，越是觉得愧疚，也不知道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又或者是对萧子靳的愧疚。这个时候她不但手抖，就连身体都跟着微微颤抖起来了。

见她越抖越利害，

“唉，你别看我上次那么惨烈，那是万分之一的概率，肯定不会再发生到你身上的，乖，不紧张……唉哟，你怎么还哭上了？”小元慌忙从包包里面拿出纸巾塞到她手中，问道：“你到底是不想做还是怕疼啊？如果不想做的话咱今天就不做了，再好好考虑几天。”

“不，我想做。”沈雨荨忙用纸巾擦了一把眼里的泪水，吸了吸鼻子道：“没什么好考虑的，我……我只是有点紧张。”

“没事，刚不是说了么，一下子就好了，去年有位女同事人家上午做完下午就上班了呢，一点事都没有。”

“嗯。”沈雨荨点了点头。

她不想告诉小元，其实她不是怕疼，只是心里难过……。

第 086 章 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萧董，老董事长过来了。”田秘书走萧子靳的办公室道。

萧子靳正站在落地窗前发呆，听到他的话后转过身来，随口问道：“他来做什么？”其实他心里有数，但还是问了这么一句。

门口立刻传来老爷子的声音：“怎么？你不回家看我还不让我过来看你？”

萧子靳看到老爷子进来，忙放下水杯走向他恭敬道：“当然不是，爷爷快坐。”

田秘书给老爷子泡了杯茶，退出去后，萧子靳才开口道：“爷爷，我正想给你打电话说说康氏合作项目的事，您有空么？如果有的话我让田秘书安排临时会议……。”

“这事你自己决定就好。”老爷子打断他，笑了笑：“你的能力我还信不过么？”

“既然爷爷这么说，那我就自己跟股东们商量决定了。”

“嗯，也只有你的能力我才真正信的过啊。”萧老爷子瞧着他：“这些年来你一直那么努力地学习、工作不就是为了能成为萧氏的掌门人，为你母亲扬眉吐气么？怎么到了这关键时刻却不上心了？”

“爷爷，我没有不上心，我还是会努力领导好公司，不负众望。”

“可是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了就可以的，你还记得当时你陷入丑闻，公司股东们闹腾着撤掉你继承权的事么？”

“我知道是小妈在后面鼓动的。”

“你知道就好，她能喜欢一次就能鼓动第二次，等到唐晓的孩子出生成长，她就有理由再鼓动一次了。”

萧子靳淡笑了一下：“爷爷，那是二十年后的事。”

二十年还太远，他从来没有往那么远的方向去想过。

“不管是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她的孩子都会是萧家的长子，都有理由继承萧氏，除非你的儿子年纪与他相差不远，有领导公司的能力。”

萧子靳算是听懂了，萧老爷子这趟是来劝他跟梁温柔结婚的。一向疼他、理解他的老爷子居然也和王素她们一样劝他结婚，心里不禁涌起一抹失望。

老爷子看了看他，接着说：“说起来泽飞也是我的亲孙子，我不应该偏向你的，不过谁让泽飞那孩子不争气，工作能力不如你。以后萧氏要是落入他的手中，凭着王素的势力和野心，我真怕有朝一日萧氏要改为王氏了。”

王家虽然比不上萧家有钱，不过在榆市也算得上是有钱人家，特别是在王素嫁入萧家后，在萧家的支持下发展得更快。到时如果萧泽飞掌了权，跟王家一联手，又有萧漫帮忙，萧子靳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直以来萧老爷子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催促萧子靳娶妻生子，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他的骨肉诞生，虽然是婚外但也总比没有的好啊！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萧氏落入泽飞手中的。”

“现在有我罩着，你当然敢说这么说，万一我不在了呢？谁给你底气说这句话？”

“爷爷，你会长命百岁的。”萧子靳道。

“如果不想我早死，那就乖乖听我的，别再让我为你生儿育女的事情操心。”萧老爷子目光严肃下来，盯着他：“儿女情长不过就是昙花一现的事情，找个爱你、愿意为你生孩子、又能为我巩固事业的女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沈雨荨会为了一千万的蝇头小利签下离婚协议书，证明在她的心里钱比你重要，这种女人没必要去争取。”

见他吭声，萧老爷子厉声问了句：“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你到底听见了没有？”

“知道了。”萧子靳胡乱地点头。

既然沈雨荨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跟他离婚，他本该为了孩子跟梁温柔结婚的，可是心里又是那么的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放沈雨荨走了，更不甘心就这么上了梁温柔的当，让她逼婚成功。

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萧子靳总算是答应下来了，萧老爷子也总算是稍稍松了口气，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

萧老爷子刚走，萧子靳便发泄地抓起沙发上的枕头砸在地板上，随即旋身，拳头狠狠地砸在办公桌上。

发白的指节瞬间泛红，疼得入心间，可是他却丝毫没有在意，弯着腰，拳头依旧抵在桌面上，双目也在一点一点地被怒火燃烧得发红……。

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恼谁，恼梁温柔的不择手段，还是沈雨荨的冷漠无情，又或者王素的唯恐天下不乱。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响了。

这个时候的他根本无心接电话，就这么任由着它响，一遍一遍地响。

直到响得他彻底失去耐心了，才抓起手间冲着话筒吼了一声：“你有完没完啊！”

电话是何玉娇打的，当即被他吼得一愣，随即火冒三丈地回吼了一句：“萧子靳你能耐了是吧？欺负老婆也就算了，连丈母娘都敢吼？”

听到何玉娇的声音，萧子靳语气有所缓和，却仍是极度的不耐烦：“什么事？”

“有人要杀你儿子了，你还在那里吃炸药？还不赶紧去救你儿子？”

“什么意思？”萧子靳听不懂。

“沈雨荨她疯了，她要打掉你的孩子，并且马上要开始手术了。”何玉娇气急败坏道：“如果你还想要这个孩子，那就赶紧赶过去第一人民医院，否则就来不及了。”

萧子靳被她这句话炸得有点蒙圈，沈雨荨要打掉他的孩子？沈雨荨哪来的孩子？

“你是说雨荨她怀孕了？”

“没错！那丫头连我也一起骗了，要不是我那天晚上看到她在厕所吐，起了疑心找人跟踪她，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她怀孕呢。”何玉娇又气愤又着急。

萧子靳已经快步往办公室门口走去，语气冷酷：“你为什么不去阻止她？”

“我在城西打……打牌呢，刚接到电话就说雨荨正在妇产科等着做人流手术了，来不及……。”

没等她说完，萧子靳已经挂上了电话，改为给林助理拨打电话。

林助理看到他的电话急忙从办公室内跑了出来，见他风风火火地往电梯方向走，忙跟上去问道：“萧董，您找我……。”

“看有没有办法联系到第一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告诉她，如果我萧子靳的孩子没了，我让她赔！”

“啊？梁小姐要人流？这不是好事吗？她……。”

“是沈雨荨。”萧子靳一脚迈入电梯。

“啊？”林助理愣在电梯门口。

沈雨荨？居然是沈雨荨？他没听错吧？沈雨荨被护士小姐指挥着躺在手术台上，旁边放着各种各样的手术用具。

这些她平日里信手捏来的手术工具，此时看在她眼里却是如此的可怕冰冷。大概是平日里她拿它们是用来救命的，而今天……它们的任务却是取她孩子的性命。

“呆会麻药会直接打到你的子宫里面，不用紧张，打麻药是不会疼的。”医生看着她问：“准备好了么？我先给你上麻药。”

沈雨荨有些机械般地点了一下头，大脑一片空白。

医生拿起针管，正要给她上麻药，手术室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紧接着

是妇产科的黄主任心急火烧地冲进来。她看了一眼手术台上的沈雨荨问道：“请问您是叫沈雨荨么？”

沈雨荨原本就呈大脑空白状，这会被一个直闯而来的人这么一问，一时反应不过来接话。

倒是刚要准备手术的医生不解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黄主任。”

黄主任抓起旁边的牌子看了一眼，看到‘沈雨荨’三个字时，立马抓住医生的手臂追问：“手术进展以哪一步了？给她吃药了没有？上麻醉了没有？”

见黄主任急出了满头大汗，医生也跟着急了，道：“胎儿还不满两个月，用不着吃药，正准备打麻醉呢……。”

“那就是什么都还没做？太好了！”黄主任松了口气，将沈雨荨从手术台上扶了下来：“真是谢天谢地，萧太太，我胆子小，您可别吓唬我。”

沈雨荨被她拉得有点懵，本能地问了句：“怎么了？”

她叫她萧太太？怎么回事？

“您说您上哪家医院去不好啊，偏跑来我们医院。”黄主任表情和语气都有些夸张：“萧董放话过来了，谁要是敢杀他的孩子，就让谁赔穿老底，我上有老下有小真赔不起啊！”

沈雨荨再度懵掉了，萧子靳放话过来的？

手术医生也是一脸的迷糊状，讶然地问道：“黄主任，什么意思啊？哪个萧董？”

“还有哪个萧董，就是萧氏那位。”黄主任转向沈雨荨，语气带着些许责备道：“萧太太，您这是要害死我们啊，害我们差一点就酿成了大错。萧家的孩子多金贵啊，把咱们卖了也赔不起！”

呆愣过后的沈雨荨终于缓过神来，情急地摇头道：“不，你们搞错了，我不是什么萧太太，你们认错人了……。”

“可是萧氏那边的人打电话过来了，说的就是沈雨荨，刚刚我也查过了，今天到这里来做手术叫沈雨荨的就只有您这一位。”

“不是我，你们真的认错人了，麻烦你们快点帮我做手术，我还要赶回去上班呢。”沈雨荨开始急了，抓住手里还拿着麻药的医生手臂乞求道：“拜托你快点，我真的还有事……。”

“这个……。”医生有些为难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黄主任。

心急的沈雨荨索性从她手里抢过麻醉针管：“把麻药打进输液管中是吗？我自己

来。”

此时的她心里太慌了，太着急了，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抢在萧子靳赶来之前把孩子拿掉，不然她就再也没有机会打掉这个孩子了。

医生被她的行为吓坏了，忙不迭地扑上去抢她手中的针管。

碰巧在这个时候，萧子靳赶到了。

黄主任虽然没有见过萧子靳，但在杂志上见过，看到他进来立马像见到救星般：“萧董，您可算是来了，萧太太要自己打麻醉……。”

沈雨荨看到萧子靳的身影，心里更急了，情绪也变得更加激动起来，甚至还在继续挣扎着要入输液管里打麻药。

萧子靳几个跨步冲上去，一手扣住她的手腕，另一只手将她手中的针管拿了下来。

手心一空，沈雨荨立马激动地转向萧子靳叫嚷起来：“萧子靳，你想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我正要问你想干什么！”萧子靳将针管扔入垃圾桶，一只手便将她拽出手术室。

一直守在门口，只知道手术室里面吵吵嚷嚷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的小元看到沈雨荨被萧子靳强行拽了出来，双目圆瞪地盯着萧子靳问出一句：“萧先生？你怎么来了？你干嘛把雨荨拉出来？”

萧子靳脚步一顿，利剑般的目光射向她，语气冰冷：“元小姐，是你扇动她来做人流的是么？”

“啊……？”他的眼神好可怕，小元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不是，跟小元没有关系，是我要来的。”沈雨荨一边扭动着手腕一边没好气道：“萧子靳你放开我，我们已经离婚了……。”

“什……什么？”小元更惊讶了，来回打量着两人：“什么离婚了？雨荨跟萧先生是夫妻？不对呀……。”

“有什么不对？”萧子靳盯着她：“你跟她在一起那么久，却不知道她是我萧子靳的老婆？”

“啊？”小元彻底傻掉了，因为她确实不知道。

每天和她在一起工作吃饭的沈雨荨居然是萧子靳的妻子？萧家的少奶奶？天啊！她干了什么？她带着萧家的少奶奶到医院来打胎？

萧子靳没有兴趣看她在这里一惊一诧的，拽了沈雨荨便往医院门口走。

萧子靳的步伐迈的飞快，沈雨荨被他拉得脚步不稳，趑趄的好几次都差点跌倒，萧子靳索性一把将她打横抱起，大步流星地穿行人群中。

被他抱起的沈雨荨怕摔不敢挣扎，也不敢却看四周正在向他们行注目礼的群众，将小脸埋入萧子靳的颈间低低地呜咽起来。

刚刚因为赶得太急，萧子靳甚至没有把车子开入车库，连火都没有熄就这么扔在路边。这会倒是方便的很，直接将沈雨荨塞入了后座，自己走回驾驶室钻了进去。

车子快速启动，沈雨荨在后座挣扎嘶叫着要他开车门。

他当然不会给她开，直接将车子驶向御临花园，将她强行带回那套复式房里。

沈雨荨被他甩在沙发上，迅速地想要爬起，萧子靳健硕的身体却朝她压了下来，似要喷火的眸子近距离地凝视着她：“你要杀了我们的孩子？”

“没错，我要杀了他。”

“谁给你的权利？！”他暴吼一声。

“我，因为我一点都不想要这个孩子！”沈雨荨不怕死地迎视着他：“萧子靳你到底想怎么样？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难道我还要怀着你的孩子改嫁吗？”

“为了跟我离婚，所以隐瞒我怀孕的事实？为了改嫁给别的男人，所以要杀掉我的孩子？”

“没错！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梁温柔怀孕的？因为我跟她是同一天去医院检查的，我们刚好在医院碰上了。可是你应该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要为你生儿育女，知道梁温柔怀上你的孩子后我就更没有这个打算了。为了跟你离婚我只能隐瞒，只能偷偷把孩子打掉，可到底是谁告诉我我在人民医院的？我恨不得掐死她！”说到后面，她已经是崩溃地嚷出来了。

“沈雨荨你这个狠心的女人！”萧子靳气得双目通红：“你就那么想要我的孩子死吗？”

“是！”

“你……！”萧子靳被她气得失去理智，开始疯狂地撕扯她身上的衣服，一边撕一边咬牙切齿道：“既然你这么不珍惜他，那么想要他死，那就由我来亲手杀死他好了……。”

沈雨荨被他突如其来的行为吓坏了，本能地开始挣扎阻止他撕扯自己衣服的动作，嘴里气急败坏地嚷着：“萧子靳你干什么？你快放开我！”

“反正你也不想要这个孩子了，那就让我来弄死他！”最后的一丝衣物被他撕去，

他健硕的身体压上她光裸的身体。

“变态！你这个变态！”感觉到他要做什么，沈雨荨叫得更激烈了：“萧子靳！小心我告你强奸！我要告你！”

“好啊，你去告，正好离婚协议我还没有签。”疯狂间，他身上的衣物也到了地上，身体紧紧地抵着她的。

“不要……。”感觉到他要进来，沈雨荨急得大哭起来，他居然来真的，居然真的要在这种场面中强要她……！

崩溃的泪水夺眶而出，挣扎也开始变得无力，就在他的身体彻底将她占领时，她突然失去了最后的一丝反抗能力，终于不再动了，任由着他强势索取。

然而，她不反抗了，萧子靳反而失去了攻击她的乐趣。特别是看到她紧咬嘴唇，小脸几乎被泪水淹没的样子时，不自觉地将力道放轻，再放轻……。

嘴里虽然说着残忍的话，可真要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他怎么可能舍得？

刚刚真是气昏了头才会扒了她的衣服，强上了她的。

担心真的伤到孩子，尚未得到释放他便退出了，拾起散落在地上的衣服一件件地为她穿上后，注视着她说：“沈雨荨，你给我听着，不管你想不想要，这个孩子都必须给我生下来。”

沈雨荨动了动身体，感觉小腹传来阵阵轻微的抽痛，她想这个孩子大概真的保不住了，被萧子靳亲手杀死了……。

她没有叫嚷，也没有再跟他吵，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帮我把包拿过来。”

萧子靳看着她，最终还是伸手帮她把掉在地上的包拿了过来。

沈雨荨一声不吭地从里面拿出一个药盒，然后从里面抠出三粒白色的药丸放入口中。

“你吃的这是什么药？”萧子靳冷着声音问。

沈雨荨将盒子扔给他，冷笑着吐出一句：“帮你一起杀死你儿子的药……！”

感到下面一阵湿意，她立刻从沙发上站起往洗手间跑去，她将藏在嘴里的三颗药丸吐在马桶内用水冲走，双腿一软缓缓地坐了下去。

小腹传来的不适越来越严重，她看了一眼地上的白色防滑垫，居然有血……。

就算是到了最后，她也要逞强地让萧子靳认为是她把孩子杀死的，而不是他！

那盒药是她买了好几天却一直没勇气吞下去的，包括刚刚已经意识到孩子可能保不住了，她也还是没有勇气吞下去。

药盒上面用的是英文，但萧子靳还是一眼就看清楚了上面描述的内容，当他看到是药流的药物后。立刻像疯了一样冲进浴室，然后一眼就看到沈雨荨坐在地板上，地板上有鲜红的血泽……。

他抓狂地冲上去，一手扣住她的手臂一手掐住她的下鄂，强行将她的嘴巴捏开，嘴里吼着：“你给我把药吐出来！吐出来……！”

他的力道非常大，捏的她两腮生疼，疼得她滚珠滚落下来。

她就这么倔强地用含泪的双眼迎视着他，笑得冷烈：“已经迟了……。”

萧子靳不相信她会这么狠心，倾身吻住她的唇，灵敏的舌尖一遍又一遍地席卷在她的口腔内，不放过任何一处地方，仿佛这样真能将那几片药片找到般。

沈雨荨被他吻得差一点喘不过气来，双手在他的胸口处推打抗议，却一如即往的没有丁点用处。

她渐渐地被惹急了，牙齿用力在他的舌上咬了一记，腥甜的味道瞬间在两人的唇齿间漫开。

萧子靳吃了痛本能地愣了一愣，终于松开了她。

一得到自由的沈雨荨立刻将身体往后挪了挪，满脸惶惶地盯着他，这一刻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惶恐什么了。怕他再一次侵犯自己？还是被他口中滑下的血水吓到了？

此时两人互相怒视着，唇齿上都是血好不狼狈。

萧子靳粗喘着怒视她，旋即一脚踹在旁边的垃圾桶上，垃圾桶‘砰’的一声撞在墙上裂了。

沈雨荨被他吓得心里咯噔一跳，却是一语不发。

“沈雨荨！你够狠！”萧子靳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上前一步，俯身将她打横从地上抱起，转身大跨步地往大门口走去。

沈雨荨被他抱着，一颗心怦怦直跳，因为她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他要把自己带去哪里。

看他发黑的脸色和腥红的双眼，还有紧贴着她、剧烈跳动的的心脏，她就知道此时的他已经快要气炸了，随时都有可能将她扔进江里淹死的可能。

好在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重新将她放入车厢的后排，然后将车子快速驶出御临花园。

从刚刚下车到重新下车，中间隔了不到一个小时，中间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被他强行拽回家，被他强行进入体内，被他疯狂啃吻……。

沈雨荨感觉自己已经快要崩溃了，也无力再挣扎，就这么静静地蜷在车后座，忍着腹部的难受，任由他处置。

很快，车子便重新停下，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发现居然又回到了刚刚她准备手术的人民医院。

尚未从疑惑中缓过神来，萧子靳已经拉开车门一把将她从车厢内抱了出去，然后径直往妇产科的方向走。

当萧子靳重新将沈雨荨带到手术室时，黄主任惊得张嘴结舌，一边打量着二人：“你们……这是……？”

萧子靳将沈雨荨往旁边的推床上一放，俯身，双手撑在她的身体两侧近距离地逼视着她：“我会让你付出惨重代价的。”

这是他将她从浴室抱出来后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说完他便抽身离开了，留下沈雨荨在那狭小的床上不停颤抖着……。

黄主任弄不明白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眼尖的她却看到了沈雨荨的白裙下有血渍，忙组织医护人员将她推入治疗室。心慌慌地打量着她问：“萧太太，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您这是要打胎还是保胎？”

她已经无语了，这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复杂的患者。

沈雨荨的胸口重重地起伏着，身体颤抖的越发利害，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闪现的全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

萧子靳发疯地将她从手术室拖走，发疯地强要了她，发疯地想要从她口中把药片抠出来……。每一个时刻的他，都是她从未见过的，哪怕是当初继承位差点被夺都能冷静处置的他，因为一个孩子却发疯成这样。

他是有多想要这个孩子？之前明明是他自己说不想那么早生儿女的啊！

“萧太太，您现在的情况危急，如果要保胎的话得尽快。”黄主任嘴上这么说着，手上已经在开始为她做保胎治疗了。

大脑一片混乱，沈雨荨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终究还是吐出二字：“保胎。”

情况危急中，她选择了留下这个孩子，也不知道是因为心底的不舍还是萧子靳的过激反应，总之事情闹到了这一刻，她实在是下不去这个狠手了。

黄主任一边给她治疗一边摇头责备：“折腾来折腾去，孩子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了。”

接触到她含泪的目光，黄医生忙又添了一句：“你放心，我会尽力的，不过也需要

你的全力配合，情绪波动别太大，只有保持心情平静血液才能正常循环，对胎儿也才不会有影响。”

这么简单的道理沈雨荨当然懂，只是刚刚她都已经流血了，孩子还能保得住么？

之前一心想要把这个孩子拿掉的她，这会居然开始为它担忧起来，想想真是讽刺啊。

她闭上眼，努力地将大脑放空，让心跳平稳，既然要为了孩子她就只能做到什么都不去想……。宋洋打量着对面的萧子靳，笑笑道：“最近这么久不找我喝酒，我还以为你爱情事业两得意了呢？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你萧大少爷身上居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还学人家出轨了。”

萧子靳掀起眸睑看了他一眼，不说话。

宋洋向来是不怕事大的，好一通打趣后终于略显认真道：“要不要让我家纤纤过来开导开导你？她就在楼上办公室。”

“不用。”萧子靳摇头。

这种事情谁开导都没有用，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

他将酒杯重重地放在桌面上，苦涩地笑着：“以前一直觉得她挺善良的，真没想到会是如此狠毒的一个人。”

“这也不叫狠毒吧？”宋洋不认同地耸耸肩：“她不过是不愿意跟别个女人共侍一夫罢了，现在可是新时代了，她不过是做起事情来快准狠，丝毫不拖泥带水。”

宋洋笑了一下，又说：“说起来，我还挺佩服她这个人的，比起那些哭哭啼啼优柔寡断的女人，这种女人讨喜多了。唉……你别走啊，我就是随便说说……。”

看到萧子靳起身就走，宋洋起将他拉了回来，撇了撇嘴：“小气，难怪那么大的家业都留不住一个女人！”

萧子靳瞪了他一眼，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入夜时分，萧子靳喝醉了，宋洋正愁着该拿他怎么办时，看到停车场那边突然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怎么来了？”宋洋打量着梁温柔，语带嘲讽：“孕妇不是应该在家好好休养的么？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么个宝贝，大晚上的乱跑万一掉了怎么办？多对不起你的一番苦心 and 菲菲的惨烈家变啊。”

梁温柔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脸上却保持着她一贯来的优雅微笑：“宋洋，既然知道我是孕妇就别再酸我了，我是来接子靳回家的。”

宋洋扫了身侧醉得连走路都成问题的萧子靳，面无表情道：“我想萧子靳应该不会

想跟你回家吧？”

“他不跟我回家还能跟谁回啊？宋洋你不知道么？子靳跟沈雨荨已经离婚了。”

“我知道，不然他也不会喝成这样。”宋洋看了一眼萧子靳。

梁温柔走上来，挽住萧子靳的另一边手臂，对宋洋道：“麻烦你帮我把他扶到车上去，谢谢。”

宋洋看着她一副原配太太的架式，虽然心里有些不耻，却也没有理由不帮这个忙，如是跟她一起把萧子靳扶到车上。

司机开着车子上路，往萧宅的方向驶去。

第 087 章 流落街头

一路上，梁温柔让萧子靳靠在她的身上，小手轻抚着他的面庞，脖子……。带着迷恋又带着些许挑逗，情到深处还忍不住地吻了他的唇。

如果不是因为王叔在前面，她甚至会在这里直接将他扑倒，因为也只有这个时候自己才能与他靠得那么近，才能抚摸他，吻他……。

车子停在大宅门口时，王叔帮忙将萧子靳扶回卧室后便离开了。

梁温柔看着床上的熟睡的萧子靳，看着他帅气的脸色，性感的薄唇……。体内突然有种难以抑制的痒痒在发作，很想很想就这么吻下去。

只是，她现在还是孕妇，孩子还不能离开她，一场缠绵下来万一孩子没有了她拿什么筹码继续留在萧家？

在她还没有得到萧子靳的真心时，她不能没有这个孩子，这一点她自己清楚地知道。可是眼下那么好的机会可以与他亲热，她又实在不想就这么放弃了。

思来想去，她最终还是没能控制住心底对他的渴望，倾身小心翼翼地吻住他的唇。

红唇在他的唇上辗转，试图挑动他沉睡的热情。

她熟练的技巧很快便将熟睡中的萧子靳挑逗醒了些，迷迷糊糊中感觉到有人在亲吻抚摸自己，萧子靳出于男性身体的本能，开始回应她。

生怕他压到自己的肚子，梁温柔用一只手抵住他倾硕的身体，另一只手动情地抚摸着他的身体。

正当她准备着手脱去他身上的衣服时，萧子靳却突然停止了对她的亲吻，随即抬头盯着她，满是情欲的目光瞬间转冷。

梁温柔被他突如其来的转变吓得心里一紧，他突如其来的冷意……是不是代表着他已经清醒过来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清醒？

萧子靳确实是清醒了不少，刚刚亲吻她的时候就在一一点地清醒，因为早就熟悉了沈雨荨的气息，对于眼下这个女人实在是太陌生了，陌生得让他没有兴趣再吻下去。

结果睁开眼睛一看，居然是她！？

这个可恶的女人，居然又故技重施地想趁他没有意识的时候勾引他！

萧子靳倏地从床上坐起，一把将她从床上掀了下去，恼怒地吼了一声：“立刻给我滚出去！”

“子靳……。”梁温柔被他掀的一屁股坐在绒毛地毯上，不怎么疼，但却被吓到了，伤害到了……。

眼看着萧子靳翻身下床要走，她立刻表情一皱，捂着肚子哀嚎起来：“我肚子疼，子靳……我肚子疼……。”

萧子靳身子晃悠了一下，居高临下地俯视她，他居然在笑：“肚子疼？肚子疼为什么还不去把它打掉？我不需要孩子，我一点都不想要……你们全都去打掉好了，去啊……！”

疯狂中，萧子靳甚至还俯身去拖梁温柔的手，拉了她便往卧室门口走。

梁温柔被吓坏了，看着满脸怒火的他，心想着他不会是真的要抓她去做人流吧？他怎么可以如此冷血？怎么可以……？

“萧子靳你太过份了！”情急之下，她奋力地挣开他的手掌，后退一步瞪着他：“之前我就说过，这个孩子我是不会打掉的，你要是真那么不想要这个孩子，那么不喜欢他，那就直接把我杀了算了。”

“你以为我不敢吗？”萧子靳冲上去，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掐得很紧，连指节都泛白了。

梁温柔被他吓的一动不敢动，小脸涨得通红，她在想，萧子靳疯了，真的是疯了……！

“为什么你不肯把孩子打掉？”萧子靳重复着这个问题。

同样是女人，为什么就相差那么远呢？一个死活要留着他的孩子赖在他的身边，另一个死活要打掉他的孩子离他远远的，即便是好不容易将她从手术台上救下来了，她仍然要用最无情的方式杀死他的孩子。

沈雨荨，你怎么可以那么狠心，地么恶毒……。

萧子靳当然没有真的将梁温柔掐死，因为宅子里有人被吵醒了，适时地赶过来将她从萧子靳的魔爪中救下。

“大哥，你怎么了？怎么喝得那么醉？”萧琴扶住萧子靳的身体，担忧地问道。

王素扶着被掐得几欲缺痒的梁温柔，盯着萧子靳责备道：“子靳你这是要做什么？想要一尸两命吗？”

“算了，别说了，大哥我先扶你到客房去休息吧。”萧琴扶着有点搞不清楚头部的萧子靳往客房走去。

萧子靳醉的不轻，一度忘了自己刚刚究竟做了些什么，也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如果不是萧琴她们赶过来，他还真有可能会将梁温柔掐死。

今天在沈雨荨那里受到的打击太大，又喝了那么多的酒，甚至还在一觉醒来后看到梁温柔又在故技重施地勾引他，换成谁都该失控想杀人了。

萧子靳的态度梁温柔理应预料的到的，可为了拉近与他之间的距离，她还是冒险这么做了。哪怕现在被吓得浑身颤抖，她也只能自己认了。

谁让她就是喜欢他，想嫁给他呢？

一旁的唐晓看了看她，假意地拍着她的手臂安慰：“大哥他喝醉了才会那样对你的，你别放在心上，下次小心点就是了。”

“谁喝醉了会要人性命？你家泽飞会么？”梁温柔苦笑着问。

唐晓掀了掀唇角，最近萧泽飞被她管教的还挺服贴的。

不过萧子靳跟萧泽飞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也根本没有可比性。这么想来，她当初选择了萧泽飞下手还是正确的，至少萧泽飞再怎么发火都不敢将她往死里掐……

小元看着病床上的沈雨荨，哭丧着脸道：“你这个大骗子，怎么可以欺骗我那么久，害我差一点闯出了大祸。”

当初她和某些同事一起怀疑她就是萧泽飞那位闪婚妻子的时候，是沈雨荨一口否认的，还般出‘如果是萧家大少奶奶怎么会跑来医院工作’这种让人心服口服的理由来让她们彻底信服。

“原来你所谓的神秘男朋友就是萧子靳啊，这根本就不是神秘男友而是神秘老公啊，难怪萧子靳住院点名要你当他的主治医生呢。”小元摇摇头：“唉，也怪我太笨了，这么明显的关系居然没有感觉出来，还一直深信你俩只是因为认识所以萧子靳才会点名要你的。”

小元想了想，紧接着又问：“这么说来，当初小陈的工作也是萧大少爷亲自安排的了？可恶的小陈居然还恩将仇报地将萧大少爷刺伤。”

沈雨荨静静地躺在床上，手里还扎着吊瓶，从转入病房后她就一直这么呆呆地注视着天花板，仿佛一个没有生气的瓷娃娃。

“幸好你的孩子保住了，如果萧大少爷晚来一步孩子就没了，大少爷一定会认为是我扇动你去做人流，然后一气之下灭了我全家的！”小元想了想，一脸懊悔道：“好像确实是我扇动你去人流的，都怪我，都怪我……。”

“小元……。”沈雨荨终于动了动身体，伸手拉住正在她床前踱来踱去的小元，歉疚道：“对不起，我不该骗你的。”

小元转身扫视了她一眼，不得已道：“唉，还是算了，我也没有说特别怪你的意思，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苦衷。”

“是啊，我有我的苦衷。”

“你放心吧，我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小元在她跟前坐下，扫了一眼她平坦的小腹：“好在孩子暂时保住了，我也不算错的太离谱。”

沈雨荨苦忍地哽咽了一下，留下这个孩子是福是祸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也不知道，总之她就是任性地把孩子留下了。

“医生说因为伤了胎气宝宝随时都有可能流产，所以你需要在这里静养观察几天，不过你放心，医院那边我会帮你请假的。”

“好，谢谢你。”

“好了，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反正我明天休假留在这里陪你一晚好了。”小元想了想，问道：“你真的不打算让你妈知道孩子还在这件事情吗？”

“不能让她知道。”沈雨荨道。

现在连她自己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怎么能让母亲知道她的孩子还在，让她知道了，只会逼她跟萧子靳和好，逼她回萧家跟梁温柔斗。

萧子靳估计已经被她伤透心了，估计再也不想再看见她了。

想到最后他将她送入医院，交给医生时的情景，想到当时他的表情，她就心中一片发寒。

下午何玉娇从萧子靳那里得知沈雨荨把孩子打掉后，曾经沈雨荨打过电话，对她一通斥骂吼叫后，声称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随即便将电话挂断了。

她的一场人流，不但伤了萧子靳的心，也真正地惹怒了她的母亲，想想还真是无奈啊！早上，萧子靳从床上坐起，只觉得头颅如同要裂开地疼。

他在床上坐了片刻，脑海中闪过昨天和沈雨荨之间的一切，心脏瞬间抽疼，脸色也在同一时间阴郁下来。

即便是过了一晚上，他仍然没有从那种失望与愤怒着解脱出来，想到那个已经死去的孩子仍然会心痛。一抹危险的冷笑在他的唇边绽放，沈雨荨，你既能做到如此狠心，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个时候门口响起敲门声，同时传来梁温柔的声音：“子靳，你睡醒了没有？该起床吃早餐了。”

没等萧子靳回应，她便主动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眼前的梁温柔穿着一件性感的开襟针织衫，春光绽放中，一抹过分显眼的青紫清晰可见地印在脖子上。而她却丝毫没有在意般，对着他隐隐微笑。

梁温柔表面上笑得极美，心底却是一片慌乱的，毕竟昨晚萧子靳差一点将她掐死，而且眼前的萧子靳脸色又是那么的难看。

她胆敢进来也是抱着萧也许已经忘了昨晚主动亲吻他的事情，事实上萧子靳也确实不太记得了，就连她脖子上显眼过了头的掐痕都觉得陌生。

“子靳，昨晚你喝醉了，下次还是把大房让回给你睡吧，我睡客房。”梁温柔体贴地说了句。

萧子靳没有理会她，从床上下来直接进了浴室。

梁温柔暗暗地松了口气，转身走了出去。

萧子靳一进入餐厅，王素便指梁温柔的脖子责备道：“子靳，你看看你昨晚干的好事，差一点就将梁小姐掐死了。”

萧子靳目光落到梁温柔的脖子上，上面的痕迹是他弄的吗？他居然一点都不记得了。

萧老爷子也是一脸愤怒地盯着萧子靳：“听说你昨晚逼梁小姐去做人流？有这回事么？”

面对长辈们的质问，还有梁温柔脖子上的掐痕，萧子靳无从可辩，只淡淡地说：“昨晚喝醉了。”

“喝醉了就可以乱来吗？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心里去？”萧老爷子气得扔了筷子。

昨天上午才语重心长地跟他分辩过孩子对于他的利害关系，晚上就差点把梁温柔掐死了，老爷子自然是气得吃不下饭。

萧子靳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沈雨荨狠心打掉孩子，和梁温柔誓死留住孩子的样子，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责备，应付的也极其敷衍。

梁温柔见老爷子骂得差不多了，才终于开口圆场道：“爷爷您别生气了，子靳不是说了么，他昨晚喝醉了才会失手掐我的，好在我也没什么事，事情过去就算了吧。”

萧子靳看了懂事至极的她一眼，转身走出餐厅。

“你上哪去？”老爷子冲着他的背影厉声道。

“我出去吃。”萧子靳的身影消失在餐厅门口。在医院里休养了三天，孩子总算是稳定下来了，沈雨荨也遇到了当初小元同样的难题。

不工作就只能拿底薪，连每个月的房租都不够，想要领到更多的薪水，就只能学小元瞒着医院怀孕的事情。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还没有计划好该怎么隐瞒自己怀孕的事情，医院就已经给她下发了解聘通知书，解聘的理由是她一直以来的个人作风问题。

前段医院公司里面确实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她想反驳的时候，张主任却甩给她一张艳照：“沈医生，难道非要这种相片公诸于世后，你才肯承认自己的作风有问题么？”

沈雨荨拿起相片看了一眼，双目瞬间瞪大。

相片中的内容居然是她和萧子靳相拥睡在一张床上的情景，而且还是在御临花园二楼主卧也就是萧子靳的床上。从角度看上去，这张相片是萧子靳自拍下来的，她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拍下这张相片的。

照片中的她香肩赤裸，枕在萧子靳的手臂上睡的极其安祥，完全没有PS的痕迹，也就是说，这张相片真的就是萧子靳拍下来的。

只是他当初怎么会拍下这张相片呢？他明明不爱拍照的啊，难道是早有预谋？就是为了这一天所预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萧子靳也太可怕了，太心机了！

那么现在很明显，她会被告医院解雇是萧子靳在背后搞的鬼，也是啊，当初他能让她进恩泰，现在就有能力让她离开恩泰。

她突然想起那天在医院里萧子靳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不会放过她的……。

如果这就是他对她的报复，那么她认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张主任瞧着她的目光明显有着鄙夷。

沈雨荨不怪他会这么看自己，毕竟当初是她自己要隐婚的，看到这种相片任谁都该误会了。

“我无话可说。”她苦涩地笑了笑，将相片撕了个粉碎扔入垃圾桶内，随即转身走出张主任的办公室。

沈雨荨被医院解雇的事情大家伙都知道了，有了那几个幸灾乐祸的，还有鄙夷，有不耻……。

毕竟她被解雇的理由是因为个人作风不检点，有这种目光也不奇怪，沈雨荨已经觉得无所谓了。倒是小元急坏了，拉着她的手臂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怎么突然就说你作风有问题呢？就算要用这个理由解雇你那也要有证据啊。”

沈雨荨无奈地笑了笑，道：“算了，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我会进恩泰本来就是萧子靳帮的忙，如今他要我离开恩泰，我再怎么想留也不可能留得下的。”

小元突然有些愤愤道：“之前还觉得萧大少爷挺好的，没想到这么坏，离了婚还把

你工作搞没了。”

之前萧子靳在这里住院的时候，医院里的女同事个个迷他迷得无心工作，都夸他帅气、绅士、有礼……。

结果居然会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小元突然就不想再跟大伙一起迷恋他了。

沈雨荨却并不恨他，因为她心里清楚自己昨天确实是伤了他的心了。

如果这样能让他觉得心里痛快的话，那就随他去吧！大不了她再找一份工作就是了。

在医院里住了三天，出院时沈雨荨甚至没敢回家就先去医院上班了，因为母亲在电话内吼出的那句要与她断绝母女关系的话不像是在说笑的。

她知道何玉娇肯定是气着了，才会发那么大的火。

可是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她迟早学是在回到那个家去的，毕竟小梓恒还需要她的照顾。

没想到她刚回到家，便听到屋里传来何玉娇与人吵架的声音，沈雨荨本能地以为又是王素跑来找茬，如是加快步伐走进去。

进去才发现不是王素，而是房东太太，两人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得面红耳赤的。

“发生什么事了？”沈雨荨走进去问道。

房东太太看到沈雨荨回来，立马转向她：“沈小姐你回来的正好，这房子我不租了，并且明天就得把房子腾出来给我，我有急用。”

“为什么不租了？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至少租半年，压金和房租我也已经交给你了呀。”沈雨荨不解地看着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有些心虚地顿了一下道：“算我不对，压金和房租我会如数退给你们，这几天就当是我免费给你们住吧，对不起，房子我真的急用，麻烦你们行行好，给我行个方便，拜托了。”

“这临时临急的你让我们搬哪去？那天收租金的时候好话说尽，现在才几天啊你就想反悔了？连这么一点信用都没有还当什么房东？小心我告你去！”何玉娇气呼呼道。

“我刚不是说了么？我有我的难处，我不是不想租！”

“你有什么难处？非得出尔反尔？”沈雨荨盯着她问。

房东太太想了想，一脸无奈地说：“算了，我老实跟你说了吧，有人出双倍的价钱跟我租这套房子，并且威胁我如果不租就要把我这幢楼给拆了。沈小姐您大概也看出来，我们这片城中村里的房子都是抢建出来的，万一被人在后面搞一下就全完了。”

“双倍的价钱？不租给他就要把这幢楼给拆了？”沈雨荨嗤笑一声：“好大的口气，我还真想知道究竟是哪方神圣敢夸这么大的海口，是萧子靳么？”

除了财大气粗的萧子靳，谁还能夸得下这样的海口？

萧子靳，看来他是要跟她杠上了，不反她逼到绝路不罢休！

“萧子靳？居然是萧子靳干的好事？”何玉娇愕然，随即瞪着房东质问道：“是他吗？是不是他不让你把房子租给我们的？”

房东老太太一脸茫然地摇头：“什么萧子靳？我不认识啊，是一位姓江的男人找我租的。”

“你说谎！”何玉娇怒道：“除了他还会有谁这么大手笔的？肯定是他！”

“我真不认识什么萧子靳。”房东太太无辜地解释着。

何玉娇又要说什么时候，沈雨荨开口打断她道：“不用问了，这种事情萧子靳肯定不会自己亲自出马。”

萧子靳那么忙，每天处理公务的时间都不够，就算他不忙，以他的身份地位也用不着亲自出马做这些。他只需要坐在空调房里吹着冷气，打个电话指挥一下，自然就有大把的人帮他出面了。

既然是萧子靳有意刁难，那这事也怪不得人家房东了。

她轻吸口气，语气平和地对房东太太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为难你了，也希望你别太为难我，至少给我一天时间去别处找房子，等找好了房子我马上就搬可以么？”

房东太太有些为难地想了想，最终点头：“好吧，不过先说好了不超过一天，因为对方给我的期限也是一天。”

“好，我明白了。”沈雨荨点头。

房东太太千拜托万嘱咐地离开了，屋内只剩下沈雨荨跟何玉娇两个人时，何玉娇立马双目一凌，冲上来就是一巴掌甩在她的脸上：“都是你！现在你满意了吧？得罪了萧子靳我看你这辈子还怎么活！你不但自己活不成你还把我跟梓恒拖累了你你知道吗？”

沈雨荨在回来之前就已经料到会挨这一巴掌了，她脚步退了一退，没有太过惊慌，也没有太多的难过，就这么扶着沙发后背任由着他发泄。

何玉娇果然没有客气地继续责骂道：“你居然骗我说没有怀孕，还背着我去做人流？你疯了吗？如果早知道你怀孕了，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同意你跟萧子靳离婚的。”她用手指在沈雨荨的脑门上重重地戳了两下：“你为什么不告诉萧家你怀孕的事？如果萧家知道你怀孕，她梁温柔还能有机会住进萧家去吗？萧家还会那么偏向她吗？你到底为什么”

要这么做？你说啊！”

沈雨荨望着她，双眼泛出泪雾。

“妈，我只想找一个真心相爱的男人厮守一生，但是我知道你会不屑，会反对，所以我也不想再跟你继续讨论这个事情了。”

“所以你就偷偷把孩子流掉了？”

“对不起，我只想活的幸福一点，有尊严一点。”沈雨荨抬手抹了一把眼里的泪雾，道：“就算没有萧家，我一样可以把你和梓恒照顾好的，我们不一定要住豪宅，不一定要天天吃好吃的，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得幸福快乐就行了不是么？”

她知道自己跟何玉娇说这些没有用，所以不给她反驳的机会，她便接着说了一句：“我出去找房子了。”说完，她转身往门口走去，那步伐，分明是带着逃避的。

沈雨荨现在所租住的城中村还算挺大的，因为地段好租金稍贵，里面租数的大多都是白领级以上人物，房源也还算充足。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她一边找了几家房屋中介都在看了她的身份证后，礼貌地拒绝了她，不是以没有房源为由就是以别的再由拒绝她。她当然知道这是萧子靳搞的鬼，只是没想到他的手居然能伸得那么长，管得那么宽。

找了一个下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不，别说适合了，就连肯租给她的房子都没有，她终于有些崩溃了。

她很想直接冲到萧子靳面前质问他到底想怎样，可倔强的她并没有这么做。

当初萧子靳对付凌菲菲的手段她是看在眼里的，冷酷无情，丝毫不给活路。就连她和梁温柔帮忙求情都没有用，如今天凌家破产，凌菲菲的父亲躺在医院……。

她想，如果萧子靳下了狠心要用这种方式对付她的话，那么就算她跪在他的腿下求他也不一定有用了，求情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得罪了萧子靳，果真就没有活路了吗？

如果不是因为还要抚养梓恒和母亲，沈雨荨绝对会骄傲地跟他抗争到底的，绝对会让他清楚地意识到榆市不是他家的，他别想一手遮天！

同时失业和失去住所，沈雨荨一时间要找房子又要找工作，忙得团团转。

一天的期限很短，转眼就过去了。

第二天房东太太准时过来赶人，一家三口连同行李一起被清出了人家的屋子，何玉娇抱着行礼对沈雨荨又是一番臭骂，各种埋怨，最后质问她：“现在好了吧？晚上我们只能去睡天桥了！”

“姐姐，我不要睡天桥。”小梓恒后怕地说：“乞丐才睡天桥的，我不要跟乞丐一起睡。”

沈雨荨低头看了他一眼，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安慰道：“没关系，姐姐有钱，我们可以先去酒店住一晚。”

何玉娇看着沈雨荨道：“拿着你那一千万去买套房子好了，省得被人家赶来赶去的。”

沈雨荨看了她一眼，没有回应她，而是牵着梓恒下楼了。

这笔钱是梁温柔和王素的，如果她用了，那这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所以她早就已经把钱退还给梁温柔了。只是她没敢跟何玉娇说实话，怕被她掐死。

如果被何玉娇知道一千万已经还给人家了，肯定会气疯的吧？而且肯定还会再给她两巴掌，至于其它……她不敢想！

第 088 章 比任何人都要狠毒

林助理一大早便开始向萧子靳报告沈雨荨的状况，汇报完后有些无奈道：“萧董，您这么做又是何必呢？”

萧子靳抬眸瞅着他：“什么意思？”

“沈小姐这么拖家带口的地住旅馆，这多不安全啊。”

“她不是从萧家拿了一千万么？足够她住好几年五星级大酒店了。”

林助理小心翼翼地劝道：“萧董，我看得出来沈小姐过得不好你也不见得心情就好，所以还是算了吧，既然离了，那就好聚好散，以后各走各的阳关道。”

“好聚好散？对不起，本人没那么好的绅士风度。”萧子靳薄唇勾了勾，冷戾道：“我会等到她回来跪下来求我，这事才算完。”

看着他脸上慑人的表情，林助理后怕地缩了缩脖子，心下暗暗想着这位上司还真是惹不得啊，自己以后一定要小心点才行。

不过为了萧子靳赶紧从这个坎上过去，他不得不继续硬着头皮继续劝道：“萧董……你不要用对付凌菲菲的手段去对付沈小姐，她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萧子靳挑眉。在他看来，两人一样的无情无义，一个不顾夫妻情份，一个不顾多年的同学情份……。

林助理被他堵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最终只能闭了嘴。

“以后她的情况不用再向我汇报，我没兴趣知道。”萧子靳随手翻开一份文件，表情越发的漠然：“你只管照我说的做就行，其它不用理。”

林助理耸耸肩：“那好吧，反正虐死了她你负责。”为了不让家人从此喝西北风，沈雨荨也不敢再要求多好的工作单位了，好不容易才在市区一家小医院争取到了一次面试机会，对方一看她是从大医院辞职出来的，满心欢喜地接受了她的。

虽然福利跟恩泰医院比差远了，不过能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上找到工作沈雨荨还是很开心的，并且满心欢喜地准备好了上班的准备。

结果第二天她刚要去上班，医院却打来电话告诉她，医院职务临时有变动暂时不招人，礼貌地告诉她以后有机会再合作。

沈雨荨懵在了原地，愣愣地听着对方礼貌又坚定的语气，半晌才气愤地叫出一句：“昨天不是说好了今天上班的吗？你们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对不起，沈小姐，咱们有机会再合作吧。”对方说着将电话挂断。

沈雨荨气虽然生气，却又拿人家没办法，不得不挂上电话。

这个电话怎么会来得这么适时？看来又是萧子靳在后面搞的鬼，他不但不给她在恩泰呆下去的机会，也不给她在别家医院入职，太可恶了！

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又响了，她欣喜地接通‘喂’了一声。

听到是小元的声音后脸上的笑容才淡了下去，同时觉得自己有些天真的可笑，居然还幻想着电话是刚刚那家医院打来的邀请她去上班的。

小元兴冲冲道：“雨荨，你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我一位学姐所在的医院招人，我跟你说了之前的工作经验，她挺满意的，还让你抽个时间过去面试一下。”

“你朋友？”沈雨荨目光亮了一下。

“对，她刚好是外科主任，不过就是医院有点小，在光明路上一家叫晨光医院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这种时候沈雨荨哪里还敢挑医院大不大，有人肯收她，并且不被萧子靳搅黄她已经很满足了。

“我现在刚好有空，马上就过去。”她欢喜道。

“好，一会我把地址和她的联系电话发你。”

“谢谢你啊，小元。”

“谢什么，当初你不也帮过小陈么？呸，不提那个贱男人！”小元笑着改口道：“看吧，我就一早就说了，像你这么有经验又工作勤快的人，找工作一点都不难的。”

沈雨荨苦涩地笑了笑，是啊，有了恩泰医院这个标签贴在身上确实不难找工作，不过前提是没有萧子靳在一旁搅和……。

因为有了小元的关系，她面试的很顺利，对方也应了她明天就上班的要求。

从医院出来时，她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的，担心萧子靳又会用同样的手段将她的新工作搅黄了。不过转念一想，主任是小元的学姐，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下午她便专心找房子去了，城中村找不到，她只能往市区的外环找，心想着那么多的房东不可能全部受萧子靳掌控吧。

不过她想错了，萧子靳就是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让她找不着工作房子。

只要她一找到房子，哪怕是签了合同，人没有走远房东就把电话打来了，告诉她房子漏雨了要整修，要么就是看错了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不肯再

租给她。

沈雨荨几欲崩溃地爷天长啸一声，转身瞪着空无一人的身后大吼：“萧子靳你有种出来！这样刁难我有意思吗？”

萧子靳自然不可能出来，人家根本不用亲自出手就能将她折磨得叫苦连天。

宾利车厢内，林助理偷偷看了一眼后座的萧子靳，笑呵呵道：“萧董，沈小姐她还真是个倔脾气，吃了那么多苦头愣是不肯前来跟你认错求饶。”

萧子靳眉心动了一下，却并未言语。

想要她认错求饶？确实不太容易，不过他有的是耐心跟她磨。

萧子靳提醒过不准在他面前提沈雨荨的事情，林助理偷偷又看了他一眼，见他无动于衷，自然也不敢再多嘴了，而是改口说：“萧董现在是直接回家还是回公司？”

“回家。”

“老宅么？”

“好……。”这两天萧子靳倒是回老宅回的挺勤快的，这是要跟梁小姐培养感情么？因为要面试，沈雨荨出门的时候是穿着高跟鞋的，当时走的比较急又忘了带平底鞋，奔波了一天她已经快要累垮了，脚下的鞋也磨的她脚趾生疼。

怀孕本来就不可以穿高跟鞋的，没有按医嘱在家好好休息已经很不应该了，再加上高跟鞋……。

她不自觉地用手掌抚上小腹，突然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个孩子，既然选择了将它留下，却无法做到好好呵护它，让它在里面少受点罪。

偏偏这个地方的交通还不太好，没有地铁，公交站台少，走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站台却没有到住所的公车。

她停下脚步，将脚下的高跟鞋脱下来提在手上，就这么光着脚丫走在人行道上。

现在是初春时节气温还有那么一点冷，光脚踩在地板上面凉嗖嗖的，不过总比穿着高跟鞋舒服多了。

赤脚走在路边，沈雨荨突然有些悲伤地想，难道真的要回到萧子靳面前求他给自己一条生路才能活下去吗？或者直接告诉他，她的宝宝还在，求他重新接纳她，给她个跟梁温柔斗争一辈子的机会？

不，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她都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啊！

感觉到脸颊上一阵凉嗖嗖的，抬手一抹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居然落了泪。

懦弱又倔强的她，除了落泪似乎也干不了别的了。

因为失神的缘故，她甚至在过马路的时候忘了看红绿灯，就这么一脚踏入车往不息的斑马线内。

直至一声尖锐的刹车声响起，她才被吓了一跳，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她愣愣地瞪着眼前突然停下的车子，心脏砰砰直跳着，当她以为自己少不了一顿挨骂的时候，才发现眼前这辆车子有那么一点熟悉，既然是萧子靳平日里常用的车子。

车窗缓缓降落下来，惊魂未定的林助理一边拍着胸口一边道：“沈小姐，你过马路都不看灯的么？差点就被我撞飞出去了。”

好吧，他承认自己载着萧子靳绕了个弯就是为了试试看能不能在这片堵到沈雨荨的，能堵到她也确实是份惊喜，但这样的出场也未勉太‘惊喜’了点！

不，完全是惊无喜，甚至还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对不起，我刚刚没看到。”沈雨荨自己也被吓坏了，她看着林助理，好不容易才从惊吓中缓过神为的她紧接着又陷入了慌乱中。因为她不知道萧子靳是否就坐在后排，也根本看不清楚车厢里面的情景。

这是萧子靳的私人座驾，一般他不在车上的时候别人是不会开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此时就坐在车上？而且还看到了她如此狼狈的一面。

不用低头看自己，沈雨荨就能猜到此时的自己该有多狼狈了，手里提着高跟鞋，光脚踩在地面上，眼里甚至还有泪痕……。

她慌忙用袖子擦了一把湿润的双眼，又弯腰将鞋子穿在脚上，试图以此来挽回一点形象与尊严。

然而不管她怎么挽救，刚刚她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差点被车子撞飞的情景还是深深地落入了车内两人的眼里。

林助理偷偷在后视镜中看了萧子靳一眼，见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车外的沈雨荨却一言不发，也没有要邀请她上车的意思。如是冒着被他炒掉的危险对沈雨荨道：“沈小姐您这是要回市区么？我顺带捎您一程吧。”

纵然萧子靳对沈雨荨百般折磨，但他看得出来，萧子靳的心里还是有她的，不然就不会用这种下简单的手段折磨她了，而是会像对付凌菲菲那样，简单粗暴，直接让她家破人亡。

所以他才敢做这个主让沈雨荨上车，不然换成是凌菲菲或者梁温柔，给他一百个胆都不敢啊。

他的好心，却换来沈雨荨的强烈拒绝。

她几乎要将脑袋摇掉道：“不用，不用了……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

“那……。”林助理又看了看萧子靳，希望他能开句声，毕竟就这么把一个流着泪光着脚的女人扔在这里实在有点冷漠。

后座的车窗终于降了下来，沈雨荨也终于在一周之后再次见到了萧子靳，车厢内的他还是那么帅，只是眉宇间明显多了一份戾气和冷酷。这种慑人的冷她在一开始遇见他的时候也偶尔能看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从他的眉宇间隐去，直至现在才重新绽现。

两人的目光透过开启的车窗地半空而遇，沈雨荨立马低下头去。

如果不是他们的车子挡在跟前，她早就迈步往马路对面去了，只可惜……。

“身体恢复得不错。”车厢内飘出萧子靳嘲讽的声音。

沈雨荨没有搭理他，依旧垂着眼睑对他采取无视。

“我还以为你的生存能力能有多强，看来也不过如此嘛。”他的目光在她眼角的泪渍上流连，随即往上滑落，定在她因为光脚走路而弄得满是灰尘的脚面上：“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不过是刚刚开始，往后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你慢慢享受吧。”

他的话语冷烈刺骨，听得出来不像是在恐吓她的。

原本还想着忍一忍，省得他再给自己放大招，可是听到他这么说后沈雨荨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心里开始控制不住地沸腾起来，咬咬牙，抬头盯着他：“萧子靳，这样欺负一个女人你还是男人么？”

“我是不是男人你自己心里有数。”

“你——！”沈雨荨居然不自觉地脸红了一下，气结道：“是男人就别给一个女人使这么下三烂的手段，因为这样真的很有损你大总裁的形象。”

萧子靳无所谓地笑了：“形象？那不过是假象罢了，你使用了如此下三烂的手段杀死我们的孩子，外人不一样夸你单纯善良？事实上你比任何一个女人都要狠毒，都要冷漠……。”说起孩子，他的表情更冷了，甚至变的咬牙切齿起来。

“我不过是为了咱们还未出世就已经惨死的孩子讨一个公道，这有什么不合适的？难道你想让我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般，任你背着儿子的命案逍遥法外么？沈雨荨，我告诉你，我儿子的命没这么贱也没这么便宜。至于他的命到底有多金贵，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让你清楚地明白的。”

“你不就是会拿你的权势欺压我，让我找不着工作，租不到房子住么？我就不信整

个榆市你能一手遮天，能让所有人都怕你、听你的！”沈雨荨倔强地瞪着他，咬牙道：“你以为这样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吗？我偏要活，偏要让你看看我的生命力到底有多顽强！”

她的一时口舌之快，却让萧子靳原本就皱着的眉头皱得更紧。

前面的林助理忍不住抚额哀叹，看来他今天是好心办了坏事啊，还以为让他们遇上后是在给他们制造相处的机会，能让他们尽快消气重新将感情培养起来呢。没想到会是眼下这种场景，一个冷酷一个倔强，谁也不服输地杠上了。

他不得不冲沈雨荨扔去一句：“沈小姐，既然您不想上车，那我们就先走了。”

还是赶紧把萧子靳载走吧，省得两个人越说越激动当街动起手来了。

萧子靳确实不能一手遮在，但是不管在任何人面前只要提醒萧氏或者萧子靳，就没有人会不卖他这个面子。毕竟跟得罪一个毫无背景的弱女子比起来，得罪萧氏大当家的更可怕，更不划算。

得罪了萧子靳，以他萧氏的权势地位，谁能招架得住？

就在车子驶走的那一瞬，两人的目光依旧如磁铁一般死死地纠缠在半空，直到车子渐渐走远，彻底地没入车流，沈雨荨才终于泄气地松了口气，迈步往马路对面走去。看到萧子靳回老宅，高最兴的就是梁温柔了，她还担心因为自己在这里的缘故，他会不愿意回来呢。

他体贴地替他拿下身上的薄款风衣，笑盈盈道：“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要不要先回房洗个澡？”

萧子靳看着她脸上讨好的笑容，心里突然有些苦涩，一个是爱了他十年，聪明体贴，为了得到他费尽心机的梁温柔。一个是才刚认识半年多，倔强狠毒，处处与他对抗，对他不屑一顾的沈雨荨。

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要选择后者，而且还总是被她影响，被她牵制，哪怕是在她残忍杀掉他的孩子，他报复折磨她的时候仍然受她影响情绪。

正常男人都会选择那个不乖又不听话的女人么？他很好奇。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梁温柔关切地打量着他问。

“没什么。”萧子靳转目光从她脸上转开，迈步往楼上走去。

虽然他仍是那一脸的淡漠，但梁温柔心里却是万分欣喜的，因为在她进入萧家这么多天来，萧子靳还是头一次这么认真平静地看了她，并且注视的时间还挺长。

萧子靳的这种转变无疑是给了她莫大的鼓舞，也给了她莫大的希望。

她就知道，只要自己用心，迟早有一天可以将他感化，让他接受自己的。

吃晚饭的时候，王素突然打量着萧子靳关切道：“子靳，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这几天都没睡好么”

她这么一说，大伙都不由自主地往萧子靳望了过去，老爷子看了一阵后点头：“唔……确实比之前憔悴了不少。”

萧漫笑呵呵地打趣道：“不是有句古话么，英雄难过美人关，这沈小姐都还不算美呢，大哥就过不去了。”

“小漫！”王素故意板起脸庞斥了声，萧漫立马吐了吐舌头小声道：“开句玩笑嘛，大哥不会那么小气的。”

老爷子看着萧子靳说：“如果觉得累就在家休息几天，反正公司没了你照样运转。”他这话多少是带着堵气意味的，因为萧子靳至今仍然没有点头同意跟梁温柔结婚的事。

萧子靳始终不相信自己那天晚上碰了梁温柔，自然也不会百分百相信这个孩子是自己的，所以他一直在坚持等孩子的鉴定结果。可老爷子不怎么想，他担心的是他的小曾孙子无名无分地来到这个世界上，遭人嘲笑非议。

“爷爷您放心吧，我没事。”萧子靳说。

对他来说在家里休息还不如在公司上班来得好过，至少在忙碌起来的时候不用去想那些影响他心情的事。

王素扫了大伙一眼，目光一转落在萧泽飞脸上，以教诲的语气道：“泽飞你也是的，明知道你大哥工作忙，这段时间又心情不好，也不知道帮他分担一点工作。”

萧泽飞抬眸扫了她一眼，又看了看萧子靳道：“大哥手下助理秘书一大堆，哪用我帮忙。”

“助理秘书毕竟毕竟是外人，哪有自己人可靠。”王素转向老爷子：“爸，你说对吧？”

萧老爷子点头：“对，有空就多帮你大哥分担一些工作。”

“哦，”萧泽飞点头应了声。

王素又转对萧子靳说：“子靳，把工作分一点给泽飞做吧，也省得你那么劳累。”

“就是，泽飞都快是当爹的人了，也是时候该让他锻炼锻炼，让他成熟起来了。”唐晓附和了一句。

萧子靳点头：“好，我会的。”

没有过多的言语，因为他听的出来王素这几句表面上看似关怀他的话，实际上是在让他放权给萧泽飞管事。

低头吃了几口白饭，他才重新抬头对老爷子道：“爷爷，江城的项目马上就要开始启动了，不如就让泽飞负责去管理吧。”

老爷子看着他，语气里分明有着不放心：“你确定泽飞能管的下来？”

“小妈和唐晓说的对，是时候该让泽飞成熟起来了。”萧子靳道。

“嗯，就是，反正有子靳监督着泽飞肯定能做好的。”王素笑咪咪道。她这话说的很精明，到时如果萧泽飞出了差错那也是萧子靳监督不力，是萧子靳的错。

“江城？那岂不是要经常出差？”唐晓表示不放心。

“做大事的人哪有不出差的道理？”老爷子瞅了她一眼：“既然想放手让他去学习成长，就别想着把他局限在家长里短里头，你看子靳一个月有十天是在出差的，人家也没觉的有什么。”

唐晓低头不说话了。

第二天早上萧子靳出门时，梁温柔用一脸期盼的目光注视着他，柔声道：“子靳，下午可以陪我去产检么？”

梁温柔很聪明，问这句话的时候是当着大伙的面问的。

而萧子靳居然在略一迟疑后便点头答应了下来，他爽快的态度倒是让梁温柔惊讶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迫于老爷子在场才答应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萧子靳肯陪她去做产检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她终于有了与他单独相处的机会，可以趁机培养感情了，这样下去不用多久，她和萧子靳就会因为孩子顺理成章地在一起，又理所当然地培养出感情的。

第 089 章 不期而遇

何玉娇一边将打包回来的早餐放在小桌子上一边瞪着沈雨荨没好气道：“我看你想让我们在这间小旅馆内住到什么时候！”

沈雨荨看了她一眼道：“妈，我已经在找房子了。”

“你已经找了两天了，房子的影子都没见着。”

“我今天开始上班，你没事也可以去找找，不能什么事情都依赖我一个人。”沈雨荨有些无奈道，何玉娇才五十岁，身强体壮的却总是事事依赖她，一点忙都不肯帮。

何玉娇不但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反而责备起她来：“如果不是你那么好逞强，我们至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么？你之前不是说的挺能耐么？怎么这会反而要我去找房子了？”

“行了行了，你不想找就别找了，我自己下了班去找。”沈雨荨端起一碗汤粉要吃，看到里面厚厚的一层油水后眉头一皱：“这么油腻怎么吃嘛，下次给我买点清淡的。”

何玉娇没好气地横了她一眼：“孩子都被你打掉了，还怕什么油腻，赶紧吃你的。”

沈雨荨实在吃不下去，随便吃了几口便起身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了。

她打算先把小梓恒送去学校，再去晨光医院上班，刚好顺路。

从昨天到现在，她一直都处在提心吊胆中的，就怕晨光医院那边会突然打来电话，随便找了个理由告诉她不用去上班了，这不正是萧子靳折磨她玩的手法么？

因为太过紧张，她甚至在听到手机响的时候都会心跳加速，然后迅速地看一眼来电号码，看到不是晨光医院的号码后才松了口气。

这次萧子靳居然没有对她下手？不可能啊，或者是因为小元那位学姐根本不把他的这种恶势力放在眼里，所以没有受他控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就太崇拜太感激小元的这位学姐了。

一路胡思乱想中，沈雨荨牵着小梓恒来到了学校。

这间幼儿园是属于御临花园的，每次送小梓恒从侧进门御临花园的时候，沈雨荨的心里总会有种异样的揪痛感。从学校门口往前望过去，又刚好可以看到萧子靳所居住的那幢楼房。

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在这里居住呢？还是回老宅陪梁温柔去了？

梁温柔现在怀着萧家的希望，他回去陪她也不奇怪的。

“姐姐，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很想念姐夫啊？”小梓恒仰着小脸问道。

沈雨荨回过神来，忙低头冲他笑了笑：“当然不是啊。”

“那你为什么老是和我一样喜欢望着姐夫的家？”

和他一样？他也老是这么望着么？沈雨荨苦涩地叹了口气，看来和萧子靳分开，小梓恒和她一样难受啊！

“走吧，我们该进教室去了。”沈雨荨拉着他往学校里面走去。

远远的，她就看到梓恒的班主任何老师正站在教室门口迎接小朋友们，不过今天何老师的脸色明显有些古怪，特别是在看到姐弟俩走进来的时候就变得更加古怪了。

沈雨荨的心里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当何老师告诉她，梓恒不能再继续留在这间幼儿园上学的时候，她彻底地傻掉了。

幼儿园给出的理由是她不是这个花园的业主，更没有本区域的户口，幼儿园里面的学位又不怎么够，所以不能再留梓恒在这里继续上学了。

这家幼儿园不管是校区还是师资都是市内数一数二的，当初梓恒也是一眼就爱上了这间学校，现在居然要将他退学？

不用想，沈雨荨也知道这是萧子靳的主意，她没想到那个臭男人居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还让小梓恒被学校退学了，可恶！

如果说之前他的刁难沈雨荨都还能忍的话，那梓恒的事情她就实在是无法忍受了，气得在原地咬牙切齿。

小梓恒不太懂什么户口和业主，但他听懂了老师的话，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他不能再到这间学校来上学了。他小嘴一瘪，委屈巴巴地哭了起来，抬起小脸望着沈雨荨道：“姐姐，我要读书……。”

沈雨荨眼眶一热，拉着他走到一侧坐下，然后开始给萧子靳打电话。

电话是通了，不过一直没有人接，她改打他的坐机，是田秘书接的，田秘书告诉她萧子靳有交待过除了萧家的人，一律不接私人电话。

也就是说，他连她的电话也不想接了？

“麻烦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跟他联系上？”她奈着性子道。

田秘书抱歉地说：“对不起，萧董最近比较忙，有什么事情您跟我说吧，我会转达的。”

知道这只是田秘书的托词，沈雨荨气结地挂断电话。

看着哭的一脸伤心的小梓恒，沈雨荨的鼻子又开始酸了起来，她用手捧住梓恒的小脸蛋，一边替他擦去脸上的泪珠一边心疼道：“对不起啊，梓恒，姐姐不是不想让你在这里上学，是姐姐没有能力让你继续留在这个学校。”

什么本区域房产证，护口，她一样没有。就算这两样她都有，只要萧子靳不肯高抬贵手，梓恒也同样会被学校清退的。

当初这里的学位是萧子靳帮忙搞到的，现在他把学位收回去了，她能有什么办法？真的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她在想，就算她找到了萧子靳又有有什么用？向他求情认错吗？这样他就会让梓恒重新回到学校上课？不，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的！

沈雨荨没办法，只好抚摸着梓恒的小脑袋安抚道：“没关系，姐姐马上去帮你找一间和这里一样好的学校好不好？”

小梓恒两眼泪汪汪地看着她，问：“真的和这里一样好吗？那里会有疼我的何老师吗？”

“嗯……会有的。”沈雨荨点头。

好不容易才将梓恒哄停了，沈雨荨纠结着该去给梓恒找学校好还是去上班，看梓恒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今天不给他找间他喜欢的学校肯定是不行的。

没办法，她只好拿出手机拨通晨光医院那边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正是小元的表姐也就是她的未来上司。

没等她开口，那边的主任便率先开口了，语气中满满的歉意：“沈医生，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

“呃……请问主任您找我有事么？”沈雨荨心里有些慌，因为那抹不好的预感。

果然，电话那头的新上司用极度歉疚和礼貌的语气道：“对不起，沈医生，我们医院……嗯……。”

听着她结结巴巴的话语，沈雨荨黯然地笑了笑：“不招人了吗？好，我明白了。”

“你知道了？”对方讶然地问。

“嗯，我猜到了。”沈雨荨强颜欢笑：“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主任。”

“对不起，是我们医院没有福分留住您。”

“不用再说了，我明白的。”沈雨荨迅速地挂上电话，眼里一时没控制住地掉了两滴泪下来，她慌忙用手背擦了一下，蹲下身子抚摸了一下梓恒的小脑袋微笑道：“这下好了，姐姐终于有时间可以带你去找新学校了。”

梓恒感觉到她的不开心，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乖巧地点了一下头后跟着她一起往学校门口走去。

市区内幼儿园有不少，不过价格都比郊外贵了许多，当然设施也比郊外的好。

衡量再三，沈雨荨终于挑定了一间看上去还不错的幼儿园，并带梓恒进去参观新校舍，结果梓恒只看了一眼便掉头要走了，她不得不给他另外又挑了一家。

第二家跟御临幼儿园比起来自然是差了许多，不过比之前在西郊读的那家却好上几十倍，沈雨荨以为梓恒会喜欢的，没想到一整个参观的过程他都是翘着小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参观结束后，沈雨荨问梓恒道：“怎么样？喜欢这里吗？”

“不喜欢。”梓恒摇头。

沈雨荨有些无奈道：“怎么会不喜欢呢？这家幼儿园里面明明很宽敞，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老师也很热情啊。”

“可我就是喜欢姐夫挑的那家嘛。”

“梓恒，姐姐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他现在已经不是你姐夫了，所以也不会让你继续念那所学校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才肯放弃嘛。”

“我就是喜欢嘛！我不要这些学校，这些学校都离姐夫太远了我不要！”

“沈梓恒！”沈雨荨气结地抬手在他的小屁股上拍了一下，恼火道：“你再这样姐姐生气了呵！”

原以为小梓恒会像以往一样看到自己生气后立马变乖，没想到这次他居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并且转身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哭喊：“我不理你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梓恒！”沈雨荨慌了，忙追上去。

小梓恒跑的飞快，一下便跑出了小区，沈雨荨要顾虑自己的孕妇身份，又要顾虑小梓恒的安全，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一边追一边喊他的名字。

“梓恒！不要过马路……！”她远远就看到梓恒有往马路中央跑的势头，吓得尖叫起来，脚步也加快了不少。

可惜小梓恒却并没有听她的，就这么一头冲向马路中央。

刺耳的刹车划破天际，沈雨荨眼睁睁地看着小梓恒被一辆小气车掀倒在地，她惊得一时忘了呼吸……。

小车被迫停下，一边下车辆边骂骂咧咧地骂着：“操，谁家的小孩，怎么看孩子

的……！”

“梓恒——！”沈雨荨这才反应过来，尖叫着冲上去，跪坐在昏迷的梓恒身侧手足无措起来。

司机看到孩子不动了，也被吓坏了，俯身便要抱他上车送医院。沈雨荨激动地一把将他推开，吼道：“不要碰他！”

然后，她开始给梓恒做急救措施并且检查身体状况，发现他除了脑袋被撞破流血别的地方都没有事情后，才将他从地上抱起让司机帮忙送去医院。

司机自然不敢耽误，将两人扶上车后，立马开着车子往医院赶去。

虽然梓恒其它地方看起来没能伤，可一路上昏迷不醒还是把沈雨荨担心坏了，生怕他受了内伤或者摔坏了大脑，毕竟刚刚砸在地上的力道还是蛮大的。

直到将梓恒推入急救室的时候，她仍在大声地哭泣着，恨不得可以自己跟进去帮他治疗。

急救室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将沈雨荨关在门口，她的双腿一软，跌坐在地板上压抑地哭了起来。

她怕梓恒会有事，怕他会死，万一他出事了怎么办？她不敢去想那个可能性，却又忍不住去想。

一旁的司机见她哭成这样，忍不住责备道：“现在哭有什么用，这么小的孩子你不牵着他还让他乱跑，我的车要是再开偏一点他就死路一条了。”

他的话让沈雨荨哭得更加伤心起来，也更加后悔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她一定不会得罪萧子靳，不会跟他硬杠，她会跪下来求他，求他不要伤害梓恒。他怎么对她都行，但就是不能对梓恒下手啊，他还这么小！

难道这就是他口中那句‘精彩的还在后头’吗？把梓恒赶出学校，让他无法再上学？

在她哭得肝肠寸断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恭敬礼貌的声音：“江医生，这里是急救室，那边是加护病房……。”

沈雨荨只顾着自己伤心哭泣，丝毫没有留意身侧的动静，也没有发现站在她身侧的是一位身材修长，长相帅气的白大褂医生。

“江医生需要进去看看么？”礼貌的声音问。

帅医生没有回应新助理的话，而是偏头看着跌坐在地上哭泣的女人，目光在她布满泪水的脸庞上来回沈视着，随即落在她的耳际，那白皙小巧的耳轮上有一条小小的疤痕，不显眼，一般人甚至看不出来。

助理见他没有回应自己，这才发现新上司的注意力被旁边的陌生女子勾走了，如是万万地轻咳一声唤道：“江医生……。”

江医生依然没有回应他，而是俯身，用他白皙修长的手掌托起沈雨荨挂满着泪水的下巴，迫使她与自己对视后问了句：“谁在里面？”

助理惊呆了，都说男人帅气就容易花心，这……也太花心了吧？刚调戏完办公室里的美女同事就跑来调戏患者家属？而且还用这么胆大暧昧的姿式！

此时的沈雨荨却没有想那么多，甚至在看到男人身穿白大褂时，眼里滚出泪来，乖乖地答道：“我弟弟……。”

“你弟弟？”男子皱眉。

“是的，麻烦你救救我弟弟，一定要把他救活。”沈雨荨含着泪说。

透过泪光，她看不太清男人的长相，也无心去研究他的长相，此时她的心里眼里只有梓恒。

男子点了点头，指了一记旁边的休息椅：“地上冷，你先到那边坐着，我进去看看情况。”

一听到他要帮忙进去看情况，沈雨荨立刻从地上爬起，乖乖走到休息椅上坐下。

男人注视着她，随即牵动了一下唇角转身进了急救室。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疾后，沈梓恒终于被送出了，沈雨荨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冲上去问结果。

“沈医生你先别慌。”一位护士小姐道：“目前来看孩子除了有脑震荡外，并没有什么大碍，应该休息一下就会醒来了。”

“真的吗？拍片结果都出来了吗？真的没有生命危险吗？”沈雨荨一堆的问题砸向护士小姐。

“都已经出来了，放心吧。”护士小姐推着梓恒往病房部走去，沈雨荨这才松了口气，急忙转身跟了上去。梓恒果然很快便醒过来了，看到他终于睁开了双眼，沈雨荨抱着他激动的又是哭又是笑：“破孩子，你吓死姐姐了……。”

见姐姐哭得两只眼睛都肿了，梓恒愧疚地道起了歉：“姐姐，对不起，梓恒不乖。”

“你确实是不乖透了，就算生气也不要往马路上冲嘛，万一被车撞飞出去了怎么办？”想到梓恒被车子掀倒的情景，沈雨荨至今仍是心有余悸，忍不住责骂道：“下次再这样姐姐就不要你了，听到没有？”

“听到了，姐姐不生气嘛。”

“好，姐姐不生气了，你乖乖起来吃药。”沈雨荨将他从病床上抱起，没好气地指了指他的额头：“你看脑袋都差一点撞开花了，幸好司机躲闪及时。”

“姐姐不是说好不生气了吗？”

“……”沈雨荨缓和下语气，打量着他的伤口问：“还疼么？”

“不疼。”梓恒摇头。

出了那么多血怎么可能不疼？他越是逞强，沈雨荨就越是心疼，心疼他小小年纪就要跟着她吃苦。

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有人推门进来，紧接着是一个磁性礼貌的声音响起：“你好，我是沈梓恒小朋友的主治医生江辰。”

沈雨荨忙转过身去冲他欠了个身：“江医生好。”

她此时正在给小梓恒喂药，一手扶着梓恒一手拿着水杯，对主治医生也只是草草地看了一眼。

“你好，我是沈梓恒小朋友的主治医生江辰，我来自岳城灵县。”主治医生仍然站在门边，身高体长，礼貌而严肃。

沈雨荨一边给梓恒拍背一边再次跟他打起了招呼：“江医生好。”这一次她看他的时间长了一两秒，不过表情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直到主治医生再次开口，并有扬高了一点音量：“你好，我是沈梓恒小朋友的主治医生江辰，我来自岳城灵县，我还有个邻居叫沈雨荨。”

沈雨荨忙碌的双手终于顿了一顿，讶然爬上她的脸庞……。

“姐姐，这个医生是复读机吗？好奇怪耶。”被重新扶回床上躺下的小梓恒偷偷看了一眼门边的主治医生道。

沈雨荨笑了一下，摸摸他的脸：“乖，赶紧睡觉。”

说完她转身，面对着脸色不太愉悦的主治医生，将他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番后，迈步走过去，用手在自己的头顶和肩膀上比划了一下，笑盈盈道：“果然是吃汉堡长大的，记得当初你才跟我一般高的，一下子窜这么高了。”

“你别告诉我，你连我的名字都忘了。”江辰沉着脸，表情很不爽。

“不是忘了，而是这是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又实在想不到你会回来。”沈雨荨想着他刚刚连续重复三遍的自我介绍，不自觉便笑了出来，随即打量着他道：“而且……你身上已经完全没有小时候的影子了，就算在路上遇见我也该认不出来了。”

小时候的江辰个头不高，瘦瘦小小的，和眼前这位高富帅形象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沈雨荨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而江家和外婆家只隔了一个围墙，她和江辰还有江辰的妹妹江灵三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小学，直到初中江家举家出国后才分开。

江家一出国便再也没有回来，所以这么多年来两人也从未见过，如今天长大了，样子都变了。

欣喜过后，沈雨荨突然有些惆怅起来，真是时光飞逝啊！

“你不也变了个样子。”江辰道。

“是啊，变了，老了。”沈雨荨摸了摸自己的脸颊，狐疑地望着他：“那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因为……。”江辰用手捏了捏她的耳朵：“你这里还留有我的印记。”

沈雨荨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用手在他的手臂上捶了一下：“混蛋，你还好意思提呢，当初被你害的差一点就成为一只耳了。”

小时候江辰带着她跟江雨一起去爬树掏鸟窝，结果她从树上掉下把耳朵摔裂的场景她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且心有余悸。当时她被大人从树下抱起时，江辰也被吓哭了，还一个劲地哭着承诺就算她没耳朵了也不会嫌弃，长大后会娶她当新娘子。

还好，她的耳朵保住了，虽然留了点疤但也无伤大雅。

“耳朵不是还在么。”江辰白皙的手掌很自然地抚过她的后脑，像爱抚一只可爱的小狗。

沈雨荨摸了摸自己的耳朵，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随即，她抬头盯着他问：“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回国？而且还成了医生？”

“小时候我们不是约定好要一起当医生的么？你忘了？”

“那只是小时候随口说着玩的啦。”

“我从来就不是说着玩的。”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回国？在美国呆不下去了？”

“想回国了呗，刚好恩泰医院正在引进国外留学医生，而且对我比较看重，就回来了。”江辰没有告诉她，他在国内好几家顶级医院挑中了榆市的恩泰医院，不是因为恩泰对他的重视和给他开的福利好，而是因为她。

在决定回国之前他就已经调查过了，也知道了沈雨荨在恩泰工作。

江辰看了一眼病床上睁着两只大眼，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小梓恒，笑笑道：“什么时候多出来的弟弟？”

“没看出来么？四年前。”

“没听我妈说过何阿姨有再婚。”

“呵呵……这个嘛……。”沈雨荨有些不好意思，江辰看出了她的尴尬，忙转移话题：“对了，你们现在住哪？改天我去看看何阿姨。”

“嗯，再说吧……。”她没好意思告诉他自己现在还住在小旅馆内。

正说着，何玉娇便急匆匆地从病房门口闯了进来，一进门便问道：“梓恒怎么会出车祸？伤得严不严重啊？”

病记内正在交谈的两人同时转过身来，何玉娇自然也没有认出江辰，兀自走到病床前抓住梓恒的小手关切道：“梓恒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现在没事了吧？哪里不舒服？”

“妈妈，我现在不疼了。”沈梓恒冲她笑了笑。

“不疼就好，不疼就好，吓死妈妈了。”何玉娇说完转向江辰问道：“医生啊，梓恒他真的没事么？身体里面有没有受伤？”

江辰冲她礼貌地笑了一下：“除了有轻微的脑震荡，其它都很好，阿姨您放心吧。”

“哦，那就好。”何玉娇终于放下心来，她重新将目光投向江辰，随即将他细细地打量起来，嘴里不自觉地问出一句：“我怎么觉得你有些眼熟？”

“何阿姨眼力比雨荨好，我是江辰。”江辰浅笑。

“天啊！你真的是阿辰？居然真的是你。”何玉娇一脸欣喜地走上去，一边近距离地打量着他一边惊喜道：“真是男大十八变啊，长那么高那么帅了，我前两个月听人说你父母打算回国投资开医院，当时还以为是谣言呢，没想到是真的。对了，你现在怎么样？打算回国帮你父母一起打理事业么？会在榆市定居么？结婚了没有？还有……。”

“妈……。”沈雨荨无语地打断她没完没了的问话，她就知道只要让何玉娇见到江辰，何玉娇便会很不客气地将目光瞄在江辰身上，果不其然！

“怎么了？问问不可以么？阿辰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也算是我半个儿子了好吧？”

相对于沈雨荨的难堪，江辰倒是显得很淡定：“何阿姨，我现在暂时在恩泰上班，至于我父母回国投资医院的事情暂时只是有此打算，但不会那么快实施。”

“噢噢，不错，真不错……！”

眼看着何玉娇要拉着江辰长聊，沈雨荨忙开口道：“妈，江辰现在正在上班，还是别打扰人家了。”

“上班啊，那好吧，阿阿姨等你下了班再聊。”何玉娇最后也不忘再约。

江辰点头：“那我们晚点再聊，先忙去了。”

看着江辰走出去，何玉娇立马抓住沈雨荨的手臂一脸振奋道：“真没想到江辰居然回国了，而且跟变了个人似的，变的又高又帅。”

沈雨荨敷衍地笑了笑，何玉娇接着道：“而且我听说老江这些年在美国发展的很好，赚了大把美金，上回灵县修路的时候老江个人还捐了一百万，出手就是一百万啊，没有上亿的身家他哪敢？”

“妈，那是人家的事情。”沈雨荨无语。

“人家的事情也可以变成是咱家的事情嘛。”

“什么？”

“呃……。”何玉娇感觉自己有点说的太露骨了，怕沈雨荨生气忙笑盈盈地改口道：“没什么，我的意思是咱们两家本来就关系好的跟一家人似的，他们家的事情就是我们家的事。”

沈雨荨无语地翻了她一眼：“你可别又打人家的主意。”

何玉娇呵呵笑着摆摆手，表面上否认着，心里却早已经把主意打到人家江辰身上去了。下午，沈雨荨将梓恒托付给何玉娇照顾后，自己则继续找房子。

找了一下午，自然又是一无收获，她只好在外面买了点晚餐到医院去给梓恒吃。

她提着晚餐来到梓恒所在的病房，隔着门板听到何玉娇在跟人天，她推开病房门往病房内望去，一眼就看到已经换掉工作服的江辰正优雅地坐在椅子上，而何玉娇则坐在梓恒的床边唉声叹气。

江辰看到沈雨荨进来，冲她浅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了。

何玉娇没有发现异常，兀自唉叹道：“我家雨荨这辈子就是命苦，不然也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了。”说话间，她还不忘配合着表情挤下两滴泪来。

“妈，你跟江辰胡说些什么啊？”沈雨荨快步走进去，有些奈道。

“我能说什么，不就是实话告诉阿辰我们现在没地方住，你还丢了工作么，这些事也没必要瞒着阿辰吧？”何玉娇转向江辰问道：“是吧，阿辰。”

江辰看着沈雨荨，优雅地笑了笑：“是的。”

沈雨荨看着江辰，看着他脸上迷人又得体的微笑，发现以往那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已经兑变成优雅迷人的大男人了，原来一个人不仅外表会变，性格也是会变的。

何玉娇笑盈盈道：“雨荨啊，你不用找房子了，阿辰让我们搬到他家去住。”

“搬到江辰家去？”沈雨荨讶然。

“对，江辰在榆市新买的房子，反正阿辰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房间，咱们又正好找不着房子。”

“可是……。”沈雨荨看了看二人，有些不好意思：“这样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阿辰又不是外人。况且有我们照顾着，阿辰自己也有好处，至少每天下了班回到家有口热饭吃。”何玉娇道：“就这么定了吧，我们今天就搬过去。”

见沈雨荨脸上仍然有犹豫，江辰开口说：“如果你觉得占了我便宜心里过意不去，可以每月给我交房租。”

“如果交租的话，那还可以考虑一下。”沈雨荨终于笑了。

“嗯……那就这样决定了，雨荨你跟阿辰去酒店帮东西，我在这里陪着梓恒。”何玉娇转身摸了摸小梓恒的脑袋笑眯眯道：“宝贝开心么？我们终于有地方住了。”

“开心。”小梓恒微笑道。

“开心的话就赶紧谢谢辰哥哥啊。”

“谢谢辰哥哥。”小梓恒乖巧地对江辰道。

“不谢，梓恒高兴就好。”江辰冲沈雨荨笑了一下，夸赞道：“你这个弟弟很可爱，也很乖。”

“那当然，哪像你小时候那么调皮捣蛋。”沈雨荨笑着冲他做了个鬼脸，将晚餐放到桌上提醒梓恒多吃点后，才跟江辰一起去酒店取行礼。

离开病房往医院一楼走去的时候，沈雨荨看着江辰，有些尴尬道：“我妈刚刚是不是跟你说了很多不该说的？你别听她的，她那人就是喜欢胡说八道。”

“你在担心什么？”江辰看着她：“担心她把你这些年来的糗事都告诉我么？”

“讨厌，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沈雨荨习惯性地从拳头在他的手臂上砸了一下，嗔道：“我才没有什么糗事呢。”

“这么大个人了，还喜欢动手动脚？”江辰抬手抓住她使坏的小拳头，往前拽了拽：“好女孩动口不动手，这毛病得改。”

“我又不是什么好女孩，我只是一个乡村野女孩，你快放开我。”她开始用另一只

手捶打他，就在两人笑闹着的时候，电梯门突然开启，两道熟悉的身影迈了进来。

沈雨荨怔了一怔，本能地将自己的手腕从江辰的掌心拿了回来，乖乖站在电梯的最里头。

虽然她在试图挽救，可萧子靳还是在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看到了她和江辰有说有笑地打闹的场景，原本就没有多少表情的帅脸往下沉了一些，迈了进去。

第090章 梓恒失踪了！

梁温柔自然也看到了，她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心里有些乐开了花。

今天是萧子靳陪她来产检的，没想到居然还在产检完后遇到了这样的一幕，还真是天在帮她呢。

在萧子靳迈进来的那一瞬间，沈雨荨与他的目光有了短暂的接触，虽然已经离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沈雨荨每次看到他还会心慌、心虚，感觉自己就像是做了贼似的。

是因为他的目光太过冷漠吗？也许是的，她想。

电梯里面除了他们四个外还有两个外人，虽然如此，但里面的气氛还是在萧子靳和梁温柔迈进来后压抑到了极点

梁温柔惊诧过后，故意笑盈盈地问：“沈医生，这是你的新男朋友么？”

原本就让人窒息的氛围更是因为她的这句话而显得如同冰冻三尺，沈雨荨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好干笑着答了一句：“不是，他是我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噢……难怪关系那么亲密呢，原来是发小。”梁温柔笑说。

沈雨荨垂着头也能感觉到源自萧子靳身上如能将她整个身体贯穿的冷烈目光，心里不由得更慌了，原本并不高的楼层，此时却如同降落了许久，怎么走都走不到一楼。

在这多一秒都如在煎熬的她，不得不故意找点话题：“梁小姐是过来产检的么？”

梁温柔点头，笑得极甜：“是啊。”

“噢，宝宝挺好的吧？”

“嗯，医生说挺好的，刚刚我们还听到胎心了，跟小火车似的。”梁温柔抬头望向萧子靳：“是吧，子靳。”

萧子靳那杀人的目光终于有所收敛，唇线也抿的不那么可僵硬了，甚至多了一丝温柔，轻轻地吐出二字：“是的。”

“那就好……。”沈雨荨强忍着心伤点头。

电梯稳稳地停在一楼，萧子靳和梁温柔率先走了出去，沈雨荨清楚地看到，在两人一起迈出电梯的时候，萧子靳的手掌在梁温柔的腰上扶了一把。体贴而又自然，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应当又极其平常的事情。

也是啊，梁温柔毕竟怀了他的孩子，就算他一开始生气抗拒，为了孩子也会慢慢接受的。

“你朋友？”迈出电话的时候，江辰突然看着沈雨荨问了一句。

沈雨荨点头，如今她和萧子靳确实只能称之为朋友了。

不，应该说连朋友都算不上，顶多也就算个仇敌人罢了。

路上，沈雨荨终于有机会问：“对了，江灵现在怎么样了？做什么工作？嫁人了吗？”

江辰修长的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目视道路前方，给了她一个极帅的侧脸。

“还没有嫁人，也是学的医学专业，她过段时间会回来。”

“真的？过段时间就回来？”沈雨荨欣喜，终于又可以多个伴了。

“嗯，她也很想你。”

“那丫头还会想我？不可能吧？”

“等她回来你亲自问她。”江辰看了她一眼说。

沈荨笑着点头，能在自己最无助最落魄的时候遇见小时候的发小，她的心里自然是又激动又开心的，这几日来的阴霾坏心情也终于被吹散了些，难得地真心笑了出来。

江辰的新房子确实很宽敞明亮，地段也不错，沈雨荨站在门边看着这间诺大的房子，突然鼻子有些发酸起来。

奔波了几天，也被人家拒绝了几天，终于找到落脚点了，今晚也不用再睡小旅馆了！

从未觉得，原来有个落脚地上那么的重要！

“怎么了？不喜欢？”江辰见她站在门边一动不动，打量着她问。

沈雨荨抬头看了他一眼，吸了吸鼻子笑了：“太漂亮了，有点不好意思进去。”

“如果真觉得不好意思，那就抽时间帮我把家里好好布置一下，弄点人情味出来。”

“好啊，这个我最擅长了。”沈雨荨大方地应允下来。

确实是的，这间屋子虽然装修的很漂亮，但却缺少了一点温馨，是该好好装饰一下的。

看着这个屋子，沈雨荨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踏入御临花园时的情景，诺大的大复式也是如此，装修的很豪华却又处处都透露着死板和沉默，最后还是她帮忙把屋子布置了一遍的。

她轻轻地甩了一下脑袋，提醒自己别再想起那个男人了，毕竟那个男人现在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害得她露宿街头的恶魔。早上汇报完工作，林助理像往常一样打算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忙，转身时，身后意外地响起萧子靳的声音：“她怎么样了？”

林助理愣了一下，回身讶然地望着他，不自觉地问了一句：“谁啊？”

不是他不够醒目，而是萧子靳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不许在他面前提起沈雨荨。

而他的话，成功地使萧子靳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也让他自己心头紧了一下，忙添了一句道：“萧董问的是沈小姐吧？嗯，她挺惨的。”

“惨？”萧子靳冷笑，脑海中闪过昨天下午在电梯内看到的那一幕，她明明跟一位男子聊得欢快不已，半点‘惨’的痕迹都没有。

“是的，她的弟弟出了车祸。”

“车祸？什么时候？”萧子靳幽黑的眸子跳动了一下，终于有了一丝冷漠以外的情素。

“昨天被幼儿园退学的时候，据说哭的很伤心，然后就被车撞了。”林助理看了看萧子靳，心想他这么恨沈雨荨，还会关心那个跟他没有一点关系的孩子？

“伤的怎么样？”

“不知道，没敢多问。”林助理瞅着萧子靳：“怎么？萧董担心了？要是担心的话我现在让人去恩泰医院问下。”

“不需要。”萧子靳瞥了他一眼。

虽然那个孩子出了车祸有点可怜，不过他猜想应该不会伤的太重，不然昨天在电梯里的时候沈雨荨不会笑的那么开心，甚至还有心情跟男人打情骂俏。

想到这里，眼底的那一丝异样情素也随之淡了下去。

林助理看着他犹豫了一下，才又说：“萧董，既然您问起来了，我顺便告诉您另外一件事，沈小姐她找到房子了。”

萧子靳闻言再度挑眉望着他，那目光分明在说：你怎么能让她找到房子！

林助理明白他的心思，紧接着说：“是住在朋友家，而且还是个……男性朋友。”后半句，林助理是迟疑着才说出口的，因为他能猜想到萧子靳肯定会受到刺激。

萧子靳果然也是受刺激了，一张脸阴郁的吓人，盯了林助理半晌都吐不出一句话来。

林助理表示很无辜：“是你让我害她没地方住的，不然人家沈小姐也不会住到男性朋友家里去了。”

是，确实是他要求的，他只是没想到沈雨荨会一转眼搬到男性朋友家里去了，那男人应该就是昨天跟她在电梯里打情骂俏的那一位吧？都住到一块去了，难怪表现的那么亲密呢。

萧子靳的心里突然如被什么东西堵了般难受，也不知道是出于忌妒还是不甘，总之这个讯息让他很不爽，也大大地偏离了他的原计划。

在他的计划里，沈雨荨应该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回来求他给活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找了个男人同居，而且还是个长相和气质看起来都不错的男人。

“那男人是来什么来历？”他沉声问了一句。

林助理笑了笑：“就知道你肯定对他有兴趣，所以我已经事先将他调查过了，岳城灵县人，和沈小姐是邻居也是发小，13岁那年全家移民到美国生活。家境富裕，医学院高材生，最近由恩泰医院高薪聘请为儿科主任以及儿科高级医师，总之就是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对手。”感觉自己有点说错话的痕迹，忙讨好地添了句：“当然了，跟萧董比起来他不管是哪一方面都略差一筹，萧董可以不必把他放在心上。”

“是吗？非常有竞争力？”萧子靳的心思还停留在他前一句上，嘲弄地吐出这么一句。

“萧董，您不会是连他也要对付吧？”林助理讶然。

无辜躺枪，那这位江医师还真倒霉啊。

萧子靳嘲讽地掀了掀唇角，没再说话。沈雨荨上午去了趟人才市场，给梓恒送早餐的时候发现病房内空无一人，她如是拿起电话拨打何玉娇的号码。

电话那头显的极其安静，只有何玉娇的声音：“雨荨，你面试完了？成功了没有？”

“没有，你们在哪呢？”沈雨荨走到阳台上往下望。

“我……。”何玉娇呵呵一笑道：“我看梓恒睡着了，就自己到外面走走，刚刚才出来……。”

“你说什么？你把梓恒一个人扔在病房里自己出去了？”沈雨荨气急败坏道：“你是不是又出去打牌了？妈……你……！”

沈雨荨气得语无论次，甚至有些抓狂道：“梓恒不在病房里面，他不知道跑哪去了！”

何玉娇愣了一愣，随即不以为意道：“你别那么大惊小怪的，他有可能是找阿辰玩去了，你去阿辰的办公室找找看。”

沈雨荨想了想，转身往江辰的办公室走去。

虽然才认识一两天，不过小梓恒跟江辰还是挺投缘的，相处的也还不错，梓恒一觉醒来调皮捣蛋地跑去人家办公室玩也不奇怪。

江辰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办公室，里面宽敞明亮，倒真符合他高薪聘请的身价。只是办公室里空无一人，里面没有梓恒，就连江辰他自己也不在里面。

难道是江辰带着梓恒到楼下散步去了吗？不应该啊，他新上任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

沈雨荨转身，刚好遇到江辰的助理走进来，如是问道：“你好，请问江医生上哪去了？我找他有点事。”

小助理看了看她，道：“你不是江医生的好朋友么？还不知道江医生的聘用合同出了问题，正在处理中？”

“合同出了问题？什么问题？”沈雨荨疑惑地问道。

不，她现在该着急的不是这个，而是梓恒，梓恒不见了……。

所以，她来不及等助理回话便一边快步往外走一边拨打江辰的号码。

江辰倒是很快就接通了，告诉她他正在人事部办手续，并没带梓恒下楼。

听到这个消息，沈雨荨彻底地着急了，江辰没有带他走，那他会跑去哪里？他一个人能跑去哪里？

江辰听她声音着急，忙安抚道：“你先别着急，也许小家伙只是到隔壁病房窜门去了，或者躲在哪个角落玩。”

“梓恒他一般不会自己随便乱跑的。”。

“别急，我安排人帮你一起四处找找。”江辰说完便挂了电话。

医院那么大，想找小孩子谈何容易，沈雨荨在儿科楼层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急得快要哭出来了。“萧董，既然您已经让二少接手江城的项目了，那明天的出差是否需要取消？”田秘书问道。

“嗯，让泽飞去吧。”车子停稳，萧子靳推开车门下车。

“那我一会把明天的日程重新安排一下。”众人跟着下了车子，努力地跟上萧子靳的步伐。

车子是停在萧氏大楼门口的，萧子靳一边往大厦里面走一边跟林助理讨论刚刚跟客户谈过的合同细节，就在两人迈上台阶准备步入自动门的时候，旁边突然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姐夫……！”

紧接着是一个小小的身体挡在了萧子靳的跟前，萧子靳愣了一愣后本能地停下脚步，低头打量着脚下这位已经许久不见的小朋友。

小朋友额头上贴着纱布，脸色略显苍白，身上还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微仰的小脸有期待又有惶恐的痕迹，显然是在怕他。

萧子靳本能地扫了解眼四周，随即俯神着他问：“你一个人？”

“嗯，我想姐夫了，所以就过来了。”小梓恒说的很小声，生怕别人骂他，毕竟小朋友独自乱跑是一件很讨打的事情。

“天啊，你自己一个人从恩泰医院跑来这里？”林助理一脸惊奇地低呼一声：“你姐姐不骂你啊？”

“我是背着姐姐出来的。”小梓恒说完，又对萧子靳重复了一句：“姐夫，我想你了。”

萧子靳原本讶然的目光一凌，面无表情地冲旁边的林助理道：“把他给我弄走。”

“啊？”林助理愕然，盯着已经迈开步伐往大楼里面走去的萧子靳道：“萧董，人家可是专程过来看你的。”

“弄走。”依然是冷若冰霜的二字。

“姐夫，你不要赶我走嘛。”小梓恒追上去，重新挡在萧子靳的面前，可怜惜惜地看着他说：“我是真的很想你，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眼前的小家伙带着伤，苍白着脸，还用那种被抛弃了的目光看着自己，萧子靳扫了一眼四周，果然有不少异样的目光正在向自己行注目礼。原本大家都在传这个孩子是他的私生子，如今又看到这样的场景，估计大伙都在以为他在虐待儿童了。

他看着小梓恒的目色虽然有些气结，但却不得不牵过他的小手快步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没错，他牵了他，也不知道是因为不想被人觉得他在虐待儿童还是被小家伙可怜惜惜的小眼神触动到了。

他的脚步迈的有些大，小梓恒几乎要跟不上节奏，但小家伙还是高兴极了，蹦蹦跳跳地跟着他进了电梯，一路直通他的办公室。

不过小家伙没有高兴太久，就被萧子靳提起往沙发上一放，面色严肃地盯着他：“沈梓恒你姐姐没告诉你吗？我跟你姐姐已经离婚了，我已经不是你的姐夫了。”

小梓恒坐在沙发上睁着一双迷茫的大眼睛望着他，显然并不理解他的话。

“知道什么是结婚和离婚么？”萧子靳问。

“不知道。”梓恒摇头。

“结婚就是我和你姐姐结婚了，成为一家人，也成了你的姐夫，离婚就是我和你姐姐不想做一家人了，所以分开了，不做你的姐夫了。”萧子靳认为自己已经用了很通俗易懂的解释方式，可小家伙的表情却反而更茫然了。

“没听懂？”萧子靳已经开始变的不耐烦。

“听懂了。”

“那就赶紧从哪来回哪去。”萧子靳毫不客气地赶人。

“可是……我又不想跟你离婚。”

“……”

“我想跟姐夫做一家人……。”

“可以有点正常的交流么？”萧子靳有些崩溃。

小梓恒不解：“什么是正常交流？”

“就是……少说傻话。”

“我又没有说傻话，我就是想和姐夫做一家人嘛。”小梓恒垮着脸。

“你不是已经有新姐夫了么？”萧子靳脱口便问了这么一句，连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此话问的有多酸。

“新姐夫？姐夫你说的是辰哥哥么？”

“辰哥哥？”叫的挺亲热。

“嗯，妈妈说辰哥哥就是我的新姐夫。”小梓恒突然俯在他耳边笑眯眯道：“不过我偷偷告诉你哦，其实我更喜欢你当我的姐夫啦。”

萧子靳‘感动’的直想掐死他。

萧子靳看着他沉默许久，终究还是忍不住地问出一句：“那你姐姐跟你的辰哥哥感情怎么样？”

这个问题是他一直在逃避却又一直很想知道的，他很想知道他们两个的感情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她不是自尊心很强么？不是任何事情都想靠自己么，居然可以在男人一回国就跑去跟她同居？

小梓恒很实诚地点头：“感情很好啊，姐姐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

“姐夫，我以后可以常来看你吗？”梓恒小脸就像变色龙一样，笑容一收立马又变得可怜兮兮的。

萧子靳摇头：“不可以。”

“为什么啊？”

“我刚刚不是已经说过了么，因为我已经不是你姐夫了。”萧子靳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拨通林助理的号码，语气冷漠道：“过来把他送回医院去。”

电话那头的林助理小心翼翼道：“萧董，沈小姐过来了。”

“她来做什么？”

“我……呃……我怕她找不到孩子会着急，所以给她打了个电话。”林助理话音刚落，办公室的门便被人推开了，沈雨荨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她环视一眼四周这间诺大的办公室，看到小梓恒完好地坐在沙发上时，终于大大地松了口气，随即冲上去抓住他的小肩膀气急败坏道：“沈梓恒你怎么又一个人瞎跑？是不是想吓死姐姐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出门，你……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她一巴掌狠狠地拍在小梓恒的屁股上，打的梓恒呜呜地哭了起来。

“回去再收拾你！”沈雨荨拉起他的手便要走，转身的时候目光对上办公桌后的萧子靳时步伐顿住，这才意识到自己此时正身处何处。

刚刚她太着急了，一接到林助理的电话便立马赶来萧氏，冲到萧子靳的办公室，因为着急甚至一时忘了这里是萧子靳的办公室，更没有留意到萧子靳就在眼前。

如今梓恒找到了，她也不再着急了……。

萧子靳的目光一如即往的冷漠，直看得她心虚无措，毕竟是她直闯了人家的办公室。

“对不起，打扰了。”身体一弯，她以歉疚的语气对他说了句：“我现在就把梓恒领走。”

“动作快点。”萧子靳已经坐回办公桌后，端起桌面上秘书小姐新送进来的咖啡啜了一口。

沈雨荨点头，拉着小梓恒便走。

“我不要回去……。”小梓恒突然挣开沈雨荨的手掌，跑回萧子靳的身侧抱住他的手臂，一脸抗拒地盯着沈雨荨呜呜地哭了起来：“我要和姐夫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姐夫的。”

沈雨荨看着他紧紧地抱着萧子靳手臂的样子，冷汗冒了下来，这小子……。

“梓恒，不许这样，赶紧跟我回去。”她故意板起面孔。

“我不，我明天才回去。”

“你姐夫很忙，没空照顾你。”沈雨荨耐着性子诱哄：“姐姐带你去吃烤鸡腿，乖。”

“我不要吃烤鸡腿，我要在这里陪着姐夫，我会很乖很乖，不会打扰姐夫工作的。”小梓恒紧持道。

这左一句姐夫右一句姐夫，直接让沈雨荨听无语了，这一刻她甚至不敢去看萧子靳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不过即便不看，她也能猜测的出来了，一定是又冷漠又不耐烦，恨不得用目光将她杀死的。

无奈之下，她只好走上去抓住小梓恒的一只手臂将往外拉，道：“走，我们回去。”

“不，不嘛！”梓恒一只手被沈雨荨抓着，另一只手却死死地抓着萧子靳不放，哭得好不可怜：“我不要回去，姐姐答应过我以后可以跟姐夫住的，姐姐骗人……。”

“你再这样我打你了！”沈雨荨气的又要打他屁股，扬起的手掌却被人一把扣住，她愣了一愣，抬头愤愤地盯着萧子靳道：“你就不能帮我一把么？”

“怎么帮？帮你一起打他？”萧子靳凉凉地说。

“帮我把他从这里弄出去。”

“你的意思是……是我允许他留在这里的么？”萧子靳垂眸瞧了小梓恒一眼：“我已经赶了他很多次了，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粘人的孩子。”

沈雨荨脸色发烫，有个这么丢人现眼的弟弟真不是她的错……。

“听到没有？人家根本不欢迎你到这里来。”沈雨荨低头瞪着小梓恒。

“姐夫以前也不喜欢我，后来不是喜欢了么？”梓恒很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以前姐夫看着他摔倒连扶一下都懒得，后来不是开始喜欢他了，而且还陪他玩拼图，送他上学……。

沈雨荨被他堵的无语，居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倒是一旁的萧子开口了，语气淡然：“因为当初喜欢你姐姐，所以喜欢你，这叫爱屋及乌。”

“那现在呢？”小梓恒望着他抽噎道。

“现在发现你姐姐不值的喜欢了。”

“为什么呀？姐姐明明还是很好的呀。”

“很好？”萧子靳冷笑。

沈雨荨稍稍别开视线，直觉得脸上一片火热，明明是他先对不起她的，却说的好像是她一个人的问题似的，更搞笑的是她居然有些心虚了，甚至因为他的话而脸庞发烫起

来。

萧子靳庸懒地将手臂上小梓恒的手臂扯了下去，身体靠在皮椅靠背上，从上到下地将她扫了一眼：“听说你搬去跟新男友同居了？速度还挺快嘛。”

看来他调查过她和江辰……。

沈雨荨的脸更热了，不过她并没有否认，而是在经过一番酝酿后回了他一句：“不然怎么办？总不能一直住在小旅馆里，一直找不到工作吧？”

这话大概是对他最好的反击和报复了，因为她可以感觉到萧子靳眼里的怒火正在燃烧，她理应感到痛快的，毕竟这些日子被他折磨的够惨。可是心里却没有半点痛快的感觉，反而有些惆怅。

她和萧子靳之间不至于闹到这种地步的，毕竟曾经很好地相处过，毕竟他是她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

“梓恒，我们走。”他拉过呜呜地哭个不停的小梓恒便往外走。

梓恒被她拽着走，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萧子靳，叫着‘姐夫’，仿佛在期盼着他能突然改口留下自己，而不是面无表情地将他的手双从他的手臂上推掉。只可惜直到走出办公室，他也没有等到萧子靳的挽留。

被小梓恒烦了这么久，办公室内终于安静下来了，萧子靳却并没有开始工作，而是端起桌面上的咖啡杯子往落地窗的方向走去。

窗外暖阳普照，车流不息，他的目光落在那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上，看着她们走出萧氏大楼前的小广场，往一辆白色的卡宴车子走去。

卡宴上走下来一位气质非凡的男子，打开车门将姐弟俩扶上车厢后，将车子驶离萧氏大楼前。

这样的场景他本不该看的，毕竟会影响他的心情，可他刚刚还是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落地窗后……。

“萧董，您就这么让沈小姐走了？”林助理小心翼翼地问道。

萧子靳头也不回道：“不然呢？留她下来吃饭么？”

“呃……不是。”林助理呵呵一笑，将资料放在桌面上后转身离开了。江辰将车子停在一间休闲饮食店前，扭头笑笑地对小梓恒道：“梓恒，你看这间怎么样？辰哥哥请你吃欢腿。”

小梓恒抬头看了一眼外面的饮食店，情绪不太高涨道：“不吃了。”

“怎么了？心情不好？”江辰伸手在他的脑后摸了一下：“小家伙你今天都把你姐

姐吓哭了，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就不能高兴点，顺便逗逗你的姐姐？”

沈梓恒看了一眼沈雨荨，果然乖巧地道起了歉：“姐姐对不起，我错了。”

他的这句话，居然让沈雨荨的泪水立刻像决堤的河水涌了下来……。

她哭了，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因为梓恒还是因为刚刚跟萧子靳的对话，因为自己跟萧子靳现在水火不容的局势。

她一哭，小梓恒反被吓着了，一个劲地道歉：“姐姐你别哭嘛，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乱跑了，再跑你就打断我的腿好不好？”

眼泪下来了，却不是那么容易就收回去的，沈雨荨此时就是一哭就有些收不住的感觉。

小梓恒没办法，只好向江辰求助：“辰哥哥，姐姐哭的好伤心，你快帮我安慰一下她嘛。”

江辰没有安慰沈雨荨，只是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纸巾浅笑道：“没关系，你姐姐她哭一会就好了。”

“那姐姐你不要哭那么久哦，梓恒会伤心的。”

沈雨荨看着一脸难过的小梓恒，用江辰递来的纸巾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后点头：“只要你以后不乱跑，不跑去找他，姐姐就不哭。”

“好，我再也不去找姐夫了，再也不乱跑了。”梓恒忙不迭地点头。

“你还叫他姐夫！”沈雨荨气结。

“噢，那我以后我叫他哥哥？还是叔叔？”

“叫叔叔。”沈雨荨说。虽然辈份摆在那，但相差二十几岁的人还是叫叔叔合适点。

梓恒乖巧地点头，答应的有些不甘不愿：“好吧，我知道了。”

沈雨荨抬头发现江辰正在看着自己，突然有些尴尬起来，道：“关于我和萧子靳之间的事情……我改天再告诉你。”

“没关系，不告诉我也行。”江辰笑了笑：“我不是非得知道。”

“嗯，谢谢。”这样就最好了，毕竟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这事。

“走吧，请你们吃鸡。”江辰用下鄂指了一记车窗外头的店子。

沈雨荨忙道：“不用了，你还要上班，赶紧回医院去吧。”打扰了人家半天，她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江辰却无所谓道：“没关系，今天刚好不用工作。”

“还没下班啊，怎么会不用上班？”沈雨荨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说，她突然想起今天江辰的助理似乎跟她提过一句，说江辰的合同出了点问题，如是问江辰：“对了，你今天听说你的合同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啊？”

江辰没料到她会这么问，笑了一下道：“没什么大问题，已经在处理了。”

“噢，不会影响你入职吧？”

“不会。”

听到他这么说，沈雨荨终于放心了，和他一起下了车子。陪着沈雨荨从医院产检出来，小元有些担忧地问道：“你打算怎么办啊？真的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么？”

每次一想到这个问题沈雨荨就觉得有些头大，生也不是，不生也不是，毕竟她的条件根本不允许她再养一个小孩。

工作一直找不着，也不可能一直住在江辰家里，母亲和梓恒又要靠她自己一个人养着，再这么下去她担心自己连母亲和梓恒都养不起，更别说再养一个小孩了。

不生也不可能，当初她选择了保胎的时候就已经决定生下来了，现在胎儿又长大了些，甚至可以听得见心跳了，她实在是不忍心再去一次医院做流产手术。

“你是不是在担心工作的事情啊？”小元笑盈盈道：“我看你真真是多虑了，有你那个青梅竹马的江医师罩着你还用找工作么？在家当少奶奶就行了啊。”

“别胡说，我跟江辰只是亲如兄妹的好朋友。”沈雨荨本能地纠正道。

“亲如兄妹……亲着亲着就成夫妻了，很正常啦。”小元暧昧地笑了起来：“虽然江医生只在我们医院上了两天班，不过那颜值那能力可是一下就传遍医院了，惹的女同事们个个心花怒放的，这么优秀的男人你会不喜欢？骗谁啊！”

原来江辰在恩泰医院这么有名？她还真不知道呢。

不过，等等……。

她转身望着小元狐疑地问道：“你刚说什么？江辰只在你们医院上了两天班？”

“对啊，你不知道么？”小元又是一笑：“你要真不喜欢他，那就把他介绍给我，我喜欢。”

“我不知道呢。”沈雨荨停下脚步，脸上的讶然更浓：“你的意思是，江辰这些日子都没有在恩泰上班？”

“没有了，入职后的第二天就走了，据说是合同上出了什么问题。”小元见她一脸

认真，如是收了笑一脸的疑惑地问：“你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他连这个都没有跟你说？看样子他心里也不是特别的有你。”

沈雨荨彻底地傻掉了……。

第 091 章 求你放过我

那天她听到江辰的助理说江辰的合同有问题时，她还问过江辰的，当时江辰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正在处理中。后来她就没有再问过江辰的工作问题了，也一直没听他说他没在恩泰上班的事。

江辰明明是恩泰医院用高薪从国外请回来的高级医生，而且看起来江辰对恩泰医院也挺满意的，怎么会突然不做了呢？合同到底是什么问题？总不可能是薪水数字的后面少了个零，引起争端了吧？

想到自己最近这段时间来的遭遇，想到萧子靳的手段，沈雨荨很难不往那一方面去想。

萧子靳对她的报复还没有结束，她就找了江辰当靠山，还住到他家里去了，以萧子靳的个性怎么可能会放过江辰？

想到这个可能，沈雨荨立马拿出手机拨通江辰的号码，电话很快便被接通了，江辰的声音传来：“不是约了朋友逛街么？怎么这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那么欢快，一点都不像是受过工作变动影响的人，沈雨荨突然有些心酸起来，开门见山地问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你没在恩泰医院入职？”

江辰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担心你会同情我，不好意思在我家借宿了。”

“那你告诉我，合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嗯……就是薪水不合适，跟当初谈的不一样。”

“你骗人，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对吗？”

“怎么这么说？”江辰浅笑：“你想多了。”

想多了？她怎么可能会想多？

她咬着唇，半晌才吐出一句：“江辰，你这么喜欢把我当外人，那为什么还要收留我在你家住？”

“我没有把你当个人。”江辰忙安抚道：“你别这样，其实我并非一定要在恩泰入职的，我这次回来主要是受我爸妈的命令回来考察市场的，况且我爸妈也不支持我上班。现在好了，我可以全身心地考察市场，回去给我爸妈复命了。”

没错，她上回听母亲说过江父江母打算回国开医院，可这是两码事啊，她也知道江辰这么说是为了安抚她的。

江辰因为她丢了恩泰这么好的工作，她心里实在是惭愧。

看着沈雨荨挂上电话后，小元捂着嘴巴道：“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江医生不会是恨死我了吧？”

沈雨荨有些无力地摇了摇头，对她说：“小元，我现在有点事，咱们改天再逛吧。”

“什么事那么急？不会是要去找江医生算账吧？”小元表示很害怕。

沈雨荨摇头笑了笑：“当然不是。”

“那你……。”

“没事的，你先回去吧。”

“那我先回去了。”小元看着脸色有些不太对劲的沈雨荨，末了又问了一句：“真的不用我陪？”

“不用，谢谢。”沈雨荨摇头。

小元走后，沈雨荨走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便往萧氏大楼的方向赶去。

最近沈雨荨每一次进入萧氏都显的特别急，所以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萧子靳办公室的，更没有意识到这是萧子靳一直为她保留的特权。

即便是梁温柔想来萧氏找萧子靳一趟，也是要经过预约才能进来的，可她却不用，从一楼保安到前台再到电梯间保安，没有一个人敢拦截她。甚至还很是礼貌地迎接了她，完全给了她萧少夫人的待遇。

沈雨荨一路畅通无阻地杀入萧子靳办公室的时候，萧子靳正在打电话，看到她进来眼里明显闪过一抹讶然，随即对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后便挂断了。

沈雨荨直接走到萧子靳跟前，甚至没有发觉沙发上还坐了个人。

没等她开口，萧子靳便冲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指了指沙发的方向道：“这里有孕妇，请沈小姐平和一下情绪别吓着人家。”

沈雨荨回过头去，这才发现梁温柔正坐在沙发上，看到她，她的心里瞬间如同被堵了块棉花般连呼吸都觉的难受。

梁温柔从沙发上站起，浅笑道：“沈医生您怎么来了？找子靳有事么？”

“有，孕妇不宜受惊，可以烦请回避么？”沈雨荨看着她说。

梁温柔看了萧子靳一眼，含笑道：“子靳，那我到附楼的咖啡厅等你，一会忙完了给我打电话。”

“好。”萧子靳冲她温柔一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

好久没有见到萧子靳笑过了，而且是笑的如此温柔，沈雨荨心里的那团棉花堵的更严实、更难受了。

她暗暗地吸了口气，提醒自己这趟来不是为了给自己找难受的，而是为了江辰的事情来。况且她跟萧子靳已经没有关系了，梁温柔又怀了他的孩子，他对她温柔也是正常的。

“有事就说吧。”梁温柔一走，萧子靳脸上便瞬间换了一套表情，甚至连看都懒的看她一眼，低头随手翻起了手边的文件。

这就是现实，他连看都不想再看她一眼的现实，亏她刚刚还在为他对梁温柔微笑的事情伤感，真是太不应该了。

她和他，真的已经发展到形同陌路的局势了，这样其实也挺好的。

她再度吸了口气，才盯着他一脸严肃地开口道：“萧子靳我问你，江辰在恩泰医院的工作是不是你在后面搞的鬼？”

萧子靳掀起眼睑扫了她一眼：“哪个江辰？”

“你少在这里给我装傻！”沈雨荨火大。

萧子靳故作想了想，道：“是你那位青梅竹马的新男友么？我凭什么要认识他？”

果然是他！他还调查过江辰的背景，还知道江辰是她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萧子靳你能不能别那么无耻？得罪你的人是我，想报仇冲着我来好了，为什么要对梓恒下手，对江辰下手？”她气呼呼地瞪着他：“钱我已经还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让学校把梓恒赶出学校？你知道梓恒有多喜欢那间学校吗？知道他哭的有那伤心吗？他甚至因为那所学校跟我闹别扭出了车祸，现在伤口都还没有好。”

“既然这么关心你的弟弟，那当初为什么不过来求我？如果你来的话，我完全可以让你弟弟继续在那所学校念下去。”

“你……。”

“还有，谁让他是你弟弟？”

“好，因为他是我弟弟，所以也在你的报复行列中。那么江辰呢？他不是我的亲人，不过是好心收留了我，你为什么也要对他下手？为什么要把他的工作弄丢？他最近才刚回国，还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里立足，你把他工作弄没了让他现在怎么办？”

“因为他太好心了。”

“你不就是想让我流落街头么？好啊，只要你别对他下手，我愿意搬出他家。”沈雨荨恼火道。

搬出江辰家是必须要做的选择，不然她只会一直拖累江辰，现在他只是丢了工作，那么以后呢？万一江家真的在榆市开了医院，以萧子靳在榆市的势力随便给他们一点小鞋穿，江家医院就别想在榆市立足了。

这个恶魔般的男人太可怕了，她不能因为自己就害了江辰全家。

“怎么？你想我停手了？”萧子靳从皮椅上站起，幽幽地迈到她跟前俯视着她冷笑：“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好声好气地求我，求我就让他回恩泰继续当他的科室主任，求我以后不对他下手。”

“你浑蛋……！”沈雨荨气愤地骂了一句。

后者却不羞不臊也不怒，依旧那一脸的漠然：“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也一直在教你做一个坏人，而你……似乎也学会了不少，至少心变的狠了。”

“咱们曾经夫妻一场，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沈雨荨语气软了下来，眼里都是哀求。

“我肯放你自由，这难道不是对最大的宽容？”

“你这是在放我自由吗？你这是想逼死我！”

“你能厚着脸皮拿走萧家一千万分手费，却拉不下脸来跟我说一声对不起，求我放过你吗？你的自尊早在拿走分手费的时候就没有了，还装什么装？”萧子靳咬牙甩给她一记：“我最看不惯、最恨的就是你的伪装，简直让人恶心。”

原来在他的心里，她已经沦陷到令他恶心的地步了。

这不正是当初她接受那一千万时想要的结果么？就是要让他恶心，让他讨厌自己，然后放手给她自己。可这会听到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她还是觉得难过极了，仿佛被刀子剜了心般难受。

如果一定要求他才能让她和家人以及江辰平安，那就求吧，反正在他眼里她早就是一个没有自尊的人了。

她稳了稳情绪，看着他一脸诚挚道：“萧大少爷，当初是我不对，是我对不起你，我求求你放过我们，给我和我的亲人朋友们一条活路，求你了……。”

“终于开口求我了。”萧子靳嗤笑：“住小旅馆的时候拉不下脸来求我，沈梓恒被退学的时候拉不脸来求我，为了一个男人倒是能拉的下脸，看来那个男人在你心里份量很高嘛，既然这样，那就拿出点诚意来求。”

“你还想怎样？”沈雨荨控制不住地怒了：“一定要我跪下求你吗？”

“我又不是死人，跪下做什么？”萧子靳又是一笑，微微抬手，修长的手指放在胸前的衬衫扣子上，轻轻一拧，扣子脱落，然后是第二粒、第三粒……。

沈雨荨脸色一红，瞪着他：“你想做什么？”

“给你机会表现。”

“你……无耻！”沈雨荨盯着他半敞开的胸口，心跳加速起来。

萧子靳见她一动不动，嘲讽地挑眉：“怎么？不愿意？不想帮你那位老情人了？”

沈雨荨垂着头，半晌才抬头盯着他咬牙道：“刚刚不是才说我恶心吗？对着一个如此令你恶心的人你做的下去吗？况且……你的妻子还在附楼咖啡厅等着你呢，你真的做的下去？”

“试试看就知道了。”

又是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后，沈雨荨才终于动了一下，开始用手解衣服上面的扣子，她一颗颗解的很慢，每解一颗都有一颗泪珠伴随落下，滴在她白皙的手背上。

尽管她解的很慢，可衣服的扣子就那么几粒，很快就被她解完了，露出她不算丰满但却精致的胸口。

长襟长裙从她身上落下时，萧子靳本能地身体一紧，脸色却阴沉到了极点。她每脱一点，他的脸色就跟着沉了一点，怒火则上升了一点。

她脱完了，迟疑了一下才上前一步，抬手替他解开剩下的那几粒钮扣。

衬衫下摆敞开，她一眼就看到了他左腹下方那条鲜红、触目的疤痕。这条疤痕是她害他留在身上的，也是她亲手替他缝合的，此时再次看见，她居然还能再次升起心疼。

明明他那么可恶，那么坏，还在这种地方用这么冷酷的方式侮辱她，她居然还心疼起他的伤来了，真是不应该的啊！

她的泪落的更频繁了，说不清是屈辱还是心疼，还是为她和他如今这样不堪的局面……。

身上的衬衫终于在她迟疑的动作中脱下，她一只手攀着他的肩膀，另一只手在他光裸的身上抚摸，踮起脚尖开始触吻他的唇，一下又一下，生涩而颤抖。他的身体，却始终一动不动地竖立在那里，僵硬的令她无措。

她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萧子靳却突然以很不耐烦姿势一把将她从自己身上拉了下去。

沈雨荨始料未及，身体一个后退跌坐在身后的皮椅内，一脸惶惶地望着他。

萧子靳倾身，一只手掀起她的下巴，看着她已经被泪水淹没的脸，还有她光裸的身

体，恨的咬牙切齿：“为了那个男人，你果然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连在办公场所脱衣服取悦男人的事情都做的出来？你还有脸吗？”

沈雨荨迎视着他：“你说过，只要我表现好，你就会放过我们的。”

“你表现好了吗？在这里哭丧似的亲两下就是在取悦我吗？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恶心，更厌弃！”萧子靳手臂一挥，指住门口的方向：“给我穿好衣服滚出去！滚！”

被他如此嫌弃地轰赶，沈雨荨只觉得小脸热的快要烧出火来了，那因羞愧而涌起的潮红一直延伸到她的脖子、身体……。

她狼狈地从皮椅内站起，弯腰拾起地面上的衣服胡乱地往身上套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那逃离的样子，仿佛萧子靳就是个随时都能把他吞掉的吃人狂魔。

她一路冲入电梯，身体仍在微微颤抖着，透过电梯内的玻璃竟面，她看到自己发丝蓬乱衣衫不整，忙开始着手整理。然而专用电梯实在太快，没几秒就停在一楼了。

而电梯外头迎接她的……是本该在附楼咖啡厅里等着的梁温柔，沈雨荨正在整理头发的双手一僵，随即才迈了出去。

梁温柔从上到下地将她扫视了一眼，刚刚还衣衫整洁的她，这会却凌乱成这样，分明是刚刚才做过的。

想到她刚刚和萧子靳在办公室内缠绵的情景，梁温柔就堵心，气的咬牙切齿道：“沈小姐你还真是可笑，表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当初把钱还给我的时候说的多好听，说你会不会再跟子靳来往了，这才过了几天，就耐不住寂寞地自动送上门来勾引她了，真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耻不要脸的人。”

沈雨荨刚刚才在萧子靳那里受了屈辱，这会又被梁温柔堵在电梯口冷嘲热讽，心里自然是不接受的。她幽幽地吸了口气，按耐下心底的激动情绪，迎视着她淡然道：“梁小姐怕是会错意了吧？我当初确实说过我不会再跟萧子靳来往，不过那只是我随口说说的，并非向你承诺，也根本没必要向你承诺。别仗着个肚子就把自己当成萧太太，想要教训我？等你真正嫁给萧子靳的那一天吧。”

“你……。”梁温柔气结地咬牙：“你给我等着。”

“我一直在等。”沈雨荨扔给她一句，快步往大门口方向走去。

这里是萧氏大楼，梁温柔虽然有一肚子的火气却也不敢随便发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快步走出去。

萧子靳站在落地窗后目送沈雨荨的身影消失在人流中，随即转身，将手里的衬衫套回身上，一粒一粒地扣着上面的扣子。梁温柔敲门进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他正在扣衬衫的扣子。

心脏一紧，又一次地揪疼起来。

不再抱有疑问和希望，眼前萧子靳的动作已经完全可以让她确定他刚刚和沈雨荨做过。

萧子靳只是看了她一眼，继续扣着自己的扣子。

梁温柔深吸口气，走到他跟前道：“子靳，你明知道沈小姐已经有男朋友，而且已经同居在一起了，为什么还要……。”她看了他的双手一眼，抬手接过他手中的活儿，忍着心伤替他扣起了扣子。

“人总有犯傻的时候。”萧子靳淡淡道。

为了验证沈雨荨心里究竟有多在乎那个男人，他不惜以这样的形势地逼迫她，而她……还真是没有令他失望，居然真的把衣服脱了，做起了那种她之前她一直逃避的事情。

她不是对男人恐惧吗？不是一直在抗拒他的亲热吗？为了那个男人居然连这个都能忍？

事实证明，他就不应该去求证她对那个男人的感情，不求证就不会知道，就不会更加心塞……。直到走出萧氏大门，坐上了通往家里的公车，沈雨荨才终于松了口气。

心跳不那么剧烈了，可只要一想到自己刚刚在萧子靳办公室内做的事情，想到他脸上对自己的鄙夷，她还是头皮发麻，羞愧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原以为自己这么做就能让他心底一直压抑的怒火得到发泄，让他品尝到报复的快感，可事实上呢，他确实是怒火中烧了，却并没有快乐的痕迹。他会放过她，从此停止对她的报复吗？这个她已经不敢去奢望了。

下了公车后，她郁郁寡欢地回到江辰家，入屋的时候江辰已经在家了，正在厨房里准备做晚餐。

“怎么是你在做饭啊？我妈呢？”沈雨荨站在门边问道。

“梓恒跟何阿姨说没吃过外国的晚餐，让我给她们做一次试试。”江辰转过身来，打量着情绪低落的我，浅笑道：“怎么了？还在为我丢工作的事情伤感？”

沈雨荨看着他，眼圈突然就红了，哽咽道：“对不起……。”

“跟你有什么关系？”江辰洗干净双手，又用抹布擦干后，手指挑起她的下巴：“看看清楚，你眼前站着的江辰可不是二十年前只会上山爬树下河捉鱼的小屁孩，他现在可是医学校研究院毕竟的高材生，国内三甲医院争着抢着要的高级医师……你觉得我会饿死在街头吗？”

“夸起自己来还是那么不要脸。”沈雨荨无语。

“难道不是事实？”

确实是事实，可是再怎么利害的人也抵抗不住萧子靳的魔爪啊，除非真的有强大的后台，或者离开榆市了。

“再不济，我回国外去，继续我之前的工作总成了吧？”江辰煞有其事地想了想：“不过何阿姨和梓恒都习惯了国内的生活，到了国外肯定不适应，所以我还是暂时留下吧。”

“谁要跟你去国外啊。”沈雨荨用手背在他的胸前拍了一记。

“何阿姨说的，以后她就认我做女婿了。”

“你别听她的，她认过很多人做女婿。”只要是有点钱的，她都想认下来当女婿。

江辰笑了：“没关系，我正好没事也认个丈母娘。”他说完转过身去继续做他的牛扒。

沈雨荨脸上的表情却渐渐地变的凝重了，虽然江辰从来没有说过要喜欢她的话，但是她可以感觉的出来他是喜欢她的，和小时候一样喜欢她。

如果江辰在她没有认识萧子靳之前回国，他们两个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走在一起，至少她肯定会爱上他的，毕竟他是个那么优秀的人，两人又是有感情基础的。

可是现在……她的小手悄悄地抚上自己的小腹，她已经沦落至此了，还有什么资格跟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还有什么资格和她谈感情。

偏偏她还有一个那么爱财如命的母亲，恨不得立马把她嫁给江辰的感觉。

她担心上回自己跟萧子靳之间的事情会再次发生在自己跟江辰身上，也就是在母亲的计谋下赶鸭子上架地走在一起。

所以，想要提防母亲对自己跟江辰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江辰家搬出去，可惜又一直找不着房子……。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了。

“来，试下牛扒好不好吃。”在她胡思乱想之际，江辰突然将一小块切好的牛扒放在她嘴边。

沈雨荨回神，忙张开嘴巴接了过去，嚼了嚼后点头：“好吃。”

“怎么个好吃法？”

“嗯……鲜嫩多汁，口感极好。”

“好吃什么，那是青瓜片。”江辰横了她一眼：“你可以再走神一点。”

沈雨荨愣了一愣，这才惊觉自己入口的果然不是牛扒，而是青瓜片。她的小脸一红，没好气地捶了他一记：“你又在戏弄我。”

“我只是想让你回过神来。”江辰指了指厨房门口：“要发呆到外面发去，别妨碍我做晚餐。”

沈雨荨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还是留下来帮你打下手吧。”

“确定不会因为走神而弄坏了我的食材？”江辰不放心道。

沈雨荨横了他一眼嗔道：“别这么说嘛，人家不过是偶尔的走神。”

何玉娇从厨房门口探进半个头来，笑咪咪地打量着厨房内有说有笑的二人，开口打趣道：“阿辰，你手艺那么好教教雨荨怎么做西餐呗，让她以后天天做给你吃。”

说完，她又对沈雨荨道：“雨荨，我看你也别找工作了，就在家里搞搞卫生做做饭带带孩子，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也挺好的，阿辰你觉得呢？”

江辰扫了沈雨荨一眼，浅笑：“我无所谓。”

“你当然无所谓了。”沈雨荨横了他一眼：“变成废人的那个人是我又不是你，你有什么所谓。”

“家庭主妇是废人么？”何玉娇不高兴了，她可是当家庭主妇好几年了。

“妈，你别在那里胡说八道了，等我找到房子我们会搬出去住的，所以我必须找到工作。”沈雨荨说的一脸认真，她的心里就是这么打算的。

“这里住着不好？”江辰看了她一眼问。

“好是好，不过也不能一直赖着不走啊，再说万一你以后有了女朋友，看到我住在这里多不好啊。”沈雨荨状似随意地开口道。

厨房里面瞬间安静下来，何玉娇撇撇嘴，强忍住骂醒她的冲动，江辰似是并未将她话往心里去，继续着手中的活儿。

“好了，可以开饭了。”江辰道，给沈雨荨切了一块牛扒微笑道：“这次是真牛肉，试下好不好吃。”

沈雨荨看了一眼他手中扒，接过去吃了起来，随即点头将刚刚的夸赞重复了一遍：“好吃，鲜嫩多汁，口感极好。”

“再试一下这个凉拌青瓜，虽然不搭，但梓恒说他喜欢吃。”

“不行，我不能吃生冷的东西。”沈雨荨几乎脱口而出道。

“你不能吃生冷的东西？为什么？”江辰讶然，他记得她以前什么都吃的，黄瓜从藤上摘下来就敢往嘴里送。

沈雨荨哑言，忙道：“呃……最近肠胃不是那么好，所以不敢吃。”

心想，糟糕，差一点就露出了自己怀孕的马脚。

如果让江辰和她的母亲知道她怀孕，肯定不会允许她把这孩子生下来的，因为母亲的心已经被江辰勾走了，早就不提萧子靳了。第二天沈雨荨醒来时，发现梓恒和江辰都不知去向，只有何玉娇在厨房里面煮早餐。

何玉娇告诉她江辰带着梓恒晨跑去了，沈雨荨不禁有些恍惚，想起之前萧子靳也喜欢带着梓恒去晨跑的。

事情都过去了，物是人非……。

何玉娇突然从厨房里面走出来，用手在她的耳朵上拧了一下训道：“沈雨荨我告诉你多少次了，别在江辰面前说那种容易让他误解的话，省的他以为你对他没兴趣，找别的女人去了。”

“我本来就只把他当成哥哥看。”沈雨荨低咕了一句。

“死丫头你说什么呢？不想好好过了是吧？”

“我懒得跟你说。”沈雨荨转身离开厨房，不再理会她。

屋内突然响起一阵门铃声，沈雨荨走到门边拿起话筒，当她看到门在一楼门禁外的居然是张院长时，脸上涌起一抹讶然，问道：“张院长，您找谁？”

“你好，请问这里是江医生家吗？”

“嗯……是的。”她的手指本能地在开门键上摁了一下。

开了门，在等张院长上来的当儿，沈雨荨给江辰打了电话，寻问他为什么恩泰医院的张院长会到这里来。江辰顿了一下，浅笑道：“大概是合同弄好了。”

“合同？”

“嗯，我到楼下了。”江辰挂上电话。

毕竟之前在恩泰医院呆过，这位张院长又是萧子靳的朋友，沈雨荨感觉自己并不方便面见，交待过何玉娇好好招待客人后她便躲回卧室去了。

张院长到了没多久，江辰也到了。

沈雨荨趴在门后听了一阵，听到张院长一个劲地向江辰道歉，并且邀请他尽快到医院去任职上班。她心想江辰的工作不是被萧子靳弄没了么？怎么张院长还亲自过来请江

辰回去上班？

难道是萧子靳突然收手了？又把工作给江辰弄回去了？不，这不是他的性格，况且昨天她从萧子靳办公室离开的时候，明明看到他还是很恼怒的。甚至因为她对江辰的态度而恨极了江辰，怎么可能会工作还给他？

两人没有谈多久，江辰便送张院长离开了，不过却在离开前告诉他自己需要再考虑一下再答复他。

张院长频频点头重复着希望他能够加入恩泰医院这种各套话。

张院长离开后，沈雨荨才从卧室里面走出来，在江辰对面坐下后打量着他：“怎么回事啊？之前不是说合同出问题了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他们医院内部几位高层之间的内斗，受了点影响。”

“你的意思是……你被恩泰辞掉，不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搞鬼？”

“算不上搞鬼吧，只不过是小心成了他们内斗的牺牲品，这位张院长承诺过会尽快把局势稳定好，重新给我出合同。”

“什么……。”沈雨荨彻底地愣住了。

这么说江辰只是暂时停职等新合同，并非萧子靳在背后搞的鬼？可是……那天她跑去找萧子靳算帐的时候，他明明没有否认的呀，还说如果她能取悦他，就会让江辰回到恩泰上班。难道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故意气她，刺激她的？

“可是……。”她哑口无言，想到那天在萧子靳办公室内自己的表现，脸上就火辣辣地烧了起来。

也难怪萧子靳会那么生气了，都怪她自己太过冲动，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往他办公室里闯。

“可是什么？”江辰见她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浅笑道：“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不爽快点答应张院长？”

“嗯……。”沈雨荨胡乱地应了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她好奇并且想知道的。

“因为你不在恩泰了，所以我也不想去了。”

“啊……。”

江辰笑了一下：“当初在众多医院中选择了恩泰，本来就是因为在恩泰有你，可是没想到我刚回来你却从恩泰辞职了。”

沈雨荨愣住。

他说什么？他去恩泰上班是因为她？不是吧……。

还有……他这算是表白吗？这可是他头一次说出如此暧昧的话语来啊！

“江辰……。”她迟疑地唤了一声，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江辰又是一笑：“你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我这么做仅仅是想找个偶尔能一起约出来喝杯咖啡的伴儿，而你又是最现实最合格的，所以我来了。”

他真的只是这么想吗？沈雨荨看着他笑意得体的样子，心想着但愿真是吧……。

第 092 章 遇上危险了！

“那你……现在考虑的怎么样？还要不要去恩泰上班？”

“不去了。”

“确定不去了？”

“嗯，正好这段时间有别的事情要忙，如果要我回恩泰上班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江辰倾身，手指在她的鼻子上刮了一下：“除非你陪我一起去。”

“那还是算了吧，你是张院长求着回去的大人物，我是被张院长解雇的小人物，就算张院长肯重新雇用我，我也没脸回去了。”毕竟当初解雇她的原因是她的作风不好，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跟你开玩笑的。”江辰从沙发上站起：“走吧，反正你也没事做，陪我去熟悉一下这个大城市。”

“坐车好累的，我才不去。”

“瞧你脸色那么红，感冒了？”江辰伸手在她的额头上探了一下：“还真有点发烧了，梓恒，去帮你姐姐把感冒药找出来。”

“好。”梓恒在一旁兴冲冲地嚷道：“不过，我也要去熟悉一下大城市！”

“可以。”江辰笑着答应。

小梓恒把感冒药拿来了，江辰走到水壶旁倒了杯白开水过来，沈雨荨接过水杯道：“我喝白开水就好，药就不吃了。”

“光喝白开水哪里够？吃点药省得下午烧起来了。”江辰将抠出来的药丸递给她，见她不动索性用一只手掌托起她的下巴要亲手喂她吃进去。吓得沈雨荨慌忙挣扎：“不要，我不吃药……。”

“你看，姐姐不听话。”江辰扭头对小梓恒说。

小梓恒立马开口安抚道：“姐姐，生病就要乖乖吃药哦，不吃药就不是好孩子，难道你想做一个没人喜欢的小孩吗？”

沈雨荨无语，这些话都是她平时用来哄他吃药的，小家伙这会居然把原谅送回给了她。

可是，她该怎么跟他们说她不能吃这个药呢？

想来想去，她从江辰手里接过药丸道：“我回房间吃。”说完便转身往卧室里面走

去。

身后传来小梓恒关怀的声音：“姐姐不可以学我偷偷把药扔到厕所去哦，不然要被打屁屁的。”

沈雨荨无语，现在才知道原来小梓恒还有偷偷扔药的坏习惯，而且还学会用这一招来教育她了。

沈雨荨自然没有吃这些药，也没有陪江辰出去外面逛逛，而是在吃过早餐后便爬到床上睡觉去了。

她越睡越困，一睡就是一整天，下午江辰回来的时候发现她睡的有些昏昏沉沉的，伸手一摸才发现她的身体滚烫，忙推了推她的手臂唤道：“雨荨，你快醒醒。”

叫了好一阵，沈雨荨才幽幽地转醒过来，看着他问：“怎么了？”

“你摸一下你自己。”江辰抓起她的手掌放在她自己的额头上，没好气地责备道：“烫成这样你居然还躺在家里？别告诉我连药也没吃。”

沈雨荨艰难地撑起身体，摇头：“我没事。”

“都这样了你还没事？”江辰走到客厅拿了药和水进来，将药递到他嘴边：“快点把药吃了，我送你去医院。”

“我不吃药。”沈雨荨仍在坚持，望着他道：“你出去吧，我要换衣服。”

她从床上下来时，只觉得头痛欲裂，整个人都是摇摇欲坠的，没等她迈开步伐便双腿一软往地面上跌去。

江辰被她吓了一跳，急忙挽紧她的身体，将她从地面上捞了起来。

低头一看才发现她已经昏过去了，他没有迟疑，抱着她便往门口走去，直接去医院。

江辰载着沈雨荨赶到恩泰医院，直接将她送到急救大楼，医生一边给沈雨检查身体一边随口问了句：“患者怀孕没有？”

“没有。”江辰想也不想地答道，答完后连他自己都愣了一愣，急忙改口：“不，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怀孕。”

“自己的老婆有没有怀孕都不知道？”老医生抬头扫了江辰一眼。

江辰哑言，道：“她不是我老婆。”

医生不说话了，江辰在治疗室等了半个多小时，当医生告诉他沈雨荨怀孕了，要将她转去妇产科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惊在了当场。

他愣然地看着病床上昏睡的沈雨荨，终于明白她为什么烧的这么严重还不肯吃药

了……。

他抬头问医生：“几个月了？”

“这个要B超过才知道，看起来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后，沈雨才从妇产科的病房里醒来，她幽幽地睁开双眼，看到满室的白色后心里蓦然一惊，双手不自觉地抚上自己的小腹，眼里同时升起不安的情素。

她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自己的孩子怎样了，有没有因为她而出事。

然后，她听到江辰温柔的声音：“放心吧，孩子还好好的。”

她稍稍侧过脸来，看到江辰坐在自己的床前，知道孩子没事后她总算是放心了，脸上的不安被一抹难堪替代。

江辰知道她怀孕了，那么他心里一定鄙视死她，一定很失望吧？

“对不起……。”她歉疚地望着他：“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确实是挺让人惊讶的。”江辰生涩地笑了一下：“也挺让人难过的。”

“江辰，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害怕我妈使劲搓合我俩了吧？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纯纯净净的小女孩了，我结过婚，又离了婚，还得罪了萧氏的大总裁。不管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人都已经不干净了，甚至还会给周遭的人带去无尽的麻烦。”她哽咽着说。

“我知道。”

“你知道？”

“嗯，猜到了，也从梓恒的嘴里了解了一些。”江辰笑了笑：“梓恒特别喜欢他的姐夫，天天不离口。”

沈雨荨不说话了，她当然知道梓恒喜欢萧子靳，从见到萧子靳的第一面就喜欢的很，按萧子靳的话说就是爱他如痴如狂。

“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我也不需要了解太多，毕竟是你的私事。”江辰看着她说：“我只想知道，你还爱他么？”

“我……。”沈雨荨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来，半晌才无奈地笑了笑：“我爱不爱他都不重要的，反正他不会爱我，而且他快要当爸爸了。”

“那你还留着他的孩子做什么？”江辰不解。

他从她的语气中听出来了，她还爱他，所以才会留着他的孩子么？

沈雨荨苦涩地笑了：“上次差一点就被我打掉了，可被他拦下了，他说他会对我和对我的孩子好，但就是绝口不提他爱我，因为他的心里已经有人了。江辰，其实我只想要一场彼此相爱婚姻，但他显然是不能给到我的，所以我放弃了，我妈天天骂我傻，你觉得我是不是很傻？”

江辰摇头：“不傻，这才符合你的性格。”

“谢谢。”

“那你打算怎么办？”江辰扫了一眼她的小腹：“就这么一直留着它？独自抚养他长大？”

“我不知道呢，现在连工作和住房都没有解决，也没敢去想后面的事情。”沈雨荨无奈地叹了口气，目光定定地注视着雪白的天花板。随即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如是问道：“对了，我妈知不知道我怀孕的事？”

江辰摇头：“你一直瞒的那么紧，我哪敢让她知道。”

沈雨荨松了口气，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谢谢啊，你还是那么体贴入微。”

“不然怎么办，告诉何阿姨让她来收拾你么？”江辰无奈地耸耸肩膀。

“如果让我妈知道了，她真的会狠狠地收拾我。”沈雨荨笑了笑：“她知道后，要么逼我打掉孩子，要么逼我回到萧子靳身边，总之就是绝对不会让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的。”

打掉孩子她肯定是舍不得的，回到萧子靳身边似乎就更不可能了，想起那天自己误会他闯去他办公室，最后被他轰出办公室的情景，还有他眼里对自己的恨意，她就心有余悸。这个时候的萧子靳，即便是她现在回去求他复合，他也不会再看她一眼了吧？

“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好好休息一下吧。”江辰安抚道。

沈雨荨点头，环视一眼四周道：“你怎么把我送到这家医院来啊，万一碰见熟人怎么办？”

“这里是妇产科，没人认识你。”江辰替她拉好被子：“你先安心睡吧，我出去给你买点吃的。”

“好，谢谢。”沈雨荨点头，看着他走出病房后，脸上的笑容渐渐地淡去。江辰对她越好，她的心里就越是心安，生怕自己会伤害到了他。

虽然江辰没有明确表明对她的态度，可他是因为她进入恩泰医院的，甚至有可能是因为她回国。而她呢，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离过婚，还怀着前夫孩子的女人，他心里必定是失望极了。

如果可能，她真希望江辰从来没有回国，哪怕让她继续住在小旅馆里也无所谓。

这个世界上，感情债才是最难还的！吃饭时，梁温柔的电话响了，她扫视了一眼大伙起身往楼上走去，直到回到卧室才压低声线问了句：“什么事？”

电话是许聪打来的，同样压着声线说：“我刚刚得到消息，沈雨荨不知道犯了什么病，江辰把她送到恩泰医院去了，而且去了妇产科。”

“妇产科？”梁温柔皱眉：“她去妇产科做什么？”

“不清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现在单独在一起，你想要什么样的照片我都能帮你拍到。”许聪道。

梁温柔之前托他抓一点沈雨荨跟江辰在一起的瞬间，让萧子靳知道他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所以他最近一直特别留意沈雨荨的动向，就连她进医院都很快知道了。

不过他觉的这些不重要，梁温柔却觉得重要极了。

沈雨荨去了妇产科？这么重要的信息许聪居然没有帮她往下深究，还真是笨的可以呢！

“我知道了，谢谢你。”她说。

“需要多少照顾，我让人帮你拍。”许聪讨好地问。

梁温柔胡乱地答了句：“随便你吧。”她现在根本没心思抓拍相片给萧子靳看，一颗心仍纠结在沈雨荨去了妇产科这件事情上。

心里有了事情便是一夜无眠，梁温柔心情烦躁地失眠了一夜后，第二天早早便借着产检的名义到恩泰医院妇产科去了。

她去到医院，找到沈雨荨所在的病房时，刚好看到沈雨荨趴在厕所的洗手盆上晨吐。

这一发现更加印证了她的想法，也令她更加不安和担心起来了。

沈雨荨趴在洗手盆上吐舒服了，用清水洗了把脸，一转身便看到梁温柔站在洗手间门口看着自己。沈雨荨被她的赫然出现吓了一跳，随即脸上闪过一抹慌乱，想要掩饰已经来不及。

她有些恼火地瞪着她：“梁小姐，你这样乱闯别人的病房真的好么？”

梁温柔没有回应她，而是盯着她怔怔地问道：“你怀孕了？”

沈雨荨头皮一麻，心想她果然已经猜到了，也是啊，梁温柔现在怀着身孕是个过来人了，一看她干吐成这样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况且这里还是妇产科。

她想说不是，可又怕这样更加引起她的猜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梁温柔

却又问了一句：“是萧子靳的？”

“是我的。”就在沈雨荨不知该如何是好是，江辰突然出现了，手里提着新买来的早餐站在洗手间门口。

梁温柔回过头去，看着江辰：“你的？你不是才刚回国不满一个月？”

江辰将手中的早餐放在桌面上，走进厕所扶着沈雨荨的肩膀关切道：“你没事吧？”

看到沈雨荨摇头，他才重新抬头盯着梁温柔道：“我一年回国好几趟，只是最近才回国定居而已，这位小姐，你不觉的自己这么做很失礼么？”

“我……。”梁温柔无言，双目死死地盯着沈雨荨，仿佛一定要从她脸上窥究出答案似的。

沈雨荨幽幽地吸了口气，盯着她的目光平静淡然：“梁小姐，如果我怀的是萧子靳的孩子，还有你嚣张得瑟的时候么？安心回去当你的萧少奶奶吧，别一天到晚盯着我不放了。”

她说的挺有道理的，梁温柔看着她，心想如果她真的怀了萧子靳的孩子肯定早就回萧家邀功去了，怎么可能一直瞒着不说？

虽然这么衡量起来确实挺有道理的，可她的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来，就怕沈雨荨肚子里怀的是萧子靳的孩子。

所以，在离开沈雨荨的病房后，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医生的办公室。

一直在给她产检的刘医生看到她，立马礼貌地迎上来道：“萧太太，您今天是过来产检的吗？不是前几天才来过？”

梁温柔笑了笑：“不，我今天是来看个朋友的。”

“朋友？”

“嗯，20床的沈雨荨是我朋友。”梁温柔说完立马转口道：“对了，我那朋友现在怎么样了？孩子没什么问题吧？”

“孩子还不错，毕竟已经快满三个月了，慢慢趋于稳定了。”

快满三个月？那就是跟她的一样了？也就是说沈雨荨是在同学会那段时间怀上的。那段时间正是她跟萧子靳感情最好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跑去跟一个青梅竹马上床？这一点都不符合常理啊！

沈雨荨为什么要向萧子靳隐瞒自己怀孕的事情？她到底想做什么？等到孩子出生后直接抱着孩子杀入萧家，狠狠地报复她一顿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还真得小心了。梁温柔虽然走了，可是沈雨荨的心里却依旧不安到了极点，因为她不知道梁温柔是否相信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江辰的。

以梁温柔那么重的心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她蒙骗过去吧？不过她可以放心的是，就算梁温柔知道她肚子里怀着萧子靳的孩子，也绝对不会让萧家的人知道的，特别不会让萧子靳知道。

所以说，她暂时还是安全的不是么？

“谢谢你啊，江辰。”她望着正在给她拿早餐的江辰，记不清已经是第几次跟他说谢谢了。

虽然梁温柔未必会相信，但能有勇气顶着流言认下她腹中的孩子，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江辰却是无所谓地笑了笑：“有什么好谢的，举手之劳。”

“万一她把这事传出去了，对你的名声可是会有不小的影响。”

“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明星，还要在乎名声。”江辰递给她一杯鲜奶，注视着她说：“倒是你，我看那位姓梁的小姐不像是个好惹的主，也不一定相信我的话，你以后得提防着点。”

“放心吧，我平日里跟她没什么交集，不会有什么事的。”

“那就好。”江辰笑了一下：“女人争风吃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怕你不是人家的对手。”

“男人争风吃醋一样也是很可怕的好么？”沈雨荨不服气地横了他一眼。想起那天萧子靳因为江辰，让她当着他的面扒光衣服的情景。

“你指的是萧子靳么？”

沈雨荨不语。

江辰想了想，才说：“那证明他心里是有你的。”

“怎么可能。”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么，爱之深恨之切。”

这句话她自然听过，只是用在萧子靳身上似乎有点不太合适吧？他是个那么要面子的人，报复她也未必就是因爱生恨啊。晚上从书房出来，萧子靳径直回到客卧。

他很少回为住，所以主卧就一直让梁温柔占着了，他一边看手机一边推门走了进去，一抬头却发现梁温柔正在屋里忙前忙后的擦拭桌椅。

眉头一皱，他本能地问道：“你在做什么？”

梁温柔听到声音，转身望着他：“我睡不着，所以过来帮你把屋子重新布置了一下，你看是不是暖色多了。”

萧子靳扫了一眼卧室，床头桌和茶几上都插上了从花园里新采上来的鲜花，床褥和窗帘也已经换成了时尚的花色。梁温柔向来喜欢走时尚文艺的风格，看着也没什么不好，可萧子靳却不由的想起御临花园的布置，沈雨荨的品味与梁温柔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的，偏偏他却反而觉得御临花园那样文艺中带点可爱的风格更讨喜一些。

大概是在御临花园住习惯了吧，也想。

“怎么了？不喜欢么？”梁温柔走过来，有些紧张地望着他：“你一直不肯换回主卧去睡，我只好擅自作主帮你把屋子弄的舒适一点了。”

“房间怎样无所谓，重要的是和谁睡在一起。”萧子靳注视着她，语气平淡：“孕妇不应该熬夜，赶紧回房休息吧。”

他说的很有道理，房间装饰的再好，枕边不能睡着自己喜欢的人又有什么意义？而她就站在他面前了，他却仿佛看不到她般，不，他不是看不到她，而是总能越过她看到另一个女人。

她有注视着他的目光变的伤感起来：“子靳，你指的是沈雨荨吗？”

“我说过，别在我面前提她。”萧子靳的表情冷了下来。

“就算我不提，你心里就不想吗？萧子靳，你怎么那么傻？人家早就跟那位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双宿双飞了，你还……。”梁温柔咬了咬唇，道：“也许你会觉得我太过夸大其词，但我真的没有，前几天我还在医院里面看到他们两个。”

她说着拿起手机，将里面的相片翻了出来递到他面前：“这是我当时拍下来的相片，只是一直不忍心给你看，怕你伤心。”

萧子靳垂眸扫了一眼她手机上的照片，眉心不自觉地拧了一下，虽然上面沈雨荨和江辰的形为无比的亲密，可他心里倒是一点都不惊讶。

他从未怀疑过沈雨荨跟江辰的关系，毕竟那天沈雨荨为了那个男人连衣服都脱过了……。

照片上的两人有说有笑，还有一张是江辰在抚摸她的额头，守在她的病床前静静地注视着她……。

“她生病了？”最终，他嘴里吐出的是这么一句。

他的话，使梁温柔的心里重重地被伤了一下，在看到这些相片之后，他不是恨的咬

牙切齿，然后厌弃她，反感她。而是问起了她的病，这个时候他居然还有心思关心她的身体？

“子靳，她生病了需要的不是你，你为何还要关心她是不是病了？”她不解地问道。

萧子靳盯着她，目光里面终于有了不耐烦的痕迹：“温柔，你当真那么恨她么？比我还恨？”

“……”梁温柔被他突如其来的问题问的一怔，随即才道：“我是替你感到心疼，也是为了你着想，不希望你像个傻瓜一样念着她啊。”

“所以你唆使小妈以我的名义对沈梓恒下手是么？”

“什……么？”梁温柔装傻。

“我从未让御临幼儿园将沈梓恒退学，可林助理却说是受了我的命令。”萧子靳的目光越发的冷戾：“别以为我一直不拆穿你就可以把责任栽在林助理身上。”

“我……我只是想帮你。”事已至此，梁温柔不得不承认道：“你不是一直在想法子对付沈雨荨么？所以我才请求小妈给林助理发送假讯息的。”

她当初就是因为知道萧子靳已经全权将对付沈雨荨的事情交给林助理去处理了，所以才敢冒这个险，不然也不会这么做啊，没想到最终还是被萧子靳发现了。

沈梓恒一天还在御临幼儿园上学，她就一天都不能安心，生怕沈雨荨会借着接孩子的名义跟萧子靳纠缠不清。

“你不是在帮我，而是在帮你自己，但是你应该心里清楚，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玩心机，所以……。”

“对不起，子靳，如果你不喜欢我这么做，我以后不做就是了。”她歉疚地承诺道。

“好了，回自己房间去。”

“子靳，我……。”梁温柔还想再说些什么，萧子靳不耐烦地打断他：“在你给我下药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触犯了 my 底线，还指望我会喜欢你么？”

梁温柔无言以对，泪水浮了上来。

“就算没有沈雨荨也一样么？”她哽咽着问。

“没错。”

“就算我成了你孩子的母亲也一样么？”

“没错。”依旧冷漠的声音。

“萧子靳，你太狠心了，难怪每个女人在你身边都呆不长。”梁温柔心寒不已，抬手抹了一把眼里的泪水：“简舒是这样，沈雨荨也是这样，能忍受你的冷漠你的坏脾气的只有我梁温柔，你懂吗？你就一点都不想珍惜吗？大少爷！”

她的话还真是一针见血，萧子靳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被针狠狠地刺了一下，再也说不出话了。

良久，他才忍着心痛，几欲哀求地吐出一句：“出去……。”在医院里住了两天，又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后，沈雨的身体终于完全恢复了。

江辰不想她出去找工作找房子，可她始终还是觉得不该这样住在他的家里，毕竟她现在是个孕妇，又怀着别个男人的孩子。总不能到时生孩子坐月子都在他的家里吧，那多伤人家江辰的心。

市区的房子找不到，她只能往偏僻一点的地方找，哪怕是找回城西去。

网上的众多招聘信息中，居然没有一条是符合她要求的，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响了，她随手拿起手边的电话接通：“你好。”

“请问是沈雨荨沈小姐吗？”

“对，请问您是……。”

“我们这边是东城凯利医院，刚在网上看了您的简历，感觉挺不错的，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面试一下吗？”

“东城啊？”沈雨荨迅速地脑补了一下自己所投过的简历，确实有一家叫凯利的医院，不过离市区比较远一直被她放在备选栏内。

“沈小姐有什么问题么？”

“嗯……就是觉得有点远。”

“没关系，我们医院一般会为员工配备住房，两房三房都可以，只需要每月补贴点租金就行了。”

还有配住宿？找了这么久工作，沈雨荨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好的事情，不禁有些怀疑起来。不过转念一想，东城那地方属于榆市偏郊，靠海，地方多，医院为了留住员工建一幢住宿楼给员工住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真像对方说的那么好，那她就可以一下把工作和住房的问题都解决了。

东城医院也不是什么黑医院，她只需要去一趟就知道真假了。

最终，她跟院方约定的时间是下午四点。

江辰虽然没去恩泰医院上班，一天到晚却挺忙的，况且她知道如果自己跟他说了去面试找工作，他一定会大力反对的，所以她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没有告诉江辰。

城东路线有点远，而且只有一班公交，沈雨荨以前带梓恒去过一次那边的海滩玩，所以还算熟悉。

为了能赶到回程的公交，她还特地提早了半个小时到达凯利医院，在大堂里等待面试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她打开自己的包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居然没带伞，看来只能祈求老天早点让雨停下来了。

面试倒是进行的很顺利，可能是因为地方远的缘故，有实力的医生都不太愿意到这种地方来。医院让她回去等通知，并且告诉她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沈雨荨心里暗想，萧子靳的手应该不会伸到城东这么远的地方来了吧？如果这次又被他给搅黄了，那她就真的要崩溃了。

想到他之前的种种手段，心里因为冤枉他而升起的愧疚突然就消失殆尽了，就算她误会了是他把江辰工作搞丢的又怎样？反正他就是这么恶劣的人。

她轻吸口气，告诉自己应该不会这么倒霉的。

再看城东这个地方其实挺好的，风景好空气好，生活的大多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如果能在这里工作，再把梓恒接过来上幼儿园，闲时看看海什么的，梓恒应该会喜欢，也省的他一直对御临幼儿园念念不忘了。

就这么幻想着，沈雨荨来到了医院大门口。

当她看到外面一片昏暗的天际时，蓦地愣了一下，这才惊觉自己面试的过程有点长了。

她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六点钟了，最后一班公交车是六点半。为了赶上这最后的一班公交，她急忙将包包往头上一顶，冒雨快步往站台的方向走去。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点前往市区的人特别多，换成是以往她挤一挤也就上去了，可如今她是孕妇，她不能挤……。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最后一班公司满员而去，沈雨荨开始急了，急得在站台上直跳脚……。

在站台上转悠了几圈，她开始考虑是打个出租车回去还是叫江辰过来接自己，如果叫江辰过来，她至少还要在这里等一个小时以上，不但麻烦了人家江辰还勉不了被他一顿骂。

怎么办？她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她焦虑得不知所措时，一辆红的停在她面前，司机摇下车窗问她要不要坐车。

榆市分城内城外，红的是城内跑的，而沈雨荨现在正好要回市区，这算是运气么？她暗松口气，想也不想便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麻烦到市区上田路泰华园。”沈雨荨一边用纸巾擦拭着发上的水珠一边说。

司机在后视镜中看了她一眼，点头，迅速地将车子驶入车流。

车子离开东城，驶上快速路的时候，雨开始渐渐地大了起来。沈雨荨低头用手机看凯利医院的资料，丝毫没有留意到窗外的环境越来越偏僻，路也越来越小长。

等她发现到不对劲时，心里蓦地一惊，道：“师傅，我到市区，你走的这条是什么路啊？”

“新路塞车，这是通往市区的老路。”司机不慌不忙道。

“这根本不是往市区的方向！”沈雨荨开始慌了，一边拉扯着车门一边情急道：“你想干什么？快停车……停车……！”

“这就是回市区的方向。”司机将车子停了下来，扭头看着她：“你确定要下车吗？”

“我要下车！”沈雨荨想也不想。

“下车可以，把手机和财物留下。”司机的脸一瞬间变得阴险起来，暮色下显得危险不已。

沈雨荨心里又是咯噔一跳，打劫？这些新闻上才能看到的事情终于落到自己头上来了！

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她心里越来越慌，不知道对方除了劫财还会不会劫色，会不会对她进行人身伤害。再环视一眼黑乎乎的四周，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车也没有，又下着这么大的雨，如果此男就这么把她杀了扔进海里怎么办？

怎么办？她该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吗？还是……。

第 093 章 打给他的求救电话。

打电求救？对，她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打电话求救！

她慌慌张张地拿起手机拨号，可惜她才刚把电话拨通，司机便从前座扑了过来，一把将她手中的电话夺走。

沈雨荨被吓得身体本能地往后退去，抵在椅背上惊恐地瞪着他，结结巴巴道：“你干什么……你别乱来……。”

“你居然想报警？”司机一巴掌甩在她的脸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你就敢报警？活腻了！”

司机一边骂骂咧咧着一边用手去扯她的手臂，甚至还从前座爬到了后座。

沈雨荨挣扎着大叫：“放手！你快放手，你让我下车……！”

“下车可以，把衣服脱了，陪本大爷玩一场。”司机坏笑起来。

沈雨荨被吓的更加害怕了，她没想到这位司机居然真的打算劫色，她不知道的是，在自己刚刚跟司机拉扯的时候，身上的衬衫被他扯得往一边滑落，这会正春光绽放着，也难怪人家会临时起色心了。

同一时间，萧氏大楼的总裁办公室内，萧子靳抬眸盯着一直在响的手机，看着上面属于沈雨荨的号码不停地跳动着，正在犹豫着要不要接。

正在给他汇报工作的林助理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响个不停的手机，最终壮着胆子伸出食指在绿色键上划了一下道：“赶紧接吧，没什么重要的事情沈小姐也不会找您，也许……。”

林助理还想再解释些什么，却被电话里面传来的动静惊得适时地住了嘴。

嘈杂中传来沈雨荨惊恐万分的尖叫声：“你个变态离我远一点，我要下车……！”

然后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坏笑：“先别忙着下车嘛，外面那么大雨，你又找不着路回家，还是留在车上陪我玩玩吧，玩完了我再送你回市区。”

“不要……求你放开我……唔……！”沈雨荨痛苦压抑的呜咽。

“本大爷还没有尝过孕妇的味道呢，果然美味。”男人的淫笑声传来。

萧子靳眸色一沉，立马抓起手机将电话挂断。

林助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突然挂上电话，情急道：“萧董，沈小姐怕是遇上麻烦了，您难道不想管吗？”

“把车钥匙拿上。”萧子靳已经从椅子上站起，一边迅速地往办公室外面走一边摁手机，林助理赶紧冲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取车钥匙。

等他追到一楼的时候，听到萧子靳正在打电话报警，他没有来得及多问，迅速地将车子倒出车位。

萧子靳道：“城东焦岩段，快点。”

林助理一脚油门踩下去，同时问道：“萧董，您怎么知道沈小姐在哪里？”

“我在她的手机上装过定位。”萧子靳绷着脸说。

其实他刚刚并不确定沈雨荨还有没有在用他当初送她的手机，只是试着定位了一下，结果发现手机现在的所在位置就在城东。

林助理偷偷看了他一眼，换成是以往他也许会壮着胆子揶揄一句：萧董您真卑鄙，居然还来这一招！

可是现在情况紧急，不说他自己没心思开玩笑，就萧子靳那张绷紧的脸他也不敢去惹。

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这里离城东太远了，我们赶过去肯定来不及，巡捕能找到沈小姐么？”

“不知道。”萧子靳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沈雨荨那绝望的叫喊声，一颗心也悬到了嗓子眼。

这一刻，他只担心沈雨荨的人身安全，至于过往跟她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已经全部抛在脑后了……。

沈雨荨在挣扎过程中，她的手机响了，是江辰打来的。

司机扫了一眼掉在座椅下方响个不停的手机，理智突然回拢了一些，想起了自己的此番目的和任务，压在沈雨荨身上的庞大躯体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些。

上面说只需要把这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弄死就行了，不用伤害她本人，刚刚他看到女人长得还不错时，居然一时起了色心，还真是不应该啊！

沈雨荨一得到自由，立马用双手护住自己半开的胸口，吓得大哭起来。

为了不耽误事儿，司机突然打开车门，一把将她从车厢内推了下去，沈雨荨脑袋着地疼的差点晕死过去，就这么蜷缩着躺在暴雨的路边，身体微微颤抖着。

司机跟着下了车子，抬腿便要踹她的肚子，而就在他的腿要挨上沈雨荨的身体时，不远处突然响起一阵由远而近的警笛声。司机被吓懵了两秒，随即也顾不上任务不任务，转身上车，迅速地将车子驶离现场……。虽然一路紧赶慢赶，可毕竟天黑路滑又下着那

么大的雨，萧子靳和林助理赶到城东的时候，时间也用足了40分钟。

沈雨荨被巡捕叔叔从雨水中捞起来后，直接送到了凯利医院治疗，大概是撞到头的缘故，这会正昏迷着。

病房门口有两位民警正在对一位医护人员做笔录，看到萧子靳赶来，不管是民警还是医护人员都立马礼貌地跟他打起了招呼。

刚刚在调查沈雨荨资料的时候，民警看到配偶栏内写着萧子靳，再联合着去年报纸上看过的新闻，一下便猜到沈雨荨就是当初那位跟萧大公子闪婚的女子了。

毕竟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同名同姓有可能，夫妻俩一起跟人家重名就有点不大可能了。

所以没等萧子靳开口寻问，医生便主动说道：“萧少，萧太太她撞伤了脑袋，暂时还没有醒来。不过您放心，伤口看着并不严重，可能是一下子撞蒙和受惊过度才会晕阙过去的。”

“看着不严重？”萧子靳皱眉，显然对她这种不负责任的表达方式不满：“CT扫描了没有？脑内受伤了没有？”

“抱歉，因为萧太太怀有身孕，所以我们不敢往放射科送，而且巡捕同志们从犯人口中得知，萧太太只是从车后座摔到地面，应该不会伤的太严重的，所以我们打算再等等看萧太太能不能醒过来。”

“你说什么？”萧子靳震惊。

医护人员怔了一下，张了张嘴重复道：“我说……萧太太是从车后排摔到地面的，应该不会伤的太严重……。”

“你说她怀孕了？”萧子靳打断她，傻傻地问道。

“是啊……。”

“你怎么知道？查出来了？”

“今天下午沈小姐到我们医院面试的时候，她自己说的，还跟我们医院谈好了产假，嗯……当时我也在场跟院长一起面试的她。”医生歉疚道：“真对不起，我们当时没想到沈小姐就是萧少的太太，沈小姐她自己也没有提，更没有想到她会在回程的路上遇到劫匪……。”

“面试……？”

“是啊，沈小姐她确实是来我们这里面试的。”医生说到这个的时候，打量着萧子靳道：“我刚还在纳闷呢，怎么萧太太会跑来我们这里找工作，而且还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沈雨荨的态度太过认真，谈的时间长了一点，所以才会害她没有赶上公交的。

萧子靳郁郁地看着病房的门板，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倒是后面赶上来的林助理代答道：“嗯……是这样的，我们家萧太太一向独立自主惯了，不喜欢靠男人。”

“噢，真是有个性的女子。”医生含笑赞道。

“太有个性了也不见的就好。”说出这句话的是萧子靳，他转过脸盯着医生道：“我可以进去看看她么？”

“可以。”医生点头，上前替他推开病房的门。

“萧少，我需要您配合我做一下笔录。”巡捕同志礼貌地说。

萧子靳用下巴指了一下林助理：“让我助理配合你就行了。”

林助理忙点头：“是啊，我这一晚上都跟萧少在一起，萧太太的求救电话也是我帮忙接的。”

他刚刚还在想，还好自己刚刚手贱地替萧子靳接通了电话，不然少夫人现在还不知道会被那个劫匪折腾成什么样呢。

一心希望萧子靳和沈雨荨复合的他，今天算是做了件好事了，应该又可以加薪了吧？他美滋滋地想。

病床上的沈雨荨睡的很安静，发丝还有些微湿地搭在脸颊、枕边上，白皙的额头上被撞出了一个包包，脖子上也依稀可以看出几条红色的抓痕，显然是刚刚挣扎搏斗的痕迹。

眼前的她，看起来即憔悴又令人心疼。

萧子靳突然扭头问一旁的主治医生：“她的身体被侵犯成功没有？”

如果有，他绝对会让那个胆敢欺负他老婆的男人下辈子都当不成男人！

“没有，巡捕赶到的比较及时，萧太太除了上衣被扯裂了一些，其它还是完好地穿在身上的。”医生吸了口气：“这是万幸中的万幸。”

“孩子怎么样了？”

“挺好的，毕竟已经满三个月，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三个月……果然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居然没有死！

那么那天她当着他面吃下去的流产药片又是怎么回事？还有她下面流血又是怎么回事？他的孩子居然那么命大，连这样都能顽强地活下来？

而她又是怎么回事？不是坚持要打掉他的孩子，跟他一刀两段吗？为什么又要偷偷留下这个孩子？还一直不肯让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她的肚子里还怀着她的孩子，他又怎么会放任她离开，怎么会害她四处奔波找房子找工作，最后还住到青梅竹马的家里去了。

想到这一个多月来她因为他所受的罪，想到她跟江辰住在一起的场景，他就悔恨不已……。

然而后悔有什么用？时光无法倒流，他也不能将过去一个多月中的时光和记忆完全抹去。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她醒来，好好问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宁愿吃尽了苦头也不肯带着孩子回到他身边来！二十分钟后，沈雨荨总算开始转醒了。

只是转醒的过程痛苦又漫长，黑暗中，一双可恶的魔爪正在一下一下地抓向她，揪着她要抱她、亲她……。

“走开……走开……！”她拼命地挣扎，试图将那可怕的恶魔推开，可是恶魔却一点一点地逼近她，对着她淫笑。

“不要碰我！”沈雨荨尖叫一声，蓦地从床上坐起时刚好撞入一个温柔的怀抱。

“不要怕……。”萧子靳抱着她，在她耳边低声安抚。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怀抱、熟悉的气息……沈雨荨的心情一点一点地平静下来，她狠狠地吞了一口口水，幽幽地睁开双眼。

一室的白色让她心安定了一些，这里是医院，而不是那个风雨交加又黑乎乎的破地方，也没有那个试图侵犯她的猥琐男人……。

她安全了吗？她终于安全了。

对了，她记得自己在摔下地时，似乎听到有警笛的声音由远而近地传来，是巡捕救了她！

“醒了。”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清醒过后的沈雨荨却在听到这个声音后本能地身体一紧，蓦地将他从自己身上推开，身体下自觉地往床头上缩去。一双大眼含泪瞪着他，嘴里喃喃着：“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她的眼里尽是惶恐，萧子靳看着好，心里多少有受伤的感觉。原来在她心里，他和

那个劫匪是一样可怕，一样令她感到惶恐的。

不过也不能怪她，这一个多月来他对她来说可不就是恶梦么？

“我若不过来，你早就死在焦岩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他瞧着她，然后伸手去拉她的手臂：“赶紧躺下。”

“你为什么会在哪里？”沈雨荨挣开他的手掌，愤愤地瞪着他：“你又想来搅黄我的工作对不对？你到底想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啊！”

“你想欺骗我到什么时候，我就折磨你到什么时候。”萧子靳淡淡地开口。

沈雨荨怔了一怔，含泪的双眼紧紧地盯着他。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已经知道她的孩子还在吗？是呵，她现在是在医院里面，他必定已经在医生的口中知道她怀孕的事情了。

他居然知道了，怎么办？

萧子靳看着她慌乱的神情，嘲弄地冷笑：“怎么？你还想继续欺骗我说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三个月前你的青梅竹马还没有回国呢。”

沈雨荨不吱声，也根本说不出话来，心里乱轰轰的。

好不容易才从劫匪的手中解脱出来，又落入了萧子靳的手里，她今天怎么就那么背……。

萧子靳突然倾身，双手摁在她身侧的床上近距离地盯着她：“告诉我，为什么孩子还在？为什么又决定把他生下来了？你不是一直都坚持要将她打掉的么？”

“我……。”沈雨荨摇头，盯着他一脸哀求道：“我不想打了，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怎么放过你？”萧子靳不解：“继续任你在外面奔波劳累么？就算我不担心你劳累，也该担心一下孩子会不会跟着你吃苦吧。”

“那你想怎么样？”沈雨荨有些崩溃道。

“先把身体养好，我们再商量怎么办。”她现在身体还有些虚弱，萧子靳不想跟她谈这个问题，因为怕刺激到她，因为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谈的必要。

接下来该怎么做，他心里有数。

“我不想跟你商量，我也不要回到你的身边去，我说过我不想……。”

“为什么不想？”萧子靳用双手抓住她的肩膀，紧紧地逼视着她：“我说过，梁温柔那只是个意外，你比我更清楚她的孩子是怎么来的，你不能因此就把错怪在我头上，然后跟我闹离婚。”

“梁温柔是个意外，那你心里的那个人呢？也是个意外吗？”沈雨荨迎视着他：“你知道么？相较起梁温柔，我甚至更在乎这个。”

萧子靳沉默了几秒，摇头：“那不是意外，但那是过去，已经过去了。”

“可她在你心里一直过不去啊。”

“已经过去了。”

“我不信。”

“那你要怎么样才肯相信？把我的心挖出来检查一遍么？”萧子靳气结，同时又有些无奈。

他还是头一次这么有耐心地跟一个女人解释自己的内心，偏偏这个女人还总是左一句右一句的不信任，他实在没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下去了。

沈雨荨抬手擦了一把眼里的泪水，道：“我说过，想要我相信你，留在你身边可以，说你爱我。”

萧子靳微讶。

沈雨荨看到他脸上的讶然，心里却难过地想，他又在沉默了，又在犹豫了，每次都是这样……。

“真的只是这样就行？”

沈雨荨点头，她的要求真的不高，就是这么的简单！

“好，我爱你。”萧子靳张嘴吐出一句。

沈雨荨没料到他那么随意就将爱说出口了，一时间愣在那里，他居然对她说了‘我爱你’这三个字？她真的没听错吗？

她等了那么久的三个字，就被他如此轻易地说出口了，是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吗？因为孩子，他甚至可以昧着良心对她说这三个字？

“怎么？反悔了？”萧子靳看着她震惊过后又是怀疑的表情，以为她只是随便说说的。

沈雨荨没有吱声，低头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转身躺回床上，却没有丁点的睡意。

她背对着他，一副不愿看到他的样子。

她是在消化，消化自己刚刚从他嘴里听到的那三个字，那对她来说极其重要的三个字。抬手一摸，方才发现自己的心脏正在突突地跳动的利害，这是被他震惊到的缘故么？

“如果累了就休息一下。”萧子靳注视着她的背影说。

在病床上躺了好一会，沈雨荨才终于渐渐地平静下来，难过的心，终于明朗了许多。

不管他是出于何种原因说的这三个字，至少还是说了，以他的性格这已经是一种突破了啊！

又是片刻之后，她突然想到般问了一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又在派人跟踪我吗？”

他又想对她下手，把她的工作搅黄么？难道这也是爱她的体现？

“难道不是你自己给我打电话的？”萧子靳反问。

如果他有派人跟踪她就好了，她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伤害。

“我给你打电话了？”沈雨荨狐疑地转过身来盯着他：“怎么可能。”

看她的表情，敢情是打错电话了？她原本不是要打给他的？她遇到危险时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他？

刚刚还在因为她能在自己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到他，向他求救而对她心生感动和怜惜。这会听到她这么说，看到她脸上迷茫的表情，心里的那抹小感动立马介消失了，脸色也不自觉地沉了下去。

“如果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怎么会知道你被人劫持了，怎么能及时报警，而你又怎么能够得救？难不成你还以为是巡捕巡罗到那个地方，恰巧把你救下来的？”他不道。

沈雨荨张了张嘴，难道不是这样么？

她的表情让他觉得很想拿点什么东西敲开她的脑壳，看里面是不是装的全是浆糊。“大雨天的，又是晚餐时间，巡捕吃饱了撑的才会跑那么偏僻的地方去巡罗。”

他说的没错，可是她想来想起，自己真的没有给他打电话啊。

她果然是打错了电话，很好！

萧子靳倾身凝视着她质问：“告诉我，你这通电话你原本是要打给谁？”

“我……。”沈雨荨哑言，是啊，当时危急时刻，她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她可以肯定真的不是萧子靳！

萧子靳现在那么恨她，她怎么可能打电话向他求救？怎么敢？

可当时究竟为什么会打了他的电话，她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只是胡乱地摁了一串号码便拨了出去。她甚至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打通电话，手机就被司机夺走扔在地上，然后便再也没有理会手机的事了。

这么巧？她居然把电话拨到萧子靳的手机上了？而且还是他报警救了她？这不可能啊！

“你……为什么要救我？”她盯着他问：“你不是恨我吗？不是想报复我吗？为什么还要救我？”

“既然你已经打电话向我求救了，我自然没有不救的道理。”萧子靳说，他当然不会告诉她，他在听到电话时有多惊慌多担心，连一秒都没有多犹豫便赶来城东了。

“救完了再继续报复我是么？”沈雨荨嘲讽了一句。

萧子靳看了她一眼，平静道：“看你以后的表现。”

病房内突然响起一阵手机铃声，萧子靳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号码便直接将电话挂断，抬眸时发现沈雨荨正在盯着自己瞧，唇角一掀：“盯着我做什么？”

“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话借我用一下？”她说。

萧子靳表情一凛，还以为她已经意识到电话是梁温柔打来的，正在吃醋中呢，原来只是借电话！

“打给你的青梅竹马？”

“只是报个平安。”这么晚还没回家，手机又不通，江辰一定快要急死了吧？

“你要用我的手机打给你的青梅竹马？你确定他敢接？”萧子靳冷着脸问。

“他没你那么小心眼。”

萧子靳动了动唇角，没吱声。

沈雨荨想了想，开始从床上往下挪，萧子靳见她想下床，皱眉：“你想做什么？”

“我去跟医生借电话。”沈雨荨道，再不打个电话回去，家里就该满世界找人了。

萧子靳虽然心塞，但却不得不将手机递给她，末了还不忘提醒了一句：“不许用我的手机跟别个男人谈情说爱。”

沈雨荨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电话，继续往病房门口走去。

“医生说你需要好好休息。”萧子靳抬手揽住她往外走的身体，语气中满是无奈：“先躺下，手机随你打。”

他的手臂绕过她的胸口，两人的身体几乎贴在一起，沈雨荨心下不由自主地悸动了，居然感觉到了满满的温暖。天啊，她这是才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也忘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信念了么？居然会在他突然抱住自己的时候受到心灵的触动？

明知道他是个恶魔一般的男人，他会为了品尝报复的快感对她各种折磨，她还是被他一句好话给诱惑了。

她到底还想不想离开他过自己的生活了？

她就这么靠在他的手臂上，双手紧紧地攥着他的袖子，泪雾在眼底一点一点地凝成珠。

萧子靳的手臂下移，大掌覆在她微微有点凸起的小腹，轻柔地抚摸了一下：“这个孩子已经跟着你吃了太多苦，让他歇会？”

“萧子靳，你放开我。”她仰起小脸，强行将眼里的泪珠控回去。

萧子靳弯腰将她打横抱起放回床上，又将手机递到她手里后，才转身往病房门口走去。

沈雨荨望着他的背影走出病房，抓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好半晌才将目光从门口收了回来，幽幽地吸了口气。

担心自己的情绪会吓到江辰，她努力地调整了一通情绪后，才拿起萧子靳的手机拨通江辰的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江辰明显急促的声音：“你好。”

“江辰，是我。”沈雨荨语气中满是愧疚。

一听到她的声音，江辰立马责备道：“沈雨荨你怎么现在才打电话回来？想急死我们大家么？”

就知道江辰肯定会担心死的，沈雨荨心里感觉更加愧疚了：“对不起，我今天下午到城东这边面试，然后……遇到了一点意外，手机也不见了，所以……。”

她没敢告诉江辰自己差点被劫匪劫财又劫色的事情，因为担心江辰会更加担心自己，果然，她都还没说呢，江辰便立马情急道：“你遇到意外了？有没有什么事？现在在哪？”

“你放心，现在还在城东这边，我挺好的。”

“那我现在过去接你。”

“不用！”沈雨荨忙道。

江辰愣了一下，追问：“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虽然不想让他担心，但这事似乎也瞒不下去了，她想了想才道：“江辰，是这样的，我刚刚面试完准备回市区的时候，上了一辆黑出租，手机和包都被他抢走了，而且还……差一点受到人身伤害。后来是萧子靳救了我，现在我正在用他的手机给你打电话。至于

萧子靳为什么会救我，这个还是回去再说吧。”

电话那头的江辰沉默了，显然并不喜欢从她嘴里听到萧子靳这个名字，而且还是萧子靳救了她。

“江辰，萧子靳已经知道我怀孕的事情了。”她无奈地说。

半晌，江辰才问出一句：“然后呢？”

然后？然后会怎么样她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但她可以想象的到一定不会太好。

“以他的个性，应该是……没得商量的。”

“你的意思是要回到他身边去是么？”

“我不想，但我担心他不会再放我走。”沈雨荨无奈道。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又是一番沉默后，江辰突然改变话题：“以后千万别那么傻，自己独自一人跑那么远的地方去，

“我知道了。”沈雨荨想了想，道：“江辰，麻烦我跟我妈说一下，就说我现在挺好的。”

“好。”

隔着电话，她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失望，她知道江辰一定是对她失望极了。

想对他声抱歉，却又觉得有些说不出口，毕竟她和江辰之间目前依然只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关系。

倒是电话那头的江辰再度开口了：“既然有萧子靳照顾你，那我就放心了。”

他想，就算萧子靳不在乎沈雨荨，也会在乎她肚子里的孩子，所以他不用担心萧子靳会不照顾好沈雨荨。

挂上电话后，沈雨荨感觉自己的心沉重的有些呼吸不畅起来，她只能深深地狠吸一口气来让自己心律平衡。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她自己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早知会发生今天这些事情，她就不到这边来面试了，可惜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早知道’这件事。

直到病房的门再度被打开时，她才急忙吸了吸鼻子，眨去眼底的酸涩微生瞌上双眼假寐。

沉稳的脚步越来越近，最终停在她的床前，紧接着是属于萧子靳的声音响起：“煲完电话了？”

沈雨荨依旧瞌着双眼，将手机递还给他。

萧子靳接过手机，道：“你的手机和包都已经拿回来了，那个劫匪也已经被关起来了，这次算你命大，下次若还是这么无脑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懂么？”

他这是在关心她么？怎么听起来那么没有感情？

沈雨荨点头：“懂了。”

类似的话刚刚江辰也对她说过，她以后肯定会小心，再也不敢那么鲁莽地一个人跑那么远了。

“先起来吃点东西，然后早点休息。”

“我又没什么大碍，还要在这里住院么？”

“留在这里休养一晚。”不是商量的语气，而是命令，他的一贯的行事风格。

虽然这里的医院条件没有市区好，不过医生刚刚说过沈雨荨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只需要静养一两天就行了。既然是静养，自然也没必要现在就奔波回市区去。

沈雨荨知道自己落到他手上后就不会再有说话的权利，只好乖乖留下了。

不一会儿便有护士小姐端着晚餐走进来，并且将饭菜一样样地摆好在小桌子上，沈雨荨看着桌面上足够三个人吃的份量，抬头扫了萧子靳一眼：“这么多我吃不完。”

萧子靳走到床尾那头坐下，拿起碗和筷子：“你以为只有你没吃饭么？”

“你也没吃？”沈雨荨有些讶然，又有些愧疚。

萧子靳扫了她一眼，以沉默作为默认。

刚刚接到她电话的时候是七点钟，他还在公司忙工作，然后就是风风火火地往城东赶，再然后就是被她昏迷和怀孕的消息震惊得半天回不过神来。从头至尾，他根本没有吃饭的机会和心思。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他早就已经饿的肚子咕咕叫了。

这么晚没吃饭，沈雨荨自然也饿极了，只是太久没有跟萧子靳一起吃饭，她实在是自在，连筷子都不太敢往他面前伸。

她的反常自然落入了萧子靳的眼中，他没有说什么，而是不动声色地夹了一块牛肉放入她的碗里，又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去。

“我自己来就好。”沈雨荨抬眸看了他一眼。

“为什么光吃白饭？”萧子靳扫视着她：“我有那么可怕么？”

“本来就是挺可怕的。”沈雨荨低咕了一句。

她居然承认了，萧子靳有些无语，低头又往她的碗里夹了一块肉片：“你放心，你现在可是我孩子的母亲，我再怎么生气也不会对你怎样。”

因为是他孩子的母亲？所以不会对她怎样？

就像他对梁温柔那样么？刚开始明明厌恶她厌恶的连多看她一眼都不想，后来却可以做到对她温柔微笑？

为了孩子，他会对她好，也会对梁温柔好，一视同仁。这跟古代那些三妻四妾的男人有什么区别？而她又跟古代那些女人有什么区别？

她苦涩地笑了一下，低头吃起了碗里的饭。还是不要去想那些事情了，想的越多只会越难过。

第 094 章 今天就给我把孩子打掉！

第二天，沈雨荨果然从巡捕那里拿回了自己的财物，拿到手机后她点开通话记录，里面有一堆江辰的未接来电，再翻看了一下自己拨出去的号码，果然在七点钟的时候拨通过他的号。

萧子靳没有撒谎，他会赶过来救她正是因为她打电话求救的缘故。

上午萧子靳作主为她办了出院，并且是坐着他的私家车回到市区的，而令她感到讶然的是，萧子靳居然将她送到了泰华小区，也就是苏辰家所在的小区门口。

她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不敢相信地望着他，心想他明明很看江辰不顺眼，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想提起的，为什么还愿意把她送回这里？

“别惊讶，我不是送你回来这里跟你那位青梅竹马团聚的，而是跟他道别，顺便替我转告他一句，感谢他这段时间来对你和孩子的照顾，以后他要是有有什么麻烦我定当全力以赴。”萧子靳说的一脸平静。

沈雨荨无语，就知道这个男人不会那么好心的。

“还有，顺便把东西收拾一下，下午我派人过来接。”

“我不……。”

“你没有说不的权利。”萧子靳打断她将出口的话，见她脸上染上一抹愤怒的神情，接着又说：“你有见过哪个男人会把自己的老婆和儿子寄养在别个男人家里的么？”

“我现在不是你老婆。”沈雨荨不服气道。

“不是么？”

“离婚协议我早就签好给你了。”

“你不知道么，离婚协议是需要双方签名的。”

“你当初没签？”

“没有。”

“你……明明说好放我走的，却不签离婚协议书？你这个骗子！无耻！”沈雨荨心里除了惊讶，其实隐藏着暗喜的，他居然没有签离婚协议书？那是不是代表着他心里有她并不想跟她离婚？哪怕他当初以为她把孩子打掉了也不打算离？

那么他最近这段时间来对她的折腾算是什么意思？等着她受不了自动回到他身边去么？太阴险了！幸好她没有挫折面前向他低头，不然这辈子都要被他看不起。

也幸好江辰回来救了她一把，以至于她可以避免露宿街头的悲惨命运。

“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什么高尚之人。”萧子靳修长好看的手指搭在方向盘上轻轻地敲了一下：“也幸好我够无耻，不然我自己的孩子就要认别个男人做父亲了。”

沈雨荨无语，瞪着他的双眼满是羞愤，到头来，自己居然像傻瓜一样被他给玩弄了！

萧子靳侧过头来扫了她一眼：“刚刚我已经说过爱你了，想反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我要的不是这样……。”

“那你想要哪样？”

沈雨荨有心塞地望着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表达自己的内心。她要的是他心里真正有她，然后顺其自然又理所当然地说爱她，而不是像刚刚那样在她的逼迫下顺口就将爱说出口。

算了，反正他是不会明白她的心意的，说多了无溢。

她咬了咬唇，改口说道：“先不管后面的怎么样，你现在先答应我一件事情。”

“只要不是人流，或者离婚，别的事情都好商量，你说吧。”萧子靳的手指继续在方向盘上轻敲着，视线看着窗外。

沈雨荨看着他的测，分明可以发现那立体分明的轮廓里隐藏着浅浅的愉悦，她都纠结死了，这家伙居然心情不错？

“先别告诉萧家的人我怀孕的事。”她说。

“为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吧。”感觉到他在用怪异的目光看自己，沈雨荨添了一句：“你就当我是宫斗剧看多了吧，反正别告诉他们就是了，特别是小妈她们。”

虽然这次警方调查的罪犯，从临时起意，到劫财时动了歪念劫色，一切都显得没有破绽，但她还是觉得有些不放心。也许真的是她自己多心了，可那天被梁温柔撞见她孕吐的事实却是真实存在的。

梁温柔能使手段进入萧家，就一定会再使手段保住她在萧家的地位吧？

萧子靳想了想，虽然他很需要她的配合将梁温柔从萧宅弄到别的宅子去住，也很需要她的配合让王素闭嘴，但既然沈雨荨这么要求，他也只能暂时先顺着她的意了。

她有这么谨慎的考虑，他应该替她感到高兴，应该支持她才是，至少不会再像昨晚那样莫名其妙就差点丢了小命。

他突然伸出手掌在她的脑袋后面抚了一下，语气认真道：“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你。”

“那你到底答不答应嘛。”

“我能不答应吗？”

沈雨荨满意地松了口气，随即想了想道：“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梁温柔已经知道我怀孕的事了。”

萧子靳微讶，看着她，有些失望地摇头：“连她知道了，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上周不小心在医院妇产科跟她碰上了。”这一点沈雨荨自己也觉得很无奈，怎么就让她给碰上了呢。

萧子靳沉吟片刻，点头：“我知道了。”

沈雨荨这才推开车门下车，快步往小区里面走去。沈雨荨回到家的时候，江辰跟何玉娇刚好在家，看到她进来江辰的脸上明显闪过意外。

不怪他意外，就连沈雨荨自己都觉得意外，毕竟以萧子靳的性格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就放自己回来的。

何玉娇劈头就是骂：“你这死丫头终于知道回来了，不回家也不知道先跟家里说一声，害的昨晚阿辰到处找你，一直找到九点多……。”

沈雨荨望向沙发上的江辰，她知道江辰很着急，也猜到他会到处找她了，眼下她除了诚挚地向他道歉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了。不过没等她将道歉的话说出口，江辰便率先开口道：“回来就好。”

他脸上带着惯有的儒雅微笑，丝毫没有生气或者怨恨她撒谎骗他的痕迹。

他怎么可以那么好脾气嘛，沈雨荨觉得无奈极了，说真的，她更愿他像何玉娇一样骂她一顿，然后恨她啊！

何玉娇看了看江辰，又看了看沈雨荨，甩手出门：“算了，我出去买菜，你自己好好跟阿辰道歉吧。”

看着母亲的背影走出去，沈雨荨终于敢确定母亲并不知道她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她肚子里还怀着萧子靳的孩子。

继续瞒下去是不可能了，可是该怎么跟她解释这个事情呢？换成是当初，母亲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还在时肯定会喜上眉梢的，可是今天不一样了，在母亲的心里江辰早已经取代了萧子靳，现在想想还真是头疼啊。

“身体没事了吧？”江辰突然关切地问了一句。

沈雨荨回过神来，看着江辰从沙发上站起往自己跟前走来，脸上立刻浮上一抹不自在的神情：“身体已经没事了。”

“孩子也好么？”

“很好。”

“那就好。”江辰点了一下头。

沈雨荨想了想，最终抬头盯着他说：“江辰，谢谢你这段时间来的关照，真的太感激了。”

江辰笑了一下，扫视着她：“听你这么说，你是打算搬走了？”

“萧子靳说下午派人过来帮我搬家。”沈雨荨有些无奈道：“他说，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让自己的妻儿放在别个男人家里养。”

“他说这句话挺有道理。”江辰语气严肃道：“但是如果他真把你当妻子，当初就不应该那样对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怀着他的孩子，不是我巧合地从国外回来，那么他打算让你一辈子住在小旅馆内么？”

“那我该怎么办？”

“这样的男人，你应该考虑清楚值不值得你回去。”

沈雨荨点头，这一点她知道的。可奇怪的是，不管萧子靳怎么对她，她居然都丝毫不怨恨他，难道她就是传说中患有自虐倾向的病态人么？

甚至于……在这一刻她居然还在试图为萧子靳扳回一点形象，对江辰说：“他当初并没有签离婚协议书，我想他做的这些事情无非就是想让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乖乖回到他身边去，江辰，也许他并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坏。”

“想要你回去的方法有很多重，不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你昨天也不会跑那么大老远去找工作，还遇到那么可怕的危险。万一昨晚你自己小命弄丢了，他负责的起么？”对于萧子靳这个霸道独断的大少爷，江辰同样看不上眼，就像萧子靳总看他不上眼一样。

“好啦，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沈雨荨伸手抓住他的手腕，强颜欢笑道：“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遇到昨晚那样的事情了。”

“我看你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江辰抬手在她的头顶上拍了一记，无奈地叹了口气：“如果你坚持要回去，我当然不会反对，只是冷暖自知，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从沈雨荨刚刚的表情和语言中，他已经可以感觉到她对萧子靳的感情了，不然以她那样自尊好强的个性，是绝对不会就这么屈服，被他几句好话一哄就乖乖跟她回去的。

虽然这事想着有些伤感，但她肚子里怀着萧子靳的孩子却是事实，若非这样，他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随了她的心愿放她回去，至少会跟萧子靳好好竞争一把！梁温柔从电话

中听到许聪告诉她，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还在时，心里立马涌起一抹失望，半晌不吱声。

许聪见她不吭声，只好安慰道：“你放心，这次不成功下次一定会成功的，总之我绝对不会让那个孩子出生。”

“下次？”梁温柔担忧道：“这一次我都担心萧子靳和沈雨荨怀疑了，你还敢有下一次？许聪，我这辈子没这么伤害过别人，我害怕……”

“如果真的害怕，那就从萧宅搬出来吧，我养你。”许聪的语气中难掩期待。

梁温柔却不屑地撇了撇嘴：“我自己也能把自己养的很好，还需要你养？”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那么坚持要得到萧子靳，他可是除了有钱外一无所有，没有疼爱你的心，没有……。”

“他什么都有，心也迟早会有的。”梁温柔打断他，随即有些不耐烦地改口道：“那现在怎么办？你那朋友被抓了会不会把实情给巡捕供出去？”

“不会，他自己也没那么傻，有计划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比起临时起意劫财劫色罪责可是重多了，况且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协商好了，无论发生任何状况一口咬定是劫财。”许聪顿了顿，语气严肃了不少：“还有，我要纠正一下，他不是我的朋友，我才没有这么低端的朋友。”

梁温柔听到他这么说，总算暗松了口气。

她就怕这事会引起萧子靳的怀疑，然后把自己给害惨了。

“如果不是那家伙临时起了色心，也不会在路边拖了那么久还招来巡捕了，沈雨荨的肚子也早就没有了。”说到这一点，许聪就有点咬牙切齿起来，不过现在懊悔也没有用。

“下次要做什么事情记得找点靠谱的人。”梁温柔嗔道。

“肯做这种事情的都是一些素质低下又贪财的人，真不拿拿捏啊。”许聪笑了笑：“不过温柔你放心，下次我会尽量小心点的。”

这个时候车窗外头突然有车声传来，梁温柔走到窗边拨开窗帘往外看了一眼，发现是萧子靳的车子后立马对电话那头的许聪道：“好了，子靳回来了，我不跟你多说了。”

“心上人一回来就不理我了？”许聪故意摆出一副吃醋的样子。

“既然知道是我的心上人回来了，那就识趣点把电话挂上。”梁温柔放下电话之前叮嘱道：“这几天你先不要动沈雨荨的，等这阵疯头过了再说。”

“OK，我听你的。”许聪笑了笑，挂上电话。

挂上电话后，梁温柔将手机塞回衣柜最底层，才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深吸了口气，又冲自己努力地绽放了一抹笑容后，才迈着步伐往楼下走去。

因为许聪的电话心情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在萧子靳面前她必须要表现的像往常一样，不然容易招来怀疑。

“子靳，你回来了。”梁温柔像往常一样热情地迎上去，伸手便要搂他的手臂。

萧子靳站定，扫视了她一眼后浅笑道：“可以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么？”

难得看她笑一次，梁温柔立马心花怒放起来，同时将手机递了上去：“可以啊，你用吧，密码是你的生日。”

“谢谢。”萧子靳接过手机划开屏锁，直接点开最近的通话记录，里面全是梁温柔跟他的通话记录，除此之外便是几个国外的电话和她那几位好朋友的电话。

他抬眸看了她一眼，心想难道是自己想太多了，或是把她想的太过狠毒了，昨晚的事情跟她根本没有关系？

刚刚他听到沈雨荨说梁温柔已经知道她怀孕的事情后，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梁温柔跟昨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关系，他知道沈雨荨自己也有怀疑，所以才要求他别把她怀孕的事情告诉小妈她们的。

如果换成是以往，他是绝对相信梁温柔的人品的，可自从发生下药事件后，他对这个女人就失去信任了，甚至感觉不出来她的心到底有多深，她的底线到底在哪。

像昨晚那种事情她真能做出来么？他现在也说不准，因为他看不透她笑容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心思！

“子靳，你先坐下来，我刚刚跟黄姐一起做了些点心拿出来给你尝尝。”梁温柔依旧笑的一脸温柔，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萧子靳缓过神来，将手机递还给她：“不用了，我一会还有点事。”

“什么事那么急啊？”梁温柔从他手中接过手机放入口袋中，动作简单自然。

而事实上，她的一颗心却因为萧子靳跟她借手机的那一瞬介抽紧了，私底下萧子靳从不会对她这样危险，更不会有兴趣碰她的任何物品。可是今天他却在一迈入家门便跟她要走了手机，如果不是因为对昨晚的事情有所怀疑，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做？

萧子靳开始怀疑她了？这么快就开始怀疑她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她怎么可能不心慌？不过幸好她事先有准备，用了另一个手机跟许聪联系，不然这会连解释自己为什么跟许聪频繁联系的借口都找不到了。

萧子靳并没有告诉她一会会有什么事，而是径直上楼了。

梁温柔站在原地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后，迈步跟了上去。

“子靳，你不吃了晚饭再走吗？”她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整理办公桌上的几份文件。

“不吃了。”萧子靳将几份文件放入公文包内，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转身往她迈了一步注视着她：“温柔，我正想问你个事，你明明已经知道沈雨荨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梁温柔心里再度惊了一下，张嘴结舌起来。

萧子靳没有继续责备，转而冷笑了一下：“不过……不告诉我才符合你现在的性格和处境，可以理解，所幸的是我已经及时知道了这个秘密。”

“不是……。”梁温柔回过神来，忙解释道：“子靳，上周我确实在医院里面看到沈小姐孕吐的场景，不过当时江辰在场，并且告诉我那是他的孩子。真的……是江辰亲口告诉我孩子是他的。我……我怕刺激到你，让你伤心所以才没有告诉你的，况且以你跟沈雨荨现在的处境也不应该知道的呀，我真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你明知道江辰才回国不满一个月。”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梁温柔突然表情一凛，盯着他颤声道：“子靳……你什么意思？雨荨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你说呢？”

“居然是你的……？”梁温柔突然泪崩了，用手捂着嘴巴呜呜地哭了起来，那样子要多伤心有多伤心。

她的伤心有演戏的成分，大多却也是真实的，沈雨荨怀上了萧子靳的孩子，而且萧子靳已经知道了，萧子靳一定会坚持将沈雨荨绑回身边来的。而她往后又算什么？人家原配都已经怀孕了，她这个第三者还有什么底气跟他抢男人？

她现在算是懂了，萧子靳即便是没有找到她陷害沈雨荨的证据，但对她也还是存在着戒心，并且用这种方式无声地警告她，告诉她……他已经知道沈雨荨怀孕了，让她别试图伤害她。

她哭的悲伤至极，萧子靳虽然自小冷酷，但对女人的眼泪却是又烦躁又无抵抗力的，提醒了她一句‘好好休息’便转身往书房门口走去。

“子靳……。”梁温柔追上去，从后面抱住他的腰身，泪脸贴着他的后背哭的上气不接下气。

萧子靳轻吸口气，语气一如即往的平淡：“别这样。”

“子靳，沈雨荨怀孕了，那么你还会要我们的孩子么？你还会要他么……。”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我的我一定会负责，但我也说过不会因为孩子娶你，之前是这个态度现在也是，并且永远不会改变。”萧子靳将她环在自己腰上的双手拉了下去，转身注视着她：“所以你并没有因为雨荨的怀孕失去什么，或者受了什么委屈。”

他说的轻巧，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如果沈雨荨没有怀孕，她至少有机会等，等他爱上自己，甚至还可以期待他为了孩子、为了老爷子的命令勉强娶她。

可是现在沈雨荨重新出现了，只要萧老爷子知道沈雨荨怀孕，恐怕就再也不会也再无理由逼萧子靳娶她了。

女人的眼泪是很影响人的判断能力的，她哭的那么伤心，萧子靳甚至都有些判断不清她到底是现在才知道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还是之前就知道了，然后一直记在心里。

他狠了狠心，道：“我下去看看爷爷，你要继续留在萧宅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在意看到雨荨，不想留在萧宅的话，也可以选择去水岸别墅静心养胎，我会安排最好的育婴保姆照顾你的起居。”

他分明就是在赶她出萧宅，却将话说的那么好听！

梁温柔就这么含着泪，望着他的背影走了出去，连挽留的筹码都没有了。萧子靳来到一楼老爷子的卧室，老爷子刚午睡醒来，正坐在露台上喝茶听财经新闻。

萧子靳走过去唤了一声：“爷爷。”

正闭目听新闻的老爷子掀起眼睑扫了他一眼，随即又将他打量起来：“好久没有看到你眉眼舒展的样子了，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在发生？”

萧子靳微讶，难道他以前都是眉头紧皱？

老爷子盼了那么久他和沈雨荨能给他生个小曾孙抱一下，现在沈雨荨怀上了，他还真有点想告诉他这个消息让他高兴高兴。不过一想到自己答应过沈雨荨的不说出去的，只好先忍住了。

“公司最近发展的比较顺利。”他随口编了个理由说。

老爷子给他倒了杯茶，又问：“江城那边的项目进展顺利么？”

“放心吧，有泽飞盯着呢。”

“泽飞啊？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信不过。”老爷子摇摇头，叮嘱道：“你有时间记得好好盯牢他，别让他出了什么差池。”

“我会的。”萧子靳点头应允。

跟老爷子随便聊了些工作上的事情，萧子靳便起身离开老宅了，出门的时候给沈雨荨打了个电话，问她准备的怎么样了。

沈雨荨吱吱唔唔的半天说不出个理由来，但就是拖着不肯走。

萧子靳又给田秘书打了个电话，田秘书告诉他沈雨荨把她打发走了，她正准备给萧子靳打电话来着。

沈雨荨并非想跟萧子靳玩什么把戏，而是……。

她看着气愤填膺的何玉娇，心里不禁有些害怕，如果不是江辰在场，她估计母亲早就已经冲上她将她狠狠地教训一顿。

何玉娇怎么也没有料到沈雨荨居然还怀着萧子靳的孩子，也难怪沈雨荨一直不敢将这个�息告诉她，毕竟对她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

何玉娇气呼呼地指住沈雨荨嚷道：“马上去把孩子给我打掉！马上！”

沈雨荨站在沙发的另一边，警惕地望着她，生怕江辰一个没拦住她就会往自己扑腾过来。

她没有吭声，只是一脸惶恐地瞪着激动的母亲，因为她知道无论自己说什么母亲都不会理解她，支持她的。

“沈雨荨！你生下来就是跟我作对的是吧？当初我天天盼着你怀孕，好不容易怀上了却跑去人流。人流了也就算了，现在又告诉我孩子还在，你这是要气死我吗？”何玉娇气得用手甩了一把颊边的头发，继续嚷嚷道：“如果当初我知道孩子还在，死也不会让你跟萧子靳离婚啊，你现在算是什么意思？留着这个孩子算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话啊！”

江辰看了看沈雨荨，安抚道：“何阿姨，你别对雨荨吼了，她现在可是孕妇。”

“就因为她是孕妇所以才气人啊！阿辰，我跟你妈都说好了让你俩下半年就结婚，连大喜的日子都挑好了，你说她现在告诉我她怀孕了算是几个意思？你让我怎么跟你妈交待？”

“胡闹！”江辰和沈雨荨一起无语了，前者脸色微沉恼火道：“何阿姨，我跟雨荨没说过要结婚，我妈怎么也跟着你一起胡闹。”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怎么会是胡闹的事情？再说我上回不是问过你，是你自己说挺喜欢雨荨的。”何玉娇不以为然。

江辰更加无语：“何阿姨，我总不能说讨厌雨荨啊。”

何玉娇又转向沈雨荨：“总之你今天就去给我把孩子打掉！赶紧去！”

沈雨荨知道自己这样瞒着母亲不对，可是听到母亲如此武断的话，她还是忍不住火大道：“妈，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和人生，哪怕是错误的也是我自己的，我无怨无悔。我不是你的棋子，也不是你的傀儡，任你安排任你摆布！”

她顿了顿，眼里泛出泪花来：“就算我愿意听从你的安排，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江辰和江辰父母的感受？你有告诉过他们我的黑历史吗？你有想过他们要不要我这种结过婚打过胎的媳妇吗？”

“你……！”何玉娇气结，江辰在场她不好多说什么，只好愤愤地说了一句：“这些事情我自会跟老江他们说，总之你必须今天就去把孩子给我打掉。”

“我不去！”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知根知底，身家清白又有钱的人家，你居然不嫁？况且江辰又对你那么好，以后肯定不会像萧子靳那样莫名其妙多出个私生子和老同学来，更不会有王素那么跋扈的婆婆，唐晓那样的妯娌，萧漫那么没教养的小姑子，你到底还在挑什么？”

沈雨荨当然知道江辰的家庭很好，江太太当年对她也不错，江灵更是与她亲如姐妹，会是个特别好相处的小姑子，可是……正因为江辰太好了，就算她心里没有萧子靳，没有怀孕也不可能嫁给江辰啊。

她和江辰……已经晚了一步了！

这个时候，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屋里的三人相视一眼，江辰迈步走过去开门。

当他打开大门，看到萧子靳站在门口时，脸上不由得闪过一抹讶然。

虽然互看不上，但两个男人今天还是头一次正式见面，彼此的脸上都是淡淡的，甚至连招呼都没有人愿意先开口打。

看到萧子靳，沈雨荨抬手擦了一下温润的双眼，心想他怎么跑这里来了，自讨没趣来的么？

“你好，我来接我老婆回家。”最终还是萧子靳先开了口，并对江辰露出一抹儒雅的微笑。

“你确定她是你的老婆？”江辰睥睨着他，并没有让开给他入屋。

“需要我把结婚证晾出来给你看一下么？”

“这么久都不见你拿着结婚证上门来领自己的老婆回家，今天怎么突然跑来了？仅仅是因为雨荨肚子里的孩子么？”

“这是我的家事。”萧子靳耐着性子冲他微笑。

何玉娇没料到萧子靳会突然上门，怔忡过后，立马冲上来瞪着他气呼呼道：“你不是跟雨荨离婚了吗？现在还跑来做什么？”

“妈，离婚一直是雨荨的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你自己干的浑蛋事你自己不清楚吗？居然还怨她一厢情愿？你要是男人就赶紧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离我家雨荨远一点。”何玉娇现在满心满眼都是江家，哪还看的上萧子靳。

等女儿嫁入江家后，说不定她还能出国呢，总比留在这里看萧家的脸色好。

萧子靳被她这么责备既也不恼，而是继续含笑道：“妈，当实雨荨是怎么嫁给我的，我想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当初想嫁的时候费尽了心思，现在找好下家了开口闭口就是离婚？妈您这是过河拆桥，一点旧情都不念啊。”

他的一句话，居然让何玉娇哑言了。

第 095 章 跟我回家

萧子靳继续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跟雨荨离婚，用尽各种手段折磨她也不过是为了让她知难而退地回到我的身边来，更何况她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我更没有理由跟她离婚了。”

“至于梁温柔……她肚子里怀的是不是我的种还不一定，就算是，这个孩子当初是怎么来的您和雨荨心里都有数，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是受害者。”萧子靳道。

刚刚在门口他都听到屋里的吵架了，也知道何玉娇现在一心要将沈雨荨嫁给江辰，甚至连日子都办好了。

他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自己现身的还算早，不然老婆都改嫁了。

何玉娇张了张嘴，最终没好气道：“我不管你那孩子是怎么来的，总之你要么把她抓去打胎，要么带雨荨去，我家雨荨绝对不会给别人当后妈的。”

她想着这样萧子靳总该会为难，然后放了沈雨荨一马吧。

可她想的还是太天真了，萧子靳根本不会听她的，而是一本正经道：“雨荨的孩子肯定不能打，爷爷已经盼小曾孙盼了好久了，至于梁温柔的，我不认为那个孩子会是我的，再说就算是我的，我也不认为多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到我跟雨荨的感情。”

萧子靳从侧身晃了进来，往前一步盯着何玉娇：“妈，我这个女婿可是当初您自己一手挑选的，婚姻不是儿戏，既然选了，不管您喜不喜欢也只能凑合着看了。放心，我和雨荨以后会孝敬您的。”

何玉娇再度哑言，这么能骂的她居然说不过言语平和的萧子靳。

她又是一番沉默后，道：“当初可是王素那个泼妇将我们一家三口从御临花园赶出来的，现在你想要我们回去？可以，除非让她过来求我。”

这口气她可是一直没有咽下去过呢，只是碍于王素钱多权势大，一直拿她没办法而已。

萧子靳想了想，点头：“好，但现在不是时候。”

“那就等是时候那天再来找我家雨荨，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给我出去……出去……。”何玉娇推着他往门外走。

一直沉默着的沈雨荨终于开口了：“妈，你别这样子。”

“我哪样了？你居然还护着他？”何玉娇来气了，扭头瞪着她：“你忘了他之前是怎么对你的了？还要脸要自尊么？”

“是我让他别告诉萧家我怀孕的事情，他也没有理由让王素亲自上门来求我们回去，你这不是在为难他么？”

“我为难他？你忘了王素那天是怎么对我们一家三口的了？”

“那是王素，你自己也会说她就是个泼妇啊，干嘛要跟她一般见识？”

“还是雨荨懂事。”萧子靳满意地笑了一下，迈步往沈雨荨走去，手臂一伸将她圈入怀抱：“你放心，总有让你扬眉吐气的一天。”

“没见哪长大少奶奶当的像你这么憋屈的。”何玉娇瞪了沈雨荨一眼，又瞪向萧子靳：“说白了就是自己的男人没用没魄力，才会让自己的女人到处受人欺负。”

“妈教训的是，以后我一定改。”萧子靳突然将一直提在手中的小袋子放在茶几上，对何玉娇道：“对了，这是我给妈准备的道歉礼物，希望妈能喜欢。”

何玉娇扫了一下桌面上的礼物，冷哼：“想用礼物收买我？”

“正是。”萧子靳点头。

何玉娇撇了撇嘴，不屑地拎起钻袋子将里面的丝绒合子打开，当她看到里面澄色耀眼，形状可爱的黄色钻石项链和耳环时，双目立马放亮起来……

“这是一种梨形钻石，是我两年前在一场国际拍卖会上拍下来的，原本打算送给雨荨，可一想到雨荨不喜欢戴手饰，如是转送给您了。”萧子靳说。

虚荣了这么多年，何玉娇当然听说过梨形钻石，也知道这是钻石中的极品，况且还是份量极佳的金黄色梨形钻。这要是戴出去，不羡慕死那帮太太团们才怪了。

看到母亲脸上渐渐缓和下来的表情，沈雨荨无语地横了萧子靳一眼：“你怎么学会用这一招来对付我妈了？”

“爱财的人，一向是我喜欢的人。”萧子靳在她耳边浅笑。

不管是手下的员工，合作商……只要是爱财的都是比较好控制的，他早就看透了。

他最怕什么？最怕遇到沈雨荨这种软硬不吃，钱财不贪的人，那他就真的是手足无措了。

而且看岳母大人的表情，他就知道自己顺手带个礼物来是带对了。

“切，一套首饰就想收买我？搞的我好像很贪钱似的。”何玉娇突然将钻石放回茶几上，翻着白眼道：“再贵的钻石也比不上我家阿辰值钱，反正在我的心里，阿辰早就已经是我的女婿了，我只看好阿辰。”

“是么？既然妈不喜欢那还是算了。”萧子靳伸手便要去拿钻石项链。

何玉娇手快地一把摀住项链盒子，睨着他：“你干嘛？”

“妈不是说不要么？我拿回去以后给宝宝扔着玩。”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了？”何玉娇将项链往自己跟前挪了挪，没好气地翻了他一眼：“我只是觉得为了一条项链就放弃阿辰不值得。”

一直站在门边的江辰笑了笑，道：“何阿姨，喜欢你就收着吧，你心目中的阿辰这辈子都买不起那么贵的一套项链。”

“唉哟，阿辰你别谦虚嘛，你们江家也是很壕的……。”

“你们好吵哟！”卧室那边突然传来小梓恒的声音。

大家回过头去，看到梓恒正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往外走来，脸上满满的不高兴。

向来起床气极重的他，在看到萧子靳时，垮着的小脸瞬间明亮一片，惊喜地欢呼一声：“姐夫！姐夫你怎么来了！”

惊呼间，他的小身体已经迅速地往萧子靳跑去，一把抱住萧子靳的双腿嚷嚷着：“姐夫你是来看我的吗？你终于肯来看我了吗？我好高兴啊！”

萧子靳低头看了他一眼，用手在他的头顶上拍了拍：“我来接你回家。”

“接我回家？回御临花园吗？你不跟我们离婚了吗？我们又要当一家人了吗？”梓恒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萧子靳却答的从容：“不离了。”

“太好了！我又可以跟姐夫做一家人了！”小梓恒兴奋地松开萧子靳的双腿，欢快地绕着沙发奔跑一圈后冲到何玉娇跟前：“妈，你听到了吗？姐夫要接我回家住了！”

说完不等何玉娇反应，又冲到江辰面前：“辰哥哥你听到了吗？姐夫要接我回家住了……！”

“我听到了。”江辰冲他笑了笑，一直以来他只听沈雨荨说梓恒跟萧子靳很投缘，却没想到他对萧子靳的感情炙热到如此地步。反观萧子靳，在见到小梓恒时倒是没有特别大的热情，两人的态度明显有着极大的反差。

关于这个问题，江辰后面还是好奇地寻问了沈雨荨。

沈雨荨将最后一袋东西收拾好后，走到落地窗后入下望去，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楼下正在等待她的萧子靳和小梓恒，而萧子靳以他一如即往的优雅姿态倚靠在他的座驾旁，小梓恒也一如即往地像被打了鸡血般在他身边跳来蹦去。

“我也不知道梓恒为什么会跟萧子靳那么亲热，大概是上辈子是一对亲生的好兄弟好父子吧，至于萧子靳……。”沈雨荨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道：“当初我嫁给萧子靳的时候，唐晓坚持向萧家状告梓恒是我跟别个男人生的私生子，当时还闹的挺凶，也让萧

子靳受到不少嘲笑。所以他才会那么排斥梓恒的，不过比起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刚开始他可是连碰都不让梓恒碰他一下的，后来慢慢就态度就软化了，偶尔还会亲自送他去上学。”

“是不是你生的，验一下不就清楚了么？何必仇视一个无辜的孩子。”

“骗过了。”沈雨荨无所谓地笑了笑：“毕竟被人家取笑戴绿帽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嘛，他会有抵抗心理也很正常的。”

“你呀，就是对他太好了，事事替他着想。”常春江辰无奈地摇了摇头。

沈雨荨冲他吐了吐俏舌：“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我生来就是这么体贴善良啊。”

“对，这么体贴善良的好姑娘我怎么就没想过要绑回美国去。”江辰抬手在她的发顶上揉了一下，道：“快下去吧，省得他久等。”

沈雨荨点头，注视着他：“那你呢？一个人住会不公觉得孤单？”

“我？我过几天就回美国去。”

“你要回美国？”沈雨荨惊讶道。

江辰点头：“这边已经考察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跟我父亲复个命。”

“那你以后还会来榆市么？”

“当然。”江辰笑了一下：“不用太想我，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好吧，既然决定回国投资，我想应该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的，希望到时还能见到江灵那丫头。”沈雨荨冲他伸出手：“谢谢你这些日子来的关照，改天我请你吃饭。”

“好，给你这个机会。”江辰抬手在她的掌心拍了拍。

“说的好像你是什么大腕似的。”

“我是你哥。”江辰浅笑：“下次如果再被萧家赶出来，记得给我打电话，还有，大门密码我不会换，没地方落脚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来这里住。”

“你真是我亲哥！”沈雨荨激动地抱住他，在他的怀里蹭了蹭：“怎么办？我都快要感动哭了。”

江辰抬手将她从自己怀里拉了下去：“赶紧走吧，被你家那位醋坛子看到了你这样抱着我，我担心他回去会收拾你。”

“他不敢。”沈雨荨嘿嘿一笑，又冲他挥了挥手掌：“那我先走了。”

沈雨荨走了，屋诺大的屋子瞬间安静下来，静得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在原

地站了许久，江辰才挪动了一下身体，往落地窗前迈了过去，透过玻璃窗子，刚好看到萧子靳的车子驶出小区……。重新回到御临花园这个大复式里，最高兴的就是小梓恒了，小窠下跳地跑了一圈后，趴在二楼的护栏上冲沈雨荨喊道：“姐姐！我的小金鱼还没死耶，你快上来看。”

沈雨荨看着他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些无语，真是没出息的小家伙。

“都一个月了还没死啊？”沈雨荨随口道。

“嗯，还活得好好的呢。”

“你没把它扔出去？”沈雨荨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

当初她因为东西太多，搬不动梓恒的小金鱼不得不留在这里，原以为萧子靳会在看见后将鱼缸清出去的，没想到居然还在。

“我一周换一次水。”萧子靳瞅了她一眼说。

“你还帮金鱼换水？”沈雨荨惊诧。

“在你眼里，我真那么没爱心么？”

“难道不是么？你连梓恒都不放过，居然还会给金鱼换水，这本来就是奇迹。”

“把金鱼扔出去又不能让你回到我身边来，我何必多此一举？”

“你的意思是把梓恒从学校轰出去就能让我回来了？”沈雨荨不满，非常不满这一点。

萧子靳沉默了两秒，嘲弄地一笑：“可事实证明，你好强的有些冷血，宁愿梓恒被学校轰出去也不愿意回到我身边来。”

他并没有告诉沈雨荨，梓恒这事是梁温柔扇动王素做的，毕竟沈雨荨现在怀着孕，没有必要让她知道这些，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仇恨她们，影响了心情。

他将沈雨荨拉回沙发上坐下，手掌在她的小腹上摸了摸：“别一回来就跟我至气，对宝宝不好。”

他的手掌覆在她的小腹上，沈雨荨意识到这还是怀孕来他第一次这样爱抚自己的孩子，心里不禁有些触动。宝宝一路走来跟着她受苦了，此时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心里一定是开心的吧。

“从今天起，你好好呆在家里照顾我们的孩子，别再到处乱跑了。”萧子靳用手指扬起她的下巴，道：“这些日子他吃尽了苦头，都是你害的，等他出生后我会一样一样地告诉他，让他自己找你算账。”

“明明就是你害的，居然把罪责推到我身上来。”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你怀孕了，你会把你们娘俩当成珍贵的宠物养起来，绝不让你们受丁点委屈。”

“就像供养你那位老同学一样是么？”

萧子靳的脸色瞬间一板，瞪着她道：“可以不要这么扫兴么？”

沈雨荨撇撇嘴，表示无辜道：“我一早就说过，从今以后梁小姐和她的孩子会成为我们心里的一根刺，拨不去，还时不时地痛一下。”

天知道现然她的心里有多复杂，人是回来了，心却依旧别扭地留在门外，不肯面对即有的现实。

“好了，孕妇不宜想太多，为了儿子心情放好一点，来，给我笑一个。”萧子靳柔声诱哄道。

他不温柔起来，沈雨荨便抵挡不住地投降了，牵起唇角冲他露出一抹微笑。

“乖……。”萧子靳满意地笑了笑，低头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随即往下吻住她的唇。

大概是因为太久没有吻过了，在两人的唇一触上的时候，彼此的心里都迅速地软了一下，同时涌上一番悸动。这场久别重逢的吻，透着思念，透着热情……就这么久久地缠绵着。

偏偏在这个时候，门口的方向突然传来何玉娇的嘲讽：“哟，这感情不错嘛，刚回来就难分难舍了，之前怎么又那么舍得开彼此？”

被一套梨形钻石首饰诱惑的何玉娇人是回来了，心却还在江辰身上，正惋惜沈雨荨没有嫁给江辰呢。

如果不是因为沈雨荨怀着萧子靳的孩子，脾气又那么硬，她大概还会忍痛割爱放弃这套首饰，让沈雨荨嫁给萧子靳的。

正吻的忘我的两人听到何玉娇的声音后瞬间松开彼此，相视一眼后，沈雨荨羞赧地转过身去，为了掩饰尴尬随手拿了手机出来摁。

萧子靳倒是不慌不忙，甚至盯着何玉娇用不冷不热的声音道：“妈，隔壁屋子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也可以做晚饭。”

意思很明显，让她滚到隔壁做饭去，别在这里妨碍他们小两口亲热。

何玉娇提着晚餐食材转身，临出门时还不忘瞪上沈雨荨一眼：“傻丫头，这么三言两语就把你骗得团团转，你就等着后悔吧！”

看着何玉娇走出去，沈雨荨才放下手机，从沙发上站起往楼上走去。

“你干什么？”

“到楼上洗澡。”

萧子靳跟着上楼，道：“我跟你一起洗。”

沈雨荨无语地翻了翻白眼。

“我也要一起洗！”蹲在墙边看金鱼的小梓恒立马跟着站了起来，笑盈盈地跟着进了卧室。

萧子靳快步上前将他从卧室里面拎了出来，故意板起面孔：“不可以捣乱，到楼下看电视去。”

“人家也要一起洗澡嘛……。”

“不行……。”

‘砰’的一声，卧室门被关上，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被残忍地关在了门外。

萧子靳上前推了一把门板，又扭动了一下门锁，随即转身俯视着小梓恒道：“这下好了，谁也洗不成了。”

小梓恒一脸认真地道：“没关系啊，我俩一起到客房洗。”

“没这个嗜好。”萧子靳扫了一眼他的小身板，悻悻然地下楼去了。夜里，沈雨荨靠在床上看育婴方便的书，萧子靳从浴室里面洗完澡出来，看了一眼她手中的书道：“怎么样？能看么？”

“还好吧，反正每一本都是大同小异。”沈雨荨翻了一页书，随口说了句：“你从哪弄来的？不会是梁小姐看完不要的吧？”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沈雨荨抬眸扫了他一眼，发现他果然变了脸色。

补救已经来不及，她撇了撇嘴，低头继续翻起了手中的书。

“今天我让田秘书去买的。”萧子靳答道。

“哦。”沈雨荨点了一下头：“替我谢谢她。”

萧子靳掀开被子坐到床上，顺手拿过床头桌上的其中一本育婴书籍翻看起来。

沈雨荨侧头看了看他，发现他居然看的还挺认真的，还是头一回见他看文件和财经杂志以外的书籍呢，她偷笑了一下。合上书，倾身靠近他的身体，手指学着他平日里的样子挑起他的下颌浅笑：“别看了，你看不懂的。”

“不看做什么？你打算……慰藉一下我已经孤单了许久的身体？”

“如果你不怕像上回那样……把我弄流血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沈雨荨目光极具温柔地看着他，沁凉的指尖滑过他脸上精美的轮廓，像在爱抚一件稀世宝贝，直接把他挑逗的痒痒难耐。

一个月没有好好看看他了，真想好好看一下。

萧子靳却抬手抓住她使坏的小手，打量着她：“对了，我还没问你，上回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那几片药是假的？不是流产药物？血也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沈雨荨愤怒地瞪了他一眼道：“血是真的，被你折磨的。药也是真的，不过被我吐进马桶冲走了。”

萧子靳一手挽着她的腰，一手握着她的小手，低头在她的额头上吻了吻，随即将她抱躺在床上，俯身，将她的睡衣擦了上去。沈雨荨被他的行为吓了一跳，本能地用双手去拉被他掀起的衣服：“你干什么？不能这样……！”

萧子靳却俯在她的小腹上轻声低语：“小朋友，真的很对不起，爸爸是个暴脾气弄疼你了，爸爸以后一定改……。”

原来他只是在跟宝宝说话啊，还以为他要……。

萧子靳说完，抬头看着沈雨荨：“孩子他妈，你原谅我了么？原谅的话就过来亲亲我。”

“不原谅。”沈雨荨道。

“真的不原谅？”

“宝宝都差一点被你弄没了，你还想我们原谅？”

“沈雨荨你还好意思说，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医院，恐怕这个孩子才真的没了吧？”说到这个，萧子靳就气得咬牙切齿，用力拧住她的下巴：“我都没有不原谅你，你居然还敢说不原谅我？”

“疼……。”

“知道疼了？”萧子靳松开她，注视着她的目光渐渐地变的认真起来：“我怎么觉得你肚子里的那位才更有资格谈原谅不原谅？万一他记恨我俩怎么办？”

“不会的。”沈雨荨手掌抚上自己的小腹，对着它微笑：“我相信我的孩子一定是大气又懂事，而有还很宽容的，宝宝是不是啊？”

“我觉的是。”萧子靳点头，低头又在她的小腹上亲了一下：“小朋友，爸爸以后一定疼你。”

沈雨荨无语：“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像个傻子一样，孩子都还没有发育起来呢，哪里听的懂我们说什么。”

“一孕傻三年，这只是征兆。”萧子靳抬头看了她一眼：“我说的是你。”

他的唇顺着她的小腹往上挪动，掠过她的胸口，脖子，最终停在她的唇上，轻轻地吻了起来。

沈雨荨张了张嘴，略一迟疑后便回应了她。

她迟疑，不是因为不思念他，不想他，而是因为担心他会控制不住自己，然把自己憋疯。

虽说三个月后是安全期，可她现在刚好卡在三个月上，昨晚又出了那样的事情，医生让她这两天好好休息来着，可不能再乱来，不然孩子在里面可真的要怨恨死她了。

他的吮吻强势而热烈，温热的大掌也开始变的不安分起来，在她的身上游走停留。

感觉他的身体绷的很紧很紧，沈雨荨知道再继续下去两人都要收不住了，忙一把抓住他的放在她身上的手掌，在他耳边提醒：“刚刚不是才跟孩子保证过么？这么快就忘了？”

“抱歉，一时忘记了。”萧子靳强忍着身体的难受，在她的唇上吻了吻后，坐起身子。

“你干嘛去？”

“洗澡去，你有这个需要么？”萧子靳扫视着她潮红的小脸，知道她同样难受，不过谁让她现在是孕妇呢？他只能冲她耸了耸肩膀：“你还是憋着吧。”

“讨厌！”沈雨荨嗔怒地瞪了他一眼，明知道她不能像他一样去洗个冷水澡降温，他居然还那样挑逗她，把她体内的热情全部撩拨起来。

“或者，你可以去洗个热水的，应该也会舒服不少。”萧子靳倾身，用手拧了拧她的鼻子打趣道，然后一把将她从床上抱起往浴室里面走去。

沈雨荨惊呼一声，拳头在他的肩上捶打：“我不洗，你快放我回去，我不洗……。”

天啊，这样洗澡是在降温吧？分明是在升温啊！

他是嫌她现在不够火热？还是嫌他自己不够膨胀不够难受？

“真的不洗吗？”萧子靳坏笑地俯视着她。

“真不洗。”沈雨荨点头。

她现在是孕妇，萧子靳不怎么敢折腾她，也担心她会欲火焚身地‘烧’坏了肚子里

本就受尽磨难的小宝宝。虽然很怀念着她一起大战浴缸的感觉，但此时为了孩子也只能忍住了。

他将她放回床上，大掌抚上她的小脸：“那我自己去了。”

“快去吧。”沈雨荨转个身背对他，小脸早已经因为羞赧而通红一片。

萧子靳见她连耳根都红了，决定不再逗她，笑了一下后转身往浴室里面走去。

这样温馨甜蜜的场景，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好久没有过了，压抑了一个月的心情也终于得到了释放。

不仅床上的沈雨荨这么觉得，浴室内的萧子靳也有这种感觉，他站在莲蓬头下，冷水顺着头顶浇了下来，靳闭上眼睛长吁口气，那么冷，他居然身体舒畅极了，身体也舒畅极了……。

第 096 章 是个儿子

早上，沈雨荨垂眸扫视着已经趴在她肚子上挺上时间的萧子靳，道：“萧董，要不今天就别上班了吧，在家陪宝宝。”

这就是一向不喜欢小孩的萧大少爷么？怎么这会那么有父爱？孩子四肢没长，大脑没发育，他居然就已经开始跟它勾通了，还一副态度认真的模样。

萧子靳没有理会她的打趣，书上说孕妇不能总用手抚摸肚子容易造成宫缩，他只能用吻的了。

他亲吻着沈雨荨微微有一点隆起的小腹，亲着亲着就开始不规举了，开始往上挪移动，并且停在了那因怀孕而比以往略显丰满的胸口上。

沈雨荨被他啃咬的倒吸口气，双手插在他的发间哀求：“别闹……。”

“再闹一下。”萧子靳不甚满足道。

沈雨荨无奈，只好任他胡来，唇角飞起一抹幸福的微笑。

两人在床上缠绵了许久，直到小梓恒上来叫吃早餐，萧子靳才终于松开沈雨荨的身体，放她进浴室洗漱。

吃过早餐，沈雨荨送萧子靳出门的时候，萧子靳突然转身看着她问：“晚上我要回萧宅一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

“当然不要。”沈雨荨想也不想。

她回去做什么？跟梁温柔虚假地互相握手问好，然后互相打量对方的肚子，问候一声对方孕期是否愉快么？还是算了吧，她怕自己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一冲动就跟她撕起来了。

沈雨荨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沈雨荨心里在想些什么，梁温柔在萧家，她去了也只能往心里添堵，还是别带她去了。

萧子靳沉默了片刻，对她道：“我倒是想把梁温柔安排到别的住处去，但是她不肯，我也没办法，希望你能理解。”

“我知道。”沈雨荨虽然心里堵的难受，但还是能够理解他的。

梁温柔想要跟萧子靳见面，除了死赖在萧家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好不容易才搬进萧宅自然不会那么轻易就搬出去。现在想想，她其实也是蛮可怜的，爱一个男人到如此的地步，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男人不惜放低身段，忍气吞声……。

不能被自己心爱的男人喜欢，这种感觉她尝试过，真的很不好受……！萧子靳将车子停在萧宅的主屋前，在车上坐了片刻才下车往屋内走去。

如他预料般的一样，老爷子和王素她们的脸色都有点怪，看着他走进来的目光分明有着责备。

“子靳，你回来了。”梁温柔从沙发上坐起，迎上去。

萧子靳看了她一眼，又扫了一眼大伙，笑了一笑说：“怎么了？各位为什么摆出一副那么严肃的样子来？”

王素看了老爷子一眼，他不说话便率先开口道：“子靳，听说你把雨荨她们一家子接回御临花园去了？”

萧子靳目光转向他，微笑：“小妈消息挺灵通的，不过这不是迟早的事情么？”

“怎么会是迟早的事情呢？不是让你跟温柔……。”

“小妈，你跟雨荨都没有离婚呢，也不可能离婚。”萧子靳接过黄姐递过来的花茶啜了一口，抬头望着萧老爷子：“爷爷，这点人身自由我还是有的吧？”

萧老爷子瞅着他：“你就那么不想跟梁小姐结婚？哪怕是为了孩子。”

“没错，我一点都不想。”

他肯定的答案，让梁温柔的心隐隐地疼了起来。

之前他还有那么一点点犹豫，犹豫着要不要为了孩子听老爷子的话，现在沈雨荨回来了，他连犹豫一下都没有便说出了不想与她结婚的话，还真是坚决啊！

“既然不想，那就别勉强了。”老爷子看了梁温柔一眼，接着说：“你俩的事情自己协商解决就好，切勿像之前那个斗气。”

“爷爷……。”梁温柔愕然地望着老爷子，居然连老爷子都这么说了？

萧子靳点头：“你一直在等着跟梁小姐协商解决事情。”不，应该说他一直是在等着鉴定结果。

王素怪叫一声：“爸，你说什么哪？你居然同意子靳将沈雨荨那丫头接回来？”

萧子靳将沈雨荨那一家子拉回来了，而且还照常入住在御临花园里，想到那天自己将她们赶出去的情景，想到何玉娇说过的那些话。王素只觉的头皮有些发麻，还真有点打脸的感觉啊。

她甚至不敢去想何玉娇下次见到她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嘴脸，一定是又骄傲又欠抽的！

老爷子瞅了她一眼，有些无奈道：“不然怎么办？继续看着子靳跟丢了魂似的，无

心工作无心吃饭么？都分开一个月了还能再复合回来，我看想再分也不是那么容易。既然子靳那么不想跟梁小姐在一起，勉强也得不到幸福，还是好聚好散吧。”

“泽飞不是已经在帮子靳分担工作了么？”王素道。

“那也不能就任由子靳消沉下去，毕竟公司的大局还是要靠子靳去撑的。”

“谢谢爷爷能够体谅。”萧子靳感激道。

只要老爷子不强硬要求他跟梁温柔结婚，他就不用为难了，王素的话他压根就不打算放在心上。

他想了想，转向王素道：“小妈，以后我的事情希望你少管一点，特别是将雨荨一家三口赶出御临花园的事，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还有让梓恒被退学的事，我也不希望再发生，您平日里管好泽飞和小漫就行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全权处理。”说到后面，他的语气强硬了不少，明显是带着警告的。

“我怎么汉管好泽飞和小漫？”王素气呼呼道：“还有，你不是我名义上的儿子吗？怎么可能不管你的事情？你平日里的吃穿用度不全是这个小妈在张罗么？”

“那就这件事情从今以后别管。”

“你……。”

老爷子说：“这毕竟是子靳自己的终身大事，让你别管你就别管吧。”

“那我不是为了萧家的香火着想么？”

“萧家的香火不需要妈着急，雨荨年轻身体好迟早会生，更何况唐晓现在怀的也是萧家的香火。”

萧子靳的话将王素说的哑言，只好悻悻然地闭嘴。

虽然很看不爽沈雨荨，不过因为她跟萧子靳吵起来实在不合适，再说连老爷子都点头了，她再反对也没有任何意义。

“梁小姐，你有什么要说的？”王素转向梁温柔。

梁温柔懂事地摇了一下头，微笑道：“伯母，我之前就说过的，我并不想拿孩子去威胁子靳跟沈小姐离婚，我只是单纯的不想打掉这个孩子，想给他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机会。”

说完，她又转向萧子靳道：“子靳，既然你决定跟沈小姐复婚，那么我会恭喜你们的，我想我也确实不适合再住在这里了，我今天就搬出去住。”

萧子靳瞧着她，不敢相信她居然想通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是能让他松上一口气的。

“你想住在哪里，萧家的房产随便你挑一处。”

“子靳，你看我像是个贪钱的女人吗？”梁温柔含着泪笑了一下：“我有自己的房子，搬进萧家是希望能有机会跟你促进感情，既然你今天已经这么说了，那我就干脆搬出萧宅，搬回自己家去住着舒畅。”

“这怎么行，住在自己家里谁来照顾你？以后我还怎么给你炖鸡烫……。”

“谢谢伯母的好意，我自己可以的。”

王素刚又要开口，便被萧子靳抢先道：“我看这样可以，梁小姐家位置好光线好风景又好，很适合养胎，到时我会请个阿姨过去照顾。”

王素还想留她在宅子里恶心一下沈雨荨呢，被他这么一说不得已又闭嘴了，毕竟萧子靳刚刚才警告过她别管他的事情。

梁温柔上楼收拾东西时，王素假好心走上来安抚道：“梁小姐你别急着走嘛，住在萧家总比住在你自己家里好。”

梁温柔微微一笑，道：“伯母，我走是为了自保。”

“自保？”

梁温柔一只手掌抚上自己的小腹，笑的一脸幸福：“我那天去抽血的果出来了，医生说我心里怀的是个儿子。”

“啊——！”王素惊住了。

“伯母也在为我高兴吧？”梁温柔无奈地叹了口气：“没错，大家都会替我高兴，不过沈雨荨不会啊，她一定会想法子除掉我肚子里的孩子的，所以我不能再住在萧宅了。”

“你肚子里怀的……真的是个儿子？”王素又是一声惊呼，她的思维仍在这个问题上。

“是的，这是抽血化验单。”梁温柔从抽屉里面拿出一份单子递以王素面前，王素接过去看了解眼，虽然看不懂，但她也听说过化验单上字母都是Y的则为儿子，所以在看到上面的那么多Y字时，手指不自觉地揪紧。

“伯母，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梁温柔突然表情认真起为，往前走了一步俯王素的耳边低语了一句。

王素又是一惊，双目圆瞪：“你说什么？沈雨荨她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

“已经三个月了，我猜她藏着不告诉我们大伙，就是不想让大伙知道她的心思，打算等以后抱个儿子出来让大伙措手不及吧。”

“这女人真阴！”

“所以啊伯母，我必须搬出萧家，离她远一点。”梁温柔转而改口说：“对了，我得提醒伯母一次，她跟唐晓誓不两立，唐晓又比她早了一个月，我担心她会对唐晓下手，所以，您一定要提醒唐晓小心提防这个女人。”

王素被梁温柔这番话唬的一愣一愣的，一边点着头，一边失魂落魄地走了。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梁温柔唇角掀起一抹邪笑，低头继续收拾起东西来。对王素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极打的双重打击。

梁温柔肚子里怀的是儿子，这已经对她很打击了，沈雨荨还怀孕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如果沈雨荨怀的也是儿子，那萧子靳岂不是一下子多出两个儿子来？

唐晓看到王素一脸凝重地从梁温柔的屋里走出来，关切地问道：“妈，梁小姐真的打算从这里搬出去了么？”

王素不抬眸扫了她一眼，拉着她迈入屋子后才压着声线道：“你赶紧也去验个血看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

“怎么了？怎么突然想知道是男是女？”唐晓不自觉地用双手抚上自己的小腹，之前王素也向她暗示过这个问题，不过她才不会那么傻呢，以王素的性格，万一她怀的是女儿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她好，估计直接将她拖去人流掉。

王素一脸焦急道：“梁温柔她肚子里怀的是个儿子，还有，听她说沈雨荨也怀孕了，而且已经三个月了。天，萧子靳这不生就不生，一生就要抱俩啊，这可怎么办！”

“沈雨荨怀孕了？”唐晓愕然。

“没错，她故意瞒着大伙呢，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思。”王素抓住她的手腕：“你也去检查一下，若是女孩咱就流掉，三个月后再怀一个。”

唐晓慢慢地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看到王素副火烧眉毛的样子，不敢直接拒绝她的要求，只好随口敷衍道：“好，有空我会去的。”

“别等有空了，明天就去。”

唐晓咬了咬唇，说道：“妈，就算我检查出来是儿子，也不一定就有用啊，毕竟大哥现在是萧氏的掌门人，他的儿子以后肯定更有机会。”

王素沉默了一下，咬牙：“看来是时候把梁温柔的孩子弄掉了，只是这么做便宜了沈雨荨那贱人。”

唐晓看着王素脸上的冷戾，心里咯噔跳了一下：“妈，万一让大哥和爷爷知道怎么办？”

“不然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吧，那泽飞不是完全没希望了？”王素有些烦躁地叹了口气，随即盯着她问：“泽飞今晚又跑哪去了？又在酒吧泡着？”

“他没接我电话。”唐晓也是无奈道：“最近他不去纠缠沈雨荨了，却一天到晚往酒吧跑，我的话他又不听。”

“一会我打电话给他，你自己早点休息，明天去做个检查。”

唐晓见王素要走，想了想后唤住她：“妈，你等一下，我想到个办法不用冒风险就能除掉梁温柔肚子里的孩子。”

王素一听她这话立马来了兴趣，折身走了回来：“什么办法？”

唐晓往前一步，俯在她耳边低语了一阵，日光灯下，王素原本阴郁的脸色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随即问道：“这个办法好，这样就算萧子靳追究起来也不关我们的事了。”

唐晓点头，得意地笑了。

趴在门外偷听的梁温柔往前靠了靠，却依然没能听清唐晓所谓的好办法，不过听到王素最后面那句，她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一半了。

她往后退了一步，转身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的卧室。听到萧子靳说梁温柔已经搬出老宅了，沈雨荨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开心，毕竟不管她走到哪肚子内怀着萧子靳的孩子是事实，这是萧子靳身上一辈子都抹不去的烙印。

“没人做饭么？”萧子靳扫了一眼空空的屋子，并没有看到何玉娇的身影。

沈雨荨没好意思告诉他，何玉娇戴着他送的项链去太太团里显摆去了，她劝过也阻止过，根本拦不住她。

“一会我去接梓恒的时候顺便出去买菜回来煮饭。”沈雨荨打量着他：“对了，你回来做什么？还要去公司么？”

“不去了，请你到外面吃饭，省的你还要自己煮。”萧子靳揽过她的肩膀：“走吧。”

“出去吃干嘛呀，家里吃多干净。”

“你喜欢在家里吃？”萧子靳想了想：“那我请个厨师回来，每天给你做饭。”

“不用，我不喜欢有外人在。”沈雨荨知道萧子靳也不喜欢有外人，虽然何玉娇有点不靠谱，但一餐饭的事情她自己怎么也能解决啊。

沈雨荨突然想起那天江辰在厨房里面做西餐的场景，突然好奇地问道：“要不你做？会做么？”

“不会。”萧子靳很诚实地答，看到她脸上涌起的失望，马上又添了一句：“不过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的。”

“那你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呢？”

“试试就知道了。”

“那走吧，我们去买菜。”沈雨荨挽住他的手臂，笑眯眯地出门了。

幼儿园4点钟放学，看到萧子靳来接自己放学，梓恒自然是高兴坏了，抱着萧子靳欢快地喊起了姐夫。

小家伙还一手牵着萧子靳，一手牵着沈雨荨，嫣然一副幸福之家的场景。

难得姐姐和姐夫一起来接自己放学，小梓恒趁机嚷着要吃密汁烤鸡腿，萧子靳抬起腕表看了一眼时间，离吃晚餐还早，如是点头：“好，我们去吃烤鸡腿。”

“密汁鸡腿好像要华贸那边才有。”沈雨荨道。

“没关系，顺便去那边逛逛，陪你买几套衣服。”这几天他发现沈雨荨穿来穿去都是那两套休闲服，根本没有别的衣服可穿。

这一个月来忙着找工作找房子，然后又是梓恒受伤，沈雨荨确实忙的连买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既然萧子靳提出要出去逛逛，也难得他愿意放下工作休息一下，她自然是乐意极了。

在华贸的一家小吃店内，小梓恒吃的开心不已，沈雨荨看着他吃馋的不行，可惜这里面的都是些油炸或者烤的食物，根本不适合她吃。

她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一点嘴馋的痕迹都没有，手里随意地翻看着桌面上的一份音乐会宣传册，美食面前能做到如此淡定，大概也只有他这种吃遍美食无数的有钱人了吧。

感觉到她的目光，萧子靳抬眸看了她一眼，随即优雅一笑：“想吃了？”

“想。”沈雨荨点头。

“姐姐，真的好好吃，给你吃一个。”小梓恒将一只诱人的艰翅膀递到她面前道。

萧子靳伸手将他手中的鸡翅挡了回去，道：“你的小侄子不敢吃烤鸡，你自己留着吃吧。”

“为什么啊？很好吃啊。”梓恒从椅子上滑了下去，转向沈雨荨：“姐姐，我来跟

他说，多吃肉才能长的胖。”

沈雨荨笑着将他拉回椅子上坐好，道：“宝宝还小不会吃也不会听，你赶紧吃你的吧，吃完逛街去。”

小梓恒‘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吃他的鸡去了。

萧子靳将视线从小梓恒身上收回，倾身，一手勾住沈雨荨的脖子拉近两人的距离，然后将自己的唇贴上她的，舌尖滑入她的口中搅吻起来。

沈雨荨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怔了一怔，这里可是公共场所诶，旁边还坐着个你小梓恒诶。他居然就这么吻了她，就不能回家再吻么？用的着这么猴急么？

好在梓恒只顾着埋头吃，没有发现旁边的人在苟且……不，在亲吻。

吻了一小片刻，萧子靳便将舌尖从沈雨荨的口中收了回来，同时松开她的唇。不过扳在她脖子上的手却没有松开，两人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姿势暧昧极了。

萧子靳看着满面潮红的她笑笑地问：“还饿么？”

“饿。”沈雨荨傻傻地吐出一个字，意识到他要做什么后，忙添了一句：“不过我想吃东西，不想吃你。”

萧子靳点点头，从椅子上站起。

沈雨荨愣了一下，抬头望着他问：“你去哪？”

“去给你找吃的。”萧子靳扔下一句，迈步往店门口走去。

给她找吃的？沈雨荨有点迷糊，不过她很快便醒过神来了，脸上泛出一抹开心的笑容。

没过多久，萧子靳便回来了，手里多了一碗香喷喷的肉丸。

他将肉丸放在她面前：“里面有各种口味。”

沈雨荨低头闻了闻碗里的肉丸，一脸的陶醉地深吸口气：“真香，谢谢。”

“赶紧吃吧。”萧子靳走回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沈雨荨用竹签串了个肉丸递到萧子靳面前，笑盈盈道：“来，你那么辛苦买来的，先尝一个。”

萧子靳摇头：“我不饿，你自己吃。”

“吃一个嘛。”沈雨荨见他丝毫没有想吃的意思，手臂一收放到自己嘴里咬了一口：“不吃拉倒，我自己吃。”

“记的别吃太饱，我回去做饭给你吃。”萧子靳说。

沈雨荨不敢相信地扫了他一眼：“你还真打算做饭啊？那我要吃饱一点，省的晚上饿肚子。”

萧子靳不太高兴了，故意板起帅脸：“是你自己提出让我做饭给你吃的，对待一个初学者这样的态度合适么？”

沈雨荨吐了吐舌头，改口道：“好吧，不管你做的怎么样，我一定赏脸吃下去。”

听到她这么说，萧子靳终于满意了。

吃完东西，三人一起离开小吃店往四楼卖母婴用品的地方走去，吃饱喝足的小梓恒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着，对一些婴儿用品极具好奇心，这里摸摸那里看看，然后回头对身后的二人道：“姐姐，姐夫，我们可以把这个买回去给宝宝玩吗？”

沈雨荨第无数次地摇头：“不要，现在买太早了，等宝宝出生咱们再来买。”

“可以买回去让我先玩的嘛。”小梓恒精明地建议道。

“那是小婴儿玩的，你这么大不玩这种了。”

小梓恒嘴巴翘了翘：“哦，那好吧。”

小梓恒将东西放回原位，售货员突然从另一边走过来，笑眯眯道：“小朋友想买手拍鼓吗？这个手拍鼓的质量很好的哟，可以让你爸爸妈妈买给你。”

身后沈雨荨听到她这么说，尴尬地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后者也在同一时间看向她，笑笑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掌道：“没什么好奇怪的，刚刚在小吃店的时候已经有人这么说了。”

沈雨荨一直以来没少被人说是小梓恒的妈妈，她也早就习惯了，刚刚她只是担心萧子靳不习惯罢了。

小梓恒也不止一次地解释道：“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啦，是我的姐姐和姐夫。”

“姐姐跟姐夫？”售货员讶然地张大嘴巴，看了看小梓恒，又看了看萧子靳和沈雨荨，忍不住说了句：“可我怎么看你们都像一家三口啊。”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她忙呵呵干笑道：“呃……我的意思是小孩长的很漂亮，像你们一样。”

这话还算好听，也是她的真心话。

沈雨荨含笑说：“他是我的亲弟弟。”说完，她冲小梓恒招了一下手：“走吧梓恒，我们到那边看看。”

沈雨荨牵着梓恒刚走出这家店子，便意外地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她微怔了一下，本能地转身去看萧子靳。

萧子靳也看到了从另一边走来的唐晓和梁温柔，眉头不自觉地微皱了一下，没等他和沈雨荨开口。唐晓便率先打起了招呼：“咦，大哥大嫂你们怎么也在这里？这里可是卖母婴用品的地方啊。”

萧子靳冲二人浅笑了一记：“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不会是来给梁小姐和她肚子里的宝宝买东西的吧？”唐晓又笑了：“大哥大嫂还真有心。”

沈雨荨扯动唇角艰难地笑了笑：“你想多了，梁小姐那么利害的人什么东西都能够自己搞定，不需要我用心。”

“不是？难道是大嫂自己怀孕了？给自己买的？”唐晓的目光在沈雨荨的小腹上扫了一圈。

“唐晓，别光顾着找雨荨的麻烦了，有空多管管泽飞吧，我看他最近有点不对劲。”萧子靳说完，牵过沈雨荨的手掌：“我们到楼下去看看。”

沈雨荨看了梁温柔和唐晓一眼，和萧子靳一起往前走去，走了几步，身后突然传来梁温柔的声音：“子靳……。”

萧子靳脚步一停，扭头盯着她：“有事么？”

梁温柔往两人走了过来，冲沈雨荨含笑点了一下头后，才望着萧子靳道：“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有空给宝宝取个名字，取个男宝宝的名字。”

“现在取名字太早，等他出生后看过时辰才能取。”

“你信这个？”梁温柔笑了。

“我不信，但爷爷信。”

“既然如此，那你可以娶几个放着，省的到时候短时间内难以决定。”

“取名字一向是爷爷的专长，也是爷爷最乐于去做的事情，最近他闲着，我会让他取的。”

“那好吧。”梁温柔点了一下头。

“还有什么事么？”萧子靳问。

梁温柔看着他，语气带着些许哀怨：“子靳，你都不问问这几天孩子好不好的么？”他怎么可以这么冷漠，连过问一句都没有？

他冷漠吗？萧子靳知道自己一向都是个冷漠的人，面对梁温柔他实在热情不起来，也关怀不起来，毕竟她肚子里怀的是不是他的种都还不知道呢。

所以，他只是淡漠地回了她一句：“我已经交待过菊姐了，有什么事情她会给我打电话。”

“噢。”梁温柔点了点头，再也找不到借口继续留他了。

萧子靳牵着沈雨荨，转身离开，另一只手里还牵着一步三回头的小梓恒。

看着他们的身影走远，唐晓幽幽地走了上来，将目光从萧子靳和沈雨荨离开的方向收回，打量着面色不太好的唐晓道：“你还好吧？”

“还好。”梁温柔点头，她早就习惯萧子靳的这种冷漠了。

“大哥以前没这么冷酷的，就算不喜欢你至少也会关心一下孩子好不好，都是沈雨荨那女人给教唆成这样的。”唐晓看了看她，又说：“现在沈雨荨怀孕了，大哥他就更加看不上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了。”

这是事实，梁温柔已经感觉到了。

萧子靳根本就不在乎她肚子里的孩子，以前不在乎，现在沈雨荨回来后就更不在乎了。

“对了，你刚刚看到那个小孩了么？”唐晓突然改口道。

梁温柔深吸口气，道：“看到了。”

“沈雨荨一直称他为弟弟，但我始终相信是她自己偷偷生下来的私生子，可惜萧家的人不相信我的话，也不坚持去把这个真相搞清楚。”

梁温柔愣然道：“沈雨荨的私生子？”

“对，我当初验过，不过大家都不信，都说是我搞错头发发了。”最近这段时间她怀孕了，萧泽飞又懂事了不少，所以她也懒的去折腾这事，更懒的去招惹沈雨荨了。

她不想去折腾的事，让梁温柔去折腾，她只管在一旁看热闹就好。

不过对梁温柔来说，这事确实太滑稽太不可能了，所以她也仅仅是惊讶了一阵便恢复平静了。

“沈雨荨不像是会偷藏私生子的人，子靳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她轻轻地吐出一句，转身：“走吧，我们回去了。”

唐晓无语地翻了一眼她的背影，心想连她都不相信自己……。

不过没关系，等她生完孩子慢慢找机会揭露这件事情。原本高高兴兴来的，却在遇

到梁温柔后所有的好心情都被磨灭了，连买衣服的心情也没有了。

沈雨荨坐在车上，看着车窗外头飞逝而过的景物，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

萧子靳自然理解她的心情，所以一直没有打扰她，任由她自个安静。

直到车子停在楼下时，他才扭头看着沈雨荨问：“心情好点了没有？”

沈雨荨回过神来，迎视着他摇头：“没有。”

“那怎么办？晚餐也做不成了？”

“不想吃了。”沈雨荨道。

萧子靳解开安全带，俯身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别这样，你心情不好，宝宝也会跟着心情不好的。”

“别靠那么近。”沈雨荨脸色一窘，扭头看向后排，这才发现小梓恒不知何时已经躺在座椅上睡着了。

萧子靳又在她的唇上吻了吻：“我还没吃饭呢，陪我再吃一点。”

沈雨荨抬手稍稍推开他的身体，盯着他打趣道：“你看起来心情很好嘛。”

瞧他那眉眼含笑的样子，就跟中了彩票似的。

萧子靳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帅脸：“有吗？”

“梁温柔马上就会给你生个儿子出来，你当然开心了。”刚刚梁温柔故意透露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不就是为了萧子靳知道他有儿子了，当然另一方面也为了在她面前炫耀的，她明白。

萧子靳无奈地轻吸口气，手掌在她的发顶上摸了摸：“我只想要你给我生儿子，可是梁温柔已经怀孕了，我也很无奈，只能说……对不起老婆。”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我知道你是无辜的。”

“知道就好。”

“虽然我能理解你，但这件事情仍然是很心塞的嘛，那你就不能让我自己生生闷气？”沈雨荨低咕了一声道。

“你已经气了一路了，该让心情好起来了。”萧子靳微微一笑：“乖，笑一个，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

“等你做好吃了我才笑。”沈雨荨别开脸。

她知道自己就是这么没出息的人，只需要萧子靳的几句好话就能心情好起来。

“OK，我们现在就回爱做好吃的去。”萧子靳信心满满地下了车子。

他将后尾箱内刚刚随便买回来的晚餐食材拿了出来递给沈雨荨提着，自己则走到后座将熟睡中的梓恒从车厢内抱了出来。

第 097 章 我肚子疼

回到家中，萧子靳果然一本正经地做起了晚餐。

他在灶台旁边架了一本刚刚新买回来的食谱，一边看一边准备食材，动作虽然笨拙却又不失优雅。

沈雨荨趴在厨房门口看着厨房里面忙忙碌碌的他，还是头一次看到他穿围裙的样子，也是头一次看他拿锅铲的样子……。

果然，在厨房里面做饭的男人比女人帅多了，沈雨荨一晚上的坏心情终于也被这养眼的场面给吹的烟消云散。

第一个菜炒出来后，一眼看上去色香味俱全，隔着好几米远沈雨荨就流口水了。

“躲在外面偷看了我这么久，早该累了吧，快过来试试看好不好吃。”厨房内的萧子靳头也不回道。

沈雨荨在外面躲了多久，他自然清楚，也知道她在流口水了。

沈雨荨走过去，故意用一种不太看好的语气道：“放盐了么？”

“当然，我是照着书上写的做的。”萧子靳用铲子指了一下竖放在旁边的食谱大全上。

“书上一般写的都很复杂，很难学的。”

“对你比较难而已。”

“哈，好大的口气。”

“试试看就知道是不是吹的了。”萧子靳用筷子夹了一块牛肉放入嘴里，然后一手环过她的腰身一手托起她的下巴，低头强行将嘴里的牛肉喂入她的口中，甚至还用舌尖将牛肉往里送了送，然后坏笑道：“怎么样？好吃么？”

沈雨荨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喂自己吃牛肉，顿时觉得又新奇又羞赧，她嚼了嚼，味道居然……真的很好！

牛肉不但不会显老嚼不动，甚至还鲜嫩的很，比她做的还要美味多了。

“好吃吗？”萧子靳问。

“没尝出来。”沈雨荨故意道。

“那再尝一块。”萧子靳又往自己的嘴里夹了一小块牛肉，然后倾身贴在她的唇上，

却并没有将牛肉送入她的口中，而是在她的唇舌上调戏起来。

沈雨荨伸出舌尖找她的美味牛肉，却半天找不着，伸在他口中的舌尖最后反而沦落至于他的舌嬉戏打闹起来。

萧子靳放下手中的筷子，双手环在她的腰上，引诱着她贴近他，闭上眼睛，与他一起加入了这个吻。

口齿中有牛肉的香味，亦有彼此独特的气息，在这双重的味觉引诱下，两人靠在灶台上忘我地吻的如火如荼。

每次一吻起来，二人就总是忘了时间忘了地点，这会甚至忘了锅上还烧着菜……。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厨房门口突然传来何玉娇气急败坏的声音：“大晚上的厨房在烧什么？怎么那么糊啊？”

厨房内吻的忘我的二人终于回过神来，松开彼此。

“啊！菜糊了！”沈雨荨尖叫一声。

萧子靳一看锅里的菜果然已经烧成了黑炭，急忙伸手去关火。

因为动作过地惊慌，他的手臂不小心碰在锅沿上，痛的他闷哼一声缩了回来，改用另一只手去关火。

“是不是烫到手了？”沈雨荨担忧地问。

“没事，一点点。”

“一点点也很疼的。”沈雨荨抓过他的手，打开水龙头用冷水帮他冲洗伤口。

“怎么回事啊？”何玉娇迈了进来，扫视了一眼厨房，看了看锅里烧糊的菜又看了看他们两个，有些无语道：“两个人在这里还守不住一锅菜么？看把它给烧的，锅都烧烂了。”

沈雨荨抬眸看了萧子靳一眼，嗔道：“都怪你。”

“明明是你说还要吃的。”萧子靳不动声色地回了她一眼：“难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沈雨荨无语，她承认自己说想吃是很想享受一下他用嘴巴喂自己吃东西的那种感觉啦，不过不是像刚刚那样一直缠绵不休好吧。

何玉娇一边洗那只被烧糊的锅一边将两人轰了出去，临走时沈雨荨说了句：“妈，子靳还没有吃晚饭。”

“知道了，快去，该干嘛干嘛去。”何玉娇看着眼前的这个锅就头大。

萧子靳和沈雨荨被赶出厨房，晚餐也做不成了。

沈雨荨走到柜子前拿了只药膏过来，让萧子靳坐在沙发上后，拿起他的手掌一看，手背上多了一块硬币大小的红色。

“又不是女人，这一点点小伤还上药？”萧子靳不以为然。

“别看它是小伤，万一呆会起水泡了疼死你。”

“一个水泡就能疼死我？”

“让你上你就上，哪那么多话。”沈雨荨抬头横了他一眼，撇了撇嘴：“还说要给我做晚餐，晚餐没做成还把手烫伤了。”

“刚刚不是吃了么？没吃够？”萧子靳故意倾过身来：“想继续吃？”

“别闹。”沈雨荨将他的脸推了回去，飞快地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何玉娇还在厨房里呢。夜里，沈雨荨睡到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一阵手机铃声响，是萧子靳的手机在响，并且一直响个不停。她动了动身体，正要起身到床桌上拿手机，却被萧子靳一把抱回怀中。

萧子靳只是从后面抱紧了她，没有吭声，也没有其它什么动作，气息沉稳地呼在她的颈后，痒痒的。

“你电话响了。”她小声提醒道。

“不理它。”萧子靳迷迷糊糊的声音从她颈后溢了出来。

手机铃声响了许久后终于停了，可紧接着又重新响了起来。

沈雨荨扭头看了萧子靳一眼，然后伸出手臂将手机拿了过来，当她看到屏幕上梁温柔的名字时本能地愣了一下，然后呆住了。

这么大晚上的梁温柔给萧子靳打电话做什么？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还是……又在故意耍什么手段？

如果不是因为她怀孕了，她估计会立马将电话挂掉手机关机，可她怀孕了，万一真有点什么事情的话她有推不脱的责任。

“怎么了？”萧子靳终于也被一直响个不停的手机铃声吵醒了，抬起帅脸看了一眼她握在手中的手机，也看到了梁温柔的名字。

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变，从她手中拿过手机将铃声挂断后放回桌头桌上。

“你不问问她到底有什么事？”

“能有什么事？没必要问。”

“她现在可是孕妇，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差池的。”

“我知道，所以我安排了菊姐照顾她。”萧子靳有些厌倦这个话题，重新抱住沈雨荨：“我们继续睡觉。”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手机铃声便再度响起来了，一副他若不接便誓不罢休的样子。

沈雨荨略一迟疑，重新将手机拿给他。

萧子靳翻身平躺在床上，耐着性子问了声：“什么事……？”

没等他话音落下，电话那头便传来菊姐焦急的声音：“大少爷您终于接电话了，您快点过来吧，梁小姐她说肚子疼，疼的直打滚。”

菊姐的声音挺大，就连旁边的沈雨荨都听的一清二楚，两人相视一眼。萧子靳皱眉道：“梁小姐肚子疼你应该立刻打急救电话，打了没有？”

“没有啊，梁小姐不让打，她硬撑着说她没事不肯去医院。”

“那她到底有没有事？”

“她一边喊疼一边说没事，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有没有事。”菊姐说的一脸无辜：“梁小姐嘴里一直喊着大少爷您的名字，所以我才打电话给您的，大少爷您快来吧，我害怕。”

电话这边隐约可以听到梁温柔的呻吟声，听起来不像是假的。

萧子靳挂上电话后，略一迟疑后转头望着沈雨荨，道：“梁温柔的话不可信，算了，不理她。”

“可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如果是真的她应该自己会急着去医院，她那么在乎那个孩子，而不是等我去，毕竟我不是医生。”

“可我是医生啊。”

“什么意思？”

“我陪你一起过去看看她。”

“别去。”萧子靳拉住她欲要起身的手臂：“你自己都是个孕妇，那么奔波做什么？”

“我担心你又被下药，然后被强了。”沈雨荨故意撇着嘴说，然后从床上坐起，催促道：“你也赶紧起来，万一是真的你后悔都来不及。”

虽然刚听到电话的时候她的本能也是怀疑，但作为医生惯有的救死扶伤本质，她还是决定陪萧子靳去看一下。如果是假的，那正好，她可以带着萧子靳走人，省得又受了

她的媚惑。

萧子靳对她的理由很不爽，一边穿衣服一边没好气道：“能别揭我的黑历史么？”

沈雨荨瞟了他一眼：“你一夜抱俩，还一举得男，这是多风光的风流史，怎么会是黑历史呢？”

萧子靳停住扣衬衫的动作，往她跟前迈了一步，双手压住她的小脸往上一抬：“你还说，还说……是不是非得让我把你的嘴巴封住才行？”他说着便低头用自己的嘴巴去封她的小嘴，沈雨荨笑着将小脸往旁边一偏，推打他的身体：“赶紧别闹，该出门啦！”

见他执意要亲，沈雨荨同样用双手捧住他的帅脸没好气道：“你家老同学还在等着你过去安慰她呢，咱们这样真的不会显得太冷血么？”

萧子靳想了想，点头松开她：“好，回来再收拾你。”梁温柔住的地方离这里不算远，也是一幢高档小区。

两人一起进入梁温柔家时，菊姐终于大松了口气，嘴里嚷嚷道：“萧少您总算来了，梁小姐等您好久了。”

她着眼看到沈雨荨时，愣了一下，问：“少夫人怎么也来了？”

“雨荨是医生，看能不能帮上点什么忙。”萧子靳简短地解释完，问道：“梁小姐呢？”

“在床上躺着呢。”菊姐说完便领着二人往里屋走去。

梁温柔正蜷缩成一团侧躺在床上，听到菊姐说萧子靳来了，幽幽地转过身来，痛楚的目光投向萧子靳，连声音也是粗哑痛苦的：“子靳，你终于来了……。”

沈雨荨上前打量着她问：“梁小姐你哪里不舒服？”

梁温柔抬眸看着她，歉疚地笑了笑：“沈医生，你也来了，不好意思，大晚上还麻烦你跑这一趟。”

“没关系，你先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沈雨荨沈视了一下她的脸色，发现她的脸苍白如纸，并不像是装的。

“我肚子疼。”梁温柔疼的难受间，还不忘指使菊姐给萧子靳和沈雨荨倒水。

“让我看看是哪里疼。”沈雨荨将梁温柔的身体扳了过来，替她检查起身体。

“少夫人，先喝杯水。”菊姐将水杯递到沈雨荨面前，沈雨荨接过水杯喝了一口便放在桌面上，继续帮她检查起身子。

“你在发烧。”梁温柔摸了一下她的额头，转头问菊姐：“家里有孕妇用的退烧药

么？找点出来让梁小姐吃。”

菊姐又跑去找退烧药，伺候梁温柔吃下后又问：“肚子很疼么？”

“疼……。”梁温柔点头。

“送医院吧。”沈雨荨抬头对萧子靳道：“家里没有可用的设备，无法判断梁小姐到底哪里疼。”

萧子靳也看出了群众基梁温柔脸上的苍白，点头，上前和沈雨荨一起去扶她起床。

梁温柔却抱着萧子靳摇头：“我不要去医院，我不想去……。”

“既然肚子痛就要去医院治疗，怎么可以不去？”萧子靳皱眉道。

“一个人住院的光景很难受，上回我已经住怕了。”梁温柔哭着说：“子靳，你留下来陪陪我就行了，我就不难受了，好不好？”

萧子靳被她紧紧地抱着，很是无奈。

沈雨荨咬了咬唇，说道：“梁小姐，再这么下去宝宝会有危险，难道你不想要这个宝宝了？”

“我要！”梁温柔答的坚定。

“想要保住他就赶紧上医院吧。”沈雨荨催促道。

萧子靳将她的双臂从自己身上拿了下去，然后一把将她从床上抱起，快步往门口走去。出门的时候，他突然转身叮嘱沈雨荨：“雨荨，小心点，看着脚下。”

“我会的。”沈雨荨点头。

萧子靳那对沈雨荨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关心，深深地刺痛了梁温柔的心。

她都已经病成这样了，他不但没有多少慌张，反而还有心思去关心沈雨荨的脚下，还真是差别对待啊……。

想着这些，她便将脸庞埋在萧子靳的怀里嘤嘤地哭了起来。

她发现自己也真是贱，一次次地对这个男人绝望，却又一次次地对他抱以希望，一次次地受他的态度影响。

进入医院，自己又是一番折腾，抽血，B超，各种各样的检查。

而自始至终，梁温柔都是紧紧地粘着萧子靳的，只要他一脱手她就会立刻将他抓了回来。就连眼下躺在病床上打点滴的时候，她也没有撒手的意思。

萧子靳脱过几次手后，连医生都看不过眼地责备道：“你是孩子的爸爸么？对自己

的老婆这么没耐心。”

萧子靳哑口无言，只能任由梁温柔继续拉着自己的手入眠。

梁温柔当然没有睡着，她侧躺在病床上，双手紧紧地拉着萧子靳的一只手掌。他的手指修长温暖，无名指上却有一块烙人的凉，她知道那是他的结婚对戒，而另一只就在沈雨荨的右手无名指上。

金镶玉的戒指烙在她的掌心明明是微凉的，她却感觉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烙在她的掌心，痛楚直达心尖。

而在这个过程中，沈雨荨就坐在病房门口的休息椅上，凌晨已经过去，她却丝毫不觉地困，也没有丁点睡意。

在这场三个人的折磨中，她心里丝毫不比病房里面的二人好受，因为不用看，她也知道病房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情景。而此时的她也只能在心底自我安慰，梁温柔是真的病了，肚子痛还发了烧，身为孩子的父亲萧子靳有责任照顾她。

不知道等了多久，直到天际开始放亮的时候，萧子靳才终于得以抽身从病房里面走出来。

沈雨荨看到他出来，立马从椅子上站起，理了理身上的衣服冲他浅笑道：“梁小姐她睡着了？”

“嗯。”萧子靳看着她，随即抬手一把将她抱入怀中，吻着她的发丝道：“对不起，让你陪着等了那么久。”

“她没事就好。”沈雨荨强颜欢笑道。

她心里是在意的，难受的，可是她知道萧子靳心里也不好受，也委郁闷，所以为了不让他更加难过，她只能强撑出微笑来。

萧子靳当然明白她的心思，只是她越是装的若无其事，他心里对她就越是疼惜歉疚。她完全可以像正常女人那样对他撒泼，与他争吵的，这是她的权利……。

“走吧，我们回去。”萧子靳又在她的发上吻了一下，才拥着她往外走。

沈雨荨扭头看了病房的方向一眼问道：“你就这么走了么？那梁小姐怎么办？”

“我已经给她请好看护，明天菊姐也会过来照顾她。”萧子靳抚摸了一下她侧脸：“别管了，医生说她不会有事的，我们也该回去补眠一下了。”

特别是沈雨荨，怀着孕还陪着他奔波了一夜，早该回去休息了。

两人回到御临花园的时候，何玉娇刚好起床出去买食材做早餐，看到他们两个一起

从电梯里面走出来时被吓了一跳，扫视着他们问道：“你们这是上哪去？一大早的。”

沈雨荨和萧子靳相视了一眼，沈雨荨干笑道：“我们……出去走走。”

“天都还没有完全放亮就出去走走？骗谁呢？”何玉娇沈视的目光在她脸上重复扫视：“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们送……。”

“没有，妈你别问了……。”沈雨荨看了她一眼，拉了萧子靳往屋里走去。

入屋后，沈雨荨立马松开萧子靳的手，改为点了点他的胸口：“你居然还想告诉她真相？不怕她臭骂你一顿？噢不，她不敢骂你，但会骂死我的。”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说谎骗她？”

“这是善意的谎言你懂么？”

萧子靳想了想，点头：“我懂了。”他伸手一把将她从地上打横抱起，一边往楼上走一边笑盈盈道：“走吧，一起洗澡睡觉去，困死了。”

“我不洗。”沈雨荨脸色一红。

“你确定要顶着一身消毒水和细菌上床睡觉？”

“那你先洗我后洗。”反正就是不能一起洗。

“为了节约用水和时间学是一起吧，放心吧，只是单纯的洗个澡。”萧子靳笑笑道：“我现在困的很，没筋力调戏你。”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还好，看他眼里都是血丝的样子应该是真的困了，真的没筋力去动歪脑筋了。

萧子靳一直将她抱到浴室里面才将她放了下来，将莲蓬水龙头的热水打开后，抬手替她脱起了身上的衣服。

沈雨荨原本想说她自己来的，即将出口的话却在吞了进去，低头看着他修长如玉的手指在她衣服的扣子上笨拙却又细心地解着。他手背上的烫伤仍在发红，看着就挺疼的，可他却丝毫没有疼的痕迹。

第一次看他这么平和地帮她脱衣服洗澡，她就这么看着，心里就有一种异样的情素在涌动，那是一种极度愉快的感，从心间直达四肢百骸。

不知道他是否也体会过这种感觉呢？沈雨荨偷偷抬眸看了他一眼，然后也抬起双手，沈着他的样子认真地替他解起了衬衫上的扣子。

彼此的扣子同时一粒粒地脱落，性感的肌肤一点一点地展露出来，萧子靳突然想起

那天她在他办公室内主动亲吻他的的场景，突然俯身在她的耳边低声言语道：“还记得上次在办公室……你的表现么？我一直在等待着你把下半场进行下去……。”

“萧子靳！”沈雨荨一巴掌甩在他的胸口上，板起脸孔：“你还有脸提上次！”

“怎么了？我觉得你表现的挺好的呀，我差一点就被你弄爆炸了。”萧子靳坏笑。

沈雨荨愤愤地瞧着他：“难道不是气爆炸的？”

“当然不是。”萧子靳抓起她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你知道么？虽然你的技术差了点，但你的手指你的唇像有电，会使人触电爆炸。”

沈雨荨终于明白了，他在引诱她做上次那种事情，主动挑逗他……。

刚刚是谁说困的想睡觉，只是单纯的洗个澡来着？这会怎么突然那么有筋力了？

“你不想睡觉了？不想上班了？”

“可以不想。”

“可是我想睡。”沈雨荨抬手在他性感的胸口上推了一下：“如果你不想洗可以先出去看电视或者玩手机，别妨碍我洗澡。”

“好吧，不胡思乱想了，专心洗澡。”萧子靳拥着她迈入淋浴间内，温暖的水流从上而下地撒在两人的头上，滑过身体，如丝绸般温暖柔软的触感如同自带了一种诱人的魅力，直接将两人的理智冲垮了。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两人同时拥住了对方，同时凑上了自己的唇，在那温暖的水流下紧紧地拥吻在一起……。

半个小时后，没错，仅是半个小时。

缠绵过后的二人终于消停下来，没有言语，喘息渐渐地平静下来后，就这么静静地拥抱着彼此。

因为沈雨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萧子靳不敢太过用力，也不敢在她身上折腾太长时间，虽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但他已经很满意了。

算起来，今天是他第三次真正拥有她的身体，第一次是被下药那次，第二次是在一楼的沙发上，他一怒之下不顾她怀孕的身体强要了她。只有第三次是有理知有记忆地占有她的，而令他感到惊喜的是，这一次沈雨荨居然没有对他的亲热产生恐惧，也没有抗拒地将他推开。

他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沈雨荨，见她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心想难道是因为太累的缘故么？

梁温柔几乎是一夜没睡的，萧子靳小心翼翼地将她的双手从他的手上拿开，和沈雨荨亲吻离开的画面都在她的视线内。她没有留，是因为知道自己留也留不住，知道他渐渐地开始变的不耐烦了。

“梁小姐，该吃早餐了。”菊姐将早餐放在桌面上，礼貌道。

“谢谢，你先出去吧，我一会再吃。”梁温柔背对着她，双目微瞋。

菊姐耐心地劝慰道：“梁小姐，不管怎么样饭还是要准时吃的，不然对宝宝不好，您也不想以后生出来的宝宝又瘦又小对不对？”

“我说了不吃你听不见吗？”梁温柔突然转过身来冲她吼：“我生出来的孩子怎么样关你什么事？用得着你管吗？”

菊姐被她吼的莫名其妙，同时被她吓了一跳，想了想也不知道自己刚刚那句关心的话哪里得罪她了，至于让她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火气这么冲，就不怕又肚子痛啊？”说这句话的当然不是菊姐，而是突然从病房门口走进来的凌菲菲。

看到好友进来，梁温柔委屈的泪水瞬间滑出眼眶。

凌菲菲对菊姐说了句：“你先出去吧，我来让她吃。”

“好好，那就麻烦凌小姐了。”菊姐巴不得可以从充满火药味的梁温柔面前闪开，对凌菲菲好一通感激后转身离开病房。

菊姐走后，凌菲菲轻叹一声，走到梁温柔跟前打量着她：“把自己搞成这样真的值的吗？就不怕孩子真的被你折腾没了？”

“没了就没了，反正靠它也帮不上我什么忙。”梁温柔苦涩地笑了一下：“萧子靳他的心里眼里只有沈雨荨，就跟当年心里只有简舒一样，对我，根本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所以你就故意把自己弄感冒了？”凌菲菲冷笑：“把自己弄感冒了他就会多看你一眼了吗？不会吧？我早跟你说过萧子靳那人根本没有心，谁遇上他谁倒霉。”

刚刚被萧子靳收拾过的凌菲菲现在一提到萧子靳就恨的咬牙切齿。

梁温柔摇头，没有，就算她生病了萧子靳对她的态度也没有丁点的好转，连在医院里面多陪他一下都不愿意。

“赶紧吃点东西吧。”凌菲菲从桌面统领早餐盛了出来，递给她：“多吃点把病养好，别呆在医院这种破地方了。”

梁温柔却突然抓住她的手，盯着她一本正经地问道：“我让她把药吃下去了，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什么？”凌菲菲讶然：“你让沈雨荨吃了？怎么做到的？经唐晓那女人的手？”

“不，经她的手太慢了，我等不及。”过度的伤心后，梁温柔连声音都变的平静下来：“我知道她为了看住萧子靳，一定会跟萧子靳一起到我家去，所以提前把药放在水瓶里了。”

“她居然喝了？”

“嗯，出于礼貌地喝了一口。”梁温柔瞧着她问：“一口够么？”

“够了。”凌菲菲唇角泛起一抹冷笑，目光也变的阴险起来：“这种药性那么强的药物，我不信她肚子里的孩子不变成白痴。”

“谢谢啊。”梁温柔感激道

“谢什么，若沈雨荨真生个白痴出来，我比你还高兴。”凌菲菲道，她现在恨不得扒了萧子靳的皮，当然，她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能让他断子绝孙了。

梁温柔有点被她脸上的冷戾吓到了，她当然知道凌菲菲有多恨萧子靳，不然也不会那么费尽心思地去帮她找这种禁药回来了。虽然有些不忍心伤害萧子靳，可是一想到他平日里对她的冷漠，她开始走向软化的心又开始硬了起来。

既然她无法得到萧子靳，沈雨荨也别想得到。就算她最后得到了，也不能让她过的那么幸福。

“我看你就别指望那个唐晓能帮你对付沈雨荨了，我看她就是个胸大无脑的花瓶。”

“不，胸大无脑有时候才更该接触。”

“什么逻辑。”凌菲菲瞅了她一眼：“小心被她坑了。”

“我等着看她怎么坑我。”梁温柔不屑。

“总之你自己小心吧。”

“我会的。”梁温柔扫视着她问：“你现在怎么样了？凌叔叔的身体好点了么？”

“好些了，不过比以前虚弱了很多，连走路都气喘难受。”说到父亲的病，凌菲菲对萧子靳的恨意不禁又涌了上来，不过只要一想到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迟早要变成白痴，她的心里就平衡多了。

第 098 章 姐姐不开心，你死定了！

萧子靳一觉睡到大中午才醒过来，他醒来的时候沈雨荨还在睡，看着她安静的睡颜，萧子靳忍不住低头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又替她拉好身上的被子，才下床往浴室里面走去。

下午公司有重要的工作要处理，不然他还是很乐意继续在家抱着她睡大觉的。

处理完工作，萧子靳正在向田秘书了解接下来的工作内容，并让田秘书尽量将工作往明天排。

田秘书好奇地扫视了他一眼，心想这是要赶回家去陪太太么？自从萧太太回来后，萧董这几天心情是好多了，不过反而更没心思工作了呀。

一向工作狂的萧董，居然会因为一个女人忽略工作，这可是放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都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田秘书好不容易才将时间给他腾出来，他的手机便响了。

电话是菊姐打来的，虽然排斥这个号码，可碍于梁温柔这会身在医院，萧子靳还是接通了电话。

“怎么了？菊姐。”他耐着性子问。

菊姐一脸为难道：“萧少，真是对不起，梁小姐她中午到现在都不肯吃饭，我怎么劝都没用，要不您过来劝劝她吧……。”

萧子靳有些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问：“她现在怎么样了？”

“不吃不喝不说话，光顾着抹眼泪。”菊姐无奈地说：“萧少，孕妇的脾气本来就比较阴晴不定，您如果抽的出时间，不如过来陪陪她吧，让她养好身体早点出院。”

萧子靳略一迟疑，说了句：“我知道了。”

他挂上电话，想了想后拨通沈雨荨的号码，沈雨荨接通电话后微笑问道：“怎么这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看看你在做什么。”

“我刚接了梓恒，一会去买菜，你要回家吃饭么？”

“我还欠你一餐饭呢。”萧子靳笑了笑。

“咳……不欠了，吃饱了你也光荣受伤了。”沈雨荨有些羞赧道。

萧子靳抬起自己仍然有些辣疼的手指看了一眼，不自觉地笑了。

可是他却不得不收起笑意，改口说道：“一会我要去趟医院。”

电话那头果然如他预料的那般静了一下，不过沈雨荨很快便开口说：“好，我知道了。”

“梁温柔她故意闹情绪，不吃不喝，雨荨，在没有确定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之前，我不能对她不管不顾。”他在解释。

“我知道。”沈雨荨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你好好陪陪她吧，让她早点康复出院。”

“嗯。”萧子靳沉默了两秒，改口问道：“哭了没？”

“我才没有。”沈雨荨倔强道。

“我不信，打开视频我看看。”萧子靳说着放下手机，主动将视频通话发了过去。

电话别一头的沈雨荨慌忙整理了一下情绪，又吸了吸鼻子，才接通他发来的视频电话。然后将手机举高一线，对准自己的脸：“看到没？好着呢。”

“那我就放心了。”萧子靳想了想，道：“晚上你早点休息，我会尽量早点回家。”

“好，开车注意安全。”叮嘱完这句后，沈雨荨立马挂断电话，生怕被他看出自己的坏情绪来。

在一边玩耍的小梓恒看到沈雨荨一副心情低落的样子，立马关切地问道：“姐姐，你怎么了？姐夫不回来吃饭所以你不开心么？”

沈雨荨抬手在他的小脑袋上拍了一下：“小孩子不要问大人的事情多。”

“是姐夫说我要多关心姐姐的呀，姐夫说了，姐姐高兴，小宝宝才会高兴，才会长的像我一样帅。”小梓恒说这话的时候，还不忘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胸口，一点都不觉得害臊。

沈雨荨被他说的‘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是啊，她现在可是孕妇，不能总有那么多的坏情绪，以后才能生一下像梓恒那么可爱漂亮的小宝宝。就算是为了宝宝好她也要开心起来，不去想那些影响自己心情的事。

嗯，不想了！

她从石椅上站起，拉过小梓恒的小手：“走吧，我们去买菜！”

“会顺便给我买块巧克力么？”梓恒欢喜地问。

“你这个小馋猫，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沈雨荨用手指在他的额头上推了一下：“瞧

你这肉嘟嘟的样子，再吃就成小胖子了。”

“可花园里的奶奶们说我肉嘟嘟的很可爱啊。”

“是蛮可爱的。”沈雨荨看着他点头，她相信她生出来的宝宝一定也像梓恒一样肉嘟嘟的，人见人爱！

想到这个，她的心里突然柔软了一下，不知道她的孩子生出来后是像萧子靳还是像她呢？嗯，最好还是像萧子靳吧，像他一样帅，也像他一样聪明一样有魅力！

萧子靳让田秘书去酒店里面买了晚餐，去到医院的时候梁温柔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手里却拿着手机在看。

听到开门声，她连头也不回到：“菊姐，我真的不想吃，你别再拿去热了。”

萧子靳在门边站了一会才迈步走了过去，注视着她的后背：“我给你带了咸骨粥，快起来吃一点。”听到他的声音，梁温柔立马转过身来，打量着他：“子靳，你怎么来了？”

“你不吃不喝不就是想让我来么，现在我来了，赶紧起来吃吧。”萧子靳把粥放在桌面上，又帮她把小桌板打了上来。

梁温柔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桌面上的粥，苦涩地笑了笑：“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吃咸骨粥呢。”

“不知道这家的味道怎么样，你试一下吧。”萧子靳见她看着自己，却迟迟没有从床上起来，只好伸手将她从床上扶起。

梁温柔坐起身体后，拉住他的手臂不让他退开，而是盯着他一脸伤感道：“你怎么都不问一下我肚子疼不疼，还有没有在发烧？”

“我已经问过主治医生了。”萧子靳低头看了一眼她抓住自己的小手，道：“松手，赶紧吃粥。”

“可是我真的不想吃。”

“不想吃也要吃。”

“你喂我好不好？”梁温柔突然笑了一下：“你都还没有喂过我吃粥呢。”

萧子靳迟疑了一下，最终伸手端起碗里的粥，一手拿着勺子舀了一些粥放在嘴边吹了一下后递到她面前。

梁温柔张嘴将粥接了过去，咸骨粥香滑诱人，她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咸骨粥。

唇边漫开一抹幸福的微笑，她知道，不是因为今天的粥特别好吃，而是喂她吃粥的

男人是萧子靳，她最心爱的男人。

尽管被他虐了千百遍，她仍然是个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人，只需要他的一点点温柔、哪怕是装的，都能够让她感到幸福快乐。

大家都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大概就是因为她太容易满足，太容易从萧子靳的身上看到希望了。

因为中午没吃，又因为是萧子靳喂的，梁温柔的胃口变的格外好，一下子就吃完一碗了。

“我还要。”她望着萧子靳说。

萧子靳如是给她又盛了一碗，耐心地喂她吃。

梁温柔迟疑了一下，浅笑道：“子靳，除了当初看你跟简舒在一起外，真的很少看你像现在这么温柔的样子。”

萧子靳喂粥的动作一停，注视着她：“简舒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人提起她，特别是在雨荨面前提。”

“如果雨荨爱你，就应该愿意包容你的过去才对啊。”

“她并没有不包容，但也因为爱，所以会吃醋会在意会多想，就算我明知道她跟江辰只是朋友，但还是见不得她跟江辰在一起一样。”萧子靳放碗放在桌面上，盯着她的目光严厉了不少：“当实你跟雨荨说起简舒的时候就没有安好心，现在又重新提起，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哪有想做什么？”梁温柔打量着他：“子靳，明明是你自己敏感过头了好么？我随口的一提却能让你起这么大的反应，这代表着什么？代表你心里还挂念着简舒明白么？”

“不，我心里现在只有沈雨荨。”

“你这分明是在自欺欺人了。”梁温柔道。

萧子靳摇头失笑：“现在算是怎么回事？梁小姐，我有必要在你面前自欺欺人和证明自己的决心么？”

“是啊，你连眼前的人是谁都搞忘了，还说你不是反应过度。”梁温柔耸了耸肩：“好吧，我不说了，好不容易把你盼到这里来可不能把你气走了。”

萧子靳却从椅子上站起，道：“我不生气，但我确实该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一听他要去，梁温柔立马情急地拉住他的手腕：“子靳，你别走嘛，我错了，我向你保证以后都不提简舒了，我保证……。”

萧子靳将她的小手从自己的手腕上拉了下去，语气也缓和了不少：“我刚刚不是说过了么，我没有生气。”

“那你为什么不肯留下来多陪我一阵？”梁温柔望着他，可怜兮兮地哀求道：“拜托你了，留下来多陪我一下好不好，我一个人躺在这里好无聊。”

“梁小姐……。”

“别叫我梁小姐。”梁温柔苦涩地说：“你以前都是叫我温柔的。”

“别再提以前了，以前的你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萧子靳摇头，脸上都是失望：“你变的很可怕，知道么？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一个女人。”

打不得骂不得虐不得，还要像现在这样强忍着厌烦陪在她身旁。

他真不明白那些喜欢到处出轨的男人是怎么想的，怎么一手搞定那么多女人的，反观他自己，一个梁温柔就让他头疼不已。

双在病房里面陪伴了梁温柔一阵后，萧子靳越发的感觉烦燥了，心里总按耐不住地去想家里的沈雨荨在做什么，是不是在等他回家，是不是在独自生闷气。

好在这个时候，病房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推门进来的是许聪。

病房内的二人都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想到他会来。

许聪也没想到会在病房里面见到萧子靳，看到他后礼貌地打了声招道：“萧少，好久不见。”

大学的时候萧子靳跟许聪的关系算不上好，毕竟身份悬殊，许聪的家里虽然有点钱但只是做小买卖的，不过许聪对梁温柔倒是一片痴心，而梁温柔又跟萧子靳走的近，一来二去平日里也算是有往来了。

梁温柔不在榆市的时候，许聪也厚不下脸皮往萧子靳身边凑，所以这些年来基本没有在一起聊过。

“好久不见。”萧子靳客气地回了一句。

看到许聪进来，梁温柔脸上的表情立马沉了一沉，显然很不欢迎他过来打扰她和萧子靳的独处。

她不高兴的没错，萧子靳在看到许聪进来后，立马松了口气，找了个借口说：“你们两个聊吧，我先回去了。”

“子靳……。”梁温柔冲着萧子靳的背影唤了声，却没能唤住他。她咬了咬唇，目光一扫落在许聪身上：“这么是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当然来看你和孩子啊。”许聪瞧着她，语气不太高兴：“怎么？你还指望我不来，萧子靳就会留下来给你陪夜？”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就真的留下了。”梁温柔嘴硬道。其实她早就从萧子靳的脸上感觉出不耐烦来了，也知道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陪自己过夜。

他只会给她请一个又一个的看护，只会让菊姐照顾她，自己却连多一秒都不原意留下来。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么？”许聪关切地问道，伸手在她的发顶上抚摸了一下，语气透着心疼：“瞧瞧你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子了，为一个这样的男人值得么。”

“不要再问我值不值得，我只知道没有萧子靳的日子感觉整个人都是空的，所以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和出路。”梁温柔深吸口气，背对着他躺了下去。萧子靳回到家时，沈雨荨已经睡着了，一个人躺在两米宽的大床上，被子只盖到身体一半，手里抱着手机，睡的安静祥和。

看到她，萧子靳郁闷了一晚上的心情才终于明朗了些许，心也跟着柔软了。

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弯腰将她抱在怀里的手机拿到桌头桌上放好，并帮她拉好身上的被子。

虽然他的动作很温柔，可睡梦中的沈雨荨还是被他扰醒了，她幽幽地睁开双眼，看到他后咕哝着吐出一句：“你回来了。”

萧子靳低头在她的唇上吻了一记，道：“我给我带了消夜，要吃么？”

“不吃了……。”沈雨荨转了个身，背对着他继续睡去。

萧子靳笑了笑，也不再打扰她，转身从衣柜里面拿了睡衣到客房里面洗澡去了。

第二天萧子靳一觉醒来，沈雨荨已经不在床上，屋子里静悄悄的，他看了看时间，七点半，这个时间应该是她送梓恒去学校的时间。

他走进浴室洗漱干净，换好衣服下楼，看到梓恒正坐在餐桌上吃他昨晚给沈雨荨带回来的点心。

“姐夫早上好！”小梓恒看到他下来热情地招呼了一声。

萧子靳环视一眼屋子：“你姐姐呢？”

“姐姐她跟江辰哥哥出去玩去啦！”小梓恒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话让萧子靳变了脸色，舔了一下手指笑咪咪道：“姐夫，你买的核桃酥好好吃耶，下次再给我买一盒好吗？”

“你说，你姐姐跟江辰出去了？”萧子靳走了过来，用手托起他满是核桃酥碎屑的

小下巴：“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刚啊。”

“你怎么不拦着她？”

“为什么要拦？”何玉娇端着早餐从厨房里面走出来，没好气道：“你昨晚都可以去陪自己的小情人，她怎么就不可以去跟江辰约会？要我看你俩趁早离了更好，偏偏她不听。”

“姐夫，姐姐昨晚不开心噢，你死定了。”小梓恒用手指在萧子靳的胸口上戳了戳，人小鬼大地说。

萧子靳不自在地将他的小手从自己胸口上拿了下去，转身走到露台上给沈雨荨打电话。

电话通的时候，沈雨荨和江辰一起坐在机场大楼内吃早餐，看到萧子靳的号码，沈雨荨抬眸飞快地看了江辰一眼，压低声线问道：“你起来了？”

“嗯，你在哪呢？”还好，她的声音听起来还算正常。

“我跟江辰在吃早餐呢，他一会要回美国。”沈雨荨老实回答。

“在哪吃呢？”

“在机场。”沈雨荨道。

萧子靳没有再说什么，只浅浅地嗯了一声，然后叮嘱她注意点后便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沈雨荨抬头的时候发现江辰正笑笑地注视着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嗔道：“我知道自己长胖了，但也不要这样盯着人家瞧嘛，很不好意思的耶。”

江辰并没有收回目光，仍是笑笑道：“昨天我去跟何阿姨道别的时候，她还一个劲地报怨萧子靳有多过份过花心，看来也不尽然嘛。”

“我妈怎么还跟你说这个啊。”沈雨荨无语。

她当然知道母亲为什么跟江辰说这些，无非就是想把她说惨一点，让江辰心疼，让江辰连回美国后都挂念着她。到时万一她跟萧子靳分了，江辰也会在第一时间过来将她捡回去。

她这个母亲啊，在这种事情上最懂的精打细算了，却一点都不知道为江辰着想。

“你别听他的，我现在过的很好。”她添了一句。

江辰点头：“看出来，希望你可以一直好下去。”

“谢谢。”

“下次回来，你已经升级当妈妈了。”江辰端起桌上的果汁杯子：“来，提前恭喜你升级当妈妈了。”

“好，你也要抓点紧。”沈雨荨端起手边的水杯与他碰了一下：“希望你下次回来的时候不再是一个人，那怕是洋妞也好带一个回来。”

“我尽量。”江辰笑了。

吃完早餐，离登机时间还有点早，江辰抬起腕表看了一眼时间，道：“还有点时间，我先送你坐车回去。”

沈雨荨‘噗’的一声笑了，瞅着他道：“江先生，你在开玩笑吧，我到机场来送机，你反过来要送我回家？”

“你一个孕妇在外面跑来跑去不安全。”虽然有些好笑，但江辰却是认真的。

沈雨荨不以为然道：“没那么严重，我自己打个车回去就行了，你看看外面那么多孕妇都是独自在外面行动的。”她用下巴指了一记玻璃窗外的机场大厅。

话虽这么说，可上回她在城东出事时，一次就把江辰吓坏了，可以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他随着沈雨荨的目光往机场大厅的方向望去，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C大门的入口方向。人来人往间，一个身材修长、长相和气质出众的男人落入了两人的视线。

男人脸上架着墨镜，入了机场大厅后一边四处张望一边拿出手机拨号，不一会儿，沈雨荨的手机便响了。

江辰将目光从男人身上收回后，冲沈雨荨笑笑道：“看来不用我送，已经有人来接了。”

沈雨荨也将目光从大门口方向收回，看着响起的电话，脸上绽出一抹甜甜的微笑，对江辰道：“我出去接应他一下。”

“还是让我去吧。”江辰从椅子上站起，往餐厅门口走去。

两个男人一见面，自然又是分外眼红的感觉，萧子靳拿下墨镜扫了江辰一眼，嘲弄地一笑：“这么一大早就把我老婆拐到机场来，不太合适吧？”

江辰也是一笑：“你这是担心我会偷偷把雨荨带回美国去？”

“谁知道呢。”萧子靳耸了耸肩膀，率先往餐厅里面走去。

他环视一眼四周，径直往沈雨荨所在的位置走去，在她身旁坐下的同时手臂很自然

地揽上她的肩膀：“怎么出门也不告诉我一声，我还以为你跑哪去了。”

沈雨荨抬手将他揽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掌拿了下去，小声道：“不想打扰你休息。”

她这个细微的动作却让萧子靳心里突跳了一下，心想她果然如小梓恒说的那样不开心么？

江辰走回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扫视着二人道：“谢谢你们特地跑这么远来送我，时间差不多了，你们赶紧回去吧。”

萧子靳看着江辰，扯动唇角浅笑：“一路顺风。”

“谢谢。”江辰看向沈雨荨：“雨荨，我先进去了。”

“好。”沈雨荨点头。

从餐厅出来后，江辰冲两人挥手，然后往安检口的方向走去。

沈雨荨不自觉地跟上去，目送他进入安检口。

似是感觉到她的目光，江辰，回过头来，冲她做了个赶紧回去的手势，沈雨荨却固执地站在原地，直到目送他进入安检口里面为止。

虽然身份尴尬，虽然今生无缘，可此时的她心里还是对江辰有着浓浓的不舍。毕竟是小时候一起玩到大的朋友，也是她最知根知底最信任的人。这么多年不见，如今好不容易见上了，却又是转眼分离。

这种感觉就像是身边突然少了一个亲人，而从小到大她最缺的就是亲情，最想要的也是亲情！

江辰走了，她的心也仿佛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一般，感觉空空的。

直到萧子靳的声音在她耳边淡淡地响起：“他走了。”

“我知道。”沈雨荨点头。

“你很舍不得她？”

“是。”沈雨荨鼻腔一酸，差一点掉下泪来。

“你这样……就不怕我吃醋么？”萧子靳突然绕到她面前，双手捧起她的小脸，用拇指抹起她眼角不小心溢出的泪水，声音闷闷道：“我突然很想知道，当初你跟我分开的时候有像现在这样伤心吗？有哭过吗？”

沈雨荨抬眸扫了他一眼：“我跟江辰是几十年的交情，像亲人一样亲，你能比么？”

“沈雨荨我真的吃醋了！”萧子靳帅脸一板，捧着她的脸的大掌也加了力度，直接

将她的脸挤成了鬼脸：“说，到底是我重要还是他重要。”

“你们都重要。”沈雨荨一本正经道。

还是没能让她说出他比江辰重要的好话来，萧子靳无奈地松开她小脸，开始认真问道：“听说你昨晚不开心？”

“有吗？听谁说的？”沈雨荨不想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小心眼。

“梓恒说的，小孩不说谎话。”

“好吧，确实有点。”沈雨荨承认。

“所以今天一大早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跑来送青梅竹马登机？”

“哪里，就算没有你和梁温柔我也是要来送机的。”

“要你承认我在你心里的重要性怎么就这么难！”萧子靳双手往下挪至她的腰上，随即用力一收将她抱入怀中在她耳边叹气。

沈雨荨靠在他的肩上，没好气道：“你还不是一样。”

“我？”

“难道不是么？想让你说句爱我的话简直比登天还难。”

“嗯，好吧，我错了。”萧子靳适时地道歉，在她的发丝上吻了吻：“我以后一定经常说。”

“口是心非。”大概是受了江辰离去的影响，沈雨荨始终都是闷闷不乐的，萧子靳自然是感觉到了，只能继续说好话：“我不轻易说谎，我说爱你那就真的是爱你。”

说到他的话，沈雨荨终于心里好受些了，也不那么失落了。

如果江辰走了，有萧子靳爱她的话，那她还是会觉得很幸福的，也不会觉得那么孤单了。

萧子靳又在她的颊边吻了吻：“你知道么，刚刚听到梓恒说你昨晚不开心，又听到他说你出来跟江辰吃饭了，我心里一下就慌了，我以为你会再次带着我们的孩子离家出走。”

他真的那么害怕她离开么？不光是因为孩子？

“就算我跑的再远，你还不是一样能把我找回来，我才不会再干这种傻事。”沈雨荨不屑道。

“知道就好。”萧子靳稍稍松手，低头凝视着她：“所以咱们先说好了，以后不管

发生什么事情绝不离家出走，不玩消失，听清楚了么？”

“好，那你也要答应我，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准再把梓恒从学校里面赶出去，他会很伤心的。”

“我答应你。”萧子靳低头吻了吻她的唇：“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见他要深吻下来，沈雨荨忙抬起食指放在他的唇上，道：“这里是公共场合，注意形象。”

“你看别人都吻的很投入。”萧子靳用下巴指了一记左边一对热情拥吻的小情侣，又指了一记右边的热情拥吻的老外。

“人家是即将离别，咱们又不是。”沈雨荨抬手在他的胸口上推了一下：“走吧，我们该回去了。”

“好，回去再亲。”

“不上班了？”沈雨荨瞟了他一眼：“我看你再这么下去，爷爷迟早要将你的董事长一职撤掉。”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只能怪你了。”萧子靳笑了笑，揽着她往机场大门口走去。

“怪我也没用，我又不能把位置给你抢回来。”

萧子靳突然转身用一只手掌扳过她的小脸：“居然还会抬杠，原来真的没生气啊，害我白跑这一趟。”

“你的意思是，如果早知道我没生气你就不来了？”沈雨荨故意板起脸庞。

萧子靳笑着摇头：“不，我还是会来接的，谁知道你会不会被哪位出租司机给劫持了。”

这还差不多，沈雨荨满意地笑了。自从跟萧子靳闹离婚后，沈雨荨还是头一次回到萧宅。

在回萧宅的路上，萧子靳曾提醒过沈雨荨可能宅子里的人会说话很难听。沈雨荨无所谓地笑了，因为王素和唐晓从未在她面前说过好听的话。

不过出乎她意料的是，回到宅子后王素不但没有对她各种嘲讽打击，甚至还很体贴地告诉她，二楼主卧已经重新清理布置过了，他们今晚可以留下来住。

二楼主卧，就是萧子靳和沈雨荨之前住的卧室，后来被梁温柔占了。现在梁温柔走了，萧子靳自然要搬回主卧去睡。

“雨荨啊，你到楼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喜欢的，有的话直接跟我说，我立马叫人去换。”王素笑盈盈道。

沈雨荨看了看萧子靳，冲她点头：“好，我会去看的。”

卧室内，她有些不安地望着萧子靳道：“小妈她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脾气变的这么好？”

萧子靳耸耸肩膀：“大概是因为上回我警告过她从此之后不许插手我的事吧，而且她现在也知道自己再反对也无效了，只能逼迫自己重新接纳你。”

“她会听你的？”

“她就是那样，害怕，却又管不住自己那颗躁动的心，就喜欢做点什么令人厌烦的事。”萧子靳抬手在她的发顶上拍了拍，浅笑：“她对你礼貌还不好？”

“嘿嘿，习惯了她刁钻刻薄的样子，一时间还真不习惯现在的她。”

“放心吧，她迟早还是会对你尖酸刻薄的。”

沈雨荨无语地横了他一眼：“你这人真扫兴，就不能盼着点好么。”

第 099 章 孩子……

吃饭的时候，唐晓看了看大伙，突然微笑提意道：“爷爷，后天就是妈的生日了，我们家是不是应该为妈庆祝一下？”

她的话音刚落，王素立马摇手说：“别，爷爷还在呢，我那么铺张算什么回事，别搞了。”

“咱们不用铺张搞啊，就一大家族的人一起聚个餐，吹个蜡烛就行了。”唐晓转向萧泽飞，问道：“你说是吧，泽飞。”

萧泽飞不知道在想什么，显然没有在听她说话，直到她用手肘在他的手臂上撞了一下，他才醒过神来，连连点头：“是，没错，没错……。”

“泽飞，你怎么回事啊？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王素打量着自己的儿子，不仅是今天，这段时间来他都是这样，实在太令人疑惑了。

萧泽飞摇头否认：“没有啊，我刚刚在想工作上的事情。”

沈雨荨俯在萧子靳的耳边小声道：“今天的萧泽飞确实怪怪的。”

萧子靳侧头看着她，在她耳边耳语回一句：“不会是因为见到你吧？”

“去，我跟他早就没有联络了。”她偷偷用膝盖在萧子靳的腿上蹭了一下。

“你要是这么有心思工作那我们就放心了，爸，你说是吧？”王素美滋滋地对萧老爷子道。

萧老爷子点头：“没错，如果工作在你心里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那我也就可以放心把江城的项目交给你了。”

“爷爷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干的。”萧泽飞笑着转移话题：“对了，刚刚你们不是在说妈的生日么，妈打算怎么过？”

唐晓说：“妈说不想铺张浪费，所以我提议让家族里的人一起吃餐饭算了。”

“爷爷觉的这个提议怎么样？”萧泽飞问老爷子。

老爷子自然不会干预，点头道：“可以，就当是家族聚餐了。”萧氏家族要聚餐……这个看似简单的活动，对沈雨荨来说却是挺尴尬的。

之前因为她的出身卑微，萧氏一族根本没有哪个人看得起她，都觉得萧子靳是为了得到萧氏才不得不娶她的。

当然了，这也是事实，萧子靳娶她本来就是为了继续萧氏，而且后面也成功继承上

了。

当然，她现在担心的不是萧氏家族的谁看不起她，而是……不知道那天梁温柔会不会去呢？她现在怀着萧家的骨肉，算起来也算是跟萧家有关联的人了。

感觉到她迟迟没有睡着，萧子靳将她的身体扳了过来，就着暮色打量她：“怎么了？想什么想的那么精神？”

沈雨荨抬眸望着他：“你不是也没有睡着。”

“我是看你没有睡着，所以不敢先睡。”萧子靳在她的唇上吻了吻：“说吧，想什么想的入不了眠？”

沈雨荨想了想，如实说道：“我在想，后天小妈的生日宴梁小姐会不会参加，如果她参加了，我该怎么面对她。”

萧子靳想了想，道：“这还不简单，宴会是你一手操办的，请谁不请谁还不是你说了算。”

“正是因为是我自己一手操办的，所以我才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说我到底要不要请她？不请会显的我很小气，可是如果请了，该怎么向家族里的人介绍她？”沈雨荨有些头疼地叹了口气：“感觉怎么做都不合适。”

萧子靳看着她焦虑的样子，浅笑道：“那就不请吧，没有人敢说你小气。”

表面上当然没有人敢，可是背后肯定会有人说啊。

沈雨荨郁郁地撇了撇嘴：“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你肯定也帮不了我的。”

“不是我帮不了你，是你不听我的。”萧子靳表示无耐。

“你真觉的不请好？”

“嗯，不请，正好她这几天需要多休息。”萧子靳摸了摸她的发丝：“好了，事情都解决了，赶紧闭眼睡觉吧。”

“我不困。”沈雨荨随口回了他三个字。

“当真不困？”萧子靳掌起身子：“那我可要行动了。”说话间，他的手掌已经不容气地钻入她的睡衣下摆，轻轻地逗动起来。

意识到他要做什么，沈雨荨忙摀住他的手掌，闭上双眼：“我困了，我想睡觉。”

“真的困了？”萧子靳在她耳边吹气，气息在她的耳际缠绵，又舒服又痒。

“嗯……困了。”沈雨荨强忍着心中的悸动点头。

萧子靳想了想，决定还是放过她了，毕竟她还怀着孕呢，做的太频繁不太好！

他最终只是重新将她抱入怀中，与她一起闭上眼，忍着体内的悸动入眠……。沈雨荨听了萧子靳的建议，并没有邀请梁温柔来参加王素的生日宴，不过令她没想到的是，梁温柔是终还是到场了，而且到的挺早。

这场小型宴会依然是在帝豪酒店包场的，因为都是自家人，不需要在门口迎接客人，加上萧子靳对沈雨荨的格外照顾，沈雨荨一到会场介被他安排到主桌上落座了。

梁温柔来的时候，她虽然惊讶，却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与她招呼问好。

梁温柔的出场，自然引起了大伙的议论，毕竟她怀着萧子靳骨肉的消息早就在家族里面传开了，大伙也早就把她肚子里的孩子当成是萧家的一份子了。

当然，大家议论的话题不光是当插足别人婚姻的梁温柔，还有沈雨荨，八卦的人纷纷猜测是因为沈雨荨太不招萧子靳喜欢了，萧子靳才会出去偷腥的。

这些议论声有好奇有故意，声音不大不小，足以让主桌这边的人听见。

“怎么回事啊？梁小姐怎么来了？”沈雨荨俯在萧子靳的耳边问。

萧子靳也正郁闷着，听她这么问后，同样俯身在她耳边道：“小妈向来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我想肯定是她把她弄来的。”

“那你还不快点带他去认识一下叔公叔婆她们家的人？”她说，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啊。

萧子靳虽然不愿意，但也不能做的如此没有风度，他不得不从椅子上站起，将梁温柔介绍给萧家的其他人。不过他是以同学的身份介绍的，有些个向来嫉妒他的亲戚不失时机地打趣道：“大堂哥，听说梁小姐怀了你的孩子噢，恭喜你很快就要当爸爸了。”

“这只是一场意外。”萧子靳冲自己才刚满二十岁的小堂妹微微一笑：“我听说小妹平日里喜欢往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玩儿，跟男人玩儿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点，一不小心就惹上麻烦了，我和梁小姐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小堂妹脸色一窘，偷偷看了自己的父母一眼后小声低咕了一句：“谁喜欢跟男人玩了？”

梁温柔的脸色也不太好，萧子靳的意思很明白，她就是那些灯红酒绿场所里的女人，他大少爷不小心惹上了她，心想萧子靳还真够无情的，居然把她放在如此不堪的位置上。

被萧子靳这么一回击后，没人敢再嘲讽他，长辈们感觉到了萧子靳的不满，忙着举杯说起了客套话，个个都在祝王素生日快乐。

气氛一热络起来后，宴会厅内便开始变的热闹起来。

沈雨荨郁郁地吃了点东西，便借口上洗手间去了。

萧子靳问他去她，又问她需不需要他陪。

沈雨荨瞥了他一眼：“女厕所你敢去么？”

萧子靳果然放弃了，只提醒了她一句小心点别滑到。

这里客人这么多，萧子靳必然是很忙的，沈雨荨没敢多打扰他。

她其实并不想上洗手间，只是觉得宴会厅内氛围和空气都有些压抑，压抑的让她想出去透透气。

沈雨荨顺着指示牌找洗手间的位置，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梁温柔正在洗手台前补妆，她的脚步一顿，停在门边。

梁温柔从镜中看到她的身影，扭头冲她微笑了一下：“洗医生好，那天晚上谢谢你陪子靳送我去医院，不然我的孩子可能就不保了。”

沈雨荨将她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眼，最终将目光停在她的脸上：“你要真那么在乎肚子里的孩子，那就别再往脸上抹化妆品，顺便把脚下的高跟鞋换了，美丽固然重要，但摔一跤的话就不划算了不是么。”

梁温柔脸色变了变，道：“我的化妆品都是孕妇适用的，倒是你，这么素面朝天的也不嫌给子靳丢人。”

“子靳的脸刚不是被你丢完了么？”

“你什么意思？”

“还能是什么意思，我明明没有邀请你，你却自己跑来了，是生怕别人找不着机会嘲笑子靳私生活混乱，连自己的同学都睡么？”沈雨荨冷声嘲讽道：“真不明白你这么做的目的何在，仅仅是为了证明你萧子靳未来孩子的母亲么？这也不光彩啊，丢了萧子靳的脸同时还丢了你自己的脸不是么？”

“我是来给夫人祝寿的，夫人同意了就行，还需要你同意么？至于丢脸，我没觉的。”梁温柔耸耸肩。

“梁小姐一直以来走的都是大家闺秀的路线，现在怎么沦落至此了？这么做真的值得么？”

被人踩住了痛处的梁温柔心里不由的抽痛了到下，是啊，这些年来她走的一直是大家闺秀的路线，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连跟同学朋友争执吵架的情景都没有过。

可是自从再度遇上萧子靳后，不……应该是萧子靳娶了沈雨荨后，她就像变了个人，变得自私自利，变得疯狂恐怖，变得连她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变成这样，很多人都说她不值得，其实她自己也知道这么做不值得。可是黑暗的尽头却又总有那么一丝光亮在吸引着她越走越深，直至无法回头！

“我乐意。”梁温柔冷冷地扔给她一句后，转回身去，低头开始整理自己的化妆包。

沈雨荨见她如此的执迷不悟，也不想再多说什么，迈步往洗手间里面走去。

梁温柔身后就是厕所格间，沈雨荨想着既然进来了，所幸进去方便一下。

然而当她走到梁温柔身后，准备转身走进格间的时候，格间的门板突然被人从里面推开。一股奇怪的力量撞在她身上，而她出于惯性地撞在梁温柔的后背……。

身体失去重心的那一瞬，沈雨荨低呼一声，而紧接着是梁温柔痛苦的尖叫。

沈雨荨撞在梁温柔的身上，倒是没有多疼，身体趑趄几下便站稳了。

而梁温柔是站在洗手台前的，身体受力之后一个狠狠的前倾，小腹刚好撞在洗手台的边沿上。巨大的痛楚从小腹下方袭来，她的双腿一软，身体一点一点地往地面上滑坐下去。

沈雨荨听到梁温柔的痛呼时，心里便涌起了一抹不好的预感，眼下又看到梁温柔痛苦地蜷在地上，更加着急起来了。

“梁小姐，你还好吧？”沈雨荨惊慌过后，立马蹲下身去打量着她，试图将她从地面上扶起。

从厕所里间走出来的清洁阿姨傻站在原地，并且傻傻地问道：“你们两个在干嘛？打架么？”

“快，快去通知2号宴会厅的人过来。”沈雨荨抬头急急地冲她吼了一句。

清洁阿姨点了点头，出门找人求助去了。

正在宴会内聊的正高兴的人们一听清洁阿姨说洗手间有两个女人打架还受伤了，均是一愣后，还是萧子靳率先冲出宴会厅，往洗手间的方向快步赶过去。

“怎么回事？谁打架？”萧老爷子迷糊地问。

唐晓和王素相视一眼，道：“爷爷，这里就大嫂跟梁小姐是最不对盘的，我猜应该是她们两个吧。”

“啊？梁小姐？梁小姐现在可是怀着孕啊，这要是把孩子打没了可怎么办？”王素说完便急匆匆地跟了出去。

宴会厅内有人议论：“这是要上演原配打小三的戏码么？”

“估计是吧，雨荨虽然面，但没瞧着刚刚都被小三欺负到这份上了，是个人都会记仇然后找机会反击。”

梁温柔疼的在地上缩成一团，身下有血在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

看到血，沈雨荨被吓的更害怕了，可是身为医生的她此时却是束手无策，除了在一旁帮她做一些简单的救治措施外什么都做不了。

直到萧子靳和几个萧家的人从洗手间门口冲进来，直到看到为首的萧子靳，她才终于像看到救命稻草般，抬头含泪盯着萧子靳到：“梁小姐她撞伤了肚子，快送她去医院。”

萧子靳扫视了二人一眼，正要将梁温柔从地上抱起时，突然抓住沈雨荨的手臂：“那你呢？你有没有事？”

“我没事……。”沈雨荨不住地摇头。

梁温柔崩溃地尖叫了一声：“萧子靳！你给我滚出去——！”

在这紧要关头，他的心里居然还是只有沈雨荨，只关心她有没有事！

她太气愤了，太难过了，也太绝望了……。

身体的疼痛抵不过心里的疼，她绝望地大哭着，使劲地推打萧子靳的身体。

大家都被梁温柔激动的样子吓着了，沈雨荨甚至被吓的缩在一侧，王素一看到血就焦急地喊着：“完了完了，这下孩子肯定保不住了，小漫，快打急救电话……。”

她说完又蹲在梁温柔的身旁安慰她：“梁小姐，你先别激动，医生马上就来了。”

“大嫂不是医生吗？怎么还躲在一旁见死不救？”唐晓不怀好意道。

王素冲唐晓挥手：“晓，你跑进来干什么，赶紧出去，这里人多小心被撞到肚子。”

唐晓‘哦’了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梁温柔挣扎了一阵终于消停了，萧子靳也终于可以将她从地上抱起，快步走出洗手间，往酒店大门口的方向走去。

梁温柔被抱走了，沈雨荨反应过来后赶紧跟上去，却被人拦了下来：“你就别去凑这个热闹了，我看梁小姐并不想看到你。”

沈雨荨抬眼一看，拦住自己的居然是萧琴，透过泪雾，她看到萧琴脸上的埋怨。

然后便是旁人的议论：“这下手也太狠了，流了好多的血。”

“就是啊，不知道她是怎么把人弄成这样的。”

“真是晦气，好了，大家赶紧散了吧。”王素张罗着让大伙散出洗手间。

诺大的洗手室内，很快便只剩下沈雨荨一个人，看着地面上那触目惊心的血泽，她的身体慢慢地开始颤抖起来，双腿一软，扶着冰凉的洗手台幽幽地坐了下去。

脑海中不住地回荡着刚刚的情形，这一刻她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把梁温柔撞在洗手台上的，只隐隐觉的身体好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狠狠地推了一下，然后便撞上去了。

她知道自己这次肯定是难逃责任了，所以刚刚大家在议论她狠毒的时候她甚至连解释一下都没有。

梁温柔在这种情况下撞到了肚子，还流了这么多血，她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了吧？有谁会相信她？

今天萧氏一族全都到齐了，大家都觉的是她因为容不下梁小姐才故意把她弄伤了，以后她在萧氏的名声必然也不会好到哪去了。

哦，不，她在萧氏的名声从来就没有好过，从一开始就因为她的家世和她与萧子靳闪婚到处被人诟病，经过今天的事情后，她的形象只能是急剧下降！虽然萧琴说了她不适合去医院，但沈雨荨还是忍不住跟着王素她们一起去了。

远远便看到萧子靳和萧琴等在急救室门口，王素走上去故作关切地问道：“怎么样？梁小姐的孩子保住了么？”

“目前还不知道。”萧琴说。

沈雨荨跟在王素和萧漫身后，她看着站在急救室外一声不发的萧子靳，看着他白衬衫上的血迹，胸口如被堵了什么东西般难受至极。

萧子靳大概是因为心情太过沉重的原因，脸色不是太好，她甚至有些不敢往他身边靠过去……

萧子靳也看到了她，剑眉微微一皱道：“你身体不方便，还跑这里来做什么？”

“我……我想来看看梁小姐。”她张了张嘴道，萧子靳还是关心她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她心里终于感觉好受了些。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别人一样认为是她故意把梁温柔推倒的呢？如果连他都误会的话，那她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了。

就在这个时候，手术室的门开了，医护人员推着处在昏迷中的梁温柔从里面走出来。

移动床上的梁温柔面色苍白，双目紧闭，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

即便是被她陷害侮辱过的沈雨荨，这一刻看到她也控制不住同情起她来。

失去孩子的痛她没有真正体会过，不过上次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她多少也体会到那种痛苦和不舍了。毕竟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哪怕这个母亲平日里再狠再坏！

萧琴和王素几乎是同一时间迎上去问道：“医生，怎么样？梁小姐和孩子怎么样了？”

萧子靳毕竟是比较冷静稳重一点，没有像她们一样迎上去，而是站在人群后面看着一脸严肃的医生。

不过看的出来，他的脸上也是有着紧张的。

医生环视了一眼在场的人，用歉疚的语气道“很抱歉，孩子没有保住，至于梁小姐，暂时已经没事了，等麻药过了就会醒过来。”

“什么？孩子没保住？”王素愕然地扫了一眼移动床上的梁温柔，故意抓住医生的手臂惊呼连连道：“怎么会没保住呢？孩子都三个多月了，不可能这么容易说没就没了的呀，医生您是不是搞错了？还是……。”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搞错？毕竟也是人命一条呢”医生显然对王素的质疑感到不满，不过还是尽量礼貌道：“因为梁小姐刚好是腹部受重击，又刚好伤到胎儿了。”

“这……这可怎么是好啊！”王素说。

“我们先把梁小姐转去病房。”一位护士小姐说道，说完和大伙一起推着梁温柔往病房区走去。

萧子靳等人显然被这个结果惊以了，一时间全都一动不动地呆站在原地。

“沈雨荨！以前只知道你贪婪虚荣，没想到你还那么狠毒，居然把梁小姐的孩子就这么活活弄死了，梁小姐的孩子没了！你现在满意了吧？”王素突然入沈雨荨冲上去，扬手便要打她。

萧子靳动作迅速一把拉住她的手臂，冷声道：“别动她。”

王素还想着自己能一巴掌将沈雨荨抡飞，然后来个过失至人流产算了，结果被萧子靳这么一阻止，只能郁郁地收回手。不过嘴上却得理不饶人地吼道：“子靳，你到现在还要护着她吗？她都把你儿子害死了！”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不要随便往谁的头上扣。”萧子靳说。

沈雨荨浑身颤抖地站在原地，梁温柔流产的消息让她感觉太震惊太慌乱了，幸好萧子靳还能替她说句公道话。

可王素却不失时机道：“刚刚那位清洁阿姨不是已经说了么？是她亲眼看见她们两个在吵架，然后打起来的。到底是不是这样，等梁小姐醒来就知道了。”

“那就等梁小姐醒来问清楚再说吧。”萧子靳迈步往病房的方向走去。

“子靳……。”沈雨荨快步跟上去，拉住萧子靳的衣角有些情急道：“梁小姐真不是我故意推倒的，请您相信我。”

萧子靳回身，凝视着她道：“希望真的不是你。”

沈雨荨心头一寒，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分明就是和大伙一样相信是她把梁温柔推倒的呀。

“不是你？那总不能是梁小姐自己撞到肚子，而且还撞的那么狠吧？”王素道：“大家都知道梁小姐看这个孩子看的比命还重，肯定会拼了命地保护它的，子靳你是说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把，可能就是那个清洁阿姨不小心撞了我，然后我才……不小心撞到梁小姐的。”

“不小心？不是愿意的？”王素冷笑：“那就是说梁小姐确实是被你撞倒的了？”

“我……。”

“我懂了，人是你撞倒的，但是不是故意的就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了。”

“反正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的。”沈雨荨从她身上挪开视线，望着萧子靳道：“大少爷，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看法，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还我清白。”

“真是搞笑了！”萧漫也忍不住开口道：“现在连你自己都承认是自己撞到梁小姐的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梁小姐的孩子都是因为你失去的，你觉得你还能逃避的这个责任么？还有啊，如果是无意的，力道应该不会大到梁小姐一下就把孩子撞没了吧？真把大伙当傻瓜呢。”

“大哥，我早跟你说过这个女人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你还偏要相信她是天生的纯真善良。”萧漫冷冷地瞟了沈雨荨一眼道。

沈雨荨百口莫辩，却只能紧紧地注视着萧子靳的表情，生怕他会因为这些人的故意煽风点火厌弃她。

只是萧子靳的表情自始至终都是淡淡的，最终在沉默了一阵后对沈雨荨道：“你先回去。”

“我不回，我……。”

“你留在这里能做什么？非要等梁温柔把你也推一跤才甘心吗？”萧子靳瞧着她。推一跤，瞧这句话用得……。

沈雨荨失望地往后退了一步，转身黯然地往医院门口走去。

萧子靳是担心梁温柔醒来后会伤害她，她知道，可是他还是相信了她是恶毒地故意推倒梁温柔的人。走出医院，沈雨荨才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涌满了眼眶，外面的阳光在她的眼中形成了刺目的光柱，刺的她眼睛生疼。

她抬手摸了一把泪水，外面的世界才总算是清晰了些。然而世界是清晰了，她的心却是灰蒙蒙的，一点都不阳光。

刚刚发生的一切来得太突然，太惊讶，仿佛梦境一场。可周身的环境却又明显地提醒着她，这里是医院，刚刚的一切也不是梦，梁小姐真的在她不小心的撞击下失去了孩子。

这么大的罪孽她怎么担当得起，萧家的人怎么原谅她啊！

眼前突然人影晃动了一下，王叔走上来说道：“少夫人，大少爷让我送您回去。”

沈雨荨低头看了一眼台阶下的王叔，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她在王叔的脸上居然也看到了鄙夷的神情。

天，连王叔都相信是她故意把梁温柔推倒是，都在鄙夷她的狠毒。

“真的不是故意的……。”她蹲下身去，喃喃地吐出一句，也不知道是在提醒自己还是在向王叔解释。

王叔打量着她，语气还算关切道：“少夫人，您没事吧？要不要叫大少爷下来带您进去看医生？”

她的样子看着有些令人担心，王叔不禁有些害怕起来。

沈雨荨摇头，萧子靳现在忙着照顾梁温柔，不会再有心思管她的。况且他不相信她，就算下来了又能怎么样？会听她解释吗？根本不会！

在地上蹲了片刻，她才幽幽地从地面上站起，看到一脸紧张的王叔，冲他艰难地笑了笑后，跟着他进了停在旁边的车厢内。

“少夫人想回哪里？”王叔问。

“回御临花园。”沈雨荨道，她现在哪有勇气回萧宅去面对萧家的人？

车子很快停在御临花园门口，王叔扭头对沈雨荨道：“少夫人，御临花园到了。”

沈雨荨原本是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只是过眼的景物却丝毫没有进入她的大脑，就连到了都不知道。经王叔这么一唤后，她才幽幽地醒过神来，低头一看果然发现已经到御临花园的家楼下了。

她下了车子，稍稍整理了一下情绪后才迈步走入电梯房。

她正想着回到家中该怎么面对何玉娇才不会被她发觉今天的宴会出了状况，推开门后反倒是何玉娇先兴冲冲地迎了上来，抓住她的手臂欣喜不已道：“听说梁贱人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真的假的？”

沈雨荨扫视着兴奋过度的母亲：“你怎么知道？”

第 100 章 亲子鉴定

“我听人说的呀。”何玉娇也在打量她：“这么说是真的了？”

说完她一击手掌，兴奋不已地兀自说道：“太好了！那小贱种终于流掉了，早该流掉的。哼，贱女人让你得瑟，让你勾引我女儿的老公，现在没把柄了吧？没理由再缠着萧少了吧？”

说完，她又转向沈雨荨：“真是老天有眼，这种贱人连苍天都看不过眼非得把她收拾掉了！”

好一通自导自演自娱自乐后，何玉娇终于发现沈雨荨的表情有些不太正常，如是重新打量着她问：“干嘛一副死了娘似的表情？梁贱人的孩子没了，终于找不到借口纠缠萧子靳了，难道你不应该开心么？”

“妈……。”沈雨荨突然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呜呜地说道：“我宁愿她的孩子没有掉，我宁愿她像以前一样挺着肚子在我面前得瑟，我也不要看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不想……。”

梁温柔的孩子没了，她有责任啊！

“矫情！”何玉娇没好气地扫了她一眼：“我看你就是圣母婊上身，对这种女人也能圣母的起来，你要这么心疼她，干脆把自己的老公让给她得了，让他们一家三口过幸福美满的好日子去。”

“妈……梁温柔是被我撞倒的。”

“什么？被你撞倒的？”何玉娇一脸的不可置，扫视着她的目光分明有鄙夷：“你要有这出息，之前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会撞到她身上去了，我感觉是被人撞了一下，然后就……。可是……。他们都说我是故意的，没有人相信我，就连萧子靳也不相信我。妈，怎么办啊，我成杀人凶手了，我把梁温柔的孩子弄没了……。萧家不会原谅我的……。”

沈雨荨越哭越伤心，眼泪也一发不可收拾地流着。

“你的意思是……。有人撞了你，然后你把梁温柔给撞了，然后她就流产了？”

“是……。”

“呵，我就说你没那么出息，会无端端的跑去推人流产，原来是不小心把人给撞的，哼哼……。”

“妈……。”沈雨荨气愤地叫道：“都这种时候了你怎么还说这种风凉话啊？你就

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反正你也不是有意的，再说那种女人就是欠撞。”

“可是大家都说我是故意的，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管他们信不信，反正你现在肚子里怀着萧家的小嫡孙，没人能拿你怎么样。”何玉娇扫了她一眼：“快别哭了，宝宝都被你哭伤心了。”

沈雨荨知道自己跟何玉娇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何玉娇根本不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她的大脑早被梁温柔流产的消息兴奋地冲昏了头。

她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往楼上走去。

身后何玉娇依旧在兴奋重复着：“真是太好了，终于流掉了，太好了……。”医院的病房内，梁温柔的哭喊声几乎可以称之为惊天动地。

她果然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失去孩子的事实，从醒来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死去后，她就开始哭，开始喊，声音喊哑了也没有停下的意思。

隔着门板都能感觉到她浓浓的绝望和伤心，萧子靳挺拔的身姿立在病房门口，就这么听着她哭，听着她喊……。

他知道此时的她需要发泄，需要狠狠的发泄，毕竟刚刚失去了她一直以来最为看重的孩子，她唯一可以用来绑住他的筹码！

也许他确实是太心狠了，居然在听到医生说孩子没有保住的时候，压抑了近二个月的心情突然松了一松。

他从来不觉的自己是个好人，但如此的冷漠无情，却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梁温柔的孩子没了，他和她之前也终于可以两清了，不用再愁着以后怎么安排她们母子，也不用再被这个孩子牵绊住，这辈子都跟梁温柔剪不断理还乱。

不，心狠的人不只有他，梁温柔比他更心狠，不但给他下药还试图拿孩子来套牢他的一辈子！

心狠的人，就应该有心狠心的对待，他不应该感到自责才对！

里面的哭声还在继续，没过多久，萧琴从里面开门走了出来，看到萧子靳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扫视了他一眼道：“大哥，你怎么站在这里啊？赶紧进去安慰一下梁小姐啊。”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才合适。”萧子靳淡淡地说。

“不管怎么安慰，只要能让她平静下来就行了。”萧琴望着他：“大哥，不管怎么

样她都是为了你，也是因为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你至少现在要进去安慰她一下，让她从这个坎上面迈过去。”

切子靳想了想，确实是的。

不管接下来怎么样，未来怎么样，至少应该让她先从眼前这个坎上迈过去……。

想通了，他终于推开病房门板迈了进去。

病房内，梁温柔蜷在身上，双手紧紧地攥着胸口的被单，一张小脸几乎被泪水淹没，哭得歇斯底里……。

萧子靳在病房中央站了片刻，才迈步走过去，在她跟前打量了她几秒，才轻轻地吐出一句：“孩子没了，但你还活着，别为了一个孩子把自己折腾成这样。这一次磨难也可以说是你的一次重生，随便你重生到哪一个阶段，当然，我希望你可以重回到半年前的那个梁温柔，那个生活在国外……知性、文艺、优雅的女子。”

梁温柔终于停止了哭，抬起泪眼盯着他冷笑：“你当然想了，早就巴不得我的孩子死去了，萧子靳……你跟沈雨荨一样狠毒无情，你们一心想要弄掉我的孩子。今天你们终于如愿了，你们高兴了吧？可以躲起来偷笑了吧？沈雨荨她现在一定开心的合不拢嘴对不对？”

“雨荨说她不是故意撞到你的。”萧子靳试图替沈雨荨解释。

然而他越是护着沈雨荨，梁温柔就越是气恨不已地吼道：“是不是故意的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她是怎么从后面把我狠狠地推向洗手台的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她说她不是故意的你就信了？我说是她把我推倒的你却不愿意相信是么？”

“这件事情我会让人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查？真相就只有一个，你能查的清楚么？”她呜呜地哭着：“就算查清楚了，你也不会舍得怪罪沈雨荨那个恶毒女人的，还有什么好查的啊？”

“那你希望我怎么处理？”萧子靳看着她问。

梁温柔摇头：“不，我不需要你处理，沈雨荨那个贱人这样陷害我，她一定会得报应的，总有一天会报应到她自己孩子身上的。”她嚷着嚷着便笑了起来，含着泪笑的极度张扬：“你就等着瞧她的报应，等着看她哭吧，萧子靳……你这个浑蛋！”

萧子靳蓦地从椅子上站起，俯视着她冷声道：“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诅咒我的孩子，那么我俩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自己好好休息吧。”

萧子靳扔下这句后，转身便要往外走，梁温柔突然一把拉住他的手腕，瞪着他咬牙切齿道：“萧子靳，你这么冷漠地待我，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的！”

萧子靳扭头看着她因仇恨而扭曲的小脸，摇了一下头：“你真的变的很不可理喻！”

“我不可理喻？”她冷笑。

“明明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只不过是没有按照你的原计划为了孩子娶你入门罢了，何来的狠毒？你应该知道我要是真对你狠，凌菲菲就是你的下场。”萧子靳将她的手掌从自己的手腕上推了下去：“你一直在这里辱骂雨荨，诅咒我和她的孩子，难道这不狠毒么？”

“梁小姐，我原来是打算进来安慰你的，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萧子靳扫视了她一眼：“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先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吧。”

“可不可以不要对我这么狠心？”梁温柔流着泪哀求：“就算你讨厌我，希望我尽早流产，但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啊，他也是你的孩子。你就不打算给他做主，为他讨回一个公道么？”

“我刚刚说过了，我会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萧子靳一本正经道：“我也相信雨荨不是故意要推你的，她没有你那么深的心思。”

其实萧子靳心里对沈雨荨的信任并没有深到如此的地步，毕竟她自己也承认是自己撞到梁温柔的，可是在梁温柔面前他还是忍不住地想替她开脱。

“萧子靳……！”梁温柔愤愤地怒视着他，哽咽道：“我刚刚失去孩子，现在腹痛如绞，心如死灰……你就不能说句暖心一点的话安慰我么？哄哄我真的有那么难么？”

她眼底的控诉和绝望，让萧子靳的心里是过一抹不好的预感，总觉的那是一种迟早会降临到他身上的危险讯号！

倒也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同情吧，雨荨说的对，她也是挺可怜的。

总之他就是放下了冷漠，也不再多说什么，温厚的大掌抚上她的凌乱的发丝，轻轻地抚了过去：“别哭了，好好调养身体。”

“子靳，我真的很爱你……。”梁温柔抓住他的手掌，泪如雨下：“尽管你对我那么残忍，那么绝情，尽管孩子已经没有了，可我还是舍不得你，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萧子靳温柔地笑了一下：“谁这辈子没有经历过一两个人渣，你就当我是你人生中最坏最坏的那个人渣就行了。”

“我不要……我不想这样。”梁温柔摇头：“我们的孩子死了，我已经失去孩子了，我不能再失去你……。”

“你知道的，我和雨荨已经结婚了，我们马上也会有小孩。”萧子靳有些无奈道：“温柔，我不想跟你说这些会刺激到你的话，省的你一会又觉的我说话不暖心。咱们什

么都别说了，你好好休息吧。”

他想了想，添了一句：“你好好睡，我在这里陪着你。”

“这种时候我怎么睡得着啊？我睡不着……。”

“那就静静地躺一会，让自己的心情冷静下来。”他将自己的手掌从她的手心里抽了出来，替她拉好被子。

再温柔的动作，也抵不过心底的距离，梁温柔不是感觉不到，只是此时她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尽可能地、努力地从他身上得到一点安慰。

这个她爱了十年的男人啊，这次过后，她也许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近他的身了。萧宅内，老爷子听到消息说梁温柔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一个早上都在唉声叹气的。

王素固然不会放弃机会，狠狠地在她面前讨伐了沈雨荨一顿，把她骂成是那种士恶不赦的恶毒女子。

老爷子想来想去，幽幽地吐出一句：“雨荨不是那么狠心的人啊！”

“爷爷，这就难说了。”唐晓道：“梁温柔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个温柔懂事的女人，最后还不是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干起了设计下套、怀孕逼婚的事情来？沈雨荨既然选择了跟大哥复婚，自然不能任由着梁温柔胡来啊，只能出此下策了。所以说，一个女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是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如果是泽飞外面跟人生孩子，我肯定也会气的发疯。”

“就是嘛，现在梁温柔的孩子没了，子靳又不喜欢她，她现在是想纠缠子靳都纠缠不了了。”王素说完看了看时间道：“也不知道梁小姐现在怎么样了，我得去看看她、给她送点营养品才行，毕竟是为我们家子靳遭的罪。”

“去吧，好好安抚开导她一下，让她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了。”老爷子说。

王素叮嘱黄姐准备营养品后，便上楼去了。

临出门前她第无数次地追问唐晓你检查报告出来了没有，唐晓道：“妈，梁温柔的孩子已经没了，咱们也不用担心她会给萧子靳生个儿子出来了，还有必要去查么？”

“怎么没必要？”王素瞟了她一眼：“你忘了沈雨荨还怀着孕了？”

唐晓咬了咬唇，恨恨地低咕了一句：“都怪那个清洁工，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下大一点劲，直接让两人一起弄流产多好，省的现在还要担心沈雨荨的肚子。”

“能除掉梁温柔的肚子已经是个惊喜了，我可不敢奢求这么多。”王素一边整理耳环一边说：“对于沈雨荨，以后慢慢再对付她。”

“嗯，妈说的是。”

“对了，那个清洁工不是你朋友帮联系的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已经让她离开榆市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榆市？”王素扭头扫视着她：“那不是明摆着是心虚的表现吗？就不怕萧子靳会怀疑？”

“可是如果让她留在榆市，我担心她会被萧子靳找到，然后一质问或者用点钱一诱惑就把什么都招了。”

“你真是笨！”王素气结地低吼了一声，如果不是因为唐晓怀有身孕，她恐怕已经一巴掌挥过去了，说道：“你不会想点法子让她一口咬定自己当时只听见沈雨荨和梁温柔在吵架打架，其它什么都不清楚么？她坚持说不清楚，别人还能拿她怎么样？她甚至还可以继续像无事人一样留在酒店工作。”

“我……我这不是担心大哥会找到她，然后想法子让她改口说出真相么？”唐晓心虚地小声道。

“你懂什么？现在她跑了，萧子靳才更会怀疑，更会想法子去把她找回来！”

“不会的……梁小姐的孩子没了大哥高兴还来不及，肯定不会深究，更不会揪着这个人不放。”唐晓信心满满道。

“你傻啊？梁温柔一口咬定是沈雨荨故意推的她，萧子就不在乎梁温柔也不在乎沈雨荨么？就算是为了帮沈雨荨证明清白，他也会彻查到底的。”王素忍不住地用手指在她的额头上推了一记，恼火道：“你呀！要是梁温柔一半的心思就不错了，还想着帮泽飞夺得萧氏？光有心机没心思能办得成什么大事？”

唐晓被她训的一声不敢吭，虽然她仍然觉得自己将清洁工支走是对的，但看到王素那么火大她也只能闭嘴了。

“事情走到这种地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萧子靳不要找到人了，赶紧烧香拜佛去吧。”王素摇摇头，转身愤愤地出门了。萧子靳好不容易才将梁温柔哄安静了，回到车上的时候已是困倦不已。

昨天忙了一天，昨晚又几乎一夜没睡，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该累垮了。

林助理在后视镜中看了他一眼，见他双目微瞌，一副困倦不已的样子，嘴巴张了张最终还是将口中的话吞了进去。心想着还是算了，不打扰他休息了。

萧子靳微瞌的双目突然张开，盯着他道：“事情都问清楚了没有？”

林助理微讶，没想到他主动问起来了，他只好说道：“我派人去找过了，酒店说那位清洁阿姨因为受到太大的惊吓，连班也不上了，目前正处在失联状态下。”

“失联？”萧子靳挑眉。

“没错，酒店也联系不上她，不过昨天出事后酒店曾找她关过话，她声称自己躲在格间里偷懒时听到少夫人和梁小姐在争吵，然后就打起来了，具体怎么回事她自己也不太清楚。”

萧子靳沉默了，片刻后才幽幽地吐出一句：“雨荨自己是个孕妇，应该不会冲动地跟人打起来的……。”

“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林助理点头：“而且少夫人不是说过了么？感觉有人在后面推了她，所以，我觉的萧董您怀疑的没错，这个清洁工很可疑。”

“既然觉的可疑，那就赶紧把她给我找回来。”萧子靳的语声冷了下来。

“好，我会的。”林助理点头。

车厢内安静片刻后，林助理突然问道：“对了，萧董您打算回哪边？”

萧子靳想了想：“回公司。”

“回公司？您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过了，不打算回家休息一下？”

“不用，我去公司随便眯一下就好。”萧子靳说。

他不是不困，也不是真的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而是在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沈雨荨，该跟她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他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一夜未归让原本就处在难过中的沈雨荨更加难受不安，更加自责……。

萧子靳不回家，分明就是不原谅她，不相信她的表现啊！

她不能去医院找他，也不能给他打电话，只能在家里度日如年地等待着他的归来。

她只有……像现在这样将自己蜷缩在沙发上，拉长着耳朵倾听门外的动静，只要一有动静便是希望，然后失望……。

终于，她等来了摁大门密码的动静，她腾地从沙发上坐起，刚要起身迎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进来的不是萧子靳，而是何玉娇和放学回家的小梓恒。

何玉娇打量了她一眼，瞧着她那失落的表情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眉头一皱道：“怎么？萧子靳他还在医院里陪那个小贱人？这是不打算回来，留在那里跟贱人过了么？”

沈雨荨无精打采地扫了她一眼：“妈，在梓恒面前可以不要左一句贱人右一句贱人地叫么？”

“贱人是什么人啊？”小梓恒果然不解地问道。

“去，赶紧回自己屋玩去。”何玉娇横了他一眼，小梓恒小嘴一翘，乖乖进屋去了。

小梓恒走后，何玉娇盯着沈雨荨又开始数落开了：“当初我说什么来着，嫁老公就得嫁江辰那种清清白白的男人，省的麻烦。现在好了吧，人家小贱人随便哭几声他萧大少爷就心疼了，就舍不得了，还赖在她身侧不走了。”

沈雨荨不想听母亲这重复又重复的叨唠，起身上楼去了。

身后是何玉娇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江辰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把你接回美国去，省的在这里受气……。”

何玉娇的话被她关在门外，耳根立马清静了不少，可是……心却更疼了。

这一刻，她居然真的有些想念起江辰来。

江辰刚走，她跟萧子靳之间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她当然不会给江辰打电话，也不想让江辰为自己担心……。

至于萧子靳对她的误会，她相信总有一天会消除的。萧子靳在公司睡了一夜，一大早便接到梁温柔的电话，电话里头的梁温柔声音沙哑地哽咽道：“子靳，你什么时候才过来看我？我好害怕……。”

“害怕什么？护工和菊姐不是在那里陪着你吗？”萧子靳问。

梁温柔带着哭腔说：“我昨晚梦见我们的孩子了，我梦见他出生了，是个很可爱很漂亮的小男孩，他还学会了叫爸爸妈妈，学会了走路。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带他去公园玩，他一扭一扭地在前面跑着，跑的很快很快，一下子就跑不见了……。”

说到后面，梁温柔哭出了声音……。

萧子靳喉结滚动了一下，语气压抑道：“别担心，他只是去了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国度。”

“真的吗？他会幸福吗？”

“会的。”

“可是我好想他，我真的好想他，他已经离开我们三天了，不知道他在去往别的国度的路上会不会觉得孤单、害怕……。”

办公室门口突然响起一声敲门声，林助理拿着一份文件袋推门走了进来，他用手指了指自己手中的文件袋，然后将它递到萧子靳面前。

这个时候萧子靳是站在落地窗前的，如果有什么文件他也应该是放在办公桌面上，等萧子靳打完电话再去拆看。可是今天不一样，他冒昧地让萧子靳看清了文件袋上的内

容。

萧子靳看了一眼文件袋上的‘亲子鉴定’几个字，眉心挑动了一下，用手势示意林助理帮他把文件袋打开。

林助理动作迅速地将文件袋打开，又将里面的文件拿出来后递给他，萧子靳换了个手拿电话，迅速地浏览了一下文件上的文字，然后翻到下一页。

当他看到结果栏上的非亲子关系字样时，捏着文件的手掌一紧，手机也差一点从掌心内滑落下来……。

林助理伸长脖子扫了一眼结果栏，看到非亲子关系时脸上浮现出一抹惊诧，他抬眸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的脸色阴郁得如同要杀人。

他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他不知道萧子靳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以他对萧子靳的了解，接下来他应该很想杀人，而他想要自保当然要离得远远的……。

萧子靳的目光足足在结果栏上停留了有三分钟之久，才将鉴定书扔在桌面上。他脸色会变的那么难看，倒不是因为惊讶，而是……气愤！

从一开始他就感觉自己那天晚上没有碰过梁温柔，觉得孩子不该是他的，只是胚胎羊水鉴定需要怀孕三个月以上，鉴定出来的结果准确度才会更高，所以他一直在等一份最权威最准确的鉴定报告。

因为怀疑，所以他才会在梁温柔流产那天，趁机把亲子鉴定结果做了。

当时他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时候，医生甚至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他，仿佛在说……人家孕妇都已经如此惨烈了，你还有心思做亲子鉴定，还真是个狠心的男人。

没错，他就是个狠心的男人，在梁温柔失去孩子的那一刻还想着亲子鉴定。

不过……也幸好他够狠心，不然这辈子都要活在自己曾经上过一个女人，冷落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的阴影里。

电话里头，梁温柔的哭泣仍在继续：“子靳……你会想念我们的孩子吗？你怎么都不说话啊……。”

萧子靳醒了下神，深深地吸了口气，咬牙切齿道：“梁温柔，你够狠！”

“你说什么啊？你没有听到我刚刚说的话吗？我……。”萧子靳将手机从耳朵上拿下，‘咔’的一声摁掉通话键。

电话被他挂断了，办公室内瞬间陷入了一阵死的沉静里，他在原地呆站了许久，许久……。

外面的大办公室同样一片安静，大家都知道萧子靳这几天心情不好，所以做事情比往常更认真更严肃，甚至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刚刚才给萧子靳送过亲子鉴定的林助理显得比他们还要紧张，拉着长耳朵倾听着董事长办公室里面的动静，等了半晌都没有等到有动静后，才稍稍松了口气。

好，萧董不受刺激不失控就好，他也不用那么担心了。

‘砰’的一声巨响，众人被吓了一跳，本能起抬头往董事长的办公室方向望去，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呢？

听到动静，还没有从侥幸中出来的林助理心里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看来是他把事情想象的太过美好了！

他慌忙从椅子上站起，快步往萧子靳的办公室冲去。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作为萧子靳的特别助理，他当然得顶着风险带头冲进去救驾。

当他推开办公室玻璃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落地窗旁的玻璃小圆桌碎了一地，地面上有血迹，而萧子靳紧握着的拳头已是血肉模糊……。

他被吓了一跳，之前就听老一辈的员工说过萧董有自虐的倾向，没想到还真有……！

瞧那血淋淋的拳头，还有那一地的玻璃，他这是把桌子当成梁小姐在打么？

第 101 章 自残

“萧董，你没事吧？”林助理一边走过去一边给公司医务室打电话。

萧子靳寒眸一扫，落在他的身上，却是一语不发。这个时候，就算是要找人发泄他都找不着借口，也根本说不出话来。

“萧董，您先到沙发上坐一下。”林助理走过去扶他那只受伤的手臂，他的手背上不但流血了，还隐约可以看到上面残留着玻璃碎渣，所以他也不敢随便帮他止血包扎。

萧子靳并没有依言到沙漠上落座，一旋身上桌面上的咖啡杯也砸了，砸在林助理的脚边，吓得林助理忙不迭地道歉：“萧董我错了，我不该把鉴定报告拿给您的，我错了……。”

真该死的，明知道这是很影响萧董情绪的东西，他还那么积极地呈上来给他过目。

这份鉴定报告，如果鉴定结果是亲生父子，萧子靳不见得会高兴或者松了口气，甚至会觉得憋屈郁闷外加后悔当初的不小心。结果不是亲生父子，那么就会像现在这样，让他有种自己被人当傻瓜狠狠地玩弄了一遍的屈辱感。

总之不管鉴定结果怎么样，都不是好结果，他应该直接将鉴定结果烧掉，然后告诉他医生没有提取到胚胎 DNA，没法做鉴定……。

“萧董，您别砸了，砸坏了还不是要您自己花我买？”他一边阻止萧子靳发疯一边苦口婆心地劝道。

萧子靳仍然没有撒手，将办公室里面能砸的东西都砸了，然后转身快步往休息室走去。

正当林助理以为萧子靳要将床和桌子也砸掉的时候，萧子靳却突然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睛睡觉。

林助理看到他这反常的样子，站在门边小心翼翼地问：“萧董，您没事吧？”

不会是受刺激过度，心脏病被气出来了吧？

“我睡一下。”萧子靳漠然地说。

不睡着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他怕自己真的会把整个公司给砸了。

“那也得先把手上的伤口包扎一下啊。”林助理小心翼翼道，并冲已经走进来、站在办公室内目瞪口呆的医务人员招了一下手，医务人员这才提着药箱走了进来。

“萧董怎么了？”医生压低声音问。

“呃……被客户气着了，手背上有玻璃渣子。”林助理好心的解释，听在萧子靳的耳中却是格外的刺耳，他倏地睁开双眼盯着他：“连你也觉得这是一件屈辱的事情么？”

“啊？不……不是……。”林助理慌忙摇头，示意医生赶紧给萧子靳处理伤口后，急忙退了出去。沈雨荨一下午都有些心神不宁地在家里晃来晃去，虽然知道萧子靳不想接她的电话，但她犹豫了许久后最终还是拿起手机拨打下了他号码。

电话正在占线中，她重复拨打了两遍都是占线。

她心想，这个时候萧子靳应该是很忙的，忙着工作还要忙着到医院去陪着梁温柔，估计也分不出精力来应付自己吧。

刚把手机放下不久，手机却突然响了，她以为是萧子靳打来的，忙不迭地拿起手机划开接听键。

然而，给他打电话的却不是萧子靳，而是王素，王素语气还算平静地说：“雨荨，我今天去看过梁小姐了，她的心情很低落，很难过。”

“哦……。”沈雨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

王素却气结地怪叫道：“这就是你的态度吗？你把她撞流产了，然后自己躲在家里？梁小姐说你一直没有现身，也没有给她一句对不起，是这样的么？”

“是的……。”沈雨荨有些心虚道：“我担心刺激到她，所以没敢出现在她面前。”

“沈雨荨，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良心啊？就算你是不小心撞到她的，她的孩子也是因为流产的，你不应该去跟她道声‘对不起’吗？你不给她一句道歉，她的心里能舒坦吗？能过得去这个坎吗？”王素气呼呼地责备道：“别忘了你现在是萧家的媳妇，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萧家，本来大伙就已经在议论纷纷说是你把梁小姐推倒的了，现在你躲在家里足不出户，人家会以为你是心虚不敢出门你懂么？”

“我懂了。”

“懂了就赶紧找个机会上医院给梁小姐道歉去，省得她在外面胡说八道抹黑了萧家的形象。”

“我……会的。”沈雨荨应道。

沈雨荨挂上电话，正在旁边拖地板的何玉娇扫了她一眼问道：“那死八婆又找你做什么？把你吼的这样一怔一怔的。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萧家未来的女主人，说话做事要有点女主人的气势，一天到晚被一个臭小三吼成缩头乌龟丢不丢人。”

沈雨荨看了她一眼：“她毕竟是长辈，连萧子靳都得敬她三分，我还能吼回去啊？”

“这种人就不值得人尊敬。”何玉娇撇撇嘴。

沈雨荨不搭理她，转身上楼，不一会儿便换了套衣服下来。

“你干嘛去？”何玉娇扫视着她。

“小妈说的对，梁温柔是被我撞流产的，不管是不是故意都应该去医院看看人家，跟人家说声对不起。”

“哟哟……人家勾引你老公的时候，怎么不见她给你说声‘对不起’？人家不但没觉得对不起你，还嚣张的很呢。”何玉娇停顿了一下，随即坏坏一笑：“确实很有必要去看她，不过不是跟她说‘对不起’，而是狠狠地甩给她两个字：活该！”

沈雨荨无语，看着她说：“妈，你陪我去一趟吧。”

“我陪你去看那贱人？”何玉娇气结地用手指了指自己，受不了地叫嚣道：“沈雨荨你没病吧？还是我耳朵有病听错了？”

沈雨荨道：“那小妈都开口让我去了，我总不能不去啊，你放心我一个人去？”

不说王素那人诡计多端的，随时都有可能向她使诈，就算王素不给她使拌子，就这么跑到梁温柔面前去，万一让她受了刺激被她发疯伤到了怎么办？

她现在肚子里正怀着萧子靳的孩子，对梁温柔来说必定是非常带有刺激性的。

如果她不是怀着孕，自己一个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打一架受点伤的事。

何玉娇一听她这么说，还真有点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去了。

她想了想，眼底突然闪过一抹恶意，点头：“行，我陪你去。”

她去一趟也行，去看看那个当初嚣张至极的梁大小姐，顺便恶心一下她，这种报仇雪恨的事情她向来最爱干了！

感觉到她不怀好意的心思，沈雨荨不得不事先提醒道：“妈，你可千万别趁她痛苦的时候打击她，把她惹毛了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现在梁温柔肚子里的孩子没了，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成为她跟萧子靳之间的障碍，她只想让这件事情快点平息下来，而不是一再地给自己惹来麻烦。毕竟梁温柔不是个善茬，逞一时口舌之快得罪了她没意义。“梁小姐，许先生来了。”菊姐小心翼翼地说道。

梁温柔躺在床上，手里拿着手机正在一遍一遍地拨打萧子靳的电话，从上午起萧子靳的电话就一直不通，也不过来看她，她的心里突然又开始变的绝望起来。

“梁小姐……。”她是背对着门口的，菊姐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也猜不透她此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梁温柔终于懒懒地回了一句：“告诉他，我现在不想见他。”

“哦，好。”菊姐刚一转过身去，许聪便推门走了进来，脸色阴沉地嘲弄道：“不想见我？难不成你还指望萧子靳会来看你？”

梁温柔不得不扭过头来，看了解许聪一眼后对菊姐使了个眼色：“你先出去吧。”

菊姐点头走出去后，许聪突然几个跨步冲了上去，一把将梁温柔的身体扳了过来，俯视着她咬牙道：“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是不是你故意把它弄没的？”

梁温柔迎视着他，泪珠滚了下来：“不是……。”

“不是？我不信！”许聪摇头：“你眼看着孩子已经满了三个月，担心萧子靳做亲子鉴定，所以自己把孩子弄没了是么？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梁温柔仍是摇头：“我没有那么恶毒……。”

“你没有那么恶毒？你毒的很！”许聪一把捏住她的下巴，毫不温柔地将她的小脸往上抬起：“你上次为了吸引萧子靳的注意狠得下心来把自己弄感冒，狠得下心来欺骗戏弄我，还有什么狠不下心来的？当初你在跟我上床时，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是么？从一开始你就想利用我的种来欺骗萧子靳，嫁给萧子靳。”

梁温柔不吭声，这个时候也懒得否认了。

那天晚上她被何玉娇从御临花园轰出去后，在家冷静了许久，最终和许聪约在了酒吧见面，然后顺理成章地睡在了客房部。没错，从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打定了主意，她不愿意就这么认输，所以她要利用好这最后的机会……。

“明明说好亲子鉴定的事情你来搞定，说好会让我们的孩子顺利出生，会让我们的孩子顺利当上萧氏的未来继承人，可是结果呢？你居然一次又一次地为达目的狠心伤害他，让他最终惨死在腹中。梁温柔，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面对死去的孩子你不觉得惭愧么？”

“萧氏继承人？”梁温柔自嘲地笑了：“你还真是天真的愚蠢！”

“你……。”

“萧氏继承人是那么好当的么？萧子靳是那么好糊弄的么？就算这次亲子鉴定被我搞定过去了，孩子出生后萧子靳不会再查一次么？就算出生时不查，这漫长的一辈子要怎么瞒下去？萧子靳他那么讨厌我，那么不欢迎这个孩子，他会不狠狠地验个清楚？”

“这么说，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让他出生？这么说这次真的是你自己的诡计？”

“我说了不是我的诡计，是沈雨荨她故意陷害我的！”梁温柔低吼：“那个女人根本就没有表面上装的那么善良，她比我还要狠心多了！”

顿了一下，她缓和了一下怒火，流着泪承认道：“不过你说对了，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让这个孩子出生，但也不是现在就让他死而且死的毫无价值。我的孩子，他应该死的有价值一点……。”

“梁温柔，你太过份了！”许聪气得咬牙切齿，掐住她的手指力度一点一点地加大：“你就不担心我把一切都告诉萧子靳么？你不怕么？”

梁温柔痛苦地吞了下口水，没有恐惧，也没有哀求，反而苦涩地笑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说不说还有什么关系？反正就算孩子是靳子靳的，他也不会在乎，更不会再多看我一眼。”

“可是我在乎！”许聪痛心地点牙：“梁温柔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在乎这个孩子，就算他不能当上萧氏的接班人，不能给我带来荣华富贵。但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我就在乎，就喜欢，就期盼着他的出生。你为什么要那么自私？那么绝情？明知道萧家已经无望了，为什么还是不肯带着孩子回到我的身边来，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子俩一辈子？”

他的力道已经大得使梁温柔的小脸涨红，梁温柔闭上眼：“如果真那么生气……那就掐死我吧，反正如今天的我活着也是一种耻辱。”

她的话却让许聪的手指突然一松，从她的脖子上收了回来，脸上的怒火也被一抹绝望替代：“你宁愿死也不愿和我在一起是么？”

她气喘吁吁地咳了一阵，才苦笑道：“萧子靳有多不想和我在一起……我就有多不想和你在一起，萧子靳有多希望我从他眼前消失，我就有多希望你从我眼前消失……。这就是传说中的感情债，一环和一环，没完没了……。”

“这就是你对我的态度么？哪怕孩子没了也改变不了的态度？”

“没错！”梁温柔残忍地吐出一句：“尽管恨我讨厌我吧，然后找一个爱你的女人过一辈子。”

这是别人一直用来劝她的话，如今她却拿来劝对她痴情的许聪，想想还真是讽刺啊！

“梁温柔！算你狠……。”许聪咬牙切齿地吐出几个字，爱了她这么多年，最终还是对她绝望了……。从出租车下来时，何玉娇一边扯着自己因为过长被卡在车门上的衣角，一边骂骂咧咧道：“就不能叫个医生来接送一下么？萧家又不缺司机，真是的……。”

“妈，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抱着那么大的怨气啊。”沈雨荨无奈道。

“我说错了么？身为萧家的未来继承，还要搭出租坐公交，萧子靳他居然也不嫌丢人……。”何玉娇话音未落，便立马指住前方一辆车子气呼呼道：“你看看……看看他自己，豪车、司机……派头足的很！”

沈雨荨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刚好看到萧子靳从王叔的车上下来。

她本能地愣了一愣，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萧子靳，他明显是去看梁温柔的，如果她现在上去的话不是刚好会在病房内与他撞见？不是会很尴尬？

“真是奇了怪了，那梁贱人的孩子都没了，他还一天到晚的往她身边钻，这是要跟她好上的节奏么？”何玉娇气哼哼地叨念着：“她个梁贱人的苦肉计还奏效了不成？”

“妈，我们还是改天再去吧。”沈雨荨拉了何玉娇便转身要走。

“喂，我们不去看梁贱人了？”她现在可是很想去呢，连见了面要说的台词都想好了，可精彩了！

“不看了。”

“就算不看了，也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萧子靳往她怀里钻吧？”

“妈，别嚷了。”沈雨荨无奈道。

“为什么不能嚷？我偏要嚷……。”何玉娇一边被沈雨荨拽着走一边冲着刚要跨入医院大楼的萧子靳嚷道：“萧子靳！你个混蛋……你老婆在这哪！你儿子也在这呢……你还要不要了？为了个狐狸精你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吧……唔……。”

何玉娇被沈雨荨捂住嘴巴，后面的话也跟着被捂了回去。她不敢胡乱挣扎，因为怕撞到沈雨荨的肚子，只能愤愤地瞪着眼前这个不争气的女儿。

不过虽然何玉娇的嘴巴被沈雨荨捂住了，刚刚那几声大嚷大叫也足以让萧子靳听见并且循声转过身来。

看到拉扯在一起的母女俩，萧子靳眉头一皱，原本就不太好的脸色也瞬间变的更加难看起来。

沈雨荨知道逃避已经来不及，只好松开何玉娇，对着萧子靳尴尬地张了张嘴，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两人对视了片刻，萧子靳终于迈开修长的双腿往两人迈步走了过来。

何玉娇毫不畏惧地指住萧子靳又是一通指责：“萧子靳你这是什么意思？刚好起来又想离了是吧？是不是以为江辰走了我家女儿就没人追了？我告诉你，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江辰叫回来，到时你可别后悔……。”

萧子靳看了何玉娇一眼，注视着沈雨荨的目光有些淡漠：“你来做什么？”

没等沈雨荨开口，何玉娇便率先开口道：“她来给梁贱人道歉的，哈……很好笑吧？我刚听到的时候也快笑掉大牙了。我这傻女儿就是那么的傻白甜，就是那么的犯贱！”

“妈……。”沈雨荨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萧子靳注视着沈雨荨，咬牙吐出一句：“确实犯贱。”

沈雨荨心头一寒，既然被他给怔住了，一边怔然地盯着他一边怀疑自己听错了。

萧子靳说她犯贱？什么意思？是指她推倒梁温柔的事情么？他还是那么的恨她！

何玉娇也愣住了，随即火大地叫嚣起来：“什么什么？萧子靳你敢说我的女儿犯贱？我……我跟你没完……！”

何玉娇要扑上去撕打萧子靳，萧子靳居然不躲也不闪，就这么生生地挨了她一巴掌。

一巴掌下去，没有吓着萧子靳，反而将吓坏了何玉娇跟沈雨荨母女俩，谁也没有想到萧子靳居然不知道躲，特别是何玉娇，她也没打算真打他巴掌的。

男人不仅膝下有黄金，脸上也有黄金，哪能随便就让人打？

沈雨荨愣愣地望着萧子靳，半晌才张了张嘴道：“你……你怎么不躲啊？”

“不想躲就不躲了。”萧子靳扯动了一下唇角，然后牵过她的手腕，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弄清状况之前拉着他往医院大楼里面走去。

沈雨荨被他牵着走，虽然步伐不快，但她还是觉得很心慌，因为她并不清楚萧子靳究竟要做什么。

他这是……拉她去跟梁温柔道歉？负荆请罪？还是……。

还有，她发现他的左手正用纱布缠着，不知何故受伤了。

他怎么会受伤呢？伤的重不重？

“你的手怎么了？”最终，她还是没能按捺住心底对他的关切问道。

萧子靳没有回答她，连表情都没有变一下，这态度不禁让沈雨荨的大脑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心想他不会是那么恨她吧，恨得连话都不想跟她多说一句。

经过一条露天走廊时，萧子靳的脚步突然停住了，她一时没有止住脚步往前迈去，下一刻却被萧子靳揽入臂弯内。他的动作自然利索，却又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眸色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你怎么了？”沈雨荨望着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等她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听到前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而嘲讽的男声：“萧少，你怎么还来？”

是许聪，以前虽然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但一起打过球吃过饭，沈雨荨还是认识的。只是她不明白许聪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而且还用这么不尊敬的语气跟萧子靳说话。

再看萧子靳的表情，居然比刚刚还要难看了些许，这两人是怎么回事？之前虽然关系不算深但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冷淡，并且弥漫着一股子火药味的。

“孩子是你的？”萧子靳瞧着许聪，半晌才吐出一句。

许聪脸上闪过一抹讶然，扫视着他问：“你已经知道了？”

“原来真是你的！”萧子靳咬了咬牙，他转身将沈雨荨半推半扶带到旁边的休息椅上坐下，一边慢条斯理地解着手腕上的扣子，一边往许聪跟前走去。

然后，狠狠的一拳砸在许聪的脸上，许聪不是没有躲闪，但仍然挨了她的拳头，身体一歪往旁边的石柱上往退去。

“子靳……！”沈雨荨被他吓了一跳，本能地从椅子上站起。

“给我坐好。”萧子靳冲她低喝了一句，吓得她一屁股坐回椅子上。

被打了一拳的许聪用手抹了一记咸腥的嘴角，晃悠着往萧子靳跟前晃了过来，在萧子靳又要给他第二拳的时候还了他狠狠的一拳。

“没错，孩子是我的，不错嘛，恭喜你终于知道真相了？”许聪一连嘲讽着一边欺身上前，却被萧子靳打了一拳，一时间，两人在这条花园走廊里你一拳我一拳地干了起来。

沈雨荨听着他们口中的话，被惊得一愣一愣的，一时间甚至忘了上前阻止。

他们刚刚在说什么？孩子是许聪的？谁的孩子是许聪的？梁温柔么？除了她还会有谁？

沈雨荨半张着嘴，这个突如其来的讯息差点惊掉了她的下巴。

她只知道许聪一直在追梁温柔，却没想到他们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连孩子都怀上了，而且还栽赃到了萧子靳的头上。

“你这个孬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认，难怪梁温柔看不上你！”萧子靳气愤地一把抓住他胸口的衣服，将他推到一旁的石柱上，死死地将他推抵在上面，冲着他冷笑：“做男人做成你这样，不觉得失败么？”

许聪当然觉得自己失败，失败透了！

但如果不是他，他至于会失败到如此的地步么？也许早就跟梁温柔双宿双飞儿女成双了。

梁温柔到最后一刻心里想的念的都还是他萧子靳，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令他抓狂的想杀人了。

他奋力地将萧子靳往前一推，随即欺身上去，学着他刚刚的样子双手抓住他胸口的衣服反唇相讥：“那也比你好，被人当傻瓜戏弄了那么久，如果传出去养在身边数月的情人却怀着别个男人的种，你萧大少爷的脸往哪搁？你……。”

“你给我闭嘴！”萧子靳狠狠地往他脸上又是一拳。

眼看着两人又要纠缠在一起大干一场，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的沈雨荨慌忙从椅子上站起，冲了上来：“你们快别打了？都给我住手！”

正打得起劲的二人自然不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而停手，沈雨荨索性吼道：“再打我报警了！”

依然无效，她一咬牙，在萧子靳的拳头又要挥向许聪明的时候冲上去，一把抱住萧子靳的手臂情急道：“别打了，你看你脸上手上都是血……。”

萧子靳不但脸上挂了彩，原本就缠着纱布的手也流血了，白色的纱布被染成了红色，她心疼了，所以一时也顾不上自己正在怀孕。

“你疯了！”萧子靳没料到她会突然冲上来，急忙将她护在怀中，险险地避开许聪的攻击。

萧子靳不打了，脸上同样挂彩的许聪自然也失去了继续打下去的乐趣，况且有女人在搅和打起来也不舒坦。

能跟萧子靳打一架，他内心的憋屈已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已经够了！

他松开红拳的双手，盯着几米开外的萧子靳冷声道：“我不管温柔做了什么，但她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因为爱你，所以……请你善待她，否则咱们迟早还会再有一场架要干。”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好好‘善待’她的。”萧子靳故意将善待二字咬得极清楚。

看着许聪转身愤然离开后，他脸上的寒冰才一点一点地散去，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满脸关切的沈雨荨，用严肃的语气命令道：“拳脚无眼，孩子不想要了是么？”

她刚刚居然不顾自己正在怀着身孕，就这么冲上来了，万一许聪的拳头刚好砸到她的肚子怎么办？

沈雨荨这会哪里还有心思后怕？扶着他的手臂道：“我先扶你去急诊那边处理伤口。”

萧子靳却手臂一拐，直接挣开她往旁边的休息椅上走去，然后坐了下去。

“大少爷，你的伤需要处理，不然会感染的。”沈雨荨跟着他在椅子上坐了下去，握着他被血水染红了纱布的右手，心疼道：“要不你先坐在这里别动，我去给你买点药

和纱布过来。”

“不用。”萧子靳淡然道。

“为什么不用？”

“疼一点，舒服。”从很早以前，他就发现在心情极度低落的时候，肉体的疼痛会让他觉得舒服许多！

这就是人人说他的，有自虐倾向！

“你……没事吧？”沈雨荨突然打量着他问，她突然想到了刚刚许聪的话，梁温柔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根本不是萧子靳的。那么萧子靳记的没错，那天晚上他根本没有碰她？

没有碰她却被安上了有私生子的帽子，还在为这个私生子丢了名声，被大伙逼着娶梁温柔，如此大的谎言，难怪他刚刚要发疯打人，也难怪他会在满身伤的时候，还喊着舒服。

见萧子靳没有搭理他，她如是又问了一句：“既然知道梁温柔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到医院来陪她？”

萧子靳终于扭过头来望着她，道：“因为我和你一样犯贱。”

“……”

第 102 章 你想怎么处置她

沈雨荨不解，他说自己是在犯贱？

刚刚他好像也说她犯贱来着，什么意思？是因为她和他一样犯贱地被梁温柔骗了吗？

“那……现在怎么办？你想怎么做？”她又问。

萧子靳看着她，半晌才问：“你会怎么做？”

“我？”沈雨荨讶然地指了指自己：“我还能做什么？”

那个女人出院以后不报复她她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还敢怎么她。况且她现在一个孕妇之身，打不过人家吵不过人家，见了她都只能躲着走。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可以帮你。”萧子靳说。

沈雨荨又一次讶然了，不解地问：“你的意思是，你会帮我……。”

“对，只要你想。”

她都没有说完呢，他就已经接话了，看着他脸色冷硬的样子，沈雨荨突然觉得有些可怕，他不会是要收拾梁温柔吧？

他回下药的事情他已经放过她了，只是收拾了一下凌菲菲，现在梁温柔犯了那么大的错，他肯定不会再念什么同学旧情了吧？

可她为什么要问她想怎么样？他明知道她这人胆小心不狠。

沈雨荨突然想起以前萧子靳不止一次地教导她要学会做一个心狠的坏人，该坏的时候就要坏，该狠的时候也一定不要手软。这次……不会是要利用机会来让她练手吧？

“我……。”她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萧子靳又开口了：“梁温柔她给你老公下药，想尽法子勾引你老公，怀着别个男人的孩子来破坏你的婚姻，让学校将沈梓恒赶出学校，甚至……还精心为你安排了城东那一场劫持。你想想看，这里面有没有哪一条能让你生出恨意，想要报复她的感觉？”

沈雨荨震惊地盯着他：“你说什么？梓恒是被梁温柔害退学的？不是你吗？还有……城东那次……。”

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她的头皮瞬间一阵发麻起来。

如果只是意外的话，那心悸心个月也就过去了，可如果是人为的……那就真的是太

可怕了，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形的炸弹放在自己身边啊，毕竟梁温柔那么恨她。

“我对你做的所有事情，为的不过是你逼回御临花园的家里，又有什么必要把梓恒从御临幼儿园赶出去？再说，我这人就算冷酷心狠，但还不至于去对一个四岁小孩下手。”

沈雨荨看着他，感动的鼻子一酸，她一直以为是萧子靳下的手，当初跟他搬回来的时候还跟他约法三章过，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对梓恒下手。原来一直以来是她误会他了，就像误会他揽黄江辰工作一样误会他。

萧子靳不急不缓地继续说：“至于城东的那场意外，我是今天才知道真相的。”

因为拿到了亲子鉴定，所以更深层次地了解了梁温柔，了解到了她的手段远不仅仅只有吃醋争宠那么简单。

上午他在床上躺了一阵，并不可能真的睡着，而是将最近的事情细细地从脑海里面过了一遍，试图将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跟梁温柔挂上关系。

他还把那天沈雨荨打给他的求救电话从自动录音功能里面找出来一遍一遍、反复重听，最后终于从里面听出了端倪。

在沈雨荨叫嚷挣扎的时候，恶男淫猥地说他还没有尝过孕妇的味道……。

当时沈雨荨才三个月的肚子，又是穿着相对正装一点的衣服去面试，他是怎么看出沈雨荨是孕妇的？如果不是沈雨荨亲口告诉他自己是孕妇求他放过自己，他根本不可能看得出来。

他让林助理去查看了沈雨荨的口供，整个过程……包括怎么上车、怎么挣扎、说过什么话里面都详细记录着，而上面显示沈雨荨根本没有主动告诉过对方自己是孕妇。

后来重将那位司机一审问，一恐吓，他果然把什么事情都招了，虽然说不清楚是谁指使他这么干的，但对方要求他一定要把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弄死却是真的。

想要弄死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的人，除了梁温柔还有可能是王素，所以他格外细心地排查了那位司机的关系网，排查了好几层后终于看到了许聪的名字。

许聪这个名字……代表的正是梁温柔！

萧子靳已经忘了当时看到这个真相的心情了，又也许是受了亲子鉴定结果的冲击后，反而在看到这个真相时显得格外的平静。

当然，平静只是表面的，他的内心，早已经是狂风暴雨过镜的状态。

沈雨荨知道萧子靳心里有多难受，多气愤，遇到这种事情表面越是冷静心底必然越是翻腾。她没有多问，而是心疼地倾身抱住她，在他耳心哽咽道：“我们先去把伤口处

理一下好不好？”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萧子靳坚持。

沈雨荨沉默了一下，摇头道：“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要整垮一个人有很多种方法，她想让你一辈子不幸福，你就让她神智不清地爬上顶楼往下一跃，她要害死你的孩子，你就让她这辈子都没有资格做母亲，她……。”

沈雨荨头皮一麻，忙打断他：“太少，你不要再说了。”

“怎么？害怕了？”

“没错，我害怕，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呢，怎能沾这样的血光？”沈雨荨抚摸着她宽厚的肩膀安慰道：“也许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她死的很惨，并且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可是我们这么做实在是太残忍了，我接受不了，孩子也接受不了，我也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背上人命污点的。萧，你冷静一点，你现在就是太气愤太不理智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可怕的念头的……。”

“你想就这么放过她？”她会说出这种话来，萧子靳并不觉的惊讶。

沈雨荨想了想：“要不咱们先上去看看她是什么态度，再决定怎么处置她吧。”

萧子靳没有再说什么，脸上明显有失望的。

沈雨荨沉默了一下，又说：“你先坐在这里别动，我去药房买点药和胶布过来。”

说完，她起身往医院旁边的药店走去。

沈雨荨是当医生出身的，处理起伤口来理应得心应手，可在看到萧子靳手上的伤口时，她却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起来。

原本白皙好看的手，硬是被折腾的血肉模糊，新伤旧伤一起来。

“怎么弄伤的啊？”她抬眸看了他一眼问。

萧子靳没有回应她，目光定定地错落在别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连碘酒抹在伤口上，他都没有皱一下眉头。

“不疼么？”她又问，语气中都是心疼。

萧子靳答：“不疼。”

怎么可能不疼，光是看着那血肉模糊的样子她都觉得疼！

不过她并没有说什么，低头安静地为他消毒、上药、包扎……。

将药瓶收好后，沈雨荨抬头盯着他：“要不我先陪你回家休息一下，咱们改天再去

看梁温柔？”

“既然来了，自然要上去看看她。”萧子靳冷笑，随即从椅子上站起。看到萧子靳过来看望自己，梁温柔心里自然是高兴极了，脸上浮起一抹微笑：“子靳，刚刚一直打你电话不通，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看我了。”

只是，当她看到他身后走进来的沈雨荨时，脸上的笑容却僵了一下。

不过那僵掉的笑容很快又舒展开了，萧子靳带着沈雨荨一起来看她，除了道歉还会是什么原因？

她脸上的表情一变，故意指住沈雨荨尖叫：“沈雨荨……你终于敢现身了吗？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杀死我的孩子……你赔我孩子……我要跟拼了！”

尖叫中，她已经从床上翻滚下来，气呼呼地要扑上来的样子。

原以为萧子靳会冲上来抱住自己的，可是萧子靳却一动不动地站在沈雨荨身侧，梁温柔心下一寒，但戏已经演到一半自然不能不接着演。她继续哭叫着往沈雨荨的身上扑过来：“你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她一半演戏一般真实，不，真实的还占更大一部份，眼泪也都是真实流下来的。在她心里，她的孩子就是被沈雨荨害死的，虽然她从未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可这并不影响她对沈雨荨的仇恨。

沈雨荨看到她激动的想杀人的样子，吓得小脸一白，本能地往萧子靳的身后躲去。

她就知道自己不能到这来的，这些日子不敢来也是这个原因，梁温柔肯定会像现在这样恨不得杀了她。

她倒是可以理解她此时的心情，毕竟没有人相信她是无意将她推倒的，即便是相信，那对梁温柔来说推了就是推了，孩子死了就是死了，她才不会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恶女人！你有种别躲在男人身后！你有种杀人怎么没种站出来啊？你给我站出来啊……！”梁温柔扑过去，试图将她从萧子靳的身后抓出来。

一直没有动静的萧子靳终于动了，抬手一把扣住梁温柔的手臂，毫不温柔地将她扔回病床上。

被扔在床上的梁温柔愣了愣，显然没料到萧子靳会这样粗暴地对待她，她现在可是病人啊，虽然已经住了三天已经基本没事了，但她依然是个刚流过产的女人不是么？

“雨荨说过她不是故意撞你的。”萧子靳说

“她说不是故意就不是了？”梁温柔指着沈雨荨笑了，笑得一脸苦楚：“她的话你相信，我的话你就不相信了是么？”

“是！”

“你……。”梁温柔哑言，气得整张小脸都扭曲了。

“你是不是还想质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死了我却还护着杀死孩子的罪魁祸首？是不是还要质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死了，我却一点都不伤心？”

“难道……不应该么？”梁温柔瞅着他。

“我没有。”沈雨荨第无数次地辩解：“我也是被那位清洁工阿姨撞倒才会栽到你身上去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虽然梁温柔罪大恶极，也没有资本再跟她叫板了，可她还是忍不住想解释，因为她不想到最后自己都还要背上故意害死她孩子的罪恶。明明不是她做的事情，她坚决不肯这个黑锅！

“现在我无凭无证的，你当然不会承认了，你以为把责任推到一个无辜的清洁工身上就可以置身事外了么？你想的美！”

“我没想置身事外，但我不是故意推你的。”沈雨荨不服气。

“你还是不肯承认是吧？就是个说谎精！”梁温柔转向萧子靳，冷笑道：“这就是你一直深信着的善良女人，你不是说会去调查吗？赶紧去啊，调查完你就知道到底谁比谁更爱说谎了！”

“我会调查的。”萧子靳点头，突然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折叠好的A4纸甩在她身上：“至于谁比谁更爱说谎，我想不用我再多说。”

梁温柔低头看了一眼掉在手边的A4纸，眼里闪过一抹狐疑，随即弯腰将A4纸从床上拾起，翻开……。

那是萧子靳从亲子鉴定书上抽出来的一张，上面显示着非亲生关系的结果。

看到结果栏的那一瞬，梁温柔的脸色不无意外地骤变了一下，抓着文件的手指也不自觉地攥紧……。

好半晌，她才抬头盯着萧子靳问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到了现在你还要继续装傻么？”萧瞧着她，冷笑：“是不是以为现在孩子没了，死无对证我就查不出来，然后被你蒙骗一辈子？”

“大少是利用你肚子里的胚胎DNA跟自己的DNA进行检测出的结果。”沈雨荨见她一脸蒙逼的状态，忍不住在一旁提醒道。

又是一番震惊过后，梁温柔才终于从亲子鉴定书上抬起视线，望着萧子靳气急败坏道：“这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子靳……。”

“你是说这份亲子鉴定是假的么？”

“对，一定是假的。”梁温柔抬手指住沈雨荨：“你忘了沈雨荨以前是在这里工作的么？一定是她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偷偷把结果改掉的，一定是她干的！”

沈雨荨被她吼的哑口无言，不，应该是无语至极。

眼前的梁温柔简直已经疯了，满口胡言乱语。

她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的脸色变没有多少变化后才稍稍放下心来，只要萧子靳不会这么想就好。

“忘了告诉你，刚刚我在楼下遇到许聪了，还狠狠地打了一架。”萧子靳慢悠悠地说。

梁温柔又是一番惊愕，望着萧子靳时，这才留意到他脸上和手上都是伤。

其实萧子靳脸上的伤挺重，眼角都青紫了，只是刚刚她看到沈雨荨的时候太过激动，又吵又闹的一时没有留意到他脸上的伤。

“他跟你说了什么了？”梁温柔颤声问道。

“所有的一切都说了，还狠狠地嘲笑了我一顿，笑我当了这么久的傻瓜。”

“什么？”

“确实挺可笑的，更可笑的是，我还差一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沈雨荨咬了咬牙：“雨荨在城东的那次意外，梁小姐你一定也会否认跟你无关吧？”

梁温柔这下不但惊愕了，连冷汗都被吓出来了。

不过她还是出于本能地否认：“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放心，到时会有人跟你解释清楚的。”

“你……要做什么？”梁温柔被他的话吓的恐惧不已，这一刻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该解释还是该否认。

否认？萧子靳是绝对不会再相信她的，可是如果承认，萧子靳也不见得会原谅她。

如果要她拉下脸来请求萧子靳的原谅，那她在萧子靳面前这辈子都不会抬得起头来的，她宁愿死也不要这么做的这么卑微啊！

“萧子靳，你没有证据就我按了这么多的罪名，你觉得合适么？我说孩子是你的，那就是一定是你的，我说我没有陷害过沈雨荨，那就是没有。你别想为了摆脱我就给我定那么多的罪名，我这辈子都不会承认的！”梁温柔抬起手指对准门口的方向：“如果你今天是来给我乱按罪名的，那么你就别浪费心血了，赶紧从这里出去吧！”

这就是她的态度，宁死不屈的态度，也确实很符合她一直以来的气节。

萧子靳侧头看着沈雨荨说：“看清楚了么？”

她说要上来看看梁温柔的态度才能决定该拿她怎么办，如是他陪着她上来了，然而梁温柔的态度和他预想的一样，丝毫没有悔意，更没有要改过自新的态度。

这样的女人，实在是不值得原谅！

沈雨荨看着已呈绝望状态的梁温柔，有些无奈地轻吸口气，盯着她道：“梁小姐，做错了就是错了，从给萧少下药那一刻起你就是在做错事。承认个错误，改过自新就真的那么难么？真不明白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坚持些什么？”

“我说了没错就是没错！你给我闭嘴！”梁温柔突然发飙地冲她吼了一句：“沈雨荨……在这里摆高姿态跟我说话的感觉很爽么？怀上了萧子靳孩子你很得意么？你以为你今天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这些就证明你赢了？我告诉你这辈子还长着，剧情也还长着，慢慢等结局吧，会有惊喜等着你的！”

“无可救药！”沈雨荨无语地冲她扔去一句，抬头对萧子靳道：“我们还是走吧。”

萧子靳看着梁温柔那张因气愤而扭曲的脸，漠然地吐出一句：“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

他记得自己上次也跟她说过这句话，但没过多久，她就挺着孕肚上门来了。终于事情才有了圆满的落幕，他相信这辈子不会再与她有任何瓜葛了。

“不……。”梁温柔冷笑，摇头：“你还会再见到我的。”

“那也一定是隔着铁窗相见。”萧子靳嘲弄地扔给她这么一句，拉着沈雨荨转身走了出去。

离开梁温柔病房时，沈雨荨忍不住回头看了梁温柔一眼，却接触到她泛着狠毒的目光。她的心里本能地瑟缩了一下，忙回过头去，加快步伐和萧子靳一起走了出去。晚上，沈雨荨洗完澡出来，看到萧子靳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走过去，用手推了推他的手臂道：“你已经有两天没有好发休息了吧？赶紧睡觉吧。”

“睡不着。”萧子靳说完，扭头扫视了她一眼：“你能睡着？”

“我当然能啊，我现在被宝宝折腾得每天能吃能睡，跟猪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沈雨荨冲他张了张双臂：“你看，我都长胖了。”

“能睡着就好。”萧子靳扭回头去。

“怎么？还在想梁温柔的事情？”沈雨荨在他身侧坐下，关切地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她？”

“这不是我一直在问你的问题么？”萧子靳反问。

“我……。”沈雨荨想了想，道：“把她交给巡捕处理吧，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几年的牢狱之灾，不足以让她痛改前非。”想到她今天的态度，他就知道这辈子想要她承认错误太难了。

“她改不改都无所谓了，反正以后等她出来，相信她也没脸出现在你面前的。”沈雨荨用手摇晃了一下他的手臂：“听我的，千万别再做出什么……类似于对付凌菲菲那样的事情来了，虽然是她先招惹的你，但造孽太多总归不是好事。”

“我就猜到你会是这个态度。”萧子靳无奈地笑了笑。

“我是担心你得罪人太多，树敌太多，以后会给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带来麻烦。”

“想的挺长远。”

“难道我想的不对么？”沈雨荨注视着他反问：“你也不想她一出狱就拿个炸弹过来跟我们同归于尽了吧？”

“电视剧看多了吧？”

“那个小陈的事情你忘记了？人一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变得失去理智。”沈雨荨抬起手掌，小心翼翼地抚过他挂彩的脸：“瞧瞧，好好的一张帅脸被打成这样，看着就让人心疼。”

萧子靳抬手将她的小手从自己脸上拿了下为，轻吸口气道：“我都听你的。”

“真的？”

“小命差点丢掉的你都能原谅她，我还跟人然这里争什么？”他的语气明显有失望。

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我才没有原谅她，我这么说是为了咱们好，不是因为同情她。”

萧子靳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她是什么样的性子他还会不知道么。

他侧过身侧，一只手掌顺着她的衣服下摆往里面探去，痒痒的感觉令沈雨荨浑身一悸，抓住他的手掌问道：“你干嘛？”

“你不是说长胖了么？我摸摸看胖了多少。”他的手挣脱她的手掌，像蛇一样灵活地往里钻去，旋转在她的胸口处。随即点头：“确实长胖了。”

沈雨荨小脸一红，再次抓住他的手掌：“你干嘛呢？我说的是身体长胖了，不是这

里。”

“这里难道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它分明已经长胖了。”萧子靳很不要脸道：“当然，也有可能是被我养胜的。”

“萧子靳——！”沈雨荨有些崩溃道：“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说笑，看来你不但心里不疼，身上的伤也不疼了嘛。”

“再疼也要照顾好自己的生理需求，我还能为了这些破事禁欲不成？”萧子靳道，白天他已经难受一天了，难道晚上还要继续难受么？

“可是我还有话要说。”沈雨荨强行将他的手掌从自己衣服内拿了出来，撑起身体注视着他道：“你到现在还是不相信我是无意推倒梁温柔的么？”

“相信。”他低下头去吻她微微隆起的肚子。

“你给我认真点。”沈雨荨有些无语地看着他，那态度分明就是很敷衍的。

萧子靳终于抬起头来，注视着她：“你妈那天打电话骂我了，骂得很有道理，如果你有那计谋和胆量，就不用被唐晓欺负完又被梁温柔欺负了。”

而且那位清洁工逃掉后，他就更加确定沈雨荨不是故意的了，而是受了别人的陷害。

听到他这么说，沈雨荨终于心情好了不少，但仍然怀疑地追问道：“你的意思是，你相信我是被人推的？”

“相信。”

“那你说，那个清洁工会不会是故意的？不会又是梁温柔的诡计吧？”

“梁温柔确实是一个挺狠的人，对自己也很狠。”萧子靳轻吸口气，翻身注视着天花板：“暂时我也不确定是谁，因为那个清洁工跑掉了，不过你放心，我迟早会找到她的。”

“嗯……。”沈雨荨点头。

其实最重要的是萧子靳愿意相信她，只要萧子靳不把她想成是那么恶毒的人，别的都不重要了！

“现在可以继续了么？”萧子靳重新侧转身子，手掌抚上她的身体要把刚刚未完的动作继续完毕。

“喂，你的手……。”沈雨荨低头看了一眼他搂在自己腰上、缠满着纱布的右手：“小心又把皮肉给拉开了，明天会很疼的。”

“放心，我能忍得住。”萧子靳撑起身子，指了指自己的脸庞：“或者你帮我亲一

亲，也许能好得快。”

毕竟顶着张花脸出门不太雅观，被手底下的员工们看到也不太雅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晚上被家暴了呢，毕竟大伙都知道，没人敢动萧董一根寒毛，除了萧少夫人！

沈雨荨看着他脸上的伤，果然听话地在他上面亲了亲：“好了，天使之吻，明天就会完全化瘀了。”

“是吗？那我要尝尝天使之吻。”萧子靳说着便要低头去吻她的唇。

沈雨荨躲避了一下，掀过被子钻了进去，躲在被子里面咯咯地笑了起来。

自从梁温柔流产后，沈雨荨就在这里过上了魂不守舍的日子，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萧子靳心里怎么想她，大家心里怎么想她，梁温柔又会怎么恨她怨她……。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艰难的四天已经过去，她终于发自内心地笑出了声音。

心情好的感觉真好，和萧子靳没有矛盾的感觉真好。

第 103 章 她来了！

今天是回老宅吃饭的日子，萧子靳因为脸上有伤也没时间应付家人，干脆不回去吃饭。

可是下午却被萧老爷子的一通电话招了回去，沈雨荨不得不跟着回去。

结果他们一进门，王素便立马迎上来问：“子靳，我听小琴说梁温柔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这是怎么回事？”

萧子靳看了她一眼，望着沙发上满脸伤感的萧老爷子，随即迈步走到老爷子面前站定，道：“爷爷，小琴没有骗你，那个孩子本来就不是我的。”

“居然不是？！”老爷子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

“到底怎么回事啊？”王素追进来问。

“当初你把梁温柔带回家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孩子不可能是我的了。”萧子靳瞅了她一眼：“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当然惊讶了，王素跟唐晓相视一眼，两人不仅惊讶还恨得直咬牙。早知道梁温柔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萧家的，那她们还费那么大劲去弄掉她的孩子干嘛？

她们应该利用梁温柔的狠毒来对付沈雨荨的肚子的，而不是先把她给流产了，都怪她当时太着急了，一听说梁温柔肚子里怀的是男孩就急的失去理智，然后一心想把它弄掉。

“爷爷您别伤心，虽然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但您很快还是会多了一个小曾孙或者小曾孙女的。”萧子靳突然说了一句，并且走回来，将沈雨荨揽入臂弯。

沈雨荨和在场的所有人均是一愣，抬头讶然地望着浅笑的萧子靳，不是说好了先不公布的么？

萧子靳俯在她耳边低语了一句：“你以为小妈她们不知道么？”

“她们知道了？”

“梁温柔怎么可能不告诉她。”萧子靳嘲弄地一笑。

是啊，梁温柔有可能不告诉老爷子，但怎么可能不告诉小妈？

她看着小妈故作惊讶的脸庞，那表情还真有些虚假。

“雨荨怀孕了？”王素惊讶过后，欢喜地走上来，拉住沈雨荨的小手‘惊喜’地问道：“真的怀上了么？几个月了？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啊！”

沈雨荨的手掌被她握在掌心，感觉不自在极了，她不动声色地将手掌抽了回来，道：“三个多月了，小妈最近忙着照顾梁小姐，我一直没机会说。”

王素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唉哟，瞧你说的什么话，我那也是被梁小姐那个贱人骗了嘛，不然怎么会把她带回萧家来？又怎么会对她好？”

沈雨荨无所谓地笑了笑：“我说笑的，小妈别当真。”

“呵呵，你没有不高兴就好。”王素强忍着着手撕烂她的冲动，脸上继续堆满笑意。

“雨荨怀孕啦？”惊诧过后的老爷子也终于回过神来，求证地问了一句。

沈雨荨点头：“是的，爷爷。”

“太好了！”萧老爷子阴郁了好几天的心情终于再次豁然开朗，手掌在沙发扶手上重重一击：“太好了，雨荨也怀孕了，这才是我们萧爱真正以及纯正的血统！”

说完，他转而对王素道：“记得一会给雨荨也做点营养的东西补补身体，得像伺候唐晓那样伺候雨荨知道么？”

“爸，您放心吧，同样是萧家的媳妇，我还能亏待了雨荨不成？”王素强颜欢笑道：“当初梁小姐住在这的时候，我不也把她和唐晓放在同一位置上伺候么？”

“唔，那就好。”萧老爷子点头，随即想了想：“雨荨和唐晓怀的都是我们萧家的骨肉，你是她们的长辈，又是过来人，谁要是出点什么事你这个当婆婆的必须负责。”

“放心吧，爸……。”王素感觉自己就要撑不住脸上的笑容了。

这是什么话嘛，雨荨出了什么事也要她负责？这明摆着是在警告她，别动什么歪心思啊。

看来不管是在老爷子学是萧子靳的眼中，她一直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会为了一己之私去伤害沈雨荨的孩子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消除对她的介蒂，还是把她想的那么坏！

在医院里面赖着也没意思，梁温柔不得不出院了。

让她感到悲凉的是，她出院，却没有一个人来接她，在这个时候她居然还期待着萧子靳能出现，哪怕是过来揭穿她的罪行、骂她、侮辱她也好啊，也总比现在一个人强啊！

护工礼貌地提醒道：“梁小姐，出院给您办好了，东西也收拾好了，可以走了。”

梁温柔突然双目一凌，抬头吼了她一句：“连你也赶我？”

“我……我没有。”护工原本想告诉她自己的工作已经结束，可看到她这个样子也不敢再吱声了，只好迅速地离开她的病房。

梁温柔坐在床上等啊等，终于还是被她等来了接她出院的人。

可惜来人不是萧子靳，而是许聪，手里抱着花束的许聪。

梁温柔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你是来看我怎么被萧子靳修理的么？”

许聪摇头：“不是，我来接你出院。”

“你少在这里装老好人！”梁温柔蓦地抓起床头桌上的水杯往他身上砸去，水杯正中他的额头，‘咚’的一声后再落至地面碎开了花。

许聪‘啊’的一声，疼得两眼冒星，抬手一抹额头，居然有血丝渗了出来。

梁温柔瞪着他，却没有丝毫的悔意，她的冷漠虽然令人心寒，但许聪在来之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也没想过会得到她的原谅。

前天他一冲动就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了萧子靳，后来回去怎么想怎么后悔，可惜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可吃。

“消气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再砸我一下，我忍得住，砸完了我带你回家。”许聪一脸认真地望着她道。

梁温柔冷漠地望着他：“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爱上你了么？”

“我不求你爱上，只求你能原谅我……那天实在气不过萧子靳这样对你，和他打了一架，也把孩子的事情跟他说了，对不起温柔，是我没忍住。”许聪往前一步，将手中的鲜花递到她怀里：“请你原谅我。”

梁温柔看着他，苦涩地冷笑：“你以为你不说他就不知道了吗？萧子靳他是什么人？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冷血无情的人，他拿着你那死去的孩子做亲子鉴定去了，这么残忍的事情换作是你做得出来么？”

“你说什么？”

“我说，萧子靳拿着你那个死去的儿子做亲子鉴定去了，就算没有你告诉他，他也已经知道孩子不是他的了。”

许聪当然知道萧子靳知道真相的事情，因为前天他在楼下遇见萧子靳的时候，是萧子靳先开口问他孩子的身世问题。他惊诧的是萧子靳居然是在梁温柔流产时做的亲子鉴定，在梁温柔痛苦得快要死去的时候，他却只顾着拿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没错，这事换成谁都做不出来的，也只有他萧大少爷了！

心里的仇恨不自觉又升温起来，他咬了咬牙，强行将怒火压了下去，安慰她道：“算了，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你也别去想了，我们先回家吧。”

“什么算了！我才不要算了！”梁温柔一把将怀里的花砸到地上，恨恨道。

“那你想怎样？你还有什么资格去跟他斗？”

“我……。”梁温柔哑言。

许聪突然倾身将她抱入怀中，有些情急又心疼道：“好了，别再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了，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忘掉那个无情的男人吧，你也该好好振作起来，重新规划一下未来的人生了……。”

“未来的人生……。”梁温柔突然流下泪来，她早就已经不去想了。

“是的，全新的人生，就像以前的你一样，美丽知性、高雅温婉……。”

“你以为萧子靳他会放过我吗？他上回已经放过我一次了，这次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梁温柔终于还是软弱地哭了一次，也只有许聪面前，她才敢卸下所有的伪装哭出声音来。

“放心，有我在，事情是我做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许聪抚着她的肩膀安抚道。

“你……？”梁温柔终于停止了哭泣，抬头盯着他，发现他表情认真，一点都不像是哄她玩的。“事情明明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你只是在帮我……。”

这是事实，许聪从一开始就是在被她利用，在帮她完成一件件荒唐的事情。

“总之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就行了，其它的不用管。”

“我不要！”梁温柔蓦地推开他，含泪盯着他道：“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也可以做到，我不需要你帮我承担这些后果。”

“傻瓜，几年牢狱之灾对一个男人来说一晃眼就过去了，可是对一个女人来说，那是……漫长的地狱生活，我怎么能让你去承受那种罪呢？你放心吧，几年后等我出来又是一条好汉，然后又能死皮赖脸地追求你了。”许聪说着笑了一下，问道：“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对我比现在热情一点呢？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梁温柔怔忡地望着她，随即摇头：“如果你想用这种法式来逼迫我跟你在一起，那你还是把我供出去吧，我宁愿去坐牢。”

如此满身污点、千仓百孔的她，哪还有资格去谈感情谈未来？

她这一生已经毁在萧子靳身上了，早就不值得别人去爱了。

然而她根本不知道，她的态度对许聪来说是多大的伤害。

许聪脸上的表情微微一变，转而又笑了：“跟你开玩笑的呢，其实我更希望我出狱那天能看到你幸福快乐的样子，嫁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生一双儿女……。”

那样的生活实在是太遥远，梁温柔从来没有去想过，也不敢去想。

她望着许聪，眼里重新滚下泪来，头一次，她突然有些怀念起她那个刚刚死去的孩子。不是因为惋惜他突然离去让她失去了利用的机会，而是真正的怀念。

也是第一次，她怀念起自己那个可怜的孩子。

沈雨荨一大早就听说许聪和梁温柔一起被抓了，见她一脸讶然的样子，何玉娇没好气道：“恶人就该有恶报，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沈雨荨看了她一眼，转向萧子靳问道：“那她们大概会被判几年？”

萧子靳想了想：“这个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五年是至少的。”

沈雨荨点头，五年……想想就挺可怕的。

不过这也算是恶人有恶报了，她也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了，她偷偷看了看萧子靳，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心情呢？梁温柔可是他一直以来感情最好的老同学，如今因为他入狱了，他的心情应该挺复杂的才对。

“看着我干嘛？”萧子靳给她添了半杯牛奶道。

“我想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心情。”沈雨荨如实道。

萧子靳故作认真地想了想，说：“心情很难过，很伤感，很想念狱中的梁小姐……。”

沈雨荨当然知道他是说笑的，也跟着故意起来，小脸一板：“那你去把她捞出来好了，也勉了你的相思之苦。”

“就是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有人要吃醋，然后带着我的儿子离家出走。”

“你要真敢，不用雨荨自己走，我直接拖着她离开这里。”何玉娇瞧着萧子靳，语气严肃道：“萧子靳我警告你啊，现在好不容易贱人被收拾了，你要再给我家雨荨弄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出来，我绝不饶你！”

沈雨荨看了何玉娇一眼，道：“妈，你别用这一招，对萧大少爷没用的。”

“真的没用吗？”何玉娇从椅子上站起，双手插腰地瞧着萧子靳。

萧子靳笑了笑：“有用，妈，你放心吧，我不会的。”

“以后给我好好的，别再出什么岔子了。”何玉娇重新坐了下去。

“不准离婚了。”小梓恒也人小鬼大地添了一句。

沈雨荨抬手在小梓恒的脑袋上小拍了一下：“臭小子，你知道什么是离婚么？”

“知道啊，姐夫跟我说过了，离婚就是姐夫和姐姐分开了，再也不跟姐姐做一家人

了，也不跟梓恒做一家人了。”

他说的一脸认真，而且还说的挺对，沈雨荨望向萧子靳：“真是你教他的？”

萧子靳点头：“是我教的，没什么问题么？”

“没问题。”沈雨荨撇了撇嘴：“不过你可以过几年再跟他说这个。”

“我也不想的，是那天他一直缠着我问为什么不能跟我住一起，还说 he 不想跟我离婚。”萧子靳笑笑道：“我早跟你说过了，你这个弟弟爱我如痴如狂。”

“不要脸！”沈雨荨瞪了他一眼。

“姐夫，什么是如痴如狂啊？”

“就是……很爱很爱。”

“那我本来就是爱姐夫如痴如狂嘛。”小梓恒一本正经道。

“没出息的家伙。”沈雨荨无语地翻了她一眼。

“嗯，跟你姐一样没出息。”何玉娇愤愤然道：“那么好的江辰都不要，非要喜欢这么个……不靠谱的男人。”

“妈……。”萧子靳有些无力地解释道：“我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靠谱。”

“那你有爱姐姐如痴如狂吗？”小梓恒盯着他问。

萧子靳想了想，点头：“有，我还爱你姐姐肚子里的小宝宝小痴如狂。”

小梓恒一听，立马兴冲冲道：“姐姐你听见了吗？姐夫也很没出息地爱你如痴如狂耶。”

“听到了，不过他犹豫了。”沈雨荨瞪了萧子靳一眼，不太满意。

萧子靳无语，只好继续给她夹好吃的讨好：“是，我犹豫了，我错了，下次绝对不会再犹豫。”

沈雨荨看着他一脸虔诚的样子，再一想到他平日里认真工作的情景，还真是判若两人啊。能够让他有如此大的改变，大概也只有他心里真正在乎的人吧？

想到自己是他心里在乎的人，她就忍不住地傻笑起来。

“傻笑什么，还不快点吃完送梓恒去学校？”何玉娇突然开口道。

沈雨荨回神，这才发现大家都在看着她，嘴角的笑容一收，她不自在地放下筷子：“我吃饱了，上楼换衣服去。”

“我送梓恒去就可以了。”萧子靳道。

“没关系，我正好想出去走一走。”

“别走太远。”

“我只在花园里面走走逛逛，不会走远的。”沈雨荨知道萧子靳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她自己也担心呢。

其实她只是比较享受和萧子靳一起送梓恒上学的那种感觉，那一路走过去，可以享受到无数羡慕的目光，误会的眼光。总有一些眼拙的人夸他们一家三口，而她刚开始还解释一下，现在索性不解释了，而是回给对方一抹甜蜜的微笑。

一家三口……每次听到，她都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她跟萧子靳小梓恒真的就是一家三口似的。

小梓恒一听到萧子靳要送自己去学校，像每回一样蹦蹦跳跳起来，一会跑去前面一会又跑回来拉着姐夫和姐姐的手，怎么看都像个幸福的小孩。

将小梓恒送进学校后，萧子靳又要送沈雨荨回家，沈雨荨不由得笑了：“这样送来送去，你不上班了？”

“老婆儿子重要，上班次要。”萧子靳说。

“放心吧，我不会乱跑的。”

“我不担心你乱跑，但我担心你会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一跤。”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没用好吧？你忘了我头三个月是怎么过来的了？”

萧子靳脸色一板，故作不悦道：“不是说好了么，不许再提过去的事。”

那是他每每想到都会心悸后悔的事情，他一点都不想再想起！

沈雨荨笑了：“好吧，我不提，窝在家里对宝宝不好，我再随处逛逛，至于你……赶紧上班去吧，得有个当老板的样子。”

“确定不用我送你上楼？”

“不用。”

“那我先去公司了。”

“嗯。”沈雨荨送到他车子旁边，笑着冲他摆了一下手：“路上小心。”

“过来吻别一下。”萧子靳冲她招手。

沈雨荨迟疑了一下，环视一眼四周后迈步走过去，踮起脚尖主动送上自己的唇。

萧子靳抬起手臂环住她的细腰，另一只手撑住她的后脑，加深了这个吻。不过没让他吻太久，沈雨荨便挣开他的唇舌，红着脸道：“好了，小心让人看到。”

“孩子都快有了，亲热一下还搞的像偷情一样。”萧子靳又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才松开她。

沈雨荨不好意思地吐了吐小舌：“人家就是不习惯在室外跟男人亲热嘛。”她说着一边推着她往车门旁边推去一边催促道：“再不走就真的要迟到了，别忘了你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得努力赚钱养孩子。”

在她的催促下，萧子靳终于上了车子，车子缓缓地驶出小区。

站在原地目送萧子靳的车子消失在视线内后，沈雨荨才收回视线。她打算在花园里面再转转，却在一转身的时候被一个熟悉的身影影响了一跳。

居然是梁温柔？她不是昨天就被抓起来了么？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你怎么会在这里？”沈雨荨本能地用双手护住自己的肚子，一脸警惕地盯着她。

虽然这里是高档小区，每一片都有保安看守的，可是眼前的梁温柔刚刚才流过产受过刺激，谁知道她会不会突然做出什么激动的行为来。

见梁温柔只是木然地看着自己，沈雨荨心里越发的有些发怵起为，张了张嘴：“你……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么？”

离她仅有三米远的人梁温柔终于动了下表情，冷笑道：“抓起来？你听谁说的？巡捕不过是请我去协助调查一些事情罢了。”

“只是协助调查？”沈雨荨狐疑：“巡捕明明已经知道上次城东的事情是你搞的鬼了。”

“城东的事情？我一早就说过跟我没关了。”

“明明就是你干的！”

“我说了不是我那就不是我。”梁温柔盯着她漠然道：“明明就是许聪想要他的孩子成为萧氏的未来继承人，所以才找人对你的肚子下手，从头至尾我可是什么都不清楚。”

“你……梁温柔你怎么那么可以无耻？”沈雨荨不可思议地扫视她：“你把一切罪责推在一个爱了你十年的男人身上，你不觉得心虚，不觉得愧疚么？”

梁温柔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情素，不过她并没有将心底的心虚表现出来，脸上仍是那一脸的冷漠：“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连巡捕都说跟我无关了，你却一口咬定是我做的？你这是有多恨我多想要我坐牢？”

沈雨荨被她堵的无言，只要许聪明不说，她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是她干的。

“沈雨荨，你故意撞死我的孩子我都还没有跟你算帐呢，你信不信我也可以去告你，告你故意杀死我的孩子？”

沈雨荨继续无言，这件事情她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不想再继续解释。

梁温柔观察着她的表情，突然张扬地笑了一下：“瞧把你吓的……放心吧，我是不会去告你的，因为我已经找到报复你的方法了。”

沈雨荨不以为然地讥笑道：“你这趟过来就是为了吓唬我的？”

“不是吓唬，而是好心提醒你一下。”梁温柔扫了一眼刚刚萧子靳离开的方向：“我看你跟萧子靳的感情挺好的嘛，应该多吻几下，而不是催他去赚什么奶粉钱。”

“原来你一早就站在旁边偷看了，有意思么？”

“有点意思。”

“那现在看过完了，你可以走了。”沈雨荨说完，转身便要离开。

梁温柔却突然叫住她：“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还要说什么？不管你想说什么我都没兴趣听，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急什么，我要提醒你的话还没说呢。”梁温柔不愠不怒。

“提醒什么？提醒我以后小心点别再撞到你手里是么？”沈雨荨道：“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用得着么？”梁温柔又是张扬地一笑，道：“你以为你的孩子还能顺利出生？”

沈雨荨心头一颤，失声问道：“什么意思？”

因为是涉及到她的孩子，所以她显得特别敏感和紧张，听到她的话后立马脸色一变：“你又想做什么？又想找谁来对付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已经没用了，根本用不着我对付。”

“你给我闭嘴！”沈雨荨大声斥道，她不喜欢听到别人这么说她的孩子，超级不喜欢！

可是梁温柔却冷笑着继续说：“刚刚我不是提醒过你了么，用不着让萧子靳那么努力去赚奶粉钱的，因为你这个孩子能不能平安出生还是个问题。就算成功生下来了，也必定会是个傻子，会不会吃还不知道呢。”

听着她嘴里的话，换成是任何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都会受不了，沈雨荨自然也

被气坏了。她闭上眼，狠狠地吸了口气，强行将心里的怒火压下去后，瞅着她讥讽道：“你诅咒我的孩子，就是为了惹毛我，然后让我主动跟你吵架打架，就算是把孩子撞掉了也是我的责任对么？心机还挺深。不过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偏不生气，我的孩子好的很，他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出生的。”

“健健康康？”梁温柔嗤笑一声：“你去检查过了么？它真的健康么？噢，不对，就算是个傻子也检查不出来的。我劝你还是尽早去医院把孩子拿掉吧，省得等它发育好了才成为死胎或者傻子，多不好。”

梁温柔往前迈了一步，眉宇间都是阴险：“你不但害死了我的孩子，还想让我坐牢，这就是代价，我的孩子不能活，你的也别想活，我要让你也承受一遍我的痛苦，那种失去自己亲生骨肉的痛……我想你一定会比我更不能忍受。沈雨荨……你知道么？只要一想到那种场面，我心里对你的恨意就不那么强烈了，甚至有些同情起你来。”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沈雨荨颤声问道。

梁温柔的表情是那么认真，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更像是在故意恐吓她的。看着她的表情，听着她的话，沈雨荨只觉得头皮发麻，心脏揪紧。

“我说……你的孩子不是死胎就是傻子，劝你尽早去把它处理掉……！”

“你个神经病！胡说八道的疯子！你给我闭嘴——！”

“还记得你上我家去的那天晚上么？我在水壶里添了些东西，没想到你居然傻傻地喝了，身为一名医生却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就你这智商就算我不弄死你的孩子，王素迟早也会把它弄死的。”梁温柔鄙夷地笑了。

她说什么？那天晚上？她生病的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那天晚上她确实喝了菊姐给她端上来的水，但只是出于礼貌地喝了一口，水里有问题吗？

第 104 章 胎检报告

“不可能……你并不知道我会跟子靳一起去。”沈雨荨摇头颤声道，她才不相信，梁温柔一定是故意在恐吓她的，一定是的……。

“我猜到了。”梁温柔得意地一笑：“我猜到你会跟着子靳一起过来，看住他，不让他跟我单独在一起，而且我没有猜错不是么？你就是这么自私霸道的一个人，你想自己一个人霸占萧子靳。不过结果很美好啊，我成功了，你也成功了。”

“我不信……！”沈雨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拼命摇头：“你别想恐吓我，我不信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

“你可以不信，可以坚持把孩子生下来，反正萧家又不是养不起一个傻子。”

沈雨荨明明已经将耳朵紧紧地捂住了，可她的话还是一字不漏地钻入了她的耳中，她很想冲上去狠狠地抽她两个嘴巴子，可是她不能冲动，她是孕妇……不能跟她动手，不能……。

她摇着头，往后退了一退，转身快步往楼内走去，仿佛身后的梁温柔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

其实对她来说，梁温柔比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恐怖多了，也可怕多了！

直到冲入电梯，她才将捂在耳朵上的双手放了上来，身体往后一退靠在电梯墙壁上难过地哭了起来。

刚刚下楼的时候还是开开心心的，还跟萧子靳还有小梓恒有说有笑，幸福不已的。才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里，心里的幸福感就被掏空了，被痛苦替代了。

她不知道梁温柔说的话是真是假，可是梁温柔的态度和出口的话都让她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在意。

如果她的孩子真的成为死胎，或者真的成为了傻子，那么她一定会伤心死，萧子靳也一定会伤心死的，还有对她寄予了厚望的萧老爷子也会伤心失望死的！

她的孩子，怎么可以是不好？怎么可以啊！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何玉娇已经回隔壁去了，她独自一人缩在沙发上，不敢给萧子靳打电话，不敢告诉母亲，谁都不敢说。脑海中浑浑噩噩地、一遍一遍地回荡着刚刚梁温柔口中的话。

在沙发上蜷缩了足有半天，直到午餐的时候萧子靳给她打电话，她才回过神来，握着手机强颜欢笑地唤了声：“子靳……。”

“怎么了？声音听起来闷闷的。”电话那头的萧子靳关切地问道。

“没有啊，刚睡醒。”她说。

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真假前，她不敢告诉萧子靳，因为不想害他像她一样担心和害怕。

“刚睡醒？那就是还没有吃饭？”

“嗯，还没呢。”

“妈有给你做饭么？”

“做了，正准备吃呢。”沈雨荨继续强颜欢笑着，事实上何玉娇一上午都没有露脸，大概又出去打牌去了。

“多吃点，宝宝会饿的。”

“好。”她眨去眼里的泪珠，问道：“你呢？吃饭了没有？”

“和你一样正准备吃。”

“那你赶紧吃饭吧，咱们晚上见。”沈雨荨说完这句便迫不及待地挂上电话，因为她已经撑不下去了。

电话刚一挂断，泪水便如同决堤的河水涌出眼眶，她抱着手机哭得肝肠寸断。下午，沈雨荨便去了医院胎检，她躺在小床上，看着医生拿着胎心诊断器走过来时，紧张得双手紧攥，细密的冷汗也从额角冒了出来。

医生看到她一脸严肃的样子，含笑开导：“别紧张，只是探测一下胎心而已。”

沈雨荨当然知道只是探测一下胎心而已，她担心的是自己再也不能听到肚子里传来小火车的声音了。

医生在她的小腹上找了好一阵都没有探到胎儿心跳，如是让她侧过身去，沈雨荨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含着泪问医生：“孩子是不是没有心跳了？”

医生瞟了她一眼：“说什么哪？胎心有时候好找有时候不好找，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准的。”

沈雨荨崩溃地在心底呐喊：那你倒是赶紧给我找出来啊……！

好在下一刻响亮的心跳声终于通过仪器传了出来，听到这个代表着小生命的心跳声，沈雨荨激动得差点哭了。

医生见她紧张成这样，不解地问道：“你怎么了？干嘛那么担心孩子出事？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还是碰到了？”

“我……。”沈雨荨想了想，道：“我在怀孕的时候吃了不该吃的药，所以，麻烦医生帮我检查清楚一点看孩子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拜托了。”

“这个嘛……。”医生想了想，如实道：“医生检查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检查出来的，比如大脑发育情况这种无法用机器探测到的问题。”

“那怎么办？”

“如果吃了不该吃的药，我们一般是建议孩子别要的。”医生说：“毕竟孩子生下来不但会成为你们大人的负担，他自己一辈子那么长也会很痛苦。”

见沈雨荨被自己吓得眼泪又下来了，医生忙道：“你现在马上四个月了，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如果有问题也能尽早发现。总之你先放宽心，等结果出来再看吧。”

沈雨荨点点头，也只能是这样子了。

接下来便是全套的检查，检验单一张一张地出来时，沈雨荨的心又一次地悬到了嗓子眼，生怕自己收到不好的检验单。

在医院折腾了一下午，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有些结果需要等明天才能拿到。医生安抚了她几句，让她乐观点，保持良好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她也想保持啊，可是一想到梁温柔的话，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有可能不好，她就保持不了。

真希望梁温柔只是在故意恐吓她，而不是真的在她的水里下了能至孩子停止发育的药！

从医院出来后，她就这么沿着人行道往前走着，脑子里面乱哄哄的。她拿出手机，拇指停在萧子靳的号码上面却迟迟拨不出去。

她要告诉他这件事情吗？要让他知道吗？似乎没有必要啊。可是她一个人担心难过太孤单了，她需要有一个人来与她一起分担心里的害怕。

拇指往旁边一挪，她最终还是不忍心告诉萧子靳真相，不忍心把他一起拖入悲伤的漩涡中！晚上萧子靳需要应酬，应酬到十点才回来。

而他回来的时候，沈雨荨已经睡下了，当然，她是不可能真正睡得着的，装睡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平静地面对萧子靳。

萧子靳洗完澡，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才十点半而已，以往这个时候沈雨荨都才刚刚准备睡觉的，今天居然睡的这么早？

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又小心翼翼地躺到她身侧，原本打算就这么安静地睡在她身侧不打扰到她的。可躺了一阵，他最终还是没能忍得住自己的双手，将手臂从她腰际绕

了過去，從後面抱住她。

他抱上來的這一瞬，沈雨蓁不自主地瑟縮了一下身體，而這一縮……成功地出賣了她正在裝睡的真相。

蕭子靳笑着在她的頸後吻了吻，又用牙齒在她的耳珠上輕咬了一下：“怎麼？又在跟我玩這一招？”

此時的沈雨蓁根本沒有開玩笑的心情，心裡壓抑着滿滿的全是腹面中的胎兒好不好，等待結果的時光是那麼漫長又難熬。她一邊期望着能夠盡快拿到結果，一邊又害怕拿到，因為她害怕結果不是她想要的那樣。

她動了動身體，雙目仍然緊閉着。

蕭子靳撐起身體打量她：“真的想睡了？”

“嗯。”沈雨蓁輕輕地應了聲，轉身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望着他：“你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點宵夜？”

“吃你嗎？”

“不是。”沈雨蓁搖頭。

“那就算了。”蕭子靳重新從後面抱住她，習慣性地親着她的後頸說：“明天我要去一趟江城出差，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

“和你一起去江城？”

“嗯，順便去那邊玩兩天。”蕭子靳想了想，似是看出了她的擔憂道：“兩個小時的飛機很快就到了，到了之後入住度假酒店，就在度假村里面休閒一下，不去遠的地方。”

這個時候的沈雨蓁哪有心思去什麼度假村啊！如果是一天前蕭子靳叫她去，她肯定会毫不猶豫地跟着一起去的，可是現在……。

她搖了搖頭：“還是不去了，挺着個肚子做什麼都不方便。”

“真的不去？”蕭子靳顯然沒料到她會拒絕，因為以他對沈雨蓁的了解也肯定会去的，所以他本能就想到有可能是沈雨蓁不好意思去。

“嗯，不去了，你自己去吧。”沈雨蓁轉過身來面對着他，小手撫摸着他的帥臉：“去到那邊照顧好自己，小心點。”

清涼的指間滑過他帥臉上的每一寸肌肌，那精緻五官內隱着的淺笑是那麼的迷人，真希望他可以一直這樣微笑去，真希望他永遠都不要嘗試到今天她所承受的那麼痛。

真希望孩子沒事，若干個月後健健康康地降臨在蕭子靳的懷裡，讓他將臉上的笑容

发扬光大。

萧子靳抓住她的小手放在唇边吻了吻，浅笑道：“别这么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你不去的话我过去把事情处理完就回来，最多在那边住一晚。”

沈雨荨无所谓地摇头：“没关系，你也不用急着回来，工作要紧。”

“真的就不会想我？”

“想啊，不过……。”

见她迟疑着没有说完，萧子靳笑着接了句：“你又想说赚奶粉钱养孩子要紧是吧？”
赚奶粉钱养孩子……。

沈雨荨疼痛了一天的心脏又一次地抽紧，梁温柔那冷冷地嘲讽她不用再赚奶粉钱的话强势地钻入脑海，使得她差一点又泪崩了。

为了不让萧子靳感觉到她的坏心情，她倾身将小脸埋入他的胸口，点头咕哝了一句：“好困，我想睡觉了。”

萧子靳低头看着如同小猫一般慵懒地蜷缩在自己怀中的沈雨荨，柔柔地一笑，抚摸着她的发丝：“睡吧。”

沈雨荨没有再回应他，只是紧紧地拥着他，闭上双眼。

不管能不能睡着，能这样抱着他，躺在他的怀里也是一件能让人享受到短暂心安的事情……。第二天，沈雨荨送萧子靳出门时，萧子靳突然转过头来看着她道：“雨荨，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梁温柔将一切责任都推到许聪身上，她自己被放出来了。”

这件事情沈雨荨已经知道了，看来梁温柔真的很恨她，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她，告诉她那些可怕的真相。

不过为了萧子靳能够安心出差，她还是故意惊讶道：“出来了？那怎么办？”

萧子靳想了想，抚摸着她的发丝安抚道：“以后会有办法对付她的，只是目前你要小心点，别乱跑，我怕她会找你麻烦。”

沈雨荨点头：“我会的。”

“要不……。”萧子靳迟疑了一下，才说：“我给你找个伴？女同伴。”

“到底是女同伴还是女保镖啊？”沈雨荨有些无语地瞅着他。

“都算是吧。”

“还是算了吧，这样我会觉得很不自在。”沈雨荨强颜欢笑着安抚道：“你放心吧，

梁温柔她现在好不容易才出来，应该不会有胆子对我做什么的。”

其实她不是不敢，而是已经做过了。

对她来说，失去这个孩子就是对她最沉重的报复了，梁温柔心里明白，所以才会在一出来就告诉她这个真相。

梁温柔必然也已经猜到这几天该会有多痛苦多难过了，根本就用不着再怎么对付她。

话虽这么说，可萧子靳仍是有些不放心的：“总之你自己小心提防着点。”

“好，你赶紧出门吧，小心误了登机时间。”沈雨荨主动踮起脚尖在他的唇上吻了下，给了他一个道别吻。

她的主动让萧子靳的心里感到无比的高兴，大概也是因为心情太好的缘故，他才会丝毫没有感觉到沈雨荨心里的难受。

看着他进入电梯，下楼，沈雨荨才折身回到屋内，习惯性地蜷缩起身体坐在沙发上。

正在收拾早餐桌子的何玉娇抬头瞟了她一眼，道：“怀孕了就要多出去走走，宝宝才会长的好，以后生孩子的时候才会顺利一点。”

沈雨荨看着母亲，幽幽地问出一句：“妈，万一宝宝长的不好怎么办？”

“呸呸呸……胡说八道什么呢？有那么良好的基因宝宝怎么可能长不好？”

“我是说万一。”

“哪来的万一，没有万一。”何玉娇懒的搭理她了，起身进了厨房。凌菲菲听到梁温柔说许聪帮她把责任担下来了，脸上的表情立马变的不可思议起来。

梁温柔抬眸扫了她一眼，随即端起桌旁的酒瓶为她倒了一杯红酒苦笑道：“怎么？连你也觉得我心狠，不应该这么自私么？”

“难道不是这样么？”凌菲菲摇头：“温柔，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上次下药失败后我一遍遍地告诉你萧子靳不是那么好惹的，一遍遍地劝你放手，结果你死活不听，非要往萧子靳身边凑。现在出了事情你自己置身事外了，却把无辜的许聪推入地狱之门，你这么难道不自私不狠心么？”

梁温柔不语，其实她也知道自己挺自私的，可是跟坐牢比起来，她在一念间选择了自私。因为她根本就没办法想象自己如果真的被关入牢房后的场景。

牢房，这个一直以来离她特别遥远的地方，她实在无法克服自己的心里走进去啊。

凌菲菲继续说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真心爱了你十年的男人？这么多年来

许聪从来没有放弃过你，每次你一有什么困难就找他，而他也从来汉有拒绝过你的任何请求。现在你居然要求她为你背上杀人的罪恶，替你坐牢？你良心上过得去么？”

“不要再说了……。”梁温柔几欲哀求地开口道。

“我偏要说。”凌菲菲固执地抓掉她捂在自己脸上的小手，盯着她苦笑道：“我就奇怪了，你的心和萧子靳一样都是石头做的吗？怎么捂都捂不热的吗？你宁愿费尽心机地去追逐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也不愿意回头看一眼身后一直在默默为你付出的男人。”

“是啊，人为什么总是那么的贱……。”

“更贱的是你，不爱人家却又要利用人家。”凌菲菲盯着她的目光严肃了不少：“我很想知道，哪怕是到了这一刻，你的心里依然没有一点点喜欢许聪吗？”

梁温柔不语，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许聪？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去想过。

“到底有没有？”凌菲菲不放弃地追问，一副非要逼她说出答案的样子态度。

梁温柔被她追问得无处躲闪，只能随口敷衍：“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了，如果你的答案是不爱，那么许聪替你顶这个罪责就太不值得了。”

梁温柔沉默了，一下又一下地轻啜着杯里的红酒。

她有没有一点点爱许聪？这个问题真的把她自己也问倒了。

“这么说吧，如果许聪突然死在牢里了，你除了愧疚外还会不会为他伤心？为他难过？”

“当然会了。”梁温柔想也不想地答。

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倒是一点都不为难，许聪死了，她不但会伤心难过，还会不舍……很不舍……。

是因为早就习惯了生活中有他的存在吗？她不知道！

“那就够了。”凌菲菲苦涩地一笑：“既然罪已经替你担下了，自然不会再有后悔的机会，我只希望你能够在案子定下来后，多去看看他，告诉他你对他的心意，这样至少可以给他一点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

梁温柔沉吟了一下，点头：“我会的。”

凌菲菲没有再说什么，端起酒杯轻轻地喝了一口。

梁温柔也随她一起端起酒杯，手掌却在半空中停住，突然用一种疑惑的目光打量着她：“菲菲，你干嘛那么在意我对许聪的态度？而且还对他替我顶罪的事那么大反应？”

凌菲菲无语地飞了她一眼：“我还能为什么？总不可能是因为喜欢许聪吧？”

“什么意思嘛……。”

“我是担心你又傻傻地跑去纠缠萧子靳，那样许聪就太可怜了。毕竟是同学一场，我希望你和许聪都可以好好的，也希望你能在经过这件事情后看清事实，好好珍惜自己该珍惜的人。”

见梁温柔不语，凌菲菲又说：“怎么？孩子的仇你已经报了，还是放不下么？”

“我就是看不惯沈雨荨跟萧子靳在一起嘛，而有感情还那么好。”想起昨天两人在花园里依依不舍地吻别的场景，她就恨得咬牙。

“那你想怎样？你现在连萧子靳的身都近不了，还能找机会继续破坏他们不成？”凌菲菲无奈地撇了撇嘴：“我也看不惯他们两个在一起，可是看不惯也得看啊。”

说的没错，看不惯也得看啊……。今天是跟医院预约拿胎检报告的日子，沈雨荨担心自己一个人会没办法承受打击，如是约了小元一起去取报告。

两人在御临花园碰面后，小元打量着沈雨荨：“不是跟萧子靳和好了么？怎么还是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难不成萧子靳又欺负你了？”

“不是……。”

“难道是孕妇的通病？”小元笑眯眯道：“不过孕妇本来情绪就不稳定，这不是什么大事，让萧少哄哄你就好了。”

如果只是哄一哄就能好的小事就好了，可惜……。

沈雨荨苦涩地笑了笑，同样打量着他道：“倒是你一直以来心情挺不错的啊，跟那位程医生相处的挺好？”

“嗯，挺好的。”小元点头，笑容里都充斥着幸福的味道：“我发现找对象不但要找门当户对，最好还要找同行业的，这样相处起来才不会那么累。”

是啊，门当户对多好，同一行业多好……。

可惜她和萧子靳不管是从哪一方面看都差别太大了，因为有了这些差距，所以她跟萧子靳之间才会磨难不断！

感觉到自己说错了话，小元不自在地干咳一声：“呃……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哈。其实我觉得萧少挺好的，不会像别的有钱少爷那么花心，对你也挺体贴的……。”

没错，论起人品来萧子靳确实是没得挑的，对她来说，错就错在他生长在那样一个有钱又复杂的家庭里吧。

到达医院的时候，沈雨荨拉住小元的手腕：“你帮我去拿结果吧，我害怕。”

“怕什么？你和萧少都那么健康的人孩子肯不不会有事的，别自己吓自己了。”沈雨荨并没有告诉她梁温柔的计谋，只说自己预感到孩子可能会不好，所以小元一路上都在取笑她大惊小怪，而她却只能一路无言。

在小元的坚持下，沈雨荨站到了医生面前。

医生手里拿着她的体检报告单细细地浏览着，脸上的表情有些严肃，而她的表情无疑是在加重沈雨荨心里的紧张，一颗心都快要悬到嗓子眼了。

检查结果显示胎儿有神经管畸形的迹象，虽然学的不是妇科，但毕竟是学医的，神经管畸形这个名对沈雨荨来说并不陌生，也并不难理解。

她双腿一软，差点就栽倒在地上。

“雨荨……。”小元慌忙扶住她，情急地将她扶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同为医生的小元自然也对这个词不陌生，此时的她正一脸惊愕地追问医生：“医生，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呀，会不会是您……呃……看错了？”

“没有看错。”医生看到沈雨荨反应那么强烈，如是说：“沈小姐您不必太担心，神经管畸形主要指的是脊柱裂，无脑儿及脑积水。胎儿究竟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能百分百确定，建议你在22-24周的时候再到医院来做一次三维b超排畸检查，到时就能知道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了。”

沈雨荨心里清楚医生不过是最为了安抚她，不得不往最好的方面说的，其实神经管畸形已经等于是胎儿脑部发育不行了……。

她坐在椅子子，浑身颤抖手脚冰凉，把一旁的小元吓坏了。

医生倒是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虽然同情却又无奈地对小元道：“沈小姐需要好好休息，您先扶她到外面的休息椅上休息一下，让她喝点水吧。”

小元忙扶着沈雨荨要带她出去，沈雨荨却一把抓住医生的手腕道：“医生，我的孩子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你老实告诉我吧。”

“这个问题……。”医生摇头：“还是得等三维彩超出来才能确切地回答你。”

“这么说……我的孩子他真的会变成一个傻子？”

“不会的，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多往好处想。”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安抚她，只好让小元赶紧将快要崩溃的她带出去外面休息。

沈雨荨双腿发软，大脑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小元扶到休息区的。

坐在休息椅上，她的泪水终于涌出眼眶，伤心地哭了起来。

“雨荨，你别这样……。”小元抱着她，心疼的也跟着流下泪来，一边拍着她的肩膀一边哽咽道：“你别哭嘛，医生说了现在不是最终的结果，要等三维彩超才能确诊。”

沈雨荨摇头，泪水流的更急了。

三维彩超不过是为了帮她确诊孩子究竟是哪一种脑病罢了，她知道的……。

第 105 章 老公，救我……

“小元，我该怎么办？”她痛哭着问道。

“不怕，没事的……。”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小元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抚她才合适，只能一个劲地告诉她没事，可事实上到底有没有事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啊。

“我还能把他生下来吗？”沈雨荨呜咽着问：“我是不是不该把他生下来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打掉它吗？她舍不得，孩子现在都这么大了她真心是舍不得的，可是生下来……别人说的对，生下来只会害了孩子一生。

这个时候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抉择才好了。

哭了好久，沈雨荨才终于稍稍平静下来，小元陪着她一起走出医院，又送她回家，一路上沈雨荨都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再哭，安静的让人担忧。

直到车子快要驶到御临花园时，沈雨荨才突然醒过神来般，拿出手机摁了快捷拨号键。

电话没响几声便传来萧子靳略带严肃的声音：“听说你跟朋友逛街去了？怎么没有告诉我？我让田秘书送你去。”

沈雨荨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咬牙切齿道：“萧子靳，你帮我杀了那个梁温柔吧，不管有什么方法，只要能弄死她我都不会再阻止你了，我……我恨不得立刻就杀了她！”

她越说越激动，说到后面几乎是嚷的了。

萧子靳被她突然转变的态度吓了一跳，紧张地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她又去找你麻烦了？”

因为说出的话太过可怕，连前座的司机和小元都被她吓得唏嘘不已，司机甚至不停地用奇怪的目光在后视镜中看她。

“你现在在哪呢？雨荨，你快告诉我！”萧子靳的声音开始变的焦急起来。

沈雨荨突然怔了一怔，仿佛瞬间醒悟般道：“我……我在回家的路上，马上就到家了。”

她刚刚做了什么？她居然叫萧子靳去杀了梁温柔？她怎么可以这么冲动这么的不顾后果？甚至不顾萧子靳的安危？

车子正在滨江路上行驶着，沈雨荨突然要求司机停车，然后推开车门迈了出去。

小元见她下了车便往江边冲，吓得赶紧追下去，一边追一边叫道：“雨荨你干什么？你可别想不开啊！”

看到沈雨荨往江边的方向冲，她本能就以为她是想不开，要跳江自杀。

不过沈雨荨并没有跳江的打算，只是冲到护栏边上，对着江面迎风而站，试图让江面上凉过来的凉风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需要冷静，真的需要冷静……！

“雨荨，你干什么？可别吓唬我啊。”小元一手拍着自己的心脏，一手抓着她的手臂，不让她往下跳。

沈雨荨仰起小脸，闭上眼，又深吸了一口气后才道：“放心吧，我不会跳下去的。”

“真的？”

“如果我死了，谁来照顾梓恒？”她苦涩地笑了一下：“所以我不会死，也不能死。”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她都没有资格选择逃避，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么？

很快，她的电话响了，她不用看也知道是萧子靳打过来的了，看来她刚刚突如其来的态度把他吓坏了。

她又是深吸一口气，稍稍调整好心底的情绪后才接通电话，电话那头果然传来萧子靳担心又着急的声音：“雨荨，你到底怎么了？你不是说回家了么？妈说你没回去？你在哪我过去找你。”

她果然把他给吓坏了……。

“子靳，我没事，我和小元在一起呢。”沈雨荨说着将手机递到小元面前，小元立马对着屏幕挥手招呼：“HI……萧少，我是小元。”

听到小元的声音，萧子靳总算是稍稍松了口气，语气也缓和了不少：“没事就好，什么时候回家？”

“我就在家附近的江边散步，一会就回去了。”沈雨荨改口问道：“子靳你呢？你现在在哪？出差回来了没有？”

刚刚只顾着自己发飙，她甚至都忘了要问候一下萧子靳回来了没有，直到现在才想起来问。

“我刚下飞机不久，正在往家里赶。”萧子靳说：“你在江边别动，我过去找你。”

“好，我在上段。”沈雨荨说。

挂上电话后，沈雨荨将手机放回包包内，看着小元一脸狐疑地打量着自己，如是歉

疚道：“刚刚是不是吓着你了？”

“废话，你说呢？突然喊打喊杀的，连司机听了都手抖了。”小元不解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啊？跟那个什么梁温柔又有什么关系？干嘛突然就嚷嚷着要杀了她？”

这件事情解释起来太长了，她现在也实在没有心情去给小元讲故事，况且萧子靳马上就要过来了。

“梁温柔那个女人不是一直在我和萧少中间搞破坏么？所以恨她呗。”她随口敷衍了一句，随即拉住她的手腕叮嘱道：“对了小元，一会萧少过来了你先别跟她提孩子不好的事情，省得他伤心。”

“你说什么？你居然要瞒着他？孩子可是他的耶，他有权利知道也有责任知道。”

“我懂，正是因为孩子是他的，我才担心他会像我今天一样知道真相后伤心欲绝。”多一个人伤心，并没有什么好处也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连累了他和她一样吃不好睡不好、无心工作。

小元无奈地摇头：“你呀，每次都一有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担着，处处替对方着想，也不知道萧大少他平日里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这么维护你。”

萧子靳有的，沈雨荨一直觉得他挺宠着她维护着她的，就连怎么处置梁温柔这种事情都交给她来定夺，只可惜她当时一时心软，把梁温柔交给巡捕处理了，结果法律却根本没有办法拌住她，任由着她在她面前耀武扬威。

换成是现在，她还会对她心软么？该狠狠地报复她，还是该为萧子靳的未来，她突然就茫然了……。

萧子靳果然很快就到了，是王叔送他过来的，看到他下车，小元便对沈雨荨道：“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我让王叔送你回去。”

“不用……。”

“元小姐不用客气，王叔刚好可以送你回去。”萧子靳礼貌地对小元说了一句，便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她身边越过走到沈雨荨面前，双手握着她的肩膀将她打量了一遍又一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刚刚才从飞机上下来，一般的风尘仆仆，眼里却有着掩饰不住的担心。

沈雨荨抬眸望着他，一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自己刚刚的行为。

“我……我只是突然一时激动，对不起，吓到你了……。”

“是不是梁温柔来找你麻烦了？”萧子靳追问道。

沈雨荨点头，避重就轻道：“不过你放心，她只是在我面前说了一些刺耳的话，并没有对我说些什么。”

她抬起小手将萧子靳因过于紧张而抓疼了她肩膀的大掌拿了下来，握入掌心，注视着他的目光也在渐渐放柔：“其实我早该习惯的，以后再也不会像刚刚那么激动了，你别生气，也别真的冲动地将她杀了，因为我不想看到你落到许聪那样的下场。”

萧子靳点头：“我知道。”

“你真的没事吗？”萧子靳不确定地追问。

沈雨荨的个性他是知道的，如果不是受了太大的刺激，她不会像刚刚那样连杀人的话都喊出来。

“真的。”沈雨荨点头：“你别去找梁温柔了，她的目的就是离间我们，然后找机会跟你见面，所以你别去。”

她担心梁温柔会将对她说过的那番话告诉萧子靳，让萧子靳和她一起揪心难过。

萧子靳点了点头，又道：“那你告诉我，你今天都去什么地方了？有没有遇到别的事情？”

“没有，就和小元在市内逛了逛。”沈雨荨改为搂住他的手臂，努力地挤出一抹微笑：“我们回家吧。”

萧子靳虽然心里有那么一些怀疑，却又找不着半点头绪，只好扯动唇角笑了笑，接过她的肩膀入家的方向走去。

长长的活岸线，别致的栈道，这里的风景和空气都挺好。可是因为平日里萧子靳工作太忙的关系，两人像现在这样一起携手漫步在此的机会却几乎没有。

沈雨荨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发现他的唇线紧抿，显然尚未从刚刚的事情中走出来。

她就知道自己刚刚的那些话会影响到他，真不敢想象如果让他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不健康的孩子，他该有多难过！

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好的那该多好，她就可以开开心心地跟萧子靳一起走完这条长长的海岸线，可以亲亲他，哄哄他，让他开心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表情凝重。

如果孩子是好的，她甚至不用在乎梁温柔对她做什么说什么，她什么都可以承受，什么困难都可以慢慢克服。

微风拂面，清凉沁人，沈雨荨闭了闭眼，身体不自觉地往萧子靳的身上靠近些，轻轻地感觉着这幸福又哀伤的时刻……。萧宅，王素美滋滋地在餐桌上宣布唐晓怀的是个儿子，老爷子愣了一下，随即格外欢喜地问：“真的？”

“嗯，晓已经去检查过了。”王素道。

“才四个月，还不一定看的准呢。”唐晓不好地低下头去。

其实是不是儿子她自己也不清楚，也根本没勇气去问，只是王素一直追着她要结果，为了保住自己的肚子她不得已才随口扯出这个谎来的。

万一是个女儿，王素必定会逼她打掉，没了孩子萧泽飞又会跟她各种闹离婚，到时把孩子生下来了，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萧家的种，至少能帮助她稳住自己在萧家的地位。

“彩超还能有错？就算不准也是八九不离十了。”王素脸上笑开了花。

萧漫在萧泽飞的手肘上撞了一下，也是一脸的心情大好：“二哥，你听到没有？你马上要有儿子了。”

“儿子迟早都会有，这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萧泽飞兴致缺缺道，王素立马脸色一沉，没好气道：“你这人怎么那么喜欢泼人冷水呢？爷爷盼小曾孙都盼多久了。”

萧泽飞撇撇嘴，不说话了。

“对了，雨荨，你肚子里的宝宝快满四个月了，也可以去看看性别了。”王素转而对沈雨荨道。

沈雨荨抬头看了萧子靳一眼，扯动唇角笑了笑：“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和子靳都一样喜欢。”

没错，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只要他健康就行，别无所求。

“喜欢归喜欢，可萧家那么大的产业，没有多几个男人管不过来呀。”王素转向老爷子：“爸，你说对吧？”

“嗯，男孩好，不过女孩也不错，小琴小漫现在不是正在帮忙打理公司么？”老爷子笑盈盈道。谁都看得出来他的心里其实是更想要小曾孙的，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安抚眼前这两位孕妇罢了。

“女孩迟早是要嫁人的嘛，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萧氏帮忙。”

“小妈，你当着小漫的面说这些不合适吧？”萧子靳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这……这有什么的，我说的是事实，小漫不会多想的。”王素干干地笑了笑，瞟了一眼脸色不是太好的萧漫。

听着她们欢快的交谈，沈雨荨只觉得心如刀绞。

如果是她的孩子，即便是个女儿她也会往死里疼，绝对不会在意她的性别的。只可

惜……她的孩子愿意给她这个机会吗？会好好的、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吗？

手掌轻轻地抚上自己的小腹，原本就胃口不佳的她突然就没有了食欲。

“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她从椅子上站起，冲他们笑了一下。

“这么快就吃饱了？”王素愣了一愣，故作关切道：“你才吃这么点怎么够养肚子里的孩子？得多吃点。”

“我真的吃饱了。”她转身走出餐厅。

萧子靳接着也吃饱了准备上楼，老爷子却让他和萧泽飞到他的房里一趟，餐桌上只剩下王素和唐晓她们在面面相视。

萧漫扫了一眼楼上的方向，讥诮地一笑：“八成是怀了女儿，所以才会心情差到连饭都吃不下的。”

“我猜也是。”王素撇撇嘴，心情大好地吃了一口饭。

唐晓却说：“我看你们也别想的太简单了，你们忘了沈雨荨最擅长的就是装？换作普通人家的媳妇都会在怀孕后第一时间告诉家人讨家人欢心。她明知道爷爷等着抱孙子，却一直隐瞒着自己怀孕的事实，直到最近肚子快要藏不住的时候才说公布出来。”

“这能说明什么？”萧漫不懂。

“说明她警惕心强啊，她担心别人知道她怀孕后会给她使绊子，现在眼看着藏不住了不得不公布出来，又在妈说到男孩女孩的问题上故意装难过，给人一种她肚子里怀的就是女儿的假象，这样就不会有人对付她的肚子了。”

王素和萧漫相视一眼，一脸恍悟地点了点头。

萧漫撇了撇嘴，一脸愤愤道：“她这是把我们想的多坏啊？”

王素瞧了她一眼，干咳一声：“她也没想错。”

“妈，你小声点。”萧漫冲王素使了个眼神，又扫了一眼外头。

萧子靳从老爷子房间回到卧室时，沈雨荨已经洗好了澡，坐在床上看手机。

看到他进来，她随手将手机一关看着他：“跟爷爷聊完了？”

“嗯。”

“聊了什么？”

萧子靳正在脱衣服的动作一停，转过头来望着她，随即笑了：“当然不是谈女孩的事，爷爷找我一般都谈公事。”

沈雨荨轻轻地哦了一声。

萧子靳将身上的衬衣脱了下去，就这么光着上身走上来，俯身打量着她：“你怎么了？不会是真的怀上女宝宝了吧？”他的目光下移，停在她的小腹上。

沈雨荨无语地扫了他一眼：“你觉得我会因为是个女宝宝而不开心吗？”

萧子靳想了想，点头：“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人，一般不会。”说完，他紧接着又问：“那你为什么被小妈说的连饭都吃不下就上楼了？”

“我……我没有吃不下。”沈雨荨抬手在他光裸的胸口处推了一下：“赶紧冲凉去吧，时间不早了。”

萧子靳没有退开，而是抬手捏起她的下巴低头在她的唇上亲了一下：“记得我说过的么？我不需要靠什么长子长孙来替我稳住今天的职位，所以……你不用担心生不着儿子，儿子女儿我都一样喜欢。”

他的话让沈雨荨的瞬间鼻腔一酸，感动的差点滑下泪来。

原来他以为她心情不好是在担心自己生了女儿影响他的前程，为了消除她的顾虑，他还说出这么暖心的话来安慰她。

“真的吗？”她盯着他问。

“我有必要骗你么？”萧子靳浅笑。

沈雨荨点点头，感动的说不出话来。

萧子靳松开她的下巴，改为在她的发顶上摸了摸：“我让黄姐做了宵夜，一会我陪你到楼下去吃。”萧子靳洗完澡后，两人一起来到楼下餐厅。

沈雨荨虽然没有什么胃口，不过萧子靳的一番心血她不忍心拒绝，只好随便吃点了。

黄姐做的面条味道极好，沈雨荨却吃的有些食不知味，萧子靳感觉到了，抬头打量了她一眼：“怎么了？不好吃？”

“好吃。”沈雨荨如实道。

“那为什么不吃？”

“我有在吃啊。”她低头吃了两口，才犹豫着抬起头来，盯着他小心翼翼道：“子靳，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你说吧。”萧子靳再度抬头扫了她一眼，低头继续吃着碗里的面条。

“我……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沈雨荨一咬牙，终于将酝酿了一天一夜的话给说了出来。

说出这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因为她已经猜到萧子靳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了，而在说完这句话后，她心虚的压根就不敢抬头看对面的萧子靳。

从她口中听到这句话，萧子靳确实是震惊的，他讶然地瞪着她，手里的筷子僵在半空，久久都放不下来。

就这么怔忡了许久，他脸上的讶然被冷漠替代，几欲咬牙切齿：“理由呢？”

“理由……。”沈雨荨张了张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实话，要不要告诉他理由就是因为孩子没有发育好……。

“理由就是我不想那么早要孩子，你对我没有安全感，你不想因为孩子被捆死在我身边是么？”

“不是……。”

“不是？”萧子靳打断她：“你从一开始怀上它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理由不想要它，还是我将它从手术刀下救下来的，我以为经过这么多事情后你会真心实意地爱上它，爱上我，没想到……。”

“沈雨荨！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么个没心肝的女人！”他咬牙切齿地扔下这句，手中的筷子狠狠地拍在桌面，转身扬长而去。

筷子拍在桌面上的一声‘砰’响把沈雨荨吓得一怔，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这明明是她预料到的结果，可在真正发生后她还是无措了。

萧子靳生气了，并且误会了她，如其让他因为这个原因生气，还不如告诉他实话，告诉他……她想打掉孩子不是因为不爱他和孩子，而是因为这个孩子没发育好，她不想害了孩子一生。

相比之下，萧子靳也许更容易接受后者吧？

想到这里，她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起身走出餐厅。只是没等她走出去，萧子靳已经提着车钥匙出门了，只留给她一个迅速离去的背影。

“子靳，你等等我……！”她迈步便要追出去。

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王素刚刚在萧子靳黑着脸走出餐厅的时候就意识到小两口肯定是吵架了，这会看到他们这样就更加确定了，她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拉住沈雨荨的手臂道：“怎么了怎么了？慢点，你现在可是孕妇……。”

沈雨荨被王素拉住，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王素劝阻道：“这是跟子靳吵架了吧？放心吧，子靳那么大个人还能跑丢不成？顶多也就是找朋友出去喝喝酒吐吐心声，喝爽了自然就回来了。”

沈雨荨看着王素，虽然这么说没错，可她还是担心极了。

早知道萧子靳会被自己气得离家出走，她就不说那些话了，不，应该说换种方式跟他沟通这个问题了。萧子靳走了，沈雨荨自然不会自己留在萧宅过夜，她出门的时候王素体贴地给她安排了家里的司机接送。

沈雨荨并没有直接回御临花园，而是让司机送到萧子靳和宋洋平日里喜欢去的那几间酒吧找人。

萧子靳确实是和宋洋在一起的，只不过今天他不想喝酒，见了面后劈头就问让宋洋把姚纤纤叫来。

宋洋不解地问道：“你不是不喜欢女人么？找纤纤做什么？”

“找她下来聊聊可以么？”

“倒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宋洋斜眼扫视着他，没好气道：“你萧大少爷除了被老婆欺负的时候想得起来，别的时候还能想得起来么？”

“这跟我找姚纤纤有什么关系？”萧子靳不耐烦道。

“我的意思是，你是有多不关心我的感情生活？好歹我也陪你度过了那么多伤心的夜晚，你却连我跟姚纤纤分手一个多月了还不知道。”

萧子靳抬眸看了他一眼：“这么快就分了？”

“当分则分，谁像你一天到晚被一个女人折腾得团团转。”宋洋不屑道。

“分了也可以叫出来聊聊。”萧子靳将宋洋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往他手边推了推。

“你到底想聊什么？我可以陪你聊啊。”宋洋将手机推开：“我从来没有分了手还给对方打电话的习惯，惯她臭毛病！”

萧子靳瞧着他，道：“那你觉得，如果一个女人不想给你生孩子，那是个什么心理？”

“不够爱你呗，多简单的事，真正爱你的的人会像梁温柔一样，费尽了心机想给你生孩子。”宋洋发现他的脸色比刚刚更差了，不解地挑眉：“怎么？难道我说错了么？”

萧子靳咬牙：“你这是在故意挑拨我俩的感情。”

宋洋差点喷了口中的饮料，他从纸巾盒里抽了张面纸擦了擦嘴角，道：“算了，我还是闭嘴吧。”

宋洋说完，转而又问：“不对，你那位小妻子又有什么新想法了？不是刚怀孕没多久么？又不想要了？”

萧子靳原本是想找姚纤纤出来分析一下沈雨荨这到底是什么破心理的，既然见不到

姚纤纤，那这事他也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欲望了。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属于沈雨荨的专属铃声。

他没有接，任由它在桌面上呜呜作响。

“这女人生来就是讨厌，一边虐你一边又不停地给你打电话，真搞不懂她们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宋洋指了一记他响个不停的手指道：“你直接了当地问她到底想怎样？本爷生来不是伺候女人的料。”

萧子靳抬眸扫了他一眼：“你就是这么问姚纤纤的？”

“对啊，对待女人必须强势，不能宠！”

“难怪姚纤纤会跟你分手。”虽然不用担心萧子靳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一直打他电话不接，沈雨荨的心里还是很不安的。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刚刚她已经找过两间他比较有可能去的酒吧都没有找到他的人影，也没有看到他的车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跟实洋在一起喝酒。

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人行道上人不多，偶尔还有那么一两个喝醉的男人从她身边经过时调戏几句，吓得她急忙往旁边躲。

不知道是夜晚人少的缘故，还是她的错觉，总觉得身后有人一直在跟着自己。每次她回头去看的时候，却又什么可疑的人都没有。

她轻吸口气，一闪身进了旁边的停车场，在角落里呆了半分钟，探出头去果然看到外面有一个可疑的男子正在东张西望地找人，显然是在找她。

可疑男子一转身，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地对上。

沈雨荨被吓得一颗心差点跳出了嗓子眼，本能地脚步一转往停车场里面走去。

里面是一个诺大的停车场，灯光昏暗，气氛压抑吓人，可沈雨荨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因为那直勾勾地盯着她瞧的男子就守在停车场门口。

她不知道对方有没有跟上来，到底想做什么，是劫财劫色还是像上次一样人为的安排。

后面有脚步声靠近，是男性沉稳的脚步声，沈雨荨瞬间寒毛根根竖起，慌慌张张地拿起手机继续给萧子靳拨电话。只是电话一如即往的没人接，她在情急之下，只好改为给萧子靳发了条信息：老公，救我……。

她知道萧子靳有在她的手机上安装定位系统，他一定可以准确地找到她的，可是她不确定还在气头上的萧子靳会不会再管她的死活。

萧子靳虽然一直没有接她电话，目光却几乎没有离开过手机屏幕，看着她的名字在屏幕上跳跃。

然而她的名字跳着跳着就不跳了，紧接是一条简短的信息跃上屏幕。

当他看到沈雨荨的求救短信时，死灰般的脸色立马一凝，拿起手机点看手机信息看了一眼，然后低咒一声起身快步往酒吧门口走去。

宋洋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快步离去的背影响，扬声问了句：“怎么了？不是说好了不理她的么？”

萧子靳没有搭理他，一边精确沈雨荨所在的位置一边加快了步伐，虽然沈雨所在的位置跟他只隔了一条街，但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他一刻都不敢松懈地往前赶去。

沈雨荨一直在试图找停车场的另一个出口，可是由于停车场太大，她根本就找不着出口，反而走到了一个死角的位置。

她头皮一麻，转身盯着已经走近自己的陌生男子，打量着他颤声问道：“你想做什么？”想看最完整和最及时的更新，请关注‘爱言情 vip’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号是：aiyq11

第 106 章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陌生男子冲她裂嘴一笑，道：“我想跟你玩，她们说你会陪我玩。”

沈雨荨愣了一愣，再度打量着他，这才发现这个可疑男人原来是一个神智不正常的傻子。

发现这个真相后，她反倒是放心点了，至少不是别人派来故意伤害她的吧？不过对方虽然看着像是个傻子，但对人仍然有攻击性的，她一个孕妇还是会有很大的危险。

“她们说只要我一直跟着你，你就会跟我玩，美女，我已经跟了你很久了，你留在这里陪我玩好不好……。”那男子迈步走上来，沈雨荨本能地往后退了一退，冲他喝道：“等等！”

男人果然停了下来，沈雨荨吞了吞口水：“那个……我们到外面玩吧，这里太黑了。”

“我不要……我就要在这里玩。”男子上来便要抱她。

在他的身体靠上来时，沈雨荨闻到了他身上令人作呕的酸臭味，她尖叫着挣扎：“走开，别碰我……！”

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但就他这一抱已经将她吓得够呛了。她呆怔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地奋力地一把将他推开，从他身边挤了出去，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停车场外头跑。

身为孕妇她跑不了太快，没跑几步便一下子被那男的从后面抱住了。

男人一边从后面抱着她往里面拖一边说：“姐姐跟我回家玩嘛……跟我回家……我想跟姐姐一起玩……。”

“不要！你这个死变态快放开我！”沈雨荨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偏偏这么大的停车场连个人都没有。

“她们说只要我抱到姐姐，姐姐就会跟我回家玩的。”小傻子不但没有放开她，还将她抱的更紧了。她越是挣扎，他就越害怕她会走，抱的也越紧。

沈雨荨原以为小傻子只是为了拖她回家，没想到小傻子被她逼急了，居然一把将她推到旁边的石柱上，额头撞在水泥柱上时直接将她撞蒙了，直觉得满眼冒星星。

“姐姐你疼吗？对不起……姐姐你是不是很疼啊。”小傻子担忧地望着她，满脸关切：“是她们说姐姐如果不听话，狠狠地打姐姐一顿姐姐就会听话了……对不起姐姐……。”

沈雨荨靠在柱子上，已经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身体一歪往旁边栽去。

“姐姐你没事吧……？”小傻子见她昏倒，急忙伸出手去接她的身体，不过旁边突然横出来的一双有力的双臂却将抢先一步将沈雨荨揽入怀中。

小傻子愣了一下，看到萧子靳时立马嚷嚷道：“不许你跟我抢姐姐……姐姐是我的……！”

“去死吧！”萧子靳狠狠的一拳头挥过去，直接将小傻子抡倒在地上。

随后跟上来的宋洋一看这阵式，大概猜出是怎么回事了，他一脚踩在小傻子身上，又看了一眼萧子靳怀中已经昏迷的沈雨荨，对萧子靳道：“萧少你赶紧送嫂子去医院，这家伙交给我来处理。”

沈雨荨的身体要紧，萧子靳也没心思管地上嗷叫不停的小傻子，抱了沈雨荨便往停车场外头冲去。沈雨荨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噩梦……。

梦里，她蓬头垢面，肚大如箩地被身着手术服的母亲推入产房。生产台上她拼命挣扎，拼命哭泣：“我不要！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要生下他……！”

小腹传来的阵阵巨痛却让她渐渐地失去了挣扎的力气。

紧接着是越来越致命的痛楚从下体袭来，几乎将她整个人都淹没，耳边是母亲气急败坏的喊叫，一遍又一遍地叫她出力，用力挣她的手臂，告诉她再不出力孩子就要死在肚子里了。

不知道在这种噬骨的疼痛中挣扎了多久，她感觉下体一空，疼痛稍减，耳边不再是大伙喊她出力的声音，而是母亲欣喜的声音：“是个儿子！”

紧接着，母亲的声音变的焦急起来：“不好了，孩子不会哭，没有呼吸了……。”

“快，快送去抢救……。”

紧接着是‘咚咚’的脚步声越跑越远……。

“我的孩子……！”沈雨荨尖叫一声，蓦地从床上坐起，一身的冷汗袭来。

坐在她身侧打盹的萧子靳被她吓了一跳，瞬间惊醒过来。

“雨荨，你怎么了？”萧子靳看着发白的小脸满是惊恐，冷汗淋漓的样子，知道她肯定是做噩梦了，忙抱住她的身体安抚道：“别怕，没事了，没事了……。”

“我的孩子……。”沈雨荨抬手抚上自己的小腹，小腹微鼓，孩子还在。

“不要……我不要生下他……我不要……。”沈雨荨摇着头，嘴里怔怔地重复着这么一句。

刚刚在梦里的时候她重复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了，为什么她会做那样的梦？那么可

怕的梦？为什么？

听到她嘴里一遍一遍地说着不要这个孩子的话，萧子靳的心里揪紧，脸色也微微地变了。不过他没有对她发火，因为眼前的她实在太惹人心疼了，他就算是有火都不敢发啊。

沈雨荨在萧子靳的怀里呆了许久，终于慢慢冷静下来，也慢慢从梦境走向现实。

今晚发生的一切终于替代了梦境涌入她的脑海，从她跟萧子靳一起吃面条到萧子靳离家出走，再到她被一个恶心的傻子强抱……。

她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颤，环视一眼病房四周，幽幽地吐出一句：“我没事了？”

“嗯，没事了。”

“那个恶心的男人呢？”

“被宋洋揍了一顿扔进派出所去了。”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就算是扔进派出所很快也会被放出来的，所以当时宋洋就气不过地将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沈雨荨后怕地吞了吞口水，抱紧萧子靳的脖子：“是你救了我？”

“是。”

“谢谢你。”沈雨荨感激道，如果不是萧子靳赶到，她真不敢想象自己被那个傻子抱住后会是个什么状况。

“谢？”萧子靳突然松开她，低头注视着她责备道：“我还没问你，这么晚了为什么还到处乱跑？难道你不知道大晚上一个女人在外面有多危险？”

“我想找到你啊。”沈雨荨含泪望着他。

“找我做什么？我一个大男人还能跑丢不成？还是你觉得我会脆弱到离家出走并且再也不回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嘛。”

“难道你觉得我不该生气吗？”

“应该。”沈雨荨一脸歉疚地点头：“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我不该那样说的。”

“总之下次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给我乖乖在家呆着，别到处乱跑听到了么？”

“我知道了。”沈雨荨点头，一次又一次的危险，她自己怕了。

“我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疯子，当时快把我吓死了。”一想起那个又脏又臭的傻子，她至今仍是一阵后怕。

她抬手摸了摸自己额头上的纱布，最近总是多灾多难的，一转眼又把自己弄伤了。

“怎么了？伤口疼么？”萧子靳问。

沈雨荨摇头：“不疼。”

“既然不疼，那就好好休息吧。”萧子靳替她拉好被子，却绝口不提孩子的事，他越是不提，沈雨荨的心里就越是不安，因为不知道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子靳……。”她轻轻地唤了声，萧子靳抬手在她的手臂上拍了拍：“别说话，赶紧睡觉吧。”

“那你呢？你睡哪？”

“我睡沙发。”

“我要你陪我一起睡。”沈雨荨难得地撒起了娇，注视着他的目光满是期盼。

萧子靳扫了一眼只有一米宽的病床，浅笑：“你要我在床上跟你挤？”

“可以么？”

难得她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当然不会拂了她的意思，点头：“好，只要你不嫌挤就好。”

“我想跟你挤。”沈雨荨往旁边挪了一些，给他腾出一半位置。

萧子靳掀开被子躺了进去，小小的床被他占去了一大半，沈雨荨挪进他的怀中，抱着他，心里突然就多了一种心安的感觉。

她想这么抱着他睡，也只有抱着他，她才会睡得安稳些。

感觉到她对自己的依赖，萧子靳突然有些无奈地暗吸口气，手掌在她的后背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着，声音低柔：“你呀，就不能跟安安稳稳地跟我过几天好日子么？”

跟他过安稳的好日子，她怎么不想？可现实哪有那么容易？总有那么多的磨难在等着她。

好不容易梁温柔的事情解决了，她以为自己跟萧子靳终于可以平平静静也生活了，苍天却又跟她开了个这么大的玩笑。让她左右为难，心如刀绞……。

“子靳，你说如果你娶的不是我，而是别的女人，还会像现在这样麻烦不断吗？”郁郁的声音从他的怀中传了出来。

而萧子靳几乎想也不想，道：“不会。”

“……”

“她们会很乖，很听话，不乱跑，不自作主张……。”他突然收住了话尾，其实还有很多，她们会以他为中心，温柔体贴地侍奉她，她们还会积极地为她生儿育女。绝对不会像怀中之女人这样，三天两头的惹他生气，害他操心，还总是计划着怎么拿掉他的孩子。

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女人，他将她宠在了手心！一大早，送早餐过来的何玉娇就指着沈雨荨各种责备：“你说你，大晚上的一个人乱跑些什么，这万一要是被那些臭流氓撞坏了孩子怎么办？”

萧子靳看了一眼几近木然的沈雨荨，对何玉娇道：“妈，昨晚我已经教训过她了，您就别再说了。”

“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不懂事，真让人操心。”何玉娇从保温盒里将早餐盛了出来，嘴里仍是骂骂咧咧的。

门口传来敲门声，是林助理在向萧子靳招手。

萧子靳看了沈雨荨一眼，叮嘱她好好吃早餐后迈腿往林助理走了过去。

沈雨荨接过何玉娇递过来的粥，抬眸盯着她道：“妈，我昨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什么梦？”何玉娇随口问了一句。

沈雨荨刚刚一直在想那个梦境来着，却怎么想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只好问身为梦里主人公之一的何玉娇：“我梦把我肚子很大，是你亲自把我送进产房，帮我接生，在经过漫长的痛苦后我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孩子不会哭，而且还没有呼吸。”

她皱着眉，努力地回想着梦境的内容。

一旁的何玉娇却听得瞪大了双眼，愕然地吐出一句：“你……你说什么？这是你昨晚做的梦？”

“是啊，好奇怪的梦。”她想了想，难道是因为知道了肚子里的孩子没有发育好，一天到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才会将它们幻化成梦境的吧？

见母亲惊讶得半天缓不过神来，沈雨荨不解地问道：“妈，你怎么了？难道你也觉得我会做这种梦很奇怪？”

“呃……。”何玉娇回过神来，摇头道：“我看你是怀孕了神经衰弱才会乱做梦的，一个梦而已，别太放在心上了。”

“可是这个梦好真实。”沈雨荨突然想道般，道：“对了，我记的你跟我说过梓恒出生的时候也是没有呼吸，差一点就挂了。”

何玉娇又是一怔，点头道：“我想应该是当初听我说的时候把你吓着了，所以才会

做这种恶梦吧。”

真的是这样吗？沈雨荨眉头重新拧在了一起。

真的跟当初她听何玉娇说梓恒出生的情景有关吗？大概是的，想到孩子现在的情况，再一联想到梓恒出生时的样子，脑活中就浮现出了梦里的那一幕。

何玉娇偷偷看了她一眼，为了阻止她继续追问下去，忙岔开话题：“赶紧吃粥吧，冷了就不好吃了。”

沈雨荨默默地吃了一口粥，心里却仍然有些困扰，梦境中的感觉太可怕了，又太真实了，所以她才不得不多想的。

不过何玉娇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看来真的是她想的太多了。

看到她低头吃粥，没有再打算继续追问的意思，何玉娇终于暗暗地松了口气。

她真怕沈雨荨突然想起点什么，然后追问她，并且像个好奇宝宝般一直追问下去！萧子靳出了病房，径直走到走到休息区后才转身盯着林助理道：“先说那个疯子的事，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

“真疯。”林助理道：“刚刚我试着跟他沟通过，发现他不像是装的。而且我从派出所口中了解到这个疯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街上袭击女性，光近几个月就接到过三次报案，只是因为他大脑有问题一直拿他没办法。”

“拿他没办法就可以放任不管了？”萧子靳阴着脸问。

想到昨晚沈雨荨被紧紧地抱在怀里的情景，他恨不得杀了那个疯子。

林助理无奈道：“遇到这种人，巡捕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把他送到别的区去，但别的区巡捕接到报案后也不能不作为，只能继续送走。反正送来送去都是在附近区域，也不可能送远。”

“这么说，跟梁温柔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没有的，而且我调查过梁小姐这段时间的动静，她昨天去了江城至今没有回来。”

“梁温柔这段时间来的行踪调查清楚了？”

“嗯，调查清楚了。”林助理点头道：“我们出差回来那天梁小姐没有找过少夫人。”

没有找过，那么当天沈雨荨的反常又是因为什么？

他记得当时自己问过沈雨荨是不是梁温柔又来找她麻烦了，沈雨荨回答说是，还说梁温柔除了对她说了些难听的话外并没有做什么。

沈雨荨会激动地喊出杀人的话，必定是因为受了重大刺激的。

林助理又说：“不过，我们走那天梁小姐去过一趟御临花园，听花园里的保安说她们在楼下交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梁小姐就离开了，没有吵架也没有起冲突。”

“梁温柔去找过雨荨……。”萧子靳低喃。

“是的。”

“那么雨荨的行踪调查清楚了么？”萧子靳又问。

“查清楚了，当天梁小姐去了江城，少夫人自己去了人民医院，两人并没有再接触过。第二天少夫人和元小姐一起到过人民医院，应该是去取胎检结果。”林助理一本正经道。

萧子靳让他查最近沈雨荨和梁温柔的行踪，他当然不敢怠慢，已经将她们每一天的行踪都查清楚了。

萧子靳又是一番沉吟，才道：“想办法到人民医院把胎检报告给我拿来。”

“好，我马上去联系妇产科的黄主任。”林助理点头。

“不，不用特地去拿，打个电话让黄主任查一下雨荨的胎检报告就行。”萧子靳有些等不及了，所以决定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我这就给黄主任打电话。”林助理道。“妈，我们真的要去看望沈雨荨那个贱人么？”萧漫手里提着保温盒不情不愿道。

王素瞟了她一眼：“去看一下难道不应当么？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嫂子。”

“不是……我担心大哥会发现这事跟我有关系。”萧漫已经担心一夜了，这会要亲自走到萧子靳和沈雨荨面前心里自己会发虚。

她平日里不回萧宅住的时候，就是住在酒吧街那一带的公寓里，对那一带的环境自然熟悉。几个月前她就被那个人疯子强抱过一次，当时差点把她给吓晕倒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疯子喜欢在那一带出没，见到单身女子就会冲上去狂抱一顿，吓得她每次出行都格外小心。

昨晚听司机说沈雨荨去酒吧街找萧子靳去了，王素正愁着该趁此机会做点什么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办法是不错，只可惜沈雨荨的运气就是那么的好，都被撞昏了肚子却一点事都没有。

搞的现在事情没办成，她还提心吊胆了一晚上。

王素倒是一点都不担心，道：“怕什么？就算萧子靳要怀疑些什么，那也会往梁温

柔身上怀疑，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来的。”

“你怎么知道？”

“这还用问么？梁温柔现在恨沈雨荨入骨，随时都有可能对她出手。”

萧漫点点头，笑盈盈道：“好像也是啊，妈，你这一招挺高啊。”

“那是，姜还是老的辣嘛。”王素得意地一笑，不以为然道：“这次就算她走运吧，下次可就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嘘……别乱说话了。”萧漫冲王素做了个禁声的手势，两人已经来到了沈雨荨所在的楼层。

沈雨荨没想到王素和萧漫会过来，还好何玉娇已经回去了，不然两个妇女间又该吵的不可开交了。

“小妈，你们来了。”她努力地维持好脸上的笑容。

“嗯，来看看你。”王素站在订边一脸心疼道：“你看看你，怎么又把自己弄伤了，昨天我劝你别往外跑你偏不听，不然哪用吃这种苦哟！”

感觉到身后有人影迈进来，王素用眼角的余光瞧见是萧子靳后，继续开口道：“我不是跟你说了么，男人他跑出去顶多也就是找好朋友出去喝两杯，喝爽了自然就回来了。幸好孩子没事，这万一有点什么事情，你这会肯定得哭瞎了。”

“我错了，是我没有想周全。”沈雨荨乖巧道。

“好了好了，你也别自责了，以后小两口吵架都别冲动就好了。”王素说着转向萧子靳，嗔怪道：“子靳你听到了没有，下次别一吵架就往外跑，得顾虑一下雨荨的感受。”

萧子靳没有理会王素，从进门的那一刻起，深沉的目光便紧紧地锁在沈雨荨的身上。

那目光太炙人，沈雨荨感觉到的时候心头不由的一窒，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看着自己。

见萧子靳不吭声，王素如是又催了一句：“子靳，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在听？”

“我知道了。”萧子靳终于将目光转向王素，盯着她道：“小妈，你和小曼先回去吧，雨荨没什么事了。”

“大哥，我们才刚到呢，你就赶我们走？”萧漫忍不住道，刚刚萧子靳勿视王素的时候她已经觉得心中不爽了，这一开口居然就是赶人？

“你大嫂她需要休息。”萧子靳坚持。

王素呵呵笑道：“那行吧，让雨荨好好休息，我们就不打扰了。”说完她伸手在萧

漫衣角上扯了一下，示意她离开。

“大嫂好好休息吧。”萧漫象征性地叮嘱了一句，和王素一起走了出去。

一走出病房，萧漫便没好气地咕哝道：“大哥他什么意思嘛，妈你怎么说也是他的长辈，好心来看沈贱人，他居然还用这种态度对你。”

王素抬手在她的腰上撞了一记，没好气道：“刚刚还说担心萧子靳看出什么端倪来，怎么这会不怕了？他赶我们走不正合了我们的意？难不成你还想在那里一直陪着？”

“当然不是，我只是看不惯他对你的态度。”

“他对我的态度？”王素冷笑：“这么多年来不都是这样么？我早就习惯了。”王素和萧漫走出去后，萧子靳反手将病房的门关上，站在门边看着病床上的沈雨荨。

四目相对，彼此都没有开口说话。

刚刚萧子靳从病房里走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只是出去了一趟回来脸色便变了，沈雨荨心里有疑惑亦有不安，甚至还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你怎么了？”沈雨荨盯着他问道。

“你说呢。”萧子靳终于迈开步伐往她走来，在病床前站定后目光沉冷地俯视着她：“到底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沈雨荨脸上滑过一抹讶然，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而且还是用这种态度？是发现什么了吗？

其实刚刚看到他脸色不好地走进来的时候，她已经预感到这个问题了，萧子靳那么敏感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看着她这几天的反常行为无动于衷？

“或者说，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萧子靳倾身，双手撑在她身侧的床头上，近距离地盯着她的目光越发恼火：“我到底是不是孩子的父亲？是不是？”

沈雨荨被他瞪的身体不自觉地往后退了退，结巴道：“当然……。”

“那为什么关于他的一切事情都不愿意让我知道？从当初怀上他，决定打掉他，到后来决定生下他，再到现在……孩子发育不完整。”

他果然知道了，沈雨荨苦涩地哽咽了一下，半晌才说出一句：“因为不想让你担心啊。”

“只是因为这样吗？”他问，脸色并没有因为这个听起来不错的理由而有所缓和。

沈雨荨哽咽着点头：“因为不想看到你像我一样痛心难过的吃不好睡不好工作不好，因为不想看到你因为气愤而冲动地对梁温柔做出犯法的事情，不想你像许聪一样被关进

牢里……。”

她的泪珠滚了下来，虽然方法也许不对，可她这么做真的只是单纯地为了保护他啊。

“梁温柔那天早上究竟对你说了些什么？”萧子靳盯着她问道。

沈雨荨含泪的眸子再度浮起一抹讶然，道：“你都调查清楚了？”

“没错，我都调查过了，那天我走后梁温柔在御临花园找到你，下午你便去了人民医院胎检，第二天去拿了胎检报告，然后给我打那通莫明其妙的电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说好等我回来陪你一起去胎检的，而你也答应了，后来为什么又那么急着去检查？”

他说完，定定地注视着她，显然在等待她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沈雨荨却已经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萧子靳只好又说：“梁温柔到底对做了什么？以至于你恨不得想杀了她？”

“她……。”沈雨荨含泪望着他，最终还是说出了真相：“她跟我说，我们上她家去的那天晚上，她在水壶里下了会导至胎儿畸形的药，她让菊姐端给我的那杯水我喝过了。”

她突然抓住萧子靳的双手，哭的更加伤心：“子靳……是她害了我们的孩子，她说我们的孩子就算不胎死腹中，生下来也一定会是个傻子，听到这种话……你一定跟我一样恨不得杀了她对么？”

萧子靳咬牙：“没错……。”

“所以啊……。”沈雨荨摇头：“我怎么敢让你知道？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算你把她杀了……除了把你自己搭进去外又能挽回些什么？”

“所以你宁愿自己一个人扛着，一个人伤心是么？”

“只要能让你开心，能让你安好如初……我一个人扛着又有什么不可？”沈雨荨抓住他的手臂，盯着他说：“答应我，就算要对付梁温柔也要想一个万全的方法，我已经失去这个孩子了，不想再失去你，好么？”

“难道在你眼里，我是个这么冲动愚蠢的人么？”

“我害怕啊……。”

“放心吧。”萧子靳突然将她搂入怀中，在她耳边僵硬道：“梁温柔我会对付，但不会傻到把自己对付进牢里去的。”

“真的？”

“她还不值得我这么牺牲自己。”

听到他这么说，沈雨荨总算是稍稍放心些了。

她抱着萧子靳，紧紧地抱着他，在他耳边痛心问道：“孩子怎么办？”

“放心吧，医生不是说了最终结果还要等以后的三维彩超么？我不相信她的药真有这么见效。”

“我是说万一呢？”

“万一？”萧子靳苦笑：“放心吧，不管孩子生下来是什么样子，我都有能力将他抚养成人，有能力让他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的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现实，可对她来说却无疑是一颗效果极佳的定心丸。

“你真的觉得把他生下来好么？”她不确定地问。

萧子靳抚摸着她的发丝，点头：“嗯，毕竟是属于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他有权利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他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为了安抚沈雨荨却又不得不这么说，如果他和沈雨荨一起慌乱，一起像个无头苍蝇般六神无主，那后面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如果孩子发育的不好，生出来便是害了孩子一生的道理他当然也懂，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月后的三维或者四维彩超了。

“谢谢你……。”沈雨荨含泪点头：“子靳，谢谢你给他这个机会……。”

“应该谢他自己，那么努力地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沈雨荨点头，含着泪笑了，这是多大的缘份才能成为一家人啊！

两人相拥着沉默，沈雨荨闭着双眼享受这难得的心安，萧子靳低头看了一眼她的发顶，道：“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再自己一个人扛，记的跟我说知道么？”

沈雨荨点头，如果早知道两个人一起扛比一个人扛好受多了，她一开始就不会对他隐瞒的。

想到梁温柔，沈雨荨突然松开他问道：“那个梁温柔……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仍然是她担心的。

萧子靳想了想，说：“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我会注意方式的。”

如果孩子真的因为她死了，或者生下来就是个傻子，那么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梁温柔的，他会让她付出同等的代价，也必须付出同等的代价。

上回对他下手时，他可以看在当年的情份上原谅她，可是对他的老婆孩子下手，再好的情分他都不会顾念，这就是他做人的原则！想看完整内容，请上微信关注‘若初文学网’公众号。

第 107 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菊姐看着眼前的萧子靳，那严肃的表情，慵懒中透着高贵的姿态，不开口便能自带一种让人望而怯步的气势。菊姐不自觉地吞吐了吞口水，张嘴结巴道：“萧少您找我？”

虽然她不觉得自己应该惧怕萧子靳，但心里的本能反应就是现在这样，毕竟萧子靳会突然亲自找上她……绝对不会有有什么好事。

“坐下。”萧子靳用下巴点了一下对面的沙发。

菊姐看了看干净的真皮沙发，忙摇头道：“不……不用，萧少有什么事直接吩咐就好了。”

“好。”萧子靳睥睨着她，语气不咸不淡：“你待在梁温柔身边的那些日子，梁温柔对你怎样？”

“梁小姐？”菊姐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很好啊……。”

“我要听实话。”

“呃……梁小姐除了偶尔脾气火暴了一点外，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对我不好，这是实话。”

“因为她对你好，所以你愿意为她做一切事情是么？包括给人下毒？”萧子靳的语气冷了下来。

“下毒？”菊姐一脸迷糊地望着他：“萧少您什么意思？下什么毒？”

“下一种能至雨荨腹中胎儿畸形的毒。”他没耐心继续套话，直接了当道。”

“至萧太太腹中胎儿畸形的毒……。”菊姐细细地呢喃出这句，随即一脸惊恐地摆手加摇头：“没有，我绝对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连萧太太的面都没见过……不对，我跟萧太太就见过那么一回，梁小姐生病那天晚上……。”

“就是那天晚上。”萧子靳打断她。

“那天晚上……。”菊姐又是一愣，努力地回忆了一阵才又说：“我没有啊，当时萧太太在梁小姐家总共呆了才不到半个小时，并且没有离开过萧少爷的视线，我哪有机会下毒……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萧子靳看着她，目光如利剑般穿透她的眼底，直将她看的心慌不已。但她仍然没有放弃否认，甚至是哭丧着脸说：“萧少……我平日里连蟑螂都不开踩，哪敢干那种事情啊……您一定要好好调查清楚，我敢对天发誓……这事真不是我干的……。”

“你把那天晚上的经过跟我说一下，特别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那天晚上？”菊姐忙不迭地点头：“那天晚上我早早就睡了，睡的迷迷糊糊的时候梁小姐把我叫醒说她肝子疼，我摸了她的额头一下发烧了。如是劝她去医院，可不管我怎么劝她就是不肯去，还坚持说要见您。如是我给您打电话了，对了……在您来的路上，梁小姐叮嘱我呆会你们来了一定要礼貌一点，给你们倒杯水，没过多久你们就来了……。”

菊姐突然浑身一震，错愕地瞪大双眼：“难道是那杯水有问题？”紧接着开始频频道歉起来：“萧少……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她的神态看起来不像在说谎，萧子靳也相信她没有这个胆去伤害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

他沉吟片刻，就在菊姐又要开口辩白时，突然抬眸盯着她道：“你回去吧。”

“啊？”菊姐讶然，显然没料到萧子靳这么容易就放自己走了，傻站了片刻才小心翼翼地问道：“萧少您相信我的话了？”

“怎么？你不想要这样的结果？”

“不……当然不是。”菊姐感激涕零道：“谢谢萧少的信任，萧少是个聪明的好人……谢谢……。”

说完，她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林助理看着菊姐几近逃跑式的背影消失在走廊上后，才迈步走了进来，扫视着萧子靳道：“你就这么把她放走了？”

“看的出来她并不知情。”萧子靳手指一点一点地捏紧，分明是在隐忍着体内强大的火气。

把菊姐叫过来，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梁温柔口中的下毒是否真实，毕竟梁温柔的话并不可信。不过从刚刚菊姐的描述中他已经可以听的出来，沈雨荨那晚喝下去的水确实是有问题的。

他突然抬头，盯着林助理道：“梁温柔还没有回榆市？”

林助理摇头：“回来了，上午才托关系去找了许聪，然后去办了境外证件，我估计她会回到国外去。”

“坏事做绝，却想一走了之？”萧子靳冷笑。

“那现在怎么办？”林助理问。

萧子靳想了想，抬头盯着他问：“许聪现在怎么样？”

“还在等待宣判。”

萧子靳点头，道：“你去安排一下，我要见他一面。”

“萧董您要见他？”林助理讶然：“可是上回我已经被他拒见过好几次了，他应该不会见您。”

“你就告诉他，梁温柔又闯祸了。”

“啊……哦，好的。”林助理点头。沈雨荨有些忐忑不安地等了一天，萧子靳虽然挺忙，但好像并没有去对付梁温柔，因为梁温柔还能给她发挑衅的短信，问她胎检结果拿到了没有，是不是有点出人意料。

此时她的心里又憋屈又无奈，恨不得掐死她，最终却只能给她拨了个电话提醒她：“你有没有想过萧子靳知道这件事情后会是什么反应？”

“当然知道，反应强烈，但他拿我没办法。”梁温柔笑了笑：“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以前我有多爱他，现在就有多恨他。”

“跟萧子靳斗，我看你真是作死。”

“怎么？他想用对付菲菲那一招对待我？我孤家寡人的在榆市，他有本事找个人弄死我。不过你最好提醒他一句，我已经跟巡捕叔叔说好了，但凡我有点什么事都是他萧子靳干的！”

“但愿你可以一直这么傲气下去。”沈雨荨挂掉电话。

萧子靳真的拿她没办法了么？她不相信！

沈雨荨不相信，电话另一头的梁温柔和凌菲菲也不信，所以在梁温柔挂上电话后，凌菲菲立马翻起白眼道：“我们刚刚在讨论什么来着？讨论让你怎么取得萧子靳的原谅，怎么避开他的报复，等许聪出狱后好好过日子。结果你一转身又去刺激沈雨荨那女人，你真的是……脑子锈逗了吧？还想不想好了？”

梁温柔抬眸看了她一眼，语气恨恨道：“你就是看不惯她那副得意的嘴脸，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故意晒幸福。”

“她又怎么晒幸福了？”

“你看，这是我一朋友发我的。”梁温柔将手机屏幕递了过去，上面是萧子靳和沈雨荨一起从医院走出来的场景，两人亲密地相拥在一起，脸上居然没有她预料中的痛苦表情。

难道这个孩子对她来说那么不重要么？居然反应这么冷静？看到沈雨荨还能笑的出来，她当然不服！

“我不是跟你说了么，别再关注她的事情了，不管她以后跟萧子靳相处的怎样都是她的事情。其实从一开始她就没有对不起你，是你一直在找她的麻烦，就算她后来把你的孩子撞没了，那也是出于对你的报复，谁让你先找人劫持她呢？人家也不是面团捏的，随便你捏圆捏扁。”凌菲菲见她脸色沉了沉，忙改口道：“你别生气，我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护着她的意思。”

梁温柔苦涩地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凌菲菲没有说错，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她自己的不服气，看不得萧子靳娶了沈雨荨这么平凡的女人，然后开始想尽办法地从她手中抢走萧子靳，想尽办法地对付她。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你的国外去吧，等许聪出狱后再作打算，别再招惹他们两个了。”

梁温柔突然抬头，盯着她道：“可是……我想留下来陪着他。”

“现在人都进去了，还怎么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凌菲菲唉叹口气：“当初你要是肯听我的，放弃萧子靳，好好跟许聪过，也不至于把他害到牢里去了。”

梁温柔看着凌菲菲，没错，凌菲菲一直都在劝她放心，是她自己一直死心眼罢了。

同学会那么晚上也是因为凌菲菲劝她放弃萧子靳，好好跟许聪过，还说了一堆许聪的好话，所以她才会在凌菲菲走后跟许聪见面，然后发生了关系。

只是第二天一觉醒来，看着许聪，她满脑子想的却仍是萧子靳，她根本放不下萧子靳……。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早知道会落入今天这地步，当初就不该这么执迷不悟的。

鼻腔一酸，她的眼眶居然湿了。

“你怎么了？”凌菲菲见她双眼含泪，如是缓和了语气道：“你也别太伤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对不起许聪。”梁温柔垂着头说。

“你能说出这句话来，能为他流泪，说明你还有点良心。我想他在里面也会好过些，至少有活着的希望和动力，不过我想知道，这些话你有对他说过么？”

“前天我去看他时说过会在这里陪着他、等他出来。”

“那就好，他现在肯定很兴奋。”

梁温柔苦涩地笑了笑，她现在只求他不会被判太久。萧子靳一大早醒来就没有见到沈雨荨，他本能地从床上坐起。

大概是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他的神经线都绷紧了，稍一有反常的情况发生便会觉得不安起来。

以往沈雨荨为了不惊扰他，哪怕是醒来了也会陪他睡到自然醒，然后才跟他一块起床。

“雨荨……。”他冲着浴室里面唤了一声，没有得到回应，如是从床上翻身下来，穿着睡衣便往卧室门口走去。

楼下有动静传来，他循声喊了声，沈雨荨从厨房里面走出来，站在楼梯下方看他他：“你叫我？”

“嗯，没事。”看到她好好的在家里，萧子靳便放心了，转身回到屋里洗漱换衣服。

沈雨荨回到厨房继续弄早餐，身后有脚步声传来，紧接着便是萧子靳从后面抱了上来，在她耳边轻咬低吻：“我还以为你又跑了。”

“又跑了？”沈雨荨回头望着他：“为什么要用到‘又’字？”

“嗯……大概是因为被你折腾出心里阴影来了吧。”

“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么？遇到事情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告诉我，只自己一个人扛，扛不动就偷偷哭。”

沈雨荨转过身来，双手环住他的脖子，注视着她一本正经道：“你别瞎想，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以后不这样了么。”

“我怕你做不到。”

“我肯定能做到的。”沈雨荨点头：“而且我已经听你的，不管孩子成长的好不好，我们都要以快乐的心态迎接他的到来，我已经很努力在做到了。”

“很好。”萧子靳低头在她的唇上亲了一下，低头看着微微隆起的小腹，随即俯下身去，帅脸贴着她的小腹柔声道：“宝贝你听见了么？你这位酷爱哭鼻子的妈咪终于变的坚强一点点了，所以你自己也要努力，努力成长成一个健康快乐的小宝贝哦。”

沈雨荨苦涩地笑了笑，小手轻轻地抚上他如墨般的发丝，道：“孩子还太小，听不见你的话。”

“多说几次就听见了。”萧子靳又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腹，才站起身子对她说：“当然，前提是你自己要开心点，只有你开心了他才会成长为健康快乐的小宝贝。”

“放心，为了他能好好成长，我也一定会开心起来的。”

“乖。”萧子靳看了一眼她的身后：“在做什么早餐？糊了没有？”

“当然没有，有了上回的经验教训，听到你走进来我就首先关火了。”

“上次是你打扰了我。”

想起上次因为两人的忘情拥吻，不但锅烧了还挨了母亲的骂，沈雨荨就有些憋屈，自然不敢再有下回了。

沈雨荨扫了一眼他身上的外出服：“今天是周六，你要出去吗？”

“有点事出去一趟。”

“哦。”明知道他工作忙，平日里几乎没有周末可以过，她的心里还是有些小失望。

萧子靳感觉到她的失望，沉吟了一下，说：“中午我会回来吃饭，下午陪你到外面逛逛。”

“逛街？我也要去！”刚好从外面走进来的沈梓恒一听下午要要去逛逛，立马兴冲冲道。

萧子靳松开沈雨荨，扭头望着一脸兴奋加期待的小梓恒，道：“不要你去。”

小梓恒小脸一垮：“为什么嘛。”

“因为不想每次都带着你这条小尾巴。”萧子靳毫不客气道。

“我才不是小尾巴，我就要一起去嘛。”

“梓恒！”何玉娇没好气道：“你姐姐跟姐夫本来就感情不好，你老夹在他们中间当电灯泡做什么？”

“什么是电灯泡啊？”

“电灯泡就是……比如你这样，老打扰姐姐和姐夫培养感情的坏小孩，姐姐和姐夫感情不好就会离婚，懂了么？”

小梓恒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不过听到离婚二字，态度立马就变了，变的乖巧起来：“那好吧，只要姐姐和姐夫不离婚，我就不去了。”

“乖了。”何玉娇满意地点头。

萧子靳冲他笑了笑：“放心吧，我和你姐姐永远都不会离婚的。”

“真的吗？”梓恒再度欣喜。

“嗯，因为我们很快又要多出一条小尾巴来了。”萧子靳伸手在沈雨荨的肚子上摸了摸，小梓恒立马咯咯地笑了起来：“姐姐肚子里的这条小尾巴肯定比我还烦。”

“你也知道你很烦啊？”萧子靳很不客气道。

“姐夫总是不爱我。”小梓恒垮着脸抗议。

“不爱你很正常，等他自己的小宝贝出生，会更加不爱你。”何玉娇说。

“妈，你干嘛跟梓恒说这种话？”沈雨荨嗔怪地横了母亲一眼，推着萧子靳走出厨房：“好了，你也别伤害人家幼小的小心灵了，赶紧吃早餐出门办事去吧。”萧子靳把今天的工作全部推掉了，不是因为工作不重要，而是已经约好了跟许聪见面，而且也确实该抽点时间陪陪沈雨荨了。

这段时间她的心情一直不好，他看在眼里也心疼。且沈雨荨的个性他了解，不管遇到多难过的事情，只要他愿意花点时候陪陪她，哄哄她，她就会好上许多。

在看守所内，他如约见到了许聪。

在里面关了些日子，许聪比之前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在看到萧子靳时，他的眼里居然没有丝毫的心虚和愧疚。

“许聪同学。”萧子靳身体略显慵懒地靠在椅背上，淡淡地睥睨着他：“我以前欠过你么？”

“没有。”许聪答。

“既然我不欠你，那么你今天是不是该给我一句道歉？”萧子靳冷笑：“当然了，道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也换不回我孩子的健康。”

“既然如此，那你确定要我的道歉么？”许聪终于抬眸迎视着他：“我可以向你道歉，我对不起你，但我不会后悔，更不会愧疚，即便时间重来一遍我仍然会这么做的。”

“为了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值的么？”

“值的，只要她高兴就好。”许聪突然笑了一下：“况且她的心没有你那么冷硬，至少她能被我感动，会心软。可是你呢，她为你做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到最终却连你的一个正眼都得不到。如果说我有什么恨你的地方，不是大学里你风光无限处处压我一头，也不是你霸占了温柔的爱，而是你这么多年来对温柔的冷漠。没错，我就是看不惯你对她冷漠，毕竟她是那么的优秀，那么的爱你……。”

“既然你这么爱她，为何不是感谢我把机会让给你？”

“我要的是温柔幸福，不是占有。”

萧子靳看着她，摇头：“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只可惜爱错了人。”

“爱没爱错，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好吧，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萧子靳轻吸口气，改口道：“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把梁温柔供出来，让她尝尝坐牢的滋味。另一个是把她交给我处理……。”

“你想怎么处理她？”许聪脸色一变，警惕地问。

“她给我太太下了药，至于我会怎么处理她，得看我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没事她会好过一点，如果孩子因为她出点什么事情，那么我会十倍从她身上讨回来。”萧子靳眯了眯眼，接着道：“雨荨不想让我私下解决她，所以我个人提倡前者，就是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呢？”

许聪气急地瞪着他，咬了咬牙道：“萧子靳，这样对待一个爱慕者，你还是男人么？”

“我若不是男人，早就直接将她往死里揍一顿了，爱慕我不是她陷害我妻儿的理由，也不是她掩盖罪恶的理由，所以你不用再提醒我她有多爱我。”

萧子靳倾身，注视着许聪：“我现在只问你一句，你到底要怎么选。”

许聪盯着他沉默片刻，才一本正经道：“我说过，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跟温柔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的意思是，你选择了后者？”

许聪不吱声，牢里的生活这几天他已经过怕了，连他一个大男人都快撑不下去的地方，他完全不敢想象如果换成是从小养尊处优惯了的梁温柔能不能熬过三天。

“许聪同学，你真的到了这一刻还要继续维护她么？还是你觉得这么做就真的可以感动到她？让她爱上你？”

许聪继续保持沉默。

萧子靳嘲弄地一笑：“你除了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也是最傻的男人，你为了她付出一切，甚至愿意为她坐牢。而她呢，玩腻了，感觉没意思了，拍拍屁股走人，继续回美国过她逍遥自在的好日子。也许不等你适应牢狱生活，她就已经在美国结婚生子，把你忘的干干净净了。”

许聪盯着他，摇头：“温柔她不会走的。”

她前天来看他的时候才跟他说过，她会在外面陪着他，等着他，不管他被判多少年……。

从她眼神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爱意，看到了温柔……他甚至因为她的突然转变而兴奋了整整两天。

萧子靳讥笑：“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她连回美国的证件都办好了。”

“不可能。”许聪仍是摇头，脸色开始一点一点地改变：“这种事情……温柔她是不会骗我的。”

“不骗你又怎么让你继续保持沉默，乖乖替她坐牢？”

“你……。”许聪抬手指住他，却是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你不爱听的话可以继续当你的大傻瓜。”萧子靳从椅子上站起，睨着他最后说了一句：“作为一个男人活的如此失败，如果是我，我会找个尖一点的柱子一头撞死。”

说完这句，他没有再多看一眼脸色难看的许聪，转身走了出去。车子停在某度假酒店前，沈雨荨讶然地扫视了一眼四周，随即侧过头来盯着萧子靳道：“不是说出去逛逛就好了么？怎么跑这里来了？”

“逛街太没意思了，不如到这里逛。”萧子靳将安全带拆掉，又帮她拆了，扫视着她：“怎么？不喜欢这里？”

“喜欢。”沈雨荨点头，仍旧盯着他：“只是……现在都已经三点了，你打算在这里过夜吗？明天没有工作？”

“明天是周日，工作好安排。”萧子靳无所谓道：“只要你喜欢就好。”

这个海边度假村位于城东，离市区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远离市区的地方空气自然很好，风景自然也很美。度假村里面吃的住的玩的，各项娱乐设施也都很齐全。

只不过沈雨荨的身体不方便，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看海散散步，连海鲜都没得吃。

虽然这样，但沈雨荨还是开心的，不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度假村，而是能和萧子靳一起来！

还是头一回单独跟萧子靳在度假村度假，哪怕是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做也没关系了。

她站在别墅酒店的落地窗前眺望远处的海景，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用手提电脑处理临时工作的萧子靳含笑道：“这就是你不肯带梓恒来的原因吗？”

“没错。”萧子靳答。

如果带梓恒一起来，这会他肯定没办法处理临时工作，而是被他拖着到处玩耍，也没有办法和沈雨荨单独相处。

她不是一直对他没信心么，那么他就给她一点机会培养信心。

正好可以让她压抑了多日的心情好起来，像个普通的孕妇般高高兴兴地迎接孩子的降临。

沈雨荨在落地窗后站了片刻，又说：“我可以自己出去走走么？”

外面的天气太好，风景太美了，她实在不想将如此美好的光景浪费在别墅酒店里面。

“不可以。”

“为什么？”

“怕你被人拐走了。”

“我一个孕妇，谁会对我有兴趣。”沈雨荨扫视着他：“倒是你，到这种地方来应该会吸引不少异性的目光吧？”

能到这里来玩的都不会穷，长的又那么好看，一眼看上去就是高富帅的款。

嗯，如果他要单独出去走走，她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萧子靳合上电脑，从书桌前站起道：“走吧，我陪你出去逛逛。”

“大忙人工作忙完了？”她问。

“暂时忙完了。”萧子靳从沙发上拿起太阳帽扣在她的头上，拉着她出门了。

正是夕阳夕下的时候，海面上金灿灿一片，耀眼又梦幻。

沈雨荨迎风站在沙滩上，看着水中嬉戏的人群，虽然不能参与其中，却也不自觉也笑弯了唇角。她确实好久没有如此心旷神怡地微笑过了，虽然夕阳过后是黑夜，欢笑过后也有可能是泪水，但至少这一刻她是幸福快乐的。

“想玩水？”萧子靳的声音从身侧传来。

沈雨荨回头看了他一眼，摇头：“不想。”

口是心非，明明就很想。

不过因为这里是度假村里面的海滩，人不多，不用担心人多拥挤被撞到肚子。所以萧子靳还是很体贴地说：“我陪你去玩水。”

沈雨荨刚想说不用了，萧子靳却已经在她脚边蹲了下去，亲手为她卷起了裤管。

还是头一回被一个男人如此体贴入微地照顾，沈雨荨不自在地往后退了退，脚踝却被他的大掌捉住：“别乱动。”

他的手掌厚湿热，覆在她的脚踝上的那一刻如同有电流窜入她的肌肤，直达四肢百骸。这是一种心悸的感觉，只有心上人才能给到彼此的感觉。

沈雨荨缩着脚指，贝齿紧咬下唇，仿佛在强忍着什么……。

“怎么了？”萧子靳帮她卷好裤管后站起身子，看着她咬着唇红着脸的可爱模样，忍不住用手在她的额头上轻弹了一记，浅笑道：“摆这么可爱的姿势想勾引谁呢？”

疼……他一定是忘了她客头上的伤疤还没好，不过疼的很幸福！

“当然是勾引你啊。”她两眼巴巴地望着他说。

大概是环境能够短暂地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她居然说出了这种勾人的话来，平日里可是打死她都不会说的。

“想勾引我做些什么？”他笑，喜欢她这种越来越懂的情趣的小模样。

“当然是吻你啊。”

“你确定？”

在这么多人面前吻他？这可不像是她会做的事情，平日里在楼下与她吻别一下都要扭捏半天，然后像做贼一样左右看了看发现没人后才给他吻一。

今天的她实在有些不正常，不过他喜欢。

没等他心里美完，沈雨荨便主动将双臂环在他的后颈上，踮起脚尖吻住他的唇。

她的身高本来就与萧子靳差得远，又失去了高跟鞋的支撑，此时吻他吻的有些艰难，但总算是吻到了，甚至还可以轻松地用自己的唇舌去舔舐他的唇齿，吸吮属于他的独特气息。

萧子靳当然不舍得让她这么累，双手圈住她的腰身，稍稍俯下身子，尽量拉低自己与她的身高距离。

这次他没有将被动改为主动，就这么任由着她在自己口中探索深吻，感受着她难得的主动。偶尔会故意用舌尖戏弄一下她，引诱着她一点一点地加深这个吻。

等到沈雨荨意识到自己被戏弄了的时候，小脸一红，立马伸出手去推他的身体。

“表现不错，勾引得我都想回酒店了。”萧子靳在她耳边低咬了一句，唇瓣刷过她的脸颊，停在她的唇上，这次改为主动地吻住她，强势而热情……。

刚刚还在羡慕别人的沈雨荨，丝毫没有发觉到自己慢慢地也成为了别人羡慕的对象，毕竟能跟一个如此高贵帅气的男人接吻，还吻得那么热情如火，是很招人羡慕的。

特别是那些年轻女孩，羡慕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往后的日子里，沈雨荨每每想到这个场景，心里总会在想：如果可以将时间定格，将幸福定格，那该多好……。

第 108 章 给他施加压力

晚上吃饭的时候，沈雨荨打量着桌面上过于清淡的饭菜，抬头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对面的萧子靳：“要你陪着我吃这种孕妇餐，会不会有点太委屈你了？”

萧子靳往她碗里夹了一块水豆腐，道：“你觉得我平日里还缺大餐吃吗？”

沈雨荨想了想，也是啊，他三天两天地应酬，而应酬时候吃的毕竟都是大鱼大肉，吃的太好反而对身体不好，这么一想，趁此机会让他吃点清淡的餐食算是件好事了。

“我很好奇，你怎么天天吃大餐都没有把你吃胖？”沈雨荨瞧着他健硕的身材道，如果换成是她，早胖成猪了。

萧子靳故作认真地想了想：“大概是……天生丽质吧。”

“不要脸。”沈雨荨啐了他一句。

她倒是觉得，他能保持着这么标准的身材应该跟他每天的运动量有关，因为他不但在家里放了跑步机，连办公室里也放了，而且每天都能坚持段练。

“一会我陪你去健身房跑步吧。”

“嗯？为什么？”

“我怕你被人拐走。”她说。

萧子靳‘噢’了一声，点头：“可以。”

吃过晚饭后，两人难得闲情逸致地在海边散了会步，将晚餐消化掉一些后，才一起前往健身房健身。

沈雨荨自然不可能健身，只能坐在休息椅上看着别人玩，她手里捧着水杯，看着不远处的萧子靳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她不是没有看过萧子靳跑步，但还是有点看呆了，和旁边的女孩们一起痴迷地看着他的身影。

旁边有女孩窃窃私语：“好帅……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有女朋友了没有。”

“最好没有。”另一位女孩道。

“那……一会我过去跟他要个微信号？”

“我觉得可以。”

“他不玩微信。”沈雨荨突然转过头来，含笑对两位年轻女孩道。

女孩愣了愣，扫视着她问道：“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已经是我的了。”沈雨荨无比骄傲地说。

“是你的……男朋友？”

“是我老公。”

“啊……。”

“怎么可能……。”另一位女孩也在惊呼，两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停留在沈雨荨的身上，随即开始打量起她来，那目光分明在说：那男人那么帅，怎么可能找你这么个要脸蛋没脸蛋，要身材没身材的女人……。

又是这种眼光，沈雨荨已经接受过太多太多这种眼光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跟萧子靳一比起来确实是相差太远了。特别是现在怀孕了，身材又慵肿了些，衣服也穿的松垮肥大，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嫁给萧子靳这种男人的女人。

明明自己没有说谎，此时的沈雨荨却反而被那两位女孩注意得有些不自在起来。

好在这个时候萧子靳从跑步机上下来了，一边接过服务生递上来的毛巾擦汗一边往这边走来，在女孩们暗自惊喜的目光下走到沈雨荨面前，俯身将她从椅子上牵起道：“走吧，我们回去。”

“好。”沈雨荨点头，看着他的目光仍然有些不好意思的痕迹。

在萧子靳将沈雨荨从椅子上牵起时，旁边的两位女孩再度讶然加不可置信起来。

原本还以为沈雨荨是说着玩的，没想到真的是她的男人，而且还对她如此的温柔多情，瞧那牵着她的动作，还有那看着她的眼神……嫣然就是一对蜜恋中的男女啊。

好吧，这下不服也不行了！因为人家已经手牵着手一起离开健身房了。

“你看你一身汗，赶紧回房洗澡换衣服吧，小心被海风吹感冒了。”沈雨荨抬手用手帕替他擦拭起脸上的汗珠。

萧子靳抓住她的小手，将它裹入掌心：“我没那么娇弱。”

“谁知道呢，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是呢，万一感冒了岂不是要跟你分床睡？我会睡不着的。”他已经习惯身边有她了，也习惯了抱着她入睡。

沈雨荨有些无语地翻了他一眼：“我跟你说正经的。”

“我也没有在跟你说笑。”

两人有说有笑地回到别墅酒店后，萧子靳进浴室洗澡，看着里面超大号的情侣浴缸，探出头来对沈雨荨扬声道：“这里的浴缸挺大，咱们一家三口一起洗？”

沈雨荨小脸一红，瞪了他一眼：“赶紧洗你自己的。”

“别浪费了人家酒店的精心设计。”

沈雨荨无语：“萧子靳，在孩子面前能正经点么？”

一起洗，估计又会像上回那样，还没洗就已经先做上了，她还不了解他么？所以这事坚决不能答应。

萧子靳看了一眼她的小腹，语气有些失望：“看来出去玩真的不能带拖油瓶，太扫兴了。”

“赶紧洗你的。”沈雨荨很不客气地将他推进浴室。

她担心被他这么说下去，她会心动，会上当，会和他一起陷在浴缸里……。

纵然有万千个不爽快，萧子靳最终还是独自进去了。

萧子靳在洗澡，沈雨荨无所事事地在别墅里面瞎看起来，今天下午入住的时候没有仔细看，现在才发现别墅里面的装饰也是极度的奢华精致，一看就是很贵的。

一楼大厅有厨房、有餐厅、客厅、电视……应有尽有。

客厅的一角是一个诺大的落地窗，而落地窗前摆放着一台象牙色的三角钢琴。

很漂亮的钢琴，沈雨荨忍不住走过去，在钢琴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揭开琴盖，学着电视上的钢琴家有模有样地弹了起来。

当然了，她只做手势，没敢真的将琴键摁下去，因为怕自己制造出的噪音会吓着别人。

其实她还是挺喜欢钢琴的，小时候学校有开钢琴课，她也学过一点皮毛。当时老师觉得她很有学琴的天分，建议何玉娇给她报个钢琴班好好培养一下，结果被何玉娇一句‘学会弹钢琴又不能当饭吃’堵了回去。

老师不敢再多说什么，而她自己无论怎么哭闹哀求，母亲就是不肯让她学，理由是浪费钱，家里也买不起钢琴。

就这样，她的钢琴梦还没有开始便被母亲一手掐断了。

手指没有触及琴键，却有优美的琴音流淌出来，沈雨荨愣了一愣，睁开眼睛才发现眼前的黑白琴键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双修长白皙，骨节分明的男性之手。

她讶然地瞪大双眼，不是因为眼前这双手有漂亮，而是……它居然会跳舞，在琴键

上跳舞……。

这双平日里只在电脑键盘上、文件上……赚大钱的手，原来还隐藏着如此高雅的一面。

看着琴键上跳动的双手，她忍不住将自己的两只手轻轻地搭在上面，琴音没有因为她的捣乱而停止，依旧流畅优美。大小托小手，带着她跳过手边的每一粒琴键，那感觉就好像自己真的会弹一样。

这种感觉很好，很奇妙，沈雨荨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知道这是什么曲子么？”萧子靳在她耳边问道。

他的脸颊贴着她的，鬓角微湿，刚刚沐浴完的清香混合着属于他自己的气息隐隐钻入她的鼻腔。

他健硕的胸膛贴着她的后背，下巴搁在她的肩窝，双手从她身体两侧绕到琴键上。沈雨荨整个人都被他的身体和气息包裹着，惹得她心中一阵悸动。

“知道……。”她张了张嘴，只觉得喉处发紧。

这感觉太美好，太勾人了，她感觉自己再不从他的怀中解脱出来就要喷了……。

“是什么曲子？”

“《献给爱丽丝》，我以前听别人弹过……。”她倒抽口气道。

“不错，我以为你除了手术刀，脑子里再装不下别的了。”他笑。

“那个……你可不可以先放开我？”

萧子靳没有放开她，反而将她抱坐到自己腿上：“你不是想弹琴么？我教你。”

“你会弹钢琴？”沈雨荨问了个很白痴的问题。

“很奇怪么？”

“很奇怪。”沈雨荨笑笑道：“我也一直以为你除了赚钱，脑子里就装不下别的东西了，男人学钢琴一来就比较少，更何况是你这种满身铜臭味的大忙人。”

琴声终于嘎然而止，萧子靳低头看着怀中的沈雨荨，在好怕唇上吵了一下：“你说什么？我满身铜臭味？”

他对这种描述很不满，特别是在她的眼里。

“难道不是么？每天睁眼就是工作开会应酬，怎么看也不像是个会弹琴的男人啊。”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本人除了满身铜臭味还有满身的艺术细胞。”

“真的？你还会什么？琴棋书画样样通？”

“差不多吧。”

“我才不信你会画画。”沈雨荨撇了撇嘴。

“别用怀疑的眼光看你身边的这个男人，没人告诉过你么，他不光会赚钱，还是一只非常非常具有潜力的潜力股。”

“少来，夸你一下还上天了。”

萧子靳笑了，重新捉住她的手指放在琴键上：“来，你想弹什么曲子，我教你。”

“什么都可以？”

“当然没有达到什么都可以的份上。”

“那就……。”沈雨荨想了想：“随便来一首肖邦的好了。”

萧子靳瞧了她一眼：“心别那么大，还是先来首简介点的吧。”

“好吧，那就来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唔……为什么？”

“因为我只会弹这首。”以前小时候学的那点皮毛早忘记了，只有这首最旋律最简单最容易记。

发现萧子靳没有动，沈雨荨扭过头去，见他垂着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如是挑眉问道：“怎么？不会弹？”

“不是。”萧子靳笑了笑，修长的手指错落在琴键上，熟悉的旋律从指间流淌出来。

沈雨荨抬头，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他线条钢毅的下巴，还有他过于平静的帅脸……。

“看琴，别看我。”萧子靳提醒了一句。

沈雨荨立马低下头去，手指放在另一个音节的琴键上，跟随着他的旋律弹了起来。仅凭着脑海中的那一点记忆，她跟的有些吃力，萧子靳如是稍稍放慢旋律，让她跟上。

在萧子靳的带动下，原本就不复杂的旋律很快便被她掌握下来，四手联弹中，曲子越来越顺，她越弹越开心。

连着两遍下来，萧子靳才终于停下了。

沈雨荨意犹未尽地用手摁着琴键，随口问了句：“挺厉害啊，谁教你的？”

没有回应，沈雨荨刚要抬头看他时，才听他突然吐出两个字：“我妈。”

“啊……。”沈雨荨愣了一愣，瞬间意识到自己似乎做错了什么。

在萧子靳心里，母亲一直是他的禁忌，他从不与任何人提起，也不允许任何人提。难怪刚刚她提到要弹《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时候，他会突然沉默。而她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触了他的伤心事，还缠着他带自己连着弹了两遍。

“对不起啊……我……我不应该让你弹这首曲子的。”她返身搂住他的脖子，一脸歉疚。

萧子靳黯然地笑了笑，摇头：“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提起我妈，毕竟每提一次都是心疼，并非不可以提。”

“我懂了，下次我一定少提。”她一本正经地保证。心里暗暗臭骂自己，没事干嘛手贱地跑下来摸人家的琴，好好的气氛就这么被她搞砸了。

萧子靳沉吟片刻，在沈雨荨纠结着该怎么转移话题的时候突然说道：“母亲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主修钢琴，后来在一场市级钢琴演奏会上与我父亲结识。母亲的钢琴弹的很好，并且从我三岁的时候开始教我弹钢琴，不过爷爷觉得我应该把心思放在正统学业上，以后帮忙打理公司，所以我学到十岁的时候便没有再继续学了。”

“十岁就学会肖邦的曲子了，不错啊。”沈雨荨一脸崇拜道。

萧子靳惆怅地笑了笑：“大概是遗传到我妈的音乐天赋吧。”

“有个会教你弹钢琴的妈妈真好。”想起自己的童年，沈雨荨不觉也跟着惆怅起来：“我小的时候也很喜欢钢琴的，可任凭我怎么哭闹我妈她就是不让我学，理由是浪费钱，学了不能当饭吃。”

“每个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样。”

“可人家都是逼着自己的儿女去学点什么课外知识的，只有我什么都没得学。”

“真那么想学？回去我教你。”萧子靳浅笑道。

“都这么大龄了还学什么钢琴，你以后有空就教教咱们的小宝贝吧。”

“大龄也可以学，省的你一天到晚没事做。”

“谁说我没事做？等宝宝出生后就大把事做了。”沈雨荨心里突然被针刺般疼了一下，万一宝宝真的没有发育好，那么她便要花比正常孩子多两倍的时间去培养他。不过没关系，她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走吧，该上楼睡觉了。”萧子靳一手托着她的腰，一手托着她的双膝弯，将她打横抱起。

沈雨荨慌忙用手抱住他的脖子，含笑道：“我还没洗澡呢。”

“没关系，我帮你洗。”

“不用啦。”怎么绕了一圈又把问题绕回洗澡上来了，沈雨荨有些无奈。

不过没有给她拒绝的机会，萧子靳已经直接将她抱入浴室。

“放我下来。”沈雨荨拍着他的肩膀。

萧子靳果然乖乖地将她放了下来，不过他并没有转身出去，而是好心地替她脱起了身上的衣服。

“你干嘛？”沈雨荨双手本能地护住自己的身体，扫视着他：“又想洗冷水澡了？”

他身上穿着酒店的浴袍，带子松松垮垮地系在腰上，胸口一半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性感又诱惑。跟他在楼下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沈雨荨居然没有发现到这一点。

他这是在故意勾引么？忘了她现在是孕妇身份？

“这里的山水比市区的自来水凉，你忍心让我洗么？”

“不忍心，所以你赶紧出去吧。”

“亲爱的，我们今晚住的是情趣套房，你真的不打算做些什么？”

“情趣套房是给那些蜜月小夫妻小情侣住的，咱们都这样了……还是算了吧。”沈雨荨不自在地干笑着，身上的衣服却被他褪了下去。

“放心吧，我们玩点简单的。”萧子靳将莲蓬花酒的热情打开，试过水温后将她带了进去。

“你的睡袍湿了……。”沈雨荨看着他身上的睡袍被水流浇湿，下一刻突然从他的身上滑了下去，而他那掀长健硕的身体居然一丝不挂地呈现在她面前。

这家伙……连内裤都没有穿，分明是早有预谋。

沈雨荨羞臊地背过身去，闭上眼，努力地想将脑海中他的身体屏蔽出去，他的身体却在这个时候从她身后覆了上来，从后面抱住她。

在他靠上来那一瞬，沈雨荨的身体本能悸动起来，她近乎愉悦地扭动了一下身体，想逃避却又不自主地往他身上靠去，试图从他身上寻求更多的慰藉。

感觉到她的反应，萧子靳在她耳边轻咬坏笑：“身体还是那么敏感，一点都不像孕妇。”

沈雨荨的脸一下就红了……。

身为孕妇居然还……这样，感觉好丢人！

不过他没有骗她，他的动作果然很轻，很温柔，也很克制。特别是在占有她身体的时候，小心的好像她是用面团捏的，稍微大力一点就会被他揉碎。

这样子他肯定是得不到满足的，她有些心疼，又有些无奈，只能试着主动帮他。

感觉到她的意图，萧子靳突然将她的身体托了起来，吻着她的唇道：“你是孕妇，应该由我来为你服务，不然宝宝会有意见……。”

沈雨荨‘噗’的一声笑了出来，瞬间有些出戏。

“你可以跟他打好关系。”她忍住笑道。

“我在努力。”萧子靳答的一本正经。

浴室毕竟没有床上舒适，况且沈雨荨身体又不方便，没敢在里面折腾太久，萧子靳便抱着她走出浴室往大床的方向走去。

将她放在床上后，他俯身贴在她的小腹上，柔声道：“宝贝，你先好好睡一觉，有打扰到的地方请见谅哦。”

沈雨荨笑着躲避：“行了吧，你这么说只会让宝宝充满好奇啦。”

“我怕他会不耐烦。”

“那就快一点？”

“不行，孩子的忍耐心需要从胎教抓起。”

沈雨荨彻底败给他了……。

不过萧子靳没有开玩笑，确实把胎教抓的挺好，连沈雨荨自己都觉得困了的时候，从后面抱住她，吻着她：“困了？”

“嗯……。”

“那早点睡吧。”

“好……。”沈雨荨睁了睁沉重的眼皮，扭头看了他一眼：“你不困吗？”

“不困。”当然，他没敢说其实还想再来一遍，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突然有些迫切地希望孩子赶紧出生了，这样他就不用每次都这么压抑，这么辛苦。

难怪宋洋总说男人没有几个红颜知己根本解决不了日常的生理需求……。大概是昨晚被折腾的太困了，沈雨荨一觉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刺眼的光线透过窗纱照在她的身上，她用手放在额头上挡去了一丝白光。

直到完全适应室内的光线后，她才从床头桌上摸来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还差十分钟就九点了，居然睡到这么晚。

昨天明明说好今早要去海边散步看日出的，居然一觉睡到这么晚，好好的假期居然被她拿来睡觉了。

她扫视了一眼屋子，发现屋里没有萧子靳的身影，心想他不会是自己晨练去了吧？

她从床上坐起，洗漱干净后，穿着睡衣光着脚丫便下楼了。

她原本只是打算下去坐一坐的，听到厨房里面有动静传来，这才发现萧子靳居然在厨房里面煮东西。

她好奇地走过去，靠在门边问道：“你在做什么啊？”

“做早餐。”萧子靳扭头看了她一眼：“睡醒了？”

“嗯……。”沈雨荨又问：“你会做早餐？”

“学啊。”萧子靳用下巴指了一记灶台上的食谱：“上次说好给你做晚餐吃的，结果被你一捣乱烧了锅，现在刚好看到厨房里面有食材，就试着做一次呗，就当是兑现当初对你的诺言吧。”

沈雨荨忍不住辩白：“上次明明是你自己烧了锅，别每次一提起的时候就把责任推给我好吧？”

“是，是我定力不够被你引诱的烧了锅，是我的错。”萧子靳大方认错。

“那我今天也要诱惑一下你，让你再烧一下锅。”沈雨荨说着走过去，从他身后抱住他，小脸贴着他精壮的后背，手掌不安分地在他的身上挑拨地抚摸起来。

萧子靳抬手捉住她的使坏的小手，笑道：“别闹，小心烫到。”

“烫到你负责。”沈雨荨绕到他面前，抬头注视着他：“今天的早安吻呢？赶紧给我。”

锅里煮着粥，正是放配菜的时候，书上说再煮口感可就变了。

萧子靳无奈，只好一手搂着她的腰身，一手拿着勺子滚动锅里的粥，嘴巴还能找准她的唇吻下去。

以前沈雨荨可是吻一下便脸红地推开他，让他赶紧该干嘛干嘛去的，今天她居然没有推开他，反而缠着他加深了这个吻，看来她今天是势必要把他的粥弄糊才肯善罢甘休了。

萧子靳索性关了火，双手抱住她的身体打算全副心思地与她来个早安吻。

他已经做好了热吻的打算，沈雨荨却在这个时候抽身往后退了一步，坏笑道：“我饿了，想吃你做的早餐。”

“你玩我？”萧子靳无语。

“本来就是玩你。”沈雨荨笑着走了出去。

萧子靳做的粥……。

沈雨荨打量着锅里看起来卖相不错的粥，随即抬头盯着他：“米洗干净了没有？青菜洗干净了没有？放油放盐了没有？”

萧子靳有点小受伤地睨着她：“第一次做早餐，可以给点鼓励么？”

“你要什么样的鼓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明明咸的吃不下还硬说很好吃，然后全部吃光？”

“不应该么？把本少爷哄高兴了下次你才有机会再吃这种粥。”

“有点道理。”沈雨荨点头，张嘴接过他喂过来的粥，感受了一下口感和味道后，抬头看到萧子靳一副‘味道不错吧，快赞我’的表情。如是故意眉头一皱：“好难吃……。”

“难吃？”萧子靳故意帅脸一垮，表情有些失望起来。

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后，沈雨荨突然有些不忍心了，立马改口：“骗你的啦，很好吃，很完美。”

“知道你是骗我的。”萧子靳自信满满：“这么色香味俱全的粥，你上哪吃去？”

“是的，那就麻烦你以后多做几次给我吃咯。”

“看你表现。”

“吃个粥还要看表现？”

“嗯，比如这两天的表现就不错。”萧子靳看了她一眼，低头吃起了粥。

“这两天？”沈雨荨回忆了一下自己这两天的表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萧子靳想了想，解释道：“开心、快乐、主动、热情……。”

原来他指的是这个，沈雨荨的心里不禁有些惆怅起来。

这两天是萧子靳特意腾出来陪她度假的日子，她哪不开心快乐、主动热情？只是开心过回，回到市区，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该伤心的也还是会伤心……。

两天的假期带不走忧伤，也改变不了一些即定的事实。回到御临花园的当晚，沈雨荨就感觉到了这种潜藏的忧伤。

夜里，她在萧子靳的怀里昏昏欲睡，萧子靳先是吻着她的额头，一路吻到她耳珠的时候，在她耳边道：“雨荨，明天我约了医生给你再做一次检查，需要抽血，所以明天早餐咱们也要推迟吃。”

沈雨荨蓦地睁开双眼，睡意全无地抬头盯着他：“再做一次检查？”

“嗯，上次你是下午做的，准确度不够。”萧子靳手掌抚摸着她的发丝：“我陪你一起去。”

沈雨荨注视了他半晌，才乖巧地点头吐出一个字：“好……。”

答应完他，她便重新将小脸埋入他的怀中，心疼不已……。

萧子靳这是什么意思？将希望寄托于检查报告出错上么？只是这样的机率能有几成？怕是连一成都没有吧？

原来一直强装出一副无所谓萧子靳，其实心里和她一样担忧，一样在意。

只是这几天为了安抚她的情绪，他不得不装出一副乐天派的态度来面对她。都说遇到事情时男人活的比女人累，这话果然是没有错的。

女人在遇到事情后可以哭，可以流眼泪，可是男人不行，男人只把担忧和眼泪都藏入心底自己独自承受。

想到他这几日来的状态，沈雨荨便忍不住地紧了紧抱在他腰上的手臂，在他怀里闷闷地吐出一句：“子靳，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总是在为我着想。”

“你是我的太太，唯一的。”他笑。

沈雨荨感动地点头，这算是她认识他这么久以来听到过最好的情话了吧？

第二天，萧子靳果然亲自陪沈雨荨去医院胎检，抽血的时候，沈雨荨将脸埋在萧子靳的怀里，流下泪来。

“很疼吗？”萧子靳帮她吹了吹针口，有些心疼她。

沈雨荨摇了摇头，眨掉眼里的泪花：“不疼。”

真的不疼，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为了更好地掌握扎针的计巧，她不止一次地用自己的右手往左手血管里面扎盐水，早就习惯了这种扎针疼了。

她流泪，不是因为护士把她扎疼了，而是她心里疼。

这份血样承载了她和萧子靳的所有希望和期待，她的心里怎么可能不揪疼？

从医院出来后，萧子靳亲自送她回家，送到楼上才转身赶往公司。

沈雨很想问他，万一体检的结果还是像上回那样，孩子是留还是不留。可是转念一想，自己还是不要问了，省的给他增加压力。

第 109 章 让你内疚一辈子

在萧子靳的努力下，沈雨荨好不容易乐观了一点，这下一抽血她的心又开始悬起来了。

虽然机会渺茫，但她还是在这次胎检中注入了希望，然后又经历了一回上次那种度时如年的感觉。

好在结果第二天就能出来了，她是没有勇气去医院拿结果的，萧子靳看出了她的心思，体贴地安慰道：“结果我自己去拿就行了，你在家好好休息吧。”

沈雨荨看着他故作坚强的脸，最终还是摇头：“不，我要跟你一起去。”

夫妻之间不应该是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压力一起抗的么？她即便是再没有勇气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啊。

萧子靳没有阻止她，两人一起前往恩泰医院。

在去的路上，沈雨荨终于忍不住地问道：“子靳，万一胎检结果还是像上回那样怎么办？我们……。”

后面的话她不忍心问下去，因为怕触痛到彼此的痛楚。

萧子靳沉吟了一下，安抚地说道：“等拿到结果再说吧。”

当到达医院，当医生告诉他们孩子一切正常时，沈雨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愕然地望着医生，随即将胎检报告拿起来看了又看，才抬头道：“没有神经管畸形吗？没有脑瘫、脑积水或者无脑儿的症状？”

医生也看了看胎检报复，摇头：“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我……我上周在人民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宝宝神经管畸形。”沈雨荨扫了一眼医生，又看了看表情平静的萧子靳，想到萧子靳与恩泰医院的关系，心中又是一沉。

不会是萧子靳和医生联合起来骗她的吧？目的就是为了让放下心来？

人民医院也不是什么小医院，不可能出错的才对，总不可能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医生搞错了血样，或者写错了名字吧？这么低级的错误怎么可能发生在人民医院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雨荨望着萧子靳问。

萧子靳扫了一眼她手中的胎检报告，道：“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难道不是你故意弄来骗我的体检报告？”沈雨荨实在太疑惑，太不敢相信了，以至于她心里丝毫没有松口气或者欣喜的感觉。

故意弄张体检报告骗她，萧子靳不是干不出来，若真是他干的，那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

萧子靳摇头：“不是我。”

“真的不是？”

“骗你是小狗。”他的唇角隐隐绽出笑意来。

他笑的那么真实，一点都不像是装的，看着他唇边的笑意，沈雨荨终于也被感染了，也跟着笑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上次医生明明说过孩子没有发育好的，噢，害我哭了那么多天，浪费了那么多泪水。”行走在走廊上的时候，沈雨荨终于相信了这个事实，心里也终于豁然开朗起来。

“小家伙大概是前几天在度假村玩高兴了，身体突然变好了，又或者是被我打扰太久发怒了，突然就强壮起来等着报复我这位当爹的了。”萧子靳笑笑道。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沈雨荨还是高兴极了，顺着的话道：“这么说你才是最大的功臣？”

“不用谢我，晚上我再进去跟他打声招呼，让他继续努力，好好成长。”

“不要脸！”沈雨荨嗔道。

萧子靳笑了起来。

回到停车场，沈雨荨环视一眼空空的四周，终于放下形象一把抱住萧子靳的脖子，笑眯眯地在他耳边道：“大少爷……我好高兴啊，我忍不到家里就想狠狠地抱一抱你了，谢谢你给了我看见真相的机会，太谢谢你了。”

“我也忍好久了！”萧子靳一把回抱住她，低头在她的耳边吻了一记后，紧接着吻住她的唇。

刚刚在楼上的时候人太多，彼此都压抑着心底的惊喜和欢乐，现在终于没人了，终于可以好好地发泄一下心底的快乐了。

两人吻了一阵，萧子靳突然放开她，注视着她道：“所以说，以后有什么事情记得跟我说，别只顾着自己一个人哭。”

“好，老公教训的是。”

“还有，别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特别是那些恨不得你死的人。”

“你指的是梁温柔么？”沈雨荨双手吊在他的脖子上，仰视着他疑惑道：“你的意思是梁温柔是故意恐吓我的，她根本没有往我的水里下药？”

不可能啊，梁温柔那天说的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前几天还特地发了信息过来挑衅她，问她看到检查报告了没有，丝毫不像是故意恐吓她的。

萧子靳沉吟了一下，笑了笑：“也有可能是她下的药不存在她说的那种效果，也有可能……。”

他没有说下去，沈雨荨自己接着说：“也有可有药还在起效果中是不是？”

“别自己吓自己。”萧子靳捏了捏她的俏鼻：“咱们好不容易才从孩子没有发育好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就别再让自己陷入另一种恐惧中了。”

沈雨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好吧，我不想那些万一的事情了，但愿孩子能够茁壮成长。”

“嗯，能这么想就好。”

“老公我爱你！”沈雨荨踮起脚尖在他的唇上吻了一记，紧紧地抱着他，兴奋得几乎将整个身体都挂在他的身上。

“今天这么热情？”萧子靳抱着她，笑得一脸宠溺。

沈雨荨笑眯眯道：“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开心快乐，主动热情的萧太太，每天早上等着萧先生给我煮粥吃。”

那天他说希望她能继续做一个开心快乐，主动热情的萧太太，当时她觉得有点难，不过今天……在看到新的胎检报复后的今天，她终于可以信心满满地答应他了。

做一个幸福快乐的萧太太，真的一点都不难！

“我开心快乐、主动热情的萧太太，请问我们可以回去了么？”萧子靳笑笑地问道，虽然被她这么拥抱着的感觉挺好，不过也不能一直这么拥抱着下去啊，毕竟这里是停车场，而且他一会还要赶回公司会见客户。

沈雨荨这才惊觉自己有点热情过头了，不好意思地松开他：“可以回去了。”

“晚上回去让你慢慢抱个够。”沈雨荨暧昧地在她唇上吻了一记，又用手亲昵地抚过她的发顶，才转身拉开车门，体贴将她扶入车厢。

萧子靳娴熟地将车子倒出车位，转了个方向迅速地往停车场的出口驶去，丝毫没有留意到不远处的一辆红色轿车上，梁温柔几乎气绿掉的一张小脸。梁温柔有个改不掉的毛病，放不下心里的事情，喜欢给自己找难受，要不是这样她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明明说好了不再关注萧子靳和沈雨荨的动静，她还是一大早就将车子开到了御临花园，然后跟着他们来到恩泰医院。

他原来以为自己会看到沈雨荨哭哭啼啼地从妇产科走出来的，没想到却是这样的光景，沈雨荨不但没有哭，还笑得满脸高兴，还抱着萧子靳主动献吻……。

是她看错了么？还是他们两个已经发觉到她的存在，故意演给她看的？

此时的她，无论如何就是不肯相信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会没事！

她默默地将车子开出停车场，然后拿出手机拨通凌菲菲的号码……。

二十分钟后，梁温柔站在凌菲菲面前质问道：“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那些药对沈雨荨一点伤害都没有？她还是高高兴兴地和萧子靳欢笑接吻。”

凌菲菲无语：“你又去跟踪他们了？”

“我在问你药的事情。”梁温柔突然倾身抓住她的双肩，近距离地盯着她：“菲菲，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再把药给我一些，我不信我弄不死她。”

“弄死她？你拿什么去弄？她还会再上一次你的当，跑你家来喝你的水么？”凌菲菲终于从沙发上站起，睨着她：“温柔，你怎么就那么顽固不化呢？怎么就改不掉跟踪他们的臭毛病么？”

“没错，我改不掉。”梁温柔咬了咬牙：“我就是看不得沈雨荨好，看不得她跟萧子靳亲亲我我的场面。”

她冲凌菲菲伸出手掌：“把药给我，我总有办法让她吃下去。”

凌菲菲垂眸看了一眼她的手掌，随即抬手一把将她的手掌拍下去，生气道：“梁温柔！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能尽快从那两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为了你放下仇恨……。”

“你什么意思？”梁温柔双眼微眯。

“意思就是没有传说中无色无味还能至人胎儿畸形的药，我给你的那瓶不是什么毒药，是自来水！”

“你……你说什么？”梁温柔怔住了。

凌菲菲的眼圈红了，哽咽了一下才道：“我比你更恨萧子靳，更想让他断子绝孙，我也希望那是毒药，也希望沈雨荨的胎儿畸形。可是温柔，咱们能不能现实点？就算沈雨荨这次畸形，她下一胎还能畸形吗？你还能再给她下一次毒吧？她在明你在暗，她有萧子靳的宠爱和保护，你有什么？你能跟她斗几年？”

她说的是事实，可就算是事实也改变不了梁温柔此刻一点一点地沸腾的心脏。

她蓦地扬起手掌，狠狠地甩在凌菲菲素白的小脸上，双目血红地吼了一声：“凌菲菲！你怎么不去死啊！你去死吧……！”

尖叫中，梁温柔还扑上去一把拽住凌菲菲的头发，一手揪着她的发丝一手乱抓她的脸，嘴里仍旧嚷嚷着：“你这个贱人！恶女人！连你也欺骗我戏弄我……！”

凌菲菲被她揪的嗷嗷叫，好不容易才从她的魔爪中解脱出来，立马躲到沙发背后气急败坏道：“梁温柔你疯了吧？”

她被梁温柔抓得发丝凌乱，脸上脖子上都是血丝印儿，疼得她气不打一处来：“要发疯滚回你家去发，以后别跑到我家来，给我出去！”

梁温柔没有走，而是指住她大声叫嚷：“你骗了我，你这个骗子——！”

她仍然没有从沈雨荨幸运保住孩子的愤怒中走出来，而她认为害她失败的正是凌菲菲，如果不是因为凌菲菲欺负她，她早就已经想办法把沈雨荨的孩子弄掉了。

“我骗你怎么了？”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凌菲菲愤怒地用手拨了一下自己凌乱的长发，盯着她冷笑：“好朋友？梁温柔，我确实一直在把你当成好朋友，我这么做也确实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呢，你扪心自问一下你有把我当成好朋友么？我被萧子靳报复，家里公司破产，父亲病重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有为我向萧子靳求情一下么？你为了讨好萧子靳并且嫁给他，在他面前提都没有提一下我们凌家的事吧？”

“我不是借给你一百万了么？”梁温柔不服。

“没错，我很感激你借我的那一百万，所以我没有记恨你，没有责备你，也没敢求你去帮我乞求萧子靳高抬贵手。因为这一百万我仍然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我看见你快要被仇恨逼疯，为了让你心里好受些我骗你说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会有问题，我这么做难道有错么？”

“我不需要你这么好心欺骗我！我宁愿你不要那么好心……！”

“那就当我错了好了！”凌菲菲气愤地一挥手臂，指住大门口方向：“以后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你给我走！”

“我不需要你管！”梁温柔愤愤地扔下这句，转身便往门口走去。

走出大门，手掌扶上车门，梁温柔的脑海中便浮现出刚刚萧子靳和沈雨荨在停车场内开心拥吻的场景，搭在车门上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揪紧。

手机响，她眨巴了一下气出眼泪的双眼，低头在包包里面摸了一下没有找到手机，

回身才发现凌菲菲拿着手机站在她身后。

凌菲菲将手中的电话递给她，冷笑：“恭喜你，终于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梁温柔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电话，在接听键上划了一下后，里面立刻传来一个妇女的叫骂声：“死贱人！你害死了我的儿子，你以为挂我电话就可以抹去害死我儿子的罪恶了吗？你这个死贱人……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女人骂不下去了，剩下的便是痛苦的哭声，哭的歇斯底里。

烈日下的梁温柔有点懵，她幽幽地拿下手机看了一眼机屏上的电话号码，她多希望电话是别人打错的，可是上面的号码却明明白白地告诉她，是从许聪家里打来的。

其实就算不看号码，梁温柔也能从对方的声音中辨识出是许聪的母亲，因为许聪的母亲不止一次地给她打过电话，刚开始是好言相劝希望她能放过她的儿子，别再跟他暧昧不清影响他交女朋友了，到了后面则是像刚刚那样一遍一遍地骂她贱人。

每次对方骂她的时候，她都会在心里冷笑，也不知道究竟是谁贱！

许聪的妈妈一边哭一边骂，声音继断续续的，但梁温柔还是听清楚了这通电话的重点。许聪在牢里自杀身亡了，还给她留了遗书……。

电话从她的手中滑落，‘咚’的一声掉在地面上。

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回荡着：许聪死了，自杀死了……。

凌菲菲低头扫了一眼她掉在地面上的电话，瞅着她嘲讽道：“装什么难过？在你心里除了萧子靳还有能装的下谁？许聪的死对你来说又算的了什么？你早该知道的，萧子靳不会放过他，哪怕是为你进了监狱……。”

梁温柔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身体顺着车身软软地跌落下去，靠在车门哭的肝肠寸断。

“你现在哭还有什么用？你已经把他害死了，哭的再大声他也听不见了。”凌菲菲蹲下身去，双手抓住她的肩膀摇晃着，声音也随之扬高：“就是因为你对他的态度恶劣，你从头至尾只知道利用他，到最后都没有勇气自己承担过错，所以他才会对生活绝望，对你失望的。”

梁温柔被她摇晃得两眼昏花，脑袋撞在车身上，只是这个时候她早没有了反击的心思，只是一个劲地哭着。

“非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你就等着后悔一辈子吧！”凌菲菲撂下狠话起身。

“为什么啊？”梁温柔一把拽住她的衣角，一张小脸已是布满泪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明明说好了等他出来就好好在一起生活的啊，他也明明答应过我会我在里面

好好的，为什么……。”

“为什么？谁知道为什么呢？监狱是什么地方？什么吸毒犯强奸犯杀人犯都有，你自己都不敢去的地方却让他去替你呆，你还有脸问为什么？”凌菲菲厌倦地将她的手指从自己的衣角上扯了下去。

“不是的！”梁温柔激动地摇头：“许聪不是那么软弱的人！他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在里面呆不下去的！”

她垂眸想了想，几近呢喃：“一定是萧子靳，一定是他搞的鬼，是他害死了许聪，一定是他……！”

“就算是萧子靳害死了许聪，那还不是因为你得罪他在先吗？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推卸责任？我看你真是没救了！”凌菲菲终于不愿跟她说下去，撇下她转身入屋子。

在她最需要人安慰和陪伴的当下，凌菲菲也绝然地离她而去了。

看着已经被凌菲菲甩上的大门，梁温柔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孤单，如此的失败……。夜里，萧子靳回到家，洗过澡，发现沈雨荨正坐在床上看着自己。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依她的要求将裕袍穿的好好的，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怎么了？嫌我穿太多了？”他走过去，直接将她抵在床头上吻住她的唇。

沈雨荨回应着吻了他一下，意识到他要加深这个吻的时候，拳头在他的胸口处推了一下，道：“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话不能留到做完再说？”萧子靳依依不舍地舔舐着她的唇舌。

“你还想做啊？昨晚才做了。”沈雨荨有些无语，真把她当正常女人使了。

萧子靳想了想，点头：“唔……好像是有点太频繁了。”

“知道频繁还不停手？”

“放心，我不做，今晚禁欲。”萧子靳嘴里这么说着，却丝毫没有松开她的意思，反而越吻越深，直接将她吻瘫在床上。

他一手搂住她的身体，一手捏起她的下鄂，注视着气息不稳，双目迷离的她浅笑：“咱们睡觉？”

沈雨荨蓦地醒过神来，这家伙分明是已经猜到她要问什么，所以才用这一招来迷惑她的脑神经，让她找不着北的。

呵，他也太看得起自己了，真已经自己的口水是迷药呢！

“不睡。”沈雨荨从床上坐起，盯着她问道：“我听说许聪在监狱里面自杀了，你

应该知道这事吧？”

她果然还是问了，萧子靳幽幽地跟着坐起，看着她粉嫩水润的唇，有点后悔没有直接将她吻晕过去。

“嗯，听说了。”

“怎么会自杀呢？监狱里不是没办法自杀的么？”

“你现在是孕妇，可以不谈这么暴力的话题么。”萧子靳倾身在她依旧水润的唇上吻了一记，指了指她的小腹：“宝宝不爱听。”

沈雨荨瞧着他一脸没心没肺的样子，心想许聪可是他的同学，就这么死了他的心里就一点都不觉得同情么？

“你……一点都不同情他？”她皱了皱眉头问。

“我为什么要同情他？”萧子靳反问：“他当初对你下手的时候，也没见他同情我会变成孤家寡人啊。”

沈雨荨被他堵的无话可回。

萧子靳用手捧过她的小脸，凝视着她的目光明显有不悦：“怎么，你同情他了？”

沈雨荨张了张嘴，既然说不出话来。

萧子靳一直在教导她当一个坏人，如果她说自己同情许聪，那么萧子靳肯定会失望，可是如果说不同情……这明显是假话。

她确实很想当一个坏人，可是想到那个自始至终都深爱着梁温柔，甘心被她利用的许聪，她实在做不到在他死去的时候表现出幸灾乐祸。

难怪别人都说她软弱，是一只任谁都可以乱捏的软柿子。

她轻吸口气，望着萧子靳道：“其实我想问的是……他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她没有撒谎，今天在新闻上看到许聪自杀身亡的消息时，她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跟萧子靳有没有关系。

就算是跟萧子靳有关系，萧子靳也不过是出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心态进行的报复，她本不该多问多管的。可潜意识里，她就是不希望这件事情跟萧子靳有关。

说白了就是……她不希望萧子靳是那么狠心的人，毕竟也是一条人命。

萧子靳原本想狠狠地教育她一顿的，在看到她脸上隐隐绽现出的愧疚后，口中的话语一绕，浅笑道：“怎会跟我有关？别瞎想。”

他的手掌温柔地抚过她的脸颊，那是一种无声的安抚。

跟他无关就好，沈雨荨点了点头，终于放心些了。梁温柔是很没有勇气去见许聪最后一面的，毕竟许聪的家人那么恨她。

可许聪的最后一面，她舍不得就这么错过了，也不忍心错过。

殡仪馆内，灵堂前哭的伤心欲绝的许母一看到梁温柔便立刻冲上来，将她一顿推打起来：“姓梁你！你怎么还有脸到这里来？你给我滚出去……滚……！”

梁温柔自然不敢还手，也不忍心还手，毕竟眼前这个许聪的母亲，也是她害她变成现在这么痛苦憔悴的。

“你走啊！走……！”许母又是一巴掌甩在她的脸上。

梁温柔捂着被刷痛的脸，她低垂着头，泪珠滚落下来：“伯母，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我儿子就会醒过来了吗？”许母抹着泪尖叫：“我儿子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这辈子才会被你害的这么惨，连死都死在监狱里，你居然还有脸到这里来……。”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梁温柔拉着她的手哀求道：“伯母，就让我见许聪最后一面吧，我想见他……我相信许聪也想见我的……。”

“你还想见他最后一面？你休想！”

“伯母，这一定也是许聪最后的梦想啊……求你了……。”

“许聪想见你？我想未必吧！”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嘲弄的声音，梁温柔扭过头去，就看到宋洋不知何时站在了她身后。而宋洋的身侧是一身黑衣，脸上挂着墨镜的萧子靳。

萧子靳长身而立在宋洋的身侧，因为戴着墨镜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可以得出来他唇线紧抿，面色冷淡……。

看到萧子靳，梁温柔立马激动起来，手指对准萧子靳：“是他……是他害死许聪的！”她抓住许母的双手，情急道：“伯母，一定是他使了什么手段害死许聪的，不是我啊……！”

“啧啧……到了这个时候还要狡辩，梁小姐的惯用手段就是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么？”宋洋摇着头，一脸的惋惜：“许聪怎么会爱上你这么个女人，真是可惜了。”

许母心里清楚自己的儿子这次是怎么坐的牢，也知道儿子劫持的对象是萧家的少夫人，这会看到萧子靳，哪怕是心里有怀疑有怨言也不敢嚣张了。

许聪的同学来了不少，但她没想到萧子靳会来送别儿子这最后一程，眼前的萧大少爷一身黑衣，表情严肃，不需开口说话便能给人一种无形的畏惧感。

许家的亲戚将萧子靳和宋洋迎入灵堂里头，萧子靳拿下脸上的墨镜注视着许聪的遗像，唇角微动，迅速地闪过一抹若隐若现的讥讽，他站了片刻，俯身冲着遗相鞠了三个躬，脚步一拐从另一边走了出去。

能来送许聪最后一程，萧子靳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自然不会在灵堂里面多呆。

他走出殡仪馆，远远便看到梁温柔站在路边等他，脚步一停，唇角绽出一抹清浅的笑意，显然已经意料到她会在哪里等他。

梁温柔脸上仍然挂着泪水，瞪着他的目光充满着仇恨。

萧子靳并不在意她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自己，往前又迈了几步，扫视了她一眼嘲弄道：“怎么？被轰出来了？”

“是你干的对不对？”梁温柔死死地盯着他：“是你把许聪害死的。”

萧子靳耸耸肩膀：“真是好笑，他被关在里面，我连他的手指头都碰不着，怎么会是我干的？”

“你萧大少爷想弄死个人还需要自己动手么？”

“呵，没想到你还挺看的起我。”萧子靳仍然在笑：“我以为一直以来是你把我看得太软弱了，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挑战我的耐性。”

“那天我跟许聪见面时还好好的，他还说在里面会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可是第二天跟你见过面后就立马变了，变的郁郁寡欢最后自杀。”梁温柔抬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依旧愤愤道：“那天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刺激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落井下石把他逼死？”

面对她的指控，萧子靳显得不慌不忙，甚至毫无愧疚之色地对她微笑：“是么？我不过是提醒他别那么傻，为了一个心狠手辣又不爱自己的女人付出一切。顺便告诉他，你去办了签证准备出国了。”

“你……。”梁温柔愕然地瞪着他：“你说什么？你告诉他我要出国了？”

“难道不是么？”

“萧子靳你这个浑蛋！”梁温柔突然激动地扑上去，双手在他的身上奋力捶打着：“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是你故意害死了他！你这个可恶的男人……你怎么可以那么可恶！”

毕竟是女人，她的拳头打在他的身上并没有多疼，但萧子靳还是不耐烦地一手扣住她的手腕将她从自己身上拽了下去，盯着她冷硬道：“没有你的恶毒哪会有我的可恶？没错，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你像现在这样痛苦内疚一辈子。”

“既然你这么恨我，那冲我来啊，为什么要对他下手啊？”

“因为他差点害死了我的妻儿，因为他死有余辜。”

“你……你明知道一切都是我做的，跟他没有关系……。”

“你错了，跟他大有关系，他不但是你的帮凶，还逞能地替你把罪责担下来。他明知我要对付的人是你，还偏要与我作对，所以……。”萧子靳残忍地一笑：“所以许伯母没说错你，也没打错你，许聪就是被你害死的。”

“不是……不是我……！”梁温柔摇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你……。”萧子靳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将她往前拽了些，目光冷烈地俯视着她：“许聪为你付出一切，你却连让他活下去的希望都给不了他，如果你愿意大声告诉他你爱他，愿意给他一点活着的信心，他又怎会在我的三言两语之下就放弃了生命？”

“我说了，我说过我会等他出来的。”

“说了？那就是你的话太不可信了，连许聪都不再相信你。”

梁温柔听不下去了，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拼命摇头：“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逃避能解决的了问题么？能抹去你害死许聪的事实么？”萧子靳强行将她的双手从耳朵上拿了下去，语气越发的冷魅无情：“当初你让他帮你干坏事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么？你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的女人时，就没有想过我会怎么想么？还是你觉得我放过了你一次，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放过你？”

“你……。”梁温柔气得浑身颤抖，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可恶是么？”萧子靳邪恶地一笑：“对不起，天生的。”

扔下这句，他转身往马路对面的车子走去。

梁温柔瞪着他的背影，一张漂亮的小脸因气愤而发青发白，她垂在身体两侧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握成紧，又一点一点地松开，最终咬牙扬声吐出一句：“萧子靳！你会得报应的！你会不得好死……！”

萧子靳头也不回地牵起唇角笑了，他从不相信诅咒。

“你以为你赢了吗？你想让我内疚一辈子？我也能让你内疚一辈子，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去！”

萧子靳唇畔的微笑终于一滞，脸色也微微地变了，一起停滞的还有他迈出去准备过马路的脚步。

“萧子靳请你听清楚看清楚了！我梁温柔爱你了整整十年，十年里没有得到过你的一个微笑一个正眼，最后反而被你活活逼死在脚下——！”

萧子靳只觉得眼前有人影晃动了一下，紧接着是一声刺耳的车声划破半空，伴随而至的……还有梁温柔痛苦的尖叫。

银灰色的面包车嘎然停止在他的跟前，车头下方，是一身黑裙的梁温柔，源源不断的血液从她的身下淌了出来……。

面包车司机被吓傻了，萧子靳也被吓呆了，他倒是没有想到梁温柔会以这种方式来回敬他的报复。

为了让他内疚一辈子，梁温柔选择了在他眼皮底下寻死。

这一招，还真是够狠的……。

第 110 章 又出什么事了？

沈雨荨被母亲拉着逛街，在童装店里挑选小衣服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接通。

不过电话很快又打过来了，一副她不接就一直打下去的架式。

何玉娇瞟了她一眼催促道：“赶紧接电话啊，有我在还怕人家诈骗你不成？”

沈雨荨一看是本地号码，这才将电话接通。

“萧太太挺忙啊……。”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沈雨荨愣了一愣，声音有些耳熟。

“你是哪位？”

“呵，还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萧太太忘了我，总能记得住梁温柔吧？”

噢，她想起来了，是凌菲菲，梁温柔的好姐妹，她耐着性子问：“凌小姐有事么？”

凌菲菲给她打电话能有什么事？她本该立刻挂断的，心里却又按耐不住地想知道她这次又想搞什么鬼。

“萧太太大概还不知道吧，你老公他把许聪逼死在狱中，又在许聪出殡的日子里将温柔逼得撞车自杀……。”

萧子靳愣住了，握在手心里的小衣服掉落在地上。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何玉娇瞧着她一脸受惊的样子，有些无语地问道，在她看来，萧子靳和沈雨荨之间的磨难就没有停过，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都快要不耐烦了。

“你说什么？萧少把梁温柔逼得自杀？”好半晌，沈雨荨才怔怔地问出一句，完全没有意识一电话早已经被凌菲菲挂断。

何玉娇一听梁温柔自杀了，立马双目放亮道：“什么什么？那个姓梁的女人终于悔悟了？自杀去了？死了没有？”

“我不知道……。”沈雨荨摇头，她也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死了正好，算了，别管她。”何玉娇拿起其中的一件童装在她面前比试：“你看看这件给梓恒穿怎么样？会不会太小了？”

“我先打个电话。”沈雨荨转身走出店里，迅速地拨通萧子靳的号码。

还好，萧子靳很快便接通了，微笑着问：“不是说今天出去给宝宝买衣服么？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子靳，你现在在哪呢？”沈雨荨问道。

他居然平静的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还对她笑得那么温柔，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又是凌菲菲和梁温柔的诡计？梁温柔并没有被萧子靳逼得撞车寻死？

“我在公司，怎么了？”

“你……去了许聪的葬礼没有？”

“上午去过了。”

“那……我就在你公司附近，我上去找你去。”

“好，过来的时候看着点。”

他居然同意了，沈雨荨真的是迷糊了。

她在童装店门口思索了片刻，然后拿出手机开始刷新今天的新闻，刷到第二页的时候，一条年轻女子在殡仪馆门口撞车自杀的新闻跃入她的视线。看到图片中梁温柔的身影时，她不由自主地倒吸口气。

居然是真的！

梁温柔真的在许聪出殡这天撞车自杀，只是新闻是并没有说清楚她为什么自杀，也只字未提跟萧子靳有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跟萧子靳有关？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萧子靳会表现的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呢？

沈雨荨用手指揉着疼痛的太阳穴，实在是想不通。

何玉娇瞧着她问：“怎么了？干嘛一脸难过的样子？难不成你还会同情那个女人？”

沈雨荨摇头，梁温柔示事做绝她当然不会同情，她担心的是萧子靳会不会受到这件事情的牵连啊！

万一萧子靳被牵连进去了，触犯了法律怎么办？

“妈，我去一趟萧氏，你自己慢慢逛吧。”沈雨荨对何玉娇道，说完转身往商场电梯的方向走去。

何玉娇无语地翻了个白眼，冲着她的背影道：“你慢点，别走那么急。”

沈雨荨发现自己确实有些急了，如是放缓步伐。沈雨荨到达萧氏的时候，萧子靳果

然在公司。

他不但在公司，还在跟几位高层讨论工作，几个人围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人手一本文件夹在讨论着什么。

看到他进来，几位高层礼貌地对她打了声招呼，萧子靳冲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先自便。

打扰到他们谈工作，沈雨荨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如是轻手轻脚地进了里面的休息室。

这间配套的休息室面积很大，有大大的床，大大的衣柜，还有大大的落地窗。沈雨荨无聊地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外头的车水马龙，发现这里的视野和景致都很美。

只是这个时候的她根本没有心情欣赏外面的景致，甚至等的有些不安。

没过多久萧子靳便进来了，习惯性地从后面抱住她，下巴搁在她的左肩上，吻着她的耳珠：“逛街累不累？渴不渴？要不要出去喝点水？”

“不用了，我不累也不渴。”沈雨荨转过身来，双手扶住他的手臂直接问道：“你应该猜到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许聪到底为什么要自杀，梁温柔又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别人都说是被你逼死的？”

没错，她说要到这边来的时候，萧子靳就已经猜到她是为了这事而来的了。

所以被她这么追问，他不恼也不惊讶，而是一脸平静地注视着她说：“我并没有逼死他们。”

虽然他们的自杀都跟他脱不了关系，但他并不觉的那是他直接逼死的，他也不会胆小如鼠又喜欢胡思乱想地自己吓自己的沈雨荨面前承认这一点。

就算是为了让她安心，他也不能把责任背下来。

“那你肯定知道许聪为什么自杀，梁温柔又是为什么自杀，可以告诉我么？”

萧子靳想了想，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这事好。

最终，他避重就轻道：“许聪是因为对梁温柔失去信心，对生活绝望才自杀的，至于梁温柔……。”他停了停，才接着说：“今天她在殡仪馆被许家的人轰赶，又无法见到许聪最后一面。最后找我发泄怒火的时候受了刺激，一时想不工就自己冲到马路上去了。”

“你对她说了什么？”

“嗯……就说她害死了许聪之类的实话。”

“难怪别人要说是你把她给逼的撞车自杀了。”沈雨荨喃喃着吐出一句，随即又问：

“后来呢？她伤的重么？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生命危险？”

沈雨荨这一串问题的时候，目光落在窗外大脑正在努力脑补着当时的情景，迟迟等不到萧子靳的回答，一抬头才发现他的脸色不是那么的好。

她知道自己又让他不开心了，忙补了名：“对不起，子靳，我……我就是想知道。”

他一定又会觉得她心软吧？可是遇到这种事情她实在没有办法做到不管不问啊，况且还是头一回遇到。

注视了她半晌，萧子靳才淡淡地吐出一句：“不知道。”

“不知道？”沈雨荨怔了一怔，梁温柔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撞车自杀了，而他居然连过问一下都没有？

看着眼前这个冷酷无情的男人，沈雨荨不由得倒吸口气，这还是平日里那个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缠着她抱着她调戏她的男人么？如果不是身为他的妻子，不是每天都见到他，她真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

“子靳……你真的一点都不想知道她伤的怎么样，能不能保得住小命么？”

“不想。”简短的两个字。

沈雨荨感觉喉处似被什么东西堵了般难受，她张了张嘴艰难地说：“这是两条人命，不是阿猫阿狗啊，就算是猫狗死了也招人同情啊，你怎么……这么的无动于衷？”

她不是难过萧子靳不同情许聪和梁温柔那两个人，而是难过他的心怎么会那么冷硬，面对人命的消失可以做到这么神情自若。

看到此时此刻的他，沈雨荨突然有些庆幸起自己当初招惹他时，没有被他直接掐死。庆幸那个时候萧子靳一心想得一萧氏的继承权，不得不娶她为妻，而她还有那么一点利用价值。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那点利用价值，估计早被萧子靳弄死了。

没错，这就是真正的萧子靳，谁若得罪了他，谁就不会有好下场！

感觉到她的恐慌惧，萧子靳如是伸出手去抱她，声音也跟着柔和下来：“雨荨，别用这种看怪兽的眼光看我，我没有那么可怕……。”

沈雨荨不自觉地往后退了退，抬手将他搂在自己肩上的手臂挣了下去，有些不自在道：“对不起，这样的你真的让我感到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沈雨荨张嘴结舌道：“我在想，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

我们吵架了，或者闹起矛盾来，你也这样对我。”

她吞了吞口气，接着又说：“大少爷，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什么么？我在想……幸好当初我在爷爷的生日宴上强吻你的时候，你没有直接将我掐死，幸好在我妈妈对媒体胡说八道的时候，你没有直接将我扔到车流中辗死，幸好那个时候我对你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利用价值，幸好……。”

“哪来的那么多幸好。”萧子靳突然打断她，有些无奈道：“我还不至于会对一个误打误撞的女人下狠手，雨荨，我们不是没有吵过架，没闹过离婚，没被你欺骗过。可是你看哪一次我有真正伤害到你的？你是我的太太，我孩子的母亲，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将你往死里整的，别再自己吓自己，也别再把我想的那么可怕了好么？”

“可梁温柔还是你最好的同学呢，还有许聪和凌菲菲，他们也都是你的同学……。”

“他们是我的同学没错，但他们也伤害了我的老婆和孩子，这是我的底线，绝不可饶恕的底线。”萧子靳往她迈了一步，重新将她抱入怀中：“你到现在还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吗？如果换成是我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你还会不会同情他们今天的下场？”

“子靳……我不是同情他们，我只是觉得你有点可怕，我害怕。”

“不怕，我是你老公。”萧子靳在她发丝上吻了吻，声音无比温柔，完全不符合他对待梁温柔她们时的个性。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拿人命开玩笑了。”沈雨荨从他怀中抬起头来，一脸认真地注视着他。

萧子靳想了想，点头：“我尽量。”

“尽量？”

“嗯，尽量学你当一个善良的好人。”萧子靳说。

沈雨荨知道他说这话多少有点被迫的味道，不过他自小性格如此，想要改变他谈何容易？能让他表面上答应自己已经算是不错了。

她沉默了一下，又问：“今天梁温柔撞车的时候你不是在现场么？巡捕没为难你？”

“没有，过来做了一下笔录就走了。”

“只是这样么？没有怀疑？”

“嗯，殡仪馆有监控，司机也能证实梁温柔是自己在找死。”

“那你……当时是不是被吓坏了？”她突然有些心疼起他来，梁温柔就在他的眼前自杀，而且还撞的那么严重。如果换成是她，肯定当场就吓晕倒了。

萧子靳拧眉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景，确实是吓着了，不过还没有达到被吓坏的情景，甚至还能打电话叫救护车和报警，帮救护人员一起将梁温柔抬上救护车。

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惊吓过后是麻木吧，面对一个让自己彻底失望的人，他真的找不着丝毫的负罪感。可以说，梁温柔这一撞是白搭了，他不但不会内疚一辈子，甚至连眼皮都没有多眨几下。

当然了，他没敢将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告诉沈雨荨，省的她又觉得他可怕，并且对他心生出恐惧来。

“有点吓到了。”他说。

“那梁温柔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嘛。”

“你想知道？”

“嗯……。”毕竟是一直与她紧密相关的人，她当然想知道她现在的结局了。

萧子靳沉吟片刻，拿起手机拨通田秘书的号码，吩咐她去了解梁温柔的伤情。

吩咐完田秘书后，他转身在床沿上坐下，拍了拍大床中央：“要不要睡一下？顺便等我一起下班？”

“不用了，我不困。”

“那就出去外面坐，我给你找本书看。”萧子靳拥着她走出休息室，让她坐在大落地窗旁的沙发上。

这里的视野同样很好，也是萧子靳平日里工作累了或者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最喜欢呆的地方。沈雨荨看着窗外的楼宇，一直压抑着的心情终于明朗了那么一些些。

萧子靳给她倒了杯水，体贴地喂到她嘴边：“来，喝点水。”

“我不渴。”沈雨荨看了他一眼。

“不渴也要喝一点，多喝水对身体好。”萧子靳故意俯身在她耳边暧昧一笑：“要不我喂你？”

他要喂她喝水？看他那坏笑的表情沈雨荨就知道是怎么个喂法了。

“不用了，我自己喝。”她急忙从他手中接过杯子喝了一口。

田秘书很快便进来了，看到沈雨荨坐在落地窗前后礼貌地冲她打了个招呼，转向萧子靳的时候语气有些为难：“萧董……那个梁小姐……。”

看懂了她的犹豫，萧子靳笑了笑：“想知道结果的人是萧太太，不是我。”

“噢。”田秘书这才放下心来，道：“刚刚我打电话去医院了解过了，梁小姐双腿粉碎性骨折，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目前仍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粉碎性骨折？”沈雨荨讶然。

“是的，右腿已经截肢，这辈子都不可能下地走路了。”

沈雨荨不由得倒吸口气，田秘书的话让她感觉好可怕好血腥……。

也就是说梁温柔这次就算是活过来也得变成残废了？像她那么要求完美那么傲骄的人，如果变成残废了那一定会感觉生不如死吧？

她这一撞，是直接将自己推入万丈深渊了！

“怎么？又开始心疼她了？”萧子靳扫视着她脸上的表情道。

沈雨荨怔了一怔，看着他摇头：“不是……我只是觉得有点震惊。”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不能同情她，坚决不能……。

萧子靳抬手在她发丝上抚摸了一下，浅笑道：“好了，你自己先坐会吧，我还有点工作需要处理。”

“好。”沈雨荨乖巧地点头，看着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后开始处理工作。

在办公室里等待萧子靳下班的时刻，沈雨荨倚靠在沙发上看书，夕阳正好，暖暖地透窗照了进来，将她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种浪漫柔美的氛围里。

如此美丽的景色，她不舍得拉上窗帘，浏览在书页上的目光一点一点地恍惚，最终被困顿的眼敛隐去。

书本从她的手中滑落在地板上，‘咚’的一声，惊扰了办公桌后认真工作的男人。

还说不困，不到半个小时便睡着了，当然，阳光下看书本来就是一件很催眠的事情。

萧子靳从皮椅内站起，迈开修长的双腿往她走了过来，在她跟前站定后，目光定定地停留在她的脸上，那微启的红唇，如婴儿般白皙的肌肤，被夕阳笼罩的活像童话故事里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公主。

他没有叫醒她，也没有继续让她歪躺在沙发上，而是俯身将她掉落在地面上的书本拾起放在桌面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她从沙发上抱起往休息室里面走去。

休息室里面的大床比沙发舒服多了，被放在上面的沈雨荨居然没有惊醒，依旧睡得安祥沉稳。

萧子靳俯着身体，双手撑在她的身体两侧，又注视了她阵后才站起身子，帮她盖好被子，又将遮光窗帘拉好后才转身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

他刚走回皮椅上落坐，门口便响起一阵敲门声，紧接着是林助理走了进来道：“萧董……。”

他的声音和往常一样礼貌，并不算太大声，但萧子靳还是迅速地冲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林助理愣了一下，一时间有些迷茫。直到萧子靳用手指了指休息室的方向，他才后知后觉地‘噢’了一声，压低声线道：“对不起，我忘了少夫人在这里。”

能让萧子靳如此呵护的，除了怀着身孕的少夫人还会有谁？

他将手中的文件夹递给萧子靳，压着声线道：“这是张秘书刚刚做好的项目企划书，我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您再看下。”

萧子靳示意他把企划书放下。

林助理张了张嘴，他还有事情想说呢，不过还是算了吧，等少夫人睡醒了再说。沈雨荨一觉醒来，四周昏暗的环境让她一时间有些分不清楚自己身处何地。直至努力地适应了屋内的光线，看到四周陌生而又熟悉的装饰和摆设时，她才慢慢地缓过神来。

这里是萧子靳办公室里的配套休息室，只是她怎么会从这里醒过来呢？

她刚刚明明是坐在落地窗前一边看夕阳一边看书的，对了，她记得自己看到后面的时候眼皮开始打架，紧接着便睡着了。

看来是萧子靳把她抱进房间里面睡的，只是现在他人呢？还有……现在几点了？

她抬手在床头灯钮上摁了一下，一室的亮光瞬间倾撒入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墙壁上的艺术挂钟。

当她看到时针居然已经指向8点时，吓得本能地从床上坐起，然后下床……。

居然这么晚了，她从商场过来这边的时候明明才下午三点钟，跟萧子靳聊完后好像是四点多，紧接着她便睡着了。天，她这一觉居然睡了整整四个小时！

她隐约中可以听到外间有动静传来，似乎是萧子靳在敲打电脑，他果然还在外面办公，是被她害得被迫加班么？

沈雨荨轻手轻脚地拉开门板，又小心翼翼地探出半个头去。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刚好可以看到萧子靳的侧脸，此时的他正一本正经地坐在皮椅内，修长好看的十只手指在键盘上跳跃着，那样子认真又专注。

正当沈雨荨还在纠结着该走出去还是该退回房里不打扰他工作时，萧子靳突然幽幽地吐出一句：“睡醒了？”

沈雨荨愣了一下，没想到他居然知道自己已经醒来了，如是点头：“睡醒了。”

她从休息室中走了出去，望着他小声嗔怪道：“你怎么不叫醒我？”

萧子靳抬眸看了她一眼，眼底含笑：“看你睡的香，不忍心叫。”

“都睡这么久了，你应该叫的嘛……。”

“不要紧，正好我还有点工作要做。”他真的就是一点都无所谓，甚至还是宠溺的。天，他这么好脾气，她反倒显得有些无地自容了。

“那你吃饭了么？”

“还没。”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吃饭？不饿么？”

“有点，不过我更乐意和你一起吃。”萧子靳笑着冲她招了一下手，示意她过去。

沈雨荨乖乖地走了过去，不用他多言，便自觉地坐到他的腿上，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小声埋怨道：“不是跟你说过了么，吃饭要准时，不然很容易胃疼的。”

“是，你是医生，我听你的。”他搂着她，在她的脖子上吻了吻。

好痒……沈雨荨不自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嘴里仍在埋怨着：“你每次都只会说却不会做。”

“好吧，现在就去吃饭。”萧子靳将电脑盖子合上。

“事情都处理完了么？”沈雨荨看了一眼他已经盖上的电脑，虽然担心他的胃，但也担心他的工作没处理完啊。

“是谁说的，身体比赚钱重要，吃饭要准时。”

“你真的想通了？”沈雨荨微笑。

“嗯，想通了。”

“那我们走吧。”沈雨荨刚要从他腿上站起，萧子靳却将环在她腰上的手臂收紧，倾身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吃饭之前，先解解馋。”

沈雨荨正狐疑问，萧子靳已经吻住她的唇，手掌也在同一时间从她的衣服下摆处探了进去。

沈雨荨无语了，他真的一点都不饿么？居然还有心思调戏她。

就算他不饿，她也已经饿了。

不过无语归无语，她还是很配合地回应起他的吻，与他唇齿交融起来……。

得到她无声的配合，萧子靳更加放开了，也吻的更加深情。不安分的手掌在她小腹上逗留片刻，便直接往上游走，直接覆在她丰满的胸口处。

沈雨荨悸动着倒吸口气，抬手摀住他不乖的手掌禁止他再继续玩火。

这在里搂抱接吻一下可以，要做一遍的话她是真的饿的没有力气了，为了彼此能够早点吃上晚餐也不能让他继续这么玩火下去啊。

萧子靳却有的是力气，体内的欲火也已经被挑起了不少，此时还是很有意向先吃她再吃饭的。他试图挣开她的手掌，却被她抓的更紧，耳边响起她嗔怪的声音：“萧子靳，你是想饿死你的老婆孩子么？”

一句话，果然瞬间让萧子靳出了戏，也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他从她的胸口处抬起帅脸，眼底尽是来不及化开的情欲。

看着他这副不舍又无奈的表情，沈雨荨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原来捉弄他的感觉也是蛮好玩的！

萧子靳舔了舔留有她气息的唇瓣，注视着她问：“真的饿了？”

“真饿了。”沈雨荨点头。

“那好吧，吃饭去。”

“谢谢老公恩典！”沈雨荨俏皮地冲他吐了吐舌头，惹的他又想吻她。

不过他最终还是忍住了，体贴地将她从自己腿上抱起，然后将笔记本电话装进公文包内，一手拥着她一手提着包往门口走去。

走出办公室，沈雨荨才发现外面助理部和秘书部的人都还没有下班，个个都还在认真地忙着手边的活儿。看到萧子靳和沈雨荨从办公室出来，礼貌地打招呼的同时，沈雨荨明显可以看到她们脸上暗松口气的神情。

走过大办公室的时候，沈雨荨狐疑地问：“他们为什么都不下班啊？”

萧子靳瞧了她一眼：“因为老板娘还在睡觉。”

“啊……。”沈雨荨不自觉地停住脚步，有些明知故问：“什么意思？”

因为她还在睡觉，所以萧子靳没有下班，而老板没下班员工也没得下班吗？照这么说还是她害得大家留在公司陪老板加班了？难怪刚刚大伙看到他们出来时脸上都有松了口气的神情呢。

把人家害成这样，想想还真是惭愧……。

“老板不下班，下属就得陪着么？”她望着他，一本正经道：“我觉得这种霸王条款得改，太欺负人了。”

哪有老板加班员工就必须跟着一起加的，况且像他这么忙的老板，应该没几天不加班的吧？

萧子靳却一脸无辜道：“我没这么要求过，是他们自己要加的。”

“老板没下班，她们当然不敢下了，你还用得着要求么？”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鼓励她们早点下班？”

“不是啦……。”

“那怎么办？我听老板娘的。”

沈雨荨无语：“能别叫我老板娘么？我心虚……。”

“心虚什么？”萧子靳笑笑道：“咱们又不是在偷情。”

此时两人站在电梯里，电梯镜面上反衬着两人的身影，而他脸上的笑容尤为迷人。沈雨荨道：“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什么？”

沈雨用双手捏住他的帅脸，笑咪咪道：“以后你面对自己员工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子微笑，她们就不会那么怕你，怕到不敢上班了。”

“嗯，如果我每天都这样子微笑，估计不用等到下班时间人就走光了。”萧子靳点头说。

沈雨荨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因为萧子靳平日里面对员工时足够冷酷和严肃，大概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受员工的尊重和服从，更不会被那些心里不安分的高层放在眼里，这大概就是他能管理好一个公司的原因吧。

第 111 章 很美好的计谋

两人一起在外面吃完饭，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十点钟了，何玉娇和小梓恒居然还没有睡。

看到他们两个回来，原来已经眼皮打架的小梓恒立刻欢喜地迎上来，拉住两人的手掌笑盈盈道：“姐夫和姐姐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明天不上学啦？”沈雨荨低头打量着他问。

“非要等你们回家才肯睡。”何玉娇也有些困了，从沙发上站起来后责备道：“你们也真是的，明知道这破孩子喜欢等你们回家才肯睡觉，还玩到这么晚才回来。”

沈雨荨看了沈雨荨一眼，歉疚道：“我们刚刚在外面吃饭，吃晚了。”

“下次不准这样了知道么？”萧子靳用手在小梓恒的发顶上揉了一下：“赶紧回房睡觉去。”

“人家都还没有跟姐姐和姐夫玩呢。”小梓恒垮着脸说。

“很晚了，明天再玩。”

“那……姐夫你抱抱我我就去睡。”梓恒退了一步说。

何玉娇没好气地责备道：“姐夫刚回来累的很，有什么好抱的。”

梓恒小嘴一翘：“老师说，睡前跟家人抱一抱，睡觉的时候才比较香嘛。”

“老师唬你玩的，你还信？”

“妈……。”沈雨荨打瞅了母亲一眼：“怎么跟孩子说话的，老师这么说是为了让跟家人亲近感情。”她说完蹲下身去抱了抱小梓恒，笑盈盈道：“好，那就抱抱再睡，好了，抱过了，姐姐带你到楼上睡觉去。”

“我要姐夫抱我坐飞机上楼。”小梓恒笑眯眯道。

萧子靳含笑从将他从地上抱起，俯身在沈雨荨耳边暧昧低语：“你先去洗澡，洗香一点，我马上就到。”

沈雨荨抬手在他的胸口上拍了一记，嗔道：“小孩面前注意点形象。”

“咳……。”何玉娇干咳一声，语气严肃道：“孕妇就要有孕妇的样子，怀个孩子不容易，节制一点。”

沈雨荨脸色一红，没好气地瞪了萧子靳一眼，都怪他胡说八道。

何玉娇突然改口问道：“对了，梁温柔怎么样了？死了没有？”

“没呢，不过腿被撞断了，还撞伤了头，尚未度过危险期。”沈雨荨说。

“不是吧？居然没死？”何玉娇毫不掩饰自己心里的失望：“这都没撞死她，司机应该加大点油门的。”

沈雨荨被她的残忍弄得有些无语，她偷偷扫了萧子靳一眼，后者冲她浅笑：“你不用看我，这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

萧子靳说完，抱着小梓恒上楼去了。

这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他的意思是她的反应不正常？嗯……好像确实是有点不正常。

沈雨荨并不同情梁温柔的下场，听到她虽然活下来但双腿残疾的事实后甚至在心里暗想，这下她应该安分了，不会再一天到晚候着拆散她和萧子靳了。

会这样想大概是这几天受到萧子靳跟何玉娇的影响吧，也意味着她向萧子靳口中的正常人迈进一步，这是好事么？她不知道。

她一直担心萧子靳会受到许聪和梁温柔的连累，好在并没有，巡捕不但没有将责任扣在萧子靳的头上，这些日子也从来没有再骚扰过他。

心里的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心情也跟着明朗开来。

她的好心情倒是让王素那拨人看了格外扎眼，看到她的笑容，更加确定她肚子里怀的是个儿子。

“如果不是儿子，她干嘛每次回来都笑的那么开心，分明是在向我们示威嘛。”唐晓一脸愤恨道。

王素则是一脸的不甘和失望：“那个梁温柔也真是个没用的东西，连一个沈雨荨都对付不了，还想嫁给萧子靳！痴人做梦！”

“我看她也蛮可怜的，好好的一个大家闺秀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以为这样就能得到萧子靳的怜悯，结果人家萧大少爷自顾着自己幸福快乐，连半点同情她的痕迹都没有。”唐晓牵起唇角邪肆地一笑：“这么可怜的女人，改天我们得去看看她才行。”

“一个没有丁点利用价值的废人，有什么好看的？”

“妈，人怕什么，就怕遇到疯狗一般的人，我看梁温柔现在跟疯狗没什么区别。”

“一个连走路都走不了的人，你还指望她能狠狠地咬沈雨荨一口？”

“这个嘛……。”唐晓邪肆地笑了笑：“还真不好说。”

起居室门口有脚步声传来，两人相视一眼后立马闭了嘴。

沈雨荨原本想到二楼起居室里打个电话，没想到会在里面碰到王素和唐晓，她只好礼貌地冲二位扫了声招呼。

唐晓的肚子已经有点大了，气色不错看着还不错，看来最近跟萧泽飞相处得挺愉快。

不对，她听黄姐说萧泽飞现在很少沾家，三天两头不回家，就算回也是很晚才回来，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忙得连跟唐晓闹别扭的时间都没有。

“雨荨啊，我听说梁温柔为了子靳自杀，还残废了，这事你应该知道吧？”王素笑盈盈道。

沈雨荨点头：“我知道。”

“噢，难怪你这次回来心情这么好呢。”

沈雨荨没有搭理她的故意嘲讽，道：“小妈，我回房睡觉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先别那么早睡，厨房里面还在给你俩炖着鸡汤呢。”

“不用了，我早上才喝过鸡汤，谢谢小妈。”沈雨荨拒绝的还算有礼，她现在可是谨慎的尽量不吃王素给她张罗的食物，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

唐晓冷笑：“大嫂这是担心妈在汤里下毒不成？真是小人之心。”

沈雨荨也有些恼火了，反唇相讥道：“难道我不该担心么？”

一句话把唐晓塞得哑言，也让王素气结。

沈雨荨没有搭理她们，转身离开起居室往卧室的方向走去。

她回到卧室，萧子靳刚好从浴室里面洗完澡出来，见她脸色不太好，如是笑笑地问道：“怎么了？又出去给自己添堵了？”

沈雨荨望着他：“你怎么知道？”

“你哪次回来不是这样，原本心情好好的，跟小妈她们一碰上面就立马变了样。”萧子靳将擦过头发的毛巾扔在椅子上：“说说看，她们又怎么你了？”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拌了两句嘴。”沈雨荨说。

萧子靳见她确实不像有事的樣子，点了点头：“没事就好，以后离她们远一点。”他抬起手掌抚上她的肩膀，轻拍了两下，兀自走到沙发上坐下看电视去了。第二天，萧子靳将沈雨荨送回御临花园后，并没有直接回公司，而是去了恩泰医院。

经过这些天的治疗，梁温柔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远远便可以听到前方

病房里面传出激动的叫嚷声，正是梁温柔的声音。

几位医护人员守在病房门口，一脸同情地摇着头，却又没人敢走进去。

看到萧子靳走过来，两位医护人员像是看到救星松了口气，礼貌地对她打了声招呼后，说道：“萧少，梁小姐她从前天开始就……。”

后面的话语被萧子靳突然举起的手掌打断，护士小姐讶然又不解地望着他。

“不用跟我报告她的情况，我没兴趣听。”

“啊……。”萧少何时变得如此冷漠了？明明上次梁小姐在本科室住院治腿的时候他还是关怀备至的。

如果不是因为记得梁小姐，同时记得萧子靳，她们也不会打电话叫萧子靳过来看望梁小姐啊。

梁温自从感觉到自己的腿没有了后，就开始各种哭叫闹腾了，偏偏身边连一个可以安慰她的亲戚朋友都没有，而她们只知道她跟萧少是好朋友，也只能找到萧少来帮忙安抚一下了。

萧子靳原本并不想来的，但在医护人员的一再恳请下，转念一想还是来了。

他甚至没有告诉沈雨荨自己到医院来看望梁温柔，因为怕她担心。

萧子靳推门走入病房，站在门边扫视一眼被梁温柔扔得乱七八糟的屋子，然后将目光挪到梁温柔身上。

此时的梁温柔躺在病床上，发丝蓬乱，衣衫不整，一张小脸布满泪水，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

她的动作分明是想起身又起不了，甚至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完全没有了往日里的光鲜亮丽。

在她身上唯一不变的，是她那双倔强中带着阴狠的眸子，在望向萧子靳的时候丝毫未变。

从萧子靳迈入病房的那一刻，梁温柔便停止了哭喊，含泪瞪着他，半晌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萧子靳从她冷戾的眸中看出来，这个女人在经历过许聪坐牢，狱中自杀去世，撞车等一系列磨难后，依然没有半点悔悟的意思，甚至连一点内疚和后悔的心理都没有。

“我并没有不让你去死。”萧子靳望着她道。

毕竟是一个女人，一个将自己折磨至此的女人，失去双腿对她来说已经是最致命的

打击了。萧子靳也没打算去落井下石打击她，只是她的语气和态度实在让他对她同情不起来。

“不过我想提醒你一句，你这么做伤害到的只是你自己，而不是我。你所谓的让我内疚一辈子也不可能成功。”萧子靳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梁小姐，我从不欠你什么，也不是我把你推到车轮下面去的，何来的内疚一生？所以……别幼稚了。”

梁温柔呆呆地瞪着他，随即手指一抬对准他，恨得咬牙切齿的同时泪珠从眼眶中滚了下来：“萧子靳，你够狠……。”

“我若不狠，早就被你虐成渣了。”

“那么你今天来看我笑话的吗？”梁温柔依旧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现在已经看到了，是不是高兴极了？是不是打算回去跟沈雨荨分享你的好心情？”

“你想多了，雨荨没兴趣关心你的事情，她也没你那么狠毒的心去伤害别人。”萧子靳往前她跟前迈了几步，扫视着她：“梁小姐，既然我俩已经不再是朋友，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再有兴趣知道。”

他顿了顿，又说：“虽然我并没有欠你什么，但你却是因为我变了，变成现在这样心狠手辣，你做了那么多陷害雨荨的事情，我本该把你弄进牢里去的。不过看在你已经残废的份上，我不会再追究，也不想再跟你有什么瓜葛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说完，他转身迈开修长的双腿往病房门口走去。

梁温柔瞪着他离去的背影，尖叫着抓起手边的枕头往门口的方向砸去，痛哭失声：“萧子靳我恨你……我恨你……！”

她的声音传出门口落入萧子靳的耳中，不过他并未因此而停止脚步，头也不回地走了……。萧子靳刚走，唐晓便过来了。

此时的梁温柔正处在对萧子靳恨之入骨，巴不得追上去杀了他的情绪里，看到唐晓进来，自然是没好气地冲她吼：“滚！给我滚出去——！”

唐晓早就料到她会这么对自己了，且这正是她要的效果。

她赶在萧子靳刚走就进来，目的就是因了赶在唐晓最气愤最难过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会更加恨不得萧子靳死。

唐晓看了解眼门口的方向，笑了笑：“刚我还在想萧子靳怎么会过来看你，明明今天早上还跟沈雨荨在萧宅卿卿我我的，原来不是来看你，而是故意过来气你的啊？”

“我叫你滚出去！”梁温柔继续冲她大吼，想要抓点什么东西砸她，然而身边能扔的东西都被她砸掉了，她只能疯狂地用自己的双手捶打着床面。咚咚咚地捶，好像根本

感觉不到疼般。

唐晓毕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且自己又是个孕妇，看到她这样心里不勉有些害怕。只得不耐烦道：“好了好了，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先冷静点，别吓坏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肚子里的孩子……。

梁温柔果然停止了近乎自残的动作，抬起目光定定地注视着唐晓已经隆起的小腹。

孩子……她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是她和许聪的孩子，可是……。

她突然崩溃地哭了出来，她的孩子已经被她自己害死了，许聪也被她害死了，如今她自己活得比死更难受，真是造孽呢！

如果当初她可以早点放下仇恨，放下萧子靳，早点接受许聪和他好好生活，一起等待孩子的降临，她现在也应该有个完整而又幸福的家。可是一切都晚了，一切也都完了。

孩子死了，许聪死了……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看你，好好的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早跟你说过沈雨荨那个人很阴险的，你提提防着点，她迟早会回来收拾你。”唐晓无奈地唉叹一声，安抚道：“你也别哭了，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你除了坚强地活下去还能有什么选择？”

梁温柔仍然趴在床上痛哭着，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她的话。

唐晓咬着唇，注视了她片刻才接着说：“你好好在医院疗养吧，我已经帮你把医院的费用都交齐了，另外给你请了两个护工，你有什么需要只管跟她们说或者给我打电话也行。”

梁温柔苦涩地笑了，她已经沦落到需要别人接济的地步了么？而且还是一个并不真心对待自己的人。

唐晓是什么样的人她还不清楚么？哪来的善心帮她交医疗费请护工？

“其实如果你真那么恨沈雨荨，也不是没有办法报复她……。”唐晓小心翼翼地开口，见她脸色瞬间一变后，忙道：“不过你放心，我教你的办法即不犯法也不麻烦，反而轻松的很。”

梁温柔仍然没有搭话，只是抬眸冷冷地注视着她。

那沁满着泪水的眸，分明有着恼怒，唐晓张了张嘴，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说：“嗯……你应该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沈雨荨藏的密不透风的私生子，也就是她美其名说是她弟弟的沈梓恒。你只要把她藏私生子的事情揭露出来，你不信萧子靳还能像现在这样爱她，更不相信萧家的人还能容得下一个外面藏有私生子的女人当媳妇……。”

“没错，那样的话沈雨荨会被逼着堕胎，会被赶出萧家，那么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在萧家的地位就瞬间水涨成高了。”

“……”

“这么美好的计划……。”梁温柔冷笑：“你为什么不去实施？”

“我……。”唐晓眼底闪过一抹慌乱，道：“我当然想去，而且也已经实施过了，当初甚至连亲子鉴定报告都送到萧家去了。可是萧家的人不相信我说的话，他们觉得我是为了挤兑沈雨荨故意找事，所以……。”

“所以现在想借我的手除掉她是么？”梁温柔逼视着她，继续冷笑：“交点治疗费，请两个护工就想让我感动，然后继续被你利用，你这算盘打的挺好啊。”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梁温柔活像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唐小姐，你和王素当初那么热情地把我迎入萧家，帮我一起挤兑沈雨荨，真的是为了我好么？不拆穿你们，你们就当我是白痴？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那不过是咱俩互相利用的一种游戏方式罢了。”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唐晓无所谓地耸耸肩：“随便你吧，你想什么都不做，像个废人一样活完下半生那就继续当你的废人好了。”

顿了顿，她又继续说：“虽然我很恨沈雨荨，但也不过是为了点权力之争，她没杀死我的孩子也没有抢走我的男人。倒是你，你真的愿意后半生就这么坐在轮椅上看她和萧子靳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地过日子么？如果你能忍的下去，那也算是你的本事了。”

她说完脚步一拐，往病房门口走了几步，又扭回头来瞅着她：“别管我是利用你也好，同情你也罢，反正方法我已经教给你了，做不做随便你。”

目送着她的背影走出病房，梁温柔气愤地一拳砸在病床上，崩溃地哭了起来。

这些天没有一个人来医院看她，好不容易来了个人，不但不过问不关心她的伤情，甚至还在想着法子利用她。看着自己痛到麻木的双腿，想着自己此时此刻的失败，心里的凄凉感瞬间将便她淹没了……。

沈雨荨一大早就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江辰的妹妹江灵从美国回来了……。

见她高兴得几乎要在床上蹦跳起来了，萧子靳有些无语地走过去，一把将她从床上抱了下来，没好气地嗔怪道：“能注意点身体么？萧太太？”

“噢，对不起，我太高兴了。”沈雨荨扬着手机笑眯眯道。

“谁啊？谁回来了？”刚刚在衣帽间换衣服时，他隐约好像听到说有谁回来了。

“你猜。”沈雨荨故作神秘。

能把她高兴成这样的，又是从美国回来的……。萧子靳瞬间双眼微微眯起，用明显不悦的语气道：“不会是你那个青梅竹马吧？他回来干嘛？”

如果是江辰的话，他不欢迎，一千一万个不欢迎！

“嗯，老公真聪明！”沈雨荨高兴地在他的唇上吻了一记，笑嘻嘻道。

萧子靳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瞧她一脸兴奋的样子，好像江辰才是她的老公一样。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原本还以为她跟江辰应该是断干净了呢。

“咦，你怎么了？干嘛拉着张脸？”沈雨荨这才发现萧子靳脸色不是那么好看，如是抬起小手捧住他的帅脸，打量着他：“我好不容易才多了个伴，你这是什么态度嘛，你这样子让我怎么把人领回家来住？人家心里肯定会有想法的。”

“你说什么？你还要把他领回家来住？”萧子靳感觉自己深深地被刺激到了。

“对呀，怎么？不可以么？”沈雨荨扫视着他：“这里房间那么多住几天怎么了？或者让她住我妈那边也行的嘛。”

“沈雨荨——！”萧子靳咬牙切齿地唤出她的名字，又用手指了指自己：“你要把他带回来这里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公？要不要我把大房让出来给你俩住？”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沈雨荨一脸欣喜：“我俩好久没有好好说过知心话了，如果晚上能睡在一张床上聊聊天，那感觉肯定特别美好。”

“确实很美好……。”萧子靳咬了咬牙，将环在她腰上的双手收了回来，转身扬长而去。

“喂……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不就是住几天么？又不占用你多少资源……。”

“对不起，本人天生小气。”萧子靳好好气地吐出这句，人已经到了楼下。

“什么意思嘛，跟个女人似的，真是的……。”沈雨荨站在二楼，无语地吐出一句。

正在楼下收拾碗筷的何玉娇看到萧子靳气呼呼地从楼上，扫视着二人问：“怎么了？又吵架了？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好不了几天又吵，不累么？”

萧子靳扫了楼上的沈雨荨一眼，道：“你问问自己的女儿。”

说完他便出门了。

何玉娇将投放在大门处的视线拉了回来，投向沈雨荨问：“怎么了？仗着自己是个孕妇又招惹他了？”

“我……我没有啊。”沈雨荨感觉自己很无辜，她不过是想把江灵领回家来住几天，谁会想到他居然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小气的男人，算了，不理他！白天江灵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到晚上才有空和沈雨荨一起吃饭，两人约在一家酒店的西餐厅里见面。

沈雨荨远远便看到一个留着俏皮短发，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孩站在酒店门口拨打手机。

她脚步一顿，脸上绽放出一抹笑容，随即才走上去唤了声：“小灵——！”

江灵听到她的声音抬起头来，俏丽的小脸立马绽放出一抹大大的笑容，然后飞奔着往她扑来。沈雨荨迅速地往旁边一躲，江灵差一点头栽倒在地上。

“喂……沈雨荨你什么意思嘛！”江灵险险地稳住身体，回头愤愤地瞪着她。

沈雨荨一脸无辜地耸耸肩膀：“不是跟你说过了么，本人现在是孕妇，见面的时候别太激动。”

“……”江灵哑言，翻起白眼：“好吧，我忘了。”

说完她很快又笑了，走过来用手抚摸着她的小腹笑盈盈道：“我哥说你结婚怀孕了，我还不信呢，居然是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咱们年纪也不小了好吧。”沈雨荨打量着她：“倒是你，这么大年纪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我那是看不上洋鬼子，所以还在慢慢寻找中。”

“不过你倒是没有怎么变。”沈雨荨用手指挑起她的下巴道：“和小时候一样水灵灵白嫩嫩的，性格也还是那么的野，难怪我刚刚一眼就能把你认出来。”

“你这是在夸我么？”江灵无语。

“算是吧。”沈雨荨笑笑地在她面前转了个圈：“你看我变了没有？江辰说我变得都快认不出来了。”

“变了……。”江灵将她从上到下地扫视了一遍：“变漂亮了，如果不是我哥给我看过你的近期照片，我刚刚肯定会认不出来你。”

“你哥怎会有我的相片？”

“他手机上的啊，估计是偷拍的吧。”江灵突然一脸同情地唉叹：“唉……你这一结婚怀孕，可把我哥的心给伤透了，本来他就是受了我们的鼓励才回国来找你的，结果……。”江灵突然抬手在她的手臂上敲了一记：“诶，去年我妈才打听到说你没有结婚的，怎么一转眼就怀孕了呢？什么速度这是……。”

沈雨荨脸上的笑容开始变的有些僵了，因为江灵的话，因为想到了江辰。

江辰真的是为了她才回国的吗？难怪他恩泰医院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呢，满怀希

望地回国一趟，结果却只能抱着伤心离开，想想还真挺对不住他的。

“你哥……他现在还好吧？”她望着江灵问。

江灵点头：“刚到美国那几天情绪确实不太好，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估计是想开了吧。”

“真的？”

“嗯。”

“那就好。”想开了就好，她就怕他会放不下。

“走吧，我们进去，我已经快要饿晕了。”江灵挽了沈雨荨的手臂往酒店里面走去。

和江灵一起吃饭的时候，沈雨荨的手机响了，两人同时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来电显示。上面跳动着的‘老公’二字让江灵脸上的笑容瞬间变的暧昧起来。

第 112 章 干着犯法的事

沈雨荨看了她一眼，接通电话：“怎么了？你回家了吗？”

“今晚和客户一起吃……。”萧子靳停了一下，似是在倾听她这边的动静，随即语气不善道：“你好像也在应酬？跟你的小玩伴一起？”

“是啊……。”想起早上萧子靳的反常，沈雨荨突然变的有些小心翼翼：“那个……我一会就回去了。”

“别忘了你现在是个孕妇。”

“我知道。”

“在哪呢？我去接你。”

“我都还没有开始吃呢。”

“我陪你吃。”

“你不是没时间么？”

“你应该知道，对你，我就算是再忙都能抽出时间来。”萧子靳说。

他这是什么情话？沈雨荨突然有些感动起来，她抬头看了江灵一眼，含笑柔声道：“亲爱的别闹了，好好陪你的客户，我吃完饭马上就回去。”

萧子靳沉默了一下，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不过临挂电话前还不忘提醒她早点回家。

沈雨荨一挂上电话，江灵便笑盈盈地打趣道：“不错嘛，小两口感情挺好的，不像是闪婚的样子，瞧瞧……连嘴角都快要笑裂了。”

沈雨荨被她说的有些不好意思，故意将嘴角的笑容一收，伸手用叉子在她的盘上敲了敲：“赶紧吃你的饭吧，吃完早点回家。”

“哟，还是个夫管严。”

“夫管严很丢人么？”沈雨荨不以为然，证明老公爱她好吧。

在餐厅里吃完饭，沈雨荨和江灵便结帐离开，江灵声称有朋友在二楼酒吧想下去玩一玩，她转而打量着沈雨荨的肚子，最终有些失望唉叹一声：“可惜你是个孕妇……。”

沈雨荨用手护住自己的小腹，盯着她没好气道：“你别带我去那种地方，子靳知道会掐死我的……。”

“好啦好啦，知道你急着回家见你那位亲爱的老公了，我去跟他们打声招呼就走。”江灵拉了她便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因为餐厅在三楼而且人有点多，沈雨荨决定还是不跟他们挤电梯，改为走楼梯了。

二楼是一间大型的酒吧，这个时间点已经陆陆续续地开始热闹起来，江灵一边给朋友打电话一边在包房区里寻找。

虽然酒吧的装饰挺高档，但毕竟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面，里面的空气还是有点闷。沈雨荨拉了拉江灵的衣角，扬着嗓子道：“你自己慢慢找吧，我先到门口等你。”

江灵想了想，点头：“那好吧，你在外头别乱跑。”

“知道，你尽快出来。”沈雨荨叮嘱完她，转身往酒吧大门口的方向走去。

在经过一间VIP包房门口的时候，沈雨荨突然听到里面传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脚步本能地一停，抬手将虚掩着的包房门推开一半。

原本喧哗的包间因为她的出现瞬间安静下来，里面十来个男男女女或搂或抱，此时的目光齐刷刷地往她望了过来。下一刻，有人开始迅速地清理桌面上的东西，沈雨荨看清楚了，那是一些她平日里只在电视或者新闻上看见过的工具。

她心头咯噔一跳，也没心思从里面的人群里寻找刚刚那抹熟悉的声音了，脚步往后一退转身便要走。

“站住！”有男人怒喝一声，下一刻，沈雨荨便被人拽住了长发。

她头皮吃痛地低呼一声，后背撞到来人的身上。

“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那男人粗声恶气地将她往包房内拽。

沈雨荨被吓坏了，忙不迭地解释道：“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放开我……。”

原本以为自己这么说后，对方就能放自己一马，没想到沙发那边却响起另一个恶劣的女声：“走错地方？谁信？把她的包和手机都检查一遍，还有……把她身上的衣服扒了。”

一听到要扒自己的衣服，沈雨荨被吓得挣扎起来，嘴里气愤地嚷道：“你敢……小心我告你们……。”

“你还要告我们？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眼前人影一晃，几个女人已经围上来扒她的衣服，沈雨荨挣扎着，可她毕竟只有一个人，根本挣不脱她们。

就在她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时，混乱的包房内终于响起了一个声音：“住手！”

“怎么了？萧少不会是看上这个女人了吧？”有人笑着打趣。

“妈的我让你们住手！”萧泽飞抡起一拳便砸在那男人的脸上，随即一把将沈雨荨从人群中拉了出来护到臂弯内。

看到萧泽飞，被吓坏了的沈雨荨心里涌起一抹庆幸，她不自觉地往萧泽飞的怀里缩了缩，警惕地望着对面的人。

“萧少，你干嘛护着她啊？你们认识？”其中一个女人大概是吃醋了，跺着脚娇嗔了一句。

“看不到她是个孕妇么？”萧泽飞愤火地瞪着众人。

大伙目光下移落在沈雨荨的小腹上，这才发现她原来是个孕妇，人群中有人说：“孕妇怎么了？孕妇也得审查清楚了再放行。”

萧泽飞说：“她是我的朋友，又是孕妇，你还要查吗？”

沈雨荨抬头看了萧泽飞一眼，心里有些感激，同时又有些惊讶他怎么会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他们刚刚明明正在干着犯法的事情，难道萧泽飞他也……。

此时此刻她没有心思研究萧泽飞有没有碰禁品，趁着萧泽飞帮她说好话的当儿，忙再次冲大伙道：“对不起……我真的是走错地方了，我和朋友在这边找人……。”

碰巧在这个时候，她的电话响了，是江灵给她打过来的。她接通电话压低声音对江灵说了几句，没过多久江灵便走进来了。

看到屋内的一堆男女，讶然地问沈雨荨：“不是说好了在门口等我么？怎么会跟在这里？他们是你的朋友？”

“我……。”沈雨荨扫了众人一眼：“我刚不小心走错门了，跟大伙起了点误会。”

“现在没事了，你赶紧带雨荨走吧。”萧泽飞对江灵道。

“噢，好。”江灵看出了房间里的不对头，也不作多问，拉了沈雨荨便往门口走。

终于安全脱身了，沈雨荨在被江灵拉着出门的时候，忍不住回头看了看萧泽飞，嘴唇蠕动了一下，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忍住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帮人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鸟，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一出酒吧，江灵便盯着沈雨荨不解地问。

看到外面的世界，沈雨荨终于长松了口气，道：“确实是不小心走错了，差点被他们扒了身服，还好泽飞……对了，刚刚帮我脱身那位是我的小叔子。”

“听着就好吓人，幸好你的小叔子在场，不然你死定了。”江灵说完，转而又突然疑惑起来：“你的小叔子怎么会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不符合他的气质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沈雨荨也正疑惑着呢，她轻吸口气，希望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吧。

虽然她跟萧泽飞分手了，萧泽飞也曾经伤害过她，可她还是不希望他染上那种不好的习惯，毕竟再好的一个人，一旦沾上禁品也都没救了。

难怪他这段时间来总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心不在焉的，也很少回家了，原来是跟那帮人混在一起。被那帮人一闹，沈雨荨领着江灵回到御临花园的时候已经是九点多了。

“你就住在这里吗？”江灵边走边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虽然这个花园看起来很高档很漂亮，但……。

“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啊。”她说。

“你想象的是什么样？有山有水的大别墅么？”沈雨荨伸手摁下电梯密码。

“难道不应该么？”

“俗气。”

“有钱人不都俗气么？难不成你家那位是搞艺术的？”

“那倒不是。”至于萧子靳为什么会选择住在这里，而不是在自家产业里找间大别墅住，她自己也不清楚，也没问过。

沈雨荨摁了大门密码，刚一打开门，便有一颗小脑袋探了出来，冲她眨巴着一双大眼睛道：“姐姐，你死定了，姐夫他很不高兴。”

萧子靳很不高兴？沈雨荨有些心虚地扫了一眼屋内，抬手在小梓恒的脑门上推了一下：“赶紧进去。”

“姐姐，这位阿姨是谁啊？”刚被推进去的小脑袋再度探了出来，打量着江灵一脸好奇地问道。

“阿姨……？”江灵小脸一垮，不高兴了：“小兔崽子，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阿姨了？我脑门上写着吗？还是我看起来比你姐姐老？”

小梓恒被她说的无言以对，沈雨荨笑着对他道：“快叫灵姐姐，她是江辰哥哥的亲妹妹。”

“噢……灵姐姐好。”梓恒乖乖地唤了声。

“梓恒真棒！”江灵抬手在小梓恒的脑袋上揉了揉，又用手指挑起他的下巴打量起他来，一边打量一边赞道：“长的真是漂亮，跟小白脸似的，不过跟你很像耶。”

“废话，我的亲弟弟，当然像了。”沈雨荨率先入了屋子。

被说成小白脸的小梓恒不高兴了，垮着脸说：“灵姐姐我才不是小白脸，我和姐夫一样是个大男人！”

“噢……对不起对不起……。”江灵再度抚摸了一把梓恒的发顶：“梓恒是个男子汉，不是小白脸，乖啦……赶紧去把你那位帅到没朋友的姐夫叫出来让我鉴赏鉴赏吧。”

“姐夫没朋友吗？”梓恒不解。

“几乎没有。”沈雨荨道。

“为什么？”

“因为他小气又霸道。”沈雨荨故意扬高音量，顺便还瞟了一眼正在从楼上走下来的萧子靳一眼。

身上穿着裕袍、显然刚从浴室里面走出来的萧子靳正从楼上缓步走下来，沈雨荨的话他听进去了，如是原本就不太好的脸色越发的不美观起来。

不过这种不美观并不影响他的帅气，也不影响江灵对他的迷恋，几乎是出于见到帅哥后的本能反应，江灵惊喜地迎上去，盯着旋梯上走下来的萧子靳惊呼：“哇噻，老公……！”

沈雨荨脚步一停，打量着站在楼梯下方一脸痴迷地望着自己的江灵，拧眉：“老公？你是萧太太给我找的小老婆？”说这话的时候，他顺便扫了一眼客厅中央的沈雨荨。

“嗯嗯嗯……我是……我就是……。”江灵忙不迭地点头如啄米，甚至还迎上去坐在台阶上，双手抓着他的睡袍下摆一脸崇拜：“老公请多多指教。”

萧子靳低头扫了一眼脚边的女子，又台头盯着沈雨荨，那目光分明在说：你以为带个美女回来打发我，就可以公然跟你的小竹马同居了吗？

沈雨荨受不了地冲江灵喊道：“好啦，江灵，别闹了……。”

“这么帅的男人，让我再胡闹一下下嘛。”江灵继续往萧子靳身上揩油，然后抬眼扫了沈雨荨一眼说：“难怪你不选我哥，换我也不会选……。”

“咳……这话要是让你哥听到，他会伤心的。”沈雨荨感觉自己真是要败给她了，瞧那没出息的样子，好像这辈子没见过帅哥似的。

其实江辰长的也很完美啦，她没有选江辰也绝对不是因为萧子靳长的比他更帅更有魅力，而是他回来的晚一步了。

“放心吧，美国远着呢，他听不到。”

从她们简单的交流中，萧子靳听明白了一件事情，沈雨荨口中从美国回来的小玩伴不是江辰，而是脚下这个女子，也就是江辰的亲妹妹。

他记得之前沈雨荨跟他说过，她和江辰的妹妹也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姐妹，而今天早上她高兴的几乎要在床上蹦跳起来，就是因为这位江辰的妹妹从美国回来了。

原来是她？脚边的这个女人？那么他今天吃了一天的醋岂不是白吃了？害他晚上还差一点冲动地扔下客户跑去破坏她和江辰的饭局了，幸好没去！

意识到这一点后，萧子靳不自在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鼻梁，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不过……抑郁了一天的心情也跟着瞬间明朗了，感觉很美好。

“那个……可以放开我了么？”萧子靳冲着脚下的女人说了句。

“可以了……。”江灵依依不舍地松开他的睡袍下摆，从台阶上站起，冲他伸出手掌笑眯眯道：“你好，我叫江灵，是雨荨小时候最好的玩伴。”

“你好，欢迎你到我家来暂住。”萧子靳冲她微微一笑，伸出手掌与她握了一下。

原来是个女人，暂住在他家完全没问题！

沈雨荨发现萧子靳脸上的笑容迷人又温暖，完全不像早上时的态度，心里不禁有些讶然这变化也实在太快了。

“呃……子靳如果你怕吵的话，我会让江灵到隔壁去住的，江灵她回国来办点事情，不会在这里留宿太久的，还有……。”

“没关系，反正屋子大，江小姐可以随便住。”萧子靳心情愉悦道。

“真的？谢谢老公，那我可就不客气咯。”江灵美滋滋道。

“不用谢，应该的。”

沈雨荨看着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还笑得格外耀眼的样子，心里空然涌起一抹不太好的感觉。

什么意思嘛，早上一听她说要带人回来住，整张脸黑得像包公，还生气地甩门出走了。这会一看到是个美女，而且还是个热情的美女，立马就改变态度了……。

男人果然都是肉食动物，太不靠谱了！

“梓恒，我带你到楼上睡觉去。”她牵过梓恒便要往隔壁走。

“姐姐，我还没有跟姐夫和灵姐姐玩呢。”梓恒说。

“没看到么，姐夫和灵姐姐忙的很。”沈雨荨酸溜溜地说了一句，牵着他上楼了。

大概是时间还不算太晚，梓恒在床上躺半天也没有睡意，沈雨荨一边读故事书一边用手拍着他的后背，好不容易才将他给哄睡了。

她用手在小梓恒的眼前晃了晃，发现他是真的睡着后，小心翼翼地将故事书放在床头桌上，帮他盖好被子，然后才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

楼下，萧子靳和江灵居然还在聊，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话题，两人都聊得挺开怀的。

第一次见面就能聊的那么好，还真是少见呢。

沈雨荨站在楼梯上方扫视着萧子靳，看来这位大少爷的女人过敏症已经彻底被她治好了，再也不对女人过敏了。发现这个真相的她心里突然有些小失落起来，她还是比较喜欢对女人过敏的萧大少爷啊！

“雨荨，梓恒睡着了么？下来聊啊。”江灵冲她招手说。

“聊什么聊的那么开心？”她迈步往楼下走去。

“在说你坏话。”江灵暧昧地一笑：“萧少刚刚可说了不少你的坏话噢。”

“我有什么坏话好说的？”沈雨荨扫了萧子靳一眼，脸色有些红。

萧子靳看到她下来，从沙发上站起道：“你们两个慢慢聊吧，我先回房了。”临走时，他顺手在沈雨荨的发顶上揉了揉，像爱抚小狗一样爱抚了她一把。

“OK，萧少明天见！”江灵冲他挥了一下手。

看着萧子靳走上去后，沈雨荨才走到江灵身侧坐下追问：“你们刚刚真的是在说我坏话？萧子靳说我什么了？”

“说你……。”江灵将脑袋往她肩上一靠，嘻嘻笑道：“说你不解风情，不娇柔，不女人……。”

“什么嘛！”沈雨荨没好气地用手在她的额头上推了一记：“他才不解风情！”

“开玩笑的啦。”江灵又是嘻嘻一笑：“我问他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他跟我说，他对你一见钟情来着……。”

听到她的话，沈雨荨差点喷了。

一见钟情？萧子靳是故意在嘲笑她的吧？

“你信么？”她有些无语道。

“我信啊，我哥不也是对你一见倾心再见钟情么？”

“你少来，你哥刚见我的时候还在穿开档裤呢。”

“谁说穿开档裤就不能对一个女娃娃一见倾心了，没听我妈说过么？我哥当时还趁着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带着你离家出走了，后来还是大人们在街市上把你俩找回来的。”

关于这件事情，沈雨荨当然听说过，而且还听外婆说过不少次了。那时候她才刚学会走路不久，居然就这么跟着江辰上街了，幸好那个时候坏人少，没有被人拐走。

想到江辰，心里那抹淡淡的愧疚又开始往上涌动起来。

为了避开这个话题，她从沙发上站起道：“走吧，我带你到楼上去熟悉一下房间。”

“好啊。”江灵跟着她往二楼走去。

今天早上才下飞机，下了机后连时差都没有倒一下，此时江灵本该很困的，可她却一点困的痕迹都没有，仍然精神亦亦的。

那么多年未见，沈雨荨自然也有大把的话想说，索性抱枕头与她睡一屋去了。

她搬着枕头走的时候，萧子靳正在书房里面处理工作，等处理完工作回到卧室的时候，才发现卧室内空空的，沈雨荨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床上等他上床。

再一看床头上少了个枕头，看来他的小妻子果然为了自己的小玩伴要跟他玩分房了。

虽然已经知道她的小玩伴是女的，但他的心里还是很不爽，也很不舍，因为他早就已经习惯了晚上抱着她一起入睡，没了她，他会睡的很不舒服。“你知道外国男人都是怎么样追求女生的么？上次我在餐厅吃饭，有个大胡子男人直接走到我对面坐下，问我可不可以嫁给他。妈呀，把我吓的赶紧跑，老娘我再不济也不至于嫁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吧？”江灵比手划脚地说道。

“那你有没有直接告诉他，你对老男人不感兴趣？”躺在另一侧的沈雨荨笑笑地问道。

“不敢啊，谁知道会不会是个变态？”

“看来长得好看也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沈雨荨撇了撇嘴：“活该。”

床头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沈雨荨伸手将手机从床头桌上拿了下来，一旁的江灵有些无语道：“谁这么想念你啊？这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

沈雨荨也想知道是谁那么不自觉，这么晚了还给她打电话，平日里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当她看到屏幕上的号码时，脸上闪过一抹讶然，随即忍不住笑了……。

“怎么了？睡不着啊？”她接通电话后，笑盈盈地打趣道。

“知道就好，限你五分钟内归队。”

“我都已经睡下了。”

“难道你想让我过去抱你过来？我提醒你一句，到时别怪我在你朋友面前行为不

雅。”

沈雨荨一听这话，立马应允道：“好吧，我马上过去。”

挂上电话，她扭头发现江灵正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个……你早点睡吧，我还是回自己房里去睡好了。”

“你俩是连体婴么？”江灵很是无语。

“……”

“分开一晚上都不行？”

“他说他不习惯一个人睡。”沈雨荨从床上坐起，顺手将被子盖回她身：“你到处跑了一天也是时候该睡觉了，咱们明天再接着聊。”

“还真是个夫管严，丢女人的脸，切……！”江灵转过身去，背对着她故意一脸哀怨道：“感情淡喽！难怪有人说好闺密间只要一方嫁人，感情就会随之变淡。”

“行了，别矫情了，我走了啊。”沈雨荨抱着枕头转身往卧室门口走去。

沈雨荨回到卧室，萧子靳正懒懒地靠在床上看电视。看到她进来，眼皮抬了抬，声音慵懒磁性：“舍得回来了？”

看到他这副无辜又理所当然的样子，沈雨荨无语地翻起白眼，一边往床边走过去一边嗔怪道：“人家梓恒都自己睡了，你还像个小孩子一样要别人陪着才能睡，说出去也不嫌丢人啊？”

“闺房密事干嘛要说出去？”萧子靳又看了她一眼：“再说，要是我学梓恒天天自己一个人睡，只怕到时候不习惯的人不光是我一个了？连你也不能幸免了吧？”

沈雨荨撇撇嘴，打死她也不会承认自己离不开他。

萧子靳冲她招了一下手：“上来。”

“干嘛？”她当然知道萧子靳想干嘛，不过还是乖乖地爬了上去。

萧子靳习惯性地用一只手掌挑起她的下颌，扫视着她质问道：“你是故意的吧？”

“什么故意的？”

“故意让我一天都做不好事，吃不好饭，陪不好客户。”

“什么嘛，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沈雨荨越来越迷惑了，努力地回忆着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大事件害他做不好事吃不好饭，难道是因为带江灵回来住，可他刚刚明明跟江灵聊的挺开心的呀。

“我问你是不是你的青梅竹马要回国了，你说是。”萧子靳道。

沈雨荨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青梅竹马？你不会是以为要回来的是江辰吧？”

“难道你不是故意这么暗示的？”

“怎么可能？”沈雨荨有些哭笑不得地打量他，想到今天早上他的反应，接着笑得更欢了：“所以你早上黑着脸甩门离开了，晚上还非要过去跟我们一起吃饭？”

“难不成你要求我把大床让出来给你俩睡了的时候，我还得笑呵呵地点头说‘好’？”

沈雨荨受不了地用手点了点他的额头：“萧大总裁，拜托你用点脑子好不好？我敢么？我有这么大的胆子么？”

“那可未必，你不按常理出牌的事情还少么？”萧子靳抬手将她的手指从自己脑袋上拿了下来，攥入手心：“下次说什么事情的时候说清楚点，很害人的。”

“是你自己笨。”沈雨荨忍不住又想用手戳他的脑袋，从未觉得他的智商如此低下过。

她想了想，随即板起小脸扫视着他：“所以刚刚见到江灵的时候对她那么热情？还主动留她在这里住？萧子靳我警告你啊，你染指谁都要可以，但别对我的小姐妹下手，否则我跟你没完。”

“真的染指谁都可以？”

“你……。”

萧子靳倾身，帅脸埋在她的肩窝上深吸口气，调笑道：“唔……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酸味！”

“你才酸！”沈雨荨抬起拳头砸在他身上，一下又一下：“你才酸……你酸的都吃不下饭做不好事陪不好客户了……！”

“这么看来我们还算是天生一对。”萧点了点头，翻身将她压到床上，低头轻吻了一下她的红唇：“你是不是该补偿一下我那颗受伤的小心灵了？”

他的唇挪到她的颈上，吻得她又痒又麻，咯咯笑着推打他的身体：“什么嘛，我的小心灵也受伤了好吧？”

“那就由我来补偿你好了。”萧子靳大方地说道，唇舌一路往下，手指将她的胸前的睡衣扣子一粒粒解开，光洁的肌肤似有魔力般吸引着他的舌尖在原地打转轻吮。

沈雨荨不由自主地倒抽口气，抓住他依旧在往下的手掌道：“子靳，我有话要跟你说。”

“不着急，一会再说。”

“我是认真的啦。”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但我现在也是认真的。”为了阻止她继续说下去，萧子靳只好将唇舌挪回她的嘴巴，深深地吻了下去，直接将她要出口的话给堵回腹中。

第 113 章 被扯了头发

沈雨荨无奈了，不得不放弃挣扎，似乎每次他想要做这种事的时候，她都无法让他在中途停手。既然无法让他停止，那么她也只能是回应了，深情地回应他……。

一场小心翼翼又热情如火的缠绵过后，彼此都尝到了满足的感觉，却又迟迟舍不得松开彼此……。

经过好一阵子的心情沉淀后，沈雨荨终于从情欲中缓过神来。他的身体仍然从后面紧紧地贴着她的，滚热又炙人，而他的手臂，也依旧环在她的腰上，手掌轻轻地在她的小腹和胸口处游走轻抚。

她有些羞赧地推了推他的手臂，道：“松手，我要起身穿衣服。”

萧子靳没有松开她，仿佛没有听到她在说什么，意思很明显，就这么睡吧……。

沈雨荨挪动着身体转过身去，面对着他道：“萧子靳我真的有话对你说。”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我困了。”萧子靳重新将他揽入怀中，与她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

“刚刚才说一会说的，现在又要推到明天？”沈雨荨用手指去扳他的眼皮，鼓着嘴道：“反正明天不用上班，不准睡。”

“沈雨荨你是想再来一回么？”萧子靳用手在她的胸口上轻捏了一下，捏的她忍不住地悸动了一下，忙道：“不是，我想跟你聊天。你不让我跟小灵聊天，自己又不陪我聊，怎么可以这样嘛。”

“好好……。”萧子靳被她吵得有些无奈，只好抚摸着她的发丝道：“我陪你聊，你说吧，我听着。”

沈雨荨想了想，严肃了一下语气道：“你最近有没有跟泽飞聊过？”

听到她突然提起萧泽飞，萧子靳一直闭着的双眼终于睁开了来，用不解的目光扫视她：“怎么突然问起他来？”

“嗯……没什么，就是突然想问了。”沈雨荨想来想去，还是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萧子靳了，毕竟萧泽飞有没有在吸毒如今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万在萧家传开了，萧泽飞肯定会气得掐死她。

萧子靳沉吟了片刻，才道：“平时除了工作上有接触，私底下几乎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很少沾家。”

“噢……那你们也没人关心关心他的私生活？”

“他的私生活？”萧子靳双目微眯：“这好像轮不到你我关心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就是问问。”

“小妈就泽飞这一个儿子，她自然会百般关心，至于我……就算我想关心或者过问他的私活人家也未必领情，反而会觉得我有什么目的，你懂么？”

沈雨荨注视着他，半晌才点了点头：“懂了。”

其实她并不太能接受他的这种想法，毕竟萧泽飞是他的亲弟弟，他理应全方位地关心呵护他的，就像她处处关心着小梓恒一样，生怕他受点委屈或者伤害。

不过仔细想想萧子靳说的也未必就是错的，毕竟他生活在那样复杂的一个家庭里，不像她和梓恒之间的关系那么简单。平日里王素防备他像防天敌似的，又哪会容许他插手她儿子的事情？

见沈雨荨一脸愁容的样子，萧子靳终于有些忍无可忍地撑起身子，顺便将她忧虑的小脸扳正，注视着她道：“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泽飞来？你们最近有联系？”

沈雨荨看他的反应就知道他肯定又要误会了，忙摇头道：“没有，绝对没有。”

“那你为什么关心他的私生活？这是你应该关心的吗？”

“我……。”沈雨荨哑言，犹豫了一下才说：“我今天晚上跟江灵吃完饭经过二楼酒吧的时候，看到他跟一帮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男女混在一起玩，我担心他……被那帮人带坏了，所以才会问问你的。”

说完，她急忙又添了一句：“我知道我不该担心他，但我发誓……我担心不是因为我对他还有什么想法，而是因为他是你的亲弟弟，又是我的小叔子，所以才……。”

见他脸色终于缓和了些，沈雨荨才暗暗地吐了口气，心想早知道他会有想法就不应该问的，毕竟如果因为萧泽飞再跟萧子靳起什么矛盾实在是太不值的了。

诺大的卧室内陷入了一阵沉长的安静后，萧子靳终于再度开口了，语气平静：“泽飞从小就比较好玩，也比较喜欢结交一些纨绔子弟，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沈雨荨没料到他还会回答自己，自然也不敢再继续问下去，只轻轻地‘哦’了一声便不再发声了。第二天睡醒后，沈雨荨走出卧室便听到楼下传来何玉娇和江灵有说有笑的交谈声。

脸上浮出一抹笑意，她不自觉地加快步伐下楼，笑盈盈道：“怎么起的那么早？”

江灵回过头来，扫了她一眼说：“像我这种单身狗又没老公可以抱，不起床难道还留在床上抱被子不成？谁像你……。”江灵撇撇嘴，没有继续说下去。

江灵正在帮何玉娇摆碗筷，沈雨荨如是走过去，用肩膀在她的手臂上碰了一下：“你忌妒我？如果忌妒的话自己也去找一个啊。”

“切，夫管严，本小姐才不屑。”

“她夫管严？”何玉娇端着锅走出来，横了沈雨荨一眼：“昨天才将萧子靳气得摔门离开。”

“真的啊？萧子靳摔门？”江灵突然一脸惊奇起来。

“误会啦。”沈雨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告诉她们两个，萧子靳是因为误以为江辰回国才摔门的。

江灵突然泛起了花痴：“好想看看萧大少爷摔门的情景，那一定也很帅！”

萧子靳刚好从楼上走下来，听到脚步声，沈雨荨抬头笑盈盈道：“江灵说想再看一遍你摔门离开的样子，一定很帅。”

“是么？那你觉得帅么？”萧子靳走到沈雨荨身侧，用手指挑起她的下巴，低头在她的唇上亲了一下：“想看的话你可以再找点误会刺激我。”

沈雨荨俏脸一红，果然听到江灵在一旁嚷嚷起来：“诶……劳烦二位注意点形象，顺便关爱一下我们这些单身族好吧？”

“我早就习惯了。”何玉娇耸耸肩膀。

“我也习惯了。”一旁摇晃着双腿准备吃饭的小梓恒说。

沈雨荨抬手在小梓恒的头顶上推了一下，嗔道：“小孩子不可以学大人说话。”

吃早餐的时候，何玉娇扯了扯江灵的袖子笑眯眯道：“小灵你开口闭口说自己单身狗，想不当单身狗很容易啊，何阿姨给你介绍一个优质男。”

“怎么个优质法？有萧少这么优质，这么帅么？”江灵一脸期望道。

何玉娇扫了萧子靳一眼，不以为然道：“帅能当饭吃么？但凡是长的帅的男人有哪个不花心的？”

“萧少花心么？”江灵往沈雨荨身边靠了过去，搂住她的手臂笑问。

沈雨荨想了想：“花心倒是不花心，不过就是到处招蜂引蝶这一点很讨人厌。”

“所以找老公不能找太好看的。”何玉娇说：“找个有钱的，人品好的就足够了。”

萧子靳听着大伙对她的评价，心中满是不爽，他好好一个萧家大少，万千女人的梦中情人，到了眼前这帮女人眼里却变得如此不堪和廉价。

他有些听不下去地轻咳一声，不太高兴道：“各位，我好像没怎么雨荨吧？”

“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的，我看着你们都累。”何玉娇不屑地说完，转身对江灵道：“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哥，可是雨荨她死心眼非要留在萧少身边。”

“妈……。”沈雨荨打断何玉娇的话，她已经可以从萧子靳脸上感觉到浓浓的不悦了。

何玉娇耸耸肩不说话了。

早餐后，萧子靳一如即往的没空留在家当闲人，更衣室里，沈雨荨主动搂住他的脖子笑盈盈道：“刚刚我们是开玩笑的，你别放在心上。”

萧子靳从镜中看了她一眼，故意板着脸说：“你觉得我有可能不生气么？”

“别那么小气嘛，你明知道我爱的是你，至于我妈她……她那个人就是嘴欠一点，其实心里早就重新接受你了。”

“你爱的是我？”

“你不信啊？”沈雨荨抬头盯着他。

“不太相信。”萧子靳仍然故意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除非你能用动作表现出来，并且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

沈雨荨神色一怔，随即抬手在他的胸口处拍了一记：“讨厌！你又在故意嘲笑我！”

“你想到哪去了？”某人表现得很无辜。

沈雨荨无语，难道真的是她想多了吗？想到那次在他办公室里取悦他的情景？

看着他脸上的坏笑，她抬手推着他往更衣室外走：“赶紧忙你的事情去吧，大忙人！”

萧子靳停下脚步，转身俯视着她：“你今天打算做什么？”

“和江灵去街上逛逛，然后在外面吃午餐。”

“出去逛可以，不过要尽量小心，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还有，让司机送你们去。”这种话他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不过每次说的时候沈雨荨都觉得心里暖暖的，因为她知道这是他对她的关怀。

“放心吧，我会非常非常小心的。”沈雨荨动容地仰起小脸，主动要求：“吻我。”

萧子靳从来不会吝啬于自己的吻，特别是看到她如此主动的时候……。

他微微一笑，低头在她的唇上吻了一记，沈雨荨以为他是浅吻一下的，没想到他的唇刚一离开很快便又贴下来了。浅吻变成了深吻，长臂环在她的腰上，身体往前一压，

将她抵在衣柜上。

沈雨荨闭上眼，搂在他颈上的双手收紧，久久地回应着他的吻。

直到时间真的快要来不及了，萧子靳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她，指腹在她湿润的唇上擦了一下，目光如水道：“下午我回来接你回老宅。”

“好，开车小心。”沈雨荨的眼底同样盛满着情欲。萧子靳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沈雨荨和江灵在市区内闲逛时，接到小元的电话，小元告诉她上回她有一份胎检报告现在出来了，问需不需要给她送过来。

沈雨荨想了想，小元要上班，自己又那么有空，索性自己去医院拿回了。

小元仍在原来的办公室上班，沈雨荨回去找她的时候自然会遇到不少以前的老同事，只不过这次大家看她的眼光都变了，有崇拜有羡慕也有畏惧的，就是没有以前那种鄙视的。

她疑惑地小元这是怎么回事，小元告诉她，那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她是萧家的大少夫人了。

果然是这样的！难怪当初那几个处处看她不顺眼的同事这会看到她都绕着走呢。

不过沈雨荨从来不是记仇的人，也没跟她们计较，从小元手里拿了报复便与她道别离开了。

沈雨荨边走边浏览着手中的确胎检报告，检查结果很完美，孩子很健康，她的唇角不由得浮起一抹笑意。

虽然这个已经不能算是惊喜了，不过看到报告上显示的结果她还是开心极了。

“瞧把你美的。”江灵瞧着几乎笑裂了嘴的沈雨荨打趣道。

“那当然，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在意这份报告。”沈雨荨说，因为太专注于检查报告上的内容了，沈雨荨差点就撞在一个人身上，她被吓了一跳，定眼一看，目光立刻如被磁铁吸引一般与对方那冷戾的目光纠缠上。

看到眼前这个女人，她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一脸警惕地打量起她来。

沈雨荨已经好久没有见过梁温柔了，就连她出了车祸也没有再来看她一眼，没想到这次居然会在这里碰上。是她自己忽略了，也忘了梁温柔正在恩泰医院医治。

眼前的梁温柔坐在轮椅上，比以前瘦了许多，一张脸憔悴不堪。沈雨荨目光落在她的腿上，那原本白皙修长的双腿果然只剩下一条了，还真是可惜呢。

“你们认识啊？”江灵看了看一脸惊讶的沈雨荨，又看了看眼神能杀人般的梁温柔。

“认识，当然认识了。”梁温柔冷笑，垂眸扫了一眼自己轮椅下方的书本，瞧着沈雨荨冷笑：“萧太太你的教养呢？撞了人连句道歉都没有，也不知道帮人家把东西捡起来？”

沈雨荨看了一眼她脚下的书，江灵也看到了，弯腰便要帮她收拾。

“住手！”梁温柔轻喝一声，江灵被她吓了一跳，本能地缩回手掌。

梁温柔冷冷地睨了她一眼，转而盯着沈雨荨冷戾道：“我要你捡。”

“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腿都断了还这么得理不饶人！”江灵气结。

“有你说话的份么？”梁温柔冷眸一扫，落在江灵的脸上。

江灵被她一句话塞的语滞，却又不能跟一个病人争执，如是拉过沈雨荨的手腕：“别理她，我们走。”

沈雨荨看了一眼梁温柔和她脚下的书，既然书是她撞掉的，捡一下又何妨？

她弯下腰去，拾起她脚下的书。就在她准备直起腰身的时候，头皮突然一痛，是梁温柔一把拽住了她的头发。

沈雨荨被她抓着头发，有些蒙圈了，她一时抬不起头来，而江灵见状立马拍打着梁温柔的手臂叫嚣道：“喂！你想干什么，快点给我松手！松开她……！”

沈雨荨没料到梁温柔会对自己动手，心里光要后悔自己的大意，梁温柔却意外地松了手。

“雨荨，你还好吧？”江灵急忙将沈雨荨从地上牵起。

“我……我没事。”沈雨荨用手扒了扒自己被梁温柔抓乱的发丝，发现梁温柔正一脸挑衅地瞪着自己，吟着笑，却又什么话都不说。

这样的梁温柔看起来有些可怕，有些诡异……。

“你神经病吧！仗着自己是个病人就可以到处乱咬人了是吧？没看人家是个孕妇么？”

“孕妇？”梁温柔冷笑，目光落在沈雨荨微隆的腹部。

她的目光和她的表情一样有些吓人，沈雨荨也不想与她多接触了，拉了江灵便继续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这什么人啊？是不是这里有问题？”江灵冲沈雨荨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沈雨荨摇头：“我也不知道啊。”难道是脑子被车撞坏了吗？她真不知道！

身后，梁温柔扬起自己刚刚抓过沈雨荨头发的手掌，几缕青丝在她的指尖缠绕着。看着两人的背影离去，她唇角微掀，更加冷戾的笑容从唇边绽放开来……。在医院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沈雨荨的心情，和江灵在外面瞎逛了大半天后，直到下午两人才回到御临花园。

下午萧子靳果然亲自回到御临花园接沈雨荨回萧宅。

车子停在楼下，他随意地倚靠在车身上，修长的双手随意地插在裤兜里，落日的余晖晕染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为他更添了冷厉而高贵的色彩。

沈雨荨走下楼看到的就是这副光景，心头不由一悸！

下一秒，萧子靳已跨步到沈雨荨的身旁，伸手揽过她的腰，“在想什么那么入神？你现在是孕妇，不能只顾发呆，得当心脚下。”

老婆……。

男人温柔的声音响在耳边，沈雨荨觉得内心都快被融化了。

萧子靳的视线落在沈雨荨精致的脸庞上，对上她有点痴痴的眼神，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是不是突然觉得你的老公非常帅，所以舍不得移开视线，嗯？”

“才没有呢！”沈雨荨囧，面上爬上可疑的红晕。

感觉到脸庞迟迟未移开的炙烈的视线，沈雨荨只好笑着催促道：“时间差不多了，如果赶不上萧家聚餐的时间，她们又该找借口挤兑我们了。”

车子驶到萧家别墅，车停，萧子靳体贴地扶着沈雨荨下车，揽着沈雨荨的腰一同走进萧家别墅。

由于还没有到聚餐的时间，一楼并没有看到王素唐晓等等令人厌烦的人，或许她们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商量着‘国家’大事。

萧子靳的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起来，看到来电显示林助理，正自迟疑着要不要接，沈雨荨就说道：“你去接吧，我先到楼上休息一会。”

“好，我先出去接一下电话。”

“嗯。”

看着萧子靳走到屋外，沈雨荨如是独自上楼，经过起居室的时候刚好看到神色匆匆的萧泽飞从起居室内走出来。

她愣了一下，本能地往萧泽飞面前一站，将他堵到门内。

似是猜到她的意图，萧泽飞眼神闪烁了一下，不过很快便恢复正常地盯着她，用疏

离的语气唤了声：“大嫂。”

沈雨荨略一迟疑，凝着眉问：“萧泽飞，你是不是在吸毒？”

果然这就是她拦下自己的目的，萧泽飞的眼神再度闪烁起来，“我没有。”

“你说谎，昨天晚上我明明看到你在酒吧里跟那些男人一起吸毒。”沈雨荨并不确定萧泽飞那晚是不是在吸毒，所以不敢告诉任何人，但此时为了套出真相，她只能如此说。

萧泽飞显然有些被刺激到了，视线落在她微微隆起的肚子上，眸色变暗，用负气的语气说：“沈雨荨，就算我是真的吸毒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大哥已经有了属于你们的孩子，并幸福快乐的生活着。你也早就不在乎我了，现在有什么资格质问我？”

“泽飞，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而且我们也已经分手了，怪只怪我们有缘无份。”沈雨荨有点无奈，“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摧残身体，你也是快要当爸爸的人了，应该要好好爱护自己。现在唐晓怀着身孕，是最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应该把心思放在她的心上，而不是为了赌气，置家人于不顾。”

“家人？”萧泽飞冷哧了一声，“自从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之后，我早就没有家人了。”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沈雨荨的话掷地有声。

她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分手得那么决绝的人，现在却会表现得如此痛彻心扉？萧泽飞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在意自己吗？不，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他只是永远学不会珍惜眼前人罢了。

“泽飞，你想一想，现在唐晓就像当初喜欢你的那个我一样，天天盼着你能给她多一点爱。如果你现在不珍惜她，你以后也一定会后悔的。”沈雨荨提醒道。

“沈雨荨，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傻。”萧泽飞冷笑，“唐晓抢走了你的男人，你竟然还可以傻傻地帮她说好话，我是该说你善良还是该说你太笨呢？”

“事已成定局，我只希望大家都能生活得好好的。”沈雨荨说。

忽而，萧泽飞却是伸手搭在沈雨荨的肩膀上，眼神带着期盼，“雨荨，只要你能回来我身边，我肯定愿意为了你而好好地活着。”

沈雨荨不悦，试图挣脱萧泽飞的手，“你怎么还是如此执迷不悟。”

“我执迷不悟，也是因为是你。”萧泽飞加大双手的力度，仿佛随时想要将沈雨荨揉碎掉。

门外，唐晓气愤地看着身体近距离接触的萧泽飞和沈雨荨，胸口剧烈地前后起伏，

眼底满满都是愤怒。

她拔腿走过去，一把扯开萧泽飞的手，扬起右手作势想要狠狠地朝沈雨荨的脸上扇下去。

起居室内的两人均是一愣，就在唐晓的巴掌差一点挨上沈雨荨的面庞时，萧泽飞眼明手快地拽住了唐晓的手腕。

唐晓猝不及防，手被萧泽飞的手大力往后甩了一下，身子站立不稳，狼狈地往后退。

见此，萧泽飞心下一急，疾步过去伸手扶住了唐晓的身子，这才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只是，看着扶着自己的萧泽飞，唐晓却是更加气愤，“萧泽飞，我没想到你竟然还帮着那个贱人，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差点就摔倒，有可能这一摔我就会一尸两命。”

“……”萧泽飞自知理亏，又或许他已经习惯了唐晓的坏脾气，所以不发一语。

见萧泽飞不吭声，唐晓怒火从中烧，她指着沈雨荨的脸，大声吼道：“沈雨荨，你居然又在勾引泽飞，难道你一天不勾引他你都不高兴吗？啊？”

“我没有勾引他。”沈雨荨咬着牙解释。

刚才唐晓冲进来的时候她也被吓坏了，此时的脸色还是苍白的。

“没有？”唐晓涨红着脸，“你以为我是瞎了还是傻了，我刚才明明就看到你发骚地勾引我家泽飞，你现在还有脸说没有。沈雨荨，我最讨厌你总是装着一副清纯可怜的模样，其实你内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肮脏龌龊。”

“唐晓，我是你大嫂，麻烦你说话注意一点。”沈雨荨干净的眉梢皱成一条线。

唐晓冷笑，“你还知道你是我大嫂，你还知道自己是大哥的老婆，那刚才你勾引泽飞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现在倒好，被我撞见了，没话反驳了就用大嫂的身份来压我是不是？你以为我真的会怕了你吗？”

一旁的萧泽飞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僵硬，他再次扯住唐晓的手，“唐晓，不要闹了。”

此话一出，唐晓更加愤怒，她的额头青筋突出，“萧泽飞，你到现在还在帮着那个贱人，你让我太失望了。”

“让我失望的那个人一直是你。”萧泽飞吼道，“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勾引我，我就不会跟雨荨分开，要说贱人，你才是最贱的那一个。”

“你……”唐晓不可置信地看着萧泽飞，再扭头看着脸色苍白的沈雨荨，一口气噎在喉咙里上不去下来。

下一刻，她伸手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啊……好痛！”

“唐晓，你别装了，每次都是这种戏码，你不觉得烦吗？”说完，萧泽飞再也不看唐晓，甩手离去。

看着萧泽飞绝情的背影，恨意与怒意袭卷着唐晓的心脏，刺激得她的肚子更加疼，“好痛，真的好痛……”

沈雨荨眼眸看到唐晓一脸难受的样子，心里一紧，忙移步到唐晓的身旁。

可刚触碰到唐晓的身体，却被唐晓狠狠地拒绝，“沈雨荨，把你的脏手拿开，我不需要你假好心。”

“如果你还想要你的孩子，就别说话。”

唐晓一听到孩子有可能会没有，就再也不敢发怒，毕竟沈雨荨是医生，而这里又是萧家大宅，沈雨荨就算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伤害她。

二楼的动静成功将萧家的所有人都引了过来，王素第一时间赶到起居室，见唐晓捂着肚子一脸痛苦的样子，下意识地认为是沈雨荨想要害死自己的孙子，眼睛里瞬间闪过狠厉。她快步到两人的跟前，情急地扶住痛苦不堪的唐晓。

第 114 章 又是亲子鉴定

“沈雨荨，你个贱人，你到底把我家宝贝孙子怎么样了？”王素扯起嗓子大声吼道。

此时，王素正站在唐晓和沈雨荨的中间，三个人的身子贴得非常近，王素内心不由起了坏意，她的另一只手作势想要朝后推向沈雨荨。

沈雨荨也注意到了王素的手，但怀孕的身子并不灵敏，眼看就要朝后倒去，沈雨荨心跳都提到了嗓子眼。

所幸，萧子靳快步到沈雨荨的后面，修长的手臂及时地扶住了她，阴郁的眼眸仿佛随时能将王素吞入腹中。

王素本想以为能看到沈雨荨摔倒在地场面，可万万没想到会被萧子靳及时赶过来。

萧子靳冷声道：“如果雨荨有什么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听此，唐晓却怒了，“大哥，沈雨荨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如此掏心掏肺地护着她，你知不知道，她刚才就在这里，勾引我家泽飞。”

“唐晓，要解释多少遍，你才听得进去，我说过了没有就是没有。”沈雨荨反驳道。

王素一听沈雨荨还想要勾引自己的儿子，沉不住气了，大声地责备她：“沈雨荨，你怎么那么贱，怀孕了也还不能让你安分，难道你一定要看到我儿子跟晓晓为了你离婚你才满意是吗？”

“……”沈雨荨沉着脸，不发一语。

她已经解释了很多遍，她不想再去解释这些没办法解释清楚的事情。更何况，在王素和唐晓的眼里，只要她跟萧泽飞站在一起，都是她去勾引他。

事到如今，她已经不在乎王素对自己的看法，所以也没有必要再费尽唇舌。

萧子靳皱着眉头问怀中的沈雨荨：“你刚才跟泽飞在一起？”

沈雨荨抬头迎着，张了张嘴：“是……不过我跟他没有干什么事，只是说了几句话。”

说出这话时，她还是有点心虚的，但是她又不能在事情还没确定之前告诉大家……萧泽飞吸毒。他们肯定会认为她在诋毁萧泽飞，说不定又会闹不愉快。

王素和唐晓还要继续说些什么，被萧子靳一记冷烈的目光瞪了回去：“非要把爷爷给闹上来才甘心么？”

王素被他瞪的哑言，作为长辈被他这么瞪上一眼心里虽然觉得憋屈，但却又不敢再

多说什么。

萧子靳咬牙又吐出一句：“我会容许自己的女人去勾引别个男人吗？还是你们觉得泽飞比我更优秀比我更有魅力？优秀到雨荨大着肚子都忍不住去勾引？”

唐晓表面上耸了，心里却是各种不服：“我明明看到……。”

“你看到他们抱在一起了？还是听到他们在商量着怎么复合？”

雨荨刚嫁进来的时候这种误会就一直在上演，现在这么久过去了，好不容易走了个梁温柔，唐晓又赶着上，别说沈雨荨自己，连萧子靳看着都烦。

他没有耐心再多说什么，撇下气得恨的二人，拥着沈雨荨便往卧室走去。

一回到卧室，萧子靳便松开沈雨荨往里走去，沈雨荨忙抓住他的手臂主动道歉：“对不起，我又闯祸了……。”

虽然她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这场纷争却是因为她引起的。

萧子靳回过身来，俯视着她的目光比刚刚在外面的时候好了些，但依旧淡漠：“你跟泽飞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最近对他那么上心？”

想起昨天晚上她在床上突然问起萧泽飞，今天又跟萧泽飞单独在一起。虽然他不认为沈雨荨会对萧泽飞留有余情，但心里仍然有着不舒服的感觉。

毕竟他们两个曾经相爱过，毕竟他是男人！

“我……。”沈雨荨想了想，避重就轻道：“我真的没有对他上心，只是刚刚碰巧跟他遇上了，顺口问了几句他在酒吧的事。”

“我有没有提醒过你不管何时何地都要离他远一点？还有，他已经是大人了，什么朋友该交什么朋友不该交他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我操心。”

“我知道了……。”沈雨荨愧疚地垂下头去。

最后，萧子靳陪着沈雨荨一起下去一楼用餐，这一次聚餐并不愉快，可碍于萧老爷子在场，所有人都识趣地默不作声，乖乖吃饭。

萧老爷子年龄虽大，但脑子精明，他当然知道他们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只不过见没有闹出严重的后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聚餐的时间并不长，一个小时后，萧子靳和沈雨荨就一起回去御临花园。医院里，幼儿园的李老师递了一个公文袋给坐在轮椅上的梁温柔，声音有些微微的紧张，“梁小姐，这是沈梓桓的头发，我帮你拿到了。”

梁温柔从李老师那里接过公文袋，缓缓地拆开它，看到里面的一撮头发时，脸上浮

起一丝诡异得意的笑容。

她抬头看着李老师，“你拿头发的时候，有没有被其它人看到？”

“没有。”李老师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后笑着问梁温柔，“梁小姐，那你答应给我的报酬……。”

“拿去。”梁温柔说话的语气带着鄙视，随即扔给李老师一张支票。

“谢谢梁小姐，以后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找我。”李老师拿着支票，谄媚地说道。

“嗯。”梁温柔不耐烦地道，“现在没有什么事，你可以离开了，省得被别人看到你在这里会败露了我的计划。”

“好。”话落，李老师也不敢继续在病房逗留，转身走出去。

见李老师离去，梁温柔拿出放置在包包里面的另一份属于沈雨荨的头发样本。随后她收好公文袋，转动轮椅，到达本院的亲子鉴定科。

一般来说，亲子鉴定需要五个工作日才可以出结果，但梁温柔显然等不及，所以她加了一些钱，选择加急亲子鉴定，只需要等待一天即可。

一天后亲子鉴定就出来了，当梁温柔看到鉴定结果一栏上显示着沈梓桓和沈雨荨为母子关系时，捏着报告书的手掌因兴奋而颤抖起来，嘴角得意的弧度越扯越大。

沈雨荨……你抢走了我的男人，害死了我的孩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第二天，萧子靳早早去公司上班，沈雨荨闲着无聊走去江灵的房里找她聊天。

进后发现江灵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她无奈地摇摇头。

“江灵，太阳都晒屁股了，你还不起床？”

“让我再睡一会儿，就一会儿……。”江灵睡眼朦胧，嘟着嘴道。

沈雨荨不干，继续拉扯着她的手，“喂，我带你到我家住不是看你睡觉的，赶紧起来陪我聊天！”

“好吧，你说，我在听。”江灵努力睁开眼，虽打着瞌睡，但还是做出一副很认真听讲的样子。

“你觉得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沈雨荨说，“其实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会非常喜欢，因为TA是我和子靳的孩子。”

“嗯，男孩女孩都好。”江灵附和道。

可话刚落，江灵便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到床上，呼呼地睡过去了。

看着江灵睡得像死猪的样，沈雨荨无奈地叹了口气。

此时，沈雨荨温柔地抚摸着隆起的圆肚子，想到这是她跟萧子靳的孩子，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之意。

自从怀孕以来，她确实是受到家人的万般呵护，尤其是萧子靳的照顾。如今整天除了吃饭睡觉逛街，什么事情都没得做。

这对于一直在医院上班的她来说，简直就是折磨。

忽而，沈雨荨心血来潮……她是不是应该亲自动手为萧子靳做一顿午餐？

想及此，沈雨荨再也不作迟疑，起身到楼下超市买午餐食材去了。

没花多长时间，她便做好了一份简单但又不失美味的莲子炖鸡汤，将它们打包进去精致华美的多层檀木饭盒里，如是怀揣着愉悦的心情去公司。

沈雨荨拎着饭盒，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萧子靳的办公室，将手中的饭盒往他桌面上一放笑眯眯道：“老公，猜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过来？”

“什么？”萧子靳看了看饭盒，又看了看她，眼里有着小惊喜，毕竟沈雨荨还是头一次给他送午餐。

盒盖被揭开，浓浓的香味飘入两人的鼻息间。

“是你亲自弄的吗？”萧子靳低头在鸡汤上闻了闻，脸上的表情有那么一些不敢置信。

“当然。”沈雨荨皱眉，“你这是怀疑我的厨艺？”

“哪有。”萧子靳搂过她的细腰，顺势让她坐到他的大腿上，凑唇到她的鬓边，“老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过流氓，我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的福气。”

说着，萧子靳捏住她的下巴，迫使她精致的小脸正对着自己，随即温热的薄唇落在她的唇上。

“……”沈雨荨脸红耳赤。

萧子靳每一次都不满足于浅尝即止，他灵活地撬开她的唇，长驱直入的攻城略地，尽情地索取着她的美好。

“唔……”这个吻来得有点猝不及防，沈雨荨感觉有点透不过气，如是用力推揉着萧子靳的胸膛。

他似乎察觉到她因窒息而泛起潮红的脸蛋，内心划过一抹疼，下意识地结束了这个深长的吻。

嘴巴得以释放，沈雨荨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老婆，你没事吧？”萧子靳问。

沈雨荨抬头，迎着着他担忧的目光，语气娇嗔地道：“给你带来了美食也喂不饱你，竟然还玩偷袭。”

“它们怎么可能有我老婆好吃，我当然是要先吃老婆呀！”萧子靳搂住沈雨荨腰肢的力度一点一点地朝他的身前加大。

“得了，你真是越来越油嘴滑舌，也不知道跟谁学得那么坏。”

“我这是实事求是，怎么会是油嘴滑舌呢？难道我老婆不好吃吗？嗯？”萧子靳温热的气息喷落在她的耳边。

她被萧子靳惹得全身都酥酥麻麻的，但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她还是转移话题道：“别贫了，赶快吃饭，要不然凉了就不好吃了。”

“好，听老婆的。”萧子靳笑。

“……”看着萧子靳吃得津津有味，沈雨荨心里的那个成就感，噌噌噌地一路往上升！

不多时，沈雨荨的手机响了起来。

两人的视线都不由落在手机屏幕上，是梓恒的班主任张老师打来的，张老师上课期间给她打电话？她没有多想便迅速地在接听键上摁了一下。

“喂？张老师。”

“是沈小姐吗？”

“是的。”

“是这样的，沈小姐，梓恒他刚刚不小心撞破了头部。”

“你说什么？”沈雨荨一听梓恒撞破了头，心下一沉，本能地从萧子靳的怀里站起身急道：“伤的严不严重？现在在哪呢？”

“我们已经将他紧急送到医院了，至于伤情……。”

张老师犹豫了，犹豫是不是代表着……。

“梓恒到底怎么样了？你给我说啊！”沈雨荨急了。

“对不起，我们目前也不太清楚，不过已经送去医院了……。”

沈雨荨一听这话，立刻崩溃地哭了出来。

见她急得失去了方寸，萧子靳如是拿过她手中的电话，冷静地问：“孩子被送到哪家医院去了？我们现在就过去。”

“恩泰医院。”

“好，我知道了。”

听到张老师说梓恒被送去恩泰医院了，沈雨荨转身便要往门外走。

“我陪你去。”萧子靳拉住她的手。

沈雨荨对上萧子靳担忧的神色，心里涌上一股暖意，她用手抹了一把脸上因焦急而溢出的泪水，点头，“好……。”

很快，萧子靳扶着沈雨荨赶到恩泰医院的急救室门口，远远便见到一脸焦急地在手术室门外踱来踱去的何玉娇。

“妈，梓恒怎么样了？”沈雨荨几乎是冲上去的，抓着母亲的手问道。

何玉娇看着她，眼里也有泪雾在涌动：“梓恒头部撞伤，流了很多的血，当场就昏迷过去了，现在正在手术室进行手术。”

“怎么会这样？”沈雨荨凝着眉。

“我也不知道啊……”

一位女护士却在这时走到他们三个人的面前，开口问道：“抱歉，病人流失大量的血液，医院血库的AB型血刚好告急，需要到别的医院调取，怕来不急，请问你们谁是AB型血？”

听此，沈雨荨下意识地看向何玉娇。

可何玉娇却是摇着头，“我不是AB型血。”

“我也不是。”见护士看着自己，沈雨荨也无奈地摇头。

不料，却是跟着一起过来的萧子靳夺步到护士的面前，说：“我是AB型血，抽我的血吧！”

女护士突然看到高大挺拔的萧子靳，眼里难掩其的震撼。但惊讶过后，她还是镇定地说道：“好，那你跟我来。”

不多一会儿，萧子靳便抽完血出来。

沈雨荨忙走到萧子靳的旁边，感动又感激道：“子靳，谢谢你。”

幸好他是AB型血，不然梓恒这次就死定了！

“傻丫头，我是你的老公，你若还说那么客气的话，我的血岂不是白抽了。”萧子靳还在用棉签抵住抽血的伤口。

“……”沈雨荨此时此刻觉得，她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整个宇宙，这辈子才能成为萧子靳的妻子。

两个小时后，手术结束，当手术室的门打开时，沈雨荨第一时间上前问医生，“医生，我弟弟怎么样了？”

医生摘掉口罩，脸上带着手术后的疲惫神色，但他还是微笑着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你弟弟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现在要将他转去普通病房。”

听此，站在沈雨荨身后的何玉娇和萧子靳都不由松了口气。

如是，三人跟着一起到达 302 普通 VIP 病房，医生交待完一些注意事项后就让空间留给他们。

沈雨荨按捺不住心底的心疼和感动，走到小梓恒跟前，抓住他稚嫩的小手哽咽道：“好家伙，你想吓死姐姐么？”

梓恒仍在昏迷中，也不知道能不能听见她的话。

“幸好梓恒没事……。”萧子靳改为抓住萧子靳的手掌，注视着他的眸子仍然沁满着泪花。

“既然知道梓恒已经没事了，那就赶紧把眼里的泪水收回去吧，哭得丑死了。”萧子靳抬手拭去她眼里的泪水。

“是我救了梓恒，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嗯……这个问题咱们可以留到晚上再讨论。”

“讨厌，我都差点被吓死了，你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

“好吧，不逗你了。”萧子靳笑着用手在她的头顶上揉了一下，看着病床上紧阖着眼的沈梓恒，萧子靳突然疑惑地问：“对了，你和妈都不是 AB 型血，为什么梓恒却是 AB 型血？”

闻言，正在忙着擦洗住院用品的何玉娇一怔，情急之下本能地扯了句谎：“梓恒爸爸是 AB 型血，他遗传了他爸爸的血型。”

“……”这个解释并没有什么问题，萧子靳笑笑地没再追问。晚上，幼儿园园长带着班主任以及助理老师一起来到小梓恒的病房。

园长看过梓恒后，歉疚地对萧子靳和沈雨荨道：“萧总，萧太太，真是非常不好意思，梓恒出这样的事我们脱不了责任，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我带着梓恒的班主任过来

向你赔罪，希望萧少和萧太太能够原谅我们的失职，我们也在这里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情了。”

园长话落，班主任就上前解释，“萧总，萧太太，对不起，没能照看好梓桓，是我的失责。”

“到底怎么回事？”萧子靳并没有说其它的话，他只是沉着脸问原因。

此时却是助理李老师上前答道：“梓桓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萧总您也知道，小孩子上窜下跳很容易受伤。”

说话的时候，李老师自始至终都不敢看萧子靳和沈雨荨，放在身前的十只手指紧紧地绞在一起。

萧子靳墨色的双眼落在李老师的脸上，李老师被他看着浑身一颤，神色于不经意间露出了马脚。

“你的意思是，梓桓受伤是因为他太调皮，自己不小心摔伤的？”下一刻，萧子靳高大颀长的身躯强势将李老师的身子笼罩在阴影下，李老师蓦然抬头，对上萧子靳冷厉的眸光，本就不安的心脏如同被一只大手狠狠捏住一般，呼吸不由一窒。

“不……是我们没看好他，所以才害他摔伤的……萧总。”李老师支支吾吾地道。

“我看未必。”萧子靳睥睨着她，语气如同他的目光一样冰冷：“梓桓到底是怎么摔伤的，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将实情说出来，我不想浪费时间去调查真相，但如果哪天被我调查出来了，我不敢保证你会不会坐牢，更不敢保证你还能不能在这个城市混下去了。”

或许萧子靳的气场太过强大，又或许萧子靳本身就有这样的本事，李老师竟被吓得双脚都快站不稳。

“萧总……我……。”

“说！”

“是……梁温柔……是她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务必要把梓桓弄进医院来。我……我原本只是想让他受点小伤就好的，不料……下手重了，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沈雨荨一听这话，气得差点吐血，居然又是梁温柔在搞鬼！

李老师以为自己将实情说出来后，就能得到对方的谅解，不想何玉娇扑上来就是一巴掌甩在她的脸上，气呼呼地吼道：“你居然跟梁温柔那个贱人联合起来陷害我家梓桓？她看我家雨荨不顺眼，经常陷害雨荨就算了，现在竟然将主意打到梓桓身上，真是岂有此理。”

叫骂的同时，她转向脸色难看的萧子靳继续嚷嚷道：“这一次有可能只是撞破头，保不准下一次就没命了，女婿，我告诉你，你再不弄死那个梁温柔，我家这两个孩子迟早会被她害死！”

何玉娇说着又要去暴打缩在园长身后的李老师。

“妈，你别冲动。”沈雨荨拉住何玉娇，避免她做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她怎么也没想到，梁温柔已经半身不遂了也还要想方设法害他们一家人，心肠实在是太歹毒了。

园长如是小心翼翼地上前说道：“各位，如今真相已经大白，我很抱歉园里居然出了这么一位心肠歹毒的老师，这是我在管理上的疏忽大意，我向你们道歉，也向你们承诺一定会将涉事老师开除，并承担梓恒所有的医疗费用，真的很抱歉。”

“你们走吧！”萧子靳冷声道。

“那她呢？”园长用下巴指了一下身后的李老师。

萧子靳冷冷地瞥了一眼李老师，随后松开他，说：“把她带走！”

听此，三位前来赔罪的园长班主任和助理李老师都如赦大放，再也不敢多作停留迅速离开了病房。

就这样放过他们，何玉娇不甘心，“子靳，刚才那个人也是梁温柔那个贱人的帮凶，你为什么要把他放走？是不是你心里还在惦记着梁温柔那个贱人？”

沈雨荨抓住情绪激动的何玉娇，“妈，事情不会是你想的那样啦，李老师自然不能就这么放过了，子靳会把她交给巡捕处理，至于梁温柔……。”

沈雨荨抬眸看了看萧子靳，其实她也猜不透萧子靳是怎么打算的。

“难道就这么轻易地放过梁温柔那个贱人吗？啊？”何玉娇愤愤地道。

“是谁那么大的口气，竟然一直在叫嚣着不要放过我呀？”病房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张扬而挑衅的声音。

病房内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病房门口，只见梁温柔冷笑着转动着轮椅朝他们驶进来。

看到梁温柔那一脸欠揍的表情，何玉娇的怒火就不受控制地往上涨，她再也受不了，拔腿上前，扬起巴掌狠狠地扇向梁温柔的脸上。

“啪”的一声，带着何玉娇极致的怒气。

此时，沈雨荨没有同情梁温柔，也没有去拉母亲。

梓恒就躺在里间，对梁温柔，她是再也升不起同情了！

梁温柔的脸庞被扇，霎时出现一道鲜明的五指红痕，她捂住自己的脸，愤恨地瞪着何玉娇，“你……居然敢打我？”

“打你又怎么了？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不要脸的贱人，居然连我家梓恒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呀！像你这种人，早就该下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何玉娇怒道。

闻言，梁温柔竟然不怒反笑，她咪咪的对着何玉娇微笑，“你家梓恒？”

这笑，森冷得让人毛骨悚然，何玉娇感觉全身都不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梁温柔，你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梁温柔并没有直接回答，她只是看着何玉娇，嘴角扯出森然的笑意，“何玉娇，为了你女儿的幸福你也真够伟大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何玉娇皱眉。

梁温柔不再理会何玉娇，她只是转而看向面无表情的萧子靳，“子靳……”

“请别叫我的名字。”萧子靳漠然道。

“连名字都不让我叫，真恨我到如此地步么？”梁温柔看着他满脸厌恶的表情，心中难勉哀伤。

“这还用问么？”

“呵呵……”梁温柔突然又笑了起来，眼底的哀伤隐去，“萧子靳，我这次来不是找你叙旧情的，我只是来……让你明白一些事情。”

“……”萧子靳和沈雨荨同时凝起了眉。

梁温柔将手中的亲子鉴定报告书递给萧子靳，萧子靳看着她手中的鉴定报复并没有伸手去接。

“怎么？不敢看？还是你早就已经知道真相了？”梁温柔嘲弄地挑眉。

萧子靳最终还是伸手将鉴定报告接了过去，然后将报告翻看，视线从一开始的姓名栏挪到最下方的结果栏，英挺的眉梢瞬间皱成了一条线。

居然又是亲子鉴定，又是沈雨荨和学梓恒的，又是母子关系……。

看到萧子靳的反应，梁温柔的心里就觉得格外痛快，她扯起唇嘲笑道：“萧子靳，给人当后爹的感觉怎么样？很爽吧？”

一听到这话，何玉娇就感觉不对劲，她神色慌张地夺过萧子靳手里的亲子鉴定报告书，当看到报告时，心里蓦然一紧。

不等何玉娇做出点什么反应来，梁温柔又再次笑道：“萧子靳……我觉得你做人真的好失败好可怜，你放着一个一心一意爱了你十年的女人不要，却要死抱着那个不知道跟了哪个野男人生了个野孩子的肮脏女人。”

她将目光落在一脸迷茫的沈雨荨身上，继续嘲讽道：“这个你一直认为纯洁善良的女人，其实不过是披着白兔皮的骚狐狸。”

第 115 章 到底是谁生的？

“我就不明白了，沈雨荨这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她长得不漂亮，身体不干净，蛇蝎心肠，诡计多端，就连那人人夸之的善良纯洁都是装出来的。而你呢，一直掏心掏肺地宠溺着一个为别的男人生过孩子的人，究竟是为什么，为了像今天这样遭人嘲笑么？”

何玉娇红着脸，为了提高自己的底气，她也指着快要发疯的梁温柔，“子靳，你看看，梁温柔就是一个疯女人，她肯定是看不惯我家雨荨跟你在一起，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弄出这样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书，你千万不能相信她的话。要不然就正中她的下怀，她可是一直见不得你们好的坏女人。”

“……”萧子靳没有出声，他只是皱着眉，沉吟着。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沈雨荨突然想起自己刚嫁入萧家时，那次是唐晓拿着一份所谓的亲子鉴定侮蔑她跟野男人生了私生子。

事隔不到一年，居然又有另一个女人举着同亲的亲子鉴定杀上门来。

这样的戏码她实在是厌倦了，厌倦得连解释都懒得去解释一下。

梁温柔见萧子靳似乎不相信，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何玉娇，你才是疯女人。你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可以嫁入豪门，所以一直对外宣称沈梓桓是你的儿子，可是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看得出来，沈梓桓根本不可能是你的儿子。”

“梁温柔，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你以为你说不是就不是吗？你以为随便拿一张假的亲子鉴定报告书就可以诬蔑我家雨荨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满肚子坏水，恨不得全世界女人都死光吗？”何玉娇气势也不弱。

“我才没有，这明明就是真的。”梁温柔扯起嗓子大声道，“之前唐晓就偷偷做过一次亲子鉴定，你们矢口否认，这一次我做了鉴定，你们又想蒙混过关，其实一直是你们母女俩在合谋欺骗所有人。”

沈雨荨刚才一直插不上话，这个时候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妈，你别跟她废话了。”

说着，她转而看向萧子靳，眸光与他对视着，“子靳，你相信鉴定是真的吗？”

“……”何玉娇一脸紧张。

梁温柔嘴角邪勾，一副等着看好戏的神态。

可不料，萧子靳却是摇着头，“不相信。”

此话一出，梁温柔就差没有一头撞向墙，她没想到自己花费了那么多心机得来的亲子鉴定报告书会被萧子靳一口全部否掉。

“萧子靳，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梁温柔，你闭嘴。”何玉娇见萧子靳不相信，终是松了口气，她恶狠狠地瞪着坐在轮椅上的梁温柔，如果不是碍于萧子靳在场，她定要撕烂梁温柔那张臭嘴。

沈雨荨终于受不了了，她冷着脸，一字一字地咬牙道：“你们都给我闭嘴，这里是病房，你们是不是想要吵得梓桓不能安眠才满意？”

她看着萧子靳，“子靳，你不相信梁温柔的报告书，我很感动，说明你还是相信我。不过，为了以后不让那些小人再有机会诋毁我，我可以当着你的面验一次。”

何玉娇一听，情急之下不由出口阻挠，“沈雨荨，你是不是傻子，她们是在赤裸裸地污辱你，你倒好，没有志气保护自己的尊严，反倒还要舔着别人屁股跟她们一起胡闹。”

“妈，我不想一直背这个黑锅，与其让别人一直怀疑，我为什么不让自己亲手将这些流言蜚语通通磨灭掉。”

话落，沈雨荨再也不看其它人，只是拿起病房内的一把小剪刀，咔嚓一声，迅速剪掉自己和小梓桓的头发，捏着它们举到萧子靳的面前，“子靳，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你拿去验吧！”

见此，何玉娇彻底慌了，她还欲跑过去抢走沈雨荨手里的头发，却被沈雨荨冷声喝止了，“妈，我现在怀着小孩，如果你跑过来撞到我，后果不是我们能承受的。”

“……”话已至此，何玉娇再没理由上前去夺头发。

她看着沈雨荨手里握住的头发，脖子就像被它们狠狠地勒住一样。

她的豪门梦……很快就会没了。

萧子靳面色复杂地拿过沈雨荨递到他手上的头发，他说：“雨荨，我相信你，但我觉得你说的对，为了平息这个一直存在着的流言，我们有必要做一次亲子鉴定。”

“嗯。”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只要萧子靳相信她，她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梁温柔，你可以走了，这里不欢迎你。”萧子靳沉着脸对梁温柔道。

“既然你要相信这个疯女人的话，那就只管相信她好了，等哪天野男人找上门来的时候别后悔就好。”

“贱女人，你说谁疯女人，啊？”何玉娇怒。

“说的就是你。”说这话时，梁温柔也是担心何玉娇会扑过来暴打自己，如是迅速转动轮椅，离开了病房。

何玉娇此时正在气头上，梁温柔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惹怒她，她大有一种想狠狠暴

打梁温柔的冲动。

可最终还是被沈雨荨拦了下来，碍于沈雨荨肚子有小孩，何玉娇又不敢用力，所以只得憋屈着看着梁温柔离去。

梁温柔走后，病房内终于安静下来了。

林助理也在这时赶到了病房，萧子靳让林助理将沈雨荨和沈梓恒两人的头发分别放进医用塑料袋。

萧子靳担心刚才的梁温柔吓到沈雨荨，他温柔地搂住沈雨荨，“雨荨，你肚子怀着我们的孩子，所以不要轻易动气，知道吗？”

“知道。”

“这一次为了不让其他人有机会动手脚，我会亲自将它们拿到亲子鉴定科，你在这里乖乖地等我回来，不要胡思乱想，嗯？”萧子靳的声音温柔至极。

“好。”沈雨荨点头，胸口一阵沉闷。

继而，萧子靳对着何玉娇说：“妈，你先在这里陪着雨荨和梓恒，我有点事情要忙。”

“雨荨是我的女儿，不用你说，我都会好好看住她。”何玉娇不甘地看着林助理手里的塑料袋，想夺却不敢去夺。

萧子靳不再多说，他迈步走出病房。萧子靳走后，何玉娇再也忍不住，她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沈雨荨，“沈雨荨，你是不是觉得你刚才的行为非常帅气有尊严？是不是觉得这样子就会赢得萧子靳的好感？是不是觉得只要亲子鉴定出来后，你就不用再背负那些流言蜚语了？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分明就是在自毁前程。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竟然会生出你这么个愚蠢得像头猪的女儿，唉，真是造孽，造孽呀！”

自毁前程？

沈雨荨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如是质问道：“妈，你告诉我，梓恒到底是谁生的？总不可能真是我生的吧？”

“不，梓恒是我生的。”何玉娇忙说道，“你个臭丫头，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梓恒是我生的，你怎么跟那些傻瓜一样怀疑我呢？”

“那你为什么说我刚才是在自毁前程？”沈雨荨不甘心，继续追问。

何玉娇想到自己刚才说漏嘴，悔得肠子都青了，可一时间她又想不到该怎么解释，所以只能含糊其词，“我哪有说什么自毁前程，你听错了而已，肯定是你听错了。”

“没有，我听得清清楚楚，妈，梓恒到底是谁生的？”

“都说了是我生的。”何玉娇怒，“我说你自毁前程难道有说错吗？梓桓是我生的，跟你就是姐弟关系，姐弟的基因本来就很相近，如果那些什么亲子鉴定再出一些差错，那么你到时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何玉娇说得如此笃定，沈雨荨一时倒也无话可说。

但是妈妈的话却如同一颗石头，掉到浩瀚无边的大海里，激起千层浪，沈雨荨发觉自己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周围所有的人都怀疑小梓桓是自己生的，而且妈妈几年前的年龄就已经很大，她怎么可能顺产生下小梓桓呢？那一晚，她做梦梦到自己躺在产床上，生下了一个不会哭的小孩，难道真的就如萧子靳所说的只是一个梦吗？她一直很排斥别个男人接触自己，就连萧子靳第一次碰自己的时候也反应那么强烈，是不是自己曾经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搜索脑中所有的记忆，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自己曾经有过失忆或者生过孩子的经历？

沈雨荨的脑中一片混乱，越理越乱……。

何玉娇虽然怒其不争，但沈雨荨身上还怀着萧子靳的骨肉，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沈雨荨因其它事而失掉保住她的豪门梦的筹码。

所以，何玉娇扶住失魂落魄的沈雨荨，软着声音哄道：“雨荨，刚才都怪妈妈，是妈妈不好弄得你不开心，你不要放心里。要记得，你现在还是一个孕妇，不管结果如何，你都不能让自己动了胎气。”

“……”沈雨荨茫然地将视线落在自己隆起的肚子上，心中思绪翻滚，始终难以平复。

见沈雨荨一声不吭，何玉娇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担心自己说多错多，如也是难得沉默不语地坐在她的旁边。

沈雨荨平时灵动清澈的双眼此时黯然无神，她的视线毫无焦距地落在躺在病床上的小梓桓身上，一股意味不明的感觉油然而生。

她说不清自己此时是什么心情，她只知道整颗心都像被抽离了一般，空空落落的。

梓桓真的会是妈妈生的吗？如果梓桓真的如大家所猜是她生的，她又该怎么办？一直以来，她都认为梓桓是自己的亲弟弟，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自己的儿子呢？不知何时，萧子靳从亲子鉴定科回来，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林助理。

何玉娇第一时间看到萧子靳，由于心虚，她不敢与萧子靳对视。她的心里还在愁着怎么应付很快就会出来的亲子鉴定，愁着到时该用什么借口替沈雨荨解释。

只可惜她一个妇道人家，无权无势的除了利用自己的一张嘴巴巧辩外，别的能耐也没有了。

为了让萧子靳打消怀疑沈雨荨的念头，此时她只能故意叮嘱并提醒他，“子靳，雨荨现在怀着你的孩子，最近这几天太多烦心糟心的事，我担心再这样下去胎儿会不保。你作为她的丈夫，该多哄哄她，千万不能让她动了胎气。”

说完，何玉娇则站在一个角落里，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萧子靳朝何玉娇点了一下头，随即迈开修长的双腿走到沈雨荨身侧坐下，长臂揽过她的腰肢。

温热熟悉的气息萦绕在她的鼻息间，沈雨荨冰凉的心房似乎被什么东西包裹住一样，一点一点地融化掉。

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萧子靳。

“子靳……”沈雨荨嘴巴张了张，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只是怔忡着一双眼。

透过那双黯淡无光的棕色眼眸，萧子靳似乎看到了沈雨荨揪在一起的心脏，他的内心不由划过一抹疼，修长的手抱得更加紧，用力地将她圈在怀里。

“子靳，如果鉴定结果还是一样，你要怎么办？”沈雨荨终是艰难地张开了口。

萧子靳摇头，“不会的，你不用担心。”

“……”沈雨荨不再问。第二天林助理将亲子鉴定报告送来的时候，沈雨荨正在喂小梓恒吃稀饭，而萧子靳正耐心地陪小梓恒玩拼图。

梓恒虽然撞破了头，不过伤情已经稳定下来了，又能嘻嘻哈哈地跟姐姐姐夫说笑了。

看到林助理拿着的鉴定书走进来时，病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呼吸也不由自主地紊乱了起来。

何玉娇双拳紧握，她恨不得自己有偷天换日的异能，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掉那份刺眼至极的亲子鉴定报告书。

不用想，她也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萧总，这是太太和她弟弟的鉴定报告。”林助理说。

萧子靳深邃的眼眸看着林助理手上的报告书，略一迟疑，最终还是伸手接过了它。

沈雨荨在一旁，一向自信的她此时居然莫名紧张起来，紧张的连手心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大概是被四周的氛围影响了吧，她的视线顺着

萧子靳的动作落在报告书的内容上。

当看到最后一栏鉴定结果上时，她彻底傻眼了。

何玉娇察觉到不对劲，即使知道结果会是那样，但见萧子靳和沈雨荨都一副傻眼的模样，她还是快速走过来，夺过萧子靳手里的亲子鉴定报告书。

“不，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何玉娇的手用力地捏住那份报告书。

她摇着头，看着萧子靳，“子靳，这份报告书一定是被人动过了手脚，梓桓是我生的，绝对不可能是雨荨的儿子。雨荨嫁给你之前都还是清白之身，怎么可能生过小孩子？这绝对是赤裸裸的陷害，子靳，你千万不要中了别人的计！”

萧子靳突然想到他跟雨荨的第一次，沈雨荨的确如何玉娇所说，不但是清白之身，而且还特别……紧致，根本不像生过小孩的女人。

再看沈雨荨那一脸惊愕的神情，也不像是装的。

“妈，我并没有相信。”萧子靳平静地说。

听以他这么说，何玉娇才终于松了口气，既然萧子靳肯相信她的话，就证明他非常爱沈雨荨，那么她就放心了。

虽然萧子靳跟何玉娇都觉得这份鉴定结果是假的，可沈雨荨的思绪还是久久地沉浸在她和梓桓是母子关系里徘徊不定。

前两次看到的鉴定结果都有可能是唐晓和梁温柔动的手脚，可这一次是萧子靳亲自做出的鉴定结果，到底怎么回事……？

她昨天才被萧子靳温暖回来的心……又慢慢地沉入谷底。

察觉到沈雨荨的异样，萧子靳耐着性子安慰道：“雨荨，妈说得对，有可能只是这家医院的鉴定系统出了差错，才会导致这种结果，所以你不必那么伤心。”

“你真的还相信我？”沈雨荨望进萧子靳深不见底的眼眸中，不知为何，她有种强烈的不安感觉，他很快就会离自己而去。

“嗯，你是我老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萧子靳眸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心痛，鉴定结果就摆在那了，他真的可以做到一点都不相信么？显然是不可能的！

萧子靳的话如微风般暖人心脾，却暖和不了沈雨荨如坠冰窖的心，她只是勉强地朝萧子靳笑着道：“谢谢……。”

“这样才对嘛！”何玉娇见两人没有大吵大闹，不由上前高兴地说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你们要同心协力灭掉那些想要破坏你们的贱人破事才是正确的，看到你们能够如此，我这个当妈的以后就不用那么操心了。”

没曾想，何玉娇话刚落下，病房外便走进来了两抹令人生厌的身影。

王素听闻风声第一个走过来，唐晓想看沈雨荨吃瘪，即使身子不便，也跟着王素一起到了病房。

王素眼尖地看到了何玉娇手中的亲子鉴定报告书，她双眼乍亮，快步到何玉娇的前面，伸手夺过了报告书。

何玉娇猝不及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报告书落入王素的手中。

“王素，你想干什么？快把东西还我。”何玉娇恨得咬牙切齿，她上前，伸手去夺。

王素也不是吃素的人，她迅速躲到林助理的身后，拿林助理当挡箭牌。

“你快让开。”何玉娇对着林助理叫道。

林助理的身子被王素的双手拽住，他短时间无法脱身，只得无奈地道：“我也没办法呀！”

“真是笨蛋，你是萧总的助理，居然还想帮王素那个贱人，改天让子靳炒你鱿鱼。”何玉娇怒道。

听此，林助理欲哭无泪，他这是躺着也中枪了。

如是，林助理把求助的目光投向萧子靳，不是他不想动手，而是只要一动手得罪了其中哪一位大佛，他以后都没好日子过了。

见林助理那怂样，何玉娇也不再指望林助理能够让开，她双手插腰，怒道：“王素，有本事你就不要躲在他的后面，像个缩头乌龟一样到处躲。”

“你才缩头乌龟。”王素趁着慌乱之际看到了报告结果，嘴角勾起了得意的弧度，“哈哈，何玉娇，沈雨荨，看这次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王素扬起手中的报告书，“沈雨荨和沈梓桓果然是母子关系，啧啧，你们母女俩心机可真重呀，竟然将我们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骗我们也就是了，连子靳也被你们蒙在鼓里，让子靳像个傻瓜一样当别人的后爸，唉，传出去我们萧家就成为全市的笑柄了。”

“不是这样的，它被别人动了手脚。”何玉娇扯着嗓子解释。

然，她的解释在王素和唐晓的眼里就是掩饰，大着肚子的唐晓也不甘落后，幸灾乐祸地看着一声不吭坐在椅子上的沈雨荨道：“沈雨荨，我早就怀疑沈梓桓是你跟别的野男人生的儿子，你却矢口否认。当初我拿亲子鉴定让萧家人看的时候，大家都说我在故意挤兑你。这次可是大哥亲自做出来的亲子鉴定，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沈雨荨看着一脸得意的唐晓，一言不发。

她已经无力去解释，也懒得去解释，她在乎的不是王素和唐晓的看法，她在乎的一直是萧子靳的态度。

刚才萧子靳选择了相信她，那么其它的都不再重要。

唐晓还欲说话，不料她指着沈雨荨的手却被萧子靳狠狠地攥住，他阴沉着脸，“雨荨是我的妻子，她怎么样还轮不到你一个当弟媳的人来指手画脚。”

“大哥，你……”唐晓原本以为萧子靳冷着脸是因为对沈雨荨非常失望，可她没料到他现在还如此护着沈雨荨那个贱人。

“大哥，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就是就是，子靳你不要再执迷不悟，死护着沈雨荨母女俩。”王素也在一旁再添一把火，她瞥了一眼沈雨荨隆起的肚子，冷笑道，“我看，沈雨荨肚子里的小孩也不一定就是萧家的种。”

此话一出，萧子靳阴鸷的眼眸如染冰霜，他冷冷地看着王素，“滚！”

王素接触到萧子靳仿佛要杀人的眼神，心里一颤。

她知道萧子靳此时心情肯定不会好，担心惹怒他对唐晓的肚子不利，只好拉着唐晓离开了。

所幸，何玉娇趁着王素逃离病房的时候迅速地抢回了报告书，这才没有让王素有机会拿回萧宅给萧老爷子看。

看着手中的报告书，何玉娇咬着牙恨恨地撕碎它，报告被撕得七零八落，随后被无情地扔进病房的垃圾桶。

萧子靳和沈雨荨看着那个装着报告碎片的垃圾桶，思绪复杂。

“子靳，那现在怎么办？”沈雨荨有点小心翼翼地问萧子靳。

毕竟报告书上显示她和梓桓为母子关系，而何玉娇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在毁尸灭迹。

萧子靳平静说：“王素和唐晓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她们回去之后肯定会告诉爷爷，到时情况会对你非常不利，如今我只能去另一家医院重新再帮你和梓桓做一次亲子鉴定。”

萧子靳提倡再做一次……。

这意味着什么沈雨荨不是不懂，但也并不埋怨，毕竟换成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这么做的。

何玉娇却在闻言后，刚松掉的一口气又提了上来，“我不同意。”

她说：“子靳，你到底把我家雨荨当成什么人了？为什么你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她，一次两次三次，到底有完没完？你们不烦我都快要被烦死了，既然你们都见不得雨荨留在萧家，那我带着她一起走不就得了吗？”

说着，何玉娇还真上前拉住沈雨荨，作势要将沈雨荨拉出去。

沈雨荨却平静地开口道：“妈，我同意子靳的说法，为了证明我的清白，除了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别无选择，更何况，我也想知道，梓桓到底是谁生的。”

“他当然是……”

“妈，你又想说当然是你生的是吧？”沈雨荨气恼，“你别解释了好吗？用事实去说话吧！”

何玉娇看着冷着脸的萧子靳和一脸恼火的沈雨荨，一口气堵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最后，她只甩手忿忿地道：“算了，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我也不想管你们了……。”

话落，何玉娇再也不理沈雨荨，兀自坐到病房的一个角落，冷眼看着他们。

“若是身正也不用怕影子歪，别想太多了，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萧子靳突然对沈雨荨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沈雨荨心里一沉，他为什么要跟她说这句话？是责备？还是嘲讽？

没等沈雨荨说些什么，萧子靳便起身往病房门口走去。

偌大的病房只剩下何玉娇，沈雨荨以及病床上的小梓桓，气氛一度陷入无尽的沉寂中。

沈雨荨看着病床上的小梓桓，内心五味杂陈……。

“姐姐，姐夫好像又不高兴了。”梓桓将目光从病房门口收了回来，望着雨荨道。

萧子靳何止不高兴了，此时的他大概还会很伤心吧，沈雨荨在心里苦笑。

何玉娇为了转移梓桓的话题，起身跨步到他的病床前，握住沈梓桓的手，“梓桓，你下次可要小心点，别再撞到头了，你都不知道妈妈听到你受伤后心里有多担心，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妈妈下半辈子也不用活了。”

不知为何，沈雨荨竟觉得何玉娇是故意说这些话提醒她，小梓桓是她何玉娇的儿子，跟你沈雨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何玉娇欣喜过后也渐渐地平静下来，她坐到沈雨荨的旁边，问着沈梓桓，“梓桓，

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还会不会头痛？”

“不会……。”小梓桓摇着头。

“那就好。”何玉娇再问道，“梓桓想不想吃什么东西？”

说着，何玉娇拿起病床旁的一个红通通的苹果，“苹果要不要？很好吃的，如果你想吃，妈妈削给你吃。”

小梓桓笑着点了点头，“嗯。”

“乖，等一下，妈妈现在就削给你吃。”话落，何玉娇拿起水果刀，开始熟练地削起苹果。

小梓桓将视线从何玉娇的身上转移到沈雨荨的手上，他伸出肉嘟嘟的小手拉住她的手，“姐姐，你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姐夫走了你不高兴？还是你在怪梓桓调皮弄伤了头部让你担心？”

闻言，沈雨荨长而卷的睫毛上氤氲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她努力克制住自己的异样情绪。

只不过，视线落在小梓桓拉住自己手指的手时，她惊觉自己第一次对小梓桓心生了排斥的感觉……。

第 116 章 叫一声妈妈

不知道是不是亲子鉴定结果在作祟，她竟然下意识地拽开了小梓桓的手，情绪失控，“是的，姐姐是非常不高兴，看到你醒过来，我一点也不高兴。”

此话一出，就连沈雨荨自己都被自己说出的话惊到了。

病床上的小梓桓也被吓到了，他清澈的双眼滚动着泪珠，小嘴唇因为委屈而颤动，下一刻便“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何玉娇见此，忙将手中的苹果和水果刀扔置到床头桌面上，上前抱住了痛哭流涕的小梓桓，同时还不忘转过头责备沈雨荨。

“沈雨荨，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呀！梓桓刚醒过来，你那么大声吼他干嘛？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很容易伤害到他的。”

“我……我不是故意的。”沈雨荨突然有些自责。

“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何玉娇心情也不好，她看着沈雨荨就来气的，“要不是你事事跟我作对，逞什么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你就是自讨苦吃，害得我和梓桓也受累遭罪。”

闻言，沈雨荨红着脸看着何玉娇，随后站起来，咬着牙朝病房门口跑去。

后面传来何玉娇愤怒的声音，“走吧，都走吧，有本事就不要再回来。”

沈雨荨不敢回头看，她害怕自己看到小梓桓就会忍不住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泪水如同决堤的河水顺着她的脸颊倾泻而下，她顾不得自己还怀着孕，只是快步朝医院外头冲去。风吹落她脸上的泪珠，掉落到地面上，淹没在聒噪的车鸣声中。沈雨荨从出租车下来后，就直奔御临花园，刚到大门，便撞到正要出门的江灵。

“雨荨，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哭了？”

“没事。”沈雨荨低着头，抹了把脸上的泪水，兀自朝房间走进去。

江灵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忙跟过去，“雨荨，是不是萧子靳欺负你了？还是他又在外面招蜂引蝶了？只要你点一下头，我就替你出气。”

“不是。”如果仅是那样，那么她也不至于伤心到这个地步了。

苦笑了一声，随后沈雨荨再也不想解释，走进房间，关上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

门“砰”地被关上，江灵还是一脸茫然，她敲着门，不死心地说道：“雨荨，你干

嘛要关门？你开开门，让我进去，我担心你一个人在里面会出事。你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宝宝，不可以哭的知道吗？雨荨，快开门呀！”

然，沈雨荨却道：“江灵，我真的没事，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就好了。”

“真的吗？”

“真的，我只想静一静。”

“好，那我不打扰你了，不过如果你有什么事，要记得叫我，我会一直在外面守着你。”江灵说。

“……”沈雨荨并不再作答。

偌大的卧室里，沈雨荨坐在角落里，想着今天看到的那份鉴定报告，想着萧子靳的态度，泪水便又一次地涌了下来。

梓恒到底是谁生的，她第一次怀疑起了这个问题！

不管是她生的还是母亲生的，远在岳城的外婆都应该知道实情才对，她应该问问外婆。

沈雨荨抹干泪水，拨通了外婆的电话。

电话响了无数声后，终于传来何老太太的声音：“喂？”

“外婆，我是雨荨。”

“雨荨呀。”一听到她的声音，老太太立马欣喜地叨叨起来：“你最近怎么样啊？肝子里的宝宝好么？怀孕了要记得吃好睡好心情好，外婆还等着抱胖嘟嘟的外曾孙呢！”

沈雨荨鼻腔一酸，迟疑道，“外……婆。”

外婆年纪虽大，但她也听出来了沈雨荨似乎有话想要跟她说，如是主动开口问道：“雨荨，你是不是有话想要问我？”

“嗯。”沈雨荨说，“外婆，梓恒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

“当然……是。”外婆底气有点不足。

隔着无线波，沈雨荨并不能听出这些微妙的情绪，如是继续问道：“那您能将当年我妈生梓恒的经过都告诉我吗？”

电话另一边顿了顿，随后外婆才开口说：“你妈怀上梓恒的时候外婆年纪大了，你妈又不肯回来岳城生产，我也去不了榆市那。所以……从你妈怀上梓恒到生下梓恒，我都不是很清楚，得问你妈才行。”

说到后面的时候，沈雨荨分明可以感觉到外婆暗嘘了一口气。

她想，外婆不是不清楚，而是不愿说。

梓恒的身世果然是有问题的……！江灵见沈雨荨将自己关在房内不吃不喝，心里焦急，如是敲着门，“雨荨，你先出来吃饭，别饿坏了肚子，你肚子里还怀着宝宝，不能这样折腾身体的。”

“……”沈雨荨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情出去吃饭，但想到自己不能让宝宝饿着，最终还是站起来，打开房门。

看到沈雨荨不再哭，江灵松了口气，她扶着沈雨荨到餐桌上吃饭。

“雨荨，我刚才也弄清楚了来龙去脉。”江灵朝沈雨荨的碗里夹肉夹菜，“我告诉你，这些事有时候也会出错，你不用太担心，会没事的。”

很显然，就连江灵也不相信梓恒是沈雨荨生的。

“嗯。”沈雨荨胡乱地应道。

可她知道，事实有可能比想像中还要糟糕。

这时，江灵看着沈雨荨，小心翼翼地说道：“雨荨，你妈妈刚才打电话跟我说，梓桓吵着要见你。”

“……”经过亲子鉴定一事，沈雨荨只要一听到梓桓这个名字，心都会莫名的疼痛起来。

她没有回应江灵，只是自顾自地继续吃饭。

“真的不去见他吗？”江灵再次问。

“不去。”沈雨荨摇头。

其实谁都无法理解她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连她自己也理不清自己的思绪。

见此，江灵只能放弃，默默地陪着沈雨荨一起吃饭。办公室内，林助理拿着亲子鉴定报告书交给萧子靳，萧子靳看着桌面上的报告书，却迟迟没有打开它。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害怕什么……

迟疑了良久，萧子靳终是打开报告书，视线再次落到最后一栏的鉴定结果上。

又一次，萧子靳觉得那个结果刺眼至极，拿着报告书的力度一点一点地加大，直至将报告书的两边都捏皱也仍没有察觉。

林助理在一旁看着面色阴沉的萧子靳，真心为他感到心疼。

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人特意安排，此时办公室外却传来了王素尖锐的嗓音，“爸，你要相信我，当时我是亲眼看到了，而且那个时候子靳也在场。”

“……”萧老爷并没有说话，只是冷着一张老脸走进办公室。

王素永远是第一时间发现新大陆的人，她眼尖地看到了萧子靳手里的报告，害怕他会藏起来，如是快步走到萧子靳的前面，一把夺过了那份报告。

萧子靳这一次并没有说什么，看着报告被王素抢去，仍然不发一语。

若是平时，护妻如命的萧子靳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地任由别人欺负沈雨荨，然而今天的结果让他太失望，他根本没心情去阻止王素令人厌烦的行为。

王素很快就瞄到了结果，嘴角勾起得意的笑容。

她拿到萧老爷子的跟前，“爸，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沈雨荨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而且，我也早就怀疑那个什么沈梓桓就是沈雨荨的儿子，没想到结果果然如我所料。”

萧老爷子沉着脸，不理睬王素，直接走到萧子靳的面前，“子靳，如今事实摆在眼前，你打算怎么办？”

“爷爷，我要想一想。”萧子靳沉着脸说。

王素扫视了一眼爷孙两，继续在一旁煽风点火，“爸，按我说，像沈雨荨这种替别的男人生过孩子的不干不净的女人就应该赶出萧家。”

好不容易得了理，她当然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见萧老爷子和萧子靳都没有反驳自己，王素接着说：“这生过孩子也就算了，为了嫁入豪门，母俩俩居然一直在欺瞒戏弄我们所有人，把我们萧家当猴耍，这可是关乎尊严和面子的问题，一个撒谎成精的女人绝对没有资格当萧家的媳妇。”

萧老爷子显然对沈雨荨瞒着萧家生子的事情很恼火，沉着脸说：“没错，我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她，可子靳非要娶她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相信子靳的眼光，相信雨荨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子。可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萧家确实是再也容不下她了。”

萧老爷子满脸失望，也是第一次对沈雨荨如此失望。

萧子靳心烦意乱地扫了二人一眼，最终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你们先回萧宅，这事我会处理好。”

王素担心萧子靳会心软，忙说道：“我也不知道她使用了什么手段让你如此护着她，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替她说话，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子靳，你千万别被那个沈雨荨迷了心，这一次绝对不能这样轻易的放过她。”

萧老爷子知道再说下去也不能马上出结果，如是对着王素道：“你也是的，有你这样当小妈的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那些坏水，没事干就多将心思放在泽飞身上，别总是盯着子靳和雨荨的事情不放。”

“爸……”王素被骂，有点不服。

“先回去。”萧老爷子冷声道。

离去时，萧老爷子最后对萧子靳扔下一句，“希望你这次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话落，萧老爷子不再多留，和满脸不怀好意的王素一起离开了办公室。

看着萧老爷子和王素消失的背影，萧子靳薄唇紧紧抿起，双手也在一点一点地握成拳，最终狠狠地一拳砸在桌面上。

梓恒是沈雨荨的亲生子……。

这个讯息足以让他痛心至死了，偏偏王素还唯恐天下不乱地把老爷子带到他办公室来，她安的到底是什么心，他懂！沈雨荨一直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无论江灵怎么劝说，她始终都不愿意从卧室里面出来，也不愿到医院里去见小梓恒。

经过漫长的自我封闭后，沈雨荨最终拿起电话拨通了何玉娇的号码。

“妈，你回来御临花园一趟，我有事要问你。”

“有什么事在电话里说就可以了。”何玉娇猜到沈雨荨的意图，也听江灵说了沈雨荨这一天里的情况，所以并没有答应回来。

沈雨荨又怎么会听不出来这是她在故意逃避？她越是逃避，她的心里就越是揪痛起来。

“电话里说不清楚。”

“那你先过来医院看看梓恒，梓恒已经吵了一天想见你了。”

“我不想见到梓恒。”沈雨荨说，“我现在谁都不想见。”

“既然你谁都不想见，那我也没有必要回去跟你见面呀！况且，我回去了之后谁来照顾梓恒？”

“我会让江灵过去照顾梓恒。”

“江灵毕竟跟梓恒不是很熟，我担心她照顾不周到，就算她跟梓恒混熟了，我们也没有理由麻烦江灵过来医院这些那么晦气的地方帮忙，你说是不是？”何玉娇仍在试图推托。

沈雨荨知道自己不管说什么何玉娇都能找到借口了，如是故意威胁道：“如果你不

回来，那么我立刻流掉肚子里的孩子。”

何玉娇一听这话，果然就着急了。鉴定结果出来后沈雨荨在萧家的地位肯定会不保，可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可能让她作为留在萧家的筹码，所以就算沈雨荨有这样的想法她也绝对不能让她这么做。

“雨荨，我告诉你……别乱来，要是你把它流掉，我跟你没完。”

“如果你不回来，我保不准会做出什么事。”

“好，好，我回去了还不行吗？我上辈子肯定对你做了惨无人道的事，所以你这辈子是来找我算账的，真是造孽，造孽呀！”

挂掉电话后，沈雨荨整个身子都如同虚脱了一样，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害怕什么，只知道自己心里还有那么一点希冀，希望真相不要跟她所想的那样。

然而，真的会如她所想吗？

但想到刚才答应何玉娇的话，如是她还是平复一下心情打开房门，走到房外。

江灵正坐在客厅看电视，以便沈雨荨有什么情况她可以随时赶到雨荨的身边。

“江灵……”沈雨荨轻声叫道。

闻言，江灵迅速转过头，看到沈雨荨走出来，忙不迭地站起来走到她的身旁，担忧地说道：“雨荨，你还好吧？”

江灵看沈雨荨一脸憔悴的模样，情况似乎比她想像的还要糟糕。

“没什么事了，谢谢你，江灵。”沈雨荨不想让江灵太过担心自己，她勉强挤出笑容。

“我们是从小到大的好闺蜜，你有事我当然会竭尽全力地帮你的，跟我那么客气干嘛？”江灵挽着她朝客厅的沙发处走去。

沈雨荨却顿住了脚步，看着江灵，欲言又止。

江灵最近一直都在照顾自己，她不应该再麻烦江灵的。

然，江灵好像看出了沈雨荨的异样，她开口问道：“雨荨，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好姐妹，有什么话就直说，只要我能做得到，我都义不容辞地帮你。”

“我……”沈雨荨抿着唇，随后缓缓启齿，“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不可以去医院帮我照顾一下梓桓，我刚才把我妈叫回来了。”

江灵松了口气：“我还以为有多大的事呢！不就是去医院照顾梓桓吗？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你只管放心将梓桓交给我，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沈雨荨感激地道：“江灵，真的非常谢谢你。”

“你再这么客气的话，我可要生气了哦！”江灵说，“既然你把何阿姨叫回来了，我也要赶时间去医院，不过你一定要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要胡思乱想了，知道吗？”

“知道。”沈雨荨点头。

“好，那我先走了，记得别乱跑。”江灵挎起包包转身朝门外走，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沈雨荨。

“知道。”沈雨荨鼻子有点酸。

江灵虽还有点不放心，但也还快速走出去，朝医院赶去。

看着被关紧的大门，沈雨荨只是麻目地坐到沙发上面，目光空洞地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搞笑综艺节目。

可沈雨荨非但没有被逗笑，反而越看越想哭，双眼里氤氲着泪珠，仿佛下一刻就要夺眶而出。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何玉娇从医院赶了回来。

刚走进客厅，便看到沈雨荨拿着一把剪刀正对着自己的手，何玉娇以为沈雨荨要做傻事，心下一急，忙跑过去夺过她手中尖锐锋利的剪刀。

“沈雨荨，你是不是疯了，要自残之前能不能考虑一下你肚子里的孩子？你不想活在这个世——可那个孩子还想来世上看一看这个花花世界，你这是在变相剥削了你宝宝的权利。”

何玉娇看着一脸不明所以的沈雨荨，大声吼道。

沈雨荨抬头，迎着何玉娇愤恨的眼神，开口解释道：“妈，我没有自残，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那你拿着剪刀做什么？”

“不是说孕妇留有长指甲不吉利吗？所以刚才我就想拿指甲钳剪指甲，可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如是我只好拿着小剪刀剪掉那些长指甲。”

“你真的没有想过要自杀？”何玉娇脸色缓和了一些。

沈雨荨摇头，“没有。”

“那就好。”何玉娇松了口气，天知道她刚才都快被沈雨荨吓破胆了。

随后，何玉娇打量着精神状态极其不好的她道：“听江灵说，你一直不肯吃饭，你这样子对宝宝非常不好的知道吗？我现在去厨房弄一些饭菜给你吃，你坐在这里等着

我。”

话落，何玉娇起身便往厨房走去。

沈雨荨却拉住了何玉娇的手，“妈，我已经吃过饭了，现在不饿。你也不用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了，你知道的，我有话要问你。”

见自己的想法被拆穿，何玉娇心里暗骂自己太笨，竟然让沈雨荨看穿了，下次她应该找一个更加高明的借口才行。

不容何玉娇多想，沈雨荨已开口问道：“妈，梓桓是我生的是不是？”

“不是。”何玉娇还在做垂死的挣扎，在真相没出来之前，她能瞒得了一时就算一时。

“妈，你不用再骗我了，另一家的亲子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结果还是一样。”其实沈雨荨并不知道结果，只不过为了套出当年的真相她只得撒谎说自己知道了亲子鉴定报告结果。

“肯定是医院出错了。”何玉娇死咬住嘴巴不放。

沈雨荨非常气恼，她脸色涨红，“妈，你别再用这个借口了好吗？我已经听腻了，我希望你现在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真的要被你逼得自杀了。”

“别，你千万别冲动。”如果是平时，何玉娇不会如此担心，但这几天接二连三地发生那么多糟心事，她真怕沈雨荨一个冲动就做出一些无法弥补的傻事。

“那你说啊！”沈雨荨情绪有点激动。

“好，我说，你别激动。”何玉娇尽量顺着沈雨荨的意。

随后，她吸了口气说道：“其实……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你在一次夜间出行的时候遭遇了色狼，那个男人把你强暴了，当时你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在躲在家里一个月不敢出门。没想到祸不单行，一个月后你怀孕了，医生说你不适合做人流。加上……加上我的阻止，你不得不把梓恒生下来，在怀孕末期你患上了产前忧郁症，开始变得不太正常起来。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生产那天又因为难产差点丢了性命，在昏迷了三天后，好不容易才醒过来，却又很不幸地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把那一年的事情全忘记了。”

一口气说完后，何玉娇小心翼翼地看着沈雨荨的表情，她希望沈雨荨没有对她的解释起疑。

而沈雨荨听完何玉娇的解释后，不由联想到自己总是对萧子靳的亲热抵触以及那次心理医生问她有没有被强暴过的情景。

她觉得整颗心如同被重型卡车来回碾压过一样，连呼吸都像在用生命挣扎。

“梓恒是我生的……。”她低低地呢喃着，抬起的小脸几乎被泪水淹没，望着她：“梓恒真的是我生的……真的是我……。”

“是……当时我担心影响你的声誉，怕你以后嫁不出去，所以才谎称是我生的。对不起……雨荨，我不该欺骗你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前途着想……真的……。”

“为了我着想？”

“是……是的。”

沈雨荨再也忍不住，崩溃得哭起来，站起身子激动地冲何玉娇发飙，“你明知道我怀的是强奸犯的孩子，却还让我把他生下来，这叫为我着想吗？”

她眼眸充血，愤怒地瞪着何玉娇，何玉娇看到如此激动反常的沈雨荨，心惊胆颤。

“是医生说你时体太虚，不适合做人流……。”何玉娇情急，又小心翼翼地安抚道：“雨荨，你别激动，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可沈雨荨完全不受控制，她胸口剧烈地起伏，也许是过于激动，腹部居然真的传来隐隐的疼痛。

感觉到她的不适，何玉娇慌了，忙走过来扶住她的手臂情急道：“雨荨，你怎么了？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此时的沈雨荨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只是一个劲地痛哭质问道：“为什么要让我生下强奸犯的儿子？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宁愿在手术台上死去也不要生下强奸犯的儿子啊……。”

“雨荨，你先别说了，求你别说了……赶紧坐下……。”何玉娇试图扶她在沙发上坐下。

沈雨荨却奋力地一把甩开她的双手，痛哭着冲她吼：“你别碰我！走开……！”

“沈雨荨！你再这样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可就不保了！”软的不行，何玉娇便改为来硬的，冲她吼了起来：“不就是一个孩子么？生了就生了，现在梓恒也那么大了，难道你要把他掐死吗？”

“我宁愿掐死他！我不要……我不要他做我的儿子！”沈雨荨激动地吼了回去，由于太过激动，小腹的疼痛加剧起来。

沈雨荨下意识地捂住疼痛不已的肚子，额头浸出了细密的汗珠。

“叫你不要激动了，你看看你……知道疼了吧？”何玉娇心脏都快要夺胸而出了，她忙将沈雨荨扶到沙发上，并迅速地拨打了紧急 120 电话。

挂掉电话后，何玉娇扶着沈雨荨躺在沙发上，焦急地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

在等待救护车过来的当儿，沈雨荨依旧哭得肝肠寸断，因为她根本就接受不了梓恒是她亲生儿子的事实。过了不知道多久，救护车终于到达御临花园，将沈雨荨送去医院。在医生的救治下，沈雨荨的胎儿总算是稳住了。

“幸好孕妇被及时送到医院才保住了胎了，若是再迟一些，恐怕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医生对着站在病床旁的何玉娇道。

何玉娇听到胎儿没事，感激涕零地握住医生的手，“医生，真是谢谢你，你真是上天送来拯救我们家雨荨的天使，真是太感谢你了！”

不得不承认，何玉娇的话让医生心里很受用，他说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不需要如此客气。不过以后要记得千万不能让病人情绪激动，孕妇经不起折腾。”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医生。”何玉娇连连点头答应。

最后，医生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的沈雨荨，见没什么事就走出了病房。

目送医生离去后，何玉娇的视线落在紧阖着眼的沈雨荨身上，而这时，沈雨荨缓缓地睁开双眼，迷茫地看着病房白色的天花板。

何玉娇见沈雨荨醒过来，忙问道：“雨荨，现在感觉怎么样？肚子还会不会痛？医生刚才说，胎儿保住了，所以你以后绝对不能让自己的情绪激动了，知道吗？”

沈雨荨看着自己隆起的肚子，想到自己刚才的激动行为，又是自责又是心痛。

第 117 章 请给我一个解释

由于有了前车之鉴，何玉娇再也不敢乱说话，此时的沈雨荨心灵极度脆弱，自己若说错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酿成悲剧。

如是，何玉娇平日里似乎永远停不下来的嘴巴难得安静了下来。

沈雨荨心情极度不好，她缓缓地开口说道：“妈，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能不能先出去？”

何玉娇担心沈雨荨一个人会胡思乱想，钻牛角尖再次做出危险的事情，哪里肯听沈雨荨的话，“妈在这里不说话，不会打扰到你的。”

沈雨荨却是始终坚持地道：“妈，你先出去。”

见沈雨荨如此，何玉娇也不敢再忤逆她的意思，她站起来，“好，那我先出去，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

由于这里刚好是恩泰医院，所以何玉娇提醒了一句，“梓桓也在这家医院，我还是先去看一看梓桓。”

“嗯。”沈雨荨知道何玉娇是故意拐弯暗示自己要过去看小梓桓，但知道小梓桓是自己被人强暴生下来的孩子，心里就对他升起莫名的排斥感。

听此，何玉娇也不在病房内多作逗留，她抬步走出了病房，临走前还体贴地为沈雨荨关上了病房的房门。

何玉娇走后，偌大的VIP病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不，准确来说，是两个人，因为她肚子里还怀着萧子靳的孩子。

萧子靳？

这个时候，沈雨荨又想到了萧子靳，不知道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后他会做什么反应。他肯定是非常失望吧，自己当初坚决否认梓桓是自己的孩子，可事实证明，梓桓的确是自己生的。

一想到自己以前那副一脸无所畏惧的样子，她就越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真相就如同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直沁入骨，冷得全身都忍不住打起颤。

萧子靳知道真相后，应该也会像王素她们那样，认为她和妈妈是为了嫁入豪门才故意撒谎骗他们吧？按照王素的性子，一定会教唆爷爷把她赶出萧家，在事实面前，她所有的解释都会变成可笑的谎言。即使萧子靳还愿意相信她，爷爷也不会再允许自己留在萧家。

沈雨荨的视线落在隆起的肚子上，眸光黯淡。

她一直都不在意自己在萧家的位置，可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跟着她一起被别人嘲笑。

想及此，沈雨荨的心便如刀绞。

宝宝，是妈妈不好！

不知何时，萧子靳已推开病房门走进来，他的视线落在一直看着自己肚子的沈雨荨身上，然却如同一尊雕塑，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沈雨荨良久才察觉到身旁站着一个人，蓦然抬头，正对上萧子靳阴郁的眼眸。

这一次，沈雨荨没有慌乱，没有害怕，甚至于连眼眸也是平静得没有任何波澜。

“……”她看着萧子靳，一言不发。

萧子靳却将鉴定报告扔给她，沈雨荨看着病床旁的报告书，即使知道结果还是那个样子，可沈雨荨迟疑了一下还是伸手拿起了报告书。

果然，结果还是一样！

沈雨荨嘴角勾起了一抹苦笑，随即双手无力地垂落到病床上。

“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萧子靳心里还是希望沈雨荨否认，那样他至少还可以选择相信她。

可沈雨荨却是心如死灰，语气平静地说道：“梓桓是我生的，至于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是我所能做的解释，信不信那就随你了。”

见沈雨荨不哭也不闹，心情比他还要平静，萧子靳心腔迅速升腾起一股怒火，他俯首，捏住她的下巴，一字一句地说：“我真后悔当初把你娶进门。”

话落，萧子靳再也不看沈雨荨，直接离开了病房。

看着萧子靳绝然离去的背影，沈雨荨感觉心脏被掏空了一样，随即豆大的泪珠带着无言的痛楚掉落在白色的被褥上。

另一边的何玉娇听到风声说萧子靳来过医院，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如是，何玉娇急匆匆地赶过来，当看到沈雨荨痛哭流泪的模样时，心下一急，忙走到病床旁，快速地拿过沈雨荨手里的亲子鉴定报告书。

她早就料到会是这个样子，这已经是没有任何悬念的结果。

只是，何玉娇此时想知道的是萧子靳到底对沈雨荨说了什么话，“雨荨，萧子靳他

刚才是不是欺负你？”

闻言，沈雨荨抬头，红着眼哭道：“子靳说，他后悔当初把我娶进门，他果然还是对我失望透顶了，妈，子靳他不要我和孩子了。”

明明说好不心痛的，可是真正看到萧子靳满脸的失望表情，她还是忍不住心痛流泪。

何玉娇心里一惊，忙问：“你没有跟子靳解释说你不是故意要骗他的，只是当年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这件事吗？”

“没有。”沈雨荨摇头。

闻言，何玉娇也再没有心情去责怪沈雨荨那么笨，她只是一心想着自己一定要去萧家将事情解释清楚，保住沈雨荨萧太太的位置。

如是，何玉娇安慰了沈雨荨几句便拔腿朝萧家大宅赶去。何玉娇刚走进萧家大宅，所有人的目光都全部落在她的身上，大概是因为心虚的缘故，她完全没有了平日里跟王素抬杠的气焰。

萧家的人此时此刻都坐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何玉娇不用想也知道他们百分百在商量怎么将沈雨荨赶出萧家，但令她惊讶的是，萧子靳居然也在场。

不过也不奇怪，他们要讨论的主角是沈雨荨，萧子靳作为她的老公，自然不能缺席。

王素一看到何玉娇朝他们走过来，脸上便不由浮起得意的笑容，出口的话自然也不会好听：“何玉娇，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脸来这里呀？这一次又想用什么借口替你女儿狡辩？是不是又想对大伙说，亲子鉴定报告是假的，只不过是被动了手脚？如果是这样，那我劝你还是不要说了，你解释得不烦，我们听了那么多次都烦了……。”

“……”以何玉娇的性子，被王素这样辱骂，她绝对会扯起嗓子骂回去，但现在她是过来赔罪的，所以她让自己绝对不能失控，一定要稳住情绪。

如是，何玉娇并不反驳王素，她只是当着大家的面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见此，萧老爷子，王素和唐晓都明显愣了一下，他们显然没有料到平素里嚣张如市井泼妇的何玉娇会做出如此大识抬举的举动。

王素忍不住揶揄道：“何玉娇，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这不像你的做事风格呀！不过如果你想用一个鞠躬就让我们原谅沈雨荨，那是不可能的，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心机了。”

何玉娇耳朵里接受着王素尖锐刺耳的嘲讽，拳头不由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最后，何玉娇还是一脸自责地说道：“萧老爷……我这次来是为了当着大家的面说明情况的。”

此话一出，萧老爷子终于开口说话了，“你还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们这里不是

非常欢迎你这种人。”

何玉娇老脸一红，但还是尽量平静地将她编给沈雨荨听的故事又给大伙讲了一遍。

“我当初欺骗你们也是没办法，因为我不能让雨荨知道她生过孩子。”何玉娇愧疚地说，“不过，我向你们保证，雨荨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按照她的性子，如果她知道了梓桓是她生的，她绝对不会欺瞒你们的。这也是我一直不肯将实情告诉雨荨的原因，希望你们不要怪雨荨，雨荨真的无辜的。”

话刚落下，王素便站起来指着何玉娇大声道：“满口胡言，这根本就是你们母女俩合谋起来在骗我们所有人，以前我家晓晓拿着亲子鉴定报告书揭发你们的时候，你们本来有机会承认，可你们却矢口否认。如今铁证如山，你见再也瞒不下去，就随便编一个谎言想要蒙混过关，乞求我们的原谅。何玉娇，你打的如意算盘可真好呀，危难时刻将自己推出来，保住沈雨荨，你以为我们还会傻傻地上你们母女俩的当吗？”

王素见萧老爷子和萧子靳都不出口阻挠，就更加嚣张起来，她走到何玉娇的面前，“你们母女俩好重的心机呀，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真相，那以后萧家岂不是变成何家的了？”

“王素，你别含血喷人。”何玉娇涨红着脸反驳道。

“我含血喷人？”王素冷笑，“难道我有说错吗？你肯定是计划着先让自己的女儿先在萧家站稳脚跟，同时还不忘利用沈梓桓讨好亲近子靳，目的就是想让子靳的心全都向着你们。到时候，整个萧家都是你们母女俩的天下了。”

“这只是你一个人的猜测而已，无凭无据，你没有资格将这些脏水往我们身上泼。”何玉娇说，“而且，子靳那么聪明，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将萧家产业交给我们母女俩吗？你这不是在变相讽刺子靳愚蠢吗？”

闻言，王素下意识地看向坐在沙发一旁一声不吭的萧子靳，她没想到何玉娇那张嘴竟然如此犀利。

为了不让萧子靳真的听信何玉娇的话，王素怒道：“何玉娇，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沈雨荨瞒着大家生过孩子的事就足以证明你这个人最善于颠倒是非，你别妄想你说的话还有人相信。”

担心何玉娇继续巧言令色，如是，王素大声叫来大宅的保安，“小张，小陈，你们两个过来。”

被唤做小张和小陈的两个高大魁梧的萧家保安一直站在大厅门前，一听到王素的叫喊便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下一刻，何玉娇整个身子都被小张和小陈拽住，她的脚被悬空，蹬蹬蹬地想要踢向王素，可王素却极快地退向后面，得意地看着脸色涨成猪肝色的何玉娇。

“你们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王素命令道。

说这话时，王素还不忘用眼角余光瞥一眼萧子靳和萧老爷子，见他们两人没有出言阻止自己，如是底气更加足。

“记得以后看到这个疯女人，不要让她踏进萧宅半步，萧家不欢迎这种谎话连篇的疯女人，看到她就晦气。”

“是。”小陈和小张异口同声地应了声后就迅速将何玉娇拖出萧宅大门。

就这样，何玉娇被无情地轰出了萧家大宅。

“总算赶走了那个疯女人。”王素拍拍手掌，随后得意地坐到唐晓的旁边。

这时，萧老爷子开口说道：“既然如今真相已经大白，那么子靳你也是时候说出了你的打算了。”

“……”萧子靳薄唇紧抿，并没有开口说话。

王素看着心急，眼见沈雨荨就快被赶出萧家，她可不希望因为萧子靳一时心软自己的愿望又泡汤了，“子靳，到现在你还在犹豫什么？沈雨荨根本不值得你如此护着她，你刚才也听到了，何玉娇为了保住沈雨荨萧太太的位置竟然编造一个那么荒唐离谱的谎言。这种事只要稍微用脚趾头想一想就可以知道，绝对是假的。”

唐晓也忍不住在一旁附和，“就是呀，大哥，从一开始，我知道雨荨这个人不简单，瞒着我们生过孩子的事实也就罢了，居然还经常背着我勾引我家泽飞，这种朝三暮四，满口谎言的女人绝对没有资格再继续留在萧家。她那种女人若还留在这里，一定会闹得鸡犬不宁的。”

萧老爷子也是一脸失望，他对萧子靳说道：“你小妈和晓晓虽然说得中不中听，但也是事实，你还是趁早跟沈雨荨做个了断吧！至于她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后由我们萧家抚养，但是她是绝对不能留在萧家了。”

听到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萧子靳眉头紧皱，“雨荨不小心动了胎气，还在医院休养，等她康复了再说这件事，现在不适合用这些事去刺激她。”

听到沈雨荨动了胎气，王素和唐晓心中暗喜，比吃了蜜糖还要甜，就差没有欢呼雀跃了。

萧老爷子听闻沈雨荨动了胎气，紧张地问道：“要不要紧？肚子里的小孩有没有事？”

“没什么大碍。”萧子靳说。

“那就好。”萧老爷子松了口气。

看到萧老爷子暂时放弃了赶沈雨荨走的念头，萧子靳竟然暗暗松了口气，难道他还在试图原谅沈雨荨？还是说他还在等待沈雨荨给自己一个解释？亦或者自己只是舍不得沈雨荨离开他？

唐晓在一旁见此，心中升起浓浓的妒意，如今这种情况，萧老爷子竟然还如此关心他们，看来作为长孙的萧子靳的孩子就是宝贝。

她不由自主地摸上自己的肚子，嘴角勾起得意的笑容，她的小孩很快就会是萧家的长曾孙。

萧家会议刚结束，王素和唐晓互相对视一眼，两人心照不宣，找了个借口离开萧宅，偷偷地前往恩泰医院。

王素利用家属的名义打听到沈雨荨所在的病房，随和唐晓一起朝病房的方向走去。

“妈，你说沈雨荨那个贱人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呀？我真担心是个男孩，如果是男孩，那么爷爷和大哥很可能会心软，舍不得赶她走呀！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不舒服。”唐晓牵着王素的手，担忧地说道。

王素安慰道：“你不用担心，沈雨荨哪里会有那个运气怀上儿子，就算怀的是儿子，老爷子也绝不容许沈雨荨再呆在萧家，只要沈雨荨不在萧家，那么以后萧家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是不是？”

听到她这么说，唐晓如是笑了：“妈说得是，我看沈雨荨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活着出世也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呀，所以你根本不用为了沈雨荨的事而生气，小心气坏身子，别忘了你肚子里怀着泽飞的孩子，以后他就是我们萧家的长曾孙了，所以你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它，知道吗？”

王素只要一想到沈雨荨将会被赶走，自己的孙子很快就可以出世，就忍不住暗暗得意起来。

“知道。”唐晓也是越想越舒心。

很快，王素和唐晓走到了沈雨荨所在的病房，偌大一个病房，只有沈雨荨一个人呆呆地站在窗前，目光涣散地看向窗外，样子看起来极为楚楚可怜。

门外的两人相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笑了。

“萧少夫人，你做出这么一副可怜虫的样是想让大哥看到吗？”唐晓就是看不惯沈雨荨老是一副清纯惹人怜的表情，每次一看到沈雨荨这副模样都有一种上前狠狠撕碎她虚伪皮相的冲动。

她迈步走到沈雨荨身侧，继续嘲讽：“我劝你别浪费表情了，大哥是不会再过来看

你的，就算你哭成泪人也一样无济于事。”

王素也跟着走过来，“嗯，唐晓说得对，子靳刚才已经在萧宅对大家宣布，要跟你离婚，将你赶出萧宅。”

王素视线落在沈雨荨隆起的肚子上，语气有点酸酸地道：“至于你肚子里的孩子，子靳说生下来他会抚养，不用你操心，你一样还可以瞒着你以后的老公再生一个小孩。”

闻言，沈雨荨嘴角泛起一抹苦笑。

萧子靳还真是绝情呀，以前还一直说要给她和小孩一个幸福的家，可是如今知道梓桓是她生的，立刻便要将她赶出萧家了。

看来萧子靳从始至终都没有爱过她，从一开始他娶她就是为了萧家的继承权，梁溫柔出现后她跟他闹离婚，也是因为自己肚子的孩子才将自己重新带回萧家，在他的眼里，权利和面子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她没有危及到他在萧家的地位，那么他可以不问缘由地将她宠上天，可一旦走错一步，他就会像现在这样，直接对她不闻不问，还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萧家所有人宣告要赶她出去。

真的好绝情好狠心，不过这也正符合了他的性格。

同样……应了她的想法。

不管萧子靳对她怎样，那都是他的权利，毕竟她只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没有权利要求萧家继续接纳她，更没有脸面要求萧子靳继续与她做夫妻。

伤心归伤心，廉耻心还是有的！

唐晓见脸色难看，如是越发得意地说：“早就跟你说，如果梓桓是你生的就赶快承认，但你偏要死一承认。现在后悔了吧，可惜没有后悔药吃，你就等着大哥将离婚协议书送到你面前让你签字滚蛋吧！”

“什么离婚协议书？你们两个疯女人又过来医院这里干什么坏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打什么坏主意。”

何玉娇刚才被王素轰出萧家，到现在心里还堵着一口气，那时碍于各种原因，她不好发作也发作不起来，可没想到她们竟然比她还早一步到达医院来找茬。

既然王素送上门来，那么她今天就一定要让她不愧此行。

想着，何玉娇便走上来，扬起巴掌就狠狠地朝王素的脸上扇去，王素猝不及防，老脸被扇，霎时如同火烧火燎。

她捂着脸，目光如刀地瞪着何玉娇，“何玉娇，你居然敢打我？”

“疯女人，你这话问的真没水准。”何玉娇见王素那五指红痕，心里才稍微解气，“我已经打了你，就说明我敢打你，既然我敢打你，那么就意味着我不怕你。在萧家我不能奈你何，现在来到我的地盘，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过你吗？你想要欺负我女儿，也要问问我这个当妈的同不同意。”

听着何玉娇的斥骂，王素就恨得咬牙切齿，她怒腾腾地伸手抓何玉娇的头发，嘴里还不忘骂道：“何玉娇，我要跟你拼命。”

“王素，你这个疯女人，你放开我的头发。”何玉娇被抓得疼痛不已，胡乱拉扯之间她也伸手去拽住王素的头发。

“啊……”王素痛得大叫一声。

唐晓在一旁看到此情此景，顾及自己肚子怀着小孩，下意识地往远处退去。

沈雨荨看到她们打起来了，心里也跟着慌了，“妈，你们别再打了，这里是医院，麻烦你们注意点自己的行为举止好吗？”

然，沈雨荨的话就像沧海里的一粒粟，起不到一丝一毫的作用。

她们两个越打越凶，手上的动作不停，嘴里的叫骂声也从不间断。

“何玉娇，你跟你的女儿都是贱人。”

“你跟唐晓才是令人恶心的贱人。仗着自己是萧家的媳妇，就擅作主张将我从萧家轰出去，要不是当时有保安拉住我，我定要撕烂你的丑恶嘴脸。本来还为没处发火郁闷，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说着，何玉娇更加用力拉扯着王素的头发。

王素毕竟在萧宅里养尊处优惯了，这时根本不是何玉娇的对手，痛得她一个劲地嗷嗷大叫。

“唐晓，你还愣着做什么，赶快过来帮忙呀！”王素情急之下忘记了唐晓还是一个孕妇，只是拼命地向唐晓求救。

“我……”唐晓有点迟疑了。

“你再不过来我就要被何玉娇弄死了。”王素尖声叫道。

唐晓却是退得更加远，可当看到沈雨荨时，唐晓心里突然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她可以趁着慌乱的时候把沈雨荨推过去，何玉娇见到沈雨荨肯定会惊讶并收手，但收手之前发生什么事就不是她能控制的事情了。

想及此，唐晓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沈雨荨眼角余光无意间瞥到唐晓嘴角的异样，蓦然转头，却只能看到唐晓伸出双手一把将她往何玉娇和王素两人间推去。

由于是孕妇，反应会相对迟缓，沈雨荨想抬步转身却已经来不及，身子不受控制地朝何玉娇身上摔去。

何玉娇跟王素撕打得异常激烈，当何玉娇看到沈雨荨摔过来的时候心跳都挤到了嗓子眼，她慌乱地想要伸手去扶住沈雨荨，可王素却在后面故意加一把劲，将何玉娇往沈雨荨身上推。

就这样，沈雨荨被狠狠地撞倒在地，而何玉娇那略显丰腴的身体直直地砸向了她的。

强大撞力让沈雨荨痛得大叫一声，“啊……”

何玉娇愣了一愣，慌忙从沈雨荨身上爬起，并且伸手去扶她：“雨荨，雨荨你怎么样了……？”

“疼……肚子疼……。”刚刚何玉娇那一摔刚好撞在她的肚子上，此时她只觉得腹痛如绞，冷汗直冒。

何玉娇努力地将要将她扶起，却又力气不够，低头时发现沈雨荨的裙子被鲜血浸染，往外流溢的血水令人触目惊心。

王素和唐晓乍一看到那一滩血，也不由得被惊讶到了，可心里还是希望沈雨荨肚子的孩子就这样没了才好。

而何玉娇看到此情此景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她感觉脑袋一懵，心里只想着：妈呀，这下完蛋了。

但她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她担忧地对着躺倒在地面上的沈雨荨说道：“雨荨，你先别动，我这就叫医生过来。”

“……”沈雨荨根本没有力气去回应何玉娇，她此时感觉下腹一直在往下坠，心也跟着一直往下沉。

何玉娇见情况紧急，忙站起来，担心王素和唐晓会对沈雨荨不利，如是瞪着她们两人道：“如果我家雨荨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要知道，病房里有监控的。”

听此，唐晓下意识地朝病房四周的上方看去，果见病房的一处角落里安装了一个监控。

刚才监控到底有没有拍到自己推倒沈雨荨？如果被拍到了，萧子靳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想及此，唐晓就忍不住心惊胆颤。

王素想到自己顺手推了何玉娇那一下，心里也隐隐不安起来。

但最后两人都还是找借口安慰自己，就算有监控，也未必拍得到，即使拍到了，按照当时那么乱的情景，也不可能拍得很清楚。

不知道有监控之前，王素和唐晓还无所顾忌，如今听到何玉娇的威胁，她们是再也不敢乱来了。

如是，两人都只能忿忿地看着何玉娇到病床床头边拨打医院的紧急呼叫铃。

随即，何玉娇匆忙地再次赶到沈雨荨的身旁，她此时没有心情跟王素和唐晓争执，看着继续往外流的血水，心急如焚。

沈雨荨躺倒在地面上，痛苦地呻吟，“好痛……”

“雨荨，乖，先忍一忍，医生很快就会过来了。”何玉娇的心都揪到一块了，但这个时候她却不能随便乱弄沈雨荨，要不然后果更加严重，如是只得轻声安慰沈雨荨。

王素和唐晓在一旁看着沈雨荨，心里虽很得意，但面上仍不敢显露出来。

王素转头看到唐晓隆起的肚子，再看看快要发疯的何玉娇，心里害怕待会儿何玉娇想要报复她们，将唐晓撞流产，如是趁着何玉娇还在失魂落魄的空当，拉起唐晓的手就往病房外走去，嘴里说着：“雨荨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喊医生过来！”

第 118 章 孩子怎样了？

“妈，你干嘛要把我拉出来？我还想知道沈雨荨会不会流产呢！”唐晓停在病房门口的侧旁。

王素就知道唐晓也是一个没脑子的人，要不是有她在旁边替唐晓一路保驾护航，估计她的孙子早八百年就没了。

她先是装模作样地跑去医生办公室里去喊了医生，喊完回来后，才瞪着唐晓没好气道：“你怎么那么笨呀，如果你想知道沈雨荨会不会流产，到时在医院一打听不就知道了吗？难道还非得傻傻地站在病房里等着医生来，再看着医生走，到最后再眼睁睁地看着何玉娇冲动地撞掉我的孙子吗？”

被王素说自己笨，唐晓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但碍于她是自己的婆婆，再加上自己的确怀着小孩不适合呆在病房内，所以只是连连点头，“妈说得有道理。”

“嗯。”王素就喜欢唐晓一个大小姐对自己点头哈腰，这种感觉倍儿爽倍儿有面子。

“你肚子怀了我的孙子，我肯定不会让我的孙子有事的。”

“妈对我真好。”其实唐晓讨厌极了王素，开口闭口都是孙子长孙子短的，比农村的老妇女还要令人厌烦。

最后，王素让唐晓跟她一起坐到了病房外的坐椅上等着看好戏。

相对于病房外幸灾乐祸的两人，病房内的何玉娇和沈雨荨则显得痛苦不堪。

“雨荨，再忍一忍，很快就没事了。”何玉娇除了这样安慰沈雨荨，平素里说不出好话的她已经找不到什么让人心安的话了。

“妈，我的孩子是不是保不住了？”沈雨荨一直重复问着这个问题，眼角有滴滴泪珠，刺伤了何玉娇的视线。

“不会的，不会的。”何玉娇一想到沈雨荨有可能流产，心里是又慌又怕。

流产就意味着沈雨荨再也没有留在萧家的筹码，到时萧家肯定会毫不犹豫将她们母女俩轰出大街去。

想到此，何玉娇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沈雨荨疼痛中看到何玉娇通红的双眼，心里更加凉了，记忆中妈妈从来没有流过眼泪，这个时候她竟然也红了眼睛，那是不是证明情况非常严重了？

她是医生，不是察觉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只不过她始终愿意相信这是自己的错觉。

不知何时，穿着白马褂的医生跨步进来，跟在她后面的还有数位护士，医生和护士乍一见到地面上那一滩鲜血时，都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震惊过后，他们不再作任何的迟疑，开始对沈雨荨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进行紧急救治。沈雨荨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里，她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被一个陌生男人强暴的时候，她又惊又慌，拼命地挣扎，但却始终挣脱不了。

突然场景一换，自己竟然怀孕了，她的脾气也变得喜怒无常，有时会暴躁得想砸东西，甚至想打人。又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躺到了一张冰凉的产床上。

恍惚中，她看到了一个不会哭不会叫的婴儿，那张脸慢慢地变成小梓桓的脸蛋，小梓桓正对着她笑，她情不自禁地走过去牵着小梓桓的手。

走着走着，萧子靳突然拿着一张亲子鉴定报告出现在她面前，一把扔到她的脸上，她慌了乱了，乞求萧子靳的原谅，但萧子靳却是冷着脸绝然离自己而去。

这个时候，唐晓趁着她伤心绝望之际，恶狠狠地将她推倒在地，小梓桓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自己，但却无人能帮她救肚子里的孩子。

“孩子，孩子……”

沈雨荨猛地从梦中惊醒过来，腾地半坐到床上，额头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她的手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肚子。

当手摸到平坦如初的小腹时，沈雨荨心猛地一沉。

“我的孩子……”沈雨荨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她仍是不相信。

她应该还在做梦，这一定是一个梦的，只要梦醒了，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然，何玉娇的声音却彻底打破了沈雨荨的希望，“雨荨，是妈妈对不起你，没能保护好你和子靳的孩子。”

“妈，你说什么呢……”沈雨荨认为自己是听错了。

何玉娇痛心疾首，“你的孩子被撞没了。”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

这句沉重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她的耳边，敲击着她本就脆弱的心灵，心像是被狠狠地撕裂一般，痛得无法言喻。

“妈，你一定是在骗我，是不是？你是不是把我的孩子藏起来，不让我找到是吗？”沈雨荨眼睛里氤氲着滚烫的泪珠，“妈，你不要玩这些幼稚的游戏好不好？你快点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雨荨，你不要吓妈呀！”看着精神似乎有点失常的沈雨荨，何玉娇担忧地握住了沈雨荨冰凉的手。

沈雨荨却像是没有听到何玉娇的话，她开始喃喃自语，“宝宝，你到底去哪里了？你赶快出来，不要跟妈妈玩捉迷藏了好吗？”

她的视线茫然而紧张地看向病房四周，试图找到自己流失的小孩一样。

“宝宝，你快点回来妈妈身边，妈妈以后一定不会让坏人伤害你，妈妈以后一定好好保护你，再也不生气不伤心惹得你不高兴了好吗？”

见此，何玉娇害怕极了，情急之下她竟一巴掌扇向沈雨荨脸色苍白的脸庞。

刚打下去，何玉娇便悔恨不已，对上沈雨荨越来越浑浊的双眼，何玉娇抓住自己的手腕，自责地说道：“雨荨，妈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你清醒一下。你和子靳的孩子真的没了……”

说着，何玉娇也哭了起来，“孩子没了，你再也不可能当萧太太了，我们母女俩还有梓桓都要被赶出萧家，得罪了萧子靳，以后我们要怎么在这个城市呆下去呀！没希望了，什么都没了。”

何玉娇的一巴掌让沈雨荨彻底清醒过来，就算她不愿相信，但孩子流掉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磨灭的事实。

残酷的现实狠狠地砸向沈雨荨的心脏，她的眼泪再次如决了堤的河水倾泻而出。

她的孩子没了……

这时，沈雨荨搁置在病床床头旁的手机响了起来，然她根本没有心思去接，何玉娇也听着烦，伸手作势想要按掉它。

不料，当看到来电显示‘老公’二字时，何玉娇更加气愤了。

如是，她按下接听键，不等萧子靳开口，何玉娇便怒气冲冲地道：“萧子靳，你还打电话来干嘛？我家雨荨的孩子被撞流产了，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发生什么事了？”萧子靳的语气震惊中有着心急：“孩子怎么了？”

何玉娇愤道：“你居然还有脸问发生什么事了？要不是你对雨荨不闻不问，还想要赶雨荨走，雨荨怎么会动了胎气？要不是你没有保护好雨荨，王素和唐晓那两个贱女人怎么会有机会撞倒雨荨，导致雨荨流产？你就是杀死你们孩子的罪魁祸首，我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电话另一边的萧子靳拳头紧握，因为对沈雨荨失望透顶，他一直不愿面对她，没想到却突然传来了雨荨流产的噩耗。

看着因何玉娇挂掉电话而黑下屏幕的手机，萧子靳突然间有种想要杀人的冲动。

王素唐晓……。

萧子靳冷着脸朝宅内走去，经过起居室时刚好碰到了表面上拿着一小袋零食在吃，心底却慌得打颤的唐晓，眼中寒芒乍现。

唐晓看到浑身散发出肃杀之气的萧子靳，心里一颤，拿住零食的动作不由得顿住了，“大哥，我只是吃零食，你干嘛要用这种眼光看我？你这样会吓到我的。”

“吓到你？”萧子靳冷冷地说道，“我还没对你动手，你就说会吓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被你推倒导致流产的雨荨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闻言，唐晓由于心虚，眼神闪烁了一下，但想到自己和王素后来用钱调到沈雨荨病房的监控，发现监控里面并没有拍到她和王素推倒沈雨荨的画面，如是矢口否认。

“大哥，无凭无据，你可不能随便冤枉我推倒雨荨呀！”唐晓怯于萧子靳的威严，并不敢抬头与他对视。

“冤枉你？”萧子靳咬着牙，“唐晓，别以为你跟王素的那些小动作我不知道，若是让我查到雨荨是你推倒的，后果绝对不是你能承受的起的。”

听此，唐晓心底越发的慌了起来，但她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失口承认是自己做的，如是抬头挺胸，使自己看起来光明磊落一些，“我说了不是我做的，如果大哥没有其它事，那我先回房了。”

话落，唐晓再也不敢看萧子靳，顾不得自己还是一个孕妇，拔腿就朝她的房间跑去，就怕萧子靳一怒之下把她杀了，替他的孩子报仇。

看着唐晓落荒而逃的背影，萧子靳双拳再次紧握起……。

随后，萧子靳转身，走出萧宅。何玉娇见沈雨荨一整天都不吃不喝，害怕她再这样下去，身体会熬不住。

如是，何玉娇拉着小梓桓来到了医院，跟在一起的还有江灵。

小梓桓虽然还小，不是很懂大人的世界，但从何玉娇和江灵两人不是很高兴的表情他还是隐约猜得到什么。

他仰起小脸，问道：“妈妈，你之前跟灵姐姐说姐姐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是不是真的？”

“……”江灵下意识地看向何玉娇，她没料到她们之间的谈话会被小梓桓听到了，真希望他不要乱想。

何玉娇给了一个放心的眼神江灵，随后刮了一下小梓桓的鼻子，为了不让小梓桓的

心情受到影响，如是勉强挤出笑容，“姐姐的孩子只是跟我们玩捉迷藏而已，不是没有了，待会儿见到姐姐的时候不要乱说话，知道吗？”

“玩捉迷藏呀，那它躲去了哪里呢？”小梓桓就像一个好奇宝宝。

“躲去了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何玉娇有点无奈，但还是耐心说道。

“那个很美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天堂。”

见小梓桓还想再问，何玉娇却适时地止住了他的问话，她蹲下去，看着他问道：“梓桓，你喜不喜欢姐姐？”

“喜欢。”小梓桓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待会儿你见到姐姐就叫她妈妈，好不好？”何玉娇轻声诱哄道。

“为什么？她是姐姐，你是妈妈，我叫姐姐妈妈，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姐姐？”小梓桓兀自分析提问起来。

何玉娇第一次觉得小梓桓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可如今也只有小梓桓能够让沈雨荨心情转好，所以她还是得耐心地解释道：“因为姐姐喜欢你叫她妈妈，姐姐现在心情不好，如果你叫她妈妈，她就会很高兴呀！”

她想着沈雨荨刚失去了孩子，如果有另一个孩子喊她一声妈妈，心里一定会好受些的。

“原来这样啊！”小梓桓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还有，如果你叫姐姐妈妈，那你就应该叫我外婆，知道吗？”

“知道。”小梓桓笑着应。

江灵在一旁看着小梓桓，鼻子有点酸酸的，这小家伙长得那么可爱，却没有爸爸妈妈的疼爱，父不详，妈妈似乎又特别排斥他，想想都觉得小梓桓好可怜。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做好准备了吗？”何玉娇问小梓桓。

“做好了。”小梓桓咧嘴笑。

江灵忍不住上前搂住小梓桓，随后抱着他走进病房。

由于江灵和小梓桓已经混得很熟了，所以小梓桓并不排斥她，只是咯咯地对着跟在后面的何玉娇笑得阳光灿烂。

小梓桓越是天真无邪，何玉娇就越是觉得心痛。

很快，他们走进了病房，沈雨荨并没有躺在床上，她只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窗前，仰起头看着蔚蓝色的天空，仿佛透过厚厚的云层就可以看到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

江灵当初见萧子靳是一个好男人，觉得沈雨荨嫁给她这辈子都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可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种局面。若是如此，当初她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哥哥将雨荨追到手，哥哥绝不会让雨荨那么痛苦的。

“雨荨……”江灵轻声叫道。

闻言，沈雨荨缓缓转过头，可当看到江灵怀里抱住的小梓桓时，脸色瞬间僵硬了起来。

她不由得想到妈妈跟她说过，小梓桓是自己跟强奸犯生的儿子。想及此，她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她知道，小梓桓是无辜的，当初是自己把小梓桓生下来，要怪就只能怪自己。小梓桓从小就没有爸爸，可她也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说到底，她才是罪孽最沉重的人。

她看着小梓桓，怔忡了良久也没有出声。

这时，江灵把小梓桓放下来，何玉娇见此，忙低声对小梓桓说道：“梓桓，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要叫姐姐什么吗？”

“妈妈！”小梓桓迅速接话。

“嗯，去妈妈面前。”何玉娇轻轻地推了一下小梓桓。

小梓桓看着沈雨荨跟平日完全不同的悲伤表情，不由小心翼翼地伸出肉嘟嘟的小手牵住沈雨荨的手，轻声叫道：“妈妈……”

一声妈妈，震颤了沈雨荨的心头。她的视线幽幽地落到小梓桓的脸上，一股异样的感觉迅速袭上心头。

她说不出自己是高兴还是激动，她只觉得心腔似乎堵住了一块团状物，心塞塞的。

小梓桓还是小孩，并不能准确理解大人的每个细微表情所表达的意思，他只知道沈雨荨听到自己叫她妈妈，成功让她注意到自己了。

小梓桓内心有点高兴，他突然觉得好像叫雨荨妈妈特别亲切，如是，小梓桓再试着继续说道：“妈妈，弟弟在天堂没办法陪你玩，我来陪你玩好不好？”

此话一出，江灵和何玉娇都恨不得上前堵住小梓桓的嘴巴，果然小孩子都藏不住事。

而沈雨荨听到小梓桓说的那句话时，又想到了自己被撞倒流产的孩子，呼吸不由一窒。

“妈妈，好不好呀？”小梓桓继续叫道。

妈妈……

小梓桓稚嫩的声音响在她的耳边，冲击着她快要麻木的耳膜，刺耳至极。

她一直盼望着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后叫自己妈妈，可当自己的儿子真正叫自己妈妈的时候，她却丝毫无法高兴起来，反而升起令自己也感到可怕的厌恶感。

沈雨荨看着小梓桓牵着自己手的小手，心头一热，随即一把拽开他的手，大力地往后甩。

小梓桓本就是小孩，被沈雨荨如此一甩，毫无预兆地朝后面倒去。

何玉娇和江灵见此，心里一急，忙上前双双扶住了快要倒在地面上的小梓桓。

“沈雨荨，你是不是疯了，梓桓还只是一个孩子，你对小孩子发什么脾气呀！万一摔伤了梓桓，不小心缺了胳膊少了腿，你后悔都没用了。”何玉娇大声道。

江灵也没料到沈雨荨会如此大的反应，对小梓桓更心疼了。

小梓桓刚刚还欢呼雀跃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他被沈雨荨这么一推，又害怕又委屈，随即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姐姐推梓桓，姐姐不喜欢梓桓……”小梓桓泪流满面地大声哭道。

江灵急忙抱住小梓桓，轻声诱哄道：“梓桓乖，不哭，姐姐不是故意的，灵姐姐去买冰淇淋给你吃好不好？”

“呜呜呜……我不要吃冰淇淋……。”小梓桓哭得更伤心了。

沈雨荨看着伤心的小梓桓，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她真的不是故意的，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才会推倒了小梓桓。

小梓桓以后如果知道自己就是他的亲生妈妈，一定会怨恨自己吧！

想及此，沈雨荨不由想要伸手去摸小梓桓的小脑袋，但伸出去的手缩了又伸，伸了又缩，始终没有放在小梓桓的脑袋上。

江灵面对着沈雨荨，她可以理解沈雨荨的心情，所以她不怪雨荨，也没有立场去怪当事人。

如是，江灵只得继续对小梓桓说道：“那灵姐姐带你去买米奇老鼠好不好？”

“不要。”小梓桓摇头。

“奥特曼要不要？”小朋友应该都喜欢奥特曼吧？

“不要。”小梓桓抽抽噎噎地道，“奥特曼哪有蜘蛛侠厉害……”

原来，这小家伙喜欢蜘蛛侠，江灵摸摸小梓桓的脑袋瓜子，随后将他抱起来，“好，灵姐姐带你去买蜘蛛侠。”

“嗯。”小梓桓用手狠狠地抹了一把眼角的眼泪。

何玉娇忍不住提醒了江灵一句，“江灵，路上小心。”

“我会照顾好梓桓的，何阿姨请放心。”

“那就好。”

江灵抱着小梓桓向病房门口走去，临出门之际，小梓桓还是忍不住小心翼翼地看向沈雨荨，刚好沈雨荨也看着他，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碰撞，一股异样的情愫萦绕在两母子的心中。

一直到小梓桓被江灵抱着消失在病房门口后，沈雨荨依然没有回过神。

何玉娇见沈雨荨那失魂落魄的样，就忍不住怒从心生，以前还顾及她心情不好，不敢朝她发火。但很显然，何玉娇认为沈雨荨就是欠骂，不骂她一遍她都不会醒过来。

如是，何玉娇扯起嗓子开始骂道：“沈雨荨，要我跟你讲多少遍你才认得清现实，梓桓是你的儿子，这是没办法否认的事实。如果你真接受不了现实，当初你就不应该逞能，一定要跟梓桓验什么亲子鉴定，现在鉴定报告出来了，你却这种反应，你到底想怎样，啊？”

何玉娇深深地吸了口气，她觉得料不定哪一天自己就会被沈雨荨气出心脏病，“你说你现在都多大了，心理承受能力就那么差吗？遭遇一点点挫折就跟死了爹娘一样，看着就来气。如果你的内心真有那么脆弱，当初你就应该好好听妈妈的话嫁给江辰，而不是跟着萧子靳回到萧家，也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了。”

“……”沈雨荨只是默默地听着何玉娇教训自己。

“要知道你的孩子会落得如此可怜的下场，还不如当初早早将它扼杀掉，至少还可以跟着江辰在一起，也不至于落得两头空。”何玉娇是真心后悔，自从江辰回来之后，她就一心想让沈雨荨跟江辰去外国，自己也顺便可以去国外享受生活。

“我早就看出来那个萧子靳靠不住，尤其是他的那一家人，我看着王素和唐晓两个人就心烦，如果不是她们俩，你也不会失去孩子。如果哪一天让我看到她们两个贱人，我肯定见一次就狠狠地揍一次。”

说着说着，何玉娇又忍不住说到江辰，“还是江辰好，不但自己好，家里人也好得不得了，你看看江灵对我们有多好就知道了。你现在也不用那么伤心了，好好养好身体，我相信江辰还是喜欢你，想要娶你的。”

“妈……”沈雨荨终于忍不住开口打断何玉娇的喋喋不休，“妈，你不要再说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她并不觉得是萧子靳的错，亦不了埋怨他丝毫。至于江辰，她这辈子是不会再奢望了。

当初仅仅是怀着孕，她就不敢拿自己去亵渎江辰，如今又多了个梓恒，她就更没有脸面去想嫁给他这种事情了。

“可以，我在旁边陪着你，不打扰你。”小梓恒被江灵带出去，她也没地方可去，最重要的是她得看住沈雨荨，不让她干傻事。

沈雨荨一想到何玉娇说话永远停不下来的性子，便摇了摇头，“妈，如果你还呆在这里，我估计我会被你弄得神经病的。”

“我有那么恐怖吗？我只不过说你一两句而已，而且我也没说错呀，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不知不觉中，何玉娇的话匣子又打开了。

“妈……你先别说话了，出门左拐是出去医院的方向。”沈雨荨适时地止住了何玉娇的话，无奈地说道。

“好，既然你那么不想妈妈留在这里，那我就先出去，你自己记得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做傻事就行了。”何玉娇说。

“像妈妈说的，我年纪也不小，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沈雨荨给何玉娇吃了一颗定心丸。

“知道就好。”何玉娇声音也变得温和了一些，兀自退出病房，走时还不忘体贴地为沈雨荨关上病房的门。

何玉娇走后，病房里又只剩下沈雨荨一个人。

一个人的世界很安静，安静得她都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内心疼痛的叫嚣声。

她的孩子也离开了几天，但她总感觉孩子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都不舍地留在她的身边，看着当日自己流失孩子的位置，沈雨荨不由自主地走过去。

“孩子，你会不会怪妈妈没有好好保护你？其实都怪妈妈，如果不是妈妈太过懦弱太过愚笨，就不会让坏人有机可乘，让你跟妈妈分开。”

沈雨荨伸手去触碰着冰凉的地板，透过那干净无一丝血迹的地面，她仿佛可以看到她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它是那么的渴望来到这个世界，就算离去的时候也满含不舍。

不知蹲了多久，沈雨荨感觉腿有点麻，再也蹲不下去，想要站起，不料由于腿麻，脑袋有点眩晕，身子站立不稳朝前倒去。

好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只修长温厚的手掌揽过她的腰肢，及时地扶住了她。

熟悉的气息传入她的鼻息间，沈雨荨的心里竟然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喜悦之意，她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些，再抬头看去，果见萧子靳正担忧地看着她。

她对自己的反应感到懊恼，怎么能因为他的出现感到喜悦？难不成她还在奢望着萧子靳能原谅她吗？

即便是萧子靳原谅了她，她又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他？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自卑，她抬手将他推开，声音有点冷，“你来这里做什么？”

“……”萧子靳看到眼前面容憔悴的沈雨荨，心里揪疼，却又无言。

见萧子靳不说话，沈雨荨不由再次说道：“你是想来看我的笑话是吗？”

“不是……。”萧子靳的回答。

“不是？”沈雨荨嘴角泛起一抹苦笑，“不过，是不是都无所谓，对我来说也一点不重要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现在我们完全没有牵连，你们家人再也不用费尽心机赶我走，只要一纸离婚协议书，我们的关系就从此两清了。”

“你就那么想要离开我吗？”萧子靳蓦然抬起沈雨荨的下巴，眼底带着怒意。

他知道沈雨荨失去孩子会很痛苦，他自己也懊悔不已，可真正听到沈雨荨想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生气。

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想要拔掉自己身上的助骨一样，隐隐作痛……。

第 119 章 离开他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她，他只知道每次一想到她有可能会离开自己，心就会疼。

沈雨荨对上他布满血丝的眼眸，平静地说道：“是的。”

闻言，萧子靳内心瞬间堵了一口气，却如同一拳头打在一团棉花里面，郁闷的只有发怒的那个人。

“你还有什么事吗？”沈雨荨继续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如果没有什么事，那么就烦请你离开这里，我并不想看到你。”

沈雨荨停顿了一下，随后再补充一句，“最好我们能够再也不见面。”

萧子靳心腔升起一股无名火，但他终是没有发作，只是淡淡地说道：“你先好好休养，这些事以后再说。”

话落，萧子靳不给沈雨荨再胡言乱语的机会，转身离开了病房。

他担心再呆下去，沈雨荨真的就逼自己跟她签了离婚协议书。

沈雨荨看着萧子靳跨步离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只觉得空空落落的，既不生气也不失望。

难道是自己已经心如死灰，所以才会心无波澜吗？

或许失去一些东西，离开一个人，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难，不是吗？可是为什么，自己想着想着竟然还会流下了眼泪呢？是不舍，还是不甘，亦或是坦然地对曾经的她和他挥泪告别？

沈雨荨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终是无声地叹了口气。第二天，沈雨荨出院回去御临花园，本以为回到家里心情应该会比在医院里好一些，但令何玉娇没想到的是，沈雨荨刚回到家就将自己锁进房间里，谁都不理。

见此，小梓桓不由伤心地问何玉娇，“妈妈，姐姐为什么总不理我？是不是她还在生我的气？”

“没有，姐姐没有生梓桓的气，姐姐只是心情不好。”何玉娇摸着小梓桓的脑袋。

“真的只是这样吗？”

“真的。”

“那为什么姐姐会心情不好呢？是不是因为我昨天喊她妈妈让她不高兴？”小梓桓

问着问着又将问题绕回到了原点。

何玉娇扶额，她有时真的怀疑小梓桓是在故意绕倒她的，“姐姐心情不好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

何玉娇一时间不知道该如此跟小梓桓解释。

“因为什么呢？”小梓桓问得倒挺快。

江灵蹲下来看着小梓桓说道：“因为梓桓太多问题要问了，姐姐她答不出来，非常郁闷。所以，为了让姐姐心情好一点，你呀，就不要再问问题了，知道了吗？”

何玉娇不得不感激江灵，真是救星呀！她带小梓桓那么久，最怕的就是小梓桓问她问题，他问起问题来就和她说话一样没完没了，最让人伤脑筋了。

果然，小梓桓瞬间变乖了，“那我就不问问题了。”

“这样才乖嘛！”江灵温柔地对着小梓桓笑。

不想，小梓桓却突然疑惑道：“灵姐姐，可是我没有问姐姐什么问题呀，为什么你却说她因为我问她问题而不高兴呢？”

江灵无语了，不过想了想她还是耐心地继续为圆谎做努力，“因为你问的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然后我们就会跑去问你的姐姐，然后她就不耐烦了，现在明白了吗？”

“……”何玉娇没料到，江灵脑子转得那么快，年轻人脑子就是管用。

小梓桓小小的脑袋瓜子转呀转，最后他终于恍然大悟了，“灵姐姐，我明白了，我问你和妈妈，你和妈妈因为太笨了，所以要去问姐姐，姐姐解不出来，心情便不好，是不是？”

太笨？

何玉娇和江灵都不由自主地互相对视一眼，两人眼里都有着无奈。

不过，在这种特殊时刻，小梓桓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是江灵笑着说道：“是这样的，梓桓真聪明。”

“灵姐姐也聪明。”小梓桓看着美丽漂亮的江灵，刚刚还伤心不已的心情也变好了。

何玉娇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这个小家伙就是认为笨的那个人是她……

不过……她们看着楼上，都不由替沈雨荨担心，这一次的事情对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她们最担心沈雨荨想不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素收到沈雨荨出院回家的风声，马不停蹄地从萧家大宅杀过来御临花园。

“何玉娇，开门，开门。”王素在门外一边大力敲门一边大声叫喊道。

“……”何玉娇乍一听到王素的声音，内心一惊，大概也猜到了王素来这里就没有什么好事。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王素进来，她不得不装做没听见，任由王素在外面大喊大叫。

“妈妈，那个经常欺负姐姐的老婆婆一直在外面敲门，她是不是又想过来欺负我们呀？”小梓桓精致水灵的脸蛋的神色也不悦。

何玉娇听到小梓桓叫王素老婆婆，紧张的心情忽然松了下来，心想：如果王素知道她在小梓桓的眼里是一个老太婆，会不会气得跳脚呢？

想到这里，何玉娇心里就特舒服。

“梓桓不用怕，有妈妈在这里，不会让那个老婆婆欺负我们的。”何玉娇捏一下小梓桓的脸蛋。

“嗯。”小梓桓觉得妈妈绝对不会怕了那个恶婆婆。

这时，何玉娇抬头看着江灵，“江灵，你先带梓桓回房间。”

江灵自然知道何玉娇担心王素会吓到小梓桓，所以江灵也不再多问什么，抱起小梓桓说道：“梓桓，我们先进房间好不好？”

“好。”这一次，小梓桓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再问江灵便直接应道。

江灵抱着小梓桓走进间房关上门。

何玉娇也想着找个房间清静清静，王素却在这时威胁道：“何玉娇，沈雨荨，如果你们再不开门我就拿铁锤锤烂你们的大门。”

“你以为我怕你吗？你再不走我叫物业保安把你轰出去。”何玉娇突然间觉得自己好聪明，“哼，这里是我家，你以为是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萧家吗？上次你将我从萧家赶出去，我都还没找你算账呢！”

王素听了她的话心里不禁有点小紧张起来，担心何玉娇真的又会跟自己撕打起来，毕竟在她眼里何玉娇就是个神经病。

转念想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如是壮着胆说：“我来这里不是让你算账，我是来取走萧家的祖传戒指的。”“……”何玉娇一时间无话可说了。

沈雨荨会被赶出萧家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戒指是萧家的，一直以来王素想要它想得眼睛都直了。这会要拿回去她自然不能说什么，心里又不想让王素有可能会踩扁自己。

如是说道：“雨荨不在家，我让你进来也没有用。”

“何玉娇，我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那么喜欢撒谎，我刚才明明就看到沈雨荨跟你一

起回来御临花园，你现在却骗我沈雨荨不在家，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子非常令人恶心吗？”

王素顿了顿继续道：“沈雨荨已经不是萧家的媳妇，自然没有理由霸占着那枚戒指。我现在来取回是天经地义，你们再不交出来，信不信我立刻将你们告上法庭？到时你们就要赔我们一大笔钱，你可要想好到底要不要开门了。”

果不其然，何玉娇一听有可能会闹上法庭，就不敢拦着王素，如是何玉娇打开了大门，让王素进来。

门打开，王素脸上不由浮现出得意的神色，她挑衅地撞了一下何玉娇的肩膀，往里面走去，嘴里还不忘大声叫道：“沈雨荨，你出来，如果你识趣的话，就乖乖地将戒指拿出来。”

看着王素那嚣张的气焰，何玉娇突然非常懊恼。

自己刚才怎么被王素威胁一两句就开门让她进来了呢？下一次她绝对不能那么笨，让王素那些贱女人有机会进来。

“喂，这里是我家，你再那么大声我可要把你赶出去了。”何玉娇总算可以摆出当家女主人的姿态。

王素淡淡地斜睨了何玉娇一眼，“这里是子靳家，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怎么会没有关系，它本来就是子靳买来送给我家雨荨，现在这房子是属于我们的，跟你才没有半毛钱关系。”何玉娇说得义正词严。

王素也不确定房子到底是不是沈雨荨的，为了待会不被物业保安赶出去，王素也不再跟何玉娇争吵。

但王素不知道哪个房间是沈雨荨，所以她只得挨个房间大声叫喊：“沈雨荨，你给我出来，我是来拿回萧家祖传戒指的，你既然不是萧家媳妇，就不能再厚脸皮地戴着那枚戒指，知道吗？”

话落，一间房间的门被打开，沈雨荨站在门口。

见此，王素心里一喜，她忙不迭地走到沈雨荨的前面，问道：“戒指呢？”

“……”沈雨荨并不说话，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将早已脱下来的戒指交给王素。

王素哪管沈雨荨是什么心情，她只是兴奋地看着躺在手心里的耀眼戒指，眼里盈满了贪婪的色彩。

这一次，戒指终于落到她的手中。

“现在可以走了吗？”见王素兴奋地端详了戒指良久，沈雨荨语气不由有些冷。

端祥完戒指，王素才终于注意到沈雨荨憔悴的脸庞，还有那平坦的小腹，心里那个欣喜之意呀，简直无法言喻。

嘴里也忍不住嘲讽了几句，“沈雨荨，当初就跟你说了，就算你戴上了萧家的祖传戒指也未必就能成为萧家真正的女主人，这不，马上就要成为豪门弃妇了。”

“王素，你这人怎么这么贱呢？我们家雨荨怎么样还轮不到你来说，如果你没事干就回家多看看你家的乖媳妇，万一哪一天流产了可别哭天喊地。”何玉娇哪里肯被王素指着自已女儿的鼻子嘲讽。

何玉娇继续调笑，“你别老是左一句孙子右一句孙子，是不是孙子还不一定呢！我劝你呀，还是早早做好心理准备，等着几个月后抱一个又白又嫩的大胖孙……女。”

闻言，王素怒火攻心，伸出食指颤抖地指着何玉娇，“你这个贱人，你竟然……”

“竟然什么？”何玉娇笑得更欢，“我有说错吗？我告诉你，我这是好心提醒你，为了你好才让你做好心理准备，免得以后接受不了残酷的事实，吐血身亡。看你这怂样，肯定没有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强，到时我就等着去医院揶揄嘲讽你。”

“你……我……”王素虽然说话不中听，但何玉娇的老毒舌跟王素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王素很难是何玉娇的对手。

看着王素几乎是灰头土脸地离开御临花园，何玉娇忍俊不禁，“哈哈，终于赶走那个老妖婆了。”

沈雨荨看着何玉娇笑得前仰后翻的样子，不知为何，她竟然觉得其实有这样一个妈妈并不是什么坏事。

她有事，妈妈会对自己不离不弃；有人欺负她，妈妈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她；自己心情不好，妈妈会一直在一旁对自己唠叨。

虽然妈妈说的话不大中听，但正如妈妈所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如果一味地任由对方欺负，那不能说是善良，只能说是懦弱。

有时候，沈雨荨非常羡慕妈妈一直都能够‘没心没肺’地生活在这个世上，哪里像她，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一蹶不振，好像全世界都欠了她一样，事实上，一直都是她欠这个世界太多太多……

何玉娇笑停了，看着沈雨荨还是一脸惆怅，不由叹了口气，凝眉说道：“雨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你也是时候离开萧家了。”

“我知道。”沈雨荨黯然地吐出一句。

当初若不是萧子靳‘骗婚’，她跟萧子靳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夫妻。其实从一开始，除了她的家人，所有人都不看好她跟萧子靳，而事实也证明，她和他本就是两个世界的

人，即使有机会在一起，亦不能天长地久。

其实说到底，错还是在于她，若不是当时因为自己想报复萧泽飞，赌气嫁给萧子靳，或许自己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更何况，小梓桓的确是自己生的，想及此，沈雨荨更加没脸面对萧老爷和萧子靳。

何玉娇想了想，对沈雨荨道：“这段时间你就先回岳城老家散散心吧，老家空气清新，环境好，或许你回去一趟就可以将这些糟心的事都抛诸脑后，并很快将它们彻底忘得一干二净了。”

想要将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如今除了岳城，她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了。

依然是黯然的回答：“好。”

“这样才对嘛！”何玉娇见沈雨荨愿意听自己的话，心情也没有那么郁闷，她说，“待会儿我会跟江灵说这事的，本来我也不想麻烦江灵，但是妈妈要留在这里照顾梓桓，不能陪你一起回去岳城了。”

“我一个人也可以的。”沈雨荨也知道这段时间他们过于麻烦江灵了，心里非常过意不去，毕竟江灵完全没有义务如此尽心尽力地帮她们。

何玉娇下意识地摇头，“不行，我怎么可能放心你一个人回去，就算岳城有外婆在那里，但这里离岳城老家还有一段距离，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跟你照应很容易出事的。”

沈雨荨不知为何，突然又想起妈妈跟她说……她曾经被人强暴过的事情，双手不由微微攥紧。

何玉娇似乎发觉到了沈雨荨的异样，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如是忙解释道：“妈只是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容易遇到歹徒抢劫，因为那些歹徒就喜欢对你这种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下手……”

说着说着，何玉娇发觉自己竟然说得越多错得越多，在沈雨荨面前提什么歹徒抢劫，不是相当于直接跟她说强奸犯一样吗？

想及此，何玉娇恨不得一刀割掉自己的舌头。

“唉，雨荨呀，你就别乱想了，到时跟江灵一起回老家痛痛快快地玩一场就可以了。”何玉娇说道。

“是呀，雨荨，何阿姨说得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出去玩一玩，逛一逛。”这是江灵的声音。

江灵此时牵着小梓桓的手走到沈雨荨的面前，笑着道：“雨荨，你不用觉得是在麻烦我，毕竟岳城也是我的老家，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岳城现在的风貌。说句心里话，其

实我还庆幸能跟你一起回去岳城游玩呢！”

沈雨荨看着江灵，由衷地感激她，“江灵，真的非常谢谢你。”

“嗯，是的，我们真的要谢谢你。”何玉娇也是一脸感激。

这反倒让江灵害羞尴尬起来了，“都说了好多次了，你们不要这么客气嘛！你们总是那么客气，我真的会生气哦！”

“好，都听你的。”沈雨荨的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容，却是苦涩的笑。

看到她笑了，一旁的小梓桓也不由得跟着一起笑了起来，但他担心自己出声会让沈雨荨不高兴，如是只是乖乖地被江灵牵着手不说话。

然，即使小梓桓只是一个小不点，沈雨荨也早已发现了小梓桓，看着他，她的内心依然是五味杂陈。

她不是一个好妈妈，每一次面对小梓桓期盼的目光，自己竟然只因想到他是她替强奸犯生的孩子就排斥他。她一直对自己说，小梓桓是无辜的，自己不应该这样对他，但每一次她都无法做到真正不介怀。

她非常厌恶现在的自己，她希望自己从岳城回来后重新面对生活，重新接纳小梓桓，但愿那时小梓桓没有怨恨自己……第二天，何玉娇和小梓桓一起送沈雨荨跟江灵离开御临花园。

“雨荨，小灵，你们两个人路上要小心，要注意看好自己的钱包，不要让小偷偷去了，知道吗？”何玉娇不放心地叮嘱两人。

“放心吧何阿姨，我可是独身从美国飘回来的，不是没出过远门的人。”江灵笑着说。

沈雨荨本来不想应，但见何玉娇一直盯着自己，如是只得勉强地笑着道：“知道了，妈，我会注意的。”

“嗯，知道就好。”何玉娇说，“长那么大了，也还不会照顾自己，真是去哪里都不让妈省心。”

见何玉娇还要唠叨个没完没了，沈雨荨适时地止住了她的话，“妈，我和江灵要走了，要不然就赶不上飞机了。”

“好吧，好吧！”何玉娇挥一挥手，也不再拖着沈雨荨。

就这样，沈雨荨和江灵一起转身离去，临走时，沈雨荨的视线不自觉地落在了一直抿唇不说话的小梓桓身上，看到小梓桓一副小心翼翼极怕得罪自己的样子，沈雨荨心里就不由涌起了一股心疼和愧疚之意。

如果不是自己最近那么反常，或许小梓桓就不会变得那么害怕自己。以前她总会牵着小梓桓的小手左逛右逛，上窜下跳，搂搂抱抱，就差没一起洗澡了。

那股亲热劲，简直羡煞旁人，可是现在……。

最后，沈雨荨终是无声地轻吸口气，和江灵一起朝外走去。

看着沈雨荨和江灵渐行渐远，直至彻底消失在他们的视线后，小梓桓粉嫩的小嘴唇嘟起来，想哭又不敢哭，泪珠一直在眼眶里打着转，迟迟没有流出来。

何玉娇见此，心里也是又恨又疼，恨沈雨荨对小梓桓那么狠心，心疼小梓桓没有爸爸妈妈喜欢。

小梓桓忍不住伤心地问道：“妈妈，姐姐和灵姐姐是不是不要梓桓了？”

“当然不是，梓桓不要乱想。”何玉娇温柔地抚摸着小梓桓的发顶说。

小梓桓的小嘴唇因委屈颤抖了起来，“如果她们还要梓桓，为什么不带梓桓一起回岳城老家？”

何玉娇无奈了，她没想到小梓桓竟然听到了，而且还胡思乱想起来了。

想了想，何玉娇还是说道：“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姐姐心情不好吗？所以呀，姐姐要回去岳城老家散心，等姐姐从老家回来后，心情就好了，姐姐心情好就可以跟梓桓一起玩了。”

“真的吗？”小梓桓问。

“当然是真的，妈妈从来都不骗梓桓的不是么？”其实何玉娇也不确定沈雨荨能不能重新接纳小梓桓，但按照她几十年的丰富阅历来说，沈雨荨肯定可以接受小梓桓的。

“哦……”小梓桓显然不是特别相信，“可为什么姐姐要回去岳城散心呀？难道在这里不可以散心吗？”

“因为岳城环境优美，风景怡人，空气清新，最适合散心游玩呀！”江灵不在这里，沈雨荨心情又不好，她又不能在这个时候扔下小梓桓，所以只得耐心地跟小梓桓解释。

何玉娇已经好久没有去打麻将了，她都怀疑，再这样下去，她的麻将瘾就这样被变相地戒掉了，可是，她一点也不想戒掉。

心想着，等沈雨荨回来接带小梓桓，她肯定要将之前没有打的时间都补回来，她不打到天昏地暗誓不罢休。

不容何玉娇多想，小梓桓双眼便满含期盼地对何玉娇说道：“妈妈，梓桓心情也不好，梓桓能不能也去岳城老家散散心？”

“……”何玉娇满头黑线。

见何玉娇没有反应，小梓桓的小嘴唇不由紧抿起来，眼角有几滴晶莹的泪珠流溢出来，看着好不可怜。

“妈妈，妈妈……”小梓桓‘含情脉脉’地看着何玉娇，肉嘟嘟的双手牵住何玉娇的手，撒娇般地摇晃着她的手。

一声又一声软糯糯的声音传入何玉娇的耳朵里，何玉娇的心都快被融化了，她突然间有种错觉，如果自己不答应小梓桓，自己就是千古罪人。

无可奈何之下，何玉娇只得答应小梓桓，“好吧。”

“真的吗？”小梓桓有点小兴奋。

“嗯。”何玉娇点头。

“妈妈你真好，梓桓爱死妈妈了。”说着，小梓桓高兴得在何玉娇的脸上狠狠地‘啵’了一口，何玉娇老脸一红，动作都不由僵住了。

不知为何，何玉娇竟觉得心里暖暖的。

不过，何玉娇还是忍不住提醒小梓桓，“你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去岳城不乖的话，我就会立马把你带回来，不让你在那边久呆的，知道吗？”

“知道。”得知自己可以跟着一起去岳城，小梓桓高兴得就差跳起来了。

“真是调皮鬼……”何玉娇无奈地笑着道。

看着满面笑容的小梓桓，何玉娇心中却是一阵惆怅。当年因为她的虚荣和自私造就了梓恒的诞生，造就了梓恒生来就有妈不能认，有爸找不着的悲剧。果了弥补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她除了尽量满足他的小愿望外也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了。岳城和榆市只有两个小时的飞机，沈雨荨和江灵很快就回到了岳城外婆家。

外婆刚见到沈雨荨就上前一把抱住了沈雨荨，“可怜的孩子……”

在沈雨荨回岳城之前，何玉娇就已经将沈雨荨的情况告诉老太太了，并让老太太多多安慰她。

沈雨荨被外婆抱着，忍不住也伤了心，泪水肆虐着她干净但苍白的脸庞，看起来极其惹人怜爱。

江灵在一旁看着也不免心疼。

外婆温柔地拍着沈雨荨的后背，安慰道：“好孩子，事情都已经过去，不要想太多了。萧家不是咱们能高攀得起的，跟萧子靳分了就分了，我家雨荨那么优秀，不愁没有

男孩子追。孩子没有了，以后还可以再生，什么都可以重新再来，所以你不要太过伤心了，知道吗？”

“知道了，外婆。”即使过了那么多天，可她就是忍不住伤心流泪。

孩子没了，本来是弟弟的梓桓突然变成自己的儿子，萧子靳也对她极其失望，每次想到这些事情，她的心都如同被刀割。

她一直不敢跟萧子靳见面联系，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所以只好先回岳城，说是散心也好，说是逃避也罢，其实都无所谓。晚上下班后，萧子靳直接开车回萧宅，然而车子即将驶近萧宅的时候，却转动了方向盘，往御临花园开去。

自那天医院见面后，萧子靳就再也没跟沈雨荨有过联系，一直在逃避着梓恒是她亲生儿子的事情。

然而，该面对的始终都要面对不是吗？

回到御临花园，萧子靳站在门口迟疑片刻，最终还是摁开门锁迈了进去。

进入屋子，入目所见的却是一片漆黑，萧子靳凝眉打开了客厅的灯。偌大一个客厅，空荡荡的，安静得出奇。

他下意识地走向沈雨荨和他的房间，推开门，视线扫视了一遍卧室，仍是看不到沈雨荨的踪影，心里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失望。

他走入卧室，拿起手机拨打了沈雨荨的电话，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仿佛是在故意在逃避他一样。

挂掉电话，双手无力地垂下来，心脏似被什么东西掏空了般，难受得无法言喻。

骨节分明的手指抚摸着属于他和沈雨荨的东西，思绪如同潮水般涌过来，沈雨荨的音容笑貌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挥散却始终挥之不去。

他不由再次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帮我查一查沈雨荨去了哪里。”

“好的，萧总。”林助理应道。

挂掉电话后，他拿起放置在床旁边的一个相框，相框里，他跟沈雨荨互相依偎着，对着镜头笑得如同阳光般灿烂迷人。

萧子靳呼吸不由一窒。

不多一会儿，林助理打电话过来，“萧总，少夫人今天上午跟江灵一起搭乘了去往岳城的飞机。少夫人的母亲和弟弟也跟着一起去，但他们并不是搭同一班飞机。”

“好，我知道了。”

岳城……。

沈雨荨去岳城也不告诉他一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此不再相见吗？

难道在她心里，自己就是一个不值得她信任和依赖的男人吗？

为什么她连解释都懒得跟他解释？难道她不知道他一直在等着她的解释吗？哪怕结果很坏很坏。

说到底还是应该怪他，是他没有好好保护雨荨和孩子。如果当时他没有意气用事地对她不闻不问，那么雨荨就不会胡思乱想，也不会动了胎气让王素和唐晓有机会去刺激她。

他们的孩子，是他亲手杀死的……。

想及此，萧子靳的拳头不由紧握而起，他兀自站起来，走到客厅打开冰箱，从里面取出几瓶啤酒，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露台。

夜空中只有几颗黯淡无光的星星，它们睁着慵懒的双眼，默默地俯视着这个城市。

萧子靳仰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酒，烈酒刺激着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麻痹了他全身的每一根神经。

第 120 章 心中的芥蒂

此时，他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亲爱的萧大少爷，还记得我吗……？”梁温柔嘲讽的声音从电话里面传来。

“记不记得又如何？”萧子靳往嘴里灌了一口啤酒，语气如同入口的酒液一般冰凉。

电话那边的梁温柔笑得有些迷离：“萧子靳，老天终于开眼了……。”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挂掉电话，他只是眯着眼静静地听梁温柔说话。

“沈雨荨当初害我失去了我和许聪的孩子，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对她恨之入骨，发誓一定要让你们也得到该有的惩罚。可是你们实在是太贱了，我没有你们那么贱，所以屡次不能成功。”

梁温柔大声道：“我最恨的是沈雨荨那个贱女人，竟然不用费吹灰之力就抢走了我深爱上了十年的男人。萧子靳，你说你是不是也非常犯贱呢？如果当初选择跟我在一起，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但你什么女人不选，偏要选了一个替强奸犯生过孩子的女人。”

“不过，这些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梁温柔冷笑着说道，“重要的是我已经看到你过得非常不好，只要知道你过得不好，我就可以安心去找许聪和我的孩子了。”

听着她反常的话语，萧子靳没有慌张，也没有担忧，只是在沉默过后缓缓地吐出一句：“去吧，天堂里没有勾心斗角。”

电话另一边有短暂的停顿，随即才又传来梁温柔苦笑的声音：“萧子靳，扪心自问，我对你掏心掏肺，也没有做过特别伤天害理的事，你为什么能够如此绝情狠心？听到我说那样的话，你非但没有劝阻，反倒还巴不得我早点去死，呵呵……”

梁温柔咬出一句话，“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从来没有认识你。”

“嗯，我又何尝不是。”萧子靳也笑，笑的苦涩。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她爱他，他就一定要爱她。他早就劝过她不要再执迷不悟，可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的忍耐底线，彻底惹怒了他。

他自问自己不是一个好人，所以，他并不后悔拒绝了梁温柔。就算再重来一次，他仍旧会选择一样的做法。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当然也宁愿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认识过她！

梁温柔的这一通电话挂掉后，萧子靳就将手机搁置到一边，继续往嘴里灌着酒，试

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内心。

直至喝醉，就这么靠在露台上睡着了，寂静的夜晚，只有天空上垂挂的几颗星星为他盖上一层柔和的光茫。第二天，宿醉的萧子靳被一通电话吵醒。

刚接通电话，里面便传来林助理难掩震惊的话语：“萧总，梁温柔服安眠药自杀了，还上了新闻头条。”

他以为这个消息肯定会震惊到萧子靳，然，萧子靳却平静地应道：“嗯，猜到了。”

“……”林助理讶然，萧总是怎么猜到的？

可不容林助理多想，萧子靳已经直接挂掉了电话，徒留林助理在另一边瞠目结舌。

被林助理的电话吵醒后，萧子靳也不再继续睡，他从露台起来，走进浴室，想要洗一个冷水澡，让自己清醒一下。

拿衣服的时候，萧子靳看到了沈雨荨的衣服，不由想到了沈雨荨，他不知道沈雨荨在岳城那里怎么样了……。

远在岳城的沈雨荨打了一个喷嚏，外婆见此，忙将沈雨荨推出厨房，“外婆差点忘记了……你对冬瓜过敏，来来来，把刀给外婆，外婆来切，你先出去外面坐一会儿。”

“我还可以折菜的。”沈雨荨不想外婆一个人那么辛苦煮饭。

外婆却是摇摇头，“那些菜还要泡一会儿，现在不用折，而且，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帮忙，外婆一个人做得来。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在这里还碍手碍脚呢！”

“可是……”沈雨荨知道外婆只是不希望自己累到才说自己碍手碍脚。

“不用可是了，你先出去，外婆一个人就可以了。”外婆从沈雨荨手里拿过了菜刀，凝着眉假装不悦地看着沈雨荨。

见此，沈雨荨只得说道：“那好吧，不过外婆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就尽管叫，我会一直在客厅外面的。”

“知道了知道了。”外婆对着沈雨荨笑。

如是，沈雨荨走出了厨房，看着沈雨荨纤弱的背影，外婆眼眶不由红了起来，雨荨那小孩真是太可怜了。

外婆摇摇头，拿起菜刀切起冬瓜。

沈雨荨刚走到客厅，江灵便拿着手机急冲冲地跑到沈雨荨的面前，“雨荨，你快看……。”

“什么事？”沈雨荨从江灵手里接过了手机。

“你看就知道了。”江灵催促道。

闻言，沈雨荨的视线落到了讯腾 APP 的头条新闻上，当看到新闻上报导梁温柔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时，沈雨荨不由被震惊到了。

梁温柔居然自杀了……。

“真没想到梁温柔会自杀，当初被撞断一双腿都没有自杀，没想到事过去那么久，我还以为她已经重新鲜活起来了呢，没想到反而自杀了。”江灵脸上有着疑惑。

“或许她只是厌倦了这个世界罢了。”沈雨荨语气平静地说道。

江灵看着沈雨荨，不由问道：“雨荨，你该不会在同情梁温柔吧？虽然说她也很可怜，但是她对你可没少做阴损的事情，如果我是你，我现在肯定会乐得跳起来。”

“没有，我没有同情她，每个人都有权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她最终选了自杀，我也无权去做任何评判。”沈雨荨漠然地道。

沈雨荨自问自己不是圣母，梁温柔当初那样对她，她最多只可以做到不去怨恨梁温柔，但她却不可能像对待正常朋友一样对待她，甚至连陌生人也不如，毕竟她跟梁温柔之间隔着一个萧子靳，还有记忆里无法磨灭的不堪坏事。

江灵不由松了口气，“听到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刚才我还真担心你还要为她的死再次伤心难过起来呢！”

“你想多了。”沈雨荨露出了一个笑容。

“嗯，我就希望是我想多了。”江灵笑，看来，沈雨荨的心情总算恢复了不少。

最后，两人还是决定进去厨房帮外婆煮饭炒菜，外婆拗不过她们两个人，只得让她们也帮忙。在三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做出了丰盛的午餐。

吃饭的时候，外婆一个劲地往沈雨荨的碗里夹肉夹菜，“雨荨，看你最近都瘦了那么多，要多吃点才行。女孩子还是胖一点才好，太瘦了也不好。”

“嗯。”沈雨荨笑着夹起外婆夹给自己的菜，吃进嘴里。

见此，江灵不由得拼命地往外婆的碗里夹肉，“外婆，您也要多吃点，别太省了，我小时候总是看到您一餐饭只吃半根萝卜干，想起来就替您感到心酸。”

“是呀，那个时候家里穷，没办法，只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外婆感叹道。

“所以，您现在就要多吃点。”江灵说。

“嗯嗯，灵丫头也吃多点。”

外婆这时看到江灵对她使眼色，心里明了，如是开口说到小梓桓，“其实我觉得吧，

我以前一餐吃半根萝卜干都还没有雨荨生梓桓那时候辛苦。”

“……”沈雨荨的动作顿了一下。

见此，外婆不由继续说道：“雨荨生梓桓当天难产，梓桓差点就不能出来，在里面窒息死亡，好不容易生出来梓桓却不会哭不会闹，当时玉娇都快急死了。后来经过医院的抢救，才得以保住梓桓的命，本来以为会哭的梓桓没有什么事了，但又没有母奶喝，整天都哭啊！我和玉娇看到梓桓吃不饱，又不肯吃奶粉，让他饿着肚子都心疼死了。”

沈雨荨埋着头，默默地听着外婆说起那些自己已经忘记的往事。

“后来你醒过来，梓桓总算有母奶喝了。都说有母奶喝的孩子是最幸福的孩子，可是你又因为心情不好，吃不下饭，挤出来的那一点点母奶根本就喂不饱梓桓。梓桓也是可怜的孩子，吃不饱又只能混着奶粉一起喝。”

“小家伙身子本来就弱，刚开始奶粉和母奶一起喝，肚子受不了，还经常拉肚子，有时一天拉七八次，有时两三天都不拉一次，我们真担心梓桓这样折腾下去会没了，但梓桓最后还是挺过来了。”

说到这时，外婆伸手摸了摸沈雨荨的脑袋，“你都不知道，梓桓那个时候很喜欢哭，但是每次你一抱他，他就立刻不哭了。小家伙每次让你抱住的时候，都会一个劲地朝着有奶的地方靠，所以他基本都是把头埋在你的胸前。”

“外婆，梓桓好可怜呀！”江灵听完后，眼泪忍不住扑簌扑簌地往下掉。

“是呀，现在想想都忍不住哭起来。”外婆的眼眶也红了：“再后来，五个多月的时候，梓桓还因为一次肺炎差点丢了性命，玉娇看他救不活了，还偷偷把他扔福利院门口，最后还是雨荨跑去把梓桓抱了回来。如果那次没有把梓桓抱回来，梓桓肯定没命了，毕竟福利院不可能花重金去医治一个小孩。”

沈雨荨心里某根紧绷的弦，似乎被一只小手偷偷地扯断了一样，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小梓桓天真无邪的笑脸。

她没想到，小梓桓因为自己的身子弱吃不饱睡不好，还经常生病，小小的孩子不会说话，大人根本不知道小家伙哪里不舒服，所有的疼痛只能通过他的哭闹来表达。

然而，沈雨荨相信当时的自己绝对也不喜欢小梓桓，所以可想而知，小梓桓每一次哭闹肯定会引来自己的不满。

不知为何，她突然非常讨厌曾经有可能虐待小梓桓的那个她……

可是，她现在不也排斥小梓桓吗？难道她不应该讨厌如今的自己吗？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放下芥蒂，像以前一样跟小梓桓好好相处。

江灵在一旁看着陷入沉默的沈雨荨，知道沈雨荨心里肯定不好受，如是吃完饭后，江灵就提议道：“雨荨，我们出去走走，看一看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地方变成什么样了，好不好？”

沈雨荨想了想，随后点头，“好。”

两人跟外婆打了一声招呼便出门了。

两人一起来到小时候常玩的河边，一起坐在石头上，看着波光粼粼的河面，微风吹过，掀起一河涟漪，美丽极了。

沈雨荨把被风吹乱的长发塞到耳后，江灵看着她的这个动作，不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一头短发的模样，“雨荨，你还记得吗？我小时候留着一头短发，你刚看到我的第一天，你还问我是哪家的儿子呢！”

闻言，沈雨荨不由笑了，“是啊，那时候还小，总以为长头发的就是女孩子，短头发的就是男孩子。不过，你小时候还真的挺像个假小子，总是带着江辰一起翻我家的围墙，免不了被我外婆骂。”

“哈哈，你家围墙又不高，按照我当时的身手，不用几下子就可以翻过去。你外婆其实就是担心我和哥哥摔倒了，我家人会上门找你麻烦。”

江灵笑着说道：“那个时候，我可喜欢来河里游泳了，直接不脱衣服就往河里跳。你一直在岸上看我和哥哥在河里游，无论我怎么诱惑你，你都不敢下来。”

沈雨荨说：“其实当时我在岸上看你们游的时候，就已经蠢蠢欲动了，但是我怕外婆骂，所以始终没敢下去。”

“不过……”江灵转过头看沈雨荨，“我记得有一天，我哥跟我合伙故意把你拖下水，你当时都快被吓坏，一个劲地哭，我和哥没想到你反应那么激烈，不知道怎么哄你。最后，我哥竟一把抱住了你，抚摸着你的脑袋安慰了好久，现在想来，觉得那一幕真的好浪漫啊……”

“那时大家都还小，而且你哥只不过是想要安慰我不要哭。”沈雨荨红着脸解释。

“是是是，你说是就是。”江灵嘴巴不由嘟囔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一直对你情有独钟。”

闻言，沈雨荨脸色又僵硬了起来，“江灵，我们可以别说这个么？”

江灵方才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如是识趣的闭上了嘴巴，尴尬地看向河中央。

沈雨荨也没有说话，只是陷入了小时候的回忆之中。

“啊——！”

忽而，一声惊呼强硬地夺去了沈雨荨和江灵两人的注意力，她们俩不约而同地看向喊叫声的来源处。

只见距离不到百米的河床上，一位大约三十岁的妇女半跪在躺在河床的小男孩的旁边，声嘶力竭地哭喊道：“小宝，你快醒醒，你别吓妈妈呀！”

沈雨荨凝起秀眉，“我们过去看看吧！”

“嗯。”江灵应道。

两人站起来快速朝小孩那边赶过去。

小孩母亲看到沈雨荨和江灵过来，如同见到救星一样，“我儿子刚才摔倒在这里，昏迷不醒，我又不该乱动他。雨荨，听你外婆说，你也是医生，你能不能救救我儿子？求求你了……”

由于小孩母亲是沈雨荨后来离开岳城嫁到这里的人，所以沈雨荨并不认识她，但不管认不认识，她都绝不可以袖手旁观，如是她蹲下去，“姐姐，既然你相信我，愿意把你儿子交给我，我就一定会尽己所能的。”

“是啊，这位姐姐，你不用太担心，雨荨是医生，她会救醒你儿子的。”江灵在一旁说道。

“那就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小孩母亲显然非常担心她的儿子，此时她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沈雨荨也不敢再多作耽误，她认真地开始查看小男孩的身体，发现小男孩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品，大概是刚刚那么撞给撞晕了。

沈雨荨寻问了一下小孩母亲刚刚孩子摔下来的情况，又简单地做了一些救治措施，不多一会儿，小男孩就自己醒了过来。

“妈妈……”小男孩睁开眼，迷茫地看着他的妈妈。

见小男孩醒过来，小孩母亲激动不已，她兀自将小男孩搂进怀里，“小宝，你刚才真是吓坏妈妈了，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让妈妈怎么办呀？”

“妈，对不起，是我太调皮了。”小男孩看到自己的妈妈快要哭成了泪人，不由愧疚地说道。

“不过，没事就好了。”小孩母亲搂得紧紧的，“没事就好了。”

小孩母亲想到自己的小孩是被沈雨荨救醒的，不由松开小男孩，跪在沈雨荨的面前，感激涕零地说道：“雨荨，真的非常谢谢你，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你在这一，我都不知

道要怎么办。”

沈雨荨冲她笑了笑：“没什么，举手之劳而已。”

“可是你的举手之劳却救了我孩子的命，我真的是太感动太开心了，毕竟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命根子啊，我真的没办法想像如果小宝因为救治不及时离我而去会怎么样，估计会悔恨一辈子啊！”

闻言，沈雨荨心脏一紧，不由想到自己刚刚流掉的孩子，还有从自己肚子出来的小梓桓，眼泪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夺眶而出。

小孩母亲见此，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一脸焦急，正要开口，不料被江灵低声止住了，“她只不过想到不开心的事，没什么事的，你先带孩子回去，帮小孩压压惊，休息休息吧！”

“好，不过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能帮的我都会帮。”小孩母亲特别感激沈雨荨。

“嗯，我知道了。”江灵微笑地道。

“好，那我先带小宝回家了。”

“好。”

就这样，小孩母亲带着小男孩离开了河床，似乎察觉到旁边没有外人，沈雨荨哭得更凶了，豆大的泪珠如同断了线的珍珠拼命地往下掉。

江灵见沈雨荨哭得那么厉害，忍不住告诉她，“雨荨，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特别难过，失去的不能再回来，但是我们要珍惜身边的，要不然以后也会后悔的。”

沈雨荨抬起矇眬的双眼看着江灵，眼睛通红。

江灵继续说道：“其实，何阿姨昨天打电话告诉我，她和梓桓也来到了岳城，只不过怕你见到梓桓不高兴，所以就住在岳城县城的旅店里。如果你现在想去见梓桓，我可以带你去。”

沈雨荨没想到小梓桓竟然也跟着一起过来岳城，难道小梓桓是因为想要跟自己距离近一些吗？想到自己回来岳城之前小梓桓小心翼翼看着自己的眼神，沈雨荨突然特别想见他，想紧紧地抱住他。

见沈雨荨似乎还在犹豫不决，江灵不由再问道：“雨荨，真的不去见梓桓吗？其实他一直都非常想见你，听何阿姨说，自从你走后他每时每刻都在念叨着你。”

沈雨荨那一直紧闭着的心脏终于被触动了，不知道是因为小宝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

声还是江灵的话。

她抬头望着江灵，哽咽出一句：“江灵……带我去见梓桓！”

“好，你能这样想就好了。”江灵松了口气，看样子沈雨荨终于可以放下芥蒂，跟梓桓见面了。

去旅馆的途中，沈雨荨想来想去最终还是给外婆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正在前往县城的路上。

其实外婆一早就接到何玉娇的电话，这会听到沈雨荨要去县城，心里自然是格外高兴的，连声音也是格外的开怀：“嗯，这就对了，跟梓桓见面后好好安抚一下他受伤的小心灵，梓桓一直都很喜欢你，也不会怪你的。”

“嗯，我知道了。”沈雨荨眼眶还有点红。

“这样才是外婆的好外孙女嘛！”外婆在电话另一边欣慰地笑了，“好啦，有什么事回来再说，电话费很贵，外婆会替你感到心疼的。”

“没事的。”沈雨荨说，“这一点钱不算什么。”

“傻孩子，你一个人赚钱不容易，况且以后还要养梓桓和你妈妈呢！”外婆一想到沈雨荨年纪轻轻就要独立承担那么多，心肝儿便一个劲地疼。

不等沈雨荨说话，外婆已直接挂掉了电话，看着显示通话结束的手机，沈雨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江灵在一旁看着，心里好像也被触动了，“外婆这一辈子都那么省，真难为她了。”

“都怪我没本事，总是让外婆和妈妈替我操心。”沈雨荨自责地道。

江灵忙纠正沈雨荨的思想道：“雨荨，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厉害了，不要那么自责。你看看我们泱泱大国，有多少像你这样又聪明又漂亮的女医生？你这种优秀的女人，只要往人群里一站，绝对有成百上千的优秀男人追着你不放。”

不知为何，沈雨荨不由想到了萧子靳，成百上千的优秀男人肯定不包括他，他现在一定巴不得她永远都不要出现在他的面前了吧？

“江灵，你把我想得太好了，其实我根本没有你说得那么优秀。”沈雨荨嘴角泛起了一抹苦笑。

江灵却不赞成，“谁说你不优秀的，如果你不优秀，我哥会到现在还整天都念叨着要娶你当他的老婆吗？”

“江灵……”沈雨荨颇为无奈，她最怕江灵每次都在她的面前提到江辰喜欢她的事，她跟江辰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如今千疮百孔的她根本没有资格站在他的身旁。

见沈雨荨不大高兴，如是江灵识趣地闭上了嘴巴。

哥哥三天两头地打电话问她沈雨荨的近况，傻子都知道哥哥对沈雨荨还不死心，作为妹妹，她当然有责任替她哥哥牵这条红线。

况且，她跟沈雨荨从小玩到大，沈雨荨是什么样的人她最清楚不过了，她也非常希望沈雨荨当她的丈母娘。

至于沈梓桓，那根本就不是沈雨荨的错。同为女人，如果换做她被人强暴并怀孕，估计她会选择自杀了，而沈雨荨还能咬牙挺过来，江灵就相当佩服沈雨荨。

这样的女人不但坚韧，而且独立，所以，在江灵的心目中，沈雨荨已经是她的偶像了。

不论如何，她都不会放弃帮她哥哥追求沈雨荨的。

不过，想到她哥哥很快就会回来岳城，江灵就忍不住暗暗自喜。

沈雨荨并没有发现江灵嘴角露出的那么一丝丝欣喜的表情，她只是庆幸于江灵不再说江辰的事，此时她也不由静静地看向车前方。

她的心里想早点见到梓桓，却有点害怕面对梓桓。

不过，该来的始终要来，很快，出租车开到旅馆的楼下。

仰头看着星辰旅馆，沈雨荨暗自深吸了口气，刚才她没有打电话告诉何玉娇，也不让江灵事先通知，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如此，难道是想给小梓桓一个惊喜？

下车后，江灵忍不住说道：“雨荨，你要不要现在打个电话给何阿姨？”

沈雨荨想了想，终是摇了摇头，“不了，我们现在就上去，直接去房间找他们吧！”

两人一同走进旅馆，江灵想伸手敲门，却被沈雨荨拉住手制止了，“先别敲。”

江灵看着一脸紧张的沈雨荨，知道她在害怕，如是将抬起的手放下，给了她缓和情绪的机会。

沈雨荨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伸出去的手想敲却是迟迟不敢敲下去。

良久之后，她深吸了口气，终于要敲下去的时候，房门却在同一时间被人从里面打开了。

沈雨荨的手敲了一个空，蓦然睁眼，却正撞上何玉娇尴尬中泛着欣喜的脸。

“雨荨，你……什么时候过来了？怎么也不告诉妈一声？”何玉娇讶然道。

沈雨荨表情有那么一丝难堪：“我……也是刚过来的。”

说完，她往屋内扫了一眼问：“梓桓……在里面吗？”

闻言，何玉娇心里一喜，她就知道沈雨荨会重新想起小梓桓的，“是的，小家伙认床，昨晚闹腾到深夜才睡着，早上我叫他起来吃完早餐后又哄他睡下去了。我见时间快到中午，所以想出去买午饭回来，待会梓桓醒就可以直接吃饭了。”

听到何玉娇的话，沈雨荨心中极为自责起来。

何玉娇作为沈雨荨的妈妈，自然知道沈雨荨细微表情所表达的情感，如是说道：“梓桓说他很想见到你，他还说他不希望看到你伤心难过的样子，所以，你也不必太自责了，梓桓从来就没有怪你，他一直都等着你跟他一起玩。”

说着，何玉娇朝江灵使了一个眼色，江灵明了，笑着说：“何阿姨，你刚才说要出去买午饭，正好我也想出去看一看县城的街道风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买午饭，好不好？”

“好啊，我带你四处逛逛去。”何玉娇转而对沈雨荨说，“我和江灵出去买午饭，你先进去看看梓桓怎么样？”

“嗯。”沈雨荨默默地点头，她知道，何玉娇和江灵是为了制造她和小梓桓单独见面的机会。

“有什么事记得随时打我们的电话，知道吗？”何玉娇碍于小梓桓还在里面睡觉，说话的声音也没有平时那大声。

“知道了。”沈雨荨轻声应道。

何玉娇和江灵走后，沈雨荨怀揣着复杂不安的心情慢慢地走进旅馆的房间，视线落在躺在床上小梓桓，沈雨荨心中一恸。

她走到床檐边坐下，发现小梓桓睡觉也凝起的眉头，内心不自觉地划过一抹心疼，抬手温柔地抚摸上那皱起来的眉头。

本该是无忧无虑、天真快乐的年纪，却因为有了她这个不合格的妈妈而受尽了磨难。

沈雨荨不由得想起外婆对她说过的话，梓桓刚出生和出生后的艰难情况，说到底，其实都是她的错。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小梓桓就不用受那么多的磨难。从她将他带来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她本就有责任和义务去照顾他呵护他。可事实证明，她并没有，她甚至因为自己可笑的失忆而忘记了自己是小梓桓亲生母亲的事实。

若不是梓桓命大，估计早就丢掉小命，早就因为自己的失忆成为一个没有爸爸没有

妈妈的孤儿。

一想到小梓桓有可能成为孤儿，沈雨荨的心就止不住的涌起心疼之意。

“姐姐……”睡梦中的小梓桓轻声喃喃道，“姐姐，你不要离开梓桓好不好？梓桓以后一定乖乖的……不再惹姐姐生气了。”

抚在他眉心上的手指一僵，沈雨荨心疼地望着带着哭腔呢喃的梓桓。

“姐姐……梓桓真的好舍不得你离开梓桓！梓桓好想跟你一起玩捉迷藏，一起逛街，一起去游乐园，姐姐……你快回来好不好……？”

沈雨荨万万没想到小梓桓连做梦都在乞求自己的原谅，事实上有错的人一直都是她，可小梓桓却完全没有责怪她，反而认为是他自己的错。

小梓桓的懂事深深的触动了她，沈雨荨的眼眶不由又红了起来，她的声音哽咽，“梓桓，妈妈对不起你。”

沈雨荨双手捧起小梓桓肉嘟嘟的小手，滚烫的脸摩擦着他的小手，试图向小梓桓传递自己浓浓的愧疚之意。

睡梦中的小梓桓似乎感受到沈雨荨熟悉的气息，他缓缓地睁开矇眬的睡眼，当看到沈雨荨坐在床旁握着他手的时候，小梓桓不可置信地伸手揉着他的双眼，揉了一次又一次揉第二次，反反复复。

当小梓桓最终可以确定坐在他旁边的的确是沈雨荨时，腾地从床上坐起来，一把抱住了沈雨荨。

“姐姐，真的是你吗？”小梓桓欣喜地叫道，“姐姐，梓桓是不是还在做梦？梓桓最近每次睡觉都会梦到姐姐，姐姐你告诉梓桓，梓桓现在不是在做梦，好不好？”

“梓桓不是在做梦。”沈雨荨精致的下巴贴着小梓桓的脑袋瓜子，又欢喜又心疼。

此时，出去买午饭的何玉娇和江灵走进了房间，当看到紧紧搂抱在一起小梓桓和沈雨荨，两人都不由自主地相视而笑。

小梓桓也看到了何玉娇和江灵，为了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小梓桓对着何玉娇说道：“妈妈，你告诉我，梓桓是不是在做梦？”

何玉娇将午饭放置到房间的桌面上，走过来狠狠地捏了一把小梓桓的脸，“痛不痛？”

“痛。”小梓桓皱着眉。

“痛就意味着你不是在做梦，知道了吗？”何玉娇装做认真地对小梓桓说道。

闻言，小梓桓方才恍然大悟，“知道了。”

抱了好久，小梓桓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沈雨荨，往她的脸上轻轻地‘啵’了一口，小梓桓软软的小嘴唇碰到她的脸，如同一抹微风轻拂过她的脸颊，暖了她的心。

沈雨荨看着小梓桓，愧疚地说道：“梓桓，是姐姐对不起你。”

“姐姐，你没有对不起梓桓，是梓桓老是不懂事惹姐姐伤心，所以是梓桓对不起姐姐。”小梓桓小小的脸庞上也尽是做错事后的自责表情。

“梓桓……。”沈雨荨想跟他说事情的真相，然却始终无法说出口。

第 121 章 好久不见……

何玉娇向来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见沈雨荨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心下一急，脱口而出，“梓桓，其实姐姐就是你的妈妈。”

一旁的江灵讶然，她没想到何玉娇会说得那么快，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小梓桓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过他年龄还小，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沈雨荨抿着唇，内心紧张不已，她不知道小梓桓会是什么反应。

小梓桓听到何玉娇的话，也是一脸疑惑，“妈妈，你说姐姐是我妈妈？可你不是我的妈妈吗？”

何玉娇在沈雨荨身侧坐下，拉着梓桓的小手：“梓桓，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谁把你生出来谁就是你妈妈的话吗？”

小梓桓茫然地点头，“记得。”

沈雨荨看着母亲，心脏一点一点地揪紧，既是从未有过的紧张。

何玉娇不理睬沈雨荨是什么心情，她只自顾自地说道：“你的姐姐就是把你生出来的那个人，你说，你应该叫她什么？”

“妈妈？”小梓桓的视线落在沈雨荨身上。

沈雨荨对上小梓桓疑惑却带着几丝期盼的眼神，下意识道：“梓桓，没错，我就是你的妈妈。”

“真的吗？”小梓桓试探着问，他其实对那次叫沈雨荨妈妈被她推倒的事情仍然心有余悸，虽然他心里希望沈雨荨是他的妈妈，但就算不是妈妈他也会非常喜欢她的。

“真的。”沈雨荨坚定地点头。

顿了一下，沈雨荨不由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梓桓喜欢妈妈吗？”

小梓桓看看何玉娇，又看看沈雨荨，最后点头道：“喜欢。”

“梓桓叫姐姐妈妈，姐姐会不会不高兴呀？”小梓桓还是有点害怕。

何玉娇见此，在一旁鼓动小梓桓，“不会的，妈妈跟外婆说了，姐姐非常希望你能叫她妈妈。”

“是呀，梓桓，灵姐姐也可以作证。”江灵笑着说，“如果妈妈再推你，灵姐姐就替你教训她。”

孰料，江灵话刚一出，小梓桓立刻摇头：“我不要你教训妈妈。”

“好好好，灵姐姐不教训你的……妈妈。”江灵知道笑了。

沈雨荨看着小梓桓，目光满含期盼，“梓桓，你可以再叫我一声妈妈么？”

她发誓，这一次一定会用心听他叫自己妈妈，再也不会推他，排斥他了。

经过她的鼓励，小梓桓终于小心翼翼地唤了声：“妈妈……。”

叫了一声后，小梓桓有些紧张地观察着沈雨荨的细微表情，仿佛害怕沈雨荨会像上回一样不高兴。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沈雨荨继续要求道：“梓桓，再叫一声好吗？”

小梓桓小小的内心极其激动起来，连着唤了两声：“妈妈，妈妈……”

“梓桓真乖！”沈雨荨伸手抚摸着小梓桓粉嫩的脸蛋，眼里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沿着眼角流溢出来。

“妈妈，你哭了。”小梓桓笨拙地试图抹掉沈雨荨眼角的泪水，“妈妈，是不是你喜欢梓桓叫你妈妈呀？如果你不喜欢，那我以后都不叫你妈妈了好不好？只要妈妈你别哭，梓桓什么都听你的。”

沈雨荨慌乱地擦掉眼角的泪水，“不是，妈妈很喜欢梓桓叫妈妈，梓桓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不会不喜欢梓桓的。”

“真的吗？”幸福来得太突然，小梓桓觉得有点不真实。

“真的，妈妈最爱梓桓了。”沈雨荨再次将小梓桓紧紧的搂抱起来，似乎想要将最近欠小梓桓的拥抱都补偿给他一样。

何玉娇见沈雨荨终于接纳了小梓桓，不由得老泪纵横，她吸一下有点通红的鼻子，说道：“这样才对嘛，妈妈和儿子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心中有再大的芥蒂也该化解的。”

小梓桓有点听不明白何玉娇的话，但他却知道，他的姐姐变成妈妈，妈妈变成了自己的外婆，而且，貌似他自己觉得现在这种关系更加好。

他好想妈妈就这样一直抱着自己，永远不分开。

沈雨荨抱着小梓桓，闻着小梓桓身上的奶香味，她感觉整颗心都被棉花糖塞满一样，格外幸福。

她也好想就这样一直抱着小梓桓，永远不分开。

何玉娇和江灵静静地看着两人抱了半个小时之久，本来不忍心打扰他们，但见打包的饭菜都凉了，何玉娇终于再充当恶人叫道：“沈雨荨，沈梓桓，你们两个不要再腻歪，

再腻歪下去可就没有饭吃了。”

江灵看了一眼两人，狡黠地说：“啊……好香呀！我都担心待会忍不住就将它们全部吃完了。”

小梓桓一听急了，“灵姐姐，你不可以全部吃完的，你吃完了妈妈没得吃，饿着妈妈怎么办？”

江灵拿起一双一次性筷子，扭头瞥了一眼小梓桓，“哟，我没记错的话，梓桓刚认妈妈吧？没想到竟然开口闭口都是妈妈了，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呀！”

“哼，我喜欢！”小梓桓朝江灵扬起下巴，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忽地松开沈雨荨，“妈妈，我们快吃饭吧，梓桓是男人饿肚子没关系，但妈妈是女人，饿坏肚子梓桓会很伤心的。”

男人？

沈雨荨顿时有点哭笑不得，到底是谁跟他说他是男人的？只不过是小孩子一个，竟然还大言不惭地扬言自己是大男人，果真是人小鬼大。

不过，沈雨荨也不好拂了小孩子的一番好意，如是刮了一下小梓桓的鼻子，笑着道：“知道了，小孩子。”

小梓桓气，“妈妈，我才不是小孩子，姐夫让我长大后一定要做个有担当的男人，我不想等长大，所以要从现在做起。”

听到小梓桓口中的姐夫，沈雨荨的眸色不由黯淡了下去，可为了不影响小梓桓的心情，沈雨荨还是笑着附和，“好啦好啦，梓桓以后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那是当然。”小梓桓在床上站起来，故意做出抬头挺胸状。

沈雨荨一把将他从床上抱了下来，“想要做好男人，首先就得吃饱饭，知道吗？”

“知道。”被沈雨荨抱住，小梓桓偷偷地乐了。

“妈妈，你要多吃点，看你最近都瘦了，我看着真的好心疼。”说着，小梓桓还不停地往沈雨荨的碗里夹肉夹菜，完全无视了何玉娇和江灵两个人。

见此，何玉娇和江灵两人握住筷子的手都不约而同地僵在了空气中，她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小梓桓一副小大人的模样照顾沈雨荨。

这……这个小梓桓也太宠着他的妈妈了吧？完全不将其他人当一回事呀，真心太护短了！

何玉娇虽理解刚相认的两母子的亲密无间，但还是忍不住语气酸酸地道：“真是养了只白眼狼，以前我当你妈妈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体贴过。”

“……”沈雨荨感觉头顶有一群乌鸦飞过。

小梓桓却咧嘴对着何玉娇笑道：“外婆，你说错了，姐姐已经变成我的妈妈，妈妈已经变成我的外婆，外婆你好笨哦，说了那么多次都还没记住。”

“你……这个臭小子。”何玉娇有种想将小梓桓搓圆弄扁的冲动，他认妈妈倒认得干脆麻利，丝毫不拖泥带水。

叫了那么多年的妈妈，突然间让给自己的女儿，说实话，何玉娇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小梓桓却吐了吐舌头，“外婆，我不是臭小子，我是大男人。”

看着小梓桓那一脸得意，何玉娇忍不住吐槽道：“还好意思说自己大男人，昨晚某个自称大男人的小家伙还尿床，三更半夜还要我去让服务员换床单呢！”

话落，小梓桓的小脸迅速涨红，他尴尬得不敢直视沈雨荨，嘴里却嘟囔道：“那只不过是意外，我只是昨晚睡觉前喝太多水了而已。”

说到这，小梓桓不由看向何玉娇，嘟嘴生气地说：“外婆，昨晚还是你故意灌我喝那么多水的，外婆是坏蛋。”

“臭小子，外婆是看你把嗓子都快哭得沙哑了才让你喝多一点水的……”何玉娇说到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忙住嘴不再说下去，只是瞪着‘忘恩负义’的小梓桓。

果不其然，沈雨荨听到何玉娇说到小梓桓把嗓子都快哭得沙哑时，心头一疼。

若不是因为自己前阵子那样反常地对待小梓桓，小梓桓就不会那么伤心难过，想及此，沈雨荨不由一个劲地夹东西给小梓桓，“梓桓，吃多点东西，看你最近都瘦了，小孩子要吃多点才容易长高长大。”

何玉娇和江灵在一旁看着他们两母子的塑料小碗满满的肉菜时，动作瞬间僵住了。

这母子俩到底知不知道……她们俩也是要吃的？

小梓桓清澈的双眼乍亮，他看着碗里的肉菜，心里雀跃不已，忍不住朝着何玉娇和江灵两人得瑟地笑道：“这是妈妈夹给我的。”

说完，小梓桓也不再去看何玉娇和江灵是何反应，只是埋头开始扒饭吃肉。

这是妈妈夹给自己的，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吃完，吃完它们，妈妈才会高兴。

沈雨荨看着小梓桓吃得狼吞虎咽，以为小梓桓饿着了，如是又继续地往他的碗里夹菜，“梓桓多吃点。”

“好，妈妈，你也多吃点。”小梓桓嘴里还堵着一口肉。

“嗯，妈妈会的。”沈雨荨笑。

午饭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吃完午饭后，沈雨荨抱着小梓桓走出房门，何玉娇和江灵则跟在沈雨荨的后面一起走下楼退了房，回岳城老家。

四人一同搭乘同一辆出租车，很快，他们回到了何老太太的家。

何老太太中午的时候就接到了何玉娇对她说的喜讯，此时看到沈雨荨亲热地拉着小梓桓的手，眉眼满是笑意。

刚走到何老太太的面前，小梓桓就仰起呆萌帅帅哒的小脸，问道：“妈妈，我现在叫你妈妈，叫妈妈的妈妈做外婆，那我应该叫以前的外婆什么呀？”

沈雨荨低着头，笑着说：“你应该叫外祖婆。”

闻言，小梓桓亲切地叫道：“外祖婆，我跟你说哦！姐姐已经是我的妈妈，我之前的妈妈现在是我的外婆了，所以我现在要叫你外祖婆了哦！”

“好好好，我的好外曾孙。”何老太太笑咪咪地道：“叫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们家梓桓高兴。”

看着大家还站在门外，何老太太一敲脑门，尴尬地说：“看我这老糊涂，竟然让你们在外面站着。你们搭了那么长时间的车也累了，都快进去坐着休息吧！”

“妈哪里老，妈精神气可足了。”何玉娇在何老太太面前，笑得有点腼腆，跟平日里做事雷厉风行，说话得理不饶人的她完全判若两人，此时的她看起倒像乖乖女儿一样。

果然，一个人无论年纪多大，只要到了父母的面前，都会表现得如孩儿般乖巧可人。

“油嘴滑舌，跟你爸一个德行。”何老太太瞥了一眼何玉娇。

“如果不是当年爸油嘴滑舌，能将貌美如花的村花追到手吗？”何玉娇说。

这时，江灵笑着说：“外婆，原来你还是村花呀！啧啧，怪不得雨荨也那么漂亮，原来是遗传了外婆的良好基因呀！”

因为江灵跟沈雨荨差不多大，而且两个人又情如姐妹，所以江灵跟着沈雨荨一起叫何老太太为外婆。

“灵丫头，别听你何阿姨胡说。”何老太太眼里闪过一抹慌乱，偷偷扫了沈雨荨一眼后，拉着小梓桓的手走进一楼的客厅。

“妈，我哪有胡说，这都是公认的事实。”何玉娇说。

“你那张嘴就是能贫，我说不过你，随你怎么说。”何老太太虽如此说，但慈祥和蔼的脸上还是隐约可见几抹得意。

这时，何玉娇突然说：“妈，过几天就是你的八十大寿了，咱们要不要举办一下？”

“别，一把年纪就别整那些劳什子的寿宴了，能全家人一起吃顿团圆饭我已经很满足了。”

“玉娇，雨荨，灵丫头，梓桓，这一次你们难得回老家一趟，就多留几天再回去吧！”何老太太接着又说。

何玉娇点头：“既然碰巧赶上妈的80大寿，当然要聚一餐的，只要妈不嫌弃我们碍手碍脚就可以了。”

“这说的哪里话。”何老太太娇嗔一句，说完还不忘敲了何玉娇的头。

“妈……”何玉娇被敲，想及自己年纪那么大，还是当着自己的女儿外孙被敲，老脸一红，恨不得直接钻进地洞里去。

其他三人见此，都不由捂住嘴巴偷偷地笑起来。

原来她也有被治的一天……沈雨荨跟小梓桓相认的第一天，大伙的心情都跟着明朗起来，一家子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何老太太家的小院子里。

下午无所事事的大伙正在讨论着电视屏幕里的偶像剧，小梓桓对偶像剧没兴趣，如是拉了拉沈雨荨的衣服道：“妈妈，我想出去玩。”

“好啊，梓桓想去什么地方玩呢？”沈雨荨抚摸着他的发顶问，其实她对偶像剧也没兴趣。

“梓桓对这里不熟，他哪知道什么地方好玩。”何玉娇说完，转而叮嘱了一句，“不过出去玩的时候要看好梓桓，不要让他乱跑知道吗？”

“知道了，妈。”沈雨荨笑着应道。

小梓桓也忍不住插上一句，“外婆，你放心，我会看好妈妈，不让她乱跑的。”

“……”何玉娇，江灵以及何老太太都满脸黑线。

沈雨荨也不由噗哧一笑，这个小家伙，说话真的是……太让人忍俊不禁了。

“妈妈，我们走吧！”小梓桓完全没有注意她们的表情，他只是直接拉起沈雨荨的手像个大人一样往大门外走去。

沈雨荨视线落在小梓桓肉嘟嘟的小手上，小梓桓那张稚嫩的脸庞沐浴在柔和的午后阳光下，显得更加天真可爱。

她感觉自己的心都酥了。

刚出大院门口，小梓桓便仰起小脸问：“妈妈，听说外祖婆这里有一条很漂亮的小

河，我们去那里玩好不好？”

闻言，沈雨荨微皱眉头，“小孩子不可以玩水，会被河妖捉走的，知道吗？”

“妈妈，梓桓不是小孩子，我已经可以保护你了。”小梓桓咧嘴笑眯眯道，“再说了，如果梓桓打不过河妖，不是还有妈妈在旁边吗？”

他刚才还说要保护自己，没想到心里还是打着拿她当挡箭牌的如意算盘。

见沈雨荨没有说话，小梓桓以为她不同意，小小的嘴唇不由再次嘟起来，“妈妈，刚才你已经答应要带我一起去玩了，现在我想去河边玩，你却不同意，梓桓会伤心的噢！”

他竟然还学会了威胁她。

看在小梓桓那双急切眼神的份上，沈雨荨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好，只要梓桓高兴，妈妈就带你去河边玩。”

“哦耶，妈妈是天下最好的妈妈了。”小梓桓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连走路都是蹦蹦跳跳的。

看着小梓桓欢呼雀跃的样子，沈雨荨内心如同裹了蜜。

很快，小梓桓跟沈雨荨两人来到了河边，想到之前那位小男孩摔倒在河床的事情，沈雨荨不得不长多一个心眼，紧紧地看住小梓桓，生怕他也摔伤。

“妈妈，你看这块石头好小好亮哦，闪闪发光，好像珠宝店里的那些宝石耶！”小梓桓拾起一颗石头，举高到头顶，想要让沈雨荨看得清楚一点。

沈雨荨见小梓桓笑得那么开心，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嗯，真的好像宝石哟，梓桓真棒，竟然可以找到那么漂亮的石头。”

“真的吗？”小梓桓被沈雨荨赞扬，心花怒放。

“真的。”小家伙最喜欢向大人问这个问题，沈雨荨并没有不耐烦，反而温柔地抚摸着小梓桓的小脑袋说道。

闻言，小梓桓笑得更加灿烂，灵动的大眼睛都快眯起来，一排整齐的小牙齿耀眼夺目。

“妈妈，送给你。”小梓桓将那颗极像泪珠的石头递到沈雨荨的手里。

沈雨荨毫不犹豫地接过它，感受小梓桓搭在自己掌心的柔软小手，她觉得幸福已经无法言喻。

见沈雨荨一脸笑容，小梓桓就更加高兴，他拉着沈雨荨的手走到河边。快到河边时，小梓桓停了下来，蹲下身子，双手笨拙地开始卷起裤管。

“梓桓，你为什么要卷裤子？”沈雨荨问。

“妈妈，我想下河玩耍。”小梓桓说，“妈妈你也下去跟梓桓一起玩吧，这里的水好清好凉，站在里面好舒服呢。”

沈雨荨看着波光粼粼的溪水，再看看小梓桓的小身板，犹豫着要不要让他下去玩，不过想到只有这一次，如是也点头微笑，“好。”

接着，沈雨荨帮小梓桓脱掉鞋子，利落地替他卷裤管，拉着他的手走下溪里的浅水处。

双腿踏进清凉的水里面，浸入她的皮肤，格外凉爽。

小梓桓也特别开心，他快乐得如同一个小精灵，不停地用脚丫踢着水面，清水溅到他的小脸上，如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晶闪闪发光。

两人玩了一阵，沈雨荨担心再玩下去小梓桓要感冒了，如是直接抱起他往岸上走去。

“妈妈，我还想再玩，不要那么早回去嘛！”小梓桓正玩得起劲，被沈雨荨抱上岸有点不甘心。

沈雨荨当然知道他还想玩，但不得不继续哄道：“梓桓乖，听妈妈的话好不好？”

小梓桓虽然不情愿，但听沈雨荨这么说，担心自己再坚持玩下去又会惹妈妈不高兴，所以只得讷讷地说道：“梓桓听妈妈的。”

“梓桓真乖。”沈雨荨用纸巾擦干小梓桓的小脚丫，随后温柔地替他穿上鞋子。

抬头之际，沈雨荨还是敏锐地注意到小梓桓脸上的失望之色，她大概猜得到小梓桓玩得还不够尽兴，如是微笑着道：“梓桓，妈妈带你到山上去玩好不好？山上有遍地的草药，我们还可以顺介采一些回来，而且到了山上可以看到好多非常漂亮的东西。”

小梓桓听得蠢蠢欲动，“真的！谢谢妈妈！我要去……！”

见他脸上重新露出笑容，沈雨荨也跟着笑了，拉起他的小手就往屋后的山上走去。

小家伙爬到山顶的时候累得气喘吁吁，但由于沈雨荨陪在他的旁边，所以他丝毫不觉得累。

沈雨荨见小梓桓满头大汗，抽出纸巾温柔地替他擦拭着额角的汗珠。

小梓桓乖乖地享受着，小嘴在沈雨荨擦拭的动作下偷偷地笑了。

为了在沈雨荨面前表现得像个乖孩子，小梓桓勤快地采到非常多的草药，当然其中不乏很多不知名的野草或者野花。

看着小梓桓忙活得满脸通红，沈雨荨都有点于心不忍。

“梓桓，累不累？”

“不累，一点儿也不累，只要跟妈妈呆在一起，梓桓永远都不会累。”小梓桓的手中捧着极其多各式各样的野草，阳光晒得通红的脸蛋看起来如同高原红。

沈雨荨从小梓桓的手里接过那些野草，“梓桓好棒，居然采了那么多。”

“嘻嘻，不多，如果妈妈还想要，梓桓可以采得更多。”小梓桓眯着眼咯咯笑道。

“妈妈不需要了，梓桓已经帮了妈妈很多了。”

感觉到他在刻意讨自己欢心，沈雨荨心里突然有些隐隐的怜惜起来，手掌抚过他的小脑袋动容道：“梓桓，妈妈真的很爱很爱你，不管你帮不帮妈妈做事妈妈都一样爱你。”

“真的吗？妈妈不会再不理梓桓了？”梓桓高兴道。

“不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像上回那样不理梓桓了。”

“谢谢妈妈！”梓桓突然抱住她，一脸幸福道：“梓桓也很爱很爱妈妈。”

“宝贝真棒！”沈雨荨抱着他小小的身体，差一点就要滑下泪来。

失去一个萧子靳，得到一个这么乖巧的儿子，她的人生仍然是完美的！晚上，沈雨荨从江灵的口中得知，江辰以及他的爸爸妈妈明天就会回到岳城参加一个亲戚的婚宴。

江辰回来了，沈雨荨心里不免有些惆怅。经历那么多事后，沈雨荨只想好好照顾小梓桓，她好不容易才重新接受小梓桓，所以她以后再也不能抛弃他，她要把欠他的都慢慢补偿给他。

她希望从今以后做一个好妈妈！

小梓桓今天折腾了一天，不到九点钟就沉沉地睡过去，沈雨荨摸着小梓桓柔软的头，嘴角勾起了满足的笑意。

她躺在床上看向窗外，望着夜空上闪闪发亮的星星，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萧子靳。

自从出了梓桓那件事后，她和萧子靳的关系就直接陷入白热化，她不敢主动打电话联系他，他也没有跟她见面。

或许他根本就不想见她，他当天不肯同意离婚只不过是等风头过去了再跟自己离，毕竟在他的眼里，面子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可是，她又怎么能怪他呢？说到底，错的那个人是她，是她患上了该死的选择性失忆症，导致自己忘记梓桓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可事实梓桓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自己没有失忆，她绝对不会瞒着萧子靳，但

是如今对他说自己失忆，又有什么用？说出来后，他应该也会像王素她们那样……认为自己撒谎吧！

她和萧子靳，这辈子或许就只能以离婚收场了。

想着想着，沈雨荨的眼眶发涩起来，心也像是在隐隐作疼。

不知道想了多久，沈雨荨最终还是搂着小梓桓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江灵就兴冲冲地跑到沈雨荨的房间，笑着说道：“雨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哥和爸爸妈妈已经回到岳城了。”

“是么，这么快……。”沈雨荨由于昨晚睡得比较晚，此时正揉着惺忪的睡眼笑着对江灵说。

她笑得有些勉强，不是因为不想见到江辰，而是害怕见到他，害怕再一次面对他的失望。

小梓桓也从睡梦中醒过来，他跟着沈雨荨一起揉着双眼。

他还是比较希望听到萧子靳过来岳城的消息，其它事情根本不能引起小梓桓的兴趣。

江灵跑到沈雨荨的床旁，“雨荨……你怎么还在睡啊，江辰今天就要到岳城了。”

说着，江灵直接将她从床上拽起。

沈雨荨哪里会不知道江灵心里打的主意，只不过没有说穿罢了。

江灵看到沈雨荨这副反应，疑惑地扫视起她来：“怎么？你不想我哥哥回来？”

“当然不是。”沈雨荨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江辰不是下午才到么，不必着急嘛。”

小梓桓看着江灵，脸色明显有些小失望。

他的年龄虽小，但这几天一直听她在妈妈面前提起江辰，他也知道她想要把妈妈卖给江辰。

他一点也不希望妈妈跟江辰在一起，姐夫才是他喜欢和崇拜的人。

可，小梓桓并没有能力阻止大人的事情。

傍晚江辰回来的时候，沈雨荨正在楼上帮梓恒洗澡，洗完澡刚到一楼便看见江辰跟江父江母坐在客厅的餐桌上。

江辰一看到沈雨荨的身影，便从椅子上站起来，朝她走去……。

江父和江母看着自家的儿子对沈雨荨如此上心，心里也就默认了沈雨荨将是他们的儿媳妇。

“雨荨，好久不见……。”江辰微笑着拥抱了一下沈雨荨。

“好久不见，江辰。”沈雨荨被江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抱住，有点尴尬，但也不好直接推开他，拂了他的面子，如是只得笑着回应道。

小梓桓嘟着嘴，看着江辰抱着他妈妈的双手，心里升起一丝难过。

第 122 章 她的答复

江灵跟小梓桓刚好相反，她看到自己哥哥抱了雨荨，心里不由替哥哥感到高兴不已。虽然还没有真正将沈雨荨娶回家，但只要哥哥再加把劲，肯定可以得手的。

“我们去吃饭吧！”沈雨荨见江辰迟迟没有松开自己的打算，如是说道：“外婆知道你们一家人要回来，从好几天前就在准备菜色了呢。”

江辰笑着说：“外婆还是那么疼我。”

沈雨荨走到餐桌旁边跟江父江母问好。

早就听江灵跟他们说，沈雨荨有多好多好，江辰有多喜欢沈雨荨那个丫头，江父江母本来就对沈雨荨有一些了解，知道江辰对沈雨荨情有独钟，所以一向开明的他们也就不介意沈雨荨是否结过婚生过孩子了。

眼下看着沈雨荨，发现她还是记忆力中那个活泼开朗，待人有礼的女孩，心中不由得稍稍放下心来。

“好久不见，雨荨长大了。”江母打量着沈雨荨微笑道。

沈雨荨微笑道：“是啊，雨荨长大了，江阿姨却丝毫不见老。”

江母被哄得高兴不已：“哟，瞧这小嘴还是那么会说。”

一番寒暄后，江母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替江辰说起了媒：“雨荨呀，我家江辰很喜欢你，小时候他说喜欢你，我们以为他只是说笑，可是长大了他仍然时刻想着你，他对你的这份情连我们两老都忍不住受到触动。可惜，江辰那家伙有点腼腆，即使喜欢你也不敢当面跟你说，怕遭到你的拒绝，所以一直默默地喜欢你。我作为江辰的妈妈，实在于心不忍，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说一下，希望你能同意嫁给他。”

闻言，沈雨荨脸色瞬间凝滞起来，握住筷子的动作也僵在了空气中。

她根本没料到江母会突然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更没有想到她们居然丝毫没有嫌弃她的意思。

“伯父伯母，江辰太好太优秀了，我真的高攀不起呢，我一直觉得江辰应该找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过一辈子，而不是像我这样，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她微笑着，有些自嘲的意味。

此话一出，何玉娇就差没直接把沈雨荨敲晕了，早知道如此，她就应该先答应江父江母，然后再让沈雨荨和江辰生米煮成熟饭，到时沈雨荨是嫁也得嫁了。

江家那么好的人家，沈雨荨放着不要，竟然还在心心念念着那个萧子靳，一想到这

里，何玉娇就来气了。可碍于江父江母在这里，何玉娇又不好对着沈雨荨发作。

如是，何玉娇为了扳回一点机会插话道：“雨荨和子靳很快就会离婚的，只不过还有一些手续没有办完，所以就推迟到现在，其实他们俩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了。”

“……”何玉娇说的是事实，沈雨荨没有反驳的余地。

江灵也不由在一旁说道：“是呀，爸爸妈妈，何阿姨说的对，其实雨荨和萧家已经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结不结过婚无所谓，我们作为父母，只要儿子喜欢，我们都不会有意见。”江母看着江辰笑着说。

话落，除了沈雨荨，其他人的视线都全部落到江辰身上，江辰接受着众人的目光，始终礼貌绅士地正襟危坐。

沉默片刻后，他转头看着沈雨荨说道：“既然雨荨这么说，那就再等等。”

听到这句话，何玉娇总算松了口气，如果换做一般的男人，听到自己打算求婚的对象还没跟前夫办好离婚证，肯定调头就跑，可是江辰却当着众人的面承诺他愿意等下去，这足以证明，江辰非常喜欢沈雨荨。

想及此，何玉娇对江辰更加满意了。这样的好女婿，多难找呀！要不是沈雨荨一直死心眼，她早就跟着一起去外国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了。

可是如今，何玉娇也不能惹急了沈雨荨，按照沈雨荨目前的情况，她怕自己把沈雨荨逼急了，沈雨荨会一味地反抗。

沈雨荨没有注意何玉娇的表情，她听到江辰的话并没有庆幸开心，心情反而更加沉重起来。

江辰对她的情太重，她无法承受，也没办法跟他一起。

饭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沈雨荨和江辰一起离开了餐桌，往屋外走去。

众人以为他们两人吃饱饭后要去培养感情，自然乐见其成，谁也没有阻拦，除了小梓桓看着沈雨荨跟着江辰一起出去，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想从椅子上跳下去追沈雨荨，不料被何玉娇眼明手快地抓住了他。

“外婆，你放开我，妈妈要跟……”

何玉娇担心小梓桓再说下去会惹得江父江母不高兴，如是快速捂住了小梓桓的嘴巴，随后低声半威胁半恐吓小梓桓，才让小梓桓乖乖地闭上嘴巴，安静地继续吃饭。

夜晚的风沁凉舒适，拂在脸上如丝绸般柔软，院外不远处的小河边，沈雨荨的身影显得有些沉静。

她的身后，男人掀长的身影同样显得有些沉静，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这么面朝着波光粼粼的河水。

沉静中的男人终于开口了：“雨荨，你知道吗？小时候第一次看见你穿裙子的时候，发现你美丽得就好像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公主一样。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当你的骑士，保护你一辈子。”

说到这，江辰嘴角极快地闪过一抹苦笑，但也只是转瞬即逝，随后继续说道：“后来我才发现，只有王子才可以守护公主一辈子。”

闻言，沈雨荨内心涌起不安，她试图笑着缓解气氛，“江辰，我没想到你竟然也喜欢看童话故事……”

话刚落，沈雨荨又好像意识自己好像说错了话，她尴尬地解释，“江辰，你别误会，我不是嘲笑你幼稚，只是我觉得男孩子一般不会相信童话故事。”

然，江辰却误会了沈雨荨的话，“雨荨，你觉得我不应该相信童话故事，那就是意味着骑士也可以守护公主一辈子，是吗？”

“……”沈雨荨面色微红，在她的印象里，江辰还是那个好似永远长不大，经常喜欢带着她和江灵爬山玩水的小男孩，不知为何，如今听到江辰对自己说这些话，她竟然会觉得有点尴尬。

沈雨荨现在也不是小孩子，她自然知道江辰话里所表达的意思。但她并不认为江辰是爱自己的，也许他不过是跟很多男人一样，对初恋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怀，想要弥补自己的遗憾而已。

希望真的是这样吧，至少这样江辰受的伤就会少一点。

毕竟她现在根本配不上江辰那么优秀的男人。即使江辰和他的家人都不介意自己结过婚，替强奸犯生过孩子，可她自己却不可能做到不在意。

感觉到江辰投在自己身上的视线太过炙热，沈雨荨不由抬起头，道：“江辰，我不是公主，你也不是骑士，我们都不是童话故事的人物。如果真要如此比喻的话，我觉得你才是真正的王子，是让很多女人都趋之若鹜的高贵王子。”

沈雨荨一般不说这么肉麻的话，可为了不让江辰对如此不堪的自己抱有幻想，她也只能找借口说道：“而且经历了那么多事，我这辈子都不准备再嫁人了。”

此话一出，江辰不由黯然神伤。他何尝不知道，沈雨荨对自己说不嫁人，其实就是在拐弯拒绝了他。

很多次，江辰都想大声地对沈雨荨说……他爱她，但是每一次话到嘴边，他都不敢说出口，他担心沈雨荨会无情地拒绝自己，相信那样子他会被伤得体无完肤。

就像这次，他用如此委婉的话暗示沈雨荨，仍旧让沈雨荨无声地拒绝了。

“雨荨，这世上还是有很多好男人等着你去挑的，你不必因为被萧子靳伤了就彻底死心，如果这样，我看着也会替你感到非常伤心的。”江辰掩盖住自己内心的失望，伸手搭在沈雨荨的肩膀上安慰她说道。

“我知道的，谢谢你，江辰。”沈雨荨由衷地感激道。

“以后如果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跟我说，我能做到的都会尽力去帮你。”

“嗯。”沈雨荨点头，她知道，自己又把善良完美的江辰伤害了……。晚上，小梓桓睡不着觉，一直翻来覆去，偶尔还传来低低的啜泣声。

沈雨荨察觉到不对劲，她打开床头灯，却看到了小梓桓红着眼眶看着自己，她不由焦急地问道：“梓桓，你怎么了？”

“……”小梓桓吸了一下鼻子，但仍然一言不发。

沈雨荨以为小梓桓身体不舒服，忙伸手去触摸小梓桓的额头，热度正常，如是她不由再次问道：“梓桓，是不是肚子痛？嗯？”

“……”小梓桓摇了摇头。

沈雨荨却更急了，她尽量温和地诱哄道：“梓桓，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能不能跟妈妈说？”

闻言，小梓桓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妈妈，你是不是要跟江辰叔叔走，不要梓桓了？”小梓桓哭着道。

沈雨荨心内一紧，她没想到小梓桓误会了自己，不过自己一整天都没有发现小梓桓的异样，也不由得暗暗自责自己。

沈雨荨伸手去擦拭着小梓桓眼角的泪水，轻声说道：“梓桓不要伤心，妈妈不会跟江辰叔叔走，妈妈会一直跟梓桓在一起，永远都不跟梓桓分开。”

“真的吗？”小家伙不确定地问道。

“真的，妈妈从来不会对梓桓撒谎，是不是？”沈雨荨温柔地摸着小梓桓的小脑袋。

小梓桓想了想，发现沈雨荨真的没有对自己撒过谎，如是说道：“我相信妈妈的话。”

沉默了一下，小梓桓小心翼翼地问：“妈妈，你早上说要跟姐夫分开，是不是真的？”

闻言，沈雨荨抚摸小梓桓的动作顿住了，她看着小梓桓闪着泪光的双眼，心里也跟着难受起来，可她并没有在小梓桓的面前表现出来，而是笑着哄道：“梓桓乖，这些都是大人的事，我们会解决，梓桓不用想那么多，你只管吃好睡好，快点长高长大就行了，

知道吗？”

“……”小梓桓睁着一双大眼睛，似乎还想等待沈雨荨的回答。

沈雨荨却说道：“如果你不高兴，妈妈也会不开心的，所以梓桓要乖乖睡觉，知道吗？”

小梓桓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看到妈妈不高兴，如是他乖乖地点头，“妈妈，梓桓知道了。”

说着，小梓桓的双手抱住沈雨荨的手，乖乖地睡起了觉。

沈雨荨也随之闭上眼，抽空自己的思绪，试图让自己慢慢睡去。可经过这么多事情后，她哪曾睡过一次好觉，又怎么可能这么容易睡着？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眼就到了何老太太的八十岁生日。

晚上，为了讨老太太的欢心，几个年轻人在院子里摆上了晚宴桌。

大大的桌子上摆放着蛋糕，蛋糕上简单地插了一根蜡烛。看上去并不奢侈，但这是何老太太的授意，她不想搞得太隆重。

大家其乐融融地围在长桌上说笑吃东西，主角的光环难得地罩在了何老太太的身上。

沈雨荨将蜡烛点上，江灵在一旁笑眯眯：“外婆，吹蜡烛之前先闭上眼睛许一个愿。”

“都一把年纪了，还来这一套，弄得我都有点不自在。”何老太太虽是如此说，但脸上还是洋溢着浓浓的幸福之色。

随即，何老太太闭上眼开始许愿，不一会儿，她睁开眼吹灭了蜡烛。

何玉娇忍不住问道：“妈，你刚才许了什么愿，跟我们说一说呗！”

何老太太看了一眼沈雨荨，随后对大家说道：“我刚才许愿说，希望我家雨荨能嫁给江辰，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

此话一出，沈雨荨当场愣住了，她下意识地看向江辰，江辰也在同一时间看向她，两人的脸上都有些不自在。

小梓桓站在沈雨荨的旁边，他紧张地拉紧沈雨荨的手，感受到小家伙的不安，她坚定地握住他的手，试图告诉他……她不会嫁给江辰。

小梓桓似乎也接收到了沈雨荨的信息，紧张的心情得到了缓和，如是冲她微微一笑。

何玉娇听到何老太太当场说出了她心里一直想说的话，高兴得就差没有上前抱住自己的妈妈。

为了不在江父江母面前太过失态，何玉娇还是尽量压制自己的兴奋之意，她对着沈

雨荨说道：“雨荨，你外婆的愿望其实也是妈妈唯一的愿望，江辰那么好，你就嫁给他跟他回去美国吧”

“雨荨，你就答应了呗。”江灵冲沈雨荨眨巴着双眼催促道。

“是呀，答应了吧。”江太太慈善地笑着。

大家的目光齐聚在沈雨荨的身上，使她心里更加不自在起来了，隐约间，她可以感觉到一束格外深邃的视线锁定在自己身上，而视线正是源自江辰那个方向的。

她不能当场拒绝大伙的心意，又不能当场点头答应，因为无论她怎么表态最终都是会伤害到江辰。

在没有遇到萧子靳和江辰之前，她总是埋怨命运为什么不能赐她一个爱她宠她、愿意与她简简单单过一生的男人。可如今天老天终于把这个男人派到她面前了，她却感觉到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她宁愿身边没有江辰这个好男人，哪怕这辈子就这么坎坷地过也不愿伤害到无辜的江辰。

“我看，这个时候最应该表态的是江辰，至于你们几个就别瞎起哄了。”江父笑说。

如是，大伙的目光又齐刷刷地落在江辰的身上。

江辰垂眸沉吟片刻，从椅子站起，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沈雨荨：“雨荨，我从不直接向你表达自己的感情，不是因为不爱你，而是不想给你施加压力。还记得上次我在机场内说过的话么？哪天你过得不幸福了，我会重新回来将你带走。现在你如意料之中过的不幸福，而我也如约回来了，如果你还是选择留下的话，我依然不会强求……。”

“诶诶诶……。”江太太忙打断儿子的话，有些情急道：“傻儿子……怎么说话的呢？你还想不想带雨荨走了？”

江辰看着沈雨荨，目光渐渐地转为严肃：“雨荨不是小孩子了，应该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自己负责，对梓恒负责不是么？”

对自己负责，对梓恒负责……。

沈雨荨没想到江辰会这么说，而且说的一点都没错，就算她不在乎自己后半辈子幸不幸福也该在乎一下梓恒的。

梓恒现在还那么小，很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一个真心宠爱他的后爸，而江辰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沈雨荨望着他，半晌才张了张嘴，却又吐不出半个字来。

何玉娇见她迟迟不表态，如是转身拉着小梓恒的小手道：“梓恒，你告诉外婆，你

喜欢江辰叔叔么？想不想让江辰叔叔当你的爸爸？想不想跟江辰叔叔一起去美国？”

小梓恒原来一直是低垂着脸的，经何玉娇这么一问后才终于抬起脸来。然而大伙却被他眼里的泪水怔了一怔，何玉娇狐疑地打量他：“怎么了？怎么哭了呢？”

沈雨荨也看到了梓恒眼里的泪水，只有她知道梓恒为什么哭。

小小年纪的梓恒和她一样，心里还藏着远在榆市的那个男人呢！

“对呀，梓恒你怎么哭了？”江灵也走过来拉着小梓恒的手安抚道：“梓恒是最棒的，咱们不哭好不好？”

小梓恒望着江辰，一边用手背擦拭眼泪一边抽抽嗒嗒地说：“我很喜欢江辰叔叔，可是我不想去美国，也不想让妈妈去美国啦……。”

众人愣了，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

何玉娇偷偷扫了一眼大伙，有些情急地抓住梓恒的小手问：“为什么啊？外婆不是跟你说过了么？美国是个很富有很漂亮的国家，外婆一直都想去看看呢。”

“可是美国没有姐夫，如果去了美国我就再也见不到姐夫了……。”

众人又是一怔，同样没料到他不想去美国居然是因为萧子靳，更没有料到他的心里这么在乎那个男人。

“呃……。”何玉娇显得有些尴尬，干笑着说：“梓恒你忘啦，姐姐和姐夫已经离婚啦，就算我们不去美国你也见不到姐夫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发现梓恒的泪水流的更急了，何玉娇急忙又说：“梓恒不是说从今以后要当个男子汉保护妈妈，让妈妈过的幸福快乐吗？”

“嗯。”梓恒点头。

“可是如果妈妈不跟江辰叔叔结婚，以后就再也遇不到比江辰叔叔更爱妈妈更爱梓恒的人了，那样的话梓恒不会幸福，妈妈也不会快乐，你懂么？”

“我不懂……。”梓恒摇头。

“不懂也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妈妈只有跟着江辰叔叔一起去了美国才会幸福快乐就行了。”

虽然梓恒仍是似懂非懂的样子，心里也仍然舍不得萧子靳，但却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在他心里只想要妈妈幸福。

终于把梓恒哄好了，何玉娇松了口气，抬头对沈雨荨道：“雨荨啊，你看梓恒都同意跟江辰去美国了，你也别再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吧！”

沈雨荨看着梓恒，梓恒用手指抹了一下眼泪，盯着她点头：“妈妈，我们跟江辰叔叔去美国吧。”

沈雨荨被梓恒懂事的样子感动得眼眶湿润了，她知道梓恒并不想去美国，可是为了她能够幸福快乐他还是决定去了。而她作为母亲，难道就不能也为了他着想一下吧？

何玉娇说的对，只有跟着江辰，梓恒才有可能幸福……。

她抬手摸了摸梓恒的小脸袋，抬头望着江辰微微地笑了。

江辰也笑了，笑得无比宠溺：“我想听你亲口把答案说出来。”

“哟，还用雨荨亲口说哪？这不是明摆着同意了么？”江灵笑嘻嘻道。

何玉娇也笑：“就是，明摆着的嘛。”

“太好了。”桌旁其他人也跟着欢快地笑了。

江辰却依旧定定地注视着沈雨荨，静静地等待着她答复。

对他来说，沈雨荨的答复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只要她敢点头，他就敢大胆地带她走！

沈雨荨也在看着他，明白他的心思，而就在她准备开口告诉他自己愿意跟他去美国的时候。院门口突然响起一个熟悉而沉冷的声音：“雨荨哪也不去。”

这个声音对沈雨荨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她一直藏在心底的声音，甚至不用回头也能猜到萧子靳此时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只是……他怎么来了，他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在她好不容易做出决定跟江辰走的时候跑来？

不用多想，她也知道他的出现，预示着她与他之间的纠葛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砍断！

院子里的所有人也都怔住了，齐刷刷地往院门口的方向望过去。

篱笆下，一身黑衣的萧子靳长身而立，表情严肃，连昏暗的夜色都掩盖不住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的那一股凛冽桀骜。

众人揭被眼前突然出现的帅气男子震住了，唯有小梓恒在惊讶过后，欣喜地从椅子上滑了下去，一边往院外跑一边大声欢叫：“姐夫……是姐夫来了！”

“梓恒——！”何玉娇也在瞬间回神，眼明手快地追上去一把将小梓恒抓了回来。

“外婆……是姐夫啦……！”梓恒被何玉娇抓住，委屈巴巴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

萧子靳。

“他不是你姐夫，乖乖回来坐好！”何玉娇将梓恒强行拉回椅子上坐好。

院门口的萧子靳终于迈步走了进来，直接来到沈雨荨的身侧，修长的手臂很自然地揽上她的肩膀……。

他掌心的温度瞬间透过薄薄的衣衫覆在她的肩膀上，仿佛能炙人的烙，令她小小地颤抖了一下身体。

那感觉，熟悉却又久违……。

“雨荨哪都不去。”萧子靳扫了一眼众人，这是他到这里来后说的第二句话。

“萧子靳……！”何玉娇偷偷扫了江家的人一眼，小声喝斥。

萧子靳并未将她的警告放在心上，平淡的帅脸突然泛出一抹礼貌的微笑，对何老太太道：“外婆，祝您生日快乐，寿比南山。”

“呃……。”老太太尴尬地笑了笑：“谢谢……。”

老人家何曾面临过这样的场面，一时也不知该作何反应了，不过既然萧子靳都这么说了，她似乎也不能上来就给人家摆脸色。

“萧子靳！你又想做什么——！”何玉娇气呼呼地拍桌而起，一副要冲上去干架的样子。

江辰忙出手将她拉住，看了萧子靳一眼安抚道：“何阿姨，你先别顾着生气，有话好好说。”

“是啊最啊……有话好好说嘛。”旁边的人也开口劝了起来。

“对，今天是我的生日，来者是客，大家和和气气的啊。”老太太起身从屋里拿了副碗筷出来招待萧子靳落坐。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何玉娇却仍是气呼呼的。

萧子靳看着何玉娇，脸上依旧是礼貌的浅笑：“妈，我就算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也是在你欺骗之后做的，这段时间我反思了许多，也放下了许多。妈身为长辈，身为此事件最原始的始作俑者，难道就没有趁这段时间好好反思一下吗？”

“我……！”何玉娇哑言。

“我和雨荨是夫妻，既然当初选择了结婚就没想过要离，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检讨自己，包容和体谅对方，而不是分道扬镳。”

“检讨自己？”语滞的何玉娇终于找回了语言，瞪着他恼怒道：“如果不是你的无

能，雨荨的孩子会死掉吗？你明知道她动了胎气需要你的安抚和陪伴却还是把她一个人扔在医院里。让王素和唐晓那两个贱人有机会可乘，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雨荨的孩子撞掉了。”

萧子靳双眼微眯，没有吱声。

何玉娇接着道：“即便我现在告诉你，雨荨的孩子是被王素和唐晓故意撞掉的，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更不会拿她们怎么办吧？你只会觉得是我先骗了你，然后把责任推到雨荨身上。”

“现在不是说责任的时候。”萧子靳皱眉：“王素和唐晓付出代价也是迟早的事情，并不急在这一时。”

“那么你留着她们做什么？继续陷害雨荨吗？”

“妈……。”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沉默的沈雨荨终于出声了，唤住何玉娇道：“别说了，今天是奶奶的生日，江叔叔和江阿姨都还在呢。”

“好，我也不想说了，你赶紧给我离开这里。”何玉娇手指一挥指住门口的方向，双目瞪着萧子靳。

江家的人见到此种局势，也知道自己不适合再留在这里，如是找了个借口便回自己家去了。

临走时，江辰抬手在沈雨荨的肩膀上拍了拍，当着萧子靳的面道：“别让我失望。”

萧子靳抬手，手掌扣住他的手腕，两个大男人就这么近距离地对视着。半晌，萧子靳才嘲弄地吐出一句：“你一定会失望的。”语毕，将他的手掌从沈雨荨的肩膀上扔了下去。

在他们两个对视的当儿，沈雨荨一颗心几乎悬到了嗓子眼，见萧子靳已经松开了江辰，忙对江辰道：“抱歉，你先回去吧。”

江辰动了动唇角，最终什么也没说地迈步往院门口走去。

何玉娇见此情景，不禁又开始急了起来，指住沈雨荨气急败坏道：“沈雨荨！你跟他还有什么好谈的，江辰都被你气走了，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次还和上次那样放着江辰那么好的男人不要，非要跟这个男人回去，我……我就……。”

没等她把威胁的借口想出来，萧子靳已经揽着沈雨荨快步往门口走去。

沈雨荨本能地想要挣脱他，可是转念一想自从发生梓恒的事情后她和萧子靳从来没有好好谈过，哪怕是分手，也是时候该好好谈一谈了。

“喂！你要带雨荨去哪？雨荨你给我回来——！”何玉娇气急败坏地追上去，拉住

沈雨荨的手臂不放。

萧子靳回身，盯着何玉娇一字一句道：“放心，我不会直接把她绑回榆市去的。”

“妈，我一会就回来。”沈雨荨也说。

“你这个没出息的丫头……！”

何玉娇虽然气愤，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子靳将沈雨荨关入车厢，看着黑色的轿车迅速地消失在夜色中……。

第 123 章 因为舍不得你

车子驶离何家小院后，沈雨荨终于扭头看着身侧的萧子靳问：“咱们在车上谈就好了，你要带我去哪？”

萧子靳一语不发，目视前方一本正经地开着车子。

不多久，车子便在镇里一家酒店别墅前停下，沈雨荨迟疑着没有下车，萧子靳却直接替她拉开了车门。

僵持了片刻，沈雨荨才弯腰下了车子，跟在他身后往酒店别墅里面走去。

诺大的别墅，复古的装饰，素雅却不失高端……。

此时的沈雨荨自然没有心思参观酒店，而是盯着萧子靳的背影道：“萧少，咱们分手吧。”

萧子靳身体微僵，随即转过身来，往前一步俯视着她：“如果我说不呢？”

“……”

“沈雨荨，你别告诉我你已经爱上江辰了。”他咬了咬牙，脸色阴郁。想起刚刚她差一点就点头答应江辰一起去美国的情景，他就心中极度不悦。

“跟江辰没有关系。”沈雨荨别开脸。

“那跟什么有关系？”萧子靳紧紧地逼视着她，见她不语，如是继续说道：“刚刚我已经说过了，既然当初选择了跟你结婚，这辈子就没想过要离。经过这些日子来的深思细想，我决定过来找你，一是为了向你道歉，是我没有保护好你和孩子。二是为了告诉你，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不会在乎，也不想再提。我们还年轻，孩子迟早还会再有，不急在这一年半载。”

“你不在乎？”沈雨荨望着他摇头：“可是我在乎啊，萧家的人也在乎啊，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面对萧家的人？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当你的妻子？”

“要过日子的是你我，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包括你的家人么？”

“没错。”萧子靳说的一脸严肃：“如果在乎，我也不会到这来。”

沈雨荨不得不承认，自己被他感动到了。

欺骗他的人是她，藏着私生子的也是他，他堂堂萧氏的总裁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根本用不着跑这么大老远来对她这个有着不堪过往的女人说这些话啊！

她眨巴了一下眼底浮起的泪雾，盯着他道：“萧子靳，你到底知不知道此时站在你眼前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被坏人强暴过，生过孩子，患过忧郁症……这样劣迹斑斑的女人你要来做什么？你不是一向最注重名誉和脸面的吗？当初不是为了消灭绯闻放低身段与我结婚的吗？为什么现在却……。”

她说不下去了，鼻腔酸涩，喉处也似被什么东西堵住般难受。

“因为舍不得你。”简短的一句，却饱含着他所有的深情，沈雨荨强忍着的泪水终于涌了下来。

可是……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婚姻也应该是门当户对的。

他包容了她所有的不堪，她却什么都帮不了他，连为他怀个孩子都怀不稳，她实在找不到自己存在于他身边的价值。

还是分了吧……。

这并非她即时的想法，这些日子来她又何尝不是在反思自己，反思自己这段不平凡的婚姻？

她抬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盯着他道：“可是我累了，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跟你结婚将近一年，我一直在努力地适应豪门生活，可事实证明豪门生活真的不适合我。萧少，和你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我几乎没有真正开心过，踏实过……。你能想象到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突然被关进金丝鸟笼里的感觉么？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也终于感受到了，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受……。”

和萧子靳在一起的日子真的没有真正开心过吗？当然有！

为了心爱的男人当一只圈养的小鸟她不愿意吗？愿意！

可是为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让他背上诸多流言，让他无法跟家人交待，让她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她心疼，也不愿意。

“你不是那么没有牺牲精神的人。”萧子靳道：“为了我，牺牲一下可以么？”

“上次江辰走的时候，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回到你身边去的，可事实证明我错了，我根本就不该回去的。”为了让他死心，沈雨荨不得不继续说：“如果当初没有回到你身边去，也许孩子就不会死，我和江辰早就已经在美国开开心心地生活了。”

萧子靳看着她绝望的目光，痛心不已……。

他没有想到，沈雨荨在他身边生活得这么痛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还有什么理由再强迫她回去？

“萧少，你回去吧，以后别再到这里来了。”沈雨荨说完这句，脚步往后退了一步，

随即转身快步往酒店门口走去。

她怕自己再不走，好不容易才忍住的眼泪会再度崩溃，怕自己会被他感动得脑门一热又跟他回榆市去了！

她知道萧子靳会难过，不过王素说的对，当初简舒那么大的打击他都扛过来了，这次他一定也能扛过去的。夜里，沈雨荨躺在床上定定地注视着窗外的星空，脑子里满满都是刚刚和萧子靳在一起的场景。

虽然萧子靳的话不多，却句句令她感动难堪。

他的那句‘因为我舍不得你’，听在她的耳中既然比‘我爱你’更令她心动，这就是他说情话的方式吗，不轻言提‘爱’这个字眼，却比说爱更让人感动。

“妈妈，你睡不着吗？”身侧突然响起梓恒的声音。

沈雨荨怔了一下，她表现得有那么明显吗？

“梓恒也睡不着。”小梓恒又说。

“是么？梓恒为什么睡不着呢？”沈雨荨侧转身子，抚摸着他的小脑袋问。

小梓恒没有回答她的话，拂窗而入的月色照在他的小脸上，沈雨荨隐隐可以看见他眸底的伤感：“妈妈，姐夫明天还会来吗？”

他居然还在想着萧子靳，甚至想他想得连觉都睡不着！

虽然不忍，但沈雨荨却不得不摇头：“不会了。”

“妈妈不是说姐夫住在镇上的酒店里么？一点都不远，梓恒可以去看看姐夫么？”小梓恒又问。

有五六公里路呢，怎么会不远？

当然，这不是远近的问题，而是……。

沈雨荨重新抚摸着她的小脑袋，忍着心伤道：“梓恒，妈妈这次真的跟他离婚了，所以他已经不再是你的姐夫了，也不再跟我们有关系了。梓恒已经长大了，要懂事、面对大人的事情不可以情绪化知道么？”

小梓恒小嘴一翘，却不得不闭嘴了。

“梓恒乖，闭上眼睛睡觉吧。”她歉疚地轻吸口气，看着梓恒闭上眼睛后，自己也跟着闭上了眼……。第二天一早，沈雨荨刚从浴室洗漱完走出来，见偌大的卧室房间空荡荡的，看不到小梓恒的身影。

眉梢皱成一条线，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多想便抬步走下去一楼，厨房里响起唠唠的响声，莫不是小梓桓在里面捣乱？

可是，厨房里只有何老太太一人在忙活着给大伙做早饭，老人家早上都醒来得特别早，刚开始几天沈雨荨觉得不好意思，想帮外婆做一些家务，但外婆坚持不让自己进去厨房帮忙。

“外婆，你有没有看到梓桓在哪里？”她站在厨房门口，加大声音问道。

何老太太正把菜泡在盆子里，“外婆一直在厨房，没有注意看呀。可能他跑到院子里逗小黄玩了，你到外面看看吧！”

小黄是外婆家的一只长着黄色毛皮的小狗。

沈雨荨如是转身，迈步朝院子里走去。

初升的太阳像个火红的大圆球，把院子里绿草上的露珠全都蒸发掉。

放眼望去，只见穿着宽松睡衣的何玉娇伴着老上海复古歌曲左右舞动自己的身躯，看样子像是在练太极，可细看之下又好像是舞蹈动作，总之沈雨荨看不出来她的妈妈在干什么。

“妈，你有没有看到梓桓？”沈雨荨踏过还点缀着露珠的草坪，走到何玉娇的面前。

何玉娇乍一看到沈雨荨出现在眼前，被吓了一跳，她迅速关掉石桌上的老式收音机，有点气愤地道：“沈雨荨，你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吗？你妈好不容易才参透人生，想要好好锻炼身体继续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可是刚才被你突然一吓，我感觉自己都去了半条命。如果不是我心理承受能力强，我恐怕被你吓出心脏病，要被送去医院抢救了。”

“妈，我不是故意的。”沈雨荨下意识地道歉，“但是，我刚才从浴室出来后就没有看到梓桓，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心里有点担心。”

“外婆家又不是很大，你再去找找不就知道了吗？或许梓桓想跟你玩捉迷藏，躲到某个房间去了而已，你不用自己吓自己。”自从沈雨荨和小梓桓母子相认后，何玉娇就不担心小梓桓还会伤心难过玩失踪。

闻言，沈雨荨心里虽不是特别好受，但何玉娇说得也不无道理，如是转身开始在外婆家寻找小梓桓。

令人失望的是，找遍了外婆家，依然看不到小梓桓的身影，沈雨荨的心情更加不安了。

她再次跑到院子里，果断地关掉老式收音机，“妈，梓桓不见了。”

这一次，沈雨荨没有询问何玉娇小梓桓的踪影，而是直接对何玉娇下了一个结论。果不其然，何玉娇也皱起了眉头，“你每个地方都看过了吗？”

“看过了，也找遍了。”沈雨荨声音有点急。

何玉娇擦了擦额头上因为运动冒出的汗珠，“梓桓一直都跟你在一起，没道理今天无缘无故不见踪影，难道被人拐了？”

小孩子被拐的新闻经常出现，小梓桓年纪小，长得又那么可爱，免不了会引起一些人贩子的注意。想及此，沈雨荨不由冷汗涔涔。

见沈雨荨一副提心吊胆的模样，何玉娇忙不迭地补充道：“雨荨，你别胡思乱想，刚才我也只是猜测而已。乡下跟大城市不一样，这里的人们生性淳朴，四周围的人也都是熟悉的亲戚朋友，谁也没有胆子做这种事，是不是？”

话虽如此说，但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何玉娇猜测小梓桓会被拐的话就如同同一根尖针，刺得沈雨荨的心一个劲地疼。

“妈，我们得赶快找到梓桓，梓桓那么小，万一迷路就危险了。”沈雨荨非常焦急，可她尽量让自己控制住慌乱的情绪，这个时候只有冷静才能帮助自己更快找到小梓桓。

她努力回忆小梓桓昨晚和早晨的神态动作语言是否有什么异样，突然想起昨晚梓桓跟自己说过的话，他说想去看姐夫来着。

小家伙不会是自己跑去找姐夫了吧？可是他一个小屁孩怎么找得到萧子靳？

何玉娇也有些慌了：“我们去问问邻居，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小梓桓。”

“妈，那我们事不宜迟，赶快去问一下他们。”

“好。”何玉娇也顾不得自己还穿着睡衣，跟着沈雨荨就疾步朝大门外走去。

经过邓婶家门口时，沈雨荨看到邓婶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如是问道：“邓婶，你有没有看到我家梓桓？”

邓婶随口答道：“我刚才洗完衣服回来时，正好看到你家梓桓背了一个小背包朝我这边走过来。”

沈雨荨心头一颤：“真的？你真的看到我家梓桓了？”

“嗯，我当时问他要去哪里，他就咧嘴对着我笑，说他要去找他的姐夫，还说他的姐夫会开着很拉风的车子来到村口，所以他要赶着出去，不能让他的姐夫久等。我看到他那么高兴，也不再多问。”

邓婶见沈雨荨脸色不对，不由疑惑地问道：“雨荨，难道小梓桓说的不是真的吗？”

沈雨荨并没有回答，却是何玉娇抢着说：“当然是真的，那小家伙可喜欢江辰了，他肯定是听到江辰要载他去玩，高兴得连我们都忘记了。听到你说他去找姐夫，我就可以直接打江辰的电话了。”

“谢谢你呀，兰心。”说着，何玉娇挤出如阳光般快乐的笑容，可只有天知道，何玉娇听到梓桓要去找姐夫时，心里的那个生气呀！

“不用客气，我和你妈妈毕竟是邻居，可以帮到你们的忙我也很高兴的。”邓婶把衣服挂钩到差不多两人高的铁线上。

“以后有空，多过去玩玩。”

“好嘞！”

说完，何玉娇拉着沈雨荨往前走，沈雨荨看着前方一眼望不见底的道路，心里拔凉拔凉的。

她没想到，萧子靳在小梓桓的心目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一直以来，小梓桓都跟自己说，他非常喜欢萧子靳，不希望自己跟他分开。沈雨荨不知道小梓桓为什么对萧子靳抱有那么浓厚而独特的感情，更加想不到小梓桓竟然会在见到萧子靳之后偷偷地去找他。

小梓桓还是一个小孩子，可他却敢独自一个人去找萧子靳。万一，小梓桓出了什么事，她是要怪萧子靳的出现导致小梓桓的失踪，还是要怪自己没有处理好自己跟萧子靳之间的感情，让小梓桓对萧子靳还抱有幻想？

沈雨荨完会不敢想像小梓桓会被人贩子抓去的后果……

“妈，现在要怎么办？”也许是这个消息对沈雨荨的冲击特别大，她感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连思维也止不住的不受控制。

何玉娇看到沈雨荨的脸，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可恨的萧子靳，语气不悦地道：“还能怎么办，打电话给萧子靳，问一问他有没有看到梓桓呀！”

闻言，沈雨荨略有犹疑，可想到小梓桓，她也顾不得那么多，如是拿出手机拨打了萧子靳的电话。

何玉娇的视线落在沈雨荨的手机背屏上，心腔就不由得升起一股莫名的怒火。

沈雨荨跟萧子靳纠缠不清也就算了，如今连小梓桓也要屁颠屁颠地追着萧子靳不放，也不知道那个萧子靳到底对他们母子俩施了什么迷魂药，竟然被他伤得那么重还执迷不悟。

何玉娇觉得，她上辈子肯定是欠了沈雨荨和沈梓桓两人的滔天巨债，这辈子就是替母子俩还债的。

造孽，冤孽呀！

萧子靳的电话接通了，沈雨荨立马开口道：“子靳，我……是……雨荨。”

“什么事？”萧子靳语气很平静。

沈雨荨深吸了口气，“梓桓不见了，邻居说他声称要去找姐夫，我想……他应该是去找你了，所以……就想问一问梓桓在不在你那里。”

电话另一边有片刻的停顿，随后萧子靳如实说道：“他不在我这里。”

“哦……麻烦你如果见到他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沈雨荨的心脏再一次地提了起来，小梓桓没有跟萧子靳在一起，难道说他在半路迷路了？又或者他被人贩子拐走了？

不，她不能慌，小梓桓并不知道镇上怎么走，没有跟萧子靳在一起也是正常的！

虽是这么想着，可她脚下的步伐却走得越来越快，何玉娇都快跟不上沈雨荨的步伐。

“沈雨荨，你慢点走会死吗？就算你走再快，不知道梓桓走哪里去也是白搭。”何玉娇由于早上做了运动，此时没走多少步就气喘吁吁。

何玉娇的声音传到了萧子靳的耳朵里，他凝起眉，道，“你不用太过担心，我现在就出去找一找。”

多一个人帮忙找总比她们母女俩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找要好得多，即使沈雨荨不希望和萧子靳再有任何的交集，可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她也不矫情了，说了声：“谢谢你。”

如此客气的话通过无线波传到萧子靳的耳朵里，如同一朵乌云在他的心里布上了一层阴霾，触摸不到，挥散不去，令人郁闷不已。

但萧子靳并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平静地安慰沈雨荨，“梓桓那么聪明，不会有事的。”

“但愿如此。”沈雨荨走在马路上，双眼不安地扫向四周，希望可以看见小梓桓的身影。

“我先挂电话，有消息再通知你。”

“好。”

话落，沈雨荨挂掉电话，急匆匆地朝着萧子靳所在酒店方向走去。

何玉娇捂着胸口跑到沈雨荨的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沈……雨荨，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回去等萧子靳的消息就可以了。”

“我不可能干等着，什么也不干。”没有找到小梓桓之前，沈雨荨都没办法安心。

可看到何玉娇脸色有点苍白，内心不由划过一抹疼。

妈妈最近为了她和小梓桓的事也操碎了心，整个人都比以前憔悴了不少，如果她再让妈妈担心，也实在是太不孝了。

“妈，你先回去外婆家，有消息我会告诉你。”沈雨荨双手扶着何玉娇的肩膀。

一听这话，何玉娇却极快地摇头，“怎么说梓桓也是我的亲外孙，如果他有事，我又怎么可能放心得下。”

“妈……听我的话，先回去，我不想还没找到梓桓，你就累得要我背回去。”沈雨荨为了阻止何玉娇跟着一起去找，只得说出难听的话。

果不其然，何玉娇忍不住暴跳如雷，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骂道：“你这个白眼狼，居然诅咒我，你以为我很稀罕去掺和你们母子俩的事吗？你们爱跟着萧子靳走就走，我不拦着你们。”

说罢，何玉娇甩开沈雨荨的手，气呼呼地往回走。

沈雨荨心里虽然不好受，但这个时候还是找小梓桓要紧，如是她又继续开始寻找小梓桓。萧子靳挂掉电话后也不在酒店多作停留，他跨步走出酒店，找寻小梓桓。

虽是早晨，但街道上陆续看到很多出门买菜回家的老人家以及家庭主妇。道路中间的车辆也逐渐多了起来，车鸣声打响了闹市的篇章。

萧子靳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高大颀长的身子伴着浑身散发出来的高贵冷傲的气息成功吸引了无数大妈的视线，她们看到气质非凡的陌生男子，都忍不住追随着他的脚步看过去。

他自然注意到四周围投注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但他已经习以为常，此时只是眉头担忧地扫向街道四周。

找了良久，依然看不到小梓桓的身影，正自焦急之际，却看到了沈雨荨。

沈雨荨似乎也察觉到萧子靳，蓦然转头，正好跟他的视线在空气中碰撞在一起，两人都显得有点不自在。

“还没有找到梓桓？”萧子靳眉眼也难掩其的关切之色。

“没有。”沈雨荨眉心紧拧。

萧子靳看向四周，“问一问他们，或许对我们找到梓桓有帮助。”

沈雨荨顺着萧子靳的视线，看到摆摊卖各式各样物品的小贩，“嗯，也只能如此了。”

如是，两人一同开始寻问他们，最后，一个卖水果的大姐告诉他们小梓桓曾走过十字路口，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俩谢过大姐后就马不停蹄地循着大姐所指示的方向追过去。

果不其然，他们俩跑了大概几分钟，便远远地看见小梓桓正朝马路对面走过去。

而马路对面正是萧子靳所在的酒店位置。

见此，萧子靳和沈雨荨拔腿就跑过去，待两人快要到达之际，小梓桓的小脚已经踏向马路中央。

“梓桓……”沈雨荨担心小梓桓会出事，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都说好的不灵坏的灵，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此时，一辆大型笨重卡车正朝小梓桓的方向驶过来。

“梓桓，小心呀！”沈雨荨恨不得自己此时此刻成变身闪电侠，以闪电速度飞奔到小梓桓的身边，把他拉回马路旁。

然，她的脚步无论如何也无法跑得过那辆卡车，眼看卡车就要撞到小梓桓，沈雨荨只觉自己的脑袋嗡嗡嗡地响，完全不能思考一样。

下一刻，萧子靳却箭步一般奔向小梓桓，修长的手一把抱起小梓桓，疾步到马路对面。

或许卡车上的司机是疲劳驾驶，车子完全没有任何的急刹车以及急转弯的痕迹，只是一路悠哉游哉地继续往前驶去。

沈雨荨顾不得卡车司机到底是不是疲劳驾驶，她只关心小梓桓有没有事。

如是，沈雨荨左右前后扫视了一眼，见暂时没有车行驶而过，也不再作多想，直接拔腿跑到马路对面。

“梓桓，你没事吧……？”沈雨荨担忧地查看着小梓桓的身子。

小梓桓似乎还惊魂未定，正怔忡着一双眼看着沈雨荨以及抱着他的萧子靳。

不知为何，萧子靳看到沈雨荨如此关心小梓桓，心里竟会有一些吃味，“梓桓和我都没事。”

然而，沈雨荨的双眼却在不经意间瞥到了萧子靳摩擦出血的右手背，心内一紧，忙扯过他的手，“你的手流血了。”

话刚落下，小梓桓怔忡的双眼立刻投在萧子靳的手上，“姐夫……你的手流血了，痛不痛？你一定很痛是不是？”

说着，小梓桓捧起萧子靳的手，笨拙地朝他的手背吹着热气，试图用这种方法减轻萧子靳的疼痛。

萧子靳深邃的双眼看着小梓桓，思绪复杂，自从得知小梓桓是沈雨荨的亲生儿子后，他就对小梓桓产生一种莫名的排斥感。

他甚至自私地认为，小梓桓就是横亘在他和沈雨荨之间那道跨不过的坎，让他们俩越离越远。

此时此刻，小梓桓捧着自己的手，看到小梓桓一脸急切，萧子靳竟没有去推开他。

沈雨荨也是被小梓桓的行为震惊到了，难道萧子靳在他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萧子靳受伤，他会表现得比她还要着急？还是说，从小就没有父爱的小梓桓已经认定萧子靳就是他的爸爸？

爸爸？

想及此，沈雨荨嘴角不由泛起一抹苦笑，萧子靳怎么可能是小梓桓的爸爸，看来还是自己想多了。

萧子靳淡定的声音响起来，“梓桓，我没事，你不用再吹了。”

“可是……”小梓桓抬头，“你流了好多血……。”

其实，萧子靳只是摩擦破皮，并没有流血出来，“梓桓不用担心，这点伤不算什么，姐夫根本就没事。”

沈雨荨从萧子靳的手里拉过小梓桓，摸着他的头，“梓桓，我们回家吧，姐夫的手背消一下毒就没事了。”

说这话时，沈雨荨不敢直视萧子靳的眼睛，她其实非常感谢萧子靳救了小梓桓，如果没有他，或许小梓桓就永远地离她而去，如果真是那样，她肯定会悔恨一辈子的。而萧子靳的出现，成功扭转了局面，所以现在她才可以抱着小梓桓。

然，沈雨荨清楚地知道，她跟萧子靳已再无可能，两人呆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只会让双方越尴尬，至少她会感觉非常难堪。

而萧子靳听到沈雨荨平平淡淡的话，心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样。难道在她的眼里，自己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吗？为什么他受伤了，她竟然可以表现得如此平静？还是说，她早就看自己不顺眼，想要离开自己？

“……”他紧握双拳，任由鲜红的血迹霸道地侵占着他后手背的一方天下。

小梓桓似乎非常敏感，小小的心敏锐地发觉萧子靳浑身散发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气息，他挣脱沈雨荨的怀抱，果断地抱住萧子靳的大腿，小小的脸蛋摩擦着萧子靳的西服。

“我不回去，我要跟姐夫在一起。”小家伙语气坚定。

第 124 章 哪都别想去！

“我不回去，我要跟姐夫在一起。”小家伙语气坚定。

闻言，沈雨荨下意识地瞄向萧子靳，见萧子靳并没有任何反应，她便伸手想要拉过小梓桓，“梓桓，听话，乖乖跟妈妈回家，外婆她们还在家里等着你回去，你不能让她们担心的，知道吗？”

“我不，打死也不回去。”小梓桓死死地抱住萧子靳的腿。

沈雨荨无可奈何，她把求助的目光转向萧子靳，“你帮帮忙吧，小家伙最听你的话。”

萧子靳看了一眼死拽住自己裤腿的小梓桓，再深深地看着沈雨荨，仿佛要透过她的表情看穿她的五脏六腑一样，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好。”

“谢谢。”依旧是客气疏离的话，如果不是碍于这里是马路边，如果不是碍于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小梓桓，萧子靳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一怒之下质问她到底有没有心。

只不过，萧子靳并没有表现出来，他蹲下去，看着小梓桓，轻声诱哄道：“梓桓，你是不是非常想跟姐夫在一起？”

“嗯，非常想。”小梓桓的眼眶有些红。

“那你会不会听姐夫的话？”

“会。”

“姐夫现在带你回家，好不好？”

“回哪里？”

“外婆家。”

听此，小梓桓红了眼，“姐夫，为什么你不要梓桓？是不是梓桓不乖，所以你不喜欢梓桓，想要抛弃梓桓一个人回榆市？你不要抛弃梓桓好不好？梓桓一定乖乖的，好不好？”

说着说着，小梓桓因为委屈和害怕而流出了滚烫的泪水，泪水肆虐着他稚嫩的脸庞，看着好不可怜。

见此，萧子靳眼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之意，温厚的手掌覆在小梓桓的脸上，爱怜地替他擦拭脸颊的泪珠，“梓桓，男人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你再哭，姐夫就会鄙视你的，知道吗？”

这话非常有效果，小梓桓立刻止住眼泪，抽抽噎噎地道：“知道了，那梓桓不哭了。”

“这样才乖。”萧子靳的声音温柔至极，像是在细心地呵护自己的小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沈雨荨的错觉，她竟然觉得萧子靳和小梓桓极像两父子，想及此，沈雨荨摇摇头，让自己不要多想，萧子靳不可能是小梓桓的爸爸。

萧子靳诱哄小梓桓成功后，带着他们俩走到酒店的地下停车场，开着他自己在岳城租赁的代步咖啡色宾利慕尚，朝何老太太的家驶去。

回去何老太太家的途中，沈雨荨打了一个电话给何玉娇。

“妈，梓桓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正搭车回去。”沈雨荨并没有说出自己搭什么车以及搭谁的车。

何玉娇听到小梓桓已经找到的消息，也不由松了口气，完会没有心思去想萧子靳会不会过来，只是不放心地叮嘱沈雨荨，“既然找到了就好了，记得路上要看好小梓桓，不要让他再偷机跑出去了。路上记得安全，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好的，妈。”

沈雨荨庆幸于何玉娇没有问太多，她挂掉电话后，视线从小梓桓的身上转到萧子靳的背影上，再落到萧子靳已简单处理过的后手背上，内心五味杂陈。

刚才小梓桓一直抱住他大腿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推开小梓桓？难道他的心里不是跟她当初得知小梓桓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排斥小梓桓吗？还是说，他仅仅只是为了给她一点面子，好声好气地跟小梓桓说话？

不管萧子靳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无奈，沈雨荨都非常感谢萧子靳能温和地跟小梓桓说话。毕竟当初是她的错，而如今小梓桓还对萧子靳死缠烂打，说到底，亦是她的错。

从始至终，其实错的人一直都是她，她没有资格怪萧子靳，更加没有资格要求萧子靳为她做什么。

不容沈雨荨多想，宾利慕尚已经停在了何老太太的院门外。

何老太太非常担心沈雨荨和小梓桓，即使听到何玉娇告诉自己他们两人已安全无事，她依旧不放心地站在院门前等待他们的归来。

此时，见一辆豪华的车子停在自己面前，何老太太眼里掩不住其的诧异之色。

三人先后从车上下来，何老太太看到小梓桓，沧桑的脸上绽放出欣喜的笑容，她蹒跚着脚步走到小梓桓的面前，一把抱住了小梓桓。

“看到梓桓回来，外祖婆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放下了。”

“外祖婆，对不起，梓桓不是故意的。”小梓桓泪水已干涸的脸上尽是自责。

何老太太拍了拍小梓桓的后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说完，何老太太松开小梓桓，拉着他的小手，随后看着萧子靳愧疚地道：“萧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我家梓桓麻烦你了。”

其实就算沈雨荨不将事实说出来，何老太太从他的后手背也看得出，萧子靳帮了他们很大的忙。

萧子靳绅士礼貌地对着何老太太微笑，“外婆不必如此说，雨荨的事就是我的事，谈不上麻烦。”

此话一出，沈雨荨脸色瞬间僵硬起来。

雨荨的事就是我的事？他这是故意的吗？明知道她和他已经是不可能，为什么还要在她的家人面前说出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何老太太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只是亲昵地摸着小梓桓的头。

这时，小梓桓抬头看着何老太太，“外祖婆，刚才梓桓差点被车撞到，是姐夫冲过来救了梓桓，为了救梓桓，姐夫的手还受伤了。”

何老太太显然没料到事情会如此严重，更加没料到萧子靳会不顾生命危险救一个自己老婆替别人生的儿子，她不禁感激地道：“萧先生，真是太感谢你了。”

“外婆不用这么客气，换做是谁，看到这种事都会出手相救的。”萧子靳仍然保持着礼貌。

萧子靳的话如同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温暖了沈雨荨渐冷渐冰的心，沈雨荨知道，换做是谁，都难以像他一样，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救一个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小孩。

“姐夫，你留在这里陪梓桓好吗？妈妈也会在这里的。”小梓桓搬出沈雨荨。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沈雨荨，似乎等待沈雨荨的答案。

何老太太听到了小梓桓口中的姐夫，忙说道：“梓桓，你该改口不能再叫姐夫了。”

小梓桓疑惑地问：“那我应该叫什么？”

沈雨荨说：“叫叔叔。”

小梓桓正欲开口，不料刚刚闻风赶出来的何玉娇却一把拉过小梓桓，蹲下去，故意对着小梓桓大声纠正道：“不是叫叔叔，应该叫爸爸。”

此话一出，众人都明显愣在了当场。

不想，何玉娇丝毫不理会大伙的惊讶，继续说道：“梓桓你想啊，姐姐变成妈妈，

姐夫是不是应该变成爸爸？”

小梓恒小小的脑袋转呀转，“外婆说得有道理。”

何玉娇见沈雨荨想要开口，不由得起身抢先一步对萧子靳道：“萧子靳，现在的情势你也看到了，梓恒是雨荨生的，叫雨荨妈妈。那么你能不能接受梓恒以后叫你爸爸？如果你可以接受，我可以不阻止你，你尽管带雨荨走；如果你没办法接受，麻烦你以后再也不要打扰雨荨，我家雨荨也不是非要吊死在你这棵树上，她还要嫁人的。”

“……”沈雨荨止住了自己想说话的冲动，不安地等待着萧子靳的回答。

说她没用也好，说她自私也罢，她只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心里是非常希望看到萧子靳的表态的。

萧子靳看了眼小梓恒，再看着沈雨荨，一言不发。

被一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叫爸爸不是不可以接受，可是这个孩子是沈雨荨生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薄唇紧抵，他最终也没有点头答应，而是脚步一转，默默地坐进车厢里。

看着扬长而去的宾利慕尚，沈雨荨刚才提起的心不由得一直往下沉，沉到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中。

沈雨荨刚才还自私地抱有幻想，既然萧子靳能够不顾生命危险冲过去小梓恒，那么他应该不会介意小梓恒叫他爸爸，可是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老婆跟其他男人生的孩子。

看来，还是她将这个世界想得太美好，也把萧子靳想得太好了。

“妈妈，为什么姐夫……”看到沈雨荨落寞的表情，小梓恒突然意识到什么，忙改口，“为什么叔叔要离开？是不是叔叔不喜欢梓恒叫他爸爸？如果叔叔不喜欢的话，梓恒可以不叫的，你让他回来好不好？我真的很舍不得他走……。”

梓恒舍不得萧子靳走，她又何尝不是呢？

不等沈雨荨开口，何玉娇便恨铁不成钢地道：“沈梓恒，叔叔不喜欢你，只有江辰叔叔才喜欢你，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死心眼呢？”

听到何玉娇的话，小梓恒的眼眶又红了起来，“叔叔不喜欢我，呜呜呜……”

他伤心地看着车子离去的方向，随后揉了揉双眼，哭着转身跑进屋里去了。

沈雨荨忙抬步追上去，“梓恒，别跑那么快。”

看着这对不成器的母子，何玉娇有气无处发，只得恨恨地蹬着脚对走对一旁的何老

太太道：“妈，你看看，他们两母子就是一根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刚才你也看到，一旦让萧子靳接受梓桓，他就不乐意转身离开了。萧子靳会选择这样做，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母子俩明明看到了真相，却还要自欺欺人，一直心心念念着萧子靳不肯放。我真不知道他们脑袋到底都塞了什么东西，难道他们不把我气死真的不罢休吗？”

“玉娇，你别开口闭口指责雨荨和梓桓。”何老太太拉下何玉娇因气愤举向屋子里的手，“我看子靳对他们母子俩百般呵护，难免会对他心生情愫啊，等过一阵子就会好的。”

“萧子靳对他们好？”何玉娇嘴角忍不住勾起一记冷笑，“如果萧子靳对他们好，就不会让雨荨流产，也不会在梓桓眼巴巴地想要叫他一声爸爸的时候无情地拒绝了梓桓。”

何老太太深知何玉娇的脾性，不希望她再说下去，如是拉起她的手就往屋子里走去，“别再说了，我做的早饭都凉了。”

听到可以吃早饭，何玉娇才发觉自己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的响，这才住了嘴。

只不过心里还是不由得暗骂沈雨荨和沈梓桓两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第二天，沈雨荨已平复心情坐在客厅里教小梓桓认一些简单的图像，小梓桓似乎也没有昨天那么伤心，两人看起来倒也舒畅开怀。

何玉娇手里捧着两本护照，视线落在两人的身上，郁闷之色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兴奋。

跟在她后面的还有温润如玉的江辰，江辰穿着精致妥贴的休闲服，整个人看上去优雅高贵。不得不承认，江辰跟小时候完全判若两人，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江辰一点也不为过。

沈雨荨察觉到江辰的气息，可她并没有抬头，或许她内心深处还是有点害怕面对对自己一往情深的江辰吧！

何玉娇当然不会注意沈雨荨的那些小心思，她只是绕过桌子，坐到沈雨荨的旁边，“给你的。”

“这是什么？”沈雨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闻言，小梓桓也扭头看向何玉娇手里的小本子上，乖乖地一言不发。

“江辰今天下午就要搭飞机回去美国，这是我特意托关系给你们母子俩办的护照。”何玉娇脸上带着无限的憧憬，“你们母子俩先跟江辰去美国，等到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过去，以后我们就在美国定居生活了。”

“……”小梓桓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什么护照，什么美国，什么定居生活，他都

不明白。

江辰坐下来摸着小梓桓的脑袋，小梓桓虽然喜欢江辰，但是他更希望此时温柔地抚摸他脑袋的人是萧子靳，可想到萧子靳离去的背影，小梓桓不由得垂下脸去。

沈雨荨并没有接何玉娇手里的护照，江辰眸光略微黯淡，但他还是温和地笑道：“雨荨，何阿姨只不过担心她过去会对你有所干扰，所以才会想着等我们感情稳定，可以结婚的时候再过去。如果你希望何阿姨一起跟过去，也是没问题的，我可以等她办好护照一起过去。”

“不是……这个原因。”沈雨荨视线在何玉娇和江辰两人身上来回转了一圈，最后落到小梓桓的身上，说话不由有点吱吱唔唔，“我只是觉得……我毕竟带着梓桓，一起跟过去对你会造成非常多不便的困扰，我不希望以后让你要为我们母子俩的事操心。”

何玉娇哪里会相信沈雨荨的鬼借，她将护照一把甩到沈雨荨的手上，“沈雨荨，你别以为你那点小心思我会不知道。你肯定还在想着……什么时候可以跟萧子靳复合，我告诉你，你别再傻了，昨天萧子靳就已经明确拒绝你和梓桓，就算你死乞白赖地等着萧子靳，他也不可能接受梓桓的。”

见沈雨荨不说话，何玉娇心腔的怒火就蹭蹭地往上冒，“沈雨荨，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麻烦你也为梓桓的未来考虑一下好吗？如果你跟着江辰一起去美国，梓桓不仅可以得到江辰的悉心照顾和精心培育，最重要的是可以叫江辰爸爸。可是你想想，你跟萧子靳，你能得到什么？梓桓又能得到什么？除了无尽的伤害，屁都没有一个。”

“……”沈雨荨的内心深受触动，妈妈说的话虽不是特别中听，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江辰如墨玉一般的眼眸锁在沈雨荨陷入思考的精致脸庞上，误以为她真的如何玉娇所说，想要回去跟萧子靳，心里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恼火。

他忽地开口，声音也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雨荨，我不明白，萧子靳到底有什么好，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你，你还想要跟着他？上次因为怀孕，你拒绝了我，这一次，你又想用什么样的借口拒绝我？”

沈雨荨蓦然抬头，正撞进江辰染着血丝的眼眸深处，这样的江辰，沈雨荨还是第一次看见。自长大后，江辰在自己面前一直都是温和绅士得如同高贵王子一般的存在，他从不会发怒，从不会强硬要求自己做什么，然而今天，江辰似乎真的被自己惹怒了。

江辰注意到沈雨荨颇为惊愕的表情，好像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常，如是温和地劝道：“雨荨，萧子靳真的不适合你，你跟他是一辈子不可能在一起的。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为了梓桓的前程，你跟我去美国吧。或许我比萧子靳晚一步走进你的心里，但是我以后绝对会比萧子靳更疼你更爱你，让你不后悔决定跟我一起走。”

听到江辰说这样的话，如果说她一点也不动容，那绝对是自欺欺人。其实江辰说得字字珠玑，扪心自问，她与萧子靳在一起那么久，真的发生太多让人猝不及防的糟糕事情，她的心情也一度受到严重摧残。

也许正如江辰所言，只有跟了江辰，自己和梓桓才可以得到一个安稳宁静的生活。

想及此，沈雨荨终是点了点头，“好，江辰，我跟你一起去美国。”

此话一出，何玉娇高兴得就差没有直接跳起来，江辰心中残存的不安也因沈雨荨这话而安定下来，好看的五官绽放出欣慰的笑容。

沈雨荨看到何玉娇和江辰脸上松了口气的笑容，只好在心里安慰自己，如果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以让他们都高兴，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呢？况且自己也没必要任性地看着萧子靳，弄得所有人都不愉快，不是吗？

然而小梓桓却不这么认为，这一段时间，他对大人之间的那一些事情，多多少少都有点认知。听到沈雨荨要跟江辰去美国，稚嫩的脸庞瞬间爬上了失落的表情。

“妈妈……你真的决定要跟江辰叔叔走，不要子靳叔叔了吗？”小梓桓虽不是很喜欢称呼萧子靳为叔叔，但他不希望惹大人们不高兴，如是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改口。

闻言，三个大人都明显怔愣在当场。

他们似乎忘记了小梓桓，小家伙虽然年纪小，但是心思有时比大人还要复杂，如果不做好他的思想工作，那么难免会出现离家出走那种令人叫苦不迭的事。

江辰温柔地抚摸着小梓桓的头，“梓桓，子靳叔叔跟妈妈不适合在一起，所以要跟江辰叔叔带着你一起去美国，梓桓不用害怕，去了美国之后，江辰叔叔会像子靳叔叔一样对你那么好，不让你伤心不让你受欺负的。”

“可是……”小梓桓没有怀疑江辰说的话不可信，他只不过是更喜欢萧子靳，好像跟萧子靳在一起，他才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何玉娇就知道小梓桓是一个麻烦精，可为了小梓桓不再这种关键时刻动摇沈雨荨的心，只得软着声音哄着小梓桓，“梓桓乖，外婆前天晚上不是跟你说过，妈妈只有去了美国才会开心快乐吗？难道你愿看到妈妈不开心么？”

“我不愿意。”小梓桓最害怕的就是妈妈伤心难过。

“这就对了。”何玉娇摸着小家伙柔软的头，待会你和妈妈一起跟江辰叔叔去机场，知道么？”

“知道……。”小梓桓乖乖地点头。

“梓桓最乖了。”何玉娇心里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她真担心小梓桓会打碎自

己未来的华侨梦。

“……”沈雨荨静静地看着小梓桓，见他为了自己委屈求全，心内不由涌起一股心疼之意。

都怪自己，没能让小梓桓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以致于小梓桓小小年纪就学会小心翼翼地看着别人的脸色做事，确切地说，小梓桓一直在讨好自己。

想及此，沈雨荨更加内疚自责，她希望去了美国之后，可以好好弥补小梓桓。下午，何玉娇有些迫不及待地催促道：“雨荨，妈已经帮你和梓桓收拾好了行李，现在跟我去拿。”

“何阿姨，不用麻烦雨荨，我跟你一起上去拿就可以了。”江辰刚好从屋外走进来，体贴地笑着。

江辰如此体贴，何玉娇心里对江辰更加满意，如是也笑着道：“也好。”

沈雨荨不想太过麻烦江辰，站起来也作势想要跟上去，却被何玉娇制止了，“你在一楼看着梓桓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就将行李搬下来。”

“可是……我怕你会漏掉我的东西。”沈雨荨说。

“那你带着梓桓一起上去。”

沈雨荨拉着小梓桓一起上去二楼收拾行李，很快，他们一同拖着行李箱走到一楼。

刚走到一楼，何老太太摘菜回来，由于何玉娇事前已经跟何老太太知会过，所以何老太太并没有再过问太多，只是欣慰地告诉沈雨荨，“雨荨，你一定要过得幸福。”

“我会的，外婆。”沈雨荨抱住了何老太太。

“乖孩子。”何老太太脸上流出了欣喜的泪水，她的外孙女终于可以苦尽甘来了，江辰是个非常不错的依靠，雨荨跟着他也是她的福气，至于以后，也只能看他们之间的造化了。

“外婆，妈，我跟梓桓要走了，你们好好保重身体，知道吗？”沈雨荨拉着小梓桓，不舍地对着何玉娇和何老太太告别。

“知道了，你怎么比我还要啰嗦，赶快走，省得在这里碍眼，你又不是看不到你妈，等你跟江辰结婚的时候，你妈一定会过去，到时不嫌你妈我烦人，我就谢天谢地了。”何玉娇挥着手，嗔怨般地对着沈雨荨大声道。

何玉娇嘴上虽如此说，其实她的心里仍然有点不舍，可想到自己很快就可以去美国生活，便没有那么惆怅了。

“嗯……。”沈雨荨点了点头，随后转身跟着江辰一起朝大门口走去。

可刚走到大门的时候，一辆咖啡色的宾利慕尚便戛然而止，如同被一股大力按住般停在了他们的面前。

江辰眸色不悦，他自然知道车里面的究竟是何人。

沈雨荨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为什么萧子靳偏偏每次都要在这个节骨眼出现？不管他是刻意还是无意，总之沈雨荨此时根本不希望看到萧子靳。

她害怕自己会再次动摇，自己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跟江辰走，她真的不愿意再发生什么意外。

然而下一刻，英挺挺拔的身躯却瞬间笼罩住了沈雨荨娇小的身子，男人身上凛冽的气息扑鼻而来，让她的心头一颤。

她不敢抬头，连呼吸都变得极其小心翼翼。

萧子靳如黑曜般的墨色双眼扫过江辰手中拉着的行李箱，伤口还没完全好的手紧握成拳，他尽量平静地问道：“你这是要去哪里？嗯……？”

话落，却是江辰直接应道：“雨荨已经决定跟我一起去美国，连护照都已经准备好了。”

江辰挑衅一般的声音响在萧子靳的耳旁，显得极其刺耳，萧子靳蓦然抬起沈雨荨的下巴，“他说的……是真的吗？”

沈雨荨被强迫对上他冷厉的眸光，小小的心脏如同被一只手大力捏住一般，呼吸不由一窒。

这样的萧子靳，实在是太可怕了，可她不能在他的面前流露出一丝丝不舍与害怕，如是倔强地挤出一个字眼，“是。”

她的表现彻底激怒了他，他墨色的眼眸染上一层阴霾，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可沈雨荨却觉得眼前的男人如同黑夜里的一只饿狼，仿佛随时能将自己生吞活剥吞入腹中。

萧子靳忽而扬起手中的结婚证，语气冷冷地道：“沈雨荨，我手里还握着我们的结婚证，只要我不同意离婚，你就永远只能是我的妻子。你想偷偷地背着我跟其他的男人跑到国外结婚是吗？你觉得我会同意吗？法律会允许吗？嗯？”

男人的语气里夹杂着蓄势待发的怒意，那本红色的小本子嚣张地晃在她的眼前，像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从头顶直窜脚底，直浸入骨，冷得她忍不住心生寒颤……。

第 125 章 快要赶不上飞机了

江辰在一旁看着萧子靳如此过分地逼问沈雨荨，声音也是极冷，“萧子靳，你不觉得你非常幼稚非常任性吗？”

闻言，萧子靳缓缓地转过头，嘴角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度，“我幼稚？我任性？”

“难道不是吗？”虽然萧子靳的气场非常强大，但江辰也不愿让自己的气势甘拜下风，“当初雨荨怀了你的孩子，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给雨荨幸福，所以我默默地退出这场我根本就没来得及加入的竞争。可是结果，你让我失望了。因为被查出梓桓是雨荨的孩子，你对雨荨不闻不问，导致雨荨痛失小孩。这种时候，你本应放下一切的芥蒂，好好照顾雨荨，然而你没有做到，你竟然让你的家人继续上门挑衅雨荨，逼得雨荨要回来外婆家治疗创伤。”

江辰咬着牙，“你利用雨荨对你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她，这是一个男人爱自己女人所应该有的表现吗？不是，你这根本就是幼稚任性，如果你不能给雨荨幸福，就不要阻拦我给她幸福。”

江辰很少在众人面前说那么多话，然而今天他却将心中的话一气呵成。

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实在讨厌萧子靳，还是由于自己害怕萧子靳的出现再次将雨荨的心带走，总之，他非常不希望这个时候看到萧子靳……。

萧子靳静静地听着江辰说话，待江辰停下来之际，萧子靳只淡淡地道：“说完了吗？”

“如果你愿意听，我还可以再说。”江辰说着，已跨步到沈雨荨的身旁，伸手拉住她的手。

然，萧子靳同样拽住了沈雨荨，两个男人互相对视，眸光相撞，燃出火花。

沈雨荨夹在他们中间，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彼此之火气燃烧般，呼吸越来越紊乱。

萧子靳声音冰冷，“放开你的手。”

“你没有资格命令我放手。”这一次，江辰绝不松手。

沈雨荨稳了稳情绪，平静地看着萧子靳，“萧子靳，你放开我吧，我已经决定跟江辰出国了。至于结婚证，不管你是否同意，三年后都会离的。”

沈雨荨坚定而平静的话传入萧子靳的耳朵里，萧子靳感觉心脏那股怒火已濒临爆发的边缘，他眼眸充血，咬牙一字一字地道：“你……休……想……。”

话落，萧子靳再也不多说，他松开沈雨荨，紧握双拳，毫不犹豫地挥向江辰的脸庞。

江辰猝不及防，帅气的脸旁挨了一拳，火辣辣地疼。

江辰平日里湿润如玉，可一旦发怒，也是一头不容小觑的猎豹，他擦拭着嘴角的血迹，怒视着萧子靳。

下一刻，江辰同样抡起拳头，挥向萧子靳的脸，然萧子靳身手更为敏捷，扑了一个空。孰料，江辰另一只手却狠狠地落在萧子靳的肚子上。

萧子靳吃痛，闷哼一声。

两人谁也不让谁，似乎想要通过一场搏斗赢得沈雨荨的所有权，沈雨荨和小梓桓在一旁看得心惊胆颤，何老太太和何玉娇也万万没想到萧子靳和江辰会打起来，然而，他们却无法近身，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两个大男人在院子里打架。

“沈雨荨，你快劝劝萧子靳呀。”何玉娇担心江辰被打得出事，忙不迭地叫道。

沈雨荨也害怕会闹到巡捕局，如是扯起嗓子大喊，“你们两个不要再打了。”

然，她的话根本没有效果，反而像是加油剂，让两个男人打得更加激烈，沈雨荨眼见事态发得越来越严重，情急之下，她只得冲身上前，趁着两人分开的空隙，整个人直接立在两人的中间。

萧子靳和江辰见此，都如刹车般顿住了各自的动作。

“沈雨荨，你不要命了吗？”萧子靳的怒吼。

与此同时响起来的还有江辰担忧的话，“雨荨，你没事吧。”

沈雨荨并不对任何一个人的问话作答，她只是红着眼怒视着萧子靳，“萧子靳，你不要再闹了，我们是不可能的，请你放手吧。”

“……”萧子靳看着一脸坚定果决的沈雨荨，怒意翻滚。

随即，他二话不说，阴沉着脸一把扣住沈雨荨的腰，将她打横抱起，转身直接往宾利慕尚走去。

“萧子靳，你要干什么？你把我放下来。”沈雨荨整个身子被悬空，不由惊呼出声。

江辰本想追上去，奈何刚才和萧子靳斗殴之际耗费太多体力，如今一双脚像是被定住一样，动弹不得，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沈雨荨被萧子靳抱进车里。

何玉娇见此，急红了老脸，她疾步过去，“萧子靳，你把我女儿放下来，她要跟江辰去机场搭飞机，你不可以把她带走的。”

萧子靳一只手已拉开后车门，他根本懒得理会何玉娇落在自己身上的拳头，随后将沈雨荨直接扔进去。

“啊……”沈雨荨身子磕到车后座的棱角，痛得低呼一声。

不等沈雨荨反应过来，车后门已被萧子靳大力关上，‘砰’地一声，带着主人怒不可遏的怒气。

隔着一扇车窗，沈雨荨只听得到萧子靳冷傲的声音，“雨荨是我的妻子，谁也别想把她从我手里抢走。”

男人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时间，沈雨荨感觉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或许他们都被萧子靳震慑住，包括她自己，她感觉自己的思维有一瞬间被强硬地抽离了一般，无法思考。

下一刻，萧子靳已坐进主驾驶座，见此，沈雨荨脑子一嗡，只想着要迅速逃离这辆车，逃离萧子靳。

然而，当沈雨荨伸手想要拉开车门之际，却始终无法打开，她急红了双眼，“萧子靳，你把门打开，我要出去，我要跟江辰去美国。”

可萧子靳只是紧抿薄唇，一言不发，他直接踩动油门，车子便扬长而去。伴着车子的快速行驶，沈雨荨慌乱地看向车后窗，却发现江辰小梓桓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

沈雨荨感觉全身的力气一下子被抽空，双手无力地垂在身旁，蔫头耷脑地搭在车后垫上。

车子正在高速行驶，沈雨荨不能跟萧子靳撕扯，否则两人都有可能命丧马路，她自然也不可能砸碎车窗跳出去，那等于是送死。

来到岳城后，她已经被萧子靳劫了两次，每一次都是自己决定跟江辰回去美国的时候强势到来，将自己的心和人扰得不得安宁。

她早已经跟萧子靳说过，她跟他已经不可能，为什么他还要来破坏自己的幸福？她不能否认梓桓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不能接受梓桓叫他爸爸，她失去的孩子不能再回来，他的家人亦不可能接受跟他已经没有任何牵连的她。

所有的所有，都明确的告诉他们两人，分开……是唯一的选择。

不知道想了多久，车子驶到了别墅酒店的地下停车场，车停，萧子靳打开车门，将沈雨荨从车厢内拽了出来。

被抱出车子，沈雨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要赶快逃走，跟江辰一起去机场。

如是，沈雨荨想也不想，直接张嘴狠狠地咬向萧子靳的臂膀，萧子靳咬着嘴唇，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打算。

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沈雨荨作势还想再咬一口，不料，萧子靳威胁的声音响了起来，“如果你再不安分，我不介意在这里跟你一起翻云覆雨一番。”

此话一出，沈雨荨张开的嘴瞬间僵住，他……他还是曾经那个优雅绅士的萧子靳吗？为什么他会说出……这种不堪入耳的话？

可是最近的萧子靳都相当反常，沈雨荨不敢去挑战他的底线，张开的嘴不甘地阖起，眼睛不安地直视着目不斜视看着前方的萧子靳。

地下停车场的光线并不是很足，透过略微昏暗的灯光，沈雨荨看到萧子靳线条分明的脸庞被衬得更加深邃立体，心头不由一悸。

沈雨荨极力压制内心的异样情愫，她摇摇头，试图用不满的控诉来转移注意力，“萧子靳，我让你放开我，你有没有听到，你别那么霸道好不好？”

闻言，萧子靳怒极失笑，“你们女人不是喜欢霸道的男人吗？也许我以前对你太宠，所以才导致你现在敢明目张胆地跟别的男人跑路，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霸道一点？嗯？”

“……”沈雨荨一时语滞，他居然说自己跟男人……跑路。

不多一会儿，沈雨荨整个人再次被萧子靳扔到豪华酒店房间的柔软大床上，她还没回过神，萧子靳沉重的身躯已顺势压了上去，他捏着她的下巴，“沈雨荨，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的配偶栏上写着你的名字，没有我的允许，你绝对不可以跟其他男人在一起。”

沈雨荨咬着牙，“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我要跟你离婚。”

离婚……

离婚这两个字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袭卷萧子靳尚存理智的大脑，他看着身下女人因愤怒而泛起潮红的脸蛋，喉咙一紧，浓烈的吻便肆无忌惮地落在沈雨荨的脸上。

沈雨荨感觉头脑涌起一股热流，思绪被强硬地抽离大脑，放空九霄云外。

“萧子靳，你不可以乱来，你放开我。”沈雨荨双手胡乱地试图推搡他的身躯，奈何却被萧子靳的手抓住大力地按在床上。

“你是我的妻子，就该履行妻子应尽的义务。”萧子靳磁性的声音充满蛊惑。

“我不是你的妻子，只要你现在同意离婚，我们就可以再无任何关系。”沈雨荨胸口剧烈地上下起伏。

“唔……”

萧子靳霸道的吻强势般堵住了沈雨荨的嘴唇，唇舌缠绕间，尽情地索取着她的美好。

这个时候，沈雨荨自然是拒绝的，她一边挣扎一边口齿不清地叫道：“萧子靳……你放开我……不要这样子！”

“不这样怎能让你忆起自己早已为人妻的身份？”萧子靳冷戾地吐出一句后，再度吻住她的唇。还着浓浓的怒火和欲火，吻得更深更粗暴起来。

他强硬的身体和火一样的热度预示着接下来极有可能会发生的动作，沈雨荨不自觉地微微战栗起来。

“还要不要去美国？”他咬着她的耳珠问，咬得生疼。

沈雨荨感觉整个身子都像飘在大海的浮木上，萧子靳英俊魔怔的脸庞因动作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成功夺去了她的心跳。

“不说话是么？”他一把将她身上的衣服扯了下去，衣衫剥落后，是他强劲暴怒的占有。

愉悦，但更多的是疼痛！

沈雨荨想挣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挣扎的巨大漩涡。

她不知道萧子靳要了多久，只知道自己在他的折腾下迷迷糊糊地睡过去，醒来的时候，猛然发现已到下午三点。

江辰的飞机是下午四点，如果她再不回去就赶不及了。顾不得身上的疼痛，沈雨荨快速穿好衣服，想要夺门而出。

然当想要拉开门的时候，她才惊愕地发现，门被锁住了。

沈雨荨第一个想到的是，萧子靳为了不让她跟江辰一起去美国，将她囚禁在这里了，思及此，她的心里不禁开始慌了起来。

最近的萧子靳非常反常，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就像上午的他，那样一个完全陌生的萧子靳令她感到害怕……。

“萧子靳，你想要干什么？你赶快把门打开，我要出去，你不可以这样子对我的，你知道吗？”沈雨荨扯起嗓子大声喊道。

然而，敲了半天门外面却没有任何的动静，难道萧子靳不在别墅里面？

正想着，门忽然被打开了，萧子靳面色平淡地出现在她面前。沈雨荨蓦然抬头，目光正好撞进男人深不见底的墨色眼眸中，她想转移视线，却无法转移，仿佛磁石一般将她的视线锁定在他的深潭中，只能越陷越深。

沈雨荨努力保持心头的平静，“萧子靳，我要出去。”

萧子靳凝视了沈雨荨良久，最后才缓缓启齿，“你饿了吗？”

闻言，沈雨荨有一瞬间的怔愣，然嘴巴却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饿了。”

话落，沈雨荨也是一惊，她是要逃出去的，而不是跟他讨论饿不饿的问题，意识到此，她的目光偷偷往房外的四周扫视一遍，想趁着萧子靳不注意的空隙，夺门而出。

萧子靳似乎看出了她的想法，语气淡漠道：“你不用想着逃出去，这间房间设置了指纹密码，不经过我的同意，你是不可能逃得出去的，所以你别浪费精力，乖乖地呆在房间里。”

“萧子靳，你怎么可以这样。”沈雨荨怒。

话落，沈雨荨双手开始胡乱往萧子靳的身上挥去，然她的手却被萧子靳遒劲修长的手一把抓住，轻而易举地将她整个人逼靠到门边上。

“沈雨荨，我已经跟你说过，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她抬头，红着眼瞪他：“萧子靳，就算你暂时锁住了我，你也不可能囚禁我一辈子的。”

“只要锁住你一阵子就可以了，我可没想着要锁你一辈子，以后我还要带你这位萧太太跟我的亲朋好友一起聚会呢。”萧子靳面对着怒气冲冲的沈雨荨，不怒反笑。

话落，萧子靳再次‘砰’地一声将门关上，只留下一句，“你乖乖呆在房间里，我现在去帮你弄晚餐，让你也试一试你老公的手艺。”

老公？

不知为何，老公这两个字从萧子靳的嘴里吐出来竟然会让她哭笑不得。

萧子靳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以前的萧子靳，虽然冷厉，但对待自己永远都是宠溺有加，从不会做出囚禁一个人的举动。当时，沈雨荨认为，萧子靳只是为萧家的继承权，才会事事迁就她，可是渐渐地，她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萧子靳对自己的温柔，她开始依恋这种感觉。

本来想着就这样跟萧子靳凑合着一起过下半辈子，然而一系列的变数让她猝不及防，也让他们两个不得不走向分离的边缘。

如今，她下定决心要跟江辰一起去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却不想会在这个节骨眼发生这种事。

“萧了靳，你把门打开，你放我出去，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求求你把我放出去好不好？”沈雨荨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希望萧子靳可以想通让自己跟江辰一起赶去机场。

她使劲地敲打着坚硬不可摧的房门，“你有没有听到，我让你放我出去，你这样囚

禁我，我可以告你的。”

“……”外面没有声音，只有厨房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动静。

“萧子靳，我不需要你假好心替我做晚餐，我只求你能放我出去。”依然是沈雨荨不甘心的呐喊声。

可是，不管沈雨荨怎么喊怎么叫，萧子靳始终不再搭理她，仿佛她的吵闹在他的眼里根本不痛不痒一样。

沈雨荨也是一个倔性子的人，喊得嗓子都沙哑了依旧不放弃。

不知道过了多久，萧子靳终于将房门打开，将她的手机放在她的手上，“五点钟过了，你的江辰这个时候已经在飞机上，所以你不必再闹腾，乖乖出来吃晚饭，喊了一个下午，也该累了。”

她的视线落在手机上，只见显示着数十个江辰和妈妈的未接来电，刚才萧子靳肯定是调了静音，所以一整个下午她都没有听到自己手机的动静，甚至于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一部手机。

她是不是好可笑？人被囚禁也就算了，连自己的手机都被萧子靳悄无声息地拿走，而自己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看来，自己一旦紧张起来，头脑就不管用了。也难怪，自己会被萧子靳玩弄于股掌之间。

可是想到江辰和妈妈一定会很担心，所以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回去。

“妈……”

刚出声，电话另一边便传来何玉娇愤怒又略带担忧的声音，“沈雨荨，你这个臭丫头，为什么打了一整个下午的电话你都没有回应？不管你有没有事，你也要回一个信呀？你知不知道，江辰等了你一下午，他为了你还特意推掉了今天跟你未来公公婆婆一起回去的飞机。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在哪里，萧子靳到底有没有把你怎么样，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

听到江辰还没有回去美国，沈雨荨心里咯噔了一下。

她以为，江辰应该回去了，可没想到，他竟然为了自己还留在岳城，江辰如此待她，可她却屡次伤害他，她觉得自己真的是罪大恶极。

想及此，沈雨荨的眸色不由黯淡了下去。

“妈，你让江辰不要等我了，我……”沈雨荨语气极为愧疚自责。

闻言，何玉娇不干了，“不等？江辰已经推了今天这一班的飞机，等的就是你，你现在却让他不要等，沈雨荨，你到底有没有心呀。作为你妈，我都替你感到无比的羞耻。”

说到这，何玉娇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点重，毕竟是萧子靳把她劫走，不能全怪沈雨荨，“雨荨，妈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赶快回来，如果你不能回来，你就把你所在的地方告诉妈，妈让江辰去把你接回来。”

沈雨荨也想过让江辰过来，可想到今天下午两人在外婆家大打出手的场面，她就不敢让他们两个男人碰到一起，如果那种场景再重演一次，她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弄出人命。

况且，她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毕竟对岳城县城这个地方她也不是很熟，刚刚被萧子靳掳来的时候她只顾着生气也没有留意路况。

“妈，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回去的。你让江辰不要过来找我……”

“你能行吗？”何玉娇略微有犹疑。

“上次我被萧子靳劫过来，不是也平安无事地回去了吗？所以你不用担心，而且我也不希望江辰和萧子靳两个人再次打起来。”

“那好吧，妈等你的消息。”何玉娇也不由得想到了上午那个惊心动魄的场景，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如是也不敢再提议江辰去找沈雨荨的事，“不过，有什么状况一定要记得告诉妈，妈会想办法帮你的。”

“我会的，妈。”

“那好，妈先挂了，说再多也没用。”

“好的。”

挂掉电话后，沈雨荨发现萧子靳正站在客厅静静地看着自己，心里不由一惊，他该不会全部听到了吧？那么他会不会知道江辰没有回去美国的事？

但像他那种男人，应该比她更早知道江辰还没有回去美国吧。如果自己此时跟他说，想要回外婆家，他会同意吗？很显然不可能。

如是，沈雨荨只得深吸了口气，乖乖地跟着萧子靳走到客厅。

桌子上摆着丰盛的晚餐，饭菜的香味扑入她的鼻息间，惹得她的肚子咕噜地响了一声。

“……”沈雨荨捂着肚子，面露尴尬之色。

这种时候，她就算装也要装得有骨气一些，即使肚子不争气，沈雨荨也还是倔强地没有动筷子。

“老婆是不是想要老公亲自喂你？”

萧子靳的耐心似乎变得好了很多，他拿起筷子夹起了一块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凑到

沈雨荨的嘴边，温柔地哄道：“乖，张开嘴巴。”

沈雨荨的视线落在那块红烧肉上，忽然就没了胃口，“我没有胃口，不想吃。”

“没有胃口？”萧子靳嘴角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度，“是不是想要老公……用嘴巴喂才有胃口呢？”

此话一出，沈雨荨眼眸蓦地睁大。

“萧子靳，你的头脑……是不是被烧坏了？什么时候萧子靳竟然也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不像是他的作风。”

“你觉得呢？”

说着，萧子靳真的直接含住那块红烧肉，覆嘴到沈雨荨的唇边，灵活地撬开她的贝齿，将红烧肉喂到她的嘴里。

沈雨荨不知道萧子靳怎么做到的，她只知道自己被迫咽下了块红烧肉，肉沿着她的喉咙吞入腹中，震惊了她的内心。

本来以为萧子靳只是开一下玩笑，可没曾想，他竟然如此雷厉风行，直接将红烧肉以这种……难以启齿的方式塞进她的嘴里，看着眼前的萧子靳，沈雨荨的呼吸越来越紊乱，仿佛这个男人随时有可能将自己生吞活剥一样。

“现在还有没有胃口？老公不介意继续为促进老婆的食欲作努力……”萧子靳笑。

闻言，沈雨荨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用了，我现在有胃口了，我自己吃，不用麻烦萧先生了。”

说着，沈雨荨极快地端起玉瓷碗，做出认真吃饭的模样。

萧子靳的视线沿着玉瓷碗一直落到沈雨荨的唇上，透过她那张精致的脸蛋，脑海中不断地响起了沈雨荨口中的‘萧先生’。

他叫老婆，她竟然叫自己萧先生，难道她就那么急着跟自己撇清关系？甚至不惜冒着惹怒自己的风险，当着自己的面称呼自己‘萧先生’，若不是不想让她饿肚子，他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现在就再次狠狠地蹂躏她，让她明白，他是她老公，她是他老婆的事实。

沈雨荨一直不敢抬头看萧子靳，她只是静静地埋头吃饭，这个时候，还是先填饱肚子为上策，这样想着，沈雨荨吃饭的速度更加快，像是在狼吞虎咽。

“吃那么快，是急着去找还在等你的江辰，还是急着跟老公履行你作为妻子的义务？”

“……”沈雨荨拿住筷子的动作微微一顿，随后放缓了吃饭的速度。

她不想也不敢开口，无论自己说什么，如今的萧子靳都有话堵得她无话可说。

见沈雨荨吃得差不多，萧子靳也开始自顾自地吃起他自己亲手做的饭，不得不承认，萧子靳不但生得一副好皮囊，而且厨艺也非常了得，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完美的存在。

可这样完美的男人，始终是不属于她，她也没有那个魅力守得住他。

这一顿饭，沈雨荨吃得心不在焉，但总算还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漫长的吃饭时间。

吃完饭，沈雨荨想要去洗碗，却被萧子靳制止，他自己亲自去洗，并不让沈雨荨去帮忙。如此，她只得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客厅高清液晶电视机上播放无聊的狗血偶像剧。

趁着萧子靳去洗碗之际，沈雨荨还是不甘心，她决定走到大门前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如萧子靳所言，门锁设置了指纹密码。

第 126 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事实的真相果然如此，她刚试了一次就响起如鸣笛般刺耳的报警声。

“……”沈雨荨的心跳都挤到了嗓子眼，她条件反射地看向厨房，却见萧子靳步伐稳健地朝沈雨荨走过来。

他俯首，低着意味不明的眸，“沈雨荨，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再让我看到你想偷偷逃出去，否则，我不介意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再也没力气跑。”

“你……”沈雨荨怒，想要骂人的话噎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急红了她的双眼。

萧子靳凑唇到她的鬓边，吐气如丝，“如果你再闹腾，我会误认为……你是在勾引我，知道吗？”

“……”沈雨荨突然就不敢再出声了。

眼前的男人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优雅绅士的萧子靳，现在的他，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她真的不敢再去挑战他的底线。

可，想到妈妈的话，沈雨荨还是硬着头皮弱弱地问：“如果我乖乖地听你话，你什么时候才肯放我出去？”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回答沈雨荨，他只是抿着薄唇，凝视着她，良久，他才开口，“时候到了，我自然会放你出去。”

话已至此，沈雨荨知道再问也无济于事，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呆在客厅里。

不知何时，沈雨荨的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江辰’。

萧子靳视线一瞥，英挺的眉梢不悦地皱起，沈雨荨感觉到投在她身上炙热的视线，竟然害怕得不敢伸手去接。

最后，还是萧子靳接过了手机。

电话刚接通，江辰急切担忧的声音就响起来，“雨荨，萧子靳把你带到了哪里？他有没有欺负你？你现在在哪里？你告诉我，我过去把你接回来，我还没有上飞机，一直都在等你。”

“……”萧子靳眉头越皱越紧。

“雨荨，你怎么样了？为什么你不说话？”江辰声音变得更加急。

萧子靳凝着眉，“雨荨是我的妻子，我自然会好好照顾她，她怎么样，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关心。”

“萧子靳，你把雨荨带去哪里了？”江辰一听是萧子靳的声音，虽然气愤，但还是尽量平静地问道。

然，萧子靳却冷哧一声，“你不是很有本事吗？既然你那么有本事，那么你就自己找。”

话刚落下，萧子靳便不耐地摁下红色键，直接关机。

坐在一旁的沈雨荨看到被萧子靳粗鲁地扔置到茶几桌上的手机，心头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沉重得无法呼吸。

她想说话，却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要对萧子靳说什么话，终是黯淡着眸光静静地看着无聊的电视剧。

“……”萧子靳一想到江辰对沈雨荨的死缠烂打，内心就如同长了一颗毒瘤，想拔却无法拔掉，格外惹人恼。

就这样，客厅一下子陷入了沉默的气氛中，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人都各怀心事地坐着不言语。为了不让沈雨荨跟江辰再有联系，萧子靳没收了她的手机，并不让她上网。

沈雨荨知道萧子靳想要囚禁她，是不想让自己有机会跟江辰去美国，自知自己无论怎么乞求都是徒劳无功，所幸不再哭也不再闹，整个人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呆在房间里。

饿了就吃，吃了就睡，萧子靳想要她……她也不再反抗，这样的沈雨荨让萧子靳非常气愤非常无奈，然萧子靳却极有耐心地伺候着沈雨荨，他相信沈雨荨终有想通的一天。

不料，第三天江辰竟找上了门。

其实岳城就那么大，要找一个人并不难，尤其还是像萧子靳这种拥有如此显赫身份以及高颜值的男人。

“叩叩叩……”

萧子靳和沈雨荨正在客厅吃饭，房门外一直响起令人厌烦的敲门声。

萧子靳本不想理会，可沈雨荨却说道：“有人在敲门，你不准备去开吗？”

“嗯。”萧子靳淡淡地应了声。

随后，他站起身子，抬步走向大门，透过雕花大门的圆形门孔，萧子靳看到了一脸急切的江辰，眉目不悦。想了想，萧子靳还是按了密码和指纹。

门开，两个高大男人再一次互相对峙，也许两人经过两天时间都变得冷静，此时他们只是平静地看着对方。

“进来吧。”萧子靳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然后，两人一同朝客厅走去，沈雨荨看到来人是江辰后，眸中掩饰不住其的惊讶之色，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江辰，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回去的。”江辰丝毫不顾忌旁边还有一个萧子靳。

果不其然，萧子靳脸色变得有点冷。沈雨荨敏锐地察觉到萧子靳的异样，不由愧疚地说道：“江辰，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回去了。”

萧子靳非常不喜欢沈雨荨口中的‘不能’，聪明的人都听得出来，她在暗喻是因为他的原因，导致她不能跟他心爱的男人一起去美国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但他终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尽量平静地道：“坐。”

江辰没料到萧子靳会如此客气，怔愣过后，还是优雅地坐在了沈雨荨的旁边。

萧子靳眼角的余光瞥到江辰与沈雨荨两人的距离，自己也不由得往沈雨荨的身旁坐近了一些，沈雨荨被两个男人挤坐在中间，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既然你来到这里，我就以雨荨老公的名义跟你说清楚一些事。”萧子靳以主人的姿态说道。

‘雨荨老公’这四个字如同一根针刺得江辰的心里极其不舒服，“萧子靳，你不用再自欺欺人了，雨荨跟你是不可能的，她已经决定跟我一起去美国了。”

江辰说的都是事实，可萧子靳不承认，“她决定是她的事，但是能不能跟你一起去美国就是我的事了。我如果不放她走，你就休想带她走。”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非常可耻吗？如果你还是一个男人，就把雨荨还给我。”无论如何，江辰都誓要将雨荨带回去美国。

“还给你？”萧子靳像是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江辰，麻烦你认清一个事实，我跟雨荨才是名副其实的夫妻，而你在我和她的这段婚姻里，一直充当着第三者，你才是那个破坏别人婚姻的小三。”

此话一出，沈雨荨心中有些恼火，萧子靳竟然用‘小三’来形容江辰的形为，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污辱。

江辰很显然也被激怒了，他握紧双拳，“萧子靳，我也麻烦你认清一个事实，我跟雨荨才是青梅竹马，如果不是你使用一些不入流的手段骗婚，雨荨跟你不可能成为夫妻。雨荨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当你的豪门夫人。”

沈雨荨的确不稀罕当他的萧太太，这一点萧子靳比任何一个人人都清楚，但从江辰的嘴里说出来，他就特别不高兴，“不管我当初如何做，雨荨成为我妻子就是不能容许你我她否认的事实。”

江辰不由勾起一记冷笑，“呵，既然你如此说，那你也没有资格指责我，因为无论

我使用什么手段，只要雨荨将会成为我的妻子就可以了。”

“江辰，你敢。”萧子靳眸中充血。

江辰声音坚定果决，“我为什么不敢。”

萧子靳忽地站起来，伸手一把拎起江辰的衣领，“江辰，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敢动我的女人，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江辰也拽住萧子靳的手肘，“萧子靳，你别以为我会怕了你，这一次，我是要定了雨荨。”

“……”

气氛再度剑拔弩张起来，眼看就要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沈雨荨忽地站起来，亮起手中的一把剪刀，搁到脖子前，扯起嗓子大声道：“如果你们再这样，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下去。”

萧子靳和江辰两人的动作瞬间顿住。

“雨荨，你别乱来。”江辰急。

“沈雨荨，放下你手中的刀。”萧子靳墨色的双眼尽是血色。

“可以，想要我放下刀，你们就不能再打了。”沈雨荨威胁道。

江辰担心沈雨荨真的做出傻事，忙松开扯住萧子靳西服的手，“好，我听你的，雨荨，你先放下刀，剪刀无眼，会割伤你的。”

萧子靳却迟迟没有松手的打算，沈雨荨以为他不相信自己，如是那把明晃晃的剪刀一点一点地往脖子挤压下去，鲜红的血迹刺伤了两人的眼。

下一刻，萧子靳极快地松开拽住江辰的手，箭步一般奔到沈雨荨的面前，迅速夺走她手中的剪刀，随即毫不犹豫地剪刀扔到茶几桌上，剪刀上沾染的点滴血迹嚣张地肆虐着桌上的一方干净天地。

“沈雨荨，我以为你疯了，没想到你还真是疯了。你居然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需不需要我帮你重新安装一个正常理智的大脑？”萧子靳拉着沈雨荨，充血的眼眸落在她划上一条红痕的脖子上。

“我只是……”沈雨荨面对着如此气愤的萧子靳，一时间竟无语凝噎。

如果不是因为他跟江辰两个人快要打起来，她担心她害怕，她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法威胁两个人住手吗？如果她不这样做，萧子靳他又会乖乖地放手吗？

“别说话了，我帮你消毒，然后贴上创可贴。”萧子靳已经完全无视了江辰，整颗

心只想着沈雨荨的伤。

看着帮沈雨荨处理伤口的萧子靳，视线再看到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的沈雨荨，江辰第一次发觉，自己不及萧子靳，而此时的自己，倒像一个外人，一个完全无法插足进去的外人。

他不由再一次疑惑，自己真的要继续跟萧子靳争雨荨吗？雨荨心里一直都装着萧子靳，只不过是自己在自欺欺人，想趁着两个人感情遭到挫折的时候趁虚而入，自己何尝不是萧子靳口中所说的第三者。

其实，如果沈雨荨真的喜欢他，他也不会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将雨荨追到手，这一点，江辰一直都明白，也清楚。他知道，从一开始，他就从来没有走进沈雨荨的心里。

突然之间，江辰觉得自己应该放手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萧子靳终于帮沈雨荨处理好伤口，这时，沈雨荨看着江辰，脸上尽是愧疚和自责，“江辰，对不起，我……不能跟你一起去美国了。”

这是江辰进入这里，沈雨荨第二次对他说这话。

江辰怎么可能还不明白呢？沈雨荨最终还是决定跟萧子靳在一起，不管萧子靳用了什么方法，始终还是萧子靳赢了。

“我知道了。”江辰苦涩一笑。

“对不起，江辰，真的对不起。”沈雨荨声音有点哽咽。

江辰努力保持温和的微笑，“既然你选择跟他在一起，那么你就一定要幸福。”

说完这话，江辰再也不看沈雨荨和萧子靳，转身黯然地离开了这里。

看着江辰落寞的背影，沈雨荨内心无比的心疼，自己再一次伤害了江辰。

“……”萧子靳见江辰终于放弃了带雨荨出国的念头，心头不由松了口气，他是一个男人，他不可能喜欢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觊觎。

江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正是因为江辰太有力了，所以他才会特别害怕沈雨荨真的跟江辰去美国，越是害怕，他就越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于做出连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冲动行为。

“我想回外婆家。”沈雨荨转头，对着萧子靳说道。

“不跟江辰去美国了？”萧子靳还是有一点担心。

沈雨荨抬头，“不去了。”

“真的？”萧子靳不确定地再次问道。

“真的。”她坚定地点头。

萧子靳深深地凝视着沈雨荨，似乎想要透过她的表情看清楚……她说的是不是真心话，良久之后，他才说道：“好，我相信你。不过，如果让我知道你还想着跟江辰一起去美国，我会让你知道，被老公追去美国是什么滋味。”

“我不会的。”沈雨荨再次强调。

“嗯。”一个温柔的吻落在了沈雨荨的额头上。

做出决定后，萧子靳开车将沈雨荨载回何老太太的家，沈雨荨刚出车门，萧子靳便开车重新离开了何老太太的家。

沈雨荨看着离去的车子，久久都没有回过神。

她不知道自己今天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但是她知道现在的自己，没有资格站在江辰的身边。自己带给了江辰无尽的麻烦和伤害，却没办法给江辰任何东西，包括最基本的爱情都无法给予他。

萧子靳……

想到萧子靳，沈雨荨内心便不由得五味杂陈，他跟她依然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萧子靳根本没办法接受小梓恒，而自己更加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

其实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萧子靳硬要将自己绑在他的身边，难道说他只是跟大多数男人一样，就算自己是他不想要的女人，出于虚荣心，也绝不允许他在他的眼皮底下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他应该不是真正喜欢自己，如果他真的爱她，那么就不会拒绝小梓恒叫他爸爸，反倒是江辰就没介意过。

沈雨荨摇了摇头，她不能再纠结小梓恒和萧子靳的事。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梓恒好想妈妈呀！”小梓恒痛哭流涕地跑到沈雨荨的身旁，一把抱住她的大腿。

她内心一揪，忙蹲下去怜爱地抚摸着小梓恒的小脑袋，“是妈妈的错，让梓恒伤心难过，妈妈对不起梓恒，梓恒别哭了好不好？”

“梓恒不哭，只是梓恒忍不住就哭了出来，梓恒真的好担心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小梓恒抹着眼角的泪水。

“梓恒乖，妈妈不会扔下梓恒不管的。”

“真的吗？”

“真的。”话落，沈雨荨站起来，亲昵地拉着他的手往屋里走去。

何玉娇并没有跟着小梓恒跑出大门口，因为她知道他们俩始终都要走进屋子里。

此时，何玉娇正板着一张脸倚靠在门上，见沈雨荨走过来，她不由问道：“江辰去找你了，你跟他谈得怎么样？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去美国？”

闻言，沈雨荨一时间语滞，“妈，我跟江辰……”

见沈雨荨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何玉娇便暗叫不妙，“你拒绝了江辰？”

“嗯。”沈雨荨硬着头皮点头，等待何玉娇的咒骂。

果不其然，何玉娇当场就如同吃了炸药一样，“沈雨荨，你脑袋是不是被门挤了，啊？江辰对你那么好，你眼睛长哪去了，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拒绝江辰？难道江辰就比不上那个什么萧子靳吗？你为什么就那么死心眼呢？你能不能让你妈省心一点？”

“妈，别说了，我跟江辰是不可能的。”沈雨荨低着头说。

“你跟江辰不可能，难道你跟萧子靳就有可能？你别痴人说梦了，你跟萧子靳才是不可能。”何玉娇恨不得直接撕了沈雨荨的脑袋。

沈雨荨抬起头，红着眼，“我拒绝了江辰，就不代表我要跟萧子靳一起，我从来就没有做那种不切实际的豪门太太梦。”

话落，不等何玉娇反应过来，沈雨荨拉着小梓恒就往屋里走去。

何玉娇看着他们母子俩的背影，半晌才回过神，“喂，沈雨荨，你跟我说清楚，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你不跟江辰，也不跟萧子靳？你不跟他们，那你想要跟谁？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找到像江辰条件那么好的男人，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沈雨荨装作听不到，直往二楼上去。

“……”小梓恒也不发一言，乖乖地跟着沈雨荨走上二楼。第二天，沈雨荨接到江灵的电话，“雨荨，我跟哥今天要回去美国了，你有空送我们吗？”

“我……”沈雨荨略微有点迟疑，她有点担心那个随时有可能出现在她面前的萧子靳会误会自己，再次发生一些令人叫苦不迭的事情。

江灵却以为沈雨荨不想见江辰，如是说道：“雨荨，我知道你会觉得跟我哥见面会很尴尬，但你知道吗？我哥其实这一次根本不是为了参加亲戚的婚宴回来岳城，他是因为你才特意从美国赶回来的。那一天你被萧子靳劫走，我哥非常担心你，推迟航程，留在岳城没日没夜地寻找你的下落。我作为哥哥的妹妹，在一旁看着真是替他感到非常心疼……”

说到这，江灵停顿了一下，随后说出来的声音有点沙哑，“这一次回去美国，我哥

有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就算我哥不说，但是我知道，他非常希望你去送一送他。就算是看在一片真情的份上，你也不应该拒绝我的请求。”

听此，沈雨荨深受触动，她没想到，江辰竟是为了她特意从美国回来，也没想到他为了找她寝食难安。

“好，我会去的。”她的决定。

“嗯，那我等你。”江灵的语气显得愉悦了许多。

“好。”

挂掉电话后，沈雨荨也不再作多想，跟何玉娇简单交待了几句，让她帮忙照看小梓恒后就出门去机场。何玉娇虽然极其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断送自己的美好未来。

沈雨荨搭了一辆出租车，很快，出租车到达机场，她从车上下来，按照江灵发送的地理位置，导航找到他们的所在地点。

“雨荨，你怎么来了？”江辰乍一看到沈雨荨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错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可定睛看去，才确认她真的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她。

“江辰……”沈雨荨已到达江辰的眼前，看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他，她竟然情不自禁地红了眼眶。

曾几何时，她一直以为自己非常了解江辰。在她的眼里，他永远还是那个小时候跟自己和江灵一起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小男孩，但不知何时，那个小男孩长大了，变得如同神一般的存在，如此优秀的男人却默默地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而她竟然一无所知。

若不是江灵对自己说明了真相，她是不是会一直被缄口不言的江辰瞒一辈子？

江辰如墨玉一般的眼眸落到沈雨荨身轻无物的后面，眸色不由暗了下去。不得不承认，他刚才有一瞬间误以为她赶来机场是为了跟自己回去美国，然而事实证明，只是他想多罢了。

他敛去眸中的失落，尽量露出阳光一般的笑容，“你是来送机的吗？”

“是的。”沈雨荨毫不犹豫地地点头。

应了这一声后，她竟然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一时之间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

这时，却是江灵眯着眼笑着走到沈雨荨的旁边，一把抱住了她，“雨荨，总算把你等来了。”

“江灵，你也要回去美国吗？”沈雨荨心里极其舍不得。

“是呀，这次回来只是为了解一解我饥渴的思乡之意，如今也呆得差不多，是时候要回去美国继续工作生活了。”江灵叹了口气。

沈雨荨紧紧地抱住江灵，“以后有时间，记得一定要多回来跟我一起玩，梓恒那个家伙很喜欢你。”

“我会的。”江灵的眼睛也红了。

两个亲如姐妹的闺蜜搂抱在一起，似乎要用拥抱表达彼此之间浓浓的不舍之意。

良久，江灵松开了沈雨荨，焦急地敲了一下脑门，“糟糕，我忘记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什么事？”沈雨荨下意识地问。

“我刚才想上厕所，但快到厕所门口，发现厕所里面没有配纸巾，如是返回来，我得再去一趟。”江灵笑咪咪道。

“……”沈雨荨默。

江灵，下次说这些事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卖关子，刚才她以为是极其重要的事，整颗心都快要悬到嗓子眼了。

结果，出乎她所料。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赶快去解决吧。”江辰也挺无奈的，江灵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大大咧咧，做事丢三落四。

“好。”说着，江灵接过江辰手中的纸巾就风风火火地朝卫生间跑去。

沈雨荨和江辰两人看着江灵消失在人群里面的背影，都不由相视一笑。

可江灵走后，气氛又一度陷入尴尬无语的境地。

最后还是江辰开口问道：“你跟萧子靳怎么样了？”

“还好。”沈雨荨撒了谎，其实自从江辰离去后，她和萧子靳就没有说什么话，他也仍然没有接受小梓恒。

听此，江辰眸色再次暗了下去，自从萧子靳那天晚上出现在何老太太的生日宴，他就知道，他和她已再无可能，只不过他一直都不愿放手，想要趁着这个机会跟萧子靳竞争，将她夺到他的身边。

然而，他根本不是萧子靳的对手。

事已成定局，江辰也只得努力劝诫自己要放手，他露出温和的笑容，但眼中却难以掩饰其的失落之色，“雨荨，如今你也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了。”

“……”沈雨荨听到此话，有点错愕，难道江辰还想让自己跟他去美国？

江辰似乎看出了沈雨荨的担忧，“你别误会，我说这话并不是想让你为难，只是想对过去的自己作一个告别。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两次从美国回来都是为了你，但两次都空手而归，说实话，我的心里挺苦闷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以后不会再回来打扰你和萧子靳的生活，希望你和他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闻言，愧疚和失落如同潮水般汹涌而至，压得她的心沉重得无法呼吸。

她恨自己辜负了江辰对自己的一番心意，如果江辰能够早一步回来，出现在她的世界里，或许她就不会跟萧子靳在一起。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像江辰那么优秀体贴的男人，她不可能做到不动心。可命运的齿轮却让她和他两人在错的时间再次相遇，这样就注定两人不能在一起。

她和萧子靳两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越理越乱，她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一个漫天交织的密网，无法逃脱。

泪水再也抑制不住，顺着她的眼角，沿着脸颊倾泻而下，带着说不尽的悲痛与不舍。

“江辰，对不起……”她的声音哽咽至极。

江辰心里也极为痛苦，他的眸中染上了血丝，“雨荨，别哭了，我没有怪你，而且这也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你不要太过自责。”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沈雨荨依然认为是自己的错。

“雨荨，你别这样，我会伤心的。你不是过来送机的吗？既然送机，就不应该哭得像个泪人儿一样，要不然以后我一想起你，就会想到你痛哭流涕的模样，然后我就会在我的小孩面前这样子形容你，到时你就真的想哭也哭不出来了，知道吗？”江辰轻声诱哄道。

“你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那么可恶，每次我哭都要这样威胁我。”沈雨荨狠狠地抹干脸上的泪水，肿着眼控诉道。

“如果我不这样，你都不肯停下来呀。”江辰伸手宠溺地摸着她乌黑柔顺的头发。

沈雨荨突然觉得，自己和江辰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无忧无虑的年龄。

两人相互对视着，随后不约而同地微笑。

“这样才像你嘛！”江辰笑。

“咳咳咳……”沈雨荨囧。

不过，尴尬沉默的气氛就这样被化解了，但是，他们两人心中都明了，横亘在两人心中那道跨不过的坎始终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童叟无欺。

不多一会儿，江灵回来了，也快到登机的时间，如是江灵和江辰两兄妹不舍地跟沈雨荨作了最后的告别。

看着江灵和江辰两人离去的背影，沈雨荨心中感慨不已，良久，她才转身走出偌大的机场。

坐在出租车里，沈雨荨不由想起自己跟江辰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嘴角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暖暖的笑意。

江辰，祝你早日找到你的另一半，美好幸福地生活下去。

再见了，江辰！

第 127 章 只管做好萧太太。

很快，沈雨荨回到何老太太的家，怀揣着还未平复的心情，她踏着略微沉重的步伐走进去。

不料，她的眼里却闯进一个极其熟悉的身影。

院子的草坪上，穿着一身灰色休闲服的萧子靳正蹲在地面上跟小梓恒玩蜘蛛侠玩具。

他不厌其烦地替小梓恒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脸上洋溢着慈爱的笑容，阳光打在他的身上，为他更添了一层柔和的光晕，整个人显得异常的高贵优雅。

沈雨荨心头一悸。

不作多想，沈雨荨拔腿走过去，一把抱起小梓恒，远离萧子靳。

见此，萧子靳眉头微皱。

沈雨荨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萧子靳，你怎么会跟梓恒一起？”

“难道我不能跟梓恒一起玩么？”萧子靳语气不爽。

“就是呀，妈妈，为什么我跟爸爸一起玩你会那么生气？”小梓恒偏着头，还不忘扬起手中的新玩具，“妈妈，你看，这是爸爸买给我的新玩具。”

“爸爸？”沈雨荨一惊，下意识地看向萧子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看到的这么一回事。”萧子靳嘴角勾出一抹浅笑。

然而，他的那一抹笑看她的眼里，却是格外刺眼。可看到怀里的小梓恒，她还是将他抱进屋子里，放下去，“梓恒，你先拿着蜘蛛侠在客厅里玩，好不好？”

“为什么？”他还想跟爸爸一起玩呢！

“因为我要跟……爸爸说几句话。”既然萧子靳同意小梓恒叫爸爸，此时她也只能顺着小家伙的意。

小梓恒大大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瞄向萧子靳，见萧子靳对着自己笑，如是他同意了，“那好吧，我自己一个人乖乖地呆在客厅里玩，不过，妈妈你千万不要赶爸爸走哦！”

沈雨荨无可奈何，只得点头，“嗯，不会的。”

得到沈雨荨的承诺后，小梓恒才依依不舍地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去，见此，她的心里五味杂陈，小家伙始终还是放不下萧子靳。

可随后，她还是将萧子靳拉着朝二楼走去，走进房间，关上房门。

转头之际，刚好对上萧子靳柔和的目光，她的内心不由一恸，“你明明不喜欢梓恒叫你爸爸，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你知不知道，你越是这样，我就越难受，我会觉得每一次梓恒叫你爸爸，都像在你的心里剜一刀。虽然你不说，但是我感受得到。”

沈雨荨顿了一下，继续说：“刚才看到你跟梓恒在一起玩，你知道吗？我被深深的震惊到了，震惊过后却是心痛。透过你的微笑，我看到的不是幸福，而是隐忍和委屈。”

说着说着，她不由红了眼眶，“真的，我不需要你为了我这样委屈自己，就算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也不希望你这样子。”

萧子靳的眉头越皱越紧，忽而，他伸出道劲修长的手一把搂住了她，“我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

沈雨荨声音哽咽，“我们只能这个样子，我之所以选择不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因为梓恒是我生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不能……也不会抛弃他，所以我不能爱上你，不能跟你在一起。”

闻言，萧子靳的内心一揪。他又何尝不明白她心中的顾忌，只是她不知道……她在她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他捧起她精致的脸蛋，凝视着她，“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你只管做好萧太太，其他的无须多想。”

沈雨荨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心里似乎涌起了一股热流，眼角的泪水因感动再次夺眶而出。

“别哭。”身前女人哭泣的模样如同极其惹人爱怜的瓷娃娃，他有一种想要狠狠堵住那张小巧红唇的冲动。

“可是我忍不住……”

萧子靳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了那么多年，此时在沈雨荨面前竟然会手足无措。看着哭得眼睛快要肿起来的沈雨荨，他脑子一热，随即温热的薄唇覆在她冰凉的唇上，温热触碰冰凉，冰火两重天，让人愈陷愈深，无法自拔。

“唔……”沈雨荨一愣，可怔愣过后她的手还是情不自禁地绕过男人的脖颈，大力地贴在他的后背上，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这一次，沈雨荨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只是配合地享受属于两个人的美好时刻。

彼此的心里都在隐忍克制着对彼此的思念与愧疚，这份一直压在心底的感情，此时正通过唇舌间的纠缠一点一点地释放。

不知道过了多久，萧子靳终于结束了这个深长的吻，温柔地擦拭着残存在她脸上的泪珠，“我们下去吧，不要让梓恒等久了。”

“嗯。”沈雨荨点头，小脸绯红。

萧子靳又在她的唇上吻了一记，才搂着她一起往一楼走去。

刚到一楼，何老太太就从厨房将饭菜端到餐桌上，“子靳，雨荨，梓恒，你们快去洗手吃饭吧。”

沈雨荨听到外婆嘴里的‘子靳’，不由愣了愣，想及自己最近总是叫他‘萧子靳’，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愧疚之意。

“好的，外婆。”萧子靳笑着应了一声，就拉着沈雨荨去洗手，小梓恒见状，也屁颠屁颠地跟过去。

很快，三人已齐齐坐在餐桌上，准备开饭。

这时，何玉娇从外面走进来，脸色阴沉，看样子她应该是跟邻居的七大姑八大婆打麻将输了。

视线落在相挨而坐的三人身上，何玉娇心中的那股怒火就腾腾地在胸腔内翻滚。她沉着脸走过去，坐到何老太太的旁边，怒视着对面的沈雨荨。

“今天你不是去送江辰的飞机了吗？”何玉娇说这话的声音特别大，好像是故意想要刺激萧子靳一样。

“嗯。”沈雨荨眼角余光不安地瞥向身旁的萧子靳，见他的嘴角始终噙着温柔的笑意，她的心里更加紧张，他会不会生气？

何玉娇看到沈雨荨那么在意萧子靳，心里更气，“沈雨荨，为什么你不跟江辰一起去美国，你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外婆家继续蹭吃蹭喝，是不是？”

“妈，你不用担心，我家米饭就算让雨荨吃几辈子都没办法动摇米山的一隅之地。”萧子靳体贴地夹了一块肉放到沈雨荨的碗里。

何玉娇还在为沈雨荨放走江辰的事生气，她不由冷哧一声，“你家多有米，也不关我的事。我只知道，雨荨不跟江辰一起去美国，她就亏大了。”

萧子靳听到何玉娇句句带刺的话，不怒反笑，“妈，你说的是哪里话，我的钱以后不都是雨荨的钱吗？”

何玉娇这一次难得没有心动，“哼，雨荨跟了江辰，不但有钱，还可以成为华侨，我只知道，雨荨这次放走了江辰，等于直接扼杀了我的华侨梦。”

“妈，你的女婿那么有本事，只要你想当华侨，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萧子靳心情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何玉娇尖酸刻薄的话的影响，脸上一直挂着适当得体的笑容。

沈雨荨在一旁看着，都忍不住替他感到心疼。他本来就不需要忍受她妈妈恶劣的脾

气，可为了她，他竟然完全放下总裁的架子，好声好气地哄着她的妈妈。

何玉娇闻言，一时间怔愣在当场。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想了想，发觉自己真的没听错，一双眼睛狐疑地在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人的身上来回扫视。

不得不承认，何玉娇对萧子靳的好感又在不知不觉中上涨上了好几番，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她并没有表现得非常兴奋，而是高傲地翻了一个白眼，“哼……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江辰好。”

何老太太坐在一旁，恨不得直接敲了何玉娇的脑门，明知道事已成定局，却还是死要面子想在萧子靳的心口踩几脚，如果他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估计早就摔碗离去了。

“子靳呀，你别听她胡说八道，她这人就是喜欢耍嘴皮子，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何老太太看到萧子靳面不改色，始终保持微笑，对他更加有好感，越有好感就越担心他会误会，“你不知道，这几天你妈天天都在梓恒面前念叨你，在邻居面前也左一句好女婿右一句好女婿地夸赞你。”

“外婆，妈骂我，就代表她心里疼我，我不会往心里去的。”萧子靳笑着说，还不忘礼貌地往何老太太和何玉娇的碗里夹肉，“妈，外婆，您俩多吃点。”

“子靳有心了。”何老太太笑得都快合不拢嘴了。

“既然你那么有诚意，我不吃岂不是显得我这个岳母娘太过不懂事。”何玉娇夹起碗里的那块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左看看右瞅瞅，最后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状，直接吞了那块肉。

“味道还不错。”何玉娇嚼着肉，吐出这句话。

“……”沈雨荨感觉头顶有一群乌鸦飞过，她的妈妈真是太……令人啼笑皆非了。

小梓恒看着何玉娇，大大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似乎觉得她这样子吃肉很香，如是也笨拙地夹起一块肉，送进嘴里，煞有介事地开始咀嚼，稚嫩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嗯……味道还不错。”

众人全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小梓恒，看着他闭目享受的幸福模样，都忍不住扑哧地低笑出声，然小家伙睁开眼见众人盯着自己，以为他们在无限崇拜自己，然后再次夹了一块肉，重复刚才的动作。

好吧，他们的确膜拜小梓恒了。

小插曲过去，接下来大家都其乐融融地吃起何老太太的美味佳肴。很快，饭吃完了，何老太太开始收拾碗筷。

见此，萧子靳也站起来，动手帮忙，何老太太急了，“子靳呀，你一个大男人洗什么碗啊，跟梓恒他们到客厅去看电视就行了，外婆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没关系，反正闲着也没事干，帮外婆洗碗当做运动运动。”萧子靳修长的双手已将碟子重叠起来。

“子靳，真的不用麻烦你，外婆一向习惯自己一个人做，多了一个人会不自在。”何老太太哪能让自己的总裁外女婿洗碗。

萧子靳也不让步，“外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帮外婆洗碗只是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

说着，下一刻他已到何老太太的身旁，附耳低声道：“外婆，你就当帮帮忙，我想在雨荨面前表现出体贴好男人的形象，所以……外婆你懂的。”

闻言，何老太太下意识地看向拉着小梓恒正往他们这里看过来的沈雨荨，脸上浮现出那么一丝丝坏笑。

“外婆懂，既然如此，外婆会帮你的。”何老太太笑。

“谢谢外婆。”萧子靳微笑。

沈雨荨距离餐桌并不是很远，但也不能听到萧子靳和外婆两人之间的窃窃私语，当下心里起疑，不由走过来。视线落在餐桌上的碟碗上，她也动起手，“外婆，还是我来收拾吧。”

“不用。”何老太太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萧子靳捧起沈雨荨纤细的手，“老婆，你先跟儿子去客厅看电视，这里交给老公收拾就可以了。”

老婆，儿子……

沈雨荨没想到萧子靳竟然可以叫得如此自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小梓恒真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可知道的人就会感觉异常地诡异，譬如她自己。

“你……刚才跟外婆说了什么？为什么你们俩……看上去都有点不太正常？”沈雨荨打量着两人，语气带着狐疑的意味。

萧子靳嘴角一勾，扯出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这是我和外婆之间的……秘密。”

“什么秘密？”她越发的狐疑。

他宠溺地刮了一下她的鼻子，“都说了是秘密，秘密当然不可以告诉你，如果告诉你那就不叫秘密了，不是吗？”

沈雨荨条件反射地伸手抚摸着被他刮过的鼻，凝眉想了想，终是道：“那好吧，既然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你了。”

随即，她像是赌气一般，埋头收拾碗筷，“我也帮忙。”

可她手却被萧子靳迅速地拽住，“老婆乖，去跟儿子玩，这里有我和外婆两个人就可以弄好了。”

说着，他还不忘朝何老太太使了使眼色，何老太太会意，如是开口说：“是呀，雨荨，你看，很快梓恒又跟过来了，如果梓恒过来，那么很容易帮成倒忙，所以你还是去跟梓恒玩，好不好？”

话刚落下，何玉娇的呐喊声就响了起来，“沈雨荨，你赶快过来，梓恒要看那什么小分队。”

听此，沈雨荨只得无奈地点头，“看来也只能听外婆的。”

“这样才乖。”萧子靳从后面温柔地推着沈雨荨的身子。

沈雨荨被推着走，虽然不是很乐意，但也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向客厅。

送走了沈雨荨，何老太太和萧子靳都不由相视一笑，就这样，两人开始一同继续收拾碗筷。

洗碗的时候，萧子靳总会时不时透过窗子看向客厅的沈雨荨，嘴角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清浅的笑意。

何老太太顺着萧子靳的视线落在沈雨荨的身上，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只是，不多时，两人竟看到何玉娇又在数落沈雨荨答，调个电视节目都调不好。

“……”萧子靳洗碗的动作微微一顿。

何老太太眉心突突地跳，担心萧子靳会厌恶何玉娇，如是开口急着想要安抚他，“子靳呀，你别怪雨荨妈妈，毕竟不是亲生的，所以在雨荨面前脾气一直都不是很好。”

“不是亲生的？”萧子靳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信息。

对上萧子靳疑惑的眼神，何老太太才惊觉自己失言，可覆水难收，说出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想要收回来那是不可能的事，可她还是试图抱着侥幸的心理，瞒得了就不愿将真相说出来，“咳咳咳……外婆只是一时嘴快，说错话了而已，雨荨怎么可能不是玉娇亲生的呢？”

“外婆，雨荨是我的妻子，作为她的丈夫，我有必要知道有关她的真实身世。你刚才才会说出雨荨不是妈亲生的，必定不是随口瞎说的。”萧子靳凝着眉。

何老太太知道，像萧子靳这种聪明的人不可能那么好糊弄，只好一脸无奈道“哎，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么我想瞒你似乎也是瞒不住了，没错，雨荨的确不是玉娇亲生的……”

说到这，何老太太稍有停顿，“但是，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再将那些陈年往事掀出来说，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如今雨荨也有了自己的家，我们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跟她说出这种没有必要知道的真相。所以……外婆希望你不要告诉雨荨，可以吗？”

萧子靳完全没料到，沈雨荨不是何玉娇的亲生女儿，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何老太太，随后点了点头，“可以，外婆你放心，我不会跟雨荨说的。”

“嗯，那就好。”何老太太不敢直视萧子靳的目光，只是低着头继续洗刷碗筷。这一天由于有了萧子靳的陪伴，小梓恒显得异常的开心，也许白天玩得太累，所以不到九点钟，他就沉沉地睡过去了。

何玉娇虽然不是很喜欢萧子靳，但是想到自己以后还要靠着他的面子攒钱，如是非常识时务地抱着小梓恒过去她的房间，让萧子靳和沈雨荨可以单独共处一间房。

沈雨荨担心小梓恒睡得不安稳，特意过去何玉娇的房间看一看，孰料，没看几眼就被何玉娇赶了出去，“去去去，你别瞎操心，你以前不跟梓恒一起睡，还不是我一直跟他睡。”

“可是……我担心他最近跟我睡习惯了，半夜醒来看不到我会哭。”

何玉娇觉得沈雨荨特别烦人特别笨，“沈雨荨，你做人能不能聪明一点，我把梓恒抱过来我房间睡，就是为了制造你们两夫妻独处的机会。你非但不理解我的做法，还想着跟我继续对着干，你到底想闹哪样啊？”

“其实……就算梓恒在房间里，也不碍事的，可能还可以增进他们两人的感情。”沈雨荨认为自己说得挺有道理的。

“说你笨，你还不承认。”何玉娇怒，可想到梓恒已经睡着，只能压低着声音忿忿地道，“萧子靳愿意接受梓恒就是因为你，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喜欢你呀。如果你还想继续跟萧子靳在一起，你就得想方设法服侍好他，只要你牢牢地拴住他的心，你还用得着担心他不喜欢梓恒吗？”

“……”沈雨荨一时间无话可说。

见沈雨荨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何玉娇觉得自己白费唇舌了，如是也不愿跟她再多说什么，伸手就将她推出门外，“快回去房间。”

末了，何玉娇还不忘再次叮嘱道：“对了，你不能下去一楼看电视，只能呆在房间。”

说完，何玉娇‘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何玉娇相信只要沈雨荨乖乖地呆在房间，某个人应该非常愿意耐心去制服缺根筋的她。

门外，沈雨荨看着被迅速关上的房门，迟迟没有回过神。

没想到母亲那么急着把自己送给萧子靳？她还记得，白天的时候母亲还开口闭口怪罪自己放走了江辰，没想到还没有过去一天，母亲就又倒向萧子靳了。

沈雨荨顿感无语，世上有这样的妈妈吗？好歹也要用几天时间坚持一下立场呀！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就抬步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打开房门，放眼望去，偌大的卧室空荡荡的，看不到萧子靳的身影她非但没有担忧，反而松了口气。

虽然她跟萧子靳是夫妻，但实话说，他们两人并没有多少次夫妻之实，所以当听到何玉娇的话后，她的心就不能平静，非常害怕面对他。

况且……分开这么久了，难免心里有些芥蒂的。

如今，萧子靳不在房间内，正合她的心意。

想及此，沈雨荨积压在心中的紧张之意便烟消云散，走向柔软大床的步伐都显得颇为轻快，可没料到，刚走没几步，眼角的余光就瞥到站在浴室门口的一个熟悉的身影。

沈雨荨脚步忽地顿住，小心翼翼地转头看过去，闯入眼帘的是只围着白色浴巾的萧子靳。

透过明亮的白炽灯，沈雨荨看到萧子靳刚洗过的头发上还滴着水，水沿着他棱角分明的五官一路蔓延向下，划出一抹暧昧的弧度。

裸露在外的古铜色胸膛肌肤泛起诱人的色泽，如同古希腊的雕塑一般，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魅力。

沈雨荨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水，“吃起来一定……很美味。”

“是吗？”下一刻，男人已站在她的身前，眉眼染上了夺人心魄的笑意。

她抬头，蓦然撞进萧子靳如黑曜般耀眼夺目的眼眸中，脸颊迅速爬上了两抹不正常的红晕。

“我是说……”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沈雨荨伸手指向刚才他所站之处的旁边位置，“我是说那桶方便面吃起来一定很美味。”

闻言，萧子靳脸色明显一僵，说话的语气也带着不悦之意，“你居然将我跟方便面相提并论？”

“我没有。”沈雨荨双手举到胸前，拼命地左右摇摆。

萧子靳觉得她的双手碍眼极了，不由得一把抓住它们，“下次撒谎麻烦彩排多几次再拿来表演，因为你的表演实在是漏洞百出，让人一眼就看穿了。”

“我真的只是说方便面很好吃，你误会了。”沈雨荨打死也不能承认自己刚才的语误，那样会很没面子，如果丢了面子，以后她在萧子靳的面前还怎么混？

萧子靳俯首，看着因撒谎而低着头的沈雨荨，“看来不给你一点颜色，你觉得老公非常好欺负？”

“什么？”沈雨荨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下一秒，她整个人已被萧子靳打横抱起，他大手一扔，她的身子就躺到宽大柔软的被褥上。

随即，萧子靳屈膝上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沈雨荨，他落在她身上的视线太过炙热，滚烫了她的整张脸。

“萧子靳，你想要干什么？”沈雨荨条件反射般伸出双手挡向自己的胸口。

“叫老公……”萧子靳凑唇到她的鬓边，轻声诱哄道。

男人温热的气息喷落在她的耳边，撩拨着她的心弦，低低的声音不由自主地从她的嘴边溢出来，“老公……”

“……”萧子靳脸上残存的几丝阴郁，因她这一声‘老公’被迅速撕裂得尸骨无存，英俊的脸上绽放出魅惑人心的笑容。

“既然老婆那么乖，老公一定不会让老婆失望的。”他低沉着声音，暗哑地说道。

沈雨荨沿着男人突起的喉结一直向上，最后落在他英俊的脸庞上，不知为何，透过那张脸，她的脑海里竟然浮现出小梓恒天真无邪的笑脸，那张脸渐渐地和眼前的这张脸重合起来，夺去了她的思绪。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她会想起小梓恒？难道她还在介意小梓恒是自己跟强奸犯一起生的小孩？既然自己都难以释怀，那么萧子靳真的可以做到毫不在意吗？即使他现在不介意，难道以后他真的可以做到一直都不介意吗？

萧子靳察觉到身下女人的失神，眉头微皱，“在想什么那么入神呢？”

男人不悦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里，强硬拉回了她的思绪，她再次集中注意力，定睛看着萧子靳，心情却无法平静，“我刚才在想，我们可能真的……不适合在一起，我没办法做到……像个没事人一样带着梓恒跟你一起生活。梓恒毕竟是我的……亲生儿子，而他跟你却没有半点血缘关系，我担心有一天，你迟早会因为梓恒而……怨恨我。”

“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个胸怀如此窄小的男人吗？”萧子靳眉目不悦，“为什么你宁愿相信江辰可以接受梓恒，却不能给予自己的老公一点信任？还是说，你现在还想着找机会带着梓恒跑去美国跟江辰？”

“我没有，你误会了。”沈雨荨忙不迭地摇头，经历了这几次，她怎么可能还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可不希望哪一天真的被他追去美国，那可真的是丢脸丢到外国去了。

“误会？”萧子靳眉毛微挑，“既然是误会，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做一点什么来解除我们之间的误会？”

“……”沈雨荨表示不解。

他骨节分明的手指搭在她的衣角处，指尖处传来的热量如同热浪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她的感官神经，漾了她的心神。

“譬如……”萧子靳说，“好好履行作为妻子的义务。”

话落，他一把扯掉她身上的累赘，身上一空，沈雨荨下意识地惊呼出声，不料却被男人温热的薄唇霸道地堵住了她的嘴唇……。

“唔……”她感觉自己的思绪再次被强硬抽离一般，大脑已无法思考，男人突起的喉结仿若有魔力一样，吸住了她的视线，无法移开……。

悬挂在天空上的月亮羞涩地躲进云层中，只有星星为这一室旖旎洒下迷离的夜色……。次日，阳光透过纱窗帘照射进来，沈雨荨睁开惺忪的睡眼，感觉身体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心中不由暗骂萧子靳。

可没曾想，刚一转头，却见萧子靳撑着腮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

“……”沈雨荨一惊，就差没有一头栽倒到地面上，可整个人的半个身子却悬在了床檐边，稍一动作，绝对直接倒下去。

见此，萧子靳眼明手快地伸手将她拉回来，“笨女人。”

沈雨荨被拉拽，脑袋直接撞到男人温厚的胸膛前，他身上清冽的气息扑鼻而来，惹得她的心头一颤。

她不知道自己最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总是会对萧子靳越来越迷恋？为什么自己总是会被他轻而易举地勾走魂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她觉得他变得越来越帅了？

以前她可没有这种感觉，可最近这种感觉却是越来越强烈，难道因为她受了严重的创伤，心灵变得脆弱，导致视觉感官神经出现问题？

这些都不正确，她想，应该是他接受了小梓恒，所以她也接受了他。这样想着，沈雨荨的心里才稍微平衡了一些。

“我不是笨女人。”沈雨荨倔强地脱离萧子靳的怀抱，站起身子，逃跑似地跑进浴室。

看着女人落荒而逃的背影，萧子靳唇角的笑意一点一点地朝外散开。

沈雨荨刚走进浴室，便惊讶地发现……她居然没有穿衣服，想到自己刚才被他明目张胆地大饱眼福，她就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他面前混下去了。

看着牙膏牙刷，沈雨荨只得压制住心中升腾起的羞耻感，迅速洗刷完毕。

可洗刷完之后，她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她要怎么走出去？难道还要光着身子？很显然……她做不到。

刚才敢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尴尬状况，如今她已经知道，她怎么可能做到若无其事地走出去，她又不是皇帝新衣里的傻X皇帝。

“那个……萧少，你能不能拿衣服过来给我？”沈雨荨尴尬地咳了一声，即使没有看到萧子靳的表情，可她也想像得到那个男人此时幸灾乐祸的模样。

“……”

良久，外面都没有动静，沈雨荨以为萧子靳不在房间里，如是胆颤心惊般拉开浴室的门，瞅向外面。

不料，透过一指宽的门缝，她竟然看到了一道英姿挺拔的身影立在浴室门外。

沈雨荨猛然一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上浴室的门，声音带着愠怒和羞涩，“你……什么时候过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吓了一跳。”

好听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刚刚过来，正准备跟你说。”

好吧，这不是萧子靳的错……。

“那……我把门打开，你把衣服给我……。”就算没有照镜子，沈雨荨也知道自己的脸有多红了，不由得暗暗鄙视了一下自己。

原本以为萧子靳既然将衣服拿过来，应该不会拒绝，可他竟然说道：“你把门打开，我把衣服给你。”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她么？沈雨荨内心涌起一股不悦之意，但想到自己此时的尴尬境地，最终还是深吸了口气，“那个……你先把衣服给我吧？”

“沈雨荨，你似乎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萧子靳的声音也带着隐隐的怒意，“我不叫萧少，我是你老公。”

沈雨荨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她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最近发生了太多事，她一时之间还没有适应重新叫他‘老公’。

第 128 章 不是亲生的。

“老公，你把衣服给我可以吗？”她的乞求。

门外有片刻的停顿，随后他应道：“好。”

“谢谢老公。”沈雨荨笑，接着伸手去拉门，果见她的衣服被递了进来，她欣喜地伸手去接，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竟连萧子靳也接了进来。

看着近在咫尺的萧子靳，沈雨荨差点尖叫出声，“你……你为什么也进来了？我不是让你在门外不要进来的吗？”

然，萧子靳视线淡淡地瞥了一眼她的身子，“我又不是没有看过，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么？”

“你……”沈雨荨被他的态度和语气激到了，被占便宜的人是她，凭什么他还要摆出一副他自己好像吃亏的表情。

沈雨荨拿衣服挡住了她的身子，指着浴室的门，“既然没什么好看，那么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萧子靳看着眼前的女人因愤怒而泛起潮红的脸蛋，嘴角不由浅勾而起，“老婆，原来你生气的样子也是那么的……可爱。”

“……”沈雨荨无语问苍天。

他温厚的手握住她的手指，俯首，低着暧昧迷离的眼眸一步一步地往她靠近。

沈雨荨无可奈何，只得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没多久，她的后背竟抵到冰凉的浴室墙壁上，一股凉意从脚底直窜脑门，诧异了她的视线。

“你……不要再过来了。”她越害怕，抓住衣服的力度便越加大。

“叫老公……”萧子靳似乎特别有耐心替沈雨荨纠正这个称呼。

沈雨荨觉得在这种紧张时刻，一定要顺着他的意，如是乖乖地叫道：“老公，你先出去好不好？我要穿衣服，你在这里……我会不好意思穿的。”

萧子靳遒劲修长的手绕过她的头顶，撑到光滑的墙壁上，“如果你不好意思穿，我不介意亲手帮你的。”

闻言，沈雨荨更慌了，“老公，虽然我们是夫妻，但是我们只有多少次夫妻之实，我想……我们的关系还没有亲昵到可以让你帮忙穿衣服的程度，是吧？”

“老婆的意思是……控诉老公没有好好满足你？嗯？”萧子靳抬起她的下巴，一副

想要吻下去的节奏。

“不是，你误会了。”沈雨荨发觉萧子靳越来越会钻空子，越来越会歪曲事实，她除了无力的反驳竟然找不到话来解释，这种感觉非常糟糕。

“亲爱的，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萧子靳说，“作为一个女人，千万不要在男人面前说‘不是’‘不要’，因为我会误认为你……非常想要。”

沈雨荨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她觉得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会被她误会。

见沈雨荨不再出声，萧子靳眉眼染上了似笑非笑的笑意，“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你想要，是吗？”

沈雨荨彻底败了。

眼见萧子靳想要再次覆唇下来，她不由伸手挡住了他的薄唇，闭着眼说道：“老公，我不需要，我……昨晚被你……折腾得骨头都快散了，现在全身都还在痛。”

闻言，萧子靳的动作瞬间顿住，他眉目担忧，“我……昨晚弄疼你了？”

沈雨荨见这招管用，如是红着眼道：“嗯，现在都还疼。”

“要不要我帮你揉一揉？”萧子靳作势就要伸手过来查探。

她忙不迭地摇头，“不用，要不……老公你先出去，我要先穿好衣服，要不然我容易感冒。”

这话非常有效果，萧子靳点头，“好，你先穿衣服，我在外面等你。”

“嗯。”

见此，萧子靳转身跨步离开了浴室，出门后，还不忘体贴地替她关上了浴室的门让她安心。

沈雨荨看到这样的萧子靳，又是感动又是好笑，她没想到他那么容易哄骗，而且他突然变得那么听话也是因为关心自己的身体。

想到自己还没穿衣服，沈雨荨再也不作多想，迅速穿好衣服，拉开浴室的门走到卧室。

“哪里痛？”萧子靳直截了当地问。

“我……”沈雨荨对上男人急切担忧的脸，内心一恸，“其实没什么事，这种酸痛只要缓一缓都可以自动好的，你不用那么担心。”

“真的？”他还是不放心。

“真的。”她红着脸，有点尴尬地解释，“每个女人都会痛，真的没什么事的。”

视线落在沈雨荨通红的脸蛋上，萧子靳脸色缓和了一些，他宠溺地摸着她柔顺乌黑的秀发，“下次，我一定会轻一点的。”

下次？

不知为何，听到他说这句话，她的心里竟然暗暗自喜了起来，察觉到自己的恶劣想法，她不由再次狠狠地鄙视了一番自己。

看着低着头，红着脸的沈雨荨，萧子靳忽而想起了昨天何老太太对他说的那件事，她不是何玉娇的亲生女儿，她到底知不知道？她会不会早已知道，却没有捅破这层纸？

“雨荨……”

“什么事？”沈雨荨抬头，疑惑地问道。

萧子靳凝视着她，“你妈总是用那种态度对待你，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你有可能不是妈的亲生女儿？”

闻言，沈雨荨却想也不想地摇头，“没有，我妈那个人其实就是这样，从小到大，我都已经习惯了。就像外婆说的，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她虽然嘴上总是骂我，但是她是疼我的。要不然她也不会一直单着，只为了将我养大成人。其实，我妈也不容易，带我一个人也就算了，还要帮我一起带梓恒，如果不是有我妈一直在身边陪伴着我，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说着说着，沈雨荨的鼻子忍不住酸酸的，“小时候可能会埋怨妈妈总是骂我，但事到如今，我才真正明白，打是疼骂是爱的真理。如果哪一天我妈不骂我了，我才会觉得不自在呢！你是不是觉得……我有受虐狂呀？这世界上，估计没有人像我这样，喜欢被虐吧？”

“不会。”萧子靳一把搂住她，下巴抵在她的秀发上，似乎想要用自己的温度温暖怀里受尽磨难的她。

虽然他暂时还不知道她跟何玉娇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想到她不能跟她的妈妈在一起，甚至于连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都一无所知，内心便不由划过一抹疼。

沈雨荨不知道萧子靳为什么无缘无故问这个问题，但想到自己妈妈经常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萧子靳面前骂自己，也就没有疑惑了。

估计每个外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忍不住问这种问题吧？

想及此，沈雨荨也就释然不再多想，她抬头问萧子靳，“老公，你来岳城也有几天时间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榆市呢？”

他一个大忙人，却在岳城耗费了这么多天时间……。

她这是想要赶他回去？难道她不想让他继续留在这里陪着她吗？

虽然心里有一点不开心，但萧子靳还是笑着道：“来之前，我就已经安排好榆市那边的工作，所以不用急着回去。更何况，我既然来到了拥有闻名全国的名胜古迹的岳城，怎么能不趁这次机会好好观光旅游一阵子，当做一次愉快的度假呢？你说是吧？”

说实话，沈雨荨也不是特别希望萧子靳那么快回去榆市，如今听到他如此说，不得否认，她的内心是开心的。

“嗯，你平时那么拼命工作，也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放松一下自己。”沈雨荨微笑，“我对岳城还算熟悉，那么就让我充当你的私人导游带你去游玩，怎么样？”

“乐意之至。”萧子靳说着，还不忘趁她不注意之际，偷偷地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沈雨荨有些羞赧地低下头去。

最后还是小梓恒的声音打断两人的亲昵，“爸爸，妈妈，下楼去吃饭啦！”

沈雨荨一愣，眼睛慌张地朝卧室四周扫视过去，误以为小梓恒在房间，可视线落到紧闭的房门后，她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他昨晚并没有跟自己一起睡。

“我们走吧。”萧子靳揽过她的纤纤细腰。

“嗯。”沈雨荨也不再矫情，挽起他的手肘就往外走去。

刚打开房门，便见穿着新衣服的小梓恒站在外面，他一双大眼睛望着萧子靳，笑嘻嘻道，“爸爸，你看，这是你昨天买给我的衣服，外婆让我今天穿上它了，你觉得好看吗？”

萧子靳俯身一把将小梓恒抱起，煞有介事地打量着小家伙身上穿的新衣服，“嗯，梓恒长得帅，穿什么都特别帅气。”

“是吗？”

“是的，爸爸从来不欺骗梓恒。”萧子靳笑。

“……”小梓恒心花怒放，笑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随后看向沈雨荨，“妈妈，你觉得梓恒帅吗？”

“帅，当然帅。”沈雨荨说着，还忍不住在小梓恒粉嫩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小梓恒被亲，整张脸比熟透的红苹果还要红。

萧子靳抱着小梓恒走下一楼，沈雨荨则跟在他们的后面，看着父子俩的背影，心里不禁有些感动的情素在涌动。

何老太太见到三人其乐融融，如同真正的一家人，心上压的那块石头也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只不过，想到自己昨天情急之下不小心失言的那件事，又不由得担忧不已，看向萧子靳的眼神也异常复杂。

萧子靳似乎察觉到何老太太投在自己身上的视线，他转头，朝她露出温和的笑容。

透过他脸上的淡定之色，何老太太总算可以安心一点，她相信，像他那种叱咤商场，战无有胜的大总裁，应该懂得拿捏分寸，不会乱来。

想及此，何老太太也不再多想，将做好的早餐端到餐桌上，“你们快来吃早饭吧。”

“好。”三人异口同声地应道。

餐桌上，何玉娇当然不忘瞧一瞧沈雨荨的变化，见其一脸羞涩，面色微红，再看萧子靳，发现他的视线时刻紧随着雨荨，她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昨晚他们两夫妻相处得非常融洽。

“雨荨呀……这是鹌鹑汤，你多喝点。”何玉娇体贴地舀了一勺鹌鹑汤到沈雨荨的碗里，眉眼掩饰不了她的坏笑之意。

鹌鹑汤有温肾固脉的功效，它可辅治体虚、子宫寒冷、不受孕者……。何玉娇表现得那么明显，敢情她就想着自己可以再次怀孕，以此来牢牢地拴紧萧子靳的心了。

看着碗里的鹌鹑汤，沈雨荨觉得里面的鹌鹑呀艾叶呀菟丝子呀川芎呀都在向自己嚣张地呲牙咧嘴，好像它们都在嘲笑自己，浑身不由打了一个激灵。

见沈雨荨迟迟不想喝，何玉娇就不干了，“雨荨，这是我特意为你煮的汤，你一口都不想喝，你对得起你妈吗？”

听此，沈雨荨只得乖乖地舀起一汤匙，“妈，你别动不动就生气，我喝不就行了么……？”

话落，她将汤匙凑到自己的唇边，心不甘情不愿地喂进自己的嘴里，吞下去之后，她忍不住用眼角余光瞥一眼萧子靳，见他正在目不斜视地吃早饭，心里总算没有觉得太过尴尬。

“好喝吗？”何玉娇笑着问。

不得不承认，妈妈脾气虽然坏了点，但是煮的汤的确非常美味，她点头赞道“好喝。”

“好喝就多喝点。”听到她说好喝，何玉娇还不忘继续往她的碗里舀汤。

沈雨荨被母亲的热情弄得极不自在起来，刚刚应该告诉她不好喝才对的，不过想到妈妈有可能会继续唠叨个没完，她也只能顺着妈妈的意继续喝汤了……。

不料，坐在一旁的萧子靳看到沈雨荨碗里的鹌鹑汤快要见底，他也学着何玉娇的做

法舀了一勺汤到她的碗里，“多喝点补身子。”

“……”沈雨荨顿时有种欲哭无泪的无力感。

萧子靳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呢？她就不相信他不知道鹤鹑汤有什么作用。

可萧子靳这样也就算了，坐在何玉娇旁边的小梓恒看到大家都往沈雨荨的碗里舀汤，他觉得自己不跟随一下大众过意不去，如是他也效仿，“妈妈，好喝就多喝点，我不会跟你抢汤喝的。”

“……”沈雨荨的笑容已经僵在了脸上，喝汤的动作也变成了机械化。

然而，大家看着沈雨荨乖乖地喝完差不多全部的鹤鹑汤，都会心地笑了，她看着终于空底的碗，心里想着，以后再也不要喝鹤鹑汤了。

早餐后，萧子靳微笑道：“外婆，妈，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待会儿跟雨荨一起去县城游玩，当做度假。”

话刚落下，何玉娇就忍不住拍掌叫好，“嗯，你早就应该跟雨荨好好去玩一玩了。妈和外婆完全没有意见，你们想要玩到什么时候都无所谓。”

何玉娇会有这种反应，沈雨荨一点也不意外，可她注意到了小梓恒满含期待的眼神，“梓恒，你想不想一起去呀？”

小梓恒听到沈雨荨的话，两眼瞬间放光。

然，当他想要开口之际，却被何玉娇阻拦住了，“梓恒昨天已经跟隔壁的小伟良约好今天一起玩弹珠比赛，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县城。虽然能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玩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做人总是要守信用，即使梓恒还是一个小孩子，也不能让他养成失约的坏习惯，你们说是不是？”

“妈说得有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就麻烦妈和外婆替我照顾好梓恒了。”沈雨荨面露惋惜，她本来还想着带小梓恒一起去县城，好好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你不用担心，我会好好照顾梓恒的。”何玉娇怎么可能会让小梓恒去当电灯泡呢？

小梓恒小小的脑袋转呀转，外婆明明在说谎，但他发觉自己完全插不上话，每次想要开口都被外婆抢先一步，这让他很郁闷……。

沈雨荨的视线落在小梓恒稚嫩的脸蛋上，“梓恒，在家一定要乖哦，妈妈回来的时候带好你喜欢的玩具给你，好不好？”

听到玩具，小梓恒乐了，“好，我会乖乖的。”

“梓恒真乖，那我和爸爸先出去了，在家等我们回来。”沈雨荨在小梓恒漂亮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

小梓恒完全忘记了自己刚才的不开心，露出牙齿咯咯地笑着，“我等爸爸妈妈回来。”

“好了，好了，再不出去就晚了……。你怎么越来越啰嗦，我又不是没有带过梓恒，梓恒也不是没有跟你分开过，在这里腻歪给谁看呢！”何玉娇从沈雨荨手里拉过了小梓恒，一个劲地挥手让她快点出门。

“雨荨，我们出发吧。”萧子靳一直在一旁当一个旁观者，他知道，何玉娇在努力替他们两人制造独处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他正需要这种机会。

说实话，他比何玉娇更加担心……。沈雨荨的心不在他的身上，而是早已飞去某个陌生国度，所以，他需要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

沈雨荨当然不会猜到萧子靳心中所想，只是应了声，“好。”沈雨荨和萧子靳走后，小梓恒刚才的郁闷又再次袭卷他的小脑袋，他仰起头，“外婆，为什么你要在爸爸妈妈面前说……。我跟隔壁的小伟良有弹珠比赛，我记得我明明没有跟他有约定，你对爸爸妈妈撒谎了。”

何玉娇被小梓恒当场戳穿，面露尴尬之色，她蹲下去握着肉嘟嘟的小手，“梓恒，我知道外婆撒谎是不对，所以在这里外婆向你道歉，你能原谅外婆吗？”

小梓恒显然也被气到了，可想到外婆撒谎一定有苦衷，如是呶了呶嘴，“只要外婆告诉梓恒……。你为什么要撒谎，我就原谅外婆。”

何玉娇没想到自己会栽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手里，可是没办法，她不能在小孩面前损坏形象，只得为自己辩解，“梓恒……。外婆撒谎也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爸爸妈妈最近因为一些事，闹得非常不愉快，如果不是妈妈人好，那么爸爸就不会回来找妈妈。你别看爸爸妈妈这几天看得都很高兴，其实他们两人都还在闹别扭。”

“可这跟撒谎有什么关系吗？”小梓恒疑惑。

何玉娇叹了一口气，“关系可大了……。爸爸妈妈闹别扭就需要更多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如果你跟着一起去的话，爸爸妈妈就没办法好好说话，矛盾不能解开，就会继续闹别扭，那么爸爸很有可能会不要妈妈，爸爸不要妈妈之后就不会再要你了，知道吗？”

“知道了。”虽然何玉娇说话有点快，但小梓恒显然很快领悟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见小梓恒一副恍然大悟状，何玉娇总算松了口气，“梓恒，外婆还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小梓恒问。

何玉娇说：“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就要一起回去榆市了，到时候妈妈让你一起回去，你就跟妈妈说……。你想留在这里跟隔壁的小朋友一起过暑假，知道吗？”

“……”小梓恒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听外婆的话。

何玉娇担心小梓恒不愿意，如是继续诱哄道：“梓恒，你想不想爸爸跟妈妈一直幸福快乐地在一起？”

“想……。”小梓恒毫不犹豫地点头。

“你想不想爸爸和妈妈赶快替你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想……。”

“既然你这样想，就应该留在这里呆久一点，等到爸爸妈妈不再闹别扭的时候再回去榆市。如果妈妈怀了弟弟，以后你想留在榆市就在榆市，想来外祖婆这里玩随时都可以来玩了。”何玉娇不将小梓恒说服都誓不罢休了。

“真的吗？”小梓恒心动了。

“真的。”何玉娇一副坚定状。

小梓恒想了想，终于同意了，“好，我听外婆的，如果妈妈让我回去榆市，我就跟她说我留在这里过暑假。”

闻言，何玉娇嘴角勾起一抹胜利的微笑，“梓恒真乖。”岳城古镇，一辆咖啡色宾利慕尚旁，站着一对夺人眼球的俊男美女，两人郎才女貌，要颜值有颜值，要气质有气质，真是羡煞旁人。

从车上下下来后，沈雨荨和萧子靳一起朝岳镇走去。太阳虽不是非常猛烈，但他还是体贴地撑起一把太阳伞替她挡住了折射下来的太阳光。

沈雨荨转头，阳光打在他的脸上，柔和了脸部的凌厉气息，整个人都圈在太阳的光晕中，格外耀眼，她的心头不由再次一悸。

然，她还是很快转移自己的视线，伸手指向四周围，“岳镇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周围水网遍布，区内河道纵横，镇区多小圩，形似荷叶；境内林木荫翳，庐舍鳞次，清流急湍，且遍植荷花，清雅秀美。”

女人的声音如河上潺潺流动的水声清悦好听，萧子靳看着脸上挂着迷人微笑的沈雨荨，第一次发觉，原来一个女人可以笑得那么美。

“看来我们可以大饱眼福了。”沈雨荨笑。

“什么？”萧子靳饶有兴致地等待下文。

沈雨荨也没有直接说话，而是拉起萧子靳的手往前面跑，跑了不多久，终于走到了河边一处栏杆上。

“你看……”

她兴奋地指向河中央，果见河上遍植荷花，清雅秀美，“现在正值农历六月份，我们赶上荷花开花的时节了。”

沈雨荨伸出双手，试图想要拥抱一池荷花，“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词，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真的好美好美呀！”

微风拂过，吹起沈雨荨乌黑柔顺的秀发，衬得她整个人如出尘离染，清洁无暇的荷花一般。

萧子靳揽过她的腰，伴着和煦的阳光，笑着道：“我突然想起一句诗词非常适合你……”

“什么诗词？”沈雨荨扭头。

萧子靳薄唇浅勾，“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听到这句，沈雨荨微微讶然了，她没想到自己在他心目中竟然可以和荷花相提并论，荷花是圣洁的象征，然而她却早已是残败之身，无论身和心，都不再纯洁。自从知道被强暴过的真相后，她就一度陷入自责自卑自怨自恨的黑暗地狱中，就算他重新接纳了她和梓恒，她对那件事也难以释怀。

不得不承认，萧子靳的态度感动了她，她觉得那颗被现实摧残得快要支离破碎的心因为他刚才那一句话而被融合重塑了一般。

“谢谢你，老公。”沈雨荨一把抱住了萧子靳。

萧子靳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惊喜到了，他感觉到怀里女人的不安与感动，不由伸手轻轻抚摸着她柔软的秀发，“老公一直都在。”

沈雨荨没有发觉，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老公’这个称呼，叫得也特别的顺口。

“老公，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沈雨荨抬起头，朦胧着一双眼问道。

萧子靳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因为你是我的老婆。”

“如果我不是你的老婆呢？”

“没有如果。”

“我就要如果……”

萧子靳突然间有种想狠狠堵住她嘴唇的冲动，“如果你不是我的老婆，那我就努力把追到手，让你成为我的老婆。”

“可是我没有优点，而且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比我好很多的女人，你为什么一

定要追我呢？”反正沈雨荨觉得自己没什么优点。

听到这话，萧子靳却认真的凝视着她，“你真想知道？”

“想。”这根本不用问，每个女人应该都想知道吧？

他看着她，嘴角慢慢地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因为你的小，我的大，配合得刚刚好。”

沈雨荨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待想清楚其中的含义后，她整张脸……刷地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处，“萧子靳，你混蛋。”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不是么？”萧子靳一把拽住了她的手，凑唇到她的鬓边，“老婆，如果你不介意这里是人山人海，我不介意继续跟你耳鬓厮磨的。”

闻言，沈雨荨才惊觉这里是旅游景点，又是旅游旺季，四周围都聚满了游客，想及此，她就恨不得钻进地洞，再也没脸见人了。

所幸，他们两所处的位置相对偏僻，旁边没什么人，所以不会被外人听见。

“老婆，你带我去其它地方看看吧。”萧子靳揽住她的腰，扳过她的身子。

这时，沈雨荨才彻底回过神，她面露尴尬，但还是挽着他的手肘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萧子靳再次撑起伞，体贴地帮她挡住太阳光，看着身旁的她，眼里掩饰不住其的痴迷之意。

她可能不知道……她身上有非常多的优点。单从她是一名医生就可以知道，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好姑娘，虽然刚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会经常闯祸，但是她乐观开朗，积极面对生活。像她这种人，在当今社会是非常难得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萧子靳却觉得，沈雨荨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

两人踏着颇为轻快的步伐，走到了岳镇的南大街。

一眼望去，窄窄的街道两边都是两层楼房，身处其中，抬头望天，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天，一扇扇木格窗帘露出原木本色。

楼房临街的一边清一色都呈平面结构，看不出每一栋建筑的特色和规模，而从后门的市河望去，家家房子都枝出河面，或重檐叠瓦，或骑楼高耸，或勾栏亭阁，或底层的近水楼台，层层石级通向河埠，或倚朱阁、小轩窗，组成一道多姿的水乡民居风光，间或有大大小小的江南游船穿行其中，人景辉映，真是中国的水乡，东方的威尼斯。

沈雨荨清脆的声音响起来，“你看，这条南大街是岳镇商业古街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大街。”

说着，沈雨荨拉着萧子靳的手就往里面走去，穿行在古色古香的南大街上，两人的脸上都不由得绽放出真心的笑容。

亲近大自然，走进历史文化古迹，实在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件事。

傍晚，太阳收敛起刺眼的光芒，变成一个金灿灿的光盘。

两人逛了大半天，都有些饿了。

沈雨荨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响起来，回了她整张脸，萧子靳抿着薄唇，想笑却没有笑，“饿了吗？”

她很想说自己不饿，可她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如是还是如实说道：“饿了。”

“既然来到古镇，岂有不吃古镇特色美食的道理。”他说。

沈雨荨双眼乍亮，想到可以大开杀戒，心里都快乐开花了，“你这个提议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提议，那我们就去岳镇西北方向的那家格子餐馆吃吧！”

“既然你对这里熟悉，自然听你的。”萧子靳笑，可看到沈雨荨的手里还拿着大袋小袋的纪念品，如是说，“来，把你手里的东西都给我拿吧！”

萧子靳手里还提着两人一起为家人挑选的纪念品，她于心不忍，“我自己拿得了，不用你拿。”

见他还想说话，她便径直朝前走去，“你快点跟上来，如果你迷路了，我也不会去找你的，知道吗？”

“……”萧子靳的视线追随着她娇小的身子而去，随后只微微一笑，也步伐稳健地跨步跟着走去。

很快，两人到达格子餐馆，餐馆不是非常大，但装潢古色古香，设计低调华丽，装潢与设计相映成辉，更显优雅舒适。

沈雨荨叫来了服务员，点了袜底酥，塞肉鱼，水晶脍，万三蹄等等特色美食。

“你一定没有吃过这些美食，是吧？”沈雨荨狡黠一笑，似乎可以在萧子靳面前大展拳脚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萧子靳自然看得出沈雨荨的小心思，也不戳穿，还配合地摇头，“是的。”

其实，他没有撒谎，他的确没有吃过这些拥有稀奇古怪名字的特色美食。

“待会儿你就可以大饱口福了，在岳城，跟着我一起，你绝对不枉走这一趟。”沈雨荨脸上洋溢着自信美丽的笑容。

这样的她，仿佛又让他看到了当初那个乐观开朗，还有点大大咧咧的她，嘴角也在

不经意间流露出欣慰的笑意。

第 129 章 我是来道歉的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沈雨荨点的菜陆续送上了餐桌。服务员礼貌地招呼了两人后，就让空间留给他们俩。

沈雨荨指着那碟袜底酥，“传说袜底酥系仿宋孝宗宫廷茶点制成，形如袜底，油酥薄如蝉翼，入口清香松脆，甜中有咸。”

说着，她夹了一块袜底酥凑到他的唇边，“来，尝一口。”

萧子靳配合地吃了进去，见此，她两手的手肘撑在餐桌的棱角边，目光满含期待地看着他，“味道怎么样？”

他嚼了几口，“嗯，如你所言，清香松脆，甜中有咸。”

闻言，她咧嘴一笑，“看吧，我就说跟着我一起，绝对不会白来一趟的。”

得到了萧子靳的肯定后，沈雨荨更加积极的介绍接下来的特色美食，“你看这道塞肉鱼，它的鱼形就像河豚一样体小无鳞，其实它是把猪肉糜嵌入鱼背，油煎红烧或上笼蒸，或将猪油切块和白糖拌和，放入鱼腹，佐以酒酿和调料烹煮，喷香扑鼻，闻到没有？”

萧子靳看着滔滔不绝的沈雨荨，“你什么时候把它们都背下来了？”

沈雨荨并不尴尬，只是脸不红耳不赤地道：“很久很久以前。你也知道的，我身处岳城，长期耳濡目染，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了解。小时候来外婆家经常看本地节目频道的电视广告，根本不用背就早已经对它们熟记于心了。”

“原来如此。”萧子靳明了，随后夹了一块塞肉鱼到她的碗里，“多吃点，看看能不能吃出它的尺寸。”

沈雨荨低头，看着碗里极像小萧子靳的塞肉鱼，满头黑线，再次抬头，却见他优雅地吃着袜底酥，“你是故意的。”

“看来老婆也不傻。”萧子靳目不斜视，优雅地咀嚼着嘴里的美食。

看到始作俑者一脸淡定从容，她的心里就忍不住来气，“我不吃。”

“没事，回去后你可以慢慢吃。”

“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

“老婆教训得是。”

“……”沈雨荨无语问苍天，为了不让自己气倒，她决定安心吃饭。

由于难得来一次岳城，两人在这里游玩了两天，晚上入住的是一家风格别墅的木屋别墅。

两人一起进入别墅时，沈雨荨累得扔下包包直接往圆形的大床上一躺。

身体的触感吓了一跳，她蓦地想要从床上跳起的时候，方才发现自己连跳都跳不起来。

“子靳……这床坏了！”她气急败坏地尖叫着：“快来拉我一把。”

萧子靳正慢条斯里地解着衬衣上的扣子，脸上笑的极坏：“亲爱的，你跑不掉了……！”

说着，健硕的身体往床上一扑，直接躺在她的身侧。

由于他的体重关系，一上来大床便弹动了一下，直接将她的身体弹到他的怀中，使得两人几乎是用挤的方式贴在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床怎么这么深？”沈雨荨被吓着了，紧张地抱住他的身体。发现他居然在坏笑后，手掌在他的胸口处捶了捶：“萧子靳你还笑，快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这样睡觉不好么？多亲密啊！”萧子靳还故意用身体晃了晃床垫，反正他喜欢。

“我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他笑的挺欢，沈雨荨却越发的紧张起来，双手也将他抱得更紧。

这到底是什么床嘛，她怎么没见过呢？

萧子靳见她害怕得脸色都变了，终于不再捉弄她道：“小东西，没见识了吧？这是酒店特质的情、趣水床，专门给人度蜜月用的。”

原来这玩意叫情、趣水床？还真挺情、趣的，沈雨荨有些无语。

别说见了，她连听都没听说过呢。

她抬眸盯着笑得一脸暧昧的萧子靳，鼓起小嘴：“你睡过？”

“怎么可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女人过敏。”萧子靳笑。

“真的没有？”其实她想问的是：跟简小姐也没有？

不过话到嘴边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如此美好的时刻，她可不想再提起一个他不愿再提起的人物来破坏气氛。

况且简小姐已经是个过去式的人物了，连名字都很久没有人提醒过了，她实在没必要去提、去在意……。

“在想什么？不会是在怀疑我的话吧？”萧子靳不用怎么挪动脖子就可以吻到她的唇，因为水床已经将他们两个紧紧地贴合在一起了。

“没有……。”沈雨荨摇头，道：“你先起来洗澡吧，我也想洗澡了。”

“你想一起洗澡？”

“……”沈雨荨没来得及辩驳，身体便在柔软的水床中腾空，被他打横抱在怀中往浴室里面走去。

意识到他要做什么后，沈雨荨羞赧地用拳头推打他的手臂：“喂，你快放我下来，我的意思是你先洗，我后洗……。”

“你想让我在一旁看着你洗？”

“不是……。”

“那就乖乖的，反正今晚你是无处可躲了。”萧子靳将她放入浴缸时，她才发现这里的浴室根本没有遮挡，就在卧室的一角安装了浴缸和洗浴用具。

天……还真是情、趣得让人受不了！

“你怎么订了这种房间啊？”沈雨荨羞赧地抱怨道：“这么会玩，以前肯定跟不少女人一起住过。”

“别乱吃醋了，别墅是田秘书订的。”萧子靳一边往浴缸里面注水一边笑笑道。

那田秘书一定也没安好心，沈雨荨愤愤地想，心里的一角却又是暖暖的。

和萧子靳一起住这种情、趣蜜月房，她怎么可能不喜欢？

萧子靳今晚肯定不会放过她的吧？想到一会跟萧子靳在水床上大战三百回合的场景，她就羞得满脸通红起来。

“怎么又脸红了？”萧子靳托起她的下巴，扫视着她娇羞的小脸微笑。

早知道这种房这么有效果，他上次去度假村的时候就应该订一间了。

“讨厌……！”沈雨荨用小拳头在他的胸口处捶了一下，恨不得将整张脸埋到水里去冷却一下。

只可惜……萧子靳放的是热水。事实证明，情、趣的东西确实很害人。

第二天沈雨荨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是日上三竿了。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居然已经十点多了。

昨晚她不记得自己跟萧子靳在这张水床上奋战了多少，只记得感觉很奇特，从未有

过的奇特和愉悦。

她低头看了一眼彼此的身体，白花花的纠缠在一起，脸一瞬间便红了。

为了尽快摆脱这种羞赧的场面，她动了动身体准备起床，才发现自己的身体酸软得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睡醒了？”萧子靳依旧闭着眼，双手环抱着她的腰身，显然也还没有睡醒。

沈雨荨小脸又是一热，忙道：“已经十点多了，该起床了。”

“昨晚元气大伤，陪我再睡一会。”萧子靳将帅脸埋入她的颈窝，手掌不安分地掌在她的胸口。

沈雨荨无语，大战了那么多回，怎么可能元气不伤？看来下回一定要劝他节制一点才行。

为了让他好好休息，她只好重新闭上眼，陪他继续睡。又是沉长的一觉，两人终于睡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说好要去逛的另一个古迹也因为身体酸软和时间不够去不成了，两人只好放弃。

萧子靳的意思是，反正这里是她的娘家，作为她的丈夫，有的是机会来，不一定非要这次去看。

一天没吃东西，两人都饿坏了。

在美食街里吃了一顿下午点后，便驱车回了外婆家。

沈雨荨把在古针眼上买的纪念品送给何老太太，何玉娇以及小梓恒。

小梓恒收到一大堆礼物，笑得牙齿咯咯地响，可想到爸爸妈妈很快就要回去榆市，他小小的心灵就高兴不起来。

该来的始终要来，第二天早上，沈雨荨走到何玉娇的房间，“妈，我昨晚跟子靳商量好，今天下午搭乘飞机回去榆市，已经帮你和梓恒预定了飞机票，你收拾收拾衣服，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机场吧！”

何玉娇正在帮小梓恒穿衣服，“我忘了告诉你，我和梓恒暂时先不回去榆市，想在这里陪外婆一起过暑假。”

说着，何玉娇还不忘朝小梓恒使了使眼色，他虽不是特别乐意，但想到前天她对他说的话，如是他只得装出一副很享受留在这里的笑容，“妈妈，梓恒想跟外婆在这里过暑假，所以你跟爸爸先回去，不用管我们的。”

沈雨荨站在何玉娇的身旁，视线在她和小梓恒两人的身上来回扫视，试图想在两人

的表情里找到破绽，然却无所获，“可是……子靳已经预定了飞机票。”

“预定又不是买，退不就行了吗？”何玉娇觉得她女儿的脑袋真是秀逗了。

沈雨荨摇头，“不能退了。”

何玉娇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沈雨荨，萧子靳堂堂一个集团的大总裁，会介意浪费两张飞机票吗？”

何玉娇说得确有道理，但是有钱也不是这样浪费的，“我们不是在外婆家玩了很长一段时间吗？也是时候回去榆市了不是么？”

“我和梓恒还想再玩，不行么？”何玉娇真搞不懂，自己拉着梓恒留在这里，无非就是为了她和萧子靳两人能够好好促进感情，本来以为她应该会领悟，可是为什么她就是缺根筋呢？她这种人，能够在豪门家庭存活那么久，不得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可以。”沈雨荨没想到她妈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如是只得顺着妈妈的意。

但她看到小梓恒，心里就涌起一股浓浓的不舍之意，她不希望自己和他分开太长时间，“梓恒，你真的不想跟妈妈一起回去榆市吗？”

小梓恒看着沈雨荨，作势就要脱口而出，不料何玉娇眼明手快，用身子将两母子阻隔开，并用手迅速捂住了他的嘴巴，眼神示意他不能同意。

待确定小梓恒的答案后，何玉娇才松开手。

“妈，你干嘛突然之间挡住梓恒？”沈雨荨问。

何玉娇转过身子，“我……我刚才不是看到梓恒衣服上有一粒脏东西嘛，所以伸手去弄掉它。”

沈雨荨觉得就算有脏东西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妈妈既然这样说，她也不好纠缠不放，要不然妈妈又要数落她，如是她不由再次问小梓恒，“梓恒，你想不想跟妈妈一起回去呀？”

由于有了何玉娇的提醒，小梓恒只得尽量去忽略她的温柔，“妈妈，我暂时不想回去，我想留在这里陪外婆，还有跟隔壁的小伙伴一起玩。”

“这样子啊！”沈雨荨表情有点失落。

见此，小梓恒忙安慰沈雨荨，“妈妈，你不用担心，梓恒会乖乖跟着外婆和外祖婆，不会乱跑的。而且，梓恒也会时刻想念妈妈的，所以妈妈就放心和爸爸先回去榆市。”

“梓恒，你真的不跟妈妈一起回去吗？”沈雨荨似乎还不想放弃。

小梓恒努力控制自己的想跟她一起回去的愿望，故意用不耐烦的语气道：“妈妈，

我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像外婆一样啰嗦啦。”

像外婆一样啰嗦？

何玉娇听到小梓恒如此形容自己，心理特别不爽，可是想到这样子可以让沈雨荨打消带他回去的念头，只好忍了。

如果不是担心梓恒跟着回榆市，会影响到沈雨荨重回萧家，她才懒得留在岳城这个小地方呢。

听到梓恒这么说，沈雨荨只好惋惜地叹了口气，“那好吧，妈妈也不强迫你要马上跟着一起回去榆市，不过你在这里一定要乖乖听外婆的话知道么？”

“知道啦，妈妈。”小梓恒担心自己再跟沈雨荨说下去，自己会忍不住改变心意，只得继续摆出一副不耐烦。

“嗯。”沈雨荨虽不舍，但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她走到床檐边，“梓恒，妈妈抱你下去一楼吃饭。”

说着，她直接伸手抱住了站在床上的小梓恒，在何玉娇复杂的视线中走出房门。

何玉娇看着沈雨荨的背影，想到自己已经顺利搞定了小梓恒，心里不由长长地松了口气。

她也难得闭上嘴，二话不说地跟在沈雨荨的后面。

像往常一样，一家人聚在餐桌上其乐融融地吃早饭，也许沈雨荨事先跟萧子靳说明了小梓恒和何玉娇两人暂时不回榆市的事，所以他倒没有再问，而是简单地叮嘱了小家伙一些事，便不再多说什么。

由于两人快要回去，吃完早餐后都抽出一大部分时间陪伴小梓恒玩耍。

时间很瘦，指缝很宽，悄悄从指缝间溜走。

很快，夕阳为辽阔的天空添上了蝉翼般的色彩，沈雨荨依依不舍地跟小梓恒告别之后，便跟着萧子靳一起前往岳城机场。

沈雨荨坐在飞机的头等舱内，视线望着变得越来越小的岳城，一抹伤感涌上心头。

当初，她因为失去孩子，心情无比失落，为了让自己可以治疗情感的创伤，选择跟江灵一起来岳城。刚开始到达岳城之际，她也难以释怀，一直被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搅得心神不宁，以致痛苦不堪。

因为小梓恒是她替强奸犯生下的孩子，所以自己一度非常排斥他，甚至在医院把他推倒，现在想想，都不禁为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悔恨。如果她没有及时跟小梓恒相认和好，那么可想而知，梓恒现在仍然会成为自己心中永远放不下，却时时作痛的梗。

她跟小梓恒的矛盾解除后，本想着以后好好跟儿子一起生活下去，不料江辰却从美国回来了，并多次暗示他想娶她并带她和梓恒去美国生活。她原本没有这种想法，可妈妈和江灵一直用各种理由劝说自己，最终她为了小梓恒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答应了他。

然紧急关头，萧子靳却又从天而降，强硬地将自己劫走，并用各种方法威胁她不许跟江辰跑路。不得不承认，刚看见他出现在她的面前之际，她被震惊和感动了。可，想到自己已经配不上他，如是拒绝了他，不料他却为了她宁愿接受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小梓恒，只为了跟她在一起。

从那一刻起，她感觉自己的心深深地沉沦在他的温柔乡里，是的，虽然如此形容有点矫情，但萧子靳的确成功虏获了她的心。她觉得，只要有他在她身边，不管以后有什么困难，她都会为了他坚强地挺过去。

想及此，沈雨荨不由自主地瞄向坐在旁边的萧子靳，却见他正闭目养神，黑色的碎发稍稍遮住他的右眼眸，为他更添了神秘的色彩。

她情不自禁地伸手去触摸他英挺的高鼻，指尖与鼻尖碰触的瞬间，一股电流迅速沿着手指一路蔓延至她的全身，让她忍不住全身一阵颤栗。

男人似乎察觉到什么，他缓缓睁开双眼，视线落在某个女人搭在自己鼻子上的手，唇角不由浅勾而起，“老婆，别急，还有几个小时老公就可以满足你了，这里虽然是头等舱，人不多，但也是公共场合，所以你要适当节制一点。”

闻言，沈雨荨的手如被电击一般，迅速缩了回来，她脸色涨红，“我……没有，你……胡说。”

“是么？”萧子靳凝视着她，仿佛想要用眼神戳穿她的内心。

“是的，你误会了，我……只是看到你鼻子上有一粒脏东西，所以伸手去把它弄开，你别想多了。”沈雨荨誓死不承认，情急之下，套用了何玉娇今天早上的‘借口’。

“萧太太，你的借口还真是……太没有新意了。”萧子靳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沈雨荨，嘴角勾出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乱了她的心神。

她感觉，再这样下去，她肯定会不打自招，将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他的眼前。

为了不让自己出糗，沈雨荨只得赌气一般用双手抱胸，端正坐姿，“随你怎么想，反正……我没有就是没有。”

话落，沈雨荨再也不看萧子靳，而是直接阖上双眼，尽量忽略身旁某人炙热的视线。

萧子靳看着沈雨荨长而卷的眼睫毛因慌乱而上下眨动，如同一根羽毛轻轻刷过他的心脏，痒痒的。

他控制不住地倾身，在她的唇上落下一吻……。榆市机场，林助理早已收到萧子靳

的消息，此时正站在等候区内等待他和沈雨荨。

两个主角从飞机下来后，她挽着他的手亲昵地朝等候区走去。

“萧总，萧太太，我在这里。”林助理向他们挥手。

“我看到了。”萧子靳走到林助理的面前，林助理迅速地从他的手里接过行李箱。

沈雨荨一直不习惯让别人像个佣人一样帮自己拿行李，但萧子靳却鄙视了她的这种观念和想法，并义正辞严地告诉她……这是面子工程，不得已之下，她只得装作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

也许萧子靳是正确的，他是集团总裁，而她是他的太太，如果行为表现得太小气，容易让一些人钻空子奚落取笑。

如是，沈雨荨也不再多说，跟着萧子靳一起走向机场外，坐上黑色商务车，往萧宅驶去。

黑色，代表着低调内敛，与萧子靳平时在人前表现出来的沉稳不谋而合。

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人一起坐在车后座，他揽着她的腰，她依偎着他的肩，林助理从车后视镜看到此情此景，眼里掩饰不了其的震惊之意。

作为萧总的助理，他对萧总和萧太太的事情虽称不上了如指掌，但也了解得七七八八。萧总去岳城之前，两人的关系还处于白热化阶段，没想到，从岳城回来后，两人竟然又恢复如胶似漆的状态。

不得不承认，林助理由衷地从心底里对萧总佩服得五体投地。

沈雨荨的视线落在车窗外，看着熟悉的街道，她的眼眶不由微微红起来。

萧子靳敏锐地察觉到沈雨荨的异常，他轻声问道：“在想什么呢？”

“没有，我只是看到熟悉的街景，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心里有点空空落落的。”沈雨荨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心情。

“老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用太过悲伤，这样子会对身体不好的。”萧子靳抚摸着她的秀发，她心里在想什么，他怎会不清楚？

听此，沈雨荨内心的空落似乎被一股温暖的热流充盈了一般，只是想到待会儿要回去萧宅，面对萧老爷子和一堆令人有点厌烦的人，她的眉心就不受控制地皱起来。

萧子靳作为沈雨荨的老公，多多少少猜得出她的担忧，“不用担心，有我在，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

“……”沈雨荨抬头，正撞进男人温柔的眸光中，她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被融化了。

“老公，你对我那么好，万一有一天有人把这份好从我手中抢走，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沈雨荨看着萧子靳。

“傻瓜，别多想。”他笑。

“真的是我多想了吗？”她笑着问。

他刮了刮她的鼻子，“当然是真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是我的太太，难道你不应该拿出正室夫人的气势去教训那些不知好歹的女人么？”

“这么说……你以后还是会找小……三？”沈雨荨忽而板起一张脸。

“老婆，你的幻想症越来越严重了，看来得让老公治一治才可以。”萧子靳饶有兴致地转移她的注意力。

说着，萧子靳作势想要覆嘴到她的唇上，她见此，心下一急，忙伸手挡住了他的唇。

萧子靳眉目不悦，沈雨荨却凑唇到他的耳边，压低声音道：“萧子靳，林助理还在前面开车，你注意一点，你不要面子我还要见人呢！”

闻言，萧子靳唇角一勾，也低沉着声音说：“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夫妻之间亲热天经地义，没有丢不丢面子的。”

说完，他还很不害臊地抬头望向驾驶位道：“林助理，你说么？”

“是，是的，天经地义！”林助理忙不迭地点头，笑得一脸暧昧。

林助理话音刚落，萧子靳便趁沈雨荨愣神之际，倾身用薄唇攫住了她的唇。

“……”沈雨荨浑身都僵住了，一动也不敢动，害怕自己一个大动作就惊扰了前面开车的林助理。

林助理透过后视镜，见到这一幕，忍不住替萧总拍手叫好，简直太不要脸了有木有？

不知吻了多久，萧子靳终于舍得松开沈雨荨，她的嘴巴得以释放，不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着一脸满足的男人，她的脸色因愤怒和羞涩涨得通红，胸口也剧烈地前后起伏。

“你……”她怒视着他。

萧子靳抓住她指向自己的手指，笑着说：“萧太太……你这种表现，是在向老公暗示……你还想要么？”

“我不……”沈雨荨喘着气，“是。”

她的停顿在萧子靳听来，意思就是想要，如是他的唇角笑得更开，“原来萧太太真的如老公所想呀。”

“不是。”这一次，沈雨荨稳定了心神，果断决绝地否认。

“噢，原来是在害羞？”萧子靳被沈雨荨当场否决，也没有尴尬，而是继续笑道。

“……”她已无话可说。

萧子靳看着她通红的脸蛋，嘴角勾起漾人心神的笑意，差点晃了她的眼。

见沈雨荨的心情已没有刚才那么沉重，萧子靳这才放下心来，也不再逗她了，而是用手臂搂着她的腰。

车子继续往前驶去，很快，车停，透过黑色车窗，她看到了装潢华丽的萧宅，心跳不由加速。

萧子靳握住她的手，她感觉到手掌传来的热量，不安的心情稍微得以平复，如是也露出得体大方的微笑跟着他一起往萧宅里面走去。

这一次，沈雨荨是为小梓恒的事回来道歉的，她知道王素一千人等不会轻易放过她，她也努力作好准备淡定地面对他们。

刚进去，便见客厅里坐着萧老爷子，王素和唐晓三个人，他们也许早已收到风声，此时正一脸严肃地等待着沈雨荨的出现。

听到车声，王素转过头来，当看到沈雨荨挽着萧子靳的手朝他们走过来时，脸上的嘲讽和鄙视意味显而易见。

她第一时间站起来，走到沈雨荨的面前，直接无视萧子靳，毫无顾忌地将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一遍。

“沈雨荨？”王素一副不可思议状，“你真的是沈雨荨？”

“是的。”沈雨荨的态度不卑不亢。

见她一脸淡定，王素就不乐意了，“沈雨荨，我们不是早就已经将你赶出萧家了吗？前段时间你不也灰溜溜地逃回岳城了吗？怎么现在却还死不要脸地回来萧家？”

“雨荨是我的妻子，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赶她走了？”萧子靳冷冷的声音响起来。

王素乍一听到萧子靳的声音，下意识地看向他，却见他冷着一张脸看着自己，心里更加害怕，忍不住瑟缩地退后了一步。

“萧子靳，我是你小妈，你怎么说话的？”

王素一想到自己的孙子很快就可以出世，底气足了一些。

萧子靳凝着眉，再次想要发作，不料却被沈雨荨伸手拦了下来，对着他摇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不要插手这件事，因为我是来道歉的。”

虽然沈雨荨说话的声音非常小，但王素还是听到了。

第 130 章 触景生情

“道歉？”王素语气开始嚣张起来，“沈雨荨，你这次又想玩什么花样呀？”

面对嚣张跋扈的王素，沈雨荨尽量压制自己心中的不忿，越过王素，朝萧老爷子走去，随后，她弯着腰，愧疚着道：“爷爷，我这次是来向您道歉的。当年，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导致我生下梓恒后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忘记自己曾经怀孕生子的事情，更忘了梓恒是我的亲生儿子。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隐瞒这件事，如果我没有失忆，我也绝对不会昧着良心骗您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所以我想郑重地向您和大家道个歉，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萧老爷子皱眉看着沈雨荨，良久不发一语。

萧子靳已站在她的旁边，“爷爷，希望您能够原谅雨荨。”

见此，王素和唐晓心中的怒火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往上升，唐晓由于身子不便，只得忿忿地瞪着沈雨荨，而王素则快步上前，指着她的脊梁骨骂：“沈雨荨，我没想到你跟你妈一样厚脸皮，当初出事的时候，你妈为了保住你自己站出来承担错误，试图蒙混过关。只是你们母女俩万万没想到，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最后被我轰出了萧宅了吧！”

王素说这些话时，视线还时不时地瞄向坐在沙发上的萧老爷子，见他并没有反对意见，如是继续对沈雨荨颐指气使，“后来的一段日子，你倒是安分地收拾东西回去岳城，可我不知道你使用了什么手段，竟然将子靳骗去了岳城，还说服子靳将你带回萧家。沈雨荨，看来我们真是太低估你了，你当时没有第一时间回来向大伙解释和道歉，无非就是想等风头过去再回来假装楚楚可怜，乞求我们的原谅罢了。”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的那点小心思。如果你觉得我们萧家的人都是傻子，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我们是不会再上你的当，你也不用想着……我们会原谅你。”

唐晓也害怕沈雨荨再次回来扰乱自己和萧泽飞两人的生活，如是也努力想方设法在一旁添油加醋挤兑她，“就是呀，沈雨荨，你为了掩饰自己错误，就对大家谎称自己患有选择性失忆症，而且刚好忘记了沈梓恒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话非常荒唐吗？你觉得我们真的是傻子会相信你的话吗？如果你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就有点骨气再也不要出现在萧宅，我相信爷爷不会欢迎你这种女人成为萧家的媳妇的。”

“……”面对王素和唐晓的辱骂和指责，沈雨荨根本不想理会她们两个人，如果当初不是因为王素和唐晓故意推倒她，她就不会流掉孩子，这笔账她还没跟她们算……

“你们嚷嚷够了么？”萧子靳终于不耐烦地冲王素和唐晓道：“不管雨荨以前做过什么，有没有生过孩子，只要我不在乎就行了，你们只需要管好自己就行。”

“什么叫你不在乎就行？子靳，你可是代表着我们萧家，你……。”

“泽飞也代表着萧家，你知道他最近在干些什么勾档么？”萧子靳不客气地打断她：“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管好自己的儿子就行，我的事情不需要你过问。”

“你……。”王素哑言。

老爷子恼火地斥了一句：“怎么跟你小妈说话的？”

萧子靳不出声了，只是握住沈雨荨的手，以此向大伙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

萧老爷子视线落在两人紧紧相握的手上，眉头皱得更加紧。

“雨荨，实话告诉你，我的确不会原谅你。”老爷子此话一出，王素和唐晓嘴角都不由得意的勾起，她们就知道萧老爷子不会原谅沈雨荨的，就算萧老爷子原谅她，她们也会继续想方设法游说他将她再次赶出萧家。

相对于暗自得意的王素和唐晓，沈雨荨则显得异常紧张，即使客厅的空调调到人体最舒适的温度，但沈雨荨的手心还是浸出了汗湿。

萧子靳开口道：“爷爷，这并不是雨荨的错，为什么你不肯原谅她？你不觉得这样对一个受尽磨难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吗？”

听到他这句话，萧老爷子失望不已，他没想到为了沈雨荨，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孙子竟然会拉下脸向自己求情，“子靳，难道她真的有那么好，值得你不惜冒着得罪爷爷的风险也要继续为她求情吗？”

“是的，爷爷，雨荨是我见过最好的女人。”萧子靳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雨荨是我见过最好的女人？

沈雨荨惊愕地转头，却见萧子靳一脸坚定地对着萧老爷子以表他的决心，她忽然觉得，自己找到一生当中最好的男人。

唐晓听到此话，便不乐意了，“大哥，我真不明白，沈雨荨到底有什么好，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围着她转？泽飞是这样，大哥也是这样，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心机深沉，心肠歹毒的女人？”

“唐晓，你闭嘴。”萧子靳青筋突出，若不是萧老爷子在场，估计他早就上前一把掐住她的脖子。

王素见自己怀着萧家未来长曾孙的儿媳妇被萧子靳怒吼，心中的怒火蹭蹭地往上升，“萧子靳，别以为你掌管着萧氏，我就会怕你。你知不知道，唐晓怀着孕，被你这么一吼，万一孩子有什么事你付得起这个责任吗？啊？”

一听到孩子，萧子靳的眼眸便如染冰霜，他冷冷地道：“小妈，别以为我叫你小妈，

你就真的是我妈。在我面前，你居然还敢提孩子的事。当初要不是你和唐晓两个人去医院刺激雨荨，雨荨的孩子会流产吗？你别以为你们做的那些事没有人知道……”

此话一出，王素和唐晓两人的脸都绿了，萧老爷子也是脸色难看。

察觉到萧老爷子的异样，王素赶紧扯起嗓子道：“子靳，你别含血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沈雨荨的孩子是我们害掉的？如果没有证据，你就休想冤枉我们。”

唐晓想到当初的监控并没有拍到她们打架的画面，所以并不担心萧子靳会有证据，“大哥，虽然你的孩子没有了，我们也很伤心，但你也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便诬蔑我们。”

王素并不想直接跟萧子靳撕破脸，毕竟现在不是时候，如是她不由说道：“子靳呀，你也不要听沈雨荨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她肯定是意外流掉孩子，失去了留在萧家的筹码，妒忌我家晓晓同样怀着孕却安然无恙，所以想要陷害我们俩。”

“是呀，大哥，沈雨荨就是妒忌我怀着泽飞的孩子。”唐晓故意咬重泽飞两个字，试图提醒沈雨荨是一个生活不检点，喜欢勾三搭四的女人。

见王素和唐晓两人的尖嗓子快要淹没整个客厅，萧老爷子终于不耐地大声道：“好了，都给我闭嘴，你们两个人不要在那里叽叽歪歪个没完，完全没一点萧家媳妇的样子，真是丢尽萧家的脸面。虽然我老了，但你们俩别以为我是瞎的，就算雨荨当初流产不是你们直接推倒，可也跟你们脱不了关系。子靳不跟你们计较，就不要在这里再拿孩子的事耀武扬威，好像天下就只有你一个人会生孩子一样。”

“爷爷……”唐晓被骂，心里特别不舒坦。

“晓晓你怀着孕就瞎掺和这些事，也不怕动了胎气。”说着，萧老爷子瞪向王素，“你也是的，作为晓晓的婆婆，怎么也跟着她瞎闹，孕妇就该多休息，不能动气。你不知道她肚子怀的是萧家的孩子吗？”

萧家的孩子……

沈雨荨觉得，萧老爷子好像故意在提醒她生了一个野男人的小孩。想及此，她的内心一揪，如同一把利剑直接刺入她的内心，痛彻心扉。

萧子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试图给予她更多的力量和信心。

而王素听到萧老爷子的话，心里那个乐呀简直无法言喻，她看到沈雨荨额头浸出细密的汗珠，更加得瑟，但她还是极力掩饰住内心的兴奋，一副做错事的老婆娘一样，连连点头，“爸，您教训得是，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好晓晓，不让她肚子里的孩子出半点意外。”

“嗯。”萧老爷子摆出一家之主的威严，“既然知道，以后多注意就好。现在这里

也没有你们什么事，你就带着晓晓回房去，没有我的吩咐，不得下来客厅。”

“爸……”

“爷爷……”

王素和唐晓两人异口同声地抗议道。

萧老爷子沉着脸，“是不是觉得我老了，叫不动你们了？是不是想要我让保安把你们拖上去才可以？”

“不不不，不是的，爸，您别生气，我这就带晓晓上去二楼，没有您的吩咐，我们绝对不会走下客厅。”王素担心真的惹怒萧老爷子，忙不迭地摇头摆手，唯唯诺诺地应道。

如是，不等萧老爷子再次发作，王素快步到沙发旁，拉起唐晓的手，“晓晓，我们上去。”

“可是……”唐晓还想看沈雨荨被赶出萧家的狼狈模样，所以不想上去。

王素何尝不知道唐晓的想法，可她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触碰萧老爷子的逆鳞，“晓晓，我们先上去。”

唐晓看着低着头的沈雨荨，心中非常不甘，可对上萧老爷子带着责备的目光，她只得跟着王素上楼了。

如果不是肚子里怀着萧家的长孙，她也不敢如此放肆，所以现在为了不激怒老爷子只能见好就收了。

“这就对了，妈扶你上去，你要小心点，别伤着肚子里的孩子了。”王素比唐晓还要紧张小孩。

唐晓在王素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临走前，还不忘给一个鄙视的眼神沈雨荨。

沈雨荨直接对唐晓和王素两人视而不见，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唐晓落在她身上的眼神。

两人走后，客厅瞬间陷入沉默严峻的气氛当中，萧老爷子沉着脸，“雨荨，你失去孩子那件事，我在这里替晓晓和素素向你道歉，虽然我不知道整件事的经过，但是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也无法挽回，我也希望你不要揪着那件事不放。”

听到他的话，沈雨荨眉头紧拧，她一向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理念做人做事，可王素和唐晓一直喜欢和她作对，难道她就应该一声不吭地接受她们的欺负么？本来她没有想过要拿孩子说事，是她们两人唯恐天下不乱，偏要一直在她面前有意无意地暗示明示孩子的事，好像不刺激她，那两个人都浑身不自在一样。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做到忍气吞声，任由欺负？子靳刚才没有上前去揍一

顿王素，她心里都觉得不痛快。她自问自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她有自己做人底线，不挣不抢不代表软弱可以任由人拿捏。

“爷爷，从一开始，我就没想着要跟她们计较，是她们一直在挑衅我们。”沈雨荨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相对强硬了一些。

萧子靳附和着开口：“没错，爷爷，我不想跟她们计较不代表我没有证据指控她们，我只是不愿意弄得家里鸡犬不宁，所以没有提这些事。刚才要不是唐晓挑战了我的忍耐底线，我也不想提这事……”他的语气平静，可掩饰不了其中夹杂的隐隐怒意。

闻言，萧老爷子面色僵硬，萧子靳从来不会说谎。

可他没想到事情的真相会如他猜测的那样，心里对唐晓和王素的不满不由得增加了些，只不过因为唐晓肚子里怀着萧家的孩子，他也不能对她怎么样。

萧子靳以家庭为重，选择不跟她们计较，这让萧老爷子颇为欣慰。

对家人隐忍宽容这一点，他倒是遗传到了自己的母亲。

“子靳，难为你了。”萧老爷子不由得心疼道，毕竟沈雨荨肚子里流掉的也是萧家的孩子。

萧子靳知道此时不适合跟王素和唐晓算账，因为他们今天是为了向爷爷道歉，如是他顿了顿，说道：“爷爷，过去的事我也不想追究，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雨荨，让雨荨继续留在萧家。”

萧老爷子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凝视着萧子靳，“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萧子靳的态度很坚定。

“……”沈雨荨感受到男人手掌间传来的热量，心里的紧张和不安也灰飞烟灭。

“雨荨，你知道你曾经犯过多大的错误吗？”萧老爷子还是没有立即原谅她。

沈雨荨低着头，“我知道……”

“爷爷，这种错误并不是雨荨能控制得了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去怪她。”未等沈雨荨说完，萧子靳已抢先一步维护她。

今天的萧子靳似乎非常‘多话’，然而他的表现反常其实就是担心雨荨会受到萧老爷子的极力反对，所以他需要利用自己的力量力挽狂澜，保护自己的妻子。

萧老爷子当然也注意到萧子靳对沈雨荨的在乎，只是最爱的孙子为了一个女人改变那么多，他这个做爷爷的长辈就显得不是非常乐意。

他有点不悦地皱着眉头，“我也没有要继续怪罪雨荨的意思，但是我实在不明白，

既然是一个意外，那么雨荨当初不是应该把那个意外打掉吗？”

萧老爷子很明显在怀疑沈雨荨说谎，什么被强暴什么选择性失忆症，其实都是编造的谎言，他不能接受一个谎话连篇的女人当萧家的媳妇。

沈雨荨的双手握得更加紧，“爷爷，我现在依然无法记起当年所发生的事，按照我妈妈的说法，我那个时候身体太虚弱，不适宜打胎，所以才会生下梓恒。我没办法保证当年的事实是否属实，但是我可以用心命担保，我没有说谎。”

她深吸了口气，在萧老爷子诧异的眼光下继续说道：“我和子靳是真心相爱的，可能说出这句话，您会觉得我非常幼稚非常虚伪，但是为了可以和子靳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做，希望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真诚打动您。”

话落，还未等萧老爷子反应过来，沈雨荨已经双膝跪下去，低着头乞求他的原谅。

萧老爷子和萧子靳显然没料到沈雨荨会如此做，两人的眼中都难掩震惊之色。

沈雨荨感受到了他们的震惊，心中不禁苦笑，萧子靳愿意为了她接受梓恒，她为了他在老爷子面前跪一下又如何？

萧子靳内心涌起的更多是心疼，他的手依然紧紧握住她的手，他可以感觉到沈雨荨是在全心全意地为他，随即，他也不作多想，双腿一屈直接跪在了她的旁边。

“你们……”萧老爷子老脸一沉，腾地站起来，低头指着跪在他面前的萧子靳和沈雨荨，手也因愤怒而颤抖了起来。

“你们是不是想气死我才安心？啊？”

“爷爷，我们不想惹您生气，我只是希望爷爷可以原谅雨荨。”萧子靳抬头，眸中充满期盼。

“……”沈雨荨其实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她觉得自己此时此刻无论说什么，都有可能让萧老爷子大发雷霆。

如果不是萧子靳一直在旁边坚持帮自己说话，估计她早就甩脸离去了，她在乎的是他的人，她并不稀罕他们家的钱。

她有手有脚，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去挣钱养活妈妈和梓恒。她从来不会为了当一个豪门媳妇而做丧失骨节的事情，今天她愿意屈膝跪下来……正是为了他。

萧老爷子有点愤怒地看着沈雨荨，“这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想要以这种方式来要挟我？”

“不是的，爷爷。”沈雨荨没有说谎，她并没有事先跟萧子靳商量，她也只是迫于无奈才如此做。

萧子靳说：“爷爷，这不关雨荨的事，我只希望您能原谅雨荨。”

“如果我不原谅呢？”萧老爷子好像被气到了。

萧子靳也是一个倔性子，死心眼的人，“如果爷爷不肯原谅我们，我就一直跪在这里，直到爷爷愿意原谅为止。”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爷爷？”萧老爷子怒。

“有。”萧子靳回答得果断决绝。

“如果有，你就马上起来。”萧老爷子命令。

萧老爷子整张脸瞬间变绿了，他万万没想到，萧子靳为了沈雨荨，不但跟他唱反调，而且还下跪威胁自己。

突然之间，萧老爷子无力地坐下去，极其失望地看着萧子靳，“罢了罢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你也长大了，翅膀硬了，我这个做爷爷的也管不了你。”

“爷爷，这么说你就是……原谅雨荨了？”萧子靳语气里带着期待之意。

萧老爷子看到这样的萧子靳，一时之间也是怔愣不已，对上孙子充满坚定和期待的目光，他心中的怒火似乎悄无声息地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感叹。

自己的儿子是个到处招惹女人的男人，而自己的孙子却是令人抓狂的痴情种，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作何表态，只知道根本无法撼动孙子的决定。

最终，萧老爷子只得叹了口气，“你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怎么样？”

虽然萧老爷子没有亲口承认是否原谅雨荨，但是他们都知道，这已经是爷爷做出的最大让步，再不识趣只会闹得更加不愉快。

如是，沈雨荨和萧子靳竟异口同声地道：“谢谢爷爷。”

看着同声同气的两人，萧老爷子并没有太多的好脸色，仍然是沉着脸，冷声哼道：“雨荨，这一次，我是看在子靳的面子上，原谅你之前对我们萧家造成的伤害。但是下不为例，如果再发现你做一些有损萧家利益和名声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耐心地看你演戏，听到了吗？”

“是，爷爷。”沈雨荨恭敬地道。

即使萧老爷子说的话颇为不中听，可想到……无论自己知不知情，梓恒的确是自己的儿子，而这件事本来就是自己的错，她便静静地接受着爷爷对自己的批评。

“但愿如此。”萧老爷子靠向沙发，揉了揉眉心，“你们先回去御临花园，这种时候你们不方便住在萧宅。”

沈雨荨不是傻子，她自然听得出萧老爷子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不让他们住在萧宅，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他们……他并没有完全接受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防自己，不让她有机会对唐晓肚子里的孩子使阴招。

萧老爷子会如此考虑，沈雨荨完会可以理解，但理解不代表就是赞同。都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可爷爷明明就是在排斥自己，怀疑自己，不喜自己。

想及此，沈雨荨的眸光不由黯淡下去。换做是谁，被自己的家人如此对待，都会心寒，面对着这样的爷爷，她只能无奈地应道：“是，爷爷。”

萧子靳的脸色也不好看，他握着她手掌的力度更加紧，对着萧老爷子沉重地点了点头，“是，爷爷，我现在就和雨荨回去御临花园。”

“走吧。”萧老爷子已阖了双眼。

萧子靳和沈雨荨未作停留，一起跨步朝萧宅大门走去。

两人走后，萧老爷子才缓缓睁开眼，看着渐行渐远的孙子和孙媳妇，他不由无奈地叹了口气。

林助理早前收到萧子靳的吩咐，此时已经不在萧宅外，萧子靳只好自己开着车子往御临花园驶去。

他坐在主驾驶座上，她坐在副驾驶座上，他目不斜视地开着车，她一言不发地看着车前方。

不多久，萧子靳才缓缓开口，“你别多想，爷爷一直都是这样，并不是针对你。”

“你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爷爷不喜欢我，不过，我也没有怪爷爷，毕竟一切都是我的错。”话虽如此说，但沈雨荨还是有点失落。

萧子靳自然察觉得出她的落寞，“等过一段时间爷爷就会放下对你的芥蒂，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愁眉苦脸，而是积极表现自己，懂么？”

说到此，他还刻意补充了一句，“你别忘了，老公我一直都站在你这一边。如果你实在不高兴，就狠狠地往老公身上揍一拳，看看能不能解气。”

他的话如夏日里的一抹微风，轻轻地吹散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她不由笑道：“我可舍不得打你，万一把你打坏了还得我天天跑医院照顾你。”

“在你眼里，你老公那么弱不禁风，打几下就受不了了？”萧子靳仍然认真地看着前方，只是脸上却浮现出阳光般的笑容。

沈雨荨刚转头，看到的便是一脸微笑的萧子靳，风透过敞开的车窗吹向男人的脸庞，额前细碎的发被吹起来，清冽的发香扑鼻而来，迷了她的眼，乱了她的心。

男人眼角的余光瞥到女人痴痴的眼神，嘴角不由浅勾而起，“你这样子看我……我会受不了吃了你的。”

此话一出，沈雨荨慌乱地扭过头，端正坐姿，一本正经地看向车前方，“你看错了，我……哪有看你。”

“……”萧子靳笑，他感觉她越来越可爱了。

“……”沈雨荨默，她感觉他越来越腹黑了。

而沈雨荨不知道，正是萧子靳相对反常的腹黑驱赶了她心中的不快，让笑意重新洋溢在她的脸上。

仅仅一段车程，沈雨荨的心情就明显得到好转。

很快，车子停在御临花园的地下停车场，两人搭乘电梯上去。不知为何，当离曾经熟悉的屋子越来越近时，沈雨荨竟感觉心中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感。这种感觉来得莫名其妙，让她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萧子靳打开门时，沈雨荨的眼睛第一时间看到了客厅里那张蓝白相间的婴儿床，内心瞬间涌起一股悲痛。

她迈步走过去，伸手温柔地抚摸着它，长而卷的眼睫毛上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她还记得，这张婴儿床是萧子靳替未出世的宝宝买的，那个时候她还嗔怪他买得太早，放在家里有点碍地方。可想到自己的宝宝还没出生就拥有了属于他的小天地，她的心里是非常欢喜的。

婴儿床上还摆着各种各样的婴儿用品和婴儿玩具，有宝宝需要穿的小鞋子，小帽子，还有宝宝可以玩的小铃铛等等可爱的东西，看到它们，沈雨荨眼里蓄满的泪水再也无法抑制住，流溢了出来。

“宝宝，妈妈好想你。”她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萧子靳看到如此伤心的沈雨荨，内心划过一抹疼，坐在她旁边伸手擦拭她眼角的泪水，“雨荨，别哭了，我们以后还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

“可是……可是我真的好想他。”沈雨荨有点泣不成声，“如果不是因为我没有好好保护他，那么他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花花世界，跟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

“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宝宝在天有灵，肯定不希望你为他如此伤心。”萧子靳抚慰她说道。

沈雨荨看着婴儿床，有点茫然地问，“宝宝不会怪我吗？是我没有能力，让他来到

这个世上。”

他的双手搭在她的双肩上，扳过她的身子迫使她正对着自己，“雨荨，你看着我……”

“……”她伤心地看着他。

“宝宝不会怪你的，希望你也不要太过自责。如果你再继续伤心下去，宝宝肯定也会特别伤心的，知道吗？”萧子靳哄着她。

“真的吗？”她似乎还非常自责。

“真的。”说着，萧子靳一把搂住她，“老婆乖，不要再多想了，我们都不会怪你，因为这不是你的错，你只需要开开心心地生活下去，我们才会安心。”

“嗯。”沈雨荨轻点了点头。

失去宝宝，他又何尝不伤心难过，也许他比她还要痛心，毕竟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那段时间她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伤心，也一直自私地认为，他只不过是因为对她彻底失望了才会放弃她，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舍不得对自己说，就连孩子流掉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丝痛心，当时，她的心被他伤透了。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她忽略了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正常人都有七情六欲，他也会伤心，他也会难过，他也会痛苦。只不过，他隐藏了自己的情绪，而自己没有发现罢了。

如今想来，她觉得当时的自己太过自私，太过狭隘了……。

第 131 章 谁的短信

而现在，他仍然需要充当一个善解人意的好老公安慰她这个不懂事不成熟的妻子，想及此，她便不由得更加自责，越是自责，对他的感激之情就越是浓厚。

“老公，谢谢你。”她觉得嫁给他，就是她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他松开她，“现在想通了？不伤心了？”

“想通了，不伤心了。”沈雨荨抹了一把眼泪，笑着道。

“真的？”他不相信。

“真的。”她坚定地点头。

萧子靳凝视着她，忽而叹了口气，“可是我很伤心了。”

“老公，你为什么伤心了？”沈雨荨一脸担忧。

然，他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挑起她的下巴，装做悲哀地审视着她精致的脸蛋，“我一想到你可能会跟着某个人一起去美国，我……”

说着，他的右手搭在他的胸口处，“这里……痛。”

沈雨荨被他捏住下巴，只能用眼角的余光瞥到他的动作，视线从他的胸口一路蔓延向上，落在他落寞的脸上，内心一揪，“老公，我没有，你不用担心。”

“可是，你让我放心不下，你说……我要怎么办？”他的右手脱离胸口处，爱怜地抚摸着她的脸。

“如果你不放心，那……”沈雨荨绞尽脑汁，随后说道，“那我举三指发誓。”

说着，沈雨荨也不作任何的犹豫，作势想要并起三指，朝天发誓，不料却被萧子靳眼明手快地抓住她的手。

“你为什么不让我发誓？”她不明白。

萧子靳说，“我不喜欢。”

“哦，那你希望我怎么做……你才愿意相信。”沈雨荨真的不愿看到他为了自己的事而操心担心，如是想方设法讨好他。

女人的眼眶因为刚才的哭泣还有点微红，沾有泪珠的眼睫毛不安地上下眨动，反倒显得更加楚楚动人。这样的她，轻而易举地唤醒了埋藏在体内深处的不安分子，他感觉它们正在嚣张地叫嚣，喉结不由自主地上下滚动了一下。

沈雨荨并没有发现男人的异样，而是眨巴着双眼，讨好般地问：“老公？”

她的声音软糯可人，惹得他浑身躁动不安，如是，他捏住她下巴的力度更加大，“你很想知道要怎么做？”

“嗯。”她点头。

见此，萧子靳眉眼染上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色彩，“只要你再帮我生一个宝宝，那么……我就相信了。”

“可是，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呀。”沈雨荨好像理解不了男人话里的意思。

不过，萧子靳似乎非常有耐心继续引导她，“这个老公也懂，只不过你知不知道……生宝宝需要做什么准备？”

“吃好睡好保持心情愉快，对吗？”她说。

萧子靳皱眉，他不知道沈雨荨是不是故意而为之，他已经挑得如此明白，为什么她还不懂？

“老公，你为什么皱起眉头，是不是我说错了？”她疑惑地问。

女人蜜色的嘴唇微微扬起，如同诱人采摘的樱桃，他感觉有一股热量正朝脑门冲上来。

他尽力压制体内的异样，“老婆，老公饿了。”

闻言，沈雨荨下意识地瞥向客厅的老式座钟，见此时已显示六点，方才意识到时间很晚了，但他们还没有煮晚饭。

她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脱离了他的掌控，“你等一等，我现在就去买菜煮饭。”

萧子靳的手蓦然落空，瞬间僵硬在空气中，突然间，他有种想狠狠地将她直接扑倒的冲动。

他已经说得不能再直白了，为什么她居然还会将那句话强硬掰正呢？

“不用去买了，田秘书今天已经帮我买了很多食材放在冰箱里。”萧子靳的语气有点不悦，那是一种欲求不满的压抑感。

不知道沈雨荨是不是因为刚哭红了双眼，所以看不清楚某个男人已经黑了整张脸，她只是欣喜地笑道：“还是老公最棒，竟然提前让林助理买好了食材。”

说着，沈雨荨已转变方向，朝冰箱走去，打开冰箱门，从里面挑选出数样食材，迅速走进厨房。

“……”萧子靳的脸色越来越黑。

视线落在不安分的小萧子靳上面，随后，他只得站起来，走进浴室，用冷水浇灭体内的那一群不安分子。

沈雨荨担心会饿到萧子靳，动作变得特别利落特别快，完全已进入忘我的状态。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萧子靳从浴室出来，擦干身子穿了宽松的睡衣，整个人显得更加慵懒闲适。

他准备走进厨房帮忙，不料却见沈雨荨搁置在桌面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萧子靳略微犹疑，随后还是抬步过去，伸手拿起了它，可当看到短信内容之际，他感觉刚刚平息下去的欲火瞬间转化为了怒火。

雨荨，听说你今天回来榆市了，你今晚能不能出来跟我见一面？

这是萧泽飞发过来的短信，萧子靳没想到，事隔那么久，他居然还对自己的老婆念念不忘。

萧子靳自问自己不喜欢别的男人觊觎他的女人，所以他直接回过去：我跟我老公要忙着造人，没有空，你要有时间就回家多陪陪自己的老婆。对了，以后你也不要发这种短信过来给我，我老公会吃醋。

提示短信发送成功后，萧子靳果断地删除了这两条短信。

这时，沈雨荨开始陆陆续续从厨房里端菜出来，“老公，我已经弄好了，赶快过来尝尝我的新手艺吧！”

萧子靳收敛起心情，跨步到餐桌上，看着三碟色香味俱全的菜，他的眼里掩饰不了其的笑意，“我老婆果然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一品好太太。”

“是吗？”沈雨荨被夸赞，脸颊微红。

“老公像说谎的人吗？”萧子靳坐下去，夹了一块牛肉。

“不像。”沈雨荨也坐了下去，还不忘往他的碗里夹肉夹菜，“老公，你饿了就吃多点。”

“真乖……。”

“……”沈雨荨开心地笑了。

这顿饭两人都吃得挺愉快的，饭毕，萧子靳让沈雨荨别动，他去收拾碗筷，无可奈何之下，她只得乖乖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不多一会儿，她的手机响了一声短信提示音，她不作多想，拿起手机就点进去看短信，却见是萧泽飞的短信：雨荨，我真的很想见你，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居然是萧泽飞？他怎么又给她发短信了？沈雨荨干净的眉梢皱成了一条线。

正想回信息过去拒绝萧泽飞时，萧子靳却走到了她的旁边，她察觉到有人靠近，猛然抬头，拿住手机的手也条件反射一般按了黑屏键。

萧子靳早已看到萧泽飞的信息，本来沈雨荨没有表现出一副作贼心虚的受惊样，他完全不会放在心上，但是她的惶恐却如同一根针刺进他的心中，极其难受。

“你……洗好啦？”沈雨荨抬头问。

“嗯。”萧子靳淡淡地道，如是直接坐到她的旁边看电视机。

他不开口问，他只想知道沈雨荨会做何反应，沈雨荨僵着一张脸，胆颤心惊一般看着电视。

她不知道他刚才有没有看到那条短信，如果她把这件事告诉他，会不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矛盾？她和他的关系好不容易才亲昵了起来，她真的不希望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破坏两人的关系。

沈雨荨纠结了好久，最后她决定偷偷地删除短信，不想让他误会她和萧泽飞还有来往。

而她不知道，萧子靳一直在等她的解释，迟迟未等到，内心在不知不觉中升腾起了一股莫名的怒火。

一直等到沈雨荨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后，他仍然没有消气。

卧室上空吊着一盏水晶垂钻吊灯，昏黄的灯光在上空暧昧地扑闪扑闪着，仿佛预示着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

萧子靳此时正头靠床头，拿着一本财经杂志翻阅，沈雨荨见其看得入迷，也没有打扰他，而是轻手轻脚地爬上床。

由于今天那么多事，折腾得有点累，所以沈雨荨也不再看其它东西，而是躺在床上侧着身子准备入睡。

可不知何时，她觉得某人滚烫的身躯贴向了她的后背，“老婆，你觉得你对得起老公吗？嗯？”

闻言，她迅速转过头，对上男人深沉的眼眸，却是一脸茫然，“老公，你怎么了？”

萧子靳继而压着她的身子，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着她，“你仔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还有一件事瞒着你老公？”

沈雨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惹到了他，“大少，你有话……可以直说吗？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他凝着眉。

见萧子靳的神色不正常，沈雨荨只得快速搜索脑中的记忆，忽而，她想起了自己吃完饭后收到的那条短信，难道他看到了？

身下女人一脸惊愕，“你……”

“想起来了，是吗？”萧子靳眸中有怒火。

“想起来……了……。”沈雨荨此时恨不能直接将自己埋了，当时她怎么会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他没有看到呢？可，既然他看到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来问自己？还是说，他一直都在等待自己的解释？

想及此，沈雨荨悔得肠子都青了，自以为是地将事情瞒下来，结果造成这种局面，她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然而，她根本就算不上聪明人，顶多就是一个蠢笨如猪的大傻瓜。

“老公，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沈雨荨只得弃械投降，摆出一副愧疚的表情望着他道。

萧子靳显然还在生气中，“现在知道对不起了？刚才我给你机会，为什么你没有坦白？为什么要等到我质问你……才愿意承认错误？”

话落，他略微顿了顿又继续说：“现在，你可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嗯？”

“知道了……。”沈雨荨睁着一双大眼睛，如小鸡啄米般一个劲地点头，“萧泽飞发短信过来给我，我不应该瞒着你，我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

萧子靳眉头有点松，“为什么当时没有告诉我？”

“我……”沈雨荨急切地解释，“因为我不希望你误会我跟他还有关系，不不不，虽然我跟他不可能没有关系……”

萧子靳眉目不悦，“你的意思是……你一直都跟他有关系？”

看着男人阴沉的眼神，她急了，“老公，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是他的大嫂，我一直都是他的大嫂，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沈雨荨感觉自己越解释越糟糕，她好像把自己拉入了一个越挣扎便会越陷越深的泥潭中。

“然后呢？”他继续问。

“然后……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偷偷把短信删除，不让你看见。”沈雨荨发现男人的脸色一直黑下去，心中暗道不妙，“老公，你别误会，我当时想删除短信，不是想在背地里跟萧泽飞见面，而是……我想着既然不跟他见面，那么我就把短信删掉了，不让

它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我真的真的是不希望看到你不高兴，因为你不高兴，我会非常自责……”

说着说着，沈雨荨因为慌乱害怕而急红了双眼，她发觉自己已经语无伦次，根本无法将事情解释清楚，这种感觉非常糟糕。

萧子靳看到她快要哭出来，内心积压的不悦迅速转为心疼，也不再捉弄她了，“真是笨女人。”

沈雨荨却错以为萧子靳是因为生气才骂自己‘笨女人’，刚才的慌乱瞬间划为委屈，鼻子忍不住酸酸的，“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萧泽飞发信息过来给我，不是我主动发给他的。”

“我知道不是你主动发的。”萧子靳觉得又气又好笑。

“你知道？”沈雨荨疑惑。

“可是我不相信你俩……怎么办？”萧子靳眉眼似乎染上了一抹意味不明的色彩。

这句话，这样的神情，为什么她会感觉似曾相识？

眼里的他慢慢地与当时客厅的那个他融合呈现在她的眼前，他说这话到底在暗示着什么？她要如何做才能让他相信？

不得已之下，沈雨荨还是只能开口道：“那我要怎么做，你才可以相信我？现在打电话给萧泽飞，还是把短信给你看？亦或者找萧泽飞出来，我们三个人当面对质？”

“你还想着跟他见面？”萧子靳以为沈雨荨可以领悟自己的意思，但没曾想，他太高估她的智商了，此时他正郁闷不已，听到萧泽飞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他觉得异常刺耳。

沈雨荨自认为自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如此反反复复地解释，她真的烦了，“萧子靳，为什么我感觉我们不在同一频道上呢？你这样子，我会好累的。”

“你居然鄙视我？”萧子靳眸中充火。

“我没有。”沈雨荨已经好累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被折磨得挺累的。

话落，她也不想再跟他费唇舌，她相信两人只要安安静静地睡过去，明天一早，脑子就会清醒过来的。

“老公……我们睡觉好不好？”沈雨荨轻声哄着他，试图让他放弃心中的想法。

女人温柔的声音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意味传入男人的耳朵里，他明显感觉到身体里涌起了一股异样。

“老婆真的想睡觉了？”

她没发现，萧子靳的眉眼已经染上了情欲的色彩，“嗯，时间很晚了，是该睡觉了。”

“老婆说得没错，是时候睡觉了。”萧子靳唇角浅勾。

可下一刻，他的唇却开始摩擦着她精致诱人的锁骨，她觉得浑身酥酥麻麻的，连颤栗也止不住地不受控制。

“你要……干什么？”她的胸口剧烈地上下起伏。

他凑唇到她的鬓边，温热的气息喷落在她的耳边，“老婆，不是你说……要一起睡觉吗？老公现在不是正在跟你一起睡觉么？”

“老公，你好像……误会我的意思了。”她的呼吸已开始紊乱。

“笨女人，你知道么？”萧子靳的唇摩擦着她精致的脸庞，“我非常不喜欢什么江辰什么萧泽飞整天觊觎我的女人，这让我很不高兴，我一旦不高兴，就喜欢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让我高兴起来，所以……”

他的唇一路沿着脸庞蔓延至她的耳边，轻轻地啃咬住白皙柔软的耳垂：“所以……你刚刚解释半天，也不及你深情地吻我一下，到现在还不懂么？笨女人？”

一股极致的颤栗冲击着沈雨荨的感官神经，她的手不由自主地绕过他的脖颈，大力地贴在他的后背上。

沈雨荨的思维瞬间变的无法思考起来……

一翻云雨过后……。

沈雨荨饱了累了困了，阖上眼便沉沉地睡过去，萧子靳还染着迷离色彩的双眼痴迷地看着身旁的女人，洋溢在脸上的笑容连房间上的水晶垂钻吊灯也不由得自惭形愧，悄悄地掩去自己的光芒，让整个世界都留给大床的主人。

关灯后，他还不忘温柔地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唇不舍地离开她的脸，最后搂着她一起进入未知而又令人充满期待的梦乡中。次日，沈雨荨睁开朦胧的睡眼，悄悄地转过头，看到萧子靳还呼吸均匀地沉睡在梦中，她不忍惊醒他，如是静静地注视着他的脸。

阖起的双眼，显得他的眼睫毛异常长，沈雨荨还是第一次发觉，原来一个男人的眼睫毛居然可以那么长那么漂亮，没有女性的阴柔，反倒显得异常的魅惑。

一时间，她竟然看呆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萧子靳悠悠转醒，他如黑曜般的眼睛得到了一个晚上的休息，更显耀眼夺目。

“萧太太，你这样看着自己的老公，老公会忍不住想吃你的。”萧子靳笑。

沈雨荨囧，“有本事，你就吃呀！”

“你在勾引我？”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反正你又奈何不了我。”

“萧太太，本人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这是在玩火自焚。”

“我好怕怕呀……！”

“……”萧子靳抿着唇，伸出遒劲修长的手一把揽住她的腰，将她的身子大力的扳过来，正对着他的脸。

沈雨荨试图逃跑，奈何整个身子被他抓得牢牢的，她无法动弹。

“萧先生，我要起床……。”

“现在知道错了吗？”

沈雨荨也感觉到他的异样，内心暗道糟糕，“老公，我知错了。”

“知道错不一定可以被原谅的。”萧子靳非常傲娇地凝着眉。

她欲哭无泪，“老公，我真的知错了，你放开我吧！”

“想要老公放开也行，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亲我一口。”萧子靳如星辰般耀眼的眼眸狡黠地眨了一下。

“……”沈雨荨默，亲他一下？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啊，只是……。

“你不是已经知道错了吗？”说着，萧子靳的身子威胁似地朝她的身子越贴越紧。

她的脸上迅速爬上一抹红，如果她不亲他，他岂不是会误认为自己很想要？想及此，她蓦然凑唇到他的脸上，快速地在他的额头上落了一个吻。

她的吻如同一双柔软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带着一种奇妙的感觉，“难道这就是萧太太的诚意？为夫都没有感觉到吻的感觉，为夫很不高兴怎么办……？”

沈雨荨突然间有一种想狠狠敲他脑门的冲动，然为了避免继续被调戏的可能，她还是红着脸吻向他的薄唇。

这一次，她学精明了，不等萧子靳张开薄唇，她便以闪电般的速度脱离他的唇，趁着他怔愣之际，她果断地脱离他的怀抱，站了起来。

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沈雨荨速度套上了睡衣走进浴室。

萧子靳骨节分明的食指轻轻划过薄唇，眉眼间染上一抹满足的笑意。

沈雨荨从浴室出来后，萧子靳正站在雕花椭圆形的镜子前系着领带，他今天着一身古姿西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穿在他的身上，更显高贵与冷傲。

造物主有时候是不公平的，给了他显赫的家世，依旧赐予他一副媲美众生的容貌。不得不承认，她竟然也有一些妒忌他了。

要是她也是白富美，分分钟可以甩几百万出来多好啊！

想及此，沈雨荨意识到这个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后，不由暗暗鄙视了一番自己，她走过去，“老公，我已经好了，你可以进去洗漱了。”

“嗯。”萧子靳笑着跨着沉稳地步伐就往浴室里走去。

见此，沈雨荨便走到衣柜前换衣服，换好衣服后，见萧子靳还没出来，就朝大床走过去，坐到床檐边拿起手机看一下时间。

看到一条提示今天下午有台风登陆的短信，她凝起秀眉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纱窗帘，看向窗外。

果见天空下着倾盆大雨，她不由将视线落向浴室，想到萧子靳还要上班，心里不由涌上一股担忧。

正自想着，萧子靳已到她的身旁，“老婆……老公要去上班了，你在家乖乖地呆着，知道吗？”

“不吃早餐吗？”沈雨荨问。

“不吃了……待会儿我会让林助理帮我买一份早餐。”萧子靳说。

她看了看窗外的大雨，眉目担忧，“老公，现在外面还下着大雨，天气预报提示今天下午还会有台风登陆，你晚上记得一定要早点回家，知道吗？”

“嗯，我会的，不用担心。”萧子靳安抚她。

“那你一路小心。”

“好。”

沈雨荨目送萧子靳走出大门，心里居然有些小担忧起来。萧子靳从车上下下来，步伐稳健地进入大楼，搭乘私人电梯上到自己的办公室。

刚到办公室，便接收到玉城新楼盘验收不合格的通知，其中包括墙面浮胶漆不合格和PVC管不达标。

萧子靳英挺的眉梢皱成一条线，拿着文件通知的骨节因愤怒而咯咯作响。

在这种情况下，萧子靳决定召开公司紧急会议，会议上，他冷声道：“张总，你作为玉城新楼盘的负责人，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说着，萧子靳将手中的文件一把甩到张兆嘉的脸上。

张兆嘉作为公司的副总，还是第一次看到发如此大脾气的萧子靳，全身都不由冷汗涔涔，但还是站起来弯着腰，语气平静地道：“萧总，真是抱歉，本来如果使用佳德装修公司的原材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

张总有些为难地拉长了话尾，一副不敢说下去的样子。

“但是什么？给我把话说清楚！”萧子靳吼。

“是……是二少爷为了拿回扣私自更换了装修公司，新公司为了偷工减料用了不达标的材料，这才导致出今天这样的结果……。”

虽然得罪二少爷死罪一条，但如果不把他供出来，他更是活罪难逃啊。

当时萧泽飞要换装饰公司的时候他想着换着换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谁曾想到新公司会干出这种缺德事来。

张兆嘉担心萧子靳会怪到自己的头上来，继续补充道：“萧总，本来我极力反对二少爷这样做，但是他说出了事一力由他全权负责，我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萧泽飞！”萧子靳紧握双拳。

他努力压制心中的怒火，转头对林助理说道：“去把萧泽飞叫过来。”

“是，萧总。”话落，林助理马不停蹄地走出会议室。

张兆嘉完全不敢乞求萧子靳的好声安慰，只要萧总不再迁怒于他，他就觉得如赦大放了。

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萧总身上的怒火，所有人都胆颤心惊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等待林助理将萧泽飞找过来。

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只有林助理一个人走进会议室，“萧总，二少爷不在公司，他今天没有来上班。”

“找，就算掘地三尺也把他给我找出来。”萧子靳怒。

“是，萧总……。”林助理应了声后，再次退出了会议室。

可林助理刚退出去，赵秘书就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部笔记本，“萧总，您看……”

萧子靳顺着赵秘书所指的方向看过去，竟看到财经新闻上全都是报导萧氏偷工捡料的事情，眉头皱得更加紧。

消息居然走露得如此之快！这并不正常！

不过眼下萧子靳也没心思调查这个，他现在需要做的是稳住媒体和客户。

为了此事，萧子靳一直开会到下午两点钟，期间大家只有半个小时吃午饭，即使外面狂风暴雨，可他们依旧埋头苦干，紧张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只为赶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第 132 章 要生了！

直到天文气象局发出黄色警报，提示台风还有一个小时就要登陆榆市，萧子靳才下令让全公司所有的员工都马上回家。

萧子靳是最后一个走出公司的，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公司大门口竟然围堵了一大批玉龙小区的业主，他们正穿着黑色雨衣冒着大雨等候他的到来。

一见到萧子靳，所有的业主都蜂拥而上。

“萧总，麻烦你跟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验收会不合格？”

“是呀，萧总，你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交出去的钱要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打水漂了吗？”

有人激动地骂道：“你知不知道，这可是我赚来的辛苦钱，花了我半辈子的心血，原本想着可以住上新房，没曾想，会出现这种事，你们这些奸商还让不让人活呀？”

“你这种奸商，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

业主们的情绪都非常激动，他们群情激愤，誓要向萧子靳讨回一个公道。

萧子靳被业主们围堵在公司门口，若不是有保安在一旁拦着他们，估计他们早就冲上来袭击他了。

面对着愤怒的业主们，萧子靳也非常自责，他大声道：“各位朋友，非常对不起，这次事件确实是萧氏的一个失误，不过你们放心，你们造成的损失，萧氏会负责和赔偿各位的损失。”

此话一出，激动的业主们像是吃了定心丸，虽然情绪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但是仍然不肯让步。

“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

“就是就是，不尽快解决，我们都不可能安心的。”

“哪怕是全部拆掉重建，我们也会把质量搞好的，这一点大家不必担心。这是萧氏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我保证也将是最后一次！”他看了看被狂风吹斜的大雨，提醒业主们，“台风正在到来，大家还是赶紧回家吧，我说过萧氏会赔偿大家的损失就一定不会食言，如今安全重要，大家赶紧散了吧！”

话落，萧子靳也不再继续停留在这里，他在保安的掩护下匆匆地离开了人群。

大家发现萧子靳已经远去，恨得咬牙切齿，然而此时此刻也无法追赶，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了萧氏大楼。

回家的路上，萧子靳接到了沈雨荨的电话，“老公，我今天看到了报导，知道了公司……。”

顿了顿，她关切地问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萧子靳正在开车，他戴着蓝牙耳机，“情况不是很乐观，爷爷让我回老宅一趟。”

“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嗯。”

“你现在还在公司吗？”

“在回家的路上。”

闻言，沈雨荨不由叮嘱道：“台风已经开始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赶快回家。”

“我知道了。”萧子靳声音平静，不希望沈雨荨担心他。

“嗯，你在开车，那我先挂了。”

“好。”

挂掉电话后，萧子靳面无表情地开往萧宅，从车上下下来后，他直往大厅走进去，不料刚到大门，便见一脸焦急的沈雨荨在门边不安地来回踱步。

“你怎么也回来了？”

“我知道你会回老宅，所以就提前回来了。”沈雨荨脸上掩饰不了她的担忧之色。

听此，萧子靳内心似乎得到了稍微的平静，他牵起她的手，“嗯，外面雨大风大，我们赶快进去吧！”

“好。”沈雨荨也不再多话，跟着萧子靳一起走进了大厅。

不出所料，大厅里正坐着萧老爷子，王素和挺着大肚子的唐晓。王素和唐晓一看到萧子靳和沈雨荨，都不由得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可碍于萧老爷子在一旁，并不敢表现得太明显。

这一次，王素没有抢在第一时间开口，却是萧子靳首先叫道：“爷爷，我回来了。”

萧老爷子看着萧子靳，神情不悦，说话的语气里也带着浓浓的责备之意，“子靳，你最近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纰漏？你知不知道交房在即却出现这种问题，不但会对萧氏造成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名誉上的重大损失。你管理公司那么久，都没有

出现过这种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面对萧老爷子的指责，萧子靳知道解释再多也没用，只得一脸自责地道：“爷爷，对不起，这次是我的失责，我向您道歉并保证下不为例，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没曾想，萧老爷子还没表态，王素却忍不住在一旁煽风点火，“爸，我觉得一定因为沈雨荨，子靳最近一直顾着她，所以荒废了工作。”

王素看向萧老爷子，“爸，您想一想，子靳是不是自从认识了沈雨荨之后就完全不像一个公司领导？听公司里的人说，沈雨荨经常在子靳上班的时候跑去骚扰他，害得他不能专心工作。他经常为了沈雨荨跑去这里跑去那里。前段时间，不是沈梓桓去医院，就是沈雨荨进医院，一会儿是买房，一会儿是帮沈梓桓搞进幼儿园，一会儿又是去岳城找她……总之，就沈雨荨的事最多，我看她好像非要扰得家里鸡犬不宁才安心似的。”

萧老爷子点点头，看向沈雨荨的眼光也带着不满。

“……”沈雨荨愧疚地低下了头，事实上，他好像的确是因为自己经常无法专心工作，想及此，她便一声也不敢吭。

“……”萧子靳脸色冰冷。

王素见萧老爷子听信自己的话，如是转向沈雨荨，大声骂道：“沈雨荨，既然你已经被赶了出去，为什么还要回来？你为什么就那么厚脸皮呢？不但丢了萧家的脸面还害得公司出了这档子事，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羞耻心吗？如果换做我是你，我早就卷铺盖灰头土脸地消失了，哪会像你，居然还敢死乞白赖地赖着子靳不走。”

唐晓见王素骂得起劲，她也嘴痒心痒，忍不住搭腔开始咒骂沈雨荨，“妈说得没错，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萧家。沈雨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沈雨荨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王素就扯起嗓子大声喊道：“小张小赵，你们两人赶快给我滚过来。”

小张小赵两名保安闻言，速度到达王素的面前，她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看到萧老爷子并没有作任何的表态，她就指着沈雨荨直接下命令，“你们两个，立刻把她拖出萧宅，以后记住，凡是看到她以及她的那个令人作呕的妈，都不能让她们进来……”

未等小赵和小张动手，萧子靳却是直接将沈雨荨拉到怀里，冷眼瞪着他们俩，两人见此，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萧子靳本来想息事宁人，自己揽过全部责任，但见王素不识好人心，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手下留情。如是转过头，冷冷地看着王素，王素对上他如同来自地狱一般的眼神，浑身都不由打了一个冷颤。

但她自认为自己处于上风，不能在这个时候让自己落在下风，如是抬头挺胸，义愤

填膺一样怒视着萧子靳，“子靳，你别以为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就会怕了你。今天就算你把我杀了，我也会坚持把沈雨荨赶出萧宅。”

说着，王素看向小赵小张，“你们还等什么，赶快把沈雨荨轰出去，这种女人在萧宅多留一分钟，都是对我们萧家的一种玷污。”

“只要有我在，你们谁敢动手？”

萧子靳的气场太过强大，小赵和小张完全不敢靠近沈雨荨一步，这时，他看向萧老爷子，“爷爷，本来我不想说的，但小妈的行为太让我寒心了，我不得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了……。”

听此，王素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他知道自己为了看他出丑，故意私下找一批媒体推波助澜，对萧氏偷工减料的事情大肆报导，让萧氏陷入丑闻中的事情？

可想到自己做得那么隐秘，萧子靳不可能知道，王素就淡定如初，脸上依然挂着‘大义凛然’的表情。

可没想到，萧子靳竟然说道：“爷爷，这一次玉城新楼盘验收之所以不合格，是因为泽飞为了拿回扣私自更换了装修公司导致的。”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

王素没料到萧子靳会说出这句话来，居然扯上她家泽飞了？

萧老爷子惊愕了半晌，才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愤怒地指着王素，“你现在立刻去把泽飞找回来，我倒要问一问，他为什么可以不顾萧氏的名誉和利益，做出拿回扣这种事情。”

王素自从听到萧子靳的话就怂了，因为她知道萧子靳一向不会说谎，没有真凭实据，他也不会说出来。

此时王素看着萧老爷子，一时间无话可说，双脚如被水鬼抓住一般，无法动弹。

萧老爷子见王素没有动作，气不打一处来，“我叫你去找你儿子，你没听到吗？刚才你不是很有底气吗？怎么现在不敢吭声了？”

“爸，我……”王素听到自己儿子有错，说话都不由支支吾吾。

唐晓的气焰虽没有王素来得强大，但是她仗着自己肚子里怀着孩子，所以并不怕萧老爷子，如是起身走到他的面前气愤道，“爷爷，你不要听大哥胡说，他根本就是含血喷人。”

萧老爷子的视线扫过唐晓隆起的大肚子，皱眉，“晓晓，你先上楼，这里的事情我会处理好。”

“爷爷，我不……”唐晓害怕自己不在场，萧泽飞的事很快被其他人知道。

她突然转过身来，对着萧子靳没好气道：“大哥，我家泽飞平日里也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要在爷爷面前诬陷他？你明明知道爷爷一直很相信你的话，可是你却这么含血喷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泽飞的身上，你是看他这会没在场，所以能诬赖就诬赖吧？大哥，我没想到你是那么阴险的人……”

“晓晓，你别乱说。”萧老爷子最近虽然对萧子靳很失望，但是他仍然不容许其他人质疑自己孙子的品行。

“爷爷，怎么您在这种情况下还偏袒大哥？我觉得不公平嘛，你们都欺负我们，我不想活了。”唐晓一双眼里挤出了豆大的泪珠。

不等大家反应过来，唐晓已经往身旁的沙发棱角撞过去，聪明的人会发现，她正在故意往沈雨荨身上靠过去。

唐晓想陷害沈雨荨……

沈雨荨没料到唐晓会撞过来，条件反射一般伸手去扶住唐晓。

她不明白，为什么唐晓这个时候还敢拿自己的肚子当赌注？她就不担心一不小心真的失去孩子吗？还是说，她料定自己不会袖手旁观，绝对不会让她和小孩出事？

“你没事吧？”沈雨荨还是问了一声。

孰料，唐晓竟是狗咬吕洞宾，直接怒瞪着她，“沈雨荨，你怎么还有脸在这里？要不是因为你，泽飞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吗？你为什么不去死？我真的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你。”

泽飞会变成今天这个样？

唐晓会口出恶言，沈雨荨完全没有意外，只是唐晓口中的话却让她讶然了。

难道唐晓已经知道萧泽飞吸毒的事情？

不容沈雨荨多想，唐晓已扬起右手作势想要狠狠地扇向她的脸庞。

就在巴掌快要落下的千钧一发之际，一只修长有力的手却及时拽住了她的手，萧子靳冷冷地道：“唐晓，你当我是空气吗？”

萧老爷子有些烦躁道：“晓晓，正是因为需要搞清事实，我才会让你妈去把泽飞找回来，让我可以当面问清楚。”

“爷爷，你这分明就是不相信泽飞，如果泽飞知道你因为大哥的一句话就怀疑他，他肯定会很寒心的。”唐晓似乎特别不希望萧泽飞被抓回来。

萧子靳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看唐晓自导自演，他是男人，不会像她一样叽叽歪歪个没完。

在他的观念里，跟敌人对峙，要么直奔主题，要么一针见血，绝对不可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让别人看着像一个疯子，譬如此时的唐晓。

“……”沈雨荨却是担忧地看着萧子靳，因为唐晓的话句句都是针对他，如果萧老爷子听信她的话，那么对他就非常不利。

然，萧老爷子似乎已经不会再上唐晓的当，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听信她，只不过碍于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敢对她多加呵斥而已。

唐晓改为气恼地扯住沈雨荨的头发，双目喷火，“沈雨荨，你为什么不去死？啊？你知不知道泽飞为了你，都变成了什么样？”

闻言，沈雨荨基本可以确定，唐晓已经知道萧泽飞吸毒的事情了。

“唐晓，你放开她。”萧子靳往前一步，伸手想要去制止唐晓，却根本无从制止。

“唐晓，你疯了。”萧子靳眸中充血，一个孕妇试图用自己的老婆来威胁他，他非常愤怒，如果唐晓不是孕妇，他定要上前直接将她狠狠地甩倒在地。

闻言，唐晓却仰头大笑，“我是疯了，而逼疯我的就是你们两个人，要不是你们一直想害泽飞，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王素看到唐晓如此恐怖的一面，一股冷意直接浸入骨髓，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唐晓，这让她极其害怕，“晓晓，你冷静一点，你要记住，你现在还是一个孕妇，你肚子里还怀着泽飞的孩子。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好受，但你也不能拿自己和孩子来开玩笑呀！你听妈的话，乖乖地跟我上楼好不好？”

“呵呵，孩子？”唐晓的双眼染上凄凉的色彩，“你们开口闭口都是孩子，我真想知道，如果我肚子没有孩子，你们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紧张我？”

话落，唐晓抬起脚，狠狠地朝沈雨荨的脚踩下去，痛得雨荨的眼泪都快挤出来了，可她想到唐晓还是一个孕妇，不可以跟其起争执，如是只得咬着牙吞下了这股痛。

见踩她的脚仍然不能刺激她，唐晓不由赤红一双眼，“沈雨荨，我就不相信你不痛，如果你痛，你就大声叫出来呀，为什么要忍住？为什么不还手？为什么到现在还想着在所有人的面前表现自己善良纯洁的一面？你不觉得你非常恶心吗？”

说着，唐晓完全不管不顾，双手双脚都拼命地往沈雨荨身上推搡过去。

不得已之下，沈雨荨只得还手，要不然她就会被唐晓折腾得人不像人样，鬼不像鬼样。

“哈哈，你终于会还手了呀，我还以为你全身都是铁打的呢！”唐晓笑得越发癫狂，完全忘记她自己还是一个孕妇，只是一个劲地跟沈雨荨拉扯斗殴。

“唐晓，你快放手，再这样下去，你和孩子会受伤的。”即使唐晓失控打她，但她却没有办法毫无顾忌地对一个孕妇下重手，此时只是尽己所能保护自己的身体。

唐晓已经处于一种极致癫狂的状态，她只是疯狂地笑着拉扯沈雨荨，“我就想知道，如果孩子没了，你们会怎么样？”

“唐晓，你真的疯了。”沈雨荨的头发被唐晓扯得生疼，不由加大力气拽开她的手。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沈雨荨拽的力气有点大，还是因为唐晓挺着大肚子进行过度激烈的拉扯动作，他们只看到，当唐晓的手脱离沈雨荨的头发时，唐晓突然一下子伸手捂住自己的肚子，额头因疼痛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啊……我肚子好痛。”唐晓的痛哭声震惊了在场所有人的心脏。

王素第一时间上前扶住了唐晓，“晓晓，你没事吧？”

“妈，我肚子好痛。”唐晓的眉头皱得非常紧。

王素刚才在一旁看沈雨荨和唐晓两人在拉扯却没办法插手进去，心里就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然当预感真正出现的时候，她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在场所有人显然都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时之间竟都齐齐看着唐晓隆起的肚子。

大家都觉得唐晓是装的，只有王素拿起手机拨号，号码刚拨通，王素就迫不及待地在这里的情况告诉医院，然而她安静地听一会儿电话后，竟然扯起嗓子大声吼回去，“什么？你说台风已经登陆不允许出车？你这究竟是什么鬼医院，现在人命关天，搞不好就一尸两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信不信我去投诉你们医院？”

或许王素说的话太难听，不多一会儿，电话另一边竟传来了嘟嘟嘟的忙音，“喂，喂……你这个王八蛋，竟然敢挂我电话，改天我查出你是谁，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王素忿忿地骂完之后，愤怒地将手中的手机大力往地上一摔，手机瞬间被摔得四分五裂。

萧老爷子在一旁紧凝着眉头，“素素，你也别急，冷静一点，大家想想办法。”

王素素来都会怯于萧老爷子的威言，不敢对着他大声说话，然而此时此刻，唐晓有可能会失去孩子的事实严重刺激到她的内心，她的声音也不由加大，“爸，我能不急吗？如果不急，那么还能指望谁替我们急？”

说着，王素对着还在捂着肚子喊疼的唐晓轻声道：“晓晓，你挺住，我去外面看一看。”

王素直接拔腿跑到萧宅大门外，果然看到外面狂风暴雨，根本出不了门。见此，她的一双手不由紧握而起，心腔迅速升腾起一股极致的怒火，然这股怒火却无处发泄，如是她只得拔腿跑回去，扶住唐晓。

“妈……救护车来了没有？我的肚子好痛，我感觉我快要生了，怎么办？”唐晓眼角因疼痛已经挤出了豆大的泪珠。

王素也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一时之间她也想不到该怎么办，急红了双眼。

忽而，王素想到致使唐晓肚子疼的罪魁祸首，不由转过头，愤怒地瞪着沈雨荨，仿佛想要将她拉入黑暗地狱一般，极其恐怖，“沈雨荨，你不知道唐晓是孕妇吗？就算她对你怎么样，你难道不会让着她吗？你为什么要还手？为什么要推开她？难道在你眼里，那一小撮头发比晓晓肚子里的孩子还要重要吗？你的头发没了还可以再长，如果孩子没了，你拿什么来赔？沈雨荨，我告诉你，如果孩子有什么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萧子靳此时正接着还惊魂未定的沈雨荨，他现在最担心的莫过于自己的老婆。王素口口声声责骂雨荨，可她不知道，是唐晓一手造成现在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而她竟然还想着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雨荨身上，这让他非常不高兴。

“小妈，现在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再大声嚷嚷了，谁都不愿意出这种事。说句不好听的话，一直是唐晓在给自己找坑，没有人想跟她过不去。”萧子靳的语气冰冷。

沈雨荨看着叫苦不迭的唐晓，内心划过一丝不忍，即使她和唐晓有诸多过节，可如今面对一个怀着小孩的孕妇，她很难像她们一样在一旁幸灾乐祸。

如是，沈雨荨努力让自己不要慌张，慢慢使自己镇定下来，“唐晓，如果你还想保住你这个孩子，你就听我的。”

沈雨荨尽力忽略一旁用刀一般的眼神刺向自己的王素，继续说道：“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阵痛的感觉？”

此话一出，其他所有人都屏息凝听，等待唐晓的回答。

唐晓虽然不是很乐意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这种难以启齿的问题，然而想到她肚子里的孩子，她还是咬牙回道：“嗯。”

听此，沈雨荨知道，唐晓快要生了。

王素生过孩子，她自然知道唐晓的答案意味着什么，本来得知宝贝孙子快要出生，她的内心应该满怀期待。可是如今这种情况，显然非常不乐观，万一弄不好，非但等不到孙子出世，有可能母子一同死亡。

想及此，王素就无法淡定了，“爸，晓晓快要生了，您快帮忙想想办法啊……！”

女人生孩子，纵使是一世英明的萧老爷子又能有什么办法，他此时只悔自己没有

老宅这里时刻安排一个私人医生。

医生？

突然，萧老爷子将视线落在了正在观察唐晓的沈雨荨身上，想到她的本职就是一名医生，不由得将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雨荨，家里只有你是医生，现在情况紧急，晓晓就拜托你了。”

沈雨荨正想回答，不料却被王素抢先一步，“爸，你怎么可以把晓晓和肚子里的孩子交给沈雨荨？她一直对我们怀恨在心，万一她故意使一些手段害死晓晓母子怎么办？”

王素的态度令沈雨荨非常不悦，可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她不可能在这种时候跟王素计较，如是严肃地道：“小妈，现在只有我能保唐晓母子平安，如果你不需要的話，我不会勉强，毕竟哪怕是为了我死去的孩子，我心里也不见得愿意帮你。”

不得不承认，沈雨荨这句话的威慑力非常大。

不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还变相讽刺了王素和唐晓两人害得她失去孩子的那件事，果不其然，王素听后整张脸都僵硬起来。

可，看了看一脸痛苦的唐晓，王素也不再阻拦沈雨荨，“沈雨荨，我现在把唐晓交给你，如果她和孩子出了什么事，我一定会找你算账的。”

话刚落下，却是萧老爷子怒斥王素，“王素，你少说几句话，雨荨根本没有义务要帮助你们，如今她好心帮你们，你却口出狂言，你觉得自己很有道理是吗？”

萧老爷子一发话，王素也不敢再多言，只得讷讷地闭了嘴。

王素不再啰嗦后，整个客厅都陷入了诡异的安静，只有宅子外面的狂风在呼啸，暴雨在肆虐，其间还伴随着客厅里唐晓痛苦的呻吟声。

沈雨荨也不再多作耽搁，她看向萧子靳，“子靳，你先把唐晓抱入卧室。”

萧泽飞不在，这里也只有萧子靳能干这活了，萧子靳没有犹豫，俯身抱起唐晓就往她的卧室跨步走去。

王素心里还是会担心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会使一些阴谋诡计，如是寸步不移地跟在他的旁边，以便盯紧一点……。

第 133 章 私生子

萧老爷子对沈雨荨道：“雨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务必让母子平安。”

“嗯。”沈雨荨表情严肃，转身对同样惊慌的黄姐道：“黄姐，你赶快去准备热水、干净的毛巾、消毒过的剪刀、药箱、白酒之类的。”

“好，太太。”黄姐应了声后就着手准备沈雨荨要用的东西。

“小妈，房间里有没有干净的毯子？”沈雨荨问王素。

王素说：“有，我这就拿出来。”

话落，王素也不多说些什么，从衣柜里拿出事先买回来的毯子。

沈雨荨从王素手里接过毯子，迅速地铺好，并让萧子靳将唐晓轻轻地放到铺好的毯子上，然后吩咐唐晓半躺在垫好的布料上。

“子靳，你赶紧到卧室外面去吧，你们在这里唐晓会很紧张。”

沈雨荨之所以选择唐晓的卧室，是因为熟悉的环境能够让唐晓放松神经，而孕妇生孩子，除了她的爱人，其他男人都特别容易让孕妇神经再度紧张起来。

萧老爷子和萧子靳也非常配合地退出房间，见此，沈雨荨忙蹲下去，一边查看唐晓的情况，一边轻声说道：“唐晓，你现在别紧张，跟着我做，深呼吸，再吐气。”

唐晓额头已经开始冒出豆大的汗珠，如今的沈雨荨就好像她的救命稻草，她唯有听从雨荨的指令，跟着一起张口呼吸。

“对，就是这样，别紧张，慢慢吸气，再呼气……。”沈雨荨镇定地道。

王素在一旁握着唐晓的手，试图给予即将面临分娩痛苦的她更多的力量，“晓晓，别怕，妈在你的旁边，女人第一次生孩子都会特别痛，忍一忍就过去了……”

唐晓的情绪得以平复，沈雨荨稍微松了口气，刚好王姐端着热水以及雨荨刚才需要的东西快步走进来。

“谢谢黄姐。”

王姐忙道：“太太，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

王素听到王姐嘴里的太太，心里有点不舒服，但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担忧地看着唐晓。

“啊……好痛。”唐晓的手大力地抓住毯子的边缘一角，屈起的双脚也因疼痛而拼

命地颤抖起来。

沈雨荨看着逐渐裂开的宫口，不由得也替唐晓感到心疼，因为这里不是医院，所以她此时无法打麻醉剂，也不能让唐晓选择剖腹产。

“唐晓，放松，别紧张，宝宝很快就可以出来跟你见面了。”

这句话果然非常奏效，唐晓再次平缓了呼吸，咬牙忍住。

看到唐晓那么痛苦，王素也心疼极了，她伸手到唐晓的面前，“晓晓，如果你觉得痛，就咬妈的手。”

话刚落下，唐晓真的张嘴狠狠地咬下去，王素想喊但是极力压制住自己的叫喊声，避免让唐晓再次紧张起来。

沈雨荨正在用热毛巾擦拭着唐晓的下体，鲜红的血浸染了整盆热水，“王姐，再去打一盆热水。”

“是。”王姐端走那盆热水，快步走出了卧室。

沈雨荨来不及擦拭自己额头的汗珠，她看着一脸痛苦和一脸紧张的王素，忽然之间觉得，在新的生命来临之前，似乎有一种力量包围在她们的四周，让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和谐。

由于沈雨荨的安抚，唐晓的宫口不至于裂得特别快，避免了阴撕裂的状况。而这时，王姐再次端了盆热水进来。

然而，这个时候，唐晓却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全身都使不上劲，孩子的头竟然卡在宫口，不能出来。

“我没有力气了。”唐晓眼角的泪水也不知道是用力过度挤出来的，还是因为疼痛。

在她最痛苦的时候，身为丈夫的萧泽飞却不在身边，她的心里怎么可能不难过？

此时，唐晓的双脚因筋疲力尽而猛地颤抖起来，模样甚是骇人。

王素和沈雨荨看着快要阖上双眼的唐晓，心里都忍不住咯噔了一下。

王素在一旁快要急坏了，“晓晓，你别睡呀，万一你睡过去了，宝宝就会有生命危险呀，你赶快使力呀，晓晓！”

王素说话的声音太过于大，而且急，她一个劲地催促唐晓，容易让唐晓更加紧张无力。

沈雨荨也在继续安慰和鼓励她，“唐晓，你可别睡过去，你要想着只要你再加把劲，宝宝就可以出来跟你见面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等的就是看到宝宝的那个时刻，你

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成功了。”

“沈雨荨……你到底会不会接生的……！”这个时候，唐晓居然还能把责任怪罪到沈雨荨身上。

沈雨荨抓着她的手，道：“我再会接生也得你自己出力啊，你还想不想跟我争高低了，还想不想为萧家生下长孙？”

“我……我想啊……可是我真的使不上力了！我疼啊……！”唐晓痛苦地叫器一声：“泽飞——！”

“萧泽飞你在哪啊——！”更多委屈的泪水从她眼中涌出。

“晓，泽飞手机关机了，不怕……妈在这呢，妈帮你一起出力……乖啊……。”王素不禁也跟着流下泪来。

在漫长的疼痛与煎熬中，唐晓昏迷了又醒，醒了又昏，在所有人都快急坏了的时候，卧室内终于响起了一声如同天籁一般的婴儿哭声，同样被折腾得满头大汗的沈雨荨终于松了口气。

她迅速地用毛毯裹住这个小小婴儿，抱入怀中。

因为难产的缘故，婴儿的肤色呈青紫色，但看起来却很健康。

看着在自己怀中蠕动的小婴儿，沈雨荨的眼眶湿了，一瞬间，她仿佛有种错觉，这个可爱的孩子是从她自己身上掉下来的。

如果她的宝宝没走，一定也是如此粉嫩可爱，如小猫咪一般讨喜。

“我的孩子……他还好么……？”一身汗湿的唐晓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问道。

沈雨荨回过神来，这才发现唐晓和王素都在屏息望着她，显然正在等待她的回应。

她闪烁了一下泛着泪雾的双眼，对唐晓微笑：“恭喜你，是个男孩。”

那笑容……有羡慕，羡慕唐晓的孩子可以顺利出生，也有苦涩，苦涩自己孩子的苦命。

听到是个男孩，王素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她从沈雨荨的手里接过宝宝，透过毛毯，看到宝宝的小把子，脸上的欣喜之情难以言喻。

“是个男孩子，是个男孩子，晓晓，你看看……”王素抱到唐晓的眼前，“你看看，是个男孩子。”

唐晓看着闭着双眼的小宝宝，眼角流出了无声的泪水，“宝宝，妈妈终于看到你了。”

沈雨荨替唐晓处理好宫口后，抬头正巧看到洋溢在唐晓和王素两人脸上的幸福笑容，

那一刻，她觉得四周围萦绕着一层淡淡的光晕，将所有人都包裹在温暖的世界中，与外面的狂风暴雨格格不入。

让唐晓看过小孩后，王素接着迫不及待地抱着小孩出去房间外让萧老爷子看。

“爸，你看，是个男孩。”王素脸上除了欣喜，还难掩其的得意之色。

萧老爷子也是格外高兴，他抱过王素手里的孩子，一时之间激动得无话可说，只是看着小孩傻傻地笑着。

不知为何，萧子靳心里竟然会有一种难受的感觉，是因为这是萧泽飞的小孩，还是由于想到了自己流失的孩子？

或许都有……

由于萧家长曾孙的出世，萧家一度陷入极度喜悦的气氛当中。就连外面的台风也显得不那么肆虐了。

一直到下半夜后台风才过去，唐晓和孩子也终于被救护车送入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看着救护车离开后，沈雨荨才得以喘一口气。

说她圣母婊也好，愚蠢也罢，总之看到唐晓和孩子都从她手里活下来后，她真的松了口气。

做人就该无愧于心，这是她一直以来的生存理念。

她回到卧室，拿起杯子接了杯温开水喝了起来。

咕噜咕噜地喝完一杯，发现萧子靳正站在落地窗旁定定地看着自己，心下明白他在想些什么，如是有些无奈地开口，“我大概是职业病犯了，做不出见死不救的事情。”

说完，她顿了一下才又接着小心翼翼道：“你……是不是又对我失望了？”

萧子靳看着她，随后迈步走过来，伸出手臂将她抱入怀中，“不会。”

他就是喜欢她这种善良体贴的性子，爱憎分明，但在性命攸关之际，懂得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本来她完全可以对唐晓置之不理，任由他们母子俩自生自灭，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放下恩怨，拯救一个即将到来人世间的新生命。

或许有人会说她傻，可他却觉得她做了一件感天动地的好事。

抱了片刻，他才温柔地在她的发丝上吻了吻：“老婆，天都快亮了，还不打算洗澡睡觉么？”

“嗯。”沈雨荨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竟然折腾到了深夜，如是也不再多作停留，拖着有点疲累的身子走进浴室。

打开花洒，任由温热的水汽喷落到她的脸上，身上，透过那些迷蒙的水汽，她竟然想到了刚才呱呱坠地的小宝宝，突然之间，她不由得摸向自己平坦的小腹。

若是自己的小孩还在世，估计也差不多出生了吧！

想及此，沈雨荨的眼眶竟然红了起来，眼角也在不经意间流出了几滴晶莹的泪珠，泪水和着漫天的花雨滴落到浴室的地面上，朝外晕染开来。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洗完澡，擦干身子走出去。

萧子靳见她包裹在白色浴巾里的头发湿淋淋的，如是体贴地用毛巾帮她擦拭起来。男人温厚的手掌游弋在她的头发里，仿佛在进行一次按摩一样，特别舒服。

可沈雨荨却想到了今天玉城新楼盘的事情，眸光不由黯淡了一些。其实王素说得没有错，他自从遇到了自己，就经常为了自己奔波劳累，不能专心工作。

“老公，对不起。”她转过头，愧疚地道。

“嗯？”萧子靳凝着眉。

沈雨荨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就不会害得你误了工作，爷爷也不会因此对你失望。小妈说得没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萧子靳没想到她竟然会将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笑了笑说：“这根本不关你的事，这一次楼盘出事，是因为泽飞为了拿回扣私自更换了装修公司导致的，所以你不要太过自责。”

沈雨荨紧皱的眉头才稍微松了一些，不过，她也不免有些疑惑，“老公，你觉得泽飞为什么要拿回扣？他拿回扣又想去做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不过已经派人去调查，或者等到泽飞出现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沈雨荨不由得想起了萧泽飞吸毒的事情。

都说世上有三样东西不能碰，那就是黄赌毒，一旦沾染上，那这辈子基本算是毁了。而令她极其痛心的是，萧泽飞竟然也染上了吸毒的习惯。

虽然她和他已经不再是亲密恋人的关系，但是她也不愿将来有一天，看到一个为了吸毒，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萧泽飞。

“在想什么呢？”萧子靳看着已经出神的沈雨荨。

他的唇正贴着她的耳垂，温热的气息喷落在她的耳边，霎时拉回了她的思绪，“没……没想什么。”

“真的吗？可是我看着一点都不像。”萧子靳其实误认为她还在自责，试图想用另

一些事转移她的注意力。

“真的。”沈雨荨感觉耳朵酸痒至极，“老公，你别在我的耳朵旁呵气，我好痒。”

“你告诉老公，你是不是还在想着小妈说的话？嗯？”

“没有。”沈雨荨脑袋往前一缩，脱离了他的薄唇，为了不让他担心自己，她只好扯谎微笑，“其实，我刚才在想老公。”

此话一出，沈雨荨也觉得自己太过不要脸，脸颊迅速通红起来。

不料，某人听到此话，竟是舒展眉头，脸上漾上一抹魅惑的笑意，“是吗？”

“是的。”她的脸已经红得不能再红了。

“那你的意思是……你想让老公好好慰劳你？”萧子靳的头搭在她的肩上。

沈雨荨囧，她没料到自己的话竟然会让他浮想联翩，正欲开口否认，可当她看着男人染着迷离色彩的双眸时，竟然情不自禁地溢出了一个字，“是……”

话刚落下，沈雨荨便后知后觉地捂上了自己的嘴巴，自己真是太没出息了，怎么会出现这种语误呢？

“原来如此呀！”本来萧子靳还担心她太累，不想折腾她。可看样子，一个人工作越累，就越需要抚慰。

如果沈雨荨知道萧子靳如此想，肯定特别不乐意。

沈雨荨听到他的话，不由急了，她慌乱地摇头，“不是……”

然，萧子靳却将她的否认当做害羞，“老婆，我不是提醒过你，千万不要在这种时候拒绝老公吗？因为我会误认为，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游戏。”

“……”她觉得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真是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又义无反顾地往下跳了。

不容她多想，下一刻，他便大力地扳过她的身子。霎时间，两人的脸庞轻轻地摩擦起火，连呼吸都变得暧昧至极。

“老公，我……”沈雨荨支支吾吾，“我的头发还湿呢！”

萧子靳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果然还很湿。

“我先帮你吹干。”温柔的话语从他的嘴里溢了出来，英俊的脸庞却压抑着一抹欲求不满的神色。

“谢谢老公。”沈雨荨笑。

看着她脸上略带疲累的笑容后，萧子靳刚才的郁闷全都化为心疼，也不再想着折腾她。

过了片刻，她的头发已经吹干，萧子靳将吹风机放下后拥着一起睡下……。由于睡的太晚，萧子靳和沈雨荨一觉睡到第二天大中午才醒来。两人刚走出卧室，便看见黄姐一脸慌张地站在卧室门口。

“怎么了，黄姐？”萧子靳不解。

“少爷夫人，今天门口全部是记者，后门也是，都吵着要见少爷您。”黄姐上前一步说道。

现在的记者真是不得了，为了头条，萧家的门都敢上。

“什么时候来的？”萧子靳不禁有些头疼。

“今天一大早，我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在了。”

“子靳，怎么办？”沈雨荨拉拉萧子靳的手问道。

“没关系，出去应对，问什么答什么，问题问完她们自然会回去了。”萧子靳看着沈雨荨担心的样子，不由轻声安慰她，“这件事又不是你的责任，所以你不用太过自责。”

“嗯。”沈雨荨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都不再多说什么，一起走下去。

大门一开，萧子靳和沈雨荨并肩站立，他们就这样手拉手站在那里，伴着雨后清新的阳光，如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记者们都不由得有一瞬间的愣神。

但他们都没有忘记来这里的初衷，如是你争我抢地涌到离萧子靳最近的地方，可由于保安将他们拦截在外，最终只得无奈地将话筒高举向前，以便得到一丝丝采访的机会。

“萧总，听说萧少夫人在嫁入萧家之前就已经有过私生子，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呢？”

“萧总，您对萧少夫人有私生子的事情，事先知晓吗？”

“萧总，请问萧少夫人的孩子是不是您的，少夫人是不是奉子成婚才进入豪门的呢？”

……

这个世界上最难挡的估计就是无眼的子弹和记者们的嘴了。

让萧子靳没料到的是，她们今天的焦点不再是楼盘检验不合格，而是变成了他的私

生活。

他们一口一个私生子，毫不避讳沈雨荨也站在旁边。

而此时的沈雨荨则恨不得立刻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

萧子靳察觉到了沈雨荨的不安，握着她小手的大掌改为搂上她的肩膀，试图给予她更多的力量。沈雨荨抬头看向萧子靳，正对上男人满含柔情的目光，内心涌起了一股暖意。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那么我不妨告诉你们。”他平静地说道，“我太太以前确实生过孩子。”

萧子靳此言一出，记者们全都哗然，这是一个神秘人向他们曝的料，原本以为萧子靳会否认，没想到竟会大方地承认。

然，当萧子靳真的承认时，记者们却有些不淡定了。

萧子靳是全榆市女人都想嫁的男人，可他居然被一个生过孩子的灰姑娘夺去，得知此事，他们都不由得为广大少女民众打抱不平。

“萧总，您难道一点都不介意吗？”

……

萧子靳听见这些话，脸色瞬间冷下来：“沈雨荨是我的合法妻子，也是我今生唯一的妻子，我要的就是她，不论她曾经是否生过孩子。因为……我就是好这一口。”

此话一出，顿时让伶牙俐齿的记者们哑口无言。

萧子靳不想再说，拉着沈雨荨走进去，保安们马统领记者们强强拦住，关上了大门。

不过他们已经得到了答案，可以回去交差，也都纷纷散了。下午，萧子靳依旧去了公司，沈雨荨呆在家里有些不安，有些担心。

黄姐看着坐立不安的她问了句：“少夫人，您不去医院看看二少夫人和孩子吗？”

沈雨荨有些哑言，其实她并不想去，不过她心里明白黄姐其实是在提醒她，她应该去的。毕竟她是萧家的长媳，又是唐晓的嫂子。

纵使不愿，她还是拿着包走出大门，坐上了黄姐为她安排好的车子。

沈雨荨来到医院，王素正在给唐晓准备膳食。

看到她，王素难得地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转身面对她。

“雨荨，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啊！”她一改往日嚣张跋扈的气焰，脸上难得露出感

激之色。

“那是我应该做的。”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既然王素朝她微笑，她自然不好板着脸对待她。

随后，两人也不再多说什么。

“晓晓，雨荨来了。这次多亏了雨荨，你们母子才可以平安，快向雨荨道谢。”王素改为对唐晓道。

唐晓看见是沈雨荨，却是将小脸往旁边一偏，最后还是王素暗示加明示，她才不情愿地开口，“谢谢了。”

说完再次偏过头，继续对沈雨荨装做视而不见。

“雨荨坐吧。”王素毕竟年长一些，懂得收敛自己的脾气。

“没关系，你们母子平安就好。”沈雨荨并没有坐下去。

她的视线落在唐晓身旁被裹在襁褓中的孩子，出于礼貌地问了句：“小孩还好吗？”

唐晓刚想说话，王素担心她会口不择言抢先答道：“医生检查过了，孩子很健康。”

“那就好。”沈雨荨松了口气，毕竟小孩是她接生的，所以难免对他会有点挂心。

又或者唐晓的小孩跟自己 and 萧子靳两人的小孩怀上的时间差不多，所以她下意识地联想到了自己的小孩，不自觉便把更多的情感付诸在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

不过在想及此时，她的嘴角却在不经意间泛出一抹苦笑，唐晓的儿子怎么可能会是自己的小孩呢？

自己还是不要多想了……

沈雨荨的思绪还在游离，唐晓却冷声吐出一句：“哼，不要以为这次你救了我们母子，以前的事就可以当做没有发生，我们之间的恩怨不会就这么一笔勾销的。”

闻言，沈雨荨无语地看了一眼唐晓，“以前的事？唐晓，你要认清一个事实，一直以来都是你在陷害我，就算有恨也应该是我恨你。”

唐晓自知自己理亏，既不敢看沈雨荨，也不敢接她的话，只是忿忿地别开脸。

听她这么说，沈雨荨的心里极不是滋味。既然已经确认她们母子平安了，她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冲她说：“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话落，她转身便走。

王素担心唐晓和沈雨荨两人会继续吵起来，影响身体，并未挽留地将沈雨荨送出病

房。

“唐晓你也真是的……”得回病房后，王素立马对唐晓嗔怪起来。

顾及唐晓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她没有将口中的责备说下去，只是安慰她说：“刚刚我跟医生确认过了，孩子很健康，明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好的。”唐晓扁扁嘴。因为萧子靳大方承认沈雨荨有私生子的消息，这事迅速成为各大娱乐报纸，杂志，网络新闻的头条，这倒真的成功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玉城新楼盘的事件中转移开来。

萧泽飞一直没有出现，萧家陷入了莫名的紧张氛围当中。然而因为小孩子的到来，这种压抑的气氛又得到了挺好的缓解。

但不管是小孩的出生，还是公司的回扣事件，都清楚明白地告诉所有人，必须尽快找到萧泽飞。

终于在三天后，萧子靳刚到公司，田秘书便小声告诉他说萧泽飞在他的办公室。

萧子靳凝紧眉头，大步走进萧泽飞的办公室，果然一眼就看见萧泽飞有些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你终于现身了？”

萧泽飞在回来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萧子靳会斥责自己，想起玉龙楼盘的事情自己确实有不对，沉默着没有说话。

萧子靳见萧泽飞低头不语，想到事到临头逃之夭夭，擦屁股的事情永远是他在干，无缘无故的还被王素牵扯到沈雨荨，就气不打一处来。

“偷工减料？拿回扣？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萧子靳把你的口食都夺过来了！你这样的行为哪里像是我们萧家人了？”真是被那个小妈宠到没样子！

“我是不是萧家人你不清楚吗？”萧泽飞抬头，从小到大萧子靳处处压自己一头，什么都比自己强，但能怨他吗？

“是萧家的人为什么要干出这种损害萧家的事情来？”萧子靳实在恼火。

“这个事情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以过去的，有什么事情也是我们兄弟两个的事情，可你竟然告诉爷凶，让我现在连老婆生了孩子都回不了家，有你这样当兄弟的吗？”萧泽飞反过来责怪起来。

之前王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萧子靳已经跟老爷子告了状，老爷子大怒，并让他先不要回去往枪口上撞。

“我们兄弟两个的事情？如果真把我当兄弟，为什么要钱的事不直接告诉我？而是

偷偷撤换装修公司拿回扣？工地出事情，第一时间你又在哪里？这一件件事情你怎么没有把我这个当大哥的放在眼里？”

萧泽飞怒瞪着萧子靳，心虚的他说不过萧子靳，只好起身摔门而去。

办公室内安静下来，往刻之后萧泽飞寒着脸给王素打电话。

“妈，爷爷在吗？”

王素担忧的声音响起：“在啊，泽飞，你现在在哪里啊？回公司了没有？”

“我等会就回去，反正早死晚死都是死。”萧泽飞有些负气的挂了手机。

果然，萧泽飞一进门就看见老爷子，怒视着自己，一幅恨铁不成钢的面孔。

“你跟我过来。”老爷子说着朝书房走去，萧泽飞只能跟上。

一进入书房，老爷子便转身用手在萧泽飞的脑门上拍了一记，恼火道：“吃回扣……嗯？你是越来越胆大包天了！”

“连自己坑自己家的事情都做出来，萧氏的名声都让你给搞坏了，我老头子的脸也让你给丢尽了，你吃回扣也就罢了，居然还敢跟我玩失踪？”萧老爷子气得涨红了脸。

萧泽飞心中默骂萧子靳，还真是事无巨细的全部告诉老爷子了。

趴在门外偷听的王素听到老爷子发火，有些着急了。看来这次老爷子是真的生气了，如果自己再不进去，自己的儿子说不定真会被老爷子赶出家门。

她想了想，转身快步走进唐晓的卧室，将小婴儿从小床上抱起。

唐晓见她抱着宝宝要走，忙道：“妈，宝宝还小，不能抱出去。”

“再不抱出去，泽飞就要被赶出家门了。”王素扔下这句，没有再搭理愕然的唐晓，抱着宝宝便往老爷子的书房走去。

站在书房门口，她低头看着襁褓中的小宝宝，“乖孙子，爸爸能不能逃过这次惩罚就全靠你了。”

话落，王素也不再多作耽搁，敲开门便往面前走去。

“老爷子，快看你的小重孙，才三朝他居然就会笑了呢，多可爱呀！”王素看了一眼萧泽飞，冲他使了个眼色，萧泽飞得到暗示赶紧转身溜出了书房。

老爷子无奈的看了一眼走出去的萧泽飞，虽然心里有气，不过最终还是就被王素怀里这个小毛孩给消灭掉了。萧家第一个重孙，老爷子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

老爷子逗了逗孩子，脸上虽然有了笑容，却不忘瞪着王素斥责：“泽飞会变成这样

全都是被你给惯的，回去给我好好教训他一下，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你告诉他，这次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可以不跟他计较了。如果再有下一次，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爸，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教导泽飞，保证不会有下一次。”王素陪着笑脸道。

“罢了罢了，我看你们这些后辈真是没一个是让人省心的，你赶紧抱孩子抱回去吧，别让他着凉了。”萧老爷子挥一挥手，脸上满满都是无奈。

“爸，您也多保重身体，别再生气。”王素继续讨好。

说完她也不敢多作停留，转身快步走出了书房，同时暗松了口气，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

王素看见萧泽飞依旧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书房，随后忙不迭拉着他往卧室走去。

刚进卧室，王素便气不打一处来地瞪着萧泽飞道：“臭小子，你用钱可以跟我说，吃回扣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这不是明摆着给萧子靳机会？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争点气，让我也能在老爷子面前替你说两句好话？”

见萧泽飞一声不吭，王素也极是无奈，最后她只得把孩子凑到他的面前，“这是你的儿子，自从他出生后，你都没有正眼瞧过他，好好抱一抱瞧一瞧吧。”

萧泽飞忙伸手将孩子接了过去，看着怀中粉嫩的孩子，他的心情却复杂不已……。

王素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为了儿子你也要好好努力表现自己啊，好好想想以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吧！”

萧泽飞扫了母亲一眼，又看了一眼床上脸色阴郁的唐晓，低头不敢吱声。

第 134 章 她怎么回来了？

晚上，萧子靳还没回来，沈雨荨自己先洗完澡躺在床上，不过怎么也睡不着。

这几天玉城新楼盘被大肆炒作报道援引到她的身上以及她生过孩子的事情被媒体炒作，想到事情全部压在萧子靳的身上，便不由替他感到心疼。

等了许久，她终于听见了开门的声音，是萧子靳回来了。

萧子靳看见偌大的卧室只亮着一盏床头灯，昏黄的灯光为这个房间散发着一一种柔和的气息。

他以为沈雨荨已经睡了，如是轻手轻脚地去洗了一个澡，随后又轻手轻脚地上了床。

“好梦。”萧子靳从后面搂着沈雨荨的腰，轻轻的在她发丝上落了一个温柔的吻。

“嗯，有你在的夜晚都是好梦。”沈雨荨也在萧子靳的怀里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准备睡去。

“你还没有睡着？”萧子靳转过沈雨荨的身体，微笑地看着她。

“嗯，你没回来睡不着，老公，公司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吗？”沈雨荨透过昏黄的夜灯，看着萧子靳。

“嗯，都处理好了，你老公厉害着呢。”话落，他的薄唇吻向了她的唇。

沈雨荨却脱离他的唇，不安地问：“真的吗？”

“真的，你不相信自己的老公？”他凝着眉，作不悦状。

“可是……新闻上不是还在报导着玉城新楼盘的事么？”

“新闻跟事实总是会有时间上的差距，今晚你好好睡一觉，明天再看新闻不就知道了吗？”

萧子靳说得有道理，她笑着搂住了他的臂膀，“嗯，辛苦老公了。”

他看着她，突然说了一句“雨荨，等你的身体调养好一点，我们也怀一个孩子吧。”

闻言，沈雨荨诧异抬眸，“你是不是担心我会受唐晓的影响？”

萧子靳只是看着她，并没有直接回答。

他不说话是否就代表默认了她的想法，她的心里不禁涌起了一抹感动的色彩。

得夫如此，夫复何求？

为了不让萧子靳担心自己，沈雨荨不由轻声安抚道：“老公，我并没有受到唐晓的影响，只要你不急着要孩子，我也不会急的，所以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萧子靳没有说话，而是认真地看着她，不知为何，听到她说不急着要孩子，他的心里会有一点不舒服。

即使知道她是为了安抚自己，可还是希望她对自己说……她很想替他生一个孩子。

“你真的不急？”萧子靳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还要再问。

沈雨荨以为他还在担心自己，语气更加坚定，“不急。”

他的薄唇紧抿，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郁闷之气在他的胸腔内肆无忌惮地流窜，惹得他全身都特别不自在。

他想发作，却没有发作的理由。

最终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发泄心中的郁闷……直接吻住了她的唇。

这一次，他的吻带着霸道的狠劲，她想挣脱，奈何却无力挣扎，最后只得配合地任由他发泄起来。机场国内航站楼内，诺大的大厅人流涌动，嘈杂声响彻四周。

何玉娇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拉着小梓恒穿梭在人流中。

“外婆，其他人都有家人接机，为什么我们却不见妈妈过来呢？”小梓恒的视线落在了互相拥抱，激动得泪流满面的一对母子身上。

何玉娇拖着笨重的行李箱，看向拥挤的前方笑盈盈道，“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个惊喜啊。”

“既然给妈妈惊喜，为什么不让她过来？如果妈妈看到我们回来了，那么不是让她更惊喜吗？”小梓恒尽量跟上何玉娇的步伐。

每一次小梓恒发出疑问，她都必须耐心地替他解释，要不然他会更加紧追不舍。

何玉娇只得找一个人流不是特别多的偏僻角落，立住行李箱，蹲下去看着小梓恒，“梓恒，你知道什么叫做惊喜吗？”

“不知道。”小梓恒摇摇头。

何玉娇就知道他会如此回答，“我们要在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御临花园，出现在她面前，这才叫做给妈妈一个惊喜。如果我们提前让妈妈过来接机，妈妈做好了准备，那就不叫做惊喜了，懂吗？”

小梓恒似懂非懂地点头，“懂了。”

“既然懂了，那我们就走吧。”何玉娇作势想要站起来。

不料，小梓恒却是抛出了一个新的疑问，“外婆，其实梓恒一直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问。”她有点无奈。

小梓恒说：“你之前不是说，我们整个暑假都要留在外祖婆的家吗？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呢？虽然我也非常想见妈妈，但是我更担心妈妈看到我们，会不高兴。”

其实早在岳城的时候，小梓恒就想问外婆，可担心自己问了之后，外婆就不想回榆市了，如是他只得憋到现在才开口问。

何玉娇想了想，觉得将事实告诉小梓恒也无妨，毕竟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唐晓阿姨生了儿子，如果妈妈再生不出小宝宝来，那么妈妈在萧家的地位就不保了，也不能继续跟爸爸在一起生活了，所以外婆要赶紧回来，帮助妈妈可以早日怀上弟弟妹妹。”

如果不是碍于小梓恒还是一个孩子，自己不应该在小孩面前口出狂言，她肯定不会说‘唐晓阿姨’，现在想想，她自己都忍不住起鸡皮疙瘩。

“妈妈要怀弟弟妹妹了？”小梓恒偏着头陷入思索。

“是呀。”何玉娇以为小梓恒会吃醋，如是笑盈盈道，“梓恒，你想一想，只要以后妈妈生下弟弟妹妹，你就可以当老大，欺负他们啦！”

此话一出，小梓恒却不干了，“外婆，你别把梓恒说得那么坏，我才不会欺负弟弟妹妹。如果有弟弟妹妹，我一定会把世界上最好吃最好玩的东西都给弟弟妹妹。”

“梓恒真乖。”确认小梓恒没有后遗症，何玉娇总算放心了，“那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小梓恒笑，“我特别想快点见到妈妈。”

“其实外婆也是。”一想到那个缺根筋的沈雨荨，何玉娇就恨不得逼她看多几部豪门恩怨宫斗宅斗电视剧，提升她的战斗技能。

何玉娇重新站起来，拉着小梓恒往机场外的方向走。

刚走没几步，何玉娇便被前方一位被多位随从簇拥着的高贵女人吸引住目光。

原本是抱着羡慕的心情欣赏的，却在看清贵妇的脸时，瞬间愣住了。

何玉娇步伐一停，小梓恒也被迫停下，不解地仰起小脸问道：“外婆，你怎么不走了？”

“我……。”何玉娇张嘴结舌，一双眼睛仍旧怔怔地望着往这边走来的贵妇。

眼见贵妇跟随从交待完什么，一抬头就要往自己的方向望过来时，何玉娇慌忙转了个身，拉了小梓恒便迅速地躲入人群。

直到贵妇从她身后走过，渐渐地消失在大楼出口的方向后，她才暗松口气：好险……！

她转身注视着贵妇消失的方向，心跳不禁又开始加速起来，都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女人怎么还活得这么滋润，而且还跑回榆市来了？

是回来跟她要人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惨了，她现在上哪找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还给她？

为了避免一会再次与对方巧遇，何玉娇慌乱地拿起包包挡住自己的半边脸，快步往另一边出口奔去，小梓恒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还未能搞清楚，就只得跟着拔起小腿一起跑。

很快，两人便跑到了机场外，并匆忙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坐了上去。

看着渐渐消失在视线内的机场，何玉娇终于松了口气，“呼，总算没被她看到。”

“她是谁呀？”小梓恒也是气喘吁吁，他刚才根本没有机会问外婆为什么要跑那么快。

何玉娇惊觉自己失言，如是语气含糊地道：“她呀，就是刚才站在我们不远处的那个安检叔叔。”

“安检叔叔有那么可怕吗？妈妈说安检叔叔只抓坏人的。”小梓恒还在喘着气。

她觉得自己的撒谎能力继续被小梓恒变相提升中，“安检当然可怕了，上一次外婆不是看到有一个穆斯林吗？你猜怎么着，因为人家穿着有一点奇怪，所以被安检拖去检查，足足让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都差点发生暴动了。虽然说外婆行李箱里除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草药也没有其它东西，但是免不了被安检误会，以为外婆带了什么毒药之类的，到那个时候，外婆就不仅仅是被罚钱那么简单了，有可能还会被押去坐牢。”

一听到坐牢，小梓恒小小的心脏猛地一惊，“真的那么严重呀？”

“外婆像是在说谎的样子吗？”虽然不是说谎，但排除不了夸大的嫌疑。

“不像。”小梓恒摇头。

“那就对了。”何玉娇发现，其实小梓恒也特别容易哄。

一路上，小梓恒都会时不时冒出几个问题，可何玉娇也习惯了，随便附和几句就应付过去。接近40分钟的车程过去，俩人终于到达御临花园。

“扣扣扣……”

“谁？”这是沈雨荨的声音。

小梓恒一听到久违的熟悉声音后，差点忍不住大声应回去，却被何玉娇眼明手快地捂住了他的嘴巴，眼神示意他别冲动，惊喜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暴露呀！

沈雨荨走到大门前，透过门孔往外瞧，却看不到人影，只隐约看得到一个行李箱。

她觉得行李箱有点眼熟，想了想，才猛然记起来，心里蓦然涌起一股欣喜。

“妈妈，梓恒，是你们俩在外面吗？”

“……”何玉娇看到那个可恶的行李箱，终于知道自己在哪里露了马脚，忍不住自翻了一个白眼，鄙视自己。

“妈妈，是……梓恒。”小梓恒嘴巴虽被捂住，但还是迫不及待地大声回道。

何玉娇有一种将小梓恒搓圆弄扁的冲动，看来有了妈真忘了‘娘’，以前她是他妈妈的时候，也不见他那么想粘着自己，如今倒好，知道沈雨荨是他的妈妈，整天开口闭口都是妈妈，叫得她都不禁吃醋了。

沈雨荨听到小梓恒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心下一喜，再也顾不得什么，直接打开门，抬步跨出去。

“梓恒，妈妈，真的是你们，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原来这是真的。”沈雨荨激动不已，走过去一把抱住了小梓恒。

小梓恒也迅速脱离何玉娇捂住自己嘴巴的手，小跑着跳到沈雨荨的怀里。

“妈妈，梓恒好想你呀！”

“妈妈也好想梓恒。”沈雨荨高兴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妈妈，有没有被我们惊喜到了？”小梓恒狡黠地问。

沈雨荨的视线落在何玉娇的身上，再转到小梓恒不知道是因为高兴还是因累而变得通红的脸蛋上，“说实话，真是非常大的惊喜。”

“哦耶。”小梓恒忍不住欢呼雀跃，差点就手舞足蹈起来，奈何小身子还在沈雨荨的怀里，所以只能干挥舞肉嘟嘟的双手。

沈雨荨对何玉娇说道：“妈，我们先进去再说吧！”

刚入屋，小梓恒就扑腾着一双腿想要下地，“妈妈，你把我放下来吧。”

“好。”她温柔地放下小梓恒。

刚把小梓恒放下去，何玉娇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前来，仔细地审视了一遍沈雨荨的全

身，还不忘撇撇嘴道：“雨荨，你最近都没吃饭么？怎么越来越瘦了？”

“没有吧？”沈雨荨自问自己没有瘦得那么明显，能够让妈妈一眼看得那么清楚。

“明明就有。”何玉娇咂了一下嘴，摇着头，“看来没有我在你的身边，你根本不会照顾自己。”

听到这话，沈雨荨不由疑惑地问：“妈，你不是说要跟小梓恒在外婆家过完整个暑假吗？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既然回来，为什么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去机场接机呀！”

“你以为我想那么快回来呀？那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沈雨荨无语。

何玉娇双脚有点酸软，她兀自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先帮妈倒一杯水，妈快要渴死了。”

沈雨荨不作犹豫，直接倒了一杯水端到何玉娇的面前。

何玉娇从她手里接过水杯，仰头咕噜咕噜地一口喝完，满足地靠在沙发上。小梓恒比何玉娇乖多了，他自己去倒了一杯水，同时还不忘替沈雨荨倒一杯。

“妈妈，这是给你的。”小梓恒将右手的一杯水递给沈雨荨。

看着梓恒懂事的样子，沈雨荨心里涌满了欣慰之意，“谢谢梓恒。”

“妈，你不用客气。”小梓恒被妈妈夸赞，整张脸笑得像朵小花。

她摸着小梓恒柔软的头发，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

何玉娇看到他们母子俩如此腻歪，心里有点吃味，不过也没有开口吐槽两人。而是叹了口气，道：“唉，雨荨，不是妈想说你，唐晓都生出了一个儿子，你看看你的肚子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

听此，沈雨荨的眸光瞬间黯淡了下去，“妈……”

“妈什么妈，有本事你再生一个孩子出来，让他叫你妈。”何玉娇说，“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回来吗？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回来催你生孩子的。”

“这不是想生就能生的。”沈雨荨语气有点嗔怪的意味。

何玉娇生气，“不是你想生就能生，难道是你不想生就可以生了是吗？”

“也不是这样的……”不得不承认，她根本拗不过她的妈妈。

“不是这样又是哪样？你跟子靳同房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吧？”何玉娇顿了顿，“偷

偷告诉妈，有结果了吗？”

“没有。”沈雨荨脱口而出。

此话一出，何玉娇和小梓恒都不由得将视线落在她的身上，沈雨荨接受着两人莫名其妙的眼神，浑身都有点不自在。

“妈，梓恒还在旁边，你怎么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她的脸已通红起来。

这句话非常有效，何玉娇也担心再说下去会对小梓恒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是难得识趣地闭上了嘴巴。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现在就去煮饭。”何玉娇改口说。

“妈，你刚从飞机下来，别累着身体了，还是我来吧。”沈雨荨也站了起来。

何玉娇却下意识地摇头，“不不不，妈一点也不累，而且你做的饭菜有妈妈好吃吗？没有是吧？所以说，你还是乖乖地坐在这里，陪着梓恒一起看电视。待会儿等子靳回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吃晚餐了。”

这样的妈妈，跟以前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直以来，沈雨荨都知道妈妈的厨艺了得，可是妈妈总是以打麻将为由，让自己煮饭。没想到，如今妈妈竟然主动提出煮饭炒菜，并不让自己插手，她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妈……你不去打麻将了吗？”沈雨荨不由试探性地问道。

打麻将？

这三个字就像一条蛔虫瞬间被激醒，游走在她的身体里，何玉娇感觉全身都痒痒的。可她想到自己此次回来是为了当沈雨荨的军师，不可以对女儿不管不顾，最终她还是咬着牙摇头，“不去了，你妈已经戒了。”

为了她的豪门梦，她这个时候不戒也得戒呀！

沈雨荨讶然，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不等她作多想，何玉娇又说道：“好了，不说了，你跟梓恒乖乖地呆在家，我现在就出去买菜回来炒菜。”

“妈，冰箱里有菜。”沈雨荨说。

听此，何玉娇那双眼立刻变了颜色，她深吸了口气，“怪不得你越来越瘦，原来一直都吃冰箱菜呀！你不知道，吃菜呀肉呀就要吃新鲜的吗？你吃那些不知道放了多久的东西，能有什么用？而且，你买的那些菜能有什么营养？你是觉得你的身体比别人抵抗力强还是觉得吃那些东西就可以让自己更健康，啊？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你不学会好好珍惜，你想让谁替你的身体着想？算了，我也不想多说了，以后不要再吃放进冰箱的隔天菜就可以了。”

话落，何玉娇再也不看沈雨荨，拔腿就走出了门外，门‘砰’地一声被大力地关上，沉重的响声还飘荡在房间的四周，良久才平息。

沈雨荨其实想说，冰箱里的菜是她今天上午才买的，不是隔天菜。可是她妈妈反应太过激烈，她都没来得及回答，妈妈就已经摔门离去了。

最后，沈雨荨只得无奈地下了一个结论，妈妈真反常。

小梓恒拉了拉她的手，“妈妈，你坐下来，我们一起看电视，别管外婆了，外婆就是那样……动不动就发脾气。”

说完，紧接着又问了句，“妈妈，爸爸有没有想我呀？”

这句话，他憋了好久才问出来，如果外婆不出去买菜，他肯定难以启齿，他担心外婆会骂自己。

“想。”沈雨荨抬手在他的脑袋上摸了摸，点头。

“真的？”小家伙脸上隐隐流露出兴奋之意。

“真的。”她真没说谎，“爸爸跟妈妈吃饭的时候，总会忍不住跟妈妈说，你非常喜欢吃土豆丝，如果你回来，他一定要亲自下厨弄给梓恒吃呢！而且爸爸还说，等你回来后，就带着你一起去游乐园玩。”

“爸爸竟然知道梓恒最爱吃土豆丝？爸爸还说要带梓恒去游乐园玩？”小梓恒心花怒放，小小的脸蛋红扑扑的，格外可爱。

“嗯，那梓恒想不想吃爸爸弄的土豆丝？想不想跟爸爸一起去游乐园玩？”沈雨荨笑着问。

小梓恒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想想……只要是爸爸给我弄的，梓恒都喜欢。到时妈妈也要跟我和爸爸一起去游乐园玩，好不好？”

“好。”这个要求并不是难事。

“妈妈，我好爱爸爸和妈妈呀！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小梓恒高兴得在沈雨荨的脸上狠狠地‘啵’了一口。

沈雨荨也不由将小梓恒紧紧地抱在怀里，“妈妈也好爱梓恒。”

虽然这样子太过腻歪，但当事人好像一点也不自知，还特别享受。

过不了多久，何玉娇提了一大袋菜回来，沈雨荨想进去厨房帮忙，无奈还是被妈妈一口否决了，最终她只得乖乖地听话，坐在沙发上，陪伴小梓恒。

当何玉娇弄好最后一道菜时，萧子靳刚好回来了，不得不说，她将时间掐得非常准。

小梓恒第一时间看到萧子靳，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在岳城时有了明显的好转和升温，再加上刚才沈雨荨对他说的话，所以此时此刻，他直接冲过去，抱住了萧子靳的大腿。

“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梓恒好想你呀！”小梓恒的脸蛋摩擦着他的西服，仿佛在抱着上好的柔软枕头一样，那样子简直享受了。

萧子靳之前已接到雨荨的电话，知道何玉娇和小梓恒两人已回到榆市，倒没有显得特别惊讶，而是微笑着抱住了小家伙。

“爸爸也很想梓恒……。”

虽然跟妈妈说的是同样的话，但小梓恒并不会感到厌烦，反而特别高兴，他感觉自己幸福得都快要飞上天了。

“爸爸，妈妈说你等我回来后就带我去游乐园，是不是真的？”小梓恒迫不及待地问。

萧子靳笑着捏了一下小梓恒的脸蛋，“当然是真的。”

“谢谢爸爸，我爱你……！”小梓恒兴奋得高声宣布起来。

“……”

所有人都囧，太肉麻了。

“子靳，梓恒，你们两个就别再肉麻了，赶快过来吃饭，菜都快凉了。”何玉娇和沈雨荨两人已摆好了碗筷。

“好。”两父子异口同声地道，接着，两人一起去洗了手，随后坐到餐桌旁。

何玉娇一个劲地往沈雨荨的碗里夹菜，“雨荨，多吃点，这是妈特意为你炒的菜，还有，这是特意为你熬的汤。”

为了不让何玉娇说太多的话，她只得配合地吃妈妈夹的菜，喝妈妈熬的汤。

可是，“妈，为什么汤和菜都有一种浓浓的药草味？”

“没有，你的鼻子有问题。”何玉娇脸不红耳不赤地扯谎。

小梓恒疑，他不由提起筷子，笨拙地想要去夹那盘菜，“我也试一试是不是真的有药草味。”

不料，何玉娇却眼明手快，一把拽住了小梓恒的手，“梓恒，别捣乱，这是专门给妈妈吃的，你吃别的菜。”

此话一出，萧子靳和沈雨荨都瞬间明了。

小梓恒见爸爸妈妈神情各异，似乎也明白了一些什么，“好吧，那我吃其它的菜。”

说着，小梓恒还不忘对沈雨荨说：“妈，你多吃点，梓恒不会跟你抢的。听外婆说，她想早点让你怀上弟弟妹妹。”

话落，沈雨荨下意识地瞄向萧子靳。

萧子靳接受着她的目光，嘴角勾起了一抹浅笑，随即，他直接夹菜送到她的碗里，“雨荨，妈让你吃多点就吃多点，我们争取早日替梓恒添多几个弟弟妹妹。”

沈雨荨看着一碗满满的菜，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他们昨晚不是已经商量好暂时不急着要孩子吗？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他却可以云淡风轻地说出这些话？母亲要是知道他的态度，肯定会更加乐此不疲地煮各种各样助怀孕的汤呀药呀！

如果自己以后天天都要接受这样的‘待遇’，那么她岂不是郁闷得要吐血？

果不其然，何玉娇看到萧子靳一点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心里更加自豪了，全身像是被打满了满满的鸡血一样。

“雨荨……子靳都发话了，你怎么还能无动于衷呢？来来来，赶快把它们吃了，还有很多汤等着你喝呢！如果喝完了还想喝，尽管跟妈说，知道吗？”

喝完还想喝？

妈妈是在说笑吗？喝完她没有直接吐出来已经算是奇迹了。

她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妈妈回来就是为了折磨自己的，突然之间，她有了一种欲哭无泪的无力感。

“妈……你可以回外婆家再住个一两年么？”沈雨荨表情委屈。

何玉娇脸色尴尬，但很快被她用笑容掩盖过去，“你这说的什么话，妈和梓恒刚回来，怎么会回外婆家呢？当初还是你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我回来，怎么现在又想反悔了？”

忽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重大事件似的，一双眼睛在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的脸上移动，那眼神要多暧昧有多暧昧。

“哦……妈懂的，你是担心妈和梓恒打扰到你们小两口，这一点妈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沈雨荨满脸黑线，有这样一个口无遮拦的妈，她可以说是这辈子最大的痛苦么？

萧子靳却笑着说：“妈，雨荨害羞，你知道的。”

“我知道，我知道。”何玉娇脸上的暧昧神色还未褪去。

沈雨荨忍不住提醒道：“妈，菜都快凉了，你赶快吃。”

“嗯，你也是。”何玉娇也不再揪着她不放，如是低头，开始安静地吃饭。

快吃完时，何玉娇突然想起了机场的老旧识简夫人，简家和萧家以前的关系还挺近的，更何况两家都是生意场的大家，萧子靳多多少少对简家都有一些了解吧？

想及此，何玉娇不由抬起头，迟疑地想自己要不要向萧子靳打听些什么。犹豫半天，她才迟疑着问道：“子靳呀，听说简家的人都移居回榆市了，真的假的？他们回来是要干什么？”

“嗯，是的，简家要将总部迁回榆市。”萧子靳平静地说。

可何玉娇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她拿着筷子的手因为慌乱而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居然要迁回榆市了。”

沈雨荨离何玉娇最近，她敏锐地觉察到妈妈的不正常反应，心下疑惑，“妈，你怎么突然对简家有兴趣了？”

何玉娇蓦然转头，正对上沈雨荨怀疑的眼神，心里更慌，但想到自己不能在女儿的面前露出马脚，只得随便撒谎，“我只不过在飞机上看到了有关简氏的报导，所以好奇问一下而已。”

“哦。”沈雨荨点了点头。

其实，说起简氏，同样是沈雨荨心里的一个痛，简舒不就是简氏的千金么？

她不由自主地看向萧子靳，却见他也神色复杂地看着自己，当下心里一紧，再也不敢直视他，如是埋头继续吃饭。

何玉娇不知道，因为她的一个问话，让沈雨荨平静的心再次掀起了波澜。一整个晚上，她都有点心不在焉，所幸小梓恒并没有发觉到她的异样并受她的影响。今天何玉娇和小梓恒搭一班飞机，奔波劳累，晚上都早早进房睡觉去了，萧子靳和沈雨荨也早早进了房间。

“梓恒现在回来了，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要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萧子靳高大硕长的身子倚靠在衣柜前，看着情绪明显不是太理想的沈雨荨。

沈雨荨正在找睡衣，“我哪有愁眉苦脸，老公你看错了吧……。”

“是么？”萧子靳揽过她的腰，温柔地扳过她的身子，骨节分明的双手捧起她的脸，“让老公仔细看一看，是不是我看错了。”

“你看，肯定是你看错了。”沈雨荨为了不让自己的心情外露，只得勉强地挤出灿烂的笑容。

然，某人一眼就识穿了，“老婆，你的笑好假，如果你是服务员，用这种笑容去对待顾客，我可以肯定，不用一分钟的时间整个店的客人都被你吓跑了。”

不就是不让她跟小梓恒睡一起么，瞧她把脸拉的，好像有多委屈似的。

其实他也委屈好吧，因为梓恒回来了，她对她的爱肯定要分一半给梓恒，对他固然会冷落许多。如果连睡觉都要跟梓恒粘在一起的话，不管是她跑去跟梓恒睡还是把梓恒带到他们房里睡，他都觉得很难……接受！

而且还很不方便，不方便他抱她亲她爱她……。

“哪有你说得那么夸张。”她无奈地拽开他的手，转身继续找睡衣，不多一会儿，她拿着粉红色睡衣准备往浴室走去，“不跟你说了，我要先去洗澡。”

“老婆……先别急。”萧子靳拉住了她的手。

“有什么事吗？”她尽量保持着微笑。

他并没有直接说话，而是从兜里拿出一条银白色的蒂芙尼水晶项链，亮在她的面前，“老婆，这是送给你的。”

“这得花多少钱呀！”她看到名牌项链，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肯定花了不少钱，不用他说，她也知道没有六位数买不下来。

萧子靳却是毫不在意地说道：“没花多少钱，也就十来万。我下班开车经过珠宝店，刚好看到模特正在展示这条项链，看着挺适合你的，就买下来送你了。”

后面的话，沈雨荨没有注意听，她的脑子里只是不断地飘荡着十几万那个数字。

十几万一条项链……？

对于他来说，或许只是一小笔零花钱，可对于她来说，就不是这个概念了。说她没见过世面也好，认为她贪财也罢，总之，此时她只有一个念头，“老公，这款项链如果被拍卖，能卖多少钱？”

“老婆，这是老公买来送给你的，你居然还想着拿去卖？”萧子靳眉目不悦，他堂堂一个集团的总裁，难道还需要自己的太太拍卖项链赚钱吗？

想法被戳穿，沈雨荨面露尴尬，“咳咳咳……老公，你误会了，我没想着要卖掉，只是……拍卖，拍卖而已。”

见萧子靳脸色开始沉下去，她忙不迭地解释，“我刚才说错话了，我既不会卖掉它，也不会拿去拍卖，因为它是老公送给我的嘛！”

说着，沈雨荨伸手作势想要从萧子靳的手里拿过蒂芙尼项链，却被他一手高举到半空，她仰头，只看得见项链悠哉游哉地在她的上方晃荡，格外耀眼以及……刺眼。

“老公……你不是说要送给我么？难道你想反悔？”

“我突然反悔了，不过如果老婆能够拿得到，我自然会乖乖送给你。”萧子靳嘴角微勾，笑得极坏。

沈雨荨突然觉得萧子靳好可恶……。

第 135 章 奇怪的女人

可是，本来要送给自己的东西一下子被收回去，心里多少会有点不甘心，当然了，沈雨荨知道萧子靳是故意逗她的。

她很是配合地踮起脚尖，手极力伸长，试图碰到项链，奈何他身高占着优势，每次当她的手快要触到项链的时候，他竟恶劣地往后一收。

就这样，几个轮回下来，沈雨荨全败，连触到项链的尾巴的机会都没有。

“萧子靳，你这个混蛋，你还能再无耻一点吗？”

“亲一个……”

“混蛋。”

“看来，老婆是不想要这款项链了，既然老婆不想要，那么我留着也没用，还不如拿到窗口扔到外面算了。”说着，萧子靳竟真的抬步，往窗口走去。

沈雨荨急了，十几万的项链被扔了，那她还不得心疼死。

她直接扔掉手中的睡衣拔腿追过去，想趁他不注意之际，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项链。可男人早已察觉到她的到来，修长的手再次往上高举，项链又成为她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了。

“老公，你把它给我。”好像他本来就想送给自己的，没曾想会弄到这种尴尬的地步，被送的人竟然要拉下脸乞求送的人，只因担心他真的会扔掉项链。

“你真的那么想要？”萧子靳笑。

“想。”她点头，如果不是无计可施，她才不会承认自己很想要。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其实还有一个方法……”萧子靳顿了顿，随后视线从她的脸上一直落到她的胸前，“只要你答应跟老公一起洗鸳鸯浴，我现在就把它给你。”

鸳鸯浴？

“老公，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坏了？”不是她的错觉，她发觉他真的越来越腹黑，只要逮着机会就欺负她。

萧子靳搂着她的腰，“自从遇到你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变坏也不是一件坏事。”

“还真是胡说八道。”这么说，都是她的错了？

“难道老公对你坏，不好么？”

“不好。”她不作任何犹豫，脱口而出。

他笑，“难道老婆是想老公对别的女人使坏？”

“你敢？”好吧，她承认她一点也不希望他对别的女人使坏。

萧子靳唇角的笑意笑得越加明显，“老婆，原来你吃醋的样子也是那么的……可爱。”

“我才没有。”打死她也不能承认，自己吃醋呀！

“老婆，你好像还没有回答老公的问题。”萧子靳笑着提醒她。

沈雨荨的视线尴尬地落在他的喉结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要不要答应他，忽而她想到了一个办法，自己可以先答应他，然后等拿到项链再跑进浴室，把门关上不就行了吗？

如是，她微笑道：“老公，我答应你。”

“嗯。”萧子靳看着女人因害羞而涨红的脸蛋，笑得越加魅惑，“既然如此，那我们先进去浴室吧！”

他把项链揣进自己的兜里，另一只手紧紧揽住她的纤纤细腰，作势朝浴室走去。

没走几步，他还特别体贴地伸手帮她捡起刚才丢落到地面上的睡衣，随后大手一扬，衣服便在空中划了一道抛物线，悲戚戚地躺在床上，无辜地看着自家主人被某个男人揽着走进浴室。

沈雨荨眼角的余光瞥到落到床上的睡衣，突然之间有点后悔自己刚才的决定了。

敢情萧子靳早就已经猜透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会想着跟自己一起走进浴室，不让自己有机会关上浴室的门，把他晾在外面。

当两人到达浴室门前之际，沈雨荨忽地顿住脚步，“老公，要不……我们还是不要了吧，你不觉得这样子会很尴尬吗？”

“怎么？难道你现在想反悔了？”萧子靳低着意味不明的眸。

“我可以说……”

“不可以。”他直截了当地否决。

沈雨荨欲哭无泪，可眼睛看到男人西裤的口袋，嘴角勾起狡黠一笑，下一秒，她的手已迅速地伸入他的口袋。

这一次她终于成功得手了，当抓住项链的那一刻，小手却被萧子靳修长的大掌一把拽住，迫使她动弹不得。

“老婆，别想在老公的眼皮底子干坏事。”萧子靳一点一点地扯开她抓住项链的手

指，最后项链脱落，重新落回他的手里。

这时，沈雨荨终于忍不住了，“老公，我不服，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抢到项链。”

“如果还是不行呢？”

“那么我就心甘情愿地同意。”

“既然老婆如此说，老公不同意岂不是显得老公很无耻？”萧子靳笑。

其实沈雨荨很想说，老公总算有自知之明，可话到嘴边她还是硬生生地将它咽了下去，她可不想在这种时候去招惹坏坏的他。

萧子靳站在浴室门口，重新拿出项链，高举到浴室门框上面。

沈雨荨仰头，思索了良久，忽而心生一计，如是她双手圈住他的脖子，两腿一蹬，整个人直接抱住了他，不容他有反抗的机会，伸手轻而易举地夺到了项链。

“老公，你看……。”沈雨荨得意地将项链晃在他的眼前，展示着自己的战果。

“嗯，老公无话可说。”

本来以为萧子靳真的乖乖同意放开自己，然沈雨荨还是太天真了，因为他直接就抱着她走进了浴室，大力地关上浴室门。

见门被关上，沈雨荨不由急了，“萧子靳，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

“老公从来都是言出必行的好男人，怎么会说话不算话呢？”

“你明明就是，现在项链在我……”手上两个字还未说出口，沈雨荨便惊愕地发现，蒂芙尼竟然又到了他的手中。

“这怎么可能？刚才它明明还在我的手里，怎么会到你的手上？”

“老婆，你没想到的事情可多着呢！”萧子靳把她整个人泡在浴缸里，双手撑在浴缸边缘，凑脸到她的面前，“譬如，你不知道老公接下来想……”

他的脸越凑越近，沈雨荨以为他想吻自己，一双眼紧紧地闭阖在一起，然等了良久，依然没有感觉到唇贴上来，心下疑惑，蓦然睁眼，可却惊讶地发现他正在优雅地解着衬衫的扣子。

衣衫被解开，露出男人紧致结实的胸膛，明亮的灯光下，衬得他的肌肤更加耀眼夺目。

她的心头不由一悸！

沈雨荨还在怔忡之间，他已蹲下身子，伸出道劲修长的手一把揽住她的腰，再次将她打横抱起。不知何时，男人早已拧开花洒，此时，温热的水汽弥漫着整个浴室，让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迷蒙暧昧。

“老公，你放我下来吧！”漫天的花雨洒到她的脸庞上，迷了她的双眼。

怀里被抱的女人还穿着精致妥贴的衣服，水肆无忌惮地洒落到她的身上，染透了轻薄，乌黑柔顺的秀发往下滴着水，精致的脸庞跳脱着数颗豆大的水珠，显得她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

萧子靳感觉身体里明显升起了一股异样，他并没有试图去压制它，而是低头在她的唇上落了一个吻。

吻带着温热的水珠贴上她的唇，一股独属于男人的清冽香味传入她的唇间，漾了她的心神，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仿佛下一刻就要坠落宇宙一般。

不知吻了多久，萧子靳终于舍得将她放下来，两人站在花洒下，沉浸在爱的花雨下，一同开始美妙的旅程。

最后，是萧子靳帮她擦干身子，并温柔地替她围上浴巾，抱着她放到宽敞柔软的大床上。

“老婆，乖，先别睡，你的头发还没干。”他轻声哄道。

“嗯。”她的眼睛半睁半眯，长而卷的眼睫毛一眨一眨，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他让她靠在床头，随后体贴地替她吹头发，带着冷气的风吹落在她的头发上，顿时让她整个人都清明起来，她看着他，觉得四周围的一切都黯淡无光，在她眼里，只有他最耀眼。

容貌，财富，地位，都尽在他的手中，他专情痴情深情，这样的他，无疑是最有魅力的。其实，有时候她会忍不住担心，如此优秀的男人会不会有一天被别的女人抢走？

她希望自己是多想，可是真的只是这样么？

晚餐时，妈妈关心地问起简氏的事情，他说简氏总部迁回榆市，那是不是意味着简舒也有可能回来？如果简舒回来了，那么他还会不会对她如此好？他会不会抛弃自己，跟简舒在一起？毕竟他们两个人曾经是那么的相爱……

从梁温柔的口中，沈雨荨可以得知，简舒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脾气好，最重要的是简舒乃豪门千金，跟他门当户对。无论是身份还是感情，她根本就没办法跟简舒相提并论，人家分分钟可以将自己甩出几条街。

“老公，你说为什么简氏要将总部迁回榆市？”沈雨荨试探性地问道。

萧子靳语气平静，“当年简氏被叔叔夺走后，简夫人带着简宁投奔在美国的娘家，这两年简宁从叔叔家重新夺权成功，如是回国了。”

她看着他，迟疑地问道：“那么……简舒有没有一起回国？”

闻言，萧子靳沉默了。

见此，沈雨荨意识到自己不小心触到了他的心事，内心划过一抹自责，如是也不敢再多问。

可下一刻，他却缓缓开口，“还没有简舒的消息。”

没有简舒的消息？

不知为何，她听到这句话非但没有高兴，反而感觉心上压着一块大石头，格外沉重。

其实他内心深处还是特别希望看到简舒吧？当初，如果不是为了继承权，他就不会跟自己结婚，他一直在等待简舒回来。

不得不承认，这份深情感动了她，可感动归感动，她还是自私地希望他不要那么痴情，希望他可以把心从简舒的身上抽出来，一心一意地放到自己的身上。

然而，她知道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她一个后来插足者，怎么可能比得上一个深爱上了十几年的青梅竹马呢？

萧子靳察觉到沈雨荨的落寞，猜到了她有可能又在胡思乱想了，如是伸手抱住她，在她耳边轻声安慰，“老婆，你不要多想。现在你是我的老婆，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就算简舒回来了，我跟她也不可能，因为自从决定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听到他这么说，沈雨荨感觉方才冰凉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裹住一般，逐渐地温暖起来。

“可是，你不是一直都放不下简舒吗？”这一点不用她挑明，相信很多人都看得出，就连当初的梁温柔都清楚明白。

沈雨荨的头发已干，他扳过她的上身，让她看着自己，“雨荨，我现在放不下的人……是你，而不是她，我跟她有缘无份，陪伴我一生的人也是你而不是她，所以你不用想太多，知道吗？”

沈雨荨很想不去想这个人，可却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想，她不知道传说中的简舒是个什么样的人。万一她跟梁温柔一样心机深沉，使用一些手段破坏她和萧子靳怎么办？

不得不承认，即使她信得过萧子靳，但不代表他身边的女人不会做出一些什么阴险的事情，强硬地将她挤出他的世界。

如果萧老爷，小妈以及唐晓他们一起联合对付她，想要把我赶出萧家，从而讨好简舒，那她又该怎么办？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虽然不喜欢阴谋诡计，但是家里的那些人却始终视她为眼中钉，所以她不得不提防他们。

萧子靳看到如此惶恐的她，极为心疼，“只要有老公在，我都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既然我选择了你，我就会全心全力地去保护你，不让你受伤害。”

说到此，他还补充了一句，“自己的老婆都不疼，还指望谁来疼，你说是么，老婆？”

“你对我这么好，我会忍不住哭的。”沈雨荨有时候宁愿萧子靳对自己再坏一点再残忍一点，那么自己也不会把一颗心全部交付给他，也就不会那么在乎他会不会被别的女人抢走了。

“想哭就哭，老公的肩膀让你随便靠。”萧子靳亮出自己裸露在外的肩膀。

她微红的双眼看着他的肩，“我突然不想哭，我想吃了。”

听此，萧子靳抿唇，一副舍身取义的大义凛然状，“老婆，你想吃就……吃吧。”

“噗……”沈雨荨哭笑不得，最后她说，“好啦，我不多想了，时间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话落，她直接侧躺在床上，将薄被扯过来，盖在自己的身上。

“晚安，老婆。”萧子靳温厚的身躯贴着她的后背，凑唇到她的鬓边，轻声说道。

沈雨荨嘴角露出一抹幸福的笑意，“晚安，老公。”第二天，萧子靳吃完早餐后跟沈雨荨告别，走前还不忘叮嘱她一定要好好调养身体，不要胡思乱想，有空就跟小梓恒到外面多逛一逛，散散心。

为了不让他操心，她都乖乖地答应了。

萧子靳走后，何玉娇说道：“妈也要出门买菜了，你跟梓恒呆在家，知道吗？”

“知道了。”妈妈永远都忍不住对女儿啰嗦。

看着何玉娇走进电梯，沈雨荨才往屋里走去，正准备关上门时，方才发现妈妈没有拿垃圾去倒。

她看了一眼正在认真专注看着动漫片的小梓恒，“梓恒，妈妈先拿垃圾出去倒，你乖乖地在这里看电视，妈很快就回来，知道么？”

“妈妈要出去多久？”小梓恒问。

“很快，几分钟之内回来。”

“那……好吧，你要快点回来哦！”

“好。”

沈雨荨提起黑色垃圾袋就往外走，走之前还不忘轻轻地关上门，随即也不再多作耽搁，拔腿就往电梯走去，搭乘电梯到达一楼。

本来她可以不用下去一楼，但是她想到御临花园外的最近便利店买一些东西，所以还是决定跑一趟。

何玉娇比沈雨荨早到达花园外，她刚走出保安亭，便看见远处有一个颇为熟悉的身影朝御临花园的方向走过来。

她的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再定睛看去，果然发现那个女人就是简夫人。她猛然一惊，如是忙将事先准备好的墨镜和口罩戴上，急匆匆地朝商场的方向跑去。

沈雨荨看到妈妈突然之间戴上墨镜和口罩，心下疑惑，可也没多想，而是继续往外走。

前方，手里拿着地址左看右看的简夫人突然拉住沈雨荨，“这位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相片里的这个人？”

沈雨荨顺着简夫人的手指看下去，惊愕地发现照片上的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妈妈。

她抬头看向简夫人，只见简夫人穿着一身时尚优雅的高档装，风韵犹存，气质极佳，换句话说来说，完全就是一名贵妇人。

豪门中的贵妇人无聊之际多数会邀约一起打麻将打桥牌，莫不是妈妈跟她借了很多钱，而妈妈没有及时还钱，所以她上门来催赌债？

想及此，沈雨荨不由看向何玉娇刚才离去的方向，隔得不是很远，她能清楚看见妈妈步伐匆匆，像极了被催债的逃跑模样。

简夫人如此近距离地看着沈雨荨，不知为何，她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可她并没有作多想，因为她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找寻当年的那位老旧识。

“姑娘，请问您认识她吗？”简夫人见沈雨荨迟迟没有回答，不由再次开口问。

简夫人的话果然成功将沈雨荨的思绪拉了回来，她抬头，对上简夫人有点急切的眼神，更加担心妈妈会被抓到，如是只得扯了一个谎。

“这位夫人，不好意思，我实在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简夫人仍然不放弃，“或者说，你有没有见过她？毕竟同住一个小区，应该会碰过面吧？”

“真的没有见过。”沈雨荨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出慌乱的神色，要不然容易露出马脚让对方怀疑。

“可是资料上显示的是这个地址，不会有错吧？”简夫人看着手中的地址，口中喃喃自语道。

见此，沈雨荨更加慌了，她用眼角的余光瞄了几眼简夫人手中的地址，发现地址上面只详细到御临花园，并没有具体到几楼几号，不由松了口气。

可如果她去问物业小区的工作人员，那么岂不是很快就可以查得到？意识到此，沈雨荨只得努力想办法打消她要继续深挖的念头。

忽而，沈雨荨心生一计，她让自己的脸尽量露出高傲的神色，“夫人，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一看照片上的女人就觉得她是一个穷逼，这里是高档小区，这种穷逼怎么可能住在这里，你说是不是？肯定是你的资料有误，就算你再在这里找也是无济于事。我劝您呀，还是别在御临花园这种高档小区浪费时间了。”

说完后，沈雨荨屏息注视着简夫人的反应，果见简夫人陷入了思考。

简夫人想：当年她只是一名小小的医生，这么多年杳无音信，想必是过得不怎么好，确实不应该住得上那么高档的小区。

简夫人微微叹了口气，虽然很轻，但沈雨荨听到了，心里更加紧张。

“嗯，你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简夫人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有那么一瞬间，沈雨荨觉得自己被搂在温暖的怀抱中。

简夫人自然发现不了沈雨荨的异样感觉，她只是笑着继续说：“姑娘，谢谢你，打扰你那么长时间真是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不能帮到你，我才应该说不好意思呢！”沈雨荨忙摆手，不过听到她要离开，心里总算不再那么紧张了。

“你真是个有礼貌的女孩。”简夫人不能找到老旧识，但看到了一个颇有眼缘的姑娘，让她失落的心情稍微平衡了一些。

“呵呵，应该的。”沈雨荨被她夸赞的有些不好意思，毕竟自己刚刚欺骗了她。

不过看对方也是个挺有休养的人，怎么会亲自追债追到人家家里来呢？

“那我先走了。”简夫人微笑道。

“好，您慢走。”

终于送走催赌债的贵妇人，沈雨荨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不料刚一转头，却看到正躲在拐角处一棵榕树下的何玉娇，此时，她正贼眉鼠眼地盯着简夫人离去的背影。

然而，沈雨荨看到妈妈时，肺都快要气爆了，她拔腿便朝妈妈所躲之处跑去。

何玉娇见此，忙不迭地转身，逃命似地向前跑。

奈何沈雨荨更快追上了何玉娇，她气喘吁吁地拉扯住妈妈的衣服，“妈……”

当场被抓住，何玉娇表情有点不自在，“雨荨，你跑那么快干嘛？”

沈雨荨平复自己的呼吸，语气愠怒，“妈，你干嘛要跑？你为什么又要突然戴上墨镜和口罩？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刚才那位夫人？”

“我……”何玉娇支支吾吾，始终没有说出口。

“妈，你是不是打牌又输钱了？刚才那位夫人就是过来向你讨债的是吧？”其实她心里面还是希望妈妈否认，然而她发现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罢了。

何玉娇本来还纳闷着没有借口，如今听沈雨荨如此说，她倒懒得再绞尽脑汁找借口，相比于让女儿知道真相，被女儿误会欠赌债更加保险一点。

如是，何玉娇一脸愧疚地道：“是的。”

得知结果后，沈雨荨怒，“妈，你不是跟我说……你已经戒赌了吗？为什么不到一天时间你居然又欠了别人的钱？”

“雨荨，你也是没脑子的人，昨天到现在我哪有时间去打麻将，那是以前欠下的赌债。”何玉娇义正词严地指出自己女儿的错误。

沈雨荨扶额，发觉自己真的被气昏头脑了，“那……那你欠了她多少钱？”

“这个你就不用管啦，妈会搞定。”何玉娇根本就没有欠简夫人的钱，自然不能再让她插手这件事。

“可是别人都已经找上门了。”沈雨荨才不相信妈妈会解决了。

何玉娇没想到，沈雨荨竟然变得那么难骗了，如是只得发挥她的三寸不烂之舌，“沈雨荨，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重新傍上了萧子靳，就有钱了可以得瑟了是吗？妈已经跟你说，不用你管……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以前妈向你借钱的时候，你还整天埋怨我，现在我不用你的钱，你反倒拼命地想往我身上送钱，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沈雨荨自问自己也是有血有肉的。

何玉娇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太过激烈，如是放缓语气，低声说道：“雨荨呀，妈也不是故意的，妈只是不想让你操心所以才让你不要插手这件事。你跟子靳的感情才刚刚好转，如果因为妈妈的事又惹得你们夫妻感情不和，那我岂不是捡了芝麻又丢了西瓜吗？”

“真的只是这样吗？”沈雨荨还是有点疑惑。

“真的。”何玉娇说，“你觉得……你妈像是那么傻的人吗？既然妈不用你帮忙，自然就有办法可以解决。”

其实妈说得没错，她和子靳的感情刚刚有所好转，如果自己不知好歹一个劲地向萧子靳要钱，很容易让他对自己反感。而且，她也担心自己用钱帮妈妈解决这件事，妈妈又会重新染上赌瘾，继续沉迷赌博之中。

“既然这样，那么我也就不管你的事了。不过，如果你实在搞不定就告诉我，别把什么人都往家里引，迟早会出事的。”沈雨荨说。

“嗯，这个我知道。”何玉娇忽而压低声音说，“雨荨呀，妈想告诉你，以后如果再见到刚才那个人，你尽量不要搭理她。”

“好。”沈雨荨答，更何况，如今知道妈妈欠了别人的赌债，她自然不敢再跟那位夫人扯长扯短的。

成功瞒骗了沈雨荨后，何玉娇又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雨荨，你为什么会在楼下？梓恒呢？你怎么可以把梓恒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梓恒那么小，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听此，沈雨荨方才意识到，自己出来很久了，“我刚才下来一楼倒垃圾，想顺便买一些东西。”

“你想买什么？妈帮你买，你赶快回去。”何玉娇急问。

沈雨荨迟疑了一会儿，最后终是嗫嚅着说出口，“是……姨妈巾。”

此话一出，何玉娇整张脸色都不好了，她宁愿沈雨荨没有告诉她，那么她还能存有一点幻想，如今她仅存的一点幻想都被女儿的一句话踩得支离破碎了。

不过，何玉娇还是压制住了自己快要升腾起来的怒火，说道：“妈知道了，你赶快回去。”

“嗯，好。”

回去之前，沈雨荨还不忘告诉何玉娇自己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味道之类的，回到屋子，见小梓恒仍然安然无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心里松了口气。

只不过，她坐在小梓恒的身旁，还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刚才问自己的那位夫人，为什么她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好像冥冥之中有一条线牵引着自己不得不去注意她一样。

但沈雨荨也并没有多想，毕竟再想也想不出什么头绪，那位夫人只是催自己妈妈还债的贵妇人罢了。夜晚。

沈雨荨刚想走进房间，不料何玉娇却喊住了她，“雨荨，等一等。”

闻言，沈雨荨顿住了脚步，缓缓转头，却见妈妈手里端着一碗汤，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何玉娇快步到她的跟前，将手中的碗递到她的手里，她下意识地接住了汤碗。

这时，何玉娇笑着说：“雨荨，这是妈特意为你熬制的中药汤，可以有效帮助你快速怀孕。”

“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来大姨妈了。”

不说这事还好，一说这事何玉娇的脸色就瞬间变了样，“你还好意思说……”

“妈，你别那么大声。”沈雨荨眼神示意何玉娇，萧子靳还在房间里面。

何玉娇不是一个傻子，很快就领悟了，但还是压低声音继续说：“妈也不想说你了，不过无论如何，你都要把这碗汤喝完，要不然你就得赔我一个外孙。”

“好，我一定把它喝完。”沈雨荨应道。

“那你现在就喝呀。”何玉娇看着她。

沈雨荨看着手里这碗黑乎乎的中药汤，突然之间有一种想作呕的冲动，“妈，我现在在肚子有点难受，我先端进去，待会儿就把它喝完。”

“不能现在就喝吗？”其实何玉娇也是有点担心沈雨荨会偷偷倒掉它。

沈雨荨捂着肚子，一脸难受样，“妈，我……痛经。”

见此，何玉娇也不好再发难，如是叮嘱道：“好，那你赶快进去房间好好休息，等肚子没那么痛记得一定要喝完它，知道吗？”

“知道了，妈。”

“好，那你赶快进去。”

“嗯……。”

沈雨荨捂着肚子关上了房门，随后拖着略微沉重的脚步往卧室的沙发走过去。

坐在沙发上，她看着碗里的中药汤，想了想，还是决定捏着鼻子仰头把它喝下去，可中药汤实在是太苦了，刚喝了几口，她就喝不下去。

萧子靳刚从浴室洗完澡出来，墨色的眼眸看向沈雨荨手中端着的黑漆漆的碗上，视线沿着碗一路蔓延向上，最后落在她纠结痛苦的脸上，内心不由划过一抹好笑。

下一刻，他整个人已到达她的面前。

沈雨荨蓦然抬头，正对上男人神色复杂的俊脸，心头一颤，端着药碗的手也因尴尬不知道往哪里放。

“你……我……”她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喝的是那种中药汤。

然而，不用沈雨荨说，萧子靳早已猜得到，他二话不说，直接从她手里夺过药汤，仰头将它全部喝完。

看着已经空底的碗，沈雨荨诧异不已，诧异过后更多的却是心疼和感动，“老公……”

萧子靳艰难地咽下最后一口汤，随后将玉瓷碗放置到沙发旁的桌子上面。

沈雨荨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动容地望着他，“老公，你……怎么把它喝了？”

萧子靳凝视着她，一脸认真，“我知道妈非常希望你可以怀上孩子，但中药汤不但苦，而且对你的身体也没多大好处，所以还是别喝了。”

“难道你喝下去就不苦吗……？”沈雨荨鼻子酸酸的。

“不苦。”他的回答。

第 136 章 幸福小时光

她说：“老公，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我，从而委屈你自己，这样子我看着也会很心疼的。”

萧子靳却是伸手搂住了她，“作为老公，危难时刻就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妻子，不是吗？”

不知为何，听到危难时刻，沈雨荨有种想笑的冲动。

“老公，你这个形容实在是太……”

“太什么？嗯？”萧子靳薄唇凑近她的耳朵。

沈雨荨感觉痒痒的，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太……贴切了。”

萧子靳咬住她的耳垂，“老婆……”

“怎么了？”

“以后不要逼自己做不喜欢的事，知道么？”

“知道了。”她已经感动得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然，他却看着她，笑着说：“不过有一件事你必须要喜欢……”

“什么事？”她问。

他笑，“吃老公。”

“萧子靳，你混蛋。”即使跟他已经那么多次，可她每一次被他调戏，都忍不住会脸红耳赤，实在是太没有出息了。

但这一次，她好像有了拒绝的理由，“老公，今晚你惨了。”

“……”萧子靳疑。

她狡黠一笑，“我来……大姨妈了。”

说完，沈雨荨还不忘伸手挑逗一般抚摸着他的胸膛，纤细的指尖处传来的热量瞬间让他体内升起了一股异样。

“小妖精，你怎么也变得越来越坏了。”他在极力压制着什么东西。

她也觉得自己变得好邪恶，“那还不是因为有老公这样一个好老师。”

“你的意思是……老公咎由自取，是吗？”他的眼神染上了一抹危险的色彩。

“我可没这么说呢！”沈雨荨跟萧子靳在一起久了，很容易察觉到他身上的一些细微变化，此时，她正一步一步地往后面退去。

萧子靳兴致被挑起，修长笔直的双腿也一步一步地往她的身前逼去。很快，她已无路可退，见此，他的嘴角勾起了邪魅的弧度，下一刻，他整个人直接将她困在床上。

“老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他凑唇到她的鬓边。

“是什么事？”她有点好奇。

他的声音充满磁性，“如果你想快点怀上我的孩子，靠药不行，还得靠老公，你说是不是？”

明明是如此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可听在沈雨荨的耳朵里，却带有一种故意的挑逗意味，撩拨着她的心弦。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沈雨荨尽力去忽略近在咫尺的男人，她嘟着唇，不悦地道：“都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有心思调戏我，你不觉得你很可恶吗？”

“这是实事求是，你怎么可以说老公可恶呢？如果你觉得老公可恶，那么你这个喜欢可恶男人的女人又算什么呢？”萧子靳顿了顿，随后勾起一抹笑，“是不是算可……爱？”

“是的。”她觉得他形容得非常恰当，她就是一个可爱的女孩，不，是女人。

“老婆，没想到你也可以如此……厚脸皮。”萧子靳修长的指尖抚摸着她精致的脸庞。

指尖处传来的酥麻之意让她忍不住颤栗，她努力压制那股异样，咬着牙微笑道：“老公，你过奖了，我们只不过是彼此彼此而已。”

“亲爱的，你知道吗？老公可不喜欢太过伶牙俐齿的女人……”

“嗯……”沈雨荨鼻音稍提，脸上划过一抹狡黠笑意，“原来老公喜欢笨女人，那么以后为了不让老公有机会喜欢老婆，老婆岂不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更加伶牙俐齿？”

“看样子……”萧子靳轻点着她的脸庞，“老婆是没有那个机会变聪明了。”

“你……”被自己的老公当面鄙视，她的心里非常不舒服，虽然她是有一点笨，但笨不代表可以任由他欺负，“你才是大笨蛋。”

话落，沈雨荨才惊觉自己有多么的幼稚，骂自己老公是大笨蛋居然也骂得出口，这种话完全就是……无关痛痒，一点战斗力都没有的，好不好？自己好歹也是一名医生，怎么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名小学生一样呢？她搞不懂，完全搞不懂。

突然间，沈雨荨觉得自己真的无药可救了。

萧子靳凝视着她，“老婆，不得不承认，你真是笨得……可爱。”

“……”她有种想撞豆腐死掉的冲动。

身下女人的脸蛋因愤怒而涨得通红，长而卷的眼睫毛上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气，看起来楚楚动人，他发觉每一次自己都会被她轻而易举地乱了心神。

他的呼吸开始变得紊乱起来，如黑曜般的眼眸如被磁石吸住一般定在她的脸庞上，无法移开。

“老婆，你真……可爱。”他磁性的声音充满蛊惑。

她看着眼前的俊脸越来越近，男人身上清冽的沐浴香味扑鼻而来，瞬间夺去了她的心跳，她觉得思维再一次被强硬抽离大脑，无法思考。

“老公，你也……很可爱！”她情不自禁地嘤喃道。

她的话成功挑起了他压制在体内的深层欲望，下一刻，他的薄唇直接覆在她的唇上。

“唔……”天旋地转之间，她似乎意识到自己身体不方便，如是试图用力推搡他的身躯。

察觉到女人的紧张，他不由顿住了自己侵略的步伐，“怎么了？”

“我……”沈雨荨支支吾吾地道，“那个……你懂的。”

闻言，萧子靳也迅速意识到这个事实，他的眼里染上一抹自责之色，随即停下了自己的动作，转动着身子，搂住她在她的额头上轻轻落了一下吻，“对不起，老婆。”

“没有的事。”沈雨荨忙摆手，其实……刚才她也挺享受那种奇妙的感觉，想及此，不由暗暗鄙视了一番自己，照这种速度继续下去，自己肯定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色女。

“老公，我们睡觉吧。”她看着他说。

“嗯。”第二天，沈雨荨刚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转过头之际便惊讶地发现……萧子靳还在床上，还以为他早已经起床了呢。

看着脸上流露着幸福笑意的萧子靳，她的心情如同裹了一层蜜，也跟着开心起来。沉浸在梦乡中的他褪去了白天裹在外的那层严肃冷漠的表皮，此时的他嘴角浅勾，仿佛一个天真可爱的孩童一般。

她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不忍去打扰那个肩上扛着重担的男人，有时候她多希望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人，能够在工作上助他一臂之力，然而事与愿违，她除了能给他添麻烦，似乎什么都帮不了他。

他希望自己可以安心呆在家，无忧无虑地享受豪门太太的闲适生活。可她好像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不会显得特别幼稚特别矫情，但她知道，她不喜欢无聊而且毫无意义的生活，她想拥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不知想了多久，萧子靳已经睁开眼睛，他正好整以暇地撑腮看着陷入思考完全没注意到他的她，见此，她猛然一惊，像是偷东西被人当场抓个正着的小孩一样，僵住了整张脸。

“你……醒啦！”沈雨荨尽量平缓自己慌乱的心情，平静地笑道。

“既然你早就醒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我看你睡得那么香，不忍心叫醒你。”沈雨荨的解释。

虽然她的回答令他很满意，但他还是无法释怀，如是他伸出道劲修长的手一把扯住她的手，将她拽倒到床上。

沈雨荨猝不及防，一下子倒向他的怀里，整张脸贴向他的胸膛，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鼻子肯定被撞扁了。

未等沈雨荨开口，萧子靳已说道：“萧太太，你那么急着想要将自己老公扑倒吗？”

闻言，她气，明明是他故意拽倒自己，如今竟然可以明目张胆地颠倒是非，看来他是认定自己好欺负了。

“过了一晚，你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又见长了，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老婆太好说话了，所以才会乐此不疲地欺负老婆？”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经常跟一个可恶的男人呆在一起耳濡目染，免不了学会一点皮毛。

“老公倒觉得，老婆的本事增长得更加快。”萧子靳笑。

“多谢老公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沈雨荨厚脸皮地接受了他的表扬。

她的笑容如茶靡般妖冶迷人，狡黠中带着魅惑，萧子靳发觉，她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迷人。

思绪不受控制，萧子靳再次捧起她精致的小脸，覆唇吻住了她。

沈雨荨一脸惊愕，他的唇滚烫炙热，没有难闻的烟味，却独有一种清冽的香味，她只知道她已经沉沦在他温柔的吻中，愈陷愈深。

最后，看到她快要喘不过气，他才不舍地结束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晨吻。

她的脸颊红嫩得都可以掐出水，然她却不自知，而是慌乱地站起来，脚尖着地，随

后拔腿跑进浴室。

“都老夫老妻了，居然还……害羞。”萧子靳望着被大力关上的浴室门，眉眼里流露出的笑意充满浓浓的宠溺味道。

话落，萧子靳也站起来，抬脚缓步进去浴室。

沈雨荨正在刷牙，嘴里还含着白色泡泡沫，蓦然抬头，惊讶地发现他居然也进来了浴室，视线落在被打开的浴室门上，她的表情已无比惊愕。

她这次真没记错，自己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关上了门，自己关门并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原因，这仅仅是一个习惯使然。

“老公，你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我已经把门锁上了。”她含糊不清地问道。

萧子靳正在挤牙膏，“老公那么聪明，你以为一把锁能锁得住老公吗？”

“你会开锁？”沈雨荨一脸惊疑。

“嗯哼……”萧子靳傲娇地应了一声。

她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嘴里的泡沫也正浩浩荡荡地朝下巴进军，甚是壮观，“老公，你不是……人。”

“我是你老公嘛！”他把牙膏凑到唇边。

含水之前，萧子靳凝眉摇着头，“老婆，你的口水流得满地都是了。”

口水？

闻言，沈雨荨囧，她猛然回过神，发觉自己太失态了，只不过心里太膜拜他那种神乎其神的开锁技能了。

她为了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意，特意快速漱干净口，简单地抹了几把脸，狠狠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老公，我太爱你了，你简直就是我心中无所不能的神。”

“老婆，克制一下自己的心情，老公还没洗脸。”萧子靳肯定不会告诉她，他的身体又起反应了。

本来昨晚就该解决掉的事情，因为女人突如其来的大姨妈，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味佳肴却不能吃，这种感受对于一个气血方刚的男人来说，简直就是折磨……

“我太难克制了。”沈雨荨一把抱住了他。

“……”他的脸色迅速涨红，一股电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袭卷他的全身，直冲他的脑门。

可想到后面的女人正处于特殊时期，自己不能伤害她，如是只得强硬将自己的异样压制下去，再次低头用冷水洗脸，去火！

待自己完全冷静下来后，他才转过身扯开她的手，“我们先出去吧。”

“好。”沈雨荨眼里满满的都是崇拜和爱慕之意。

她不知道，她这种行为就是在赤衤果衤果地勾引他，要不是他的自制力还算强，这个笨女人都不知道自己下一刻会被吃得渣滓不剩。

可不知为何，他的心底深处竟会自私地贪恋她的这种表情，他突然间一点也不想让她在外人面前流露出这副神态。

难道……这就是男人的占有欲么？

想及此，萧子靳也是被震惊到了，自己从来不会产生这种心理，为何会对已经是自己老婆的她产生这种莫名的情绪？还是说，她已经在他的心中发了芽，扎了根？

沈雨荨根本没办法猜到萧子靳此时此刻的想法，她只是想到了自己考虑了挺久的事情，“老公，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他轻声问道。

沈雨荨迟疑了一会儿，最后终是开口说道：“我想……去医院上班，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所以想跟你说，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回答。

见他不说话，沈雨荨以为自己的话惹得他不高兴，如是忙说：“老公，你不要生气，如果你不想让我去上班，我就乖乖地呆在家，哪都不去。”

听此，萧子靳凝起了眉，他并不是因为她想去医院上班而生气，而是看到她为了自己委屈求全的模样而心疼。

“我没有反对你去医院工作，你没有必要因为我，而束手束脚。只要去医院工作能让你开心，我不会有意见的。我刚才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不希望那么劳累，但我知道，你不可能甘愿成为一只困在牢笼里的金丝雀。”

不希望你那么劳累？

一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一个女人，就一定不舍得让她受苦受累。即使知道他很有钱，很疼自己，可当真正听到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后，她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

刚嫁给他的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对自己说太多的甜言蜜语，很多时候，两人都是沉默以对，或者干脆直接避过这种有点……肉麻的话题。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变得越来越喜欢粘着自己，越来越喜欢宠着自己，不得不承认，她很喜欢被他宠着。

虽然太过腻歪，但是她仍旧希望可以继续腻歪下去。

“老公，谢谢你。”

萧子靳说：“对老公说谢谢，你不觉得太不懂事了吗？”

“好啦，我下次注意。”沈雨荨亲了一口他，“谢谢老公。”

话刚落下，沈雨荨便逃跑似地跑出了房间，徒留他在房间里僵硬着一张脸，“真是……坏女人，等过几天，你就知错了。”萧子靳去上班后，沈雨荨思量着自己要如何跟妈妈开口说……自己想要去上班的事情。

“妈……”她迟疑地叫了一声。

何玉娇正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看电视，看了一眼站在自己面前的沈雨荨，满不在意地应道：“什么事？”

“我……想去医院上班。”这种事迟早都要被知道，与其要想方设法找借口撒谎，还不如直接坦白来得更加省心省事。

果不其然，何玉娇当场就不悦了，她扔下手中的瓜子，一脸恼怒道：“沈雨荨，我说你脑子有毛病，没想到你的脑子还真的有点毛病。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调养身子，以便能更快地怀上小孩。唐晓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如果你的肚子再不争气，那么你以后在萧家就一点地位都没有了，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小孩，万一以后子靳变心了，你连渣都捞不到了。”

沈雨荨早就预料到何玉娇会这样说，“妈，你说的这些事我都知道，但是生孩子这种事不是急得来的。你口口声声说想让我早点怀上孩子，但就算我天天呆在家，吃香的喝药的睡好的也无济于事。”

“你放屁，怎么就会无济于事了？难道你去医院上班天天看那些病人就大有裨益了，是吗？”何玉娇气，“你妈以前好歹也是一名医生，我知道什么对你好什么对你不好，妈反对你去上班也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能体谅妈的一番苦心呢？”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如果我不去上班，我整天呆在家，心情就会变得压抑。如果心情压抑，那么你认为我真的能够如你所愿，早点怀上小孩吗？”沈雨荨顿了顿，随后再说道，“妈，你想一想，以前怀孕之前，我不也天天去上班吗？也许这一次我去上班，不用多久，我就怀上了呢？你说是不是？”

闻言，何玉娇的情绪果真没有那么激动了，她想了想，觉得沈雨荨说得也挺有道理，如是只得开口道：“你真的想要去上班吗？”

“嗯，我已经跟子靳说过了。”看到何玉娇不再阻拦自己，沈雨荨总算松了口气。

本来她准备，如果妈妈不同意，她就跟妈妈翻脸，可没曾想，妈妈会被自己三言两

语说服了，看来事情总得摆在台面上来讲，才能够快速解决呀！

何玉娇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不再阻拦沈雨荨，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好吧，既然你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妈也无话可说了。你爱去就去，妈也管不着你。”

“谢谢妈。”沈雨荨激动地抱住了何玉娇。

何玉娇接受突如其来的拥抱，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袭上心头，可忽然之间却想到了简夫人，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小梓恒本来认真专注地看着茶几桌上摆放的识字拼图，此时看到妈妈和外婆激动地抱在了一起，他也忍不住站起来小跑到两人的身旁，一把抱住了外婆的大腿。

“外婆，谢谢你。”

闻言，何玉娇和沈雨荨竟不约而同地低头看着小梓恒，三人六目相对，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最后，沈雨荨让何玉娇在家照顾小梓恒，并叮嘱妈妈不准再去打麻将，要不然她去找催债的简夫人，吓得何玉娇连连点头答应。沈雨荨其实自从回到榆市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留意各大医院的招聘通知，经过一番比较，她最终选择了明珠医院。

因为有过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沈雨荨面试的时候表现得相对镇定自若了许多。面试完之后，她便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去御临花园。

没想到刚回到家里，就接到明珠医院的录取通知信，心里不禁欣喜若狂。

可看着手机里的信息，沈雨荨却不由想道：难道是萧子靳事先跟明珠医院打好招呼，让自己能够顺利被录取？

明珠医院的实力跟当初的恩泰医院不相上下，自己虽然有经验，但毕竟学历不够级别，当时面试的时候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所以并不显得紧张。没曾想，自己竟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录取了。

看来，他在背后帮忙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真相了。

这一次，沈雨荨并没有生气怪罪他在暗中帮忙，毕竟正如恩泰医院的那位主任对自己说的，在当今的社会，无论各行各业，都会存在这种靠关系而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的现象。如今她有这么好的资源不去利用，不能说是骨气，只能被认为是傻白痴。

她本不应该怀着抵触心理去对待这种事情，而是要学会利用自己手中的一副好牌并将这副牌打得更好。她是一名医生，医生讲究的就是实力，如果没有那个实力，医院也不会傻傻地让自己去破坏它的名誉。所以明珠医院录取自己的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因为自己……。

其实，就算萧子靳是她的老公，他也没有义务为了自己而出卖他的人脉资源。对的，就是出卖，对于一个混迹在商场之中的他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商人讲究的是利益，然而他却为了自己做一次亏本的买卖，她想，如果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自己，他根本不会这样做。

不容沈雨荨继续胡思乱想下去，何玉娇已将刚煮好的饭菜端到餐桌上，“雨荨，饭弄好了，你快点过来吃饭。还有梓恒，你也先别看拼图了，快去洗手。”

“好。”小梓恒抢先应了一声。

沈雨荨手里还拿着手机，她怔愣了一会儿方才回过神，“好，我这就去。”

何玉娇一边摆着碗筷一边喃喃道：“真是两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连吃饭都要我催促，唉……看来如果没有我在他们的身边，估计都不会按时吃饭。”

洗手的时候，小梓恒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探过小脑袋看着沈雨荨，“妈妈，梓恒上午听到你要去上班，是不是真的？”

“嗯，是的。”沈雨荨微笑。

小梓恒偏着头陷入了思考，“这是不是意味着妈妈以后就没有什么时间陪梓恒去逛街了？”

沈雨荨脸上划过一抹愧疚之色，“虽然不是很多时间，但还会有有的，只要妈妈放假有时间，妈妈都会陪梓恒一起玩的呢！所以梓恒不必太过伤心，知道吗？”

“和爸爸一起去游乐园玩，是不是？”小梓恒问。

沈雨荨想了想，笑着点头，“是的。”

“妈妈一定要说话算数哦！”小梓恒刚被沈雨荨擦干的小手一把抱住了她的大腿。

“一定。”沈雨荨擦拭一下手，随后伸手拉住了小家伙，“梓恒，我们先出去吃饭。”

“好。”小梓恒牵着她的手兴奋地往厨房外走去。

何玉娇已经坐在餐桌旁，自得意满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沈雨荨清楚地看到妈妈嘴角流露出的笑意，心里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今天莫不是又煮了新花样？

果不其然，何玉娇见沈雨荨坐到她的对面，又开始积极地往她的碗里舀了几勺汤，“雨荨呀，妈告诉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持之以恒，对吧？所以，妈今天为你煮的中药汤，你就乖乖地把它喝下去，知道吗？”

视线落在妈妈端过来的那碗黑漆漆的中药汤上面，沈雨荨欲哭无泪。

不等沈雨荨有所反应，何玉娇已把瓷碗放置到她的前面，“雨荨乖，赶快把它喝了。”

小梓恒此时坐在沈雨荨的身旁，他灵动清澈的大眼睛看到她眉心快要拧成川字，小小的他似乎也察觉到妈妈的为难，如是他作势让整个身子都往她的身上靠，当快要碰到她的身体时，他稍微一用力，她手中的瓷碗便华丽地被侧打翻，洒了餐桌一桌药汤水。

药汤被打翻的瞬间，沈雨荨下意识地看向身旁的小梓恒，见他一脸狡黠的笑意，她瞬间明了，内心不禁佩服小家伙的聪明机智了。

然而，相比于两母子的暗暗自喜，何玉娇就显得特别不淡定了，她看到桌上一角的药汤，心肝儿只是一个劲地疼，“我辛苦煮的中药汤呀……”

何玉娇瞪向沈雨荨，“你是不是故意的？”

话落，却是小梓恒一脸愧疚自责地道：“外婆，你不要怪妈妈，这都是梓恒的错，是梓恒不小心碰到妈妈的手，然后碗就被打翻了。外婆，妈妈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不要骂妈妈，好不好？”

小梓恒眼泪汪汪，诚心诚意地道歉，模样看起来极其楚楚可怜，若不是沈雨荨事先知道这是小家伙的阴谋诡计，估计她也会上当。

何玉娇看着小梓恒，心都软了，也不忍指责他，只是悠悠地说道：“下次不许那么毛毛蹭蹭的了知道吗？”

“知道啦……外婆。”小梓恒笑着应。

何玉娇哭笑不得，“小屁孩。”

说着，她又看向了大瓷碗，“这里还有差不多一碗的量，本来准备让你晚上再喝的，但没想到会被打翻。既然这样，那么就只能先喝这一碗，晚上妈妈再重新熬。”

此话一出，沈雨荨和小梓恒都直接崩溃了……。

不等沈雨荨继续诧异，何玉娇已再次将瓷碗递到了她的面前，她低头，浓浓的中药味扑鼻而来，让她脑子一滞。

沈雨荨突然想起昨晚替她喝掉整碗药汤的萧子靳，这个时候想起他，并不是想再让他偷偷替她喝掉它们，毕竟只要妈妈不在场盯着她喝，她其实可以倒掉它的，当时他二话不说喝掉药汤，也是因为太紧张自己了。

想到这事，心里竟又被狠狠地感动了一把。

现在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不知道他有没有按时吃饭，不知道外面那些饭菜合不和他的胃口，外面的饭菜始终比不得家里亲手做的好吃有营养。

她想着，不论如何，为了当面感谢他为自己做的事情，她都应该做一点什么。

如是，她放下手中的汤匙，“妈，我被明珠医院录取了。”

“录取就录取呗，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我眼里，什么事情都没有让你可以快点怀孕来得重要。”何玉娇神色不甘地吃了一口饭。

沈雨荨也不理会妈妈的话，而是继续说道：“我之所以能被医院顺利录取，还是多亏了子靳。”

一听到萧子靳出手帮忙，何玉娇就来兴趣了，女婿帮自己的女儿，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在乎她呀！

“然后呢？你有没有打电话去跟子靳说谢谢？”

“还没……”

“真是笨蛋，子靳好心帮你，你就得找机会表达自己的感谢和爱慕之意，顺便增进两夫妻之间的感情。”何玉娇说。

沈雨荨被打断，也不大高兴，“妈，我本来就想跟他说谢谢的，我话都没说完你自己就抢话，这能怪我吗？”

何玉娇意识到好像事实真的是这样，不由有点尴尬，“咳咳……你也知道妈是急性子的。”

这一点，不用妈妈说，她也知道。

何玉娇看着沈雨荨，催促道：“那你现在就打电话跟子靳说谢谢呀！”

闻言，沈雨荨顿了顿，视线落到飘散着香味的浓汤里，“妈，其实……我想送汤过去给子靳喝……”

说完后，沈雨荨略有犹疑地看着何玉娇，不料何玉娇听到此话后，竟直接拍起了手掌，“雨荨，你活了二十几年，说的最有用的就是这句话了，看来妈真是没有白教你呀，竟然懂得这种高招了。刚才妈都没想到，但你想到了，这让妈非常欣慰，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这种理智的状态。”

“呵呵……”沈雨荨讪讪地笑了一声，妈妈反应太过激烈了，她有点招架不住，而且，她走的根本不是套路，而是真心，好吗？

她不希望自己用满满的套路对待爱自己宠自己的老公！

见沈雨荨还没有动手，何玉娇语气有点急，“既然你想送汤，为什么还不动手呀？本来我可以帮你弄的，但是这种事情有时候说来说就是那么奇怪，要想表达你的真心，就需要你本人满怀爱意地替子靳盛汤。所以……你自己快点动作，要不然汤都凉透了。”

“好……。”沈雨荨觉得妈妈说得也挺有道理，忙不迭地应了声就快速地开始盛汤到檀木饭盒里。

很快，沈雨荨已经将饭菜和浓汤都装进去了，临出门前，何玉娇还不忘千叮咛万嘱咐她一定要用心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弄得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妈妈那么懂得情调，怎么就没有男人追求她呢？她有点搞不明白……

沈雨荨也不作多想，快步走出御临花园，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就往萧氏大楼赶去，所幸一路畅通无阻，她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由于公司的员工基本都知道沈雨荨是萧子靳的太太，所以并不用在楼下等通报，而是直接朝萧总的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里，萧子靳的桌旁摆放着林助理替他买的还没有开封的午餐，他此时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文档，凝眉陷入思考之中，浑身散发出一种沉思的独特魅力。

沈雨荨刚到办公室门口，便看到这样的萧子靳，心头不由一悸……！

她轻轻地走到萧子靳的办公桌前面，将东西放置到桌面上，见还没有被动过的午餐，眉眼迅速染上一抹心疼之色。

第 137 章 简宁

“老公……”她小心翼翼地唤道。

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里，他感觉心里似乎被一双手温暖地裹住一般，蓦然抬头，墨色的眼眸正看到女人关怀的神色，脸上闪过一丝惊喜。

“雨荨，你……怎么来了？”他问。

她含笑道：“我担心你吃不习惯外面的东西，所以带着家里的饭菜和浓汤过来给你。”

说着，沈雨荨伸手去打开盒盖，“老公，吃饭吧，别饿坏肚子了。”

萧子靳并没有停下手中移动键盘的动作，不过他还是转过头，勾起薄唇笑道：“老婆，你喂老公吃，老公没空。”

沈雨荨也看出了他有点忙，要不然也不会将桌面上的午餐搁置到现在仍然没有吃，如是笑着应：“好。”

她绕过办公桌，准备挪动一张椅子，不料他却说：“坐我腿上。”

沈雨荨脸色微红，一双眼睛下意识地扫视一遍四周，见偌大一间办公室，并没有其他人的身影，方才松了口气。

“老公，乖，张嘴吃饭。”沈雨荨舀了一勺饭递到他的嘴边。

萧子靳笑着张开薄唇，吞下去，“好吃，妈的厨艺不错。”

“原来你也知道啊！”

他看着她，“为啥不知道？你今天上午去面试，快到吃饭时间才回到家，哪有时间去煮饭炒菜？”

他居然知道自己快到吃饭时间才回到家？看来，自己的猜测没有错，一时间，她的心里再次涌满了感动。

沈雨荨并没有接话，而是情不自禁地覆唇到他的唇上，不等他反应过来，她已快速脱离他的唇，红着脸说道：“老公，谢谢你帮了我，如果不是你，我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被明珠医院录取。”

她的吻如蜻蜓点水一般，漾了他的心神，看着女人如蜜色的嘴唇，他的身体又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股异样，他已经两天没有吃肉了，这小家伙还故意挑逗他，他很生气，可他不能用男人的方式去惩罚她，因为这等于引火烧身……

“既然想谢老公，那么就乖乖地继续喂我吃饭。”他尽量平静地道，然而她能够那

么快就知道自己动用了关系，却让他颇为惊讶。

他老婆的智商变得越来越高，看来，这应该都是他的功劳。

他还担心她会像上回一样，知道他帮她找了工作，然后大发脾气呢，还好没有！

沈雨荨根本不知道萧子靳的想法，她只是以为他真的很饿了，如是继续喂他吃饭喝汤。他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体受她的影响，只得尽量将注意力放在电脑的文档上。她看到他连吃饭都忙着工作，心里更加心疼他，也不敢再跟他说那么多的话。

过了一会儿，看着空底的饭盒，她总算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喂完饭，沈雨荨想起了王素那天的责备，因为自己导致萧子靳无心工作，想及此，她也不敢再呆在这里影响他。

“老公，既然你已经吃饱了，那么我就先回去了。”她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含笑道。

闻言，萧子靳心里划过一抹失落，其实他内心深处何尝不是希望她能留在这里多陪陪他，只要有她在旁边，他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虽然偶尔会有反应，但他能克制得住。

“你今天就要去上班了？”

“没有。”沈雨荨摇头，“只不过我答应要陪梓恒一起玩，所以要早点回去。”

其实，她之所以想要那么快回去，主要是因为不想打扰到他的工作，她真的挺害怕自己会让他分心。

“既然如此，那让林助理送你回去吧！”萧子靳只好如此说道。

沈雨荨却忙摆手，“不用的，老公，我自己搭一辆出租车就可以了。林助理留在这里还可以帮你分担一下工作，如果让他浪费那么多时间送我回去，岂不是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她的善解人意让他有些欣慰，“老婆你那么懂事，老公觉得应该……”他有意拉长尾音。

“应该什么？”被他夸懂事，她的脸有点红。

他看着羞涩得低着头的沈雨荨，嘴角勾起一抹笑，“应该奖励一下老婆。”

不等沈雨荨反应过来，他已温柔地攫住了她的唇，她的唇柔软香甜，让他忍不住想索取更多，可感觉到身上的异样，他还是极力结束了自己的侵略步伐。

沈雨荨呼吸紊乱，面颊绯红，她感觉整张脸都在发烫发热，“我……先回去了。”

话落，她也不敢再停留，起身便往办公室门口走去。萧子靳的笑意从眉眼一路蔓延

向嘴角，洋溢整张脸。自从沈雨荨去明珠医院上班后，他们的生活轨迹又恢复到了以前状态。每天上班下班，偶尔接送梓恒上下学，或者一起到外面逛逛。

只是何玉娇还会每天都端着中药汤给沈雨荨喝，不过药汤实在是太苦，所以她基本全部都偷偷地倒掉了，而令她庆幸的是，母亲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本来她不忍心让妈妈每天都那么辛苦为她熬中药汤，可她多次劝阻都无果，只得任由妈妈折腾了，反正妈妈闲着没事干，有这种事让妈妈折腾还能有效帮助妈妈戒赌瘾，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小梓恒一直都很乖，而且小小年纪就表现出异常的学习天赋，短短一个暑假，他便记住了1000多个汉字，这种记忆和学习能力简直惊呆了沈雨荨。上学后，小家伙的老师还一个劲地夸赞他特别乖巧特别聪明，比同龄的孩子懂事多了。

不得不承认，这让何玉娇和沈雨荨非常自豪和欣慰，而让人意想不到的，萧子靳居然也在公司几个高层面前夸赞小梓恒，貌似那次是因为几个高层在会议开始之前，都纷纷谈论起自家小孩，如是他也亮出小梓恒那张底牌，当时真是震惊了所有高层的眼睛呀！

和谐幸福的日子过得特别快，一眨眼便到了唐晓儿子的百日宴，作为萧子靳的老婆，沈雨荨当然被邀请去参加宴会。

宴会的排场非常壮大，宴会嘉宾集齐了唐家萧家以及商场上有名望的家族，虽然唐家已经逐渐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为了撑场面，唐家的亲戚都盛装出场，而他们的脸上自然难以掩饰得意之色。

何玉娇拉着小梓恒呆在家，因为她完全没办法忍受唐晓生出一个儿子的事实，她担心自己参加宴会会控制不住想要掐死那个可恶的王素。

沈雨荨也知道妈妈的脾气，所以并没有再劝妈妈跟着一起参加宴会，毕竟她也担心妈妈跟王素碰面，会发生争执，弄得场面不可收拾，到时就闹大笑话了。

其实，如果可以选择不参加，她也不愿意过来的，然而此时，她却已经挽着萧子靳的手走向萧老爷子的面前。

萧老爷子看到沈雨荨，并不是特别欢喜，自从那一次之后，她和萧子靳一直住在御临花园，那么长的时间，也只回来几次老宅，而他又不可能天天都以各种名义叫他们回来吃饭，所以心里一直憋屈。

沈雨荨知道萧老爷子还没有消气，正准备向他问一声好，不料竟被他抢先说道：“既然来了，就先到那个位置坐下，等会儿我们一家人都会坐在那里。”

爷爷还算和颜悦色，也许是碍于这里是宴会厅，周围特别多人，所以他在尽量向外人展示出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假象。

“好。”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人异口同声地应道。

可萧老爷子却对萧子靳说道：“子靳，你先别过去，我要带着你去认识一下爷爷交情特别深的朋友，他会对你的生意有很大的帮助。”

萧子靳想了想，终是点头应了声，“嗯。”

沈雨荨知道宴会上会有很多重量级的商场人物到来，爷爷愿意介绍他的老朋友给子靳，就说明爷爷还是非常器重他的，这是好事，所以她不可能阻拦他。

所以当他转头看着她之际，她微笑着轻声说道：“去吧！”

“那你先过去。”他笑。

“嗯。”

就这样，萧子靳跟萧老爷子往宴会厅的西北角走去，而沈雨荨也转过身子，往爷爷刚才所说的位置走去。

宴会的主人公萧家小长孙正被唐晓抱在怀里，接受着众人的祝福，而唐晓的旁边，正站着一脸笑容的萧泽飞。不知道是不是沈雨荨的错觉，她觉得他的身子变得更加削瘦，昔日帅气的脸庞也消瘦了许多，整个人显得颇为憔悴。

她想，萧泽飞应该还没有戒掉毒瘾，如果他没有戒掉，那么迟早都会出事。她不敢想像，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萧泽飞似乎察觉到沈雨荨落到他身上的目光，但他只是朝她勾起一抹晒笑，那笑有点森冷，即使隔得几米远，可她还是能隐约感受到他的敌意。

对的，那就是敌意……

上一次萧泽飞为了拿回扣私自更换装修公司造成公司的重大损失，导致他被爷爷臭骂了一顿，听说如果不是因为唐晓生了一个儿子，恐怕他根本躲不过老爷子的重罚。而也是那一次过后，他每一次看到子靳和她都会露出不甘和愤怒的神色。即使明面上，大家没有撕破脸皮，可每个人的心中都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向敌对边缘。

沈雨荨对上他的目光，也丝毫不甘示弱，如今她是萧子靳的老婆，是萧泽飞的大嫂，她现在的行为举止代表的就是萧子靳，所以她也回了一个淡定自若的微笑。

唐晓虽然被围在人群中，但还是特别关注萧泽飞的一举一动，她自然发现了她正在看着沈雨荨，只不过她已经不再怀疑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不清不白的关系。

沈雨荨回来榆市的当天晚上，她就偷偷用萧泽飞的手机发送了两条信息去试探一下沈雨荨，结果让她还算满意。

此时，她知道，沈雨荨和萧泽飞之间只有隔阂，没有亲密。

沈雨荨独自一人往主家座位走去，大概是心里装着事情没看好路，刚转身便迎面撞到了一个端着高脚杯的简夫人。

高脚杯里装着白酒，白酒洒了简夫人一身，吓得沈雨荨忙低头赔罪，“夫人，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才没有看到您，所以才会不小心弄脏您的衣服。”

豪门夫人向来架子大，又是这么重要的场合，衣服被弄脏了肯定会气疯的吧？

她越想越担忧，担心自己会给萧子靳丢脸，担心老爷子责备……。

然而，沈雨荨却想错了，简夫人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拉起她的手，让她抬起头，“只是弄脏了一点点，待会儿去换一件就可以了，你不必太过自责，我没有怪罪你。”

声音有点耳熟，沈雨荨疑惑地抬起小脸，发现她居然就是那天在御临花园找何玉娇要赌债的那位贵妇。

沈雨荨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贵妇人竟然那么好说话，看着贵妇人脸上得体大方的笑容，她觉得有一层光晕把她们圈在一起，把她刚才冰冷的心都慢慢地裹进温暖的世界之中，四周围的嘻笑声在一瞬间屏蔽消融掉。

“姑娘，上次在御临花园见面的时候走得太匆忙，还没来得及问你叫什么名字呢，你方便现在告诉我吗？”简夫人觉得眼前的女孩格外亲切，跟她也非常有缘份。

被问及名字，沈雨荨有点受宠若惊，“我叫……沈雨荨。”

“雨荨？很好听的名字。”简夫人再一次认真打量起她来：“没想到你是萧家的长媳，萧子靳的妻子，挺般配的嘛。”

“谢谢。”沈雨荨看着被弄湿的衣服，自责地说道，“夫人，您要不要……现在去换衣服？”

“说得也是，那你方便跟我一起去吗？”简夫人眼神带着期盼。

对上简夫人满怀期待的目光，沈雨荨竟然有点慌乱，手心里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紧张，难道是因为她是妈妈的债主，还是因为自己刚才弄湿了她的衣服，亦或者是其它的原因？

“我……”沈雨荨有点支支吾吾，她妈妈曾交待过自己不能和简夫人多说话，她有点难以启齿，一时间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沈雨荨不知道，站在不远处的王素早已注意她和简夫人之间的一举一动，她看到两人举止亲热，像极了两母女，心里迅速升腾起一股不忿。

简家这一次将总部从美国迁回榆市，必将引起一场大风浪，简家的势力不容小觑，如果能攀上简家，一定可以助泽飞一臂之力，让她的儿子在商场上混得如鱼得水，轻而

易举地盖过萧子靳的风头。

上一次就是因为沈雨荨救了霍家董事长，让萧子靳成功赢回了继承权，所以这一次，她绝对不能让沈雨荨和简夫人好起来，断了泽飞的路。

如是，王素快步到两人的身旁，故意当着沈雨荨的面向简夫人问道：“简夫人，你回国挺久了吧？居然没联系一下？毕竟当初咱们差一点就成为亲家了呢。对了，简舒最近在干什么？她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呀？”

此话一出，简夫人脸色极其难看，她冷冷地道：“我还有事，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话落，简夫人直接将高脚杯扔置到前面不远处的桌面上，随后疾步消失在沈雨荨的视线之内。

看着简夫人急匆匆的背影，沈雨荨却是思绪万千。

她是简夫人？简夫人不就是简氏的女主人吗？王素为什么会当着简夫人的面问简舒的事情？难道简舒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

王素看到沈雨荨一脸震惊，嘴角不由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沈雨荨，你别忘记了，刚才那位简夫人是简舒的妈妈，当年简舒和萧子靳感情那么深，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双方的家长都是见过面的。如果简夫人知道你把她女儿的未婚夫抢走了，你觉得她会不会特别讨厌你憎恨你呢？希望你好自为之，别不自量力到时惹火烧身……”

话落，王素也不再继续搭理沈雨荨，而是走到唐晓的身旁，看她的宝贝孙子。

然而，沈雨荨整颗脑袋都被轰炸过了一样。简夫人真的是简舒的妈妈吗？为什么以前没有听萧子靳提过？不过，他连简舒都讳莫如深，又怎么会告诉自己简舒的妈妈就是简夫人呢？

沈雨荨还在怔愣，不知何时，一只温厚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蓦然抬头，却见是萧子靳，“老公……”

萧子靳刚才在另一边稍微注意到了她和简夫人两个人，当时因为要跟爷爷的老朋友聊天，所以并不能直接过来。

此时，他有点担忧地看着她，“老婆，你好像有心事？”

闻言，沈雨荨却摇头笑道：“没有心事，只不过刚才弄脏了简夫人的衣服，所以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她有没有为难你？”

“没有，她人挺客气的。”说到这，沈雨荨顿了一下，想着要不要现在问他简夫人是不是简舒的妈妈，但想了想，她还是把这个疑问压下去了。

“那就好。”他还担心简夫人会为难她，“那我们先过去坐着吧。”

“嗯。”

如是，萧子靳再次亲昵地搂着沈雨荨往前面走去，刚坐下没多久，萧老爷子，王素，萧泽飞以及抱着孩子的唐晓都一起走过来，一家人坐在了一起。

宴会期间，他们全部都表现得其乐融融，让外人看着艳羡不已，然局外人根本不知道，关系破裂的危机正在他们之间暗流涌动。

宴会持续了一整天，等到宴客都纷纷散去之后，他们一家子也陆续从高档酒楼离开回去萧宅。

这一次，由于萧老爷子的要求，萧子靳和沈雨荨并没有回去御临花园，而是跟着一起回去老宅，也许大家折腾款待了亲朋好友一整天，都累了，也就没有精力再找碴，大家都相安无事地进去各自的房间准备洗澡睡觉。沈雨荨已经洗好澡，正拿着一本时尚杂志翻阅，然而，她的心思却不在杂志上，而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素对自己说的话。

她此时纠结的不是简舒，也不是简夫人，而是简舒和简夫人两人的关系。不知为何，当想到简舒会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她的心会感到莫名的失落。

难道是因为自己两次遇到简夫人，都被她的慈祥面容感动了，所以下意识地把情感寄托到她的身上？可是她也有妈妈呀，虽然她妈妈的脾气有点坏，为人有点啰嗦，但是她可以肯定，自己也非常爱自己的妈妈，绝对不会产生那种羡慕别家小孩妈妈的妒忌心理。

只是，为什么她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了呢？

……

“萧太太，你的杂志拿反了。”不知何时，萧子靳已经来到了床上。

他的话让沈雨荨条件反射地查看了一下自己手中的杂志，发觉并没有拿反方向时，小嘴立马一翘：“萧先生，你……骗我。”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接话，而是挑眉看着她，“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为什么连看杂志都心不在焉？”

“没……有。”沈雨荨本能地摇头否认。

看着萧子靳，她始终不敢开口问简舒和简夫人两人的关系，她怕自己一旦扯到简舒又会勾起他的伤心往事。

今天在宴会上当简夫人听到简舒时脸色是极其难看的，不用猜她也知道，当年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才会让大家都对简舒的事情讳莫如深。

“真的？”萧子靳明显不相信，“可是你的脸上明明写着满满的心事，你是打算带着解不开的心事睡一个不安稳的觉，是吗？”

“我……没有。”沈雨荨咬了咬牙，还是将疑问吞下了肚子里。

见她不肯说，萧子靳也不好再逼问，心想如果她想说自然会说出口，既然她不想说，那么就意味着她并不想让自己知道，即使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他只好伸手抽掉了她手中的杂志，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萧太太，萧先生饿了，你是不是要配合着做一些什么？嗯？”

沈雨荨面对着他，竟然提不起兴趣，脸色懊恼道，“可是……萧太太只想睡觉。”

说完，为了表示自己真的想睡，她立刻躺下床侧过身子，阖上双眼准备入睡。

萧子靳眉头微皱，在他的记忆里，沈雨荨很少这么反常，只要一反常心里就必定有事。

他想了想，终于想起了今天跟沈雨荨碰过面的简夫人，难道……

“你是因为简夫人的事情而不高兴吗？”萧子靳温柔地扳过她的身子。

沈雨荨蓦然睁眼，正撞进男人深沉的眼眸中，心头一颤，看来他已经察觉了，自己如果再避讳而不敢说也瞒不过他。

如是，她迟疑地点了点头，“嗯……。”

“然后呢？简夫人是不是在宴会上为难你，所以你不高兴？”他问。

她摇头，“不是的，你别误会，简夫人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跟你说过了，她是一个很宽容大度的夫人。”

“那是为何？”萧子靳感觉自己似在宴会中途断了片，所以才会搞不清楚她为什么不高兴。

沈雨荨深吸了口气，随后缓缓说道：“其实，我一直想问你……简舒是不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

本来以为萧子靳会迟疑，没曾想他竟是直接摇头说道：“不是的。”

“可为什么小妈会说简夫人是简舒的妈妈？”她搞不明白。

王素？

不得不承认，王素这样做非常高明，她在雨荨的面前这样说，不但成功挑拨了雨荨和他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破坏了雨荨和简夫人两人可以亲热交好的机会。

“简夫人是简舒的妈妈，但她们并不是亲生母女的关系，简夫人是简舒的……继母。”萧子靳解释道。

“原来如此。”原谅她听到事实的真相后，心里升起一丝丝明朗。

“嗯……。”看到她终于不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的心情也跟着好转起来，“现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没……没有了。”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她今晚已经在无意间揭开了他的伤疤，虽然他表面上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心里免不了会不舒服。如果她再不识趣继续追问下去，只会适得其反，非但问不出结果，还会让他对自己产生厌烦心理。

“你不想知道……简舒的事情吗？”

沈雨荨愣了一下，摇头，“不想……，就像你说的，她已经是过去式了。既然是过去式，那么就没有必要再一味地抓着过去的事情不放，这样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珍惜现在，不是吗？”

说完，她不禁为自己的神反应竖起大拇指。其实知道简舒的事情对她百利而无一害，简舒当初跟萧子靳那么要好，她去挖那些陈年旧事岂不是自己找虐吗？

萧子靳听到她如此说，眼眸诧异不已，“这是你的……真心话？”

“真得不能再真了。”沈雨荨面对着萧子靳，只是一个劲地眨巴着双眼。

身下女人的双眼一眨一眨，如同伴着音乐优美转动的八音盒，闪烁着璀璨迷人的光芒，他感觉自己陷入了她编造的如同精灵般的世界中，愈陷愈深。

他不由得勾起了薄唇，“那……你刚才是不是说过……我们要做的是珍惜现在？”

“是的。”她想了想，笑着应道。

“既然你这样说，那么老公不好好珍惜一下现在的美好时光，岂不是辜负了老婆刚才一直对老公暗送秋波的心意？”他的手搭在她的肩膀处。

沈雨荨觉得自己非研讨组屈，说话的语气也有点急，“老公，我根本没有对你暗送秋波，你怎么能把我说成那种故意勾引男人的女人呢？”

“对老公暗送秋波，那不叫勾引，叫……情调。”他非常有兴致地纠正她的错误观念。

“可是我……明明没有。”说实话，她真的没有。

“乖，我说有就是有。”萧子靳低沉着声音喑哑地道。

他的声音太过蛊惑，有一种说不出的穿透力，驱使她不由自主地被他牵着思想走，

“嗯。”

“这才乖。”

女人的脸颊如染红霞，诱惑着他不得不吻住她的唇，继续享受美好的时光。第二天，由于沈雨荨和萧子靳还有工作，如是只匆匆地吃了早饭就一齐走出萧宅大门，期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插曲。

萧子靳将沈雨荨送到明珠医院后，他也开车前往萧氏大楼。

上午十点多，沈雨荨正在茶水间喝水，没曾想，却接到了医院的紧急通知，让她快点去帮忙救治一位摔伤入院的病人。

收到消息，沈雨荨立马搁下水杯，拔腿往急诊室跑去，刚进去便见到一道颇为熟悉的身影，她的视线沿着病人的双腿一直朝身上移，最后定格在了一张脸色苍白的脸上，心头不由一颤。

居然是简夫人？

简夫人摔伤了？

沈雨荨内心莫名升腾起一股慌张之意，但她还是压制了心中的慌乱，快速过去接诊。

手术之前，简夫人由于过于疼痛而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为了确保手术可以顺利下去，沈雨荨帮她打了麻醉剂。手术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终于顺利完成。

手术完成后，医院将简夫人转移到普通VIP病房。沈雨荨确定简夫人已经安然无恙后，吩咐其他的护士先出去。

护士们走后，病房内只剩下沈雨荨以及躺在床上闭阖着双眼的简夫人。

沈雨荨没有立即离开其实是有私心的，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她就想在病房多呆一会儿，可以看多一眼病床上的简夫人。

此时，简夫人的右脚已被打上厚厚的纱布，看着脸色苍白的她，沈雨荨的心里隐隐作痛。

她情不自禁地坐到病床边的椅子上，手不由自主地握住了简夫人的手，当两手并拢的瞬间，她似乎感觉到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围绕在她的四周围，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这让她又惊喜又紧张。

也许是沈雨荨的存在影响到了简夫人，不多一会儿，简夫人便缓缓睁开眼睛，视线不期然地落在两人相握的手上。

简夫人不忍心去打扰此刻的安静祥和，只是出神地看着沈雨荨，直到这时，简夫人才发现她的眼角有一颗泪痣。

“雨荨……”简夫人低声唤道。

闻言，沈雨荨蓦然转过头，看到简夫人已经醒过来，方才意识到自己还握着她的手，一时间，她不知道自己的手要往哪里放，手里都不由冒出细密的汗珠。

“简夫人，你……醒啦！”她的语气里夹杂着慌乱之意。

简夫人虽然身体还未完全恢复过来，但她还是能察觉到沈雨荨的异样，不过她并没有松开手的意图，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握得更加紧。

“雨荨……是你救了我吗？”简夫人问。

沈雨荨尽量平静地微笑道：“夫人，是你自己救了自己，当时如果你没有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那么后果就会非常严重。”

即使她已经如此说了，可简夫人还是感激地道：“雨荨，谢谢你。”

“夫人，你不用这么客气，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沈雨荨脸色有点红。

看着简夫人，沈雨荨突然间有点不明白像她这种身份如此尊贵的夫人，为什么出门都不带几个保镖或者下属？不过，想到那一天简夫人拿着地址找上门来催债时也是一个人，她就不再有疑问了，也许简夫人一直都喜欢独来独往……

简夫人突然有些感慨地说：“子靳能够娶到你这么好的女孩子当老婆，也算是他的福气了。”

被说成女孩子，沈雨荨觉得有点怪怪的，难道在简夫人的眼里，自己还能算女孩子吗？她的小梓恒都可以打酱油了，很显然她都快步入大妈级别了。

不过，被简夫人如此形容，她还是忍不住心花怒放，“呵呵……夫人过奖了，我并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你太谦虚了。”简夫人也微笑道。

从醒来后开始，简夫人就一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沈雨荨的脸，而沈雨荨自然也感觉到了夫人落在她脸上的过于炙热的视线，被一个贵夫人如此盯着，她的神情显得有点不自在。

不料下一刻简夫人却说道：“雨荨……你长得很像我的女儿，她跟你一样，长得眉清目秀的，而且……眼角也有一颗泪痣，就连长的位置都一样呢。”

此话一出，沈雨荨明显地愣了一下，难道说……简舒眼底也有一颗泪痣？这么巧？

简夫人口中的女儿是简舒么？还是她还有别的女儿……？

沈雨荨并不清楚简家的人员关系，也从未去打探过跟简家有关的事情，所以根本猜

不透简夫人究竟指的是谁。

在她胡思乱想之际，躺在床上的简夫人的眼睛却定格在了病房门口，她心下起疑，也不由自主地顺着简夫人的视线转过头，看向病房外。

只见病房门口站着一位年轻男子，年轻男子长的英姿挺拔，身上穿着精致妥贴的西服，额前细碎的头发稍微遮住了他的右眼眸，五官棱角分明，俊逸冷酷。

下一刻，他面色平淡地抬步朝病床的方向走过来。

难道他就是简夫人的儿子……简宁？

第 138 章 因为你长得像她

“你……来了？”简夫人的脸上流露出欣喜之意。

然，已到达病床旁的简宁却只是看着简夫人淡淡地道：“看来，你好像死不了。”

简夫人刚才还挂着笑的脸蛋一点一点地变得僵硬起来。“我没有死，你是不是很失望？”简宁声音冰冷，完全不顾及沈雨荨也在这间病房，“是的。”

“你就那么恨妈吗？”简夫人表情哀伤。

“你很有自知之明。”简宁面无表情地道，“既然你没有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看过简夫人，留下话，简宁再也不作停留，而是直接转过身，抬步往病房外走去。

“……”简夫人看着简宁离去的背影，脸上挂着化不去的悲伤。

沈雨荨也不由皱起了眉头，她没想到，简宁竟然可以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心中替简夫人感到不忿。

“夫人，他……”话到嘴边，沈雨荨却不知如何当面问简夫人，她这样问岂不是让简夫人更加伤心？

简夫人却苦笑道：“雨荨，让你见笑了。”

沈雨荨看着这样的简夫人，更加心痛，“夫人，你等我一会儿。”

说着，她站起来转过身子，拔腿冲出了病房，追着简宁而去，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她只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忍受一个儿子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母亲。她也不清楚简夫人和简宁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此时此刻，她只想替简夫人讨一个公道。

“喂……”沈雨荨跑到简宁的前面，伸手拦住了他。

由于这里是走廊的偏僻处，并没有什么人，可就算有人在旁边，估计她也敢像现在这样，大声责备简宁，“简宁是吧？你觉得你刚才用那样的态度对待你妈妈合适吗，她可是受了重伤入院的？”

“……”简宁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沈雨荨，眉头紧皱。

刚才在病房内，他并没有留意到她，直到此时他才注意到，眼前的这张脸有点熟悉。

简宁不由自主地定睛看向她的脸，沈雨荨接受着他非常不礼貌的注视，心里极其不舒服。

今天为什么简夫人和简宁都特别喜欢看她的脸？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简宁，我在问你话，你怎么可以不回答我？你这样看着一个女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知道吗？就像刚才你对待你妈妈时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应该的。”沈雨荨觉得简宁就是一个被宠坏的高傲男人，所以说话做事都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

面对于沈雨荨的责备，简宁却并未生气，他为了看得更清楚她的脸，竟然伸手直接挑起了她的下巴方便左右上下端详得更清楚。

沈雨荨怒了，“简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调戏一个医生？”

“这位小姐……”简宁瞄了一眼她身上穿的白色工作服，唇角浅勾，“不对，是这位医生小姐，我不妨告诉你，是你先过来调戏我这个纯情小处男，而不是我想调戏你，你需要认清这个现实，知道吗？”

她没想到，简宁是一个如此腹黑的男人，刚才还一副冰冷深沉的表情，可是如今却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变化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沈雨荨的脸色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替简夫人感到不忿，还是替自己被他如此污辱而感到愤怒，“你别冤枉我，我没有调戏你，我只是替你妈妈教训一下你。”

此话一出，简宁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是她的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替她教训我？”

“我……”沈雨荨一时被噎住了，好像她的确没有资格去教训简宁。

简宁不由冷冷地道：“这一次，我不想跟你计较，如果你再不识好歹多管闲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沈雨荨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她下巴被捏得生疼，也不由睁大眼眸，“如果你继续用这种态度对待夫人，我见一次就管一次。”

“她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竟然不惜冒着得罪我的风险挑战我的忍耐底线？”简宁嘴角勾起凉薄的笑意。

“没有，夫人没有给我好处，我只是看不过眼，替她感到不值而已。”她的回答。

简宁凝视着她，忽而直接松开了捏住她下巴的手，下巴被松开，她感觉整个人如赦大放一样，摸着自己的下巴，愤怒地瞪着他。

她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男人有事没事都喜欢捏下巴？如果自己的下巴不是真材实料，那么岂不是要被捏变形了？

沈雨荨正欲开口怒骂简宁，不料他却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她对上他意味不明的眼眸，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你想……干什么？”

简宁却勾唇，“你知道么？”

“知道什么？”她的眼里有着防备。

他笑，“你长得很像一个人……”

“像谁？”她下意识地问道。

简宁一字一字地说道：“简……舒。”

话落，不等沈雨荨反应过来，简宁已转身离去，看着他快步离去的背影，她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她长得像简舒？是她听错了么？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简夫人是因为自己长得像简舒，才会对自己格外亲切吗？昨天在宴会上，自己弄脏了她的衣服，她也没有生气，也是因为自己长得像简舒吗？

还有萧子靳当初娶自己应该也是因为自己长得像简舒吧！

想及此，沈雨荨的心竟然不受控制地一直往下坠，坠到无底深渊。简舒就像一根刺，在无意间刺得她的心隐隐作痛。

你长得很像简舒……。

这句话在沈雨荨的脑海中回荡着，许久许久……。

甚至自听到简宁的这句话后，她就变得无心工作，一整个下午都有些魂不守舍的。深夜，夜的潮气在空气中漫漫地浸润，扩散出一种感伤的氛围。

萧子靳半夜醒过来，发现沈雨荨不在房间，眉头微皱，他掀开薄被，走下床朝浴室走去，推开门见浴室并没有她的身影，眉头皱得更加紧。

她去哪里了？

心下一急，他转身往楼下走去。

走下楼梯，他发现沈雨荨正独自一个人坐在一楼的客厅里，目光毫无焦距地看着前面盛着咖啡的水晶玻璃杯，他的心里迅速涌上一股心疼之意。

如是快步走过去，坐到她的旁边同时伸手揽过她的腰，神色担忧地问道：“怎么了？为什么坐在这里不睡觉？”

“……”沈雨荨转过头，一言不发地看着萧子靳。

她的眼神带着难以言明的悲痛，他内心一恸，“雨荨……”

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俊脸，沈雨荨渐渐地红了眼眶，“萧子靳，我问你，当初你为

什么要娶我？”

“……”萧子靳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一时之间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

见他不说话，她长而卷的眼睫毛上瞬间氤氲了一层迷蒙的水雾，“当初你说，你跟我结婚是为了继承权。其实当时我想不明白，世界上有那么多女人，为什么你就偏偏选中了我呢？我不但是萧泽飞的前女友，而且跟你毫无交集，甚至在领结婚证之前都没有见过面。”

她眼角流溢出了几滴晶莹的泪珠，“其实你完全可以随便找一个比我更好比我更优秀的女孩子一起结婚不是吗？按照你自身的硬性条件，想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子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你没有，而是选择了一个在萧家看来一无是处的女人，那时候，我以为是因为我们非常有缘份才会在一起。”

泪水无情地肆虐着她的脸庞，“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一直是我太天真太自以为是了。”

说到这，沈雨荨因太过激动抽噎了一下，她哭红着双眼质问道：“萧子靳，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长像……简舒？”

简舒两个字，她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萧子靳看着情绪激动的沈雨荨，陷入了沉默，而她的话已经说完，此时此刻她也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话去质问他，只是苦涩地看向他。

短暂的沉默过后，萧子靳终是承认说道：“第一次见面，的确有这种感觉。”

此话一出，沈雨荨的泪水流得更加凶了，她的脸上挂着自嘲的神色，“果然如我所料，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我而喜欢上我，但是我想错了，你从一开始就把我当做简舒的影子，你疼我宠我甚至不惜跑去岳城把我追回来，都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因为我能让你看到简舒的影子……。”

她哭着笑了起来，“你喜欢的人一直都是简舒，从始至终，你都没有认真地审视……我到底是谁。”

萧子靳看着这样的沈雨荨，心里突然有些疼，他抬手一把搂住她，在她耳边说：“不是的……你误会了，我承认我以前的确喜欢简舒，但是我敢保证，我现在爱的人是你，是一个叫做沈雨荨的女人。”

“我不相信。”沈雨荨摇着头。

萧子靳急得眼眸充血，他松开她，遒劲修长的手搭在她的双肩上，“沈雨荨，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沈雨荨茫然地看着他那双已经泛着血色的墨色眼眸，或许她刚才说得太多，哭得太

痛了，所以此时她只是沉默不语，然内心却是伤心不已。

他说：“雨荨，你给自己一点自信好吗？”

“那你告诉我……我有什么可以让自己自信？”沈雨荨苦笑。

萧子靳的声音掷地有声，“你有，你完全有资本撑起自己的自信，让自己大放光彩。你乐观开朗，积极向上，你有自己的做人原则，你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在不知不觉中，你在我的心中发了芽，扎了根。我发觉我的心里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整颗心装的都是你……”

他的话，如同一抹阳光，把她快要被黑夜吞噬掉的心重新……

她没想到，在他的心里，自己竟然有那么多优点，她更加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为了他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

“真的吗？”她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真的。”这一次，萧子靳没有再调戏她，而是认真地点了头，随后继续说道：“老婆，老公还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她有点茫然地问。

他说：“老公从来没有对任何女人说过这种那么煽情的话，你还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听到老公的煽情话，所以你捡到宝了，知道吗？”

不得不承认，听到这句话后，沈雨荨心里像是裹了一层蜜一样，“我又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对简舒说过，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老婆，乱吃醋的女人可不好看……”他修长的指尖刮着她的鼻子。

她吸了一下鼻子，“我哪有吃醋，我说的明明就是事实。”

“你还在生老公的气？”萧子靳看着她。

“说实话，还是有点生气，毕竟当初你确实是因为我长得像简舒才会娶我，说到底，简舒在你心里才是最重要的。”她今天一整天为了这件事而郁闷苦恼伤心，说那么快消气肯定是骗人的。

“那要怎么样，你才不生气？嗯？”萧子靳温柔地问。

她看着他，“你亲我一口，我就不生气。”

话落，沈雨荨也是惊呆了，她怎么可以为了安抚萧子靳就说出这种话呢？此时，她恨不得一头栽倒到沙发上，再也没脸见人了。

果不其然，萧子靳听到这话后，担忧的脸上绽放出一抹魅惑人心的笑容，“既然老

婆如此要求，老公怎么能拒绝呢？”

说着，他作势要覆唇到她的唇上。

见此，沈雨荨忙捂住嘴，上身往后倒退，“不不不……老公，我刚才只是一时口快，说错话了而已。”

然，下一刻萧子靳却直接扒开她的手，吻住了她有点红肿的唇，哭过后的唇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滚烫感，温热与滚烫相互碰撞，擦出令人颤栗不已的悸动火花。

表面上笑着，心里却依旧疼的流泪，她怎么可能因为萧子靳的三言两语就好起来了？

她回应着他的吻，红唇轻颤……。过了良久，萧子靳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个吻，看着她红得快要滴血的唇，他的脸上挂满了意犹未尽的神色。

“你怎么可以……”沈雨荨呼吸还颇为紊乱。

萧子靳却笑着道：“对不起，老公也是一时嘴快，忍不住就吻了下去而已。”

“你学我说话。”她故意生气。

“你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所以我需要努力学习老婆的一言一行。”他说着又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

不等她回答，他已一把扣住了她的腰，将她打横抱起，朝二楼走去。

看着嘴角噙着笑意的萧子靳，沈雨荨竟苦涩的不行，她感觉自己就是一只任他宰割的小白兔，在他面前，自己完全被直接秒杀了好吗？

“怎么不说话了？”他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步伐沉稳地踩着步阶。

沈雨荨摇头，“我……已无话可说，请不要再折磨我的脑细胞了，我说不过你，你争辩起问题来比我妈还牛逼。”

孰料，萧子靳竟然面不红耳不赤地接受了她的暗讽，“嗯，你说得有道理，不过我跟妈不是同一个级别和领域的。”

他居然还变相地夸自己？不得不承认，她已经对他膜拜了……

到达二楼时，萧子靳和沈雨荨都不约而同地看向紧闭的房门，刚才她哭得有点大声，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会吵到二楼的小梓恒，此时见房间内没有动静，方才松了口气。

为了不吵醒他们，萧子靳轻轻地关上房门，将她温柔地放到床上。

“时间不早了，早点睡觉吧！”他的声音温柔至极。

沈雨荨感动地笑着点头：“嗯。”次日傍晚，因为沈雨荨不用值夜班，如是六点钟就简单收拾好桌上的东西然后挎起包包往医院大门走去，没曾想，刚想拦一辆出租车搭乘回去，却看到一辆拉风的黑色车子停在她的面前。

车窗缓缓降下，露出男人棱角分明的侧脸，伴着落日余晖，衬得他宛若天神一般。

“上车。”萧子靳侧过头，对她微笑。

沈雨荨虽不明白为什么他今天会无缘无故开车过来接她下班，但她并没有作多想，而是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她系着安全带，“老公，你今天怎么那么有兴致过来接我下班？”

“老公接老婆下班，不能说……兴致，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说是不是？”萧子靳笑笑道。

看着男人似笑非笑的脸庞，沈雨荨只得连连点头，“老公说是就是，老婆没有任何异议。”

“真乖。”

话落，萧子靳直接踩动油门，车子便扬长而去。

不过很快，沈雨荨就发现了不对劲，“这不是回去御临花园的路，你这是要带我上哪去呢？”

“到了你自然就会知道。”萧子靳故意装神秘。

“你不会是想把我卖了吧？”她故意开玩笑。

他也跟着开起了玩笑：“如果说……我真的想把你卖了，你会不会当场把我杀了？”

“会。”她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如果你敢把我卖，我一定在你卖我之前把你杀了，然后毁尸灭迹。”

“萧太太，你真狠心。”

“那当然。”沈雨荨说完，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景致再次问道：“你快告诉我到底想要去哪里嘛？你事先跟我说一声，我也能有一个心理准备呀，别到时候让我手足无措，那丢脸可丢到太平洋去了。”

萧子靳却似乎并不愿意把真相告诉她，只是冲她浅笑：“亲爱的，有些事情一旦知道就不好玩了，所以你就只管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好媳妇吧？”

“可我就想知道。”沈雨荨的好奇心和求解心非常重，“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

我就……”

“你就怎么样？”他嘴角微勾。

她有点气，“我就……不再问了。”

说完后，沈雨荨直接双手抱胸，阖上双眼，靠向头垫，闭目养神。

萧子靳眼角的余光看到这样的她，脸上的笑意更加浓。

不知过了多久，沈雨荨察觉到车已经停了，不由缓缓睁开眼，透过车窗，她看到了一家五星级西餐厅，这家餐厅最出名的就是烛光晚餐节目，难道……

不容沈雨荨多想，萧子靳已拉开了车门，绅士地伸出手，“来，把手伸出来。”

这个时候，她也只得顺从地把手搭在他温厚的手掌上，跟着他一起往西餐厅走进去。

西餐厅的装潢设计非常有格调，整个餐厅无处不散发着一股浪漫的气息，进入这里，好像整个世界都一下子安静柔和下来了一样，心情也变得异常的愉悦。

餐厅各处都坐着成双成对的年轻情侣，萧子靳的颜值逆天，引来了无数女孩子的侧目。虽然知道她们只是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但身为妻子的她还是有点吃味，如是紧紧地挽着他的手臂，以此来宣示自己的主权。

“我们坐那里吧！”沈雨荨指向一个相对偏僻的角落。

然，萧子靳却说道：“我已经预订了包厢。”

“原来如此。”碍于外面人比较多，沈雨荨其实也并不想在这里吃晚餐。

两人一同朝情侣包厢走进去，包厢如同一间房，一整面都是玻璃墙，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的天空，

此时，黑已布满天空，无数的星挣破夜幕探出来。

靠窗有一张设计独特精美的桌子，桌子上面摆着数十支白色蜡烛，蜡烛已被点亮，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整个包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美轮美奂的魔幻世界。

萧子靳拉着沈雨荨走到窗前，面对面地坐下去，这时，他将菜单递给她，“看一看想吃什么，尽管点。”

她正将包包往侧座放下去，“我不挑食，也没有特别钟爱的食物，你选就可以了。”

萧子靳却不同意，“今晚你是主角，当然是由你来点。”

闻言，沈雨荨不由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为什么……你要带我来吃……烛光晚餐？”

萧子靳微笑：“萧太太那么聪明怎么会猜不出呢？”

“你不是一直说我很笨么？”她有点哭笑不得。

“不如试着启动一下自己聪明理智的大脑？一定猜得出来的。”他突然觉得看她捉急的样子也是一种享受，看来自己是越来越喜欢欺负她了……

沈雨荨见他不肯说出来，也只得顺着他的意猜下去，“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吗？”

“老婆，我们是今天这个日期结婚的吗？”他眉目不悦。

闻言，沈雨荨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欠虐，竟然连结婚的日子都可以记错。就算他不鄙视自己，她也没脸抬头面对他了。

她尴尬地假意咳嗽了一声，“咳咳……老公，我实在猜不出来我们还有什么特殊的日子，你就明说嘛！弄得我的心都痒痒的。”

他笑，“你真的很想知道？”

“那是当然的。”她回答得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萧子靳食指微勾，如黑曜般的眼眸染着邪魅的笑意，“乖，把耳朵凑过来，我就告诉你。”

“好。”她想了想，觉得这个要求并不难，如是双手撑着桌子，屈起上身，侧过脸庞，往他的面前凑过去。

男人低沉暗哑的声音响在她的耳边，“如果你想知道，那么……”

“那么什么？老公，你说话不要总是留一口好吗？你明知道我遗传了我妈的急性子，麻烦你一口气把它说完，好不好？”沈雨荨的耳朵已经被他呵的气撩拨得酥痒难耐了，然而他却故意故弄玄虚，她没有直接咬一口他已经算是很爱他的表现了。

沈雨荨心里已经牢骚满腹，可萧子靳却不焦不躁，他忽而说道：“坐回座位。”

此话一出，她彻底怒了，他分明就是在拿自己当猴子耍，傻子都能看得出，何况自己还不是傻子，她再也无法接受被他如此对待，如是猛地转头。

不料，由于两人脸隔得太近，所以不出任何意外，她的唇直接贴上他的薄唇，当唇瓣触碰的瞬间，她的心再次矫情地悸动了起来。

她慌乱地想逃离这个尴尬的吻，不料他却是直接伸出修长的手掰住她的脖子，让两人的唇贴得更加紧，每一次，他都会被她唇间的美好轻而易举地夺去了理智，让他恨不能直接将她揉碎在他的怀里，尽情地索取。

然而，沈雨荨并不配合他的动作，悸动过后，内心迅速涌起了一股愤怒，她发狠一般咬住他的嘴角，霎时间，腥甜的血腥味刺激着两人的味觉神经。

男人吃痛，闷哼了一声，她趁着这个空当，迅速离开了他的唇。

萧子靳眸中染上了几抹血丝，他僵着脸伸出味蕾舔舐了一下嘴角的血迹，她看着他意味不明的表情，觉得身体里有一股冷意从脚底直窜脑门，扰乱了她的整颗心。

“老公，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自责地低着头。

他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做错事正在等待接受惩罚的沈雨荨，她见他良久没有动静，四周围也陷入了诡异安静的氛围中，心里更加紧张。

看来自己这次真的闯祸了，怀揣着忐忑的心情，她抬头不安地道：“老公，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男人一言不发。

她急，“老公，你不要不说话好不好？你不说话的样子让我感到很害怕，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我不应该那么任性，不应该咬破你的嘴角……”

说着，沈雨荨好像意识到什么，如是她忙不迭地抽出桌面的纸巾，站起来走到他的身旁，低下头去擦拭他嘴角还残留的血迹，看着纸巾上虽然不多但鲜红得刺目的血，她的内心如同被刀割。

自己这一次真的做得太过份了，他一定是想给自己一个惊喜，可是现在好像被自己搞砸了。

“老公，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她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萧子靳看到眼珠氤氲着泪珠的她，于心不忍，其实他并没有生气，他只是惊愕地发觉自己竟然被咬出感觉了，要不是她离开了他的唇，他绝对不会舍得结束这个吻。

这让他又贪恋又郁闷，所以才会看着她一直不说话，可是他怎么可能会将这种事告诉她呢？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时，萧子靳尽量淡定平静地拿起桌面上的菜单，递到她的面前，“只要你点菜，我就原谅你。”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平缓还是那么好听，完全没有被咬破嘴唇后的愤怒，甚至还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意味。

沈雨荨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想了想，才发觉自己的脑袋并没有失灵，她讨好一般快速接过他手里的菜单，“只要能让我老公高兴，那么我点菜就我来点菜。”

话落，她再次快步到对面的座位坐下去，认真细致地开始看菜单，见此，他则按了一次呼叫铃叫来了服务员。

“先生，小姐，请问你们有什么需要吗？”服务员礼貌地问道。

沈雨荨不再忸怩，直接对服务员说出了自己想要的菜名，服务员一一记下后让他们稍等片刻便走出了包厢。

服务员走后，包厢内又只剩下了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个人。

“老公，你还生气吗？”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说：“不生气了。”

“那老公可以笑一个给老婆看吗？”

“笑不出来。”

“笑一个嘛！”

“……”萧子靳牵起唇角挤出一丝笑容，模样虽牵强却也迷人。

萧子靳往高脚杯里倒着 82 年的拉菲红酒，抬眸看了她一眼：“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吗？”

“是的。”她毫不犹豫地点头。

他的眉眼里难以掩饰其的深情之意，“其实，今天并不是什么重要或者特殊的日子，只不过老公觉得我们结婚那么久，却没有让老婆跟其他女人一样尽情享受恋爱所带来的快乐，所以想好好弥补老婆。”

萧子靳带她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昨晚她因为简舒的事情而伤心，即使后半夜她不再哭闹，但他知道，她的心里还是没有完全释怀，也许她只是将这件事压制在心底深处。

他不希望她再伤心难过，他想看到洋溢在她脸上的真心笑容。

而沈雨荨听了他的话后，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她和他没有谈过恋爱就快速闪婚，婚后发生了太多让人难过伤心的事情，不论是萧宅的那些人还是梁温柔的出现亦或者是孩子的流失，几乎每一件事都能够将她压得喘不过气。

当时，她曾一度想要放弃这一段婚姻，可最后她还是咬牙坚持过来了。一直以来，她都怀疑萧子靳对自己并不是真心，然而经历了那么多事后，她觉得他才是自己这一生可以依托可以信赖的男人。

无论未来遇到什么事，她都会让自己用更成熟更理智的心态去对待去克服……。

第 139 章 简舒回来了

“谢谢你。”沈雨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萧子靳说：“萧太太你又不乖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可以跟自己的老公说谢谢的吗？嗯？”

她羞涩地红了脸，“我只是由衷而发，控制不住才会这样的。”

“控制不住？”他嘴角噙着似笑非笑的笑意，“亲爱的，你是因为什么才会控制不住呢？是因为老公英俊的模样？亦或是因为老公令人无法抵挡的魅力？”

她发觉他不但腹黑，还特别自恋，“萧少，你想多了。”

“是吗？”他笑。

她正欲开口，不料这时服务员却端着精致好看的美味佳肴进来包厢，如是她适时地闭嘴，沉默不语。

本来以为只有一个服务员进来，却不曾想在他的后面还有数个穿着一致的服务员陆续跟着走进来，他们将菜放到桌面上，就纷纷退了出去。

饭菜全部都摆在桌面上，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令她垂涎欲滴，见此，萧子靳笑着说：“萧太太，注意一下形象，虽然这里是包厢，但是好歹你对面还坐着一位秀色可餐的男人。”

“……”沈雨荨囧。

她只不过因为折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吃晚饭，肚子太饿才会对它们垂涎三尺而已，而且，她根本就没有流口水。可，她还是不跟越来越傲娇的老公一般见识，如是讪讪地笑了一声，“其实……我一向都很注意分寸的，你就不用担心啦！”

说着，沈雨荨再也不顾其它，而是开始动筷子大快朵颐地吃起来，恨不能将全桌子的东西都收入腹中，可惜没吃几口就因为太撑吃不下。

吃饱后，她才意识到……就算装，自己也该装得淑女一点的，毕竟这是烛光晚餐，浪漫优雅的地方。

她清了清喉咙，也学着温文尔雅地跟着对面的男人一起进行浪漫的烛光晚餐。

萧子靳坐在她的对面，视线一直都锁定在她的身上，丝毫没有离开的打算。

无论是率真的她，还是优雅的她，他都喜欢，他觉得自己就像现在这样静静地看着她狼吞虎咽也会感到特别的舒心。

也许这就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所特有的感受吧！吃过晚餐，两人终于从西餐厅出来，开车回去御临花园，最近小梓恒都要上课，所以何玉娇在九点之前都跟他一起回房间睡觉。为了不打扰到小梓恒，他们还是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卧室洗澡睡觉。

像往常一样，沈雨荨洗完澡后就坐在床上翻阅一本杂志，看得正入神之际，搁置在床头柜上面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转移视线落在手机屏幕上，发现这是萧子靳手机上的一个没有备注名字的号码，正自想着要不要接，他便擦着头发从浴室里走出来。

“老公，你的电话。”她的手还拿着杂志。

“嗯。”他已经听到铃声了。

萧子靳迈步走过来，拿起手机按下了接听键后喂了一声。

“……”对方并没有立即说话。

萧子靳问了句，“请问哪位？怎么不说话呢？如果您没什么事，我就挂电话了。”

此话一出，手机另一边才终于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声音，“萧子靳，我想告诉你一件……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你是谁？”他并不急于问是什么事。

对方的语气里带着笑意，“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告诉你的事情。”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不喜欢这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可是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却找到了他的私人号码，所以他还是很好奇对方到底想要玩什么把戏。

“萧子靳，你还记得有一个叫简舒的女人吗？”他说。

简舒？

本来听到电话就无心看书的沈雨荨敏锐地捕捉到了简舒这个名字，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还是自己最近真的有点神经错乱，不管自己走去哪里碰到什么人都必定会听到简舒，这让她很郁闷。

为了听得更清楚更具体一点，沈雨荨索性不看杂志，竖起耳朵偷听电话，虽然她知道这样做是小人之行，但萧子靳没有避讳，也没有离开卧室，证明此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偷听。

萧子靳听到对方提到简舒，眉头也迅速皱了起来，“你想要干什么？”

对方晒笑了一声，“萧总，你别紧张，我并不是想要敲诈勒索你，我只不过想要告诉你……”

萧子靳在等待他继续说下去，可对方却像是有意吊他胃口一样，故意停顿不说话。

“有话就说，如果你纯属无聊那么我没时间跟你在这里瞎扯。”他的语气有点冷。

这时，对方才舍得将事情说出来，“我想告诉你，简舒……醒过来了。”

萧子靳又是一怔，心里似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般微微轻颤起来。

简舒醒过来了？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简舒醒过来了？

“你在开玩笑么？”萧子靳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简舒失踪了几年时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突然间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实在让人生疑。

“我没有开玩笑，她就在人民医院里面。”

“不可能！”萧子靳几乎在咆哮。

“萧总，我已经告诉你事实了，信不信由你。”话落，对方也不再说话，直接挂掉了电话。

萧子靳看着已结束通话的手机，眉心紧拧。

他不相信对方所说的话是真的，现在这个社会，骗子的手段何其多，刚才对方扬言并没有什么目的，但其却可以通过各种不明手段查到自己的私人号码，说明对方很聪明，也许对方正在设圈套让自己继续跳进去。

沈雨荨一直在一旁注意着他的动静，从电话里传出来的模糊声音，她也可以隐约捕捉到一些敏感的信息，可由于听不太清楚，她此时还是一头雾水。

看到萧子靳脸色不悦，她不由放下手中的杂志，站起来面对着他，“发生了什么事了？”

萧子靳下意识地回过神来，冲她摇头：“没事，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你不用担心。”

“可我好像听到了……简舒。”她的语气里带着不确定，毕竟她自己也没有听清楚。

萧子靳揽过她的腰，柔声安抚“也许是骗子打来的电话，我们不必理会。”

这话是在安抚沈雨荨，也是在安抚他自己。

话已至此，沈雨荨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如是识趣地点头，“嗯，那你也别多想了。”

“好。”他尽力微笑。

萧子靳温柔地揽着她往床上躺下去，闭上眼睛睡觉，可沈雨荨却感觉到躺在旁边的他连呼吸都隐藏着躁动不安的气息。

她想，刚才那通电话应该不是骗子打来的，要不然也不会让他如此在意，可是到底是什么事呢？为什么对方会提到简舒？对方到底说了什么话？可惜当时她听得不是非常清楚……

萧子靳睡不着，沈雨荨也无心睡眠，她努力搜索记忆，根据他的反应回答以及对方模糊的话，再试着联想对方有可能会说出的事实。

冥思苦想了一会儿，她的脑中渐渐地浮现出一条清晰的主线，难道简舒回来了？还是说简舒被确认死亡了？亦或者简舒被绑架了？

可是，如果简舒被确认死亡，那么萧子靳应该会立刻赶过去；如果简舒被绑架，他应该会要求听到简舒的声音，可刚才他没有这种要求，那么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排除以上两种可能，就剩下她所猜测的最后一种可能……简舒回来了。

可是，如果简舒回来了，那么不应该是她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萧子靳吗？为什么会是一个男的声音？难道说简舒想要通过这种神秘的方式给他一个惊喜吗？

……

沈雨荨发觉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理得清自己的思绪，而且，她觉得自己继续胡乱猜测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作用，如是翻过身子看着萧子靳。

见他闭阖着双眼，她说出口的话却是噎在喉咙里，始终没有说出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注视，闭着眼眸的萧子靳却是睁开了双眼，疑惑地看着她，“那么晚还不睡，是有什么心事吗？”

其实应该是他有心事，“子靳，刚才那个人是不是跟你说……简舒回来了？”

此话一出，萧子靳脸上迅速划过一抹微讶之色，他没想到一向有点大大咧咧的沈雨荨竟然会猜到这一点，可他毕竟善于隐藏自己的神色，如是尽量平静地说道：“嗯，不过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恶作剧而已，并不能当真。”

“但是，你却因为这件事一直都睡不着，不是么？”沈雨荨心疼。

被沈雨荨戳中心事，他内心更多的却是担忧，“你生气了……？”

“我没有。”沈雨荨摇头，“我只是看到你有什么心事都藏在心里，让自己不高兴，心疼你。”

“……”他的心里涌起感动。

沈雨荨顿了顿，随后说道：“如果你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找一个人去查清楚呢？”

其实，他挂掉电话后就有这种想法，只不过担心她会误会伤心，他便不想理会那件事，试图用骗子来安慰自己。

如今听她如此建议，他也不由应了一声，“嗯，这样也好。”

话落，萧子靳打了一个电话给林助理让他帮忙查找此事是否属实，吩咐完后他便重新躺回床上搂着她一起试着安心入睡。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起床时，萧子靳下意识地看向手机屏幕，依然没有林助理的回音。如是直接拨通了林助理的电话，“查出来了吗？”

“萧总……”林助理略微有犹疑。

“说。”萧子靳直截了当地催促。

“萧总，我真的看到……简小姐了。”很显然，林助理是鼓起莫大的勇气说出这句话的。

而听到他的话，萧子靳脸上难掩震惊之色，在事实没有查出来之前，他还可以把心中的怀疑用骗子的计谋当借口，然而如今已经不可能了。

他抿着薄唇，“我知道了。”

萧子靳挂掉了电话，可刚一转头便看见沈雨荨站在他的身后，张了张嘴道：“雨荨……”

“简舒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她问，这一次她听得很清楚，林助理也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她心中存有的那一丝侥幸也随之荡然无存了。

事已至此，萧子靳觉得也瞒不了她，更何况他也不打算瞒着她，如是点了点头，“是的。”

“那你准备怎么做？”她的语气带着悲凉之意。

他说：“我想先去医院看一看她。”

刚才挂掉电话后，林助理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简舒所在医院的院名以及病房号。

而沈雨荨听到他的回答，心情难免会显得失落很多。简舒和萧子靳本来就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如果当年不是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么两人就不可能分开。多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断就断，他想要去看简舒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其实，如果简舒没有离开，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妻子，换句话来讲，这是简舒让给她的缘分。

她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会那么消极，昨天她才努力从简舒的阴影里走出来，不料今天老天爷却直接往她的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冷得她全身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此时，面对眼前的萧子靳，沈雨荨却不能阻止他，而且还要矫情地装做善解人意地支持他，“嗯，应该的。”

“老婆，你会不会生气？”如果她不高兴，那么他便可以不去，毕竟他跟简舒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他不希望因为简舒的出现破坏了两个人的关系。

沈雨荨实话实说，“如果我说，一想到你跟简舒要见面，心里就会特别不舒服，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小气特别惹人厌？”

“不会。”他微笑着说，“老公喜欢老婆为我吃醋。”

听到他这么说，她不由说道：“我会……生气，那么你可不可以不去见她？”

“可以。”他想了想说道。

“你真的因为我会不高兴所以放弃去看简舒的决定？”她有点不可置信地问。

“嗯，我不希望老婆不高兴。”他的声音温柔至极。

本来她根本不抱希望，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可以为了自己而这样做，这完全可以证明他很在乎她了，那么她也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私心而让他留有遗憾，毕竟他跟简舒多年未见……

沈雨荨如是说道：“老公，看在你对我那么好的份上，我同意你去看简舒。”

“你……”

“不要太感动，老婆就是这么好人的。”沈雨荨笑着说。

“萧太太……我感觉画风有点不对，你是不是发烧了？”说着，萧子靳还不忘伸手探着她的额头。

她的态度转变得是有点快，可既然已经说出口也没有转寰的余地，如是解释说：“我没有发烧，我知道你跟简舒之间的关系，就算我用这种方式阻止你们两人见面，也没有有什么用，因为如果事实属实，你和简舒迟早都要见面的。与其让简舒找上门，为什么不让你去跟她将你的事情说清楚，做个彻底的了断呢？”

说完后，她都不禁佩服自己了，仔细想想，自己这番话竟然说得非常有道理。果然，刚才还是她太过感情用事，以后要再成熟一点理智一点，争取一次性说出那么宽容大度的话。

萧子靳看着她，眼里有着欣慰与感激，她越来越懂事了，“老婆，谢谢你。”

沈雨荨一时之间接受他的道谢，有点受宠若惊，她红着脸嗔怪道：“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不能说谢谢吗？你现在跟我说谢谢，是不是太不懂事了？嗯？”

“你居然学我说话。”萧子靳嘴角微勾。

沈雨荨笑，“老公一直是老婆学习的榜样，我当然要努力学会举一反三，学以致用呀！”

此话一出，萧子靳眉眼的笑意越来越浓，他揽着她的腰，“老婆，看来我们越来越有夫妻相了。”

“嗯，是的，越来越腹黑了。”她笑，尽量不让悲伤外流。萧子靳送沈雨荨去上班后，就开车前往林助理查出来的医院地址，不料刚准备调头却接到了林助理的电话。

“萧总，情况有变。”

“什么情况？”他戴着蓝牙耳机。

“简小姐被转去明珠医院继续接受康复治疗了。”林助理说。

明珠医院？

萧子靳透过车窗看向明珠医院，眉头紧皱，随后他还是熄火重新打开车门，根据林助理提供的病房号找上去。

沈雨荨以为萧子靳已经离开了明珠医院，不料却在穿过回廊之处看到了步伐匆匆的他，下意识地以为他是回来找自己，忙拿起手机打电话问他有什么事，不料竟是无人接通。

其实萧子靳跑得那么快，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手机，那么也就谈不上听得到已经被调成静音的手机动静。如是，沈雨荨只得抬步跟着他跑去的方向跟过去。简舒的病房门前，简夫人被简舒的姨母孟兰拒之门外，“江玲珑，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只是听说简舒醒过来了，所以想过来看一看她。”简夫人说道。

闻言，孟兰冷哧一声，“过来看她？恐怕过来这里就是想嘲讽我们过得没有你好，是吧？”

“你误会了。”面对孟兰的冷言冷语，简夫人并没有生气，而是始终淡定自若。

孟兰看到她这副面孔，就特别来气，“江玲珑，你知道吗？我真的很讨厌你这种人，表面装得一副大度优雅的模样，其实就是恬不知耻的骚狐狸。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个小三带着简宁上门，我姐姐就不会跟姐夫离婚，你更加不可能拥有现在的地位。我最看不起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女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有报应的。”

然，简夫人被如此羞辱，仍然面不改色，“孟兰，有时候看事情不要看表相，你也不要随便污蔑我，我不是你能污蔑得起的人。”

闻言，孟兰愣住了，事隔多年，她没想到江玲珑竟然变得如此深不可露，即使表面看似无害，实则说的话都句句堵得她无话可说。

可孟兰却不愿输给她，如是加大声音道：“是啊，你说得对，看事情是不能看表相，就像你看着人模人样，其实内心就跟一坨翔一样让人恶心。你想看简舒，我偏不让你进去看，今天我就把话撂这里了，简舒除了子靳，谁都不想见。我警告你，你还是快点走，要不然我不会客气的。”

萧子靳？不知为何，此时此刻听到他的名字，她竟然会想到沈雨荨，那个跟她颇有缘份的女孩子。

而正在这时，孟兰口中的萧子靳出现在了她们的前面。

孟兰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忙不迭地推开简夫人，朝萧子靳迎过去，抓住他的手臂欣喜道：“子靳，是你吗？姨母没有看错吧？”

萧子靳第一时间看到简夫人，见其被孟兰推到一边，心有不忍，而简夫人看到他之后就默默地转身朝医院走廊的另一边离去。

“子靳？你为什么不说话？”孟兰看到萧子靳非常激动，但注意到他的视线落在简夫人身上，她有点不高兴。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回答孟兰的这种套话，只是问道：“姨母，我听说……简舒回来了，是不是真的？”

孟兰就知道萧子靳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的，可她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本色，如是装做一副唉声叹气的模样，“唉……是不是真的，姨母带你进去看，你就知道了。”

“嗯。”萧子靳内心有点五味杂陈。

可快到病房门口时，孟兰却忽地顿住脚步，“子靳，姨母知道你已经结婚，但是待会儿你千万不要让简舒知道吗？我担心那个傻丫头会因为伤心过度，病情又复发。”

萧子靳想了想，终是点头应道：“我尽量避过这个话题。”

孟兰板着脸，“不是尽量，是一定不要说出来，简舒好不容易才醒过来，你不能再刺激她了，知道吗？”

“……”萧子靳还在思考，他跟雨荨结婚已成事实，简舒迟早要知道的。

孟兰看到萧子靳陷入沉思，以为他过来看望简舒就是想要告诉她……他已经结婚的事情，心下一慌，不由轻声劝道：“子靳呀，你就当姨母求你了好不好？如果你一定要告诉她，也请你不要那么快就说出来，好吗？”

闻言，萧子靳只得应道：“嗯。”

“还是子靳最好。”孟兰眉眼里迅速划过了一抹欣慰之色，可很快被她隐藏在眼底之下。

“姨母，我们进去吧。”

“好。”

如是，孟兰走在前头，萧子靳跟在后头，两人一齐走进了病房。

“小舒，你看一下姨母把谁带过来了？”孟兰一进去就走到正侧躺在病床上的简舒旁边。

简舒此时正看向病房的窗外，并没有看到萧子靳，她只是虚弱地轻声说道：“姨母，你明知道我心里只有子靳，你为什么还要把其他人带进来？”

孟兰拉住她的手，“姨母知道，所以姨母不会让其他人进来的。”

“子靳……？”简舒的眼里乍现光芒。

孟兰笑着点头，“你转过身子看就知道了。”

简舒有点犹疑，可还是缓缓地转过身子，当看到站在床旁的萧子靳时，她满眼不可置信，“子靳……哥哥？”

萧子靳看着眼前的简舒，眼里同样有着震惊人和欣喜，将她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遍后，发觉她瘦得让人心疼。

“简舒，你瘦了很多。”这是事隔多年后他对她说出的第一句话。

闻言，简舒不由红了眼眶，可还是故作坚强地笑道：“女孩子瘦了不是更好看吗？子靳，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

说着，简舒从病床上站起来，掀开被褥，走到萧子靳的面前，作势想要一把抱住他。不料，却被他稍稍往旁边一避，改为扶住她虚弱的身体。

见此，简舒的眼眶里氤氲着一层厚厚的水雾，她极其委屈地道：“子靳，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为什么不让我抱一抱你？”

“不是的。”萧子靳看到她两眼含泪，心疼不已，他说，“简舒，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么样？”她哭着问。

萧子靳忘记了孟兰的乞求，他想说：“因为我已经……”

“咳咳咳……”萧子靳还未说出结婚两个字，孟兰眼见形势不妙，忙假装咳嗽打断了他的话。

“姨母，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受风寒了？”简舒转过头，担忧地问。

“没有，就是刚才喉咙有点不舒服，咳嗽了几下，现在没事了，你不用担心。”孟兰说这些话的时候，还不忘对着萧子靳挤眉弄眼。

萧子靳是聪明人，瞬间便明白过来了，如是也不敢再说出真相。

然而，简舒见孟兰没有事，不由得再次面对着萧子靳，继续刚才的问题，“子靳，你刚才说……你已经什么了？”

他说：“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一时间还没有适应过来，所以才会……有点不自在。”

此刻他撒了谎，他觉得非常对不起雨荨。

简舒听闻，眼里的泪水才收住，“真的只是这样吗？”

“真的。”

“真没想到我这一睡就是这么多年，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你还没有结婚吗？”简舒眼里蓄满着泪水，试图以此来告诉萧子靳……她非常不希望他已经结婚。

萧子靳不知道，刚才追着他过来的沈雨荨正站在病房外的窗口注视着里面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简舒。

传闻中，简舒是一个美丽与智慧并重的极品美女，如今亲眼看到，果然不负传闻。

简舒有着一头乌黑秀丽的头发，柔顺尽显意境美，精致的五官让人看一眼就难以移开视线，即使素颜朝天，依旧唯美得惊天地泣鬼神。她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却有一种独特的味道从她的身体里散发出去。

直到这时，沈雨荨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梁温柔甘于输给简舒，却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萧子靳跟自己在一起，因为她和简舒根本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见到简舒之前，或许她还可以自信萧子靳的心都在自己身上，可是当亲眼看到简舒真人后，她自我安慰的那点自信也随之灰飞烟灭，留下来的只有无限的自卑。

单单看简舒这个人，她竟然就自惭形愧，那么她根本无法想像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该拿什么资本去和简舒抗衡。

可就算如此想，沈雨荨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要听一听萧子靳到底会如何回答简舒问他有没有结婚的那个问题。

“子靳，你沉默就代表你已经默认了是吗？”简舒见萧子靳良久都没有回复，不甘地再问了一次。

萧子靳看着瘦弱的简舒，实在不忍心在这种时候去刺激她，如是只得撒谎道：“没有，我没有结婚。”

此话一出，简舒欣喜地一把抱住了萧子靳：“子靳，谢谢你愿意等我……。”

萧子靳被她突然抱住，感觉自己竟然完全找不到当年跟她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不由怔愣不已。

难道是事隔多年，自己已经对那种感觉陌生了，以致于自己的记忆有点错乱？还是说，因为如今的简舒比以前瘦了很多，所以身体间传来的感觉会不一样？

简舒却忍不住喜极而泣，“子靳，你是不是因为我才一直单身？我没想到你会为了我一直单身到现在，我真的非常感动非常开心。”

而沈雨荨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个人，则心如刀割，豆大的泪珠在眼眶着打着转，倔强地没有流出来。

第 140 章 隐情

她知道萧子靳会来看简舒，她也知道简舒和他是青梅竹马，可是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要否认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

在家的時候，他不是跟自己說……跟簡舒見面就是為了說清楚事實，讓兩人做個了斷的嗎？為什麼到真正見面之際，他却否認了？除此之外，她也不明白為什麼簡舒會在明珠醫院，她更加不明白為什麼他騙自己簡舒在別家醫院？

蕭子靳讓自己不要多想，她自己也不多想了，可事實證明，還是自己太過可憐了。他根本就無法抗拒簡舒的魅力，他也無法放棄那個曾經愛了那麼多年的女孩子。

而她呢，只不過是一個替別的男人生過小孩的骯髒女人罷了，自己有什麼資本可以跟簡舒那樣的女人相提並論，自己又有什麼資格可以繼續跟蕭子靳那麼優秀的男人在一起？

想及此，沈雨荨的淚水已經開始無情地肆虐著她慘白的臉龐，她再也受不了，直接轉身朝回廊的另一邊走去。

奈何跑得太急，沒跑幾步便狗血地栽倒向前，撲通一聲狠狠地撞向堅硬光滑的地板，身體傳來的疼痛讓她條件反射地驚叫了一聲。

叫出聲後，沈雨荨方才意識到自己絕對不可以讓蕭子靳發現如此狼狽的自己，如是忍着疼痛撐手想要站起來。

而病房內的三個人都被這一聲尖叫震驚到了，蕭子靳敏銳地捕捉到這是沈雨荨的聲音，心裡一急，當下便推開簡舒，拔腿往病房外奪步而去。

簡舒被蕭子靳推，猝不及防，狼狽地往後退去，看著他步伐匆匆的背影，她的雙拳緊緊握起，雙目染上了恐怖的血絲。蕭子靳剛出病房，便見沈雨荨一瘸一拐地往前跑去，內心湧起一股濃濃的慌亂之意。他不知道她到底什麼時候就在病房外，他更加不知道她到底聽了多少他們之間的談話，但是他知道她一定看到了他跟簡舒抱在一起的畫面。

此時此刻，他非常不希望她因為誤會而傷心難過，如是腳下的步伐如箭步一般朝她追去。

“雨荨……”他跑到她的旁邊，一把拽住了她的手。

她被他拽住手，卻下意識地想要去掙脫開他的禁錮，“你放开我的手。”

“我不放。”說著，蕭子靳還大力地拽住了她的另一隻手。

一雙手都被拽住，不得已之下，沈雨荨只得停止掙扎，哭著大喊道：“蕭子靳，你

明明可以跟简舒在一起，为什么还要出来招惹我？从你进去的那一刻起，我在病房外都看到了都听到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萧子靳没想到，她竟然都看到了，“雨荨，我之所以跟她说我结婚是因为……”

没等萧子靳说完，沈雨荨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不想听你的解释，你跟简舒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我什么都不是，我根本就没有资格站在你的身边，有资格站在你身旁的那一个人一直都是简舒，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亦或者是未来……”

她的情绪很激动，萧子靳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我知道，你瞒着我说简舒在其它医院，就是因为不希望我去偷看你们之间的你依我依；你跟她说你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不想伤害简舒，或者说你从一开始就不想让她知道你结婚。你心里还想着以后可以有机会跟她继续在一起，也许就算没有机会，你也会创造机会，就像你告诉我……简舒在恩泰医院一样。”

她之所以说话那么偏激，除了觉得简舒太有竞争力之外，更多的是因为萧子靳对自己的隐瞒。她选择了相信他，然而他却如此对待她，让她怎么能不伤心？

她在自卑，她在害怕……

看着眼前的女人哭得像个泪人，萧子靳的心如同被抽空了一般，“雨荨，本来简舒是在人民医院治疗，但是当我刚想调转车子时，林助理告诉我……她被转移到明珠医院继续接受康复治疗。这件事我并没有骗你，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可以看我的通话记录，当时我跟林助理通过一次电话。”

“……”沈雨荨还在哭泣等待他的解释。

他见她的情绪稍微有所稳定，如是继续说道：“进去病房之前，姨母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不可以把我已经结婚的事实告诉简舒，担心她会受不了，我犹豫了很久，最后才同意了姨母的要求。”

萧子靳的人品是绝对靠得住的，既然他如此解释，那么就一定是这样，这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

可是沈雨荨还是忘不了他跟简舒拥抱的那一个画面，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接受，她红着眼说道：“即使如此，但最后你们两人不也亲昵地抱在一起了吗？”

闻言，萧子靳却是不说话，伸手直接抱住了她，“不……刚才我并没有抱她。”

其实，萧子靳说得没有错，她在外面一直看得清清楚楚，是简舒主动抱他，然而他却始终都没有伸手去反抱她。

“嗯，我知道。”低低的声音从她的嘴唇间溢出来。

他感觉到怀里的人儿已经被安抚下来，脸上重新露出了欣慰的笑意，“老婆，你跟

着我一起进去见她们吧！”

“为什么？”他刚才不是担心简舒承受不住真相的打击，才撒谎的吗？

萧子靳松开她，继而伸手揽住她的腰，“简舒迟早都要知道这件事，与其让她继续抱有幻想，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把事实告诉她，以免夜长梦多，造成更多不必要的误会。”

“你真的确定了吗？”沈雨荨不希望真的弄出人命。

他点头，“确定了，就在刚才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就想明白了。如果我继续瞒着简舒，那么不但伤害了你，同样伤害了她。”

“还是不要了……。”她犹豫了。

虽然她不想萧子靳跟简舒继续有来往，可也不能不管简舒的死活，在她刚醒过来就去刺激她啊。

“难道你想让简舒继续对我抱有幻想么？”萧子靳道。

他说得没错，如果简舒不知道自己跟他是夫妻，那么她就会认为自己是第三者，这种想法一旦根深蒂固，就算以后让她知道真相，她也会陷入逃避现实的自我催眠中，无法自拔。

就这样，萧子靳揽着沈雨荨一起重新朝病房走去，病房内，简舒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而孟兰则气急败坏地在房内踱来踱去。

两人刚走进去，孟兰和简舒就不约而同地看向他们。

在简舒的眼里，此时被萧子靳牵着手沈雨荨顶多就是一个长相还过得去的女人，无论气质还是样貌，跟她和自己最亲的那个人……都不在同一个级别。然而看着两人如同世界上都幸福的一对夫妻，她的眼里还是不由自主地闪过不甘的神色。

孟兰没有简舒耐得住性子，当她的视线落在两人十指相扣的手上之际，抬起脚步就往他们走过去，“子靳，你这是要干什么？”

可，萧子靳却只愧疚地说道：“姨母，对不起。”

话落，他便牵着沈雨荨的手走到简舒的面前，语速平缓地道：“简舒，对不起，刚才我对你撒了谎。其实我已经结了婚，刚才欺骗你是担心说出真相后，你会受不了，可是我发现，如果不说出真相，就会伤害到我的老婆，同样，这也是在伤害你。”

简舒眸含泪光，“子靳，我宁愿你一直欺骗我。为什么你要那么残忍？你不是说过一定会娶我的吗？”

“简舒，对不起。”萧子靳觉得自己非常愧对简舒，这些年来他已经尽力等待她出现，回到自己身边。可是天意弄人，让他在那种特殊时期遇到了沈雨荨。他和简舒之间，

只能说有缘无份，而他再也不能辜负他的老婆。

“简舒，我正式为你介绍一下吧，这是我的妻子雨荨，姓沈。”

“沈雨荨？”简舒红着眼看向萧子靳身旁的女人。

她没想到……萧子靳，竟然会把沈雨荨带到她跟前来，那她要怎么办。不行，结婚又如何，不是还有离婚吗？这样想着，简舒眼底涌起一抹阴郁。

沈雨荨被简舒看得浑身都不自在，可想到自己是以萧子靳的妻子身份来的，如是尽力冲她展现出一抹礼貌大方的笑容。

“简小姐，嫁给子靳后，我听过不少人夸赞你，所以一直都对你充满着好奇。如今亲眼所见，发现你果然如传闻中一样，是一个优雅美丽的女人。”

简舒没想到沈雨荨在见到自己后还能如此淡定，眸中闪过浓浓的诧异之色，不过想到一旁的萧子靳，此时她脸上展现出来的表情更多是悲伤。

“你们真的结婚了？”

“是的，简小姐。”沈雨荨点头应道。

简舒仍然不甘心，她将视线落到萧子靳的脸上，“子靳，你爱她吗？”

此话一出，沈雨荨的手心，明显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她发觉自己，还是无法做到丝毫不在意这一点，连简舒本人都已经看出了这一点。

看着沈雨荨脸上的紧张，简舒心里不由得得意起来，她想萧子靳会娶这个女人一定就是看中了她这张脸，这张和她相似的脸。

萧子靳偏过头，看着身侧人脸上的紧张，大掌直接握住她的手掌，轻轻的用力，语气低沉却有宠溺。

“简舒，我爱她，哪怕曾经我是因为她的这张脸才娶她，但是我现在知道自己爱的是谁。”

这话让沈雨荨抬起头，那双眼睛里全是感动，有了这句话，她甚至开始不介意萧子靳是因为什么娶她的了。只因，她更加介意……他现在爱谁。

沈雨荨一向都是个傻姑娘，现在的她只想未来。

比起沈雨荨面上的感动，简舒的脸上却是悲伤不已。

“子靳，难道你的心里，再没有一点……属于我的位置吗？”她悲戚戚地注视着他，

简舒在想，萧子靳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忘记那些过往，而且忘得这么彻底。想着自己所努力的一切，得到的却是他的如此冷漠。眼角不禁又渗出两滴眼泪，配上那张素白的

脸，更显得楚楚动人。

“子靳，我知道……我不该再说些什么的，我应该祝福你们，可是你告诉我，那些回忆怎么办，我对你的爱应该怎么办？”

萧子靳握着沈雨荨的手微顿却没有放开，只是蹙着眉，语气也有疼惜，毕竟面前这人是他曾经爱过的女人。

“简舒，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养病，其他的事情，等到你病好以后，我们再好好聊聊，好么？”

简舒看着萧子靳脸上的坚定，虽然着急，虽然恨不得将那两只紧握的手挥开，可还是低着头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我知道了，刚好我也累了，想休息了。”

萧子靳看着简舒的样子，知道自己再留下来只会让她更难受，如是拉着沈雨荨出去。除了爱，他可以好好弥补简舒，可他也了解简舒，除了爱，她什么都不缺。

沈雨荨的眼眶有些发酸，这一刻，她有一种浓浓的负罪感，她只敢紧紧的抓住萧子靳的手，不敢回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将选择权交给萧子靳。

像是感觉到了沈雨荨的不安，萧子靳将手放开，在身后人脸色一点点泛白的时候，又一把搂住她继续往外走。

有些事情，萧子靳想的很明白，他现在想要全心去爱的人是怀里的人，至于其他人，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给希望。

毕竟简舒当初选择了消失，而且一别就是这么多年。病房内，孟兰看着还往门口张望的简舒，脸上的表情不算好，带着几分恨铁不成的意味，“你刚才……怎么那么轻易的就让萧子靳带着那女人走了。”

简舒转过头，因为低着头所以看不清上面的表情，只听她低声的说道，“不然呢？你想让他们继续在我面前秀恩爱吗？”

“你呀，要是你刚才多示弱，多哭一会，萧子靳以前那么爱你，一定会动容的。”

“呵呵，那种把戏要是真用了，最多只能让他多呆一会，我要的……可不是那一会。”简舒将被子掀开，直接的又躺了进去。

看来，她真的要重新想想怎么办了，握着被子的手一点点地用力，被子被掀出了痕迹……。

“姨母，你说若是子靳知道我离开的那些真相……会怎么样？”

简舒的话，让孟兰的双目亮了起来，她想了想，将简舒交给门外守着的保姆后就急

匆匆地去追刚才离开的两人。

可孟兰在医院下面看了很久也没有见到两人的影子，有些气恼，该不会这两人，已经离开了吧。

……

从病房离开萧子靳和沈雨荨并没有直接离开，萧子靳看着眼眶发红的沈雨荨，拉着她在医院内的椅子上坐下后，捧着她的脸轻笑。

“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

沈雨荨点点头，方才还有的坚强这会都没了，只是将头趴在他的怀里，声音也带着几分欣慰。

“嗯，不过，我现在很开心，比任何时候……都开心。”

她想到刚才萧子靳说的那些话，虽然有些同情简舒可心里还是高兴的。若是刚才萧子靳选择的是简舒，她这会大概已经伤心的快要哭死过去了吧。

大掌在沈雨荨的头上轻揉，萧子靳没有想到他不过是将心里话说出来而已，她竟然也能高兴成这样。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心里……也跟着松懈下来。

……

正当两人享受着这一刻的温馨时，两个路过的孕妇却是笑着说道，“你看看，年轻就是好，都怀孕了，还这么黏糊。”

另一名孕妇看样子应该是二胎，往坐着的两人看过去，皱了皱眉，想到她那个忙着工作的老公，也是一脸羡慕的追着说。

“可不是吗，还真是让人羡慕，我家那个每次产检都不到位，都是我自己来的，要不是还有你陪着一起，我还真是想哭。”

“哭什么啊，你想想……我们两个生第一胎那会，老公不是也陪着吗，只是现在他们越来越忙了而已，你要想开一点，他们挣钱，还不是都给我们花。”

这话像是安抚了那名话中有些幽怨的孕妇，两人就这样手挽着手离开了。

不过这些对话倒是让沈雨荨闹了个脸红，她怎么都没有想到她和萧子靳竟然迷迷糊糊的来到了妇产科这里，她还被人当成了孕妇。

想到这里，沈雨荨赶紧是坐直了身体，她刚才的姿势完全趴到萧子靳的身上，所以人家看不清她的肚子，有误会也是正常。

“放心，以后不管你生多少，产检这些事情，我再忙都会陪着你。”

萧子靳看出了，沈雨荨面上的羞怯，深邃的眼底掠过笑意，直接凑近她耳边说了这么一句。

沈雨荨的脸更红了，抬头看了一眼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护士，站起身就快步的往前走。

看着这样的沈雨荨，萧子靳眼中的笑意更深，他的小妻子，还真是害羞呢，而且，还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如此的害羞。

像是想到了什么，萧子靳追过去的脚步也越发的快，几乎是在沈雨荨踏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将人又牢牢的搂进了怀里。

“萧子靳这里是医院，人多，你别太过分了。”

挑了挑俊朗的眉，语气带着难得的无赖，“老婆，你要不要告诉，什么叫做过分？我不过就是，搂着自个老婆，这就叫做过分？”

看着沈雨荨瞬间说不出话来的小嘴，萧子靳拉着她，也不顾来往的人，俯身在那张小嘴上轻点了一下。

“现在，我们可不是在医院里面哦……”

被萧子靳这个动作惊呆的沈雨荨，反应过来后不敢去看周边人的反应，心里有股甜意在一点点的发酵。

直到她听见一个带着哭意的声音才慢慢的抬起头，待看清站在他们跟前的人时，心里再度涌起了一些小紧张。

孟兰刚才以为萧子靳和沈雨荨离开了，结果一转身就看见两人如此亲密的一幕。心里闪过一抹恼火，抓着包带的手也忍不住的加大力度，不过脸上还是带着笑意。

“我刚刚还以为你们已经走了呢……”

萧子靳看着笑得牵强的孟兰，微不可查的皱了皱眉，该不会是简舒那边出什么事了吧？或者想不开？可他记忆中的简舒应该不会这样，她与雨荨一样善良一样懂事。

否定掉心中一闪而过的想法，萧子靳对着孟兰微笑，“姨母，你是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虽然萧子靳依旧叫着自己姨母，可孟兰就是能感觉到他语气中的疏离感，余光扫到他身旁的沈雨荨，知道很多事情现在急不得。

如是耐着性子微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有些事情我一直都藏在心里，不说觉得对不起你和简舒。你不知道刚才你走了以后，简舒就一个人躺在那里，不哭也不说话。我知道那孩子素来都是要强的，也喜欢替别人着想，所以，我也不会勉强子靳你做什么，只是过去的那些事情我要是今天不说出来，藏在心里大概会难受一辈子。”

沈雨荨不知道孟兰要说些什么，可是听见她说道简舒的时候，心也像是被什么用力扯了一下，她拉了拉萧子靳的手，点点头。

感觉到沈雨荨的意思，萧子靳如是点头：“这附近有家咖啡馆，要不……我们去坐会？”

萧子靳的回答让低着头的孟兰眼里满是得意，她就会知道只要提起简舒他就一定愿意听。

“那……你们慢慢聊吧，我先回去了。”沈雨荨强撑着微笑道。

萧子靳拉住她的小手，用力握紧：“不，我们一起去咖啡厅，然后一起回家。”

感觉到他的用心，沈雨荨的心里又一起泛起了浅浅的感动。她看了看孟兰，又看了看萧子靳，随即点了点头。

到了咖啡厅，萧子靳先去停车了，孟兰与沈雨荨先找到了位置坐下。

孟兰靠在背后的沙发上，那眼睛不停的在沈雨荨的脸上扫视，她真没看出来，这女人有什么好的，若是真有什么，就是那张脸的确与简舒有那么几分相似。

可那又怎么样，就算刚刚在医院里萧子靳说了他现在爱的是这个女人，但现在简舒回来了，以后时间久了，萧子靳自然会改变心意。

毕竟，谁会放着正版不要，要盗版呢，想到这里，孟兰便是放心的端起桌上的水杯慢慢地喝了起来。

沈雨荨放在桌上的手指下意识地揪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孟兰看着她的时候，竟有一种被毒蛇盯住的感觉，那感觉一点都不好受。

停完车的萧子靳，将外套递给一边的服务生，然后挨着沈雨荨坐了下来。

叫来服务生点好饮品后，萧子靳才看着孟兰微笑道，“这里安静，姨母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孟兰点了点头，眼底迅速地染上几分难过。

在孟兰的讲述下，一个豪门中的隐情，就一点点的被揭开。

原来，当年简舒的母亲也就是孟珠，在与简父结婚以后，感情从最开始的平稳，到后面的摇摇欲坠。

而且，就在孟珠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时候，简父却带着小三江铃珑和一个小男娃上门了，声称是他在外面的女人和儿子。

孟珠的性子就刚烈，受不住这样的背叛，所以那段时间几乎都与简父大吵大闹。

江铃珑住进简宅以后一副女主人的姿态自居，这让孟珠根本就受不了，所以在简父提出离婚以后，更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只是离婚协议上，大女儿简羽是跟着孟珠，而小女儿简舒则是留下来跟着简父。

沈雨荨想不到简舒竟然还有这样的身世，虽然是因为离婚被分给父亲的，可还是忍不住对她升起了同情。

若换作她是孟珠肯定不会将简舒留下来的，一个变了心的父亲再加一个小三上位的后妈，能对简舒多好呢。

果然，孟兰后面的语调越来越悲愤，原来在离婚后，孟珠在带着简羽伤心地回娘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当场车毁人亡。

孟兰说道这里的时候，情不自禁的痛哭起来，饶是萧子靳，也有几分感触，体贴地递过去一张纸巾。

“姨母，人死不能复生，你就不要那么伤心了。”

“唉，这话多少人和我说过，可是我一想起……我那个苦命的姐姐和侄女我就忍不住，你说姐姐那么好的人，怎么就那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我在想怎么会有女人那么不要脸，竟然会勾引别人的男人。”孟兰说到这里，趁着萧子靳低头的功夫深深的看了沈雨荨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也一样。

沈雨荨心下一颤，她不知道刚才是不是自己想多了，怎么会有种简舒姨母那句话在说她的感觉呢。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萧子靳第一时间就感觉出了身边人的不对劲。

沈雨荨摇摇头，将刚才的那些想法压了下去，“没事，我就是有些……替简小姐难过。”

“唉，这些其实都算不得什么，你们不知道简舒后面才是真正的可怜。”，孟兰叹了口气，继续的说下去。

没了生母照顾，简舒在简家表面上过的风光无比，可实际却并不快乐。不过因为简舒自身善良，所以江铃珑的儿子，简宁反倒对简舒这个妹妹很是亲昵。

可后来在简父离世后，一切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简家的财产雄厚，可偏偏简父离世的突然。

直接给了大伙一个措手不及，当时简宁才刚大学毕业，根本应付不来公司那些股东，公司的大权很快便落入了简城，也就是简父的弟弟手里。

这一系列的事情，根本就容不得简舒反应，就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江铃珑在简

父离世之前还曾经欠过一笔高昂的债款。

若是曾经的简家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可是对于现在的江铃珑，显然就没有那么好办了。

听到这里，萧子靳忍不住的打断，“姨母……当时，既然是这种情况，为什么简舒不告诉我。”

当初简舒离开的那么突然，连一点征兆都没有，他实在无法想象当时她的身上居然发生着那么大的变故。

孟兰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才说道，“那孩子素来就是倔强，而且那会她可能也没有想到江铃珑会那么的丧心病狂。”

坐在萧子靳身旁的沈雨荨，下意识，就是握了握手边的杯子，她能听出来，当年简舒的离开定然还有更大的隐情……。

第 141 章 隐情 2

沈雨荨抬头看了一眼萧子靳俊朗的侧脸，心口有些发紧，她不确定如果继续听下去他的心里会不会有所动摇，但是，她还是选择继续陪着他在这一听。

孟兰像是看出了沈雨荨眼中的不安，心下有着讥讽，这女人既然还想继续听，那她就继续说。

最后被那笔钱逼的没办法的江铃珑，不得不生出别的心思，知道那债主对简舒有意思，便哄着简舒去了一家酒店。

不知道内情的简舒到达酒店后，竟被江铃珑当场推给了那位债主，被债主和两名保镖压制着的简舒心急如焚，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江铃珑离开。

那一刻简舒甚至跪下来求江铃珑不要走，可换来的却是江铃珑没有转身的背影。江铃珑一走，那债主便要带着简舒去了房间。

在债主的欺凌下，简舒歇斯底里地挣扎，好不容易才挣开债主们的控制，想也不想去往酒店门口逃去。

因为跑的太急，她没有留意到酒店门口就是大马路，最终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在地，并且成为了植物人。而孟兰在得知简舒出车祸以后，立马是赶到了医院。

解决完债务的江铃珑带着简宁去了美国，投靠她在美国的娘家，而孟兰担心江铃珑会再次对简舒下手，所以才会把简舒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知道。

“所以……。”孟兰用手帕擦拭了一下眼里的泪水，望着萧子靳道：“子靳，不是简舒狠心抛弃你，而是简舒遇到了麻烦，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她真的很可怜……。”

孟兰的话，让萧子靳与沈雨荨都愣在了当场，他们没有想到简舒竟是过的如此的坎坷。

先是因为父母的离婚而被留在简家，后面母亲与姐姐又同时离世，最后就连父亲也死了，还被后母作为抵债送人了，然后，才会有了后面的车祸……

想到这些，萧子靳骨骼分明的手指用力的握在一起，那双深邃的眼里更是有着怒意。他从来没有想过曾经那个被他捧在心尖上的人，竟然被如此对待过。

孟兰能看出萧子靳现在的愤怒，嘴边露出一抹诡异的弧度，低下头，用勺子一点点的搅着咖啡，看着上面的牛奶，一点点的被咖啡，原本的颜色，染黑。

嘴角的弧度越发的深，只觉有些事情，还是逃不过她的计划。

表面上却仍是那一脸的悲伤：“这些年来看着简舒躺在床上一点一点地瘦下去，我

这个做姨母的真是心如刀割啊。现在好不容易盼到她醒来了，江玲珑那个贱人居然也在这个时候回国了，简舒该怎么办？”

“姨母，你放心，我不会再让江玲珑对简舒下手的。”萧子靳道。

姨母点了点头：“我知道你心疼简舒，有了你的保护我想简舒一定会安全许多了。子靳，你知道么？简舒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见你，她对你的感情真的是天地可鉴啊，只可惜……你俩终究是有缘无份。”

“对不起，姨母，是我辜负了简舒。”萧子靳歉疚道。

孟兰无奈地摇头：“罢了，既然简舒都决定放下过去全心全意祝福你俩了，我也不方便再多说什么了。我说了那么多，只是不希望你误会简舒，把她想的太坏了。”

“我懂。”萧子靳点头。将孟兰送回医院以后，萧子靳与沈雨荨才慢慢的往家开，一路上，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沈雨荨心底的震撼不比萧子靳少，她一直都知道简舒在萧子靳心中的分量。

即便萧子靳已经表明了态度会把简舒当成过去式，可此刻她的心里还是有着慌乱，同时也有着难过，替简舒难过，一个女孩子竟然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与委屈。

这样的简舒，萧子靳真的放的下吗？她不敢想象。

她甚至不敢去回想简舒那张苍白的小脸，还有那副飘飘欲坠的身体，因为一回想起来，她的心里就会浮上一抹浓浓的负罪感。

毕竟是她亲手断了简舒的幸福，传闻中如此完美的简舒，却落入了今天这样的下场。她低着头，不敢去看萧子靳，她甚至有些害怕他会不会也如同她此刻这样心中摇摆不定。

正在开着车子的萧子靳表情沉凝，一时也顾不上关心沈雨荨现在的心情了。他和沈雨荨一样没想到简舒消失的真相会是这个样子，更没有想到简舒竟受过这么多的磨难。

如果当年他对简舒的消失再上心一点，不去相信简家人的骗他说简舒去美国的谎言，那么简舒也不用受那么大的罪了。

而他和简舒也不会突然分开，并且一分就是这么多年。

萧子靳突然怔忡了一下，他在想些什么？怎么会想到自己和简舒的未来？他现在明明已经娶了雨荨，心里也爱着她的啊！

他侧头看了一眼沈雨荨，随即伸出手掌将她放在膝上的小手握入掌心，心里涌起一抹愧疚。

在他的大掌覆上来那一瞬，沈雨荨的小手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抬头，刚好接触到他眼底的愧疚。

两人沉默不语的回到御临花园，沈雨荨看着萧子靳停车，然后一起上楼，整个过程依然处在沉默中，沈雨荨更是整个人都显得有些恍惚。

直到晚上萧子靳去了浴室以后，沈雨荨才慢慢地反应过来，不过才一天的时间而已，感觉就像从地狱到了天堂，然后又从天堂一点点的坠落地狱。

坐在床上，耳边都是浴室里传来的水声，可她竟是生出几分错觉，仿佛这种日子很快就要离自己远去了。

“今天累了一天了，早点去洗澡吧。”萧子靳围着浴巾走了出来，虽然语气温柔，可还是能让人感觉出来他的心不在焉。

其实，沈雨荨很想说，若是你后悔了那就去找她吧，可她说不出来，这种时候也不舍得说，她只是晃神地点头，然后抱着衣服走了进去。

将门关好后，沈雨荨将花洒打开，任由那水流喷洒在头上、身上，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脱，只是抱着膝盖蹲在那里。

渐渐地分不清脸上的到底是水还是泪，后面更是机械性的开始洗起了身子，等出去的时候，萧子靳已经在床上躺好了。

他没有开口，只是抱着她，沈雨荨也就没有开口……。

关了灯的房间很黑，很黑，竟让一直都习惯的沈雨荨生出了几分害怕，手也是情不自禁的抱着身侧人的身体。

黑暗中，能听到男人一声微不可查的叹息声，里面满满都是烦躁，可沈雨荨却听不出来这一声萧子靳到底是为谁而叹。

也许是因为这一天确实发生了太多太多，纵然沈雨荨心里装着满满的心事，渐渐地还是睡着了。

迷迷糊糊之中还做了一个梦，梦里的萧子靳很温柔，很温柔，那双好看的眼眸似能滴出水来，可却并不是对着她而是对着简舒。

迷迷糊糊间，她看着他们两个亲密无间，携手渐行渐远。她在身后急得泪如雨下，想试着张口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消失而去。

“不要……不要……你别走，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依然被困在梦里的沈雨荨不停的挥着手，脸上都是泪水。

“萧子靳，你回来……”从睡梦中惊坐起来的沈雨荨看到眼前一片黑暗，心越发的慌乱，双手不停的乱摸，可是身侧却是空空的。

“啪”的一声，她本能地打开灯钮，一室的亮光倾洒下来，照亮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落。她这才发现床上早没有了萧子靳的身影。

萧子靳……他去哪了？他是不是回到简舒身边去了？

想到这里，沈雨荨迅速地从床上翻身坐起，然后下床。她最先看了浴室，心想或许萧子靳正在浴室里面呢，可是浴室里面黑乎乎的。沈雨荨甚至不死心地打开灯，扫视了一圈，确定里面没人后才死心。

他不在房间会在哪里？这么晚了他会去哪里，沈雨荨越想越不安，脚步一转改为往楼下走去。

没有开灯的客厅，同样一片昏黑，但她却在客厅的落地窗旁看到了萧子靳的身影。

掀长高挑，透着贵气的身影……果然是属于萧子靳的！

沈雨荨心头一喜，感觉紧绷住身体的那一圈神经线终于松懈下来……。

听到动静，萧子靳回过头来，看着沈雨荨的身影迅速地跑了下来，然后一头撞进他的怀中，将他抱的死紧。

沈雨荨紧紧地抱着萧子靳的身体，任由泪水慢慢的流下。

还好……还好他没有走，没有扔下她不管！

两人就这样抱了许久，萧子靳感觉到她的心情渐渐地恢复平静后，才终于松开她。只是当目光落在她光着的脚丫上，表情瞬间严肃了起来，直接将灯打开，然后抱着她走向沙发。

“怎么了？”他问。

沈雨荨咬着唇看着萧子靳，其实她也想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会睡不着，可是又有些害怕他的答案不是自己想听见的。

她只是注视着他，一声不吭，双手仍然搂在他的脖子上，仿佛担心自己稍一松手他就会从自己跟前消失而去。

萧子靳看着自家小媳妇像只小猫般不安的样子，突然有些歉疚，他从孟兰嘴里知道那些事情的时候的确是吃惊不已，所以忽略了沈雨荨的感受。

依照她的性子现在肯定是在自责、担心、害怕……。

他将她搂在自己脖子上的小手拿了下来，轻柔地放在嘴边，声音有些低哑，“真是 个傻女人，我都说了我现在爱的人是你，怎么还这么不相信我？”

打断沈雨荨既然说出的话，萧子靳将她搂在怀里，“别担心了，这些事情交给我去处理就行了，我会尽快处理好的。”

沈雨荨点点头，将脸埋回萧子靳的怀里。

这一夜，就这么相拥着过去了……。第二日，站在医院的走廊上，沈雨荨有些局促不安地拉了拉他的衣袖，犹豫的开口，“子靳，要不还是你自己进去吧。”

她总觉得如果自己跟着萧子靳一起进去，对于简舒肯定是一种更大的打击，她不忍心。

身为女人，她可以理解那种无法与相爱之人在一起的感受，那种痛苦的感受！

只是还没等她松手，小手便被萧子靳牢牢拉住。

“这件事情你是必须要和我一起面对的，我们是夫妻，任何时候都该一起，更何况对于现在的简舒，我不能给她任何的希望，因为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懂吗？”

萧子靳的话成功地给沈雨荨增加了信心，是啊，他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什么事情都该一起，既然已经决定了要跟萧子靳继续生活下去，她就不能退缩……。

病房的门开了，首先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是孟兰，对方一看到萧子靳居然带着沈雨荨一起过来，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不过出于礼貌她还是微笑着招呼：“子靳……你们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简舒。”萧子靳侧头看了一眼沈雨荨，浅笑道：“昨天突然接到简舒回国的消息太过震惊了，都没有好好陪她说说话。”

“噢……。”孟兰点了一下头，一脸心疼道：“是该好好陪她说说话的，从昨天你们走后，简舒就几乎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东西也不怎么肯吃，我真担心这样下去她的身体会顶不住。”

沈雨荨微笑道：“我特地给简小姐熬了点难汤，不知道合不合她的胃口。”

“沈小姐有心了。”孟兰扫了一眼沈雨荨手里的保温盒，心里满是不屑，脸上却努力地保持着礼貌，“二位快过来坐吧。”

萧子靳和沈雨荨一起步入病房的时候，简舒正靠在床头上发呆，素白的小脸配上干涩的嘴唇，还有那瘦得似纸片般的身形，怎么看怎么惹人怜悯。

毕竟是自己心爱过的女人，萧子靳此时的心情说不触动是假，可他却不得不保持着疏离而温和的态度与她打起了招呼：“简舒，你还好么？”

原本处在呆滞中的简舒终于幽幽地转过脸，盯着他道：“子靳，你以前不是叫我简舒的。”

那漂亮的眼眸……尽显伤感和失望。

“嗯……。”萧子靳有些不自在地迟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改了口：“舒儿……。”

舒儿，小舒，是他以前常唤她的名字。

简舒强颜欢笑着冲二位微笑了一下，示意他们落坐后说道：“其实你们不用来看我的，我挺好的。”

“雨荨特地给你熬了鸡汤，让你补补身体。”萧子靳说。

沈雨荨忙接了一句：“是啊，简小姐，你太瘦了得尽快把身体养起来。”

“谢谢。”简舒表示感激：“先放着吧，我一会再吃。”

沈雨荨依言将鸡汤放在桌面上，萧子靳抓过她的手掌，对简舒道：“舒儿，昨天我已经向你介绍过雨荨了，我俩是去年结婚的，对了，她现在就在这家医院上班。”

“是的，简小姐接下来的日子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可以找我帮忙。”沈雨荨说。

“好，我会的。”简舒尽量不去看两人握在一起的手。

沈雨荨看了看简舒，又看了看萧子靳，道：“你们那么久没见，应该有许多话要说吧，那我就不掺和了，你们慢慢聊吧。”

听到她这么说，萧子靳微讶地侧过头来看她。

沈雨荨回他一个安抚的微笑：“你忘啦，我今天还要上班的，而且我跟简小姐也算是认识过了，以后有的是机会慢慢聊。”

她今天明明不用上班，不过既然她这么说了，萧子靳只好顺了她的意柔声道：“好，那你先去忙吧。”

沈雨荨走后，孟兰也找了个借口出去了，你病房内只剩下萧子靳和简舒两个人，瞬间变得有些安静过头。

简舒望着萧子靳，眼神近乎痴迷。

萧子靳自然感觉到了，心里对简舒的歉疚不禁又涌上心头，他迈步走到桌前，将沈雨荨放在桌上的鸡汤倒出来一碗，递到简舒跟前柔声道：“听兰姨说你从昨天我们离开后就没有吃东西了，这样下去怎么行？乖，多吃一点吧。”

“我吃不下……。”简舒含着泪，目光依旧停在他的脸上，哽咽着吐出一句：“子靳，我只要一想到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跟你在一起，心里就如同被刀割一般。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我宁愿自己永远都不要醒来啊……。”

“别说这种傻话。”萧子靳放下鸡汤，扶住她微微颤抖的身体：“对不起，当初我上简家打听你的下落时，他们都告诉我说你和简宁一起出国了，所以……。”

“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简舒低低地呜咽起来：“从小到大，我在简爱一

直表现得乖巧本份，对小妈也是敬重有加，可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子靳……我真的好害怕……。”

“别怕，从今天以后她不会再伤害你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就连你……也移情别恋了，子靳……你让我怎么喝得下这鸡汤？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真的宁愿饿死也不要活得这么孤单啊……。”简舒越哭越伤心，身体微微往前一倾，靠在他的怀里。

看着她哭得肝肠寸断，泪如雨下的样子，萧子靳心疼不已。这个时候也根本不忍心推开他，他抬起的手掌在半空中停滞了片刻，最终还是落在了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拍抚着。

他知道此时的她心里该有多难受，只能任由着她在自己怀中流泪发泄。

就这么拥抱着沉默了半晌，萧子靳才终于开口道：“舒儿，你还年轻，会有更好的男人等着你。等到属于你的真爱来了，家就有了，所以……不要那么悲观好么？”

“属于我的真爱？”简舒仰起被泪水浸透的小脸，盯着他：“属于我的真爱已经被我自己弄丢了……。”

萧子靳摇头：“舒儿，曾经我也以为属于我的真爱被我一不留心就弄丢了，以为自己这辈子也不会再爱了，可自从雨荨出现后，我才发现其实人在这一生中不是只能爱一次，只要对的人出现了，爱情自然就来临了。你现在会这么想，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等你真正遇到后就明白了。”

大概是跟宋洋相处得多了，萧子靳感觉自己既然也成了半个爱情专家。

不过他说的没错，当初简舒失踪的时候他确实伤心过，崩溃过，甚至这么多年来都忘不掉她，直到沈雨荨出现后，他才渐渐地放下了跟简舒的这段感情。

简舒却摇头，泪水仍然流个不停：“不，我不相信你真的已经忘掉我了，不然你不会娶一个和我长得神似的女人，子靳……我不相信你真的爱沈雨荨，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的男人，所以你不忍心离开她对么？”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简舒固执道：“子靳，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么做其实对沈小姐也是一种伤害？难道你要让她一辈子都活在我的阴影下，替代我在你心里的位置吗？这对你或者对她都是一种伤害啊！”

“简舒……不要再说了。”

“你心虚了？”

“不是心虚，而是……。”萧子靳盯着她，一本正经地开口：“我和雨荨经历过的种种磨难，不是你能想象到的，我是真心喜欢她。”

“真的吗……？”简舒的泪水峰涌而下。

萧子靳狠了狠心，点头：“真的。”

简舒点了点头，苦涩地用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只能认命了。”

“对不起……。”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因为这不是你的错，怪我自己……都怪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精明一点，中了小妈的圈套。”简舒终于将身子靠回床上，脸上表情也渐渐转为惆怅：“子靳，谢谢你还肯陪我在这里发神经，其实我就是想弄清楚你到底是真的爱沈雨荨还是只把她当成我的替身，既然你说你是真爱，那我就只能死心了。”

“应该是我跟你说谢谢才对，谢谢你没有让我为难。”萧子靳抬手，重新端过桌上的鸡汤，耐心地诱哄道：“好了，再不喝鸡汤就凉了，赶紧喝一点吧。”

见她仍是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萧子靳只好将鸡汤喂到她嘴边，继续耐心地劝慰：“乖，张嘴……。”

简舒似是被他感动了，脸上再次滑下泪来，并且乖乖地张嘴接过勺子里的鸡汤。

看到她终于肯吃东西了，萧子靳心里总算松了口气，继续喂着。

半碗鸡汤喝完后，简舒看起来已经平静了些许，她吸了吸鼻子摆出一副强颜欢笑的表情看着萧子靳道：“子靳，可以跟我说说你 and 沈小姐的事么？”

萧子靳拿着勺子的手明显顿了一顿，帅脸飞上一抹微讶：“你想听？”

“嗯，我知道你是个很难对女人动心的男人，所以很好奇你俩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简舒笑了笑，迟疑着说：“我想……沈小姐一定是有特别的过人之处吧，不然不会让你爱她爱得那么深。”

萧子靳看着她，很难读懂她强撑着的笑容下究竟是否真心想听自己跟沈雨荨的故事，但既然她问着了，他只好尽量简洁道：“我和她是去年在爷爷的生日宴上认识的，当时她莽莽撞撞地出现了，又莽莽撞撞地招惹上了我，闹了一些是非。为了平息是非，也为了顺利拿到公司的继承权，我俩玩起了假婚。后来因为她的个性直爽可爱，是个很特别的女子，我们假着假着就成真了……。”

说到这些滑稽的过往，萧子靳的唇角不自觉地牵起一打浅不可见的笑容，虽然只是迅速的一闪而过，可细心的简舒还是捕捉到了。

其实她想听的是……当初因为沈雨荨长的像她，所以他对她一见钟情了。

可萧子靳却只字不提沈雨荨与她相似的容貌，是在故意逃避，还是真的只是因为沈雨荨的个性好，所以才爱上她的？

“听起来很浪漫的样子。”她有些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

“算不上浪漫，就是两个互看不顺眼的人硬生生地凑在一起后，慢慢地擦出爱的火花，属于日久生情吧。”萧子靳笑了笑道。

沈雨荨原本就不具备让人一见终情的容颜，反倒是简舒，他当年是真的对她一直钟情了。

简舒的美，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最重要的是她天真善良，懂事可爱。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对她一见钟情，再见倾心，然后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她。

“难怪你会那么坚定地选择她呢……。”简舒微笑了一下。

萧子靳知道自己每多说一句简舒就会难过一分，也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了，如是改口道：“来……再喝点鸡汤。”

“谢谢……。”简舒重新张开嘴，接过鸡汤吞了下去。

萧子靳愿意亲手喂她喝鸡汤，并且这么耐心地哄她，证明他的心里还是有她的，她那被打击得支离破碎的信心，终于又重拾了一些。

喝完鸡汤后，萧子靳原本打算离开，却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孟兰回来，只能留在病房继续陪着简舒。萧氏集团内。

今天是每周的公司例行会议，大伙却苦等不到萧子靳的现身。

苦等不到萧子靳主持召开会议的公司高层们渐渐地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有些元老级的人物甚至开始数落起萧子靳来。

萧泽飞在一旁凉凉地开口：“初恋情人回来了，哪还有心思上班，我看大家就别等了，各自回到各种的工作岗位上吧。”

“说的没错，咱们还是回办公室去吧，还有一堆事等着我们做呢。”有人说。

也有人说：“既然都上来了，那就意味着开一下呗。不是有萧二少在么？萧二少难道不能主持一下？”

“对，萧总今天的会议还是由你来主持召开吧。”

听着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推崇萧泽飞主持会议，林助理虽然情急却也只能在一旁无奈地叹气，谁让他有个事儿多的上司呢？一波未平一波要起，难怪各位高层对他越来越

多意见了。

公司原本就有一帮看王素面而拥护萧泽飞的人，一天到晚恨不得把萧子靳拉下董事长之位，再这么下去，只怕萧子靳真的要保不住他的董事长一职了。

他悄然退出会议室，拨通萧子靳的号码，告诉他公司这边的情况。

电话那头的萧子靳沉默了一下，道：“那就让萧泽飞主持吧，我一时半会过不去。”

“萧董……。”林助理小心翼翼地劝导：“简小姐固然重要，可公司也很重要啊……您……。”

“我知道。”萧子靳又怎会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轻吸口气，也有些无奈：“我一时半会还走不开，等有人来了，我自然会赶回公司去。”

“行……萧董你自己看着办吧。”林助理挂上电话，无奈地扫了一眼会议室里面，随即摇摇头走开了。

第 142 章 这么晚上哪去了？

王素一挂上电话，唐晓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妈，怎么样？爷爷是不是大发脾气？”

“可不是么。”王素心情大好道：“我听王总说，老爷子气得脸都绿了。”

“我看也是，刚刚爷爷出门的时候脸色就已经很不好了。”唐晓也跟着心情大好地笑了起来。

萧子靳一次又一次地为了个女人忽略公司，今天甚至连一周一次的例行会议都没有到场，老爷子哪有不生气的道理？

“王总还带头把泽飞推到主席台上去了，看来这个王总是真心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王素说的有些得意：“都怪萧子靳自己，仗着自己是萧家长孙就各种傲慢，连元老级的高层都不放在眼里，现在好了吧，一出事大伙都恨不得直接把他拽下台去。”

“是的。”唐晓应道。

王素又说：“这个时候泽飞如果表现好了，很容易讨到老爷子的欢心，所以，晚上泽飞回来你得多提醒提醒他，这段时间就别总往外跑了，多到公司坐班。”

“妈，我会的。”唐晓点头，心下却是一片怅然。

自从小文墨出生后，萧泽飞虽然回家的时间多了一点点，可依然是不怎么沾家。她说也说过，闹也闹过了，根本没有用啊！

王素走过去，从她怀里抱过小文墨，看着宝贝可爱的小脸蛋笑盈盈道：“我们家文墨最乖了，以后肯定会比萧子靳更有出息的，凭他萧子靳再有能耐又如何，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也就算了，还被几个女人搞得团团转……。”

小家伙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着，仿佛能听懂奶奶的话似的笑得格外开怀。

“妈，文墨还小呢，你怎么跟他说这些。”唐晓语气中虽有嗔怪，更多的却是幸福。

王素横了她一眼：“你懂什么？任何事情都要从娃娃抓起嘛，泽飞会变得这么不上进就是当年被我给惯坏的，现在小文墨来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培养他才行。”

“这是当然。”

王素突然打量着她问：“对了，你怎么知道简舒还活着？而且醒过来了？”

唐晓捏着宝宝的小手，逗了逗他，随口说道：“我一直在暗中调查简舒的事情，所以第一时间便发现她醒过来了。不过就算我们不告诉萧子靳，简舒自己也会去找他的。”

“这倒是。”王素撇了撇嘴，不以为然道：“传言简舒是个多么通情达礼，善良可

爱的女孩，我看根本也就是心机婊一枚，不然不会缠得萧子靳连会都赶不回去开了。”

“我看也是。”唐晓幸灾乐祸地笑了笑：“沈雨荨这下有对手了！简舒可不像梁溫柔，毕竟萧子靳爱了她这么多年。”

“所以啊，咱们要趁着这个机会把泽飞推上董事长的位子。”王素说完，心情大好地抱着孩子转身往门口走：“宝贝想下楼玩喽，奶奶带宝贝到花园玩去。”沈雨荨被何玉娇从睡梦中拽醒，迷迷糊糊间听到何玉娇气急败坏的声音：“出大事啦！你还有心情睡？赶紧给我起来！”

“怎么了？”沈雨荨有些不耐烦地将她的手掌甩开，她素来最烦的就是母亲这副大惊小怪的样子，完全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上来就是一通乍呼。

“我问你，萧子靳哪里去了？”何玉娇扫了一眼已经空掉的另一边大床。

沈雨荨随着她的视线看了一眼床畔，又抓过床头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语气仍然不太好：“都8点钟了，子靳早上班去了。”

“你确定他是上班去了？”

“子靳这几天公司忙，不上班还能上哪去？”

“上前女友那啊，你不会是还不知道他前女友回来了吧？”何玉娇气呼呼地瞪着她，一副如果她敢说不知道她就咬死她的架势。

“我知道。”沈雨荨双目黯了下来。

她当然知道了，前几天就知道了，也见过那位传说中的简舒了。

听到她的回答，何玉娇更想咬死她了，语气也变是更加气急败坏起来：“你知道？你居然知道了？”

“我知道很奇怪么？”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把萧子靳看紧一点？”看到她如此的不上心，何玉娇恨不得掐死她，“沈雨荨，你这辈子真是没救了！”

“行了行了，你赶紧下去吧，我要换衣服。”沈雨荨一把将愤怒的何玉娇推出卧室甩上门板，耳根终于清静了。

她靠在门边深吸口气，脑子里既然也浮上了简舒的容颜，她不是不在乎，也不是不上心，只是……她再怎么在乎上心又能怎么办？真像母亲说的那样看紧萧子靳吗？连他出门上班都跟着？

若真这么做不但绑不住萧子靳的心，反而会惹来他的反感，何必呢？

男人该爱你的时候自然会爱，不爱的时候，任你怎么痛哭打闹也没用……。

萧子靳究竟是去了公司还是简舒那里她也不知道，也不敢打电话去问，一方面怕萧子靳烦，另一方面……其实是怕知道自己害怕知道的结果！

说是逃避也好，懦弱也罢，总之这就是她这几天来唯一的想法。

“那你说吧，这又你又打算怎么办？”沈雨荨洗漱完一下楼，何玉娇便盯着她追问道。

就知道她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沈雨荨有些无奈地吐出一句：“就这么办呗，还能怎么办？”

“这么办是怎么办？”何玉娇气得双手叉腰，瞧着她：“像上次梁温柔事件一样做一个善良大度的好老婆？任由他在你和另一个女人身上摇摆不定？”

“不会的，萧子靳他没有摇摆不定，他说过自己跟简舒已经是过去式了，不会再有什么瓜葛的。”

“这种话你也信？”

“我信啊。”沈雨荨答，不信又能怎么办？

“我看你是真的没救了，我警告你……。”何玉娇指着她，气得咬牙切齿，却又半天说不出后面的话来。

沈雨荨上前一步，将她高高抬起的手指拿了下，无力地安抚道：“妈……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也不是永远都长不大，这次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你放心吧。”

“真的？”何玉娇明显的不信任。

无论如何也不放弃……这根本不是她这位懦弱女儿的性格！

“真的。”沈雨荨一脸坚定地点头。

不管母亲信不信，反正她自己是相信了，经过梁温柔的事件后她已经成长了不少，也不会对自己的未来采取那么不负责任的态度了。她爱萧子靳，所以不会放弃，永远都不会放弃……。

“那你现在就去把萧子靳给我找回来。”何玉娇不依不饶。

沈雨荨无语：“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子靳这几天很忙，一大早就去公司了。”

“初恋情人回来了，还有心思上班？我才不信。”何玉娇走到茶几旁，抄过沈雨荨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并摁通萧子靳的号码，然后才递到她跟前：“给他打个电话保险一点。”

沈雨荨素来不喜欢在萧子靳上班的时候打扰他，特别是在公司特别忙碌的这几天，可电话已经通了，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

电话响了好久才终于被人接起，是萧子靳的声音，平静地吐出一句：“雨荨，我在开会，有事么？”

“我……。”沈雨荨有些难堪：“没……没什么，就是我妈她……。”

萧子靳了然地笑了，随即道：“我发个位置给你。”

沈雨荨一听，忙道：“不，不用了……你忙吧……。”

她说完便忙不迭地挂上电话，电话刚挂断没半分钟，便响起一声收信息的声音，沈雨荨点开一看，对方的位置果然是在萧氏大楼的。

看着上面的地理位置，沈雨荨的心里突然涌起一抹甜蜜，没想到萧子靳不但没有责备她事多，还真的给她发位置了。

她抬头看了何玉娇一眼，何玉娇自然也看到上面的位置了，不过还是悻悻然道：“这会不在简舒身边不代表中午或者下午不在，总之你给我小心点就没错了。”

“好了，我知道了。”沈雨荨拍了拍她的肩膀，往餐厅走去。夜里，萧子靳回来的时候沈雨荨已经在床上了，倒是何玉娇还守在一楼不肯睡觉。

看到萧子靳回来，一双火眼金睛在他身上来来回回地扫视着，问了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上哪浪去了？”

萧子靳随手将钥匙丢在鞋柜上方，声音有些困倦：“公司有应酬，刚散场就回来了。”

“真的是公司应酬？”

“是的，妈……你早点休息吧，我先上楼了。”萧子靳大跨步地往楼上走去。

经过何玉娇身侧的时候，何玉娇故意用力嗅了一下，闻到他身上是酒味而非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后，才终于放下心来。

“你回来了？”沈雨荨看着走进来的萧子靳，随口问了句：“怎么这么晚？”

萧子靳走过来，在她跟前俯下身道：“你要不要也闻一下，到底是应酬还是……干坏事了？”

他脸上泛着清浅的笑意，一双黑眸注视着她。

沈雨荨扫视着他，其实刚刚从他一迈入卧房的时候她就已经闻到一股淡淡的酒香了，不过她并没有拒绝，而是抬起双手捧住他的帅脸微笑：“好啊，我要好好检查一下。”

说完，她伸长脖子主动吻住他的唇，小巧的舌一点一点地舔过他的唇瓣，随即滑入

他的口中，品尝着属于他的独特气息。

淡淡的酒香在她的唇齿间晕染开来，诱人至极！

记忆中她还是头一回如此主动地吻他，感觉居然也是极好的。

就这么僵着脖子吻了他许久，她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他的唇。

看着她绯红水嫩的小脸，萧子靳坏笑：“怎么样？尝出来没有？”

“尝出来了。”

“什么味道？”

“表现良好。”沈雨荨又在他的唇上亲了一下，道：“快去洗澡吧，洗完早点休息。”

“舍得让我早点休息？”

“看你累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沈雨荨用手掌在他的脸颊上搓了搓：“今晚就先放过你吧。”

“谢谢。”萧子靳笑笑地抽身站直身子，转身往浴室里走去。今天是周六，医院刚好排到沈雨荨今天上班，导致她必须早起。

萧子靳向来没有什么节假日之分，自然也要早起忙工作。

吃早餐的时候，何玉娇瞧了瞧二人，出起了主意：“今天是周末，晚上你俩一起到外面吃去呗，也有好些天没出去逛过了。”

“我也要去！”梓恒举手，却换来了何玉娇一个严肃的瞪眼，只好乖乖地耸拉下脑袋。

“我今天要上班，子靳这几天也比较忙，还是算了吧。”沈雨荨看了看萧子靳道，萧子靳是真的挺忙，这一点她知道。

“我是赚不完的，总不能天天这么忙吧？子靳你说对吧？”何玉娇望着萧子靳道。

她想着只要把萧子靳的时间安排满了，他自然就没时间去前女友那里了，所以才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来。而且她都这么说了，谅他萧子靳也不敢不答应。

果然，萧子靳在略一考虑后便点头：“好，下午我去医院接你。”他这话是对沈雨荨说的。

沈雨荨只能点头：“那好吧。”

萧子靳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餐桌上的三人几乎是同一时间望了过去。

因为萧子靳的私人手机平日里很少响，而能给他打电话的人也并不多，现在又处在

前女友归来的敏感时期，大家自然也跟着敏感起来了。

而当看到屏幕上跳动着‘简舒’二字时，沈雨荨的脸色微变，何玉娇的脸色则大变……。

萧子靳倒是显得不慌不忙，拿起手机走到阳台上去听了一阵，走回来的时候冲餐桌上的母女俩道：“简舒那边出了点问题，我过去看看情况，雨荨，我顺道送你去上班。”

沈雨荨心里有些揪痛，摇头：“不用，我不急，你先去吧。”

“那我先出门了。”萧子靳看了何玉娇一眼，转身往外走。

第 143 章 代理孕母

何玉娇终于反应过来，忙不迭地追上去，冲着萧子靳的背影恼火道：“萧子靳你等等，你刚说你要上哪去来着？去前女友那里去？”

萧子靳步伐微顿，回头望着她：“妈，简舒刚苏醒过来，需要我的帮助和关爱，只有她好起来了，我和雨荨才能毫无心理压力地在一起，可万一她出点什么差错的话，我和雨荨就在以后在一起了心里都会不安的。”

他说的很诚恳，何玉娇却完全听不进去，跳着脚下道：“萧子靳，你忘了当初自己是怎么栽在梁温柔手里的了？你还想在这个女人手里再栽一回是吧？什么心理压力，心里不安，我看你分明就是找借口光明正大地跟前女友约会！”

“不要拿简舒跟梁温柔比，简舒不是这种人。”萧子靳皱眉，明显有着不满。

他脸上的表情……沈雨荨看到了，心里如同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一下。

在他心里，简舒一直是完美的存在，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存在。虽然萧子靳对她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可她的心里还是泛起了淡淡的不适，这大概就是吃醋的感觉吧……。

“有老婆了还跑去会前女友，你把我家雨荨当什么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求着将我们家雨荨从岳城带回榆市的，不然她早跟江辰去美国生活了。”何玉娇越想越气，越气就越大声。

萧子靳脸色有些难看，却并未动怒，因为何玉娇似乎并没有说错什么。

沈雨荨见母亲越说越激动，忙拉住她的手臂道：“妈，你就别嚷嚷了，子靳又没有说不要我。”

“他就算现在不说，被前女友哄几天也会说的，你走着瞧好了。”

萧子靳轻吸口气，伸手将沈雨荨揽到跟前，一本正经地凝视着她：“老婆，你相信我么？”

沈雨荨微讶，回视着他：“我……我信。”答得明显有些迟疑。

“那就够了。”萧子靳抬起的手掌落在她的头顶，轻轻地揉了一下：“我说过我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你什么都不用管，只管继续相信我就行了。”

“好……。”沈雨荨傻傻地答。

其实此刻她的脑中一片浑浊，根本没有半点思考能力，仅有的一丝思绪也是被他牵引着走的。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傻女儿把人给放走了，何玉娇又急又气，最终只能将怒火转到沈雨荨身上，冲着她怒吼：“沈雨荨！我提醒你一句，江辰已经说过不会再回来了，如果这次你再把萧子靳推到前女友的怀里，就再没有第二个江辰来搭救你了，你真要成为孤家寡人一个了，到时你最好别后悔……！”

沈雨荨看着母亲气急败坏的脸，心下不禁苦涩，她当然知道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江辰了……。

“外婆，你就不要再骂妈妈了嘛。”小梓恒从餐桌旁跟了出来，拉着沈雨荨的小手一脸认真道：“妈妈怎么会变成孤家寡人呢？妈妈还有梓恒和外婆啊。”

“你……你给我闭嘴！”何玉娇愤愤地瞪了小梓恒一眼。

沈雨荨却蹲下身子，一把将小梓恒抱入怀中，小脸埋入他的肩窝哽咽道：“对，我还有梓恒……我怎么会成为孤家寡人？”

抱了好一阵，她才松开梓恒，对两人道：“好了，也该出门上班了，妈，你一会记得送梓恒去兴趣班。”

何玉娇冷冷地哼了一声，不搭理她。

沈雨荨原本可以坐萧子靳的车去明珠医院的，大不了就是早到一点，可是她并不想和他一起出现在明珠医院，毕竟他是去看简舒的。

步入医院大门，沈雨荨不自觉地停住脚步，抬头，前面就是简舒所在的住院大楼。

不知道她是真的出状况了还是假的呢？萧子靳那么相信的简舒，真的会是一个善良宽容的好女孩吗？

不自觉地，她迈步往简舒所在的大楼走去。

远远地……她便看到萧子靳和孟兰站在急救室门口，萧子靳表情严峻，孟兰哭得伤心不已。

沈雨荨怔了一怔，简舒真的出问题了吗？

隐约中，她可以听到孟兰用哭哭啼啼的声音在说：“简舒她就是太善良了，明明心情差到极点，明明想你想的茶饭不思，却死活不让我给你打电话。如果不是这次她突然晕倒了，阻止不了我，我肯定也无法给你打电话的……！”

“我家简舒……她总是这样委屈求全，总是这么不爱惜自己……。”孟兰说着说着便说不下去了，捂着嘴巴哭了起来。

听到她的话，沈雨荨心头一窒，突然感觉自己实在是有些太小人之心了。

尽管萧子靳一再地保证不会放弃自己，可自己还是不相信简舒，不相信萧子靳，然

后偷偷跟到这里来了……。

二十分钟后，简舒从急救室里面出来。

孟兰忙不迭地冲上去问道：“医生，怎么样？简舒她怎么会突然晕倒了？不会是脑子里的血块没有清理干净吧？”

医生看了一眼移动病床上的简舒，摇头道：“放心吧，大脑一切正常，可能是没有好好吃饭，血糖低突然出现的晕厥。”

医生说完，紧接着呆囑了一句：“现在是身体恢复关键时期，一定要按时吃饭，多补充营养。”

“我知道，可简舒她……她不肯吃啊，我也拿她没办法。”孟兰偷偷看了萧子靳一眼，满脸的无奈道。

“病人心情差是正常，关键时期作为家属的你们多陪陪她，多安慰安慰她，耐心点哄一哄自然就会吃了。”医生说完，又叮嘱了几句后，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简舒被送回病房，孟兰对着昏睡中的简舒又是一番唉声叹气。

“固执的孩子，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才好了。”末了，她转尔说道：“子靳，你帮我在这里看着，我出去买点吃的回来，等她醒来替我好好劝劝她。”

萧子靳点头：“好。”

孟兰出去了，萧子靳往病床前迈了一步，站在床边注视着睡梦中的简舒。

大概是太久没见，简舒又瘦了那么多，所以这么看着既然有种陌生的感觉。

五官还是一样的五官，肤质也同样是白嫩白嫩的，然而……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却又完全说不上来。

大概是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脸上探询，原本在睡梦中的简舒突然颤抖了一下眼睑，随即幽幽地睁开眼来。

看到萧子靳后，茫然的小脸瞬间被一抹惊喜覆盖，低呼一声：“子靳！是你吗？我没有在做梦吧？”

萧子靳点头，浅笑道：“是我，你没有在做梦。”

“可是……你为什么会在哪里？我肯定是在做梦……。”她原本欣喜的小脸渐渐地又恢复成了茫然，甚至还用手在自己的脸颊上掐了一下，随即‘嘶’的一声。

“有痛感诶，看来是真的。”她马上又笑了。

萧子靳就这么看着她的小脸因为他在茫然和欣喜中变来变去，心里有些愧疚：“对

不起，昨天公司太忙了，所以没有来看你。”

简舒懂事地笑了：“子靳，你干嘛跟我道歉啊？你现在已经有妻室了，工作又忙，不来看我是正常的呀。”

“怎么这样说呢？即便是朋友之间也应该互相关爱的。”萧子靳说。

朋友之间……简舒被他的这种定义刺痛了一下心脏，不过脸上却依旧保持着懂事的微笑。

“子靳，我已经没事了，你快回去工作吧。”她说。

萧子靳却并未离开，而是拉了张椅子在她跟前坐下，凝视着她：“如果你真心想让我安心工作，那就好好吃饭，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我没有不吃饭啊。”

“都饿得低血糖了，还不承认？”

“我……。”简舒哑言，随即微微一笑：“那好吧，我向你保证会好好吃饭的，你就安心回去吧。”

“你可别听她瞎说。”孟兰提着食物走了进来，直接来到萧子靳身侧站定道：“你会吃吗？我还不知道你？子靳一走你肯定又恢复那不吃不喝、不说不笑的模样了。”

简舒冲孟兰嗔怪了一句：“姨妈，你别这么说嘛，你吓的子靳都不敢回去工作了。”

孟兰将从外面买回来的粥盛了出来，道：“想让子靳安心回去上班，那就立马把这些粥吃完。”

“是啊，先吃碗粥吧，省的又昏倒了。”萧子靳说。

简舒果然很乖，点了点便要起床吃粥，在起床的时候大概是因为身体虚弱不小心沉了一下。萧子靳慌忙伸手将她从床上扶起，又温柔地替她垫好枕头。

“要我喂你吃吗？”萧子靳问。

“不用啦，我自己吃。”

“那好，你慢点。”萧子靳将碗递给她。

他居然真的不喂了，简舒心里有些失落，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起了碗里的粥。

沈雨荨走后，何玉娇越想越气愤，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毕竟想靠沈雨荨自己，十个萧子靳都不够给小三抢。

她将小梓恒送到兴趣班，并把他交待给兴趣班老师看管后，立马往明珠医院杀去。

拿着好不容易才从沈雨荨口中套出来的楼层和房号，何玉娇左转右转好不容易才找到简舒所在的病房。

这个时候萧子靳已经离开医院忙工作去了，孟兰正在浴室里面洗东西，透过门上的玻璃，何玉娇一眼就看到病床上长得极其漂亮的简舒。看到她此时居然坐在床头心情大好地对着小镜子摆弄头发，胸腔内更加怒火攻心起来。

心情这么好，敢情刚刚和萧子靳聊的挺愉快呢，小贱人！

‘呼’的一声，何玉娇推开房门一脚便迈了进去，嘴里恼怒地叫嚣出一句：“你就是简舒？”

正在照镜子的简舒被她吓了一跳，差点掉了手中的镜子。

“不是说出了事故？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敢情又是为了勾引萧子靳装出来的小把戏吧？”何玉娇往前迈了几步，居高临下地瞪着她：“抢我女儿的老公？你这女人要脸么？”

简舒大概是没有料到会有这种突发事故，呆在床上一时半会缓不过神来。

倒是厕所里面的孟兰听到动静后走了出来：“谁啊？谁在这里大吵大闹？”

“我！萧子靳的岳母！”何玉娇腾地转过身去，毫不畏惧地迎上孟兰的视线。

两个妇女就这么相视着，目光水火不融地交织在半空。

简舒屏息盯着两人，原本以为下一刻两人便要干起来了，却意外地发现两人原本喷火的目光一点一点地冷却下来，转换成了一种惊讶和狐疑……。

“你是……。”孟兰指住她，一边努力地回想着，一边张嘴结舌着，半晌才吐出二字：“何……何莲？”

“不，我不是什么何莲，你认错人了。”何玉娇本能地转过身去，回避对方的目光。

孟兰却冲上来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拽了回来：“你还敢说不是？你这个大骗子！化成灰我也认识你！”

“说了不是就不是，你别以为用这种烂借口就能转移你家贱人抢别人老公的事！没门……！”何玉娇虽然仍然是大声叫嚣着，可语气明显软弱了不少，明显的心虚。

“好啊，说我家简舒抢男人？那咱们先到巡捕局去把旧帐算一算！”孟兰扯着何玉娇的手臂往门外走，何玉娇一听巡捕局，立马变得更慌了。趁着孟兰开门的当儿，身体挤了出去，迅速地往楼道转角处跑。

“喂……你别走！给我回来！”孟兰追了几步，可惜腿脚没有何玉娇好，不一会儿就追丢了，气得她在原地跺脚。

看到两人有情况，简舒也从里面跟了出来，看着空空的走廊外头不解道：“姨妈，你认识她？”

孟兰看了她一眼，拉着她进入病房，关上房门后，才郁郁地吐出一句：“她就是当年拿着我们的钱跑路的那位代孕中介。”

“啊……。”简舒张嘴结舌。

孟兰点头，气的咬牙切齿：“我还以为她卷款逃到外地去了呢，没想到她还敢呆在榆市，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说完，她冷笑了一下，眼底泛出阴冷的神情：“不过既然知道她在榆市就好办了，我就不信我还抓不着她。”

简舒震惊完，道：“姨妈，你想再找到她有什么难？没听她刚刚自称是萧子靳的岳母么？也就是沈雨荨的妈妈。”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孟兰惊呼，阴郁的脸上立马绽出一抹光彩：“这下好了，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看她还往哪逃。”

相较于孟兰的神采飞扬，简舒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她想了想，道：“可是姨妈，你真觉得这个时候适合、或者有必要去追回那一百来万么？”

“什么意思？”

“姨妈你傻啊，这个骗子是萧子靳的岳母，事情闹大了万一让萧子靳知道当年我们还玩过那么一出，他一调查起来就不好办了。再说这个姓何的，她回去后肯定会想，原来当年找人代孕的是你，而你又是我的姨母，她一定会想到当年需要代孕的女子是我，然后把这事告诉萧子靳，萧子靳一起疑，那我们一样得完。”

孟兰傻了，她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第 144 章 孩子爹是谁？

“那现在怎么办？”她突然没了主意。

简舒想了半天，即也想不出一个好的主意来。

孟兰的脸上重新布满了郁闷：“怎么会那么巧呢？这个死骗子居然是沈雨荨的母亲？看来这个沈雨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不屑地撇了撇嘴。

有这样的妈，女儿能好到哪去？

早知道刚刚她就装作不认识，全当那一百多万喂了狗了，搞的现在不但钱追不回来了，还要担心何玉娇把这事告诉萧子靳。

唉，还真是得不偿失呢！

虽然何玉娇的事情不能再提，不过简舒却并不打算放弃今天这个机会。

萧子靳刚回到公司不久，就接到孟兰的电话，电话里头孟兰的声音又气又急：“子靳，你不知道那个女人有多可恶，你前脚刚走她后脚就来了，将简舒一顿辱骂后，还大言不惭地指着自己是你的岳母，太可气了……。”

萧子靳眉头一拧，直觉得头疼。

“简舒被她骂的连回话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才让你哄好的心情也跟着变糟糕了，这会正哭得起劲呢。”

萧子靳沉吟了一下，道：“那她现在走了没有？”

“走了，踹门进来后就是一通辱骂，骂简舒抢她女儿老公之类的粗话，骂完就走了。”孟兰愤愤道：“真是莫名其妙！”

见萧子靳不语，孟兰又说：“子靳，其实简舒真的没有要破坏你和沈小姐的意思，希望你能跟家里沟通好，别让她们到医院来闹了，真的很伤人自尊的。”

萧子靳点头：“好，我知道了。”

“那简舒现在……。”

“简舒……。”萧子靳想了想，说：“麻烦兰姨替我向她说声抱歉，并且好好安抚她，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好……那好吧，我会的。”孟兰咬了咬牙，挂上电话。

萧子靳居然不回来医院安慰简舒，这一点实在是太可气了！

沈雨荨刚要和同事们一起去吃饭，电话便响了，是萧子靳打来的。

换成以往，看到萧子靳的电话她会立马心头一喜，毕竟萧子靳这个大忙人并不常给她打电话。

可是今天，看着屏幕上突然跳动的号码，她一时间居然有些不敢接听的感觉。

萧子靳找她有什么事？是跟简舒有关吗？会不会是在见过简舒之后改变心意了？打电话跟她道歉来了？

她摇摇头，晃掉脑海中这些不好的想法，然后摁了接听键。

“老公……。”没等她把话说完，电话里头便传来萧子靳冷烈的声音：“沈雨荨，是你把简舒病房号告诉妈的么？”

“啊？”沈雨荨怔了怔，“是啊……我妈她……。”

“简舒还在恢复期，你怎么可以那么残忍？”萧子靳的声音越发冷硬。

“怎么了？我怎么残忍了？”沈雨荨又是一怔，意识到什么般，“是不是我妈去找简舒麻烦了？”

“你真的不知道她特地赶去医院辱骂简舒？”

“我不知道啊。”沈雨荨心里慌了一下，张嘴结舌：“对不起……子靳，我妈她明明答应过我不会为难简小姐的……。”

“妈是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么？”

“对不起……。”沈雨荨除了道歉，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今天上午母亲给她打电话要简舒房号的时候，明明说的是去看看她，了解一下她的心理的。

也是啊，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她还不知道么？早该料到母亲找简舒肯定会有什么好态度的啊！

瞪着已经被萧子靳挂断的电话，她一时间有些无奈起来。

在位子上呆坐了一阵，她才拿起手机拨通何玉娇的号码，质问她是不是去辱骂过简舒了。

何玉娇大言不惭：“怎么了？这种人不该骂么？没打她已经算给脸了！”

“妈……。”沈雨荨气恨不已：“你如果真心希望我和子靳好，能不能就别总给我添乱啊？”

“添乱？难道你还要我去求那个小贱人放过子靳？我告诉你，老娘做不出来！”

“她今天都进急救室了，你还去辱骂她，合适么？”难怪萧子靳会说她残忍，萧子靳一定会以为是她纵容母亲去骂简舒的吧。

“装的！都是装的懂么？”何玉娇更加气愤起来：“我今天去的时候，她还在那里美滋滋地照镜子呢，哪一点像是要急救的样子？”

“我亲眼看到的。”沈雨荨无奈：“算了，妈，我不跟你争执了，总之你以后别再去招惹她，也别再搅和这事了，不然我真生气了！”

扔下这句，沈雨荨便立马挂上电话。

现在萧子靳似乎误会了她，并且在生她的气，她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晚上，萧子靳回到家时脸色明显不太好，甚至连平日里总是在进门时逗一逗梓恒的习惯也忘了，直接上楼。

何玉娇见此，心里又慌又气，“雨荨，你看一看他那是什么态度？这么晚才回来也就算了，居然还摆脸色给我们看，我看他的心早就飘到了简舒那个小贱人身上了。”

沈雨荨知道萧子靳还在生气，但见妈妈口不择言地骂他，不得不小声道：“妈，子靳还在房间里，你说话就不能注意一点吗？”

“我说的就是实话，为了那个小贱人，他已经忘记了谁才是他的老婆了。”何玉娇的声量并不小，正因为如此，才会让沈雨荨担心会让萧子靳听到。

“妈，你别再嚷嚷了，本来就是你不对。”

“我就说，我不高兴……就得说，不说出来我的心情不能好。”何玉娇也是一个倔脾气的人。

无可奈何之下，沈雨荨只得冷声道：“如果你想我和子靳早日分开，你就继续大声嚷嚷，到时你可别后悔。”

此话一出，何玉娇虽不再大声嚷嚷，但嘴里仍是忍不住低声嘟哝道：“明明就是她们的错，现在搞得我就像个恶女人，真是快要气死我了。”

“妈……”沈雨荨担心何玉娇说着说着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上沈雨荨不悦的目光，何玉娇只得忿忿地道：“算了，我不想管你们了，你们要怎么折腾就折腾。”

话落，何玉娇朝房间走过去，房门被‘砰’地一声关上，发出沉重的声响。

沈雨荨看着紧闭的房门，再看楼上，突然间觉得心情如同刚才那道关门声响一样沉重。

在萧子靳的眼里，简舒是绝对不会做出跟梁温柔那样的行为，他是那么的相信简舒。

母亲说当时简舒在病房内美滋滋地照着镜子，根本不像饿得发晕的病人。因为知道妈妈的为人，所以她也没有选择全部相信妈妈的话，可是，心里对简舒却很难再有好感。

但是，萧子靳的态度却让她的心头压上一块更加沉重的石头，他从来没有为了哪一件事而用如此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家人，然而今天他却因为简舒发脾气。

看来，简舒的确是他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从前现在乃至以后，也许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撼动简舒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刚开始，她还同情简舒那么可怜，可是直到现在，她忽然之间觉得自己才是那个需要被同情的人。

最后，她还是怀揣着沉重的心情走进了房间，该面对的……始终都要面对，不是吗？

沈雨荨已经洗过澡了，只能坐在床上，不安地等待正在浴室里面洗澡的萧子靳。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后，萧子靳才围着浴巾从里面走出来。

熟悉的感觉萦绕在房间四周，可是在熟悉的背后，沈雨荨却发现了男人不一样的神情，此时，他正面无表情地朝大床走过来，一双眼眸含着意味不明的神色。

见此，沈雨荨内心不由咯噔了一下。

她的双手还拿着一本杂志，可眼睛却是如同定格一般看着萧子靳，这样的他让她有一种莫名的慌乱，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害怕他会离自己而去……。

她想开口，却发现自己想说的话噎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格外难受。

萧子靳还在吹着头发，眼角的余光瞥到女人落到自己身上的视线，内心复杂不已，最后，他放下手中的咖啡色吹风筒，转过身子，俯首看着她，一言不发。

男人的脸庞近在咫尺，身上散发出来的沐浴香味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愠怒气息，难道他想让自己开口道歉吗？

想到自己的确有错，即使心中有再多的不悦，她还是嗫嚅着开口道：“子靳，今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把病房号告诉妈妈，让妈去打扰简小姐。”

“……”萧子靳并没有立即说话，可他刚才还皱在一起的眉头却慢慢往外松开。

沈雨荨见他没有任何表示，心里更加不安，她不希望因为简舒的事情破坏两人的关系，“子靳，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不料，萧子靳却是勾起薄唇，说道：“是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沈雨荨如此着急地解释，说到底就是不希望萧子靳误会自己。

萧子靳修长的手覆上她的右肩，“我一直都……相信你。”

不知为何，听到这句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她慌乱的心竟然得到了平复，在他的眼里，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跟简舒相提并论，甚至于……他对自己的信任值比简舒的还要高？

沈雨荨还沉浸在那一句话中，不料萧子靳却是说道：“只不过，我有一件事非常不高兴……”

“什么事？”她问。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你就开始叫我‘老公’，为什么今晚去叫我‘子靳’？”

“那是因为……”沈雨荨抿着唇，“因为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板着脸，一副很生气的样子，所以我担心你会不喜欢我叫你‘老公’。”

说到这，沈雨荨还是忍不住再次问道：“老公，你真的不生气了吗？”

“你很希望我生气？”他反问。

“不不不，我一点也不希望老公生气，你不生气……我才不会担惊受怕。”沈雨荨忙不迭地摇头摆手，以示自己的态度。

这时，沈雨荨略微有点迟疑自己要不要再去说那件事，不过想了想，她还是说道：“老公，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如果简舒真的只是演了一场戏，你会怎么样？”

闻言，萧子靳不由凝起眉头，他看着半躺在床上的沈雨荨，缓缓启齿，“我已经说过，简舒不会做那种事，所以你不要再学着妈去试图污蔑她了。”

沈雨荨刚刚才恢复过来的好心情一下子灰飞烟灭，果然，萧子靳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意简舒，自己只不过是做一下假设，居然都能让他如此生气地护着她。

她真的不敢想像，万一有一天，简舒陷害自己，他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简舒，而判定自己有错？

最后，沈雨荨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嗯，我已经明白了。”

话落，她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如是放下手中的杂志，扯过被褥盖在自己的身上，闭阖上双眼开始睡觉。

萧子靳看着这样的沈雨荨，心里也憋着一口气，刚才自己就想着要哄回她，可是最后还是被她绕了进去。她跟简舒根本没有什么事，为什么她就是不愿意相信呢？他很清楚，自己心里最重要最在意的人是她……沈雨荨，而简舒，永远只能是一个过去式。

对于这两点，他一直分得很清楚。因为自己愧对于简舒，所以当知道何玉娇去医院辱骂她之后，他才会生气。他觉得是自己让何玉娇误会了他和简舒之间的关系，既埋

怨何玉娇同时又在鄙视自己，这种复杂的心情一直在他的胸腔中弥漫着。

所以才会在刚刚回到家的时候，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她们，直接进了卧室。

没曾想，由于自己的异样举动，让雨荨和何玉娇更加误会自己。

他凝着眉躺在沈雨荨的身侧，遒劲修长的手揽住她的腰，轻声呢喃道：“雨荨……我只是觉得愧对简舒，我相信简舒是因为我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人的信用都是长期建立起来的，我以前跟她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她都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会选择相信她。”

萧子靳顿了顿，随后继续说道：“你在我心目中，也是一个善良聪明的人，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不是，我也会果断地否定别人的污蔑，懂么？”

不得不承认，萧子靳说的这些话非常有道理。夫妻情侣之间又何尝不需要信用呢？简舒以前定然是一个知性优雅，美丽善良的女孩子，要不然他也不会跟她在一起那么久。

就如他刚才对她说……他一直都相信她，因为她一直以来从不说谎，所以他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

萧子靳心向善，形向善，这对于她来说，难道不正是一件好事吗？如果他只看脸，把一个人身上的其他所有优点都全盘否定，那么她还会喜欢那样肤浅没内涵的男人吗？很显然，那是不可能的。

此时，低低的声音从她的嘴唇间溢了出来，“嗯，我知道了。”

“还乱吃醋吗？”萧子靳吐气。

沈雨荨耳朵被气撩拨得有点酸痒，不由自主地往床侧缩了缩脖子，语气有点娇嗔，“我没有吃醋啦！”

“真的？”他很显然不相信。

“是……”她红了脸，“假的。”

闻言，萧子靳心里竟是划过一抹疼惜，搂住她身子的力道更加紧，“老婆，是老公的错，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为了老公……吃闷醋了。”

“嗯，知道就好。”沈雨荨的确不喜欢吃醋，可是这种东西很难控制的，所以他的保证非常有用。第二天，萧子靳和沈雨荨已经和好如初，一家人和气地一起坐在餐桌上吃早餐。何玉娇本想发作，但见沈雨荨对自己猛使眼色，她也不敢再乱来，怕自己把萧子靳惹毛了，直接将她轰回岳城去。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在沈雨荨上班的医院的某间病房内，却有两个人因为她的事而焦头烂额。

简舒自从昨天知道何玉娇是沈雨荨的妈妈后，心里就开始发慌，一整天，她都不能平静心情。

此时，她百无聊赖地对着镜子，往自己的嘴唇涂抹着惨白的颜色，时刻为萧子靳的出现作好苦肉戏的准备。

但，她却忍不住担忧地问道：“姨母，你说何玉娇会不会查到我就是当年那个不能怀孕的人？”

孟兰闻言，脸上的表情也是一阵发慌，她担心何玉娇已经知道了背后的真相，可想了想，她还是否定了自己这种念头，“小舒，你别担心，她不会知道的。像她那种人，如果她知道，肯定就会表露无疑，顺便狠狠地讹我们一笔。”

“如今形势不一样，她的女儿已经嫁给了子靳，她根本就不再用再愁钱了。这种特殊时刻，如果她真的知道真相，那么她会选择在背地里做手脚，把我们的那些事告诉子靳，这样子不但可以挑拨我和子靳之间的关系，还能保住她女儿的豪门太太的位置。”简舒越往下分析就越不安。

简舒的分析头头是道，让孟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小舒，你别吓姨母。”

“我也希望这只是纯属我的个人猜测，但是何玉娇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就算现在不知道，回去之后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查找当年的事情。”不知不觉中，简舒双手的指甲已经因不安与愤怒渗进了病床的被褥中。

在孟兰的眼里，何玉娇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小人，如果她不贪图利益，那么当年还是一名医生的她根本就用不着做这种勾当。既然她做得出来，就证明这个人非常的让人不省心。

“小舒你说得有道理，像她那种人，如果不想办法打消她的一些猜疑，以后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孟兰双拳紧握，也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由于愤怒。

简舒看着孟兰，想了想道：“姨母，我有一个想法。”

“是什么？”孟兰问。

简舒说：“要不你去她家里一趟，装可怜求她不要再来闹我了，我对子靳真的没心思。并承认不会再追究当年的事情，然后顺便告诉她……当年想要找孕母的那个人是你的一个好姐妹，怎么样？”

孟兰摇了摇头，“这个借口可以是可以，但是我无缘无故跑去她家里跟她解释这些事，不是更容易让她起疑心吗？”

简舒耐心地继续说道：“姨母，你经常游走在一堆长舌妇人中间，怎么会不懂得怎么开口怎么在无意中插入话题呢？这一次，我们一定不能让何玉娇坏了我们的计

划……。”

“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一定会小心提防何玉娇，你呢，就安心去对付沈雨荨。”孟兰点头说。

“姨母说得是。”简舒的嘴角一勾，扯出一抹得意的弧度。御临花园里，孟兰正敲着门便听得里面传来何玉娇的声音，“谁啊？”

“何莲，我是孟兰呀。”

一听到孟兰，何玉娇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好了，她迟疑着要不要去开门，不料孟兰却是不死心地继续叫道：“何莲，你先开一下门，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闻言，何玉娇当即脱口而出，“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她的态度太过强硬，孟兰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说道：“我来这里，是想跟你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听一听，我相信你会后悔的。”

此话一出，透过门孔看向外面的何玉娇却犹疑了，“有什么事，你可以在外面说，我听得到。”

孟兰看了一下四周，却摇了摇头，“这样子不方便，你还是先开门，我们进去好好谈一谈吧。”

这种时候属于特殊时期，何玉娇也不知道孟兰想要玩什么花样，只得无声地打开了大门，让孟兰走进来。

孟兰见何玉娇肯让自己进去，也忙不迭地伸脚踏过门槛，心里仍担心她一旦反悔二话不说把自己推出大门，那样子可就丢脸丢到家了。

可是，当孟兰看到一楼客厅的宽敞奢华之后，脸上全都是掩饰不住的妒忌之色。

如果不是因为沈雨荨，那么此时跟萧子靳住在这里的人就是她和简舒，她的视线有意无意地落在何玉娇的身上，见其一脸尖酸刻薄，行为举止毫无礼貌可言，心里就忍不住升起鄙视之意。

像何玉娇和沈雨荨这种人，根本就不配住在这里。

不过想到自己和简舒很快就可以将这一切夺到手，心情便没有那么郁闷，如是继续跟着何玉娇一起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而何玉娇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从孟兰进来的那一刻，她就没有放过孟兰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她不是傻子，她当然知道孟兰不怀好意。

她不知道孟兰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自己当年偷种的事情，如果孟兰知道了，那么会不

会将这件事情告诉沈雨荨？一想到自己女儿得知自己是这样的人后就再也不想理自己，她就有一种想撞墙死的冲动。

“何莲，不得不说，我们真的非常有缘分呀。”孟兰首先开口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在没有探清楚孟兰是否已经知道真相之前，何玉娇不敢当众撕破脸，可知道孟兰这一次就是想要带简舒回来抢萧子靳，她的心情根本好不了，如是讪讪地笑着道：“呵呵，这种缘份不要也罢。”

孟兰听得出来，何玉娇根本不想见自己，可她又何尝不是，但她还是分得轻孰轻孰重，想及此，她还是勉强挤出了笑容，“何莲，你说的这是哪里话，茫茫人海中，能够相遇就是一种缘份。”

“孽缘。”何玉娇几乎是咬牙说出这两个字。

一直以来，她都是一个急性子，今天若不是有所顾虑，她定然不会如此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跟孟兰像聊家常一样说话。可某人还不识好歹，装傻充愣，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一点点地消磨自己的耐心。

孟兰看着何玉娇强忍不快仍然还要保持一副淡定自若的模样，心里竟然忍不住暗暗自喜起来，可脸上还是表现出一副受伤难过的模样，“你昨天去医院是想找简舒谈话的吧？”

“废话。”这一点，她根本无须隐瞒。

孟兰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不是怀疑小舒想跟你的女儿抢子靳？”

“明知故问。”何玉娇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简舒想要干什么，而她根本不认为简舒就像表现出来那么软弱善良，就像面前的孟兰一样，都是擅长使用心计的江湖老手。如果自己不盯着点，估计雨荨那个傻丫头被她们卖了也还会帮着一起数钱。

相对于何玉娇的坦诚，孟兰就显得特别隐晦，她垂下眼眸，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悲伤一点，“玉娇，你误会我们了。自从小舒知道子靳已婚之后，她就跟我说……她已经死心，并衷心祝福子靳和雨荨可以幸福快乐地继续生活在一起。”

听到孟兰面不改色地说这些话，何玉娇差点就吐了。

“孟兰，你别以为全世界都是傻子，如果简舒不想跟我女儿争子靳，她会绝食让子靳过去医院找她吗？你别以为说几句话就可以瞒得了你们内心打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何玉娇说的话太难听，孟兰心里升腾起一股隐隐的怒意，可她告诉自己一定不可以跟眼前这个泼妇骂起来，她得让自己冷静，因为自己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你真的误会了，小舒并不是绝食，而是因为真的没有胃口吃东西。”孟兰的解释。

何玉娇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你就继续吹吧。”

本来何玉娇并不想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孟兰，可是孟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副迫自己暴露本性，这可不能怪她。

忽而，她似是想到了孟兰进门之前说的那一句话，“孟兰，你不是说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跟我说吗？如果你只是想进来聊一些有的没的，那么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空闲时间跟你在这里东拉西扯。”

何玉娇当面问出口，孟兰面露为难，可还是快速直奔主题，“我来这里其实就是想跟你说……你还记得当年我找你当代孕中介的那件事吗？”

此话一出，何玉娇心慌了，她不安地看着孟兰，试图从她的细微表情捕捉到一些信息。

她想：难道孟兰已经知道自己让沈雨荨借了种吗？为什么她会突然问起当年那件事？她来这里不是应该只说简舒的事情吗？

孟兰见何玉娇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眼神飘乎，心里也忍不住慌了起来，莫不是何玉娇已经知道需要代孕的那个人就是简舒了？如果她知道了，那么简舒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回到萧子靳的身边了……。

两个人都各怀心事，看着对方的眼神也是复杂不已。

何玉娇干笑一声：“我刚才在努力回忆当年的事情，其实如果不是你问我，我都差点忘记了那件事呢。如今你提起，我才想起来。”

说实话，孟兰不可能相信何玉娇的话，如果她当真不记得，刚才在医院看到自己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掉头就跑。

不过，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她都得说出自己的话打消何玉娇的怀疑，“你当时一直想知道找孕母的男方和女方当事人是谁吧？”

当然想啊！何玉娇恨不得将对方的资料全都扒出来，可惜能力有限，她没有办法而已，要不然也不会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小梓恒的亲生爸爸是何人。

为了不让何玉娇起疑心，她继续说道：“何莲，当初是我的一个好姐妹不能怀孕才拜托我帮她找代理孕母的，不过既然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我也不再追究你拿着我的钱改个名字玩消失，眼下我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不要再去伤害我家简舒了，她真的对子靳没有心思。你知道吗？昨天你骂完之后她哭了整整一天，眼睛都快要哭肿了。”

“可以，但最好她是真的对萧子靳没兴趣，否则我不会放过她。”何玉娇道，孟兰愿意放弃那一百多万，她当然开心。可是如果因些就想把萧子靳抢过去，那她不干！

孟兰始终没有提到简舒与那件事有关，她不希望何玉娇把猜测对象转移到简舒的身上，而她也在尽力让何玉娇可以放下当年代孕的事。

何玉娇却看着她，故意拐弯抹角地问道：“我还是有一点好奇，你那个姐妹既然出得起那么多钱，嫁的人也一定是非常有钱的富豪吧？那个富豪到底是谁？这个我还真挺好奇的……。”

见孟兰不说话，何玉娇以为她在担心自己会说出去，如是举手发誓，“如果你告诉我，我绝对不会告诉其他人的，否则天打雷劈。”

然而孟兰看到何玉娇那么急着打探孩子爹的身份，心里更加怀疑，为什么何玉娇无缘无故会问男方的身份？还是说，她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

不过她可以肯定的就是，何玉娇并不确定，此刻也只是怀疑，想从自己身上套出真相而已。

“何莲，好奇也要有一个度，过了那个度就不好了。你为了可以得知男方的身份，不惜举手发誓，这不得不让我怀疑，你当时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和姐妹的事……。”孟兰的脸色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友好慈善。

何玉娇没想到自己套话不成，反倒被孟兰套进去，当下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撇撇嘴，有点不屑地道：“你不想说就不说，我也不是一定要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第 145 章 新的计谋

何玉娇有些迫不及待地下逐客令，“孟兰，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你也没有留在我家的必要了，是不是应该要回去医院照顾简舒了？”

孟兰觉得何玉娇口中的‘我家’特别刺耳，她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偌大的房子，心里涌起一股浓浓的不甘之意。但此时她也只得强忍酸意，站起来道，“嗯，我确实该回去照顾简舒了，那就不打扰你了。”

“那你慢走。”何玉娇一听到孟兰要离开，别提有多开心了。她忙不迭地跟着站起来，将孟兰送到大门前。

可令何玉娇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刚打开大门送客，居然迎面撞到沈雨荨牵着小梓恒站在门口。

何玉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把门关上，可如今的情况是他们四个人正对面地站着，根本来不及了。

沈雨荨跟孟兰已经不是第一次照面，此时，她看到孟兰跟着妈妈一起走出来，心里迅速划过一抹疑惑，她并不知道孟兰来这里到底所为何事，难道是为了说服妈妈让自己离开子靳吗？

孟兰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沈雨荨身上，她只是被其身旁的小梓恒夺去了视线，更被他的年纪勾起了狐疑之色。

四五岁的孩子，如果当年何玉娇帮她代孕成功，那么孩子也应该是这个年纪了。

看着小梓恒，孟兰的心里渐渐地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脸色也一点一点地变了。

为了搞清楚心底的疑惑，她定睛再度打量起梓恒，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原因。居然越看越觉得梓恒的五官和神韵都有萧子靳的影子。

当初，何玉娇跟她说……借种失败，可是为什么眼前会出现一个跟萧子靳长得如此神似的小孩子？而据说，这个小孩子就是沈雨荨的亲生儿子。

按照何玉娇这种贪婪虚荣的性格，当初在知道男方是富豪后，为了钱把自己的女儿送上对方的床，并非没有可能。

如果她猜得没错的话，这个小孩就是沈雨荨和萧子靳的亲生儿子。

天！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就变得麻烦了！

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当初苦心经营的计划竟然就是为别人作嫁衣，而自己居然被瞒了四年多，丝毫不知情。

想及此，孟兰心腔内就升腾一股怒火，眼眸迅速染上血丝，她强忍住怒火攻心，尽量平静地问道：“这个孩子是谁的？”

何玉娇当然也注意到了孟兰的表情，她心里已经猜到孟兰应该会有所怀疑，只得笑着打哈哈道，“他是我一个亲戚的小孩，因为亲戚没有空，所以出钱让我帮他代养。”

“真的……？”孟兰很显然不相信，亲戚的小孩怎么可能会跟沈雨荨亲热得像亲生母子？亲戚的小孩怎么可能带到萧子靳的家里一起来住？难道她们母女俩当真不害怕子靳会因为小孩的存在而产生厌烦的情绪吗？

而何玉娇此时也没有想到孟兰会如此想，只得坚定自己的说法，“真的，我也没有理由骗你，不是吗？”

何玉娇说这些话时，还不忘用眼神示意沈雨荨和小梓恒别乱说话。

沈雨荨虽然搞不清楚妈妈为什么要对孟兰撒谎，但是想到自己根本不明情况，也不能擅自乱来，到时给妈妈添了麻烦也不好，如是只得紧拉着小梓恒的手站在门外。

孟兰的视线不由得再次落到小梓恒的身上，见其乖巧得一声不吭，越看越觉得跟萧子靳相似，心里则更加吃味。

听到何玉娇那瘪脚的解释，再结合小梓恒的长相，她已经完全可以确定，眼前的孩子就是萧子靳的亲生儿子，绝不可能只是猜测了。

好在事到如今都没有听过萧子靳对外宣称小梓恒是他亲生儿子的事，意味着除了她根本没有人知道真相，包括何玉娇本人也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要不然她刚才也不会拐弯抹角地打听男方的身份。

如果是这样，那么她绝对不能让他们有机会知道这个真相，而自己这个时候也不应该再去追问孩子的任何信息。想到这里，她如是做了出一副了然状，“你说得也有道理。”

孟兰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沈雨荨，“时候也不早了，我是时候回去医院照顾小舒，她一个人在医院没人关心照顾很可怜，我不能离开她太长时间。”

何玉娇听得出来，孟兰是故意如此说，让沈雨荨的内心感到愧疚无比，如果不是碍于不想再跟她再在这里有任何的纠葛，那么她定会直接命令孟兰闭嘴了。

所幸孟兰也急着离去，如是他们三个人一同目送着孟兰急匆匆地离开了御临花园。

孟兰走后，何玉娇终于暗松口气，转身走向客厅的沙发。

“妈，你刚才为什么要跟她说……梓恒是亲戚家的小孩？”沈雨荨拉着梓恒一起入了屋子。

何玉娇看了一眼小梓恒，再看着沈雨荨，微不可查地叹了口气，“妈只是不希望那

么多人知道你未婚生子的事情而已，所以才会随便扯了一个谎。”

沈雨荨心里有些小感动，果然最替自己着想的还是亲妈，“妈，谢谢你。”

“你是我的女儿，我不替你着想还指望谁来关心你疼惜你？”何玉娇一时之间接受沈雨荨真诚的感谢，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暖流，眼眶也感觉涩涩的，也不知道是因为刚才紧张过度还是由于真的被女儿感动了。

“嗯，妈一直都是最好的。”沈雨荨笑。

其实她知道，孟兰和简舒如果真想查小梓恒的真实身份，是很轻而易举的，即使她们想瞒也瞒不了，不过她还是由衷地感谢母亲。从御临花园出来后，孟兰立马气急败坏地跑回医院，刚进入病房，便见简舒正在对着镜子补妆。

“小舒，这一次真的不好，发生大事了，真是气死我了。”孟兰一屁股坐到病床旁的椅子上，手不停地拍打着胸脯。

简舒放下镜子，疑惑地看着孟兰，“姨妈，发生什么事了？”

孟兰涨红着脸，看向简舒，“当年那个何莲骗我说……借种不成功，可是她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偷了子靳的种，现在沈雨荨的儿子都读幼儿园了。”

听到她的话，简舒也是满眼不可置信，“姨妈，你该不会在开玩笑吧？”

“我也希望这只是一个玩笑，可现实就是如此让人愤慨。”孟兰情绪激动不已，“刚才我去子靳的家，跟何莲谈妥后准备回医院，不曾想在门口刚好撞到沈雨荨手里牵着一个缩小版的子靳，那个小孩跟子靳的五官神韵非常相似。”

“姨妈，会不会是你看走眼了？更何况，这世上相似的人一定会很多的。”简舒完全不愿意相信沈雨荨已经生了萧子靳的儿子，还在试图否定这个事实。

孟兰说：“姨妈绝对没有看走眼，现在我已经可以肯定，那个小孩就是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个人的小孩。”

孟兰说得如此笃定，简舒就算再怎么不愿意相信也只得接受这个事实，此时，她看着孟兰，全身也因愤怒而颤抖起来，“何莲，你这个大骗子！”

她面目狰狞，咬牙切齿地道：“何莲，沈雨荨，你们如此对待我们，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见此，孟兰也不由得气哼哼道：“对，我们绝对不能放过那两个贱女人。”

可话一说完，孟兰却立马如泄了气的皮球般，一脸颓废道：“小舒，如今沈雨荨不但是萧子靳的合法妻子，还替他生了一个儿子，你怎么可能还会是那个贱女人的对手呢？”

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简舒不由凝紧了眉头，可是她不愿就这样把子靳拱手相让给沈雨荨，那个女人只不过是沾着跟自己长得像的光，才可以得到子靳的青睐。说到底，子靳的心里一直爱的那个人都是自己，所以只要她再加把劲，一定可以将子靳夺回来。

“姨妈，你这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的外侄女可不是吃素的。”简舒嘴角斜勾，“沈雨荨就是一个没头脑的女人，我只要花点心思对付她，完全就是小菜一碟。”

“嗯，我家小舒比那个什么沈雨荨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你根本不用担心追不回子靳。”孟兰冷笑着道。沈雨荨打开门，看到简舒站在门外，手里还提着一个装着新鲜水果的花式果篮，眉目不悦。

说实话，她无法笑脸相迎一个潜藏的情敌。

而且，她一个大病初愈的人，给她送果篮算是什么意思？

然而，简舒却是微笑着看向沈雨荨，“雨荨，我今天刚出院，第一时间就想着买东西过来跟你一起庆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过来找你，也许我们长得很有缘分，你说是不是？”

是挺有缘分的！

沈雨荨内心在咆哮，简舒一定是故意的，可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既然简舒面露微笑，她又怎能小鸡肚肠呢？

如是，她露出得体大方的笑容，“谢谢简小姐能够在第一时间想到我，作为这个家的女主人，我非常欢迎我老公的朋友进来做客。”

女主人？我老公？

简舒的脸有一瞬间的僵硬，提住花式果篮的手也在不知不觉中迅速握紧起来，可她还是保持微笑。

沈雨荨敏锐地注意到了简舒的细微动作，看来简舒还是放不下萧子靳，自己虽然不应该刻意排斥她，但也不能对她毫不提防，或许她比梁温柔还要厉害……。

“简小姐，不好意思让你在外面站太久，请进来坐吧！”沈雨荨用礼貌的口吻道。

简舒看着这样的沈雨荨，突然回想起她刚才对自己说的那句话，心里有点不安，她自己不知道她是无心还是有意那样子说，如果是有意，那么自己就太小瞧她了，如果是无心，只能说她真的只是一个爱炫耀却没头脑的蠢女人。

当然，简舒认为沈雨荨绝对不可能是那么聪明的人，要不然也不会被王素和唐晓欺负，不会惹怒萧老爷子，更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萧子靳就是沈梓恒的亲生爸爸……。

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沈雨荨根本毫无心机，想及此，简舒更加确定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她。

“谢谢。”简舒露出迷人般的微笑。

“不用客气。”沈雨荨也很有礼貌，她总不能拿个扫帚轰人家出去，那样显得自己太没素质了。

简舒和沈雨荨两人一起走到沙发上坐下，可果篮刚放到茶几桌面上，便听简舒提议道：“雨荨，你可不可以带我参观一下你的家？”

其实，简舒非常不情愿说‘你的家’，可想到自己要和她拉近关系，也只能忍住心中的不快，装出一副好奇的模样。

“可以。”沈雨荨点头答。

闻言，简舒高兴得竟一把抱住了沈雨荨，“雨荨，你真的很好人，谢谢你。”

然而，沈雨荨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惊到了，她没想到知性优雅的简舒居然因为自己的一个回答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像一个兴奋的小姑娘。

如果不是因为妈妈跟自己说过……简舒当时正坐在病房里美滋滋地对着镜子化妆，或许她真的会被简舒的‘真情流露’感染到了，然而此时此刻，她心里却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说不出来是讨厌简舒，还是排斥简舒，总之，她觉得自己和简舒两个人不应该……如此亲密。

然，她始终没有推开简舒，而是说道：“简小姐，你不是说想要参观我家吗？”

“哦哦，对啊！”简舒忙松开了沈雨荨，尴尬地笑着说，“你看看，我住了几年医院，头脑都不管用了。”

说到这，简舒不由小心翼翼地看着她，“雨荨，你不会介意……我抱了你吧？”

她的视线落在简舒迷蒙的双眼中，有种奇怪的感觉，一时间并没有接话。

见此，简舒以为沈雨荨真的介意，不由急红了双眼，“其实刚才你能够同意我的请求，我真的很高兴，这证明你心里并不介意我曾经是子靳女朋友的事。很多人认为情敌之间，不可能拥有美好的友谊，可是我就是不相信，我希望我可以和你成为好朋友。”

简舒继续说：“我听子靳说……你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女孩子。我跟你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前段日子还以不怎么友好的方式出现在你们的生命里，真的非常抱歉，要我真的很想和你成为好朋友。我相信子靳的眼光，既然他能够如此爱你，就证明你真的是一个好女孩。”

沈雨荨还没有说话，简舒也非常有耐心，“说实话，子靳是一个好男人，不能陪在

他身边让我非常伤心。”

简舒的眼里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可是如今事已成定局，我也不会再去缠着子靳，毕竟我跟他之间早已成为了过去式。如果你是一个好女人，能够让子靳幸福快乐，我也不会有任何的遗憾，衷心祝福你们白头偕老。”

这一次，是沈雨荨主动抱住了简舒，“简小姐，对不起。”

不管简舒是什么样的人，始终是自己对不起她。

“雨荨，你可以叫我小舒吗？”简舒乞求道。

沈雨荨想了想，终是开口叫道：“小舒。”

“雨荨，谢谢你。”

“呵呵，哪里……”直到这时，沈雨荨的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也许跟情敌做朋友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让人接受的事吧！

可最后，沈雨荨还是压下了莫名的情绪，带着简舒参观了公寓。

接下来，在简舒的一再邀请下，沈雨荨还陪她去逛了会街。

简舒的理由是她睡了太久，对榆市已经陌生了许多，希望她能带她四处看看。

沈雨荨想，既然她有心示好，那么自己也可以先收着，毕竟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要好。

潜意识里，其实她就是受了萧子靳的感染，因为萧子靳对简舒的人品是深信不疑的。

她们两个不但闲逛了，还一起在外面吃了东西，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简舒还不忘给小梓恒买了礼物。直到夜里，沈雨荨仍旧忘不了妈妈知道简舒送了礼物给小梓恒那一副要杀人的表情，在妈妈的眼里，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可以跟简舒一起去逛街吃东西，如同两个亲密的闺蜜。

如果不是碍于萧子靳在一旁，妈妈定然要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其实，她自己对简舒也心有芥蒂，只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她也不能像个泼妇一样，一看到简舒就破口大骂，这会让萧子靳厌恶自己。

“雨荨，对不起……。”萧子靳伸手搂住了躺在床上的沈雨荨。

沈雨荨有点不明所以，“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跟我说……对不起？”

他看着她，“简舒今天过来找你，并让你跟她一起去逛街吃东西，我没想到她会这样做……。”

萧子靳一直替简舒跟自己说对不起，不知为何，沈雨荨竟觉得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对不起’如此的刺耳。

可她也知道，自己有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如是，她还是笑着道：“老公，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不介意？”萧子靳问。

“如果介意，我就不会跟她一起去逛街吃东西了，不是么？”沈雨荨微笑。

他有点半信有疑，“如果心里不舒服，或者有怒气，你大可以对着老公发泄，别憋在心里，老公看着会非常心疼。”

萧子靳不会跟简舒再有感情的瓜葛，这一点她深信不疑，所以她也不会紧揪着一些苗头不放，“那么老公……你看着我。”

他依言，墨色的眼眸落在她精致的脸庞上。

“你觉得我像一个会说谎的人吗？”她问。

“不像。”他摇头。

她说：“既然你也相信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那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根本就没有不高兴呢？”

听到她这么说，萧子靳搂住了她，薄唇轻轻吻下去，他的吻带着暖人心脾的热量，一股热流传进她的心间，带来异样的感觉。

“以后如果不希望看到简舒，我会跟简舒说……让她不要再过来打扰你。”低沉的声音响在她的耳边。

听到此话，沈雨荨以为萧子靳仍旧不相信，不由开口说：“你放心吧，其实简舒人挺好的，并没有对我做一些过份的事情，所以我也不会抱着一颗排斥的心去对待简舒。”

“你能这样想就最好。”萧子靳心里有着欣慰。

自从简舒出现以后，他和沈雨荨之间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不大平衡的天秤上，他很害怕雨荨会因为简舒而误会自己离开自己，同时，他又对自己不能一直等待简舒而愧疚不已。

这种复杂的心情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间，打乱了他的思绪。

“嗯，我不会多想的。”沈雨荨说，“我们睡觉吧！”

话落，沈雨荨翻了一个身，侧着身子准备睡觉，看着她背对自己，萧子靳不由自主凝起了眉头。

最近，她和他很少亲热了……。

前几天，因为简舒的事情两人的关系不冷不热，解释完之后基本就倒床大睡。刚开始他还可以迁就她，可是当某些东西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发泄，是会伤身伤肝伤肾的。

“亲爱的……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没有做吗？”萧子靳修长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话的声音也带着一丝不满。

沈雨荨并没有转过身子，而是轻声嚶喃道：“嗯？还有什么事？”

“老公……饿了。”他迟疑地说出来。

然，某人好像故意歪解他的意思，“如果饿了，就下去一楼热一热饭菜，吃饱一点才睡得着知道么？”

萧子靳脸色阴沉，他大力地扳过她的身子，欺身上去，俯首看着她，一言不发。

沈雨荨被迫看着男人英俊快要魔怔的脸，心头不由一悸。

好像有一段时间，自己没有仔细看一看他的脸庞，如今细细看来，发觉他还是如同以前一样俊逸，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这个男人竟然越来越耐看，越看越好看。

身下女人一双清澈的黑瞳如同繁星般耀眼迷人，茫然的眼神中带着痴迷，精致的五官越来越夺目，他感觉压制在身体深处的某些东西将要夺体而出。

下一刻，他直接覆上自己的薄唇，浓烈的吻肆无忌惮地落在她的脸上。

他吻得忘情，她被吻得忘我，这一场婚姻的角逐，谁也不愿放手，彼此小心翼翼地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却发觉总有一道墙隔在中间，将两人横亘在两个封闭的世界中。

简舒的出现，确实对两人起到了影响，这是无需质疑的。

哪怕是现在吻着她，占有着她的身体，萧子靳依然可以感觉到她的心不在焉，他不喜欢这样子的她，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她从简舒的阴影中重新活过来。

“雨荨……。”他唤。

“嗯……。”沈雨荨迷乱地应了声。

“我爱你。”他在她耳边低喃。

沈雨荨讶然地睁开迷离的双眼，视线刚好撞入他柔和的眼神中，心里瞬间酥软了一下，真的太久没有听他如此认真地说过情话了。

“我也爱你……”她说，毫不吝啬地回他一抹暖心的柔情。次日，沈雨荨排到白班，所以很早就赶去了明珠医院。

上午，沈雨荨碰到了前来复查的简舒，这让她感觉有些无奈。

“雨荨……”听到简舒的声音，她下意识地转过头，见简舒手里提着一个精致好看的清朝式点心盒。

简舒快步走到她的面前，打开点心盒盖，露出做工精巧，香味浓郁的桂花糕。

“雨荨，这是子靳最爱吃的点心，我特意亲手制作带过来给你，希望你也喜欢吃。”说着，简舒已作势拿起一块点心送到沈雨荨的嘴边。

见此，沈雨荨的上身条件反射般往后仰，刚脱下医用手套的手伸到面前，不停地摇摆，“小……舒，我刚做完手术，全身都有点脏兮兮的，没有胃口吃东西。”

她说：“不过，真的非常谢谢你，居然那么用心亲手做点心带给我吃。”

“真的不能尝一口吗？”简舒的动作僵在空气中，眼神也带着忧伤。

沈雨荨摇头，“不好意思，现在真的没胃口吃东西，要不，你先合上盖子，我带到办公室，下午再吃怎么样？”

简舒想了想，终是说道：“既然你这么说，那……也只能这样了。”

说着，简舒将点心放进去，重新盖上了点心盒盖，将带有提手的点心盒递过去，“雨荨，给你。”

“好，谢谢。”沈雨荨已脱下其中一只手的手套，接过了点心盒。

“不用客气。”简舒笑着看向沈雨荨。

可当视线从她的脸上落到她的脖颈上的吻痕时，简舒藏在身旁的双手不由自主地紧握而起，不用想也可以知道，她和萧子靳昨晚到底有多激烈有多恩爱。

简舒完全无法忍受，自己回来之后，萧子靳竟然还能跟沈雨荨激烈缠绵，难道他真的忘记自己了么？怎么可能？一定是他误以为她就是自己，所以才会失控的，一定是的。

如此想着，简舒的心情才好受一些。

沈雨荨由于刚做完手术，身体和精神都有点疲惫，并没有太过注意简舒的一些表情，所以没有发现简舒的一些异样表现。

沈雨荨跟简舒简单道别了几句就去忙各自的事情。

简舒看着沈雨荨离去的背影，恨得直咬牙，她踩着愤怒的步伐走进了病房，看着病房旁的化妆品，竟然直接狠狠扫向地上，发生震撼人心的声响。

孟兰刚走进病房，便见怒气冲冲的简舒，心里一紧，忙跑过去拉住她的手，担忧地问：“小舒，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把你惹得那么生气？”

在孟兰的印象中，简舒从来没有如此动怒，现在简舒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这不得不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除了沈雨荨那个贱女人还能有谁……”简舒怒道，“我刚才好心好意拿点心过去给她，她竟然不给面子一口也不肯吃，她真的以为我会傻傻地在点心里放毒药吗？如果我要毒死她，肯定不能自己亲自动手吧！”

“沈雨荨不要你的点心是么？”孟兰疑惑地问。

“要了。”简舒说，“只不过我恨的不是这件事，我恨的是……她脖子上居然有子靳的吻痕，看到这些，我就会想到自己心爱的男人跟那个一无是处的贱女人在床上缠绵悱恻，我根本没办法忍受，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是医院，如果现在不是法治社会，我当时真的恨不得拿一把刀直接捅死她。”

孟兰在一旁看着快要失控的简舒，也是一脸心疼，“小舒，你别生气，沈雨荨那个贱女人得意不了多久。”

说着，孟兰的嘴角不由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姨母刚刚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简舒急问。

孟兰说：“明天礼拜天，子靳会带着沈雨荨以及……那个小杂种一起去海边游玩。”

听此，简舒更加生气了，“姨妈……你现在有点怀疑你站在哪一边了，他们一家人去游玩哪能算好消息，你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去跳楼自杀，都不安心呀？”

“小舒，你怎么能这样说姨妈呢？”孟兰被简舒如此质疑和数落，心里自然不是非常高兴。

可她想到简舒此时是因为被沈雨荨气晕了头脑，也不由得放缓了语气，说道：“小舒，你先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消息到底意味着什么？”

简舒听着孟兰的话，刚刚还气愤不已的心情一下子得到了恢复，她看着孟兰，孟兰看着她，两个人四目相对，一股邪佞的意味迅速蔓延向病房的四周。一眨眼又到了上班族最期待的礼拜天，沈雨荨作为一名医生，难得拥有了一次双休，也正因为如此，萧子靳想给一个惊喜沈雨荨。

星期六早上，沈雨荨本想睡一个大懒觉，却被小梓恒和萧子靳两父子拖起来，美梦被惊醒，她就算有再大的怨言，也只能起床刷牙洗漱下去一楼吃早饭。

当坐到餐桌上时，沈雨荨看着黏腻在一起的两父子，心里总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可是一时间她又发现不了哪里不对劲，如是只得埋头吃起营养粥。

可是，吃到一半的时候，沈雨荨才发觉，对面那两个家伙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好似自己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样，这让她浑身都不自在。

“你们两个人干嘛一直看着我？你们不饿吗？为什么不吃早餐？”

“我们吃过了。”两人异口同声地应道。

沈雨荨诧异，“既然吃过了……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

因为一般放假的情况下，大家吃早餐的时间都不统一，先吃完早餐的人都会去看电视或者去家里的健身房动动，而今天那么反常，所以沈雨荨才会特别茫然。

第 146 章 发生意外

“因为……想看。”萧子靳嘴角轻勾，露出一抹魅惑人心的笑容。

他嘴角的笑意，让小梓恒和何玉娇两个老少都忍不住漾了心神，果然，这就是一个老少通知的妖孽呀！其实用妖孽来形容萧子靳并不适合，确切地说，他就是一个集妖孽与天神于一身的男神，在他的身上，无时无刻都散发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沈雨荨正坐在萧子靳的对面，撞上他似笑非笑的眼神之际，她心头不由一悸，脸颊迅速染上两朵红霞。

“萧子靳，梓恒还在旁边，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谈举止。”她的语气带着娇嗔的意味。

闻言，萧子靳却是笑得更加灿烂，他摸着小梓恒的小脑袋笑着道：“梓恒，你觉得爸爸刚才说错了？”

小梓恒眨巴着大眼睛，“非常棒。”

沈雨荨愠怒，“你……教坏小孩子。”

她并没有说错吧，刚才萧子靳当着小梓恒的面说那些颇为肉麻的话，不是将小家伙误导了么？

可萧子靳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向梓恒展示我们夫妻之间的和谐幸福的相处方式，这不是教坏小孩子，而是为他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等梓恒长大以后，就会跟我一样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了。”

说着，他看着小梓恒，“梓恒，你觉得爸爸说得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小梓恒一个劲地点头，以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沈雨荨快要被萧子靳和小梓恒两父子气无语了，他们同流合污一起欺负她，而自己竟然无话反驳，二敌一，自己完败。

“好吧，家里你最大，你说了算。”沈雨荨继续埋头吃营养粥。

“嗯，乖……。”萧子靳笑。

一直以来都是话唠的何玉娇今天难得安静了一回，她自个儿坐在离沈雨荨比较远的餐椅上，兴奋而又得意地看着深情宠溺自己女儿的萧子靳。

何玉娇早已知道萧子靳计划，此时此刻，她看着他，再想到他对自己女儿喜欢，心里情不自禁地涌起欢喜之意。她没想到，自己那个傻女儿竟然吊到那么有钱有颜的男

人当老公，有钱有颜已经足够让人羡慕妒忌恨了，不料他还是一个专情痴情种，单凭这一点就能够直接秒杀豪门贵圈成百上千的名流公子哥。

所以，看到两人打情骂俏，她当然乐见其成，管他们对小梓恒有什么样的影响，更何况，两夫妻秀恩爱，对小孩子来说，根本就不是不良影响……。

只要萧子靳的心在她女儿身上，看她简大小姐还么过来抢人！

小梓恒的小嘴凑到萧子靳的耳边，低声细语说了几句话，沈雨荨隔得不是很远，但也听不见小家伙到底说了什么话，一时间，眼神中的好奇之意更加浓重。

可沈雨荨这一次并没有主动开口询问，而是装做视而不见。

不多一会儿，小梓恒从椅子上站起来，萧子靳也顺势跟着站起身子，迈步朝对面的沈雨荨走过去。

“萧太太……”低沉暗哑的声音穿过空气，传到她的耳边。

她感觉自己的身子瞬间笼罩在男人高大挺拔的英姿下，一股莫名的气压迫使她不得不转过头看向萧子靳，“你……怎么了？”

“老公……想做坏事。”

“……”沈雨荨还没有反应过来，下一刻，他便伸出遒劲修长的手直接扣住她的腰，搂着她往门口走去。

“萧子靳……你想要干什么？”她紧随他的步伐，眼里掩饰不了其讶异。

萧子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怀里的人儿，只是勾起薄唇笑道：“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想做坏事吗？”

“做什么坏事？”沈雨荨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他会把自己拉上二楼的卧室，孰料，他竟是带着她往御临花园的地下停车场走去。

沈雨荨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扭头看向何玉娇，“妈，你救救我。”

然，何玉娇却是暧昧地笑着道：“雨荨，做女人，别太矫情。”

话落，她便拿起放置在小梓恒旁边椅子上的一个深色背包，随后还不忘拉着小梓恒的手一起跟在萧子靳的后面。

“你们……到底在密谋什么事，为什么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看着何玉娇和小梓恒两人也是一脸了然的神情，沈雨荨反倒更加懵逼了。

“别急，等会儿上车之后，我会慢慢跟你说的。”萧子靳轻声诱哄道。

“还要上车？”她急。

沈雨荨一直是一个比较喜欢有条有理的生活的女人，她除了对于工作上的一些意外突发情况表示可以忍受，完全没办法快速适应跌宕起伏的生活，所以此时此刻，她真的被惊到了。

突然之间，她似乎记起了上一次萧子靳带她去烛光晚餐的事情，难道他今天想给自己另外一个惊喜？

“老公，你是不是想带我去哪里玩？”她开口问。

萧子靳眉眼染上了一丝意味不明的笑意，“你觉得呢？”

“应该……是……。”沈雨荨迟疑地点头。

“既然夫人说是……那就是了。”他笑。

“这是真的？”她的语气里带着欣喜。

萧子靳看着她，一字一字缓缓地道：“假……的……。”

说完之后，他竟是再也不发一语，无论沈雨荨问什么话，他始终目不斜视地朝车子走去，由于此时是周六早晨，地下停车场并没有多少人，要不然她被他如此搂着走路，定然会引起诸多业主的侧目，一想到被人注意时的尴尬场景，她便更加害怕地把头靠向他的胸膛。

而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萧子靳只穿了一套休闲运动装，身体清冽的香味伴着慵懒的气息扑入她的鼻息间，乱了她的心。

突然之间，她非常希望这一刻可以定格为永恒的瞬间，永远也不要逝去，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她的臆想罢了。

没多久，萧子靳将沈雨荨塞入车子的副驾驶座上，他温柔地替她系上安全带，还不忘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落了一个吻。

她怔忡着一双眼看着对自己温柔至极的男人，一时间怔忡不已，久久无法回过神。

待她回过神之际，小梓恒已坐到了后车座上，小家伙的身旁还有一个高逼格的双肩背包，只不过并没有看到何玉娇的身影。

沈雨荨疑惑，她快速把头探出车窗外，正见到何玉娇对着小梓恒轻声细语，好像在嘱咐他一些事。

“妈，你为什么不上车？”她问。

闻言，何玉娇转过头，看着副驾驶座的沈雨荨，笑眯眯地道：“妈要留在家里守家，你们出去游玩两天，家里不能没人。更何况，我也不喜欢大海，看到那些海水，我就会忍不住犯呕。妈年纪也大了，经不起折腾，所以还是让你们一家人一起去开心地玩耍吧！”

妈妈不知道子靳并没有将惊喜告诉她，此时，她却从妈妈的口中得知……他将会带着自己和梓恒一起去海边游玩两天。

不知为何，想到萧子靳为了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心思，她竟不由自主地被感动了。

“真的不去吗？”沈雨荨不忍丢她一个人在家。

“沈雨荨，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你别那么多废话好吗？”何玉娇语气有点不耐烦。

沈雨荨习惯了妈妈的坏脾气，此时面对着妈妈的不耐，她并不生气，只是悠悠地叹惜道：“既然妈已经这样说了，那我也不勉强你，不过你在家千万不要再去跟那些七大姑八大姨打麻将或者赌博了，知道吗？”

“知道啦！”

告别后，萧子靳启动了车子，开往榆市著名的海滩。

上午晴空万里，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这些白云有的几片连在一起，像海洋里翻滚着银色的浪花。

去往海滩的路途上，沈雨荨内心思绪翻滚。

萧子靳看着沈雨荨沉默，笑笑地问道：“怎么？不想去？”

怎么可能不想去？能和萧子靳一起去，无论什么地方她都想去。她知道萧子靳是因为简舒的事情，担心她心情不好才会突发奇想带她出去玩的。

说到底，萧子靳还是很在乎她！

“妈妈，爸爸问你话呢。”小梓恒以为沈雨荨没有听到，如开口提醒道。

“妈妈知道。”沈雨荨笑了笑，说，“不过……妈妈也想知道，梓恒想不想跟妈妈和爸爸一起去海边玩？”

小梓恒似乎担心她误会自己的态度，如是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想……当然想，梓恒只要一想到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玩，我就特别高兴。”

看到小梓恒激动的小脸，沈雨荨的心都快要被融化了，她还记得小梓恒刚从榆市回来那一天，自己告诉他……如果妈妈和爸爸有空，就会带他一起去游乐园玩。

可由于一直以来，他们都非常忙，所以并没有抽空跟他一起玩。如今有时间带他一起去海边，也算是开始逐步兑现大人向小孩承诺的诺言了。

在沈雨荨的记忆中，并不记得自己生过小梓恒，可正因为如此，她更加愧对他，试问世上有哪一个妈妈竟然会忘记自己的亲生儿子？然而事实上，她就是不可能中的可能性，而这个事实，却是让小梓恒饱受嘲笑的原因。

因为自己的不成熟，导致小梓恒从一个开朗乐观的小孩一下子成为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孩子，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非常残忍的，有时候，她宁愿小梓恒更加调皮、更加肆无忌惮地享受父母的疼爱。

可是现在，她分明从小梓恒的眼中看出了小心翼翼的神色，这让她的中心一恸。

看来，女人还是特别喜欢多愁善感呀！

最终，沈雨荨要求停车，自己则坐到后车座，抱着小梓恒，小梓恒也好久没有跟她一起如此亲昵，也不由得往她的怀里靠得更紧一些，萧子靳看着依偎在一起的两母子，嘴角不由自主勾起了欣慰的笑意。

沈雨荨虽然没有回答他刚才的问话，但他知道，她已经用行为表明……他这一次的惊喜绝对比上一次的烛光晚餐让她更加感动。

而沈雨荨搂着小梓恒，看着男人的后背，精致的脸庞也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她知道，萧子靳能够带上小梓恒，意味着他已经完全接纳了自己的儿子。他作为一个财富地位容貌集一身的成功男人，其实根本不必委屈求全跟自己在一起，然而他却为了自己而宁愿将就，并接受自己的私生子，给予她无尽的宠爱。

不得不说，他的付出深深地感动了她！蔚蓝色的天空，碧波荡漾的海水，嬉戏玩耍的游客，风声，海声，人潮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谱写出一首悦耳动听，荡气回肠的乐章。

海风迎面吹来，一阵阵凉意袭卷全身，激活全身每一个细胞。

小梓恒被萧子靳和沈雨荨牵在中间，高兴极了，他蹦蹦跳跳地踢踏着海边的泥沙，泥沙纷飞四溅，昭示着小家伙兴奋得快要不能自己的心情。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玩耍，然而不知何时，简舒竟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简舒身穿浅绿色裙子，眼戴深红色太阳眼镜，信步款款地朝他们走过来，只不过当她看到手牵着手三个人之际，那双藏于太阳眼镜下的眼眸迅速染上一抹狠厉之色。

可，她还是温文尔雅地摘下眼镜，面露微笑，“子靳，雨荨，好巧，我没想到可以在这里遇到你们。”

萧子靳见到康复过后的简舒春风满面，心里也安心了不少，浅笑道：“是很巧，你一个人来这里吗？姨母呢？”

“姨母有事不能陪我一起过来。”简舒笑着说，但眼中还是于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悲伤的色彩。

萧子靳发现了，他认为简舒是因为心情不好才会过来海边散心，如是叮嘱道：“你

这么久没在外面走动过，最好别自己一个人出门。”

沈雨荨看着简舒独自一人的样子，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说了一句：“小舒，要不我们一起玩吧，也好有个伴。”

简舒却做出一副为难状，“这……不好吧。你们一家人一起玩，如果我跟着一起岂不是会打扰到你们？”

“不会的，小舒，你别多想。”沈雨荨说。

萧子靳看了沈雨荨一眼，也说：“雨荨说得对，大家一起玩才更欢乐。”

目的已达到，简舒也懂得什么叫做适可而止，如是委婉地说道：“你们如此盛情，如果我再拒绝就显得我特别矫情。”

简舒加入了他们一家人的队伍当中，为了避开人群，她们选择往沙滩周边的地方玩。

顺着长长的木制栈道，简舒牵着小梓恒开心地走在前面，萧子靳和沈雨荨走在后面。

沈雨荨看了看萧子靳，她想问怎么这么巧简舒也来了，却又不想让萧子靳觉得她小心眼。

萧子靳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她的心思，伸手拥她入怀，在她耳边低语：“你不会以为这是我刻意安排的吧？”

“我知道不是，可是……简舒她怎么也来了？”居然这么巧，害她刚刚邀请她一起也不是，不邀请也不是，为难死了。

萧子靳想了想，有些不太忍心告诉她，但最终还是说道：“这是简舒最喜欢来的海滩，我们以前常来。”

“噢……原来如此。”沈雨荨语气有着明显的酸味。

萧子靳无奈：“看，我就知道我不能跟你提这种事的。”

“你讨厌……。”

“是，我确实讨厌。”萧子靳抬手在她的头顶上揉了一下。

走在后面的简舒自然感觉到了身后的甜蜜互动，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脸上却依旧保持着微笑。

走了一段，小梓恒突然扭过头来，指着前方的奶茶店一脸欢快道：“爸爸……我要喝草莓味的奶茶！”

“OK，我去买。”萧子靳松开沈雨荨，笑了笑：“你们先过去，我去买饮品。”

“好。”沈雨荨点头。

听到梓恒那一声亲热的‘爸爸’，简舒的心里又一次涌起了恨意。

特别是在知道梓恒是萧子靳的亲儿子后，她对这一点就更加敏感，也更加反感起来了。

萧子靳走了之后，栈道上只剩下简舒沈雨荨以及小梓恒三个人。

沈雨荨和简舒并没有什么话可说，只不过简舒一直热情地问这问那，她才出于礼貌地回答。走了片刻，她们看到前面百米远的沙滩上簇拥着数十个人，大家都神色焦急地围在一起。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沈雨荨疑惑地问。

“我也不知道……。”简舒说，“可能是有人受伤了，你要不要过去帮忙看看？”

出于职业本能，沈雨荨快步往前走去，远远便看到人群中有一个年约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躺在沙面上，双目紧闭，脸上全是汗，全身都在发颤，在他的手旁还掉落着一瓶硝酸甘油。

看起来像是冠心病发作了……

可是围观的一众人却是无动于衷，只是胆颤心惊地看着一个冠心病患者艰难地挣扎，苟延残喘。

近年来，国家频繁出现见死不救的令国民寒心的事件，虽然说大家对于这些事袖手旁观也情有可原，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沈雨荨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同胞死去。

如是，沈雨荨转身对简舒道：“小舒，那边有一个人冠心病发作，我需要立刻跑过去采取急救措施，麻烦你留在这里帮我照看小梓恒，可以吗？”

简舒有点担忧，“雨荨，你真的要过去？你不怕他们想要进行诈骗吗？”

“不会的。”沈雨荨完全顾虑不了那么多，“现在人命关天，梓恒就拜托你了。”

见情况如此紧急，简舒也不好再阻拦沈雨荨，“你放心，我会看好梓恒的，不过你也要小心。”

“好……。”

话落，沈雨荨也不再多说，看了一眼小梓恒随后就拔腿朝沙滩奔过去，简舒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眼神意味不明。

“麻烦你们都让一下……。”沈雨荨挤开越来越拥挤的人群，钻进人群中央。

她对着围观的一众人说道：“我是一名医生，麻烦这边的人都让开，让更多的新鲜

空气可以流进来，病人需要新鲜的空气，请你们不要围得那么严实。”

大家听到沈雨荨如此说，也都纷纷朝外散开，只不过有些男性看到她长得如此美貌，都忍不住拿出手机或者相机出来拍照或者拍视频。

沈雨荨没有心思去顾及其他事，她只是拿起男人手中的小瓶子，准备往他的嘴里倒硝酸甘油，奈何瓶子空空如也，根本没有硝酸甘油。

见此，沈雨荨让自己不要着急，她把男人的头往后仰，再抬起他的下巴，接着把双手按在男人的胸口上。

这样的动作持续了几分钟，闭阖着双眼的男人渐渐恢复了正常的呼吸，见此，沈雨荨不由缓缓松了口气，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药物辅助，这个男人撑不了多久。

想及此，沈雨荨仍然不放弃，她的手伸进男人的口袋，试图看一看还有没有多出来的硝酸甘油，找了不多久，没有找到硝酸甘油，但是找到了速效救心丸。

冠心病发作的时候，速效救心丸也管用，如是沈雨荨也不作迟疑，倒出3粒速效救心丸塞进男人的嘴里。

男人被迫咽下药丸之后，竟然慢慢转醒，看到睁开双眼的男人，沈雨荨和所有围观的群众都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围观的群众虽然不敢上前去救这位冠心病发作的男人，但是他们都非常佩服这位美丽年轻的姑娘。

尤其是那些男性，看到做着如此专业急救措施的沈雨荨，眼里的欣赏之意简直无处隐藏，他们心里已经计划着待会儿找个时间去搭讪她。

当然，沈雨荨根本想不到那些爱慕自己的男性此时此刻的计划，看着刚转醒过来却虚弱无比的男人，心想着救护车应该很快赶过来了。

果不其然，不等沈雨荨多想，一个女护士带着两个抬着医用担架的医院职工急匆匆地跑过来，她帮忙他们将男人抬上担架。

护士带着病人走后，围观的一众人见没有什么事，也都纷纷成群结队地各自散去。

沈雨荨都不想在此地多作停留，转身往岩石边走回去。

从她跑去急救男人开始到结束，其实也仅仅过去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就算是十几分钟，她也觉得自己离开小梓恒很长时间，她并不是很放心小梓恒跟简舒呆在一起。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莫名的不安心理，也许小梓恒是自己最重要的人，也许简舒是自己的‘情敌’，所以她总会有点不放心。

她希望是自己多想了，可是事实证明，自己的不安并不是空穴来风，冥冥之中，某

些东西总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扯。

沈雨荨离刚才的岩石越来越近，但却看不到小梓恒和简舒的身影，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可她却尽量安慰自己……简舒只不过是带着小梓恒去其它地方玩耍，并没有什么事。

她穿过并不怎么多人的岩石处，凭着感觉继续往前走，期间还不忘打电话给简舒，然打了良久却没有人接听。

这一下子，沈雨荨急了，简舒到底带小梓恒去了哪里？他们两人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简舒会不接听电话？

因为简舒的电话打不通，沈雨荨只得迅速拨通萧子靳的电话，“子靳……”

“什么事？”他问。

“子靳……你是不是跟梓恒和简舒在一起？”

“没有，我刚买好饮品，正往岩石边走去。”萧子靳有点疑惑，“你不是一直跟梓恒和简舒在一起么？”

闻言，沈雨荨更加担忧，说话的语气也显得特别着急，“我刚才看到一个人冠心病发作，所以拜托简舒帮忙照看一下梓恒就跑去急救病人了。我当时嘱咐他们不要离开那里等我回来，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梓恒和简舒都不在原来的岩石处。”

“你别急。”萧子靳尽量平静地说，“也许简舒和梓恒只是到别处去玩了，你别自己吓自己。”

“可是……为什么我打简舒的电话却无人接通？”沈雨荨还是非常担心。

电话另一边有片刻的停顿，随后他说：“或许简舒只是调了静音，你也别太急，等我……。”

沈雨荨想了想，还是说，“我先试着去找一找他们，你也打电话给简舒，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好，不过你也要跟我随时保持联系，知道么？”萧子靳的声音明显带着担忧。

“嗯。”她应。

随后，沈雨荨挂掉电话，开始沿着刚才走过的岩石之路往前寻找简舒和梓恒的踪迹，海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真要寻找两个人却非常难。

阳光下，海风吹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咸涩的味道。

“救……命……！”

隐隐约约之中，沈雨荨似乎听到了小梓恒稚嫩而又急切短促的求救声，心下一紧，胸口似乎被什么东西撕扯了一下，隐隐作痛。

“梓恒……梓恒……你在哪里？”沈雨荨双手拢嘴，大声叫道。

她此时所在的岩石处已经非常偏僻，四周围看不到什么人，她茫然地扫向四周，试图找到小梓恒的身影，然而令她失望的是，入目所见皆是怪石嶙峋。

她不甘心再次大喊道：“梓恒……你在哪里？你听得到妈妈的声音吗？如果你听到，那么你就大声回答妈妈，好不好……？”

尽管沈雨荨的声音非常大，可还是被翻腾的海浪声淹没在空旷的岩石滩上。

沈雨荨已经急红了双眼，为什么自己那么大声，梓恒还是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难道自己刚才听到梓恒的求救声，只是自己的幻听吗？

此时此刻，沈雨荨已经完全没有刚才抢救冠心病患者时的冷静，她的头脑充斥着梓恒有危险的信息，乱了她的思绪。

她不死心，继续沿着岩石更深处走去，她不知道，自己已经越走越偏僻，如果没有外人支援，很有可能死于大海上也无人知道。

然而，就在沈雨荨快要崩溃时，她看到了岩石滩外扑腾着一双小手，而简舒竟然就蹲在岩石上看着溺水的小梓恒，伸着手，却不像是真心要拉梓恒的样子。

由于隔得有点远，沈雨荨看不清楚简舒的细微表情，可是看到此情此景，她却并没有更多心思去关注简舒，她担心的是掉入海水中的小梓恒。

第 147 章 到底是不是你推的？

她根本顾不及其它，而是直接涉水过去，海滩的水淹没了她的膝盖，她却一心想要快点过去救小梓恒。

站在岩石高处的简舒似乎注意到了沈雨荨，她的眉头迅速皱起，下一刻，她已换上了一副急切担忧的表情，“梓恒，梓恒，快拉住简阿姨的手，你别吓简阿姨呀！”

如果不是因为沈雨荨此时焦急不已，她定然察觉得到简舒的虚情假意。简舒害怕她会误会自己，如是也不作犹豫，涉水下去，试图过去将小梓恒救起来。

掉入海水中的小梓恒的小脑袋时而浮起时而淹没，看在沈雨荨的眼里，简直让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梓恒，你别怕，妈妈来救你了。”

沈雨荨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她继续往更深处的大海水中走过去，咸涩的海水已经淹到了她的前胸，她感觉呼吸都有点困难，可脚下的步伐却始终没有停下来。

这个时候，萧子靳终于找到了这里，他看到小梓恒在海里挣扎扑腾，而沈雨荨正不顾危险地往小梓恒身边靠。心里一紧，二话不说地脱掉身上的累赘，纵身跳下去，急速往小梓恒溺水的位置游过去。

沈雨荨只感觉身旁的海水被猛烈拍打溅起来，随即小梓恒整个小身子都被萧子靳抱起来，由于情况紧急，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看着沈雨荨，“雨荨，我们赶快上岸，这里危险。”

她的心跳还没有平复，但看到小梓恒已被他扛在肩上，心里不由松了口气，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谢谢……。”

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一起朝岸边的岩石滩涉水回去。简舒跳下水也只是停留在岸边不远处，见两人朝她的方向过来，她却焦急地往他们涉水过去。

沈雨荨看到简舒，淹没在海水中的双拳不由自主地紧握而起，平日里清澈纯净的双眼也染上了几抹血丝，她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简舒，赶快上岸，不要继续往我们这里走过来。”萧子靳凝着眉。

听简舒心惊胆颤地看了一眼斜对面翻腾起来的海水，内心也实在太过害怕，所以得到萧子靳的命令后，她便感觉如赦大放，可她还是等到萧子靳三人到达她的位置时，才担忧地跟着一起上岸。

“梓恒昏迷过去了。”沈雨荨焦急地看着闭阖着双眼的小梓恒。

小梓恒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并不会游泳，吞了不少海水进去，整张脸都变成了紫青色，看着好不可怜。

萧子靳也是一脸担忧，但他更加理智冷静地选择按压小梓恒的胸口，并对他进行人工呼吸。

沈雨荨的双手因为紧张焦急不由颤抖了起来，一双眼睛也氤氲了一层厚厚的雾气，心里心心念念着都是……小梓恒不能有事。

简舒蹲跪在沈雨荨的对面，此时的她也是一脸焦急，然而她只是紧张小梓恒会醒过来。小梓恒是她推到大海里的，如果他醒过来，那么萧子靳肯定知道自己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如果他知道了真相，一定不会原谅自己。

他是萧子靳的亲生儿子，这个事实让她根本无法接受。她看着躺在岩石上面的小梓恒，恨不得再次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直接把他弄死。

萧子靳还在努力抢救小梓恒，所幸经过一番急救措施后，小梓恒终于咳出了吞进肚中的海水。

看着已经睁开双眼的小梓恒，沈雨荨快要哭了，她激动地一把抱住他的小脑袋，还滴着水的脸庞亲昵地贴着他的头。

“梓恒，你终于醒了，妈妈都快急死了。”她的眼角已溢出了泪水，说话的声音也带着一丝哽咽。

小梓恒被沈雨荨抱在怀里，嘴角露出了安心的笑容，他真的好担心自己永远都无法看到妈妈，但此时他却觉得身体好累，“妈妈，梓恒好累好困。”

说着，小梓恒因为顶不住身体的疲累，再次闭上了双眼。

沈雨荨察觉到小家伙的无力，忙低下头看着他，“梓恒……”

见此，萧子靳不由伸手去探了探小梓恒的鼻息，发觉小家伙的呼吸均匀，眉头渐松，“雨荨，梓恒只不过是海里挣扎了太久，导致身体疲累过度，所以才会睡过去的。”

沈雨荨似乎不相信，她怀疑地把手伸向小梓恒的鼻前，发觉果真如萧子靳所说……并无大碍，心里方才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不再那么担心。

小梓恒是她的亲生儿子，因为是至亲，所以他出事的时候，她才会失去了理智。很多人或许无法理解一个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为什么在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下竟然不懂得那些基本的急救措施，如果不是因为萧子靳在身旁，也许小梓恒就有生命危险。但不得不承认，换做是谁遇到这种事，都难以做到头脑清醒。

而直到这时，沈雨荨才重新注意到了近在眼前的简舒，脑海忽然浮现出自己刚发现小梓恒掉入海水里时的场景，当时简舒只是装模作样地去拉小梓恒的手，脸上并没有任

何焦急之色，甚至眼看着梓恒被海水越飘越远。

虽然自己看得不是很清楚，但简舒的不作为却是事实。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小梓恒就是简舒推到海里的。如果不是她推的，那么她不会袖手旁观，至少她应该想办法怎么去救小梓恒。

想及此，沈雨荨的心腔就迅速升腾起了一股怒火，但她还是按耐着情绪盯着她问，“小舒，梓恒是怎么会掉到海里去？”

她的问题直截了当，简舒被她话‘吓’红了眼眶，“雨荨，你这是什么意思嘛，说的好像是我把他推海里似的，梓恒掉入海里，我也非常担心，当时也在想方设法去救他，可是我不会游泳，不敢贸然跳下海里……”

简舒还欲解释，却被沈雨荨打断了，“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带梓恒来到如此偏僻的岩石滩？我不是拜托你留在原地等我吗？可是你看一看，这里离刚才的地方到底有多远？”

“都是我的错，是梓恒自己想到这边玩，我应该阻止他的。”简舒委屈得哭了。

雨荨见简舒居然哭了，心里更加怀疑简舒就是故意而为之。一想到此，她就更加气愤，她不明白为什么简舒要伤害无辜的性命？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抢了萧子靳吗？如果真是如此，简舒大可以冲着她来，为什么要伤害她的儿子？

简舒急得眼泪哗啦啦地往外流，“我本来是想在原地等着你的，可是后来看到这边的风景更加迷人，所以就同意梓恒一起沿着木制栈道走过来。”

“你胡说。”沈雨荨声量加大。

“是真的。”简舒猛地摇头，“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么多，梓恒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掉入海里了。看到他掉入海里后，我的脑袋在那一瞬间就懵了，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双手双脚好像都不听使唤。”

沈雨荨根本不相信简舒的一派胡言，她的解释毫无说服力，“简舒，你说谎。”

解释得那么多，沈雨荨仍然不相信，简舒更加委屈，她的眼泪流得更凶，如是不由把求助的眼神投向萧子靳，却见他已伸出遒劲修长的手揽过小梓恒的小身体，专注地看着闭阖着双眼的小梓恒，眼里充满着担忧与怜爱之意。

见此，简舒的心里迅速划过一抹愤恨，然她知道自己此时不能表现出来，“子靳，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害梓恒，梓恒跟我无怨无仇，我为什么要害他？”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温柔地抱起小梓恒，站起身子，看向简舒的眼神带着意味不明的色彩，“这里不适合久呆，我们先回去酒店再说吧！”

“子靳……”萧子靳不回答是不是意味着他也认为自己故意害小梓恒？

不不不，简舒在心里极力否定这种猜测，他不表态应该就是证明他相信自己，只不过碍于沈雨荨在旁边，他不好意思伤了她的心罢了。

即使如此想，可她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子靳，你是不是也不相信我？”

闻言，萧子靳再次看向简舒，淡淡地道：“简舒，我们先回去吧。”

话落，他也不再看她，而是对着沈雨荨道：“雨荨，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先冷静一下。看梓恒掉入海里，全身都湿透了，我们得尽快回去酒店。”

萧子靳的话如醍醐灌顶，瞬间惊醒了毫无头绪的自己，她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现在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是追究谁对谁错的时候，而是尽快照顾好小梓恒，可是她都干了一些什么事？想到自己刚才还有心思指控简舒，愧疚与羞耻的心情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压得她差点喘不过气。

沈雨荨愤怒地看了一眼简舒，随即点头对着萧子靳应道：“嗯，我们快点走吧。”

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一起快步往来时的路赶回去，简舒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两夫妻，心里恨得直咬牙。

自从她重新出现在萧子靳面前以来，他第一次用这种态度对待自己，不怪罪却也不安慰，甚至对自己装作视而不见，如果不是那个小杂种需要得到更好的处理，他是不是就会当场指责自己？

简舒根本不敢想像那一个令人瑟瑟发抖的画面，她此时最恨的就是没有早一点将小杂种推入大海里，如果她再快一点，那么他就已经死了，这里偏僻无人，没有监控，就算沈雨荨当着她的面指控辱骂自己也无济于事。

可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沈雨荨和萧子靳要赶过来？那个小杂种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不公平不公平……。酒店豪华房间里，身穿白马褂的男医生跟萧子靳说了几句话后就离开了这里。

“医生怎么说？”沈雨荨问。

此时的她已经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但是眼里仍然掩饰不了其的担忧之色。

萧子靳说：“已经无大碍，好好睡一觉就会没什么事了。”

沈雨荨虽然是一名医生，但医生的专业也分很多种，更何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的情况下，她根本不可能确切地诊断小梓恒的身体状况，要不然也不会一直都如此担忧不已。

她看着萧子靳，语气里带着感激，“子靳，谢谢你。”

“梓恒现在也是我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出事，现在看到他安然无恙，我也放心了。”

萧子靳温厚的手正握着小家伙有点肉嘟嘟的小手。

见此，沈雨荨也不由得坐下去，伸出手覆在他的手背上，“老公，能嫁给你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萧子靳温柔地笑，“嗯……能娶到你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呵……”沈雨荨有点无奈，说实话，她真的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取之处，一个妈妈，如果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有什么资格让丈夫骄傲和依恋呢？

他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你别自怨自艾，毕竟当时你是因为要救一个冠心病发作的患者。如果梓恒醒过来，知道你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一定不会怪你，反而会以为你为荣，知道吗？”

“可是我的确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沈雨荨的脸上满是自责。

萧子靳另一只手摸着她的头，“雨荨，别想太多，只要梓恒没事就好了。”

可这时，沈雨荨的脑海又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简舒的脸，“子靳，你不觉得简舒那个人很可疑吗？梓恒掉海的地方离原来的岩石滩那么远，短短几分钟，为什么她会带着梓恒去到那么远那么偏僻的岩石滩？如果仅仅只是悠哉游哉地漫步过去，那么这种结果根本就没办法解释得通。”

“……”萧子靳沉默，陷入了思考。

见此，她继续分析道：“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简舒推梓恒下海，但是梓恒一向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孩子，他不像一般的小孩子那么调皮毫无分寸，所以梓恒很有可能是被简舒推入海里的。”

萧子靳看着小梓恒，“你分析得不无道理，可是简舒没有必要向一个小孩下毒手，如果闹出人命，她很有可能会被抓入监狱。梓恒跟简舒没有任何的牵扯，她没有理由这样做，或许真的如她所说，这只是一个意外，是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罢了。”

“真的是一个意外吗？”沈雨荨心中的猜测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实在难以释然。

萧子靳点头，“简舒不是那种人，所以你不应该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

“……”沈雨荨不语，她不赞同也不反对，只是用沉默代表了自己的态度。

自从简舒出现以后，她的生活又再度掀起波浪，萧子靳为了简舒屡次与自己产生隔阂，难得出来海边游玩，却‘巧遇’简舒，更令人费解的是，自己的儿子竟然被简舒‘照看’到了大海里。

如果说一次是巧合，那么两次三次呢？沈雨荨觉得，这一切都是简舒在背后一手操纵的结果，可是她也不明白简舒为什么要把梓恒推到海里，这对简舒来说，好像真的没

有什么好处。

萧子靳见沈雨荨沉默不语，内心也不是很好受，他伸手温柔地摸着她的头，试图以此安慰刚从惊吓中恢复元气的她。

她感受到来自男人掌间的温度，惴惴不安的心方才像落了地的石头一样踏实，不管简舒是什么样的人，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以后自己看到简舒，多长几个心眼总没有错的。由于这次旅途出现了意外，所以他们在酒店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就开车回去御临花园。期间简舒过来道歉，沈雨荨并没有再说一些责备她的话，但是彼此都知道，两人的心里都有了隔阂，只是没有显露于色而已。

一家人提前回家，何玉娇自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但是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人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就搪塞了过去，何玉娇见问不出其它事，也就不再多问，只要两口子不闹矛盾，她都懒得去管他俩的事情，因为最近她还在忙着查找那个幕后男富豪的真实身份。

然而，第二天晚上，沈雨荨下班吃完饭，正准备带小梓恒跟他的宠物哈奇士去花园散步，不料却接到了简舒的电话。

看着来电显示小舒，沈雨荨迟迟没有接，可想了想，她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小舒，有什么事吗？”

小舒？是简舒吗？为什么她会叫简舒叫得那么亲密？

刚刚从厨房走出来的何玉娇听到了沈雨荨的声音，一双耳朵立即竖了起来，脚下的步伐也不由朝她走过去，试图想要听得更加清楚。

沈雨荨并没有注意到朝自己走过来的何玉娇，倒是小梓恒发现蹑手蹑脚的她，只不过不等小梓恒出声，她早已眼神示意他别出声了，见此，小家伙也乖乖地一声不吭。

何玉娇已经到达了沈雨荨的身旁，而她们两母女都清楚地听到简舒说的话，“雨荨，你今晚有没有空？我睡了几年时间，刚醒过来也没有多久，以前的朋友都联络不上，我一个人很无聊，不知道要干什么。刚好今天买了两张音乐会的门票，你能不能……陪我去看音乐会？”

“……”沈雨荨并没有直接回答，何玉娇在一旁也是听得一头雾水，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时，简舒的声音带着浓浓的乞求之意，“雨荨，你是不是还在介意前天的事情，所以不愿意答应我的请求？”

“你别想太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沈雨荨尽量平静地说道，她已经努力不去回想那件事，所以也不愿听到别人提起它。而且，她已经察觉到妈妈站在她的旁边，所以此时更加不希望被妈妈知道。

然而，何玉娇岂是那么好糊弄的？如果不是因为还想听一听更多的‘内幕’，估计她早已夺去沈雨荨手中的手机，摔得稀巴烂了。

此时，简舒却再次说道：“如果你不介意，为什么你不肯答应陪我一起去看音乐会？”

沈雨荨正欲开口，不料何玉娇却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怒目圆瞪，试图用眼神警告自己的女儿绝对不可以答应简舒的请求。

她看着妈妈，妈妈也盯着她，无可奈何之下，她只得回绝简舒，“小舒，真的不好意思，我今晚答应要陪梓恒一起去广场玩的，作为一个妈妈，我不能失言，你知道吗？”

其实，沈雨荨并没有说谎，她的确答应了小梓恒。

“真的不可以吗？”简舒似乎还不死心。

沈雨荨颇为无奈，“小舒，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改天有空再跟你一起去吧，好吗？”

电话另一边有片刻的停顿，随后伴着一声轻微的叹息声，简舒说出了口，“那……好吧，改天你有空，再约你一起去玩。”

“嗯……祝你玩得开心。”

“你也是。”

沈雨荨刚挂掉手机，何玉娇就快速夺过了她的手机，看着通话记录显示‘小舒’两个字，她有种想砸了手机的冲动。

“沈雨荨，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呀，啊？简舒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她是子靳爱了多年的前女友，是你最大的情敌，你是傻了还是瞎了，居然跟情敌做朋友，你是不是不气死我也不高兴？刚才如果不是我出来阻拦你，你是不是就傻傻地答应简舒，跟她一起去音乐会，顺便中一下别人的圈套？”

沈雨荨这两天好不容易安抚好自己的心情，不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也尽量说服自己不去怀疑简舒把梓恒推入水的事。如今被妈妈如此毫无顾忌地说出来，心里不是特别好受，“妈，你别开口闭口都说‘情敌’好么？子靳跟我说过，简舒早已经是过去式，他跟她只不过是朋友而已。”

话刚落下，何玉娇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说你傻，你还真是傻得无药可救了，子靳说没有关系，但是你能保证简舒不会想让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吗？妈是女人，妈最明白女人的心思，尤其是像简舒那种人。”

“喜欢过同一个男人的人，真的无法成为好朋友吗？”沈雨荨说这话，语气是惆怅的，她明明已经努力说服自己不要把简舒想得那么坏，可是每一次遇到一些小事听到一些话，她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下意识地怀疑这一切是不是简舒在背后动的手脚。

一方面，她接收着萧子靳眼里美丽善良的简舒形象，另一方面，她又从各种各样的小事质疑简舒的品行，这种复杂的心情让她郁闷不已，她甚至有点讨厌思想如此摇摆不定的自己。

何玉娇根本不知道沈雨荨的想法，她只是觉得自己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沈雨荨，你能不能稍微正常一点，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刷新妈妈对这个世界的三观，好么？你想跟情敌做朋友，说好听点，你很宽宏大量，说难听点，你就是一头蠢得无可救药的猪。简舒想跟你做朋友，无非就是想接近你，然后一步一步地实行她那些见不得光的计划，我告诉你，如果你继续跟她亲近，我敢保证，很快你就会被扫地出门。”

何玉娇的话骂得很难听，如果不是因为沈雨荨习惯了妈妈的坏脾气，估计此时早已青筋突出，脸色涨红。

可是，沈雨荨却不得不正视妈妈所说的每一句话，简舒接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从自己手中抢走子靳？但简舒一点也不像那种心机深沉的女人，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如果简舒不是那种女人，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那么多的偶遇？

见沈雨荨陷入了思考，何玉娇觉得自己说的话起到了效果，不由继续说道：“雨荨，你这个人就是心地太善良了，才会经常被人欺负。如果不是妈一直在一旁盯着你，说实话，你真的很难在这种豪门家庭里生存下去。听妈的，不要跟简舒再有亲密的来往，简舒那个女人不简单，也许她比当初的梁温柔还要难对付。”

沈雨荨觉得妈妈说得有道理，如是点了点头，“嗯。”

得到沈雨荨的回答后，何玉娇总算松了口气，可是她却想到了刚才电话里简舒所说的那件自己不知道的事。

“雨荨，你是不是还有事情瞒着我？”何玉娇问。

沈雨荨眼神有点闪烁，“妈，我没有……。”

何玉娇一眼就察觉出了沈雨荨神情的不自在，“你别想瞒着我，我刚才都听到了，昨天你们回来得那么早，我就怀疑事情有点不对劲，可是你们不说我也懒得问。如今得知这事跟简舒有关，我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妈劝你还是乖乖地把实情都告诉我，否则妈有的是办法去查找真相。等到我知道真相，做出一些不受控制的事情，你可别后悔。”

沈雨荨知道妈妈一向都是好事不做，坏事揽尽的人，所以也不敢有任何的隐瞒，如是一五一十地把前天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何玉娇。

本来以为妈妈会对简舒一通臭骂，但结果却出乎沈雨荨的意料，她听到那件事后，不但没有破口大骂，反而一脸惊疑不定。

何玉娇看着小梓恒，略微犹疑地开口问道：“梓恒，那一天是不是简舒阿姨把你推下大海里？”

此话一出，沈雨荨也不由得屏息看着小梓恒，毕竟她和萧子靳为了平息这件事，都愿意忽略它，所以并没有问小梓恒那一天的真相。

或许她知道，就算小梓恒告诉他们……当天是简舒把他推下去，萧子靳也会用各种借口替简舒开脱。虽然她努力不去介意简舒的存在，不去介意他一直对简舒的信任，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她会吃醋会妒忌，所以她不希望听到他再次为了简舒说好话。

小梓恒看了一眼沈雨荨，随后再看着何玉娇，点了点头，“是的。”

听此，沈雨荨心里对简舒还残存的那一点好感全都消失殆尽，之前的猜疑得到了印证，她的心情复杂不已。

果然，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情敌可以做好朋友的理论。妈妈说得没错，自己就是一个傻子，傻傻看不清楚简舒的为人，被她耍得团团转。不管她出于什么原因想要害梓恒，总之从梓恒嘴里听到答案的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无法相信简舒。

一直以来，她都宁愿相信情敌之间可以拥有美好的友谊，也希望用这种善心来化解自己和情敌之间的仇恨。然而事实证明，人心有时候就是那么可怕。自己天真地以为，小三都是小说电视剧里面才会出现的人物，可是有句话不是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吗？

她忽略了一个事实，现实生活中，更多这种令人恶心的心机婊！

“妈，我没想到，简舒原来是这样的人。”沈雨荨的眼里带着说不尽的失望。

何玉娇心疼地拍着沈雨荨的肩膀，“雨荨，别太过伤心，现实就是这样，是你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美好了。”

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妈一直跟你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你心地善良是一件好事，但是人心险恶，你总得多长几个心眼。这一次没有出什么大事，你就权当一次教训好了，以后做人记得用心点，就没事了。”

“嗯。”沈雨荨非常难得如此由衷地接受了何玉娇的‘谆谆教导’，也许这一次简舒推自己儿子掉海的事情对她的警醒真的非常大吧！

何玉娇也不再多说什么，她叮嘱沈雨荨去广场散步要注意安全后就将两母子送出了家。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她却陷入了思考。简舒是聪明的女人，她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推小梓恒下海。此时，何玉娇不由想到了那一天孟兰看到小梓恒的神情，难道简舒和孟兰两人已经猜到了梓恒就是当年那位富豪的种了？

可即便是猜到了，也没必要对梓恒下这么毒的狠手啊！

第 148 章 真正的简舒

何玉娇越想越觉得惊慌，如是也不再多想，转身急匆匆地跑回房间，开始通过搜集过来的各种资料查找男方的身份。

晚上八点钟，因为萧子靳下班之后直接去了广场陪伴沈雨荨和小梓恒，所以一家三口是牵着手回来的。

“妈，你睡觉了吗？”沈雨荨帮小梓恒洗完澡后，牵着他的手站在何玉娇房外。

房内是诡异的寂静，忽而却传来纸张摩擦的声响，她有点疑惑，“妈，你在里面干什么？”

“没……没干什么。”何玉娇的声音带着慌乱。

沈雨荨虽不解，但也不多想，“梓恒要睡觉，你过来开门……。”

“你等一下。”

“好。”

不多一会儿，何玉娇打开房门，看见沈雨荨和小梓恒母子俩满目怀疑地审视着自己，心下一慌，不由自主地干咳了一声，“咳咳咳……，妈刚才快要睡着了，听到你敲门后才忙不迭地跑过来开门。”

既然妈妈如此解释，沈雨荨也不会继续紧揪着那点奇异声音不放，“妈，梓恒说习惯跟你一起睡，所以要辛苦妈了。”

“没事没事，妈也习惯了。”何玉娇笑咪咪地道。

她觉得今晚妈妈有点反常，可究竟哪里不正常，她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如是把小梓恒交给妈妈之后，她便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直到半夜梦醒出来找水喝之际，沈雨荨才知道妈妈表现异样的原因。

“妈，你也睡不着吗？”

何玉娇正坐在二楼客厅的沙发上，目光呆滞地看着黑屏的高清液晶电视机，客厅一片昏暗，只有卧室门外的廊灯发出昏黄的灯光。

听到沈雨荨的声音，何玉娇呆滞的眼神瞬间变得清明起来，萦绕在心头的郁闷迅速被惊讶取而代之。

“雨荨，你过来。”

沈雨荨狐疑地走过去坐到何玉娇的身旁，刚坐下去，便听得她问道：“雨荨，妈有一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她也非常好奇，一向没心没肺的妈妈竟然会为了一件事寝食不安，这有点出乎她的意料。

何玉娇一双浑浊中夹杂着精明之色的双眼将她全身上下都打量了一遍，随后才迟疑地开口道：“妈想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强暴你的那个男人长成什么样？”

此话一出，沈雨荨脸色乍变，握住杯子的手下意识地加大力度。

何玉娇当然察觉出沈雨荨的异样，只不过她也实在无计可施，才会想从女儿身上打听男方的身份。

“雨荨，你别生气，妈就是想知道梓恒的爸爸是谁，就算梓恒现在不知道，等到他长大成年后也会想方设法去寻找，不是吗？”

沈雨荨脸色已变得非常难看，她紧咬贝齿，眸中染着血丝，随后她尽力平静地站起来，转身朝卧室的方向走回去。

然没走几步，却被何玉娇拽住了她的手，“雨荨，你倒是努力回想一下呀！”

面对妈妈的锲而不舍，沈雨荨只冷冷地道：“妈，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话落，沈雨荨再也不想跟妈妈呆在同一个空间，直接拔腿离开她走进卧室，关上房门的那一刻，她的眼角溢出了无声的泪水。

她觉得妈妈真的很过份，明知道那是一件令自己痛不欲生的事情，却要毫无顾忌地当面问自己……‘强暴’她的那个男人长什么样，这不是无情地撕裂自己的伤口吗？

即使此时此刻她的脑中没有当年的记忆，可潜藏在记忆深处的隐隐伤痛却时刻提醒着自己……那件事究竟对自己有多大的伤害。她完全不敢想像，当自己全部记起来时，那道伤口会不会鲜血淋漓地呈现在她面前，再次让自己伤心欲绝？

而仍旧站在客厅里的何玉娇则非常懊恼，沈雨荨不愿意配合，那么自己寻找真相的路途将会更加艰难。简舒已经知道了小梓恒就是当年那位富豪的种，如果不提早查出来男方的身份，恐怕会对小梓恒不利。

她独自在客厅站了许久，最后还是无奈地走进房间，搂着小梓恒一起入睡。

然而，这个夜晚过后，某些人注定心事重重。次日，萧子靳正坐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忽而手机响了起来，他下意识地伸手过去接通电话，“喂，你好。”

“子靳……”这是孟兰的声音。

萧子靳手上的动作微顿，“姨母，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的孟兰语气黯然：“子靳，雨荨误会梓恒是简舒推下海，到现在还不肯原谅她，为了这事，简舒非常伤心难过，也不敢去找你诉苦。可是我在一旁看着，也很无耐啊……。”

闻言，他握住签字笔的手开始有一下没一下地敲击着办公桌面，“姨母，你让简舒别多想，雨荨并没有怪罪她。”

“如果她没有怪罪小舒，为什么不肯出来跟小舒见面？为什么不肯跟小舒一起去听音乐会？没发生那件事之前，她不是这种态度的。小舒认为，雨荨一定还在误会她。”孟兰替简舒打抱不平。

“姨母，雨荨也有自己的生活，她不可能天天陪着简舒的。你告诉她，让她不要因为一件事就胡思乱想，她刚刚大病初愈，不应该如此折腾自己的身体。”萧子靳说道。

孟兰听到萧子靳一直替沈雨荨说好话，心里特别不好受，可她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是叹了口气说：“你说得有道理，可是……小舒现在真的非常伤心，我担心她再这样下去，病情会复发。”

说到这，孟兰的声音带上了乞求之意，“子靳，你能不能……陪小舒出去散散心？”

“……”萧子靳不言语。

孟兰不肯放弃，“子靳，其实小舒一直劝我不要把这些事告诉你，但是我真的替她感到痛心，一觉醒来，昔日的未婚夫成为了别的女人的丈夫，而她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如今还被大家误会，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非常苦命的人……。”

“姨母……。”萧子靳沉默了片刻后说道，“我待会儿就去接小舒散心。”

“真的吗？”孟兰有点不可置信。

“嗯。”

“那就太好了，谢谢你，子靳。”孟兰欣喜若狂。

“姨母不必客气。”萧子靳的内心还是无法放下对简舒的愧疚。很快，萧子靳便来到了简舒家门口，如约把简舒带到了他们以前经常去的湖边散步。

微风徐徐，轻风拂面，杨柳依依，令人心旷神怡。

“子靳，谢谢你百忙之中抽空陪我一起散步。”简舒笑得温文尔雅。

萧子靳说：“姨母说……你因为大家对你的误会而伤心难过，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不希望你跟雨荨之间有太多的误会。”

闻言，简舒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他并不是因为自己，而是由于沈雨荨？如果这一次不是姨母求他出来，他是不是为了沈雨荨就不愿再出来见她了？

即使心中非常不快，简舒还是露出一抹感恩戴德般的笑容，“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我们是朋友，你不用那么客气。”萧子靳微笑着说。

他不知道，他口中的‘朋友’再次如针扎进她的心里，他更加不知道，她想要做的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妻子。

越是想成为萧子靳的老婆，她便越恨抢走这个男人的沈雨荨以及那个……小杂种。

萧子靳当然猜不到简舒心里的思绪翻滚，只是温和地跟她一起朝湖边漫步过去。

这里的景色一直很美，湖水共长天一色，蝴蝶翩跹丛中过。

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似乎被简舒身上喷洒的奇异香水味吸引过来，它振翅羽翼，飞跃到她的肩膀上，欢快地扑腾着翅膀，仿佛在赞扬她的美丽。

然而，简舒扭头瞥到肩上的蝴蝶之际，脸色开始变得难看。她对蝴蝶过敏，所以绝对不能让它继续搭在她的肩膀上，如是伸手作势想要赶走拍飞蝴蝶。

奈何蝴蝶被她身上的香水味迷得晕头转向，根本不想离去，兜兜转转又回到原位。也许是香水的作用，蝴蝶的动作也越来越缓慢。

简舒实在难以忍受，忍无可忍之下只得一巴掌拍向那只蝴蝶，蝴蝶被大力一拍，羽翼被折断，本就晕迷的身体摇摇欲坠，最后终是无力地脱离她的肩膀，随着风落到沁凉的地面上，定格了它最幸福灿烂的时光。

蝴蝶落到地上，简舒方才露出舒心一笑，可想到萧子靳跟自己一起，不由快速看向走在自己侧前方的他，见其只是看向湖中央，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举动，终于松了口气。

在男人眼里，心狠手辣的女人必定被他们拉入黑名单，她可不希望萧子靳看到自己那么残忍，拍死一只蝴蝶。

可简舒没有想到，萧子靳早已发现了她的举动，他记得，简舒最喜欢蝴蝶。正因为喜欢蝴蝶，所以总喜欢到这个蝴蝶纷飞的湖边来散步。

如果换做以前的她，是绝对不会舍得打死那只色彩斑斓的蝴蝶的。

为什么她会选择那种残忍的做法？萧子靳想不明白……。

简舒自以为是地挽住萧子靳的臂膀，“子靳，我们去湖边看一看吧。”

“嗯。”萧子靳轻轻地应了一声，视线落在她的手上时，不由伸手悄无声息地扯开她的手，径直走到湖边。

她的手被迫拽开，眸色黯淡，心里升起一股不忿，可还是将这股不忿压下去，跟在

他的后面一起走过去。

他倚着湖边的栏杆，眺目远望，“小舒，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来这里多少次了吗？”

听此，简舒心里一惊，蓦然转头，正看到男人漫不经心的表情，心里却更加慌，“我……我睡了太长时间，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更何况，我们经常来这里，次数太频繁也没有刻意去算次数了。”

她的解释有点过于牵强，睡了过长时间，并不代表会失去记忆。他曾记得，简舒非常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每做过一件事或者去过一个地方都会用心地记在一个本子里。她如此小心翼翼，为何会扬言没有刻意去记呢？

萧子靳心里掀起的波澜已难以平复，只是不显露于色而已。

简舒眼角的余光瞥到萧子靳并无异样的神情，心里不由暗暗松了口气，她没有想到，他竟然会临时起意问起两人之间的过往，如果不是她反应灵敏，估计就会被他怀疑自己了。

可是，简舒还是想得太简单了。接下来两人沿着湖边的栏杆一路往前走，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祥和，然而萧子靳却屡次有意无意地跟她谈起两人的点点滴滴，简舒无计可施，只得继续采用自己蹩脚的类似失忆的解释敷衍过去。

不得不承认，萧子靳心里已经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反常拍死蝴蝶，找借口敷衍两人的过去，如此种种，不禁让他质疑眼前的简舒并不是真正的简舒。

如果她不是简舒，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被孟兰说已经‘死去’的简羽。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萧子靳将简舒送回家之后便回到公司，吩咐林助理，“你帮我调查一下……简羽当年是否真死了。”

“是，萧总。”林助理答得干脆利落。

只是，他作为萧子靳的得力助手，一直都清楚萧总的情感事情，最近因为简舒的出现，给萧总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这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的结果。

“萧总，我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林助理迟疑地开口道。

萧子靳正坐在欧式办公转椅上，“说。”

“你和太太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能够在一起，我觉得你不应该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简舒身上，毕竟简舒已经是过去式。刚才你因为简舒姨母的一通电话，就放下工作出去陪她散心，如果这件事让二少爷那边的人知道，他们肯定会用它来挤兑你。作为你的下属，我不希望看到你为了简舒而弄得四面楚歌。”

林助理的担忧并不无道理，前段时间，因为他跑去医院看望简舒，导致他遭受董事

会的质疑，让萧泽飞有机可乘。在林助理的眼里，一切对萧总不利的因素，他都有责任和义务提醒萧总注意并提防。

萧子靳知道林助理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助手，“Mark，谢谢你。其实……我之所以愿意放下手头的工作陪简舒去散心，是因为她一直都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孩子，她从来不忍心打扰我的工作，而最近发生了一些不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导致她的心情压抑失落，我不希望看到她因为这些事而伤心难过。”

既然萧总如此说，林助理自然可以放宽心，“嗯，如果简小姐真的是如此善解人意的女人，倒也为难她了。”

萧子靳听到林助理的话，却垂下了眼眸，简舒真的还是以前那个善良的简舒吗？还是说，她的确变了？

林助理见萧子靳陷入了沉思，也不忍再打扰，如是悄无声息地转身退出了办公室去查找简羽的死亡真相。从湖边回到家的简舒心情并没有预期的好转起来，反而变的更加沉重了，因为湖边一游让自己在萧子靳面前漏洞百出，怕是已经引起萧子靳的怀疑了。

想到萧子靳有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她的心里便升起一抹气恼，脚步也越迈越快。

她进入院子后，立刻朝地下室的方向走去。

昏暗的地下室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整个地下室只有侧上方的一盏白炽灯散发出忽明忽暗的灯光，白炽灯下跪着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女人身材削瘦无比，纤弱的双手被两根粗大的铁链拴住，直穿透墙壁。

女人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仿佛风一吹就倒，看起来极为楚楚可怜。然而细看之下会发现眼前的女人跟简舒长得一模一样。

而这个女人不是什么人，正是真正的简舒，一直出现在人前的‘简舒’则是简舒的胞姐简羽。

简羽看着简舒，嘴角露出了一记冷笑，可想到自己的目的，她还是温和地对着简舒笑道：“妹妹，我想问你，你和子靳一共去了多少次醉心湖？一起看了多少次电影？都去过了什么地方？有什么特别重要或者深刻的回忆？”

简羽如此问的目的非常明显，她无非就是想从简舒口中探知更多有关他们两人之间的过往，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不会露出那么多的马脚。

简舒低垂着头，并不理会简羽的问话。

简羽看着对自己视而不见的简舒，心中迅速升腾起一股无名火，她逼到简舒的面前，伸手扼住其的下巴，迫使简舒抬头正对着自己。

简舒被迫抬头，黯淡无光的眼眸毫无焦距地看着简羽，始终不发一语。

简羽被她彻底激怒了，“简舒，你以为你不说话就可以逃避一切现实了么？你以为你什么都不做，萧子靳就会觉得的是真正善良的女人，然后重新回到你身边么？你知道么？就在前几天，我才看到了沈雨荨脖子上全是吻痕，我还偶遇了他们两人一起去海边游玩，我还顺手推了沈雨荨的亲生儿子下去大海，可惜，那个小杂种福大命大，大海没有淹死他，反倒引起了沈雨荨的怀疑。”

说着，简羽的嘴角已经勾起了邪佞的笑容，“我承认，事实上就是我干的。可是那又怎么样，我就是看不惯他们一家三口幸福快乐的样子。简舒，我相信你此时此刻也恨不得沈雨荨和她的儿子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那个贱女人抢走了本该属于你的幸福，你是不是应该表现出一点点憎恨的表情呢？嗯？”

“……”简舒默不作声，眼里却流出了泪水，泪水沿着眼角，顺着脸颊，一路蔓延向下，划出一道令人触目惊心的泪痕。

简羽的视线落在简舒流淌着泪水的脸上，心里更加气愤，她松开简舒的下颌，愤怒地抓住简舒的头发，“简舒，你怎么那么没用？别的女人都把你的男人抢走了，你却只会哭，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让我很生气，啊？如果你还想留住子靳，你就乖乖地把我该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否则你这辈子都只能活在悔恨当中。”

一直沉默不开口的简舒终于说话了，“姐……请你再别白费心机了，子靳不是那么好骗的人，就算你知道那些事，他一样会察觉出异常……。”

“简舒，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啊？你自己守不住子靳，拱手让给别人，如今我帮你夺回他，你应该全力协助我，而不是在这种时候泼我冷水，你知道吗？”简羽恨不得直接把简舒的脑袋给砸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愚蠢的女人？为什么一母同胞，简舒就不能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上？

简舒的泪水继续往外流，“如今事已成定局，你再怎么样做也无法挽回局面了，我劝你还是放手吧。”

“放手？”简羽冷笑，“简舒，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可能放手的。姓江的那个臭女人害死了我们的妈妈，现在又联同简宁一起夺走了本该属于我们姐妹俩的家产，简家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只能依靠萧子靳，你懂吗？”

简羽看着简舒，“我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全力协助我？”

简舒苦笑，“你觉得呢？你真的觉得离开了萧子靳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吗？”

“至少我们活不回以前那么风光了啊……。”

“为什么一定要像以往那么风光？简单幸福不好吗？”

见此，简羽脸上闪过狞笑，“好，很好，简舒你有种，不过你别以为没有你的帮助，我就不能查到你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事，等到我成功抓获子靳的心之后，你别后悔。”

“希望姐姐别后悔。”简舒只能无奈地道。

“哼，那咱们就等着瞧。”话落，简羽松开手，转身忿忿地离开了地下室。萧氏大楼的办公室里，林助理将手中的资料递给萧子靳。

“萧总，经过调查，证实当年简羽确实死了，您手上的这份文件里有保险公司的记录。”林助理说道。

萧子靳俯首看着林助理调查的资料，陷入了沉默。

如果简羽死了，那么今天跟他一起在湖边散心的人就是真的简舒。可是为什么他感觉到简舒不再是原来的简舒呢？是自己多想了，还是简舒真的变了？

一直到下班回家，萧子靳都郁郁寡欢，跟家里人一起吃晚饭时，脸上的笑意也是不达眼底，沈雨荨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心情沉重，只不过碍于小梓恒和妈妈都跟着在一起，所以没有当场问其缘由。

晚上睡觉之前，沈雨荨忍不住开口问道：“子靳，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见你回家之后就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很担心你。”

萧子靳并不想让沈雨荨徒增烦恼，如是勉强微笑，“老婆，你想多了，我没有事。”

“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觉得我会看不出你的心情是好是坏么？”沈雨荨伸手揉着他的额头，“你的额头都快拧成一个川字了，还嘴硬说没有事。”

“你真的想知道是什么事？”他问。

她点头，“我想替你分担。”

“如果我说……是关于简舒的事情，你会不会不高兴？”萧子靳说。

沈雨荨想了想，随后说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那要看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要视情况而定。”

她露出微笑以示自己的态度，其实她知道，他和简舒之间不会有什么暧昧不清的越轨行为，可心里相信他是一回事，嘴上却不能过度松软。

萧子靳看到沈雨荨嘴角的笑意，心里的担忧也没有那么沉重，如是他决定跟自己的老婆坦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今天姨母打电话跟我说……因为大家误会简舒，所以她非常伤心难过，并央求我陪她去散散心。我想了想，最终还是陪她一起去湖边散步了。”

说到这，萧子靳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到沈雨荨的脸上，见她并没有生气，心里更加欣慰，如是继续说道：“可是我发现，如今的简舒跟我记忆中的简舒已经相距甚远。我不明白，为什么从前那么喜欢蝴蝶的女孩子，如今会毫不犹豫地一掌拍死它？难道说人真的情感和性格真的会变吗？”

沈雨荨静静地在一旁听着萧子靳的话，此时此刻，她并没有一点怪罪他带简舒一起去湖边散步的意思，她只是有点心疼他陷入两难境地之中。

突然之间，她觉得眼前的男人不再是做事果断决绝的商场风云人物，而是一位需要支持需要安慰的大男孩，她怜爱地抚摸着柔软的他墨发，安慰道：“你别太过忧伤，也许简舒只是一时间无法接受失去你的事实而已，等过一段时间，她可能就会变加以前的样子了。”

其实沈雨荨说这话也是为了说给自己听，每一个女人失去挚爱都难以接受，如果换做是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爱了多年的男人跟别的女人结婚在一起，那么她肯定会崩溃。说实话，简舒能够表现得如此镇定，要不就是爱得不够深，要不就是忍耐力非常强。

虽然沈雨荨宁愿相信前者，但事实证明，简舒就属于后者，她的心机和忍耐力都超乎她的想像。说她自私也好，认为她可恶也罢，总而言之，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将子靳拱手让给简舒。即使简舒以前是子靳的挚爱，可那又如何，命运让她和他相遇相识相知相守，她就应该为了这份缘份而努力。

如果简舒想要跟她争抢子靳，那么她便会时刻准备迎战，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至少她曾努力守护这场婚姻。

萧子靳也没有想到，沈雨荨非但没有责怪自己，反而将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通透，一时间，他只是紧紧地搂着她。

“亲爱的，谢谢你。”

“老公，你跟自己的老婆说谢谢，不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么？”这是萧子靳的歪理，沈雨荨却聪明地学以致用了。

萧子靳被逗乐了，唇角的笑意因她这句话一点一点地朝外漾开来，随即，男人翻身将近乎柔弱无骨的女人欺在身下。

“你觉得老公要怎么样……才叫懂事？嗯？”说着，萧子靳俯身，凑唇到她的鬓边，吐气如丝，“是这样？”

男人遒劲修长的手挑逗般摩擦着她的肩膀，嘴角的笑意不减，“还是这样？”

沈雨荨上身被他撩拨得酸痒难耐，全身都忍不住颤抖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极其软糯，“老公，你不要……这样。”

刚才自己还菩萨心肠，想方设法安慰深陷图圈的萧子靳，没曾想，画面竟转变得如此快，以至于她还来不及反应过来便无缘无故被沦陷在某人的美色当中。

身下女人的脸蛋绯红诱人，声音软糯可人，他明显感觉到全身升腾起了一股异样，下一刻，他直接覆唇攫住了她的蜜色嘴唇。

她的嘴唇柔软香甜，带着一种极致的诱惑，驱使着他不得不加快侵略的步伐。两人唇舌缠绕之后，再次达到了身体与灵魂的高度契合。

他们有一种错觉，好似堵在两人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变得不再那么坚硬不可摧，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点，横亘在两边的生命就可以尽情地拥抱取暖……。

第 149 章 看到了不该看的

翌日早晨，由于沈雨荨被排到晚班，所以吃完早餐后送萧子靳去上班后，便留在了家里。

何玉娇见沈雨荨不用上班，如是将背着书包的小梓恒拉到她的面前，“既然你现在有空，那么你就送梓恒去学校吧！如果不是很累，上午就留在学校陪着梓恒，妈妈下午再过去接班。”

听此，沈雨荨一脸疑惑，“妈，学校不是有老师吗？为什么需要我们全程守候梓恒？”

说到此，她忽而想起了简舒把小梓恒推下大海的那件事，满目惊疑，“妈，难道你这样做是在提防简舒那个人？”

早知道沈雨荨会如此问，自己就不应该让她照看小梓恒，此时，面对她的审视，何玉娇内心慌乱不已，然而自己却不能将实情告诉她，如是只得扯谎说道：“你想太多了，只不过最近新闻上经常报导小孩子被拐卖的消息，我不放心才会想着要时刻保护梓恒，不让他被坏人抓走罢了。梓恒是我的心肝儿宝贝，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肯定会痛不欲生的。”

最近榆市经常发生小孩子被拐卖的事件，弄得人心惶惶，妈妈如此做也是为了更加保险一点，她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她的心里仍然有一个疑问，“妈，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简舒要对梓恒下手？按道理来说，她要针对的人应该是我，不是么？”

何玉娇本来以为蒙混过关了，不料沈雨荨仍旧不依不饶，情急之下，她只得道：“简舒憎恨你抢了子靳，肯定想一步一步地打破你的心底防线。她伤害梓恒，也许就是为了让自乱阵脚。按照你的性格，如果梓恒没有了，你肯定会理智全失，继而和子靳发生争吵，影响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严重点……有可能会让你们两个以离婚告终。”

真的只是这样？沈雨荨狐疑地想……。

她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简舒自醒来之后就表现得异常体贴善良，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善良背后，竟然隐藏着一颗如此狠辣的心。一个女人为了抢回自己深爱十几年的男人，隐忍委屈，甚至不择手段也是不无可能的事情。

想及此，沈雨荨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激灵，简舒比梁温柔还要可怕。

梁温柔只不过是揭穿了小梓恒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事实，而简舒却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以此达到她的目的。

沈雨荨觉得，不管榆市有没有出现小孩子被拐卖的事件，为了预防儿子再次被简舒

伤害，她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妈，我会好好照顾梓恒的。”

何玉娇见沈雨荨不再深入追究此事，总算没有那么慌乱，如是笑着道：“嗯，那你们要注意安全。”

“好。”

这一次，是小梓恒和沈雨荨母子俩异口同声地应道。

所幸，一整天过去，小梓恒在沈雨荨和何玉娇的保护之下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不过，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松懈，继续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某一些不轨之徒的黑手。这天晚上，萧子靳正搂着沈雨荨，“雨荨，明天我要去国外出差一趟，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里，你要记得不要胡思乱想，不要乱跑，要吃好睡好保证身体好，知道么？”

沈雨荨前些天就知道萧子靳要出差，所以此时并不显得特别惊讶，只是想到要跟他分别几天，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依依不舍，“知道啦，你比我妈还要啰嗦。”

“我这是在关心你，你怎么能嫌弃我啰嗦呢？嗯？”萧子靳的手惩罚性地捏一下她精致的脸庞，她的脸蛋紧致嫩滑，捏起来的手感特别舒服。

孰料，沈雨荨却是吃痛一声，“啊……，你捏痛我了。”

“知道痛了？”萧子靳眼里染着邪肆的色彩，“这就是你嫌弃老公的下场，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她娇嗔地瞪着他，“你混蛋。”

话落，沈雨荨赌气般拽开他的手，侧过身子背对着他，一言不发。

然，萧子靳却大力地扳过她娇小的身子，眼眸尽是笑意，“明天我就要去国外出差了，你作为我的妻子，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点事情表示表示呢？”

沈雨荨只是情商低，可也不至于低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她自然知道他的话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她心里还有点闷气，如是不想搭理他，“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明白？”他捏住她的下巴，“如果真不明白，那就让老公亲自示范一下，我相信依照老公的教导能力，绝对可以让你迅速明白它们的含义……。”

说着，萧子靳的手已经不安分地扯掉她身上的累赘，身上一空，一阵凉意袭卷全身，她下意识地惊呼出声，“啊……”

可下一刻，她的唇却被男人迅速攫住，尽情地索取她的美好。她也不再矫情，配合着他一起享受鱼水之欢，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倦了困了累了，才相互拥抱着睡过去。也许知道今天萧子靳将要出国，所以沈雨荨醒得特别早，只为了看多几眼扎根在心底的男人。晨光透过镂空的纱窗帘照射在他的脸庞上，一种温柔的野性气息从他的身体里扩

散开来，漾了她的心神。

她发觉，萧子靳变得越来越好看，每一次静静地看他的容颜，自己都会情不自禁地沉迷在他的美色当中，有时候她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色女这条不归路中越走越远，再也无法回头？

心里如此想着，手竟然也不受控制地伸到他的脸庞，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额头，眉毛，鼻子，嘴唇，还有柔和脸部凌冽气息的长睫毛。

其实她不知道，此时还在闭阖着双眼的萧子靳也早已醒来，只不过察觉到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观察，他根本就不想睁开眼，只是尽情地享受这种难得美好宁静的时光。

可，当她的手抚摸他的脸庞之际，他才发觉，有时候有些事是控制不了的。

她的指尖轻轻摩擦着他的脸，带来的异样酥麻了整颗心，他明显感觉到身体里某些东西正在强烈叫嚣着。

想到自己将要与她分离几天时间，他便再次跟她做起了晨运。

昨晚他把自己折腾得已经够累了，孰料今天却再次猝不及防地遭受‘毒手’，此时此刻，她全身仍旧酸痛不已，叫苦不迭。

“亲爱的，你这种表情是在埋怨老公刚才没有……满足你么？”萧子靳此时已抱住沈雨荨，低沉的声音也顺势响在她的耳边。

闻言，沈雨荨的脸色迅速涨红，一双清澈的双眼条件反射地扫向机场四周围，见身旁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俩，尴尬意味才没有那么浓重。

“萧子靳，这里是公共场合，麻烦你注意一下言谈举止。”

他轻笑，“男女朋友当众接吻屡见不鲜，我们老夫老妻，调戏一两句哪里对不起大众了？估计别人看到你老公那么帅，都会忍不住拿出相机帮我们拍下恩爱的美好时刻，你说是不是，萧太太？”

沈雨荨已被他彻底打败，“嗯嗯嗯，你说得非常有条理。”

“这才乖嘛！”

话落，萧子靳捧起她的脸，薄唇温柔地吻住了她的唇。这个吻带着不舍的味道，继续缠绵。也许男人和女人的颜值太高，所以在这个看脸的时代，轻而易举就吸引了机场一大批群众的注意力，有些人甚至偷偷地拿起相机拍下了这一幕唯美的画面。

萧子靳吻得非常深情，直到广播提示登机之际，他才不舍地脱离了她的唇，一双如黑曜般耀眼的眼眸看着她的脸，“雨荨，我先登机了。”

“嗯，工作不要太拼命，要记得多休息。”沈雨荨长而卷的眼睫毛上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气，看着三分可怜七分动人。

“你也是。”说着，萧子靳终是拖起行李箱转身走向机舱。

看着男人渐行渐远的背影，沈雨荨不由红了眼眶，说好不哭泣的，为什么还会忍不住伤心？他只不过离开几天而已，自己却如此不舍，实在太矫情了。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矫情，沈雨荨努力潇洒地挤出一丝笑容，转过身子，走出机场。

沈雨荨不知道，在她离去之后，简羽从机场的某个角落走了出来，她看着手里的相机，恨得直咬牙齿，可是想到自己把照片拿给简舒看的情景，简羽愤怒的心情才得以缓和一些。

简羽也不在机场多作停留，而是直接朝家里赶回去，刚进院子，便直奔地下室。

这一次，她就不相信简舒还能容忍沈雨荨那个贱女人霸占着萧子靳。

由于绑住简舒的那两根粗大铁链非常长，所以她可以在地下室的空间自由活动，此时，她正坐在桌前看着一本书。

简羽刚进入地下室的时候，就看到简舒以一副淡然自若的神态看着书，心里不由产生一股不忿之意，她根本不明白，为什么简舒永远都那么虚伪那么做作？她非常看不惯简舒这种姿态。

如是，她径直走到简舒的面前，一把夺过桌上的书，愤怒地甩到几米开外的地面上，嘴里还不忘骂道：“我当初就不应该看在你那么无聊的份上，买书给你看，如今你整天沉迷在书本的世界里，完全不知道现实已经变了天。你以为你整天看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就可以改变沈雨荨是萧子靳老婆的事实吗？”

简舒看着自己手中的书被无情地甩到地面上，瞳孔皱缩，她直接无视简羽，缓缓站起来，想要去捡起那本书。

简羽看出了简舒的意图，心里更加气愤，她大步上前，双手用力将瘦弱的简舒推到墙壁上，“简舒，你能不能清醒一下，你现在要做的是帮助我……抢回子靳，而不是摆出一副死人的表情给我看，知不知道？”

简舒双肩被简羽大力按住，隐隐作痛，然却没有喊疼，而是抬头直视简羽，“姐，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不会再去管那些事了，所以你别白费心机了。”

“呵呵……”简羽冷笑，“你呀，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将真相赤裸裸地展示在你的面前，你就是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

简舒还没有完全理解她那句话，便见简羽将刚洗出来的照片凑到简舒的面前，“你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

简舒的视线落在照片相互拥吻的两个人身上，表情复杂不已。

简羽见简舒沉默不语，以为简舒被刺激到了，如是再加一把火，“妹妹，我告诉你，照片中的女人就是沈雨荨，就是她抢走了你的子靳。你看一看，他们现在多恩爱幸福，而我们呢？只不过是落魄的豪门千金罢了。如果姐姐能够代替你嫁给予靳，那么我们以后就能再次过上奢侈幸福的生活了，所以，你一定要帮姐姐，知道么？”

可，简羽还是太过自以为是了，简舒心里虽然难过，但是还是笑着说道：“姐，谢谢你把照片拿给我看，现在我知道子靳和心爱的女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就放心了，我真心祝福他们能够白头偕老。”

简舒的反应简直如一盆冷水，当头泼了下来，简羽完全被气炸了，“简舒，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自己深爱上了多年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你竟然还可以说出这种话。我活了二十几年，也算是彻底服了你了。”

简羽怒极反笑，双手开始一点一点地撕裂手中的照片，照片被撕得七零八落，洒落在这个昏暗的地下室里，飘散出一种哀怨的气息。

“你喜欢当好人就继续当吧，总之，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话落，简羽转身离开了地下室。

当简羽离去之后，简舒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默默地捡起刚才被简羽无情扔到地面上的相片，久久地凝视着……。沈雨荨正忙着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是何玉娇打来的，如是摁了接听键道：“妈，有什么事快说，我正忙着呢。”

电话那头的何玉娇却显得有些气急败坏，“雨荨，梓恒，梓恒他……”

“梓恒怎么了？”她急忙问道，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何玉娇迟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说道：“梓恒不见了。”

果不其然，沈雨荨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不由慌了起来，“梓恒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在哪不见的？”

“今天不是星期六吗？星期六商场有很多打折促销活动，为了可以买多一点，所以我让梓恒乖乖地呆在家里，自己出去商场购物了，可是没有想到，回到家之后却发现梓恒不在家。”何玉娇如实说道。

“你确定梓恒不在家吗？”沈雨荨急问。

何玉娇焦急地说道：“嗯，我已经找了三遍了，而且梓恒经常会去附近玩的地方也去找过了，但是依旧没有梓恒的踪影。”

“妈，你先别急，我马上回去。”沈雨荨此时此刻也非常焦急，但是她还是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安抚……视小梓恒为命根子的妈妈。

“好。”何玉娇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打电话给沈雨荨，得到她将要回来的消息后，心情总算稍微平复了一些。

沈雨荨挂掉电话后，跟主任请假后便急匆匆地赶回家……。

“妈，还没有找到梓恒吗？”医院距离家里有一段路程，沈雨荨心里还抱着小梓恒会出现的希望，所以忍不住再次问道。

然而，何玉娇却摇头，“没有……。”

仔细看一下，会发现何玉娇的眼眶已经红肿起来，见此，沈雨荨的心里也特别焦急，小梓恒是她的儿子，好不容易才相认，却出现那么多的意外，她比任何一个人人都难受。

沈雨荨看着何玉娇，尽量让自己镇定自若，这种时候如果乱了心神，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雨荨，你说……梓恒会不会被简舒抓走了？”何玉娇忽而开口。

闻言，沈雨荨猛地一惊，突然间想起前段时间简舒把小梓恒推下大海的事情，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是她把他抓去了。

“按道理来说，简舒上次谋害梓恒不成功，不会那么快再次动手，可是她那个人心机深沉，喜欢不择手段，不排除梓恒被她抓去的可能性……。”沈雨荨凝着眉分析道。

何玉娇扯着沈雨荨的手，“不用想了，肯定就是简舒干的。”

“……”沈雨荨经历了那么多事，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鲁莽冲动，她的手被何玉娇拽住，仍旧让自己的大脑保持理智。

可她的理智在何玉娇看来，却是无动于衷，如是，何玉娇不由急着道：“雨荨，现在已经确定简舒是凶手，我们就应该即刻报警上门抓住她，让她交出梓恒呀！”

何玉娇表现如此焦急，虽然是情之所至，不能自己，但很大一部份原因则是小梓恒是当年那个富豪的种，她认为简舒就是担心小梓恒去抢家产才会想方设法除掉他。简舒越在意小梓恒的存在，就证明那个男人越有身份，所以她更加不能让小梓恒有事。

何玉娇拽得非常用力，沈雨荨被她扯得生疼，可她还是压制疼痛，“妈，你不要太过冲动。警方不会受理小孩失踪不超过 24 小时的案件的，更何况，我们只是猜测简舒有可能会抓走梓恒，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并没有真凭实据，如果贸然地去报警，到时反而会被简舒告我们污蔑的……。”

“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梓恒一直都很乖，如果不是被人抓去，他绝对不可能消失那么久也不回来的。如果再迟一点，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梓恒的尸体。”何玉娇的情绪已经非常失控。

而何玉娇口中的‘尸体’也彻底让沈雨荨慌了，“妈，就算我们继续在这里着急也无济于事。刚才我想了想，觉得应该去简舒的家里找一下。”

“那我也跟着去，如果让我知道真是简舒使坏，我一定拿刀砍了她。”何玉娇脸红脖子粗。

闻言，沈雨荨胆颤心惊，妈妈的急性子她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妈妈说要拿刀砍人就不会只是口头说一说而已，所以她绝对不可以在事情还没有真相之前让妈妈跟着一起去简舒的家里。

“妈……你不用跟着我一起去，我们人手本来就不够，所以需要分散路线分头去找。”沈雨荨说，“你去学校以及附近的公园等等地方再去找一找，这样子应该能更快找到梓恒。”

“可是……”何玉娇心里认定小梓恒就是被简舒抓走了。

沈雨荨凝眉，“妈……别可是了，我们得尽快分头去找，要不然就算找到晚上也可能找不到。”

见此，何玉娇就算有再多的不愿意，也只能听从女儿的吩咐，毕竟如果雨荨不肯带她去简舒家里，她自己也不可能短时间内找得到简舒的家。

“既然你这样说，妈也只好听你的，不过有什么消息一定要随时打电话通知妈，知道吗？”何玉娇还是有点不放心沈雨荨。

“知道了。”沈雨荨应道。

“好，那我们分头寻找。”

“嗯……。”

母女俩商量好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出御临花园，开始寻找小梓恒。沈雨荨与何玉娇分别后，就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简舒的家里去。

本来如果她从医院回来的路途能够第一时间想到简舒，那么就不必浪费那么多时间，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只怪自己当时太过焦急，未能静下心来分析其中的利害。

此时她坐在出租车上，却发现平日里行驶速度还过得去的出租车竟然跟蜗牛一样慢，看见前方越来越堵的路段，她的手心都急得冒出了汗珠。

看着手中的手机，她突然想到了远在国外出差的萧子靳，点击他的手机号码后却迟迟没有拨过去。

他现在在国外忙着工作，自己不应该在这种时候去打扰他。如果自己打电话告诉他……梓恒消失不见，只会徒增他的烦恼，让他无心工作罢了。

更何况，不是还没有确定小梓恒被简舒抓走吗？

视线落到车窗外，沈雨荨只恨自己没有一双飞腿能够迅速到达简舒的家里。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出租车终于驶到了简舒所在的别墅区外。

见此，沈雨荨付了钱之后急忙下去朝简舒的家里跑过去，穿过院子，她迅速到达了简舒的家门口。

看着紧闭的哥特式雕花大门，心里不禁有点疑惑，难道简舒不在家吗？

可她并没有想太多，而是低头看着密码锁，想了想，她最终选择了输入简舒的生日作为密码，当按下最后一位数字时，大门竟然‘叮’的一声被打开了。

大门的密码果然是简舒的生日，她尽量镇定地踏着无声无息的脚步走进去。

偌大的房子却看不到一个人影，沈雨荨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逐一找遍整栋别墅，然而令她失望的是……根本没有发现小梓恒和简舒。

难道简舒带着小梓恒去了别的地方？如果她真的想要害死小梓恒，就不担心会被巡捕抓吗？自己要不要现在打一个电话给简舒？可是如果自己打电话给她，是不是就相当于打草惊蛇？万一她一怒之下真的不顾后果杀死小梓恒，那么岂不是弄得两败俱伤？

沈雨荨还在思考中，不料一声沉重的铁链摩擦声却传进她的耳朵里，她的心猛然一惊，下意识地躲到旁边镶嵌着花纹图案的圆柱子后面。

她屏息凝听，试图听清楚声音的来源处，一声又一声带着沉重意味的声响如同来自黑暗地狱一般，直击得她整颗心都悬了起来。

这些声音好像来自地下室？一般来说，别墅都会设置地下室，所以她能快速联想到这个可能性。如是，她小心翼翼地顺着声音寻找下去。

通往地下室的那扇门似乎长久没有被人用心呵护，所以看起来有点斑驳陆离，她抿着唇推开门，蹑手蹑脚地沿着弯弯绕绕的地下楼梯走下去……。

当沈雨荨看到地下室那个被两根粗大铁链绑住的女人转过头之际，她的眼眸蓦地睁大，内心震惊不已。

眼前的女人不正是一直想跟自己抢子靳的简舒吗？为什么她会被绑在这里？为什么她的脸色看起来比之前更加苍白，身子看起来更加瘦弱？为什么她的眼神看起来有点……无辜？

“简……舒？”沈雨荨壮起胆子靠近简舒。

简舒乍一看到沈雨荨出现在地下室，也是被惊愕到了，从简羽拍回来的照片中，她可以认得出来，眼前的女人就是子靳的合法妻子……沈雨荨。

可是，大门不是被锁住吗？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她能够找到这里？为什么她要来这里？

两人的心中都迅速升起巨大的疑问，她们就这样惊讶地看着对方，四目相对，一股不明所以的意味悄无声息地蔓延向四周。

“你是不是简舒？”沈雨荨迟疑地开口问道，“你为什么会被绑在这里？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沈雨荨想到这几天不见到简舒的踪影，觉得期间一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要不然简舒作为这个屋子的女主人，绝对不可能被如此对待。

此时此刻，沈雨荨并没有联想到简舒和简羽双胞胎的事实上面去。

然而，简舒看着沈雨荨，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话，而是反问道：“你是……沈雨荨？”

此话一出，沈雨荨更加震惊，难道简舒失忆了？为什么她好像不认识自己……？

她正欲开口，不料竟发现眼前的简舒惊愕地看向自己的后面，她察觉到有异样，不由得顺着简舒的视线胆颤心惊地转过头。

“这……”沈雨荨突然间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简舒？孟兰不是说过，简羽早在几年前就魂归天国了吗？

可眼前的情况……又该如何解释？

相对于沈雨荨的惊愕，简羽则显得更加慌乱，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精心隐藏的秘密会被这个贱女人发现。

不行，她绝对不能让沈雨荨把这里的秘密说出去，如果秘密泄漏，那么自己就真的被毁了。如是，她的双眼慌乱地扫向四周，见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躺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尖刀，情急之下她也顾不得其它，直接快步过去拿起尖刀要砍沈雨荨。

简舒和沈雨荨都后知后觉地看到了简羽手中的尖刀，见此，两人都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第 150 章 把梓恒还给我

“沈雨荨，既然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么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简羽的面部表情极其狰狞恐怖，仿佛下一刻就要将沈雨荨千刀万剐一样。

沈雨荨的心跳都提到了嗓子眼，她想快速往后退，奈何简羽的步伐也不小，眼看简羽快要把尖刀劈向她的脑袋，不料在千钧一发之际，被铁链拴住的简舒竟一把抱住了简羽。

简羽被简舒困制住，怒火升腾，一双手拼命地想要甩开后面的累赘，可简舒却像发了狠般死抱住简羽，不让简羽伤害沈雨荨。

“沈雨荨，你快逃。”简舒扯起嗓子大声喊道。

沈雨荨看到两人拧打到一块儿，两张一模一样的脸晃在她的眼前，让她的心里产生一股莫名的惊惧感，如是她也不敢呆在这里，转身仓促地逃离意外闯进来的地下室。

她不知道地下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她也不敢再回头去看地下室正在发生什么事，她只顾着往别墅外逃，逃，逃，一直逃到简舒再也不可能追得上来的地方，方才停下了慌乱的脚步。

刺眼的阳光打在她的脸上，蒸腾出一脸细密的汗珠，也不知道那些汗珠是因为紧张还是由于天气导致，总之她觉得全身都在冒着冷汗，一颗心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砰砰砰地跳动。

此时此刻，沈雨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如何她都要打电话告诉萧子靳……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可是萧子靳的手机却关机，这让我的心更加焦急慌乱。

刚才实在是太过惊险了，如果不是被绑住铁链的简舒救了自己，或许自己根本就没能逃出那个地下室。她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心里再次打了一个寒颤。

如果简羽没有死，那么被铁链绑住的那个女人会不会是简羽？如果她是简羽，为什么简舒要绑住她，却对外宣称简羽已经死了呢？既然简舒能够如此对待自己的姐姐，那么她会不会更加残忍地伤害小梓恒呢？如果小梓恒真的被简舒抓走了，自己要不要当面问清楚简舒？

沈雨荨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因为害怕简舒就这样坐以待毙，如是她强制按捺住心中的不安与惊惧，主动拨通了简羽的电话，“简舒……”

电话另一边一听到她的声音便陷入了诡异的寂静，就在沈雨荨以为对方要挂掉电话之际，简羽却开口了，“胆子不小嘛，居然还敢给我打电话……。”

沈雨荨抬头恰巧看到了路口对面的格子咖啡厅，“我在离你家不远的格子咖啡厅等你。”

简羽沉默了片刻，冷笑：“不怕我杀了你？”

“你不敢。”

简羽又是一阵沉默，才答道：“好。”

沈雨荨听得出来，简羽的声音也夹杂着不安与慌乱，她应该会更加害怕自己将那些秘密告诉萧子靳，所以她更加迫切当面跟自己谈判。

十五分钟后，简羽坐到了沈雨荨的对面，两人临窗而坐，一股低气压萦绕在四周围，明显昭示着事情的不寻常。

沈雨荨看着对面的简羽，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被绑住铁链的那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女人。可是，当务之急却是要找回梓恒，如是她做准备拐弯抹角，而是直接问道：“简舒，你能不能把梓恒……还给我？”

她的声音里带着无奈与乞求之意，可听在简羽的耳朵里却极其的刺耳，“沈雨荨，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梓恒不见了，难道不是你搞的鬼？上次梓恒被你推下大海，因为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也不想跟你计较。可是我不曾想，你仍旧不肯放过一个无辜的孩子，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你就尽管冲着我来，不要去伤害我的儿子。”

沈雨荨由于担心害怕，此时的眼眸都染上了几抹血丝，“简舒，就当我求你了，你可不可以把梓恒交出来？请你不要伤害他，好吗？”

简羽坐在对面，嘴角一直勾着凉薄的笑意，“沈雨荨，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想像力。你凭什么说我把你儿子推下大海？你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家梓恒是被我抓走了？”

本来沈雨荨还不是非常确定小梓恒是不是被她抓走，可是听到她竟然可以睁眼说瞎话……否认将小梓恒推下大海的事实，自己便可以猜到这一次的事情，十有八九也是她干的。

“简舒，梓恒已经告诉我那天就是你把他推下海的，可你却矢口否认，这不得不让我怀疑你说话的可信度。”沈雨荨说。

简舒仍然不肯承认，“呵……，这些只不过是儿子的一面之词而已，谁能保证他看错了或者故意说错？所以你根本不能凭借他的一句话就判定是我把他推下海，更不可以因为那一件事，诬赖我把你的儿子抓走了。法律讲究的是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休想把那么大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有权利控诉你诬蔑诽谤的，知道么？”

此时的简舒完全不似之前那个温文尔雅，一副楚楚可怜的简舒，也许刚才沈雨荨撞

破了她的秘密，所以她也懒得跟她和言以对了！

只是，简舒越是这样说沈雨荨便越怀疑小梓恒是被她抓走的，她还欲开口请求简舒把小梓恒还回来时，手机却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妈妈’，沈雨荨不作多想就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刚接通，便听得何玉娇喜极而泣的声音，“雨荨，我找到了梓恒，梓恒挺好的，你不用再找了。”

“是真的吗？”沈雨荨有点不可置信地问道。

“是真的。”

闻言，沈雨荨感觉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似乎一下子被搬走了，她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抹会心的笑意，“那就好，那就好。”

“既然知道梓恒安然无恙，你也赶快回家吧。”

“好。”

简舒虽坐在桌子对面，但她还是听到了她们母女俩之间的对话，嘴角的冷笑更甚，“现在你还会不会认为……我就是抓走你家梓恒的那个恶女人？嗯？”

闻言，沈雨荨面露愧疚之色，可是想到她曾将自己儿子推下大海，心里的愧疚依然被怒意占据着，“如果不是因为你矢口否认推梓恒下海那件事，我也不会纠着这个疑点不放，说到底，这也是你自己造成的。既然是你自己的可恶行为导致你在我心目中失去了善良的形像，就别怪我怀疑你。”

沈雨荨难得一次能够如此痛快地跟简舒对峙，一直以来，她都碍于萧子靳的原因，所以尽量想和简舒和平相处，可是现实不能尽人意，简舒总是想处处伤害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她不是玛丽苏，做不到不怨恨简舒。

而简舒也显然没有料到一向毫无反抗力的沈雨荨竟然可以如此伶牙俐齿地指责自己，想到刚才她撞见自己和真正简舒的那一个画面，心里便更加慌乱。

可她毕竟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如是装做若无其事地开口问：“你约我来咖啡店见面，不仅仅只是为了问我这一点点事吧？”

这一点点事？

简羽的态度让沈雨荨非常不高兴，原来在她眼里，自己儿子失踪竟然只是一点点事，怪不得她能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儿子推下大海。

沈雨荨并没有直接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她，试图从她的细微表情搜索到一丝丝的愧疚之意，然而结果令自己颇为失望。

视线落在简羽清瘦的脸庞上时，透过这张脸不由再次想到了地下室那张更为苍白的脸蛋，如此相似的脸，也只有双胞胎才能拥有。

被绑的那个人不是简羽就是简舒，不过按照子靳前几天对自己说的那些话，眼前的简舒有可能不是真正的简舒，如果她猜得没错的话，对面的女人应该就是……简羽。

想及此，沈雨荨瞅着她冷笑：“我相信你之所以过来赴约，也不仅仅是想要百无聊赖地跟我坐着喝咖啡……。”

说到这，她顿了顿，往自己的卡布奇诺加了一块糖，随后认真地看向简羽，“其实，你并不是简舒而是简羽，是吗？”

沈雨荨本以为她会否认，不料她竟是毫不避讳地勾起一抹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简羽。”

“你……”沈雨荨眼中难掩其的惊愕。

原来，一直和自己竞争的人居然就是简舒的姐姐简羽，而她连子靳都瞒过去了，可想而知，简羽的演技比任何一个演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惊讶？”简羽嗤笑，脸上挂着属于胜利者的笑容。

“是很惊讶。”沈雨荨看着她的丑恶嘴脸，忽而想到救了自己一命的那个真正简舒，心里划过一抹担忧，“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妹妹囚禁起来？她不是你的胞妹吗？为什么你可以如此残忍地对待她？你不知道你这样子对她的伤害有多大么？”

简羽漫不经心地端起桌面上的一杯咖啡，凑到唇边，“本来作为她的姐姐，我是不想这样子做，可是她连自己的未婚夫都守不住，我这样做也只不过是替她夺回属于她的东西而已。”

沈雨荨无法苟同简羽的歪理，嘲弄道“我看你分明就是打着帮助妹妹的旗号，把自己的妹妹囚禁在地下室里，然后去接近她的男人。你真觉得你这么做很无私很伟大么？你这么做完全就是在变相剥夺你妹妹的自由权。”

“呵呵……”简羽抿了一口蓝山咖啡，那副表情根本就像在看一个猴子在演猴戏，“无论我对妹妹怎么做，只要她没有意见，就轮不到你这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你说得如此冠冕堂皇，那我请问你，你能不能将子靳还给她，嗯？”

此话一出，沈雨荨哑言了。

见此，简羽笑得更狰狞，“其实你也只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罢了，所以也没有任何资格指责我的行为。”

沈雨荨气，“就算我没有资格去干涉你们的生活，但是你也不能阻止我将真相告诉子靳。如果子靳知道你真正的简舒囚禁起来，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简羽一直担心的就是沈雨荨将真相告诉萧子靳，所以此时脸上的表情迅速变得僵硬起来，可她也早已想好了对策，如是嘴角仍旧噙着笑意，“是呀，你说得对，如果子靳知道真正的简舒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不可能轻易放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子靳知道自己深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受了那么多苦，而自己却娶了一个替别的男人生过孩子的不洁女人，你觉得他会不会抛弃你，从而选择跟简舒在一起呢？”

“……”沈雨荨整颗心因简羽的这些话而紧紧揪起来。

简羽见沈雨荨受到自己的影响，继续说道：“像你这种人，肯定认为把真相告诉子靳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良心是过得去了，但是你的真爱也会永远地离你远去。良心与终身幸福，孰轻孰重，相信你自己分得清楚。”

不得不承认，简羽的一番话动摇了她原本坚定不移的心。简羽说得没有错，如果自己把真相告诉萧子靳，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选择可怜的简舒，而放弃自己。虽然她跟真正的简舒没有什么交集，但是简舒在地下室的时候竟然能够不顾生死救自己，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知道简舒真的是一个值得子靳去爱去呵护的女人。

原本她还暗自庆幸简舒变了，如果简舒真的变坏了，那么她的心里负担也就不那么重了。可是事实证明，真的简舒一点也没变，依旧如同萧子靳记忆中那么纯洁善良。

那么她到底要不要告诉萧子靳……简舒被简羽囚禁起来的真相呢？

一直直到回到御临花园，沈雨荨还在纠结着这个问题。

她的所有思绪都被刚才简羽的一番话夺走，此时她如同一具行尸走肉一般打开大门，走进屋子里。

刚走进去，便见何玉娇搂着红了眼眶的小梓恒坐在客厅的沙发里，他们俩一看到沈雨荨，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走到她的面前。

沈雨荨看到小梓恒，空空落落的感觉才得以平复，她尽量抛却脑中那些胡思乱想，蹲下去拉着他肉嘟嘟的小手。

没等沈雨荨问出口，何玉娇已率先开口解释，“梓恒并没有被人抓去，只是跑去江边玩耍，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跟江边的一些小朋友嬉戏玩耍。看到他安全无事，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告诉你了。”

何玉娇没有在电话里说明梓恒消失不见的原因，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担心沈雨荨会生气，可是事实证明，她真的生气了。

看到梓恒没事后，沈雨荨彻底放下心来了，而放下心的她……心里却涌起了一股无名火，质问起梓恒，“沈梓恒！妈妈问你，外婆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小梓恒愧疚地点了头，“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去江边玩？”她还在隐忍着怒气。

“我……我一个人呆在家很无聊。”他也知道这次是自己的不对，听外婆说，妈妈急着跑去那天把他推下海的阿姨家里找自己，想到这里，他便觉得自己更加不孝。

看到小梓恒如此，不由想到自己因为他的失踪而担忧焦急，并撞到了自己一生都不想撞到的情景，说实话，她的心里也非常不好受。短短时间内，自己不但撞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竟让自己瞬间陷入了两难中。

她并不想怪罪小梓恒，可她发觉此时此刻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豆大的泪珠如断了线的珍珠沿着她的脸颊往下掉。

小梓恒乍一看到沈雨荨眼角溢出了泪水，小小的心脏满是心疼和愧疚，伸出小手想要温柔地擦拭她眼角的泪珠，然而却被她一手甩开。

“妈妈……。”小梓恒小手被甩，眼神极为受伤。

沈雨荨已经被泪水模糊了双眼，下一刻，她伸手赌气一般狠狠地打在小梓恒的屁股上，“如果呆在家无聊，你可以打电话给外婆或者妈妈，告诉我们……你很想出去玩，可是为什么你要一声不吭就跑出去？你知不知道，我和外婆究竟有多担心？为了找你，外婆几乎找遍了整个小区，就差没有一家一家地去敲门了。而妈妈为了找你，也不惜跑去质问……”

说到这里，沈雨荨哽咽着声音，再也说不下去，只是手仍旧不停地打在小梓恒吹弹可破的肌肤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令小梓恒害怕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看起来好不可怜。

何玉娇没想到沈雨荨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更加没料到会发展成如今的局面，母子俩一个哭得撕心裂肺一个哭得泪流满面，模样甚是骇人。

沈雨荨仍旧没有停止手中的动作，何玉娇实在看不过去，她径直拽开雨荨的手，将小梓恒强硬拉到了自己的怀里，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小家伙的屁股。

“梓恒乖，别哭了，别哭了。”何玉娇轻声诱哄道。

说着，她还不忘瞪向沈雨荨，“你这是怎么回事？回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梓恒呢？你不知道梓恒只是一个四岁的小孩子么？细皮嫩肉哪经得起你这么打？万一打伤了，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你后悔都没有用了。”

沈雨荨被何玉娇如此训骂，眼泪流得更凶，然始终不敢将简舒的事情说出去，只是伸手抱住小梓恒，默默地哭着。

小梓恒第一次看到如此失控的沈雨荨，心里害怕极了，他肉嘟嘟的小手再次伸过去擦拭她眼角的泪水，这一次，她并没有生气甩开他的手，而是任由他笨拙地替自己拭泪。

“妈妈，你别哭了，梓恒保证以后一定乖乖的，不会再乱跑了，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小梓恒的小嘴唇已经红肿起来。

听此，沈雨荨将小梓恒抱得更加紧，流淌着泪水的下巴抵在他的小脑袋上，最后终是艰难地点头道：“妈妈不生气了，梓恒也不要哭了。”

“嗯。”小梓恒很努力地试图止住自己的哭泣。

何玉娇的眼眶也跟着一起红，她蹲下去伸手抱住了母子俩，“你们都不要哭了，再哭我也跟着哭，到时候你们俩就要费尽心机哄我开心了。你们要知道，如果我哭起来，就算你们可是任何办法都逗不乐我的。”

“嗯，不哭了。”沈雨荨和小梓恒都非常乖巧地点头应道。萧子靳从国外出差回来，刚进到家门口，替他打开门的沈雨荨便直接一把抱住了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拥抱，他觉得这是一种异样的惊喜。

然而下一刻，他却发觉到不对劲，抱住自己的人儿竟然嘤嘤哭泣起来，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如是伸出遒劲修长的手扳过她的腰，俯首看着她。

眼前的女人肿着一双核桃眼，不像是刚刚哭过的样子，倒像是哭了几天几夜才导致眼睛如此浮肿。

萧子靳的眉目担忧不已，“雨荨，发生了什么事？”

“没……没什么事。”沈雨荨摇着头，她刚才乍一看到出现在门口的萧子靳，突然间不能自己，这几天所受的委屈也一股恼地发泄出来，只是她却是万万不敢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萧子靳根本不可能相信，昨天关机时收到几个来自她的拨号记录，开机后他便第一时间打电话回来，当时她声称没什么事，他相信了，可如今当面看到她肿着一双眼，他不可能放心得下。

如是，他伸手揽住了她的腰，另一只手拖着行李箱走向客厅的沙发。

“雨荨，你看着我。”他的双手捧住她的脸。

她被迫对上男人深沉的眼眸，那双眼仿佛能够轻而易举看透自己的心思，令她的内心慌乱不已，“怎……怎么了？”

“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萧子靳说，“你昨天上午打电话给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你不要想着继续瞒着我，我是你的老公，有什么事你都应该告诉我，不是么？我不希望看到你一个人为了一些事伤心难过，我希望可以为你分担……。”

闻言，沈雨荨感觉整颗心都被一股暖流包裹在其中，他对她如此好，可是她却不想让他为了自己那些事而分心。此时，她只恨自己昨晚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流了那么

眼泪，以至于现在想瞒都不瞒不住。

有时候，她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女人的眼泪都如此不值钱呢？难道自己就不能再坚强一点么？

虽然心里不想告诉萧子靳，但她也知道，按照他的能力想要查出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如果她现在不说出来，保不准他会查出真正的简舒被囚禁起来的真相。

一想到子靳有可能会抛弃自己而选择简舒，她便怱了。即使这样做违背良心，可至少……至少在自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之前，不想让他知道。

如是，为了不让萧子靳继续怀疑，她只得红着眼说道：“昨天梓恒……消失不见，我和妈妈非常着急，最后才知道梓恒自己跑去江边玩了，我……”

说到这，沈雨荨收住了话尾，不再说下去，因为此时此刻她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说。

萧子靳见沈雨荨如此，以为她是被梓恒跑去江边玩这件事吓坏了，小梓恒只是一个四岁的小孩子，一声不吭就跑去江边玩，她会担心害怕哭泣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想及此，萧子靳不由伸手抱住了她，语气温柔地安慰道：“一切都过去了，不要太过担心，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知道么？梓恒是一个乖小孩，只要好好教导他，他以后就不会这样子跑出去了。”

“嗯。”沈雨荨把头埋在他的胸膛前，闻着男人身上清冽的气息，觉得世界一下子变得安静而又美好。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吃饭，沈雨荨看着心情不错的大伙，只能强颜欢笑着一起附和大家的情绪。

看着正在给梓恒讲出差趣事的萧子靳，看着他脸上的笑容，她的心里不自觉又浮现出简舒被绑在地下室里的情景。

愧疚和纠结的心情……又一次在她的心里漫延开来。

夜里，萧子靳刚洗完澡，便发现沈雨荨躺在床上闭阖着眼，像是一副睡着的样子。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床上，伸手搂住她准备睡觉。可是，手感受到来自她身上的细微颤栗，内心不由自主升起了疑惑。

“雨荨……你还在纠结梓恒那件事吗？”

闻言，沈雨荨一怔，下意识地摇头，“没有……。”

“你还没睡着？”本来他以为她睡着了，没曾想她竟然还没有。

“嗯。”她有点郁闷自己为什么要回答得那么快。

他看着她，视线落在她凝起的眉头，不由伸出修长的手温柔地替她揉着前额，指尖处传来的热量渐渐驱散她额上的阴霾。

看着近在咫尺的脸庞，沈雨荨却没有办法告诉他自己心底的纠结。直到现在，她还在犹豫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

“子靳，我……”沈雨荨支支吾吾地道。

萧子靳问：“怎么了？”

她咬着牙，“你之前跟我说过，简舒变了。如果简舒……没有变，还是和以前一样美丽善良，你还会不会选择跟她在一起？”

问出此话，沈雨荨极为紧张地看着他的表情，说实话，她真的非常在意他的回答，所以藏在被褥里面的手也情不自禁地紧握起来。

这一次，萧子靳并没有做太多的犹豫，只是想了想，便开口说道：“不会。”

他的回答如同一抹微风，将残存在她内心深处的最后一丝阴郁也悄无声息地吹散。

萧子靳见她一脸不信任的样子，只好继续安抚道：“雨荨……我不是跟你说过，简舒跟我已经是过去式了么？无论她变不变，我都不会选择跟她在一起。我跟你的感情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我不希望因为其它事情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可是……。”沈雨荨张了张嘴，却半晌吐不出后面的话来。

“没有那么多可是，赶紧睡觉吧。”萧子靳在她的额头上吻了吻：“不对，不能睡，为夫都已经禁欲好几天了，你懂的。”

沈雨荨当然懂，只是眼下的她实在是没有心情做那种事情啊！

脑子里满满都是简舒的事情，满满都是纠结着要不要告诉他真相。

不过为了他，她还是配合地回应起他的热情……。

第 151 章 割腕自杀

可尽管她已经很努力了，萧子靳还是感觉到了她的心不在焉。

萧子靳松开她，打量着她问道：“不想？”

“不，我想……。”

看到她这样，萧子靳有些微微的郁闷起来，“雨荨，你又胡思乱想了对吗？还是不想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样子显得很乖知道么？”

沈雨荨忙不迭地摇头，“不是的，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高兴？我巴不得天天都看到你笑容满面……。”

“可是，我不相信你，要怎么办？”萧子靳做不悦状。

看样子，自己又不小心把他惹得不高兴了，心里郁闷至极，一双眼眸从他紧致结实的胸膛一路往上移，最后落在男人红润的薄唇上。

下一刻，她情不自禁地凑唇吻向他的薄唇，唇与唇碰触的那一瞬间，萧子靳感觉有一股酥酥麻麻的电流窜向全身，刺激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可倏而，她却迅速脱离了他的唇，睁着迷蒙的双眼看着他，“这样子，你相信了么？”

她的脸因刚才的一吻变得红晕无比，蜜色的嘴唇微微扬起，如同诱人采摘的樱桃，低沉暗哑的声音也从他的薄唇间溢出来，“嗯，如果你再送上一吻，我会更加相信无疑。”

即使两人已经同床共枕多时，可她还是再次涨红了脸，脸颊火辣辣的，仿佛思维也跟着不受控制。

“嗯。”她轻启唇，随后捧着他的脸攫住了他的唇……。第二天中午，萧子靳正打算吃饭，却接到了简羽的电话。

“子靳，我在离萧氏大楼不多远的星晖酒楼点了餐，你要不要过来一起吃中午饭？”简羽的声音里带着万分期待的味道，即使没有当面看到她，他也感觉得出来。

自从湖边一游之后，萧子靳就对她的身份起疑，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再会一会她。

“嗯。”他的回答简单而干脆。

可简羽听到他这句淡淡的回答，心里却升起一丝莫名的慌乱，但她并没有想太多，“我等你过来。”

“好。”依旧是他平静无波的语气。

十多分钟后，萧子靳如约坐到了简羽的对面，看着一脸清瘦的她，他的内心复杂不已。

而简羽看到萧子靳后，整颗不安的心瞬间被喜悦取而代之，他愿意过来跟自己吃饭，那就证明他的心里面还是非常在意自己的，不管他在意的是真正的简舒，还是跟简舒一模一样的自己，只要最终她嫁给了他，她就是最大的人生赢家，其它的那些事，对于她来说……都无所谓。

简羽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子靳，我没想到你真的愿意过来，看到你坐在我的对面，我真的感觉好开心。”

“开心就好。”萧子靳温和地笑道。

“听说你昨天刚从国外出差回来，可不曾想，你今天就照常到公司上班。”简羽心疼地说，“虽然我不再是陪伴在你身旁的那个人，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多注意身体，好好休息，不要太拼命了。”

“没事，你不用太过担心。”萧子靳说。

他的语气太过平淡，平淡中夹杂着难以忽略的疏离意味，简羽觉得这是自己的错觉，可细看之下，却发现对面男人的眉眼里的确没有丝毫的爱意，只有朋友间的客气。

见此，简羽觉得挫败极了。

然，简羽坚信自己能够征服对面叱咤商场的风云人物，她嘴角噙起温和的笑意，“子靳，你工作那么累，要多吃点，别饿着了。”

说着，她还体贴地夹了一块鹅爪放到他的瓷碗里，他看着向自己张牙舞爪的鹅爪，胃里迅速升腾起一股恶心的酸意。

鹅爪是他最讨厌吃的食物，为什么她要把它夹给他吃？难道一个人睡了几年时间，真的连那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忘记吗？还是说，她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简舒？

为了更加确定自己的怀疑，萧子靳强忍住恶心作呕的感觉，笑着夹了简舒最不喜欢吃的虾仁给她吃。

“简舒，你也多吃点。”

简羽看着碗里面的虾仁，内心慌乱不已。她虽然不知道萧子靳的喜好，但是却知道自己的妹妹根本不喜欢吃虾仁，他跟简舒相爱了那么多年，岂会不知道这一点？

可是，为什么他要夹虾仁给自己？难道他已经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了？所以是在试探她？

可是，他又为什么会怀疑自己？难道沈雨荨已经把那件事告诉他了？如果沈雨荨已

经把真相告诉他，为什么他还要装做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跟自己一起吃饭？

她看着他，想从他的细微表情里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然而她发现，眼前的男人没有任何的异样。

一时间，简羽觉得他藏得非常深，内心世界完全令人捉摸不定。此时，他表现得越平静，她则越慌乱不安，她觉得只要他一个眼神，自己就再也无法演下去了。

但，在真相没有被揭发之前，她绝对不可以让自己露出马脚，如是睁着一双哀怨的眼神看着萧子靳，“子靳，你不知道我不喜欢虾仁的吗？难道是雨荨很喜欢虾仁，所以你把我们俩的喜好都弄混了？”

闻言，他面露尴尬之色，“简舒，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在尴尬的脸色背后，他的心情却更加复杂。她忘记了他的喜恶，却记得她自己的喜好，那么他的怀疑是不是多此一举？此时，他不由想起了她在湖边拍死那只蝴蝶的情景，心想或许是她变了，所以把他的喜恶也忘记了吧！

他不知道她变了是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她不记得自己的喜好，却是对大家都好的事，因为这足以证明她的心已经不在他的身上。

而简羽听到萧子靳的道歉后，眸光黯淡了下去，“子靳，我没有怪你，你不用总是跟我说‘对不起’，这样子显得我们非常陌生，你不是说……就算我们不能做恋人，也可以继续做朋友吗？如果是朋友，你就不应该用如此客气疏离的态度对待我，不是么？”

“嗯。”萧子靳点头，“我们不谈那些事了，吃饭吧！”

说着，他悄无声息地将碗里的鹅爪夹出来，虽然他的动作做得非常隐蔽，但是一直注意他的简羽却敏锐地察觉到了，本就不安的心更加慌乱起来。

额头也不由自主冒出了冷汗，一双拿住筷子的手都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萧子靳的视线不经意落到她的手上，心里似乎有了更多的衡量。

这一餐饭，两人都吃得心不在焉，怀疑的种子已深深地埋进了两人的内心深处，不安的因子已强硬地扰乱了她的思绪。

简羽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继续演下去了，她担心继续这样子，傍上萧子靳的想法将会变成梦幻泡影。

如是，吃完中餐后，简羽回到到家，便直接走到地下室，这一次，她不再像以前一样怒气冲冲地面对简舒，而是心平气和地跟她谈起了话：

“妹妹，今天我跟子靳一起吃饭，可是他却夹了你最不爱吃的虾仁给我吃，我怀疑他已经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我觉得我不能再演下去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帮我。”

简舒背靠着墙坐在地面上，脸色苍白无一丝血色，嘴角正噙着无奈的笑意，“姐，既然子靳已经怀疑你了，你就趁早放手吧。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此话一出，简羽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不，我努力了那么久，怎么可能放弃。”

简羽蹲下去，看着简舒，温柔地道：“妹妹，姐这次是想跟你说……如果你愿意代替我，将子靳重新拉回到你的身边，我就答应放你出去。”

她见简舒并不言语，心里压抑着一股闷气，然而还是努力温柔地说：“自从你醒来之后，我就一直把你囚禁在这里，你心里肯定非常怨恨姐姐，可是姐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我不求你能够原谅我，只希望你这一次能够答应我。”

说着，简羽还故意挤出了几滴眼泪，也许是想到了自己的豪门梦将要破灭心里特别难受，或许是真的特别希望简舒能够亲自出马，所以眼角的泪水看起来也丝毫不参杂虚假之意。

简舒看着这样的简羽，眼角也不由自主流出了两行清泪，声音哽咽，“姐，对不起，我实在帮不了你。”

简舒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虚弱无力，简羽好像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妹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说着，简羽不由朝简舒靠得更近一些，当距离越来越近之际，一股血腥的味道传入她的鼻息间，内心迅速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她蓦地俯首，果见简舒白色的蓬松衣裙下浸出几丝血迹，见此，简羽心里一紧，慌乱地伸手掀开简舒的衣裙，一滩鲜血霎时毫无预兆地闯入她的眼帘，眸里掩饰不住其的惊愕之色。

“简舒，你……”简羽这时才发现简舒的一只手一直藏在背后，如是她再也不作多想，直接伸手拽住了简舒的手，当视线触及简舒手腕上还在向外流溢鲜血时，她彻底被惊呆了。

此时，简羽的眼角不经意扫视到简舒身旁的碎瓷片，瞳孔皱缩，“简舒，你居然割腕自杀？”

简舒无力地看着简羽，“姐，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帮你……。”

简羽虽然一直恨简舒软弱无能，但简舒毕竟是自己的同胞妹妹，她不可能舍得眼睁睁地看着简舒死去，“别说话，姐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姐，求你……你让我……安静地离开吧。”简舒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

简羽已经不理睬简舒，只是使出吃奶的力气背着简舒走出地下室，急忙送往医院。

姐妹俩刚离开家不多久，一直遭受良心折磨的沈雨荨却来到了别墅外。

别墅的大门敞开着，然屋子里却空无一人，她不由凝紧了眉头，可还是小心翼翼地走向地下室。

自从知道真正的简舒被简羽囚禁在地下室之后，她天天都陷入良心与终身幸福的两难抉择中。直到今天，她才做出了决定，无论如何，她都要将那个救了自己一命的简舒救出去。

简舒跟萧子靳相爱了那么多年，如果不是期间发生一些意外，他们俩早已结婚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简羽说得没有错，自己不但替别的男人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根本及不上简舒，那么自己有什么资格继续霸占着他，让他和简舒两个人不能厮守在一起呢？

如果自己不帮助简舒，自己和毫无人性的简羽又有什么差别？良心和终身幸福，其实并不是非常难做抉择，只有良心过得去，才可以拥有真正的幸福，她不希望昧着良心守护一份不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份幸福本来就属于真正的简舒，自己侥幸地霸占了那么长时间，也是时候把它物归原主了。

走过弯弯绕绕的地下楼梯，沈雨荨终于再次来到地下室，然而令她惊讶的是……地下室竟然没有人。

密闭的地下室上方仍旧亮着一盏白炽灯，两根粗大的铁链耷拉地垂到地面上，她的视线沿着铁链顶端一直下移到底端，再从底端向上次简舒所站的木质床旁不远处的位置看去，当看到地面上那一滩巴掌大的鲜血之际，心脏骤然一紧。

她强忍住心中的惧怕，胆颤心惊地走到一滩血的前面，随即蹲下去，伸出食指沾了一点血到手上，并凑到鼻前嗅了嗅。

沈雨荨是一名医生，对血的分辨能力还是非常强，闻着食指上的鲜血，她知道……简舒被转移地下室并没有超过二十分钟。可是，简舒到底去哪里了呢？

正自疑惑间，她的眼睛看到了距离鲜血不多远的碎瓷片，眉头不由紧凝起来。简羽曾说过，简舒是她的亲妹妹，她不会伤害简舒，所以简羽应该不会选择杀害简舒。

此时此刻，沈雨荨心里难免会慌乱会心急，可是她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自己毕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应该先想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该如何做，而不是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叮。

简羽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就算自己打电话给她，她也不会接，那么自己唯有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子靳，毕竟如果简羽要杀简舒的话，只有萧子靳能把她救回来。

对的，这个时候她应该打电话给子靳，将真相全部告诉他，让他把简舒救回来……。

想及此，沈雨荨尽力稳住自己因慌乱而微微颤抖的双手，快速地拨打萧子靳的电话，然而令她更为焦急的则是……他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她不知道，简羽恰巧抢先沈雨荨一步打电话给萧子靳。

“子靳，对不起。”简羽哭着道。

萧子靳凝眉，“简舒，发生什么事了？”

“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她哭得有点失控。

“简舒，你别哭，先冷静一下，把事情都告诉我，我才能够帮你解决，知道么？”他尽量轻声哄道。

简羽努力停止哭泣，抽抽噎噎地说：“子靳，其实……其实我并不是真正的……简舒。”

“嗯。”她会如此说，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从她的种种异常行为中也可以猜得出来，她并不是真正的简舒，只是……如果她不是简舒，难道被告知死亡的人是……简舒？

想及此，萧子靳内心一揪，“那简舒呢？”

闻言，简羽不由吞吞吐吐地道：“简舒，她……她一直都被我囚禁在别墅的地下室里面……”

简羽还欲说下去，萧子靳冷冷的声音便响了起来，“你是想告诉我，舒儿现在正在地下室里？”

“不，不在了。”简羽忙说，“她割腕自杀，已经被我送来医院进行抢救了。手术还在进行中，我很着急，我没想到妹妹会有轻生的念头……”

“你等着我，我马上赶去医院。”萧子靳再一次打断了简羽的话。

“哦……好。”无可奈何之下，简羽只得如此应道。

只是，看着慢慢黑屏下去的手机，简羽的眼眸却是染上了几抹狠厉之色。

沈雨荨已经知道了真相，萧子靳也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简舒不但不帮她，反而割腕自杀，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她不会选择这种鱼死网破的方式将真相告诉他。

简舒不愿意，那么她自己就主动将这一切都告诉萧子靳，等到他来到医院之后，她再继续想方设法挑拨离间他和沈雨荨之间的感情。

看着亮着红灯的手术室，简羽的双拳紧握而起。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萧子靳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简羽眼眸迅速捕捉到了他的身影，如是忙不迭从等候椅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没等简羽开口，萧子靳已紧张地问道：“简舒怎么样了？”

“手术还没有完成，我也不知道。”简羽的脸上流淌着满脸泪水，“医生感叹发现得还算及时，要不然就真的无力回天，既然医生如此说，手术完成后应该会没什么生命危险。”

“……”萧子靳看着简羽的表情非常冷，本来医院的温度已经足够渗人，可是她站在他的面前，却觉得周遭的空气瞬间冷凝，似乎自己已经身处极地冰窖中，吓得她根本不敢抬头正视他的眼睛。

可为了不让自己以所惨遭萧子靳的报复，她只得继续装可怜，“子靳……”

“别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不想让你这种人随便叫。”他冷冷地道。

看来，萧子靳真的发怒了，简羽突然间有点后悔自己之前的行为了，可此时此刻，她却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对待简舒的，她是我的亲妹妹，我也不想伤害她。”

“是你告诉我，你把她囚禁在地下室的。”他的语气依旧冰冷。

简羽眼角流着泪，“我真的不想这样做的，我只是可怜妹妹，想要替妹妹夺回心爱的人。妹妹被简夫人害得昏迷了几年时间，直到几个月前才醒过来，醒来之后发现你已经结婚，她便选择了放弃。我在一旁看着实在替她感到非常心疼，一直劝她要把你追回来，但是她说不希望破坏你们的生活，所以一直都不肯出现在你的面前。我觉得这样子对妹妹不公平，所以才想着冒充她接近你，可是她知道后就百般阻拦我，不得已之下，我只得把她囚禁起来，等到她想通了再把她放出来。但我万万没想到，她……她竟然会选择割腕自杀。”

“……”萧子靳并没有说话，只是凝着眉看着简羽。

简羽见他被自己有所影响，如是继续加把劲，“其实……其实沈雨荨也一早就知道了简舒被我囚禁在地下室的秘密，我以为她会把我真相告诉你……所以今天中午才约你吃饭，试探一下看你到底知不知道简舒被我囚禁的事。”

此话一出，萧子靳不由开口问简羽，“你说……雨荨也知道这事？”

见此，简羽做惊讶痛心状，“是的，她早就知道了，今天中午我约你见面时，你只字不提，我也不知道雨荨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所以不敢主动开口说出真相。毕竟错在于我，我担心你知道真相后，会憎恨我。”

萧子靳听着简羽的解释，陷入了无限的沉默当中。

而就在这时，手术室的门被打开，护士将简舒送到普通VIP病房，医生简单嘱咐几句话后就将空间留给了病人的家属。

“感谢上天保佑，妹妹终于平安无事了。”简羽第一时间坐到了病床旁，伸手捧住了仍旧闭阖着双眼的简舒纤细瘦弱的手，流着泪的脸庞激动地贴着简舒的手，似乎极其担心自己的妹妹会离开她一样。

萧子靳看着脸色苍白，跟简羽长着一张一模一样脸蛋的简舒，内心痛心不已，眸中也染上了血丝。

“简……舒。”他的声音……即也带着一丝哽咽。

他站在了病床的另一边，“舒儿，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见面？为什么要一个人独自承担这一切？”

……

对面的简羽见萧子靳看着简舒入神，没有再注意自己，方才松了口气，松气的同时，她想到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如是趁着萧子靳不注意之际，悄悄走出病房……。

站在离病房有点远的走廊外，简羽拨通了沈雨荨的电话并告诉她……简舒所在的医院病房号。

接到消息的沈雨荨想也不想，直接拦了出租车就赶往医院。

只是不知为何，她的心里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从简家别墅出来之后，她打了几个电话给萧子靳，除了刚开始一个电话提示正在通话中，接下来的几个电话都是无人接通。

以前如果萧子靳知道自己打电话过去给他，他都会及时打回来给自己，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任何消息呢？他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又或者他只是正在开重大的会议，所以来不及接听自己的电话？

她希望这种不安的心情只是因为自己想多了，然而当真正看到萧子靳坐在简舒的病床前之际，她感觉整颗脑袋都像被轰炸了一般，完全不能思考。

突然间，她有种想要逃跑的冲动，然而简羽却像故意一样，惊愕地看向站在病房门的她，“雨荨，你……怎么来了？”

此话一出，萧子靳不由缓缓地转过头。

沈雨荨怔了一怔，慌乱的视线穿过沉闷的空气恰巧撞进了男人深沉的眼眸中，内心更加忐忑不安。此时此刻，就算她想逃也没有机会再逃，不是没有机会逃，确切地说，应该是她不能逃跑。

他既然出现在这里，应该已经知道了真相吧？

怀揣着复杂的心情，沈雨荨终是走到了离萧子靳不远处的病床尾部，她不敢抬头正视他的眼睛，只是看向简羽，“简舒怎么样了？”

简舒怎么样了？

萧子靳本来还抱着沈雨荨不知情的幻想，他希望简羽刚才的话都是因为想要污蔑雨荨……才故意编造出来的，然而眼前的沈雨荨在看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脸时，竟然没有惊愕之色，反而还能如此平静地问简羽……简舒怎么样了。

这不是明摆着……沈雨荨早已知道了简舒被囚禁的真相吗？

不等简羽开口，萧子靳已站起来走到沈雨荨的面前，低头凝视着她问道：“既然你早就知道简舒被囚禁在地下室，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的问话直截了当，毫不拐弯抹角，却戳得沈雨荨的心直打冷颤，她看着极为陌生的他，红着眼道：“对不起……。”

此时此刻，他觉得心里很痛，那是一种比知道简舒割腕自杀还要痛的感觉。

“雨荨，你让我很失望……。”良久，他才缓缓地开口说出了这句话。

听到这话时，沈雨荨觉得自己的心如被针扎，豆大的泪珠在眼眶里打着转，却迟迟不敢流出来，因为她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这里流眼泪。

事实上，她的确没有将真相告诉萧子靳，她的确对不起躺在病床上的简舒。

不过，此时的她仍旧担心简舒的安危，如是不由开口问道：“简舒……还好吗？”

沈雨荨问这话时，眼睛的视线只是毫无焦距地落在病床上还未苏醒的简舒身上，也不知道问的是简羽还是萧子靳。

简羽碍于萧子靳在这里，不敢随意开口。

而萧子靳看着表现出关心简舒病情的沈雨荨，心情复杂不已，他淡淡地说：“医生说……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过几天就可以醒过来了。”

得知简舒没有生命危险，沈雨荨总算松了口气，“那就好。”

萧子靳却在在这个时候添了一句：“怎么样？让你失望了吧？”

沈雨荨心脏一抽，原来萧子靳认为她巴不得简舒死！

不知为何，看着沈雨荨咬着唇不再说一句话的样子，萧子靳的心情也莫名地跟着难受起来。难道自己从心底里仍然相信她是那个善良无私的女孩子吗？

甚至于……他是那么的希望她此时能够为自己辩解，即使她说的是谎言，也算是解释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她却连解释也懒得解释？

不容萧子靳多想，沈雨荨已抬起头，因眼睛不敢正视他的双眼，只得看着他的鼻翼处说道：“既然简舒没有生命危险，那我就先回去了。”

话落，沈雨荨直接转身，快步离开了病房，似乎再多呆一刻，她都会害怕自己忍不住而在他的面前流出了‘虚伪做作’的泪水。

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萧子靳不由自主抿起了薄唇。

她竟然真的连一句解释都懒得跟他说，是因为她觉得她自己真的没有道理？还是由于担心她即使解释了……他也不会相信？是不是在她的眼里，他真的就是一个不可理喻，不分是非的男人？

简羽在一旁看到如此情景，刚才被萧子靳冷眼对待的憋屈心情终于得以平衡回来。

如果早知道简舒的出现，能够挑拨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她应该早就将简舒这枚棋牌拿出来，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个地步，其实她还是真的有点担心萧子靳因为太过在乎简舒，而对自己进行一些报复手段。

一个能在商场叱咤风云的人物，绝对不是没有手腕的人。据说，萧子靳在人前是一个做事狠厉果绝，毫不拖泥带水的人，一想到此，简羽浑身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激灵。

此时，她只希望简舒快点醒过来，替她在萧子靳面前说几句好话，要不然自己真的很有可能惨遭他的报复……。

第 152 章 简舒醒了

沈雨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御临花园的，她只感觉到自己整颗心都像被抽走了一样，空空落落的。打开家门，如同一具行尸走肉一样走上二楼，进去卧室。

看着空荡荡的卧室，她不由自主坐在床上，屈膝埋头，任由泪水肆虐着她的脸庞。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偌大的卧室里，只听得到自己抽抽噎噎的哭泣声。

鼻息间传来男人留在床上的余香，她不禁想到了自己刚才在医院里撞见他看着自己的那一脸失望的表情。

此时此刻，她真的很悔恨。

如果当初她在得知真相后，不犹豫不纠结，而是第一时间将简舒被囚禁的真相告诉萧子靳，或许简舒就不用割腕自杀，那么萧子靳也不会埋怨自己，不是么？

可是，这世界上本就没有如果，这一切的一切都太晚了。

萧子靳不可能原谅她了，虽然早已做好他会选择跟简舒在一起的准备，但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将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他们之间的感情。

她从心底里希望离开他的时候，可以给他留一个好印象，可貌似已经不可能了。

想及此，沈雨荨的眼泪流得更凶，她抹掉眼泪，试图告诉自己要坚强一点潇洒一点不要再哭，然而泪水还是如同决了堤的坝一样，根本难以控制住。

她想压制情绪，可哭泣的声音却越来越大，也许卧室的动静过大，所以引起了在厨房里弄饭的何玉娇。

“雨荨，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得那么难看？”

不知何时，何玉娇已走到沈雨荨的面前，伸手抬起了她的脸，见其一副泪水纵横满面的模样，心里莫名一紧。

乍一看到何玉娇，沈雨荨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了她，哭着道：“妈……”

接受着沈雨荨突如其来的拥抱，何玉娇眼眸闪过诧异之色，一双手也慢慢地伸到她的后背，轻拍着说道：“雨荨，是不是简舒那个贱人欺负你了？你告诉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真是简舒欺负你，我绝对会替你出这口恶气。”

“不是……”沈雨荨摇头，哽咽着声音道。

何玉娇凝眉，“不是简舒？那是谁？难道是子靳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我就算得罪他，也同样替你教训那个男人。”

闻言，沈雨荨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声音也带着焦急之意，“不是的，妈，不是简舒，也不是子靳，是我……。”

“这……？”这一下子，何玉娇懵了。

“妈，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何玉娇还在等着沈雨荨的解释，不料她竟是下了逐客令。

何玉娇见自己的女儿哭得那么伤心，再联想到这几日简舒的那些事情，心想自己怎么可能轻易出去，扔下女儿不管。

如是何玉娇的双手搭在她的双肩上，担忧地看着她，“如果你还把我当做妈妈，你就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我……。”其实，沈雨荨并不希望妈妈为了自己的事情而为自己操心，况且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一时半会儿根本解释不清楚。

见沈雨荨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何玉娇更加急，“雨荨，你说话别老是说一半留一半好么？妈都急死了，你就当妈妈求你，你赶快把事情告诉我，可以么？”

听此，沈雨荨觉得自己如果不告诉妈妈真相，妈妈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继续紧揪着不放，为了避免妈妈去找萧子靳，她只好将全部的事实都告诉妈妈。

何玉娇静静地听完沈雨荨说的话后，一脸慌乱，“你是说，之前那个只是简舒的姐姐简羽，而真正的简舒今天割腕自杀被送去医院抢救，至今还没醒？”

“嗯。”她点头，简舒救了她一命，心里对简舒还是抱着极大的感激和愧疚之情。

得到沈雨荨的点头确定后，何玉娇再次不确定地继续问：“你瞒着这件事，不告诉子靳，可子靳如今却知道了全部真相，那他岂不是误会你，对你非常失望了？”

闻言，沈雨荨眸光不由黯淡了下去，“嗯。”

同样是简单的回答，可听到何玉娇的耳朵里却如同晴天霹雳，把她全身都雷了个外焦里嫩，“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她整个身子都无力地瘫软坐在床檐上，平日里精明犀利的双眼此时此刻显得毫无神采，嘴里还不忘喃喃道：“你连假的简舒都斗不过，怎么可能有机会赢得了真正的简舒呢？”

沈雨荨看着何玉娇在一旁喃喃自语，心里更加沉重，一直以来，无论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妈妈都会在一旁想方设法替自己出谋划策战胜那些足以威胁自己萧太太地位的女人们，可现在妈妈竟然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可见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难道自己以后真的没有希望留在萧子靳的身边了吗？为什么自己一想到以后要离

开他，心里就特别难受？

“妈，简舒是一个好人，如果她和子靳在一起，我会祝福他们的。”沈雨荨努力停止哭泣，挤出微笑。

何玉娇详细听到了沈雨荨的诉说，此时她也只能摇头安慰道：“雨荨，别想太多了，子靳毕竟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他不会轻易抛弃你而选择简舒的。”

“嗯。”沈雨荨除了如此回答，已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她知道，简舒醒来的那一刻，就意味自己和子靳的感情将要结束。

只是，想到还在医院里闭阖着双眼的简舒，她的心里不禁再次涌起浓浓的自责之意，不知道简舒现在有没有醒过来，想着打电话问萧子靳，却是迟迟不敢拨过去。医院里，萧子靳一直守护在病床旁，期盼着简舒能快点醒过来。看着脸色苍白的简舒，他的脸上挂着极其痛苦的神色。

如果简羽没有说谎，那么他真的非常愧对简舒。他当初没有去查明简舒消失的真正原因，一直怪她一声不吭离开了自己。她好不容易醒过来，却因为自己跟雨荨结了婚而选择默默退出，可由于她的大度，竟遭到亲生姐姐的囚禁虐待。

一想到这些，萧子靳便觉得心如刀绞，从始至终，都是自己辜负了简舒。

然而如今，自己除了能够坐在这里等待她的苏醒，什么都给不了她。他已经选择了雨荨，就再也不可能跟简舒在一起。如果他不能处理好这一段感情，那么自己将对不起两个女人，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

他对雨荨的感情……其实已远远超乎自己的想像，他不敢想像雨荨离自己而去的画面。

不知道想了多久，躺在病床上的简舒那双纤弱的手微微动了一下，萧子靳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动作，心里一喜，不由定睛看着她。

果不其然，不多一会儿，闭阖着双眼的简舒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见此，萧子靳嘴角露出了欣慰的笑意，“舒儿，你终于醒了，我是子靳，你还认得我吗？”

简舒乍一看到萧子靳出现在这里，眸中闪过诧异以及……慌乱，她下意识地问道：“雨荨……还好吗？”

闻言，萧子靳迅速凝紧了眉头，有点不明白简舒为什么醒过来之后竟然第一时间问雨荨的情况，“舒儿，你和雨荨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这么问？”

直到这时，简舒才认真地开始打量起眼前这个多年未曾见过面的萧子靳，这几年时间，真的发生了太多的事，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解释，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她只知道，他们俩之间的缘份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她也衷心希望他和沈雨荨两

个人能够幸福快乐地继续生活在一起。

所以当看到他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她不由自主想到了沈雨荨，她担心雨荨会因为他在她这里守候自己而误会两人的关系，“子靳，雨荨现在在哪里？”

萧子靳迟疑了一会儿，终是应道：“在家。”

“她知道你在医院守候我吗？”简舒小心翼翼地问道。

“知道。”他实话实说，毕竟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简舒看着萧子靳有点落寞的神情，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被送进医院后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见之前还毫不知情的他却坐在了这里，她觉得应该是沈雨荨把真相告诉了他。

一想到他们夫妻俩会因为自己的出现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简舒的心里就特别难受。

“子靳，雨荨是一个好女孩，你不要辜负了她。”简舒真心实意地说道。

听此，萧子靳有一瞬间的错愕，一双深沉的眼眸落在了她的眼睛上，试图想透过她的眼睛看出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不得不承认，由于简羽冒充简舒一事，他有点不是非常相信两人的话，虽有愧疚之意，但也难以排除心里对她们俩的怀疑。

可是，简舒给他的感觉还是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既然她没有变，那么她所说的话就是发自内心所想。

听到简舒赞扬沈雨荨，他脸上的郁闷之色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声匿迹，“嗯，雨荨的确跟你一样是一个好女孩。”

为了不让萧子靳与沈雨荨之间有任何的隔阂，简舒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产生什么误会，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白头偕老。我本无意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奈何姐姐一直放不下过去，想要去夺回不再属于我的东西。姐姐对你们造成的困扰，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我也希望你能够原谅姐姐，毕竟姐姐也是为了我好。”

说到这里，简舒的声音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子靳，你可以……原谅姐姐吗？”

萧子靳知道，眼前的简舒真的还是以前那个美丽善良的简舒，能够说出这些话才符合她的性格，可是一想到简羽把简舒囚禁在地下室的事实，他便替她感到不值，“舒儿，你姐姐如此待你，你为什么还要替她说好话？”

简舒眼神有点无奈之色，“她并没有伤害我，她只是钻了牛角尖才会做出这种事，我希望你看在我们多年的情份上，不要再跟她计较了，好吗？”

“既然你如此说，我也不会对她怎么样，你安心养病，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简羽不但对他的家人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而且逼得简舒要割腕自杀，如果不是简舒提出如此要求，按照他的性格的确不会轻易放过简羽。

简舒得到萧子靳的保证，心里暗自松了口气，她是知道他的为人，无论谁伤害到他在乎的人，他都会不择手段让对方尝到痛不欲生的滋味。所以说，能成为他爱的人算是一生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她也知道，她和他之间已再无可能，所以她也不想和他有不清不白的瓜葛，让沈雨荨产生误会。

如是，简舒露出微笑，“子靳，谢谢你。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我现在已经好了，以后也会过得很好的，一切都过去了，再大的困难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我希望以后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要见面，我不希望你和雨荨因为我的关系而造成夫妻不和。”

“舒儿……。”萧子靳的眼里有欣慰也有心疼。

“……”此时站在病房外的沈雨荨刚好听到了简舒说的话，不得不承认，她真的受到很大的触动。怪不得萧子靳以前跟简舒相爱了那么多年，原来简舒真的是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女孩子。

这种特殊时刻，她原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萧子靳重新拉回到她的身边，然而她却努力想要划清她和子靳的界线，只希望自己能和他继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她真的很感动，感动之余更多的却是心疼。

简舒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不应该遭到上天如此不公平的对待，如果简舒真的想要回子靳，她绝对心甘情愿退出这场竞争。

她看着病床上的简舒，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她想进去真诚地向简舒道一声谢，然而碍于萧子靳在里面，她终是犹豫不决，想进又不敢进去，一双脚也是踏出一步又不由得再退后一步，就这样循环往复了几次，终是没有走进去。

而就在沈雨荨犹豫之间，简舒终于注意到了站在病房门口的她，四目相对，似乎有一种名为和谐的意味萦绕向四周。

简舒已经注意到了病房门口犹豫不决的沈雨荨，心里隐约猜得到她的为难，如是她主动开口叫道：“雨荨，你进来吧……。”

沈雨荨面露一丝尴尬之色，想了想，她还是走了过去。

萧子靳并没有转头看沈雨荨，而是拿起桌面上的水果刀开始削苹果，嘴里还不忘温柔地道：“舒儿，你想不想吃苹果，我削给你吃？”

沈雨荨站在一旁，视线刚好落在他遒劲修长的手指上，心里似乎堵着一股闷气，他明明已经开始削了，这哪是征求简舒的意见，分明就是在变相秀他对简舒的宠爱。

不多一会儿，萧子靳迅速削好一个苹果，递到简舒的面前，“舒儿，我帮你削好了，

你想拿着吃还是我喂你吃？”

“……”沈雨荨脸色很黑了。

简舒视线落在萧子靳拿着苹果的手上，感觉挺无奈的，“子靳，你记错了，我不喜欢吃苹果。”

“……”萧子靳动作僵住了。

“……”沈雨荨也被震惊到了，他居然记错了简舒的爱好？

这时，简舒看着一脸震惊的沈雨荨，笑着道：“我猜得没错的话，雨荨应该很喜欢吃苹果，你给雨荨吃吧。”

简舒的确猜得没错，沈雨荨的确很喜欢吃苹果。

萧子靳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忘记简舒不喜欢吃苹果，难道是刚才听到沈雨荨来到病房外，自己的思绪受到了干扰么？可是，那个女人连一句解释都懒得说出口，自己为什么还会受到她的影响？

萧子靳不说话，沈雨荨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气氛一瞬间就陷入了僵局，最后还是简舒打破了寂静，她笑着道：“雨荨，你坐我旁边吧，我想近一点看一看你。”

沈雨荨对简舒点头，“嗯……。”

话落，她走到萧子靳的对面，在简舒的另一旁坐了下去，刚坐下去，简舒便亲昵地拉着她的手，“雨荨……谢谢你。”

听到这句话，最震惊的莫过于萧子靳，他不明白为什么简舒刚醒过来便问雨荨的情况，更加不明白为什么简舒要感谢雨荨。

而沈雨荨也是一头雾水，想到自己的自私行为，她便自责地说道：“简小姐，你不用说谢谢我，是我自私，也是我对不起你的，如果我早一点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子靳，那么你也不会割腕受伤住院。说到底，这都是我的错。”

简舒正欲开口，她继续说：“简小姐，其实我这一次来这里是想问你们一件事的。”

萧子靳敏锐地察觉到沈雨荨口中的‘你们’，什么时候她竟然独断专行地将自己排除在外，却把他和简舒用‘你们’两个字绑在一起了？

想及此，他的眉目有点不悦。

沈雨荨一直不敢抬头正视对面的萧子靳，也许她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脸面见他吧。

简舒见沈雨荨一脸沉重，面现疑惑，“雨荨，你想说什么事？”

“我……”沈雨荨吸了口气，终是让自己平静地说出口，“我是不是应该……退出

啊？”

此话一出，萧子靳英挺的眉梢皱成了一条线，拿住水果的手也情不自禁地加大力度。

简舒眼角的余光瞥到了他的反应，心里有苦涩，其实他的心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将沈雨荨深藏在心底深处，只是自己的出现暂时扰乱了他的思绪而已，但这根本不能否认他最爱的那个人仍然是……沈雨荨。

所以，在这场错过的缘份当中，她本就不应该再插足进来，“雨荨，上天既然让你和子靳在一起，就证明这是你们的缘份，我跟子靳注定有缘无份，所以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出现而成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阻碍。”

“简小姐，你……。”沈雨荨突然间觉得，简舒真的站在了一个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去看待事情。

简舒却笑了，抓了抓她放在膝上的手道，“雨荨……我会更乐意听到你跟子靳一样叫我‘舒儿’。”

沈雨荨被简舒的笑容感染到了，依言唤了声：“舒儿……。”

见此，简舒突然笑得更开心了，“雨荨……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或许我到现在还不能出来，还要呆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地方……。”

简舒说话的声音不是很大，但刚好可以让沈雨荨和萧子靳听到，他看着两个拥抱在一起的女人，心情复杂不已。

最后，还是简舒下了逐客令，“时间也不早了，你们俩先回去吧，待会儿姐姐和姨母会过来照顾我，如果你们在这里，会显得有点尴尬……。”

简羽和孟兰虽然品行恶劣，但她们毕竟是简舒的家属，而相对于简舒来说，他们才是外人，所以他们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如是两人也只得默默地转身离开了病房。

简舒看着两个默契得有点诡异的步伐，嘴角露出了苦涩而又欣慰的笑容。

但愿他们能够看清楚彼此，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因为她，当真不想成为影响他们夫妻感情的第三者……。

萧子靳和沈雨荨走出病房，默不作声地一同朝走廊的另一边出口走去，走廊不是很长，但他们第一次发觉，原来看着一一点也不长的距离竟然可以像经历了几个世纪一样。

沈雨荨眼角的余光瞥到了男人棱角分明的侧脸，感觉到有一股沉闷的气压萦绕在两人的四周围，让她的心情颇为压抑。

她想开口说话，却不知道要说什么来打破沉默的气氛。

然当她正欲开口之际，却撞见了肩并肩朝自己走过来的简羽和孟兰，她们俩的手中都拿着东西，应该是拿过来给简舒的汤和饭菜。

四个人迎面撞见，气氛显得异常的怪异。

简羽看到沈雨荨站在萧子靳的身旁，秀眉一蹙，可碍于他也在自己的前面，所以不敢发作，只得压抑着怒火看着他们俩。

相对于简羽的愤怒，孟兰就显得更加圆滑一些，或许她作为过来人，已经发现了他们夫妻之间有裂痕存在了吧。

“子靳，简舒醒了吗？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孟兰和简羽两个人的确不知道简舒有没有醒，一开始，她们俩都想把空间留给子靳，但又担心子靳会饿着，如是识趣地回别墅做好饭菜拿来医院。

萧子靳不是很愿意看到简羽和孟兰两个人，他看着孟兰的表情有点不悦，然还是淡淡地道：“她醒了。”

说出这三个字后，他便不愿再多说别的，只是警告简羽，“舒儿是你的妹妹，希望你时刻检点一下自己的行为，如果让我知道你还有下一次，我不能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萧子靳的声音过于冷，简羽感觉到来自他身上的余怒，心里不由再次打了一个冷颤，不过想到他不会对自己进行报复的行为，她才松了口气，如是强颜欢笑道：“子……。”

刚要说出‘子靳’两个字，忽而想起他对自己的警告，不由忙避开这个敏感称呼道：“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舒儿是我的妹妹，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再对她做过份的事情。”

“但愿如此。”萧子靳依旧面无表情。

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沈雨荨却忍不住开口，“舒儿是一个很好的人，请你对她好一点。”

她知道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某些人眼里……特别虚伪，可是她真的非常佩服和感激简舒，所以她出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萧子靳听到她说出这句话，眸中闪过诧异之色，细看她的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虚情假意。

可沈雨荨的真情流露在简羽的眼里简直就是恶心得要命，她没有忘记自己想要挑拨两人关系的初衷，所以就算自己犯了错，她也不由喃喃了几句，“沈雨荨，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真的让人觉得很虚伪很做作么？如果你真的希望妹妹安然无恙，为什么当初知道真相的时候没有告诉子靳？如果你及时告诉了子靳，那么妹妹就不会割腕自杀，导致

要抢救住院……。”

她就知道，简羽会拿那件事来揶揄自己，可事实就是如此，她根本无话反驳，说得越多反而越让人反感，最后她只得默默地咬着唇，一言不发。

见此，简羽的心里才好受一点，本想再辱骂沈雨荨，可想到萧子靳还在面前，尺寸把握不到位有可能适得其反，也就不再揪着她不放。

然，这时萧子靳却说道：“简羽，雨荨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不要想着在我面前玩你那些小把戏。”

“我……。”简羽被噎得说不出一句话。

孟兰见简羽被如此对待，心里自然不好受，但自知她们在萧子靳的面前失了信，根本没办法理直气壮地指责对方。

说实话，看到萧子靳话里话外仍旧如此护着沈雨荨，她担心他已经误认为简舒也跟她们同流合污……一起合谋骗他。

毕竟如果简舒醒了之后，萧子靳不应该那么快就离开病房，旁边还带着沈雨荨。

第 153 章 我会忘记他

孟兰越想越觉得萧子靳很有可能已经误会了简舒，如是她主动开口说：“子靳，你是不是怀疑我们还在联合简舒一起骗你？”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他确实有过这种怀疑，之前他让林助理查过简羽是不是真的死了，结果证明……简羽真的死了。

可是如今，一切的事实都被颠覆，死去的得简羽正站在他的面前，而真正的简舒之前却一直被囚禁在地下室。

由于这些事发生得过于快，他并没有来得及去调查清楚，所以心中的疑问自然没有完全消除掉。

孟兰见萧子靳一副沉思状，心里不禁慌乱起来，“子靳，简羽确实没有死，我当年是为了骗保险才谎称简羽死了。但是，简舒被简夫人害得昏了几年时间，直到前几个月才醒过来却是真实的，我敢对天发誓，这绝对是真的，如果我骗你，我出门就被车撞死，喝水呛死，走路跌死……。”

乍一听到孟兰发这样的毒誓，沈雨荨被惊到了，而萧子靳也迅速凝起了眉头，“姨母，你不必发这样的毒誓。”

孟兰却摇着头说：“因为我这一次真的没有骗你，才敢发这样的毒誓。子靳，你想想，当时简夫人夺权之后，舒儿和羽儿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我独自一个人带着她们俩，压力肯定特别大。当时想方设法联系你，可我却太低估简夫人的势力了，无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办法逃离她的控制，她当时就是想逼死我们。最后，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才会想到谎称羽儿死这种办法骗保，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根本就不能活到现在。”

说着说着，孟兰眼角溢出了泪水，“子靳，姨母真的是逼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我们这几年活得有多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

简羽似乎也被戳中了心事，眼泪也沿着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再加上她那副清瘦的脸庞，看起来好不可怜。

“姨母，你别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子靳也不会相信的。”简羽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孟兰，孟兰也哭着抱住了简羽。

沈雨荨和萧子靳正站在她们的对面，看着两人紧紧相拥而泣，心里都非常不好受。

他们两人都没想到，因为简夫人的原因，害得简舒简羽两姐妹陷入了如此痛苦的境地中，正如孟兰所言，那个时候她们已经走投无路，如果不是她使用骗保手段获得经济来源，估计根本活不到现在。

一时间，沈雨荨非常同情她们，人只有经历了磨难，才知道真正的痛苦，才会对幸福的生活更加憧憬。

也许孟兰和简羽都非常害怕以前那种苦不堪言的日子，所以才不会甘心失去萧子靳这颗大树，继而做出一些让他觉得很卑劣的行为。

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如今沈雨荨却觉得孟兰和简羽的可恨也是情有可原，一时间，她的心还是软了下来，一双眼也充满了怜悯之意。

这时，萧子靳低沉着声音道：“姨母，舒儿还在病房里等着你们，你们进去好好说一说话吧！”

他并没有发表任何的看法，只是声音里夹杂着难过之意。

拥抱在一起的孟兰和简羽似乎感受到萧子靳的态度，心里都暗暗松了口气，如是不再继续哭泣，以免过于做作引起他的反感。

如是，孟兰松开了简羽，红着眼道：“嗯，本来我准备打汤饭过来给你喝的，可没想到舒儿醒了，你却要离开了。”

“舒儿此时可能更需要你们，改天有空我就会过来看舒儿的。”萧子靳说。

一听到他还会过来医院，孟兰心里就忍不住窃喜，但脸上还是一副伤心难过的表情，“子靳有心了。”

由于双方之间还有点隔阂，只简单说了几句话就告别离去，沈雨荨在一旁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话，最后只是默默地跟在他的侧旁，一起走出医院，坐进他的车子里。

回去御临花园的途中，沈雨荨的脑海里还浮现着医院里的情景。

想了想，最终她还是愧疚地开口道：“子靳，对不起……。”

“嗯？”他的鼻音稍提，脸上闪现疑惑之色。

她低着头，没有去看萧子靳的表情，继续说道：“在医院的时候，我没有跟你解释清楚，在这里我想正式地向你道歉，真的非常对不起，我得知简舒被囚禁的真相后，因为一直犹豫不决，所以没有及时将事实告诉你，才导致简舒割腕受伤住院。”

闻言，萧子靳握住方向盘的动作顿了顿，随即才淡淡地道：“你不必跟我说……对不起，你本来就没有义务一定要将那件事告诉我。”

他的表情很淡，跟他的语气一样平淡，然而如此平淡的话语却如一根针扎进她的心里，隐隐作疼。

此时此刻，她反而宁愿他大发脾气，怒吼质问她为什么要瞒着他，可是他说完那句话后就沉默了。仿佛两个人之间因为这件事而被一道隔强硬阻隔开一样，她想穿过这

道墙，却根本没有能力去战胜坚硬不可摧的心墙，重新面对他。

她愧疚地低着头，他则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气氛再次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只有车窗外偶尔传进来的车鸣声时而打破车内的寂静。

快回到御临花园时，遇到了严重堵车，萧子靳并没有像一般车主一样鸣笛发脾气，只是撑着腮子抿着唇看向外面。

也许是感觉到沈雨荨的落寞与愧疚之意，萧子靳不由转过头看着她，她被他炙热的视线看得有点不自在，本就低垂的头一直朝下埋，直到埋到胸前看不到脸方才罢休。

他似乎想开口说话，可是嘴张了张，终是没有再说出口，最后他还是再次移开视线，看向车前方。感觉到男人视线的转移，沈雨荨的心情却是更加复杂。

不知道过了多久，道路终于畅通无阻，这一次，萧子靳很快就将她送回御临花园。

何玉娇已事先知道了内情，见两人沉默着不说话，也不敢乱发脾气，担心不小心真把他惹怒了，如是一整个晚上，大家都不怎么说话。

小梓恒虽然年纪小，但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见每个大人都愁眉苦脸的样子，也就默不作声，安静地做作业，到时间的时候就乖乖地跟何玉娇一起进房间睡觉。

萧子靳和沈雨荨从医院回来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什么话，结婚那么长时间以来，两人因为真正简舒的出现，陷入了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沉默期……。第二天一早，萧子靳没有吃早餐就匆匆离开了御临花园赶往医院。

简舒乍一看到替她买了早餐的萧子靳出现在自己面前，哑然失色，心中有开心也有担忧。

就在简舒怔忡的期间，萧子靳便把热腾腾的汤点打开放到病床旁的桌子上，柔声道：“舒儿，我替你买了早餐，你趁热吃吧。你身子那么虚弱，要多吃点营养早餐才补得回来，知道么？”

简舒却说道：“子靳，你以后……不要来医院了，有姨母和姐姐的照顾，我会好起来的。”

然，萧子靳看着简舒，凝起了眉头，“舒儿，这是我欠你的。”

“不……”简舒一口回绝，“子靳，你没有欠我任何东西，你不必这样子，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继续往医院跑雨荨会很伤心的。我是女人，我比你更懂女人的心，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你就跟雨荨好好过下去，不要再往这里跑了。”

“舒儿……。”萧子靳眼里更多的是心疼。

这个时候，病房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是简宁，手中同样拿着营养早餐的简宁，看到萧子靳的那一刻，他的眸中闪过狠厉之色。

由于简舒面对病房门口，所以很快便发现了朝自己走过来的简宁，她眼眸里瞬间染上了惊恐的色彩，下一刻，她本能地缩到了萧子靳的背后，试图借他高大挺拔的身躯挡住自己的身子。

萧子靳看到简舒如此害怕，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后面，当看到跟自己站在同一高度的简宁时，他的眼眸骤然一缩，“你来这里干什么？”

简宁掀起唇角冷笑，“舒儿是我的妹妹，你觉得我来这里干什么？”

简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见此，简舒更加害怕，身体都不由自主微微颤抖起来，萧子靳感觉到简舒的害怕，对简宁道，“你别吓到舒儿了。”

他知道简舒素来害怕这位哥哥，也知道简舒会落入今天这样的下场跟简宁脱不了关系。

他的视线落在了简宁手中的营养早餐上，语气淡淡地道：“如果你只是想送早餐给舒儿吃，那就不必了，我已经替舒儿买了。”

闻言，简宁嘴角笑意的弧度更加大，“啧啧，萧少，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家那位妻子么？你又对得起你身后的舒儿么？”

“难道你觉得你们就对得起舒儿了？”萧子靳对简宁和简夫人并没有什么好感。

此话一出，简宁的脸部表情迅速僵硬起来，两个人就这样互相对峙着，谁也不让谁，似乎下一刻就会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

然而，两个男人毕竟是叱咤商场的风云人物，所以都懂得如此收敛自己的情绪。

最后，还是简宁首先开口道：“萧少，我来这里不是想跟你针锋相对，我有事要跟简舒谈一谈，麻烦你回避一下。”

“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我担心你会对舒儿不利。”萧子靳还是感觉到简舒对简宁的害怕，所以不想让简宁单独跟简舒留在一个空间。

简宁很不喜欢萧子靳如此护着简舒，该护着简舒的那个人不应该是他，而是……。

“你想多了，如果我想对舒儿不利，不会选择在医院里。”简宁说这句时，不由看着简舒。

简舒对上简宁似笑非笑的眼神，心里更加惶恐，可是想了想，她还是对着萧子靳道：“子靳，时候也不早了，你还是先去上班吧。我和哥哥……说会话……”

闻言，萧子靳看了一眼时间，随后终是点头道：“嗯，那你们好好谈一谈。”

“嗯。”简舒笑着道。

萧子靳转身朝病房门口走去，只是与简舒擦肩而过的时候，两人的眼神在空气中相互碰撞，燃出一股令人心惊肉跳的怒火。

萧子靳离开后，病房内只剩下简舒和简宁两个人，气氛再度冷凝起来，她吓得瑟缩地朝靠墙壁的床头退去。

简宁很清楚地看到了简舒的动作，眉目不悦，他将手中的营养早餐搁置到桌面上，凑到简舒的面前，哑哑着声音道：“简舒，你很怕我？”

“没……没有。”简舒看着简宁近在咫尺的脸，呼吸不由一窒。

“呵呵……。”简宁捏着简舒的下巴，嘴角噙着似笑非笑的笑意，“是不是看到旧情人了，所以心里很激动？刚才如果不是我过来，你是不是就跟萧子靳旧情复燃了？”

“我没有。”这一次，简舒的眼里有着怒火。

简宁嗤笑，“看，我家的小公主被我惹怒了，我还以为你一直都不会生气呢！没想到竟然会为了萧子靳对我发怒，看来脾气真的见涨了呀。”

简舒也很懊恼，她一直都很害怕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每一次他都喜欢用语言攻击挑衅自己，自己已经很努力不去触碰他的逆鳞，可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也许他们毕竟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所以都对彼此抱有敌意吧。

“你不是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吗？”忽而，简舒问。

听此，简宁动作微顿，捏住简舒下巴的手也顺势松开，站起身子，然还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眼前的女人，“昨天收到萧子靳在医院守候你差不多一整天的消息，所以今天想过来提醒你一下。”

“……”简舒眉头紧皱。

简宁没有理会她的表情，而是继续说：“我想告诉你，你已经为了萧子靳死过一次，所以别再犯傻，这会让我很鄙视你，知道么？”

简宁说话不是非常好听，然而他的话却戳中了她的伤痕，她不由咬着牙道：“不用你提醒，我自己知道怎么做。”

“呵……，如果你真的知道怎么做，为什么还让他送早餐过来？”简宁语气里夹杂着浓浓的嘲讽之意：“还有，为什么要跟简羽合伙起来做那些勾当？”

简舒觉得非常刺耳，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坚强一点自信一点，如是昂起头，坚定地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让子靳不要再来医院了，而且，我有自信一定可以忘记他的。”

“是吗？”简宁看到简舒如此坚定的神情，眉眼染上了一丝笑意。

“是的。”简舒毫不犹豫地点头。

简宁似乎很满意简舒的这个回答，“希望你说到做到。”

不知为何，简舒感觉到眼前的简宁非常奇怪，刚才他的全身无不透着一股冷厉之气，为何此时却隐隐散发着一股愉悦的气息？

难道是自己出现了错觉？

她摇了摇头，定睛看去时，却见简宁仍旧是一副似笑非笑的嘴脸，完全没有一丝柔和的气息，见此，她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还是自己想太多了，眼前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怎么可能用哥哥的态度对自己呢？萧氏大楼办公室里，萧子靳看着手中的报告，当看到城南凤山的地被简氏高1元的价钱标走之际，骨节分明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朝文件边缘加大力度，浑身朝外散发出一股怒气，随即他腾地站起来，一把甩掉手中的文件。

文件飘飘扬扬，在半空中打了几个回旋，终是无力地垂落在地面上……。

林助理见此，忙不迭地弯腰俯身捡起散落在地板上的文件，小心翼翼地开口道：“萧总……。”

萧子靳并没有看林助理，而是握紧双拳，冷冷地道：“查出是谁把萧氏的价格透露出去了么？”

“还……没有，萧总。”林助理还是第一次看到发如此大脾气的萧子靳，看来这个简氏真的惹怒了萧总。

“赶快去查，无论如何，一定要查出这个幕后黑手。”萧子靳吩咐。

作为助理，这些都是他的职责，如是林助理快速应道：“是，我这就去查。”

话落，林助理转身，步伐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看着林助理离去的背影，萧子靳双拳握得更加紧。

晚上，萧子靳本想回去御临花园，却被萧老爷子叫回了萧氏老宅。

刚回到老宅，便见萧老爷子和王素坐在客厅里等待自己的归来，也许王素早已在家里等候多时，所以当他刚踏进大门之际，一双精明的双眼就注意到了他。

“爸，子靳回来了。”王素故意加大声量。

闻言，萧老爷子浑浊却带着商人犀利的眼眸瞬间锁定在萧子靳的身上，脸上挂着满满的不悦之色。即使离得不是很近，但他已明显感觉到爷爷身上的怒气，可他并没有慌

乱，而是步伐沉稳地走过去坐到爷爷的对面。

“爷爷……。”萧子靳首先开口道。

萧老爷子脸色非常不好，“我已经收到消息，城南凤山的地被简氏高1元的价钱标走了，你有没有想过，高出1元是多么讽刺的数字？这其中说明什么，我相信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失误，总之无论如何，你都得想方设法把那块地夺回来。”

面对萧老爷子的斥责，萧子靳并没有出言反驳，而是低着头说道：“对不起……爷爷，我会把地要回来的。”

“知道就好。”萧老爷子怒气还未消，可是想到萧子靳的能力，他也就不再多虑。

“爷爷……如果没有什么事，那我先上楼洗澡了。”萧子靳说。

萧老爷子不悦地看了一眼萧子靳，冷冷地道：“去吧。”

萧子靳也不再在客厅逗留，而是站起来朝二楼的卧室走去。

王素看到萧子靳吃瘪，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为了可以打压他的气势，她只要逮着机会就忍不住在萧老爷子面前煽风点火，“爸，我觉得子靳就是为了讨简舒欢心才故意把地让给简家的。”

“……”萧老爷子被王素的这句话成功吸引了注意力。

见萧老爷子听信自己的话，王素暗自自喜，“爸，您听说了吗？之前的那个简舒并不是真正的简舒，她是简舒的姐姐简羽假冒的，真正的简舒割腕自杀，得知此事后，子靳马不停蹄地赶去医院守候了简舒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

“是真的吗？”萧老爷子对公司的事情关注比较多，倒没有多少心思去关心那些八卦，如今听王素说出这些事，眉头不由皱得更加紧。

“千真万确。”王素没想到萧老爷子真的还不知道这件事，如是说得更加兴致勃勃，“爸，您想一想，子靳跟简舒是青梅竹马，他们以前多么恩爱，如今简舒回来了，子靳肯定想要重新追回简舒。所以为了讨简舒欢心，送地给简家当聘礼根本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不得不承认，王素的推测也并不无道理，但他毕竟是混迹商场几十年的大人物，所以也不是那么好忽悠，而且他并不想在家人面前损坏自己孙子的形像和威严，“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没有证据之前不要随便跟别人说，这对子靳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知道么？”

王素觉得很挫败，自己明明费尽唇舌，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萧老爷子还是不愿意相信呢？一想到老爷子总是偏袒萧子靳，她的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但此时也只得

收敛自己的怨气，讷讷地应了声，“知道了，爸……。”

可，想到自己未来还要经常面对何玉娇那个老妖婆，她心里就非常气愤，虽然沈雨荨曾经替唐晓接生了儿子，但是却真心不喜欢雨荨的那个妈。相对于沈雨荨，简舒就好多了，简舒不但脾气好容易拿捏，而且还有一个财力雄厚的后妈。

对的，是后妈，一般人也许不知道简夫人对简舒简羽的态度，但是她知道。如果萧子靳娶了简舒，等于跟简夫人作对，那么自己就有机会跟简夫人合作，干倒萧子靳。

只要打败萧子靳，萧氏以后就是泽飞的天下……。

想及此，王素憋屈的心情又迅速恢复起来，她兴奋地向萧老爷子提出了建议，“爸，既然子靳那么喜欢简舒，不如成全他们，让子靳娶简舒为妻吧。”

此话一出，萧老爷子脸色霎时变得非常不高兴，他冷冷地瞪了一眼王素，“你这是什么烂提议，让子靳娶简舒，这种想法亏你也想得出来。”

“怎么就不可以了？”王素不解，“简舒是豪门千金，而沈雨荨只是一个替别的男人生过孩子的女人，怎么看都是简舒更胜一筹，是吧？”

萧老爷子怒，“我说了不行就不行，以后别净瞎想这些东西，如果你有那个闲功夫，就多花心思放在泽飞和文墨身上。”

王素明显感受到来自老爷子身上的怒意翻滚，担心自己真的惹怒老爷子就偷鸡不成蚀把米，如是也不敢再提这件事，只是连连赔笑道：“爸，您别生气了，我也只是随口说一说而已，您不喜欢那我以后再也不提了。”第二天，萧子靳正在办公，却接到了简宁的电话。

“萧少，有没有空出来一起喝茶？”简宁的声音带着胜利的笑意。

“没有。”萧子靳没有心情跟简宁好言相对，而是嘲讽地道，“简宁，你不觉得你的手段非常卑鄙么？”

“萧少，很抱歉，我完全没有感觉。”简宁似乎并不惧怕萧子靳的凌厉，嘴角似乎永远噙着似笑非笑的笑意。

“很好。”萧子靳怒极反笑，“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也没有那么好聊的，希望你好自为之。”

话落，萧子靳作势想要挂电话，不料这时简宁却一反常态，冷冷地开口道：“萧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商人无非就是为了利益。”他说。

然，简宁却否定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只不过是你伤害简舒的一点点代价。如果

你还想继续伤害简舒，我不介意陪你一直玩下去。”

不知为何，听到这句话，萧子靳顿住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似乎从简宁的话语中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可是到底有什么不寻常，他一时间又说不上来，只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没等萧子靳说出口，简宁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一次的电话来得猝不及防，挂得也悄无声息，看着逐渐黑屏的手机屏幕，萧子靳却陷入了思考。

简宁到底从谁的手中得知萧氏的商业机密？难道萧氏里面藏有简宁安插的内奸么？可是，简宁一直都在美国，那个时候他正忙着从他叔叔手中夺权，直到两年前才成功夺权。夺权之后，简宁肯定要花费大量心思整顿简家的公司，那么想要在萧氏培养简家的心腹这个说法就难以成立。

更何况，此等商业机密也只有公司的几个高层才可以有机会接触，就算简宁安插了人手在萧氏，也绝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晋升高层。再者，萧氏的高层都是萧氏的心腹，身世都是清清白白的，没有理由临阵倒戈简宁。

除非，简宁利用高价收买商业机密，然而出卖商业机密被查到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只是为了钱，相信他们不会冒此风险。

忽而，萧子靳想到了上次玉城新楼盘事件，萧泽飞为了拿回扣，私自更换装修公司，难道这一次也是萧泽飞干的‘好事’？

他希望不是萧泽飞，他希望这只是自己想多了，然而当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萧子靳还是失望了。

“萧总，已经查出了。”林助理有点气喘吁吁，显然是刚查出来就快步进来办公室禀告。

“说。”

林助理平缓了语气，将手中的文件资料递给萧子靳，嘴里还不忘说道：“经过调查，已经查出是二少爷把价格卖给了简总，文件里有二少爷跟简总的交易记录。”

“嗯。”萧子靳说不出自己此时是什么心情，只觉得胸腔有一股无名火在翻滚，“把萧泽飞叫到办公室。”

“是。”

林助理走后，不多一会儿就将萧泽飞领了进来，萧子靳看着眼前一脸憔悴的他，并没有立即发怒，而是冷静地开口说：“坐下来。”

萧泽飞也是公司的一份子，他当然清楚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刚才被林助理找到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萧子靳已经查出了自己干的事，此时，面对如此平静的萧子靳，不知为何，他反而觉得更加害怕。

“坐……。”见萧泽飞像失了魂一样，萧子靳也不急，而是晃了一下黑色钢笔笔尖。

萧泽飞怔了一怔，随后极力压制内心的不安，尽量淡定地坐在了萧子靳的对面，“哥，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你觉得呢？”萧子靳不答反问，一双手肘撑在桌面上，好整以暇地看着萧泽飞。

第 154 章 不要再来了

他越是这样，萧泽飞就越不安，“我……不知道。”

萧子靳笑，“泽飞，你别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Mark 已经帮我查出来，城南凤山东那块地皮的收购计划书就是被你卖给了简宁。”

话刚落下，萧泽飞感觉全身都冒出了冷汗，隐藏在办公桌下的那双手也不知是因为毒瘾犯了还是由于紧张导致，此时此刻竟然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萧子靳眼角的余光瞥到了萧泽飞的慌乱动作，眼里有着怒火。

萧泽飞抬头，正对上萧子靳意味不明的眼眸中，心里更加慌乱，可想到自己和简宁的交易做得非常隐秘，他根本不可能查得到证据，如是大声反驳道：

“大哥，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做，你要知道，贩卖公司的商业机密是犯法的事，我是堂堂萧家二少爷，你觉得我有可能为了那么一点点钱而出卖萧氏么？你别忘了，我在萧氏也是有股份的，我这样做等于自损利益。”

萧子靳怒了，说话的声音变得非常冷，“萧泽飞，你也知道泄漏商业机密是犯法的事，你也知道自己是萧家二少爷，你也知道萧氏有你的股份，可是你为什么在明知道这些事实的情况下，还要把机密卖给了简宁？”

说着，萧子靳把林助理递交给自己的文件扔到萧泽飞的面前，萧泽飞看着甩到自己面前的文件，不由胆颤心惊地将视线落在上面，越看越惊愕，双手双脚都像软了一般，额头也陆续朝外冒出了细密的冷汗。

“这……这不可能，一定是你在污蔑我。”萧泽飞仍然不肯承认，试图用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否定自己犯下的罪行。

萧子靳说：“你刚才不是说我没有证据吗？现在我有证据了，你觉得你还能否认么？”

“不不不，绝对不可能的。”萧泽飞的思绪已经开始变得非常混乱，他抓着手中的文件，猛地用力，将它们大力地撕碎得七零八落。

“这绝对不可能是我做的，一定是陷害……陷害。”萧泽飞黯淡的眼神看起来有点疯狂的意味，“大哥，你想一想，我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的，我是萧家二少爷，根本不缺钱，我不可能为了钱而出卖公司的商业机密。”

萧子靳没想到萧泽飞的反应会如此大，“萧泽飞，你冷静一点。”

听此，萧泽飞身体一怔，想到自己刚才的失态，心中懊恼不已，可他自知自己的事

情已经败露，态度也不敢太过嚣张，担心萧子靳一怒之下，真的将自己送入巡捕局，如是不由平静地说道：

“大哥，真的不是我做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是与不是，他心中已非常清楚，此时他只想知道……萧泽飞为什么要这样做，只不过看样子，自己的弟弟根本不可能亲口说出真相，那么唯有自己去调查。

看到萧子靳的态度转变得那么快，萧泽飞有点惶恐，他不知道眼前的大哥想要玩什么把戏，不由开口小心翼翼地说道：“大哥，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被陷害的？”

然，萧子靳根本没有正面回答萧泽飞的话，而是淡淡地再次重复道：“我让你……出去！”

最后两个字，萧子靳几乎是一字一字咬出来的，冷漠的声音中夹杂着明显的怒气，见此，萧泽飞也不敢在办公室逗留，毕竟是自己理亏，所以忙挤出笑容，“是，我这就出去。”

话落，萧泽飞不顾林助理异样的眼神，站起来转身拔腿便溜出了办公室。

林助理极为诧异，平日里还挺威风的二少爷为什么这一次表现得如此懦弱以及……反常？难道是因为被查到了证据，所以气焰一下子被浇灭下去？

不容林助理多想，萧子靳的声音再次响起来，“你觉得泽飞为什么要将这种商业机密出卖给简宁？正如他所言，他根本没有出卖机密的动机……。”

闻言，林助理也凝起了眉头，陷入了思考。

林助理正欲开口之，萧子靳已率先理出了头绪，他说道：“你去查一查他的资金状况。”

“好。”不得不说，萧总的头脑转得总比一般人要快。

这一次，林助理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后就将萧泽飞的资金状况查出来，“萧总，根据调查，二少爷已经身负至少八千万的巨债。”

八千万？

八千万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萧泽飞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竟然可以欠下如此多的钱？是炒股炒楼还是投资亏本了？

可是做投资首先得有资本，如果他想要做投资，他大可以跟家里人或者跟自己说，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他在家人面前提过这些事？

“查出来是因为什么事情而欠下的债么？”萧子靳问。

林助理说：“二少爷并没有向银行贷款，都是向一些私人高利贷借的，所以利息非常高，而且记录也比较私密，暂时没有办法拿到二少爷向高利贷借款的证据，也还没有弄清楚二少爷借这些钱用去了哪里。”

“嗯，继续去查。”萧子靳知道林助理已经将他所知道的情况都报告出来了。

“好。”

说完，林助理继续奔赴调查萧泽飞的前线上，林助理走后，萧子靳陷入了思考中。

萧泽飞为什么要向高利贷借款？一个人如果不是非常急着用钱，一般不会选择高利贷，可是萧泽飞是因为什么事而如此急着用钱？如果他想做正规的投资或者创业，那么他没有理由去借高利贷。既然他选择了高利贷，就证明了他正在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黄赌毒，他到底碰了哪一样？突然间，萧泽飞憔悴的脸庞闯入萧子靳的脑海中，难道他碰了禁品？

想及此，萧子靳的心脏骤然一紧。

如果萧泽飞真的走入了歧途，那么公司迟早会毁在他的手里，即使自己猜测有误，可就凭他欠了八千万巨债这一点，自己完全可以革去他的职位，以免他利用职权继续损害公司的利益。

想来想去，萧子靳还是决定先架空萧泽飞在公司的职务，此举一出，迅速以不可抵挡之势席卷整个萧氏，并传到了王素的耳朵里。

告状的人当然是萧泽飞，因为一旦撤去他的职务，他的八千万巨债更加不可能还清，一想到会被那些高利贷上门追债，砍他手指，他全身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妈，你去爷爷面前跟我说多几句好话，让大哥放权给我。”即使已经身处如此境地，可萧泽飞仗着王素的宠爱，说话的语气丝毫听不见任何恳求的意味，反倒像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王素当然不会介意自己儿子对自己的态度，她只是在听到萧泽飞的控诉后，心里极速升腾起一股怨愤，“萧子靳真的是太目中无人了，他以为自己是萧家长孙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么？以前还有所收敛，如今是越来越不将我们放在眼里了。”

萧泽飞忍不住在一旁添一把火，“是呀，妈，大哥肯定是看到晓晓生了儿子，成了萧家曾长孙，所以为了以后可以将萧氏收入他的囊中，所以想趁着掌权之际，将我的一切职权和势力架空。等到以后爷爷不在世，那么我们在萧氏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王素哪里会想不到这一点，如今被萧泽飞从口中说出来，心里觉得更加生气，如是她拉着他的手就直奔萧老爷子的书房去。

“爸，你要为我们作主呀。”这是王素的一贯作风，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萧老爷子正坐在书房的桌案前看着一本书，乍一听到王素在门外的哭喊声，有点发白的眉毛微微一皱。

由于他一向不锁书房的门，所以下一刻王素和萧泽飞已奔了进来。

本来想骂几句王素打扰自己看书，但见萧泽飞也跟着一起进来，他隐隐觉得事情不是很简单，如是摘下眼前的眼镜，看着他们俩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王素一听萧老爷子如此问，眼泪不由啪嗒啪嗒地往外流，“爸，昨天城南风东那块地不是被简氏高1元的价格标走了吗？你昨天刚责骂了子靳，结果今天子靳就责备泽飞，诬蔑是泽飞把公司的商业机密卖给了简宁，并架空了泽飞在公司的一切职务。架空职务，不是等于变相革去泽飞的职务吗？子靳这是不想给泽飞留后路呀，子靳真的是太欺负人了，爸，你一定要替泽飞讨回公道呀！”

王素哭得哭天喊地，那模样简直惊天地，泣鬼神，闻者伤心见者落泪，看得非常可怜。

不得不承认，这其中真的参杂了王素的真情实感，如果萧泽飞被革去职务，以后他们在萧家根本就没有地位可言，一想到此，她怎么可能不伤心不难过不气愤？

萧老爷子一向知道王素这个人……喜欢添油加醋夸大事情，所以他还是向萧泽飞看去，“泽飞，你妈说的是不是真的？”

萧泽飞眼神非常哀伤，“爷爷，是真的，大哥查不出幕后黑手，就将黑锅罩在我的头上，我本来不想麻烦爷爷的，但是大哥一口咬定是我做，所以才找到爷爷的。”

萧老爷子凝着眉，最后还是将萧子靳叫了回来。

萧子靳本想回去御临花园，没曾想半途又被老爷子叫回了老宅，心情非常不好，一走进书房，看到王素和萧泽飞两个人站在这里，他脸色更加不悦。

未等萧子靳开口，萧老爷子已经开口道：“城南风东那件事查得怎么样了？”

萧子靳知道王素和萧泽飞两个人早已在萧老爷子面前告状，不过他还是要将他自己的版本说出来，“回爷爷，已经查出来了，是泽飞将价格卖给了简宁。”

话刚落下，王素的尖嗓子又响了起来，“子靳，你这是含血喷人，泽飞怎么可能做出卖公司的事情，肯定是你看不顺眼我家泽飞，所以想陷害他。”

“我说的是事实。”萧子靳强调了一句。

一直以来，萧老爷子都对萧子靳的话深信不疑，可是这一次他明显对自己孙子的诚信产生了质疑。

他想到萧子靳总是因为几个女人忤逆自己的意思，对自己的孙子就特别失望，而且

他也不相信萧泽飞会这样做，所以不由怒道：“子靳，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最近被几个女人围得团团转，导致公司频频出状况，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就欺负自己的弟弟，你觉得这是做大哥该有的风范和态度吗？”

萧泽飞在一旁看着萧子靳被骂，心里别提有多爽了。他相信只要爷爷出马，萧子靳一定会乖乖将职权还给自己。

萧子靳很显然也没有料到萧老爷子会不相信自己的话，眉毛下的一双眼眸黯淡了下去。

萧老爷子见萧子靳没有反驳，更加确定自己的说法，如是大声斥道：“你作为泽飞的大哥，理应在公司维护泽飞的威严，可是你这一次无故架空泽飞的职务，公司的员工知道后会怎么想？以后泽飞还怎么在公司树立威严？所以，在事情还没有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之前，你赶快放权给泽飞。”

王素和萧泽飞听到萧老爷子发话，都不由得将视线落在萧子靳的身上，而萧泽飞心里还是有点担心他不会乖乖把职权还给自己，毕竟今天上午他的手上已经有了证据。

此时，萧子靳完全不理睬王素和萧泽飞两人的目光，而是抬步朝萧老爷子走过去。

而直到这时，萧泽飞才发现萧子靳的手里一直拿着一份文件，见此，他的心跳都挤到了嗓子眼。王素根本不知道萧子靳已经有证据这回事，所以只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

“爷爷，你看一下就知道了。”萧子靳将手中的文件放置到萧老爷子的面前。

萧老爷子凝着眉将视线落在文件上面，越看脸色涨得越红，他年纪虽然老了，但是对于一些必要的东西不可能看不懂，当看到文件上的证据时，一股怒意在他的胸腔里翻滚。

随即，一声暴喝从他的口中冲出来，“萧泽飞，你为什么要出卖公司的商业机密？”

此话一出，王素如同被人当头一棒，可看到萧老爷子的怒火，她也不敢大声反驳，只是低着声音，惶恐地看着老爷子，“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么？怎么突然之间就对泽飞发那么大的脾气呢？”

萧老爷子看着王素，一脸怒火，“你居然还有脸问这是为什么？你儿子出卖公司的商业机密，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想装傻充愣？如果不是你一直煽风点火，我会不相信子靳，从而选择听信了你们对子靳的中伤么？王素，我看你就是觉得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了，所以想从我这里蒙混过关，再次帮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王素被萧老爷子如此骂，心里更加不忿，她不相信萧泽飞会这样做，“爸，你冤枉我呀，我相信泽飞不会这样做，而且你刚才不也是觉得……这是子靳的阴谋吗？”

“泽飞就是有你这样的妈，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是非不分，利益不明，专做伤害公司

利益的事情。”萧老爷子怒，“上次玉城新楼盘的事情，就是泽飞的错误，没想到这一次竟然为了钱，又再次出卖公司，照这种速度下去，公司迟早会毁在泽飞的手里。”

说到这，萧老爷子不由怒视萧泽飞，“萧泽飞，爷爷问你话，你是聋了还是哑了，为什么不说话？”

看来这一次，萧老爷子真的被彻底惹怒了。也是呀，一次就算了，居然还犯第二次，哪个人看到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被自己的子孙破坏也会肉疼，更何况像老爷子这种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的人，更加不可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公司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萧泽飞从来没有看过萧老爷子发如此大的火，一时间，他被吓得扑通一下跪在了地板上。

“泽飞……”王素一脸惊愕。

“……”萧子靳淡定从容，萧泽飞是时候吃一些苦头了，要不然他还会继续犯错，所以自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替他求情。

“说……。”萧老爷子看到萧泽飞这个怂样，气不打一处来。

然而，萧泽飞知道自己不可能将真相说出来，所以无论如何，他都死不肯承认，“爷爷，我真的没有出卖公司的商业机密，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听到萧泽飞如此说，萧老爷子又怒又失望，“你到底说不说？”

“爷爷，我真的没有做过，你让我如何承认。”萧泽飞也‘委屈’得流下了眼泪。

如果说没有证据之前，萧泽飞如此模样，萧老爷子会选择相信他，可如今证据就在自己的手中，他怎么也不可能相信，“泽飞呀，你真的让爷爷好失望呀！”

这时，萧老爷子不由看向萧子靳，“子靳，你查出来泽飞为什么这样做了吗？”

萧子靳想了想，终是摇头道：“爷爷，还没有查出来。”

作为爷爷的孙子，他觉得有些事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应该去打扰老人家。爷爷年纪大了，如果知道萧泽飞在外面欠下了八千万巨债，估计心脏会承受不了。而他能做的，就是尽快查清楚萧泽飞为什么欠下了八千万巨债，权衡利弊之后再禀报给爷爷。

如果这一次不是王素和萧泽飞在爷爷面前告状，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

都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早已料到萧泽飞会采取这种手段，所以他也随时做好了准备，要不然……在没有证据面前，爷爷一定会选择站在萧泽飞那一边。

“萧泽飞，如果你不愿意把真相说出来，那么爷爷也只能把你交给巡捕了。”萧老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眼神之中带着满满的失望之意。

听此，王素慌了乱了，她也扑通一声跪在萧泽飞的旁边，“爸，都说虎毒不食子，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泽飞呢？如果泽飞被抓了，以后文墨怎么办？如果文墨知道自己有一个坐过牢的爸爸，那他在其他孩子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爸，你不能这样做呀！”

“你为什么不问一问你儿子都干了什么好事？啊？”萧老爷子声量又开始加大，脸色又开始涨红。

王素意识到事情非常严重，也不由得急拽萧泽飞的手肘，“泽飞，你赶快跟爷爷解释呀？快呀！”

萧泽飞被王素拽得手臂火辣辣地疼，最后也只能硬着头皮扯了一个谎，“爷爷，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做的。因为您和大哥一直不看好我，所以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是开始去炒楼。炒楼需要大量资金，但又不敢问你们伸手要钱，只能通过这些方式去捞金。”

“你……”萧老爷子快要被气吐血了。

“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请爷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做了。”萧泽飞的眼眶红了起来。

王素也哭着道：“爸，看在小文墨的份上，您就原谅泽飞吧？泽飞也是为了以后可以给文墨更好的，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去赚更多的钱。”

不得不承认，小文墨这个筹码很好用，萧老爷子一听到小文墨，再糟糕的心情也有所缓和，但是心里依然堵着一口气。

萧子靳看了一眼跪在地面上的王素和萧泽飞，缓缓说道：“爷爷，我觉得还是先架空泽飞的职务，等过一段时间，看泽飞的表现再作打算。”

他觉得，萧泽飞不可能是炒楼亏了钱，在这种特殊时刻，他也不可能再将职权交到萧泽飞的手里。

“容我先想想。”萧老爷子语气已经变得和缓了许多，可看向萧泽飞的时候，仍旧是一脸怒意，“萧泽飞，这段时间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如果再有下一次，直接把你扔到牢里面自生自灭。”

“是，爷爷。”萧泽飞无奈道，然而他的心里已经对萧子靳产生巨大的恨意。

王素也是像极了一条蔫巴的鱼，毫无生气，完全没有刚进来书房大吵大闹的精气，她担心自己再吵闹，老爷子一怒之下将泽飞送进巡捕局，到时真的是追悔莫及了。

萧子靳离开书房后，仍在回想着萧泽飞欠了八千万巨债那件事和萧老爷子的那句

‘容我想想’。他隐隐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他希望自己的预感不会是真的。

这一天，萧家老宅的所有人过得都不愉快，包括御临花园的沈雨荨，因为萧子靳两天没有回家，她的心情更加沉重。

萧子靳为什么没有回来，她当然知道……。第二天，萧子靳还是有点不放心简舒，如是下午下班后就开车前往医院去看望简舒，结果发现简舒已经出院了，最后，他打电话给孟兰，“姨母，简舒……出院了？”

“是的。”孟兰并没有将简舒出院的信息告诉萧子靳，目的就是不想让他误认为她们还在设计他，此时听到他的声音，她的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但仍旧没有从嘴里表达出来，而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她现在在哪里？”萧子靳说，“我想见一见她。”

孟兰已经暗暗自喜了，然而语气还是不平不淡，“如果你想见她，那就过来别墅吧，简舒已经回家了。”

萧子靳想了想，说道：“嗯。”

挂掉电话后，孟兰兴高采烈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房间里的简羽和简舒，简羽的嘴角在第一时间浅勾而起，而简舒的心里则莫名的慌乱起来。

萧子靳已经在来别墅的路途中，简舒自知自己已经不能打电话阻止他过来，如是只能坐在镜子前，想要化妆掩盖自己脸上苍白的血色，孰料却被简羽一手甩掉桌上的化妆品。

简舒诧异，“姐，你这是干什么？”

简羽恨铁不成钢，但为了不让简舒看穿自己的阴谋，她还是改了另外一种说法，“简舒，你不是说不喜欢子靳了吗？为什么还要为了他而化妆？我困了你几个月，你都坚持过来了，为什么如今反而坚持不住了？”

闻言，简舒愣住了，忽而想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幼稚，如是也只好扔下手中的化妆笔，“那我就以素颜……面对子靳吧。”

“……”简羽在心里笑了。

其实，简羽知道萧子靳的为人，如果他看到简舒一脸苍白，肯定会生起怜悯之心，只要打破了他的心理防线，那么简舒嫁给子靳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当然，简舒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多一会儿，萧子靳来到了简家别墅，乍一看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脸蛋，他还是不由得再次被震惊到了。

然而，他却是一眼就认出了简舒，简舒看着朝自己走过来的萧子靳，内心复杂不已。

两个人面对面相视，良久没有出声，倒是简羽看不过眼，主动开口道：“子靳，你带舒儿到外面走一走吧。”

“嗯。”萧子靳点头。

萧子靳跟简舒一齐走出了别墅，孟兰和简羽看着两人的背影，都情不自禁地相视一笑，她们都相信，子靳心里肯定还放不下简舒，而简舒……只要子靳多来几次，她的心也一定会被打动。

“舒儿，身体好一点了吗？”萧子靳问。

“好多了。”简舒说。

“你身子虚弱，要记得好好调养身体，知道么？”他的语气里带着关怀之意。

“谢谢。”

其实，简舒还是不想成为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人之间的第三者，如是说道：“子靳，雨荨最近怎么样了？”

听此，萧子靳顿了顿，眼角于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黯然之色，“还好。”

简舒很内疚，“子靳，我跟你说过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这样子雨荨会非常不开心的。”

萧子靳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但是最近两人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彼此，而自己心里又对简舒怀着极大的愧疚之意，他已经被迫陷入了一种怪圈中。

此时此刻，他只想尽力弥补自己的遗憾，“你身体还没好，我不是非常放心。”

突然之间，简舒有点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没有化妆了，而她也想明白……为什么简羽要拍掉自己的化妆品，原来简羽早已摸清他的性格。

这个时候，她想谎称自己身体已经恢复，估计萧子靳也不会相信吧！

而简舒更加没想到，别墅外的不远处正停着一辆车，车里面正坐着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简宁。

简宁手握方向盘，一双眼眸看着并行走在在一起的两个人，瞳孔骤缩，一股低气压迅速扩散到整辆车子里，倏而，他踩起油门，车子便直奔简舒的身旁驶过。

第 155 章 她的身世

车子的引擎声响在简舒的耳边，她感觉到一种异样，蓦地转头，透过半遮半敞的车窗，她好像看到了简宁的影子，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车子却已经呼啸而过，徒留一脸疑惑的简舒站在路边。

萧子靳发觉到简舒的怔愣，不由问道：“怎么了？”

“没……没什么。”简舒下意识地摇头。

萧子靳并没有发现刚才疾驰而过的跑车，所以只当简舒出神罢了。沈雨荨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不料却接到了简羽的电话……对方特意告诉她萧子靳跟简舒在一起的消息，还给她发了相片以示证明。

不知为何，明知道简舒醒来之后会出现在这种结果，可心里还是忍不住隐隐作痛，其实用痛来形容此时的心情已经不准确，确切来说……应该是痛得麻木了。

抬头望望天，发现夜幕已经降临，转头之际，无意中看到了马路对面的一家酒吧。

她感觉自己的脚有点不受控制，直到坐到酒吧的一个较为偏僻的角落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疯狂的事情。

一直以来，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她好像都没有跑入酒吧，没曾想自己此时竟然就坐在酒吧内，而就在步行到酒吧之前，她打电话将以前的好同事小元约了过来。

看着陆续朝酒吧内走进来的穿着各式各样的年轻少女，沈雨荨感触颇多。

曾几何时，自己也是青春飞扬，热血沸腾，曾几何时，自己也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活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曾几何时，自己想找一个可以跟自己白头偕老的另一半。

可看看现在的自己，整颗心除了悲伤失落落寞已找不到任何正面情绪，突然间，她觉得自己好可怜，可怜到连对自己爱的人诉说痛苦难过的勇气也没有……。

不知想了多久，小元走到了自己的面前。

很久没有跟小元见面，如今的小元看起来更加年轻，更加意气风发了，活脱脱一个二十出头的青春美少女。

而小元乍一看到满面愁容的沈雨荨，也是被惊到了，小元坐到她的对面，语气担忧地问道：“雨荨，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没精打采的？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

沈雨荨看着小元，刚才还藏在肚子里的苦水瞬间化作泪水喷涌出来，“小元……”

小元急了，“雨荨，你怎么了？是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就算头破血流，也要替你教训那个家伙？”

沈雨荨并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小元见她哭得那么伤心，大概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如是伸手过去温柔地摸着她的头，“雨荨，如果觉得难受就大声地哭出来吧，哭出来之后就会好多了。想当初，我跟他分手的时候，也觉得天都快塌下来，可我也没料到，我如今还会好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听着小元说这些话，沈雨荨哭得更大声了。

她就一直哭，直到哭累了才停止哭泣，但她还是没有告诉小元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端起酒杯就大声说道：“小元，谢谢你能过来，今天我们不醉不归，怎么样？”

小元很感谢这个曾经帮助自己很多的善良朋友，如是也端起酒杯，两个酒杯相碰，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嗯，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两个人喝了很久，沈雨荨中途想要上厕所，如是站起身子踉踉跄跄地朝卫生间走去。也许太过头晕，刚站起来没走几步，便撞到了一个红头发小眼睛手臂有纹身的三十岁左右的混混。

“对不起。”沈雨荨虽然脑子不是很清醒，但还是下意识地对方道歉。

混混刚想发脾气，但见沈雨荨五官精致，脸颊泛着红晕，身材纤细迷人，小小的眼睛瞬间染上了一丝猥琐的邪笑，那双手开始不安分地作势想要搂住她的纤腰。

小元并没有喝多少酒，当看到混混的猥琐动作之际，蓦地站起来将沈雨荨拉拽到自己身边，怒目看着混混，“你别乱来。”

混混的注意力全都被双眼迷蒙的沈雨荨吸过去，看见快要到手的美味佳肴被抢走，心里自然不高兴，“我不想跟你多说废话，今晚我要定你这位朋友了。”

“你休想。”说着这话时，小元已拉着沈雨荨，想要往酒吧门口走去。

“你觉得我一个大男人还制服不了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丫头片子么？”混混的眼睛染上了越来越浓的占有欲望，下一刻，一个跨步再次将沈雨荨拽到他的身上。

见此，小元大惊失色，倒吸了一口冷气，“你放开她。”

然而，混混已大力钳制住沈雨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好似想要把她拖进包间，小元慌了，忙不迭拔腿追上去，可小元太低估了混混的实力，当她的手刚碰到他之际，他已再次将小元整个人拽倒到地面上。

“啊……”小元痛呼一声。

这一声却成功将醉眼朦胧的沈雨荨一下子惊醒，她眼角的余光瞥到小元跌倒到地面上，心里一紧。

围观的一众人都不由得替沈雨荨和小元两个小女孩感到害怕。

沈雨荨感觉自己的头脑越来越不清醒，脚下的步伐越来越快，然那种压迫感实在是强烈，她胆颤心惊地转过头，不料正撞见目光凶狠瞪着自己的混混已扬起巴掌，想要一巴掌狠狠地扇下来。

众人的心跳都提到了嗓子眼，这个混混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竟然想要打女人……。

然而，混混的手快要到达沈雨荨的身上之际，一抹高大挺拔的身躯蓦然闯入在场所所有人的视线里。

简宁？

沈雨荨的大脑已清醒了许多，此时，她只看到简宁着一袭深色衣衫，紧握而起的拳头直接劈向混混的脖颈处，混混吃痛，下意识地伸手去捂住自己的脖子。简宁毫不犹豫，再次一拳头狠狠地揍向混混的脸，霎时间，混混的嘴角溢出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迹，足见简宁下手之狠。

众人见此，都不由自主地拍掌叫好，眼里全是对简宁的崇拜痴迷。

简宁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下一刻，两脚微错，左右旋转，腾空而起，一脚踢向混混的肚子，混混不受力，狼狈地朝后倒去，摔个四仰八叉。

雷鸣般的掌声响了起来。

沈雨荨怔怔地看着朝自己走过来的简宁，有点惶恐地朝后退去，简宁视线落在她往后退的脚步，忽而想起了简舒那张惊惧的脸庞，瞳孔骤然一缩。

“沈小姐，你没事吧？”他问得有些平淡。

“没……没事。”不得不承认，沈雨荨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没有完全从刚才的突发意外中回过神，眼神越过简宁的肩膀看到摔在地面上嗷嗷叫痛的混混，心时除了感激，更多的却是害怕。

不过，沈雨荨尽力使力掐住自己的肉，让自己的头脑时刻保持清醒，“简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然，不等沈雨荨开口，简宁已拉起她的手，她不明所以，“简先生，你想要干什么？”

其实，沈雨荨心里对简宁并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即使简宁救了她自己一次，她也会先入为主对他产生敌意。

简宁凝着眉，耳朵微微一动，似乎察觉到后面被打倒在地上的混混快要恢复元神，重

新站起来，如是说道：“如果你不想被那个男人拖走，就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此话一出，还被酒精充斥头脑的沈雨荨和小元两个人都一脸惊恐，随后，他们三人也不再此地多作逗留，拔起腿便朝酒吧外走去。

“呼……”

刚出酒吧外，沈雨荨和小元都不约而同地长呼了一口气，刚才实在是太险了。

此时此刻，她感觉自己的半边脸似乎肿了起来，伸手去摸，却疼得‘嘶’了一声。

简宁看着红了半边脸的沈雨荨，眸色微恙，可他并未多想，直接拉着她的手就将她送进了自己的后车座，由于小元的手被她拉着，所以两个人都被关进了车里。

“砰”地一声，车门被大力关上去。

简宁并没有立刻启动车子，而是转头看着两个脸上染着红晕的女人，小元正捂着疼痛不已的屁股，乍一看到简宁的视线落在两人的身上，尴尬不已。

简宁的嗤笑声响起来，“沈小姐，那么晚不在家陪萧少，一个人跑来酒吧真的好么？”

小元诧异，看着简宁似笑非笑的嘴脸，突然间觉得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友好，搂住沈雨荨手臂的力度加得更大，“这位先生，你跟雨荨很熟么？”

简宁冷笑，“不熟。”

“如果是这样，那麻烦你打开车门，让我们下去。”由于车门已经被简宁调控关闭，没有简宁操控，她们没有办法私自打开后车门。

可，简宁却没有回答小元的问题，而是问了句：“你家住哪里？”

送走了小元后，简宁再次启动车子，朝御临花园开去。

一路驶来，沈雨荨都不忘使劲掐自己手腕的肉，试图让自己尽量保持清醒的头脑。

简宁即使坐在主驾驶座，可还是敏锐地察觉到沈雨荨的小动作，“沈小姐，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对你乱来，所以不必如此残忍地折磨自己，如果真的醉了，就顺从地闭上眼睛吧。”

沈雨荨不回答，简宁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自顾自地说道：“你的朋友已经不在车上，所以也是时候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了。”

简宁的口吻完全不像是询问，倒像是命令，沈雨荨不是很高兴，“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其实，她的确没有说谎，她一直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掐自己手臂上，所以根本没有记住简宁的提问。

简宁哧笑，也不想继续那个问题，如是说：“是不是有人告诉你……萧子靳和简舒在一起，所以你才会过来酒吧喝酒买醉？”

这话成功戳中了沈雨荨的痛点，即使脑子有点混沌，可她还是感觉到心脏像是被人狠狠地插了一刀，无情地往外滴血，“你怎么……知道？”

“简舒是我的妹妹，你觉得我能不知道么？”简宁说，如果仔细看一下，会发现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苦笑。

沈雨荨的脸上也不由自主地泛起一抹苦笑，“所以……你是想嘲笑我，是么？”

“你想多了。”简宁的眸光已开始黯了下去。

“是啊，但愿是我想多了。”沈雨荨再一次用力掐自己，好像手臂疼了，心就不会那么疼。

话落之后，两个人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一路上，简宁和沈雨荨谁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似乎两人都有意将心里那股只有自己知道的痛苦掩埋在外人永远也看不到心底深处。

不知过了多久，简宁将沈雨荨送到了御临花园。

当何玉娇看到出现在自己家门前的简宁时，眼里难掩其的惊愕之色。自从简夫人回到榆市之后，她就通过各种方式查到有关简宁的各种资料。

虽然没有当面看过简宁，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男人就是简夫人的儿子……简宁。

“简宁，你要不要进来坐一坐？”何玉娇的语气倒是客气。

“不用了，伯母。”简宁温和地笑道，“已经很晚，我需要回家了。”

何玉娇的一双手正扶着快要站立不稳的沈雨荨，脸上却挂着前所未有的亲切笑容，“嗯，记得一路小心。”

“谢谢伯母。”

“不用客气，说到谢谢，我还要谢谢你把雨荨带回来呢！”

简宁只是笑笑，并没有再继续逗留在这里，看着简宁离去的背影，何玉娇觉得……简宁这个人不但长得帅，而且特别有礼貌，心中已经对他升起了极大的好感。

可，当看着额头已经冒着冷汗的沈雨荨，何玉娇就觉得特别头疼，“沈雨荨，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会跑去酒吧喝酒？打你电话没人接，发你信息没有回，你不知道别人会非常担心你的么？”

沈雨荨听到何玉娇的训斥，下意识地开口道：“妈……对不起。”

可话刚落下，她便再也支撑不住，整个身子都软了下去，天旋地转间，她觉得自己快要倒向坚硬的地面上，但快要倒下去时，自己的腰似乎又被一双温厚的手揽住了腰肢。

沈雨荨以为是萧子靳扶住了自己，没曾想，映入眼帘的依然是妈妈那张熟悉的脸庞。

不知为何，她的心里再次涌上一股失落感，最后，她终是无力地闭上了双眼，希望将所有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她的幻想罢了。第二天，她睁开一双矇眬的睡眼，她觉得喉咙干涩，头痛欲裂，强忍住这些疼痛，她还是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找水喝。水咕噜咕噜地沿着她的喉咙流进胃里，方才感觉没有那么难受。

看着空荡荡的卧室，她的心里还是不由得隐隐作痛。

萧子靳一整晚都没有回来，难道他跟简舒一整晚都呆在一起吗？他们在一起究竟都干了一些什么事？

想及此，沈雨荨不敢让自己再想下去，她怕自己的心脏会承受不了。

如是，她努力挤出一丝微笑，进去浴室洗漱，昨晚自己并没有喝得太多，所以经过一晚上的睡眠缓冲期，此时的头脑基本全部清醒。从浴室出来后，沈雨荨发了一条信息过去给小元报平安，随后怀着复杂的心情走下去一楼吃早餐。

刚坐到餐桌上，萧子靳便推门进来。

何玉娇和沈雨荨两人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落在萧子靳的身上，见他还是穿着昨天的那套衣服，雨荨的眸色更加黯淡，为了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尴尬，她还是悄无声息地埋头，继续吃自己的营养早餐。

何玉娇不是傻子，她当然看得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开始变质，此时心里就算再不舒服，也不敢开口对萧子靳多加指责，不过还是习惯性地问了一句，“子靳，先过来吃早餐吧。”

萧子靳脱了鞋走进来，然只是淡淡地对着她们说了一句，“我上去二楼，你们先吃。”

话落，萧子靳也不再一楼多作停留，直接踩着楼梯就往二楼走去，听着楼梯间传来的声音，沈雨荨的心一直往下沉，沉，沉，直到沉到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中。

他现在就那么不想见到自己么？为什么连一起同桌吃饭都不愿意？之前不是还信誓旦旦，坚称简舒只是过去式，自己跟她不可能在一起了么？可为什么如今又要私自跟简舒在一起？在一起也就算了，为什么连一句话解释都没有？难道连解释都懒得跟自己说了么？

沈雨荨嘴角不由得勾起了一抹苦笑，明知道会有这种结果，为什么还要伤心？他们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自己应该学会放手学会成全，不是吗？

何玉娇看着一脸落寞的沈雨荨，心里也非常不好受，视线再转去二楼的某间敞开门的卧室，无奈地叹了口气。

萧子靳这一次真的变心了，他和雨荨从来不会这个样子，如今为了那个简舒，他彻夜不归，她跑去酒吧喝酒买醉，看来，两个人真的没有继续在一起的必要了。

不容何玉娇多想，沈雨荨已放下手中的碗筷，“妈，我已经吃饱了，我先去上班。”

“那么快就吃饱了？”何玉娇明明看到碗里面的营养粥根本就没有动过分毫。

“嗯。”沈雨荨淡淡地应了声就挎起包包走出了门外。

何玉娇看一看二楼，再看一看被半开半掩的大门，心里不由堵了一口闷气。

随即，她用力将手中的空碗掷到桌面上，发生咣啷一声响，昭示着她愤怒的内心，一直到萧子靳离开了家门，她仍旧觉得郁闷至及。

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相信萧子靳，相信这个女婿会给雨荨带来幸福，可是现实都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希望破灭。

先是萧家不同意，再是梁温柔的插足，如今又彻底被简舒勾去了魂，她对萧子靳已是失望至极。

何玉娇对萧子靳越失望，脑子里反倒浮现出昨晚简宁将沈雨荨送回家来的情形。

简宁人长的不错，又是简底新任掌门人，人看起来又是彬彬有礼的，最主要的是……他的母亲是简夫人。

如果沈雨荨嫁给了简宁，以后即便简宁对她不好，简夫人也会把她捧在手心里宠着的，绝对不会摊上像王素那样的恶婆婆。

思来想去，她最终还是将简夫人约到了家里。

简夫人刚开始不想过来，但听到她声称自己是‘何莲’之后，二话不说就匆匆赶了过来。

相隔二十多年，当简夫人再次看到何玉娇时，眼里止不住地流下了泪水。

“你就是何莲？”简夫人并不知道这里就是沈雨荨的家。

孰料，何玉娇也是泪流满面，“简夫人，我……对不起你。”

说着，何玉娇情不自禁地上前抱住了简夫人，简夫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拥抱以及……道歉，激动之中夹杂着更多的手足无措，何玉娇激动过后，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如

是忙松开手，带简夫人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刚坐下去，简夫人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我的女儿在哪里？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何玉娇一脸愧疚，“玲珑姐，我对不起你。”

自简夫人进来这里后，何玉娇说了两遍，这不得不让她往坏处想，“她……出事了，是么？”

闻言，何玉娇却忙不迭地摇头摆手，“没有……你误会了，她活得好好的。”

“那她在哪里？现在在家吗？我可以见一见她吗？”简夫人迫切想要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语气不禁也跟着焦急起来。

何玉娇看到简夫人如此紧张自己的女儿，心里不禁有点发慌，她真的不知道如果自己将事实告诉简夫人，简夫人会不会一怒之下将自己生吞活剥。

据说简夫人是一个非常手段的女人，要不然也不可能在那种豪门里顽强生存到现在，并且还活得如此风光。

可既然决定要向简夫人坦白从宽，何玉娇就只能硬着头皮说道：“简夫人，其实你的女儿就是，就是……”

“就是什么？”简夫人急问。

何玉娇豁出去了，“就是萧子靳的妻子……沈雨荨。”

此话一出，简夫人明显愣住了，“你在说什么？”

何玉娇表现得非常愧疚，眼泪啪嗒啪嗒地往外流，“玲珑，这都是我的错，当初答应你一定会帮你照顾好雨荨，可是世事难料，雨荨在四年多前，被一个男人强暴生下了梓恒……”

听到自己的女儿被人强暴，简夫人痛心疾首，两行泪水沿着脸颊无情地往外流出来，一双手也不由自主地朝着沙发用力。

何玉娇察觉到了简夫人的异样，也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愧疚还是害怕眼前的人会生气暴怒，她的声音都开始颤抖起来，“生下梓恒后，雨荨受了很多的苦，那个时候又联系不到你，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直到后来，雨荨遇到了子靳，我看见两个人情投意合，就同意雨荨嫁给了子靳。玲珑，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实在是形势逼人，我是逼不得已才选择让雨荨嫁给子靳的。可如今，我后悔了，我当初不论怎样，也不应该同意他们俩在一起，如今子靳跟简舒又在一起，这几天雨荨为了他们两人的事，吃不好睡不好，昨晚还去了酒吧喝酒，如果不是简宁巧遇到了雨荨，估计雨荨又得遭受莫名之灾呀！”

说着说着，何玉娇才发觉到自己的情绪太过激动，不禁掩面哭泣，不让自己表现得

太过糟糕，反而适得其反。

不得不承认，简夫人此时的心情非常伤心难过，她根本没有想到，那个曾经跟自己见过面的沈雨荨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她竟然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事情，但她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难怪一见到她，自己的心里就有种由衷的喜欢呢。

她此时亦是后悔不已，如果当初没有中断跟何莲的联系，估计雨荨就不会遭受那么多的痛苦。她完全无法想像，雨荨被别的男人强暴之后生活到底有多痛苦……。

简夫人的眼睛已经湿润起来，她努力平复心情，看着何玉娇道：“你刚才说……子靳跟简舒又在一起了？”

“是呀。”何玉娇哭诉道，“当初觉得萧子靳痴情是一件好事，可是如今他却把自己的痴情全都放到了简舒身上，把雨荨晾到一边了。你都不知道，雨荨和子靳这几天见面都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在一旁看着真心替雨荨感到心疼。”

简夫人握着拳头，然还是尽量平静地问道：“你觉得子靳跟雨荨离婚的可能性有多大？”

何玉娇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非常大。”

闻言，简夫人竟然松了口气，“那就好。”

那就好？

简夫人如此，不就是证明她还是想要沈雨荨嫁给简宁？本来自己还有点担心简夫人听到真相后会放弃雨荨，没曾想她竟然还坚持自己的初衷。

何玉娇不由小心翼翼地问道：“简夫人，你的意思是……还是想要雨荨嫁给简宁？”

“嗯，雨荨是我的亲生女儿，她本就应该嫁给简宁，不论雨荨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希望以后她可以幸福快乐地跟我生活在一起，这是我欠她的。”简夫人眼神里带着哀伤，哀伤之中又夹杂着期待。

何玉娇正欲开口，不料竟发现了沈雨荨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正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们俩。

都怪自己刚刚太入戏了，居然没留意到开门声……。

第 156 章 晕倒了

“你们……。”

简夫人和何玉娇震惊地看着沈雨荨，而她也正缓缓地朝着她们走过来，“妈，你们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何玉娇并不知道沈雨荨什么时候就站在大门外，但想到她迟早都要知道真相，如是还是点了点头，“是真的。”

“雨荨……”这是简夫人的声音。

沈雨荨看着红着眼眶的简夫人，内心五味杂陈。刚才在门外，她将她们两人的所有对话都收入耳中，一直以来，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但令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就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

这一段时间，她从孟兰口中得知……简夫人是一个为了金钱地位，喜欢不择手段的女人，这让自己对简夫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厌恶情绪。她不相信简夫人是那么坏的人，可事实证明，简夫人的确不像其表面所表现出来那么温和慈善。听到简舒和简羽的惨痛经历之后，她对简夫人就更加没有好感。

如今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简夫人，她觉得非常恶心。

见沈雨荨看着自己出神，简夫人情不能自己，哽咽着声音道：“雨荨，你是……我的女儿。”

“我不是。”沈雨荨的声量比平时要大。

简夫人心里一紧，何玉娇也被沈雨荨的反应惊到了，“雨荨，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话的呢？她就是你的亲生妈妈……。”

沈雨荨双目充血，愤愤地看着简夫人，质问道：“那我问你，是不是你陷害简舒，导致她昏迷了几年时间？”

“雨荨……”简夫人眼神非常受伤，然却没有正面回答沈雨荨的质问。

见简夫人没有回答，沈雨荨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她对着简夫人怒斥道：“我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么恶毒的人，简舒那么善良的女孩子，你当初怎么忍心对她下手？你害得简舒变成那个样子，非但没有悔过之意，反而还将她们逼得走投无路，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点愧疚自责吗？”

“雨荨，事情并非你想像中那么简单的。”简夫人说。

沈雨荨冷笑，“那你说一说，到底如何复杂法？”

“等到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妈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的。”简夫人抿着唇。

沈雨荨非常反感简夫人在自己面前以‘妈’自称，“我没有你这么恶毒你的母亲，请不要在我面前说自己是我和妈妈。”

“雨荨，你冷静一点。”何玉娇没料到沈雨荨反应会那么激烈，眉心不由得突突地跳。

然，沈雨荨却不听何玉娇的话，只是冷冷地道：“简夫人，我这里不欢迎你，麻烦你现在就离开我家。”

见此，何玉娇也怒了，“沈雨荨，你能不能别那么激动，她是你亲生妈妈。”

可，沈雨荨这次却特别较真，完全不理睬何玉娇，依旧冷着眼看着简夫人，简夫人见她如此，心痛不已，“既然你不愿意看到我，那我不打扰你了。”

简夫人站起来，红着眼道：“雨荨，不论如何，我都希望你能明白，妈一直都是爱你的。”

沈雨荨只是撇过脸，看向一楼的窗外，一言不发，简夫人自知自己继续留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如是只得深吸了口气，迈步走向大门。

何玉娇在一旁看着既不敢大声斥责沈雨荨，又不知道说什么话挽留简夫人，最终也不由得快速走去拉开大门，送简夫人离去。

“玲珑，真的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何玉娇语气自责愧疚。

简夫人轻声道：“这不关你的事，都是我的错。”

“雨荨脾性就是太倔了，等过几天她就会想通想明白的，回头我多劝劝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毕竟你是她的亲生妈妈，血缘浓于水，总有一天她会接纳你的。”何玉娇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也不知道沈雨荨到底能不能听得到。

简夫人从包里抽出纸巾，抹干净眼角的泪水，“嗯，何莲，谢谢你这么多年对雨荨的照顾，改天有空我们再好好聊一聊。”

“好。”何玉娇微笑。

简夫人也不再作停留，不舍地看了一眼仍紧握双拳站在客厅沙发前的沈雨荨，最后黯然地离开了这里。

看着简夫人离去的背影，何玉娇眼眶不由再次红了起来，她转身走到沈雨荨的身旁，伸手将雨荨拉坐到沙发上。

沈雨荨本来有点抗拒，但耐不过何玉娇，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坐了下去。

“雨荨，你刚才那样做是不正确的。”何玉娇摇了摇头。

一听这话，沈雨荨就没来由地生起了闷气，“妈，你别说了，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件事。”

然而，何玉娇怎么可能不说呢？

“刚才那些都是事实，不是不想听……就可以改变的。”何玉娇伸手擦拭着沈雨荨眼角那几滴晶莹的泪珠，“当年，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也是她的主治医生。你也知道，豪门家庭都特别注重男婴，所以无可奈何之下，身怀女儿的她只得把你偷换成一名男婴，并把你交到我的手上。”

“……”沈雨荨咬着牙看着何玉娇。

何玉娇被沈雨荨如此看着有点不自在，可还是继续说道：“她和我约定，等你长大之后，就跟那名男婴，也就是现在的简宁结婚生子。”

听到这句话，沈雨荨的表情彻底僵硬起来，“本来还觉得她真的有苦衷，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对她已经失望至极了。什么叫做无可奈何？什么叫做逼不得已？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扔给别人，逼得正室夫人下堂，残害两个无辜女孩，如此种种，难道都是无可奈何逼不得已才去做的吗？不……，她只不过是為了金钱地位而丧尽天良，这种人根本不配当我的妈妈，我也没有这种妈妈。”

“雨荨，这个世界并不像你所说的那么美好，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金钱地位而努力。”何玉娇不希望以后看到沈雨荨和简夫人翻脸，不由语重心长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古代的帝王为了争权夺位，连亲兄弟都杀，女人们为了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夺得更好的东西，也会互相陷害设计，现在虽然是法治社会，但是豪门家庭里同样存在各种各样勾心斗角。当时如果你妈妈她不采取手段，或许就会被其他人陷害，甚至赶尽杀绝也在所难免。”

何玉娇接着说：“我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她是为了你好，一个母亲做的所有事无不是为了自己的子女着想。既然你妈妈当初选择了豪门，那么她就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成王败寇，她能够走到今天，也绝对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沈雨荨的眉头凝得更加紧。

“雨荨，你呀，就是太天真太善良，如果不是我一直在一旁替你扫除那些小三小四，我敢保证你很难活到现在。”何玉娇伸手温柔地抚摸着沈雨荨的头。

沈雨荨听完何玉娇的话之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中。

其实，她并不赞同何玉娇的说法，一个人的确可以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但是，君子爱财也得取之有道，靠损害他人利益而获得的幸福，她宁愿不要。

她看着何玉娇，抿着唇，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见此，何玉娇以为她已经想通了，情绪不由有点激动，“雨荨……你想通了？”

“都是谬论，我懒得跟你说话。”沈雨荨淡淡地扔下这一句就站起来朝二楼的卧室走去。

何玉娇的手被拽开，看着沈雨荨再次离自己而去，她觉得自己的心情如同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雨荨，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为什么老是冥顽不化？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你迟早有一天会想明白的，子靳和简舒已经在一起，你只有跟简宁结婚才是正道……。”

沈雨荨根本不想理会何玉娇，径直走进卧室，大力关上了房门，试图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门外。晚上，萧子靳回到家的时候，何玉娇和小梓恒已经睡觉。他轻手轻脚地推开卧室的门，担心吵到沈雨荨，不料刚推开门，便见她半坐在床上，目光呆呆地朝着卧室房门的方向看过来。

也许她也没料到他会回来，所以当看到他出现在眼前之际，呆滞的眼眸瞬间染上了极其复杂的神情，有惊讶有埋怨，甚至还夹杂着……欣喜。

可她依然没有主动开口跟他说话，毕竟两个人已经相对无言了好长一段时间，此时，一想到他跟简舒走在一起，她的心里就更加郁闷，不禁将头扭向一边，看向窗外。

萧子靳想了想，也没有开口，而是走进浴室沐浴，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他围了一条白色浴巾从里面走出来。

当他越来越远的时候，身上的沐浴香味越来越浓，沐浴香味和着清冽的体香闯入她的鼻息间，有一瞬间毫无预兆地夺去了她的理智。

然而，她的心情还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搅乱，并没有多少心思去观察他紧致结实的胸膛。

“雨荨……”

这是冷战以来，萧子靳第一次主动呢喃地叫自己的名字，不知为何，一种久违的熟悉感迅速萦绕心头，那些郁闷之气好似也显得不再那么浓重。

他刚到她的眼前，便直接攫住了她的唇，她下意识地用双手推搡他的身躯，不料推搡之间竟然被他压在了身下。

她看着男人近在咫尺的脸庞，脑海里竟然浮现出他跟简舒一起的画面，胸腔里堵着一股闷气，“你放开我。”

“你还在生气？”萧子靳的声音有点低沉。

她说：“我没有生气。”

“你的表情已经写在脸上了。”

被戳穿，她也不觉得尴尬，而是更加理直气壮地道：“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那就麻烦你现在放开我。”

“你是我老婆，我为什么要放开？”萧子靳眉眼里染着笑，笑意中好像又多了一抹心疼之色。

闻言，沈雨荨不由咬着牙，“萧少，你这样朝三暮四真的好么？既然选择了简舒，你就不应该再来招惹我。”

不得不承认，沈雨荨还是未能够完全放下他那么快跟简舒在一起的事实，以前不明白为什么女人总是喜欢口是心非，如今发生在自己身上，她才知道，有时候女人就是那么……矫情。

萧子靳知道她误会了，如是凑唇到她的鬓边，轻声道：“如果说……我晚上不回家不是因为跟简舒在一起，你相信么？”

说实话，她有点不相信，“如果你不是跟简舒在一起，那你又去了哪里？为什么连一句解释也没有？”

他轻咬了一下她的耳垂，“这几天，我都忙着从简宁手中夺回城南凤东那块地皮，当时忙得太晚就在办公事里睡下了。”

此话一出，沈雨荨心头一紧，她没想到，最近他都在忙着这件事，那一天他被爷爷叫回萧家老宅，不就是为了这件事么？他一直都是为了这事而头疼，然而自己却总是喜欢胡思乱想，真的对得起他么？自己不但不能帮他分担困难，还自顾自地发闷气，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简舒刚出院，身子骨弱，萧子靳去看望她肯定是出于关怀，为什么自己不能宽容大度一些，多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呢？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可他越是这样，遇到这种事情，就更加容易陷入道德的自我谴责中。

如果换做是她，相爱十几年的好男友因为意外而被迫跟自己分开，但自己又嫁给了一个同样爱着自己的男人，她肯定也会陷入两难中。

她觉得，她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和关怀，不是吗？

“子靳，辛苦你了。”沈雨荨忽而吻住了他的唇。

她的唇柔软香甜，轻轻擦过他的唇瓣，如同一根羽毛轻轻地刷过他的心脏，痒痒的。

“既然知道我辛苦了，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慰劳一下我？”萧子靳眼里带着情欲的色彩，“老公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肉了，这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像老婆那么聪明的人，一定可以心领神会，是不是？”

沈雨荨视线落在男人时而阖起时而微张的薄唇上，脸颊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泛起了红晕，低低的声音也不由自主地从嘴唇间溢出来，“嗯……”

身下的女人那张脸蛋依旧粉嫩得仿佛可以随时掐出水，嘴唇因刚才的紧咬而变得异常的鲜红，巴掌大的小脸愈看愈迷人。

下一刻，萧子靳再次俯首，低头，浓烈的吻肆无忌惮地落在她粉嫩的脸蛋上。

也许是多日未在一起，这一次他将她折腾得快要筋疲力尽方才罢休。但即使身体疲累至极，可为了看多几眼身旁英俊的男人，她还是睁着迷蒙的双眼靠在他的胸膛前，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滑过他紧致结实的胸膛。

萧子靳下颌摩擦着她乌黑柔软的秀发，一双如黑曜般的眼眸怜爱地看着怀里的人儿。

“雨荨……”

温柔的呢喃声再次在她的耳边响起来。

沈雨荨抬头，轻声问：“怎么了？”

“我无意中得知……简夫人是你亲生妈妈的事实。”萧子靳俯着看着她，语气里有着浓浓的担忧。

听此，沈雨荨方才平复下去的心情瞬间被扰乱，脸色也变得不是非常好看，她知道他身为一个集团公司的总裁，能知道这些事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她只是不希望他因为知道这些事而对自己产生隔阂。

毕竟简夫人和何玉娇有一个约定，她需要跟简宁在一起。

难看的脸色下暗藏着更多的担忧以及慌乱，“那你知不知道她想要我跟简宁一起？”

虽然她非常不愿意在这种时候说出这种事，但他就算现在不知道，迟早也会打听出来。

所以说……他今晚突然对她这么反常，是因为知道了简夫人的计划么？也就是说，他的心里其实还是有她的？

说实话，她不想认简夫人，更加不可能同意嫁给简宁，可她担心萧子靳会误会。

孰料，他竟是点了头，“嗯，知道了。”

沈雨荨心里一紧，他似乎察觉出了她的慌乱以及不安，如是说道：“雨荨，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那些都已经过去了，不管简夫人是不是你的亲生妈妈，不管你想不想认她，我都会支持你的做法，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

说到这，萧子靳顿了顿，脸上闪现一抹狠厉之色，“至于简宁，只要有我在，我就

不会允许你跟他在一起。”

这句话，说得非常霸道非常果绝，然听到沈雨荨的耳朵里，却另有一种意味。不知为何，她竟然觉得特别受用，这是不是说明……他的心里非常在意自己？

想及此，她的嘴角竟然情不自禁的勾起一抹浅笑。

萧子靳眼角的余光瞥到她的表情，眉目有点不悦，“雨荨，难道你想跟简宁那个家伙在一起？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闻言，沈雨荨下意识地摇头，“没……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跟简宁在一起，我讨厌他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跟他在一起，你误会我了。”

“真的？”他问。

她答，“千真万确。”

萧子靳看着她涨红的脸蛋，唇角的笑意一点一点地朝外漾开，迷了她的眼，他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捋了她额前细碎的发丝，笑着道：“嗯……这样才乖。”

“……”沈雨荨的脸蛋更加红了，刚才还有点阴郁的心情似乎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感觉此刻的心像裹了蜜一样，格外开心。她也不知道自己那么容易哄到底是不是好事，她只知道她不应该太过胡思乱想。

可突然间，她却意识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她真的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那么自己跟简舒和简羽不就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吗？据说，当初简夫人和孟姝生产的日期差不多，确切来说，简夫人生下自己的日期要早一点，那么自己算得上是简舒和简羽的亲姐姐。

但是，为什么简夫人会比孟姝还要早生孩子呢？按道理来说，‘小三’不都是等到正室夫人年老色衰这际，才可以趁虚而入的吗？但看两人的年龄，当时她们应该都是差不多年纪，那么简夫人到底是不是孟兰口中的‘小三’呢？

想了想，沈雨荨还是极快否定了自己对简夫人所想的脱辞，就算当年有什么误会，简夫人替一个有夫之妇生孩子就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说到底，其实都是简夫人的错，更何况，简舒和简羽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都是拜简夫人所赐。

所以，她不能由于自己得知简夫人是自己的亲生妈妈之后，就在心里替她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试图扭转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像。第二天，沈雨荨，刚从一间病房里走出来，手中还戴着医用手套，不料刚脱下手套便看到朝自己走过来的简夫人。

简夫人手里拎着一个高档奢华的衣物袋，一脸温和的笑容，“雨荨，刚才我路过一间高档成衣店，看到里面有一件衣裙特别适合你，所以就替你买了下来，希望你会喜欢。”

沈雨荨只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随后就淡淡地移开了视线，“你的礼物太过贵重，

我承受不起，你还是另送她人吧。”

说到这，沈雨荨忽而再次想起了简舒，不由冷漠地看着简夫人，“对了，如果你真的有那份心，我希望你可以多去看一看简舒简羽两姐妹，看一看她们现在生活得究竟有多可怜。”

简夫人拿着礼物的手僵在半空中，见沈雨荨迟迟不想伸手过来，眸色略微黯淡，“雨荨，你放心，我过段时间会把简舒和简羽接回简家住的。”

“你有那么好心？”沈雨荨狐疑地问道。

由于这里正处医院的偏僻走廊角落，所以并没有什么人从这里经过，如若不然，按照两人此时此刻的姿态与表情，难免会引起某些好奇之士的偷偷围观。

简夫人见自己的女儿一脸质疑，心中钝痛，但还是点头道：“嗯，我也希望她们过得好。”

既然简夫人如此说，沈雨荨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再去斥责她，就算她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可是自己不是还没有承认么？只是，看着简夫人一副落寞的表情，她竟然会升起一股郁闷难受之意。是因为自己的冷漠，还是排斥眼前这位表现慈善的‘母亲’？

这时，简夫人再次将手中的礼物递给沈雨荨，“雨荨，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之前巧遇的缘份上，收下了这份小小礼物？”

沈雨荨看着它，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与简夫人多次相遇的那些画面，那个时候，自己觉得她非常和蔼可亲，听到她说自己长得很像她的女儿之际，自己的心里竟然会涌起高兴愉悦的心情。还记得那一次，简宁到医院骂她，自己便气冲冲地追上去教训简宁。

现在想想，觉得自己当初还是太笨太愚蠢了。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简夫人，“简夫人，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无法弥补，你别以为我曾经对我对简舒简羽对大家造成的伤害可以轻易揭过，即使简舒原谅你，我也不会原谅你。”

话落，沈雨荨转身离去，简夫人看着她决绝的背影，痛心不已。第二天，沈雨荨放假不用上班，想到简舒被简夫人害得那么可怜，她还是决定约简舒出来一起去逛街散心，弥补自己对她的歉疚。

本来她觉得自己成为了萧子靳的妻子就已经对不起简舒，没曾想自己的亲生妈妈也对简舒施加过重大的伤害，想到这些事情，她的心情就更加沉重。

即使她没有承认简夫人是自己的亲生妈妈，但这却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所以说到底，仍然是她对不起简舒。

她欠简舒实在太多太多了。

刚开始打电话给简舒的时候，她还不知道怎么开口，但听到简舒的温和细语之后，她还是主动邀约简舒一起去逛街。庆幸的是……简舒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再次见到简舒，感觉和往常既是完全的不一样，眼前这个可是她的亲妹妹啊！一直觉得自己除了何玉娇和外婆外，再没有别的家人的她，既然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亲人，这让她心里即激动又复杂。

“干嘛一直看着我啊？”简舒被她看的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就是想看。”沈雨荨笑了笑，挽过她的手臂：“走吧，我们进去。”

两个人一齐进去商场逛街购物，有说有笑，如同一对亲姐妹，羡慕旁人。

逛了一整个上午，战绩斐然，两人都心满意足地一同朝商场外走去，快到商场门口之际，简舒转头看着沈雨荨由衷地道：“雨荨，如果我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姐姐，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这句话如同一双小手轻轻拨动了沈雨荨心中的弦，她的眸光落在简舒满怀希冀的清瘦脸庞，长而卷的眼睫毛氤氲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其实我一点也不好，我不但一无是处，还自私自利。我倒是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么善良美丽的妹妹呢！”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姐妹。”简舒脸上挂着真诚的笑容。

沈雨荨动容地说：“嗯……那么以后我就当你的姐姐，给你世上最好的东西。”

简舒眼眶里有泪珠在打着转，“雨荨姐姐，你真好，看到你跟子靳在一起，真的非常欣慰。”

“……”沈雨荨红了脸。

不知不觉，两人已走到了商场外。烈日当头，简舒纤细瘦弱的身子似乎摇摇欲坠，她伸手捂着自己的额头，下一刻，竟然摇晃着身体倒向沈雨荨的怀里。

见此，沈雨荨大惊失色，手中拎着的衣物袋全部掉落地面上……。

“简舒，你没事吧？”沈雨荨忙扶住怀里的简舒，心里十分急切，也顾不得地上跌落的衣物。

见简舒脸色极其苍白，沈雨荨的双眉不由拧在一起，娇小单薄的身子拖着简舒走到了路边拦住一辆出租车：“师傅，麻烦去医院。”

沈雨荨心里焦急万分，简舒本就身体不好，好不容易从死神手里捡回了性命，这次要是有什么好歹她心里一定过意不去。

沈雨荨知道……尽管简舒曾经想要祝福她与萧子靳，可是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总希望自己所爱的人能够陪伴自己身边。沈雨荨一点也不希望萧子靳和其他女人在一起，即使

这个女人是简舒，她看着也会心痛。

女人对于爱情都是自私的，可是沈雨荨看着简舒煞白的脸终究还是忍不住给萧子靳打电话……。

第 157 章 谈谈我们的婚事

“子靳，简舒晕倒了，你快点来医院一趟。”雨荨的语气里难掩其的慌乱之意，连说话的声音都急切得恨不得萧子靳能够立刻出现在她身边。

萧子靳在另一旁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紧，应了一声，“我这就过去。”

挂掉电话后，她焦急地看着怀里的简舒，迫切希望可以快点抵达医院。

终于，不多久司机便将她们送到了医院。

孟兰和简羽比想象中来得要快，她们脸上带着担忧，简舒是简家重点保护对象，毕竟她们还要靠简舒嫁给萧子靳，为她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平日里孟兰更是对她宠着惯着，生怕哪个方面照顾不周。

沈雨荨在病房门口来回踱步，手心里满是汗。不料，她刚转身便看到来势汹汹的孟兰和简羽，刚想开口解释简舒昏倒的事情，“简舒她……”

谁知简羽上去一把握住沈雨荨的手腕，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沈雨荨：“是不是你对简舒做了什么？就知道你这恶毒的女人没安什么好心思，因为羡慕嫉妒简舒可以和萧子靳在一起，心里不舒服所以假装陪简舒一起买东西？实际上就是想害死她是不是！”

简羽声色俱厉地对着雨荨咆哮，好像雨荨真的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似的。一旁的孟兰虽说没有简羽这样大吼大叫，可那眼神足以让沈雨荨看着心里发慌。

“我没有……是简舒自己晕倒的。”雨荨摇头，对着孟兰和简羽解释道。

孟兰冷哼一声，随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不是你？沈雨荨你倒是说说你处心积虑约简舒是为了什么，还要我来告诉你吗？”

简羽趁势握着沈雨荨的手又紧了几分，一阵疼痛感顺着手腕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全身，雨荨疼得皱起眉头，语气冷硬地说：“你先放开我。”

简羽哪肯如了雨荨的意，她依旧攥着雨荨的手腕不肯放松，正当简羽想把沈雨荨推到时，萧子靳来到了医院。

萧子靳冷着脸，大步走了过去，“放开她。”

萧子靳语气冰冷，他看着被简羽霸道地逼到角落的雨荨眼睛泪光点点，贝齿咬着下唇一副委屈的模样，心疼不已。

简羽顺着声音传来的地方抬眼望去，正看到萧子靳一脸怒气地看着自己，心里莫名慌乱起来。萧子靳一直是一个表情不轻易外露的男人，可此时简羽看着萧子靳冰冷的眼神，紧握着沈雨荨的手不自觉松了下去。

简羽忙不迭地走到了萧子靳的身边，指着沈雨荨，怒道：“子靳，简舒自出院后就没什么事，可今天却突然昏倒在大街上，一定是这个女人对简舒做了什么，不然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萧子靳没有理会简羽对雨荨的妄加指责，他走到沈雨荨的身边，将其护在身后。

然后萧子靳抬起意味不明的墨眸望着孟兰，淡淡地问：“姨母……也觉得是雨荨害了简舒？”

孟兰一双保养很好的眼睛下眼皮早就已经皱纹很深，任凭怎么涂抹也掩盖不了这岁月的痕迹。她堆起浓妆艳抹的脸，尽量平静地道：“正如羽儿所说，简舒自出院后身体就好转，不见有大碍。可为什么跟沈雨荨在一起后就昏倒了？这其中的个中缘由，相信你比我更清楚，不是么？”

萧子靳如此护着沈雨荨那个女人，孟兰心里恨得直咬牙。

他微微低眉，不料看到沈雨荨手腕处一道深深的青痕，若是他再晚来一会儿，雨荨指不定还要受这两个女人的欺负。他不愿往下想，宽大的手掌紧紧握着雨荨的手，试图给予她更多的安慰。

沈雨荨感受到萧子靳传来的温度，心里涌起一股暖意。子靳选择相信她不是那样的人，她觉得很感动。

沈雨荨看着孟兰和简羽那恨不得吃了她的眼神，不由再次解释道：“我真的没有想要害简舒，我一直把简舒当妹妹看。我们今天一起逛街，简舒不知怎么就突然倒在我怀里……”

说着，沈雨荨脸上浮现出担忧之色，她也同样担心简舒，不然怎么会让萧子靳赶来看望简舒。

孟兰和简根本不可能相信雨荨的解释，简羽冷笑道：“说得真好听，你敢说你不喜欢子靳，不是为了子靳才接近简舒的？”

闻言，沈雨荨错愕抬眸，正欲开口说话之际，急救室的门被打开，简舒被护士推了出来，见此，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放在闭阖着双眼的简舒身上，一直跟着进去了普通VIP病房。

简羽心时坚信简舒之所以晕倒就是沈雨荨的错，如是寻找机会问医生，“医生，我妹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昏迷的？”

医生闻言，转头摘下口罩，对着围在病床四周的众人说道：“病人是因为身体太过虚弱、低血糖才晕倒的。”

此话一出，简羽感觉脸颊被人狠扇了一巴掌，火辣辣地疼，她下意识地看向萧子靳，

却见他凝着眉看着医生，神色担忧。

见萧子靳并没有看自己，简羽方才松了口气，她真的担心自己刚才过激的举动引起他的厌恶以及敌视，毕竟沈雨荨一直是他护着的女人。

此时，医生再次看向众人道：“病人的身体可能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想像中都还要糟糕，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希望你们能多陪一陪她，毕竟生命无常……。”

话落，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便迈步离开了病房，徒留怔忡在里面的一众人。

生命无常？

医生说这些话的意思……难道是说简舒有可能随时挂掉吗？一般来说，这都是医生暗示快要离世的病人家属一贯说词，没曾想，如今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看着还未苏醒过来的简舒，大家的心头似乎都压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格外难受。

简羽第一时间就扑了上去，握着简舒冰冷的手，“舒儿，都是姐姐不好，没有将你照顾好，让你承受那么多的磨难。你赶快醒一醒，只要你醒了，无论你想要做什么，姐姐都会支持你，都不会再拦着你了，好不好……？”

孟兰也没有料到简舒的身体状况会变得如此糟糕，而且她也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简舒随时有可能离世的消息，她不愿意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计划因为简舒的中途离场而无情破灭。

一想到简舒再也不可能成为夺取萧子靳的筹码，孟兰的眼泪流得比简羽还要凶，她也情不自禁的扑到简羽的身后，泪水纵横满面地贴着简舒的身体。

“舒儿，你不要吓姨母……医生刚才说的都不是真的，你的身体不是一直好好的吗？怎么可能会变成那么差，绝对是假的，绝对是骗人，是不是？”

沈雨荨站在萧子靳的身侧，看着脸色苍白的简舒，心如刀割。

简舒好不容易从鬼门关闯出来，为什么老天爷仍旧不愿意放过她？为什么那么善良的女孩子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难？这对她根本就不公平。

当时得知简舒是自己的亲妹妹后，自己的心情就非常激动，她觉得她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很多亲人，不再像以前那么孤独无助，可是这种兴奋的心情还没有持续一天时间，就被医生的那句话震惊了整颗心，脑袋如遭五雷轰顶，连双脚也好似快要站不稳似的。

萧子靳察觉到沈雨荨的异样，担忧地扶着她的娇弱的身子，伸手温柔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用关怀的眼神安慰自己如遭雷击的心情。

然而，透过他那双眼睛，她却清楚地看到了蕴藏在里面的更多担忧急切之意。

简舒算得上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这个时候听到自己深爱了十几年的爱人身处如

此境地，他的心情一定非常不好受。

想及此，沈雨荨的心更加痛，像被撕裂了一般。

由于医生告诉大家的这个消息实在是太过令人震惊不已，所以此时此刻病房内都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氛围中，简羽和孟兰也没有精力去指责怒斥沈雨荨，毕竟这件事也不能怪她。

所有的人都担心简舒，所以大家都一直默默地呆在病房里守候着病床上闭阖着双眼的苦命女孩。

大概到了傍晚时分，简舒终于睁开了双眼，她的一双眼睛虽然大，但却黯淡无神，干裂的嘴唇像是快要爆裂开来一样，模样看起来甚是可怜。

沈雨荨第一时间发现简舒醒过来，她迫不及待地赶上前，“舒儿，你终于醒了。”

简羽正站在病床的另一面，看着沈雨荨如些‘虚伪做作’，她就忍不住来气，“沈雨荨，收起你那一副丑陋的嘴脸好么？即使舒儿不是你弄晕倒的，可也跟你脱不了关系，我有点怀疑你是不是因为了解舒儿的身体状况，故意邀约她一起去商场那种人流拥挤的地方，让舒儿的身体承受不了。”

闻言，沈雨荨下意识地再次解释道：“羽儿，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故意的，如果知道舒儿不能太过劳累，我就不会约她一起出去逛了。”

话刚落下，简羽脸色就非常不好看，“沈雨荨，不要叫我‘羽儿’，我的乳名不是你能叫的，我跟你一点也不亲近，所以不要在这里跟我瞎套近乎。”

简舒看到简羽如此排斥沈雨荨，心里并不好受，“姐姐……”

乍一听到简舒叫自己，简羽忙不迭拉紧简舒的小手，轻声问道：“舒儿，你感觉好一点了吗？”

“嗯。”简舒轻微地点了点头，不知道是不是不希望简羽继续辱骂沈雨荨，她忽然说道，“姐，我很渴，你能不能……”

简舒还未说完，不料沈雨荨却接话道：“舒儿，我去帮你拿水。”

然而，简羽抢先一步说道：“沈雨荨，我不用你拿，谁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如果这一次你又想在水里动手脚，那么我妹妹岂不是又惨遭你的毒手。”

自从知道简羽是自己的亲生妹妹之后，沈雨荨就觉得自己作为姐姐，应该对简羽多点包容多点体谅，所以即使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冷言冷语，怒目相视，她也依然和颜悦色，只不过眸色还是难掩其的黯淡。

最终，她还是低着头，转头默默地看着简舒。

见此，简羽不由冷哼了一声，其实她说话能够如此毫不顾忌，是因为萧子靳此时不在这。不过当简羽端着水回到病床旁之际，他却从外面走了进来。

“舒儿，你感觉怎么样？”萧子靳正站在沈雨荨的身侧，跟她一样关切地看着简舒。

简舒看着围在病床四周关心自己的亲人朋友，心里无比的开心，绽放出一抹迷人青涩的笑容。

“子靳，姐，雨荨，谢谢你们如此关心我，我感觉好多了，你们不用太过担心。”

“你身子弱，医生说你需要多注意调养身体，不要太过劳累，也不要想太多。”沈雨荨的语气还是难掩其的担忧之意。

其实，他们这三个人都知道，简舒的身体已经非常糟糕，随时都有可能挂掉的风险，而他们都不愿意将真相告诉她，只想陪伴她，让她感觉到世上最暖的爱意，希望让她能够保持开朗乐观的心情，说不定以后真的有奇迹呢？

简舒被他们蒙在善意的谎言中，自然不知道真相，所以听到萧子靳如此关心自己，心里更加开心，“嗯，我会的。”

也许是长年身处豪门之中，所以简舒多多少少能够了解豪门里各种对这种事情的想法。看着一脸担忧的沈雨荨，简舒突然间能猜到自己姐姐对她的恶劣态度从何而来，为了不让她饱受质疑，简舒决定当着简羽的面说道：

“姐姐……我这次之所以晕倒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关雨荨姐姐的事情，你不要误会她了，她真的很好人，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坏的。”

简羽上午就已经从医生口中得知真相，如今再次从简舒嘴里说出来，她觉得有些尴尬，尤其对面还站着萧子靳。

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简羽最终只得闷闷地应了一声，“嗯。”

不知为何，沈雨荨看到简羽如此模样，心里竟然非常宽慰，以前知道简羽假冒简舒的真相后，自己对简羽非常憎恶，也根本不介意自己在简羽心目中到底是何形像，更加懒得去跟她解释。可是当简羽成为自己的妹妹之后，她竟然也会特别在意简羽对自己的看法。

难道这就是血脉相连的力量吗……？

沈雨荨不懂，但只觉得自己非常希望能有一天可以血脉相认。第二天，萧子靳趁着上班之前载着沈雨荨一起来到了医院看望简舒，由于时间的原因，他只呆了十几分钟就赶去公司。

简羽不知道从哪里收到沈雨荨到医院的消息，担心她对自己妹妹使坏，如是也风风火火地赶来医院。

也许是碍于简舒在病房里面，所以简羽学聪明了，对着沈雨荨使眼色让她跟着自己离开病房，走到医院走廊。

“沈雨荨，这里不欢迎你，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医院了。”简羽的语气非常不耐。

沈雨荨说：“我不想伤害舒儿，请你也不要如此排斥我。”

闻言，简羽冷哧一声，“呵，自从你嫁给子靳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永远只能是敌人，我这个人宁愿让对方恨我怨我，也不可能假惺惺地让对方跟我一起称朋道友。”

说到这，简羽不由加重音量说道：“如果你识相的话，就马上离开这里，如若不然，我不能保证一气之下到底会对你做出一些什么疯狂的事情。”

听此，沈雨荨眼神有着受伤的神色，最后她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你如此不待见我，那我不再逗留在这里，不过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舒儿，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舒儿是我的妹妹，我自自然会精心照料，不用你这个外人在这里瞎操心，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简羽愤恨地说道。

话落，简羽像是赌气一般踢了一下医院走廊的座椅，随后转身快步走进病房，看着简羽的背影，沈雨荨心里不是非常好受。

简羽会用心照顾简舒吗？她并不相信，如果她真心爱这个妹妹，当初就不会把她锁在地下室里了。

无可奈何之下，她还是黯然地转身离开了这里，朝医院大门口走去……。

上午的太阳并不是很猛烈，然而还是刺得眼睛有点疼，她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挡住照射下来的阳光，微眯了一下眼睛。

不料下一刻，竟然看见了一辆保时捷停在了自己的面前，但她只是以为车主是要进去医院，如是想也不想，准备绕过车子继续往马路对面走过去。

然，保时捷的车窗缓缓降下来，露出一张冷酷的脸庞……。

沈雨荨的视线刚好撞到男人的侧脸上，心里闪过诧异之色，脚下的步伐也像是被定住一般，呆呆地看着车内正看着自己的简宁。

眼前的男人就是自己指定要嫁的男人吗？一直以来，她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离奇身世，更加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妈妈为了可以不让自己的肥水流入外人田，竟然跟何玉娇有那种约定。

简宁现在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想要进去看简舒，还是特意为了自己跑一趟？估计应该是进去看简舒吧！毕竟他不可能那么快那么准确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来这家医院看望

简舒。

正自想着出神，简宁却慵懒地倚靠在车窗上，冲她说道：“上车。”

这两个字听起来一点都不客气，倒像是命令，不得不承认，沈雨荨有点不悦，抬步作势要离去。似是看出了她的想法，简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有事想跟你谈一谈。”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沈雨荨冷漠地道，在她的眼里，此时的简宁就像是洪水猛兽，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自己不能惹他，一旦跟他扯上关系，那么很多事情就会越搅越浑。

简宁被沈雨荨拒绝，并不生气，而是继续说道：“我想跟你谈一谈我们要结婚的事情。”

此话一出，沈雨荨愣住了……。

简宁知道自己就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了？刚才她还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简宁回国之后没有跟自己提过这件事，是因为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没曾想，他竟然那么快就查出了真相。

不过也不奇怪呀，简宁跟萧子靳同样是商场重量级的人物，想要查一个人的下落怎么可能查不到呢？

本来如果简宁不知道真相，她还可以装傻充愣假装大家都不知道，可如今看来，自己迟早都要面对简宁，如是她想了想，终是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车子启动后，简宁目不斜视地看着车前方，“我送你回家吧。”

“嗯……。”沈雨荨淡淡地道。

忽而，她却问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简宁知道她问的自然就是自己什么时候知道她就是简夫人亲生女儿的事情，“也没多久，就是前天知道的。”

前天知道？那不是跟萧子靳知道的时间差不多么？是他自己查到的，还是简夫人亲口告诉他的？不过他如何知道，已经不是重点了，不是么？

“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里？你是特意过来接我的？”沈雨荨问。

闻言，简宁不由嘲弄地勾起嘴角，“我要娶你，自然要时刻关注你的行程，并制造更多的相处机会，要不然追不到你，岂不是显得我非常无能？”

他的声音带着无可奈何之意，沈雨荨虽然情商不高，但察言观色的能力并不弱，所以她听得出来他语气里的无奈，“是不是简夫人逼你这样做的？”

“简夫人……？”简宁笑，“呵，听到你这样称呼她，我就放心了，看来她又多了一个厌恶她的亲人了。”

简宁会说这样的话，沈雨荨并不感到惊讶，第一次在医院看到他的时候，他对简夫人就没有什么好态度，完全不像是孝顺儿子与慈祥母亲的谈话画面。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可他越是逃避这一点，她就越能确定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简宁是简夫人抱养的小孩，简夫人要依靠简宁替她守住简氏的继承权，而简宁也要简宁夫人儿子的身份继续当简氏的总裁，两个人各取所需，算是系在同一条船上的‘战友’。即使简宁在外人眼里是简夫人的儿子，但简夫人知道简宁根本不是自己亲生的，而自己才是可以传承简氏血缘的那个人。

所以自从简夫人知道自己是她的亲生女儿之后，一定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嫁给简宁。

简宁不想回答，沈雨荨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而是继续问道：“你说要娶我，所以时刻关注我的行程，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你真的敢娶我么？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想必也已经查到我的过去，你要知道，我不但替别的男人生过一个小孩，还嫁给你的商业竞争对手萧子靳，如此复杂的一个女人，你真的敢娶么……？”

话刚落下，简宁竟是脱口而出，“只要你敢嫁，我就敢娶，这是我欠你的。”

听此，沈雨荨的心情并不因为得到一个有颜有头脑男人的承诺而高兴，而是觉得更加郁闷更加难受，一时间，她竟是说不出一个字，就这样抿着唇，一言不发。

简宁见沈雨荨良久都没有反应，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为什么不说话，是因为怕了吗？”

她看着他的侧脸，淡淡地道：“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他问。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沈雨荨并没有说谎，她的头脑思绪已经非常混乱，根本无法正常跟简宁继续交流下去，她担心自己说多错多，所以才会选择沉默以对。

简宁有一瞬间的错愕，似乎没有意料到她会如此回答，内心五味杂陈，最后只得说道：“既然如此，那等你想清楚怎么回答再告诉我吧。”

“嗯……。”

车子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只有窗外车子的车鸣声时而传进来。这种气氛持续了大概十多分钟，终于抵达了御临花园。

临走前，简宁不由跟沈雨荨说了最后一句话，“如果想通了就告诉我，剩下的事情，

我会帮你处理好。”

沈雨荨轻轻点了点头，也没有再多说其它的话，见此，简宁也不作停留，启动车子离开了这里。看着车子迅速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她终是默默地转身朝家里走去。刚回到家，何玉娇就拉着沈雨荨的手坐到了沙发上。

“雨荨，刚才我看到简宁送你回来了。”何玉娇的神情有点兴奋，“你告诉妈，简宁为什么会送你回来？他是不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如果他知道了，是不是正在对你进行激烈的追求？你在车里有没有答应他……会嫁给他？”

见何玉娇问得眉飞色舞，沈雨荨的神情颇为不悦，“妈，我现在还是子靳的妻子，你怎么能想让我答应嫁给简宁呢？如果让外人知道，岂不是说我水性杨花，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女人吗？”

然而，何玉娇根本不介意这些东西，她只是拉着沈雨荨的手，语重心长地道：“雨荨，你要认清现实，子靳已经选择跟简舒在一起，他的心已经不在你的身上了，所以你继续拖着子靳也没有用。既然简舒和子靳那么恩爱，你还是狠心一点快点放手，让他们能够早日走在一起。”

这一次，沈雨荨并没有反驳何玉娇，而是低声道：“妈，你让我想一想。”

听到沈雨荨说出这句话，何玉娇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嗯，希望你可以快点想通。”

说到这，何玉娇不由得提醒沈雨荨一个事实，“雨荨，我听说简舒的身体不是很好，如果她知道自己能够跟子靳在一起，你说对她的病情会不会有所帮助呢？”

沈雨荨并不发表见解，“妈……我先上去二楼，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话落，她站起身子直接朝二楼的卧室走去，将自己再次锁在里面。屈膝埋头坐在床上，她的思绪却无法平静下来。

简舒是自己的亲妹妹，身体又那么差，自己不能一直霸占着妹妹的男人。正如妈妈所言，如果自己跟子靳离婚，让子靳和她在一起，应该对她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好处。

她知道子靳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男人，如果自己不主动提出离婚，他肯定不会抛弃自己，从而选择简舒。所以她觉得自己有必要主动跟他说这件事。

要不然对自己对子靳对简舒都没有什么好处……。

第 158 章 被设计了一把

夜晚，沈雨荨沐浴完毕之后就坐在床上等待萧子靳的归来，可等了良久，依旧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想打电话问一问他的情况，却迟迟没有拨出去，想到他今晚有可能不回来，她便默默地躺下床，侧过身子，准备睡觉。

然而，这几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她想了一整天依旧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头脑安静下来，一双眼睛无奈地张了又阖，阖了又张，试图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的眼睛疲累一点，可以早点睡过去。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沈雨荨仍然没有睡着，但见萧子靳还没有回家，正想打电话给他，却听到了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沉稳而有力的声音传到她的耳朵，令她的心里升起一股欣喜之意。

像往常一样，萧子靳不管多晚回来，都需要进去浴室先洗澡，这是一个人的习惯。大概过去了十多分钟，他从里面出来，本来以为她睡着，不料竟看到她睁着一双迷蒙的双眼看着自己，心里划过一抹异样。

“雨荨，那么晚还没睡么？”他走过去，在她的额上轻轻落了一个吻。

沈雨荨纤细的手指抚摸着男人刚才落吻的地方，眼里含着复杂的眸色，“还没睡，在等你回来呢！”

他侧躺在她的身旁，伸手搂过她的腰，轻声低喃道：“以后如果我晚回来，你不要等我了。”

“嗯。”这一次，沈雨荨很乖巧地应了一声。

看着身旁女人澄澈的眼眸，他的身体又不自主地升起一股异样，他发觉，也只有自己面对她的时候，才可以如此。还记得，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女过敏，却唯独跟她亲密接触会有反应。

“雨荨，我看到你没有睡觉又忍不住了，怎么办？”萧子靳眼里难掩其的情欲色彩。

沈雨荨面露尴尬，她嗫嚅着道：“老公，我来亲戚了。”

不得不承认，他的心情被影响到了。只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很快就将身体突兀而起的异样压制下去，温柔地道：“既然来亲戚了，更需要多加休息，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快点睡吧！”

说完，他还不忘加了一句，“老公抱着你睡。”

听此，沈雨荨精致的脸在昏黄的床头灯映射下泛起了不正常的红晕，羞涩地低下了

头。

男人熟悉的体香再次扑入她的鼻息间，让她感觉整颗心都包裹在暖圈中，突然间，自己酝酿了很久的话到了嘴里始终没有说出去。可是，脑中仍旧回想着今天的所思所想。

萧子靳似乎察觉到身旁之人的不安，“雨荨，你有心事？”

她的身子瞬间僵住，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可嘴里还是情不自禁地说道：“没……没有。”

然，萧子靳根本不相信，他温柔地扳过她的身子，凝视着她，“雨荨，如果有什么事，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说。”

沈雨荨看着他，心里还是非常不舍，本想等到明天再跟他说，但想了想，她还是直接开口，“子靳，我们离婚吧！”

此话一出，萧子靳眉头迅速凝起来。

他看着她，试图透过她眼神看向她的心底，“雨荨，你一整晚睡不着就在想这件事么？”

“不是一整晚。”她如实说道，“已经想了一整天了。”

“为什么突然想离婚？”说实话，他听到这句话非常不高兴，“是因为简夫人，还是因为简宁？”

“不……都不是的。”沈雨荨垂下了眼眸，声音有点沙哑，“子靳，舒儿现在身体那么弱，她需要你，如果有你陪在她的身边，以前那个健康开朗的舒儿一定会很快回来的。舒儿是我的亲妹妹，我不希望看到她活在痛苦之中，我希望看到她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萧子靳不由反问道：“如果她跟我在一起，你就会不快乐，我不希望看到你不高兴，更加不希望你……跟简宁在一起。”

“子靳……”沈雨荨的心情非常复杂，有感动有不舍有愧疚，她感觉泪珠正在她的眼眶里打着转。

他搂着她说：“雨荨，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即使真正的简舒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也不会选择这种做法，因为我知道……我心里装的那个人一直是你。所以，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要跟我说离婚，知道么？”

“可是……舒儿怎么办？”沈雨荨没有想到自己在萧子靳的心目中竟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这让她非常感动，感动之余更多的却是对简舒的愧疚。

他搂住她身子的力度更加紧，“舒儿那么善良，老天爷一定不会忍心夺去她的生命，

所以你也别太过担心，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予她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嗯。”他说得没有错，舒儿一直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她一定会好起来的。沈雨荨还是不大放心简舒，所以趁着午休的空当偷偷地跑去简舒的病房。见病房里只有简舒一个人，她不由松了口气，如是提着手里的花式水果篮走了进去。

简舒的脸色已经没有那么苍白，嘴唇好像也多了一丝血色，整个人看上去显得颇有精神，这让沈雨荨心里极为宽慰。

此时，简舒正侧着脸看向蔚蓝的天空，安静的侧颜有一种别样的气质，不得不承认，她也被简舒的气质迷到了。

“舒儿……”沈雨荨轻声叫唤道。

简舒蓦然转头，看到朝自己走过来的沈雨荨，眸色却极其复杂，“雨荨……”

沈雨荨将花式水果篮放置在病床旁的桌面上，伸手作势想要拿出一个苹果，忽而想到简舒不喜欢吃苹果，不由开口问道：“舒儿，你喜欢吃哈密瓜吗？”

简舒并没有回答她，只是转过头凝视着她的脸庞，简舒的视线太过炙热，她被看得有点不自在，正欲开口再次询问简舒，不料简舒竟是拽住她的手，声音哽咽地道：“雨荨，你可不可以不要跟子靳离婚？子靳真的很喜欢你，请你不要因为我，就跟她结束这段美好的姻缘，好不好？如果你们真的离婚了，我不但不高兴，反而还会自责内疚一辈子的。”

沈雨荨伸进果篮的手僵硬了起来，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简舒，“舒儿，你怎么知道我要跟子靳离婚的事情？”

她昨晚才跟子靳提起这件事，简舒没有道理这么快就知道，难道是妈妈打电话跟简舒说……并利用简舒的善良请求她主动跟自己这样说的么？

见简舒突然不说话，沈雨荨的心情就更加复杂，“舒儿，是不是我妈妈跟你说的？是不是她逼你的？”

“不……不是。”简舒摇头，眼眶已经红了起来。

“不……不是。”简舒摇头，眼眶已经红了起来，“何阿姨没有逼我。”

妈妈没有逼她？那就是意味着这件事的确是妈妈跟简舒说的？按照妈妈的性格，是一定会用愤慨埋怨的语气告诉简舒……她要跟子靳离婚，而简舒就是捡到宝的那个人。

简舒是那么善良的女孩子，她知道自己要跟子靳离婚，心里肯定不好受。

突然，她有些心疼眼前的简舒，双手情不自禁地伸过去抱住了她，简舒接受突如其来的拥抱，非但没有感觉别扭，反而觉得异常的亲切。

“雨荨，你不要误会，也不要怪何阿姨，她没有逼我，是我自己良心过意不去。”简舒红着眼说。

沈雨荨很难过，简舒的良心过意不去，她自己又何尝不是？自己霸占着亲妹妹的男人，而亲妹妹却正在饱受病魔的摧残，一想到这里，她的心仿佛在流着血一般。

此时此刻，她不禁又有点动摇了。

昨晚自己才决定了不跟子靳再提离婚的事情，可是……可是亲眼看到简舒陷入这种痛苦之中，她觉得自己不放手真的对不起简舒。

她知道，简舒一定还非常爱子靳，要不然也不会忍痛割爱，只为了不去破坏她和子靳两人的婚姻关系。其实，她和子靳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正是因为这种不容易才让她更加深切地明白……简舒和子靳两人能够携手走过十几年，肯定更加艰辛。一个受过那么多折磨的人不应该继续遭受这些痛苦，简舒应该得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

“舒儿，子靳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也许你不知道，因为不能忍受你离开的痛苦，子靳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女人抗拒甚至过敏，你不在他身边的这几年，他从来没有碰过其他女人。”沈雨荨道，“子靳真的很喜欢你，而你也很喜欢他，所以你们本就注定要在一起的。”

“不……”简舒摇头，“雨荨，我是女人，我可以知道你也非常爱子靳，我跟他已经错过了，所以不希望你再错过他。严格上来说，我是你的情敌，你不应该对情敌那么好那么大方那么宽容，你这种性格迟早有一天会让你吃大亏的。”

沈雨荨看着眼前长相比自己貌美很多的简舒，思绪翻滚，不由自主地说道：“舒儿，你不是我的情敌，你是我的亲人。”

简舒有点诧异，“雨荨，你爸爸妈妈丈夫儿子才是你的亲人，我只是跟你长得有几分相像而已，你不应该因为这一点就把自己的情敌当做亲人。听我说，你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幸福，不要随意相信别人的谎言。也许你看到我本人觉得我很善良，但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也许这只是我伪装出来的假象呢？”

简舒如此说话也实属逼不得已，她从来没有遇到像沈雨荨这样宽容善良的人。一般说来，正室都特别忌讳配偶在外面的莺莺燕燕，可是雨荨实在是太天真太善良，为了自己竟然三番四次想要退位让贤，如果自己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那么雨荨真的会受伤惨重。但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雨荨这个样子，她才更加放心将子靳交给雨荨。

有时候，感情之间的那些事也遵循因果循环的规律，奇怪又奇妙，就像雨荨和她两个人的关系，雨荨愿意为了她放弃子靳，而她知道雨荨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也放心让子靳跟雨荨在一起。

不得不说，与人为善，终将被人温柔对待。

沈雨荨不是傻子，她能分辨得出来对方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简舒越是如此无私，她就越希望简舒可以拥有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她紧紧地抱住简舒，声音同样哽咽至极，“舒儿，无论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都相信你。”

闻言，简舒却急了，“雨荨，你这是不正确的，你要对情敌时刻保持一颗警惕的心。”

“不，你不是我的情敌，你是我的亲妹妹。”沈雨荨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眼泪好像也快要压抑不住，即将夺眶而出，说话也开始变得语无伦次，“妹妹，亲妹妹，对的，你是我的亲妹妹。”

沈雨荨的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简舒整个人都被震惊到了，“雨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雨荨后知后觉发现自己竟然将简夫人和简宁瞒了二十多年的秘密告诉了简舒，内心五味杂陈。其实，她对简夫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觉得简夫人利用那种不干净的手段谋到了简夫人的位置根本就不是光荣的事情，自己反而还因此替简夫人感到可耻。

所以，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之后，心中有惊愕，可更多的却是坦然。

如是，沈雨荨怔愣片刻后，还是决定将真相告诉简舒，毕竟纸始终包不住火，一味地想要蒙骗他人也是不正确的。

“舒儿，其实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她的脸上有着难言之隐的神色，深吸了口气，还是继续说道，“简夫人是我的亲生母亲，当年为了成功进入简家，她偷龙换凤，在外面抱养了一名男婴，并将我交给我妈抚养，简夫人和我妈还有一个约定，等我们长大后要让我们俩结婚生孩子，继承简家的家业。”

简舒此时的表情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她那双大眼睛染上了浓重的惊愕色彩，清瘦的脸庞全是不可置信的神色，“简宁不是简夫人的亲生儿子？”

“嗯。”沈雨荨看着简舒，沉重地点了点头。

此时，简宁那张冷傲的脸蛋浮现在简舒的脑海里，原来简宁一直讨厌她，竟是因为她是简家的儿女，而他只是抱养的。他应该是害怕自己和姐姐的存在威胁到他的地位，所以从始至终，都不希望看到她们姐妹俩出现在他的面前吧。想及此，简舒浑身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

她的视线落到了沈雨荨的脸庞，“你同意嫁给简宁了？”

“没有。”沈雨荨摇头。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我的亲姐姐，那么简阿姨就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和简宁在一起。”简舒的神色复杂不已，“雨荨，你是不是被简阿姨逼得走投无路，才选择跟子靳离婚的？”

这一次，沈雨荨依旧摇了摇头，“不是。”

“如果你不愿意嫁给简宁，我可以帮你。”简舒真的不希望子靳跟雨荨走到离婚的那个地步，“我可以说服简宁放弃娶你的念头，只要简宁不娶你了，简阿姨就不能奈你何了。”

不得不承认，沈雨荨非常感动。到这种时候，简舒竟然还想着让自己跟子靳在一起，只是因为知道自己跟她一样喜欢子靳。

可，沈雨荨又怎么可以让简舒去面对简宁和简夫人那两个豪门狠角色呢？

“舒儿，我的事你不用太过操心，你现在需要安心调养身子，等身体好了，我们再来讨论这些事好么？”沈雨荨怜爱着摸着简舒耳际的一捋秀发，“如果你不希望我跟子靳离婚，那都听你的，只要你觉得开心就行。”

听此，简舒眼睫毛上已经氤氲着一层厚厚的水汽，“姐姐……”

姐姐……

软糯娇柔的声音传进她的耳朵里，似乎有一双手在她的心间里温柔地抚摸，这种感觉跟当初小梓恒叫自己‘妈妈’时一样，酥了整颗心。

“姐姐，我……能这样叫你吗？”简舒小心翼翼地问。

看到简舒如此小心翼翼的表情，她的心里不禁划过一抹疼，“舒儿，我是你的姐姐，如果你不介意，我其实是非常愿意听到你叫我‘姐姐’的。”

“真的吗？”简舒问。

“真的。”沈雨荨动容地微笑点头。

见此，简舒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兴奋地再次一把抱住了沈雨荨，“姐姐，没想到你真的是我的姐姐，能有你这样的姐姐，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呀！”

沈雨荨也是情不能自己，“我也是。”

两个人不知道抱了多久，最后沈雨荨见时间差不多，如是不舍地离开病房回去上班。回去的路上，她觉得压在心上的那块石头，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

她不知道自己将那些真相告诉简舒是不是正确的做法，她只知道面对简舒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继续隐瞒这件事。似乎在简舒的面前，自己不告诉她就会有一种负罪感。

毕竟简舒和简羽两姐妹因为简夫人受了很多的苦，不是么？即使简舒想要用那件事去威胁简夫人，也实属是对简夫人的一种惩罚，可她也知道，简舒不是那种人，她不会做那种揭人短处的勾当。

不过，不知为何，她竟然希望简舒去揭露简夫人的真面目，是因为同情简舒和简羽受到太多不公平的待遇？还是说，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怨恨简夫人当初为了利益而抛弃自己，二十多年对自己不闻不问，回来之后却不顾一切想要破坏自己和子靳的幸福，只为了她所谓的血脉传承？

也许都有，只不过自己没有像简宁一样赤裸裸地表现在脸上而已。沈雨荨离开医院没有多久，简宁却走进了病房，简舒正回想着沈雨荨的事情出神，耳朵隐约听到越来越远的脚步声，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缓缓转过头，乍一看到简宁那张英俊的脸庞之际，整颗心都提了起来。

刚才雨荨已经跟自己说过，简宁并不是简夫人的亲生儿子，当时听到这个真相的时候非常震惊，此时看到简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她感觉四周围瞬间笼罩上了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似乎下一刻眼前的男人就要将自己生吞活剥。

她由于太过紧张，并没有主动开口说话，倒是简宁阴郁着一双眼眸看着她，“简舒，本来你知道了真相，我应该采取一些手段让你无法把这些事情说出去，但念在你身体如此虚弱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过，我需要提醒你的是……以后跟雨荨见面，别试图继续坏我的好事。”

简舒诧异，“你……刚才在病房外偷听我们谈话？”

“我堂堂简氏集团的总裁，有必要偷听么？”简宁嘴角勾起一抹晒笑，“如果我要知道你们的那些小动作，随时都可以知道。”

闻言，简舒方才恍然大悟。

是呀，简宁是简氏集团的总裁，第一自然继承人，虽然不是真的简家少爷，但是能够从叔叔手里成功夺权回来，就足以证明其的能力高深莫测，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所以，他能够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她看着简宁，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惊惧之意，可想到雨荨将要被迫嫁给简宁，就替雨荨感到心疼，如是还是站直身子，抬头挺胸，以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对他说道：“简宁，雨荨跟子靳本来就是真心相爱，我希望你可以成全他们，不要去破坏雨荨和子靳的幸福。”

简宁的视线落在简舒昂起的胸前，嘴角噙着似笑非笑的笑意，“简舒，没想到你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就迫不及待地改口叫我全名了，看来这个事实让你底气更足了呀！”

在简宁的面前，她从来都没有底气，何谈底气更足，此时她只是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及雨荨的幸福罢了，“我并不想跟你为敌，亦不想去招惹你，我只希望你能成全雨荨。”

他看着她，“既然你那么想成全雨荨，那么我就如你所愿。”

听此，简舒嘴角勾起了一抹笑，“你真的可以成全雨荨？”

简宁抬起简舒的下巴，坏笑道：“可以，不过前提是……你代替雨荨嫁给我。”

此话一出，简舒一脸惊恐，她慌乱地往后面的墙壁退去，脚步踉跄了几下，纤瘦的身子不经意间撞到了桌子的棱角，痛得她闷哼了一声。

简宁没料到简舒那么害怕自己，一听到要嫁给他，就惶恐不安地往后退，心里不由堵着一口气，他大力地拽住她的手，视线瞥到手臂的一点腥红，脸色沉了下去。

“笨女人，我有那么可怕么？”他冷着脸道，“你站在这里别动，我去拿创可贴和消毒药水帮你弄一弄。明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还不注意点，真不知道你的脑袋是被门挤了还是被驴踢了。”

“我……”简舒眼眶里氤氲着一层水珠。

简宁的心里迅速划过一抹疼，随后还是转身走出病房，看着简宁匆匆离去的背影，脑海里又不禁浮现出他急切担忧的神情，心头好像有一股异样，不知道是不安还是感动，总之心跳似乎已经开始加速，脸颊好似也滚烫了半边脸。

她觉得，应该是余恐未消……

不多一会儿，简宁重新走回来，并利落地帮她清洗伤口，贴上创可贴，他的动作很温柔，像是在呵护自己最心爱的宝贝一样，有那么一瞬间，她有一种错觉，简宁就如同温柔不可一世的治愈系男神。

然，她知道，这只是她的错觉而已。萧家老宅，萧子靳被叫回老宅吃晚饭。餐桌上坐着萧老爷子，王素，抱着小文墨的唐晓还有萧子靳，沈雨荨并不在场，大家虽然都有点隔阂，但表面上还是心平气和，并没有当场找事撕逼。

然而晚饭期间，萧泽飞却接到了一个电话，大家见他的表情变化多端，都感觉到有点不妙。

萧老爷子似乎也察觉到异样，他直接问道：“泽飞，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一惊一乍的？”

萧泽飞自知这种事不可能隐瞒得了，如是如实说道：“爷爷，江城那个项目被人恶意纵火，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完工的建筑却被烧毁得面目全非，损失惨重。”

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如被雷轰，萧老爷子更是被气得脸红脖子粗，他捂着自己的胸口，一口气噎在喉咙里提不上来，咽不下去，原本还神采奕奕的眼眸瞬间翻白，整个人狼狈地瘫向餐椅靠背上。

众人见此，都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萧子靳心里一紧，但他还是尽量保持镇定，站起来快步到达萧老爷子的身前，发现爷爷已经被气得晕倒，二话不说，迅速背起爷爷就往老宅外跨步而去。

“去医院。”

不知道是谁说出了这一句话，下一刻，其余的三个人也跟着快步走出去，不过王素却让唐晓留在老宅，哪都不许去，无可奈何之下，想去凑热闹的唐晓最终还是乖乖地留在了这里。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萧老爷子终于在医生的抢救下清醒了过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萧子靳接到了林助理的电话，他问：“林助理，我刚才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林助理说：“萧总，是谁纵的火目前巡捕正在调查，还没有出结果，还有……江城那边的项目过火面积非常大，几乎全部烧毁了。最主要的是……。”林助理顿了顿，才接着说：“法务部经理的报告显示，江城项目并没有买保险。”

这个消息让萧子靳的脸色迅速冷凝了起来，他转过头看着萧泽飞，声音冰冷至极，“萧泽飞，你把江城项目买保险的资金弄去哪里了？”

萧泽飞被萧子靳的眼神震慑得双脚都有点虚浮无力，眼角的余光瞥到萧老爷子略带质疑的表情，他的心里更加慌乱，可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他只能扯谎说道：“大哥，江城那个项目……我是后期才接手的，根本不清楚这件事，更不可能知道那些保险到哪里去了。”

王素在一旁担心自己的儿子被萧子靳欺负，如是扯起嗓子就开始指责他，“子靳，虽然我不清楚江城项目的具体内容，但是我却知道这个项目刚开始是你负责的。当初你肯定是把项目搞砸了，才把烂摊子丢给泽飞，如今出事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泽飞的身上，你真的是太欺负人了。”

听到王素的话，萧泽飞刚才的慌乱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了，此时也忍不住在一旁加一把火，“是呀，大哥，这个项目刚开始一直是你负责，中途想要交接给我的时候，你还使用花言巧语蒙骗我……这是一个好项目，希望我可以好好表现，在爷爷面前重新树立好形像。我当时觉得……大哥真的是为了我好，可是我没想到，这根本就是一场阴谋，你只不过是把一个烂摊子丢给我，试图让我背黑锅而已。”

萧泽飞装出一脸痛心疾首的模样，“大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实在是太让我伤心了。”

面对萧泽飞和王素的诬蔑抵赖，萧子靳并不作反驳，只是冷冷地道：“萧泽飞，如果你继续这样子，公司迟早会毁在你的手里。”

“大哥，你别含血喷人。”萧泽飞佯装盛怒。

王素也委屈地哭诉道：“子靳，你就是觉得泽飞好欺负，总是欺负我家泽飞。”

萧老爷子没想到自己刚刚醒来没多久，又看到他们争执不休，心里堵着的那口气再次翻滚起来，“你们……是不是想要气死我才安心，啊？”

他作为一家之主，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孙窝里斗，可如今萧子靳和萧泽飞竟然可以完全不顾及他的脸面，当场就开始撕起来，这让他怎能不生气？

“爷爷……”

萧泽飞忙不迭地扑到病床旁，担忧地看着萧老爷子。

萧老爷子看着萧子靳同样急切担忧地看着自己，然而心里对他的失望以及怨愤却正在以翻江倒海之势涌过来，“子靳，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爷爷，这不是我的错，是泽飞偷偷挪用了项目的保险金。”萧子靳此时没有证据，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没有保险就意味着没有赔偿，那么项目前期投进去的那一大笔资金全都打水漂了。

萧氏刚被简宁设计了一把，这会眼看着就要开盘的新项目居然被一把火烧了，他怎么可能不急？

“你……”萧老爷子本就气急不已，见他不愿意承认，胸口不由得剧烈地起伏，脸色再次涨红起来，下一刻，他竟是闭上了双眼，再次昏倒过去。

见此，萧子靳心头蓦然一紧，忙伸手去按呼叫铃，将医生护士叫过来。

第 159 章 给你当聘礼

经过一番治疗后，萧老爷子的病情总算稳定下来，只不过医生却告诉他们……病人的心脏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并告诫他们不应该再刺激病人。

碍于这里是医院，王素终于不再扯起嗓子大声嚷嚷，见萧老爷子还未醒过来，都纷纷离开医院，将老爷子留给萧琴照顾。由于江城项目的损失，造成了资金链断裂，不得已之下，公司选择出手岳城度假村项目，然而却无人敢接手。

一时间，萧氏陷入了资金周转困难的危机。

萧老爷子虽然躺在医院里，但这种特殊时刻，萧氏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可以随时知道。所以当得知公司的情况之后，老爷子知道情况后自然也急坏了。

萧泽飞当然也在第一时间知晓了公司的事情，为了不让老爷子把怒火发泄到自己身上，他只得先发制人，“爷爷，岳城度假村项目本来就是大哥为了讨雨荨欢心才执意开发的，当时大多数股东都不同意，但大哥却借着手中的一票否决权将其他股东的投票否决掉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人看好岳城度假村的项目，所以如今没人敢接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只不过，我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大哥总是被那些女人耍得团团转，让公司陷入这种危机中？”

“……”萧老爷子喝水的速度更加快。

萧泽飞已经忘记了医生的提醒，如今只是想着继续往萧子靳身上喷脏水，“爷爷，大哥真的是越来越不像样了，以前我还挺敬重他是一个沉稳睿智的大男子汉，可现在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这些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我觉得公司真的迟早会毁在他的手里。”

萧老爷子的脸色已经被气得发绿，半晌都说不出半句话来，只是心里快要对萧子靳彻底失望了。沈雨荨这几天的工作都很忙，可即使再忙，她也不可能不知道萧氏最近发生的事情，萧子靳一连几天都在公司忙着处理公事，起早贪黑，甚至忙得只能呆在办公室睡觉。

她本来想去公司陪伴子靳，可却被子靳勒令回家，最终她想了想，还是不要去打扰他，毕竟他已经够忙够烦，而自己就算去了公司也帮不了他的忙，只会让其他人制造更多不利于他的话题。

她知道，岳城度假村项目就是萧泽飞在爷爷面前颠倒是非，让子靳在爷爷心目中大跌形像。

可是自己却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帮助子靳脱离困境，突然间，她觉得自己一点用处也没有，心里极为难过。

下班的时候，沈雨荨整个人都显得失魂落魄，刚想拦一辆出租车搭车回家，不料却看到简舒朝自己走过来。

简舒昨天已经出院，此时她的脸色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苍白，脸庞虽然还是那么清瘦，但鹤骨已经不那么明显，看上去更加有精神。

“雨荨，你刚下班，还没吃饭吧？”因为经过了那一次谈话，简舒已完全将沈雨荨当成亲姐姐看待，事实上雨荨的确是她的亲姐姐，所以此时她能够很亲昵地挽起雨荨的手，微笑着道，“你看，对面有一家西餐厅，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晚饭？”

这种时候，沈雨荨怎么可能还有心情跟人一起去餐厅吃饭，如是艰难地挤出一抹笑容，“舒儿，真的不好意思哈，妈和梓恒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吃饭，改天有空再一起去吃，好吗？”

简舒一向都是比较细心的女孩子，她刚才由于太过兴奋没有注意沈雨荨的表情，如今却从雨荨的细微表情中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心里虽然有点不高兴，但也没有勉强雨荨，“嗯，好，那我们改天再一起吃。”

“嗯。”沈雨荨微笑着点头。

见此，简舒更加确定雨荨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才会如此，心里更加担忧，“雨荨姐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的心情看起来很糟糕？”

沈雨荨本来不想说，可看着简舒如此关切的眼神，她的眼眶竟然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下一刻，她不禁开口说道：“萧氏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简舒急问。

她红着眼说：“萧氏资金断裂，急着出手岳城度假村项目，却无人敢接手，已经陷入了危机中。现在这种时候，除了贷款外只有岳城度假村项目出手才能扭转局面。可是，银行看到萧氏目前的情况都不怎么乐意贷款，就一直巴结着萧氏的投资公司这会也避之唯恐不及了……”

说着说着，沈雨荨已经哽咽着声音无法继续说下去，简舒看着快要流出眼泪的雨荨，心里也非常不好受。

“都怪我，当初是我建议萧子靳把岳城那个项目盘下来的，因为我觉项目真的挺好的，可是……。”

她没想到最终会给萧子靳带来麻烦，萧泽飞会拿这个事情做文章诋毁萧子靳，害他在老爷子面前形象大跌。

“姐姐，一定会有办法的，萧氏会没事的。”

“……”沈雨荨的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流溢了出来。

最后，简舒不放心沈雨荨，还是决定送雨荨回到御临花园。

目送雨荨走进家门后，简舒转身深吸了口气，准备去找那个人，她相信，只要他愿意出手帮忙，萧氏就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辗转了半个小时，简舒终于到达了简宅，简宅还是原来那样恢宏壮阔，装潢华丽，低调奢华，充满着欧式建筑的意味。

简舒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简宅，抿着唇咬了咬牙，还是鼓足勇气朝里面走去，穿过院子，她很快就到达了宅子的大门口，刚想踏进去，不料却看到了简夫人和简宁站在偌大的客厅沙发前。

两人面对面对峙着，由于简宁比简夫人高出一个头，所以看起来简宁的气势处于上风。

不过，简夫人此时却没有平日里的温和慈善，她的一张脸都被怒意充斥，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更大，“我告诉你，无论如何，你都得想方设法将雨荨追到手，并跟她结婚生子。”

简宁看起来也非常愤怒，“我不会跟雨荨结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简夫人很生气，“雨荨是缺了胳膊还是少条腿，能够让你那么厌恶，宁愿三番两次跟我吵架也不愿意娶雨荨？”

“雨荨很好，只是我不好。”简宁说，“简夫人，难道你不知道雨荨已经嫁给萧子靳，并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吗？你难道狠心拆散他们俩，只为了满足你的自私欲望吗？”

一听到这话，简夫人就更加生气，“什么叫做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你以为我不知道，萧子靳的心在谁身上？简舒醒来之后，他几乎天天都跑去跟简舒在一起，完全不将雨荨当一回事，这也叫幸福快乐？简宁，你当我是傻子还是瞎子？”

简宁的脸色开始变得僵硬，站在门外的简舒的心里也非常不好受。

简夫人冷笑着说：“你也别总是自欺欺人，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简舒，但是你跟她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

简舒以为自己听错了，简宁的心里怎么可能想着她？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一直以来，简宁不都是非常厌恶自己吗？怎么可能？一定是自己听错了。

简夫人见简宁不说话，她也不忍心继续跟他吵下去，如是语气平缓地跟他说道：“简舒跟萧子靳本来就是一对，如果你真的想为她好，就请想方设法娶到雨荨，这样子才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简宁的脸色非常不好看，他的拳头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最后他只是面无表情地沉默着。

沉默代表着默认，简夫人总算松了口气，“你能想通就最好，雨荨是我的亲生女儿，她迟早都要认祖归宗的。”

简宁并没有继续附和简夫人的话，而是迈步朝简宅的大门口走去，不料刚转头便看到躲在大门一旁的简舒，她的半个脑袋正探出来朝里面望，此时被简宁撞个正着，吓得她慌乱地把头缩回去，将整个身子都隐藏起来。

简宁却三步并作两步走出去，一把将简舒拽了出来，她的手臂被他拽得生疼，想喊却紧咬着贝齿努力不让自己叫出声，因为她知道自己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所以不希望自己的一些动作惹得他生气。

简夫人刚才本想询问简宁要去哪里，但她没想到简舒会躲在门外偷听，她不知道简舒到底听到了多少秘密，所以心里有点提心吊胆，看向简舒的眼神也带着极其复杂的意味。

视线看向敞开的大门，突然间，她有点后悔自己没有雇佣更多的别墅保安守候在外面，才得以让简舒钻了空子走进来，当然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只不过今天她和简宁都太过气愤，才会导致放松警惕。

此时简宁已将简舒拽到沙发前，他并没有松开她的手，而是直截了当地问道：“偷听一向不是你的风格，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么？”

简舒面对着简宁，一颗心再次不受控制，紧张地砰砰跳起来，她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小心翼翼地转头看着简夫人，“小妈……”

看着简舒羸弱的表情，简夫人忽而想起了那一天雨荨对自己说的话，为了不让雨荨继续怨恨自己，她放下对简舒的偏见，尽量温和地问出了自己的疑问，“舒儿，你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是么？”

简舒还是有点害怕简夫人，她的声音非常低，“是的，都听到了，不过……雨荨前几天就已经跟我说过了。”

闻言，简夫人极为诧异，“雨荨跟你说了？”

“嗯。”她缓缓地点了点头。

得知是这样的结果，简夫人的心情更加复杂，她知道雨荨对简舒很有好感，她也知道简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简羽和孟兰却不是好惹的人物。如果这件事被孟兰和简羽知道，那么麻烦也会随之接踵而来。

“舒儿，你有没有将这些事告诉其他人？”简夫人问。

简舒下意识地摇头，“没有。”

简夫人松了口气，为了尽量将秘密保住，她不由继续说道：“舒儿，你能不能跟阿

姨保证，以后都守住这个秘密，不告诉任何人，包括羽儿和姨母？”

简舒看了看简宁，见简宁冷凝着一张脸，她不由转头看着简夫人，点头道：“嗯，我保证不告诉其他任何一个人。”

“舒儿，谢谢你。”这种时候，简夫人也只能选择相信简舒，毕竟简舒的确是一个守得住秘密的人。

“……”简舒嘴角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简宁并不担心简舒会将秘密泄漏出去，他只是对于简舒今天突然来简宅感到疑惑不解，如是不由再次问道：“现在能跟我说……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事么？”

简舒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但这种事不能让简夫人知道，所以有点不安地看了一眼简夫人，随后看着简宁，低声道：“哥，我能不能跟你单独谈一谈。”

简夫人凝起了眉头，她一直都害怕简舒跟简宁单独在一起。

不料，简宁竟是想也不想就说道：“可以。”

话落，他直接拉起简舒的手往二楼走去，看着紧紧拉住简舒手的简宁，简夫人眉目不悦，可想到简舒刚才已经答应自己不将秘密泄漏出去，她也不好这个时候上前去阻拦。

更何况，按照简宁的性格，她想阻拦也无济于事。

想及此，简夫人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抹苦笑。

简宁将简舒带进了他的卧室，刚进去，他便大力地关上了房门，‘砰’地一声，带着主人并不愉悦的态度。

房门被关上，瞬间感觉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一样。她看着自己被拽住的手腕，随后视线沿着他的手臂一路往上移，最后落在了简宁俊朗冷酷的脸庞上，心头不由一颤。

这时，简宁松开她的手，转过身子俯视着简舒，“现在可以说了吧。”

简舒的眼睛不安地扫视一遍四周，见卧室没有其他人，如是抬头看着简宁，说道：“哥，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萧氏如今的状况……”

“然后呢？”简宁从简舒口中听到‘哥’这个字，心里非常不舒服，可碍于上次嘲讽她喊自己名字，这一次他并不能再次否认她的称呼，一时间，他觉得心里堵着一口闷气。

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智，从不感情用事的男人，可是每次一看到简舒，自己的情绪就特别容易受她的影响，这让他更加郁闷难受。

简舒根本不知道简宁的心理想法，也没有再去猜测刚才简夫人的那句话，权当自己

当时听错了，所以她还是吸了口气，继续说道：“哥，你能不能……接下岳城度假村的那个项目，帮助萧氏度过这次难关？”

听此，简宁嘴角不由勾起一抹冷笑，简舒一般不会主动找自己，没曾想，她竟是为了萧子靳再次找上门，想到这一点，一股怒火就在他的胸腔里翻滚。

他俯首，说话的声音带着隐隐的怒气，“萧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要接下岳城度假村项目，帮助萧氏度过难关？我是吃饱撑着了，还是钱多没地方花？”

简舒知道简宁不可能轻易答应帮助萧氏，如是只得搬出自己来这里之前就准备好的说辞，“哥，你不是想要娶雨荨吗？如果你这次能够帮助子靳，那么雨荨一定会特别感激你，从而对你升起好感，这对你以后追求她有很多帮助的。”

闻言，简宁笑了，“简舒，你当我是傻子呀！雨荨一直喜欢萧子靳，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你觉得我接下岳城度假村项目，真的可以让我的计划事半功倍？”

“会的。”简舒说。

“呵，简舒，没想到你为了萧子靳，竟然也可以睁眼说瞎话了。”简宁说，“如果我想追求雨荨，那么我就应该选择袖手旁观，只要萧氏完蛋了，对我才更加有益。按照萧子靳的性格，如果他没有能力给予雨荨幸福，他绝对会选择放手，成全我和雨荨。”

说到这，简宁笑着看向简舒，“你从一开始就不愿意看到萧子靳和雨荨分开，刚才那些话也只是你想混淆视听罢了。不得不承认，从某一个方面来讲，的确可以让我在雨荨的心目中树立好形像，但是我这种做法根本不可能一击即中，让雨荨迅速投入我的怀抱。与其做那些多此一举的事情，倒不如什么都不做，坐收渔翁之利。”

简舒看着简宁那张似笑非笑的脸，有一种想狠狠揍他一拳的冲动，“简宁，你……卑鄙。”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是如此卑鄙的人。”简宁无所谓地冷笑，“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人，你觉得我能够从叔叔手中将那些属于你爸的东西夺回来么？”

闻言，简舒被噎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的确如简宁所言，如果他的手段不‘卑鄙无耻’，那么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其实说实话，简舒应该感激简舒守住爸爸的家业，不让她落入叔叔那些豺狼虎豹手中。

而这也是她选择不揭露简宁真实身份的原因……

见简宁不愿意，简舒也不想再继续打扰他，如是低沉着声音说道：“我已经知道你的态度了，打扰你那么长时间，真是不好意思。”

话落，简舒转身黯然地准备打开卧室门，不料她的手刚搭上门把手，却被简宁温厚的手掌覆住，“先别走。”

简舒疑惑，“你……想怎么样？”

简宁凝视着她，语气也是前所未有的认真，“要我接下岳城度假村不是不可以……除非你嫁给我，那么我可以将岳城度假村的项目当做聘礼送给你。”

简舒脑袋嗡地一声响，她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心跳莫名地加速。她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以前跟萧子靳在一起的时候，她只是觉得特别舒心特别温暖，但从未试过心跳如此不受控制的情况。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每一次近距离接触简宁，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以前认为简宁是自己的亲哥哥，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误认为自己只是害怕他，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对他的‘害怕恐惧’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导致她一看到简宁就避之唯恐不及。

可现在谁又能来告诉她，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简宁见简舒迟迟没有反应，心里迅速升起一股嘲讽，“不回答？你不是希望雨荨和萧子靳继续在一起么？你不是希望我帮助萧子靳度过萧氏危机么？为了他们两个人，你不惜上门请求我，如今我同意了，为什么你却犹豫不绝？难道我真的有那么可怕，让你如此惶恐不安么？”

一种无形的气场再次萦绕在两个人的四周围，简舒知道，这是来自于简宁身上的。

她接受着简宁的连连反问，心头乱成一团麻，纤手慌乱地扭动门把手，‘咔嚓’一声，房门应声被打开。

“你想干什么？”简宁脸色愠怒。

简舒此时根本不知道要做如此回应，她只想着逃离这里，如是想也不想，拔腿就朝门外奔去，简宁的手还保持着拽住简舒手腕的动作，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他的心脏揪了起来，有一股疼痛悄无声息地涌上来。

随后，他转身走向卧室的桌子前，伸手毫不犹豫地狠狠地揍下去，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响。

简夫人一直在房门外偷听，自然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简宁生气，她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她见简舒跑出大门，也不作多想，直接推开房门就走到了他的面前。看着简宁，她忿忿地扬起巴掌扇向他的侧脸。

霎时间，简宁白皙的肌肤印上了鲜明的五指红痕，简宁感觉到脸颊火辣辣地疼，却只是苦笑地看着简夫人，一言不发。

见此，简夫人更加愤怒，她大声斥道：“简宁，你疯了是吗？刚才在一楼客厅的时候，你不是已经答应我要追雨荨，想要娶雨荨为妻了吗？可是你居然想通过接下岳城度

假村项目，作为娶简舒的聘礼，讨简舒欢心？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才甘心？”

简宁瞅着她嗤笑一声，“你不是一直很在意简家血脉这件事吗？简舒也是简家血脉，如果我娶了简舒，不但保住了简家血脉，还可以成全雨荨和萧子靳，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么？”

“荒谬……！”简夫人咬牙说道。

简宁心情很不好受，他不想继续跟简夫人吵下去，如是面无表情地转身，迈步离开了这间房，徒留一脸愤怒的简夫人站在房里。萧老爷子的病情已经好转，并回到了萧宅。

此时，老爷子正半躺在自己卧室的大床上，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萧子靳，老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目前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萧氏，如果岳城度假村项目没有人愿意接手，那么萧氏就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说到这，萧老爷子又不禁叹了口气，这足以证明老爷子的愤怒以及无奈，“子靳呀，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难过女人关。如果你喜欢雨荨，你可以选择买豪车名牌项链LV等等奢侈品送给她，完全没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开发岳城度假村的项目。唉……”

面对萧老爷子的指责，萧子靳并没有反驳，其实当初开发岳城度假村项目并不是因为雨荨，而是经过各方面的分析，评估出这个项目的确可以盈利非凡。如果不是因为江城项目被人恶意纵火，就不会陷入如今这种境地。

但他也知道，在没有证据之前，自己就算告诉爷爷……江城项目是因为萧泽飞得罪了一些道上的人，又偷移了保险款，导致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也无济于事。爷爷已经对自己失望，所以他只能在事情没有变得更加糟糕之前，努力挽救。

“爷爷，对不起，让您失望了。”他诚恳地说，“爷爷，您不用太过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公司重新走上正轨的。”

萧老爷子如今已经完全不相信萧子靳的保证，在他的眼里，孙子的保证就跟过家家一样。可现在这种情形他也无能为力，只得冷哼了一声，“但愿你说得到做得到。”

不料，话刚落下，萧泽飞和萧曼两兄妹却面带喜色走进来，萧老爷子乍一看到他们俩，嘴角立刻露出了笑意。

萧子靳敏锐地发现了爷爷的表情，薄唇不由紧抿起来。

萧泽飞走到萧子靳的身旁，眼眸快速划过一抹奸计得逞的笑容，但随即还是面带微笑地看着老爷子，“爷爷，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萧老爷子急问。

萧泽飞说：“我已经找到一家叫做瑞达的投资公司接手岳城度假村项目了，只要瑞达接手了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公司就有救了。”

最近坏消息太多，萧老爷子乍一听到这个好消息，苍白的脸上终于绽放出欣慰的笑容，“真的？你没有在骗我吧？”

“爷爷，我还能骗您不成？”萧泽飞脸上的表情美滋滋的。

“噢……那就太好了，真是辛苦你了。”

“爷爷，我是公司的一份子，为公司排忧解难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萧泽飞拍马屁的本事见长了非常多。

萧子靳却没有高兴，神情反而变得更加严肃。

萧老爷子见萧子靳不说话，不由开口对他说道：“子靳，你真的应该向泽飞学习了，以前你是他的榜样，如今你却事事都不如他，爷爷也不知道你最近都在想些什么事，竟然能够将公司搞得乱七八糟。”

不得不承认，萧子靳听到萧老爷子如此说自己，心里不是很高兴，但也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凝着眉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爷爷，瑞达公司建立的时间很短，一般来说，刚起步的公司不会接手像岳城度假村那么大的项目，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但本钱大，而且风险也非常大。我们不应该迫于资金压力，就将那么大的项目交给一家不可靠的新注册公司。”

“……”萧老爷子听了萧子靳的话，觉得也颇有疑点，不由陷入了思考中。

萧泽飞和萧曼在一旁看到萧老爷子对瑞达公司产生了质疑，心里都不禁慌乱起来。不过，萧泽飞早就做好了准备，所以朝萧曼使了一个眼色，萧曼会意，如是看着萧子靳说道：

“大哥，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故意跟二哥对着干了，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

萧曼开了口，萧泽飞很快又借势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是呀，大哥，我知道你看不起我，看到我比你能干了，你心里不舒服，但你也不能用公司的利益赌气呀！岳城项目本就不是什么好项目，根本没有人敢接手，如今好不容易有一家公司愿意接手，你就不该再在爷爷面前说这些话的。”

说到这，萧泽飞为了不让萧子靳有话可以反驳，如是接着说道，“如果你们真的担心，我会尽快将合同和订金拿回来，这样总成了吧？”

听此，萧老爷子开口了，“泽飞……既然瑞达愿接手，那么你你只管去跟他们洽谈合作事宜，看看对方是不是真的有诚意接手。”

此话一出，萧泽飞乐了，“是，爷爷……。”

萧老爷子已经如此表态，萧子靳再反对也没有用，只得默默地转身离开了爷爷的卧室。他走回自己的卧室后，并没有放下对瑞达公司的质疑，如是打电话让林助理去查清楚瑞达公司的详细资料。

终于在晚饭之前，林助理打电话过来了，“萧总，我怀疑瑞达公司是二少爷跟别人在外面合伙偷偷注册的公司……。”

第 160 章 嫁给他

得知这个结果后，萧子靳并没有表现得太过震惊，毕竟从一开始，他就对瑞达公司抱着质疑的态度。

萧泽飞在萧老爷子面前口口声声说……岳城度假村项目是一个亏本项目，但是行内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可是，他没有想到，萧泽飞竟然想要通过这种方法赚自家公司的钱。

不是自己看不起萧泽飞，而是他的行为实在是太让人愤怒了。

正自想着，王妈忽然敲门道：“大少爷，到时间下楼吃晚饭了。”

“好。”

很快，萧子靳走下一楼，坐到了餐桌上，看着嘴角挂着自得意满的笑容的萧泽飞，他面色冷凝了起来。

萧老爷子此时正坐在主座上，表情严肃地扫视了一遍自己的儿孙们。

王素坐在萧老爷子的右下首，她看着对面的萧子靳，嘴角勾起了一抹笑，由于太过高兴，她不由开口说道：“爸，我听说泽飞找到了可以接手岳城度假村项目的公司，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嗯。”萧老爷子脸上掩饰不住对萧泽飞的满意神色，“泽飞，萧氏以后就靠你了。”

此话一出，王素众人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就差没有欢呼雀跃，手舞足蹈起来。

这个时候，王素忍不住揶揄几句萧子靳，“子靳呀，我真的想不明白，那个沈雨荨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如此为她付出。此时此刻，我只庆幸自己当初坚决让泽飞跟她分手，要不然现在不务正业的人就是泽飞。一想到这里，我就不禁感到后怕呀！”

说着，王素不由‘感叹’几句，“啧啧，灰姑娘始终是灰姑娘，非但不能帮我们，反而还祸害了一个沉稳睿智的商场风云人物。子靳，我真替你感到可惜。”

听到王素诋毁雨荨，萧子靳眉目不悦，但此时并不是跟王素争吵的时候，如是他直接无视王素，只是看着萧泽飞，语气冰冷地道：“萧泽飞，林助理已经查出来，瑞达公司是你跟别人在外面合伙偷偷注册的公司，根本没有能力吃下岳城这么大的项目，所以我劝你还是别打那些歪主意，我是绝对不可能将岳城项目让瑞达公司接手的。”

萧泽飞没有想到萧子靳那么快就将这些事实查出来，眸中闪过诧异之色。可是他已经知道老爷子对萧子靳彻底失望，所以他并不显得惊慌，而是义正词严地说道：

“大哥，我发觉你最近越来越喜欢往我的身上泼脏水了，江城项目的保险赖在我的

头上，如今看到我比你更能干，又开始妒忌我，想要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诬蔑我，试图阻止我帮助公司度过难关。”

说着说着，萧泽飞不由作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大哥，我知道了，你肯定就是因为沈雨荨才不肯出手岳城项目。”

“泽飞，你别试图转移爷爷的注意力。”萧子靳说，“瑞达公司是你跟别人注册的，你一直都知道岳城项目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所以想用这种方法赚自己公司的钱，另一方面还可以讨爷爷欢心。我不由得想怀疑江城项目的保险就是你偷偷拿走，用来建立瑞达公司……”

萧子靳还想再说下去，萧泽飞已大声反驳道：“大哥，没有证据请不要含血喷人，明明就是你的错，为什么一直都想诬赖到我的头上？如今萧氏已经陷入僵局，你这样子做真的好吗？真的对得起爷爷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江山么？”

萧子靳也生气了，“萧泽飞，是你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坑自己公司的钱，你为了拿回扣私自更换玉城新楼盘的装修公司，为了所谓的炒楼将城南凤东的计划收购方案卖给了简宁，到底是谁对不起公司，你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我时刻提醒你。”

“你……”萧泽飞有点怂了，可还是努力装出理直气壮的模样，“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爷爷都已经不计较了，你还搬出来讲，有意思么？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岳城度假村的项目，而不是咸丰年代的事情。”

萧子靳看着萧泽飞，正欲开口怒斥他，不料萧老爷子竟气得站起来，扬起巴掌狠狠地扇向他的侧脸，“萧子靳，你给我闭嘴。”

巴掌落下，在场所有人都惊愕了。

萧老爷子从来没有当着全家人的面扇萧子靳的脸，可是今天却打了曾经最疼爱最器重的孙子，看来老爷子真的非常生气，对他也非常失望。

萧子靳被扇了脸，并没有伸手去捂住被打的半边脸，只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萧老爷子，心中似乎涌起一股叫做心痛的感觉。

萧老爷子看着自己的巴掌，好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想到萧子靳的所做所为，他也没有想着安慰自己的孙子，反而冷冷地道：“子靳，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句话，爷爷已经对他说了很多遍，然都没有这一句来得更加令人沉重。

萧子靳薄唇紧抿，深深地看了一眼萧泽飞，随后转身拔腿离开了老宅，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萧老爷子气得差点心脏病复发。

“孽子孽孙呀……”

王素一众人看到萧子靳跟萧老爷子翻脸，高兴得已经无法言喻了，但此时她却收敛

起心里的愉悦，担忧地扶着老爷子，“爸，您别生气，气坏身子可就不值了。”

“是呀，爷爷，大哥也只是被沈雨荨迷晕了头脑才会这样子而已，您不用太过担心，相信他会明白您的一片苦心的。”萧蔓在一旁附和道。

萧泽飞眉眼里掩饰不了他的奸诈得逞的笑意。沈雨荨正吃饱晚饭，不料竟接到萧泽飞的电话，见此，她二话不说就直接选择拒听，但不多一会儿，他居然发了一条短信过来。

看着那条短信，沈雨荨本就难受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

想了想，她还是决定打电话给萧子靳，“子靳，你现在在哪里？”

对方顿了顿，随后说道：“在公司。”

听此，沈雨荨更加心痛，“子靳，刚才在萧宅发生的事，萧泽飞发短信告诉我了。”

“……”电话另一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她知道萧子靳心里不好受，不由温柔地安慰道：“你不用太过难过，爷爷只是生病加上心急才会辨不清是非，他心里还是非常疼爱你的。”

“嗯。”他淡淡地应道，“如果没什么事，那我就先挂了。”

沈雨荨恨不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然而事实证明，她根本就帮不了他任何事情，如今连安慰自己的老公都安慰不了，想及此，她的心都紧紧揪了起来。

“子靳，你吃晚饭了吗？”她关切地问。

“吃了。”依旧是平静的回答。

他表现得越是平静，她就越担心，“今晚还回家睡觉吗？”

“不回了。”他说，“我在办公室的休息室睡觉就可以了，最近挺忙的，所以要花多点时间处理公事。”

说着，他还不忘反过来安慰沈雨荨，“雨荨，你别想太多，我没有什么事。”

“嗯。”这段时间，大家的心情都无比沉重，因为太多的烦心事糟心事缠着他们。

简舒躺在床上，脑海中回荡的仍是简宁那天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不知为何，自从知道简宁不是自己亲生哥哥之后，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记忆中，简宁一直都对自己呵护有加，基本不会对自己发脾气。他偶尔表现反常，貌似也是因为自己跟子靳在一起。

难道简宁真的喜欢自己吗？如果他不喜欢，为什么宁愿跟自己的母亲大吵大闹也不

愿意娶雨荨？为什么他可以答应接下岳城度假村那么大的项目当做给她的聘礼？难道自己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不知道想了多久，简舒终是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后，她精心打扮了一番便出门前往简氏。

简宁正坐在办公室里，接收到简舒上来的消息，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意料之中浅笑。

不多一会儿，简舒搭乘电梯到达简宁办公室的楼层。快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心跳开始跳得非常厉害，伸手抚摸着胸口，试图让自己努力镇定。确定自己准备好之后，她才鼓足勇气迈步朝办公室里面走去。

由于简宁的办公室有一个旋角，而他的办公桌则在旋角后，所以刚走进去，她并不能看到简宁本人。

当越来越靠近简宁办公桌时，她听到了简宁的声音，“辛迪，今晚有空吗？”

“有。”这是一道非常娇糯的女人声音。

闻言，简舒心里似乎涌起了一股莫名的酸意，她不禁走得更近，试图看得更清楚一些。

被叫做辛迪的女人肤白貌美，穿着一身成熟又性感的职业装，身材火辣撩人，见此，简舒心中更显尴尬。

这时，简宁眼角的余光瞥到简舒的身影，嘴角浅勾而起，下一刻，他直接伸手搂住了辛迪的腰，“听说西街新开了一家五星级西餐厅，今晚一起去尝一尝？”

辛迪正欲回答，简舒却红着一张脸跨步过去，抢先一步道：“不好。”

辛迪被凭空出现的简舒吓了一跳，她转过头看到朝自己走过来的简舒，吓得继续往简宁的怀里缩，试图寻求简宁的帮助。

然而，简宁却悄无声息地抽出了自己的手，辛迪敏锐地察觉到他的这个动作，心里一紧。

由于简氏刚将总部迁回榆市没有多长时间，再加上简舒从未在简氏员工面前被郑重介绍她的身份，所以辛迪即使作为简宁的秘书也不知道简舒到底是何许人物，但也意识到来人是一个地位非凡的女人。

简舒看着辛迪，不由想到了刚才简宁跟她调情的画面，说话的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你出去。”

辛迪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简宁，简宁只淡淡地说：“她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闻言，辛迪心中暗道不妙，心想这一下子饭碗保不住了，不由胆颤心惊地跑出了办公室。

辛迪离去后，偌大的办公室只剩下简宁和简舒两个人，简舒看着一副慵懒姿态的简宁，嘴角勾起了一抹嘲弄，“简宁，看来你很会玩呀！”

简宁还是第一次看到控制不住自己情绪闹脾气的简舒，心头划过一抹异样，俊朗的脸庞绽放出魅惑人心的笑容，“舒儿，你这是在为我……吃醋？”

“我没有。”简舒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可却是瞬间红透了整张脸。

见简舒否认，简宁也不生气，而是悠闲地靠向椅背上，“为什么突然过来办公室找我？是因为想通了，想要跟我结婚？还是纯粹因为想看到我，所以特意跑过来公司一趟？”

简舒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前她觉得他这个人令她感到害怕，可如今她却觉得他很无赖。

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如此自恋如此厚脸皮呢？是谁给了他那么大的优越感，竟然让他认为自己特意跑过来这里只是为了看他一眼？

她看着他，纤细的双手撑在办公桌上，对上简宁的双眸，一字一句地道：“简宁，我答应跟你结婚。”

此话一出，简宁的动作微微一顿，似乎没有意料到简舒那么快就答应自己。

当听到她主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感觉周围的世界都奇妙得有点不真实。然而，他却知道，简舒能够那么快答应他，肯定是为了萧子靳。可他没有主动问出来，只要简舒没有告诉嫁给他的真相，他宁愿选择自欺欺人，认为简舒是因为喜欢他才想通答应嫁给他。

但简舒还是如实地说出她的目的，“我已经答应跟你结婚，那么我也希望你能够赶在瑞达公司之前把岳城度假村项目签下来。瑞达公司是萧泽飞和他的朋友偷偷在外面注册的新公司，他们想私自接下岳城项目赚自己公司的钱。”

简宁看着简舒，眸中染着意味不明的色彩。他站起来，俯首怒视着她，半晌没有说一句话。她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你……不说话，是不是想反悔了？”

简宁倏而捏住简舒的下巴，眸中充满不悦，“简舒，你已经被萧子靳伤过一次，为什么还要死心塌地的为他付出那么多？你居然宁愿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也要帮助他度过难关，你那么大义，你觉得我应不应该答应跟你结婚呢？嗯？”

“……”面对简宁的嘲讽，简舒自知理亏，也不敢说什么话来反驳，毕竟她愿意答应跟他结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萧子靳和沈雨荨，她的动机不纯，当然没有资格

要求他对自己捧在手心里宠爱。

简舒不言语，简宁更加怒，“你不说话就是表示默认了自己就是为了萧子靳？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你说……我娶一个心里装着其他男人的女人，是不是往自己头上戴绿帽？”

简舒咬着牙，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对萧子靳的感情，更加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内心深处对简宁升起来的异样情愫，她只知道此时此刻，看着一脸受伤自嘲的简宁，心里不禁隐隐作痛。

视线落在男人鲜红的薄唇上，心头不由一悸，下一刻，她情不自禁地凑唇吻住了他的唇。

“……”简宁眸光顿住，一股电流以猝不及防之势迅速蔓延至全身，酥酥麻麻的。

简舒触碰到他的唇之际，感觉思绪已不受控制，完全不能思考，全身就像飘在大海的浮木上一样，是那样的不真实，却是如此的令人怦然心动。

她强制让自己脱离他的唇，不料刚想离开却被他的手圈住她的腰身，他像是着了魔一样，想要尽情地索取女人唇间的美好，一遍又一遍。

简舒被吻得有点喘不过气，双手拼命地捶打他的胸膛，他好似察觉到她因快要窒息而泛起潮红的脸蛋，内心划过一抹疼，随即下意识地结束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吻。

嘴巴得以松开，简舒捂着剧烈起伏的胸口，红着脸看着简宁。

简宁还留恋女人唇齿间的美好，看向简舒那张鲜艳欲滴的嘴唇，眼眸不由充斥着浓浓的情欲色彩，两人都互相看着对方，一股意味不明的暧昧气息悄无声息地蔓延整个办公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简宁凝视着简舒，说道：“待会儿我载你回家，拿上户口本，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什么？”简舒还没有从刚才的接吻中回过神，不料却听到了这句令自己震惊不已的话，脸上全是茫然的神色。

简宁似乎心情非常高兴，也不介意简舒的失态，如是继续耐心地说道：“你不是答应跟我结婚么？既然已经答应了，那么我们就得用点实际行动来实现你我之间的口头承诺。”简舒其实真的以为简宁只是开一个玩笑，没曾想他真的是一个雷厉风行的男人。下午看着手中的结婚红本子，简舒仍旧久久没有回过神，这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让人猝不及防，说实话，她还没有完全作好心理准备。

坐在副驾驶座上，简舒不由微微转过头，试图看一看简宁的表情。

只见简宁手握方向盘，嘴角噙着一抹清浅的笑意，简舒以为自己看错了，再次定睛

看去时，依然是一副明媚灿烂的笑容，差点晃了她的眼，漾了她的心神。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笑得如此魅惑人心的简宁，不知为何，自己不安的心情竟然也跟着好起来，整颗心好似都被一种叫做愉悦的心情灌满。

简舒正欲开口，简宁已说道：“你不用担心，我会接下岳城度假村项目的。”

“谢谢你，哥哥。”简舒真诚地感激道。

不料，简宁却凝着眉，“我们刚才已经领了结婚证，你觉得你叫我哥哥真的合适么？”

“我……”简舒结舌。

他说：“叫……老公。”

这一次，简舒困了，她真的很难从哥哥的称呼一下子转变成为老公，这让她情何以堪？为了不让自己太过尴尬，简舒只得转移话题，“你说……如果小妈知道我们领了结婚证，会不会再次跟你吵起来？”

闻言，简宁的神色变得非常严肃，可他还是尽量温和地说道：“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

“嗯……。”简舒应。

简宁眼角的余光瞥到简舒紧张不安的神情，内心五味杂陈，最后他只对她说了一句，“回家后，我再慢慢调教你。”

其实如果细看简宁的表情，会发现表露在他脸上的似笑非笑的表情。次日上午，萧子靳正忙得焦头烂额，却接到了简宁的电话，他想了想，终是接通电话。

刚接通，对话那头的简宁便直奔主题，“如果你不想将岳城度假村项目卖给瑞达公司，现在就带着合同过来我这里，挂掉电话后，我会把我所在的位置发送过去给你，来与不来，决定权在你手里，相信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话刚落下，还没等萧子靳回答，简宁却已经在另一边直接挂掉了电话。

看着手中的手机，萧子靳不由加大了手指的力度，视线扫了一遍办公室四周围，最后他还是决定拿起合同独自一个人前往简宁所在的酒楼。

二十分钟后，萧子靳坐到了简宁的对面……。

简宁今天的心情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他笑着看向坐在对面的萧子靳，将手中的合同递到萧子靳的面前，“你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

简宁如此好说话，萧子靳心头迅速涌起了莫大的疑问，“简宁，为什么突然之间想要接下岳城度假村的项目？”

“萧少，商场之间有很多事情都是奔着利益去的，如果你的项目没有钱赚，你觉得我可能花那么多的本钱会去接下一个烫手山芋么？”简宁说，“如今萧氏陷入危机中，只有让人接手岳城项目才可以扭转局面，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签下这份合同，就可以让你的公司重新走入正轨。”

不得不承认，简宁说的话都是字字珠玑，一般来说，一个公司陷入困境，很多同行都会趁机倒打一耙，火上加油，恨不得它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再也没有机会翻身。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减少一个竞争对手。

简宁一向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而且他的公司也不缺这一个项目赚钱，但她却能够在这种时候伸手拉萧氏一把，这足以证明背后的原因令人费解。

然而他也知道，此时此刻，他唯有签下这份合同才是最正确最明智的选择，要不然他也不会放下手中的工作，赶来这里跟他洽谈。

萧子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简宁，随后拿起签字笔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合同签好之后，简宁就直接起身告辞，“萧少，我还有公事在身，就不再继续在这里了，剩下需要交接的事情，我会派我的助理过去贵公司跟你们的员工详细对接，同时也希望你的事业顺风顺水。”

简宁能够说出这种如此客气礼貌的话，萧子靳还是颇为诧异，但他也不作多想，同样回以一个绅士化的微笑，“承简少贵言。”

两个男人本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所以合同签好之后都纷纷离开酒楼。萧子靳开车驶回萧氏大楼，并将这则消息通报下去，安抚这段时间一直陷入危机恐慌之中的股东以及员工。一时间，整个萧氏都萦绕着浓郁的欢乐气氛，但却唯独萧泽飞阴沉着一张脸。

本来他就计划着让瑞达公司接下岳城度假村项目，他知道岳城项目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交易，只要吃下这个项目，他就可以狠赚一笔。至于萧氏，以后是死是活他都可以不关心，也不去争了。

上次江城项目被人恶意纵火，那些人不是其他人，正是他的债主为了威胁自己才做出的行为。他已经不敢想像，当债主找上门问他拿钱的情形，如果被爷爷知道自己吸毒，肯定被驱赶出萧家，一分钱也拿不到，到最后流落街头。

一想到这里，萧泽飞浑身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心中对萧子靳的恨意更加浓。

萧子靳签下这份合同之后，萧氏的危机已经解除，资金又可以恢复正常运转。不过想到爷爷对自己的失望表情，他的眉目便染上了落寞的神色。

他看着办公桌上的电脑屏幕，若有所思。

他自认自己从来不是一个纯良的人，他也在乎自己在爷爷心目中的形像。上一次爷爷发怒扇了自己一巴掌，至今仍历历在目，想到萧泽飞这段时间对公司做的那些事，他觉得……他应该是时候向爷爷说清楚。

只是，跟爷爷说清楚之前，他有必要将萧泽飞再次叫来办公室，如是他拿起电话，“田秘书，把萧泽飞叫到我的办公室。”

“好。”

可是，十几分钟过后田秘书却打电话告诉萧子靳，“萧总，二少爷不在办公室。”

“他又去哪里了？”他怒。

田秘书说：“听说萧老爷心脏病发作，被转入重症病房，刚才二少爷就是被王夫人叫去医院了。”

听到这个消息，萧子靳心里一紧，他蓦地站起身子，离开了办公室，赶去医院。

爷爷心脏病发作，小妈通知萧泽飞，萧泽飞却没有告诉自己，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更复杂的信息量。身处豪门，他自然察觉到其中一些微妙的不寻常，只是一时之间却没有更多的心思去细想背后所暗藏的阴谋。

萧子靳迅速赶到医院，刚到医院门口，便看到一脸焦急的沈雨荨，“子靳，爷爷怎么样了？”

“现在还不知道，小妈和萧泽飞都不接我的电话。”萧子靳凝着眉。

沈雨荨急，“怎么会这样？”

“现在情况紧急，我们还是先进去看一看再说吧。”萧子靳说。

“嗯……。”她应。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疾步朝萧老爷子所在的重症病房走去，然而，当他们想要进去看望老爷子时，却被医护人员拦在了外面。

“萧先生，萧太太，不好意思……萧老爷有令，你们两个人不许进入病房，萧老爷不希望看到你们两人。”一名男医生对着萧子靳和沈雨荨说道，期间还不忘出示自己的工作证。

萧子靳看着陈医生，眸中略带狐疑的意味，“你确定这是萧老爷的命令，不是王素故意不让我进去么？”

陈医生被萧子靳凌厉的眼神看得格外不自在，差一点就露出马脚，可他收了钱，自然就得将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如是正视萧子靳，一脸为难，“萧先生，真的不好意思，这是萧老爷的命令，而且作为萧老爷的主治医生，也不希望萧老爷受到不必要的刺激，

这对他的病情会非常不乐观。相信您也知道，心脏病患者不能受刺激，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不让你进去的，希望您能够体谅我们，也多多体谅萧老爷……。”

陈医生说的话句句合情合理，萧子靳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出来反驳，但他觉得自己能够为爷爷带来好消息帮助爷爷的病情，想了想，他还是说道：“医生，麻烦您进去跟我爷爷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他。”

第 161 章 你们结婚了？

“萧大少爷……”陈医生更加为难了，“萧老爷已经说过，不管你要跟他说什么事情，他都不想看到你。本来我想委婉一点跟你说，但是你这样子，我真的是没办法才说出来的。而且，萧老爷目前正在昏迷中，根本跟您谈不了话。”

萧子靳还欲说话，陈医生不由苦口婆心地道：“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等萧老爷病情稳定之后再过来，好吗？”

话刚落下，便听得从病房里走出一名护士，“陈医生，病人的情况又变糟糕了，麻烦您快点进来看一下。”

“好。”

陈医生不再理会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个人，他朝身旁的两个医护人员使了使眼色便拔腿朝重症病房走进来。

他们俩想跟着走进来，可却被医护人员再次拦住了。

沈雨荨见此，只得安慰萧子靳道：“子靳，要不我们就坐在外面等一等吧。”

萧子靳看了一眼两个医护人员，随后轻应了一声，“嗯。”

没办法，他们只好走到病房外的座椅上等待老爷子醒来。

其实，如果是王素和萧泽飞出来跟他们俩如此说，他们也许还会怀疑，但是刚才当面传话的是萧老爷子的主治医生，所以他们唯有相信。

更何况，萧老爷子的确开始不待见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个人，他会说出这种话其实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时此刻，萧子靳的心情既紧张又低落，她坐在一旁自然能够察觉到他的落寞，“子靳，别太伤心了，如果爷爷知道你让萧氏重新走入正轨，一定会对你改观的。我们再等一等，等到爷爷气消了，就将这些好消息告诉他。”

萧子靳揉了揉眉心，“雨荨，我没有事，你不用太过担心，我只是担心爷爷的身体，他对我是什么态度我不是非常在意，只要爷爷不看到我心情会好一点，那么我不介意不进去打扰他。”

沈雨荨怎么可能不知道萧子靳心里到底在不在意，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他们也唯有坐在外面等待。

而他们不知道，萧老爷子根本没有下命令禁止萧子靳进去探访，这只不过是王素不想让老爷子知道萧子靳已经把项目卖给了简氏，便以老爷子不愿意见到萧子靳为由，要

求医院拒绝萧子靳和沈雨荨与老爷子见面而已。

重症病房内，医生和护士并不在里面，只有王素和萧泽飞站在萧老爷子的病床旁。见老爷子还闭阖着双眼，两个人的脸上非但没有急切担忧的神色，反而嘴角都不由浅勾而起，似乎非常乐意看到老爷子陷入这种病态。

萧泽飞说：“妈，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个人还在外面守候，万一他们俩闯进来怎么办？”

闻言，王素一点也不慌乱，只是冷笑着说：“泽飞，你不用担心，他们那两个傻瓜不可能闯进来的。”

“也是呀，萧子靳一向自恃清高，寡言少语，就算被爷爷误会也不懂得微笑讨好爷爷，这种人就活该被爷爷嫌弃。”萧泽飞得意地说道，“至于那个沈雨荨，就更加蠢了，自以为天真善良，其实还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蠢女人。”

听到萧泽飞如此说话，王素总算放心了，“你能这样想，妈就放心了。萧子靳和沈雨荨不会讨爷爷欢心，你就得学会花言巧语多哄哄爷爷，你爷爷年纪大了，脑袋容易糊涂，多哄几句就会乖乖听我们的了。”

萧泽飞看着挂着吊瓶的萧老爷子，想到那些债主，就恨不得直接上前掐死这个老不死的，若不是他一直偏爱萧子靳，那么自己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

“妈，你说爷爷还能撑多久？”萧泽飞问。

王素说：“看样子时日不多了。”

他嘴角勾起一抹邪笑，“看来我们之前的计划有用呀，爷爷受不了刺激，我们就多制造一些刺激。那些看起来非常糟糕的事情，对他们不利，但对我们似乎更加有利。”

王素笑了，“是呀，如果不是出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那么爷爷就不会对萧子靳失望，如果萧子靳的地位没有动摇，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如今形势不一样了，只要我们再加把劲说服那些律师团扇动老爷子立遗嘱，那么萧家和萧氏就再也没有萧子靳的立足之地了。”

“可是……”萧泽飞脸上有着疑惑以及担忧，“妈，如果以张律师为首的律师团将萧子靳把项目卖掉的事情告诉爷爷，那么我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了？”

王素看着萧泽飞，语气不焦不急，“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我们出一点钱让他们不要将那件事告诉老爷子就可以了。”

“妈，幸亏我是你的儿子，要不然我就是下一个萧子靳了。”萧泽飞看着王素，眼里染上了邪佞的笑意。

王素看着萧泽飞，母子俩四目相对，相视而笑，一股扭曲的气氛萦绕向病房四周围。

萧子靳和沈雨荨屡次试图进去病房，但都被医护人员拦了下来，到了晚上十点钟，两个人想要做最后的努力，进去看一眼萧老爷子，说到动容之际，医护人员深受感动便默认同意了两人。

但是，未等两个进去，王素和萧泽飞便走了出来，重症病房覆盖面积比较大，所以病房门口离两个人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

母子俩远远便看见萧子靳和沈雨荨，脸上不由挂上了鄙夷的神色。

萧子靳一看到萧泽飞，脸色也冷凝了起来，不过碍于这里是医院，他并不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出兄弟不和的一面。

如是，他还是尽量温和地问道：“小妈，爷爷怎么样了？”

王素一直都不是非常乐意从萧子靳嘴里说出‘小妈’两个字，此时再次听到，心情更加不好受，只是如今还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所以王素装出一副哀伤的表情，“医生说暂时稳住了病情，但是如果再受到刺激，随时有可能命丧人世。所以你也别怪爷爷不让你进去看望他，”

一听到萧老爷子的身体状况那么差，萧子靳心里再次一紧，“嗯，我没有怪爷爷，只要爷爷能够早日康复，我才能够放心。”

“子靳，你也别太过担心，我们会好好帮你照顾爷爷的。”王素的眼眶已经红了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带着极其哀伤的意味。

“辛苦小妈了。”萧子靳说。

“那是我应该做的。”低低的抽泣声从王素的嘴里发出来。

萧泽飞搂住王素的肩膀，“妈，别太伤心了，现在时间也很晚了，医生护士让我们先回家，明天再过来看望，他们会帮忙照看爷爷的。”

“嗯。”王素说，“子靳，雨荨，你们两人也先回去吧，我会在爷爷面前替你说多几句好话，让他放下对你的偏见的。”

萧子靳一向知道王素的为人，其实只要王素别在萧老爷子面前煽风点火已实属难得，更别提会替他说好话，但他也没有必要当场戳穿。

他的视线瞥了一眼一直阻拦他们俩的两个医护人员，随后客气地说道：“谢谢。”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是小妈应该做的。”王素说，“我也不希望看到你跟爷爷闹得那么僵，爷孙俩哪有隔夜仇，多多沟通交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会了。”

不得不承认，王素很会游说，萧子靳表面上不可能跟她发脾气，更何况，这种时候也没有理由去互相撕逼。

所以大家见时间也不早，都一齐走出医院，坐车回家。老爷子病重其间，以张律师为首的律师团正在重症病房内扇动萧老爷子立遗嘱，王素和萧泽飞母子俩则在外面焦急难耐地来回踱步，

“妈，你说……爷爷会不会把整个萧氏都留给萧子靳呀？”萧泽飞还是非常担心老爷子心里更加在乎萧子靳。

王素心里也极其担忧，她自己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更加不确定萧老爷子到底会如何立遗嘱，可为了安抚萧泽飞的心情，她还是极力淡定自苦地说道：

“你不用担心，爷爷已经对萧子靳彻底失望，只要爷爷脑袋不是被驴踢了，就绝对不会把萧氏留给他。”

“可……爷爷疼爱器重了萧子靳二十多年，不可能因为几件事就放弃他呀！”萧泽飞一双手因为紧张而不由得开始相互摩擦起来。

王素手心里也冒了汗，“泽飞，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已经买通律师让他们不要在爷爷面前提岳城项目已经被萧子靳卖掉的事实，只要爷爷不知道，那么萧子靳就只能处于下下风。”

“可……”关系到自己家产的问题，萧泽飞当然表现得忐忑不安。

王素看着萧泽飞，心里也不禁替他感到着急，她知道自己的儿子肯定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老爷子更加看重他。一直以来，他都被萧子靳压在下面，长时间抑郁不得志，如果不是因为萧子靳夺了沈雨荨，估计他也不会醒悟，想要开始对抗自己的大哥。

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她还得感谢沈雨荨激发了萧泽飞的斗志。

“泽飞，别那么多可是了，我们也别在这里胡乱瞎猜，待会儿等律师团出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结果了。”王素说到这的时候，一双眼不安地扫视一遍四周，见并没有人在周围，如是附耳低声道，“你放心吧，律师会做的了，就算遗嘱不利于我们，我们不是还可以把遗嘱作废么？”

见萧泽飞仍旧一脸狐疑，王素继续说：“妈活了大半辈子，在豪门圈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手段总会比你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小孩多一点。”

被自己妈妈说成涉世未深的小孩，萧泽飞明显不是很开心，但此时此刻也不是介意这种事情的时候，更何况，他觉得自己妈妈所说的方法还挺管用，如是心头的那块石头总算被卸了下去。

“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守在病房外面，不要让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个人可以有机会进去。”萧泽飞说。

王素笑，“呵，他们俩……”

一想到遗嘱出来，萧老爷子归西之后，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个人被扫地出门的画面，她就忍不住暗暗自喜。

萧泽飞看着重症病房紧闭的大门，嘴角也不由得邪佞地勾起来。

大概过去了一个小时，律师们终于陆续走出来，见此，王素迫不及待地上前问张律师，“张律师，老爷立好遗嘱了？”

“嗯。”张律师露出非常官方的微笑。

王素急问：“张律师，能否透露一下遗嘱的主要内容？”

张律师左右张望了一眼，低头在她耳边低语了一句。

听完张律师的话，王素一脸不可置信，轻声低呼问道：“这是真的么？”

张律师点了点头，“真的。”

闻言，王素欣喜若狂，可视线扫到周围一些颇有异样的目光，她还是收敛一下自己的情绪，尽量保持温和有礼的形像，笑着跟张律师握手，“张律师，真是辛苦你们了。”

“王夫人，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张律师礼貌地跟王素握手。

随后，以张律师为首的律师团都向他们俩告辞，纷纷离开了医院。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王素再也控制不住，居然掩嘴哭泣了起来。

萧泽飞有点不明所以，“妈，刚才你不是还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么？怎么律师刚离开，你就哭起来了，是不是事实不乐观？”

听此，王素下意识地看向重症病房内，随后才附耳在萧泽飞耳旁低语，他本来还有点担心，可听到王素说的话后，慌乱的表情迅速被兴奋得意所取代。

得知遗嘱后，萧泽飞心里的欢快无法言喻，然而他此时的头脑却开始变得异常清醒，他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如何做。

如是，萧泽飞尽力压抑住内心的兴奋之意，“妈，我们别在外面耽误太多时间了，爷爷在里面还等着我们进去呢！”

听此，王素连连点头，“嗯，是的，泽飞越来越会分析孰轻孰重了。”

“……”萧泽飞得意地勾起嘴角。

不过，两个人还是快速收敛自己的心情，装出一脸哀伤担忧的表情走进病房内，开始对萧老爷子嘘寒问暖，极力表达自己对老爷子的担忧关怀之意，以便博得他更多的好感。萧子靳和沈雨荨仍旧不放弃，上午两个人再次一同来到医院，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萧老爷子还是不希望看到他们俩。

得知这个消息后，萧子靳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失落。

沈雨荨作为他的妻子，自然能够察觉到他的低落心情，为了可以让他心情好一点，她将他拉出了医院，“子靳，你载我去一个地方可以么？”

“什么地方？”萧子靳问。

可沈雨荨并没有第一时间挑明，只是笑了笑说：“先上车吧。”

萧子靳心情不是非常好，也不想继续呆在医院，想了想，还是跟着她一起坐进了车子里面。坐进去之后，她依旧不想透露自己的目的，只让他先开车。

他并不作多想，只是顺着她的授意启动车子，按照她的指示左拐右绕，最后，车子竟行驶到一家高档商场外。

这时，沈雨荨才开口说道：“子靳，我们下车去逛商场吧，顺便还可以买一点东西孝敬爷爷……”

沈雨荨尽量让自己说得轻松自然一点，可萧子靳还是敏锐地察觉到她的目的，心里涌起的更多是宽慰。

他知道她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他抑郁的心情得到缓解。

“雨荨……”轻轻的低唤声从他的嘴里溢出来。

“嗯？”沈雨荨的半颗脑袋已快要探出车窗外，她闻声不由微微转过头。

萧子靳看着她的侧脸说：“谢谢你。”

“……”沈雨荨接受男人突如其来的道谢，一脸尴尬，心里暗想自己的演技实在是漏洞太多了，竟然让他一眼就看穿。

她本来希望在不知不觉中愉悦他的心情，可如今自己也只好微笑以对，“我是你的妻子，说这些客气话就显得太生疏了，不是么？”

“嗯。”萧子靳说，“不过还是要谢谢老婆。”

“……”沈雨荨已无言以对，好像自己又把对话陷入僵局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安慰他，又愧疚又尴尬。

萧子靳视线落在沈雨荨泛起红晕的脸颊上，说道：“我先把车子驶到商场的地下停车场，然后再一起去逛。”

“好。”她笑着应道。

二十分钟后，沈雨荨挽着萧子靳的手一起走在偌大商场的高档服装区，看着眼花缭乱，色彩缤纷的服装，她的眼里只是闪过惊叹，但并没有特意上前去询问价钱。

说到底，她只是走马观花，而自己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萧子靳逛一逛，散散心，让心情更加好一点。最近这段时间，他遇到了太多的烦心事，又多次遭遇不顺。这种时候，自己作为他的妻子，理应给予他更多的关怀和理解，自己不能在生意上助他一臂之力，只希望能够从生活和心理上帮助他重拾信心。

她知道，他一直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很多事都喜欢一个人扛着，这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男人，但有时候，她却希望他可以小孩子气一点，将自己所有的委屈都宣泄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

看着萧子靳俊朗的侧脸，她心头莫名一悸，突然好想紧紧地拥抱他，可碍于这里是公共场合，她还是把内心突兀而起的冲动压制了下去。

为了不让自己继续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她只好稍微转移一下视线，不料，刚转过头便看到侧方向一家卖珠宝首饰的专柜站着两个熟悉的人影。

从她这个方向看，简宁手中正拿着一款蒂芙尼水晶项链作势绕过简舒的脖颈替她戴起来，简舒则尴尬地低垂着头不敢直视简宁的脸，他们两个人的身躯贴得非常紧，像极了亲密的恋人。

沈雨荨的脸上难掩其的诧异之色，被她挽住手的萧子靳察觉到了她的怔愣，不由得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当看到简宁和简舒动作如此亲密之际，眉目迅速不悦起来。

萧子靳和沈雨荨互相对视一眼，两人似乎心有灵犀，下一刻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迈步朝珠宝专柜走过去。

他们俩到达专柜时，简宁刚好牵着简舒的手走出了专柜。

萧子靳的视线落在两人的手上，眸中染上了不悦的色彩，简舒感觉到他的视线，心里一慌，下意识地想要拽脱简宁的手，奈何简宁手中的力度却更加大。

这时，萧子靳冷着脸质问道：“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也许萧子靳的声音太过冷，也许他身上散发的冷冽气息太过强烈，又或者是四个男女的颜值太高，逛商场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驻足观看。

沈雨荨不大适应那么多人注视自己，可感觉到身旁男人的怒意，她还是选择努力淡定一点站在他的旁边。

只不过，她也不明白为什么简宁和简舒会走在一起，毕竟平日里从简舒的话里行间都能够听得出来……简舒非常害怕简宁。

简舒接受着沈雨荨疑惑担忧的目光，更加羞愧地低着头。

相对于简舒的惊慌，简宁则显得更加气定神闲了，他看着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个人，眼角的余光再瞥到简舒低垂着头的模样，他的嘴角不由浅勾而起，随即伸手揽过她的纤

纤细腰，姿势暧昧亲昵。

“萧少，雨荨，忘了告诉你们俩，我和舒儿已经是夫妻了。”

此话一出，萧子靳和沈雨荨都被震惊到了，他们刚才只不过猜测两人最多只是情侣关系而已，但万万没有想到……简宁和简舒竟然结婚了。

沈雨荨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简舒，“舒儿，简宁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成为夫妻了？”

面对沈雨荨的疑问，简宁凝着眉并没有急着作解释，倒是简舒说了，“雨荨，他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

她更加震惊了，“可是……你们法律上不是兄妹关系么？兄妹怎么可能领得到结婚证？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呀……”

此时，简宁终于开口了，“只要证明不是兄妹，那么结婚不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么？”

说到这，简宁转头看向简舒，“舒儿，你说是不是？嗯？”

简舒轻声说：“是的……，我们提供了一张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子鉴定书，民政局就予以批准了，而且，我们两个人的户口早在多年前就已经自立门户了，所以……”

说着说着，简舒竟然发觉自己无法继续说下去，因为她总有一种抢了自己亲姐姐男人的错觉，本来简舒和雨荨才是必须要结婚的那一对，可如今自己却夺去了简宁，她觉得非常对不起雨荨。

“雨荨……”简舒看着沈雨荨，语气带着浓浓的愧疚自责之意，“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话刚落下，简宁便抢先说道：“雨荨，我是故意的，如果你不高兴，我非常欢迎你去向你的亲生妈妈告状哭诉。但是，我需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我喜欢的人是简舒，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所以无论她同不同意，你同不同意，我都绝对不会跟舒儿分开，也绝对不会娶你。”

此话一出，其余三人都惊愕不已。

其中最惊愕的莫过于简舒，她做梦也不会想到，简宁竟然会当着子靳和雨荨的面说出这番话，而她也根本不知道他竟然从小时候就开始喜欢自己，此时不难想像她的心中到底有多惊讶。

看着搂住自己腰的简宁，简舒觉得有一股异样情愫悄然从心底深处开始朝外滋长蔓延，渗透每一滴血液，每一个细胞。

不得不承认，沈雨荨的确非常惊讶，可惊讶过后更多的却是欣慰。如果简宁真的喜

欢简舒，他们俩可以结合在一起，也不失为一大喜事。只不过，想到简夫人，她就不禁替简舒感到担忧。

她看着简宁和简舒，不由微笑着道：“简宁，你想多了，我没那么想嫁给你。舒儿是一个好女孩，也是我的亲妹妹，听到你说这些话，我感觉非常宽心。你放心，我不会阻拦你们，更加不会向简夫人哭诉。如果我遇到简夫人，我一定会替你们俩多说好话的。”

说着，沈雨荨还是不放心地看着简宁，“简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

简宁被质疑，脸上并不生气，只是将简舒搂得更加紧，嘴角勾起了一抹笑，“你觉得呢？”

简舒感觉到简宁加在自己腰上的力度，视线落在沈雨荨颇为担忧的脸庞上，她还是决定亲昵地回应他，将身子往他的怀里靠得更近一些，脸上露出幸福迷人的笑容。

“姐姐，你不用担心，他已经是我的老公，我们一定会非常幸福的。”

看到两个人如此恩爱，沈雨荨总算松了口气，她笑着说：“嗯，衷心祝福你们。”

“谢谢姐姐。”简舒微笑。

萧子靳在一旁并没有发表什么说法，从始至终，他一直凝着眉看着简舒和简宁两个人故意在雨荨面前秀恩爱，既不反对，也不赞同。但是脑海却浮现出简宁无缘无故让自己签合同的画面，他觉得……简宁之所以那么爽快，大概是跟简舒有关。

想及此，萧子靳的心情更加复杂，薄唇紧抿，一言不发。

简宁自然感觉得到萧子靳的质疑眼神，但是他们俩本就有点水火不相容，如是也不想再开口向他多作解释，所以全程下来，说话最多的莫过于简舒和沈雨荨，两个女人缓和了现场的气氛。

寒暄过后，双方都自称还有事，所以很快便分开，离开了这里……。

第 162 章 亲生母亲

四人分开后，简舒对着简宁说：“我想去一下卫生间。”

简宁并没有直接松手，而是意味深长地看着简舒，随后脸上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简舒，没想到你刚才装得挺像嘛！当时看到萧子靳出现在眼前时，是不是心情非常慌张，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松开我的手？若不是我大力抓住你的手，是不是就想奔到他的面前，跟他解释这一切？是不是我不将我们结婚的事实说出来，你就不想向他坦白？”

闻言，简舒诧异抬眸，本来因为他那些话而暗生情愫，可没过几分钟便被他毫不留情地践踏踩碎，前后心理的反差到底有多大，相信也只有她自己才能真切地体会到。

她很想对他说……她没有装，她真的只是想跟他一起好好过下去，但看到他嘴角那一抹嘲讽的笑意，到嘴边的解释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再次被咽了下去。

简舒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继续向他重复一件事，“我想去一下卫生间，麻烦你松一松手。”

她的漠然让他更为郁闷，搂住她的腰肢的力度更加大，“你不想回答，就表示我说的都是真的，是吗？”

“你觉得是……那就是。”这一次，简舒抬头正视着简宁，咬牙说道。

见简舒如此倔强，简宁心里似乎堵着一口更大的闷气，可唇角的冷笑却更加浓，随后他搂住简舒的手也顺势慢慢松开，“呵……看来果然还是我想多了呀！”

突然之间，简舒觉得简宁比以前更加难以捉摸，心里莫名一慌，也不敢再跟他对视，如是拔腿便朝商场的卫生间走去。

看着简舒娇小的背影，简宁有一种非常想将她揉碎的冲动。萧子靳和沈雨荨已坐在车里，车子正行驶在马路上，车外车鸣声不绝于耳，车内却寂静无声。

不知道驶了多久，沈雨荨开口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子靳，你跟简宁舒儿认识时间长，你觉得简宁说的那些话可信么？他对舒儿真的是真心么？”

其实，她能问出这句话也是鼓足了勇气才敢问出口，毕竟如果简宁所说属实，那么就是说……他跟简舒相爱的那几年，简宁一直暗恋着简舒，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应该算是不好的事吧！

萧子靳并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目不斜视地看向车前方，良久不发一语，而雨荨也察觉到自从知道简宁跟简舒结婚之后，脸上就表露出不悦质疑的神情，内心不由五味杂陈。

说不介意，那肯定是自欺欺人，说自己非常生气，也还不至于到达那种程度。

也不知道沉默了多久，就在雨荨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他却缓缓开口道：“简宁是不是真心的，我也不知道，毕竟我跟简宁不是很熟。”

沈雨荨对简舒的担忧更加严重了，“你自己也无法确定，那舒儿以后可不是要受欺负了？简夫人一定不可能善待舒儿的……”

说到这，她好似意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子靳，你觉得……舒儿有没有可能是用自己的终身幸福换取岳城度假村项目，只为了让萧氏度过难关？”

“嗯，应该是这样。”萧子靳的心情非常复杂。

沈雨荨的心情比萧子靳更加复杂，她没有想到，本应跟自己是情敌的简舒不但是善良，而且无私。下午，简舒如约到达咖啡厅，坐到了萧子靳的对面。

她穿着简单随意，却掩盖不了其清纯脱俗的气质，脸蛋没有以前那么清瘦，气色看起来也更加好，这让萧子靳颇为欣慰。

简舒刚坐下来便问道：“子靳，你约我来这里，有什么事么？”

萧子靳看着简舒，将自己和雨荨两人的疑问都问了出来，“舒儿，简宁会接下岳城度假村的项目？是因为你同意嫁给他么？”

此话一出，简舒的神色就变得有点不自在，她低垂着眼眸，搅动着萧子靳替自己点好的咖啡，“子靳，你上午不是看到我和简宁恩爱地逛商场吗？你别想太多了，我们真的是因为发现彼此的心意之后，才决定在一起的。”

萧子靳怎么可能相信她的话，“舒儿，你别骗我了，就算你这样说，但是你的眼神和动作却出卖了你。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你就是为了帮助萧氏才放弃自己的终身幸福，跟简宁在一起。”

“我……”简舒被噎住了，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舒儿，我不值得你这样为我付出。”萧子靳沉重地说道。

简舒忙不迭地摇头，“子靳，你别这样想，雨荨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曾经最重要的人，为了你们这样做，我觉得非常值得。而且……简宁跟简夫人不一样，他会对我很好的。”

是的，简宁跟简夫人的确不一样，作为男人，他曾经是有这种感觉，只不过那个时候简宁和简舒是亲兄妹，所以他并没有往那方面想。如今细细想来，从简宁的很多动作中，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在意简舒。

也许，简宁真的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喜欢简舒了吧。

直到回到家，萧子靳仍在想着这件事，思绪久久无法回过神。

沈雨荨见萧子靳回来，忙上前急切地问道：“子靳，你跟舒儿聊得怎么样了？”

他看着她，声音有点沉重，“舒儿的确是……为了我们才答应嫁给简宁。”

“……”即使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真正听到事实的真相时，还是忍不住诧异不已。

这时，萧子靳温柔地摸着她的头，“舒儿让我们不用太过担心，毕竟简宁跟简夫人不一样，他会对她很好的，所以你也别太过自责。我们要做的是……默默地祝福他们俩。”

“嗯。”她抬头，“子靳，我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他问。

她说：“简宁真的……会对简舒好吗？”

“会的，简宁从小到大对舒儿都呵护有加，如今想来，他真的是从小就开始喜欢舒儿了。”

“那就好。”

沈雨荨感觉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放下来了，心底深处由衷地希望简宁和简舒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简舒可以开心地过每一天，因为她实在受了太多的磨难。简舒刚踏进别墅的客厅，却迎面看到简羽怒气冲冲地朝自己跨步过来，见此，简舒心里迅速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不料下一刻，简羽竟是快步到达她的面前，扬起手掌作势想要狠狠地扇向她的侧脸。

简舒猝不及防，眼眸惊愕地看着快要落向自己脸庞的手掌，心跳都快提到了嗓子眼。

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简羽的手却被随后匆匆追上前来的孟兰伸手拽住扯离简舒的脸庞，“简羽，你是不是疯了？舒儿是你妹妹，你怎么可以对她下如此狠手？”

简羽看着简舒，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姨母，你怎么不问一问简舒到底做了什么事？”

孟兰的确不知道，如是不由问道：“舒儿，你做了什么事将羽儿惹得如此不高兴？”

“姨母，我不知道。”简舒一脸茫然，可是心里隐隐猜到姐姐可能知晓自己嫁给简宁的事，但想了想，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毕竟姐姐没有理由那么快就知道。

简羽见简舒不肯承认，更加生气，“简舒，到现在你居然还想装傻充愣？小妈已经告诉我，你跟简宁偷偷办结婚证的事情了。”

此话一出，简舒和孟兰都惊愕了。

孟兰乍一听到简舒跟简宁结婚的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羽儿，你刚才说什么？”

舒儿跟简宁结婚？你脑子是不是被人撞坏了，他们俩是亲兄妹，亲兄妹怎么可能结婚？就算舒儿和简宁两个人愿意乱伦，法律也不允许呀。你这不是在逗我嘛！”

说着说着，孟兰发觉自己已经快要哭笑不得了。

“姨母，刚开始我也不相信的。”简羽说，“但是小妈已经跟我说了，舒儿的确跟简宁办了结婚证，小妈还骂我们两姐妹不要脸，连亲人都设计。”

说着，简羽气愤地看着简舒，“简舒你知不知道，小妈当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还记得记得，简宁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嫁给了简宁呢？简舒，你是不是想要气死姐姐才甘心？啊？”

“姐，对不起……。”简舒此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得愧疚地低头认错。

简舒认错的态度虽然非常诚恳，但简羽却不买账，依旧怒斥着，“你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你真觉得对不起我，就不会一声不吭嫁给简宁，现在反倒在我面前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你觉得我看到你那么可怜就会原谅你么？我告诉你，没门……，除非你现在就去跟简宁离婚，继续将萧子靳追到手。”

听到这句话，简舒的脸色却沉了下去，“姐，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不会去破坏雨荨和子靳两个人的婚姻，也不想成为他们之间的第三者，我跟子靳早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她看着简羽，说的一脸认真：“你想让我嫁给子靳，无非就是想过上富裕的生活，如今我嫁给了简宁，不也一样可以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吗？为什么你会如此大的反应？难道你觉得简宁就不能给予我们想要的生活么？”

“你……”简羽没料到简舒居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一时之间被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简舒。

孟兰在一旁听着两姐妹的对话，大概也理清了来龙去脉，察觉到简羽好似又要发怒，她便抢先一步对着简羽说道：

“羽儿，舒儿说得有道理，简宁愿意娶舒儿是一件大好事，可以少走不少弯路。简宁不比萧子靳差多少，而且简宁从小到大对舒儿跟对别的女孩子都不一样，以前没有多想，如今倒觉得简宁的确很喜欢舒儿。”

只不过说到这里，孟兰又忍不住升起了疑问，“舒儿，姨母听你们说了那么多，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可以领到结婚证？虽然嫁给简宁是一件好事，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亲兄妹在一起，真的好么？这不是明摆着向世人诏告……你们是乱伦之恋么？”

“就是呀，简舒，今天你不跟我和姨母解释清楚，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简羽跟着一起质问道。

看着简羽和孟兰两个人极为迫切的眼神，简舒知道简夫人并没有将简宁不是简家血

脉的事情说出去。其实这也不奇怪，简夫人肯定不希望简羽和孟兰知道这些事，但她想不明白，简夫人一向处事谨慎，怎么可能打电话将自己和简宁结婚的事情告诉简羽呢？

也许简夫人得知真相之后太过生气，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才会打电话辱骂简羽。

她还记得非常清楚，自己曾经答应简夫人……不将简宁不是简家血脉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所以无论如何，她都不可以食言。

如是，简舒只是轻微叹了口气，却没有将真正的真相说出来，“姐，姨母，不论你们怎么想，我跟简宁结婚已经是事实，我希望你们能够祝福我们。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再仇恨雨荨了，毕竟她和子靳都没有对不起我们姐妹俩。”

话落，简舒也不再继续逗留在这里，而是转身离开了别墅。

看着简舒快步离去的背影，简羽刚刚有所缓和的心情再次翻腾起来，“简舒，有本事你以后就再也不要回来，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可能祝福你们俩的。”

孟兰见简羽的情绪快要不受控制，不由拉住她的手，安抚道：“羽儿，你不要太过冲动，不管怎么说，舒儿都是你的胞妹，是你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既然她嫁给简宁，你就应该祝福他们，如果你不支持舒儿，那么舒儿一定会特别伤心。”

“跟自己哥哥结婚，只要不是傻子都不会祝福这样的婚姻。”简羽的怒意在胸腔里翻滚。

听此，孟兰却不安地扫视了一遍四周，见周围没有人方才松了口气，这时她不由压低声音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羽儿，你别再大声嚷嚷了。简宁能够和舒儿结婚，就说明他们俩肯定不是兄妹关系，如果他们不是兄妹，那么必定有一方不是简家血脉。我不是你妈妈孟妹，我不能确定你们姐妹俩到底是不是简家血脉，万一真的如我所猜，你继续这样子闹，对我们根本就没有好处，你知道吗？”

闻言，简羽心里猛然一惊，她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豪门贵圈一直都很混乱，没有亲子鉴定很难保证血脉的纯正，就算有亲子鉴定，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简宁愿意娶简舒，看似有三种可能。也许简宁从小到大都厌恶他们姐妹俩，所以不顾他们是不是亲生，只想娶简舒折磨以泄自己的愤怒；也许简宁知道简舒不是简家后人，但发觉心中爱着简舒，所以不顾简夫人的反对娶简舒回家；又或者简宁知道自己不是简家人，所以想在真相还没有查明之前，娶简舒并生下真正的简家血脉，保住自己的地位。

但简夫人那么生气，一副誓要简舒和简宁离婚的决心，可以猜得出来，简舒不是简家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实，反过来想，就算简宁不是简家人，凭她们姐妹俩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打败简宁，毕竟简宁的能力有目共睹。

所以，不管真相如何，简舒嫁给简宁是对大家最有利的结果。沈雨荨将小梓恒送进去幼儿园后就从里面走出来，不料刚到园门口便撞到了多日未见的简夫人，简夫人的气色没有以前好，即使嘴唇涂抹了红唇膏，脸上划了淡妆仍旧掩盖不了脸色的憔悴。

“雨荨，送梓恒上学？”简夫人问。

沈雨荨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为什么还问？”

本来沈雨荨直接回答，那么气氛就可以祥和的继续下去，可她如此反问，却瞬间让简夫人陷入尴尬之中。

但简夫人来找沈雨荨之前，就已经做好会吃瘪的打算，所以遭到她的不待见，心里也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还是会升起一丝难过之意。

简夫人故意转移话题，“雨荨，我的车在前面不远处，你有没有空，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么？”

沈雨荨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果绝，直接脱口而出，“不好。”

简夫人的脸色彻底僵硬了起来，她看着雨荨的目光饱含受伤之意，“雨荨，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

看着简夫人一副黯然神伤的表情，沈雨荨感觉心底深处某根神经似乎被轻轻地触动了一下，莫名一恸，她想了想，终是道：“简夫人，不好意思，我妈很快出来了，待会儿我会和她一起回家。”

简夫人当然知道沈雨荨口中的‘妈’是指何玉娇，此时听到自己女儿喊其她人为‘妈妈’，说不介意肯定就是自欺欺人。

她正欲开口，不料就看到何玉娇疾步朝她们这里走过来。

何玉娇还没出到园门口之前就看到简夫人，见她站在沈雨荨面前，想到简宁和简舒结婚的事情，她的心里就堵着一口闷气，所以脚下的步伐也是越走越快。

沈雨荨跟何玉娇相处多年，早就达到了心有灵犀的程度，当自己妈妈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她的后背似乎长了一双眼睛似的，下一刻，她已转过头，看向何玉娇，“妈……”

何玉娇走到她的面前，眼角的余光不善地瞥了一眼简夫人，“雨荨，她来这里干什么？”

此话一出，不等沈雨荨开口解释，简夫人便到两人的面前，对着她们道：“玉娇，雨荨，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到茶馆谈一谈吧。”

何玉娇本欲在这里就质问简夫人，但是听到她的提醒方才意识到这里还是园门口，如是只好替沈雨荨应道：“那……好吧。”

既然何玉娇已经答应，那么沈雨荨就没有再拒绝的理由，毕竟她跟简夫人两人之间也应该好好谈一谈简宁和简舒的事情了。

美其名曰喝上午茶，其实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

二十分钟后，三个人坐在一间设计典雅，气氛宁静祥和的包厢里，偌大的包厢里面只有三个女人，可以让她们放松紧张的心情。

相对于急性子的何玉娇，简夫人表现得较为不焦不躁，可此时此刻最急切地却莫过于她，她的视线扫了一眼何玉娇，随后落在了坐在对面的沈雨荨身上。

“雨荨，你心里是不是还怨恨我当年为了利益抛弃你？”

“没有。”沈雨荨回答得干脆利落，丝毫没有看到一丝埋怨愤恨的情绪。

可是，简夫人看得出来，她其实对自己非常不满，要不然对人一向温和礼貌的她不会是这种漠然的态度，“我当年也是形势所逼，才会那样子做，这二十多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寻找你的下落，只是天意弄人，让我们母女俩分离失散了那么多年。”

“那真是太委屈你了。”沈雨荨抿了一口茶，淡淡地道。

她越是如此淡漠，简夫人的心里就越难受，“雨荨，你不明白，这二十多年来我究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简宁当时还很小，你爸爸又不在世，他的那些兄弟姐妹每时每刻都在觊觎他的东西，想方设法夺去本该属于我们的一切财产。我没有能力，苦苦守了几年最终还是让他们夺去了所有，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但要照顾教育简宁，还要想办法对付那些豺狼虎豹，过的都是非人一般的生活。”

说着说着，简夫人不禁红了眼眶，沈雨荨感觉自己的某根弦似乎又再次被触动了。

她说：“尽管生活再困难，但我仍然没有放弃，所幸简宁没有辜负我的一片苦心，终于从他们手里成功夺权回来。夺权成功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回国寻找你的下落，因为我一直都希望你能够嫁入简家，好好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希望以后能够好好弥补我之前犯下的过错。”

说到动情处，简夫人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沈雨荨的手，“雨荨，你可以原谅妈妈吗？”

“……”简夫人握住她的手的瞬间，她感觉全身都涌起了一股极其亲切的异样感觉。可是自己自从知道真相之后，就特别排斥她吗？为什么自己听她说了几句话，就开始心软呢？是因为自己真的是一个特别容易哄骗的人？还是说……这就是血缘的力量？

见沈雨荨没有说话，简夫人的神色更加黯然，她抿着唇，随后再次说道：“雨荨，妈从来没有想过抛弃你，这是真的，我从始至终都希望简宁将你娶回家，让你留在妈妈的身边。”

坐在一旁的何玉娇自来到茶馆包厢之后，就安静地充当一个局外人，没有去打搅简

夫人和沈雨荨两人促进母子感情，毕竟她知道自己并不是雨荨的亲生妈妈，既然简夫人出现，那么她理应将雨荨重新交给她。

可是，有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正所谓知易行难就是这个道理，她表面上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舍，但自己跟雨荨在一起那么多年，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刚开始简夫人让沈雨荨嫁给简宁，她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合适的，一方面，简夫人是雨荨的亲生妈妈，不会为难雨荨，另一方面，自己名义上依然是雨荨的妈妈。

很长一段时间，她天天都盼望着雨荨能嫁给简宁，好不容易盼到雨荨跟子靳的感情到达破裂的边缘，孰料却在这个时候传来简宁和简舒办了结婚证的消息。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的气愤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那时她没有拿刀去砍人已经算是奇迹了。

后来，看到子靳和雨荨两人和好如初，她才没有那么生气，但心里始终堵着一口闷气。如今听到简夫人三句不离‘希望雨荨能嫁入简家’的意思，她堵在心里的那口闷气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喷涌而出。

看着对面的简夫人，何玉娇终于按捺不住体内的怒意，大声怒斥道：“江玲珑，你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你口口声声说想要雨荨嫁给简宁，可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简宁和简舒会在一起，还办了结婚证么？你不是说简宁绝对会听你的话，一定会娶雨荨的么？可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你是不是觉得把我耍得团团转，就觉得特别开心？啊？十几年没有联系，看在你有苦衷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但现在你又跟我玩失约，真的受够你了。”

两人乍一看到何玉娇反应如此大，都被吓了一跳。

沈雨荨坐得离何玉娇比较近，见此，她忙不迭伸手拉住气得拍案而起的妈妈，“妈，你别那么冲动，先坐下来好不好？你这个样子若是让进来的服务生看到岂不是让别人笑话？”

闻言，何玉娇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实在太过冲动，如是冷哼了一声便顺势坐了下去，但嘴里仍然不忘埋怨简夫人，“玲珑，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如果你真的把我惹恼了，我就再也不可能同意让雨荨回到你的身边了。”

简夫人看着怒意未消的何玉娇，语气有点急，“玉娇，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让简宁和简舒离婚，将雨荨娶进简家。”

可沈雨荨听到这话却更加不悦了，她凝着眉说道：“简夫人，如果你让简宁和简舒离婚，那么你以后就休想再认我这个女儿了。”

“……”何玉娇和简夫人都诧异不已。

“雨荨，你疯了。”何玉娇说，“你是简家血脉，迟早都要嫁给简宁的。你别以为这几天子靳对你的态度有所好转，就心软想着继续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你，像萧子靳这

种招蜂引蝶的体质，以后你都只能活在担忧痛苦之中。”

简夫人的眼神也颇为哀伤，“雨荨，你是不是还没有原谅妈，所以不想留在妈妈的身边？”

面对着两个‘妈妈’，沈雨荨不由说道：“我想告诉你们，自从嫁给子靳以来，我就决定想要跟他白头偕老，我爱子靳，子靳也爱我，虽然说得过于肉麻，但这却是事实。我是成年人，我自己可以分辨孰真孰假，我也有自己选择真爱的权利，所以希望你们别用你们的思想左右我的选择。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物品，不是你们说想给谁就给谁。”

说到这，她看向了简夫人，语气也颇为认真严肃，“简夫人，舒儿是一个好女孩，她以前受了太多的苦，简宁和舒儿能在一起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缘份。你一直在意的是简家的血脉，可你有没有想过，舒儿也是简家血脉，他们俩在一起，我和子靳在一起，不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么？为什么你还想着要拆散我们？”

“我……”简夫人内心复杂不已，简宁也跟她说过，简舒是简家血脉的事情，但是简舒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从本质上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一样的概念。

可是，如果她为了简家血脉去破坏子靳和雨荨两人的感情，真的好么？即使自己通过各种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简宁和雨荨难道真的就能幸福快乐地在一起么？子靳如果知道自己从他身边抢走了雨荨，他真的甘心放手么？

沈雨荨看到简夫人的态度似乎有点松动，不由继续说服她，“你不是一直都想要我原谅你吗？如果你保证以后对简舒好，那么我就原谅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一听到雨荨可以原谅自己，简夫人不禁有些受宠若惊起来。

见简夫人表现得如此激动，沈雨荨心里划过一抹异样，随后她还是点了点头，“是真的。”

听到她的肯定回答，简夫人脸色终于绽放出一抹欣喜若狂的笑容，她激动得脸蛋都泛起了红晕，“雨荨……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对舒儿像对亲生女儿一样，绝对不会让她受欺负受委屈的。”

简夫人的笑容太过灿烂，沈雨荨突然间感觉自己未承认的亲生妈妈竟然如同一个青涩少女一样，让人又怜又爱。不知为何，她有一种想要伸手抱住简夫人的冲动，可想到自己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她还是果断地让自己压制了这种冲动，尽量保持淡定的微笑。

“简夫人，谢谢你。”这是沈雨荨真诚的道谢。

“雨荨，你不必对妈那么客气，这是妈应该做的。”简夫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自称自己是雨荨的‘妈妈’，她相信再过一段时间，雨荨就能原谅自己喊自己‘妈妈’了。

“……”何玉娇在一旁看着母女俩，眼眶情不自禁地湿润了起来，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只知道自己心里已经五味杂陈，连自己都无法清楚自己的心情了。

第 163 章 遗嘱

一大早，萧子靳便隐隐约约听感觉到公司的氛围不太对劲。甚至还听到有职员在窃窃私语。

“听说董事长病得非常严重……”

“是吗？这是不是真的？”

“是呀，据传都已经立了遗嘱。”

“你听谁说的？消息可不可靠？”

“应该可靠，我有一个表姐在医院工作，刚好董事长就在那间医院里。”

“那你知不知道，董事长会让谁当萧氏掌权人？”

“这我就知道了，不过我觉得会是大少爷，毕竟一直都是他在管理公司。”

“这可不一定，谁知道董事长心里钟意的人选到底是大小少爷还二少爷呢？”

“也是呀，听说大小少爷和二少爷这段时间斗得可激烈了，如果萧家再多几个男子，估计都可以上演一场九子夺嫡大战了。”

“争权夺财，一直都在豪门贵族家庭里不断地重复上演，只要别连累到我们这些无辜之人就可以了。”

“怎么可能不连累呢？上层高位者的利益跟我们这些底层员工的利益是紧紧相连的，所以看不清形势站错队伍，分分钟会被炒鱿鱼，知道么？”

……

短短的半天，萧子靳竟然发现几乎所有的员工都在谈论萧老爷子病重，到底谁会是萧氏下一任掌权人的事，这股风言风语以燎原之势迅速蔓延至全公司，扰乱了每一位员工的工作和思想，影响程度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这个时代，谣言是极其可怕的一种东西，如果不采取一些手段破除谣言，那么将会愈演愈烈，发展到一种令人无法想像的地步。

如是，萧子靳为了此事，不得不下发公告称萧老爷子病情稳定，并禁止大家继续谣传。由于他的果断决绝，很快公司所有的员工都不敢私下讨论这件事，成功阻止了快要泛滥成灾的谣言。

但是有时候有些事并不会空穴来风，既然有人谣传老爷子立了遗嘱，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真的。下午，萧子靳和沈雨荨一起去医院看望萧老爷子，这一次医护人员并没有

阻拦他们俩。他们俩都以为爷爷的气已经消了，所以才会允许进去探访。

孰料，走进病房后仍旧看到萧老爷子闭阖着双眼，见此，两人心里都蓦然一紧。

萧子靳抢先向正给萧老爷子察看针水的陈医生问道：“医生，我爷爷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吗？”

陈医生戴着口罩，说话的声音有点模糊，但他们还是能听清楚，“前几天就醒了，现在只不过是睡着了。”

很快，陈医生弄好手头的动作，站起来摘下口罩说道：“萧先生，萧老爷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过几天就可以转出重症病房，你们不用太过担心。”

闻言，萧子靳和沈雨荨都不由松了口气。

“医生，辛苦你了。”萧子靳面露真诚的微笑。

陈医生说：“萧先生，你不用太客气，这是我们医生该做的事。”

说这话时，陈医生有点心虚，毕竟他曾经收了王素的贿赂，合谋阻拦他们夫妻俩进来病房看望萧老爷子，但是事情已过去，而且没有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他才没有那么愧疚自责。

似乎不敢再正视萧子靳，如是陈医生说完这句话就迈步朝病房门口走去，不料却正看到王素看着他们，神色复杂，不过最后两人只是相互微笑点头就擦肩而过。

其实，王素刚才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刚巧听到陈医生告诉他们……萧老爷子的身体开始好转的消息，不得不承认，她根本不希望老爷子可以出院，如果他不归西，那么等他出院之后一定会知道岳城度假村项目是萧子靳卖掉的，到时候肯定会再次修改遗嘱。一想到此，王素就恨不得老爷子立刻去死。

王素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最后踏步到萧老爷子的病床旁，看着萧子靳道：“子靳，雨荨，你们俩还有工作，爷爷交给小妈照看就可以了。”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接话，而是开口问道：“小妈，我听说爷爷立了遗嘱，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为什么你们没有告诉我？”

闻言，王素浑身一僵，但为了不让他起疑，她还是摆出一副黯然神伤的表情，“既然你如此问，那么我唯有告诉你了，爷爷的确立了遗嘱……”

说到这，王素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病床的方向，见老爷子还没有醒过来，不由继续低声道：“不过，爷爷让我先别告诉大家，以免引起内斗，你也知道，爷爷最不希望看到儿孙们针锋相对，弄得鸡犬不宁。况且你爷爷的遗嘱都是保密的，只有律师团和公证人知道遗嘱内容。”

说着，王素无奈地叹了口气，“唉……我也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小妈，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萧子靳说，“既然爷爷不希望大家知道，那么我也不好继续追问遗嘱的事情。”

其实，萧子靳知道，就算追问也无济于事，遗嘱的内容除了律师团可以知道，就算是立遗嘱最亲近的亲人也不可能看得到，除非立遗嘱本人愿意给别人看。

见萧子靳不再起疑心，王素心里不禁暗暗自喜。

最后，因萧子靳和沈雨荨还有工作，如是两人待了十几分钟之后就一同离开了医院，王素确定两人不在医院，不由悄无声息地换掉了萧老爷子的针水。自那一天和简羽不欢而散之后，简舒一直都耿耿于怀，心里极其愧疚，如是想了想，终是决定再次前往简羽的住处，试图修复两姐妹濒临破裂边缘的关系。

从简宅出发，大概二十分钟后，简舒到达了原来的家。大门紧紧关闭，简舒以为简羽不在家，心里颇为失落，转身想离开这里，但刚走没几步便再次转过身子，按下了大门的密码。

密码还是她的生日，这让她既诧异又感动。那天过后，简羽不但不再主动给她打电话，也不愿意接她的电话，她一度以为简羽已经不想认自己这个妹妹，但是大门密码没有更改这个事实却让她感动得快要流下了眼泪。

怀揣着这种复杂的心情，简舒还是迈步走进去。偌大的客厅没有一个人，空荡荡的，看着好不凄清。

她深吸了口气，随后还是不由自主地走进一间房，推开房门，一股熟悉的味道瞬间扑鼻而来。这间房就是简羽的房间，两个人平时虽然都是分开睡，但偶尔也会一起睡。

简羽和她都有一个公主梦，房间布置得如梦幻的童话世界一般，精致华美的梳妆柜前摆着两个人的亲密合照，阳光下，她挽着简羽的手，简羽搭着她的肩，两人的五官精致完美，笑起来如沐春风，看起来就像世界上最快乐的精灵一样。

她走到梳妆柜前坐到柔软的欧式圆椅上，看着镜子里映照出来的样貌，她发现自己的脸上并没有笑容，这也许是因为自己想到……简羽不体谅自己吧！

不知道出神了多久，简舒不由得翻开自己的包包，从里面抽出一张 52 万元的支票。这张支票是简宁跟自己领取结婚证之后送给自己的礼物，当时自己觉得没有必要拒绝了他，但是后来想到了简羽还是收下了那张支票。

此时，简舒拿着支票，作势拉开抽屉想要放进去，可无意中却看到了抽屉里面的一张写着‘亲子鉴定报告书’的信封。

亲子鉴定报告书？

是谁的？简羽没有生过小孩，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难道她已经怀疑简宁的真实身份了？

想及此，简舒心内一紧，将手中的支票搁置到一边，伸手进去抽屉拿出了那份亲子鉴定，然而快要翻开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之际，报告书却被一只不速之手夺走了。

简舒蓦然转头，视线正落在简羽神色慌张的脸庞上，心里莫然一慌，忙不迭地转过身子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姐……”

简羽握紧手中的亲子鉴定报告书，见简舒的视线落在上面，情急之下不由得将它藏在身后，说话的语气也隐隐带着慌乱之意，“你……看到什么了？”

简舒见简羽的神色紧张，心里更加疑惑，“姐，那份亲子鉴定报告书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就是那回事呀！”简羽说话已经开始变得语无伦次。

简舒担心这是针对简宁的亲子鉴定，可她在没有确定真相是否属实之前，不敢轻易将祸水引到简宁的身上，如是只得试探性地问道：“姐，那份亲子鉴定报告书里面的两个人到底是谁？”

听此，简羽提起的心却落了下来，既然简舒如此问，那就证明她还没有看到内容，只要她没有看到内容，自己就可以松了一口气。按照简舒的性格，如果让她知道这份亲子鉴定是关于萧子靳和小梓恒的，她肯定会去告诉沈雨荨和萧子靳。

一想到他们三个人有可能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简羽就特别不甘心，所以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就绝对不能让这份报告书被别人看到，此时此刻，她只恨自己没有将它收藏得更加隐秘一点，而她也没有想到，简舒会无缘无故跑进自己的房间。

见简羽不说话，简舒不禁再次问道：“姐，到底是谁的？”

面对简舒的追问，简羽为了不让简舒知道真相，只得故意转移话题，不答反问：“简舒，我倒是想问你……你来我这里想要干什么？”

“我……”问题转变太快，简舒一时之间还没有反应过来，看着简羽竟然说不出话。

简羽本来已经不再生气，简舒能够来这里，她的心里其实非常高兴，只不过此时此刻她也只能故作怒态，“是不是觉得自己嫁给简宁，成了简太太就觉得自己特别威风，想回来我这里向我炫耀一下……你到底活得有多风光，是吗？”

“我……没有。”简舒被如此误会，不由红了眼。

“呵……”简羽冷笑，“没有？如果以前你说没有，或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但是自从你瞒着我和姨母偷偷跟简宁结婚之后，我就再也不相信你说的鬼话连篇了。如果不是小妈打电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根本不准准备将事情告诉我，想要将我和姨母耍得团团转，是不是？”

简羽如此嘲讽自己，简舒觉得心里难受极了，霎时间红了眼眶，“姐姐，我没有，真的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当时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一定不会原谅我的，所以我不敢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之前跟你坦白那件事，可是我没想到你会知道得那么快。姐，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是我的亲姐姐，我就算伤害所有人也不会伤害你的，因为你是我的至亲至爱。”

简羽听到一向文静，不善言语的简舒说出了这么一番肺腑之言，说不感动那肯定是假的，可如今她却只能狠心下逐客令，“够了，简舒，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些话，你不觉得很虚伪很做作吗？这种话我以前对别人说得太多太多了，请你不要再来侮辱我的智商，好吗？我这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烦请你现在就离开我的家，我看到你会非常不高兴，你懂不懂？”

“姐……”简舒万万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豆大的泪珠正在眼眶里疯狂地打着转。

简羽怒斥道：“不要叫我姐，我现在不想看到你，烦请你出去！”

见此，简舒感觉自己的心仿佛在流着血一般，“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如果你不想看到我，那我现在就离开，希望你也不要太生气。”

话落，简舒转身拔腿跑出了房间，走出了别墅。

简舒离开后，简舒再也控制不住，整个身子都无力地瘫坐到椅子上，视线无意中看到了梳妆柜上面的一张52万元支票，内心迅速涌起一股自责之意，苦涩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沿着眼角，顺着脸颊流了出来……。萧子靳算是最后一个赶到重症病房的人，此时，王素、萧泽飞、唐晓、萧蔓、萧琴、沈雨荨都围站在萧老爷子的病床旁，看到他匆匆赶进来，并没有说什么话，大家只是继续悲伤地看着已经被宣布离世的老爷子。

由于萧老爷子离世的消息对大家的冲击力实在太太大，所以所有人都黯然神伤地站在那里，平日里针锋相对的‘两家人’，此时却不约而同地沉默不语，默默抽泣起来。

这种气氛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萧子靳首先开口问王素，“小妈，昨天医生不是说……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了吗？为什么短短一天之内却会变成这个样子？”

“子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素被萧子靳如此问，不由脸红耳赤，“难道你怀疑是我害死老爷么？”

萧子靳说：“我没有，我只是向你询问一些情况而已。”

他尽量让自己说话的语气听起来更加平静，可是萧老爷子离世的消息实在让他无法接受。爷爷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人，一直以来都是爷爷教导他照顾他疼爱他，爷爷对他的付出根本不是那个风流老爸能比的。

从小到大，他最敬佩的那个人就是爷爷，除了感情之外，其他事情几乎都会顺从他

的意思，不希望让爷爷失望。前段时间，爷爷对他失望至极，他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难受，他一直想找机会消除爷孙俩之间的误会。

可是，可是……为什么他却连见爷爷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他跟爷爷之间的误会还没有消除，他无法接受爷爷抱着遗憾离开人世，更加不甘心自己还没有跟爷爷解释就让两个人被迫阴阳相隔。

王素根本不可能知道萧子靳内心深处的思绪如何翻腾，她只庆幸萧子靳并没有怀疑是自己动的手脚，如是她装做一副哀伤的表情说道：

“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刚才我来到医院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走进病房便听到一名护士惊恐地告诉我……老爷离世了。当时我根本没办法相信，可是事实证明，老爷的确没有了呼吸。”

萧子靳仔细地听着王素的话，认真地看着王素的表情，试图从她的细微动作看出一些异样，但她表现如常，他便不再追问她，只是想到遗嘱的事情，他又不得不怀疑她……。

他扫视了一遍病床旁的一众家人，最后他不发一语，直接走出了病房，强烈要求医院查清楚萧老爷子离世的真正原因。王素的耳目将此事告诉了她，吓得她双腿都差点软了下去。

萧老爷子之所以离世，是因为她担心老爷子会好起来便让人偷偷拔掉他的氧气管。

她没想到萧子靳竟然会要求医院彻查老爷子离世的原因，万一查出真相，那么她岂不是变成杀人凶手？想及此，她浑身不由再次打了一个冷颤。

大家都没有察觉到王素的异样，所有的人都在病房内守着萧老爷子，一刻都不能没有人在这里守候。

最后，医院查出萧老爷子是因为呼吸困难导致心脏骤停，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得知这个结果后，王素第一时间松了口气，而萧子靳却凝紧了眉头，陷入了更长时间的思考之中，沈雨寻见他凝眉思索，心内划过一抹疼，可也不知道这种时候自己能跟他说什么话，只得在一旁默默地陪伴着他。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榆市著名的风水大师赶到了医院，据叶大师所言，萧老爷子需要选一个良辰才可以送进殡仪馆，不然对后代的影响非常不好，而叶大师算出的时辰则是夜晚子时，也就是晚上十一点。

叶大师说，萧家所有女人回去萧宅开始置办葬礼，男人留在医院守到晚上十一点，当然小文墨除外。

直到这时，萧子靳才意识到……萧家男丁真的非常少，当初爷爷一直盼望自己能够早日成家生小孩，如今才深切地明白爷爷的迫切希望，心里不由更加自责。

萧子靳和萧泽飞两个人守在病房之内，自撕破脸皮以来难得一次相对无言，只是默默地面对面站着。沈雨荨忙着置办萧老爷子的葬礼，经过王素的卧室时，她看到了王素正抱着小文墨笑得满面春风，眉目不悦。

爷爷刚刚离世，王素竟然可以表现得如此开心，这不得不让她起疑，如是她悄无声息地躲到卧室的门外，小心翼翼地探头看向里面。

此时，王素伸出食指逗弄小文墨，嘴里还不忘说道：“小文墨，那个老家伙去世了，你以后就是萧氏的新任大股东啦！你将要成为大股东了哟，开不开心呀？开心的话就对着奶奶笑一个，好不好？哎……对了，就是这样笑，看你这么机灵，以后肯定就是又一个叱咤商场的风云人物，那什么萧子靳简直弱爆了，是不是……？”

而一旁的唐晓，也是一脸幸福的笑容。

躲在门外偷听的沈雨荨脸上难掩其的惊愕之色，她久久无法从王素的话中回过神。

小文墨将会成为萧氏的新任大股东？

小妈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她知道这种事？她只是随便说一说而已，还是真的知道遗嘱的内容？她这么高兴，是不是说明爷爷就是被她害死的？

一直直到萧子靳从医院回来之后，沈雨荨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看到萧子靳走进卧室，她想了想，最终还是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出了自己的所见所想，他听完之后，眸中闪过狠厉之色。

“从始至终，小妈就不是一个好人，自从得知爷爷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怀疑小妈了，只不过医院并不能查出是深层的真相而已。”

沈雨荨说：“难道就这样放过小妈么？我觉得凶手十有八九就是小妈了，要不然她不可能那么高兴地说出那些话。”

“杀害爷爷的凶手，我绝对不可能放过。”萧子靳的拳头紧握而起，额上青筋突出，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凌冽气息，“她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可她绝对想不到，我一直都在调查这件事，等到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她还能如何得意。”

“嗯，小妈的确太可恶了。”沈雨荨只要一想到晚上在卧室外看到王素的丑恶嘴脸，就忍不住作呕，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毒辣的蛇蝎女人。

以前，她觉得小妈只不过是脾气坏了一点而已，但没想到王素居然在背地里叫爷爷‘老家伙’，爷爷过世，非但没有悲伤，反而还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

当时若不是担心打草惊蛇，她肯定想上前狠狠地揍一顿王素，就算所有人都认为她欺负长辈，没有教养也无所谓。

但她知道，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等到真相出来之后，王素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她抬脸看着萧子靳，发现他脸色倦怠悲伤，如是抱住他安抚道：“子靳……你也要节哀顺便，千万别在这个时候被他们给打垮了。”

她当然知道爷爷对萧子靳意味着什么，而爷爷的离去对萧子靳必然是打击最大的。

“嗯，我知道……。”萧子靳回抱了她，笑的苦涩不已。葬礼持续了三天，萧老爷子生前的亲朋好友都前来参加他的葬礼，这足以证明老爷子的威望和影响力。所有前来参加葬礼的人都表示万分的悲恸之意，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情深意切的哀伤之色。

但是，披麻戴孝的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都敏锐地发现了王素哀伤之下的虚伪，两人相视一眼，眼里都流露出对王素的愤恨。

三天过后，萧子靳仍然没有放弃对老爷子去世真相的调查。

此时，萧家所有人都一齐聚在萧宅的客厅，等待律师宣读萧老爷子的遗书，其实当张律师告诉大家……老爷子已经立了遗嘱的时候，几个不知情的人是非常惊愕的，毕竟老爷子去世得非常突然，之前也没有收到他立遗嘱的风声。

但，既然张律师如此说，众人也只好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站在他们中间的张律师开口。

张律师看向萧家的一众人，见所有人都在此处，如是拿出遗书，开始宣读。

遗嘱不是非常复杂，主要内容就是告诉大家……萧老爷子名下的20%股份均由萧家曾长孙继承，名下房产、基金、债券等一切财产均由四位孙子女继承。

遗嘱宣读完之后，居然是一直很少发言的萧琴发出了质疑，“张律师，我爷爷生前就跟大家说过，只要子靳结婚，那么他就是萧氏继承人。可是遗嘱上面却说由萧家曾长孙继承爷爷名下的所有股份，众所周知，萧家曾长孙就是小文墨，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孩居然是萧氏的新任大股东，你这不是在逗我吗？这种话说出去，你觉得会有人相信吗？”

王素本想开口跟萧琴辩驳，可想到自己此时不适合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如是还是强忍住心中的不悦，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好戏，因为她知道无论如何，自己的孙子都将会得到萧老爷子名下的20%股份。

唐晓虽然早已经知道遗嘱的内容，但此时听到老爷子的遗嘱，不由欣喜若狂地看着怀里的小文墨，眼里的兴奋狂喜已经无法言喻。

萧泽飞也控制不住暗暗自喜，他有一种想要立刻抱住小文墨狂亲狂吻的冲动，可毕竟早已经升级当爸爸，所以他还是比较沉稳一些，不至于做出那种年轻气盛的动作，惹

人笑话。

相对于王素一家子的欣喜若狂，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则显得颇为淡定，淡定中又不难看出两人的失落以及质疑。

萧琴见在座所有人都一副没有任何异议的模样，心里更加生气，“张律师，除非你拿出证据证明这是爷爷的遗嘱，要不然我绝对不会相信的。”

张律师看着怒气冲冲的萧琴，显得不焦不躁，只是轻应了声，“好……。”

话落，张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对着大家说道：“这是萧老爷立遗嘱的时候留下的录音笔，我相信听完之后你们心中自然可以明了了。”

说着，张律师按下了录音笔的播放键，大家都不由得屏息凝听。

录音时间持续十多分钟，播放完之后，所有人都不得不相信遗嘱的真实性，萧琴就算再怎么不愿相信也无济于事，毕竟事实已经摆在那里。

王素，萧泽飞和唐晓激动得快要欢呼雀跃起来，但碍于有外人在场，不敢表现得太过失礼，更何况，他们觉得应该顾及一下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的心情，要不然他们担心某人一怒之下将小文墨活活掐死。

沈雨荨坐在萧子靳的旁边，看着他落寞的侧脸，心如刀绞，突然间，她非常怨恨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不能替他生一个儿子，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让爷爷对他失望，就不会变成现在这种局面。

她想开口说话，却发现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更加难过。

张律师见大家已经没有异议，便带着自己的律师团一起离开了萧宅。他们离去后，萧家所有人也不想再逗留在客厅，尤其是王素三个人，恨不得立刻回到卧室，表达他们的兴奋喜悦之情。

他们走了之后，偌大的客厅里只剩下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个人，两人相对无语，都默默地走向二楼，进去卧室之后，沉默的气氛仍旧持续了很久……。

不知道过了多久，沈雨荨终于开口说道：“子靳，对不起……”

第 164 章 第一继承人

此时，他们正坐在卧室的沙发上，他转头看着眼眶有点红的沈雨荨，不由伸手揽过她的腰，让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雨荨，是我对不起你，你并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她摇头，语气里尽是自责之意，“我没嫁给你之前，爷爷非常器重疼爱你，可是自从我嫁给你之后，爷爷就开始对你越来越失望，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我，如果从一开始我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或许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让萧泽飞他们捡了大便宜，而你却只能将自己苦心经营那么久的公司拱手相让他们。”

说着说着，沈雨荨已经说不下去，她的脸上全是愧疚之色。

萧子靳伸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秀发，“雨荨，这些都不能怪你，我们既然能够成为夫妻，那就是一种缘份，而且跟爷爷对我的态度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你别太过自责了，好吗？”

“可是……”她还是觉得这一切只因她而起。

他抬起她的脸，眉目不悦，“你这么在意遗嘱的事情，是不是介意我不能继续担任公司的大股东，所以你嫌弃老公了？”

此话一出，沈雨荨心里一惊，随后忙不迭地摇头，“不……不是的，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即使你是不是公司的大股东，我也会一直喜欢你，只要你不嫌弃我，我以后挣钱养你都可以。”

听此，萧子靳凝紧了眉头，“老婆，你觉得老公像那种吃软饭的人么？”

沈雨荨看着男人英俊快要令人魔怔的俊脸，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你长得那么帅，的确非常像。”

不得不承认，这句话令他非常受用，他唇角勾起一抹释然的笑意，“老婆，你不用太过担心，就算没有萧氏大股东的身份，我一样可以活得好好的。我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在意是否是萧氏的继承人，当被娶你为了继承权只不过不甘心让王素占了大便宜。如今事已成定局，那就让它过去算了。”

“嗯。”沈雨荨欣慰地说道，“不管怎样，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男人在不如意的时候，听到自己另一半说出这样的话，心中的感动根本无法言喻，他不由得将她搂得更加紧，“雨荨，谢谢你。”

“……”沈雨荨温柔地看着萧子靳，心里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她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只要不放弃不气馁，他们一定可以活得更加好。

即使两人非常不愿意看到王素三人的丑恶嘴脸，但还是要下去一楼吃晚饭，晚饭期间，他们的嘴从不消停，话里话外都在嘲讽萧子靳和沈雨荨。

当事人早就有心理准备，所以一餐饭下来，两人都像局外人一样，心情已经做到不受他们影响的程度。然而，作为夹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萧琴就显得特别不淡定，她听着王素三人的话，心里恨得直咬牙，可碍于自己没有理由去责骂他们，所以一直隐忍着肚子里的那股怨气。

但是，怨气无处发泄便会越积越深，终于，当晚饭结束后，萧琴再也按捺不住，她看着相拥走上二楼的萧子靳和沈雨荨，拳头紧握而起，随后也拔腿跟了上去。

当他们两人正欲踏进卧室之际，萧琴却叫住了他们，“子靳，雨荨，你们等一下。”

如果仔细听萧琴这句话，会察觉出一丝隐忍的怒意，但由于隔得有点远，两人并没有注意，如是都停下了脚步看着匆匆走过来的萧琴。

她走到两人的面前，“大哥，你能不能……先进去卧室？我有话想跟雨荨说一说。”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答应，他总觉得此时的萧琴有点奇怪，但见她神色如常，一时之间也看不出哪里不寻常，所以只是疑惑地看着她。

沈雨荨见萧子靳没有反应，不由看着他说：“子靳，你先进去吧。”

萧子靳想了想，终是点头，“嗯，那你们好好聊一聊。”

话落，萧子靳转身迈步走进了卧室，萧琴看到自己的大哥眼里心里只有沈雨荨一个人，心里更加生气。

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提的要求需要沈雨荨同意，他才点头答应？难道这个女人真的有那么好，值得他如此对待？

越想就越气愤，可她还是极力压制住心中的怒气，淡淡地道：“雨荨，我们先到那里吧。”

萧琴口中的‘那里’就是离卧室不多远的走廊拐角，拐角有一个窗口，可以将宅子外面的夜色尽收眼底。

此时，窗外夜色正浓，星星在天空上欢快地眨巴着双眼，美丽极了。然而，窗里面的两个人却是神色各异，心情沉重，与夜空的美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琴，你找我有什么事？”萧琴并没有主动开口说话，沈雨荨只好问道。

萧琴也许太过生气，看着沈雨荨那一张脸，拳头又再次不由自主地紧握而起，雨荨好像察觉到她的异样，脸色担忧，“小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的脸色看起

来那么差？”

这种时候，沈雨荨越是关心她，她便越容易朝坏方向想，她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善良纯洁皮相的祸水女人而已。

一想到自己的大哥因为沈雨荨而失去了萧氏大股东，她就恨不得直接掐死她。

萧琴仍旧不说话，见此，沈雨荨更加担心，她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拉住萧琴紧握而起的手，“小琴……”

可，当沈雨荨的手碰到她的手之际，她再也控制不住，一把狠狠地甩开雨荨的手，扬起巴掌就怒扇向雨荨的干净白皙的脸庞。

沈雨荨条件反射地伸手捂住了自己被扇的侧脸，抬眸惊愕地看着萧琴。

直到这时，萧琴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控，心中既愧疚又愤怒，可愤怒还是继续侵蚀着她的大脑，夺去她的理智，她指着沈雨荨，怒斥道：“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生气，恨不得扬起巴掌再次扇我一巴掌？”

即使脸颊像被鞭抽一般疼痛，可沈雨荨还是尽力忽略这种痛，咬着牙道：“我……没有。”

萧琴却不理会沈雨荨的回答，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沈雨荨，你知道么？如果不是因为你，爷爷绝对不会对大哥彻底失望，那么萧氏继承权也不会落到萧泽飞儿子的手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究竟给大哥造成多大的伤害和损失？你知不知道，大哥一直想要抢到继承权，只为了兑现当年在妈妈坟前许下的承诺？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存在，让大哥彻底陷入了内心的无尽谴责中。”

萧琴的情绪根本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一直以来，大哥都是一个做事有分寸，有担当的男人，即使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在意，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感到太过自责。大哥那么无私的一个人，为什么就遇到了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女人呢？我真的搞不明白，我也非常不甘心大哥娶到你这样的女人。”

沈雨荨的脸颊还在痛，可她觉得那一丁点皮肉痛根本比不上心里的愧疚更加让人疼痛，面对萧琴的指责，她只得自责地说道：“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你觉得现在跟我说……对不起还有用么？”萧琴怒，“如果你能替大哥生一个曾长孙，就算让我对你三拜九跪，为我刚才扇你的那一巴掌说成千上万句‘对不起’，我都毫无怨言。可是，你觉得有可能么？我告诉你，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做什么都没用了。”

萧琴愤怒地瞪着沈雨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恨你，但大哥一心一意护着你，我也不能对你怎么样，只能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话落，萧琴再也不看沈雨荨，转身跨步离开了这里。

沈雨荨捂着自己的脸，蹲在窗下低低地抽泣了起来，自责之意如波涛汹涌的滔天江水在她的心里恣意翻滚，压得她快喘不过气。自从看过那份亲子鉴定书后，简舒对鉴定书就一直耿耿于怀。

那天因为简羽突然转变话题，所以她未能问清楚，如今仔细想来，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再回去问出真相，要不然她只会继续寝食不安。

如是，简舒怀揣着疑惑的心情来到了别墅大门外。

她站在门口，看到了简羽和孟兰两人坐在沙发上笑得正欢，秀眉一蹙，故意停住脚步，侧耳倾听两人究竟在聊些什么。

“姨母，萧老爷名下的股份真的全都由萧家曾长孙继承了？”这是简羽的声音，即使隔得有点远，但简舒还是能清楚地听到简羽声音里毫不掩饰的嘲讽意味。

孟兰不由说道：“嗯，我也知道了，看来当初萧子靳拒绝娶简舒倒是我们的运气了。”

“呵……”简羽冷笑，“一说起当初，我就来气，那个时候我费尽心思讨好他，他居然将我弃如敝履，好像我们就是没人要的女人一样。”

孟兰拉着简羽的手，“羽儿，别气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都不用再提了。萧家曾长孙是萧文墨，名义上是让萧文墨继承，其实最后实际上掌权的人就是萧泽飞。王素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家伙，萧子靳这一次真的快要走到尽头了，到时候我们等着看他的好戏就可以了。”

“呵呵，是呀，只要想到萧子靳那副落魄样，我的心情就变得特别好。”简羽情不自禁地仰头大笑，完全没有平日里的温柔形像。

见此，孟兰也跟着笑了起来，只是笑着笑着就想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被僵硬的神色所取代。

“羽儿……”孟兰叫道。

简羽被孟兰的表情影响到了，也不由得凝起了眉头，“姨母，怎么了？”

孟兰说：“萧老爷子的遗嘱是不是指明其名下的股份由萧家曾长孙继承？”

简羽想了想，随后点头道，“是的。”

闻言，孟兰的脸色变得极其复杂，“羽儿，你还记得沈雨荨的儿子沈梓恒么？萧家曾长孙其实并不是萧文墨，而是那个小家伙……”

此话一出，简羽才猛然被惊醒，脑海里蓦然浮现出那个跟萧子靳长得极为相像的小梓恒的样貌，手指甲不由自主地渗入到柔软的沙发里。

她看着孟兰，咬着牙恨恨地说道：“姨母，我们绝对不能将沈梓恒是萧家曾长孙的事情透露出去，何玉娇当初不但骗了我们的钱，还让沈雨荨生下了萧子靳的种，这口气无论如何我也咽不下去。”

“羽儿，我们这样子……真的好么？”孟兰其实并没有简羽那么固执，毕竟简舒已经嫁给了简宁，只要她们姐妹俩嫁到了豪门，那么自己的下半辈子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

简羽说：“我就想看到萧子靳垮台，没什么好不好的，更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义务告诉他们真相，就算以后让他们知道，跟我们也完全没有关系。”

“……”孟兰没有说话，只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然而，站在门外的简舒听到小梓恒竟然就是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的儿子后，心里既惊讶又激动。此时此刻，她迫切想冲进去向简羽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是她也不再多想便拔腿迈到她们面前。

乍一看到凭空出现的简舒，简羽和孟兰两人都被吓了一跳。

不等两人反应过来，简舒已开口急问道：“姐，你刚才说梓恒是萧家的曾长孙，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简羽没有想到简舒会突然出现，更加没有想到简舒听到了她们的谈话，心里莫名一慌。她知道，只要简舒知道了真相，一定会将这件事告诉萧子靳，所以她一定不能告诉简舒。

她抬头，努力正视简舒，“简舒，我上次不是让你别过来了么？为什么你又回来？难道你的脸皮就那么厚么？”

闻言，简舒眉目不悦，可她却快速明白……这只是简羽在故意转移话题，上次上当了一次，这一次她便学聪明了，只是死咬住那个问题不放，“姐，你别试图岔开话题，我刚才在门外已经全部听到你和姨母说的话了，我现在只想知道，梓恒到底是不是子靳的儿子？”

“不是。”不管怎样，简羽都不可能将真相告诉简舒，“你刚才肯定是听错了，我和姨母只是在讨论萧老爷去世以及分遗嘱的事情，没说梓恒就是子靳的儿子。”

简羽朝孟兰使了使眼色，“姨母，你说是不是？”

孟兰会意，忙不迭地点头附和道：“是的，舒儿，你肯定就是听错了。”

简舒看着简羽和孟兰两个人当着自己的面唱双簧，心里却不以为意，她可以确定自己刚才根本没有听错，但是见她们俩矢口否认，知道自己再问下去也问不出真相，不过还是意思性地问了一句，“真的是我听错了么？”

“是的。”简羽和孟兰两人异口同声地应道。

见此，简舒更加确定自己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只好道：“那……好吧，既然我听错了，我也不再追问你们，只不过你们刚才在背地里嘲讽子靳真的太不应该了。”

得知简舒不再纠结这个问题，简羽和孟兰都暗暗松了口气，为了不再让简舒和她们唱反调，她们俩便一个劲地点头认错，“是的，的确是我们的错，下次绝对不会这样了。”从别墅出来之后，简舒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雨荨。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简舒知道沈雨荨的心情一定非常不好，说话的语气也不由得带上了安抚的味道，“雨荨，你最近还好吗？”

“还……好。”沈雨荨还是比较喜欢简舒，所以听到简舒的声音感觉颇为亲切，心情好像也莫名地跟着愉悦了起来。

即使远在无线波的另一边，简舒还是能感觉得到对方内心深处的落寞，“雨荨，你和子靳有没有空？”

沈雨荨并没有直接回答，“舒儿，怎么了？”

“我想……”简舒说，“我想请你和子靳还有梓恒一起吃饭，可以么？”

不知道是刻意还是无意，沈雨荨听到简舒好像特意咬重了‘梓恒’两个字，心下疑惑，可却没有特别在意。她只是在考虑到底要不要赴约，毕竟最近大家都还没有从萧老爷子和遗嘱的阴影之中走出来。

“舒儿，是不是有什么事？为什么一定要请我们一家三人一起吃饭？”她禁不住好奇，还是问道。

邀约之前，简舒便拟好了说辞，此时她说：“自从知道你是我的亲姐姐之后，我就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请你吃饭，子靳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你如今算是我最亲的亲人，而小梓恒其实还得叫我姑姑呢，是不是？你们三个人都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所以我想跟你们好好庆祝一下……我跟简宁结婚的事情。”

简舒继续说：“今天星期天，正好你跟子靳都不用上班，梓恒也不用去学校，所以想趁着你们都有空，邀约你们一起出来吃个饭，不知道姐姐赏不赏脸？”

简舒是为了帮助萧氏度过难关才嫁给简宁，因为两人的特殊关系，领了结婚证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公开，他们两人的婚姻根本没有得到多少人的祝福。想及此，沈雨荨就不禁替简舒感到心酸，结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可是简舒却只能邀约他们一家三口简单地吃一个饭。

如果自己再不答应，岂不是更加对不起简舒？

如是，沈雨荨动容地应道：“嗯，我们一定会赏脸的。”

二十分钟后，萧子靳和沈雨荨牵着小梓恒的手到达了简舒事先预定好的酒楼包厢，

刚进去，便见简舒早已坐在包厢里等着他们。

“看到你们能过来，我真的很高兴。”简舒站起来。

沈雨荨看到一脸笑容的简舒，心里一恸，不由自主地走到她的面前，伸手拉住了她，“舒儿……”

“姐姐……”简舒也抱住了雨荨。

萧子靳和小梓恒两人站在一旁，看到抱在一起的简舒和沈雨荨，嘴角都勾起了轻浅的笑意，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两人的神情动作竟然出奇的相似。

两个女人寒暄了一会儿之后，就手拉着手一齐坐到了座位上，而萧子靳和小梓恒则坐在她们俩的对面。

简舒还是第一次如此正式地跟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看着萧子靳身旁的小梓恒。

小梓恒看着对面的简舒，不由想起那次将自己推下大海的简羽，心里莫名一慌，可是他让自己别害怕，因为来这里之前妈妈已经跟他说过，她并不是上次把自己推下大海的简阿姨，而是对爸爸妈妈有很大帮助的好人，而此时面对着跟简阿姨有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他竟然感觉到对方对自己没有一点恶意，反而还感觉非常亲切，这让他刚刚升起的慌乱迅速转化为安心。

如是，他对着简舒礼貌地点头唤道：“姐姐。”

姐姐？

其实，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成年女人听到三四岁的小孩子叫‘姐姐’都特别高兴，那证明她在小朋友的眼里非常年轻漂亮，即使简舒知道自己长得还不错，但不得不承认，此时此刻她的心里也是非常开心的。

“梓恒，我不是你的姐姐呢！”简舒说，“你妈妈才是我的姐姐，所以你得叫我大姨，知道么？”

“大姨？”小梓恒疑惑地看了一眼简舒，随后转头看着沈雨荨，似乎征求自己妈妈的意见，“妈妈，我是不是要叫这位漂亮姐姐为大姨？”

沈雨荨微笑着说：“是的。”

得到妈妈的确认之后，小梓恒不由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大姨……”

“梓恒真乖。”简舒笑了，随后夹菜到小梓恒的碗里，“梓恒吃饭，小孩子多吃点才容易长高长大，以后才可以像爸爸那样又高又帅。”

“咳咳……”沈雨荨喝水呛到了，她发誓，真的只是呛到了。

但是，其他三人皆投来了异样的目光，这让她咳得更加厉害了，不知咳了多久，她才稳定自己的动作，尽量自然地说道：“舒儿，真心祝福你 and 简宁能够幸福快乐，来，我们干杯。”

“雨荨姐，谢谢你。”简舒露出真诚的微笑。

见此，萧子靳和小梓恒也跟着和简舒一起干杯，简舒都一一接了，仰头喝下去，喝完之后，大家都一起动筷子开始吃饭。

只是，简舒吃饭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将视线落在萧子靳身旁的小梓恒脸上，那眉眼，那五官，那神韵，竟然越看越觉得他们俩像极了一对父子。

她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跟雨荨单独谈一谈。

所以，饭局结束之后，简舒拉着沈雨荨的手说道：“雨荨，你能不能单独陪我去逛街？我想跟你一起去逛一逛。”

简舒直接把自己的目的和理由都说了出来，沈雨荨觉得自己不答应都过意不去，“完全没问题。”

“太好了。”简舒兴奋得再次一把搂住沈雨荨，“雨荨，谢谢你，你真好人。”

“我是你姐姐嘛，姐姐当然要对妹妹好一点。”沈雨荨温柔地拍着简舒的后背，心里替这个从小到大都缺爱的妹妹感到心疼。

见萧子靳和小梓恒还在看着她们俩，沈雨荨脸色蓦然一红，想了想，她不由说道：“子靳，我和舒儿要去逛街，带梓恒先在游乐园玩一玩？”

萧子靳仍记得自己曾经答应要带小家伙去游乐园的事情，由于一直以来都比较忙，所以没能抽空带他去玩，内心颇为愧疚。他看了一眼小梓恒，随即对着沈雨荨勾起一抹浅笑，“好，我先带梓恒去游乐园，等到你们差不多逛完的时候，记得打我电话，我过来接你们回去。”

“嗯。”她点头。

萧子靳带着小梓恒去附近的游乐园，而沈雨荨和简舒则走进了一家高档的商场。

本来简舒还担心自己能不能将子靳和梓恒暂时支开，没想到事情比她想像中要简单得多，不过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所以逛了没多久，到达一处比较少人的购物区域时，她不由压低声音，问道：

“雨荨，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沈雨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简舒的一双眼不安地扫视了一遍四周，见并没有什么人朝她们这里看过来，方才松

了口气。事实上，商场人来人往，也不会有人刻意停下脚步去关注两个女人说什么悄悄话。

不过，简舒还是尽量小声地道：“雨荨，我知道你一直对梓恒身世的事情讳莫如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梓恒的亲生爸爸到底是谁？”

果不其然，沈雨荨乍一听到简舒的这句话，刚才还挂着笑容的脸蛋瞬间冷了下来，她不解地看着简舒，“舒儿，你……为什么突然要问这些事？”

简舒没料到雨荨的反应会如此大，心里感到极其过意不去，可是她不得不继续跟雨荨探讨这件事，她继续说：“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梓恒跟子靳长得很像？”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沈雨荨的脑海里突然间浮现出萧子靳和小梓恒两个人的脸，而且以前的确有很多人跟自己说过……他们俩长得很像一对父子，但自己从来没有深想下去。

见沈雨荨一脸怔愣，简舒大概可以知道，雨荨对梓恒亲生爸爸到底是谁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所以，她决定将自己听到的真相告诉雨荨，“雨荨，你知道么？上午我回家找姐姐，想要跟她冰释前嫌，但是我无意中听到姐姐说……梓恒其实才是萧家的曾长孙，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才想向你打探一下虚实。没曾想，你对梓恒亲生爸爸的事情也是一无所知……。”

闻言，沈雨荨的震惊丝毫不亚于得知自己亲生母亲是简夫人，她看着简舒，一脸不可置信，“舒儿，你刚才说……梓恒是萧家的曾长孙？”

“嗯，姐姐是这样说的，但后来我当面问的时候姐姐却否认了。”简舒扶着双脚都快站不稳的沈雨荨，眉目担忧，其实她不明白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沈雨荨生了萧子靳的孩子却毫不知情的样子？

因为不明内情，担心自己问多了容易不小心触到雨荨的伤痛，所以简舒还是适时地止住了自己的疑问，只是说道：“雨荨，我已经把我听到的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毕竟如果梓恒是萧家曾长孙，那么子靳就可以继续守住萧氏大股东的位置。”

沈雨荨看着神色担忧的简舒，非常艰难才从嘴里溢出了一个字，“嗯。”

见此，简舒更加不敢再继续说下去，一时间，两个人都相对无言，沉默不语。随后，沈雨荨提出自己要先回家，简舒知道雨荨的心情一定非常不好，如是也默默地陪着她走出了商场。

简舒有点不放心雨荨，所以等到萧子靳开车过来将她接上车，她才放心地回去简宅。

沈雨荨为了不让萧子靳察觉出自己的异样，尽量让自己的神色表现得正常一些，所幸他一直目不斜视地开车，并没有注意她神情的细微异样。

只不过，沈雨荨看着身旁的小梓恒，再看一看坐在主驾驶座上的萧子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理原因，自己竟然觉得两个人的五官神韵极其相似。

可是，简舒只是跟自己说……小梓恒是萧家的曾长孙，但并不确定是谁的，那么也就是说，小梓恒的亲生爸爸有可能是萧子靳，也有可能是萧泽飞。

她试图努力回想那一晚的事情，奈何无论如何绞尽脑汁，依然想不出那天晚上那个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到底会是萧泽飞的还是萧子靳的？亦或是这只是道听途说？毕竟萧泽飞没有强暴自己的理由，萧子靳更加不可能……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沈雨荨觉得……就算自己透支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办法理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真相，也许只有自己妈妈才能帮助自己找出当年的真相。

大概十多分钟后，萧子靳终于将他们送回到御临花园，不过因为他需要回去萧宅一趟，所以沈雨荨和小梓恒下车之后，他再次调转车子，朝萧宅驶去。

看着离去的车子，沈雨荨久久还无法回过神。

“妈妈，我们回家吧。”小梓恒扯了扯她的衣袖。

她下意识地低头，视线正落在小家伙稚嫩的脸庞上，心里莫名一恸，似乎有一种不知名的情绪涌上心头，此时此刻，她还不忘自己心中的疑问。

而能解答她这些疑问的人，似乎除了她那位母亲大人就没有谁了。

为了尽快搞清楚事情真相，她点了点头就拉着小梓恒的手走进了家门……。

第 165 章 亲子鉴定

碍于小梓恒在身旁，她并没有直接质问何玉娇，只是努力压制住心中的疑惑，等到小梓恒睡午觉了，她才将何玉娇拉到一楼的客厅。

何玉娇疑惑地打量着一脸焦急的沈雨荨，问道：“雨荨，你怎么了？难道还在介意萧氏股权落到萧泽飞的手上么？我告诉你，这都是你们自找的，如今事已成定局，你也别太放在心上了。凭借萧子靳的能力，绝对可以继续让妈下半辈子享受荣华富贵。妈都已经想明白了，所以你也应该看开一点。”

沈雨荨并不理会何玉娇的絮絮叨叨，她只是红着眼质问道：“妈，那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年？”何玉娇乍一听到当年，下意识地想到了为了钱财将沈雨荨送到一个陌生男人床上的事情，心里猛地一惊，可还是装出一脸茫然的表情，“雨荨，妈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妈，你别再装了。”沈雨荨不由加大声量，“今天舒儿已经跟我说了，她无意中听到羽儿说……梓恒是萧家的曾长孙。”

“萧家的曾长孙？”何玉娇比沈雨荨还要懵了，说实话，她真的被雨荨口中的这个事实震惊到了。

她看着何玉娇，继续问道：“妈，你告诉我，当年那件事是不是跟子靳有关？”

“我……”何玉娇支支吾吾，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沈雨荨见何玉娇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更加急了，双手情不自禁地抓住她的手臂，“妈，就当求你了，你把当年的真相告诉我好不好？”

“……”何玉娇还是不敢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按照沈雨荨的性格，如果知道那都是自己一手策划，肯定宰了自己。

何玉娇缄口莫言，沈雨荨情急之下只得引诱性地说道：“舒儿说，梓恒有可能是萧家的曾长孙，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那么爷爷名下的 20%股份将会由梓恒继承，子靳就会继续担任萧氏的大股东。如果你不肯说出真相，那么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闻言，何玉娇心中就算有再多的顾虑，也全都抛诸脑后了，她决定硬着头皮将当年自己所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沈雨荨，“当年，我还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巧合之下遇到了想要找女子代孕的孟兰。那个时候，孟兰给了我 100 多万，让我帮忙找一个可以帮忙代孕的女人，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本来我想找一个陌生漂亮女子，可看到手上的 100 多万，心想她既然能够拿出那么多钱找代孕，那么男方一定是非常有钱的人。所以一时

鬼迷心窍就偷偷破坏孟兰的计划，将你灌醉扔到那个男人的床上，并且让你成功地怀上了孩子。可是后来孟兰消失了，我又一直查不到孩子的父亲，更担心梓恒会败坏你的名声让你嫁不出去，所以才对外谎称梓恒是我的儿子。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就连他长什么样也不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一直不去找男方要钱。”

沈雨荨听完何玉娇的话之后，气得忍不住发飙，不由大声斥骂道：“妈，我真的没想到你当年居然为了钱财不顾我的名声。你知不知道，替别人代孕是一件多么令人耻辱的事情？你当时身为一名妇产科医生，不但没有以身作则，反而还知法犯法，瞒着我干出这么缺德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谈过恋爱，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你怎么忍心为了钱财就破坏我一生的幸福？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点内疚羞耻之心么？难道你的眼里除了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么？”

说着说着，沈雨荨嘴角不由勾起一抹冷笑，“呵……对呀，我毕竟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当然不会考虑我的感受。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帮你赚钱的工具而已。当时看中子靳有钱，所以迫不及待让我跟子靳结婚；趁着我和子靳的感情出现问题，就立刻把我推到江辰的身边；后来，简夫人回来了，就想方设法说服我嫁给简宁。如今想想，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因你爱钱罢了，你从来就没有将我当做你的女儿看待……”

沈雨荨说到最后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呐喊出来，脸色涨得极其通红，额上的青筋突出得非常明显。

何玉娇看到如此失控的沈雨荨，心跳都挤到了嗓子眼，她小心翼翼地伸手拉住雨荨的手，却被雨荨一把狠狠地甩开，“你别碰我，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雨荨，对不起，妈不是故意的。”何玉娇也急红了双眼，“当年真的是因为鬼迷心窍才那样做的，事后我已经非常后悔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悔恨不已。”

沈雨荨眸中充血，看着何玉娇咬着牙一字一字地道：“放屁。”

她从来不会说这种不雅之语，可是此时却气得说出了这样的话，足见她到底有多生气，一时间，何玉娇悔得肠子都青了，“雨荨……”

“……”然而，沈雨荨却不想再跟何玉娇多费唇舌，她完全被当年被代孕的事情冲昏了头脑，一想到自己妈妈为了钱设计自己，她就恨不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个妈妈。

何玉娇还欲解释，可沈雨荨已经挣脱她拉住自己手臂的手，疾步走到二楼。

“砰”地一声，她大力地关上了房门。

这一次，何玉娇担心沈雨荨关在房间里钻牛角尖，如是忙不迭追上去，站在房门外敲门，“雨荨，你听妈说，妈那个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为了我们母女俩可以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才会选择那样做的。”

沈雨荨背靠房门，无力地贴着门掩嘴哭泣起来。

她不明白，一个人想要安逸幸福的生活就一定要做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情么？当时，妈妈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医生不都是救死扶伤的天使么？为什么妈妈却可以昧着良心做那种事？

此时，她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当年自己得知怀孕之后崩溃绝望的画面，记忆像潮水般涌过来，那些锥心的痛苦再次席卷她的全身心，仿佛这一切只不过是昨日才发生的事情一样，记忆太过清晰，连呼吸都像在用生命挣扎。

也许外人根本无法体会这种痛苦和耻辱，也许妈妈也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大的反应，要不然妈妈当初也不可能会把她推向陌生男人的床上。

“雨荨，你先开门，让妈妈进去。”何玉娇见里面良久也没有动静，心里更加担忧，说话的语气极其急切，“雨荨，你千万别做傻事呀，梓恒还需要你照顾，子靳还需要你陪伴在他身边，你不能这样子，你要振作坚强一点，知道么？”

“……”沈雨荨仍然不想理会何玉娇，只是蹲在门内流着泪。

“雨荨，你应一声好不好？妈很担心你。”何玉娇拼命地敲门。

也许她们的动静实在太大了，吵到了在房间睡午觉的小梓恒。不知何时，他已经站在何玉娇的面前，揉着惺忪的睡眼，疑惑地问道：“外婆，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我听到妈妈哭了呢？”

何玉娇的手还在敲打着房门，乍一看到出现在眼前的小梓恒，蓦然一愣，随后她似乎想到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如是没有回答小梓恒便大声地对着房内的沈雨荨道：“雨荨，简羽不是说了么？梓恒有可能是萧家的曾长孙，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那么子靳就可以保住萧氏大股东的位置。如果你想帮助子靳，就赶快联系子靳，拿到子靳和梓恒的发样去医院做亲子鉴定，知道么？”

此话一出，把自己关在房内的沈雨荨猛地一惊，霎时间连哭泣都止住了，一双眼睛不停地转动，似乎在思考着何玉娇刚刚说的那番话。

梓恒是萧家的曾长孙？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那么就可以替子靳保住萧氏大股东的位置？

此时此刻，这些话如海浪般持续翻腾撞击着她的大脑，下一刻，她蓦地站起来，打开房门，“妈……”

何玉娇看到沈雨荨终于愿意重新面对自己，心里一喜，可她不忘小梓恒的那件事，如是对着雨荨说道：“雨荨，你赶快将梓恒和子靳的发样拿去去医院做亲子鉴定，股东大会还没有开始，如果你赶得及，或许能够在股东大会之前验出来。只要确定梓恒就是子靳的儿子，那么就可以带梓恒和亲子鉴定去公司，保住子靳的位置。”

闻言，沈雨荨也点头道：“嗯。”

这时，一直被忽视的小梓恒不由疑惑地仰头，“妈，外婆，你们在说什么呢？为什么都不理我？”

由于刚才太过激动，沈雨荨竟然这个时候才发现小梓恒正抱着一个小枕头看着她们，面露愧疚之色，随即蹲下去拉着小梓恒肉嘟嘟的小手，温柔地道：“梓恒，你睡醒了是么？”

“嗯。”一般来说，小孩子的起床气非常严重，如果不小心吵醒他们，小孩子特别容易哭闹，但小梓恒仍能安静地呆在一旁不发脾气的确实属难得。

她亲昵地摸一摸小梓恒的脑袋，“梓恒乖。”

见自己妈妈眼眶有点红，仍然对自己笑得如此温柔，小梓恒也忍不住羞涩地低头笑了。沈雨荨看着小梓恒，不由想到了萧子靳，更加觉得自己此时应该抓紧时间拿取两人的发样。

其实，亲子鉴定不一定非要用头发，也可以将牙刷拿去医院进行鉴定，但是沈雨荨为了可以更加准确，还是决定采用两人的发样，小梓恒的头发很快就拿到手了，但是萧子靳因有事回去萧宅，所以她得打电话让他回来一趟。

如是，沈雨荨打电话给萧子靳，“子靳，你现在还在萧宅么？”

“嗯。”萧子靳说，“怎么了？”

“子靳，你现在……能不能回来？”沈雨荨迟疑地问道，语气却难掩其的急切之意。

萧子靳敏锐地察觉到了沈雨荨语气中的异样，眉头担忧，“雨荨，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的语气听起来那么不安？”

果然，自己瞒不了他，但她觉得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如是只好说道：“事情很重要，你……方便回来吗？”

“好。”萧子靳并没有作多想。

“我在家里等你。”

“嗯。”

萧子靳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他知道按照雨荨的性格，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不会提出如此要求，所以他挂掉电话后就快速打开卧室的房门，走下一楼。

不料经过起居室时，却迎面撞到了抱着小文墨的王素，眉目不悦。

说他高傲也好，认为他无礼也罢，总之他根本没有心情跟王素打招呼，奈何王素却不想放过他，她看着他，脸上尽显鄙视的神色，“刚才听到你的卧室里有动静，我还以为是谁呢！没想到还真的是你，真是令你大感诧异呀。”

“嗯。”萧子靳并没有心情跟她说话，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可，王素却被萧子靳态度惹得非常生气，她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呵……以前爷爷还在世的时候，你还会意思性地叫我一声‘小妈’，如今爷爷离开人世了，你竟然对我视若无睹。难道说……以前都是你故意在爷爷面前表现出来的假象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的服你了，亏我以前还一心一意把你当做亲生儿子对待，没想到你在心里竟然对我如此不屑一顾。”

王素说：“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如今我才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唉……”

萧子靳觉得王素这个样子真的很恶心，他从来不会真正厌恶一个女人，但是王素却彻底在他的心中烙印下了非常糟糕的形象。

“小妈，你不觉得你真的很虚伪很做作么？”

乍一听到这句话，王素以为自己听错了，可细细想一想，才知道自己真的没有听错，眸中闪过诧异，诧异过后更多的却是气愤，“萧子靳，这就是你对待长辈的态度么？是不是爷爷不在世了，你就目中无人了是么？不管怎样，我是你长辈就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果你真的那么厌恶我，你以后大可不必再忍着内心的极至厌恶回来萧宅，爷爷不在世了，你也不用天天跑回家装模作样了，因为就算你演得再好，爷爷也看不到。”

王素的话尖酸刻薄，完全毫不顾忌地将她本来的真面目展露无疑。

萧子靳冷眼看着王素，“我对爷爷的感情容不得你这种毒妇评头品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地里干的那些事。如果让我查清楚爷爷真的是你害死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听此，王素抱住小文墨的双手猛地一抖，差点让小文墨脱离她的手中，额头又不由得冒出了细密的冷汗。

萧子靳注意到王素的慌乱，心里对她的怀疑更升几分，但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王素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习惯性地扯起嗓子大声道：“萧子靳，我真的对你无语了。你最近为什么总是喜欢含血喷人？你知不知道，你继续诬蔑我，我有权告你诽谤的，到时候你就别怪我这个当后妈的虐待丈夫前妻的儿子。”

闻言，萧子靳不慌不乱，只是晒笑道：“小妈，你别总是喜欢指责我含血喷人，如果没有证据，你觉得你告我诽谤真的能成功么？”

“你……”王素脸色涨得通红，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最后，萧子靳的视线落在闭阖着双眼睡大觉的小文墨身上，“还有……以后在文墨面前，记得表现得好一点，别把你们那些肮脏龌龊的思想带给孩子。”

话落，萧子靳也不想再跟王素多费唇舌，而是拔腿迈步走出萧宅大门。

看着萧子靳的背影，王素还是忍不住骂骂咧咧，“文墨是我的孙子，我怎么教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指手画脚，有本事你自己生一个出来呀，生不出来就不要因为妒忌我们而横插一脚。”

也许王素的声音太过尖锐，竟然将已经睡着的小文墨吵醒，他还未睁开双眼，只是呜呜哭起来，试图用哭声抗议王素的行为。沈雨荨忐忑不安地等待萧子靳的归来，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他说出那件事，她非常担心当他知道那件事之后，会对自己产生厌恶的情绪。

可是，如果这种事是真的，那么自己不是迟早都要面对么？也许早一点坦诚相待，以后可以减少更多不必要的误会。

即使心里无数次安慰自己，她的心仍然无法平静下来。

不知道想了多久，萧子靳终于回来了，因为何玉娇不希望小梓恒受到影响，如是带着小家伙进去二楼的房间，将一楼所有的空间都留给了他们两人。

“雨荨……”萧子靳走上前，担忧地叫道。

醇厚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传进她的耳朵里，令她不安的心稍微平复了一些，她看着他，眼眶又不禁红了起来，她发觉自己最近特别喜欢红眼眶，心里不由得暗暗鄙视了一番自己。

“子靳……”她轻声叫了一声。

萧子靳伸手揽住她的腰，拉着她一起坐到了沙发上，“雨荨，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那么急着叫我回来？”

其实，沈雨荨非常难以启齿，可想到时间紧迫，她也硬着头皮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萧子靳。他一直认真地听她说话，只是神色越听却变得越复杂。

沈雨荨当然也察觉到萧子靳的异样，心里更加忐忑。

萧子靳看着她，眼神既震惊又惊疑，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话，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当务之急就是将他和小梓恒的发样拿到医院进行亲子鉴定。

如是，他也不作多想，只是利落地拿取自己的发样，随后载着沈雨荨一起到达医院。

知道真相后，一切的动作都进行得非常快速，他们俩都知道，这种紧要关头，多说什么都只是无谓，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一切，才能将属于他们的一切从王素那些豺狼虎豹手中夺回来。

从医院出来后，沈雨荨还没有从当年那件事中回过神，不得不承认，她心里是非常希望梓恒是子靳亲生儿子的。

不知道是不是太过期望了，她的脑海里竟然浮现出当年那天夜里的情形，那张模糊的脸蛋似乎越来越清晰，男人的轮廓看起来跟萧子靳极其相似，他身上的味道似乎也跟他的气息慢慢相吻合，仿佛那个场景就这样清晰地在她的前上映一般。

此时，她不由自主地微微转头，将视线落在男人棱角分明的侧脸上。

他知道当年那件事之后，心里是不是鄙视自己？他一直不说话，心情是不是也跟她一样忐忑不安？如果他知道梓恒真的是他的儿子，他会不会高兴？

萧子靳察觉到她落在自己脸庞上的视线，想开口却不知如何开口说话，毕竟他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

他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心情，只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开口说话的欲望，他很想安慰她，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安抚她。不过，他不说话就不代表他很生气，其实他内心深处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小梓恒是他的亲生儿子。

也许是自己的希望太大，所以他不敢让自己的情绪表露在脸上，说到底，他只是担心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只得保持沉默。

两个人都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话，就这样，两人都默契地选择了用沉默替代自己内心的复杂情绪。

何玉娇自知自己理亏，见两个人默不作声，她也不敢主动开口，担心自己说多错多，如是也理智地选择了跟他们一起沉默，小梓恒虽然年纪小，但自从知道妈妈拿了自己的发样之后，他好像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如今看到三个大人都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也乖乖地吃饭。这一天，萧子靳很早就赶去公司，因为今天公司要开股东大会，这是萧老爷子去世之后第一次召开的大会，其目的不言而喻。

临出门前，沈雨荨抱着萧子靳，在他的唇上亲了亲道：“不管结局如何都不要太难，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等着你。”

“谢谢。”萧子靳回抱着她，加深了这个吻。

吻了一阵，他的唇挪到她的耳际：“不管亲子鉴定结果怎么样，我都会爱你和梓恒一辈子，记住了，我们是一家人。”

“嗯，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一家人。”沈雨荨感动地闪出泪花。

两人又是一通缠绵之吻后，萧子靳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她，迈步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会议里，齐聚了萧氏的各位股东成员，而萧老爷子生前作为萧氏持有股份最多的股东，其后代子孙当然不能缺席这种重要场合。

此时，唐晓抱着小文墨，脸上难掩其的欣喜若狂之色。

众股东都不是傻子，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萧泽飞的儿子成了萧氏继承人，心中都有了各自的衡量，看向萧泽飞的目光都带着一种隐隐的倒戈意味。

萧子靳这一次并没有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他跟王素一干人等坐在一边，跟众股东迎面而坐，看着对面那些股东的眼神，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悦神色。

众人心思各异，但都一致关心着接下来将要进行的股东大会。

此时，张律师当着其它股东的面再次宣读萧老爷子的遗嘱，宣读完之后就将舞台留给了他们这些会议主角。由于众股东之前已经收到了风声，所以听到张律师宣读的遗嘱内容后都没有感到特别诧异，他们的心中也早已有了衡量，如是众股东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表示决定拥护萧泽飞为萧氏董事长。

见此，最开心的莫过于萧泽飞，他略显憔悴的脸色因为这个消息也显得不那么难看，视线扫视了一遍在场所有人，经过萧子靳的脸上时不由停顿久了一点，不过最后他还是尽量让自己淡定自若地站起来走到主座位上……。

因为有着王家的势力存在，又有了小文墨这个萧氏最大股东的存在。小股东们自然一至拥护萧泽飞上位，而那几位真正为萧氏前途着想、并且一直服从萧子靳的老将，虽然希望萧子靳能够继续领导公司发展。奈何势单力薄，赞成票数压不过对方。

萧泽飞看着大家，嘴角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他正想开口表达自己荣升董事长的心情，不料会议室的大门竟然被大力推开，发出‘砰’地一声响。

声音太过刺耳，除了萧子靳之外，所有人都不悦地皱起眉头，一副想要骂人的模样。

下一刻，沈雨荨拉着小梓恒的手，在所有人或愤怒或惊诧或疑惑的目光中走进了会议室，她出现得太突然，大家的心里都不由得迅速升腾起了一股怒火，尤其是被打断说话的萧泽飞，他看着一手拿着一份文件，一手还拉着小梓恒的她，恨不得一脚将母子俩，轰出去。

奈何会议室里还坐着萧氏众多德高望重的长辈么，所以不论他的心情有多烦躁，都得忍住心中的怒火。

可，作为新任‘董事长’，他当然得摆出自己的架势，如是一脸威严地斥责沈雨荨道：“大嫂，我们正在开股东大会，你知不知道……你不经过我们的同意贸然闯进来是一件多么令人不齿的行为么？你在家如此任性，我们不想多作计较，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里是公司，你就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举止。因为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萧家，代表着大哥的态度，你这样做不是故意想要抹黑萧家，抹黑大哥么？作为即将上任的董事长，作为大哥的弟弟，我觉得有必要‘请’你现在带着不属于萧家的小孩离开会议室。这场大会只有萧家的人以及众股东才可以有资格参加，如果你想参加，请先带梓恒离开会议室再进来，OK……？”

众股东见萧泽飞如此公私分明，眼里都不禁露出了赞赏之意。

萧子靳本想出声维护沈雨荨，然她却更快地用眼神示意他，所以他便不做动作看着她，她接受他坚定的眼神，有点慌乱的心情不再慌乱。

沈雨荨毫不畏惧地迎着萧泽飞咄咄逼人的目光，随后她转过身子，面对着大家举起手中的亲子鉴定报告书，大声道：“根据这份亲子鉴定报告书显示，梓恒是子靳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说，梓恒才是萧家的曾长孙，理应由梓恒继承爷爷的股权。所以……他并非什么闲杂人员，而是萧氏最大的股东。”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萧子靳即使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真正听到小梓恒是自己亲生儿子的时候，还是被彻底震惊到了。

不容大家继续惊讶，王素己直接站起来，指着沈雨荨大声质疑道：“沈雨荨，你是不是想要继承权想疯了？众所周知，沈梓恒只是你的私生子，怎么可能是子靳的亲生儿子？你撒谎之前难道不会打一下草稿么？哦不，你已经做了一份假的亲子鉴定出来，目的就是想证明自己说话的真实性。但是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么？如果梓恒真的是子靳的亲生儿子，为什么以前不去证明？非要等到这种关键时刻才去证明？这其中的个中缘由相信不用我挑明，大家心中都各有衡量……”

唐晓抱着小文墨，一双眼睛也像是要将沈雨荨全身剝了个遍一样，那副狠厉的模样仿佛分分钟能将她生吞活剥，萧蔓作为萧泽飞的妹妹，自然也不希望横生这种枝节，看着脸色涨红的唐晓，她也恨不得上前将那母子俩驱赶出去。

第 166 章 家产争夺战

奈何这里还坐着数位股东，无论他们心里有多气愤，也不能表现得太过失态，可即使他们努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脸色仍然将他们出卖得一干二净。

沈雨荨面对着所有人，仍然镇定自若，她看着王素说道：“小妈，事情说来话长，难以跟你们一一详细解释。不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不介意当场再次验清楚。”

沈雨荨说得如此笃定，王素心里有点慌了，可越是慌乱越容易情绪激动，“沈雨荨，我凭什么要听信你的鬼话连篇。自从你嫁进萧家以来，不但影响了子靳的工作，还影响了子靳的名誉，像你这种女人，本来就没有资格成为萧家的媳妇。可是我不知道你向子靳使了什么药，竟然让子靳对你言听计从。”

王素说：“虽然子靳被你迷住，但你别忘记了，我们可不会上你的当。这一次你突然闯进来声称沈梓恒是萧家的曾长孙，但又不能向我们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你觉得我会相信么？你觉得大家会相信么？既然我们都不相信，我凭什么要跟你一起玩你那些所谓的小把戏。”

说到这，王素的嘴角忍不住勾起了一抹嘲讽的笑意，“对了，这肯定就是你耍的阴谋。嗯，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你的阴谋，你故意利用这件事拖延时间，以便能够实施你的计划，至于你的计划是什么该如何去实施，我就不得而知。总之，沈梓恒绝对不可能是萧家的曾长孙，所以我也绝对不同意让你在这里继续浪费大家的时间。”

萧泽飞也担心沈雨荨所言为真，虽然他们都认为这完全不可能，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开口‘请’她出去，“大嫂，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你带着梓恒先出去。”

这时，一直不说话的萧子靳终于站起来开口了，“小妈，泽飞，为什么那么急着将雨荨赶出去？无论怎么说，雨荨和梓恒都是我的家人，既然是我的家人，那么就是萧家的人，你们没有资格赶他们出去。”

“大哥，你……”萧泽飞做出一脸痛心疾首的模样。

他还欲继续说话损毁萧子靳的形像，不料子靳却是面对数位股东，礼貌地朝众股东弯腰点头，随后说道：“各位长辈都是跟爷爷一起打拼江山的功臣，爷爷不幸离世，我知道你们都很悲恸。爷爷生前待大家如亲兄弟，那么爷爷去世后，我相信你们都希望遵照爷爷生前的遗愿。爷爷的遗嘱里写明其名下的所有股份均由萧家曾长孙继承，并没有直接道出曾长孙就是萧文墨。如今曾长孙的人选存在异议，那么我们理应求证我妻子说的话到底是不是事实。”

萧子靳的语速不急不缓，醇厚的声音让在座所有处于慌乱不安的大伙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都不由得安静地看着他。不得不承认，有一种人天生就拥有领袖的气魄，仅仅

一句话也能让人感到莫名的敬畏，就连焦躁气愤的王素也有一瞬间的怔愣，脑子一片空白，忘记了自己该如何反驳。

数位股东不是傻子，萧氏在萧子靳的管理之下节节攀升，前段时间出现问题也是因为萧泽飞的插手，萧老爷子年纪大分不清是非，但他们还不到是非不分的地步。作为股东，当然希望公司交给一个有能力的继承人去管理，让他们可以坐享其成，而不是整天担惊受怕。

刚才之所以拥护萧泽飞，是因为遗嘱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他们不识时务，以后容易遭到他的记恨。虽然他们不用在萧氏上班看他的脸色，但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总会受到他的排挤，他们不是害怕他，而是害怕他对他们的亲人使坏。

说实话，如今听到这种消息，他们还是不由得松了口气，此时，见萧子靳对他们如此说话，都纷纷点头表示支持。

其中一位年纪最长，戴着一副眼镜的股东袁老开口表达了他的态度，“子靳说得有道理，既然大伙不相信，那么我们理应当场验清楚，事关股份的继承权，应该要严谨对待，遵循萧老生前的遗愿。”

此话一出，其他股东都不由得出声支持萧子靳的提议，一时间，王素和萧泽飞‘一家人’气得完全说不出话。如是，萧子靳和沈梓恒当场拿取了各自的发样，交由律师团处理。

由于律师团在萧子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服了爷爷立遗嘱，所以他有点怀疑律师团之中有人被王素等人收买，所以这一次他也在暗中派人监视，以免有人从中作梗。

股东大会因为这件事而被迫中断，王素一干人等虽然有点不安，但他们都坚信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即使不甘心仍然忍住那口气，不想在数位股东面前太过失态。

萧琴也来参加了股东大会，她全程都沉默不发一言，但不说话不代表她不受影响，此时看着被沈雨荨拉着手的小梓恒，再看一看雨荨，眸中染上了意味深长的色彩，“沈雨荨，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不过我喜欢！”

沈雨荨犹记得那天晚上萧琴对自己说的话，心里不禁又自责又害怕，此时面对着她，也只能说道：“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萧琴听到她的这句话，脸上似乎有一抹欣慰一闪而过，随后还是淡淡地道：“希望你如你所说。”

话落，萧琴转头看着萧子靳说：“大哥，我想单独跟你谈一谈。”

萧子靳点头，“嗯。”

如是，萧子靳让沈雨荨先带着小梓恒到他的办公室，而他则跟萧琴留在了会议室。

雨荨没有任何异议，她拉着小梓恒穿过走廊来到了萧子靳的办公室。

“妈妈，爸爸真的是我的亲生爸爸吗？”小梓恒的视线落在沈雨荨手中的亲子鉴定报告书上，疑惑而又满怀期待地问道。

她说：“是的。”

“真的吗？”小梓恒刚才面对那么多人，都没有慌乱不安，但此时听到自己妈妈的回答后，却异常地紧张。他的年纪虽小，但对于亲生和非亲生这两种情况却分得极其清楚明白，从很久以前，他就非常希望萧子靳是他的亲生爸爸。

沈雨荨看着满怀期待的小梓恒，忽而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了他，“是真的。”

“……”小梓恒已经激动得不知道要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一个劲地把头深深地埋进沈雨荨的怀里，那双大大的眼睛在她看不见的角度里熠熠生辉。

不知道抱了多久，萧子靳走进了办公室，由于沈雨荨面对着办公室的门口，所以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他的身影。

他看着拥抱在一起的母子俩，心情瞬间被这一幕感动到了，平日里波澜不惊的眼眸染上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色彩。他走过来，无言地伸手抱住了他们俩，霎时间，一股极为浓郁的亲切感萦绕上他的心头。

小梓恒被两个大人抱住，内心的欣喜之情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让这种时刻更长久一些，如是他闭上眼睛假装自己睡着了。

萧子靳发现小梓恒一副安静的睡颜，轻声说道：“梓恒好像睡着了。”

闻言，沈雨荨也不由得看向怀里的小梓恒，见其呼吸沉稳，嘴角不由露出了慈祥的笑意，“嗯，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他也许被折腾得太累了。”

萧子靳的眉目也显得特别柔和，“那就让他继续睡吧。”

说着，萧子靳竟然伸手抱起了小梓恒，一股清冽好闻的香味扑入他的鼻息间，他觉得这种感觉奇妙极了，突然间好希望能够一直被爸爸抱在怀里。

“雨荨，今天没什么事，我们也先回家吧。”

“嗯。”沈雨荨站起来。

很快，萧子靳抱着小梓恒坐进了车子里，沈雨荨坐在后车座里，让小梓恒的脑袋枕在她的大腿上，纤细的双手爱怜地抚摸着柔软秀发。

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坐到主驾驶座上，而是跟着坐到了后车座，此时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心头莫名一悸。

沈雨荨察觉到他的视线，内心复杂不已，忽而她开口问道：“子靳……”

“嗯？”他的鼻音稍提。

她说：“你……相信梓恒真的是你的亲生儿子吗？”

萧子靳看着她，语速平缓却异常坚定地道：“相信。”

话刚落下，沈雨荨感觉怀里的小梓恒小小的脑袋扭动了一下，她担心他的脑袋磕到车座的棱角，不由伸手温柔地端正小家伙脑袋的睡姿。

其实，她这个动作也饱含掩饰自己内心激动的目的，不得不承认，当听到萧子靳坚定不移地对自己说……相信，她感觉自己整颗心都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

自从昨天将真相告诉他之后，他便沉默以对，既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也不表露自己的心情，看见如此反常的他，她自会慌乱担忧。直到亲子鉴定出来后，她内心的慌乱才被兴奋激动取而代之。

但她知道，那个时候他正在开股东大会，不便打电话去打扰他，而她从心底里也想给他一个惊喜。

他在会议上站在她的立场替她说话，她非常感激，但所有的所有，都不比他亲口对自己说那两个字来得更加让人安心。

她看着他，真诚地说道：“子靳，谢谢你。”

不知为何，听到从她口中说出如此客气的话，他竟然会替她感到无比的心疼。其实昨天他就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因为种种复杂的情绪影响了他的思绪，导致他只能沉默地面对她。

直到现在，他还在为昨天的行为自责，作为一个男人，他根本不应该让自己的妻子独自承受等待未知真相的痛苦煎熬。

“雨荨，对不起……”他说。

她诧异抬眸，“……”

“以前一直有人跟我说……梓恒长得像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深想。昨天到现在，我也一直在回想当年的那个夜晚，虽然醉眼朦胧，看不清对方长什么样子，但现在仔细想想终于感觉到了你的影子。说起来，这根本就不是有点像，而是事实，以前，我看到你的背影时也会偶尔想起那个晚上，可是由于我一味地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才会让真相被隐藏了那么长时间不能浮出水面。如果我没有刻意去忽略那件事，那么你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一直被他们明嘲暗讽。”

说着说着，萧子靳不由伸手抱住了已经红了眼眶的沈雨荨，“雨荨，对不起。”

“……”沈雨荨被他抱住，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当年的林林总总，眼泪就那么不争气地夺眶而出，她想停止哭泣，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让泪水不再肆虐自己的脸庞。第二天，股东大会继续如常进行，除了昨天坐在位置上的一众人，今天则多了沈雨荨和小梓恒母子俩。不难想像，王素‘一家人’对他们母子俩有多排斥以及鄙视，他们就想等着看好戏，因为他们相信……待会儿一定可以看沈雨荨出丑。

这时，张律师拿起手中的亲子鉴定报告书，说道：“根据亲子鉴定报告书的结果显示，萧子靳和沈梓恒确实为父子关系，也就是说，沈梓恒是萧家的曾长孙，那么继承萧老爷股份的继承人则是沈梓恒。”

此话一出，某些人特别不淡定了。

王素第一时间站起来，大声质疑道：“张律师，我不相信，沈梓恒怎么可能是萧子靳的亲生子？这一定是假的，绝对是你们从中做了手脚，绝对不可能是真的，绝对不是……”

说着说着，王素已经变得有点语无伦次。萧泽飞也是一副完全不可置信的神色，“张律师，这肯定不是真的，是么？”

然而，张律师却是点头道：“二少爷，是真的。”

听此，萧泽飞竟是直接颓废无力地瘫坐到椅子上，一双眼睛里全是失落绝望之意，嘴里还不由得喃喃道：“没了，没了，一切都没了，我以后肯定完蛋了。”

大家都以为萧泽飞完全无法接受董事长再次易位的事实才会变得如此颓废，殊不知，他只是想到自己欠下的高利贷无法还清而感到恐惧惊慌，相对于董事长一职，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命。

严格上来讲，这则消息对萧泽飞来说算得上是双重打击。

王素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这般，心里对抢走继承权的那个沈梓恒更加愤恨，看着坐在萧子靳和沈雨荨中间的小梓恒，她再也控制不住直接站起来，疾步过去。

“你这个小野种，我要掐死你……”王素趁着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伸手掐住了小梓恒的脖子，眼神已近乎癫狂的状态，“小野种，你根本就不配成为萧家的曾长孙，你把继承权夺走，那么我就要夺走你的生命。只要你死了，老爷子的股份就属于我们了，哈哈……对的，只要你死了，这一切都是我们的。”

萧子靳没料到王素反应会如此大，反应过来之后也迅速伸手去拽开她的手，可是她实在太过疯狂，手上的力度也出奇的大，一时之间他竟然无法撼动分毫。

沈雨荨看到小梓恒的脸色已经涨得通红，心里非常焦急，也忙不迭地伸手使力掰开王素的手，萧琴看到自己的外侄子遭受如此攻击，也快速上前帮忙。

终于，处于极至疯狂状态的王素终于被三人成功拖拽开来。

“雨荨，小琴，带梓恒出去。”萧子靳说道。

“好。”沈雨荨和萧琴异口同声地应道。

萧子靳看着还想要跑过去伤害小梓恒的王素，二话不说直接伸手禁锢住了王素的双手。

王素不服气，仍然大声叫嚣道：“萧子靳，你放开我，我要掐死那个小野种，我绝对不容许老爷的财产落到一个小野种的身上。”

闻言，萧子靳也怒了，“梓恒是我的亲生儿子，谁都没有资格辱骂他是小野种，如果你继续不识好歹，我不介意让你尝一尝牢房滋味。”

“萧子靳，你敢……”这是萧泽飞的声音。

萧子靳斜睨了一眼萧泽飞，冷冷地道：“只要谁伤害我的家人，我都绝不会手软，如果你们够胆量，就尽管试一试。”

他身上散发的气息太过于冷冽，即使隔得有点远，可萧泽飞还是能明显感觉得到他的强大气场，嚣张的气焰霎时被扑灭，被吓得也不敢说话了。

场面安静了几秒，他才继续说：“大哥，妈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妈妈，但也是你的长辈，你觉得你这样子真的好么？”

萧子靳见王素安分一点，不再疯癫乱咬人，也不由松开了自己的手，将她交到萧泽飞的手里，“如果不是小妈毫无分寸，我也不会这样子做，希望你看紧一点小妈，要不然我就叫保安将小妈拖出去。”

“你……”萧泽飞被气得脸红脖子粗。

王素似乎还是不甘心，继续大声叫嚣抗议，“萧子靳，我绝对不相信沈梓恒是你的亲生儿子，你肯定是想要保住董事长的位置才故意买通张律师做一张假的亲子鉴定，你别以为你那种小把戏能够骗得了我，我告诉你，我绝对不相信的。”

张律师这一次无辜躺枪，眉头迅速皱了起来，“王夫人，请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如果你继续诬蔑我，我有权告你诽谤，这里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人证。”

王素看着张律师那一副义正言辞的嘴脸，不由觉得非常恶心，不由冷笑道：“呵呵……诬蔑？张律师，你觉得我真的只是诬蔑么？”

张律师长年混迹在名利场中，很快便发觉王素的意图，心里担心她在情急之下将自己上一次收受贿赂说服萧老爷子立遗嘱的事情说出去，如是忙不迭地提醒道：“王夫人，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要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希望你不要随便乱说，伤害大家的感情。我相信萧老爷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子。”

张律师刻意咬重了萧老爷三个字，王素情绪虽然非常激动，但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想到自己将那件事曝出来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她不希望丢了萧老爷子的股份，还要被查出做出那些事，甚至最后被萧子靳查出自己杀害了老爷子……。

萧子靳本想叫来保安，但见王素不再发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数位股东见一切风波都平静了下来，心里更加庆幸萧氏未来仍然落在萧子靳的手里，因为萧泽飞和王素两个人刚才的表现实在太令他们失望，一个合格的董事长，遇到棘手的事情一定得保持镇定自若。

萧子靳前天听到董事长一职落到萧泽飞的手上，依然冷静自持，可萧泽飞今天得知这个事实后，竟然表现得如此失态，而王素的行为则更让他们失望至极，他们觉得……有这样的妈，萧泽飞如此不成器也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了。

所以，所有人中有一半都坚定不移地拥护萧子靳继续担任萧氏董事长，王素那边的人，见势头不对也不敢再有异议。晚上，何玉娇做了一桌美味佳肴想要庆祝萧子靳成功保住萧氏董事长的位置，当然，她更加高兴的则是……小梓恒是子靳的亲生儿子，一想到这里，她就乐呵得合不拢嘴。

“子靳，雨荨，梓恒，你们都吃多点，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弄的饭菜，我的厨艺虽然达不到顶尖技术，但是依然能够碾压大多数家庭主妇。”

小梓恒咯咯地对何玉娇笑道：“嗯，外婆弄的饭菜真好吃。”

“还是梓恒最识货。”说这话时，何玉娇眼角的余光不由自主地瞥向对面两人的脸上，见他们俩板着一张脸，一副兴致缺缺的模样，她也不禁纳闷起来了。

如是，何玉娇小心翼翼地问道：“子靳，听说……你保住了萧氏董事长的位置？”

萧子靳并不抬头，只是平静地应了一声，“嗯。”

见此，她更加纳闷了，既然保住了董事长的位置，那就证明这是一件好事呀，为什么他竟然闷闷不乐？难道不是因为小梓恒是萧家的曾长孙才替他保住的吗？

想及此，何玉娇看向了埋头吃饭，一声不吭的沈雨荨，试探性地问道：“雨荨，今天你带着梓恒去医院后就直接赶到公司，听到有人说……亲子鉴定报告书上已经证明子靳和梓恒是亲生父子，这是不是真的？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其实，何玉娇口中的‘有人说’就是林助理，林助理身为萧子靳的首席助理，对于

这些事自然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对沈雨荨如此说……无非就是想探清楚他们两人为何不高兴。

沈雨荨不抬头，只是轻应了一声，“是真的。”

何玉娇听到沈雨荨有气无力的回答，再看一看连眉眼都懒得抬的萧子靳，最后不由再次扫视一遍餐桌，只看到小梓恒的表情还算正常，见此，她彻底忍不住了，如是开口问道：

“雨荨，子靳，既然梓恒和子靳被确定为亲生父子，子靳也保住了董事长的位置，你们难道不都应该兴高采烈么？为什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漠然表情？我真的搞不明白，难道是我的认知有错误了么？我那么辛苦为你们弄了那么丰盛的晚餐，难道这就是你们俩回应我的态度？”

坐在餐桌上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萧子靳终于抬头，看着对面的何玉娇，“妈，你真的想知道我们为什么都不高兴么？”

“当然想。”何玉娇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他看着她，“妈，当年你为了钱财不顾雨荨的名声，将她灌醉随便扔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你觉得你这种做法真的正确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那个男人不是我，雨荨当初会怎么样？现在又该怎么办？”

他的声音很冷，他的表情更冷，即使何玉娇坐在餐桌的对面，隔得有点远，可她还是能清晰地感觉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怒气，一时间，她完全不敢抬头正视他。

“我……”何玉娇低着头，愧疚地道，“子靳，妈已经后悔了。”

闻言，沈雨荨也不由说道：“妈，你当年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可以做出那种事情呢？我真的想不明白，我也完全搞不懂……我这个非亲女儿，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如果你当时知道那个富豪是一个满脑肥肠的老爷爷，是不是为了钱也可以将我出卖，只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

“雨荨，对不起，妈知错了。”何玉娇知道这一次，无论自己怎么辩驳都没有用，毕竟自己当时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男方会长什么样以及人品如何，她只想着能够讹诈男方的金钱就可以了，完全没有想过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细细想来，的确是自己太在乎金钱，才会泯灭自己的人性，心里不由得升起了浓浓的愧疚自责之意。

沈雨荨还在为那件事而生气，语气中难掩其的怒意，“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让我原谅你了么？如果你真的有良心，当时就不会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那样子对待我。如果对方不是子靳，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妈，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毁了我的一生。”

何玉娇已经愧疚得抬不起头了，“雨荨，如果你真的那么生气，你就狠狠地揍妈一顿吧，反正妈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一个邪恶的存在，把妈打死了，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恶人，你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我才没那么傻，如果打你，我不但遭受世人的唾弃，还会承受法律的制裁。你的女儿是笨，但不是无知，你觉得我会跟你一样知法犯法么？”沈雨荨冷哼道。

听此，何玉娇不安的心渐渐平复了下来，作为雨荨的妈妈，她自然摸得清女儿的脾气性格，雨荨如此说话就意味着已经原谅了她，只不过心里还有一口气罢了。她相信，自己诚心改过自新，多哄一哄女儿就一定没有问题。

此时，何玉娇的视线不由落在了安静吃着晚饭的小梓恒脸上，越看越觉得梓恒可爱极了，嘴角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意。

“梓恒……”她叫道。

“嗯？”小梓恒诧异抬头。

何玉娇笑着说：“梓恒呀，你知不知道爸爸已经是你的亲生爸爸了？”

小梓恒下意识地看向萧子靳，见他正温柔地对着自己笑，更加羞涩，如是咧嘴笑着应道：“知道。”

“爸爸变成亲生爸爸之后，你就要跟亲生爸爸同一个姓，以后你就要叫做萧梓恒，而不是沈梓恒了，知道么？”何玉娇继续跟小梓恒说话，其目的基本上就是想转移某两人的注意力。

小梓恒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知道。”

见此，何玉娇非常满意，如是再次说道：“梓恒，现在叫一声爸爸，爸爸听到后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听到爸爸会高兴，小梓恒的心情也非常开心，他看着萧子靳兴奋地说道：“爸爸……”

由于小梓恒坐在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的中间，距离并不远，所以他还不忘挪动身子，笨拙而又认真地朝子靳的碗里夹菜，“爸爸，你吃多点，外婆炒的菜很香的呢！”

小梓恒的声音清脆悦耳，如同一潭清泉轻轻地从他的心间上流淌过去，他感觉自己愠怒的心情瞬间被洗涤得舒心宁静。看着小梓恒咧嘴微笑的小脸，自己的嘴角竟然情不自禁的浅勾而起，“嗯……梓恒真乖。”

接受自己爸爸的表扬，小梓恒不由得心花怒放，小脸笑得如同早晨最明媚的阳光，“爸爸也好乖。”

此话一出，坐在一旁的沈雨荨不由自主地笑了。

她当然知道这是何玉娇搬出来对付她和萧子靳的招数，不过被梓恒这甜甜的一声‘爸爸’叫出来，她还是忍不住地笑了。

原本还想着借此机会好好教训一下她这位唯利是图，又虚荣心旺盛的母亲，没想到她的母亲大人这么懂得见招拆招，一下就让她和萧子靳弃械投降了……。

何玉娇看到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眉眼染上了欣慰的笑意，吃饭的动作也变得极其轻快愉悦……。

第 167 章 不是萧家长孙

萧宅里，王素气得拼命地狠砸东西，玻璃瓷器摔落在光滑锃亮的地板上，发出刺耳的破裂声响。

萧泽飞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烦躁地点燃一根香烟，烟雾自他的嘴唇鼻息间溢出来，弥漫身子四周，让整个人都笼罩在忽明忽暗的烟雾中。可刚呼出一口烟，却觉得手中的香烟清淡如白开水，根本不能像禁品那样满足自己的需求，为自己带来快感。如是，他狠狠地掐灭手中的香烟，将烟头粗鲁地扔到茶几桌上的精致的烟灰缸里。

看着残留着厚重烟灰尘的烟灰缸，萧泽飞烦躁地扯了一下自己的领带，嘴里还不忘爆出一句，“Shit！”

话落，他伸手毫不留情地甩掉桌面上的烟灰缸，烟灰缸的‘生命力’也许太过顽强，烟灰洒落地面上，烟灰缸却毫发无损地打着转，最后倒在地面，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这时，王素尖锐的嗓音响起来了，“真是气死我了，本来萧老爷子的股份全都属于我们了，可是那个沈贱人竟然带了一个小野种抢走了这一切，我不甘心不甘不甘心……”

王素只管拼命地叫喊，手里仍然不停地往地上摔砸东西，已经完全处于极至癫狂的状态，跟她在会议室里发疯想要掐死小梓恒的恐怖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转过头，视线刚好落在又开始抽烟的萧泽飞身上，心里更加生气，如是她拔腿走到他的身前，伸手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香烟，扔到几米开外的地面上。

“吸吸吸，整天就知道吸。”王素愤怒地大骂道，“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没用的儿子，有本事就去将董事长的位置抢回来，不要干坐在这里抽烟，什么都不干，看着就来气。”

王素心情不好，萧泽飞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仰头红着脸大声道：“我没有用也是你生出来的，既然觉得我没用，为什么当初不将我掐死，那么我就不用天天面对你这个老毒妇了。”

“你居然叫我老毒妇？”王素一脸不可置信，她指着萧泽飞气得脸红脖子粗，“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真是造孽呀，我不想活了，撞墙死了算了。”

说着，王素真的朝萧泽飞的身上撞过去，见此，他忙闪过身子，成功躲过了她的撞击，而她则一头撞向柔软的沙发上，后脚不稳，狼狈地倒向沙发。

她扑了一个狗吃屎，怒火正在胸腔里恣意翻滚，可当意识到自己的狼狈失态之后，便忙不迭地端正自己的姿势瞪着一双眼睛看着萧泽飞，“你这个混蛋，居然如此整蛊生

你养你二十多年的妈妈？”

萧泽飞也非常烦躁，听到王素的指责怒骂，心里更加生气，“是你自己想要寻死的，既然你想死，作为儿子只能成全你呀，不然我还能怎么样。”

此话一出，王素更加怒了，“你居然想我死？”

萧泽飞从小到大都跟着王素，好歹她还是自己的妈妈，他刚才也只不过是一时气愤才会辱骂她，其实他并不想这样，此时面对着她的怒骂指责，也只能无声地低着头，任由她继续发飙。

他的心里，又何尝不是难受得想砸东西？

王素见萧泽飞默不作声，心里还未发泄完的那口怒气翻腾得更加厉害，正欲开口继续责骂萧泽飞时，不料竟听到被王姐抱在怀里的小文墨大声地哭了起来。

王姐一直在起居室抱着小文墨，可王素和萧泽飞两人闹出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小文墨受到影响便不由得‘哇哇’大哭，王姐从起居室走出来，看了一眼客厅的两个人，再转头看向二楼卧室的某个房间。

最后，王姐还是决定抱着小文墨交给正在二楼卧室的唐晓。可由于小文墨的哭叫声太大，坐在一楼客厅沙发上的王素和萧泽飞两个人的心里都莫名一紧，下一刻，王素已拉拽着他的手朝二楼走去。

“妈，你拉着我干什么？”萧泽飞眉头已经皱成了一条线，虽然他听到了小文墨哭叫，但不都是一直是她们女人去哄的么？把他拉上去算几个意思？

王素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你儿子哭了，作为爸爸，你难道不应该去哄一哄么？”

“王姐不是已经抱着他往二楼走去，准备交给唐晓哄了么？”萧泽飞虽如此说，但脚步却因为王素的拉扯而不受控制地往二楼而去。

就这样，王姐前脚刚走进去，王素便拉着萧泽飞跟着一起走进了卧室。

王姐没注意到身后的两个人，只是焦急地将小文墨交给唐晓，“太太，小少爷哭得很厉害，我哄不了，我猜他可能饿了想吃奶，你能不能喂小少爷吃奶？”

此时的唐晓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并不比楼下的二人好受。

她看着王姐怀里的小文墨，想到沈雨荨那个儿子将本属于自己儿子的继承权抢走，一双手不由自主地紧握而起，脸部表情也开始变得扭曲起来，随后转过头，冷冷地道：

“一个不能继承爷爷股份的儿子有什么用？他想哭就让他继续哭，等他哭累了自然会停下来。把他抱出去，我的心情很烦，不想看到他，否则我不能保证一怒之下会不会把他掐死。”

听到唐晓的话，王姐猛地一惊，看着她一副漠然表情，突然间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狠心了，因为自己的儿子不是曾长孙，所以就不想要他，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恐怖了。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妈妈？看着怀里哭得越来越厉害的小文墨，王姐不由心疼不已。

而王素显然也没料到唐晓会说出这种话，心里的那个怒呀气呀简直无法言喻，她走过去从王姐怀里一把抱过小文墨，嘴里还不忘怒斥唐晓，“唐晓，你是怎么当文墨的妈？啊？文墨是我的孙子，如果你把他掐死了，我就跟你拼命，只要有我在，我就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伤害我家小文墨。”

唐晓乍一听到王素的声音，浑身猛地一僵，此时她正坐在梳妆柜前，透过镜子看到王素气得想要杀人的模样，全身都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

她胆颤心惊地转过头，小心翼翼地站起来，看着眼前的王素，“妈……您怎么进来了？”

王素并没有时间理会唐晓，只是一个劲地哄着怀里的小文墨，“文墨乖，文墨不哭，奶奶在这里，奶奶会保护文墨的，奶奶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文墨的，所以文墨不要害怕，不要哭，好不好？”

可是，小文墨怎么哄也哄不停，无可奈何之下，王素只得再次将他交给唐晓，唐晓下意识地接住小文墨，眸色复杂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此时，王素说道：“文墨肯定是饿了，你赶快喂他吃奶。”

“啊……哦。”唐晓还是有点害怕王素，毕竟她还要看自己婆婆的脸色吃饭，所以神情也变得极其恭和。

王素担心唐晓真的会将小文墨掐死，如是忍不住提醒道：“唐晓，我告诉你，如果你伤害文墨一分一毫，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他是我的孙子，没有我的允许，你也不可以动他分毫，知道么？”

听此，唐晓只得唯唯诺诺地点头，“嗯，知道了。”

“知道就最好。”王素冷哼一声。

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婆婆，不方便看着唐晓喂小文墨吃奶，便转头对着萧泽飞说道：“萧泽飞，为了以防万一，你留在房间里看着唐晓，我担心她会对文墨不利。”

“妈……我一个大男人看一个女人喂小孩子吃奶，你觉得合适么？既然你那么不放心，你们呆在一起不是更加好一点么？”萧泽飞抗议道。

唐晓眼角的余光瞥到萧泽飞那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心里拔凉拔凉的。

此时此刻，她只恨自己当初瞎了眼嫁给他，自从自己嫁进来之后，他的心就从来不在自己身上，刚开始心心念念沈雨荨，她忍了，她相信只要自己付出真心……他就一定会回心转意。可是事实证明，自己完全错了，即使自己为他生了儿子，他仍旧不爱她。

在她的婚姻生活里，连他偶尔对自己的关怀也变成了一种奢侈，她根本找不到以前那个因为爱自己而抛弃沈雨荨的萧泽飞。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婚前跟婚后的区别可以变得那么大，结婚之前还极尽鄙视沈贱人，可是结婚之后却突然对沈贱人爱得死去活来，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她完全无法接受。

令她更加无法忍受的则是……因为他无法看着沈雨荨跟萧子靳在一起，竟然将这种情绪寄托在禁品上面，世人都知道，只要沾染黄赌毒，那么这个人基本上就算毁了。她在他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位置可言，对于他吸毒的事情更加说不上任何话，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无可救药……

此时，她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萧泽飞，“妈，他说得对，既然你如此不放心，还是让你留在这里监督我吧。”

闻言，萧泽飞恍若如赦大放，她再次瞥到他的神情，心情一直朝谷底跌落下去。

王素活了几十年，她自然能敏锐地察觉出夫妻两人的关系早已出现了裂痕，想起了自己当初不看好的沈雨荨，突然间非常后悔那个时候的选择，如果同意雨荨和泽飞在一起，那么泽飞现在也许就是萧氏的董事长了。

越想越觉得自己亏了，如是看向唐晓更加不耐，“唐晓，这就是你对自家婆婆说话的语气么？我家泽飞有名有姓，你叫‘他’算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泽飞不能坐上董事长的位置，就在心里鄙视我们了？也不看看你到底几斤几两就给我们摆脸色看，若不是我们养着你，你根本就不可能过上这种豪门太太的生活。”

王素一脸鄙夷地看着唐晓，“你看看那个沈雨荨，不但是一名医生，还生了萧家的曾长孙，你又看看你，不但一无是处，什么都帮不了泽飞，居然还想掐死我的宝贝孙子，你说你对得起我家泽飞，对得起我们之前那么照顾你么？”

沈雨荨一直是唐晓心中的一个痛，此时被王素如此赤裸裸地暴露在人前，心中的气愤自然不言而喻，即使她依靠着自己婆婆混日子，但这口气也绝对咽不下去，如是脑子一热，怒火攻心，也不由大声斥骂道：“妈，你说话讲一点道理好么？如果你当初想方设法不让她进萧家的门，就不会让她查出来沈梓恒是萧子靳的种，如今你来怪我有用么？你以为我不想生一个萧家曾长孙么？”

“你居然还有理？”王素怒。

“我……”唐晓的脸色也涨得极其通红，怀里的小文墨本来闻到奶香味，哭闹声没有那么响，可是两个大人的争吵声又严重影响到了他，哭声又不受控制地大起来，好似试图用哭声表达自己的抗议。

萧泽飞见此，更加烦躁，不由大声吼道：“够了，整天吵吵吵，烦不烦？妈，你也老大不小了，整天对着唐晓骂个你死我活有什么用？唐晓你也是的，既然升格为人母，就想着怎么带好文墨，而不是整天怨这怨那。难道我不给你名分不给你吃不给你穿了么？”

“真是看着就让人心烦。”话落，萧泽飞甩袖，直接离开了这间卧室。

看着萧泽飞决然离去的背影，王素和唐晓竟然一声也不敢吭，两人都难得地闭上了自己的嘴巴，只是两人互相看对方的眼神都极尽鄙夷与嘲讽。简羽以想见简舒的名义将简舒邀约到自家的别墅，可是孰料，简舒刚进到客厅，便看到怒气冲冲瞪着自己的简羽，心里莫名一惊。

这一次，简羽并没有像上次一样走上前想要狠扇简舒，但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怒火却是令人胆颤心惊……。

简舒咬着牙，微微吸了一口气还是走到沙发上坐了下去，简羽坐在她的对面，正悠哉游哉地抿了一口茶，随后温柔地递了一杯龙井茶到简舒的面前，“舒儿，先喝一口茶解解渴……。”

简舒诧异不已，看着刚才还一脸怒意，此时却一脸笑容的简羽，她的心情不由得七上八下，画风转变太快，一时之间根本难以适应过来。

她看着简羽，却迟迟不敢伸手去接，只是疑惑不解地问道：“姐，你……找我过来有什么事么？”

简羽见简舒不接那杯茶，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简舒，这是姐特意为你冲的茶，为什么不喝？是担心我会下毒害你还是害怕里面有迷药？”

“姐……我没有，你误会了。”简舒下意识地脱口道。

说实话，她真的没有往那方面想，只是她更加好奇简羽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怪异……

“没有？”简羽哧笑一声，随后也不再坚持，而是将手中的那杯茶搁置到桌面上，重新抬头，将视线落在对面的简舒身上，“简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偷偷瞒着我嫁给简宁也就算了，如今竟然还故意违背我的意愿将沈梓恒和萧子靳是亲生父子的事实告诉他们，帮萧子靳夺回股份。呵……你呀，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总是帮着外人恶心自己的家人，我真想剖开你的脑袋看一看，里面都装了哪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简舒静静地听完了简羽的嘲讽，既不生气也不惧怕，这也是她非常难得在简羽面前表现出这种镇定表情，因为来之前……她就已经隐隐猜到简羽会对自己说这些话，而且自己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刚才由于简羽的变化太过变幻莫测，她才会疑惑不已，但也仅是疑惑而已，并没有害怕。

也许最近跟简宁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吧，在不经意之间，已经对类似简宁那种近似无赖的语气产生了抗体，所以此时也能够淡然自若地应对自己平日里比较敬畏的姐姐。

“姐，我其实不明白，当初你想让我嫁给子靳无非就是想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如今我嫁给了简宁，不是同样可以完成你的心愿么？而且……子靳和雨荨根本不欠我们姐妹俩，你为什么要如此憎恨他们？就因为当初子靳没有接受你么？可是感情的事情一向需要两情相悦，勉强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所以如今这种局面是大家最乐意看到的结果，不是么？”

简舒接着说：“梓恒和子靳是亲生父子，可是因为一些误会，让他们父子俩分离那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这对于孩子和父亲来说都是极其不公平的一件事情？也许你并不知道，雨荨因为梓恒的事情遭遇了多大的苦难，他们所承受的痛苦都不是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但他们仍能积极健康，对这个世界怀着一颗热忱的心，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去尊敬和学习。”

说到这，简舒听到了简羽不以为意地冷哼了一声。

但是，简舒不受影响，而是继续道：“不知道真相之前，我可能无法做任何的表态，可是既然让我知道了他们是父子，我就不可能昧着良心继续瞒着这件事，这不但在成全别人，也是在为自己积德。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遇到了困难，同样会有人出于善心帮助我们呢？未来的事谁也说说不准，但是我们却要対得起自己的良心，你说是不是？”

简羽仍然不作声，只是若有所思地抿了一口茶。

她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恨萧子靳和沈雨荨，真的只是因为当初萧子靳拒绝了她吗？

简舒见她不说话，总算稍稍松了口气，她不指望简羽能够跟沈雨荨做真正的姐妹，她只希望她们不要像现在这样莫名其妙就成了仇人。

只希望她能俩个能够快点化解仇恨，好好相处……。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恰是逛街娱乐的好天气。

因为最近好事连连，萧子靳一家三口都不由得沉浸在幸福平淡的小日子里，这一天，他决定带着小梓恒和雨荨一起去游乐园游玩，上一次他独自带着小梓恒进去游乐园，因心事重重玩得一点也不尽兴，所以想要将以前欠儿子的父爱用陪伴尽量弥补回来。

游乐园里，小梓恒紧紧牵着萧子靳的手，小家伙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刻也没有从某人英俊的侧脸离开，那副崇拜的眼神简直可以让雨荨吃一坛子醋。

“梓恒，走路要看路，爸爸又不会溜走，牵得那么紧就不怕摔跤么？”沈雨荨语气有点吃味，可脸上却难掩其的幸福神色。

听此，小梓恒却将手上的力度加得更加大，“妈妈你说对了，我就是担心爸爸会溜

走，才牵得那么紧的。”

说到这，小梓恒转过头，仰起萌萌哒的小脸，眨巴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叫道：“爸爸，待会儿你会不会溜走呀？”

小家伙的脸蛋满是胶原蛋白，紧致水嫩，即使是个小男孩，可是皮肤还是嫩得仿佛随时可以掐出水，看着可爱极了，那双肉嘟嘟的小手紧紧握住了自己温厚的手掌，一股柔软的感觉萦绕他的整颗心。

他薄唇浅勾，露出一抹亲切宠溺的笑容，“爸爸不会溜走的。”

“真的么？”小梓恒习惯性地反问道。

萧子靳看着小梓恒语气里夹杂的那股患得患失的意味，眉眼染上了浓浓的怜爱之意，忽而他蹲下身子，让小梓恒骑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动作行云流水，小梓恒根本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整个小身子已稳坐在自己爸爸的双肩上。

“哇……”萧子靳高大颀长的身躯站起来，小梓恒便感觉自己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错觉，别以为小家伙年龄小什么都不懂，但是他真的明白了这句诗词的意思。

沈雨荨乍一看到自己的儿子坐在萧子靳的双肩上，颇为担忧，“子……，你这样真的好么？”

萧子靳笑，“你这是怀疑老公的力气么？”

“没有。”既然他如此说，她自然选择相信他，毕竟在她的眼里，自己的老公还是做事万无一失的如天神一般的存在。

闻言，他唇角的笑意情不自禁地一点一点地朝外漾开，柔柔地晃了她的眼。

萧子靳牵紧肩上小梓恒的双手，笑道：“梓恒，现在你已经跟爸爸合二为一，那么就不用担心爸爸会溜走了，是不是？”

“是……”小梓恒想也不想，便咯咯地咧嘴笑着回答，绽放在小脸上的幸福笑容简直比高挂天空的那一颗那大圆球还要耀眼明媚。

沈雨荨清澈的眼眸看到小梓恒的表情，也瞬间染上了更为明媚的笑意。

“爸爸……”小梓恒欣喜地叫道。

“嗯？”萧子靳鼻音稍提。

本来以为小梓恒有什么话想跟他说，结果他却一直叫道：“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是我的爸爸，我真的好开心呀，我终于有真正的爸爸啦！”

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都有一瞬间的懵逼。

可萧子靳毕竟也跟小梓恒处于同样的愉悦当中，如是也再次不由自主地笑了，“梓恒，你喜不喜欢爸爸呀？”

“当然喜欢啦……。”小梓恒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爸爸，你知道吗？自从妈妈嫁给你的那一天，我就想喊你爸爸了，我一直都很喜欢爸爸的，从来就没有变心，即使后来江辰叔叔想要让我和妈妈跟他在一起，我也不干哦！我心里只认定爸爸一个人，其他人我都不要，只要爸爸一个人。”

说着说着，小梓恒似乎已经开始变得语无伦次，但是都不能掩饰小家伙此时此刻的激动兴奋得不能自己的心情。

不得不承认，萧子靳听到这些话比小梓恒还要高兴，但他是成年人，自然不可能像小梓恒那样子乐呵呵地在这种公共场合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不过脸上还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愉悦笑容，其中还夹杂着一丝丝得意之意。

“梓恒真乖！”

萧子靳笑着说：“梓恒，你想不想去玩旋转木马？”

“想。”小梓恒咧嘴笑着应道，“上次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旋转木马刚好坏了，不能玩，这一次好了，当然要去玩。”

“好，那你坐稳了，爸爸要带你飞了哇！”说着，萧子靳已小跑着朝旋转木马处走去。

沈雨荨看着已经高兴得快要将自己忽略的两父子，囧了一脸，父子“秀恩爱”也是很可耻的好么？而且，她也很想说……一个大男人陪着一个小男孩去骑旋转木马，真的好么？旋转木马不都是女孩子才喜欢的玩意么？不过，小梓恒性子那么文静，以后估计也是一个禁欲式的男孩子了……

想到自己差不多要三十多年后才能抱小梓恒的孩子，她有一种想撞墙的冲动。

“雨荨，你怎么不过来？”萧子靳忽而转头。

小梓恒也跟着喊道：“妈，你快点过来呀！爸爸已经帮你买好的票呢！”

“啊……好。”沈雨荨后知后觉地从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担忧中回过神，下一刻也拔腿朝他们的方向小跑过去。

萧子靳已经将小梓恒从肩上放下来，视线落在沈雨荨因为小跑而冒出细密汗珠的额头上，眉眼一动，随即从小纸包里抽出一张柔软的纸巾温柔地替她擦拭额头的细汗。

沈雨荨蓦然一愣，一股异样迅速萦绕在心间，他的指尖无意中触摸到她的股肤，带

着温热的气息撩拨着她的心弦。即使都快称得上‘老夫老妻’，她的脸颊也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她感觉脸颊有点滚烫，视线尴尬得只能转移到小梓恒的身上，却见小梓恒嘴角噙着似笑非笑的笑意，那模样跟他三分相似，那表情跟他七分神似，三分相似七分神似，乍一看上去，简直就是缩小版的萧子靳。

突然间，她觉得自己刚才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小梓恒以后肯定也会跟萧子靳一样，自带招蜂引蝶的体质。

游乐园人来人往，大家嬉戏玩闹，嬉笑声欢乐声一浪高过一浪，偌大一个游乐园都被欢乐的气氛包裹住，散发出的灿烂气息让天空上的太阳公公也只能自惭形愧了。

榆市属于一线城市，一线城市从来不缺乏颜值爆表的人，但是像萧子靳和小梓恒如此吸睛的父子倒是挺少见，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侧目而视。当然，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天朝帝国，像沈雨荨这种清纯长相的女孩子也是极其受男性青睐的。

所以，当萧子靳看到路过的那么多男人对自己的老婆‘虎视眈眈’，内心深处似乎涌起了一种叫做吃醋的感觉，如是他伸出遒劲修长的手，一把揽过她的纤纤细腰，随后一手拉着小梓恒，一手揽着娇妻坐上旋转木马。

大概半个小时后，应小梓恒的要求，一家三口坐上了游乐园里让许多人望而兴叹的极速过山车。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整张脸都像是快要被速度带来的劲风扯掉一样，速度与高度的双重折磨，让沈雨荨整个人都差点吐血而亡，不……是吐水而亡，从过山车下来之后，她完全忍不住直接晕得呕吐起来，但是因为没有任何食物呕吐出来，所以只能吐水。

后背被一只大手和一只小手不停地轻轻拍打，直到良久，她才彻底回过神。萧子靳见此心疼不已，如是二话不说将她抱起来，小梓恒也是一脸担忧，脸色愧疚极了。

“妈妈，对不起……如果知道你不能坐过山车，我就不那么自私去坐了。”小梓恒紧跟在萧子靳的身旁。

“梓恒……这次不怪你，是妈没有吃饱，体力不支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沈雨荨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向都不会晕的自己竟然晕得呕吐了呢？她一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但这次仅仅坐了一次过山车就呕吐，实在令她有点费解。

小梓恒仍然陷入愧疚自责当中，不过他知道一味地自责也没有用，只得温声细语地安慰自己的妈妈，“妈妈，你不要怕，梓恒和爸爸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梓恒真乖……。”小梓恒小小年纪却如此懂得安慰体贴人，真心让她感到欣慰不已。

他抿着薄唇，只想快点将她抱到休息室。

第 168 章 打醒她

很快，萧子靳已将沈雨荨抱到游乐园的休息室里，此时，她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气色比刚才的苍白血色看起来要好很多，见此，他方才松了口气。

“傻瓜，既然不能坐过山车，就不要逞强嘛！”萧子靳心疼地揉着她的胃，“这里还感觉难受吗？”

“你不用太过担心，已经好了。”沈雨荨说。

“嗯。”萧子靳看着她，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嗔怪似地刮了一下鼻子，“以后再这样，我可不管你了，知道么？”

“知道了……。”沈雨荨笑，心里却充满着浓浓的暖意。

“这才乖。”萧子靳的手还在揉着她的胃，脑海里突然间想到了她呕吐不已的场面，他在想……她是不是怀孕了。

因为她上次经历了失去小孩的痛苦，所以他此时不敢贸然地向她提出自己的疑问，更不敢在这种特殊时候拐着弯问东问西，担心有点敏感的她会胡思乱想，如是只得将心里喜忧参半的心情压制下去。

不过，他觉得……他应该想办法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怀孕了，毕竟他也非常期待下一个新生命的降临……。上午十一点多并不是吃午饭的时间，但是由于雨荨早上没有吃饱早餐，再加上刚才过山车的一场晕吐，所以萧子靳还是决定带她和小梓恒一起去离游乐园比较近的酒楼吃午饭……。

一家三口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饭，动作优雅却不显得矫揉造作，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赏心悦目。

也许沈雨荨跟萧子靳‘混’久了，所以她的行为举止也逐步朝高贵优雅的道路一路高歌前进，不得不让某些人刮目相看呀！

不远处，简夫人刚从包厢里面走出来，却见他们一家三口正坐在靠窗的一处较为安静的角落里吃饭。

心下一喜，脚下的步伐顿了顿后，不由自主地朝他们走过去……。

萧子靳原本想选择进去包厢吃饭，但是由于自己没有预订，酒楼的客人又特别多，包厢已全部被包满，所以只能选择外面的餐桌。

对于他来说，是不是包厢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他只是不愿意委屈雨荨，可雨荨最终也提出没有必要为了争一个包厢浪费那么多金钱，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不会被从包厢

里走出来的简夫人看到了……。

简夫人的视线第一时间落到了萧子靳身旁的小梓恒身上，心里像是被一双柔软的小手抚摸着一样，格外的温暖，之前空落落的心情似乎在触碰到小家伙的笑容之际时就变得异常的充实饱满。

她也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奇怪的感觉，只觉得自己有一种想要立刻冲上去抱住小梓恒的冲动。

难道这就是血缘的力量么？雨荨是自己的女儿，那么梓恒就是自己的外孙，她真的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外孙，内心的兴奋激动已经无法言喻。

不知何时，她发觉自己已经到达了他们的面前，萧子靳和沈雨荨好像也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她的到来，眼眸不由得诧异不已。

小梓恒后知后觉地抬起头，正看到一脸温和笑意的简夫人，小小的脑袋不停地转，很快便记起了那一次来家里跟外婆说话的那个人，当时就对她颇有好感，如今再次看到她，感觉有点亲切的意味。

沉默的气氛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不过最先打破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气氛的人则是简夫人。

简夫人看着他们，笑着问道：“子靳，雨荨，你们也在这里吃午饭呀……？”

她的语气里难掩其的兴奋之意，尤其是看到萧子靳身旁的小梓恒时，内心就像吃了蜜糖一样，脸上的笑意根本无处隐藏。

沈雨荨见到简夫人如此热情，仍是有点不自在，即使已经知道了她是自己的亲生妈妈，可是二十多年来，自己跟她基本没有什么交集以及交流，更别谈两人还会有什么感情，所以此时再次碰到她，总有一种陌路人的错觉。

但沈雨荨不能否认自己身上流着与她相同的血液，有一种熟悉感是与生俱来的，这就好像陌生至亲相遇的那一刻，他们总会心有灵犀地感知到对方带给自己的强烈感觉……。

不过，此时此刻，她却觉得有一句话非常适合自己对于简夫人的感觉……陌生又熟悉。

其实，听起来是挺矛盾的，正如她现在矛盾的心情。

萧子靳知道她有点不待见简夫人，可他作为她的丈夫，自然不能无视自己的丈母娘，不管是出于礼貌，还是由于道义，他都应该微笑着回应简夫人。

“是好巧呀！简夫人也在这里吃午饭？”他看了看简夫人的身后，见没有人跟在她的身边，不由问道，“您一个人吗？”

简夫人说：“本来带着助理过来洽谈业务，不过业务谈成功客户离开之后，我就让助理先回去，想自己一个人先走走。不料，刚走出来便巧遇了你们，不得不说，还真是挺有缘的。”

“是呀。”萧子靳微笑着说，“不知道简夫人想去哪里走呢？您刚从美国回来榆市没多久，榆市这二十多年变化挺大的，也许有很多地方您都不是熟悉，如果您想走一走，我觉得离这里最近的梧桐古城倒是挺适合散心缅怀的，古城里面新修建了一座观音寺庙，听说挺灵验的。”

简夫人一直都知道萧子靳是一个做人谦谦有礼，做事理智分寸的男人，如今看到他如此温和礼貌地对待自己，对他的好感又上升了好几番。

“嗯，谢谢你，子靳。”

“夫人不用客气。”

简夫人此时并不在意萧子靳称自己为‘夫人’，毕竟她还没有跟雨荨成功相认，不过现在看到一直一声不吭的雨荨，她觉得自己有必要跟雨荨单独谈一谈。

如是，她看着沈雨荨道：“雨荨，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谈一谈？”

闻言，埋头刻意不去看简夫人的沈雨荨握住筷子的动作微微一僵，视线下意识地看向对面的萧子靳，见其温柔地对着自己微笑，心里不由划过一抹异样。

她想了想，终是抬头看着简夫人，轻声应道：“好。”

不多一会儿，沈雨荨和简夫人来到了酒楼一处为客人设置的饭后露天观景台，透过圆形的落地窗，可清晰地看到酒楼对面的高楼大厦以及道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

这一次，倒是沈雨荨主动开口问道：“夫人，您有什么事么？”

沈雨荨的语气客气而疏离，透过带着空调味道的空气传入简夫人的耳朵里，让她的心莫名一紧，见此，她更加确定了要将自己的打算告诉雨荨，如是说道：“雨荨，妈准备将公司的股份平分给你们姐妹三个人。”

此话一出，沈雨荨猛然一惊，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简夫人倒是猜到了雨荨会如此惊讶，其实她当初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也被自己震惊到了，她看着雨荨，继续说：“舒儿羽儿跟你是亲姐妹，都是简家人，公司是属于简家的，最后自然要交给你们。当时我抱养简宁，也实属逼不得已，如果我不那样做，我是很难从你叔叔那些豺狼虎豹手中夺回本来属于你爸爸的东西。”

“我一直都执著于简宁必须要娶到我的亲生女儿，所以当时知道他喜欢舒儿之后就对舒儿提高了警惕，她变成植物人也是一个意外，并不是我故意而为之。”

说着说着，简夫人竟无奈地叹了口气，眼眶也已经明显红了起来。

自从认识她以来，沈雨荨基本没有看见如此端庄优雅的夫人表现出如此无可奈何的表情，自己知道真相后一度认为她只是一个为了权利地位心狠手辣，不择一切手段的豪门狠角色，可是如今听到她的解释，看着她的表情，自己竟然觉得她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罢了。

试问，如果可以的话，世上有哪个母亲愿意将自己的亲生女儿丢给一个陌生的外人抚养？其实自己当初不也是这样么？因为妈妈的缘故让自己怀孕了，然而自己并不知道真相，只是认为被人强暴怀了强奸犯的种，由于接受不了这种打击陷入了极度抑郁的状态中。后来小梓恒出生后，自己则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将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就这样，小梓恒跟自己就变成了姐弟关系。但是，事实上自己就是小梓恒的妈妈，而自己知道他是自己儿子后，竟然对他产生了排斥心理，甚至大声吼了他，现在想想，她仍然不能原谅当时自己的冲动行为。

因为自己的过失，小梓恒一下子从天真无忧无虑的小孩子变成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大人，她不知道这对于他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只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此时，看着一脸无奈的简夫人，心里也不由自主地泛起同情怜悯之意。

她是不是也跟自己一样，满怀愧疚？是不是经常会想起曾经的错误行为？是不是非常希望得到曾经因她受到伤害的人的原谅？

不等她继续想下去，简夫人已小心翼翼地拉起她的手，“雨荨，你能不能……原谅妈？”

“……”沈雨荨的心情有点复杂，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简夫人眼神有一抹受伤的神色，“如果你原谅妈，那么可以叫我一声‘妈’么？我很想听到你叫我‘妈妈’。”

简夫人的手握着她的手，似乎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涌上心头，身上温和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融化了她的心，看着简夫人满怀期待的眼神，她竟然情不自禁地轻声叫道：“妈……”

听此，简夫人有点忐忑不安的表情霎时间被欣喜若狂的神色取而代之，情不能自己，不由喜极而泣，“雨荨，谢谢你……！”

说着，简夫人已伸手抱住了沈雨荨，母女相拥，一股和谐温暖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朝四周蔓延扩散。

不知道抱了多久，简夫人才依依不舍地松开雨荨，“雨荨，后天你有时间么？”

她想了想，道：“嗯，有。”

简夫人红着眼微笑，“后天我会召集相关人员，公布你是我亲生女儿这件事，不知道你能不能过来？”

“一定要公开吗？”沈雨荨眉目担忧，一连串的问题便随之问了出来，“如果公开之后，对简宁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吗？简宁会同意你公开吗？舒儿知道你要平分股份这件事吗？如果简宁知道你要如此做，会不会对舒儿羽儿造成不利？”

说实话，她对简宁并不放心。自从见面以来，她总觉得简宁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如果 he 知道自己辛苦夺回来的东西要被简夫人平分给她们三姐妹，心里会不会不平衡，从而怨恨舒儿？

简夫人为了让沈雨荨安心，如是说道：“雨荨，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简宁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不过。他并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坏，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利益就可以抛弃一切的人，那么就不会违背我的意愿非要娶舒儿。既然他娶了舒儿，就说明在他的心目中……舒儿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闻言，沈雨荨方才恍然大悟。

她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如果简宁想要利益地位，他当初就会不择一切手段将她娶回家，这样子非但不用平分股份，还可以成为公司唯一继承人。然而他没有那样做，那就意味着他并不是冷血无情的男人。

忽而，她不由想到了当天在商场撞到简宁和简舒两个人一起逛街的画面，如今细细想来，倒觉得简宁真的对简舒动真情了。突然间，她不禁佩服简宁了，这样一个有能力又重情的男人不应该什么都没有得到，而自己也没有资格夺取简宁当初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去夺回来的东西，所以她觉得非常有必要将自己那一份股份给简宁。

她看着简夫人，“妈……”

简夫人再一次听到雨荨如此喊自己，不禁心花怒放，脸上的笑容根本难以掩饰，不过还是尽量平静地问道：“雨荨，怎么了？”

她问：“简宁曾经也为公司付出了非常多，为什么不将股份分给他？”

简夫人抿了抿唇，“简宁不属于简家人，如果将事实公布出去，那么就不应该将股份分给他，毕竟如果分给他，以后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不过，股份到达你们的手中后，你们就有自由分配这些股份的权利。那个时候，你们就算给简宁股份，其他人也不会有异议了。”

沈雨荨点头道：“原来如此……。”

这时，沈雨荨忽而意识到自己和她在这里谈了过长时间，为了不让萧子靳和小梓恒两人等太久，只得说道：“妈，我们先回去吧，子靳和梓恒还在座位上等着我们呢！”

“嗯。”简夫人对刚才的谈话非常满意，自己的悔过换来了亲生女儿的原谅，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简夫人和沈雨荨肩并着肩一起走了回去，萧子靳正坐在座位上跟小梓恒有说有笑，见她们母女俩身子贴得那么近，脸上的神色看起来和颜悦色，便猜到她们俩的关系已经如正常母女一般了，心不禁欣慰不已。

很快，母女俩已经到了萧子靳的眼前，沈雨荨看着他道：“子靳，梓恒，我们回去吧。”

萧子靳并没有问两人到底谈了什么事情，只是拉着小梓恒的手，站起来，“好。”

小梓恒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雨荨旁边的简夫人，而简夫人正巧看着他，四目相对，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尤其是简夫人笑得像极了少女，青涩而害羞，跟平日里高贵优雅的简夫人完全判若两人。

看着那张肉嘟嘟，极其可爱的小脸蛋，简夫人再次升起了一种想要抱一抱小梓恒的冲动，不过碍于这里是走道，如果他们停留在这里太久，容易对其他客人造成不方便，如是她还是压制住内心突兀而起的冲动，继续温和地对着小梓恒微笑。

四人一齐朝酒楼外走去，简夫人看着被萧子靳牵着手的小梓恒，眉眼里全是爱怜之意。

沈雨荨敏锐地察觉到简夫人的视线落在何处，自己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内心深处的渴望一般，如是她将小梓恒拉到自己的身旁，说道：“梓恒，跟外婆问一声好，好不好？”

“外婆？”乍一听到外婆两个字，小梓恒下意识地看向四周围，见没有何玉娇的身影，不由疑惑地问道。

沈雨荨知道小梓恒误会自己的意思，她指着简夫人，再次对着他道：“梓恒，我说的外婆是这个外婆，不是家里的那个外婆……。”

小梓恒顺着沈雨荨所指的方向看去，竟蓦然看到站在离自己不到一米远的简夫人，心里更加纳闷了，“妈妈，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你是我的妈妈，妈妈的妈妈就是外婆吗？为什么你要让我叫她外婆？难道她也是妈妈的妈妈吗？”

沈雨荨知道这种事迟早要跟小梓恒讲明白，如今耐心替他解释，以后就不用造成更多隔阂，如是笑着点头，“嗯，是的呢！她也是妈妈的妈妈，所以你有两个外婆，知道么？”

小梓恒对于简单的情况还是能依靠自己的小脑袋分析出来，但是这种背后隐藏太多信息量的事实还是无法一下子猜得出来，此时只是似懂非懂地点头，“知道了。”

见此，沈雨荨心里甚是宽慰，本来以为小梓恒会问一大堆问题，没曾想他竟然能够

如此快速地弄明白。有时候，她也会怀疑他到底是真的弄明白还是不懂装懂。不过，有时候小孩子没有必要一下子接受那么纷繁复杂的真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会慢慢了解其中的纷纷扰扰。如今跟他说，只会徒增不必要的烦恼罢了。

小梓恒根本不可能知道沈雨荨的想法，他只是偷偷地瞄几眼简夫人，见她总是对着自己微笑，不由升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这种感觉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一样让人舒服。

忽而，他凑唇到沈雨荨的鬓边，低声道：“妈妈，我现在是不是……要过去跟外婆打一下招呼？”

闻言，沈雨荨欣慰地笑了，“梓恒真乖。”

小梓恒羞涩地笑了，“嗯，那我先过去了。”

其实，简夫人和他们母子俩的距离也就相差不到一米远，所以，小梓恒踏出几步就到达了简夫人的面前，他仰起萌哒哒的小脸，甜甜地叫了一声，“外婆……”

他的声音极其软糯，软糯中带着一股发自内心的愉悦之意，看着阳光下那张粉嫩的小脸蛋，简夫人笑得眼睛都快眯起来了，她蹲下去捧起小梓恒的小手，笑着说：“梓恒真乖。”

今天被大人们夸了那么多次，小梓恒的脸蛋已经快要比熟透的红苹果还要红了，“外婆，老师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们大人经常夸我这个小孩子也是不对的，因为我容易骄傲，一旦骄傲了就会变成坏孩子的。”

此话一出，正揽着沈雨荨纤腰的萧子靳眉毛不由自主地往上挑了一下，而雨荨则是在极力忍住自己想笑出声的冲动，这个小家伙竟然可以说出这种‘大道理’，不得不让他们刮目相看呀！不过，这不是老师对大人们说的话么？为什么一个小孩子竟然也可以说得如此有模有样，甚至还带着点小调皮？

简夫人看着小梓恒那一脸坚定的模样，不料竟笑得更欢了，“梓恒，你真可爱，外婆能有你这个外孙，此生足矣。”

小梓恒虽听不懂最后四个字的意思，但从她的表情中还是看得出来……她很喜欢他，如是也咯咯地笑着道：“谢谢外婆。”

简夫人距离小梓恒非常近，也许是他年纪比较小的原因，她能够清晰地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若有若无的奶香味，煞是好闻。她看着他，眼里满是期待，“梓恒，外婆……能不能抱抱你？”

小梓恒正想脱口而出，不料却想到了自己身后的妈妈，想了想，他还是转过头对着沈雨荨问道：“妈妈……？”

沈雨荨知道小梓恒纠结何事，如是不等他继续问便对着他点头。

得到妈妈的同意之后，小梓恒倒主动地伸出白皙的双手抱住了简夫人，简夫人有点受宠若惊，整个人有一瞬间的迟钝，待自己反应过来后，也不由得伸手抱住了小梓恒。

小梓恒的身子柔软似无骨，淡淡的奶香味再次扑鼻而来，酥了整颗心。也许是太久没有抱过小孩子，又或者年龄大的人都喜欢小孩子，所以自己抱着小梓恒竟然不想松开，只想一直这样抱下去。

萧子靳和沈雨荨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个人，心里也极受触动，他看着她，视线不经意间又落到了她的肚子上，心想……也许过不了多久，他又可以喜当爹了。第二天，沈雨荨刚下班从医院里走出来，不料竟看到了站在医院门口旁的简羽，简羽好似一直都紧盯着医院里面的情况，乍一看到雨荨从里面出来，嘴角竟然浅勾而起，脸上露出了有点邪佞的笑容。

沈雨荨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可还是迈步走出去，毕竟她也有事情需要跟简羽说明白，只不过没想到简羽会如此快速地找自己罢了。

“沈雨荨……”她刚到达医院门口，简羽便叫道，虽然只是三个字，但还是能听得出来声音里所带有的挑衅意味。

沈雨荨自从知道简羽是自己亲生妹妹之后，就不愿再跟她起任何争执，此时看到她堵在门口，引来一些同事和病人的围观也不恼不怒，而是问道：“羽儿，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简羽视线扫了一眼往她们这里看的群众，随后看着她，冷笑着说：“沈雨荨，我已经知道萧子靳夺回了董事长的位置，而你拜简舒所赐，也成功知道了沈梓恒就是萧子靳的亲生儿子，但是……你别以为你就是人生大赢家。我告诉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你也别太得意，小心哪一天从金字塔顶端摔下来，粉身碎骨……。”

简羽明目张胆在这种场合挑衅自己，本来就算她是沈雨荨的妹妹，雨荨也不应该容忍她，可雨荨还是淡然自若，好像根本不受她的影响一样。

见此，简羽心里迅速升腾起一股怒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总是要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她觉得非常恶心，如是想开口再次辱骂沈雨荨，可当她正欲开口之际，雨荨却抢先一步说道：

“羽儿……我们先到对面的咖啡厅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

闻言，简羽却是一口否决了，“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没有那个必要，我只是想过来警告一下你而已。”

沈雨荨仍不放弃，“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

“……”简羽已经走出医院门口，作势想要离去。

然而，她的声音又再次响起来，“羽儿，你想知道简宁为什么要娶舒儿？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和真相……。”

这句话成功让简羽顿住了自己的脚步，心甘情愿地跟着沈雨荨一起到达距离医院数百米的咖啡厅。

简羽坐在沈雨荨的对面，直截了当地问道：“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沈雨荨看着一脸愤世的神色，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羽儿，我不知道你为何这么恨我，但我想提醒你一件事……我并没有得罪过你，你不用如此仇恨我。一个人如此长期活在仇恨当中，就会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看不到世界的美好，眼里心里只有丑陋。心向善，形向善，终会得到善报。我相信……如果你怀着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任何事物，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你想像中那么糟糕。”

闻言，简羽却更怒了，她一脸鄙夷地看着沈雨荨，冷哧了一声，“沈雨荨，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真的很恶心么？开口闭口都是这些话，你不去当尼姑普化众生真是可惜了天生拥有的慧根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不用你在这里假慈悲，看着就令人犯呕，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萧子靳就喜欢你这种那么虚伪做作的女人呢？简舒是这种人，你也是这种人，偏偏他就是喜欢你们这种女人。更加糟糕的是……他也是这种人，真是蛇鼠一窝，令人犯呕的一家人。”

沈雨荨脾气好是没错，但并不代表就是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其他人骂自己，她可以选择息事宁人，但是骂她的家人，她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如是，她站起来扬起手掌狠狠地朝简羽的侧脸扇过去。

“啪”地一声，带着沈雨荨控制不住的怒意。

响声太大，成功引起了其他咖啡客的注意，他们都疑惑地看着她们俩，简羽还是第一次被沈雨荨如此羞辱，一张脸又辣又痛，感觉到四周围投在自己脸上的目光，她忽而愤恨地转过头瞪着他们，大声道：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没看过别人吵架是么？”

众人见简羽如此大脾气，担心惹到这个脾气火爆的女人，如是都忙不迭地转头安静地喝自己的咖啡。

沈雨荨看着自己的手掌，明显也愣住了，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扬起手掌扇了自己妹妹一巴掌，可是她也知道……简羽的思想已经严重扭曲，如果自己不打醒她，估计她会一直错下去。

所以……她宁愿赌一赌，希望自己可以掰正简羽的三观。

第 169 章 股份分配

简羽见众人都不再凑热闹，如是将剩余的怒火都发泄在她的身上，“沈雨荨，我认识你那么久，你从来不敢打我。可今天，你却当着那么人的面给我难堪，我告诉你……我一定会记住今天的耻辱。”

“希望你以后记牢一点，只要你记住了今天，那么我也相信你记住了我跟你说的这些话。”沈雨荨说，“我倒是想问一问你，你究竟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为什么你喜欢将所有事情的过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你看到别人过得比你不好，你就妒忌，你总是埋怨自己不能拥有，而其他他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那些东西。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别人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才能够得到？而你……又做了什么？”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我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来教训。”简羽已经放开了自己的手，任由那股麻辣的痛楚继续在脸庞燃烧，却低着头开始喝咖啡，试图掩饰自己刚刚有所触动的失态神色。

沈雨荨看着她，继续说道：“羽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改口叫你‘羽儿’？”

“因为你很贱呀！”简羽冷笑道。

她皱眉，却还是尽量平静地述说一个事实，“其实，我是你的……亲姐姐。”

此话一出，简羽蓦然抬头，脸色变幻莫测。

即使自己非常讨厌沈雨荨，但不得否认，她从来不会说谎。如今她当着自己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可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会一脸震惊不已。

简羽会有如此的反应，倒没有让沈雨荨特别惊讶，毕竟任何一个人知道一直以来自己仇恨的敌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也会难以置信。简羽没有扑过来揍她信口雌黄已经是一件很庆幸的事情了。

所以，不等简羽再次说话，她便继续将真相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听到最后，简羽的神情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应该可以说有一种想要去杀掉简夫人的冲动了。

简羽紧紧握住咖啡杯，红唇紧抿，随后她冷冷地看着沈雨荨，“按照你这种说法，简舒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简宁不是简家人，所以才同意嫁给简宁？”

“也不是很早，就是前一段时间。”沈雨荨说，“你不用记恨舒儿，她只是担心你知道真相后会做出傻事，所以不敢将真相告诉你。”

“呵……”简羽笑，“傻事？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知道真相后，会忍不住去杀了简

夫人以泄心中的愤恨？”

说实话，沈雨荨和简舒都有这种担忧，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该说实话还是该说谎话。

简羽见沈雨荨不说话，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嘴角的冷意更甚。

沈雨荨为了不让简羽继续钻牛角尖，不由说道：“羽儿，简夫人已经决定将公司的股分平分给我们姐妹三个人了，她昨天跟我说……她已经知错了，希望我们可以原谅她。”

闻言，简羽却冷笑道：“原谅她？你觉得有这种可能么？当初她想要破坏爸爸和我妈之间感情的时候，有没有替我妈着想？当初她那样子对待我跟舒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过我们？如今遭到报应了，就想让我们原谅她，以便她能够赎罪，你觉得我会成全她么？”

简羽站起来，低头俯视着她，“沈雨荨，回去告诉那个恶毒女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她。”

说到这，她不由继续冷笑道：“你也不用担心，明天我一定会出现在公司的，公司本来就属于我们，她还回来……我岂有不要的理由？”

话落，简羽再也不想留在这里，挎起包包，蹬着踝色高跟鞋就径直离开咖啡厅。

她的视线一直尾随简羽离开咖啡厅，眸色仍旧复杂不已，她不知道自己选择今天将真相告诉她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事情迟早都会知道，瞒着简羽也不是什么好事。

也许早一点告诉她，让她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应该就不会当场失控吧！

但愿简羽可以放下心中的仇恨，原谅简夫人，与大家和平相处……。次日，简氏大楼会议室里坐着简氏所有重要人员，除了简氏人员，当然还有简夫人、简宁、简舒、简羽和沈雨荨。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既然可以参加这个会议，自然都不是泛泛之辈，对于这一次会议的内容肯定从各个渠道打听搜集资料，并提前做好准备。

这里面多是从美国跟着一起回来的简氏大功臣，他们并没有真正见过真正的简家小姐，如今看到简舒、简羽和沈雨荨三个人都开始进行无声的猜测。

沈雨荨跟简羽离得有点近，她的视线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向简羽，因为总担心这个心理有点扭曲的妹妹会突然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就像上次王素因不能接受小梓恒继承了爷爷的股份而激动得上前想要掐死自己的儿子，如今想想，仍旧觉得那个场面太过令人胆颤心惊了。

所以，她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时刻提防简羽……。

沈雨荨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太过频繁，简羽自然能够察觉得到，虽然心里不是很高兴，可是的确如她所言，她并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而且她也是一名受害者，所以总的来说，她们三姐妹都是受到了简夫人的伤害。

这种近乎相同的伤害似乎让沈雨荨在简羽的心中留下了莫名的好感，好像自从知道她是自己的亲姐姐之后，竟然不再那么排斥她了。

她想：大概是因为有相同经历的人都容易对对方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吧！换种说法，应该是……都喜欢抱团取暖。

此时此刻，简羽并没有在意沈雨荨的视线，而是意味不明地看着坐在主位上的简夫人。

简舒和简宁两个人席位而坐，简宁的动作依旧随意而慵懒，好像一点也不担心接下来自己将有可能失去自然继承人的资格。

而简舒直到此时也还不知道简夫人将她带到会议室究竟所为何事，她本想问一问简羽和沈雨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简单打了几句招呼之后便被简宁拉着进入会议室了。也就是说，自从跟简宁在一起之后，只要简宁在她的身旁，她连跟自己姐妹单独聊天说话的机会都被恶意剥夺了。

想及此，简舒不由自主地微叹了口气，神色既无奈又不安。

简夫人扫视了一遍所有人，经过沈雨荨三姐妹的时候明显露出了慈母般的笑容，雨荨和简舒倒是礼貌地配合回应，只有简羽一脸不屑。

简夫人不奢求简羽能够那么快接受自己，所以被简羽冷眼对待也没有生气，而是对着所有人说道：

“今天召开大家开这个会议，其实是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不过在宣布那些事情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话刚落下，简夫人便对大家鞠了一躬。见此，很多不明内情的人都一头雾水，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作如何反应，只是理智地选择安静地等待后戏。简羽只是再次不屑地冷哼一声，就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简夫人在那么多人面前自导自演。

简夫人看着大家，继续说道：“我想正式跟大家澄清……简宁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萧氏董事长的妻子沈雨荨才是我的亲生女儿，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我不能亲自抚养我的女儿，我欠了她实在太多太多，此时此刻心里依旧非常愧疚自责，不过所幸，她原谅了我。”

简夫人所说的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劲爆了，而那些不明内情的大功臣也万万想不到事情的真相会是如此。一直以来，他们都觉得简夫人能有简宁这个儿子实在是她的福气。

简宁不但成功将曾经属于简东平的股份从简东盛的手里夺了回来，而且仅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将简氏从面临破产边缘成功挤进上市公司，成为社会精英争相追逐的公司。在他们眼里，简宁和榆市叱咤商场的风云人物萧子靳的实力几乎不相上下，简氏能有今天，简宁功不可没。

简宁继续担任董事长，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异议，可是如今却被曝出简宁不是简夫人亲生儿子的劲爆消息，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消化。最主要的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也不是普通人物，她可是萧子靳的妻子！

萧子靳在榆市商界的地位不容小觑，毫不夸张地说……他在榆市就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云人物。

萧氏主攻的是房地产行业，它的综合排名仅次于近几年迅速崛起的其它公司。由此可见，萧氏的地位有多大……。

而简夫人也非常聪明，她懂得利用萧子靳的名气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将众功臣的异议堵在心里，即使他们有异议，可碍于萧氏也不敢提出质疑。

所以刚发声明的这一轮，简夫人就处于上风了。

沈雨荨一直以来为人都比较低调，不过此时此刻，她代表的是萧氏董事长夫人，同样也是简夫人的亲生女儿，所以不管如何，她都得表现出一副温和有礼，处变不惊的神态，如是在简夫人的示意下站起来朝大家微笑地点了点头。

此举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众功臣正式认识自己而已，点头之后便重新坐了下去。

简夫人见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嘴角露出了一抹微不可察的笑意，随后她还是继续说道：“接下来，我想接着向大家介绍我丈夫前妻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简羽和简舒，说实话，我也亏欠了她们姐妹俩非常多，作为一个继母，我理应给予她们更多的关怀和爱，但是我没有做到，所以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

很多事情，她并没有选择在大众面前将更深层的真相说出来，而大家都是混迹名利商场的人，对于别人的家事自然不大感兴趣，即使感兴趣也不会当面好奇询问，不过从他们变幻莫测的眼神中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内心究竟有多好奇以及疑惑。

相对众功臣的或好奇或淡然的表情，简舒和简羽两个当事人就显得不是那么镇定。

简舒看着站在主位上的简夫人，眼眶似乎有泪珠在打着转，但碍于这里那么多人，始终不敢流出来。简夫人的话成功引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那个时候实在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不如意的事情。

不得不承认，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她对简夫人既畏惧又仇恨。她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够以最玛丽苏的心态去对待伤害自己的人。

不过此时看着一脸悔过的简夫人，她竟然再也硬不起心肠，只觉得内心有一股莫名的暖流流淌而过。

简宁好似察觉到简舒细微的异样表情，他温厚的手掌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试图给予她力量和抚慰。她感受到从他掌心间传来的热量，不安的心情瞬间宁静了。有时候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他在身旁，自己会感觉到格外的安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么？

简羽的视线瞥了一眼双手紧紧相握的两个人，内心五味杂陈。如今简舒和简宁在一起了，那么简夫人就是简舒的婆婆，自己真的还要处处跟简夫人作对，闹得大家都不愉快么？可是，如果让自己放下心中的仇恨，那么自己以前一直受的苦不是白受了么？难道她真的觉得……这样子公开对姐妹俩道歉就可以弥补曾经对她们造成的伤害么？

想及此，简羽又不由想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事实，如果不是简夫人悔过，自己和舒儿是不是根本不能如此正式地被众功臣所认识？如果当初简夫人没有将简宁抱养，爸爸的公司是不是真的全部被叔叔那些豺狼虎豹夺去？那么就算自己曾经是简家大小姐，如今也只能成为落魄的平凡女人，而且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所以，说到底，简夫人当初的自私还造就了今天这种双赢的局面？

一时间，简羽看向简夫人的眼神竟然没有刚开始那么冷，不过残存在内心深处的恨意却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简舒和简羽两姐妹的心情有多复杂，最后还是按照简夫人的指示依次站起来让众功臣认识。

本来他们还替简宁感到可惜，可是看到简宁跟简家小姐简舒双手紧紧相握的画面，心里的那些大石头竟然落了下来。他们觉得……不管最后会发生什么事，简宁会继续留在简氏基本算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了。

如是，众功臣的脸色都没有刚开始那么紧绷，而是抱着更为平常的心态去接受简夫人接下来需要继续对大伙宣布的事情。

简夫人向众功臣介绍完沈雨荨、简羽和简舒三姐妹之后，就开始进入最重要的正题。

“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就已经知道了雨荨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自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公司到底要如何分？一直到前天，我才做出了最终决定……”

众功臣知道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但也没料到会重要到这种地步，竟然谈到了股份分配的问题，所有人松懈下去的态度瞬间再次被提了起来，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简夫人接下来的声明。

简夫人看着大家，微微吸了口气，随即咬字清晰地说道：“我现在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郑重向大家宣布，公司的股份将会平分给沈雨荨、简羽和简舒三姐妹，简宁继续担

任简氏 CEO 一职，如有异议，可以当众向我提出来……。”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未等大家反应过来，简宁却站了起来。见此，大家都下意识地认为……简宁一定不服，他肯定会提出自己的异议。

不料，简宁却是礼貌地对着众功臣弯腰，随后看着简夫人，“作为简舒的丈夫，我没有任何异议。”

这句话，彻底将在场的众功臣惊愣了。

作为简舒的丈夫？

这是不是意味着简舒和简宁已经办了结婚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简舒的股份里面不就是有简宁的份？突然间，众功臣都不得不佩服简宁的能力。

不管简宁是为了利益还是真心爱简舒，从结果来看，简宁依旧是人生大赢家。按道理来说，如果简夫人知道简宁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那么简宁根本就没有资格继续担任简氏 CEO 一职。即使简宁能力不容小觑，可保不准简夫人和简宁两人之间有更加不可告人的矛盾，如果他们有太多的矛盾，就对简宁非常不利。

但简宁娶了简舒就不一样了，很明显的不一样，大家都看得出来也猜得出来。

如今简夫人不但把股份分给了简舒，还让简宁继续担任 CEO 一职，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担心和猜测完全是多余的，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但摆在眼前的事实却足以证明他们相处得都挺融洽。

简夫人见众人没有任何异议，不由得下了最后结论，“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那么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说着，简夫人从助理手中拿过早已准备好的协议，并让三姐妹在协议上面签名摁手印，最后交由律师团鉴定。这一切都在所有人面前进行，所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了见证人。

所有事情交待并处理完之后，会议结束，众功臣都陆续走出会议室。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简宁，简舒，简羽和沈雨荨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简夫人的面前，四个人所站的位置并没有什么秩序可言，看起来倒显更为随意和亲切，就像亲人之间见面一样，一股莫名的亲切气氛悄无声息地升起来，柔和了所有人的脸部表情。

简宁看着简夫人，不由自主地伸手抱住了她，“妈，谢谢你。”

简夫人接受简宁突如其来的拥抱，一时间怔愣当场，不知道该作何反应。自从简宁知道他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后，就开始与自己保持相当一段距离，慢慢地，他开始产生抗拒心理，直到简舒成为植物人之后，他便彻底怨恨自己。每次看到她，都冷语相向，从来不会心平气和地跟自己说话。

可是她没有想到，今天简宁竟然会抱了自己。多么久违的拥抱，多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那双手也情不自禁地抱住了他，温柔地拍着他的后背，眼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红了起来。

她想说话，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是无言地与他拥抱，享受冰释前嫌后带来的温馨。

不知道抱了多久，简宁终于松开了简夫人，而这时，简舒和沈雨荨两人也陆续依次地跟简夫人来了一个温暖的拥抱。然而，四个人当中却唯独简羽没有主动跟简夫人进行拥抱，在如此温馨的画面中显得颇为格格不入。

他们都知道，简羽心里还在怨恨简夫人。

沈雨荨看着一脸漠然的简羽，想开口跟她说话，可正欲开口之际，却见她看着简夫人，说道：“简夫人，我有话跟你单独说一说，麻烦你让他们都先出去吧。”

简羽的这句话根本不像询问，完全就是以一种命令的口吻命令简夫人，简宁不悦地皱起了眉头，简舒和沈雨荨两人也跟着开始头疼起来，心里都不禁升起一股隐隐不好的预感。

简夫人面对着简羽，并没有对简羽不善的态度表示不悦，而是对着其他三人道：“你们先出去吧，我也有话想跟羽儿好好谈一谈。”

“……”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见他们没有出去的打算，简夫人不由再次说道：“相信我，我能处理好我们之间的事情。如果你们继续留在这里，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的，知道么？”

不得不承认，三人在简夫人的面前瞬间有种变成小孩的即视感，所以三个人想了想，都异口同声地道：“知道了。”

话落，他们都选择一起离开会议室，将偌大的空间留给了简夫人和简羽两个人。

“羽儿，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怨恨我？”简夫人主动开口问。

简羽漠然地开口，“既然知道了，为何还要自取其辱，低声下气地求证我的回答？”

“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我也不希望看到你继续活在仇恨当中，”简夫人解释说道。

听此，简羽冷哼一声，“跟你那个女儿简直就是如出一辙，总是喜欢以一副普度众生的姿态跟别人讲一些完全没有用的‘大道理’。你们没有经历像我那样的痛苦，本就没有资格对我的人生指指点点。你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到底是如何活到了今天，你更加不可能知道，到底是什么支撑我走到了现在。”

“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嗤之以鼻的‘仇恨’，知道么？”简羽笑着说，“你们母女俩口口声声劝我放下仇恨，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没有仇恨，我早八百年就去见阎王爷了，根本不可能活到今天。所以呀，仇恨在我眼里，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你们让我放下仇恨，你觉得有这种可能么？”

听到简羽如此说，简夫人眉眼染上浓重墨彩的心疼之色，“羽儿，你知不知道，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的心在流血。”

“你的心在流血？”简羽一副完全不相信的表情，“简夫人，你以为你说这句话，我会相信么？拜托，你那种玛丽苏的表情就不要在我面前表演，好不好？我担心看多了容易长斗鸡眼，所以还请你们母女俩放过我吧，好不好？”

简夫人没想到简羽的心灵已经扭曲到这种地步，心里再次一揪，忽而也不再作任何顾虑，而是伸手紧紧地抱住了她，“羽儿，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对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的心真的很痛很痛。也许你不相信，可是我真的希望以后可以跟你们姐妹和好相处，也希望你和你的姨母可以祝福简舒和简宁。”

简羽也是完全没有料到简夫人情急之下竟然会抱住自己，本来想伸手推开她，奈何全身都像是僵硬了一般，根本动弹不得。就这样，她只得被简夫人紧紧地抱住，无奈地听着简夫人的忏悔自责。

但是，简夫人说完那些话之后竟然不再吭一句，简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这时却隐隐约约听到低低的抽泣声，刚开始，简羽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仔细听一听，惊愕地发现竟然是抱住自己的简夫人正在哭泣。

简羽浑身一愣，随后忙不迭却又小心翼翼地推开简夫人，当看到简夫人眼角流溢出泪水之际，她感觉心脏像是被人用手大力捏住一般，呼吸都不由得一窒。

记忆中，简夫人从来不会哭泣，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她好像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漠然表情，可是她万万没料到，曾经近乎心狠手辣的女人居然也在自己面前哭了起来。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难道真的如简夫人所言，她真的后悔了么？她到底是在做戏，还是真的发自内心？如果只是在做戏，她大可不必将公司的三分之一股份分给自己，既然她能够舍得下血本，将当初辛辛苦苦抢到手的财富拱手相让，是不是真的证明她已经悔过了？

那么自己到底要不要相信并且原谅她呢？如果自己原谅了她，万一以后她后悔了，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倒打自己一耙，那么自己到时又该如何自处？

简羽第一次发觉，有时候想要洞悉一个人的行为所意味的意思是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脑力，还不如往更简单的方面去想。可是如果不动脑，便会一不小心就陷入别人的陷阱当中，所以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与简夫人继续保持陌生人的态度。

“简夫人，你别哭了。”简羽的声音依旧平静而冷漠，“就算你哭得梨花带雨，我也不可能像雨荨那样原谅你并跟你和平相处。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能是敌人，舒儿跟我的性格不一样，她可以包容很多人很多事，但我为人自私，喜欢钻牛角尖。就算我现在说……原谅你，说不定哪一天发生一件令我不愉快的事情，我又会跟你对着干。与其折腾那么多事，倒不如保持原来的关系，大家互不干扰，就算是和平相处了。”

“过去的事我不可能忘记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对待舒儿。”简羽的声音似乎没有那么冷。

简夫人感觉得到简羽态度的变化，心里涌起了一股感动之意，“羽儿，谢谢你。”

简羽依旧漠然地看着简夫人，只是心底深处那道紧绷的防线似乎无意中被崩断了一样，本来还想揶揄她，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那种欲望。

最后，简羽只是说道：“我先走了，希望你好自为之吧。”

话落，不等简夫人开口，简羽便径直离开了会议室，简夫人看着简羽离去的背影，眼眶又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不过她还是尽力压制住自己的心情，拿出纸巾轻轻地擦拭眼角的泪水。

简羽离去得太过决绝，会议室外的三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挽留她，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她快步离开简氏……。

第 170 章 梓恒不见了

见此，三人都纷纷再次折返回去会议室，见简夫人红着一双眼，即使没有眼泪，但他们也猜测得到刚才她哭了，内心都不由得一紧，忙不迭地迈步到她的面前。

简夫人并不希望大家担心，不过还是如实将刚才的情况和最后的结果说了出来，三人知道简羽对她的偏见没有那么严重之后，都欣慰地松了口气。

而这时，简夫人见时间也不早，便让她们一起到简氏大楼对面的酒楼包厢一起吃午饭，大伙都没有拒绝，而是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相聚。

不多一会儿，四个人都一齐坐到了装潢优雅低调的包厢内，气氛极度融洽，只是大伙看到简羽并不在场，心里都感到极其惋惜。

其实来吃饭之前，沈雨荨已经打电话给简羽，邀约她跟大伙一起吃午饭，却被她一口回绝了。

他们都知道，能够让简羽那么快放下心中的芥蒂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今天能有这样的结果，说实话，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所以，他们都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欢乐一点，毕竟一家人同桌吃饭的机会并不多。

如是，大伙都其乐融融地开始吃饭。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午饭差不多快要结束，此时，沈雨荨看着简宁，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想了想，她最终还是看着简夫人，开口道：“妈，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简夫人疑惑地问。

沈雨荨再次看了一眼简宁，随后决定说道：“我想把我那一份股份……让给简宁。”

“你决定了？”

“嗯。”沈雨荨说，“虽然简宁不是简家血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简宁对公司做出的贡献。相信你也知道，公司能有今天，简宁功不可没，他理应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么？”

简夫人并没有立刻同意沈雨荨的决定，其实说实话，她并不希望雨荨将所有的股份让给简宁，并不是说她不喜欢简宁，只是每一位父母应该都会偏向于自己的小孩。简宁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初她苦口婆心劝说他要娶雨荨，但他却执意要娶简舒。

简舒虽说是简家血脉，但毕竟也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可既然木已成舟，她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将简氏的股份平分给她们三姐妹，并让简宁继续担任简氏 CEO，

这已经是她觉得最好的结果，同时也是她作出最大的让步。

她非常希望他们可以和平相处，但她长年身处豪门贵族圈，并不是特别相信真情实意。她知道简宁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她也知道简舒是一个善良无私的女人，但是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包括真挚的情谊。

在她的眼里，雨荨就是一个比简舒还要单纯的孩子，所以她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太过吃亏。现在她有萧子靳这个后台，别人不敢欺负她，可万一哪一天他们俩分了呢？像萧子靳那种有手腕的人，如果他使用一些手段，那么雨荨岂不是变得身无分文了吗？

并不是她杞人忧天，而是这个世界上就从没有真正一成不变的真心，何况还是豪门？

所以，简夫人不会同意沈雨荨这个决定……。

沈雨荨见简夫人似乎陷入了思考，想开口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随即她还是看向简宁，不料她正欲开口，却见简宁微笑着搂住简舒的腰肢，笑着道：

“雨荨，谢谢你如此为我着想，不过……我不会接受你的股份转让。”

此话一出，简夫人一下子松了口气，看向简宁的眼神也带着感激之意，见此，简宁心里莫名一紧。

她一直希望自己娶雨荨，但自己非但没有听话，反而还忤逆她的意思娶了舒儿。这件事的确是他辜负了她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如果没有她，他这个孤儿或许只可以在福利院里度过，根本不可能拥有如今的成就。他也看得出来，她并不希望雨荨把股份让他，而他也根本不可能要雨荨的股份。

沈雨荨看着简宁，“为什么不接受？这些本就不属于我，还不如交给你这个有能力的人去保管。”

闻言，简宁笑了，“雨荨，是你的就是你的，既然注定是你的，就别找借口推脱。公司的股份而已，没有像你说得那么严重，更何况，我还是简氏的CEO，本来就替你们打理公司，如果觉得我吃亏了，你们这些大股东就替我加多一点工资不就行了吗？”

说着，简宁搂住简舒的力度更加大，看着简舒，眉眼染上魅惑之意，“舒儿，你以后会养我的，是不是？”

简舒下意识地看向简夫人和沈雨荨，见她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俩，整张脸瞬间尴尬得红了起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是能养得起的。”

“舒儿真好。”说着，简宁的脸上已经绽放出了魅惑人心的笑容，他当着她们母女俩的面，深情地在她的额头上落了一个吻。

“……”简夫人欣慰地笑了。

“……”沈雨荨却默默地回了，秀恩爱其实真的挺可耻的，好像欺负萧子靳不在她的身旁一样，只是心中还是会对股份的事情耿耿于怀，不过看来，今天是没有机会再说这件事了。

简夫人似乎看出了沈雨荨心中的想法，眸色略微黯淡了一些。午餐结束之后，沈雨荨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去御临花园。

按照沈雨荨如今的身家，买一辆豪车完全不是什么问题的事情，可是她一向喜欢低调，所以多次拒绝了萧子靳的好意。其实，她不开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担心自己成为马路杀手。

网友云，防火防盗防女司机，出门遇见女司机，一定要有多远闪多远。

刚进家门，何玉娇便迎面快步朝她走来，不等雨荨开口，她便上前用力拍了一下雨荨的脑门，雨荨低呼一声，不悦地皱着眉头，“妈，你这是干嘛？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拍我的脑门，我怀疑我情商那么低就是被你从小拍到大，拍傻的。”

何玉娇看着自己的手，好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过想到简夫人跟自己说的事情，她就忍不住无视雨荨的埋怨，而是道出了自己的怒意来源。

“雨荨，简夫人已经跟我说了……你要把简氏的股份让给简宁。简氏三分之一的股份，你居然想拱手相让给简宁，你说你是不是傻到家了？啊？”

沈雨荨也没料到妈妈会那么快就知道，不过此时她却只能说道：“妈，那些股份本来就不属于我，我拿在手里也会不心安。而且，你也知道我的为人，从来不会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

何玉娇恨不得拆开沈雨荨的脑袋，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沈雨荨，你的脑袋是被门挤了还是被驴踢了？那些股份是你的亲生妈妈送给你的礼物，想要弥补她二十多年未能抚养照顾你的补偿，也就是说，简氏的三分之一股份就是属于你的。”

说到这，何玉娇不由说道：“更何况，这些股份里面也包含了辛苦养育你二十多年的酬劳，所以你根本没有资格私自处理那些股份。”

沈雨荨觉得自己妈妈真的有点不可理喻，“妈，你不是说你已经改过自新了么？为什么开口闭口还是钱钱钱？除了钱，难道你真的什么都不管了是么？”

何玉娇乍一看到沈雨荨发怒了，神色有点不自在，可想到自己如果不劝阻一下，她真的有可能将股份让出去，如是还是板着脸严肃地道：“雨荨，妈刚才那样说也是为了你好，不希望你以后受苦受难。你跟子靳的感情一直都不是很稳定，万一以后跟他闹离婚也好有一个退路，不至于狼狈得连容身之所都没有。”

“我……他……”沈雨荨突然之间没有底气跟何玉娇反驳了。

见沈雨荨似乎被说动了，何玉娇便继续加把劲游说她，“简夫人已经跟我说了，简宁根本就不需要你的股份。如果你继续‘好心’让出自己的股份，容易弄巧成拙。你也知道的，男人一般都比较爱面子，像简宁那样的大人物，你觉得他真的愿意接受你的施舍么？也许妈的用词不是很准确，但有可能在简宁的眼里，你这种做法其实就像一种施舍。”

“妈，是你多想了，舒儿也有股份，而且简宁还说以后靠舒儿养。”沈雨荨想到了包厢里的情形。

“傻瓜，这怎么能一样呢？”何玉娇说，“舒儿是简宁的妻子，他们是一家人，而你则是外人，家人称之为互相扶持，外人就是施舍了，你懂不懂？”

沈雨荨认为这都是她的歪理，知道继续跟她说对着干也无济于事，如是只得说道：“妈，别说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总之我不会让你流落街头的。”

话落，她还是选择地朝二楼走去，何玉娇见此，更加急了，“臭丫头，真是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居然给外人也不给妈妈。”

不过，何玉娇和简夫人都不可能同意沈雨荨让出股份，不能说服她，她们总能说服简宁。萧宅里，萧子靳刚踏进客厅，便见王素从王姐手中抢过吸尘器，作势想要朝他的身上抡过来，他眼明手快，脚步微微一错，便闪到了一旁。

而吸尘器只是在半空中划了一条抛物线，随后掉落在光滑锃亮的地板上。

见此，王姐心跳都挤到了嗓子眼，她胆颤心惊地快步上前，将地面上的吸尘器捡起来，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萧子靳看着王姐，说道：“王姐，你先出去。”

闻言，王姐如赦大放，她忙不迭地点头，“好，大少爷。”

话落，王姐马不停蹄地离开了客厅，也不管王素那一副想要杀人的表情。

王素显然还在为萧子靳将董事长夺去的事情而生气，要不然刚才也不会做出如此失态的行为，而她之所以能够那么猖狂，当然是因为萧老爷子已经去世了。

在她的眼里，萧老爷子去世之后，她就是萧宅里最大的那一个人，气焰当然有增无减。

“萧子靳，老爷子已经不在，你干嘛还要回来？”王素红着脸说，“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夺走了董事长的位置，所以心里特别得意，想要回来向我们炫耀？啊？我告诉你，你也别太得意，迟早有一天泽飞会将属于他的一切夺回来。”

萧子靳握住文件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紧握而起，看向王素的眼神也染上了血色，他并没有接王素的话，而是盯着她冷冷地道：“我真的没想到，你这个人竟然如此是非不

分，颠倒黑白。当初你收买张律师，让律师团说服爷爷立遗嘱也就算了，后来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拔掉爷爷的氧气管，害死爷爷。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个世上。”

他的声音很冷，他的表情更加冷，全身都好像笼罩在一层刺入骨髓的冰窖中，即使空调调到人体最舒适的温度，可王素还是明显地感觉到来自于他身上的怒意和冷意。

怒意冷意相混杂，让王素害怕得浑身都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她想让提高自己的气势，可是她发觉……在他的面前，自己竟然就渺小得如蝼蚁一般。这种错觉让她更加气愤，如是她强压制住内心的颤栗，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他。

“萧子靳，这是法治社会，什么都要讲究证据，如果没有证据，请不要随便诬蔑我好么？你一次又一次这样子诬蔑我，真当我是软柿子好拿捏，是么？”

说完之后，王素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萧子靳手中握住的白色文件，心里迅速升腾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难道萧子靳手中握住的就是证据？要不然为什么事隔那么久，他又再次跟自己说起那件事？自从上次回萧宅，他好像从未再踏入萧宅半步，可是今天这种时候却无缘无故地跑回来，难道真的找到证据了？

王素越想就越害怕，额头都不由自主地冒出了细密的冷汗，一双腿好像也开始不受控制地再次打软颤。

萧子靳冷眼看着王素，可眸中却染上了浓重的怒火，“呵……你也知道这是法治社会呀？我以为你还活在原始社会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素牙齿都开始打颤了。

他冷冷地道：“王素，你别想再狡辩抵赖了，被你收买的护士已经供出是你害死了爷爷。你不是一直都想要证据么？那我就让你看一看，证据究竟长什么样。”

话落，萧子靳将手中的调查结果一把甩到王素的面前，她条件反射一般伸手去接，慌乱中成功将调查结果拿在手里。她不可置信地低头看着调查结果，越看手便抖得越加厉害。

最后，王素身子一软，整个人都瘫软到地面上，一脸颓废。

萧泽飞本来不在家，可接到王姐的电话后便二话不说赶回来，当看到自己的母亲瘫坐在地面上时，眉头迅速皱起来，脚下的步伐也如箭步一般奔到王素的面前。

他没空理会萧子靳，而是在第一时间担忧地问王素，“妈，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完了，完了，这下子完了。”王素一双眼睛空洞无神，好像没有注意到蹲在自己

面前的萧泽飞，只是毫无焦距地看着脱离自己手中的调查结果。

萧泽飞心下惊疑，他顺着王素的视线落到了躺在地面上的文件，随后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它拾起来。

不出所料，萧泽飞看到上面的内容之后，感觉心脏像被人击了一记重拳一样，格外的难受。他转过头看着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他们母子俩的萧子靳，眸色复杂不已。

萧子靳看着他，道：“既然你们都无话可说了，那么就安静地等待巡捕的到来吧！”

此话一出，萧泽飞却彻底慌了，下一刻，他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声叫道：“大哥，我求求你放过妈，求求你了，妈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才会做出那种事情，她一定不是有心的，求求你不要报警，好吗？毕竟她是你的妈，我是你的弟弟，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就算你不顾兄弟情，也求你看在爷爷的份上，饶了我们一次吧，好吗？爷爷在天之灵，一定不希望看到我们出现这种家丑的，是不是？”

萧子靳低头凝视着萧泽飞，“在我面前，你居然还敢说……爷爷在天之灵？如果不是她害死爷爷，爷爷就不会那么快离我们而去。如果我放过她，爷爷又怎么瞑目？我不介意你们在萧家嚣张蛮横，但不介意不代表我就可以任由你们昧着良心干出这种坏事。”

他指着已经近乎呆痴状态的王素，“萧泽飞，你看一看，现在她对我的做法都没有意见了，你到底还在坚持什么呢？这种人就应该交给巡捕处理，还爷爷一个公道。”

“不……大哥，不可以的。”萧泽飞激动得上前拽住了萧子靳裤腿，那样子跟平日里的他完全判若两人，“大哥，求求你放过妈吧，求求你了……。”

“……”萧子靳抿着唇，始终没有回答他。

而这时，接到萧子靳举报电话的巡捕已经走了进来，将眼神空洞无神的王素带走。见此，萧泽飞愤恨地瞪了一眼萧子靳，随后拔腿就追了出去，想要跟去巡捕局。御临花园，沈雨荨和萧子靳都躺在床上。此时，她却担忧地看着他，“子靳，小妈真的被抓了吗？”

萧子靳并不隐瞒，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嗯，证据确凿，小妈这一次再也难逃法网了。”

“真没想到爷爷竟然是小妈害死的。”沈雨荨眸中染着惊惧，“爷爷去世之后，小妈非但没有伤心，反而还一脸得意笑容，如今想想，真的觉得小妈心肠非常歹毒。我真的想不明白，当初她怎么胆敢下手害死爷爷？”

“她无非就是想要夺得巨额财产，如果爷爷醒过来，她的计谋就会被拆穿，到时她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萧子靳说，“可是她万万没想到，萧家的曾长孙竟然是梓恒，让她的所有计划都落了空，白忙活一场。”

“嗯，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小妈为了夺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择手段，甚至害死爷爷，本身就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如今被抓也是她的报应。”

在对待王素这件事情上，沈雨荨还是支持萧子靳报警的做法。

王素已经无法用脾气坏、人格差来形容了，她那个人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无可救药。为了利益，不惜伤人性命，害死爷爷之后非但没有悔过，反而还变本加厉，嚣张如常。

股东大会那一次，如果不是他们反应迅速，估计小梓恒就会被王素活活掐死。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加强对小梓恒的保护，让王素一伙人无法下手，也许小梓恒也会惨遭他们的毒手。

像王素这种人，如果不将她交给巡捕处理，以后可能就会变成杀人狂魔了，因为在她的眼里……生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萧泽飞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烦躁地抽烟，想到王素被抓的事情，心里就忍不住怒火翻滚。

虽然他难成大器，但还是非常听王素的话，如今自己的妈妈被抓，他自然将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萧子靳身上。

萧泽飞认为，这一切都是萧子靳造成的，如果他没有那么冷血无情，自己的妈妈就不用进巡捕局。一想到她的下半生将会在监狱里度过，他就恨不得拿刀捅了萧子靳。

看着手中的香烟，萧泽飞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小梓恒那个小身影，心里似乎有一股更大的怒意在肆意翻滚，萧子靳害得他的家不像家，他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可以安心地活下去……。星期五下午，萧泽飞开着一辆普通的商务车，车子停在一家幼儿园的门口。

他一双含着恶毒色彩的双眼如鹰一般紧紧盯着园门口，不多一会儿，幼儿园的门口被打开，所有的小朋友都欢快地往园门外走去，很多家长看到自家的小孩从里面走出来，都笑着过去接他们。

萧泽飞见那么多人，眉头紧皱而起，可还在耐心地等待一个可以下手的机会。

小区附近有一间麻将室，其主要就是供那些无聊的豪门富太太打麻将娱乐休闲。何玉娇虽然戒了赌，但却戒不了爱看别人打麻将的兴趣，所以每次都会趁着沈梓恒没有下课之前偷偷进去里面看别人打麻将。

沿路都是高大挺拔的榕树，榕树的枝叶垂吊下来，树上偶尔有几只小鸟鸣叫，傍晚的微风轻轻吹过，枝条衬着低沉的鸟叫声，似乎预示着什么。

小梓恒独自在麻将室门口溜达着，无意识地溜达到一处拐角，此处拐角较为偏僻，此时的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从这里走过去。

萧泽飞见时机已到，停下车子从里面走出来，快步来到小梓恒的面前。

小梓恒敏锐地察觉到萧泽飞的到来，蓦然抬头，正撞进他充满着狠厉之色的眼中，

心里猛然一惊，下意识地往后退。

“二叔，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萧泽冷笑，“这就要去问问你爸爸了。”

“问我爸爸？”小梓恒不明所以，但他知道，爸爸跟二叔的关系不好，上一次股东大会自己就差点被二叔的妈妈掐死，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所以此时看到突然而至的萧泽飞，脸上难掩其的慌乱之色。

小梓恒一步一步地往后退，萧泽飞也一步一步地往前逼，一双浑浊布满黑眼圈的双眼也不忘扫视一遍四周，见四周无人，如是也不再作任何犹豫，跨步到小梓恒的身后，将手中喷有哥罗芬的白帕捂住他的嘴巴。

刚开始，小梓恒还拼命地挣扎，可是哥罗芬的药效太强，不到一会儿，他便晕迷过去。见此，萧泽飞直接将小梓恒一把打横抱起，抱进车子。

看着昏迷过去的小梓恒，萧泽飞嘴角勾起的冷意更甚，“萧子靳，你害得我妈妈去坐牢，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说着，萧泽飞大力关上车门，坐到主驾驶座上，随后狠踩油门，车子便扬长而去。

萧泽飞不知道，他的车子刚驶去的时候被拿着手机的小元刚好将其的车牌号拍了下来。看着相片中的车牌号，搜索着刚才隐约看到的两个人影的印象，觉得小孩子很像是雨荨的儿子，那个大人好像是小孩的叔叔……。

小元不是非常确定，可是想了想，她还是打通了沈雨荨的电话。

“小元？”沈雨荨问。

自从上次分开之后，两人的工作都比较忙，所以并没有什么时间相聚，此时听到雨荨的声音不免有点兴奋激动，可是想到刚才的画面，她还是压制住自己的激动心情，尽量平静地问道：

“雨荨，梓恒被你们带回家了吗？”

“一般都是我妈去接送梓恒上学放学的，现在这个点应该已经到家了。”沈雨荨有点疑问，“小元，为什么突然间这样问？是不是……有什么事？”

小元迟疑了一会儿，终是说道：“雨荨，我不知道有一句话该不该说？刚才我看到你家梓恒被萧泽飞抓进了车子，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所以觉得有点奇怪，才会打电话跟你说。我手机拍了车子的车牌号，现在发过去给你，你看一看是不是他的车子。我也不是非常确定，只是看起来长得非常像。”

听到这些话，电话另一边的沈雨荨开始不淡定了，可她还是让自己尽量保持镇定自

若，“嗯，那好，你先发过来让我看一看。”

“好。”

话落，小元挂了电话便将图片发送过去，几乎同一时间，沈雨荨手机便接收到了小元的图片，看着图片里的车牌号，她的眉头微微一皱。

萧泽飞跟她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将这辆车开到到医院接送自己上下班，两人谈恋爱也快两年了，所以她对这辆车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两人分手了，他便将车子闲置在萧宅的停车库房，一直都未曾将其开出来。

没曾想，小元竟然在幼儿园的附近拍到了这辆车。按照小元的说法，小梓恒被萧泽飞抓进了车里，可是他为什么要抓小梓恒？幼儿园都是由父母接送上下学，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是妈妈把他接回家了吗？为什么会被他当众将小梓恒抓走？

究竟是小元看错了，还是自己想多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沈雨荨还是拨通了何玉娇的电话，电话刚接通，便传来刺耳的喇叭车鸣声响，她的眉头皱得更加紧。

“妈，你现在跟梓恒在一起吗？”

“啊……？”何玉娇此时正在上牌，冲对面的太太们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雨荨，你说什么？”

沈雨荨加大声量道：“我说……你现在跟梓恒在一起吗？”

“在啊……。”何玉娇说道。

“可是我听小元说她看到梓恒被泽飞带走了。”

“啊？怎么可能？”何玉娇终于急了，快步走出去寻找梓恒的下落，可是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他的影子。

“妈，梓恒到底是不是跟你在一起？”沈雨荨情急地追问了一句。

“雨荨，我……。”

沈雨荨彻底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母亲的语气肯定是说谎了。

天啊，母亲不会又跑去打牌了吧？可是……现在最主要的事情不是纠结这她打不打牌的时候，她应该立刻打电话给110报警电话。

可刚按键110，沈雨荨的手忽而又顿住了，没有明确证据之前，人口失踪没有超过24小时巡捕不会受理案件，自己就算打电话过去报警也无济于事。

第 171 章 危险

她的手开始有点颤抖，但还是让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她得让自己冷静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做。

突然间，沈雨荨的脑海中浮现出萧子靳的影子，眸中有一丝亮光一闪而过，子靳是榆市的重头人物，只要他报警，那么巡捕肯定会给他几分面子，出动警员去处理这件事。

想及此，她也不作多想，忙不迭地拨打了萧子靳的电话，“子靳，刚才小元在幼儿园附近看到……梓恒被萧泽飞抓走了，我担心他会对小梓恒不利。小妈被巡捕抓进监狱，他很有可能想要杀了梓恒泄愤……。”

沈雨荨一口气将自己所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萧子靳，他听闻也是迅速皱起了眉头，“雨荨，你别急，我现在就去医院接你，我们先汇合再详细讨论。”

这种时候再着急也没有用，所以她只得点头应道：“嗯。”

挂掉电话后，她匆忙去跟主任说明情况便赶出了医院，站在医院门口等待萧子靳的到来，期间还不忘打电话跟小元获取更多相关信息，以便能够更快找到萧泽飞的去处。

不过，最后小元的一句话提醒了她，“雨荨，你打电话给萧泽飞或者他的老婆了吗？”

当听到这话时，她才猛地反应过来，如是迅速拨电话过去给萧泽飞，可是令她想不到的是……他的手机已关机。

萧泽飞的手机为什么关机？是刚巧手机没电了还是故意关机？如果他抓走小梓恒是为了威胁他们，让他们交出董事长的位置，为什么不打电话跟他们谈交易？他的手机关机是不是意味着……他不希望被别人知道他抓了小梓恒，只想偷偷地杀死小梓恒泄愤？

沈雨荨越往下想便越觉得害怕，以至于握住手机的那只手都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这时，萧子靳的车子如被大力按住一般停在了她的面前，他摇下车窗，叫道：“雨荨，先上车。”

乍一看到萧子靳的脸，沈雨荨惊惧的心情才稍微得以平复些许，她努力稳住自己的步伐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座上，见她快速系好了安全带，他便启动车子，调转方向盘，朝另一个方向开去。

“你刚才发过来给我的图片，我已经发给巡捕局的朋友，相信很快就可以收到车子的行驶路线图。”萧子靳即使刻意不让自己的表情表露在脸上，但是语气里夹杂的隐隐慌乱之意还是出卖了他的内心。

“嗯。”沈雨荨的心情也是七上八下的，非常担心萧泽飞会对小梓恒不利，她真的不敢想像那个几近穷凶极恶的萧泽飞到底会采取什么手段来折磨小梓恒，一想到小梓恒会被鞭打得血肉模糊，亦或者尸骨无存，她的眼泪就不受控制地往外流溢出来。

“雨荨，你别太担心。”说实话，他比任何一个人更加担心小梓恒的安危。

他好不容易才跟小梓恒父子相认，还未来得及好好弥补自己错失的四年父爱，他更加不敢想像小梓恒离自己而去的结果，深沉的脸色已经冷得如染冰霜一般，沁入骨髓。

沈雨荨刚想说话，不想让萧子靳因为自己而分心，不料刚想开口说话之际便听得他的手机响了起来，“雨荨，你帮我把手机拿出来，我现在不方便接听。”

“好。”她并不作任何犹豫，而是伸手过去，却见并没有人打电话过来，而是某位巡捕朋友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信息下面还附带一个链接。

如是，沈雨荨将这种情况告诉了萧子靳，听完之后，他让她点开链接，她一一照做，不一会儿，链接点开，出现一幅地图，地图跟普通的导航地图有点不一样，图上有一个红点，红点正朝榆市郊外的一处地方极速驶去。

见此，沈雨荨已经明白了，那个红点正是萧泽飞的车子。

“子靳，你看，这是萧泽飞车子的行驶路线，我们赶快跟上去吧。”她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急切之意。

萧子靳看着眉目担忧的沈雨荨，内心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自己带她一起去追萧泽飞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意外，或者到时候看到了不该看到的惨烈场面，她会不会受不了？如果萧泽飞不只是一个人，那么对雨荨会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可是，他也知道，按照雨荨的性格，如果不带着她一起，她可能会更加着急，更加坐立不安。不过，他已经让巡捕局出动人员着手这件事，估计他们那边的人也开始追踪萧泽飞的车子了，因为后台有帮手，所以他才得以稍微放心一些。

他不容自己再胡思乱想，如是按照自己的好朋友梁 sir 提供的路线图驶去。郊外一处废弃的旧仓库，仓库里有一大块地方都堆满了塑料瓶以及脏乱不堪的破旧衣服，恶心的气味扑鼻而来，由于大门锁住，根本没有阳光透进来，只有透过一些小窗口还可以依稀看得到外面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

小梓恒仍旧昏迷未醒，他正闭阖着双眼躺在破烂不堪的地板上，白嫩的小脸蛋好像因灰尘的沾染而显得不再那么光滑，反而有种灰蒙蒙的疲惫感。

萧泽飞站在小梓恒的身旁，手上正用白帕擦拭着手中的匕首，嘴角的邪佞之意越来越明显。

他蹲下去，将匕首抵到小梓恒白嫩的脸上，“啧啧，这皮肤可真嫩呀！看得我都

有点忍不住下手了，可是谁让你是萧子靳的儿子呢？你爸爸害得我妈妈坐牢，我不能找他算这笔账，只好算在你的头上。都说父债子偿，你爸欠我的，我必须要在你的身上夺回来。”

说着，那把匕首的力度则一点一点地往小梓恒的脸上用力按下去，但仍没有割下去。也许是匕首的力度变得越来越大，将昏迷中的小梓恒痛醒了，迷迷糊糊中，他努力睁开自己的双眼。

当看到萧泽飞一脸邪佞笑意的脸时，小梓恒猛地一惊，身子不受控制地往后挪了挪，双脚似乎想要逃离那双恐怖眼睛的视线范围，可是小梓恒最后悲催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双脚都被绑得紧紧的。

见此，小梓恒小小的心脏毫无预兆地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好像下一刻就要夺胸而出，血溅当场一样，令他害怕极了。

可即使如此害怕，小梓恒还是咬着牙替自己壮胆，让自己看起来更平静一点，“二叔，你想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双手双脚绑住？”

小梓恒的话语一气呵成，看着小家伙一脸淡定的神色，萧泽飞差点就误认为他一点也不害怕，可是从小梓恒微微打颤的牙齿还是能够确定……他的确害怕了。

萧泽飞心里觉得平衡了，如是邪肆一笑，“你觉得二叔想要干什么呢？”

“我……你……”小梓恒大大的眼睛不安地朝四周看过去，见这里又黑又臭，被绑住的小手都不由自主地紧握起来，可想到自己不能跟眼前这个极为反常的二叔对着干，如是勉强挤出天真一般的笑容，说道：

“二叔，你是不是想要跟梓恒玩捉迷藏？”

闻言，萧泽飞反而被逗乐了，“沈梓恒，你怎么跟你妈一样笨呢？我已经拿了一把真匕首抵到你的脸上，你居然还觉得我只是跟你玩捉迷藏，真的不得不让我替你的智商捉急呀！”

小梓恒听到萧泽飞辱骂自己的妈妈，也不干了，他仰起小脸，“二叔，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我妈一点也不笨，至少她比二婶聪明，至少我妈还是一名医生。说实话，在我眼里，你们都比我妈笨，所以你们没有资格说我妈笨。”

萧泽飞没想到小梓恒竟然可以如此伶牙俐齿，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待回过神来，他的内心全都被怒意所取代，“看来，不给你一点颜色瞧一瞧，你真觉得我只是跟你在开玩笑呀！”

说着，萧泽飞手里的匕首开始朝小梓恒白嫩的脸庞继续挤压下去，当匕首尖端快要刺到他的肉之际，仓库的大门被大力地一脚踢开，明亮的光线照射进来，晃了萧泽飞的眼，他下意识地伸手挡住了刺目的太阳光线。

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快步朝他们这里奔过来的萧子靳和沈雨荨，心里暗自咒骂起来。相对于萧泽飞的不悦，小梓恒则显得颇为兴奋，由于他的嘴巴没有被堵住，所以情不能自己之下，他便叫出了声音，“爸爸，妈妈，我在这里。”

此话一出，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脚下的步伐则越来越快，而萧泽飞则迅速地捂住了小梓恒的嘴巴，开始将其拖起来，准备趁着那两人还没赶过来之前躲到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

萧泽飞根本没有想到萧子靳和沈雨荨那么快就可以追到这里来，按道理来说，他的计划精细缜密，他们完全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找到他。他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可是此时此刻，纠结再多也无济于事，毕竟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他不想让他们抓住，更不想因此而去坐牢，他只是想偷偷地泄愤而已。

可是，萧泽飞太低估了萧子靳的能力，不多一会儿，子靳已经跑到了萧泽飞的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沈雨荨虽然没有子靳跑得那么快，但由于拼尽了力气，也快速跟到了这里。

萧泽飞看看眸中染上血丝的萧子靳，再看看气喘吁吁的沈雨荨，突然间他放弃了继续拖着小梓恒离去的想法，而是伸手将小梓恒拉得更近，那把匕首也更加用力地抵在小梓恒的脸上。小梓恒正站在他的面前，那把匕首明晃而又刺眼。

他知道，现在这种时候，自己并不能刮花小梓恒的脸，对于他来说，要么就直接杀死小梓恒，要么就会被他们制伏抓回去。刚才他用匕首抵住小梓恒的脸庞迟迟没有下手，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而且，他根本不屑于去刮一个小孩子的脸，那样子会让他觉得非常恶心。

在他的眼里，泄愤也要泄得像男人一点。

沈雨荨完全不知道萧泽飞内心深处的那些变态的想法，她只是惊惧地看着抵在小梓恒脸上的那把明晃晃的匕首，“萧泽飞，你千万不要乱来，你先把匕首放下来，好不好？”

萧子靳的神色也极其担忧，“泽飞，听你大嫂的话，把匕首放下来，你这样子很危险的，知道么？”

见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如此担心在意小梓恒，萧泽飞却开始冷笑起来，“大哥？大嫂？萧子靳，你不觉得很讽刺么？那一天我痛哭流涕地跪着求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放过妈妈一次，可是你又是如何对待我？你完全不顾及任何情份，只是打着法律的旗号将妈交给巡捕局。你知不知道，我们萧家从来就没有人进过监狱，但是你却让妈成为萧家的一个耻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妈进去了，她就会过着连猪狗都不如的生活。在吃人不吐骨头的监狱里面，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台，一定会被那些变态的女囚犯欺负得遍体鳞伤。我是没有什么本事，我也无法替妈提供强大的后台，那么妈呆在监狱里就一定会过得痛不欲生。”

说到这，萧泽飞看向萧子靳的眼神更加冷，“萧子靳，当初你将雨荨抢走，不肯还给我也就算了。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敬佩你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但是事实证明，你不但自私而且还冷血无情，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只是想着心中的利益，从而想要将我赶尽杀绝。”

“萧泽飞……”萧子靳试图打断他的冷言冷语。

沈雨荨在一旁看着行为有点不受控制的萧泽飞，沿着他的手一路往下，最后再落在被他禁锢在身前的小梓恒，嘴唇紧抿，双脚似乎想悄无声息地走过去。

然而，萧泽飞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小动作，冷眼看着她，“我劝你们别想着靠过来，也别想着趁我不注意想要夺走我手中的匕首，我告诉你，在你们没有夺走匕首之前，我肯定就先杀死了你们的宝贝儿子。”

萧泽飞将‘宝贝儿子’这四个字咬得非常重，似乎对于沈雨荨早在四年前就生下萧子靳的儿子这件事非常不爽。

说着，萧泽飞又威胁性地加深一点匕首的力度，见此，沈雨荨再也不敢随便乱来，她担心自己的动作会将他惹急，到时候就真的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想及此，沈雨荨只得投降性地说道：“泽飞，我不动了，我也希望你不要伤害梓恒，你有什么怨恨就冲着我来，梓恒只是一个无辜的小孩子，请你不要伤害他，好吗？”

“不好。”萧泽飞冷喝一声，“你们口口声声说沈梓恒无辜，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到底又有多无辜？本来文墨才是萧家曾长孙，为什么你们要突然对大家宣布他才是萧家曾长孙，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都无情地抢走？所以，他根本就不是无辜，而是一切事情的罪魁祸首。你们说，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一个罪魁祸首呢？”

沈雨荨的情绪比萧子靳更为激动，她绝对不希望看到萧泽飞伤害小梓恒，此时不由红着眼说道：“泽飞，小孩子都是无辜的，你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扣在他的头上。而且，如果你伤害了梓恒，你是要坐牢的，你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就毁了你自己的一生呀！你不是一直怪罪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小妈吗？可是你想一想，如果你也进去监狱了，最伤心的那个人会是谁？一定会是你妈妈，是不是？受伤害最大的那个人又会是谁？一定是你的儿子文墨，是不是？”

沈雨荨说：“泽飞，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你也是一个孩子的爸爸。文墨是你的亲生儿子，如果你因为这件事而被判入狱，那么文墨以后怎么办？为了文墨，你不应该继续错下去。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如果你伤害了小梓恒，那么性质就不一样了，到时候你就算后悔也没有用了，知道吗？”

闻言，萧泽飞的内心似乎深受触动，表情也有点动容，握住匕首的力度好像也变小了一点，只是他看到沈雨荨身旁那个眼眸充血的萧子靳后，怒意又开始肆无忌惮地肆虐着他的心脏。

如是，萧泽飞还是愤恨地瞪着他们俩，“沈雨荨，别以为你说几句话就可以让我放弃杀死沈梓恒的念头，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们把本属于我的一切都还给我，那么我就相信你们了。”

闻言，沈雨荨不由急切地说道：“泽飞，子靳已经把爷爷 20%股份分给文墨一半了。”

沈雨荨还欲说下去，萧泽飞就冷哧一声，“呵……沈雨荨，你真的以为我是傻子么？萧子靳有可能把股份分给我们？还是一半？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呢？我不是三岁小孩子，请不要拿这种事情来侮辱我的智商，好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只是想说服我放下匕首，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上当的。”

萧子靳从进来这里之后就一直细心地观察着萧泽飞的一举一动，试图找到可以下手的切入点，可是没想到他防范得那么紧，直到现在自己还不能确定能否一击即中，所以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看着萧泽飞的神情越来越癫狂，他的眉心也不由得突突地跳，但还是耐心地说道：“泽飞，雨荨说的都是事实，我已经将爷爷 10%的股份转移到文墨的名下了。”

闻言，萧泽飞的动作忽地顿住了，他眸带惊疑地看着萧子靳，“你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萧子靳点头，“我从不会说谎。”

萧子靳的话说得极其笃定，让萧泽飞不得不相信，因为一直以来，他从来不会说谎，只要他说出来的事情必定是真实的，绝无虚假。

可是，这种特殊时候，萧泽飞却开始对萧子靳说话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自己有点担心他只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才说谎。但是，他又担心万一萧子靳说的话的确是真实的，如果自己真的伤害了小梓恒，那么 10%的股份不是彻底打水漂了？

想及此，萧泽飞开始变得犹豫了，而就在这时，仓库外面又冲进来了一名抱着小孩子的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唐晓，而她怀里的小孩子自然就是萧泽飞的儿子萧文墨。

即使唐晓抱着一个孩子，但是好像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她的速度，没等萧泽飞反应过来，她已跑到了他的面前。

萧泽飞的视线第一时间落到了唐晓怀里的小文墨脸上，看着小文墨小嘴吐着泡泡，大大的眼睛正对着他笑，不知为何，他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双柔软的小手抚摸一样，格外的温暖。

不难猜得到，唐晓其实就是接到了沈雨荨的电话而赶到这里来，之所以抱着小文墨过来也是因为想用小文墨打动萧泽飞已经逐渐冰冷的心。

唐晓看着萧泽飞手中那把已经转向抵在小梓恒胸口的匕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也许过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因为太过紧张心急，所以唐晓的眼眶已经明显红了起来。

此时此刻，面对着四周围紧张的气氛，想到萧泽飞再不收手有可能变成杀人犯的可能，唐晓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豆大的泪珠因为心急也控制不住地在眼眶里打着转。

“泽飞，你不能做傻事呀！”唐晓的声音变得极其哽咽，“如果你做了傻事，以后我和文墨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对文墨有多大的影响？妈已经被抓了进去，我不希望你也被抓进去……”

说着说着，唐晓再也说不下去，豆大的泪珠已经抵制不住疯狂地往外涌，小文墨似乎感觉到自己妈妈的心情，竟然也皱起眉头，嘟着小嘴唇，一副泫然欲泣的可怜表情。

萧泽飞冰冷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裹住融化了一般，握住匕首的手也不由得缓缓脱离小梓恒的前胸，随即，匕首落到破烂的地面上，发出哐啷一声响。

见此，沈雨荨忙不迭地伸手抱住受惊吓过度的小梓恒，萧子靳也非常担心小梓恒，看着抱在一起的母子俩，他也半蹲下去伸出双手将他们俩抱在怀里，试图用自己身上的温度温暖自己的家人。

而这时，穿着制服的巡捕也不知道从哪些角落里窜了出来，竟然将萧泽飞团团围住，面对突如其来的数十位巡捕，他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但也不作任何挣扎，只是让他们将自己铐住双手，跟着他们一起走出仓库。

唐晓快速地看了一眼萧子靳一家三口，随后咬了咬牙还是转身跟着巡捕一起出去，她毕竟是萧泽飞的妻子，这个时候需要跟着一起去巡捕局。

萧子靳的朋友梁警官看着拥抱在一起的三人，微微叹了口气，随后他轻拍了一下子靳的肩膀，用一种独属于男人之间的安慰方式安慰已经为人父的好朋友。御临花园。

何玉娇乍一看到他们三个人回到家，想也不想，直接冲上前拉着小梓恒左看右看看下看，看一看他的宝贝外孙子有没有受伤，嘴里还不忘担忧地问道：

“梓恒，二叔有没有伤到你？你有没有受到他的欺负？”

见小梓恒不回答自己，何玉娇更急了，“梓恒，伤害你的二叔已经被抓去巡捕局，所以你不用害怕，有什么委屈尽管跟外婆说，外婆一定替你好好教训那个坏家伙。”

自从萧泽飞抓了小梓恒之后，他没有哭泣没有软弱，但不知为何，当回到家的那一刻，闻到熟悉的味道，他竟然不受控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刚开始声音还很小，可是不到一眨眼的时间，豆大的泪珠便如决了堤的坝一样倾泻而出，声泪俱下，看着好不伤心。

萧子靳和沈雨荨完全没料到小梓恒突然间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见此，心里莫名一紧，都心疼地看着小梓恒。

沈雨荨摸着小梓恒的小脑袋，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安慰他，毕竟刚才她一直都尽可能地安慰受伤的小梓恒，此时看着他泪流满面，竟是不知如何是好。

一时间，沈雨荨竟然恨极了自己。

倒是何玉娇抢先沈雨荨一步蹲下去看着小梓恒，“梓恒不哭，外婆在这里。”

“妈妈……”小梓恒哭着喃喃叫道。

闻言，沈雨荨也快速蹲下去，伸手爱怜地擦拭着小梓恒额角的泪水，“梓恒不害怕，妈妈在这里，不要害怕。”

萧子靳看着哭得泪流满面的小梓恒，心里极其心疼，他再次伸手抱住了小梓恒，开口道：“梓恒不要哭，爸爸以后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嗯。”小梓恒看着一张张关心担忧自己的脸，哭泣的声音也慢慢地变得不那么大，只是说话的声音还有点抽抽噎噎，“我不哭了，我本来不想哭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爸爸妈妈外婆你们也不要担心。”

说着，小梓恒看向何玉娇，“外婆，我没有受伤，当时也没有哭呢！爸爸妈妈也看到我没有哭呢，是不是？”

萧子靳和沈雨荨都异口同声地欣慰点头道：“嗯，梓恒最乖了。”

何玉娇这才松了口气，只不过心里忍不住咒骂了萧泽飞千百遍，“萧泽飞那个混蛋，居然连小梓恒都不放过，真是丧心病狂的混蛋。如果当时不是雨荨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们，估计梓恒早就惨遭他的毒手了。像他那种人，就应该跟王素一样被判十年八年，最好就是能够一枪毙了他，才足以泄我的心头恨。”

沈雨荨看着何玉娇大声骂骂咧咧，又不由得想到了萧泽飞在巡捕局跟自己提起的那件事，眸色慢慢地变暗变深。

如是，她不管何玉娇，拉起小梓恒的手就往沙发走去，萧子靳善于察言观色，他看得出来她到底为何而生气，但他并没有挑明，只是跟着一起走到沙发上坐下去。

何玉娇一旦开骂，就如同拧了开关的水龙头，唾沫就像水一样不停地往外流泄出来，完全不能止住。

也不知道骂了多久，何玉娇骂累了，如是也跟着坐到了单人沙发上，看着坐到一起的一家三口，她的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可是，不多一会儿，何玉娇也发觉了不对劲，对面一家三口看向自己的眼神好像变得极其怪异，她的判断没错的话，他们的眼睛里都蕴藏了一种叫做怒气的意味。

何玉娇有点不明所以，被他们如此盯着自己，感觉浑身都颇为不自在，最后她实在

忍不住，终于主动开口问道：“子靳，雨荨，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看着妈？我肯定不可能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你们说是不是？梓恒被萧泽飞抓去，我也很担心的，好么？你们没有消息之前，我在家里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

这时，沈雨荨终于开口了，“妈，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

“我哪里错了？”何玉娇一脸委屈冤枉的模样。

沈雨荨深吸了一口气，尽力压住了自己的怒火，可是语气里还是不难掩饰其的隐隐怒意，“萧泽飞已经跟我说了，经过他的调查，你经常会去附近那个麻将室打麻将，多次打麻将而忘记了时间。本来梓恒想要把事情告诉我们，但是担心你会骂他，如是他就把这件事瞒了下来。你仗着梓恒不会将事情告诉我们，就越来越放肆。这次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个样子，梓恒根本就不可能被弄丢，那么就不可能让萧泽飞有下手的机会。”

沈雨荨越说越激动，声量也开始变大，足见她到底有多生气，“妈，你不是已经跟我们保证一定不会再去碰那些东西了吗？为什么你还要瞒着我们做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你再这样下去，你会害死大家的？如果这次梓恒出事，我肯定不会原谅你的……。”

第 172 章 怀孕了？

何玉娇万万没想到萧泽飞会查到了这件事，此时此刻，面对沈雨荨的指责，她已经羞愧得无地自容，“雨荨，对不起，都是妈的错。”

她对着一家三口举手发誓，“不过，我可以向你们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子，如果我继续迷恋麻将赌博，你们就将我踢去养老院，自生自灭，到时候我绝对毫无怨言。”

说到这，何玉娇不禁弱弱地补充道：“雨荨，其实我这个星期实在是忍不住了才去打一次，上个星期都没有。真的，以前我天天都去，但后来为了戒掉赌瘾，我已经狠下决心了。你也知道的，这种赌瘾不是说戒掉就可以一下子戒掉的，需要非常强大的毅力以及决心。为了以后可以给小孩子做一个好榜样，也为了不让你在豪门圈里遭受其他人的鄙视，我已经很努力地去改掉那些坏习惯了。”

“有时候赌瘾发作的时候，妈就会拼命地往手上搓辣椒，一直搓到手辣得没有知觉才罢休。”何玉娇说着说着，眼角也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泪水，“妈真的想变得更好，所以再难戒我也咬着牙坚持下去，最近我基本已经全部戒掉了，但是我不敢跟你说我成功戒掉了，因为我担心以后一不小心就会发作，所以我想等我自己真正确定之后再正式跟你说这些事。而今天真的只是一个例外，当时我根本不想去打的，可是那些老朋友不停地引诱我，我被他们说得心痒痒，就跟着一起去打麻将了。如今想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萧泽飞故意收买那一帮人，想要支开我的。”

何玉娇越想越觉得这是萧泽飞故意而为之，“雨荨，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萧泽飞的阴谋，我承认这是妈的错，但是我真的不想这个样子，主要是他抓住了我的弱点。不过，我保证以后天天随身带着辣椒，一旦手痒就找个角落拼命地往手里搓。”

“搓坏手了，以后谁来给我们做饭……”沈雨荨冷哼一声。

“雨荨，你……原谅妈了？”何玉娇摸得清沈雨荨的性格，听到她如此说，心里颇为高兴。

沈雨荨仍是一副生气的样子，但是语气里还夹杂着令人无法忽视的心疼之意，对妈妈为了戒赌瘾而对她自己下狠手感到心疼，可她的心里依旧堵着一口气，所以不可能那么快原谅她，如是再次冷冷地道：“你做出这种事，我怎么会原谅你？”

小梓恒刚才听到何玉娇的话，是感触最深的那个人，此时见自己的妈妈不肯原谅外婆，不由得仰起自己的小脸对着她说：“妈，外婆说的话都是真的，以前真的是天天都去，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上个星期只有一次，这个星期都没有。我本来以为外婆真的戒掉了，非常高兴，可是没想到今天外婆又受不了跟着一起去打麻将了。”

他说：“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错怪外婆了，外婆只是受到别人的设计才会

去麻将室，当时外婆一定不想去，但是他们都太坏了，才会变成这样子。如果当时我拉住外婆，不让外婆跟他们一起打麻将，就不会让二叔有机会把我抓走了。其实，梓恒也有错，错在……我离开了外婆，把自己弄丢了。”

“梓恒……”何玉娇听到小梓恒如此懂事，眼泪流得更凶，不过那都是感动的泪水，情不能自己，不由得一把抱住了他，而他也伸出肉嘟嘟的小手抱住了外婆。

何玉娇抽噎着道：“梓恒，外婆能有你这个外孙，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份……。”

小梓恒也非常动容，“外婆，梓恒能有你这个外婆，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份呀……。”

萧子靳和沈雨荨动容地看着抱在一起外孙俩，心里都涌上了感动之意，他看了看她，她也看了看他，随后他伸手揽过她的纤纤细腰。

他们都错怪了妈妈，妈妈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为了他们这个家而努力，她不但要照顾小梓恒，还要照顾一家子，买菜煮饭炒菜哄小梓恒睡觉，接送小梓恒上学放学，因为不放心外面的钟点工，所以所有的家务都是亲力亲为，偌大一个家，天天打扫得一干二净。

自己不是妈妈，当然体会不到妈妈一个人抚养一个非亲女儿的艰辛与痛苦，所以自然没有资格去过多地批判妈妈的爱钱行为。

一些人看起来大大咧咧，说话没心没肺，可是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发生一些重要事情时，往往是他们挺身而出，救人于水火之中，而妈妈就属于那些人的其中一个人。

自己被王素唐晓她们欺负的时候，是妈妈帮忙替自己壮气势；被梁温柔设计陷害的时候，是妈妈一直为自己扫除各种障碍；得知小梓恒是自己亲生儿子后排斥他的时候，是妈妈帮忙修复他们母子俩的感情……

已经记不清妈妈帮自己挡了多少令人遭心烦心的人和事，总之妈妈为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就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果没有妈妈，那么自己今天就不可能跟子靳和小梓恒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人生之所以可以走到今天这种美满的境界，妈妈功不可没。

所以，她完全没有理由再去责怪妈妈，再去埋怨妈妈，再去忽视妈妈对他们一家人的付出。没有哪一个人愿意染上那种坏习惯，如今这种情况，她不应该顾虑太多，而是支持鼓励妈妈，帮助妈妈熬过这些最艰难的日子。

这一晚，所有人都怀着心事睡过去，但他们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第二天，萧子靳一家人正坐下去吃早餐，却听到了有人按门铃，由于何玉娇手上还端着早餐汤，沈雨荨便站起来作势想要过去，但萧子靳却不希望自己的妻子累到，如是他抢先一步迈步过去开门了。

来人是简夫人，简舒和简宁，每个人手上好像都拿着各式各样的玩具吃食。

乍一看到他们，沈雨荨还是挺惊讶的，毕竟昨晚何玉娇打电话跟简夫人说明了情况，而简舒和简宁之所以会跟着一起来，估计也是简夫人将事情告知他们两夫妻。

其实，沈雨荨并不希望他们知道，也不希望他们为此而担心，不过想到这种事情想要瞒也不可能瞒得住，想及此，心里才没有那么纠结郁闷。

不容沈雨荨多想，他们都来到了餐桌上。

何玉娇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们会过来，眼睛流露出了笑意，“我刚好煮了你们的早餐，不介意的话就坐下来一起吃吧！”

他们正欲开口婉拒，何玉娇却凝着眉说道：“早上收到你们要过来的消息，我就特意为你们弄了这些早餐，如果你们不吃，岂不是不给我面子？好歹我也花费了那么心机，是不是？”

何玉娇如此说，他们当然不好意思再拒绝，如是都礼貌地招呼几句就坐了下去，只不过，他们的目的都是冲着昨天受惊主角小梓恒而来，此时都纷纷将手中特意买给小梓恒的礼物送给他。

简夫人作为小梓恒的亲外婆，担忧之色自然显而易见，昨晚要不是道听途说收到一些消息，并打电话询问何玉娇那件事的虚实，也许这时她还被蒙在鼓里。她可以理解雨荨选择不将实情告诉她的做法，但理解不代表赞同，毕竟小梓恒是她的亲外孙。

不过，此时她却更担心小梓恒的情况，如是她关怀地问道：“梓恒，现在感觉怎么样了？还会不会害怕？”

小梓恒看着一脸关怀的简夫人，心里的暖意又开始蹭蹭地往上升，“外婆，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已经好了。我是很勇敢的孩子，遇到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的……。”

说这话时，小梓恒的小脸蛋一直挂着神采奕奕的神色，好似一副永远打不倒的超级小奥特曼一样。一桌子大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小梓恒身上，从他的神态动作以及语言中，他们基本可以确定，小家伙已经从萧泽飞绑架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小家伙心灵的强大实在有点超乎他们的想像，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大人也需要向天真又勇敢的小孩子学习。

简舒这时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感慨，“梓恒，你真厉害，姑姑以后都应该向你好好学习了，你真的是姑姑见过的最棒的小孩子。”

简宁点头，“嗯，是的，梓恒很勇敢。”

一时间接受两位大美女和帅哥的夸赞，小梓恒那张粉嫩的小脸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羞涩地红起来了，“……”

见小梓恒如此害羞，简夫人情不自禁地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脸蛋，嫩嫩的，弹弹的，

手感非常好，如是笑得更加乐了，“梓恒最乖了，以后梓恒想要什么，只要告诉外婆，外婆一定买给你。”

“谢谢外婆。”小孩子对于大人的礼物还是没有多大的抵抗力，所以听到简夫人如此承诺，当然不禁心花怒放。

大伙看着小梓恒笑得那么开心，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开怀大笑。简夫人，简舒和简宁三个人在来这里之前已经大概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此时也不好再当着小梓恒的面对提及那件事，如是大伙只是其乐融融地谈笑着说乐。简夫人三人离开御临花园之后大概过去了十多分钟，萧子靳便准备搭载沈雨荨一起去上班，不料刚出大门竟看到一脸踌躇不已的唐晓。

唐晓的神色看起来非常苍白，接二连三的变故让这个昔日极其嚣张跋扈的千金小姐染上了浓重墨彩的憔悴之色，眼神黯淡无光，看起来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此时，唐晓正抱着睁着大眼睛滴溜溜转的小文墨，红着眼看着他们。

见此，沈雨荨内心一恸，“晓晓，你怎么了？”

“大哥，大嫂，求求你们救救泽飞吧。”唐晓在眼眶里打着转的泪珠控制不住地夺眶而出。

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凝起了眉头，面现疑惑与担忧。

因为昨天萧泽飞绑架了小梓恒，所以事后被巡捕带回去了巡捕局，后面具体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太清楚。不过，他们觉得……小梓恒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他应该不会被判得很重。

本来他们想看在一家人的份上，替萧泽飞求情，不让他受刑太重，可想到他在巡捕局里面的态度实在太让他们失望，如是便放弃了替他求情的念头。

不过即使如此，萧泽飞应该也不会被判得太严重，还不至于让唐晓上门说这些话吧？

所以，他们两人都有点不明所以。

不容两人多想，唐晓作势已准备扑通一下跪下去，却被沈雨荨眼明手快，伸手扶住了她，“晓晓，有什么事进屋再说吧！”

闻言，唐晓下意识地看向没有吭声表态的萧子靳，却见其微微点了点头，见此，她才敢跟着雨荨一起进去。

沈雨荨正准备让唐晓坐下沙发，孰料她竟扑通一声跪在了他们的面前，这完全让雨荨猝不及防，“晓晓，你为什么跪下去了呢？你还抱着小文墨，不能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知道吗？文墨的奶奶和爸爸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你们母子俩，你不能再让自己这个样

子呀，有什么事你坐在沙发上再说，好吗？”

唐晓抱着小文墨，眼泪流得特别凶，脑袋也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起来。”

萧子靳眉目也染上了担忧之色，“你先坐到沙发上跟我们详细说一说是什么事情，我们才能够决定是否同意，你一见面就说一些让人摸不着边的话，就算我们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必答应你……。”

“是呀是呀，晓晓，有什么事你就当面跟我们说清楚，不要再哭了，也不要跪在地板上，对身体不好。”沈雨荨再次伸手想要扶起唐晓。

不过，这一次唐晓的脾气却非常倔，她死活不肯站起来，雨荨担心跟她继续拉扯容易弄伤小文墨，无可奈何之下，雨荨只得任由她跪在地面上。

“你先别哭，把事情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吧。”沈雨荨见唐晓一直抽泣，完全说不上话，不由得急切地说道。

唐晓爱怜地看了一眼抱在怀里的小文墨，随后视线再从两人的身上扫过，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之后，她才抽噎着开口道：“大哥，大嫂，泽飞尿检的时候被检查出吸毒了，有可能会被判很久……。”

此话一出，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都惊诧不已。

突然间，沈雨荨却想起了那一次在包厢里无意间撞到萧泽飞貌似在吸毒的画面，当时便怀疑他已经碰到了那些东西，事后质问他却被他一口否认。因为没有证据，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掺和他的事情，如是后来也没有太在意那件事。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萧泽飞真的吸毒了。不知为何，她竟觉得全身都寒毛直立，直打冷颤。

她完全不敢想像……萧泽飞因为吸毒全身觉得骨瘦如柴，面目全非，直至死亡的画面，实在太恐怖了。

而萧子靳的诧异丝却丝毫不亚于雨荨的讶然。之前，萧泽飞为了拿回扣私自更换装修公司，将计划方案书卖给简宁，偷拿保险……，如此种种，他都找不到真正原因。

他没想到，萧泽飞竟然染上了禁品。得知这个真相时，子靳的内心里除了气愤，更多的却是心痛，无论如何，萧泽飞依旧是自己的弟弟，自己的亲人做出这种事，最痛心的当属其的亲人家属。

萧子靳的视线落到了小文墨脸上，内心迅速升腾起一股心疼之意。

此时，唐晓继续哭着道：“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了泽飞吸毒这件事，可是觉得文墨还非常小，不能没有爸爸，所以瞒着妈瞒着大家。但是，你们可能都不理解，我当时的心到底有多痛，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希望自己的老公吸毒，可是老天爷却

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偏偏让我遇到了。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冲动，我想偷偷地将泽飞杀了，然后再杀了文墨，最后再自杀。”

“……”沈雨荨倒吸了一口凉气。

“……”萧子靳则凝起了眉头。

唐晓说得很激动，小文墨也许是感受到妈妈的悲恸，竟然也开始嘟起小嘴，皱起了小脸，看起来好不可怜。

她再次看了一眼怀里的小文墨，随后看着两人道：“很多次，我都已经将全部的东西准备好，奈何每次看到文墨稚嫩的脸庞时都不忍下手，如是计划始终未能成功。”

说到这，唐晓的声音带上了极其浓重的恳切意味，“大哥，大嫂，我恳求你们看在文墨的份上原谅泽飞，让泽飞少判几年吧！雨荨，我知道，我和泽飞以前都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真的知错了，求求你们原谅我们，好吗？昨天你们走了之后，泽飞就抱着我哭了，他说……他知错了，他不应该太争强好胜，总是置你们于不顾，也不应该嘴硬不肯服软。”

唐晓哭着说：“雨荨，大哥，求求你们了，可不可以？家里现在只剩下我和文墨母子俩，那个家已经快要支离破碎，变得再也不像家了。我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我们也毫无怨言，但请你们看在文墨的份上，放过我们，好吗？我真的不希望以后文墨长大懂事以后为了见亲生爸爸一面，还要进去监狱里探望……”

说着说着，唐晓竟然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低着头流着眼泪，情动之时，哭得有点红肿的嘴唇还不由自主地温柔地亲着小文墨的额头，“文墨，文墨……”

沈雨荨的心都揪到了一起，她跟萧子靳对视了一眼，见子靳点了点头，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是也不再作多想，伸手扶着唐晓的手，心疼地说道：

“一直以来，我们都处于敌对面，经常为了一些事而争争吵吵。如今经历了那么多事，也看通看透了，不再喜欢那种明争暗斗的日子。”

说到这，沈雨荨吸了一下鼻子，心里仍会觉得往事有点不堪回首，也不想继续回忆那些日子，只是动容地继续说道：“晓晓，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需要理解和包容，我们也不希望泽飞在里面受苦受难，更加不希望文墨以后缺少父爱。你不用担心，我们都已经原谅了泽飞，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放下以前的仇恨，像正常的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好吗？”

唐晓知道沈雨荨是一个包容心很大的人，但是仍旧没有想到她真的没有幸灾乐祸，反而不计前嫌地原谅了他们，此时此刻，她真心觉得能够遇到像雨荨那么好的人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事。

“雨荨，谢谢……谢谢你。”唐晓猛地朝沈雨荨点头表示感激之情。

沈雨荨不忍心唐晓继续跪在冰凉的地板上，双手不由使力想要将她扶起来，也许是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下去，她也配合雨荨坐到了沙发上，只是嘴里仍旧不忘继续感激地道：

“雨荨，真的谢谢你，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你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以前都是我妒忌心太强，才会丢失你这样一个好朋友，听到你可以原谅我们，我真的很高兴。我非常希望我们仍然能够像以前一样……成为一对最亲密的闺蜜。”

沈雨荨的眼角也泛起了泪花，唐晓的愿望何曾不是自己的希望呢？

这时，她不由得伸手抱住了唐晓母子俩，“会的，只要我们想，就一定可以的。”

“嗯。”唐晓流着泪点头。

萧子靳坐在一旁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个女人，视线再落到唐晓怀里的小文墨脸上，眉头虽然有所松动，但仍然为泽飞吸毒的事情感到心痛。但是事已至此，他也无可奈何，以后能不能戒掉毒瘾就要看泽飞自己的造化了，他们帮不了，也不能帮，这种时候也只有不再计较小梓恒被他绑架的事情，让他少判几年了。晚上，沈雨荨坐在梳妆桌子前，手拿着一张全家福看得入神，全家福里是在小文墨百日宴的时候拍的，当时因为小梓恒和何玉娇没有去百日宴，所以照片上只有萧老爷子，萧子靳，沈雨荨，王素，萧泽飞，唐晓，被唐晓抱在怀里的小文墨。但雨荨一般都会把小梓恒和何玉娇外孙俩两人的合照放置在全家福旁边，所以此时此刻，她看到的是真正的一大家子人。

不过，想到离世的萧老爷子，被抓进监狱的王素以及吸毒被送去戒毒监狱的萧泽飞，她的心里就情不自禁地涌起浓浓的怅然之意。

不得不承认，进去萧家之前，他们三人对自己的态度都不怎么友好，而爷爷直到去世之前也未能跟子靳和自己消弥隔阂，这件事可以算得上她和子靳最大的遗憾。爷爷去世之后，她有时候会想……爷爷在天之灵，应该可以看得出他们俩对他的真心吧？如果爷爷看到了他们的心意，会不会接纳她这个孙媳妇，会不会重新疼爱子靳呢？

但是不管怎样，她也只能在心里缅怀爷爷，毕竟爷爷已经逝去，是不可能回答她的问题。

相对于爷爷隐讳的态度，王素的厌恶就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完全不顾及别人的心情，一见面就对自己冷嘲热讽，就算她做错了事也从来不认为她自己有错，听说直到现在她还执迷不悟，认为自己没有错。对此，雨荨已经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想法，只觉得她被送进监狱真的为民除害了。

都说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王素一直都在自作孽，就算别人想放她一马，看到她的态度也无法容忍她继续留在外面为害他人。其实她可以想像，如果王素没有被绳之以法，那么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变态的杀人狂魔。

也许雨荨对王素是存有偏见，毕竟王素之前曾疯狂想要掐死小梓恒，小梓恒是她的亲生儿子，相信任何一个母亲都不能原谅一个想要杀死自己儿子的仇人，更何况王素还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女人。

雨荨觉得……萧泽飞之所以会变成今天也是受了王素的影响，记忆中，他虽然自私多情，没有主见，但却不会堕落到跟浪荡子弟一起吸毒的地步。虽然她后来没有跟他继续在一起，但是她从始至终都不希望与他为敌，更加不希望看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说实话，得知萧泽飞被检测吸毒，她非常震惊，震惊之余更多的却是悲恸。吸毒的人容易神志不清，也许他疯狂想要杀死小梓恒泄愤也是受了禁品的残害。好好的一个人，竟然被禁品毁了，不得不让人唏嘘不已。

不知道想了多久，萧子靳从后面抱住了她，他的下颌抵在她的香肩上，顺着她有点飘离的视线落到了那张全家福上面，眉眼微动，随后再看着她黯然神伤一般的脸色，眉目担忧。

“雨荨，你在想泽飞被检测到吸毒的事情？”

萧子靳跟沈雨荨相处的时间长了，多多少少能够摸清自己妻子的想法，而雨荨微微有些讶然，不过还是点头应道：“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总给我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短短时间，却发生了那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如今想起来，不免有些惆怅。”

闻言，萧子靳的视线再次落到照片上面，看着那一张张笑脸竟然觉得如同恍如隔世，深邃的眼眸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几丝血色。一想到爷爷离世的事实，他的心似乎又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敲击了一般，隐隐作痛。

沈雨荨好像感受到他的悲恸，不由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试图用自己有点冰凉的手去温暖他逐渐冰冷的手。第二天早上，沈雨荨坐在餐桌上，夹起一片荷包蛋想要往嘴里送，孰料，凑到嘴巴前的时候觉得以前好闻的味道竟然令人恶心得直犯呕，她迅速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离开座位朝卫生间跑去。

除了小梓恒，萧子靳和何玉娇都在第一时间内联想到了的一件事情……雨荨怀孕了。

想及此，何玉娇双眼蓦然亮起来，“子靳，你觉得雨荨是不是……有了？”

萧子靳看了一眼奔进卫生间的雨荨，嘴角勾起了一抹浅笑，“应该。”

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拿着杯子跟进洗手间。

其实，他也不是非常确定，游乐园那一次过后便决定找机会悄无声息地帮雨荨测一次，可是后来接二连三发生太多的事情，没来得及去验。

即使萧子靳不确定，可何玉娇听到他的回答却甚是满意，在她的眼里，他说这两字就代表着雨荨十有八九怀孕了。一想到雨荨怀孕，她就乐呵得合不拢眼。

小梓恒见外婆笑得那么高兴，心里也不由得跟着高兴起来，不过他是一个孩子，不应该过多地问大人们的事情，如是还是安安静静地等待大人们的结果。

沈雨荨在卫生间里吐了差不多十分钟后，终于顶着一张惨白的脸走出来，看到何玉娇对着笑嘻嘻的模样，雨荨眉目有点不悦，“妈，我都吐成这个样子，你居然还在一旁幸灾乐祸。看来，不是亲生的果然都不心疼呀！”

闻言，何玉娇立刻急了，为了替自己辩解，她忙不迭地解释道：“雨荨，你怎么能这样说妈呢，妈是替你高兴……。”

“高兴？”沈雨荨狐疑地看了看何玉娇，再转头看了看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笑意的萧子靳，好像有点明白他们为何而笑了，可是想及此，她却有点哭笑不得。

第 173 章 给她一个惊喜

“妈，子靳，你们该不会以为我怀孕了吧？”

此话一出，何玉娇却愣住了，“难道……不是么？”

“当然不是啦。”沈雨荨回答得非常干脆果绝，“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体状况，那些事情本来就不准。”

碍于小梓恒和萧子靳在这里，沈雨荨并不敢直接说自己的大姨妈来经时间不准时，不过就算雨荨说得如此隐讳，何玉娇还是能够明白，顿时心情又开始向下坡落走去。

不等何玉娇开口，雨荨便继续说道：“你们也可以想一想，梓恒是我的第一胎，如果真的有了，那么第二胎就应该呕吐得那么厉害，是不是？”

听此，何玉娇的脸彻底耷拉下来了，失落已经表达不了她的内心了，此时的她根本就是大失所望，她是老人家，年轻人当然不能想像得到自己喜欢孩子的心情……。

然而，小梓恒突然而至的一句话却再次点燃了何玉娇的希望，“可是……隔壁的那个阿姨二胎也吐得特别厉害，外婆，你记不记得，上次因为太难受走错路还扶着我们家大门吐起来了呢！”

“对啊！”虽然那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如今说起来却没有了当日的不耐，何玉娇的脸色再度神采奕奕起来，“梓恒，不得不承认，你这话真的有画龙点睛作用呀！”

小梓恒也不得不承认，外婆的脾气是坏了一点，但是文化倒不低，所以耳濡目染的时间长了，他对于一些成语的意思还是摸得七七八八，正巧，他也听得明白‘画龙点睛’的意思。

所以，小梓恒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可人的笑意。

何玉娇摸了摸小梓恒的小脑袋，便对着萧子靳说道：“子靳，为了证明雨荨是不是怀孕了，你带她去验一验吧！反正今天是星期天，你们都不用上班，是吧？”

萧子靳本来不想那么快惊动雨荨，但是何玉娇急切地将事情说了出来，也只能带着她一起去。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他都会陪在她的身边，如是他温和地点了点头，随即便看向她，“雨荨，妈说得没错，还是去验一验比较好。你上一次在游乐园就有晕吐感，这一次又吐得那么厉害，很有可能是怀孕了。”

上一次在游乐园也晕吐了？

直到这时，沈雨荨才想起那件事，突然间，她非常希望肚子里真的蕴育了一个新生命……。

也许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有点的迫切想要知道结果，语气也带着隐隐的欣喜与急切之意，“嗯，这样也好。”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一起去医院检查，她并没有选择自己工作的医院，这大概跟她为人处事都比较低调有关。检查报告出来之前，两人就在外面坐着等，雨荨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他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她的紧张不安，不由得伸手紧紧握住她的小手。

她感觉到从他掌间传来的热量，不安的心情得以平复下来。

大概过去了一个小时，萧子靳拿到了报告，因为雨荨有点害怕，所以最后才让子靳一个人进去拿妊娠报告，此时看着他朝自己走过来，脸色却晦暗不明，她不安的心情更加忐忑了。

“子靳，情况……是不是很不乐观？”沈雨荨小心翼翼地问道。

“……”萧子靳只是看着她，然而并没有直接开口说话，好似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见此，沈雨荨的心拔凉拔凉的，如果不是怀孕，自己的行为那么反常，那就意味着自己身体可能有其它的毛病。想及此，她的心情不由得开始往下沉、沉、一直沉到谷底。

然而，从科室里出来之后一直一声不吭的萧子靳忽然而却一把抱住了沈雨荨，兴奋地抱着她转了一个圈，引得经过走廊的一众人侧目相看。或许是其他人的视线太过炙烈，又或者子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行为，如是忙不迭地想要将她放下来，可刚想放下，想到雨荨的肚子之后动作又变得出奇地温柔。

如是，众人就可以看到一个被喜悦冲昏头脑的俊朗男人有点诡异的动作，可诡异中却透着一股异常的和谐，好似此时的他就应该做出这种反应。

沈雨荨被萧子靳前后反差巨大的反应彻底吓到了，见他将自己放下来之后，她竟然第一时间伸手去摸了摸他的前额，担忧地问道：“子靳，我是不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病，所以你才会变得如此不正常？”

闻言，萧子靳眼眸讶异，可想到了自己刚才的行为，心里不禁暗暗鄙视了一番自己。

为了不让雨荨误会，萧子靳选择了立刻将这件喜事告诉雨荨。不过听说太过激动也会影响胎儿，所以他要让自己尽量平静，但语气中夹杂的喜悦之意还是难以掩饰，“雨荨，你别误会了，报告上说……你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怀孕两个月了？”沈雨荨下意识地问道，这个消息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

她的肚子里竟然孕育了一个两个月的生命，最重要的是……这个孩子是她和自己最爱的人爱情的结晶，一种幸福奇妙的感觉悄无声息地涌上心头，好像周围的世界都变得异常的美好。

幸福来得太突然，她觉得像做梦了一样，“子靳，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萧子靳坚定地点了点头，随即他将手中的妊娠报告递到她的手里，“雨荨，你看一看。”

沈雨荨的手有点颤抖，也许是太过紧张，她的手心竟然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可却凉得有点渗人，他碰触到她手的那一刻，心里莫名一紧，若不是雨荨上一次失去了一个孩子，或许她就不会那么紧张不安，看着眼前害怕不敢看真相的女人，他的心内迅速划过一抹疼，突然间有一种想要紧紧抱住她的冲动。

下一刻，萧子靳没有压制自己的情绪，伸手抱住了身子都微微颤抖起来的雨荨。

沈雨荨再次接受突如其来的拥抱，不再表现得慌张不安，而是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看了报告之后，她已经确定自己真的怀孕了。

此时此刻，她感觉整个身子都好像要飘起来一样，是那样的不真实却是如此的令人兴奋雀跃。

自从上次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之后，她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可过去了一年之久仍旧没有看见肚子再有动静，她以为自己的身子已经坏了，再也怀不上小孩了。或许有这种担忧的人也不止她一个人，爷爷应该也是其中一个，要不然自己每一次回家爷爷都会有意无意地问这些事，弄得她后来再也不敢随便回去，不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她基本都不会回去萧宅。如今想想，自己不能怀孕这件事的确让爷爷大失所望，也逐渐让爷爷对子靳失去信心……。

萧子靳并没有抱得太紧，所以沈雨荨能够伸手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当手摸在小腹上面之际，她觉得整颗心再次被幸福填满，这种被裹了蜜的感觉让她极为受用，脸上也不禁绽放出灿烂迷人的笑容，仿佛四周围有一层明媚的光晕笼罩住一样。

可是，想到上一次的事情，沈雨荨还是不由得心有余悸，她害怕这一次又会遇到同样的事情，让自己与肚子里的孩子无缘人世。

“子靳……”她轻声嚶喃叫道。

“嗯？怎么了？”萧子靳问。

两个人就这样抱在一起，也不在意偶尔经过走廊的那些人的眼光，其实这种开心的事情想必他们也非常乐意让其他人知道。

沈雨荨轻轻推开萧子靳，正视着他的眼眸，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担忧地问出口了，“子靳，我害怕这个孩子也会……像上一个孩子一样，还没来得及来到这个花花世界，就……就……”

也许是太害怕了，她竟然始终说不出‘没了’那两个字。

见此，萧子靳心疼不已，“雨荨，不会的，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其她女人伤害你，

也不会让你伤心难过，我希望你和孩子都好好的，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

不知为何，听到他说的这些话，她对未知的恐惧竟然无声地消失了，难道这就是爱人承诺的力量么？

她看着他，视线从他突起的喉结一路蔓延向上，经过他俊逸的脸庞，最后撞进了深邃的眼眸中，心跳竟然如同少女一般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起来，她觉得……自己肯定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怀孕的事情太过激动了，才会心跳加速，绝对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跳动不已。

她不知道最后两个人是怎么走出医院，她只知道自那以后，自己的思维就再也不受控制，似乎也完全不能思考一样，整个人都像飘在云层之中。

直到坐进车子里，听到车门被某人因激动兴奋而不小心用力‘砰’地一声关上去之后才彻底地回过神来，然而身体还是僵硬一般，不能动弹，就连安全带也是他帮忙系上去。

萧子靳看着一脸怔忡的沈雨荨，想到她肚子里的小孩子，唇角的笑意也越来越大，最后，他的薄唇出其不意地落在了他的唇上。

“……”她的眼眸再次蓦然睁大，是因为肚子的孩子吗？为什么她的感觉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奇妙？

萧子靳本想浅尝辄止，可是她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竟然控制不住地继续索取属于她的美好。

她的手不由自主地绕过他的脖颈，大力地攀住他的后背，呼吸已越来越紊乱，胸口剧烈地前后起伏着，再次毫无预兆地夺去了他的心跳，可似乎是顾及到她肚子里的宝宝，动作却是越加温柔。

车内霎时掀起了一室旖旎，然不知道吻了多久，他才不舍地结束了这个激动的吻。

看着小脸蛋涨得通红的沈雨荨，萧子靳的笑意越来越浓，最后还是情不自禁地在她的前额上落了一个吻。

“……”沈雨荨如少女般，已经羞涩得再也不敢抬起头面对着他。

他的嘴角噙着一抹漾人心神的笑意，下一刻，他已启动车子往御临花园里驶回去，雨荨的小食指轻轻划过自己的嘴唇，眼角的余光偷偷地瞥了一眼他的侧脸，见其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容，她的心情再次跟着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为了不让萧子靳看到她的尴尬之色，她还是选择了把头扭向车窗外，看着路边的高楼大厦在匀速的车行中慢慢消逝于自己的眼前。医院离御临花园其实并不远，但是子靳想要替她买营养补品所以便绕去了附近的高档商场。

两个人亲昵地一起走进商场，期间并没有什么意外，买了一大堆东西后，他便体贴地拎着所有的东西塞进车尾箱。

见此，沈雨荨便准备拉开车门坐进去，孰料这时候眼睛的视线无意间看到数十辆婚车浩浩荡荡地从道路中央驶过去，晃了她的眼，心里貌似被什么东西轻轻敲击了一下，麻麻的。

“婚车……！”沈雨荨情不能自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脸上流露出浓浓的羡慕之色。

萧子靳顺着雨荨的视线落在了那些奔驰而过的婚车，眸色变得复杂不已。

突然间，他想到了自己和雨荨那一场未能举办完整的婚礼，那一次因为萧泽飞中途出车祸，婚礼被迫取消，好好一场婚礼就这样被废了。事后，她没跟自己提过当时的心情，但是他知道……她心里肯定特别在意那次未能完成的婚礼。

任何一个女人，都希望披着最漂亮的婚纱风光出嫁，那是她们一生最幸福的时候，而他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又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呢？

然而，萧子靳始终没有当面跟雨荨说这些话，而是默不作声地走进车里，开车回去。

一路无言，不过还是很快回到了御临花园，当踏进家门口的一刹那，何玉娇双眼乍亮，急匆匆地走过来拉住了雨荨的手，“雨荨，检查结果怎么样？是不是被证明怀孕了？”

沈雨荨没有回答，却下意识地看向了一旁的萧子靳，见此，他对她露出了温暖的笑意，何玉娇见这两个人眉来眼去，却将自己当成透明的东西，心里没来由地堵着一口气。

正欲再次开口询问，不料萧子靳却主动开口道：“妈，雨荨怀孕两个月了。”

此话一出，何玉娇的双眼蓦地睁大，似乎觉得有点像做梦一样，不由得一脸不可置信地问道：“子靳，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雨荨真的怀孕两个月了？”

这时，倒是沈雨荨点了点头，“妈，是真的。”

听到她的确定，何玉娇整颗心都再次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起来，她兴奋地拉住雨荨的手，双手因为激动而变得略微颤抖起来，随后那双眼睛的视线落在了雨荨仍然平坦如初的小腹上面，眼里似乎能够溢出火花一样，格外亮眼。

“这下好了，雨荨终于能够怀上了。”何玉娇笑得眯起了眼睛，“雨荨终于怀孕了。”

沈雨荨和萧子靳看着有点语无伦次的何玉娇，默默地囧了。

“妈，别那么激动，注意一下言辞，我又不是怀不了孩子，你这些话让别人听在耳里非常容易误会……你的女儿不孕不育的！”沈雨荨嗔怪地看着何玉娇道。

闻言，何玉娇方才意识到自己的语误，如是忙不迭地点头认错，“是，是妈的错，

妈这张嘴就是欠扁，活该被打。”

说着何玉娇便伸手作势想要学古人扇嘴巴，见此，沈雨荨忙阻止了她的行为，“妈，别激动，淡定点。”

这次何玉娇觉得她那张老脸真的尴尬得要钻进地洞里去了，一时之间只得干笑几声，缓解自己这些低级愚蠢的错误行为。不过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却没有想太多，反而还有点高兴，毕竟妈妈也真心为了自己怀孕的事情而激动得有点不能自己，这其实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从车上下来之后，萧子靳一直扶着沈雨荨，担心自己的妻子一个不稳摔到地面上，那副慈父之相真是羡煞旁人。

有时候，沈雨荨弄不明白，萧子靳到底是爱孩子更多一点，还是爱她多一点，为什么每次听到自己怀孕之后都会变得异常的温柔体贴？上一次是那样，这一次也是如此，难道她真的只是因为孩子才掳获了他的心，并不是因为她这个人吗？没有小孩之前，是因为自己长得有点像简舒，所以才会一见面就决定跟自己结婚。可是自己未能来得及看清楚他的真心，就得知自己有了他的小孩，还记得那个时候两个人正因为梁温柔的事情闹离婚。

她想，如果自己没有怀孕，那么他是不是会选择跟她离了？虽然后来自己没了孩子之后，他依旧没有放弃自己，但是她仍旧觉得当时他是因为同情自己才不想跟自己离婚。后来的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有时候她可能非常确定他是真正爱她的，可有时候却会经常猜测他是否是真心实意。

她觉得……自己经常这样子胡思乱想根本就不是正确的行为，毕竟夫妻双方要互相信任，不是么？难道她不是应该毫无理由地选择相信他么？

想着想着，沈雨荨发觉自己的思绪有点混乱了。她不明白，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开始胡思乱想，难道说……孕妇都特别容易这个样子吗？

萧子靳站在一旁，察觉到她的神色颇为疲惫，心内划过一抹疼，“雨荨，你看起来很累，我先扶你上去卧室休息吧。”

沈雨荨摇了摇头，勉强挤出笑容，“你看错了，我不累呢！”

何玉娇也注意到了沈雨荨略微苍白的脸色，心里莫名一紧，也忙说道：“雨荨，你身上怀着宝宝，经不起折腾，梓恒都乖乖地睡午觉了，你吃完午饭也去休息吧。”

“妈，我跟子靳在外面吃过了午饭。”沈雨荨没有说谎，刚才两人逛商场，逛到中途到点吃饭，子靳担心雨荨会饿着，如是便在商场的餐馆区域选择了一家餐饮吃午饭。

然而何玉娇听到这话却蹙起了眉头，看向萧子靳的眼神也带着一丝不悦之意，“子靳，雨荨肚子里怀着小孩，餐馆的那些东西又不能百分百确定是不是干净的，你这个样

子很容易影响到腹中的胎儿的。”

“妈，这不关子靳的事，都是我央求子靳带我去吃的，而且那个时候嘴馋，想吃东西，你怎么能怪子靳呢？”沈雨荨急忙替萧子靳解释道。

萧子靳正搂着沈雨荨的腰肢，看着何玉娇，语气愧疚地说道：“妈，对不起，下一次我会注意的。”

何玉娇听到萧子靳道歉，心里才没有那么不好受，只是眉目仍旧有点不悦，“嗯，下次一定要多注意。其实我并不想怪你的，子靳，只是雨荨的这一胎有多不容易，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外面的东西都不比家里的干净卫生，我担心雨荨乱吃那些东西，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知道么？”

“妈，我知道，你放心，我会照顾好雨荨的。”

“嗯。”

说着，何玉娇又不禁看向沈雨荨，“雨荨，既然你和子靳都吃过饭了，那么你就先上去睡午觉吧！孕妇需要多休息，不可以太过劳累，知道么？”

沈雨荨知道拗不过他们，再加上自己的确是有一点困，如是最后还是还是在萧子靳的陪伴下一起走进了二楼的卧室。

为了不打扰雨荨睡午觉，萧子靳看到她闭阖上双眼沉沉睡去之后便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卧室，来到了一楼的客厅的沙发。此时，何玉娇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并没有很大声，所以不会影响到楼上睡午觉的沈雨荨和小梓恒。

由于看得太入迷，何玉娇竟然没有察觉到萧子靳已经坐在了她的旁边，待过了精彩之处，她才猛然发现自己的身旁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个人。

她看着他，一脸疑惑地问道：“子靳，你没有睡午觉吗？”

“没有。”萧子靳说，“我不困，想跟妈说几句话。”

一听这话，何玉娇就来兴趣了，一般来说，萧子靳很少时间和自己单独说过什么话，所以此时此刻，她的心里不禁有疑问，更多的是激动。

如是，何玉娇非常有耐心地问道：“子靳，你想跟妈说什么话？”

萧子靳并没有直接说话，而是示意她先把电视机关掉，她瞬间明了，也忙不迭地关掉相对有点嘈杂的电视，电视关掉，客厅霎时间陷入了短暂诡异的安静氛围当中。

见此，萧子靳终于开口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妈，我想……”沈雨荨觉得这一次的午觉睡得特别踏实，醒来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钟，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站起身子走进浴室洗漱一下便踏着拖鞋朝一楼走下去。

可当她刚踏到楼梯的时候便惊呆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如是再揉揉眼睛，发现自己的确没有做梦，也没有看错。

客厅里正站着数位陌生的穿着整齐制服的婚纱店职员，一位绅士的男士正手持着一件洁白亮丽的婚纱站在客厅里，看到愣在楼梯台阶的沈雨荨，脸上竟绽放出欣喜若狂一般的笑容。

沈雨荨脸上难以掩饰其的震惊之色，但她还是缓慢地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一楼走去。

萧子靳和何玉娇正站在几位婚纱店职员的面前说一些什么话，但好像也意识到了一丝异样，随后几乎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向楼梯处，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温和的笑意。

见此，沈雨荨有一种想要上前问清楚他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冲动，下一刻，她果真加快了自己的步伐，绕过了欲朝自己面前凑过来的店员，走到萧子靳的面前，满脸疑惑地问道：“子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刚问出口，何玉娇却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抢先一步开口道：“雨荨，我们决定为你和子靳补办一声盛大的婚礼，这些都是子靳从婚纱店叫过来的人，而这件婚纱……”

何玉娇已走到了婚纱前，双眼放亮，“这件婚纱相信你也有印象，就是上一次子靳专门为你定制的那一套婚纱，因为上次未能完成婚礼，事后子靳为了不让这件婚纱被别的女人穿在身上，特意将它买了下来。本来想带你去婚纱店看一看，但是想到你肚子里怀有宝宝，不适合奔波劳累，所以就让他们的店员送过来了。”

沈雨荨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件婚纱怔忡着一双眼，萧子靳见此，也不由得开口说道：“雨荨，上一次我未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婚礼，这一次我想给你最完美最盛大的婚礼，让你成为榆市最幸福的女人。”

他看着婚纱，“这件婚纱半年前经过了一次修改，不知道你现在还喜不喜欢，也不知道还合不合你的身，毕竟你比以前变瘦了一点，所以还是想让你试一试，如果你不喜欢这件婚纱，我还可以再帮你订制另外一件。”

沈雨荨却没有继续接萧子靳的话，而是怔怔地看着他，“子靳，为什么……突然想为我补办婚礼？”

何玉娇觉得沈雨荨这种话问得非常不是时候，也问得非常没有水准，丈夫愿意花钱花精力替自己的老婆办盛大的婚礼，多少女人盼都盼不来，她竟然还如此不识相地问这种问题。

说实话，如果她是男人，她根本懒得解释。

然而，萧子靳却当着在场那么多人的面说道：“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我希

望给你最好的。”

此话一出，沈雨荨的心又毫无预兆地砰砰砰跳动起来，他说……她是他最重要的人，希望给她最好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肉麻，可对当事人却特别受用。

即使两个人已经在一起那么久，可每一次听到这些话仍会如同裹了蜜一样，幸福得都觉得这个世界不真实。

“子靳……”沈雨荨顿了顿，忽而鼓足勇气抬头凝视着萧子靳，当着大伙的面说道，“子靳，不管你信不信，我都想让你知道……你是走进我心里最深的那个人。”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拍起了自己的手掌，为这一幕鼓掌欢呼起来，虽然客厅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但浓郁的欢乐气氛却是完全无法抵挡住，朝四周散开来，充盈了整间屋子。

何玉娇在一旁看着他们俩，竟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只是嘴里还是不忘说道：“你们两人也老大不小了，还在这里秀恩爱，你不觉得肉麻我都替你们起鸡皮疙瘩了，这种话还是留到婚礼上再说吧！那样能够让更多人感动，让更多的单身狗想要摆脱单身，这样子就可以推动服务产业的经济了。”

这……说得也太夸张了点吧！

不过，他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小梓恒由于个子比较小，又特别安静，所以即使他站在何玉娇的身旁，似乎也被大人们忽视了一样，不过也许小梓恒习惯了安静的气氛，所以并没有一丝不悦。

好似在小梓恒的眼里，只要安静地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家人高兴，他也自然而然地跟着高兴起来。

不得不承认，沈雨荨对于这个意外惊喜的确感觉非常惊喜，脸上也不由自主地洋溢着幸福甜蜜的笑容，为了不辜负萧子靳一番心意，她还是选择试穿了那件从婚纱店里专门送过来的定制婚纱。

不出所料，沈雨荨如同少女一般的身材配上那件著名婚纱设计师设计的婚纱，显得更为耀眼迷人，即使还没有化妆，可大家还是觉得她胜比天仙，一时之间都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她的美丽之下了。

萧子靳的眼眸有一抹惊艳之色闪过，可还是迅速收敛起来，走到她的身旁揽过她的纤细腰肢，“雨荨，你真漂亮。”

女人被夸漂亮，高兴之情自然不言而喻，她的脸颊瞬间染上了两朵可疑的红晕，随即低着头羞涩地说道：“谢谢！”

“喜欢吗？”萧子靳问。

她看着他，真诚地道：“喜欢，我很喜欢，子靳，谢谢你。”

萧子靳伸出食指刮了一刮她的鼻梁，“老公跟你说了多少遍，不可以跟我说谢谢，知道么？”

“知道了。”

“这才乖。”

大伙已彻底臣服在两人明目张胆秀恩爱的狗粮中，无法自拔……。

第 174 章 大结局（上）

其实，按道理来说，一般正常的婚礼顺序都是先商量好结婚的黄道吉日，并不会还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就定制了婚纱，但是由于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的情况有点特殊，如是也就特殊处理。更何况，他们并不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庞大家族，自然不会讲究太多，都是随性而来。

因为沈雨荨已经怀孕，所以为了让她可以穿婚纱显得更好看，那么就是越快越好，如是他们两人的婚礼便选在了 15 天后。由于太过仓促，反倒又再次引起了传媒界的骚乱，根据媒体的猜测，他们认为萧太太必定怀了小孩子。此猜测一出，迅速以风卷残云之势刮遍整个榆市，不过想对于上一次婚礼的诸多负面消息，这一次媒体却全部一边倒地报导他们的好事。

首先被曝出举办婚礼，然后也不知道媒体去哪里搜刮到的新闻，迅速报导出小梓恒是萧子靳亲生儿子的事实，据说新闻还曝出了亲子鉴定报告。

此事一出，网友们都不由得脑洞大开，大家都开始脑补男主和女主两人之间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什么版本的都有，但每一个版本都催人泪下，不得不说天下之大，真是高手在网络呀！

挖出了小梓恒是萧子靳亲生儿子这个还是最劲爆的内幕，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那就是无孔不入，能力非凡的媒体竟然知道了报导出沈雨荨是简氏集团前任董事长简夫人的亲生女儿，不是简家血脉的简宁娶了简东平前妻之女简舒为妻。

这些消息出来之后，全民又沸腾了，大家纷纷留言说……按照他们的关系完全可以编出一部豪门恩怨争斗剧，热度肯定可以力压同期各大电视剧。

不得不说，网友们的脑洞实在开得太大了……。

虽然网络上的报导铺天盖地，但是当事人由于被保护严密，好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依旧该吃吃该喝喝。只不过因为沈雨荨怀了小孩子，何玉娇和萧子靳都不再同意她去医院上班，刚开始，雨荨是拒绝的，可是后来抵挡不住的强烈攻势，最终还是败倒在大家的苦口婆心之下。

婚礼的声势非常浩大，但是大家知道归知道，但有些人来与不来却是一个未知数。

本来沈雨荨希望自己的婚礼可以和简舒和简宁两人的婚礼一起举办，但鉴于雨荨举办得太过仓促，他们被通知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所以婉拒了这个提议。更何况，他们也是关心雨荨的人，自然可以知道上一次雨荨子靳两人的婚礼跟萧泽飞唐晓一起举办而发生了意外。世上有一些事，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使雨荨不相信那些鬼话连篇，但关心她的人就不会那样子想了。

为了让雨荨可以有一个难忘而美好的婚礼，简舒和简宁都没有答应跟雨荨一起举办婚礼，并称希望主角只有他们两个人，当然这也是简舒和简宁两人的真实想法。

不能和简舒简宁两人一起举办婚礼，说实话，沈雨荨的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失落，可并没有让其太过影响自己的心情。

从简宅出来之后，沈雨荨和萧子靳一起去到了简羽的别墅。

简羽看到沈雨荨，脸色还算和颜悦色，可当视线落在随后跟进来的萧子靳身上时，简羽的脸色就变得晦暗不明。

由于隔得有点远，沈雨荨并不能看得太清楚简羽的神色变化，不过当她走简羽的面前时，看到的却是简羽一脸不悦的神色，她不由得凝了眉头，但仍旧挂着温和的微笑向简羽递了婚礼的邀请函。

“羽儿，我和子靳想要补办婚礼，希望到时候可以在婚礼现场看到你。”沈雨荨的语气非常诚恳，表情也满含期待。

简羽看着她，心里莫名地涌起一股暖意，其实自从上一次股东大会之后简羽基本就已经放下了对他们的仇恨，但是她一直都是一个倔脾气又嘴硬的人，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当面主动承认自己已经原谅了他们。

就算此时的双手快要控制不住想要抱住沈雨荨，然而还是努力装出一副漠然的表情，冷哼了一声，“沈雨荨，你别以为……你是我的亲姐姐，我就要卖你的面子。舒儿那个傻丫头可以不计前嫌，但不代表我就是那么容易说话的人。你和萧子靳的婚礼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们也别妄想我会过去参加你们的婚礼，所以还是麻烦你收回我看起来就恶心的邀请函……。”

虽然做好了被简羽拒绝的准备，但当真正当面听到她对自己说出这种话的时候，雨荨还是觉得心里莫名一紧，心脏似乎被人用针刺了一下，隐隐作痛。

萧子靳一直坐在沈雨荨的旁边，他看着简羽，眉目染上不悦之色。随后接过雨荨手中的邀请函，放到桌面上，说道：“羽儿，我们以前是发生了很多不愉快，但是不管怎样，雨荨都是你的亲姐姐，而且她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一直为了修复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停地努力。也许你会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不屑一顾，但不得不承认，雨荨的确真心想要跟你姐妹相称，希望你看在雨荨的一片真心上，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婚礼。”

“哼……”这一次，简羽好像被说动容了，可仍然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只是冷哼一声就再也不想说其它话了，也许她担心自己再多说一句话就暴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不过说实话，简羽的表演的确非常到位，沈雨荨已经误认为简羽还在生气，看着一脸怒气的简羽，雨荨想开口却不知道要该如何说下去，最后只是说道：“羽儿，希望那

一天可以看到你的身影。”

“你们不会看到的。”简羽负气地说，“如果没有其它事，麻烦你们拿着邀请函离开我家，我这里不欢迎你们。”

话已至此，沈雨荨和萧子靳觉得再留下来也无济于事，最后也只好一起走出简羽的别墅。

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走后，简羽的视线缓缓落在了桌面上的那张邀请函上，他们并没有将它拿走，而是继续留在这里，看着请柬，她的嘴角不由得勾起了一抹自嘲的笑意。接下来的日子里，简家和萧家基本都在为沈雨荨和萧子靳两人的婚礼作筹备，按理说，简家已经不必大费周章，毕竟雨荨早已嫁给了子靳，可是简夫人只有雨荨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不参与这件天大的事情呢？

如是，简夫人为了自己几乎二十多年没有联系的女儿忙上忙下忙前忙后，很多事情都想亲力亲为，力求为女儿的婚礼贡献自己作为母亲的力量。虽然身体有点累，但简夫人却一点不觉得累，反倒忙得不亦乐乎，脸上的笑容也比以前多了好多，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神采奕奕。

何玉娇养育了沈雨荨二十多年，感情深自然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情。自从得知雨荨要办婚礼之后，她比简夫人还要更加高兴，兴奋得都想把所有的活儿揽在自己的身上，精心仔细照顾雨荨的饮食起居当然成了她的首要任务，督促雨荨吃好睡好则是她的不二任务，一时间，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再度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起来了。

沈雨荨作为重点保护对象，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干家务，整天除了吃就是睡，睡了就是吃，她担心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变成一头猪。所以无可奈何之下，她只得做一些其它事，譬如看书散步，听音乐逛街……，凡是能够充实自己无聊的‘豪门’太太生活的事情，她都选择去做了。

即使婚礼在即，但是萧子靳的工作仍然非常繁重，有时候看到子靳那么累，雨荨会心疼。想帮忙却发觉自己完全帮不上任何忙，为此，雨荨也开始将一些精力放在子靳的行业上了，她想趁着这段空闲时间，多了解了解子靳的工作，这样子就算不能称得上专业，至少能听得懂，以后聊天的时候能够随便搭上一两句话。

如果有可能，自己或许还可以顺便提一两点意见，说不定还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当然，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少之又少，但她却能拉近自己和子靳的距离，不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么？

因为小梓恒在学校一直很乖，回到家里也表现得乖巧可人，所以让雨荨非常欣慰。欣慰的同时，却不忘抽更多的时间陪伴小梓恒，毕竟自己以前基本没有时间跟小梓恒在一起，为了这事，她到现在还颇为自责。

所幸，小梓恒年纪还小，一切都还来得及……。

沈雨荨觉得没有工作的日子会非常无聊，可是由于自己合理的安排，反倒变得更加充实有意义。突然间，她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并不会无聊，生活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态度，如果积极面对，任何时候都是非常美好的，不是吗？

自从从心底里接受了闲赋在家的现实之后，沈雨荨的日子就过得相对轻松充实很多。不知不觉中，便到了两人的婚礼时间……。

婚礼场所选在一处露天的郊外草坪，绿草悠悠，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由于雨荨并不希望搞得太隆重，而且他们俩的为人相对比较低调，并没有邀请太多的商界人士，毕竟他们不是联姻，没必要搞得像是一场政治婚姻。能够在婚礼现场的人，基本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其中包括简家，萧家，唐家三大家族的亲戚，其外还不乏雨荨和子靳的同学同事朋友。

婚礼跟一般婚礼的流程区别不大，期间一切都非常顺利，场下大伙看着焦点处的两位穿着洁白婚纱的沈雨荨和洁白修身新郎服的萧子靳，都不由得欢呼喝彩，现场的气氛持续高涨，居高不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幸福的笑容。

简夫人和何玉娇两人坐得最近，她们看到雨荨出嫁了，都情不自禁流出了眼泪，下一刻，两个人伸手互相拥抱了起来，实在是太感动，感动得已经完全不能自己了。

简舒的眼角也抑制不住流出了欣慰的泪水，雨荨是她的姐姐，看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得到幸福，作为雨荨的妹妹自然真心替她感到高兴，纤细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跟随大伙一起鼓掌。阳光下，显得简舒那张小脸蛋格外的精致迷人，简宁坐在她的身旁，心头迅速划过一抹异样，不由伸手挽住了她的纤细腰肢。

简舒没料到简宁突然会如此这般，身子有一瞬间的僵硬，可是想到自己已经是他的妻子，更何况两人……已经有了夫妻之实，所以她还是尽量装做自然一点，但是如果卸妆后仔细看一下，会发现简舒的脸蛋已经爬上了两朵红霞。

唐晓正抱着小文墨，看着台上两人幸福的模样，忽而想到了被送进监狱的萧泽飞，心里莫名一恸，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她的视线慌乱地朝四周看过去，却发现简夫人和何玉娇比她哭得更加厉害，当下心里也没有那么紧张不安，只是让眼泪继续尽情地肆虐着她的脸庞。

小梓恒身为沈雨荨和萧子靳的儿子，模样帅气可爱，男花童自然非他莫属。此时，他正跟另外一个长相乖巧可人的小女孩跟在两位大人的后面，看着幸福甜蜜的爸爸妈妈，小梓恒脸上掩饰不住其的喜悦之色。

沈雨荨作为这场婚礼的女主角，倒显得更加淡定了一些，只不过脸上还是控制不住地露出了灿烂迷人的笑容。萧子靳看着一脸幸福的雨荨，心里也像是被一双柔软的小手抚摸一样，奇妙而又温暖。

“雨荨，我……爱你。”萧子靳一般不会说这种肉麻露骨的话，此时却当着众人

的面说得如此情意绵绵，足见雨荨在他的心目中的确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沈雨荨听到他的话，感觉心头涌起了一股异样，随即整张脸都像是火烧火燎一般，一直烧到了耳根子处。

她抬头看着萧子靳，“子靳，我也……爱你。”

尽管沈雨荨的声音很小，但作为今天婚礼的主角，还是被大伙听到了，大家都忍不住继续鼓掌表示各自内心的祝福之意，雨荨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朝他们这里看过来的一众人，脸颊更加滚烫了。

伴郎是林助理，伴娘则是雨荨的好朋友小元，林助理和小元看着他们俩，也不约而同地相视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总的来说，这一场婚礼进行得非常顺利，只不过，沈雨荨还是有一个小遗憾。婚礼期间，她总会时不时地放眼观察四周，想搜寻简羽的身影，然而一直到婚礼结束，她仍然看不到简羽。

其实，简羽并没有不去参加婚礼，而是通过化妆技术把自己化成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模样，并以服务员的装扮进入了婚礼现场，在雨荨看不到的角落里，简羽像简舒那样流出了感动的泪水。后来担心会被认出来，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第二天，婚礼早已结束，但婚礼产生的热度好像并没有就此消弥下去，反而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网络上负面新闻居多，最近一连几天都看到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的相关正面报导，广大网友都一致祝福这对经历重重磨难终于修成正果的夫妻，真心祝福他们能够白头偕老。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恩爱如初，为他们早已对爱情无望的心填满正能量，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真爱存在，让他们能够鼓起勇气脱离单身贵族的行列。

沈雨荨因为怀孕，不能经常近距离接触辐射大的产品，为了宝宝，除了打电话基本不玩手机，所以她自然不知道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她和子靳结婚的那些消息。

萧子靳今天并没有去公司，而是决定跟雨荨一起回去岳城老家，当做度蜜月。

吃完早餐后，两人已经准备搭飞机回去岳城，然而出门的时候却接到了简舒的电话，“舒儿？”

简舒没有说太多的客套话，而是急切地说道：“雨荨，羽儿今天跟我说……她和姨母已经决定要去外国定居，以后都不回来了。”

“去外国定居？”沈雨荨显然没有料到简羽突然之间会做出这种决定，心里莫名一空，有种难以言明的难受感在胸腔里翻滚。

简舒说：“是的，还是几个小时后的机票。”

“这么急？”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么急，我劝她不要出国，可是她却说已经想了很久，不会改变决定了。”简舒的声音略带哽咽。

沈雨荨凝紧了眉头，然她却不作多想，而是说道：“舒儿……你现在在哪里？”

“还在家里。”

“你准备一下，我们赶快赶去机场，或许还来得及跟她见面。”沈雨荨说。

简舒应，“嗯，我也是这样想的。”

“好，我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我也是……。”

做出了决定之后，沈雨荨挂掉了电话，却在第一时间看向了身旁的萧子靳，他一直在旁边，自然听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如是不等雨荨开口，他便抢先一步说道：

“我送你去机场。”

沈雨荨感觉心里很暖，刚想说‘谢谢’，可意识到一些什么话，还是改口微笑道：“好。”

大概半个小时后，萧子靳终于将沈雨荨载到机场，刚巧，简舒正从简宁的车子里走出来，四人相互碰面，都点头微笑示意。

不想耽搁太长时间，四个人还是快步走进了机场，机场很大，也非常多人，可由于简舒将具体位置分享给他们，所以四个人都能迅速找到简羽。

简羽正戴着一副红色墨镜，穿着简单休闲，身旁矗立着一个大号行李箱，孟兰也是贵妇装，她挽着简羽的手一起坐在等候椅上等待她们的航班。

“羽儿……”简舒和沈雨荨异口同声地叫道。

熟悉的声音穿过嘈杂的空气传入简羽的耳朵里，她蓦然转头，正看到快步朝她走过来的四个人，眸色复杂不已，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觉得眼眶里好像有滴滴泪珠在打着转。

孟兰也发现了他们的到来，两人都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面向着他们……。

大伙站在一块儿，由于他们的颜值都特别高，所以吸引了无数双侧目而视的眼睛，不过好像他们已经对于这些事情习以为常，也没有感到特别的不自在。

更何況，他们的全副心思都系在即将出国的简羽身上，自然没有精力去管旁人的注视。

最激动的莫过于简舒，她走到简羽的面前，一双水眸凝视着简羽，下一刻，直接伸手抱住了简羽，“姐……”

简羽对于这个胞妹还是有很深的感情，被简舒双手抱住，她也忍不住伸手回抱了简舒，只是良久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不知道抱了多久，简舒突然意识到什么，忽而松开了简羽，看着她说：“姐，你不能……留在国内吗？我们都在这里，你和姨母两个人出去国外也没什么人照应，多孤单呀！姐，你再考虑考虑，留下来吧！”

沈雨荨也跟着说道：“是呀，羽儿……我们都是你的亲人，留在这里做什么事都有一个照应，如果你们去外国定居，就不一样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外国无亲无戚，万一出了什么事该怎么办呀？”

简羽听后只摇着头道：“雨荨，舒儿，你们不必再劝我了，我去意已决，而且再过一个多小时就要登机了。”

听到‘登机’，大伙心里再次蓦然一紧，一想到简羽将会离开他们去往陌生的国度，她们便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之意。

简羽看着站在沈雨荨后面的萧子靳和简宁，不动声色，随后对着雨荨和简舒道：“离登机还有挺长一段时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到咖啡厅聊聊，可以吗？”

闻言，简舒和沈雨荨都不约而同地点头，“可以。”

见此，简羽眉眼微动，可仍然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而是带着她们俩一起到达不远处的咖啡厅，孟兰，简宁和萧子靳知道她们三姐妹需要谈事，不方便参与，如是也呆在机场原地等候她们。

不多一会儿，三姐妹都坐到了咖啡厅的座位上，简舒和沈雨荨坐在一起，而简羽自然坐在她们俩的对面。

本来她们觉得彼此之间有非常多的话需要讲，可是真正到这个时候之际，却发现不知道该如何说。也许是快要离别，大家的心情都比较压抑，压抑过度便无所适从，也就不知道从何说起。

气氛沉默了几分钟，最后还是简羽首先打破了这份沉默，“舒儿，真心祝福你 and 简宁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此话一出，简舒蓦然愣了，一双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简羽。

自从简羽知道自己和简宁办了结婚证之后，她的态度就明显来了 360 度大转变，各种恶毒的咒骂都毫无理由地朝自己头上劈过来，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感受。因为知道毕竟是自己做错了，所以也不敢奢求她的原谅，更不敢奢求她的祝福。

如今听到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来，不得不承认，自己非常诧异，诧异之余更多的却是感动。

“姐……谢谢你。”简舒动容地说道。

简羽的眼眶也红了，“如果想谢谢我，就早点生一个大胖小子出来。”

闻言，简舒从脸颊红到了耳根子处，不过随即她便意识到一件事，忽地抬头，欣喜地问道：“姐，你这样说的意思是……你以后还会回来？”

简羽说：“你们有喜事，我当然会回来，出国定居又不是永久不回来这里，只不过见面的时间少了而已。”

说到这，简羽看向了沈雨荨，“雨荨，你说是不是……？”

沈雨荨一直看着她们，突然被问及，不知为何竟有点受宠若惊的错觉，然而还是点头道：“是的。”

其实，沈雨荨完全没有想到简羽会对着自己露出如此温和的笑容，温和中又带着难以掩饰的调皮，瞬间感觉她们之前的距离从陌生的国度拉回到亲近的邻里，这种差距可不是一点点。

简舒脸上露出了羞涩又感动的笑容，沈雨荨和简羽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一时间，三姐妹都会心地笑了……。

可是，简羽笑着笑着竟然停了下来，看着简舒和雨荨两人的眼光瞬间带上了浓浓的自责之意，她们俩看到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那么快，都不明所以。

沈雨荨正欲开口询问，简羽却开口了，“舒儿，雨荨，对不起……。”

面对突如其来的道歉，简舒和沈雨荨都有一瞬间的怔愣，看着两人都有点怔忡的双眼，简羽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舒儿，之前做出那些伤害你的事，真的对不起。”

“……”简舒突然间想到了以前简羽对自己做出各种各样令她叫苦不迭的事情，然而过去了那么久，她早已放下过往，原谅了姐姐，她只希望以后她们可以像正常亲姐妹一样和平相处。

不容简舒多想，简羽继续说：“舒儿，也许你不知道，自我懂事的时候开始，我就非常恨你……。”

此话一出，简舒和沈雨荨两人再次愣住了……。

简羽料到她们会有这种反应，不过还是尽量平静地说下去，“那个时候，你被留在了简家继续当简家大小姐，而我只能跟着姨母过着颠沛流离一般的日子。生活越是辛苦，我就越妒忌你能够在简家享受那些殊荣，不但衣食无忧，还可以拥有萧子靳如此优秀的

男朋友。因为跟你长得一样，生活的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我不甘心也非常愤恨，我恨上天的不公。如是，我开始仇恨你和萧子靳，后来跟你重新在一起之后，我就开始想尽办法伤害你折磨你，让你也经历一下我曾经经历的痛苦。”

说到这里，简羽竟然流出了眼泪，“可是，我现在后悔了，如果可以重来，我绝对不会选择伤害你。因为我知道，你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然而我却伤害了我最亲对我最好的亲人……。”

简羽不由得低低地抽泣了起来，简舒心里一恸，伸手握住她有点冰凉的手，动容地说道：“姐，你不要哭，也不要太过自责，我从来没有怪你。你失去了童年太多的欢乐，作为妹妹，我当时真是替你感觉非常的心疼。更何况，你找到我之后做的那些事也是因为想要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好，才会选择那样做。”

“姐……你不要自责，我真的没有怪你。”简舒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们忘记过去，重新开始好不好？”

沈雨荨在一旁听着也非常地受触动，“羽儿……现在你们还没有登机，就再考虑考虑吧！”

简羽摇了摇头，“不了……我已经决定了。”

见此，简舒和沈雨荨都颇为失落，这时，简舒不由说道：“姐，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我也不再强求你了。只希望你以后调整好心情之后，能够考虑回来国内生活，也好有一个照应，毕竟国外没有什么亲人，是不是？”

简羽想了想，终是点了点头，“嗯……。”

简舒和沈雨荨心里都松了一口气，不过简羽看到时间差不多，也不敢在咖啡厅逗留太长时间，如是站起来朝机场原处走回去，她们俩则默默地跟在简羽的身后。

虽说得知简羽以后调整好心情，有可能会回来，但也不排除她真的永远在国外定居的可能性，一想到她们亲姐妹要相隔那么远，两人的心情都很难提起来，只觉得内心堵着一团棉花，难受又说不出出来，只能闷在心里。

而此时，她们只能目送着简羽和孟兰两人一起慢慢地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内，直到飞机起航良久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要离开机场。如是大伙都怀揣着失落又不舍的心情钻进车子里，往家里驶回去……。

第 175 章 大结局（下）

由于雨荨赶去送简羽，耽误了回去岳城的飞机时间点，所以萧子靳只得改乘第二天的航班。

这一次，沈雨荨却要求带上了小梓恒和何玉娇一起回去，刚开始，何玉娇是极力反对的，毕竟她不可能愿意当女儿的电灯泡，然而雨荨的态度非常强硬，无可奈何之下，她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一起回去岳城。

简舒和简宁从机场回来之后，也决定后天要去国外度蜜月，虽然他们还没有举办婚礼，但他们想趁着这种难得的日子先把他们的蜜月期提前。

其实，沈雨荨和简舒之所以会有这种类似的决定，都是因为简羽的突然出国决定震惊到了。看到简羽几乎一声不吭就选择出国，她们姐妹俩越发觉得要珍惜亲人能够在一起的时光，毕竟这种机会并不多，不是么？

第二天，简夫人过来送他们一家人回去岳城，何玉娇一见到简夫人，两个人单独聊了几句之后，何玉娇便在登机的时候将小梓恒交给萧子靳，然后偷偷溜走，待沈雨荨反应过来之后，机舱门已经关上去了，飞机也马上起飞了。

这让沈雨荨非常不解也非常生气，然而由于萧子靳和小梓恒一直在一旁安慰她，最终她才消气，原谅了妈妈中途逃跑的行为。

其实，萧子靳知道，何玉娇明面上跟他说……不想简夫人一个人留在榆市太过孤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简夫人‘吃醋’。对的，就是吃醋，毕竟简夫人已经知道雨荨是她的亲生女儿，然而这一次雨荨带何玉娇一起回去岳城却没有跟她一起回去，难免会让简夫人有一种自己更加像外人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微妙但也难以让人忽视，何玉娇脾气坏，可最懂人情世故，所以能够快速摸透简夫人的心情，最后选择不跟着雨荨一起回去，留在榆市。何老太太一看到沈雨荨一家三口，笑得都合不拢嘴了。本来他们邀请了她去参加婚礼，可由于外婆的年纪比较大，经不起折腾，所以外婆最后并没有去榆市。

不过，即使没有去榆市并不代表发生在榆市的那些事，她老人家不知道。其实，她一直都关注关于榆市的任何新闻，再加上何玉娇经常会打电话回来，所以她还算是非常清楚他们的事。

当时，知道萧子靳就是小梓恒的亲生爸爸时，何老太太完全觉得难以置信，可事后，却被这种巧合以及缘份感到欣慰不已，由衷地替雨荨感到高兴。而她自然早已知道沈雨荨不是何玉娇亲生女儿的事情，不过何玉娇并没有告诉雨荨，所以雨荨没有将自己是简夫人亲生女儿的事实告诉她。

何老太太也不想去戳穿那些真相，毕竟在她的眼里，沈雨荨比她的亲外孙女还要亲。

一家三口刚进屋将行李放下去，便听得何老太太说道：“子靳，雨荨，梓恒，你们搭了那么久的飞机也累了饿了吧，外婆知道你们要回来岳城，特意给你们煮好了饭菜，你们去厨房洗一洗手就到餐桌上吃饭吧，饭菜都还热呢！”

“好。”一家三口异口同声地笑着应道。

随后，他们三人迅速地洗手坐到餐桌上，何老太太由于许久未见雨荨，不由坐在雨荨的旁边，好似这个样子能够将雨荨看得更仔细一些。

“雨荨，你怀着宝宝，多吃点，营养才跟得上，知道么？”何老太太体贴地夹了肉到她的碗里。

萧子靳也夹了过去，“雨荨，外婆说得对，你肚子时怀着宝宝，多吃点。”

见此，小梓恒也乖巧地夹了肉到她的碗里，“妈妈，爸爸和外外婆说得对，你肚子里怀着宝宝，要多吃点。”

沈雨荨看着一下子被塞满叠高的瓷碗，默默地囧了。

就算她怀有宝宝，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吧！看着面前的饭菜，不知为何，她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无力感，不过，不得不承认，她的心里更多的却是满满的幸福感。

其实，被那么多人关心不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么？

如是，沈雨荨乖巧地夹起他们夹给自己的肉菜，脸上挂着笑意将它们送进了自己的嘴里。

“老婆真乖。”

“雨荨真乖。”

“妈妈真乖。”

三个人再次异口同声地脱口而出，话落，他们好像才反应过来，都不由得忍俊不禁起来。

何玉娇肯定是传承了何老太太的厨艺，所以，何老太太的厨艺更加厉害，一餐饭下来，他们感觉肚子都圆了好多，雨荨洗澡的时候看到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都不禁鄙视自己像头猪一样竟然可以吃那么多，把自己都吃圆了。

所幸洗完澡，穿了睡衣之后肚子没有那么明显，这让她颇为宽心，如是也就躺在床上看杂志，让萧子靳进去沐浴。

不知道过了多久，萧子靳从浴室里面出来，身上只围了一件白色浴巾，墨色的碎发还滴着水，水沿着他的额头一直蔓延向下，划出了一抹暧昧的弧度。

一股清冽好闻的体香和着沐浴香味扑鼻而来，乱了沈雨荨的心神。

她眼角的余光不受控制地往萧子靳的身上瞄过去，只见他的胸膛紧致结实，泛着诱人的色泽，她的视线忽而不由自主地沿着他的胸膛朝下蔓延，最后定格在了浴巾里面的某些东西上面。

虽然看不见，可是某人却情不自禁地脸红耳赤，似是做错事一样，忙不迭地低头去看自己手上的杂志。

萧子靳手上正拿着干毛巾擦拭着有点湿的头发，他敏锐地察觉到某人刚才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嘴角不由浅勾而起。

随即，他迈步到床前，嘴角噙着似笑非笑的笑意看着她，“老婆，我刚才好像看到了某个人偷看你老公的身材，你说我要怎么办？”

闻言，沈雨荨拿住杂志的手的动作微微一顿，眼里有一抹慌乱一闪而过，然为了不让自己太过尴尬，她只得装傻充愣，“是吗？可是我们卧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所以一定是你看错了。”

“是么？”萧子靳欺身到沈雨荨的面前，低沉着声音道，“你觉得……那个人是不是非常喜欢我？所以才会偷偷地偷看我？”

沈雨荨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是。”

听此，萧子靳却不生气，只是说道：“雨荨，你不是说没有其他人，只是我看错了而已，为什么你却能够知道那个人不喜欢我？既然你能够知道她不喜欢我，就是说你承认刚才那个人真的偷看我咯？”

“我……你……”沈雨荨被堵得无话可说。

她觉得，自己又一次败在萧子靳这个突然变得腹黑的男人手里了，这样子居然也被他绕着弯让自己变相承认偷看他的事情。

果然，羊始终还是被狼吃掉……。

“老婆这个样子，是在暗示我……那个偷看我的人就是你，是么？”萧子靳嘴角噙着笑。

“是……不是……”沈雨荨又一次悲催地发现，自己把自己弄得有点语无伦次了。

“嗯。”他抬起她的下巴，视线落在她已经泛起红晕的脸颊上，“亲爱的，我总觉得你这是在故意……勾引我，嗯？”

她摇头，尽量挤出灿烂阳光的笑容，“没有啦，老公你别误会。”

她并不知道，自己越是想要让自己表现得纯洁无辜一点，就越是起了反作用，此时此刻，她的嘴唇微微扬起，仿佛诱人采摘的樱桃，脸颊两边泛起红晕，像是在向他索吻一样，样子极其迷人。

自从知道她怀孕以来，他便刻意提高自己的自制力，事实证明，他可以非常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某些东西，然而现在，他发觉自己好不容易提高的自制力还是败在她的面前。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明显升腾起了一股异样，薄唇控制不住地覆上了她的嘴唇。

似乎是好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他竟然极其贪恋这种美好，唇舌缠绕之间，他愈加无法自拔。他知道，此时的她就像罂粟，触碰不得，却诱惑着他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陷进去。

沈雨荨被吻得脸红耳赤，呼吸再度变得紊乱起来，然而当意识到自己肚子里的宝宝时，她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竟然大力地推开了自己身上的萧子靳。

萧子靳的身子本就没有贴得非常紧，可由于他的身躯结实有力，只是被她这么一推，根本无法撼动分毫。然而，他看到她这个动作却猛然意识到雨荨肚子里的宝宝，有点脱离控制的思绪再次被强硬拉了回来。

下一刻，他微微侧过身子，转而抱住了她，却不忘在她的额头上再次落了一个吻，他的吻温柔中夹杂着一丝压抑感，即使很微妙，可她还是通过微妙的气息有所察觉。

“子靳……对不起。”沈雨荨作为人妻，理应有责任去解决他的某些需求，然而她却让他忍了将近一个月，有时候看到他那么难受，她挺心疼的，可肚子里的宝宝未满三个月，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她只能拒绝他。

萧子靳却紧紧搂住她，声音里带着自责之意，“雨荨，你别这样说，是我不应该不顾及你的身体折腾你的。”

闻言，沈雨荨的脸蛋却羞涩地红了起来，他的话听起来暧昧极了，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刚才她跟他真的经过一番折腾，然而事实上……并没有，不是么？第二天，一家人早早就吃完了早餐，他们这一次回来岳城主要就是度蜜月，其实说度蜜月并不是非常准确的说法，毕竟他们带着一个四岁大的儿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差不多快三个月的小宝宝，但是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

如是，小梓恒被萧子靳和沈雨荨两人牵着手一起走向院子门外的车子。

大概十多分钟之后，车子停，沈雨荨从车子上走下来，看到眼前的景观之后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怔愣的状态，“这……”

萧子靳正牵着小梓恒的手，他看着雨荨，眉眼里尽是宠溺的笑意，“雨荨，你觉得

岳城这个项目怎么样？”

她的视线落在别具一格的建筑雏形上，眼里心里都不禁喟叹不已，“虽然不是行业内人，但作为行外人还是觉得非常的好。”

不过此时她却想到了岳城项目已经卖给简氏的事情，眸色不由暗淡了下去，看向子靳的眼神也变得极其复杂，“子靳，当时你建这个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才选择开发它？”

“……”萧子靳并没有立刻说话，而是陷入了短暂的思考当中。

其实说起来，他选择开发岳城项目有一部份原因是因为她，但更多却是由于岳城这个项目的确非常赚钱，如果当初不是萧氏资金链断裂，他不会同意出售岳城度假村项目。

想到这里，萧子靳的视线落在了沈雨荨的身上，下一刻，他伸手揽住了她的纤腰，“雨荨，你不要太过自责，这本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

“真的吗？”沈雨荨还是有点不相信，她担心真的如萧泽飞所言……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她而开发的，才导致后来无人敢接手。

萧子靳见她的脸色晦暗不明，便知道她又陷入了纠结当中，“雨荨，这是真的，我没有必要骗你。你老公是有钱，但有钱也不代表就会随便花，是吧？”

说到这，他忽而顿了顿，随后笑着说道：“不过如果你不生气的话，我不介意告诉你……我已经从简宁手中买回了岳城项目。”

“……”沈雨荨一时间无话可说。

见此，他嘴角的笑意反倒越来越浓，“但是这一次，我的确是为了你才买回来的。”

此话一出，沈雨荨的眼眸蓦地睁大，心里迅速涌起一股不知名的意味，也不知道自己此时该说什么话，该作如何表态，只是怔怔地看着他。

良久，沈雨荨才满眼不可置信地问道：“子靳，为什么……？”

是啊，之前不是说并不是为了她才开发岳城项目，只是因为赚钱吗？为什么简宁接手之后又要重新为了她而买回来呢？即使她知道简宁跟他的关系已没有以前如此剑拔弩张，可是商人做事必定向利益看齐，如果真的如他所言……岳城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难道简宁愿意重新将项目归还给他吗？即使愿意倒卖，可也能想像得到他必定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才可以要回这个项目。

一直以来，她都知道萧子靳是叱咤商场的风云人物，传闻中他是一个做事狠厉果绝，冷血无情的男人，可是就是这样的他为了她非但变得温柔体贴，甚至还豪掷过数十亿买下巨大的项目。

一时之间，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只觉得思绪再次翻滚了起来……。

此时，小梓恒也仰起小脸等待他的回答，她的眼睛也深深地凝视着他，试图想要听一听他的理由，好似不管他会如何说，她都会相信，而且……感动。

萧子靳看着她，脸上的神情变得非常认真，认真之中又难以掩饰其的深情之色，“因为……我有钱。”

话刚落下，气氛急转直下，沈雨荨看着某人一脸腹黑欠揍的表情，不由翻了一个白眼，“老公，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

“你想揍我，是么？”他笑，笑得恣意，笑得潇洒，笑得盎然。

然，她却顿了顿，而后说道：“其实，我有一种想要狠狠地……亲你一口的冲动。”

说完，不等萧子靳反应过来，沈雨荨便踮起脚尖，用力攫住了他的嘴唇，这一次，面对她突如其来的动作，他反而显得更加手足无措，一双墨色的眼眸瞬间染上了迷离的色彩。

修长的双手似乎想伸起来捧住她的脸，然手还没触碰到她的脸，她便快速脱离了他的唇，脸上挂着狡黠的笑意。

萧子靳突然间觉得……其实她比他更加腹黑。

如是，他笑着开口道：“看来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呀……！”

闻言，沈雨荨居然也不再显得尴尬不已，而是笑得温纯无害，“老公，你过奖了，我们只不过是彼此彼此而已。”

“嗯，彼此彼此。”萧子靳笑。

“……”沈雨荨也跟着笑了。

小梓恒还在仰着小脸，看着两个大人眉来眼去，小嘴巴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咧嘴笑了起来。

阳光正照在他们的脸上身上，他们的四周围好似被一层明媚的光晕裹在里面，看起来格外的耀眼灿烂……。简舒和简宁两人本来打算去国外度蜜月，可是后来应简舒的要求，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豪华游轮一游。

简宁为了简舒，花巨资买下了私人豪华游轮，此时，游轮正在广阔无边的海洋上肆意徜徉。

简舒双手撑在游轮的栏杆上，眺目远望，海风吹过她的脸庞，带着大海独有的咸涩而又清凉的味道，乌黑秀丽的头发在海风的吹动下轻柔舞动飘扬，样子美极了。

简宁的心头莫名一悸，身体好像迅速升腾起了一股异样……。

他手中端着两杯葡萄酒，迈步走到简舒的身旁，绅士地递了一杯葡萄酒到她的眼前，“舒儿，给你……。”

简舒乍一看到泛着血色液体的葡萄酒，微微一愣，随后还是微笑着接过了那杯葡萄酒，“谢谢。”

闻言，简宁眉目不悦，心里有一种难以言明的难受感在悄然滋生，他为她对自己如此客气而感到不高兴，可是他一向是绅士的男人，自然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外露。

如是，他不动声色，仍是继续保持着绅士的微笑，“外面风大，要不我们先去里面？”

“可是外面的风景正好，在这里看风景不是更好么？”简舒略微有些疑惑。

简宁倒也不急，而是非常有耐心地道：“嗯，舒儿说得对，既然舒儿喜欢在外面看，那我们就一起在外面……。”

不知为何，听到简宁说这句话，简舒发觉自己的心跳不受控制地加快跳动起来，脸颊好像也迅速变得极其滚烫。

一时之间，她看着简宁，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见此，简宁笑了，可他没有继续挑逗她，而是举起手中的杯子，在她没有反应的情况下，与她碰起了杯子，“舒儿，干杯……。”

清脆的酒杯碰撞声猛地将她的思绪拉回来，她后知后觉地学着简宁的动作将酒杯凑到自己的唇边，温柔地抿了一口红酒。

此时，简宁已跟着简舒一样倚靠在栏杆上，只是一双修长的手却随意地搭在白色栏杆上，姿态慵懒却魅惑至极。

简舒的视线刚好落在简宁的身上，只见俊朗非凡的脸庞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笔意，突起的喉结仿若有魔力一般强制吸住了她的视线，衬衫被解开了几颗扣子，她感觉自己的心跳再次被毫无预兆地夺去。

她没有发现，简宁眼角的余光早已注意到她的视线，唇角的笑意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地朝外漾开来，晃了她的心神。

下一刻，简宁已躯身到她的面前，邪魅地笑道：“舒儿，是不是突然间觉得我长得很帅，所以心动了？”

简舒抿了抿唇，并没有直接回答，可随后还是低着头道：“如果你觉得是……那就是好了，反正我亏一点也无所谓。”

他的视线沿着她精致的眉眼一直落到她泛起两朵红霞的脸庞上，从脸庞一直蔓延向下，最后眼睛似乎被某样东西强硬夺去了心跳，连动作好似也变得不受控制。

下一刻，他竟然情不自禁地伸手过去，当柔软的触感传过来之际，他感觉一股电流正以一股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遍全身，酥酥麻麻的，连思维仿佛也放空到了九霄云外……。

而当他的手覆在上面时，简舒整个人都僵住了，眼眸里瞬间染上了极其复杂的色彩。

本来她应该伸手甩开他的手，然而看到那双覆在上面的手，她竟然感觉自己的手已不听使唤，想动却迟迟动不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脑子已完全处于混乱的时期，她竟然轻声嚶喃道：“亲爱的，我也想像雨荨一样……生一个小孩，可以吗？”

话落，简舒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一句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的话，按照自己的性格，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可是刚才，就在刚才，她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说了出来，直到现在她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此时此刻，简舒已觉得自己无颜再面对眼前的简宁，头已经垂得不能再低了。这一刻，她非常希望眼前有一个地洞可以让自己钻进去，那样子就不会显得如此尴尬。

然而，他们正在私人豪华游轮上，而游轮正在大海上航行。

如果她不要命的话，或许可以选择闭上眼睛勇敢地跳下去，但她只是刚才头脑有点混乱，并不代表她就是一个轻视生命的人，如是她还是继续低着头。

简宁看着低着头的简舒，脑海里却响起她刚才说的话。

她说……亲爱的，她说……她想生小孩，不得不承认，简宁听到这些话后感觉整个身子都飘了起来。他是男人，或许这样子形容有点不合适，可是谁又说男人就不可以傲娇地羞涩呢？

如果简舒此时仔细看一下简宁的脸蛋，便会惊讶地发现他的两只耳朵泛起了明显的红晕。

然，简宁也毕竟是一个男人，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不会轻易让自己的情绪外露，所以他还是悄无声息让自己的异样情绪从脸上消弥下去。

下一刻，他英俊的脸庞已挂上邪魅的笑意，随后他将自己的红酒杯搁置到不远处的桌面上，简舒低着头看到他离开了自己，心里不禁暗暗松了口气，接着也慢慢地抬起头，看向简宁方向的眼神也带着小心翼翼的味道，好似非常害怕他嘲笑自己刚才的失语一般。

简宁的眼睛倒毫不避讳地看着她的脸，见此，她觉得自己的脸颊又变得如同火烧火燎一样，她想转过头却觉得自己这样子做像是在欲盖弥彰，最后也只得装做自然而然地

迎视着他的脸。

不多一会儿，简宁已重新迈步到她的面前，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四目相对，一股异样的气氛悄然升起，朝四周蔓延散开，飘散在浩瀚无边的大海里……。

“我……”简舒有点支支吾吾地开口道。

简宁似乎非常想要听到她接下来会说的话，如是也就不开口，而是以一副好整以暇的姿态看着她。

她好像被他这样有点随意的态度惹到了，心里堵起了一口气，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自己却尴尬得无地自容，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她感到非常不平衡。

她咬着牙，鼓起勇气将自己的不甘郁闷说出来，“为什么你听到我说那些话没有反应？难道你不想跟我生孩子吗？”

突然好像意识到自己那句话有些不妥，如是连忙改口，“难道你不想让我替你生小孩吗？”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难道你……”说着说着，简舒觉得已经没有办法说下去，自己好像已经变得有点语无伦次，这种感觉非常糟糕，自己此时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正在他的面前表演着一场并不好笑的个人闹剧。

忽而，简舒也像是赌气一般，再次咬着牙说道：“算了，我不想跟你说话……。”

话落，她端着酒杯朝摆在露天甲板上的圆形桌走去，酒杯搁置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昭示着主人意味不明的怒气。其实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发这种闷气，明明就是自己头脑混沌的语误，明明自己本不希望他听到，可是当真正看到他对此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她却升起一股莫名的怒气。

她很讨厌这种感觉，也很想将这种突兀的感觉压制下去，可是她发觉越想压制，它便肆虐得越加凶猛，最后，为了不让自己太过难受，她只得端起桌上的那杯红酒，仰头一饮而尽。

红酒入肚，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饱嗝。

下一秒，她后知后觉地伸出小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觉得这种行为实在有失仪态，眼睛也下意识地朝简宁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简宁正凝视着她，眼眸中的深情令人无法忽视，她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深陷进去，一步一步，当她感觉到危险时，好似已深陷眼眸的深潭中，无法自拔……。

“舒儿……”低沉的声音响在她的耳边，让她浑身一震。他的声音充满磁性，磁性中又带着极致的诱惑。

“嗯？”这是她的轻声呢喃。

他凑唇到她的鬓边，吐气如丝，“舒儿，其实……刚才听到你说想为我生孩子，我很高兴，现在的心脏都还跳不停……。”

听此，简舒的脸已经红得不能再红了，小小的心脏也像是被一双小手抚摸一样，感觉奇妙而温暖。刚才还感觉自己说出那些话非常别扭，可是如今听到他的话，她却觉得极其受用，整颗心再次不受控制地跳动起来。

而直到这时，她才知道，每一次看到简宁的心跳加速并不是因为害怕他，而是因为自己只因他一个人而产生悸动，这是一种悸动的表现，她喜欢的那个人是……简宁。

“老公，我……喜欢你。”

简宁脸上的笑意因他这句话而继续毫无顾忌地朝外晕染开来，自从结婚以来，简舒第一次喊自己‘老公’，他觉得这一次的提前蜜月之行真是自己这一辈子做得最对的事。

不，其实最对的事情是当初不顾一切娶了她，那个自己从小爱到大的女孩子。

“老婆，我也喜欢你。”简宁在她的耳边呢喃道。

“……”简舒的脸已经红得没边了。

简宁低着头看着她，随后一手扣住她的腰，将她打横抱起，朝舱内走去，开启幸福的造人之路……。